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2F45/10

八〇・經部・禮類

周禮撮要三卷　〔清〕潘　相撰……一
周官記五卷　〔清〕莊存與撰……二三
周官説二卷補三卷　〔清〕莊存與撰……六一
周禮軍賦説四卷　〔清〕王鳴盛撰……一一五
溝洫疆理小記一卷　〔清〕程瑤田撰……二〇一
周禮摘箋五卷　〔清〕李調元撰……二三七
周禮漢讀考六卷　〔清〕段玉裁撰……二六一
周官肊測六卷叙録一卷　〔清〕孔廣林撰……三六七
周官心解二十八卷　〔清〕蔣載康撰……四二三

周禮撮要

汲古閣藏板

周禮撮要例言

周禮為聖人天理爛熟之書片語隻字皆當熟玩注疏諸儒之說尤宜詳考但初學性鈍者既不能全記亦難以通貫前此周禮菁華集說衰說等書或撮舉數職聯以議論使閱者心目瞭然先生倣其義例六官各為一論有綱有目凡經文緊要與傳注精粹之論俱聯貫其中題曰周禮撮要蓋亦如劉氏儀禮釋義顧氏歷史總論之為耳

子聯謝漢書凡天文地理禮樂兵刑之類每項各考一編敷過而諸項皆悉讀經者何獨不然故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分採周禮入於各卷之中從其類也是編各官制度皆以類從不拘官序如地官之制周經野賦稅力役夏官之軍

制賦法馬政車制逐段核明使讀者一覽見周制之詳且於論孟典故大概已具作時文者尤可摘其菁華

孟子王制諸書與周禮制度各有牴牾是編概不參引就周禮以言周禮也

六官職掌自有深意與俞諸儒補五官以立冬官又每官之中參意出入非妄則鑿今以古本為主至牧人牛人充人舂人饎人羊人之入於禮官車僕之入於夏官又取其義之相從言豈一端各有當耳

五官相聯處尤備各有發明是編約舉大要附於秋官之末而考工記更附其後以別舊經

歷代傳注不無异同是編博考百家擇其合者如鄭服為島

則主邢明王氏與朱氏之說都宗人家宗人則主都邑家邑之解難以徧舉覽者詳之

是編初刻無圈評茲畧存名評語指示眉目關鍵每段用鉤句用圈其提掇綱目及議論精警處用連圈官名初見用雙斥再見不用同里門人劉志燕識

周禮序官

治官之屬

大宰 小宰 宰夫 宮正 宮伯 膳夫 庖人
內饔 外饔 亨人 甸師 獸人 𩤼人 鼈人
腊人 醫師 食醫 疾醫 瘍醫 獸醫 酒正
酒人 漿人 凌人 籩人 醢人 醯人 鹽人
冪人 宮人 掌舍 幕人 掌次 大府 玉府
內府 外府 司會 司書 職內 職歲 職幣
司裘 掌皮 內宰 內小臣 閽人 寺人 內豎
九嬪 世婦 女御 女祝 女史 典婦功 典絲
典枲 內司服 縫人 染人 追師 屨人 夏采

教官之屬

大司徒 小司徒 鄉大夫 州長 黨正 族師 閭胥
比長 封人 鼓人 舞師 載師 閭師 縣師
遺人 均人 師氏 保氏 司諫 司救 調人
媒氏 司市 質人 廛人 胥師 賈師 司虣
司稽 胥 肆長 泉府 司門 司關 掌節
遂人 遂師 遂大夫 縣正 鄙師 酇長 里宰
鄰長 旅師 稍人 委人 土均 草人 稻人
土訓 誦訓 山虞 林衡 川衡 澤虞 迹人
丱人 角人 羽人 掌葛 掌染草 掌炭 掌荼
掌蜃 囿人 場人 廩人 舍人 倉人 司祿闕

司稼　委人

春官之屬

大宗伯　小宗伯　肆師　鬱人　鬯人　雞人　司尊彝

司几筵　天府　典瑞　典命　司服　典祀　守祧

世婦　內宗　外宗　冢人　墓大夫　職喪　大司樂

樂師　大胥　小胥　大師　小師　瞽矇　眡瞭

典同　磬師　鍾師　笙師　鎛師　韎師　旄人

籥師　籥章　鞮鞻氏　典庸器　司干　大卜　卜師

龜人　菙氏　占人　簭人　占夢　眡祲　大祝

小祝　喪祝　甸祝　詛祝　司巫　男巫　女巫

大史　小史　馮相氏　保章氏　內史　外史　御史

巾車　典路　司常　都宗人　家宗人 入教官牧人牛人充人舂人饎人夏官羊人

夏官之屬

大司馬　小司馬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司勳　馬質

量人　小子　司爟　掌固　司險　掌疆闕　候人

環人　挈壺氏　射人　服不氏　射鳥氏　羅氏　掌畜

司士　諸子　司右　虎賁氏　旅賁氏　節服氏　方相氏

大僕　小臣　祭僕　御僕　隸僕　弁師　司甲

司兵　司戈盾　司弓矢　繕人　槀人　戎右　齊右

道右　大馭　戎僕　齊僕　道僕　田僕　馭夫

校人　趣馬　巫馬　牧師　廋人　圉師　圉人

職方氏　土方氏　懷方氏　合方氏　訓方氏　形方氏　山師

川師　邍師　匡人　撢人　都司馬　家司馬 車僕入禮官

刑官之屬

大司寇　小司寇　士師　鄉士　遂士　縣士　方士

訝士　朝士　司民　司刑　司刺　司約　司盟

職金　司厲　犬人　司圜　掌囚　掌戮　司隸

罪隸　蠻隸　閩隸　夷隸　貉隸　布憲　禁殺戮

禁暴氏　野廬氏　蜡氏　雍氏　萍氏　司寤氏　司烜氏

條狼氏　脩閭氏　冥氏　庶氏　穴氏　翨氏　柞氏

薙氏　硩蔟氏　翦氏　赤犮氏　蟈氏　壺涿氏　庭氏

銜枚氏　伊耆氏　大行人　小行人　司儀　行夫　環人

象胥　掌客　掌訝　掌交　掌察闕　掌貨賄闕　朝大夫

都則闕　都士　家士

考工記

輪人　輿人　輈人　築氏　冶氏　桃氏　鳧氏

㮚氏　段氏　函人　鮑人　韗人　韋氏闕　裘氏闕

畫繢　鍾氏　筐人闕　㡛氏　玉人　楖人闕　雕人闕

磬氏　矢人　陶人　旊人　梓人　廬人　匠人

車人　弓人

周禮撮要序

昌黎云記事者必提其要不得要領雖洽聞强識無關修治之數曾何加於亂而補哉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書所載者體國經野安內柔外設官造士養民足兵之政節目繁多讀者如遊闤市耳目震炫如治棼絲端緒糾結不得要旨難窺也昌黎嘗歎儀禮難讀愚謂儀禮雖古奥籍瑣不如周禮較難記以一官而所事不一目一事而所隸不一官事目又有相彷者岐出者不得其要以撮之雖議如安世覽若正平恐未能一誦無差互也況旨趣攸歸乎幼嘗學先正讀易書詩春秋便記歌例作周禮提讀歌以備省然撮其事目莫抉其旨趣於道未有發明癸酉春揚湖黃太史偕冠安邑聘邑朋

經洞音潘君主講范文正書臺纂著甚富課士暇出所著周禮經傳撮要六篇禮記纂編圖注四十六卷見貽予不敏何足與言經學然幸與潘君先後受知於錢塘倪稼嶠老夫子之門潘君又嘗見余敎家諸刻謂余先人世講經術能以禮經其後人者故不滿迂拙先以二禮示問予首讀周禮撮要不惟便記誦而大旨洞貫每官各為一綜六官又兼綜其旨使數千年缺而不全補而不類割而無當之書朗朗然若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且條例首以綱以研周家雖麟之意至今可以得其要切混其迹雖致太平億萬世可也昌黎所云記事者必提要非此之謂歟門青華諸編附論稱周禮功臣未若此之條暢俯折者觀于提讀歌尤不直一噱太平有厎楷雲綴筆矣世之讀周禮者得是編毋忘潘君苦心哉

乾隆十八年清明前三日年門眷弟湘上黃宜中頓首謹叙

周禮撮要卷之一

延安鄉潘相潤章學

天官冢宰篇

昔在元公仰思待旦而周禮以作謂四海之治歸王畿王畿歸王朝王朝歸王躬而皇建有極必如天地之覆載四時之生長收藏也故宅都土中先定根本考日影而辨方位審形勢而立宮廟體分國中經畫野外設六官分三百六十職以齊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然後庶民共遵蕩平正直之道路而會極歸極爲吾得一言以蔽之曰爲民極其一天官冢宰佐天子法天道之統理萬物以治天下者也而要莫切於治天子之身與天子之家夫大宰統掌六典（以下分敘）有治典而綱紀正有教典而人道立有禮典而品節明猶有不齊者大則政典誅之小則刑典懲之然後暴亂去民居安而事典終焉此其爲天下綱維者道莫備矣顧官府不治六典不可行也聖人立八法而設官屬辨官職使相聯以集事有常以奏績然後齊之以成典正之以官法糾之以官刑弊之以官計又馭之以爵祿予置生奪廢誅之八柄而小宰則掌典法之貳正以六敘若班位治狀作事制食會計情詞各有秩次也合以六聯若祭祀賓客喪荒軍旅田役斂弛欲其會集也經以八成若政役師田閭里稱責祿位取予買賣出入聽斷有式也弊以六計若善者能者敬者正者法者辨者皆以廉爲本也挈

其則掌其徵令辨其八職若正以治要師以治凡司以治目旅以治數與府史胥徒之掌官契官書官敘官令也皆是時也治朝在路門外大宰贊王眡朝宰夫正上下之位而糾其儀敘吏治以待賓客之令臣民之復逆而歲有會月有要日有成告於冢宰而誅賞之故治官之屬六十三教官之屬七十八禮官之屬七十政官之屬七十刑官之屬六十六冬官之屬六十卿曰正中大夫曰貳下大夫曰考士曰殷庶人在官曰輔無冗員亦無曠官濟濟然屬聯於長長聯於六卿之長而同寅協恭以效其手足腹心之用所謂朝廷正而百官正者如此也百官正則都鄙莫敢不壹於正王子弟公卿大夫所食之采地建其長立其兩而治以八則若祭祀法則廢置祿位賦貢禮俗刑賞田役既以馭神與官吏與士用與民威與衆而又馭民以親親敬故進賢使能保庸尊貴達吏禮賓之八統皆以月吉始和懸治象于象魏使萬民觀之而奉行恐後至于人之癘疾物之病瘍亦有疾醫瘍醫獸醫養之療之以救其生聖人之躋一世于仁壽也如此由是而制國用其生財也有道則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虞衡作財藪牧蕃物百工飭材商賈通貨嬪婦治絲枲臣妾聚疏材以及閒民無常職而轉移執事之九職必任焉其取財也有義則邦郊甸削縣都關市山澤幣餘之九賦必斂焉其用財也有禮則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之九式必均節焉又有太府總貨賄之

入以須之諸府而外府職邦布也以供邦用內府受九貢九
賦九功（即九職）之貨賄良兵良器待邦大用與王及冢宰之好
賜予而玉府專掌珍好器物以共服食好賜又以司會總其
會司書總其書職內以量入職歲以稽出職幣以振財幣之
餘與夫司裘掌皮皆隸于冢宰是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籠天
下之財而有之乃生天下之財而散之也民不欲游士不欲
曠貨不欲聚地賦入不欲其侵柔財用不欲其踰式出納會
計不欲斗粟尺布之負亂使百姓足而君亦足凶荒兵役不
至焦然漠然別講求理財奇策也君典法之施於邦國者制
天下爲九州州有牧州立五等國國有監大次國設三卿曰
叁國備下大夫五人曰伍陳上中下士曰殷置府史胥徒曰

輔又牧之下有長有師有儒有宗有主（世世食采之主）有吏有友有
藪（藪有）虞人凡九兩以繫邦國之民至于列邦所貢如祀嬪器幣
財貨服斿物九者皆使自致其土之所出以供用而非由上
取朝覲會同諸大典則大宰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小宰共
材用宰夫察牢禮掌舍主舍事幕人共帷幕掌次主王次之
法以待張事司裘掌設天子諸侯之侯鵠以待大射蓋天子
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焉此先王之世所以內外相
承遠近相維如身使臂臂使指莫不輻輳聽命而無下陵上
替之患也雖然治天下者觀於家治家者觀於身問誰佐王
喪祭則大宰誓戒具修卜日滌濯剪毛贊幣爵贊贈含小宰
助祼受含襚幣玉夏采復于太祖四郊凌人共冰鑑宮正掌

舍宮伯師耕耤共齎盛與薦羞之屬而四籩四豆（朝事饋食加籩羞籩）
爲四籩醯醢巾冪（音覓）皆有司存焉問誰宿衛王宮則宮正宮
伯居守頒列爲版比官府士庶子之次舍而稽其功緒糾其
德行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以勸善辨其內外出入去其淫
怠奇衺均其稍食會其行事以警惡而使無闕祿廢職焉問
誰司王飲食則膳夫庖人內饔外饔辨六穀六牲六清六禽
六獸八珍羞百二十醬百二十之品物而亨人甸師獸人魚
人鼈人腊（音昔）人各共其役惟喪荒札裁與國之大故則不舉
以自貶焉又有酒正辨五齊醴盎緹（音體）沈之五齊（音齊）事昔清之
三酒清醫漿酏之四飲而酒人漿人凌人籩人醢人醯人鹽
人冪人各司其事焉問誰養王氣體則醫師掌醫政共醫事

食醫和食飲膳羞醬珍之齊會牛羊豕犬鴈魚之宜視四時
之氣審五味之和焉問誰計王財用則太府玉府以下之官
議其出入考其凡目共其頒賜詔其廢置焉大抵兼四海之
奉備萬物之養而有司不會其出入者所以優至尊也不使
侈蕩暴天物不使淫縱惑主心而冢宰論以九式者所以體
天道也若夫天子立六官后立六宮天子理陽教后理陰教
故后妃之貴必擇下大夫之賢者爲內宰以教六宮九嬪九
御以陰禮教焉以婦職教焉九嬪又以德言容工教九御焉
女史又掌禮職以詔后治內政焉至祭祀賓客之儀立市設
次之制獻桑種稑之功絲枲縫染之事禕（音揮）揄（音搖）闕翟展褖
（音彖）之衣副編衡笄服屨之飾皆內宰與世婦女祝典婦功典

第一〇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反文內

宰典絲內司服縫人染人追師屨人之所司而宮人內小臣閽人寺人內豎女御諸官不過給六寢沐浴掃除之役而已掌王之陰事陰令而已啓閉宮門而已戒令內人及女宮而已通內外之令叙御于王之燕寢而已蓋人主不苟於色奄人不干乎政穆木荒鼎既無妒忌之心葛覃施谷并親蠶織之務而禮樂服位奇袤功緒俱內宰糾考之而外屬於冢宰其不用命者皆得以法治之故小宰掌其宮刑治其政令且曰憲禁於王宮又曰令修王宮之職淺識者且以爲聖人之猥瑣也何乃使天子王后王世子及宮嬪以內皆若搖手不得者然也而不知聖人所以輔養君德調護君身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皆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

私者實在於此此治道之行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則也此法不明然後有稱朕不聞聲莫知始皇所在者矣有以椒酒煮餅肆其大惡者矣有以貨賂斷衍陰妻邪謀者矣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如漢唐末造三公受制于宦豎者矣有應門失守近女感疾帷簿不修衽席莫務而并后匹嫡貽禍無窮者矣昔程子有言曰三代設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今既不設此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令皇上宮中言動皆得知之庶隨事箴規而應時諫止愚以爲周官立公孤而周禮闕焉則此職固冢宰諸大臣兼之者也故其防是閑之非節嗜好之過適起居之宜存畏愼之心制治於未

而消禍於未萌者其法至詳而且密然此其法也而法之行則在乎人夫九經首修身而尊賢次之先王躬行心得于上其大宰小宰既皆大聖大賢而左右近習亦愼簡常吉有忠信之行無險詖之心延及西漢猶存此意如楊雄之位執戟孔安國之掌唾壺是也藉使其本不正用匪其人數傳而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與膳夫內史趣馬師氏艷妻之虐相比而蠱惑君心濁亂宮禁流毒於天下國家周公其衰矣故曰有雎麟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又曰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者方許看得王哉言乎

地官司徒篇

地官大司徒者承天子命以道民而生養遂治民而爭奪息

教民而倫理明若地之載養萬物者也其養之奈何夫民資土養先王分天下之土以天下地圖知九州之域廣輪之數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乃用土圭測土深正日影求天地之中得夫天地四時風雨陰陽和會之鄉建立京師使封人設社壝樹識封以釗子孫帝王萬世無窮之業然後分封諸侯亦以土圭土其地而辨其域制溝封立社稷樹田主以所宜木名其社與野於是有公侯伯子男之爵焉有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一百里之地焉有食者半叁之一四之一之祿焉有守邦國用玉節都鄙用角節之制焉有聘大夫聘問以山國虎節土國人節澤國龍節輔王命以達天下之用焉當是時王者端坐乎堂宇而土訓畫圖誦訓呈

書若形勝阨塞邊要衝僻之區畫滿水入輕遲水入重幽燕
沉勁吳楚剽疾東南竹箭西北珉玕之物生與方土之癖癘
風俗之忌諱古今興亡成敗得失之迹皆瞭然如指諸掌至
省方設教二官又爽王重贊司徒以補助斯民故天子以四
海爲守而諸封如星羅棋布鮎於仁義自全以蕃衛天子而
天下安也其制國也以下制國授田之法王畿千里國中有廛里有場圃國外百
里爲郊郊地四同六鄉之田在焉郊分遠近近郊五十里則
致仕者之宅田仕者之圭田與賈人所受之田也遠郊五十
里則庶人在官之田養公家牛之田賞賜與牧畜之田也六
鄉之法五家爲比有比長五比爲閭有閭胥四閭爲族有族
師五族爲黨有黨正五黨爲州有州長五州爲鄉有鄉師鄉

大夫一鄉爲戶一萬二千五百家合六鄉爲民七萬五千家
郊外爲甸甸地十二同六遂六遂公邑之田在焉即司馬法二百
里爲州者六遂之法五家爲鄰有鄰長五鄰爲里有里宰四
里爲酇有酇長五酇爲鄙有鄙師五鄙爲縣有縣正五縣爲
遂有遂人遂大夫遂師其民數亦如六鄉乃辨其上中下地
以頒田里有田百畝萊五十畝者有田百畝萊百畝者有田
百畝萊二百畝者其治野之法水則夫間有遂由遂而十夫
之溝百夫之洫千夫之澮萬夫之川也行則遂上有徑由徑
而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川上之路以達於畿也朱
子所謂郊門之內鄉遂之地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六遂參看孟子請野二句
賦其一用貢法也山甸以外則有稍地有縣地有畺地皆謂

都鄙之都鄙稍地二十同縣地二十八同畺地三十六同王子弟
公卿大夫之采地屬焉即司馬法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稍
五百里爲都者制爲井田異於鄉遂五溝五涂形如井字其
爲衍沃之地即不易之田也家授百畝九夫爲井實則八家
也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音乘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若
墝埆之地則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所謂一易之地家二
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
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合
鄉遂都鄙計之則鄉遂溝洫以十計都鄙井田以四計十者
十夫而治一溝長十而方百長千而方萬也四者用助法故
八家同溝同井孟子所謂野不同於國中者也其因地課民

土會生財之道生財也司徒以土會辨五地動植之物宜與其民氣質之不
同有毛者鱗者羽者介者臝者有皁者柞栗之屬膏者楊柳之屬當作蓮
芡之屬覈者梅李之屬莢者薺莢王棘之屬叢者萑葦之屬有毛而方者黑而津
者專而長者皙而瘠者豐肉而庳音婢短也者以土宜相民宅知
其利害辨種而教之樹蓺載師任地授職閭師縣師任民力
有不毛不耕無職事之罰以警其惰遊有無夫無牲無盛不
帛衰之辱以督其勤苦使夫生之必衆爲之必疾而糞田之
法則草人教之若騂剛赤緹音低墳壤渴澤音鹵時停水處今乃渴鹹潟音昔
勃壤者粉解埴壚者黏疏輕爂音標輕脆也八土別用牛羊麋鹿貆狐
豕犬之骨灰而漬之惟彊槩音慨強堅也則擣蕡麻也漬之使土化
而收倍稻人敎種水澤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

以遂田首受水小溝均水以列川之畦時也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
作田而種之芒種誠所為以天下之人謀盡天下之地力者矣由
以下言賦稅之法是有賦稅有力役賦稅則土均辨五物九等以制地征閭師
使民各貢其職載師除園宅無征外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
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十二漆林二十而五又有山虞
掌山林林衡掌林麓川衡掌川澤澤虞掌國澤迹人掌田獵
丱音礦人掌金玉錫石與角人之徵齒角筋骨羽人之徵羽翮
掌葛之徵絺綌掌染草之斂染物掌炭之斂灰炭掌荼之斂
荼掌蜃之斂互物囿人場人之共脂膏羽鱗果蓏珍異
皆山澤之農各輸其所有以當什一之稅而鄉遂近地則共
喪祭射賓禮樂之器與服則王齋德而方物畢獻以萬民惟

正之供者如此乃役則伍兩軍師謂之兵役田獵追胥謂之
徒役府史胥徒之在官謂之胥役比閭族黨之相保謂之鄉
役族師諸職則校夫家之衆寡以起役鄉大夫則登其可任
舍其老疾賢能貴者服公事者以辨役小司徒則因地有上
中下之等家有七人六人五人之數而任之以家三人二家
五人一家二人猶以一為正以餘為羨惟田獵追胥乃竭作
焉以均其役鄉遂家出一人邱甸則稍人掌其政令以四為
數甸五百一十二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
牛十二頭約六七家始出一兵鄉遂止以守衛王畿或用之
抵厲不遠役亦不重役邱甸則用以征討而稍人掌其政令
屬于司馬故曰在內者役多而賦少在外者役重而賦輕然

先王要未嘗以一成之法困民也每歲使司稼巡野觀稼以
頒斂法一遇凶荒則以十二政聚之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
禁去幾眚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除盜賊法既備矣而廩
人又辨萬民之食以人四鬴為上年三鬴為中年二鬴為下
年不能二鬴則移民就穀殺邦用且有旅師用野之耡粟耡合
耕而不至者罰出屋粟有田不耕出夫閒粟閒民無職事出三為屋之粟一夫之征粟與遺人所
掌鄉里縣都之委積待人之乘人皆待凶而頒之而養者老
孤子與死政之老則稟人共食門關共委積力政則均人均
之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凶札新甿皆免其
役先王之子庶民如此夫是以既出宅邑有幹有年而無怠
與不足國非其國之患也至于所以治而教之者則為衛更

多而為意倍深矣夫民函五常之性秉五地之氣聖人因其
同而反其異為之施十有二教教以祀禮陽禮陰禮樂禮教
以辨儀因俗以刑協中以誓相恤教以遵法度守世事以賢
制爵以庸制祿使之復其常性也為之保息六條若幼者老
者窮者貧者疾者富者使之各得其所也為之本俗六條若
宮室墳墓兄弟師儒朋友衣服使之不忘其本也為之頒太
宰九職益以學藝世事服事以登之為之立鄉三物曰六德
智仁聖義中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曰六藝禮樂射御書
數以賓興之為之立不孝不弟不睦不婣不任不恤造言亂
民之刑以糾之防偽也為之以五禮教中防衛也為之以六
樂教和其官則司徒鄉老以下逮比長鄰長其時則正歲正

月月孟月吉及春秋會射祭社祭禜祭酺索鬼神而祭祀其
地則鄉學州社州序黨序左右塾其法則縣之象魏布之邦
國都鄙其賢才則閭胥書其敬敏任恤族師書其孝弟睦婣
有學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州長考其賢鄉老鄉大夫三年大
比以禮賓其賢能獻書於王登之天府貳在內史乃退以鄉
射五物詢衆庶以儲其才曰和言六德也曰容言六行也曰
主皮和容興舞言射與禮樂也教國子之法則諫王惡之保
氏主教小學教以六藝之文以祭祀賓客朝廷喪紀軍旅車
馬之六儀詔王媺音美之師氏居虎門左教之至德爲道本敏
德爲行本孝德知逆惡爲三德也教之孝行親父母友行尊
賢良順行事師長爲三行也君夫糾民德有司諫誅民過有

司救相仇也設調人和之故有避仇復仇之法及反殺穀殺
人義而仇者之律相合也設媒氏判之故有成名嫁娶娶判
妻入子之書有中春會合奔者不禁及無故不用令之罰有
嫁娶幣帛與遷葬嫁殤聽陰訟於亳社之例治教之職其畧
如此治教之法其術又如此是以賢者德大出爲諸侯與稍
鄙之主能者德小入爲比長鄰長以上之官而比閭族黨亦
皆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而有罪奇衺無所容其間
道德一而風俗同先王以道治天下豈後世之以法把持者
所能及也哉獨司市以下與氏謂宜屬司空不知商賈行旅
皆養道教法之所寓者故商賈受田於國五口而當一農立
司市質人廛人肆胥師賈師司虣暴司稽肆長諸役治市有

政分地而辨物禁靡而均貨成價而止訟除僞詭而時斂除
抑末有征列肆稅敓布也敓音脫犯質劑稅質布也犯市令稅罰布也貨
賄諸物邸舍稅也廛布守斗斛銓衡者稅總布也總讀稠屠者皮角筋
骨稅凶荒札喪有惠免征稅作泉布展成定價不使乘天災
以厲民若國君夫人世子命夫婦毋得過市過市則有罰而
商賈雖有澤車華服不敢與士君子齒所以謹耳目之習嚴
義利之辨別貴賤之等立教者九三致意焉至司門啓閉國
門司關聯門市掌節辨節傳以譏出入以正貨賄以候賓客
以稽門關符節貨賄璽節道路旌節之往反使奸細無所容
而凡塵遺道得以燕息於十里之廬三十里之宿五十里之
市晏然受遺人委積委人畜聚於路室候館之中而所至如

家故曰柔遠人而四方歸之也乃胡致堂父子因王莽之王
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皆藉口於泉府之法而天下騷然
遂力詆周禮非周公之書不知聖人慮民之喪本也用廛人
所斂之五布以價買市貨之滯而不售者非強買也欲民之
足用也則逐物揭其價以待時乏而買者仍從其抵值非勒
賣也憫民喪祭之無資也則賒之限日還本而已非取利也
於凡民之貸者使還本之外爲國服役計日以爲之息非責
錢取息之說也自王莽一誤鄭注再誤介甫又三誤遂使周
公養民教民建太平之基本直爲害天下蒼生之蠹政世儒
俗學者錯解經文或不識時變而泥譯學古與因殺人之爲
民而直毀聖經者皆同歸於侮聖人之言也夫

周禮撮要卷之二

楚安鄉潘相潤章學

春官宗伯屬

天子之治莫大於禮。禮也者。所以正倫理。報本始。通情好。廣敎誨。決嫌疑。嚴修省也。王意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燦然有倫。而民志以定。故大宗伯定九儀之命。受職受服受位受器。賜則地未成國之名賜官使得自置其臣賜國。作牧作伯。昭其等也。作六瑞。曰鎮圭桓圭信圭躬圭穀璧蒲璧。其六摯曰皮帛羔鴈雉鶩雞。昭其物也。小宗伯掌三族之辨。正室門子之政門子嫡子也。昭其殺也。典瑞掌瑞器之用。天子朝日。則搢

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公侯伯朝王而相見三采三就。子男二采再就。大夫瓚聘以圭璋璧琮。天子祀天以四圭。祀地以兩圭。肆肆解牲體以祭因爲祭名先王。祼賓客以圭瓚。祀日月星辰以圭璧。祀山川賵賓客以璋邸射。璋有本而剡斂尸以組穿六玉圭璋璧琮琥璜。與土圭致日封侯。珍圭徵守恤荒。穀圭和難聘女。琬圭治德結好。琰圭易行除慝。牙璋起兵。璧羨之不圜之貌起度。昭其文也。司服掌天子之服。曰大裘以祀天。袞冕以祀先王。鷩音鼈冕以祀先公。毳冕以祀山川。希冕以祭社稷五祀。玄冕以祭羣祀。韋弁以兵。皮弁以朝。冠弁以田。巾車掌天子五路。曰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王后之五路曰重翟厭音翟安車翟車輦車。其喪車曰木車素車藻車駹車漆車。臣民之服車五乘。曰孤乘夏篆畫五采而彫篆之卿乘夏縵也無文大夫墨車士棧車。庶人役車。典命掌諸侯五儀。諸臣五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自九以降。各視其命。昭其數也。宮軒判特樂懸。正於小胥。騶虞貍首采蘋采蘩。射節序於樂師。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助祭奏齊夏。族人侍燕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辨於鍾師。昭其聲也。冢人掌兆。先王居中。左昭右穆。諸侯居前。卿大夫士居後。封樹數視其爵等。左祖右社有位。五帝四望四類山川丘陵墳衍之兆有方。廟祧昭穆。大祀次祀小祀有典。禋祀實柴槱燎祀天有等。血祭貍埋沈疈音劈辜祭地有序。肆獻祼饋食祠禴嘗烝享先有義。於是蒼璧

黃琮象乎天地。青圭赤璋白琥玄璜。禮牲幣帛肖乎四方。六粢六齍六彝六尊五几五席。辨乎物用。昭其度也。九旗名物掌於司常。日月常交龍旂通帛旜雜帛物熊虎旗鳥隼旟龜蛇旐全羽旞析羽旌。昭其明也。夫尊卑有等。親疏有殺。小大有度。上下有數。紀之以文物。發之以聲明。郁郁乎儀詳。五帝禮監二王。以昭示臣民。臣民於是乎各正倫理而不敢易。祀律殷區區之名器而不能守。一失則諸侯請隧。大夫僭祭。孫禰祀。臣擠君。而爲春秋。再失則晉大夫列於諸侯而爲戰國。而周禮亡。禮亡而周遂不得獨存矣。故繁纓本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似迂務也。而孔子先之。其溯本始者何也。國有大喪。小宗伯肆師渊音水卷必謹。斂奠必臨。衰冠之式必懸獻

都卜兆葬祭之儀必誠誓作謚師庶器典瑞共玉天府陳寶冢人辨兆喪祝司祝司几筵設葦席素几萑席黼純而大宗伯爲擯相焉冢人掌公墓以治君臣之喪墓大夫掌邦墓以治萬民之葬職喪掌有爵者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司服辨臣爲天王斬衰王后齊衰王爲公卿錫衰諸侯緦衰大夫疑衰與首皆弁絰之服輕重稱情尊卑異文終喪百禮皆有定制而不失其中使生者得以盡哀死者得以隨分至於有功升之有罪貶之若僖伯之加等共仲穆伯之降禮魏舒去其柏椁趙孟誓用桐棺猶秉周禮以節制之記曰大夫廢其事葬以士禮正謂此也其祭也大宗伯卜日滌濯涖鬯省牲奉玉齍詔大號治大禮小宗伯辨名物肄師治小禮守祧陳

遺衣鬱人共鬱鬯人共鬯雞人共雞牧人充人牛人共牛羊人共羊舂人饎人及世婦共齍盛內宗外宗薦豆籩司尊彝辨尊彝司几筵設酢席典祀修除警蹕瑞玉衣服莫不有職巫史卜祝莫不有事又設都宗人掌都邑之祀家宗人掌家邑之祀命祭乃祭祭必反命以杜僭亂以辨嫌微而要莫重於宗廟故屬曰宗人長曰宗伯先王別姓收族之意於此可見祭之樂則樂師諸職各有攸司皆受成於大司樂大司樂分樂以求神合樂以祭神因天地四望山川妣祖之等用雲咸韶夏濩武之舞以黃鍾爲首大呂合之大簇第二應鍾合之姑洗第三南呂合之蕤賓第四林鍾合之夷則第五仲呂合之無射第六夾鍾合之旋相爲宮則冬至圜丘有雷鼓雷

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故六變而天神降焉夏至方澤有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故八變而地祇出焉四時廟祭有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九韶之歌舞故九變而人鬼禮焉而大蜡六變六物畢致聲動於此類應於彼又所謂鳥獸蹌蹌百獸率舞者而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是矣易泰之象曰上下交而其志同比之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於是以凶禮哀之憫其死亡慰其凶札弔其禍災禬其圍敗恤其寇亂以軍禮同之用其義均其地政節其車徒任其力役正其封疆溝塗以賓禮賓之朝宗覲遇會同諸侯以見王時聘殷頫卿大夫以問王以嘉禮合之宗族緩以飲食男女成以婚冠故舊朋

友聯以賓射四方賓客報以饗燕同姓歸以脤膰異姓賀以慶賀故其時天子十二月居十二室閏月居門小史外史日以邦國世系之志忌諱之事與九丘三墳五典之書詔王達於四方而頒朔季冬則有日官策命侯伯則有內史朝會祭告則有太史詔禮書太師抱天時若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與其約劑又皆太史御史貳冢宰以佐王治而莫敢不信不信者誅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其曰廣教誨者聖人以天産作陰德防之以中禮以地産作陽德防之以和樂而成均之教則大司樂治其法掌其政延有道德者生師之而死祖之教以中和祇庸孝友以養其德教以興道諷誦言語以善其詞教以六代之舞帗羽皇旄干人之具以訓其血脈而和

其性倚大胥小胥。又掌真版。比其令使諸子春舍釋菜而合舞。秋須學而合聲。皷古横反其不敬而撻其怠慢。蓋虞廷教胄不過如此。此古昔成材所由易易而非後世之所可比也。至於天子者天下觀儀而動聽唱而應者也。故聖王建國禁其淫過凶慢。辨其高聲之碮音衮。碮然旋於裏也正直上下聲之緩。下聲之肆。陂聲之散。險偏弇也聲之斂。達聲之贏。微聲之韽音闇。聲小不成也回微圓也聲之衍。侈聲之筰側百切。疾迫也弇中央寬也聲之鬱。薄聲之甄猶掉也厚聲之石如石無聲。乃得天地元音。文以宮商角徵羽。播以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而以風雅頌賦比興。而要以六德爲之本。於是人君一身動有樂。佩言有樂歌。行有肆夏采齊。登車有鸞和之聲。環拜有鐘鼓之節。瞽矇諷詩歌奠世系。籥章吹豳籥擊土鼓。韎師旄人鞮丁兮反鞻九具反氏。舞夷舞歌夷歌。使風俗之薄厚。古今之興衰。先世逆暑迎寒祈年息老。創業艱難之狀。與德教洋溢。遐邇和會之象。常見諸目而常習於耳。而大射助祭大食養和大獻愷祀皆有樂奏以宣其豫。以昭其德。一遇薄蝕崩壞災異凶喪大憂。必弛其懸。更以養其敬天怒重民命之心。樂之爲教廣矣大矣。至樂位樂器樂節樂聲。雖大師小師職聯典同磬師鐘師笙師鎛師鼓人舞師典庸器司干諸官所職。而大宗伯必考之。天子必兼總而條貫之。又不得謂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也。若夫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志氣有以相感。事作乎下者象見乎上。故王心卽天心也。王身卽天行也。王左右皆明乎天道者也。王心一動

鬼神與知。徵於夢寐以獻。觕見於蓍龜以救政。祈於幽隱以求永貞。觀於三辰以辨序事會天位。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宗祝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卜筮者太卜掌玉兆文如玉璺瓦兆暴裂如瓦解原兆坼裂如原田之體。備連山歸藏周易之卦。用致夢因思慮見閼致者觭夢觭居綺反。異常之夢咸陟咸通升陟之術。凡立君封侯遷國祭祀與征討之役。天象之變與人共事謀事於人事之果否。人之至否。旱而禱。雨疾而求瘳。皆合龜筮夢以決吉凶。由是龜人共六龜。菙氏菙時規反共燋燋音爵契。卜師開方四方事功功立功義義行弓若覆射弓之狀四兆。簭人辨更更遷都咸咸象心式式法目條目易故易比與民和比祠祠日也參參乘環環師否也之筮而占人合卜筮以占之。占夢以日月星辰占正夢平安噩夢驚愕思夢覺時思想寤夢覺時道之而夢喜懼六夢以斷之。皆致天命於王。以前民用者也。眡祲掌日旁十煇音運之法。若陰邪爲祲。赤烏成象。鑴而横。刺臨而抱珥。破而晝闇。蒙而光瞢。白虹彌貫。雲氣叙列。朝隮日上。雜氣可想。既使就就焉反躬自責。而馮相氏則掌日月星辰之位。致日致月之禮。保章氏則觀星辰日月之變。九州封域之星吳越星紀齊玄枵衛娵訾魯降婁趙大梁晉實沈秦鶉首周鶉火楚鶉尾鄭壽星宋大火燕析木十有二歲之相大歲之象有逆順五雲五色不同十二風十二辰之風之變。以下妖祥而詔王修其政以感之。正厥事以回之。至若交接鬼神。則有大祝掌六祝順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筴祝六祈類造禬禜攻說六辭祠命誥會禱誄六號神號鬼號示號牲號盥號幣號九祭命衍炮周振擩絕共九拜稽首頓首空首振動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肅拜之名物。而小祝佐之。喪有喪祝。甸有甸祝。盟有詛祝。喪祭哉早又

有司巫男巫女巫齋肅中正智聖明聰而神明降之聖學不明天人道否卜祝等官荀子譏其過天地而不適乎人後儒遂以爲理之所無無助於國家而欲一切屏之豈知周公之意者哉

夏官司馬篇

學者唐虞兵統於刑至周設司馬之官帥其屬而掌邦政（從邦政二字爲句先公天下之心）政者正也以己之正正諸侯也故大司馬非黷武也制畿封國設儀辨位進賢興功建牧立監制軍詰禁施貢分職簡稽鄉民均守平則此小事大此九法者皆以正天下之諸侯而佐王平邦國也於是量人建國分州經營王宮與市朝城郭道巷門渠都邑之造職方氏規方千里以爲王畿其外以分侯

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使各有寧宇以因山澤川浸之別以享金錫竹箭丹銀齒革林漆絲枲蒲魚玉石魚鹽松柏布帛之利以有其民男女其畜其穀之宜而土方氏主其土懷方氏懷其民合方氏合其事訓方氏訓其人形方氏辨其形山師川師邍師別其名物匡人撢人匡諸侯以法則撢序王意以語天下（以語堅三百事厚公之坐）自京師東南包會稽具區三江五湖爲揚州衡山以北雲夢江漢潁湛爲正南荊州華山圃田滎雒波溠爲河南豫州沂山望諸淮泗沂沭爲正東青州岱山大野河泲盧維爲河東兗州醫無閭貕養河泲菑時爲東北幽州霍山楊紆漳水汾潞爲河內冀州恒山昭餘祁州虖池嘔夷淶易爲正北并州皆以封公侯伯子男天子獨有正西雍州嶽山弦蒲

涇汭渭洛之地而內諸侯食邑其中其三男二女牛馬黍稷先王豈有私焉亦惟是服物采章之等若冕弁掌於弁師服位正於太僕朝儀辨於司士以廉長臣民而臂指使之俾天下大小相維職貢有制而巡狩其命無敢反側故蠻夷閩貉皆享中國聖人之慶邦國都鄙亦得四夷貢利之用太平無事而牛放馬歸民生老死不見兵革也至於不得已而用兵則救無辜也誅有罪也故有師（□孝下文）名有軍制有賦法有馬政有車制有兵謀有兵器有教習之術有行師之律有賞功之條有防守之鎮兵護衛之親軍（以下□□分冊）何謂師名（師名）王者之兵有征無戰明其爲賊義不以力也故九伐之法眚其馮弱犯寡伐其賊賢害民壇其暴內陵外削其野荒民散侵其負固不服正其

賊親而殘其獄君杜其犯令陵政而滅其外內亂鳥獸行故以此彝天下而民從之也（軍制）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兵籍具於司徒征行則屬之司馬故伍卽五家之比兩卽五比之閭卒卽四閭之族旅卽五族之黨師卽五黨之州軍卽五州之鄉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卒旅師軍易所謂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者也制賦之法（賦）地方一（法）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四井爲邑

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爲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爲千乘之國若王畿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國約五百一十二萬家家出一人爲五百一十二萬人以供萬乘之賦七家而賦一兵七征而斂一次惟田獵追胥竭作羡卒如上地家用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一家二人是也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政其

器如此兵之所掌莫急於馬故官名司馬養馬之官有馬質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八職量之以三物平之以二價任之而役受受之而役書旬償其直任過其用至於房爲天駟祭之以徵其祖辰爲龍蠶禁之以時其浴潔泉豐艸凉房除蓐交頒相尉及衡而駒則又以宣其性攻駒教駣藏僕講馭齊其飲食簡其六節則又以就其才相醫而藥發疾而步善於連治禁其終死則又以擇其巫詳細委曲至於如此此十有二閑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六物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皆得其養者也若邱甸歲取一馬乃用徵征伐臨時徵召藏之於民不仰國家芻秣者漢馬三十六苑而衛霍出師有官馬有私馬隋唐廄馬甚盛而府兵止給錢買

馬或衆人買之其猶周家之遺法與軍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戰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行則以車爲衛止則以車爲營一車一閈又有倅車故王所乘之車曰戎路橫陳之車曰廣車補闕之車曰闕車對敵自蔽之車曰苹車馳敵致師之車曰輕車五者皆有副車車僕掌之而司右則合其卒伍以三三爲小偏三五爲偏五五爲大偏二偏爲卒又爲廣五偏爲伍爲一萬二千五百人之車凡勇士之能用五兵者皆聽令焉而執戈充役贊鼓傳命則屬戎右正其衣服掌其儀衛則屬戎僕故車戰之法不可敗也若齊右之馭齊車道右之馭道車大馭之馭玉路齊僕之馭金路道僕之馭象路田僕之馭田路馭夫之掌副車駕則前

馬乘則持馬行則陪乘顧式有儀祝祭有法行趨有節驅逆有禮駕治有式皆平居之用而亦隸於夏官者車馬之政在國猶在軍故一以師律治之也戰陳之法田獵習之縣師受之義詳具於小司馬以下之官而今亡矣然觀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而見八陣之遺焉故中軍倍於四正以爲提挈弛張四正倍於四隅以爲輔翼遊軍別存三之一以爲應援營中大道縱橫各二所謂涂也地分爲九所謂州也前有朝爲大將臨衆之地後有市爲兵衆往來之所左社以行賞右社以行罰握機經所謂先出遊軍定兩端孫子所謂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也而攻守大計尤在扼其要害觀掌固司險職方氏所載與圖其溝樹之固山川之

界陵麓丘阜澤藪之阻城郭橋梁道路之險易與夫人民所
聚財用所出九穀六畜所產必詳其形勢而辨其利害蘇秦
以知六國十倍之勝蕭何以識天下阨塞之處馬援聚米以
度隗囂德裕建山以服南詔充國上隴西之地形吉甫議河
北之險要控制兼夷狄不德此王若疆理南東五溝五涂樹
之林木使敵騎不得長驅戎車不得並驟尤可見先王寓兵
法於井田之意焉右大掌鎧者司甲也掌五兵五盾者司兵
司戈盾也掌六弓四弩八矢者司弓矢也整鎧補治者槁人
也受財齎工既稟藏事者稾人也以此自保以此討敵故曰
先王以除戎器戒不虞也其教之也必於四時之田明非好
兵也爲田獵也非好獵也爲社稷禍亂也振旅以蒐茇舍以

苗治兵以獮大閱以狩春辨鼓鐸鐲鐃有王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
將晉鼓師帥提旅帥鼙卒長鐃兩司馬鐸公司馬鐲之别夏辨
號名有將帥門名縣鄙家鄉野之異秋辨旗物有王載大常諸
侯旂軍吏旗師都旜鄉遂物郊野旐百官旟之殊而要其詳
於冬狩羣吏帥民以致司馬建旗以待前期而戒衆後至者
必誅既陳而聽誓不用命者必斬於是中軍以鼙令鼓而進
之表爲三表鼓爲三鼓車以三發徒以三刺坐作疾數疾徐
無差象赴敵之有節也鼓而退焉自前表至後表其狀如進
其入如出象服敵而整暇有度也然後驅而田之田立兩旌
以爲軍門曰和羣吏以叙而出左右鄉師居門而正行列軍
吏載旗以分部曲之地延百步之屯别險易之用候行陳既

列驅逆之車既設有司立表而貉祭中軍擊鼙以鼓進徒必
銜枚祛疑惑也大公小私示忠愛也獲者取左耳計功賞也
及所弊之處而吏士鼓譟若戰勝而喜也故以之赴田猶在
比閭以之赴敵猶在田役三代之兵不戰而自不弱者此道
精焉耳由是而行師則大司馬涖卜獻王建大常比軍衆逆
陳以施賞罰而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都司馬家司
馬各率其屬聽其令若致師察慝搏諜賊設敵國揚軍旅降
圍邑則有環人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懸
壺以序聚檯音托則有挈壺氏爨器斬牲則有小子火攻則有
司爟戰勝則愷樂以獻社無功則厭冠以奉主車易所謂
師出以律否臧凶者也軍賞不踰時故司勳有官雖戰功曰

多在勳王功功國功庸民功勞事功力治功五等之後然賞以鄉地銘於
太常祭於大烝而輕重視功不可吝也後世六軍之帥不能
專一縑之惠而司勳者又以苴苞之厚薄爲功罪之低昂噫
吝爵司農銖兩之錢帛擲祖宗千里之金湯與開國承家而
小人是用均未識周禮賞錫之義者也鎮守之兵掌固與士
庶子修其城郭溝池樹渠設甲兵分財用均稍食用材器晝
夜巡戒苟非與他吏相過轉移兵甲財用不得離次而又有
司險杜要害候人通道路以備奸寇以逆賓旅故謀閑不與
而盗賊不作若環衞之親軍如太子撫軍監國則諸子帥國
子以聽命授車甲而合卒伍置有司而立軍法司馬弗正也
國征弗及也天子將從有虎賁旅賁節服方相之職有大僕

[illegible]小臣祭僕御僕隸僕之官有射人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
之員有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外飭閽衛內守禁門修除五服
贊蹕六官朝正服位燕相法儀詔治正鵠大命之出納惟允
臣民之復逆必通行則祝其乘石持其大常卒伍隨於前後
戈盾次乎車輿左選前驅之馭右擇勇力之士會殿陛衛之
守止戒車輪之持若喪祭軍賓諸典又皆各服其服或贊弓
矢或從尸車或贊牲而助鼓或共裘製而相毀或帥百隸以[illegible]
疫或養鳥獸以供事尤莫要於大僕之傳達章報使兵事[illegible]
速無所雍蔽而建鼓門外凡窮究火職軍書急變皆得上達
而有萬里堂階之象立政之篇詳於虎賁攜僕冏命之書
切切於侍御僕從誠重之也若或視爲賤品不之簡擇左右

近習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後法家拂士明爭顯諫於昭
昭之際豈睹先王爲治之本者哉

周禮撮要卷之三

楚安鄉潘相潤章學

秋官司寇篇

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五曰刑典而司寇帥其屬曰掌邦禁者
蓋聖人惟恐吾赤子之入於刑也故禁於未然而新國平國
亂國立輕中重之典野軍鄉官國立糾力糾守糾孝糾職糾
暴之刑又使士師立官國野軍之五禁誓誥禁糾憲之五
戒司約掌約劑司盟掌盟法銜枚氏禁嚻禁殺戮止民相殺
禁暴氏止民相暴野廬氏道路有禁雍氏溝瀆澮池有禁萍
氏飲酒游水有禁蜡清預反氏除骴音恣去穢有禁司寤氏晨宵

夜行有禁與司烜音毀氏之修火禁條條讀狼氏之執鞭驅辟侍
王出入而誓戒軍旅也修閭氏之於國中宿衛里門往來打
釗必嚴也伊耆氏之隱軍授有爵者杖也朝大夫之令都家
吏民也無非禁也而又設布憲一官正月始和執旌節以布
於四方所以禁民者其詳如此猶有犯禁者則詰之刑之訝
士詰四方之訟成也治其亂獄方士詰都家之獄縣士詰縣遂
士詰遂鄉士詰鄉士師總其成皆察其辭要其死刑都一旬
遂二旬縣三旬方三月上獄於國而司寇聽之使入束矢表
其直鈞金表其剛然後聽以辭聽以色與氣聽以耳與目審
聽實矣就外朝而斷定之定侯國以邦典定卿大夫以邦法
定庶民以邦成又與羣士司刑參議議成而士師受中協日

用刑司刑以五刑之法詔司寇以五刑二千五百皆用情訊
之旬乃弊之讀書而用法欲使死者斷者受之無憾而後安
若欲免之則王親至外朝集羣士聽之外朝者小司寇所掌
以致萬民而一詢國危二詢國遷三詢立君者也朝士掌外
朝之法左右九棘棘者取赤心三刺也面三槐槐之言懷來
也王命司寇刺一訊羣臣二訊羣吏三訊萬民皆曰可刑
乃議以八辟曰親乎故乎賢與能乎功與貴勤與賓乎不入
議則三宥之曰其不識乎過失乎遺忘乎又三赦之曰其幼
曷先王參惟之心竊然制然
弱老旄惷愚乎君臣上下求民情斷民中以施上服下服之
以下皆受刑者
刑者其愼如此惟犯八成之法若邦汋音酌而刺探國家密事
邦賊爲逆邦諜爲間犯令矯制盜寶朋黨與誣罔君臣使事

失實者必誅無赦掌戮所司殺親者焚殺王親者辜磔之殺也
人者踣皮北反公族與有爵殺之甸師盜賊刑於市至其任器
貨賄則司厲辨其物楬其賈入於司兵而男爲罪隸女入舂
槀其囚也皆掌囚守之上罪三木中罪桎梏下罪梏公族拲音拱
有爵桎告刑於王加明梏以適市皆所謂以生道殺民者
也過之輕者司圜聚之圜土而施職事恥以明刑欲其改而
反於中國也上罪三年中罪二年下罪一年皆舍之必不能
改而逃出圜土者乃殺之且外朝門左有嘉石以平罷民桎
梏而坐之役諸司空以輕重差其年月日必州里任之而後
宥之其右有肺石以達窮達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
長弗達者俾立石三日士師聽其辭以告於王而罪其長班

固有害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
爲之悽愴於心又況司民登萬民之數書其生齒三年大比
以民數詔司寇司寇祀司民而獻於王王拜受之益可見王
者以民爲天以好生爲德不忍一獄成而民數之闕也哉刑
以下言刑人
餘之人不在君側亦處之各得其宜如墨者守門劓者守關
宮者守內刖者守囿髡者守積也又有司隸掌罪隸蠻隸閩
隸夷隸貉隸之法若中國之罪民蠻閩夷貉之擄我要服者
皆執以爲隸使服其服執其兵以守王宮及野舍之厲禁示
德化之廣遠焉故用之搏盜賊役煩辱積任器助牽傍謂其
罪所宜爲也役官府掌使令役校人養鳥獸牧馬牛畜禽獸
以下言除物害
之言而與之答謂其俗所素習也至於物類之爲民物害者

聖人必順天時以去之虎豹之猛熊羆之鷙鷹隼之悍詛狐
鬼車之妖蠱毒之害虫豸之藏墻壁鼃黽之諠譁蛟龍狐蜮
之在水與夫草木林麓之宜攻者使冥氏設狐張罟阱獲擊
鼜鼓使庶音煮氏以攻說禬之以嘉草攻之穴氏以物火之翨音翅
氏以物爲媒而掎之使柞側百反氏夏至刊陽木冬至
剝陰木春而夏夷秋殺冬耜而欲其化則以水火變之使硩音摘
蔟音促氏以方書日月星辰之號懸巢上而覆之翦氏以攻
禜攻之以莽草熏之赤犮音拔氏以蜃炭攻之以灰毒之蟈氏
以灰灑之以煙被之壺涿氏以土鼓敺之以焚石投之
以牡橭午貫象齒沈之又使庭氏以救日之弓救月之
矢射之堯殺猰貐禹驅蛇龍益烈山澤修道之敎千載一轍

而已。又考大行人小行人等官（以下大行人等官屬于秋官之屬）皆體邦國之事而屬於刑邦國詰邦國之司寇者。此足見古者禮刑相表裏之意也。夫君臣之禮不可以不接。不接則恩不下流而情不上達。故諸侯之於天子也。每歲有儀。春入其貢。秋獻其功。遠近朝貢有差。侯服一歲甸服二歲男服三歲采服四歲衛服五歲要服六歲。蕃國世見。侯貢祀物。甸貢嬪物。男貢器物。采貢服物。衛貢材物。要貢貨物。蕃貢貴寶物。諸侯之邦交也。一歲一問。間歲一聘。易世一朝。王之見諸侯也。朝以圖事。覲以比功。宗以陳謨。遇以協慮。會以發禁。同以施政。王之見諸侯臣也。聘以結好。頫以除慝。王之使諸侯也。問以諭志。歸脤以交福。賀慶以贊喜。致禬以補裁。王之撫諸侯也。一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

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巡狩之制。王使之適四方也。達六節。成六瑞。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治五物（賻補賙委禬慶賀哀弔）。有萬民利害之書。有禮俗政事刑禁逆順之書。有悖逆暴亂作慝犯令之書。有札喪凶荒厄貧之書。有康樂和親安平之書。王之待賓客也。章服異等。擯介異數。朝位異。步食享異節。擯相謹乎司儀。傳遽掌於行夫。送迎命乎環人。言語傳乎象胥。牢餼具乎掌客。等籍辨乎掌訝。九稅（即九職）九禮（九儀之禮）九牧（九州牧）九禁（九法）九戎九伐之戒論乎掌交。大抵賓客之未至也致積。始至也致勞。其既朝享也致饔餼。問勞送逆。必示其勤。辭受拜謝。必率其恭。壇壝宮門必辨其地。土揖（庶姓無親推手小下之）時揖（異姓婚姻平推手也）天揖（同姓推手小舉之）必因其姓。不朝（東嚮）不夕（西嚮）不正（不正王而亦）不背客。必遂其損為朝禮以明貴貴之教。為燕禮以寓老老之心。為享禮而設几不倚。爵盈不飲。以著恭儉之訓。其樂無算。取其懽而已。其爵無算。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委脩而去。使諸侯心平氣和。相與一德以尊其上。而諸侯行禮既畢。皆降而肉袒請刑於廟門之東（方見廟之事）。王曰伯父無事。歸寧爾邦。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屏。故曰懷諸侯而天下畏之也。然則以刑邦國非必加以刑罰。謂先正以法則而失乎禮則入乎刑耳。朱子以為序官自合如此。而非聖人之私意。不信然哉。若祭祀之典司寇亦誓戒官族。實鑊納烹。而大人供。大司烜供明水明火。又

司寇奉之。與大喪軍賓皆必預者。亦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之意也。惟職金入金錫於軍器之府。入玉石丹青於寶藏之府。共金版以旅上帝。饗諸侯若與職歲職幣一例。而亦入此者因金罰貨罰之入於司兵而類附之耳。凡此皆六卿分職之論也。至於六官聯職（以下言六官聯職之事）若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軍旅田役喪荒。六官而供一事。羣職而泰一議。詳見各篇。不可悉舉。試以三朝論之。大僕小臣掌燕朝而諸侯公卿之復逆得以內達。司士掌治朝而禁令職於宰夫。凡特揖（一一揖之謂孤卿也）旅揖（大夫眾揖）之三揖（士有上中下故三揖之）之官無不預焉。小司寇朝士掌外朝而百姓眾庶得與公卿侯伯羣士羣吏後先顯陞之闕與。夫司徒掌教而畢句乘馬教士車甲屬之司馬。掌兵而辨論官材

詔爵詔祿詔事與食委之辛夫與職喪其治喪紀量人與鬱
人同受弊爵歷人供玉府之材鄉師攷司空之辟也法司常贄
司馬之旗物巾車入齋於職幣教官歸罪民於士師稍人縣
師聽兵法於司馬而三百六十各事其事要皆受治於大宰
之六典小宰之六聯譬若人之一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而
血氣脈理未嘗不兼總而條貫也故成周盛時百官修職攷
滿無燕燕居息慘慘劬勞之誚六官連事通職有官府一體
內外一德之休讀周禮者可不深考也哉

考工記附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職綦重矣晚周諸侯惡籍之害
已而去之河間獻王乃續以考工記今觀其所載工人三十

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　攻金之工六築冶鳧㮚段桃　攻皮之工五函鮑
韗韋裘　設色之工五畫繢鍾筐㡛　刮摩之工五玉楖雕矢磬　摶埴之工二
陶瓬　皆止言工民之務無位序無兼職無聯事無府史胥徒故
林氏輩以亂先王之典罪之俞壽翁名庭椿遂以爲冬官散見
五官中裒多益寡者復古編以正之然詳味記文猶及見周
家事典之形似而詞旨古奧亦不出周秦固不得而遽廢也夫（以下言營國之制）
王者宅都天地之中而萬民取則焉故匠人建國水地以縣
置槷古臬字以縣既視其四柱之景乃爲規識日出入以正南
北又晝參日中夜考極星以正東西而王畿定矣王城方九
里立十二門通十二子城隅九雉宮隅七雉王宮門阿五雉
其涂九經九緯皆容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侯國都邑降
殺以兩王宮當中經之涂立五門曰臯門臯門內曰庫門庫
門之外立外朝其內曰雉門雉門內曰應門應門內曰路門
路門之外立治朝其內立燕朝裏有九室九嬪居之表有九
室九卿朝焉宮之左爲祖廟人道尚左也右爲社稷地道尊
右也朝在前王義也市在後遠利也至於布政教交神明立
明堂於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度以九尺之筵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水火金木土之五室皆二筵
視夏后世室殷人重屋法度大備而葺屋三分瓦室四分囷
窌窖倉城堂涂墻竇無不各具皆體國之略也經野之法莫（以下通言溝洫）
要於溝洫古者一耜爲耦其壟中曰畎畎上曰伐廣尺深尺
一夫百畝之田首倍焉則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深倍於

遂曰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深倍於溝曰洫方百里爲同同
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然後專達於川以別其水之所從出
而造溝渠防廣狹深淺與工役之興皆有法式務使地防不
逆水勢相注此所謂盡力乎溝洫者歟若夫備物致用立成（以下言制器）
器以利天下因天之時順地之氣用財之美聚工之巧其爲
法固詳矣以禮器言之天子觀古人之象而畫繢有工繢青
白赤黑玄黃以爲衣繡文章黼黻以爲裳畫天地水火山龍
蛇於服鳥隼熊虎龜蛇於旂要以素爲質而五采章之斯爲
精巧此與用羽爲飾而鍾氏染之用絲帛而㡛氏治之皆
設色之工也圭璋之器造自玉人天子以鎮圭爲守以大圭
爲服以冒朝諸侯以金玉爲祿以駔琮爲權以四圭祀天以

圭璧祀日月星辰以土圭致景度地以琬錫命以琰征不義以璋祀山川致稍餼以穀圭聘女以大璋中璋邊璋之勺遡狩而使宗祝沈馬以祈禱以牙璋起軍旅治兵事王后用駔琮爲權用大琮爲內鎭用玉案之列勞諸侯諸侯之禮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繼子男用皮帛享天子用璧琮聘女用大璋頫聘用圭璋璧琮享夫人用瑑璧琮等威文章固有與春官典瑞相參者盛黍稷之甗旊（反）人爲之飲酒之器曰勺曰爵曰觚曰豆梓人爲之禮射有三梓人於大射張皮棲鵠取諸侯於春貢士有中的之功也賓射張五采之侯取文德修而遠人來也燕射張獸侯取民害既去王者休息而安燕也故其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

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飲强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侯之爲教大矣哉以樂器言之音者樂之輿鍾者樂之器故鳧氏爲鍾兩欒曰銑銑間曰于于上曰鼓鼓上曰鉦鉦上曰舞舞上曰甬甬上曰衡鍾縣曰旋旋虫曰幹鍾帶曰篆篆間曰枚枚曰景于上之攠曰隧長圜有制厚薄有度疾舒有節小大遠近有等天子省風以作樂小者不窕大者不槬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也鼓則韗（音運）人所肩磬則磬氏所司鍾磬之筍簴則梓人所爲蓋宗廟之事以獸之脂者膏者爲牲以臝者爲鍾簴以羽者爲磬簴以鱗者爲筍以小虫爲祭器之雕琢六物非致百獸率舞啟慼之妙理自如此服牛乘馬任重致遠則軫方象地蓋圜象天輪輻三十象日月蓋弓二十有八象星宿其爲用甚大也察車之道自輪始輪人爲輪欲其幎爾而徽至不欲其過崇而過卑故兵車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以利轉輻以直指牙以固抱轂之中以虛受軸大穿爲賢小穿爲軹轂之外以賢受輻二分在外一分在內軹則轂之末也篆則轂之約也軸近轂曰股近牙曰骹（口交反）股入轂中曰菑骹入牙中曰蚤牙之大足以抱輻曰渠揉木爲之曰揉而轂又有綆以固之牙又有漆以飾之輿人爲輿兩輢上出式者爲較較下横一木者爲式輢之植而止於旁者爲軹式之植而對人者爲轛輿後横木則軫是也式前横木則軓（音犯）是也輈人爲輈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

三尺有三寸適當伏兔圜在前持衡則爲頸圜在後承軫則爲踵圜且輪中有軸所謂軸有三理也輿下有轐所謂加軫與轐也輈前有衡所謂衡任也輈末有轛助輻有輔與閭横木爲軫係木乘輿爲輹大車轅端爲輗小車輈端爲軏皆相資以爲用故軫可以名輿可以名車達常可以名部（輪蓋斗柄下入杠中爲達常蓋斗爲部以達常上入部中故亦名之爲部也）軫前横木可以名軓此材而通名者也至其爲車也行澤者轂欲短輪欲杼（謂削薄其踐地也）者（揉也即牙）欲反（爲泥之黏欲得心在外消）行山者轂欲長輪欲侔（謂上下相等）轂欲仄（爲沙石破碎之欲得表裏相依堅刃）且有兩輪者有四輪者有有輻者有無輻者有曲轅者有直轅者有一轅而轅者有直輿曲輿者有廣箱方箱者有重較單較者或駕以馬或駕以牛或擐

以人或飾以物或飾以漆或樸以素皆因宜以爲制稱事以爲之文也車上建旗龍旗九斿以象大火鳥旟七斿以象鶉火熊旗六斿以象伐龜蛇四斿以象營室弧旌枉矢以象弧車有六等戈崇於軫人崇於戈殳崇於人戟崇於殳矛崇於戟車有六建夷矛建於酋矛之前酋矛建於戟之前戟建於殳之前殳建於戈與人之前而殳戟戈矛之柲皆廬人爲之必六建備而車不反覆則輕重得宜而國工稱焉不言建弓弓矢之制矢者乘車之人佩之也弓人之爲六弓也幹欲赤黑而陽聲角欲赤白而豐末膠欲朱而昔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欲測絲欲沈陽清也昔讀爲錯文理交錯也簡而長謂成修而長也測猶清也沈謂如在水中色也者既全然後以冬析幹以春液角以夏治筋秋合三才寒奠

體冰析灂奠讀爲定冰析灂者大寒而納之檠中析其漆灂也周一年而被弦焉其措頁如此故夾臾以射弋王弓以射革質唐弓以射深矢人之爲矢也有鍭矢有殺矢有兵矢田矢茀矢殺矢者中之則死茀之言刜也謂刜羅飛鳥笴欲其生而搏重也搏謂圜也笴之節欲其疏而栗也羽之深視笴之厚故木之以辨陰陽夾陰陽以設比比矢括也夾比以設羽參分其羽以設力豐殺有節鴻殺必稱此與冶氏爲殺矢爲戈戟桃氏爲劍皆以制人者也而用以自衛則函函鎧也甲冑人爲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相續之數也合甲者削革裏肉也取其皮合以爲甲也爲容制革權其上旅下旅腰以上上旅腰以下下旅謂而長闔各得故鑽空欲其惌空音孔惌音遠惌小孔貌裏欲其易也治朕也縫欲其直也謂卷置櫜中也欲其約也欲其豐衣欲其無齘齘戶界反齘人齒

參差貌無齘舊所謂善廠乃甲冑者也若乃弢之係士農無不齊也以下日用之器日用之常者莫過於築氏之削段氏之鎛削人之𨈏音彥無底𨈏車人之爲耒庛庛讀爲棘刺之刺耒下前曲接耜㮚氏之爲量量也重一鈞則權衡之法寓焉聲中黃鍾則律呂之法寓焉用槩以爲平不稅以爲槩言量不取租稅爲其勸諸屬之量器以取平也故量人所置則作肆常用者耳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言文德之君思求而作此量足爲民極也又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言觀示四方而啟佑子孫此器長用也夏后垂訓關石必和周王克商權量首謹先聖後聖不誠同揆也哉

周官記

嘉慶癸亥栞

味經齋藏板

序冬官司空記

周官禮經六篇遭暴秦滅學司空篇亾漢[illegible]
不得記錄考工以備大數自是以來考工[illegible]冬
官而司空之典遂亾矣尚書帝典曰伯禹作司空禹
貢敘九州山川詳矣乃其典事傳功之濾則莫得而
言也逸書有汨作九共槀飫而成湯將司空咎單作
明居言𥡴土宅民之事悉亾滅不可推按則周官司
空之典復安所表見乎民之初生不可得而知也聖
人之作自包犧氏王天下略見于易大傳歷神農黃
帝爰及堯舜制器尚象備物致用然後飲食宮室器
械衣服皆有灋度所以養生送死要于極愛敬之心
著上下之辨而已制禮上物不過十二自上以下降
殺以兩以是爲天之大數也堯遭洪水不遑寧處茅
茨土堦葛衣鹿裘儉土簋啜土鉶樂土鼓葦籥伊耆
氏之作也憂深思遠甚矣有虞繼之而上陶夏后繼
之而上匠卑宮室盡力乎溝洫損而有孚二簋可享
益以元吉用爲大作明德之隆也有夏既衰棄稷弗
務事典于是始廢湯有天下稱禹之德而誓諸侯曰
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四瀆既修萬民迺有居曰諸侯
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書又曰無從匪彝無

卽慆滛詩曰勿予禍適稼穡匪解懼後世王侯淫縱
其心而泯棄百度菽菽如此也武王數紂之罪曰惟
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又曰作奇技
滛巧以悅婦人喪德所由昭然著明矣周之先公世
修后稷公劉之業文武有明德周公定宗禮以詔後
嗣子孫及穆王而廣肆其心祈招作歌宣王承厲王
之烈更宮室寢廟如制度而稱中興下逮靈王變文
武之制峻宮室侈輿馬而卒不可振靈王景王違諫
而鑄大泉作無射壅穀洛痛乎太子晉之言與亾也
天子僭天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設兩觀乘大路

朱干玉戚臺門旅樹鏤簋朱紘養生泰奢奉終泰厚
君不陳藝臣不信度天下蕩然矣司空之籍尙藏故
府法家拂士將以王法爭之聖制議之未能決然以
自恣適已也故浸滛漸滅剗去其跡除之獨盡非一
日之積也卒于天地失常山川易位鬼神不饗民死
無告訴神聖胄裔泯焉無祀禍至此烈矣蓋事典之
始壞也民則勤于財其中也勤于力其甚也勤于食
民勤于食而六府三事曠矣遂乃築長城治馳道穿
驪山與阿房身危子殺厥孫不嗣豈不哀哉書曰德
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

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仁哉明哉夏王之作司
空周公之建事典也其道甚著萬世卒不廢安可泯
沒哉儀禮十七篇有經復有記蓋書缺簡脫而賢者
陳誦所聞及宋劉敞爲士相見公食大夫作義皆效
往古之辭斯學者之成法也謹采尙書國語及博聞
有道術之文宣究其意爲司空作記以附于書闕有
閒之義乾隆四十有八年龍集昭陽單閼六月上旬
武進莊存與譔

冬官記序

周官記卷一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四

賜進士及第授光祿大夫禮部左侍郎加一級南書房上書房行走莊存與撰

冢宰記

官府之制自王宮以至於四畿外朝左右大宰宗伯司馬西面司徒司寇司空東面曰醫師曰大府曰司會曰遂人曰廩人曰大卜曰大祝曰大史在其後皆西面曰巾車曰司甲曰司弓矢曰校人曰職方氏曰大行人曰工正曰后稷在其後皆東面外朝之位朝士莅焉王宮左右曰膳夫曰內宰曰師氏曰內史曰大僕西面曰射人曰諸子曰虎賁氏曰戎右曰大馭東面治朝左右廷中九卿之室在焉凡治有達王者各於其室以待命司士莅焉官之四正四隅八次在焉周以八舍官正掌之后有六宮世婦治焉其內九室九嬪居之比宮之南內小臣莅焉以待王命曰祖廟曰壇兆曰辟雍曰靈臺曰王藉曰王囿曰天府曰神倉曰廩曰府曰玉府曰庫曰武庫曰肆曰車肆曰廄曰牧曰冰室曰織室曰酒府曰牲滌曰圜土曰軍壘曰冢墓官各就其地而莅焉其官在朝者使其屬守之國市也國門也國郊也國畺也國關也館舍也置郵也道路也鄉遂也公邑也都鄙也山林也川澤也因地而設官焉無常所無常數凡官府之等三一曰六卿之治二曰大夫之治三曰庶士之治在王朝者區而垣之其朝官長於是圖政焉廷中左右諸吏贊治於其次其內曰館治事者會食焉府藏典籍庫藏貨財皆有次舍諸吏宿焉以序更國有故則令其長宿在王宮者亦如之先王之后王世子皆居異宮有官屬以故士爲后宮之屬以國子爲世子之屬凡當御者皆有次焉其在王宮者以序更在外朝者有王命然後御其守王宮及門者爲區廬而居焉有司巡而比之

官屬表

官屬表														
卿	大宰一													
中大夫下大夫	小宰二宰夫四													
上士	八	宮正二		[illegible]										醫師二
中士	十六	四	宮伯二	四	庖人四	內饔四	外饔四			獸人四	䱷人二			○○
下士	三十二	八	四	八	八	八	八	亨人四	甸師二	八	四	鼈人四	腊人四	四
府	六	二	一	二	二	二	二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史	十二	四	二	四	四	四	四	二	二	四	四	二	二	二
胥	十二	四	二	十二	四	十	十	五	卅	四	卅	○	○	○
徒	百廿	四十	廿	百廿	四十	百	百	五十	三百	四十	三百	十六	二十	二十
工賈					賈八									

說曰大宰爲正小宰爲貳宰夫爲攷庶士爲殷庶人爲耦自宮正以至掌次凡三十官皆正于小宰內官亦正于內宰膳夫醫師皆有府其他各就其事凡大夫于大夫士于士謂之佐

周官記卷十一　三十

食醫二 ○ ○ ○ ○ ○ ○
疾醫八 ○ ○ ○ ○ ○ ○
瘍醫八 ○ ○ ○ ○
獸醫四 ○ ○ ○ ○
酒正四 八 二 八 八 八十
酒人奄十 女酒卅 奚三百
漿人奄五 女漿十五 奚百五十
凌人二 二 八 八十
籩人奄一 女籩十 奚廿
醢人奄一 女醢廿 奚四十
醯人奄二 女醯廿 奚四十
鹽人奄二 女鹽廿 奚四十
冪人奄一 女冪十 奚廿
宮人四 八 二 四 八 八十
掌舍四 二 四 ○ 四十
幕人一 二 二 ○ 四十
掌次四 四 二 ○ 八十

說曰士子大夫爾之屬其非士則曰役

大府二 四 ○ ○ 八 四 八 八 八十 賈十六
玉府二 四 ○ ○ 二 二 四 四十八 工八 賈八
內府二 ○ ○ 一 二 ○ 十
外府二 ○ ○ 一 二 ○ 十

說曰大府長也司旅以下屬也

司會二 四 八 十六 ○ ○ 四 八 五 五十
司書二 四 ○ ○ 二 四 ○ 廿
職內二 四 ○ ○ 四 四 ○ 廿
職歲四 八 ○ ○ 四 八 ○ 廿
職幣二 四 ○ ○ 二 四 二 廿
司裘二 四 ○ ○ 二 四 ○ 四十
掌皮四 ○ ○ 二 四 ○ 四十 賈四

說曰司會長也其大夫佐也司旅以下則屬也

內宰二 四 八 ○ ○ 四 八 八 八十
內小臣奄四 ○ ○ ○ 二 ○ 八
閽人 門四
寺人 五
內豎 十
九嬪 世婦 ○ ○ ○ 女御 ○ ○ ○ ○ ○ ○ ○ ○
女祝四 ○ ○ ○ ○ ○ 奚八
女史八 ○ ○ ○ ○ ○ 奚十六

說曰內宰正也其士若奄人屬也嬪婦以下有事則正焉

周官記卷十一　三十一

典婦功二 四 二 四 ○ 廿 工四 賈四
典絲二 二 二 ○ 十二 賈四
典枲二 二 二 ○ 廿
內司服奄一 奄一 ○ 奚八
縫人奄二 女御八 奄二 ○ 奚卅 女工八十
染人二 二 二 ○ 廿
追師二 一 二 ○ 四 工二
屨人二 一 一 ○ 四 工八
夏采四 ○ 一 ○ 四

大司徒卿一 小司徒中大夫二 鄉師四 八 十六 三十二 六 十二 十二 百廿
鄉大夫六 州長卅 黨正百五十 族師七百五十 閭胥三千 比長萬五千
封人四 八 二 四 六 六十
鼓人六 ○ 二 二 ○ 廿
舞師二 ○ 二 ○ 四 四十
牧人六 一 二 ○ 六十
牛人二 四 二 四 二十 二百
充人二 ○ 二 四 四十
載師二 四 ○ ○ 二 四 六 六十

說曰大司徒正也小司徒貳也鄉師攷也司旅以下敀也輔也鄉大夫鄉之正六鄉或監焉州長黨正鄉之佐族師閭胥比長鄉之屬皆受灋于司徒

閭師二 ○ ○ ○ 二 ○ 廿
縣師二 四 ○ ○ 二 四 八 八十
遺人二 四 二 四 四 四十
均人二 四 二 四 四 四十
師氏一 二 ○ ○ 二 二 十二 百廿
保氏一 ○ ○ ○ ○ 二 二 六 六十
司諫二 ○ ○ 二 ○ 廿
司救二 ○ ○ 二 ○ 廿
調人二 ○ 二 ○ 十
媒氏二 ○ 二 ○ 十

說曰師氏長也保氏佐也司旅則屬也

司市二 四 八 十六 四 八 十二 百廿
質人二 四 二 四 二 廿
廛人二 四 二 四 二 廿
胥師 賈師 司虣 司稽 ○ ○ ○ ○ 胥

說曰司市長也其士屬也其他則役也

泉府四　八　十六　四　八　〇　八十　肆長　賈八
司門二　四　八　十六　二　四　四　四十
每門二　一　二　〇　四
司關二　四　〇〇　二　四　八　八十
每關二　一　二　〇　四
掌節二　四　〇〇　二　四　二　廿

說曰司門長也司關屬也掌節以文屬焉

遂人二　遂師四　八　十六　三十二　四　十二　十二　百廿
遂大夫六　縣正廿四　鄙師百廿　酇長六百　里宰三千　鄰長萬五千　〇　〇　〇
旅師四　八　二　四　八　八十
稍人四　〇　二　〇　十二
委人二　四　二　四　〇　四十
土均二　四　八　二　四　四　四十
草人四　〇　二　〇　十二
稻人二　四　八　二　四　十　百
土訓二　四　〇　二　〇　八
誦訓二　四　〇　二　〇　八
大山虞四　八　二　四　八　八十

說曰遂人長也遂師佐也遂大夫以下六遂之正屬也其司旅則皆屬也

中山六　〇　二　六　六十
小山二　〇　一　〇　廿
大林麓十二　〇　四　十二　百廿
中林六　〇　二　六　六十
小林二　〇　一　〇　廿
大川衡十二　〇　四　十二　百廿
中川六　〇　二　六　六十
小川二　〇　一　〇　廿
大澤虞四　八　二　四　八　八十
中澤六　〇　二　六　六十
小澤二　〇　一　〇　廿
迹人四　八　二　二　〇　四十
卝人四　四　二　二　四　四十
角人二　一　二　〇　八
羽人二　一　〇　〇　八
掌葛二　一　一　二　廿
掌染草二　一　二　〇　八
掌炭二　〇　二　〇　廿

掌荼二　一　一　〇　廿
掌蜃二　二　〇　〇　八
囿人四　八　二　〇　八　八十
場人每場二　一　一　〇　廿
廩人二　四　八　十六　八　十六　卅　三百
舍人二　四　〇〇　二　四　四　四十
倉人四　八　二　四　四　四十
司祿四　八　〇　四　〇　四十
司稼八　〇　四　〇　四十

說曰廩人正也司祿以下屬也其內官以文屬焉正于內宰

舂人奄二　女舂抌二　奚五
饎人奄二　女饎八　奚四十
槀人奄八　女槀每奄八　奚四十

大宗伯　小宗伯二　肆師四　八　十六　三十二　六　十二　十二　百廿
鬱人二　二　一　〇　八
鬯人二　一　一　〇　八
雞人一　〇　一　〇　四
司尊彝二　四　二　〇　廿
司几筵二　二　一　〇　八

說曰大宗伯正也小宗伯貳也肆師攷也師旅以下屬也輔也世婦佐后治六

天府一　二　〇〇　四　二　二　廿
典瑞二　〇〇　二　二　一　十
典命二　〇〇　二　二　一　十
司服二　〇〇　二　一　一　十
典祀二　四　二　二　四　四十
守祧奄八　女祧每廟二　奚四
世婦每宮卿二　〇〇　四　〇〇　八　〇〇　女府二　女史二　〇　奚十六
內宗　內宗　內宗　內宗　〇〇　〇〇　〇　〇　〇
外宗　外宗　外宗　外宗　〇〇　〇〇　〇　〇　〇
冢人二　〇〇　四　〇〇　二　四　十二　百廿
墓大夫二　〇〇　八　〇〇　二　四　廿　二百
職喪二　四　八　二　四　四　四十

宮有事則正于宗伯冢人墓大夫各居其地皆正于宗伯

大司樂二　樂師四　八　十六　四　八　八　八十
大胥四　小胥八　二　四　〇　四十
大師二　小師四　〇〇　〇〇　四　八　十二　百廿
瞽矇上瞽四十　百　百六十　眡瞭三百
典同二　〇〇　一　一　二　廿
磬師四　八　四　二　四　四十

大司樂長也其大夫佐也其士屬也其瞽矇食士之祿而無其爵眡瞭如在官

鐘師四 八	二	二	六	六十	
笙師二 四	二	二	二	十	
鎛師二 四	二	二	二	廿	
韎師二	一	一	○	四十	舞者十六
旄人四	二	二	二	廿	舞者衆寡無數
籥師四 ○ ○	二	二	二	廿	
籥章二 四	一	一	二	廿	
鞮鞻氏	一	一	二	廿	
典庸器四	四	二	八	八十	
司干二	二	二	○	廿	
大卜二 卜師四 卜人八 十六	二	二	四	四十	
龜人二 ○ ○	二	二	四	四十	工四
菙氏二	○	一	○	八	
占人八	一	二	○	八	
簭人二 ○ ○	一	二	○	四	
占夢二 ○ ○	○	二	○	四	
眡祲二 ○ ○	○	二	○	四	
大祝二 四 小祝八 十六	二	四	四	四十	

之庶人舞者亦然

大卜長也卜師以下屬也

大祝長也其

喪祝二 四 八	二	二	四	四十	
甸祝二	一	一	○	四	
詛祝二	一	一	○	四	
司巫二 ○ ○	一	一	一	十	
巫師四 ○ ○	二	四	四	四十	男女巫 ○
大史二 四 小史八 十六	四	八	四	四十	
馮相氏二 四	二	四	○	八	
保章氏二 四	二	四	○	八	
內史一 二 四 八 十六	四	八	四	四十	
外史四 八 十六	○	○	二	廿	
御史八 十六	四	百廿	四	四十	
巾車二 四 八 十六	四	八	五	五十	工百
典路二 四	二	二	二	廿	
車僕二 四	二	二	二	廿	
司常二 四	二	二	四	四十	
都宗人二 四 ○ ○	二	四	四	四十	
家宗人二 四 ○ ○	二	四	四	四十	
以神仕者 以神仕者 以神仕者	○	○	○	○	

士屬也

大史長也其士屬也

內史長也下大夫爲佐士爲屬

巾車長也其士屬也

都家之官正于王官

宗伯卜筮巫史之屬合于官者三

大司馬一 小司馬二 軍司馬四 輿司馬八 行司馬 三十二	六	十六	卅二	三百	
六軍將 師帥 旅帥 卒長 兩司馬 公司馬	十二	卅六	六十	六百	
司勳二 ○ ○ 四	二	四	二	廿	
馬質二 ○ ○	一	二	○	八	頒
量人二	一	四	○	八	
小子二	○	一	○	八	
羊人二	○	一	○	八	二頒
司爟二	○	○	○	六	
掌固二 ○ ○ 八	二	四	四	四十	
司險二 四	○	二	○	四十	
掌疆八 ○ ○	○	四	十六	百六十	
候人六 ○ ○ 十二	○	六	○	百廿	
環人六	○	二	○	十二	
挈壺氏	○	二	○	十二	
射人二 四 ○ ○ 八	二	四	二	廿	
服不氏一	○	○	○	四	
射鳥氏一	○	○	○	四	
羅氏一	○	○	○	八	

大司馬正也小司馬貳也軍司馬攷也司旅以下殿也輔也軍將以下有事則正焉

射人長也司士士之長諸子庶子之長皆佐也而各

掌畜二	○	二	二	廿	
司士二 ○ ○ 六 十二	二	四	四	四十	
諸子二 ○ ○ 四 ○ ○	二	二	二	廿	
司右二 ○ ○ ○ ○	四	四	八	八十	
虎賁氏二 ○ ○ 十二 十六	二	八	八十	虎士八百	
旅賁氏二	○	二	○	八	
節服氏八	○	○	○	四	
方相氏 狂夫四					
大僕二 小臣四 祭僕六 御僕十二	二	四	二	廿	
隸僕二	一	二	四	四十	
弁師二	○	二	○	四	工四
司甲二 ○ ○ 八 ○ ○	四	八	八	八十	
司兵四 ○ ○	二	四	二	廿	
司戈盾二	一	二	○	四	
司弓矢二 ○ ○ 八 ○ ○	四	八	八	八十	
繕人二 ○ ○ 四	一	二	二	廿	
槀人四 ○ ○	二	四	二	廿	
戎右二 ○ ○ ○ 二 ○ ○ ○ ○	○	○	○	○	

有府司右屬也挈右屬焉服不氏以下屬射人

虎賁氏長也其士屬也

大僕長也小臣以下屬也

司甲長也其士屬也

司弓矢長也其士屬也

戎右長也其

官	員數
齊右二	○ ○ ○ ○ ○ ○ ○ ○ ○ ○
道右二	○ ○ ○ ○ ○ ○ ○ ○
大馭二	○ ○ ○ ○ ○ ○ ○ ○ ○ ○ ○ ○
戎僕二	○ ○ ○ ○ ○ ○ ○ ○ ○ ○ ○ ○ ○
齊僕二	○ ○ ○ ○ ○ ○ ○ ○ ○ ○
道僕十二	○ ○ ○ ○ ○ ○ ○ ○
田僕十二	○ ○ ○ ○ ○ ○ ○ ○
馭夫廿	四十 ○ ○ ○ ○
校人二	○ ○ ○ 四 十六 四 八 八 八十
趣馬皁一	○ ○ ○ 四
巫馬二	一 二 ○ 廿
牧師四	○ ○ 四 四十
廋人閑二	○ 二 ○ 廿
圉師乘一	一 ○ 二
圉人良馬匹一駑馬麗一	
職方氏四	八 ○ ○ 十六 ○ ○ 四 十六 十六 百六十
土方氏五	○ ○ 十 二 五 五 五十
懷方氏八	○ ○ 四 四 四 四十

醫四賈二

大夫佐也其士屬也

大馭長也其大夫佐也其士屬也凡王車之右正于司馬羣車之右正于司右

校人長也其士屬也

職方氏長也其大夫佐也其士屬也

官	員數
合方氏八	○ ○ 四 四 四 四十
訓方氏四	○ ○ 四 四 四 四十
形方氏四	○ ○ 四 四 四 四十
山師二	四 二 四 四 四十
川師二	四 二 四 四 四十
邍師四	八 四 八 八 八十
匡人四	○ ○ ○ 四 ○ 八
撢人四	○ ○ ○ 四 ○ 八
都司馬二	四 八 二 八 八 八十
家司馬	○ ○ ○ ○ ○ ○
大司寇一	
小司寇二	
士師四	
鄉士八	十六 卅二 六 十二 十二 百廿
遂士十二	○ ○ 六 十二 十二 百廿
縣士卅二	○ ○ 八 十六 十六 百六十
方士十六	○ ○ 八 十六 十六 百六十
訝士八	○ ○ 四 八 八 八十
朝士六	○ ○ 三 六 六 六十
司民六	○ ○ 三 六 三 卅
司刑二	○ ○ 一 二 二 廿

大司寇正也小司寇貳也士師攷也鄉士以下殷也輔也野廬氏以下皆正于其士以屬司寇

官	員數
司刺二	一 二 ○ 四
司約二	一 二 ○ 四
司盟二	一 一 ○ 四
職金二	○ ○ 四 二 四 八 八十
司厲二	○ 一 ○ 十二
犬人二	二 二 ○ 十六
司圜六	十二 三 六 十六 百六十
掌囚十二	六 十二 ○ 百廿
掌戮二	○ 一 ○ 十二
司隸二	十二 五 十 廿 二百
布憲二	四 二 四 四 四十
禁殺戮二	○ 一 ○ 十二
禁暴氏六	○ 三 六 六十
野廬氏六	○ ○ 十二 百廿

隸　罪隸百廿　蠻閩夷貉

官	員數
蜡氏四	○ ○ ○ 四十
雍氏二	○ ○ ○ 八
萍氏二	○ ○ ○ 八
司寤氏二	○ ○ ○ 八
司烜氏六	○ ○ ○ 十二
條狼氏六	○ ○ 六 六十
修閭氏二	○ 一 ○ 十二
冥氏二	○ ○ ○ 八
庶氏一	○ ○ ○ 四
穴氏一	○ ○ ○ 四
翨氏二	○ ○ ○ 八
柞氏八	○ ○ ○ 廿
薙氏二	○ ○ ○ 廿
硩蔟氏一	○ ○ ○ 二
翦氏一	○ ○ ○ 二
赤犮氏一	○ ○ ○ 二
蟈氏一	○ ○ ○ 二
壺涿氏二	○ ○ ○ 二

治官	教官	禮官	政官	刑官	五官
一	一	一	一	一	五
四	五	五	十四	四	卅二
十二	十五	廿四	卅	八	八十九
四十二	四十六	四十九	六十七	廿	二百二十六
百六十八	百八十六	百二十	百六十八	百三十三	七百二十六
百九十九	二百三十三	二百二十五	三百三十三	百九十三	二千百六十三
五十八	七十九	百〇三	八十八	七十	四百廿五
百四十八	百六十七	二百五十五	二百十七	百五十九	九百四十六
百七十四	二百〇二	百四十六	三百〇五	百六十五	九百九十二
二千二百〇四	二千五百卅二	千六百四十	二千五百四十四	二千〇八十八	万一千〇六

家士三	都士三	都則	朝大夫	掌貨賄	掌察八	掌交八	掌訝八	掌客二	象胥一人	環人四	大行人二 小行人四 司儀八 行夫卅二	伊耆氏二	銜枚氏二	庭氏一
			〇〇					〇〇	二一		十六			
四	四	二	四		〇〇	〇〇	〇〇	四	八	〇〇				
二	二	一	一	〇	〇	二	二	一	〇	〇	四	〇	〇	〇
四	四	二	二	四	四	四	四	二	〇	四	八	〇	〇	〇
四	四	〇	〇	〇	〇	〇	四	二	〇	四	八	〇	〇	〇
四十	四十	八十	廿	卅二	十六	卅二	四十	廿	廿	四十	八十	二	八	二
	四	庶子八人												

大行人長也 小行人佐也 司儀以下屬也

凡五官之大數卿大夫士庶人在官者貴賤損益正長佐屬之法如右之圖其內官之制內命婦之等四一眂元士二眂大夫一眂卿數不備唯其人外命婦之等皆無數其卿大夫士有數者八十四人外命婦也佐后治六官之政其內命婦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女御二十七人世婦九人九嬪三人從后唯所燕息女祝女史眂中士凡十二人內司服縫人皆有女御眂下士凡十人女酒女漿女醢女籩女醯女鹽女冪女舂抌女饎女稾女祧皆眂胥凡百六十七人其奚則皆眂徒凡八百八十六人其工八十人皆眂庶人在官者給事于后宮謂之女宮奄眂上士者四人眂府史者六十二人眂徒者八人閽人無常數凡內官自眂士以上百有六人自眂庶人以下千一百三十三人其奄七十四人鄉遂之官鄉老或兼職卿也中大夫也上士也中士也則各有職焉皆受祿于朝下士受倍田不受祿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皆如六遂之制其造都也王建其長爲之屬二卿五大夫命于朝者宗人司馬士司空皆有士庶子及庶人家之屬有士無大夫命于朝者宗人士司空如都之制唯司馬以其私臣爲之都家之吏在王朝

者曰朝大夫主受治而上之曰都則主受則而下之其在朝廷則有公卿大夫元士致仕者未有官職者及其國子庶子受王命而御焉學士之版則比諸學皆無數虎士八百人狂夫四人有數其勇力之士則無數五隸六百人有數其給事于外內者則無數市自胥師以下門關自下士以下山虞澤虞川衡林衡皆如鄉遂之下士也場人趣馬庾人圉師圉人象胥皆無數樂官之屬其六百十六人有數旄人之舞者無數以神仕者技食者皆無數后稷農正農師之官百工之職宅里館舍置郵道路其官皆在司空

周官記卷二

味經齋遺書四

司徒記

莊氏學

夫婦謂之家無妻謂之餘夫凡工賈之子弟亦曰餘夫農民一人受田百畝一易再易以次倍之其家衆男田不足而無他業者授田二十五畝無宅有家者有宅有宅者有桑有桑者貢絲帛載師制其輕重之等凡父子昆弟同田而耕者著其長以名其戶其財貨之入皆公之有軍事則役其長致民亦如之年六十則以其次代之凡餘夫合其比爲什伍役其鄉事

有大故則致之於國凡民同居者共財家無過九人異居者長子受田宅有故則授其次子無子授其弟其他財物子弟與分受焉有司治之分其戶均其役惟閒民不異籍其受田及爲他業者必有分親也先其父族次母若妻之黨而後及其鄉人凡始分之戶比於新甿而飭其事農夫不得爲商賈占山澤之利爲士者服公事者百工技食若閒民有司辨材焉而登之於書反於農則亦如之士而未有祿其家猶受田也有祿則退視祿之多寡祿及身則身退及其昆弟宗族則皆退其有他業而不足自給者皆受餘夫

之制以事其子弟凡鄉遂之下士則受倍田而舍其餘征凡民衆田寡願徙者聽有司授之節以行之田衆民寡則來徙焉授之田期不征以地美惡爲之等園圃一人受田宅如農夫虞衡一人受田八之藪牧九之賦之公田九而一不爲廬也皆盡征之宅如常制其餘夫受田各以所有爲貢無過什一曰百工曰商賈其授田四而當農之一什而取一工以其器商以其財凡醫巫卜祝之食於民間者其授田亦如之其賦則以國服爲之息凡商賈阜貨者必有同也擇一人以爲之主著其名於官名其貨於市大者同其

族小者聯其友使等其財而均其利以致遠物以贍國用凡虞衡藪牧亦如之凡百工同其族合其藝皆有主如農人服事技食亦如之曰臣妾在官者任之事無征隸於家者任其主之事有征閑民一人受宅如制有力征有宅征無貢凡六鄉六遂田皆井地也戶皆正戶也正戶之式田宅必如制書其長於籍其親戚佐助之人皆屬父子兄弟相繼者仍其戶無子若弟者察其同族及異姓之親以至於朋友佐焉而相睦友慈愛者以田宅畀之有還受無假易孟冬之月屬其閭而按比焉有餘人移諸族有閑田公諸族

以至於鄉亦如之田宅無曠亦無遊民餘戶之式田廬四之一農夫有公田宅半受工賈否有他業而無田者亦在焉由大夫以上別爲籍士附焉商賈爲市籍虞衡百工以其地與名爲籍閑民各以其事附焉臣妾繫於主民職既奠有司慎民之遷業謹其移徙振其窮而繼其絕辨五土之可食者而察其利害而平之凡矜寡孤獨皆養於上其孤壯則授之田若死政之老則爵而祿之其孤則教之材則官之否則祿之癈疾則以技食之不可事者有子若弟則使養焉其家一人弗使征役無則養於上凡山林川澤邱陵

墳衍原隰之物生有變焉以時察之奠其民人舍其財征三年大比更造圖籍而頒之於閭里不信者誅之

先王之均土地分民人也必始於鄉遂等諸公邑達諸都鄙以至於邦國而爲天下式故鄉遂之政政之本也田里有則賦貢有藝吏有常職祿有常賜俾庶人食其分庶士食其官小有分親大有常隸是以業均財阜百事無匱王國五十里爲近郊百里遠郊六鄉在焉制一夫一婦受田百畝謂之家賦公田十畝宅田五畝五家爲比比長受倍田一比之田凡二屋

公田十畝者六宅半之五比爲閭田三十夫公田百畝者三宅半之中農中歲之穫百畝得䆃二百五十二公田則䆃七百五十六私田則鍾七百五十六宅樹桑麻計功而正之近郊五之二帛畝一匹爲束者六遠郊五之三帛畝一匹爲束者九布則倍之閭之式也以登於鄉私田萬五千夫則鍾二十有八萬三千五百公田千五百夫則鍾二萬八千三百五十宅半公田之數近郊束帛三千遠郊則四千五百是維一鄉之歲入乃任其官授之職而奠其祿焉自州長至於閭胥人賦祿月二䆃閭胥食十八人受䆃四百三十二粟三分之二受契於廩人司祿出斂法閭師遂以九穀須之帛一受諸內府二束七匹泉一受諸外府七千二百族師黨正州長以次倍之受粟帛如法凡閭胥三百七十有五人族師百人黨正二十人州長五人羣吏之祿可食萬有二千五百十人定受粟萬鍾者二二鍾者八受帛十束者百八十二束者四十七又二分束一其餘鍾千者八百者三倍者十七餘束千有一百五束又二分一近郊也遠郊千者二百者六王國二百里爲甸六遂在焉田賦無過什一宅征五之四如鄉之粟數倍近郊之帛數吏降一

等縣正以下半鄉吏之祿受粟萬鍾一倍鍾四受帛十束者九十一束者四十七又四分束一遂大夫受祿於其遂鍾二百三十䆃四束二十一匹六定受粟萬有二百三十八鍾也又四䆃也帛十束者九十倍束者三十四又二十分束十七可食六千三百九十有九人其餘鍾萬有八千一百十一䆃六餘束五千三十有一又二十分三六鄉六遂凡私田十有八萬夫可食百有二十五萬人公田萬有八千夫賦粟三十四萬有二百鍾宅田半公田之數賦帛五萬八千五百束其吏祿萬鍾一十二倍鍾七百六十三䆃四粟數也十束者千有七百倍束者八十有六又十分束一帛數也可食十有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一人其餘粟萬鍾二十一倍鍾四千三百鍾七十三䆃六帛十束者四千一百倍束者百有六十又七束九匹是維六鄉六遂之經入乃均六鄉之餘地以任餘夫近郊則宅田士田賈田在焉遠郊則牛田賞田牧田在焉唯士田賞田不在數制私田二十五畝十分一以賦公田宅如常制五爲比十爲聯而受倍田者二人長百家而後受祿五長而後受秩爲下士下士四一中士中士四一上士上士之屬私田三十六萬一千

五百畝則公田三萬六千一百五十畝宅如公田廬四之一凡四萬五千一百八十七畝二分一賦帛如法不賦粟貢各以其所有間師徵之以須吏祿而上其賦於國乃均六遂之餘地以立公邑以千室爲鄙而通之五爲軌長倍田十軌而里有司受祿四里而連長受秩五連而邑有司中士是維千室之制受田宅如鄉遂之法私田十有二萬畝公田萬有二千畝宅半之賦粟帛如遂之法旅師征之以須吏祿而上其賦於國三百里曰稍地家邑在焉四百里曰縣地小都在焉五百里曰畺地大都在焉置吏如公邑須

祿之餘乃四之而長食其一王乃收千里之入以待九式之用六官有奉百事有備上帝鬼神得其饗賓客遠人協其志常事知其藝變事知其豫以制御於諸侯四方則之九服刑之至於天下後世物各得其極而罔有怨恫於王身焉大雅曰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能均財而善布之故天享其明德載周之祚本支皆百世之久也

古聖王之始牧其民也因其故俗施之以寬政萬民悅而信之四方服而懷之易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言在上者簡節目滌煩苛而愚氓醜類莫不信也乃以歲十月命司徒登民於籍授之法曰凡我有衆故有實者幾何族名田幾何也學士幾何人野之名田者幾何家其爲隷農者幾何衆傭者幾人邑之服公事者某某也商者幾何家賈者幾何家技食者幾何家其名田有亾也奔走往來者幾人善書者幾人善算者幾人習地形者幾人能辨護者幾人伉健者幾人食於軍者某某也賓旅幾何等習奇衺者何人也漁者獵者負販者轉輸者幾何人居何所也臧獲罪隷幾何人罷民某某也窮民某某也其貴賤老幼男女皆書之有田宅錄之無則闕之往來者繫

其地傭隷繫其主籍以正歲上於國命司空執表度以經田野山林川澤旁必有園道路邑居左右必有分乃列其界而盡度之百里之內六區爲正餘爲奇圖其廣輪計其頃畝必容瑕潦偃瀦之所以待事辨其土之媺惡以爲之等書其數繫之以主名及隷農若傭者皆載之圖正歲而畢上於國乃命宰設鄉官以治農夫設市官以治商賈設工官以治百工設虞衡以治山澤之民設賓客之官以治遠方之民醫巫卜祝皆有師漁獵轉輸皆有長擇其人授之自有爵者始尊卑厚薄皆有明法而輕重布之司徒乃立農

民之戶以定六鄉正戶七萬五千餘戶附於鄉無常
數正戶之式田宅如制書其長於籍其親戚佐助之
人皆屬不足五人則益之過九人則損之有授受無
假易若是五家而長受倍田宅家毋過十八人餘戶
之式田廬四之一農夫有公田宅半受工賈否有他
業而無田亦在焉凡百家而長受祿五長而秩下士
由大夫以上別爲籍士附焉商賈有市籍虞衡百工
以其名爲籍閒民附焉臣妾繫於主乃井六鄉之正
地著應授之人於圖二十五家以爲別奇零之可附
者不可附者皆著其應授之餘子百家以爲別因地

形勝之勿沒其舊界俾民有考也山林川澤屬禁之
內有分地以富民主之而各有屬以爲之界邑居左
右奇零之分令民樹桑爲圖有家者咸受墓域有分
也市肆官府有地敘臣妾羈旅有常所皆列於圖參
互以攷之準直以定之莫不正平無或差貸而後可
布也至於陽月司馬以授官之籍令衆咸造於庭以
版圖約劑授之曰賦乃職考乃法以其爾事萬民各
執契以行事盡十二月而畢正歲大史授時令於萬
民司寇憲禁令於國及野司徒定賦法司馬申軍法
司空詳役法有司讀之季夏司空日行國野賦水勢

至秋定秩敘致材用孟冬興功日至而畢歷歲修之
俾萬民有食有居於是建都邑備齋廟修官常頒法
則興禮立樂以安之此王道也

凡治地平地畝而畝下地列而畝阪地匯而畝畝登
於夫夫必有遂遂必有徑以正經界而禁民之侵軼
設鄰表嚶於四端以識之令受地之民祭焉使毋敢
犯也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

大雅曰曰止曰時又曰君之宗之書曰奠麗陳教則
肄乃立之宗乃設之輔乃建之師凡庶民因地以辨
姓因族以建邑凡同族擇一人以爲之宗著其能而

奠其繫使以時登其族之夫家衆寡田萊六畜之數
以逆有司之會計而贊之凡其族之昏冠喪祭飲食
之事皆掌之凡上士中士下士皆有隸子弟因其宗
不別族大夫則立宗焉宗故大夫也則爲小宗而屬
於大宗別子爲卿者繼世皆宗之庶子爲側室凡有
地者有宗有宗者有臣自上士以上凡卿大夫士以
孤子繼世則命父兄爲之輔俟其長而任之其才不
任於國事者亦如之教之才則任之否則以其輔攝
其事使奉之而錄其子必有大過然後廢其有廢疾
者立其子無子立其弟凡田有農師藝有工師商有

市郛庠序學校皆有師生則事之死則郛之

九一之制公田居一私田居八輕近重遠園廛公田二十畝宅征一畝近郊公田十畝宅征一畝遠郊公田二十畝宅征三畝甸稍縣都公田二十畝宅征四畝惟漆林之征公田二十畝宅征乃五畝爾輕不及九一重不過九一宅田未嘗在公田外故曰莫善於助

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瀆無所通谿之導源也瀆小谿大注之以漸兩山之間脈必有韇在高彌隘在下彌廣隘者其節短廣者其節遠自一二里而近至十百里而遙會者益集韇者益大審曲面勢如弓焉如輪焉如門有限如臂指有節如盂之仰如手之掌奠水之急而緩其行地勢然也山虞必善察之固其固高其高小大之石中谷所饒皆吾材也舉手投足皆可得也其坎既高其藏既深雖在窮谷冬可鑿冰則水寧有爂哉因山之勢東水之會水雖怒不得決而泄也流緩而科盈沙雖停不得淤而滿也澮瀆谷谿旁之壖埊日增高可居平可食迫兩山之麓多樹之林以衛其足山無林則不固霖雨降乎萬仞千重之峻建瓴之水剝山之

土石草木而潰之其崇且壇山日以壇則谿塞谷堙有日矣此名川所以不能奠水而深藏之也山虞教其民每依其麓之韇淺爲渾深爲棋林衡佐之植以土之所宜木近水宜柔木附山宜剛木梧木不植危喬木不植埤多爲之林必環山於有牟俾水滀而不激山峻而不隙土附而不拆沙渾澄而不寫不塞山以之崇源以之滌一山迄衆山一谿類衆谿帥其谷之民之衆寡用天時之宜歲從事於隨山濬川之成法民力無曠亦無擾也其放而之於平原廣隰也貴徐引之高地勿遽并之下地其行雨潦之水使達於川也有遂有溝有洫有澮以循序而注之田功治原隰平水功治泉流清卑而陂之以爲澤高而防之以爲瀆窪而鍾之以爲池希而區之以爲藪經九道以正之宅九隩以定之外爲川澤之分內爲田里之基川之兩崖皆貌於川之衡距水所不至爲之厲禁其中有高下迂直廣狹之數川衡周知而謹察之均其可居均其可葬均其可食民平不爭水平不濫民可居者不可以無常也壤城郭徙墳墓無有焉民可食者不可以有常也曲防壅川增卑倍薄無有焉隨水所毀則舍其征因土所成則賦之民排水宅而居之

者相兼并使然也棄可食而蕪之者相爭奪使然也川衡既正利可均布民可長居詩有之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其土平也允猶翕河其水清也萬世永賴其在茲乎

載師任地譜

民	職	農民	壹夫	宅	田	廬	公田
國中				二畝有半無征			
近郊	鄉甿	農民	壹夫	二畝有半征五之二	上地百畝中地二之下地三之餘夫一人受四之一	二畝有半征五之二	上田十畝中二之下三之餘夫耕四之一
遠郊	鄉賵	農民	壹夫	二畝有半征五之三	上地百畝中地二之下地三之餘夫一人受四之一	二畝有半征五之三	上田十畝中二之下三之餘夫耕四之一
甸	公邑	農民	壹夫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illegible]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上田十畝中二之下三之餘夫耕四之一
削	家邑	農民	壹夫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illegible]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上田十畝中二之下三之餘夫耕四之一
縣	小都	農民	壹夫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illegible]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上田十畝中二之下三之餘夫耕四之一
畺	大都	農民	壹夫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illegible]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上田十畝中二之下三之餘夫耕四之一
場圃		園圃	壹夫	二畝有半征五之一	百畝	不授	十畝
藪牧		藪牧	壹夫	二畝有半壹征之	八百畝	不授	八十畝
山澤		虞衡	壹夫	二畝有半壹征之	九百畝	不授	九十畝

民	士未仕者士致仕者	宅	田	廬	公田	賈民壹人	宅	田	廬	公田	商民壹人	宅	田	廬
國中		二畝有半無征					二畝有半無征					二畝有半無征		
近郊	士未仕者致仕者	二畝有半征五之二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二畝有半	賈民壹人	二畝有半征五之二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不授十分私田而賦其一賈貨物	商民壹人	二畝有半征五之二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遠郊														
甸	士未仕者致仕者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二畝有半	賈民壹人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不授十分私田而賦其一賈貨物	商民壹人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削	士未仕者致仕者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二畝有半	賈民壹人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不授十分私田而賦其一賈貨物	商民壹人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縣	士未仕者致仕者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二畝有半	賈民壹人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不授十分私田而賦其一賈貨物	商民壹人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畺	士未仕者致仕者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二畝有半	賈民壹人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不授十分私田而賦其一賈貨物	商民壹人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場圃														
藪牧														
山澤														

公田	工民壹人	宅	田	廬	公田
		二畝有半無征			
不授十分私田而賦其一貢貨物	工民壹人	二畝有半征五之二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不授十分私田而賦其一貢器物
不授十分私田而賦其一貢貨物	工民壹人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不授十分私田而賦其一貢器物
不授十分私田而賦其一貢貨物	工民壹人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不授十分私田而賦其一貢器物
不授十分私田而賦其一貢貨物	工民壹人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不授十分私田而賦其一貢器物
不授十分私田而賦其一貢貨物	工民壹人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不授十分私田而賦其一貢器物

周官記卷二　十四

服公事者	宅	田	廬	公田	以技食者
	二畝有半無征				
					以技食者
服公事者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不授十分私田而賦其一以國服爲之息	
服公事者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不授十分私田而賦其一以國服爲之息	以技食者
服公事者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不授十分私田而賦其一以國服爲之息	以技食者
服公事者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不授十分私田而賦其一以國服爲之息	以技食者

宅	田	廬	公田	閒民壹人	宅
二畝有半無征					二畝有半無征
二畝有半征五之二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不授十分私田而賦其一以國服爲之息	閒民壹人	二畝有半征五之二
				閒民壹人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不授十分私田而賦其一以國服爲之息	閒民壹人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不授十分私田而賦其一以國服爲之息	閒民壹人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不授十分私田而賦其一以國服爲之息	閒民壹人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餘夫受上田二十五畝	八分畝之五	不授十分私田而賦其一以國服爲之息	閒民壹人	二畝有半征五之四

周官記卷二　十五

田	廬	公田	臣妾	宅	田
				不授	
不授	不授	不授	臣妾	不授	不授
不授	不授	不授	臣妾	不授	不授
不授	不授	不授	臣妾	不授	不授
不授	不授	不授	臣妾	不授	不授
不授	不授	不授	臣妾	不授	不授
不授	不授	不授	臣妾	不授	不授

盧	公田								
不授	不授								
不授	不授		不授	皆授上地二十五畝中地倍之下地參之	八分畝之五	皆不授十分私田而賦其叅以所有[illegible]			
不授	不授								
不授	不授								
不授	不授								
不授	不授								
		餘夫	宅	田	盧	公田			
		餘夫	宅	田	盧	公田			
		餘夫	宅	田	盧	公田			

周官記卷三　　　　　　味經齋遺書四

莊氏學

司馬記

小司馬掌建邦之軍灋以治六軍之政合以軍典之灋用衆庶以軍陳之灋教戰守以軍屯之灋置更戍以軍行之法整行列以軍舍之法正壘壁以軍賞之灋致果毅以軍刑之灋糾威命以軍愷之灋禁暴亂以軍恤之灋哀死事掌王宮之四衞以治守政一曰虎賁二曰庶子三曰羣吏四曰諸隸辨外內而頒其守王舍則作羣衞從而通在國之守政王舍則奠其

守巡而比之以射法選士大夫凡王族世族邦之俊民諸侯之貢士皆辨其材而定其論獻其書於王內史冢宰貳之乃合射於澤宮以選士書其等以詔爵祿掌諸侯之適子誓者未誓者及其庶子之數而辨其貴賤長幼之等及類見則詔王命諸侯與其廢置諸侯有罪則廢詔王詢衆庶選賢而立之凡明德之胄滅國絶世者亦如之以六功三讓之灋詔王黜陟諸侯王巡守殷國諸侯有進爵絀地者掌書功罪之籍以王命告諸侯不服命則六師移之諸侯有四夷之功令獻功王受而勞之則數俘馘王賜諸侯則籍

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掌戎車戎器之藏而糾其禁令與其用等若有事則授百官以車甲及戈盾識號名以辨事及還兵則受而藏之受獻功之兵甲辨其苦良以待國事

軍司馬各掌其軍之政令教治爲營於國門以時屬民而修其車徒之卒伍以待國事及陳險野人爲主車在後四人持馬伍爲前拒拒凡四列左右翼車者八人車止則持輪伍爲角角四列易野車爲主四脁於前伍承於後左右亦如之凡舍封土爲垣大車在內兵車在外百人共井井有四樊馬牛各從其車五

乘而通秣焉二十五乘而前後有屯軍凡五屯表轅以爲門易野則四險野則二士各守其門以待政令表爲六十有四陳中陳爲握奇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各爲車宫有司守焉王居中宫奠其乘車倅車及其士庶子之守大將涖焉亦平其守皆有涂以相通也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于朝建旗以致衆建鼓以戒衆若會同田獵之事則藩爲舍其他皆如軍灋

輿司馬各掌其輿之政令凡車介士三人左主射右主擊刺中人御以時稽其士之在版者及戰巡而比之糾其犯令者既事則展其傷而補其闕凡車之觿

說皆掌之平其出入簡其馳驟之節而察其毀折凡戎車受而藏之及事須之

行司馬各掌其徒之政令凡在版者以時校其埶比其器令各從其車及陳平其出入與其坐作進退之節舍亦如之令門者無去守而聽政令糾其失伍者凡五兵五盾亡者更之

古者軍賦之灋以甸灋作民征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大車三乘牛十二頭徒二十五人干戈備具司馬秩畿內之常賦而調之以次徧以

比灋會民守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族出兵車一乘有故則令六鄉之衆守王門令六遂之衆守王郊其餘子守閭互以待政令家稍以往各守其邑凡邑里之當道者移民以益其守則半其常調之數以稽灋教民田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一人爲正卒餘子爲羨卒有發則羨卒盡起以均灋調民役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凶札則無力征馬牛車輦之力征亦如之凡役無過六旬遠無過百里家無過一人五人爲伍十五

人而輂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二板二築輂倍輂之人數不役者之賦役者之直司徒均之以次徧以聯廬比追胥之事州黨族比閭皆有聯若有寇戎之故則佐守者伺敵敵退則追之無過一舍羨卒盡起如田之廬以通廬制游闕之賦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以下地制之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馬如士之數徒二十人成十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馬如士之數徒二百人終十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

車百乘士千人馬如士之數徒二千人軍行則游闕之卒從司馬秩常賦而調之以次徧王巡守則六師從出征亦如之公卿大夫元士以王命出征其調無常命諸侯以師從方伯以王命伐有罪王官以師臨之凡師行于國中則有司共穀積食飲之具王師則令邦國修委積不用命有常刑方伯于所屬之國亦如之及敵國乃令士卒具餱糧峙芻茭毋過三旬不用命有常刑戍其地則圭國饋之粟不足則與國稍稟之于疆埸則屯田皆以歲更王大田獵在郊則發鄉遂在野則發都鄙諸侯朝覲會同則徵六師爲王

衛大喪則徵六師屬其引紼凡都鄙之賦必待王命而後發邦國之賦皆籍于司馬田役會同則發征伐必待王命雖四夷之警則先發而後聞無故而不用命有常刑國家無事則鄉遂都鄙之吏以時簡其軍實教之道藝凡師行則王族百官爲王衛有爵乘王之倅車羣子各乘其卿之倅車凡國車車僕掌其出入司馬治之

凡致民而用之鄉遂之吏帥鄉遂之賦建旗以統之其師帥在鄉者建旟在遂者建旐諸侯帥其國之賦而建旂孤卿帥其都之賦而建旜大夫士帥其家之

賦而建物若合軍而陳王載大常以[illegible]而立其車載旞斿車載旌五戎之車與其萃孤卿大夫及王族故士虎士庶子有司合其車人之卒伍四夷之隸皆官帥之而爲環衛前載旟後載旐左以旂右以旗諸侯帥門官以次之而載旂使其臣帥國之賦以隸于司馬都家之司馬帥其賦以正于國司馬乃合鄉遂都鄙邦國之賦而制之六軍以爲正游闕以爲奇軍將載旗帥師者載旜帥旅者載物帥卒者載旐百官之有事于軍旅者皆載旟各就其事以待王命

莊氏學

冬官司空記

大司空掌建邦之五灋以佐王富邦國以五數制萬事之紀以六律正萬事之本以五度揆萬事之度以五量齊萬事之量以五權均萬事之衡執四器之灋以奠上下四方一曰規以爲員二曰矩以爲方三曰準以爲平四曰繩以爲直以象天位以察地紀以辨民事以平水之灋定萬民之居祟九山決九川陂九澤殖九藪宅九隩通四海以平土之灋成萬民之事

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以是爲灋而辨其高下之等以三幣之灋阜萬民之財一曰上幣二曰中幣三曰下幣以時權其重輕而行之以公旬之灋任萬民之力凡民可任者豐年三日中年二日凶年一日以時致民而用之治其施舍以共工之灋利萬民之器用一曰土工二曰金工三曰石工四曰木工五曰獸工六曰草工正月之吉始和布事於邦國都鄙乃縣事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事象挾日而斂之乃執度以掌建國之灋王國以十二爲節王宮居九之一王有三朝國有三市乃建宗廟社稷乃設官府乃置倉廩庾庫乃分里居營軍壘于王門兆壇壝于王郊明堂以饗上帝布大政靈臺以觀象辟雍以養士耤田以訓農凡垣墉門闕堂陛牖戶皆有數制凡建邦國諸公以九爲節侯伯以七爲節子男以五爲節凡造都邑大都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以是爲灋而上下之

小司空掌建國之位以體王國而經其野掌其數制以時敘其繕修之政事王城方十有二里十有二門九經九緯王宮當中經南曰皋門其內爲外朝百官

府在焉其內曰庫門庫廐在焉其內爲王宮四門八戺八舍南曰雉門外設兩觀左宗廟右社稷應門之內爲治朝九室在其庭其內曰路門其內曰燕朝其內曰五寢天子居之(統上文)其內曰北宮正寢一燕寢五王后居之九室在其後立五郊以事天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祀五帝于明堂祈穀于東郊大雩于北郊大饗于西郊立兩社以事地方丘在內王社在耤立七廟以事先王曰太廟曰祖廟曰宗廟曰三佋曰三穆立四類以事日月星辰曰王宮曰夜明曰泰昭曰坎壇曰幽宗曰雩宗立四望以事五嶽四瀆曰泰室

曰泰岱曰泰華曰恒山曰衡山曰河曰江曰淮曰濟
立五學以正民德曰成均曰上庠曰東序曰瞽宗曰
辟雝立三市以阜民財曰大市曰朝市曰夕市乃經
國野而底其遠邇五十里曰近郊又五十里曰遠郊
二百里曰甸三百里曰稍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畺
十有二關郊有六鄉甸有六遂皆制其地域而溝封
之
匠師掌土功之灋凡建王國方十二里旁三門諸侯
大國方九里九門次國方七里七門小國方五里五
門郭倍其城有奇望之以眡其勢景之以正其面然

後卜之卜之吉然後營之因地以制其形因人以設
其守先期出役灋於有司及位成巡而攷之既事受
其圖而藏之凡建王國司空以王命命五服諸侯會
同於王國協其謀賦其功受命而退及期各使其命
卿帥徒庶以致於司馬入其書於司徒而遂受役於
司空始之徵也率其大數以地之遠近田之少多爲
之灋而行之不用命有常刑及受功以難易爲之等
分地而敘之有司巡之既事書功罪以詔誅賞諸侯
遷國侯伯以告於王合諸侯而謀之王官以王命莅
其事上公監大國卿監次國大夫監小國附庸則告

諸侯伯歲終入其書王大封則戒其方之諸侯賦其
功使公卿監焉凡造都鄙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
之一小九之一卿監焉在侯國君與卿謀之大夫莅
焉必入其書於王不時者罪之大都以名通者告於
侯伯其大者王官尹焉謂之版尹
凡任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
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
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凡施舍八十者一子
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
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

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
不從政凡任民歲不過三日馬牛車輦之力征亦如
之凡邦中之事任民之在邦中者不足則及近郊不
足則及遠郊道遠無過百里四郊無事上其布於國
有司以當邦中之直甸稍縣都亦如之不以近民役
遠事凡修城郭宮室治道路溝洫必以時營工壠必
以度凡罪人役於司空者任之事食之食予之任器
凡大役司空度用民之數以授司徒鄉師率民而至
於役所牛馬車輦版築皆具匠師執度以奠其民各
於其地之敘執鼙鼓以令役旦明鄉師建旗物於其

次乃鼓三鼓民皆趨役將食三鼓鳴鐃偃旗民皆就食既食建旗如初乃鼓就役如初及昏三鼓鳴鐃偃旗民皆就舍凡舍以車輂爲營衛進退皆有什伍以稽其役事司馬治之卒役司徒食民各於州之敘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凡爲圖分州以定域量廣輪也設畿以置服殊遠近也表山川以爲之經究端委也建邦國以爲之緯攷因革也書土田以立計阜衣食也奠虞衡以明禁蓄材用也紀井邑都鄙以爲富審虛實也營城郭溝洫以爲固察修廢也開關梁除道路以知通塞引之表旗著之制令以禁侵奪於是乎測望以準之分率以定之軌度以同之揆日以正之物土以等之候氣以齊之分星以驗之嘉名以命之五色以章之司徒司空以詔于王而天下治矣

凡度山舉名以統之幵高以望之因所見以爲屬測其遠近之距而書其四至量其谷廣與其隴高辨其小大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知其可居可食者蔓山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𠘧山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凡林麓則表其木圖而度之皆有厲禁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凡衡川必辨其原記所經所會所入察泉原雨澤之恒數以知其所受測高下迂直之定勢以知其所寫約畎澮谿谷之常分以知其所畱別水之清濁重輕以知所毀物土之剛柔虛實以知所固害則使去利則使阜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淺水鐮纏得入焉九而當一凡鳩澤必環以陂制其流毋使疾寫勢隆于川則大川毋入度其廣輪辨其水藏與其藪準其水以爲之門䟽數當水之隧疾毋使竭緩毋使塞鍾其水豐其物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藪鐮纏得入焉九而當一凡辨丠陵觀流水以準高下量伏泉以知燥濕物之以封邑使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凡度墳衍必循水而行之高下相間乃異其名縱眂其前後橫眂其內外外稠者防之內稠者溝之凡原隰以方制之以山川溝涂爲之界而表其距高下相受乃異其制以地勢眂水勢相順也䟽其原毋使并行相逆也分其流毋使壹入自丠陵以下辨其可食者物之以待政地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涸澤地無草木者樊棘褋處民不得入焉皆百而當一凡原隰墳衍丠陵之高下之率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十

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之于山
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二三則去三二則去四
三尺見水比之于澤比山者唐以豬水而禦旱比澤
者圍以止水而禦潦是謂高下之則
誦曰治地之灋先其正方山川道路是以爲疆地爲山川道路所限不能方平如圖然就其一界之中必有可以取方者在先之者將以爲治地之本以立正戶而設鄉遂此卽孟子所謂請野九一而助其下卽曰鄉田同井又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先儒以鄉遂用貢田不井授與經相駁小則曰邑四井大則曰都四縣必有奇零相輔成圖或邑或都四旁近大界之所不能無奇零稽都邑之圖必得此相輔然後相接也雖奇勿棄雖零勿并愚粲其㡜智挈其領奇零之地以授奇零之戶升降

還授其通變宜民全在此如周兵八陣之有握奇也愚者不知或棄或并如布帛不全而粲其㡜智者知之如衣裘既咸而挈其領方無恒制地爲之師東西南北徑遂溝涂小大無常眡地所容徑遂溝涂由所向其大數則如遂人匠人所列水高勿如阪下勿如陂一夫之田治令極平高田下田悉歸法度準諸流水俾澤乃居土平則易澤農循厥畔焉有越思盡力治田疆畔不修畎遂不利水土不平荒穢不除黍稷不茂則功不舍方者爲典以方御奇田自登于邑以上經界既正振古爲常恐民之蠹也若夫奇零之輔于旁者一彼一此不爲典要恐法之窮也欲定其方謹察其旁天有所犯民有所更山陵川澤天所犯也道路邑居民所更也侵尋變易則地將失其常爾必予之毋敢或爭將制方法必畫有餘之地使其勢不侵我然後立爲定界勿貪膏壤迫近其所與彼爭地也爾始弗授爾定則毀既定而毀

乃亂乃悖爾惟戒茲敷布厥利
治野之灋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間爲遂凡九廣二
尺深二尺長終百畝識以表而相通也是達於溝徑
亦如之而達於畛井十爲通一里者十爲夫者九十
其遂如夫之數通十爲成成方十里一里者百爲夫
者九百其間爲溝凡九十廣四尺深四尺長終一井
則別異之是達於洫畛亦如之而達於涂成十爲終
十里者十一里者千爲夫者九千其間爲洫凡九十
廣八尺深八尺別以溝入而達諸澮涂亦如之乃達
於路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十里者百一里者萬爲夫

者九萬其間爲澮凡九十廣二尋深二仞長終百井
則別異之是達於川道亦如之乃達於路南其畝東
其遂遂東溝南洫東澮南遂上有徑相順也遂首有
徑相午也一同百里澮九十洫九百溝九千遂九萬
長終百井是維一成有洫入焉終十井乃一通而有
溝入焉終一井是維三夫有遂入焉終百畝乃一夫
而居田首其實皆相通也夫以別之爲治遂也其謂
之間東西相佐助防相毀也溝別以井故曰井間洫
相通也故曰成間澮亦如之爲通爲終經不之著言
方體也澮洫溝遂數九而止明其間也

凡治地平地畎而畝下地列而畝阪地區而畝畝登于夫夫必有遂遂必有徑以正經界而禁民之侵軼凡治地邑多田少五十而助田多邑少百畝而徹家五人以上授上田如一夫之制不及五人受餘夫之制公田毋過什一宅征毋過九一山澤之農以其物當邦賦之政令者以是爲瀆凡工商居農民五分之二貢其物亦如之

凡定民居立國以爲端正其四疆設其四郊內則鄉遂外則都鄙地之遠近田之少多夫家之衆寡大川之澳廣谷之隧阻險之經道路之蹊以其方舉書之

以其域區畫之乃廣其邑而時城之大邑萬室中邦室小毋下百室以九九制之城有四門涂四達中之衢設其市二十五家爲里里有閭閭側有塾設庠于東方立社于西方南門之外有圃以習射聚衆庶北門之外民之墓域在焉以族葬凡市朝道巷門閭以貍步因其地而制之度其城而奠其守分其人民以序更道巷皆有職焉夾道之室迭以除道制宅之灋前端有門左牛牧右藏稼器中之室以守涂當門隧夾涂以爲圃室之制如門後室如正室或爲之臺以望以藏貨財四周有牆牆下有徑徑相通也樹之以桑環諸後室之後鑿牆以棲雞豕牢在門隅以灋授地有司爲之圖而懸于門閭使築室者放焉其廬如宅八家同井舍當其中皆相嚮焉面築場背植桑有井有爨以便田事有蔬有果以盡地利輔邑之田受倍宅而無廬凡治田爲之列以舍水爲之徑以經地爲之畛以辨井井爲之溝以蕩水爲之唐以潴水井十而通一溝謂之通每井別異之以均水而傳衆力九溝而注一洫謂之成每溝入則別異之九洫而注一澮謂之終每洫入則別異之九澮而胥達于川謂之同洫有涂澮有道川有路制之以貍步表之以眂

其勢景之以眂其面然後度之度之然後植之矩之以爲方規之以爲員準之以爲平繩之以爲直合之以爲偶析之以爲奇高與高疇下與下疇正則爲正邪則爲餘封之樹之圖之版著之禋約之明神藏之天府毋逆天常毋絕地紀必因人情乃可以致理

后稷掌農之政令以草物辨十有二壤之名芧爲上萑次之薛次之蕭次之荓次之蔞次之蘿次之葦次之蒲次之莧次之蘩次之葉爲下以壬物物土宜而知其種上土三十物種十有二曰粟土曰沃土曰位土曰蘟土曰壤土曰浮土中土三十物種十有二曰

恙土曰𧐐土曰壚土曰剽土曰沙土曰埴土下土三
十物種十有二曰猶土曰坻土曰殖土曰𩓍土曰臮
土曰桀土皆有五色以文九州之土而制九等度山
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
隰皋井衍沃春啟蟄祈穀于上帝詔王躬耕帝藉先
期戒農用及藉涖陳耒耜省功省民遂戒命其旅曰
徇乃舍于東郊協農耕事播五種夏龍見乃雩令時
耘時穫秋始殺則嘗大穫于藉如耕之事稟于神倉
令民納禾稼出斂𩜶佐冢宰舉五穀之要冬閉蟄則
大烝休老勞農贊冢宰制邦用歲終令民出五種合

耦修耒耜具田器與來歲之宜
農正掌正農時紀農功厚農利贍農用糾農禁以佐
后稷正月之吉受時令于太史頒之於鄉遂都鄙之
吏農事作令于羣有司曰無或敢求利于其官以干
農功佐司徒以地域比校其民之衆寡協功而紀之
及事之殷令鄉之學士及其商賈百工凡技食之民
皆與于功三日野亦如之詔王春省耕秋省斂則其
囏厄平其興積豐年斂之凶年散之教民樹百果百
蔬字六畜務蠶績織紝以贍百用凡事不以時不以
濟及有相侵害者正之不用命以野刑誅之小刑憲

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農師掌教耕稼耨穫之宜以殖百穀耕有三時春時
以啟蟄夏時以日至秋時以氣分耕有三節候耕而
萌乃截之以待澤而三之蒿始生發彊土杏始華菌
弱土彊則疾耰之敵其鬼弱則蔺之踐之耕有三禁春
而先時則土歷適不保澤不及時則剛秋暵而耕則
堅垎冬泄氣則燥稼有九種一曰稷二曰黍三曰秋
四曰稌五曰麻六曰菽七曰荏菽八曰來九曰牟歲
種而藏之時至而蓋之暴之漬之以其物乃播鳥中
以稷火中以黍菽虛中以麥乃辨穜稑之種以禦時

災耨有五紀苗始生則鏟之薄者嘬之出隴則深之
雨而隴暴白背也則耰之苗高尺則鋒之穡有六道麥
為首種黍次麥稷次黍麻次稷菽次麻稌次菽熟則
穫乾則積凡此六穡者正歲作秩敘以時布之歲終
行積令民無敢不斂乃祭天之司祿而獻穀數于王
田畯各掌其田之耕耨之令以役農師平其衆庶稽
其功事勸而贊之及穫辨其禾之數盈握曰秉四秉
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秅蜡則饗農以息之國祈年
于田祖則為尸掌去昆蟲及禽獸之害國稼者若勞
農則掌行酒食而命之爵

嗇夫掌守其封域社稷之壝各率其野之衆庶祀其
田主以報先嗇司嗇蜡則黃衣黃冠草笠而至於其
所救日月之眚聞鼓聲擊柝而馳帥其衆庶環壝以
走如鼓之節諸侯入覲爲末擯受辭於賓之介而謁
諸天子諸侯遣于廟以嗇事戒之
工正掌百工之政令以世事教百工以居肆鳩百工
以式灋正百工以財齎會工事以省試辨工能以旣
稟勸工業以六灋正邦器一曰尚象二曰正度三曰
辨制四曰致功五曰禁淫六曰去僞正歲賦邦事於
百工以時稽其功緒同其巧拙乃獻素獻成辨其物

與其苦良以功名攷之月終則均其稍食歲終則會
其財齎凡五器之用等以九儀之灋爲之禁而糾之
不用灋者誅之禁作奇技淫巧者僞飾者變易制度
者以司寇之辟正之諸臣之有分器賜器者則書其
貳王巡守殷國頒五器之式灋於邦國諸侯糾其犯
禁者邦國之獻器辨而楬之入於內府大喪旣殯致
材與明器掌其式灋及遣廞器及葬涖藏器三公六
卿之喪有賜器禁明器之不以灋者師役則敘百工
之事及其行掌其政令
工師各掌其工之式灋辨其材審其象與其度以時

正其水火之齊而和之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
梓攻金之工六築冶梟㮚段桃攻皮之工五函鮑韗
韋裘設色之工五畫繢鍾筐㡍刮摩之工五玉楖雕
矢磬摶埴之工二陶旊工各居其肆以治事令於百
工曰毋悖於灋失於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等
其工而授之材以辨器而制其食食以其工工以其
器器以其材振邦工之廢材以通百工之事而贊之
四時變國水火以熾工事孟冬獻功陳器蜡則饗工
以息之凡爲工者受灋焉
凡邦器辨其用一曰祭器二曰賓器三曰服器四曰

樂器五曰戎器六曰射器七曰燕器八曰農器九曰
喪器各以其物受而頒之於有司以四代之名象辨
邦器之灋以待祭祀賓客亦如之掌獻器賫器以歲
時數邦器受職幣之敝器頒諸百工使治之更之祭
器則埋之歲終則會其器之入出而致事
凡成器則爲之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
伐良兵良器皆書其年月日焉物勒工名以待攷而
誅賞詔百工以藝事諫
司里掌國中四郊甸稍都鄙之宅里以功勞班爵爲
次第之灋而行之庶人之宅制在邑者二畝有半公

第一〇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 版反片

田之廬二畞有半凡新甿無征役則以廬旅之皆在邑表有地域溝樹之固地有司稽其出入往來者其長居者乃賦之宅授田若職而事之皆於甸地之公邑凡司里者受灋焉國有土功之戒令受征役者期焉各於其地之敘有司致之民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爲善可灋者表其里居凡臣妾繫於主不授宅

司商掌名姓之族而敘之受灋於太史別生分類以設居方辨其姓使無失其土宜凡隸臣妾識於丹書庶人不與齒以詔媒氏辨其良賤別其婚姻不用灋者離之凡臣妾毋受田於王畿以任農戰之事者其在軍則以輂輦從重車有功者幣賞之不與六軍之士齒

遒人掌司鐸凡文事用木鐸武事用金鐸正月孟春百官萬民觀灋于象魏徇以木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共邦有常刑仲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孟冬之月受聲詩于適四方使者辨妖祥于謠風聽臚言于市問謗議于路獻諸天子內史職之樂師肄焉佐鄉師徇四時徵令之有常者禁急徵暴令于都邑之有司慢令酉令虧令盜令皆有誅以木鐸徇之其在軍壘則徇之以金鐸

舟虞掌王之乘舟受灋于匠師辨其名與其用設其飾以司馬之灋爲之戒令營衛行列辨其舟之形制而授其乘之者以陸行三十里爲舟行之舍舍則前後爲屯善相其水勢地勢而設軍壘焉疾風甚雨弗能憚也其行也舟爲裏車爲表相輔以進止川上有路遠者無過千步王涉大川造舟爲梁不可則方舟設游不可則眾其楫櫂而皆維之溯洄溯游皆順其宜而度之均其上下之津以登陸令各如其乘舟之敘不用命有常刑以鼓鐸鐃鐲飾其行六師皆應焉凡道路之達于天下者辨其大川中川小川以時設其舟梁之政敘而比之誅不用命者國有故則發梁藏舟以止行者掌飛江天船之灋以待軍事

周官記卷五　　味經齋遺書四

莊氏學

司空記

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里八十戶八家共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

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藉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爲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僇繯網罝罦不敢出於門罛罟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失毀其

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粃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四隣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因胥歲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談或歌旦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眞

上農

后稷曰子能以窐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士乎子能使保濕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泠風

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上田棄畝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蜮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諯大月

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狶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旣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郄之民旣郄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

乃逾處種稑禾不爲稑種重禾不爲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任地

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靹爲其唯厚而及餚者菑之堅者耕之澤其靹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汙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甽小畝爲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旣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

不節稼乃多菑實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僨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修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耰也必務其培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

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遬長弱不相害故遬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夬心中央帥爲泠風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粃墝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轓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

使農事得

辨土

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穫必遇天菑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殺疏穖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秮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穗閱而青零多秕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徹下穗芒以長搏米而薄糠舂

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穖穗如馬尾大粒無芒博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粃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粃庇辟米不得恃定熟卬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疎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美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

摶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
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
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為行而服薄糕
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
此者不蚼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胕動蚼蛆而多疾其
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
得時之稼與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
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
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
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四衛變彊殉氣不

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審時

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
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此謂五害
五害之屬水最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
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
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
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
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
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
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桓公曰水可扼
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
走下則疾至於漂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
上領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
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
滿則後推前地下則平行地高即控杜曲則擣毀杜
曲激則躍躍則倚倚則環環則中中則涵涵則塞塞
則移移則控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
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
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

天地矣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
害之說以水為始請為置水官令習水者為吏大夫
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乃取水左右
各一人使為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
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令曰常以秋
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別男女
大小其不為用者輒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可
省作者半事之并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
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
士當被兵之數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

行閱具備水之器以冬無事之時籠臿板築各什六土車什一雨輂什二食器兩具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其積薪也以事之已其作土也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爲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藉殺草薉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

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汐利以疾作收斂毋畱一日把百日餔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郄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廥倉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工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據者據之終歲以毋敗爲固此謂備之常時禍從何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壞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爲寡人教側臣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瀆田悉徙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其木宜蚖蔏與杜松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呼音中角其水倉其民彊赤壚歷彊肥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行廧落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廧其草宜黍秫與茅其木宜櫄擾桑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宫其泉黃而糗流徙斥埴宜

大菽與麥其草宜萯雚其木宜杞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苹蓨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宫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

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陜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陜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陛山白壤十八施

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其木乃樠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蕕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其草苽與薔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葍與蔞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

葉下於蘳蘳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
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
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歸九州之土
爲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
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黄五粟五章五粟
之狀淖而不肕剛而不觳不濘車輪不汚手足其種
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
山在隫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
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
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

箭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蘪蕪椒連五臭所
校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黄白其人夷
姤五粟之土乾而不挌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
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
黄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忞橐
土蟲易全處忞剽不白下乃以澤其種大苗細苗赨
莖黑秀箭長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
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枎櫄及彼白梓
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
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

生之楂棃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
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雚如蒸欲
有與各大者不類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五
臭疇生蓮與蘪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
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酲五沃之
土乾而不斥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
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英各有異章五
位之狀不塥不灰青忞以菭及其種大葦無細葦無
赨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隫在衍在丘在
山皆宜竹箭求黽楢檀其山之淺有蘢與斥羣木安

逐條長數大其桑其松其杞其茸種木胥容榆桃柳
楝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其山之梟多桔符
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黄虻及彼白
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
楝其柞其穀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旣有麋麃又且多
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
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蘟五蘟之狀黑土黑菭青
怵以肥芬然若灰其種櫑葛赨莖黄秀恚目其葉若
苑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蘟土蘟
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其種大

水腸糊水腸蕪莖黃秀以慈恐水旱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拼然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種忍蔥恐葉如雚葉以長狐茸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忞五忞之狀廩焉如壚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棘莖黃秀慈恐水旱細粟如麻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忞土之次曰五纑五纑之狀強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莖葉如枎檀其粟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纑土

之次曰五壏五壏之狀芬焉若糠以肥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壏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脹其種大秬細秬黑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其種大萯細萯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塥五塥之狀累然如僕累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弘五弘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弘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塉其種雁膳黑實朱跗黃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觳五觳之狀婁婁然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觳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骼其種陵稻黑鵝馬夫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稻長狹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

七凡下上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上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竊聞乎大夫善數也請問古者包犧立周天歷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將尺寸而度請問數從安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其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爲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由生也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

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爲典以方出圓笠以寫天天青黑地黃赤天數之爲笠也青黑爲表丹黃爲裏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聖智出於勾勾出於矩夫矩之於數其裁制萬物惟所爲耳周公曰善哉

周官記跋

先大父之治經也最先致力於禮病周官禮經六篇冬官司空獨亾以爲周家制度莫備於周官周官式灋根柢皆在冬官冬官存舉而錯之天下無難也欲爲冬官補亾而闕失不可理遂原本經籍博采傳記諸子爲周官記五卷於冢宰記著官府於司徒記表均土分民之灋於司馬記補其闕文無宗伯司寇記於司空記則爲擬補其文而特加冬官之目以別異諸篇別有司空記一篇則采摭周秦之書備材於事典云爾自爲之序以見大意於建邦之綱紀法度舉凡郊壇宗社明堂辟雍之兆位朝市宅里倉廩廐庫之營建律度量衡器用財賄之法制分州定域度山量水治地辨土任民飭工尚農審時之大經以及營衛車輦道路舟梁之細務靡不該舉蓋將通貫六官以陳一官之典焉次周官說二卷一則擇其要者釋之一則合二禮以究大義通前書凡七卷皆手定之先大人手錄其副歲癸亥仲父以授殺甲校栞於吳門今於遺稿中檢得零章斷句及批注簡端者并錄而編之成三卷補栞附後都爲十卷　先大父治禮本鄭氏學又徧覽晉唐宋明已來說禮之書擇善而

從爲鄭氏拾遺補闕如六天五帝本之讖緯五服九州無藉拓大晃服十二周不必減九口率出泉周末有其事此等皆爲疏通其指一衷於經焉毅甲愚不自量竊窺而好之學爲周官禮箋十卷法鄭君箋毛之義有疑不能明之事雖不敢質而自有亦不敢不直貢其是非爲之有年矣而於通貫六官以陳一官之典者概乎未得其要領也故凡一字之畱貽不敢不寶護冀或者深思焉而徐誘之爾道光七年歲在丁亥六月哉生霸孫毅甲敬跋

周官說

〔清〕莊存與 撰

據浙江圖書館藏清嘉慶八年味經齋刻道光七年增修匯印味經齋遺書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九〇毫米寬二八四毫米

莊氏學

太宰以九賦斂財賄

邦中之賦十一其正也四郊之賦二十而三旬也稍也縣也都也賦無過十二六者公田之賦也其別有二藉民力以耕公田而收其入無過十畝曰耡粟耡之言藉也授之宅以任嬪婦而徵其賦自五之四以下或地傚於布帛則以粟當之曰屋粟屋之言宅也閒民之力征以泉而農之傭者或徵其粟曰閒粟各上諸地有司以給司空之役事關

市之賦商也賈也百工也閒民也商民受田於畿內貨出於關以其籍徵之徵于門者不征于關征于門關者不征于市其受田于邦國者幾而不征工賈之受田者以籍征之雖不受田有力征也商亦如之閒民助商賈其力征曰絘布絘助也賈會百物其賦曰總布總會也工貢器物或征其布皆屬於市凡此三職受宅於野皆有賦也其居市廛則有征也謂之廛布是曰常賦惟力征則有司以待役事山澤之賦虞衡也藪牧也園圃也閒民也賦各以其所有幣餘之賦職幣所振餘財也出而

復入故名曰賦

以九式均節財用

曰九穀廩人職之王及后世子食用六穀膳夫制之饍人共之不會凡百官之祿司祿受灋于大宰以月授之惟受田者不須王宮之稍食宮正會之宰夫聽之后宮之稍食內宰攷之舍人頒之稾人共之凡祭祀喪紀之禮米舍人以灋共之賓客共其米及芻禾凡薪芻以灋授校人及牧人馬出則無芻牛在滌則有穀冗食之餘以豢祭祀之犬馬牛之芻秣六牲之穀食皆會凡粟入之藏必量邦

之用以時徵之於有司不盡入餘以為委積薪芻亦如之凡委積在鄉則閭師以授遺人遂及野則旅師以授委人凡道路之食飲取具焉若公用則遺人委人掌之入其會于廩人施惠則閭師旅師掌之平其斂弛之事凡酒材舍人以灋授酒正酒正以授于酒人凡酒之出入小宰聽之漿人醢人遷人醢人之用穀亦如之凡為公酒者受藝焉

凡財賄大府職之曰布帛曰絲枲王之禮衣服世子之服凡命服衣服之賜須司服制之燕衣服則玉府共之后之衣服命婦之衣服內衣服之賜須

內司服掌焉喪紀有司共其衣服及其衰凡王及后世子之衣服外府共其齎不會縫人掌爲之喪紀之設飾亦如之凡王之五冕弁師爲之后之首服追師爲之其屨屨人爲之金玉之飾玉府共之凡衾裯牀笫亦如之凡飾邦器內府以時頒其齎于百工司常職旌旗歲時共更旌縫人受材於內府成則授畫繢廬人設其柲鍾氏設其羽幕人掌帷幕幄帟綬掌次張之冪人職巾冪典瑞職繅藉旌節入于掌節梓人爲布侯軍司馬職軍壘之用布巾車掌凡車飾馬飾喪紀則官具其器凡祭祀之用帛賓客之用幣及祿賜若燕好大府以灋授有司凡內人之布帛典婦功斂而頒諸內府民職及邦國之貢入于大府共服入于司服

曰木材凡作寢廟倉廩府庫官府臺榭匠師帥工人度材于山林虞衡授之工正攻之次舍之用材掌次舍者職之軍壘之用材軍司馬職之邦工以時繕修焉若有軍旅賓客之事委人以委積之木共其毀折皆有會凡城守之木材有司共其用掌固巡而攻之凡禮器樂器梓人爲之車輦職車者爲之舟職舟者爲之耒耜車人爲之盧人爲盧弓人矢人爲弓矢稾人攻之王之射器繕人職之凡邦器之用材虞衡以授掌材者而頒之於百工成則入於有司毀則入于職幣大府會之喪紀之用材若器官共之凡民職之材木掌諸虞衡邦國之材貢以授掌材者其器各授其有司良者藏于內府以待用燕者藏于玉府大府皆會之

曰金玉曰石錫曰丹青卝人以時取之入于職金貢金罰金亦如之頒諸百工良金以爲幣其次以爲戎器禮器樂器惡金以爲田器工正攻之祭祀之金版賓客之賜金玩好之用取具焉邦有大事用金石職金掌其令玉人攻玉王之服玉佩玉玩好之玉玉府藏之圭璋璧琮授典瑞酒器授犧人王后之首飾授追師王之冕飾授弁師凡祭祀賓客喪紀之用玉皆有會凡宮室服器之用丹青者皆以時頒之

曰疏材大府以灋徵諸有司餘以爲委積場人共果蓏珍異之物虞衡共川奠及澤物之奠與百事之鹽以授內官掌葛斂絺綌之材及草貢之材入于典枲染草入于染人若夏采內宰攻之漆林之材山虞以授司空之屬掌荼斂荼蒡及野疏材凡

畜聚之物澤虞共蒲葦林衡共竹材掌炭共灰物
炭物以待邦用飾邦器餘授委人以共賓客軍旅
之事遂人皆入其會于大府甸師共祭祀之蕭茅
野果蓏之薦甸徒共薪蒸以役囊人
日鳥獸牧人牧六牲而頒之五官之人牛人掌公
牛之政校人掌王馬之政馬質掌馬質之令以待
國事以共犧牲凡公馬牛之任與其行有司平之
死終則書其所以或更或否會同軍旅行役牛人
校人共其公車之馬牛凡幣馬校人以授使者四
方之獻馬則受之登下其出入死生之數而入其

會惟大祭有爲牲凡牲牷有司共之無牲則受布
于大府以償之王及后世子之膳羞膳夫受灋于
大宰而共之不會其頒賜則會凡賓客之牢禮飧
牽宰夫以灋命官餼若死牢則庖人職之生牢則
六官之人共之凡六獸六禽庖人會其入出掌畜
服不氏職內囿之禽獸囿人職外囿之禽獸而共
之獸人獻人𨙸人掌王郊公地之禽獸虞衡掌山
澤之禽獸以時共之須諸蔦氏麇人斂厝者之禽
獸入于膳府凡中醢者授醢人脂膠筋角入于內
府中幣者入外府中國寶者授卜人凡飾器之蜃
白盛之蜃掌蜃斂之凡百獸之用皆會惟畤田之
禽獸入于腊人不會
日皮革掌皮斂之司裘會之曰骨角角人斂之曰
毛羽羽人斂之冥氏獻猛獸之皮革齒須備穴氏
獻蟄獸之珍異皮革翨氏獻猛鳥之羽翮入于有
司皆會以時頒諸百工裘氏爲裘大裘入司服良
裘入玉府功裘入內府宮伯頒之函人爲甲冑入
于司甲韋氏爲弁韍入于司服韗人爲鼓鼙入于
司樂梓人爲皮侯爲干盾入于司裘司干司戈盾
巾車之飾車次合軍壘之用皮革工具其物以待

事構人治骨角鍾氏治羽弓人矢人治射器旌旂
之飾舞器之飾衣服之飾皆官掌之凡皮之可爲
幣者內府制之以共聘享燕好賜予之用而入其
會
日土石虞衡物土以爲之陶陶人旊人治之以共
禮樂燕好凡用器及城郭宮室冢墓之用石亦如
之陶正掌之有司受之皆入其會于大府凡在官
者頒其稍食給其薪蒸在民者各貢其器以待邦
用轉輸之費則皆受于有司
曰泉幣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

司空作之布帛制丈八尺純三咫內宰制之皮各有制皆受成于大府邦國同之通于四海巡守殷國以壹之更制者有常刑黃金皮帛內府職之鐵刀外府職之泉府行之祭祀賓客喪紀之用幣衣服之用百官之祿賜百事之齎皆取具焉職內攷其入職歲攷其出職幣振其餘賜予出焉式貢之餘乃入玉府以共玩好之用凡珠玉龜貝以權四幣之直弗恒用也

五曰宗以族得民

大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別子曷爲者也曰諸侯支子也典而始受官邑者也別子則曷爲謂之祖曰有繼者也有繼則君賜之族俾世其祿焉本之由別子而始故曰別子爲祖別子不必世賜族則世不世無

宗有族乃有宗宗必宗其繼別子者焉故曰繼別爲宗古之卿大夫受位于朝夙夜不解務當其官懋其功不誣其祿慎行其身以蕃育其子孫夫然則能受族于君以成其宗詩曰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所以敎忠孝之行而隆福祿之基也宗以尊祖則曷曰繼禰者爲小宗曰大宗之族而再世有官邑則爲小宗而貳于大宗傳曰大夫有貳宗然而曰五宗何也三世則繼祖矣四世則繼曾祖矣五世而繼高祖官邑如故也五世則無不遷者不以亢別子之爲祖者也大宗以尊祖小宗以親禰小宗有四故曰五宗然則不別族乎曰統於大宗不敢別也苟有封而爲國君者乃可以命姓而受氏也箕子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商頌曰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貴者無常貴賤者無常賤昭明德廢幽昏公天下之大端也三代傳之久矣此民暱之所由勸勉而隊命亾氏之可爲怵懼者也盛德然後百世祀其曰有百世不遷之宗何言之易乎曰言百世以言乎不遷也繼別子之所自出則諸侯也過是則天子也繼別子云爾而達乎諸侯天子何也曰德厚者流光德薄

者流卑以卿大夫之德爲未足而遂言之以言乎
百世之不遷者也是故天子諸侯尊統上天子受
之天諸侯受之天子繼世者與祖爲體而莫敢自
專焉統在上也自大祖之族下皆繫之矣詩曰在
宗載考天子則諸侯之宗也諸侯則卿大夫士之
宗也然而不曰宗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然而
曰宗君有合族之道也若夫卿大夫則卑者也卑
者尊統下不得與祖爲體而得收其族焉自別子
之庶皆繫之所謂以族得民者也傳曰持重于大
宗降其小宗小宗繼禰大宗繼別子今曰有小宗

無大宗有大宗無小宗謂大夫與抑公子之適庶
與曰大夫也非公子也公子則別子也可以爲祖
不可以爲宗其禰則先君也公子不得禰先君其
統則今君也昆弟不得以其屬通何大小宗之有
適自爲大宗則疑君矣庶自爲小宗則卑君矣無
宗亦莫之宗者公子也大宗小宗云者大夫也公
子之孫及官邑之族也小宗何以無大宗小宗不
絕而大宗絕也大宗無絕則何以絕大夫失守宗
廟而子不得嗣也介子有爵者執其祭事宗子沒
則已故曰絕也諸侯有絕況大夫乎小宗禍不遂

爲大宗不敢也大宗何以無小宗不得立也大夫
有貳宗何以不得立族無世官世邑則莫敢立也
失位不祭無田不祭況敢爲宗乎夫子之極言孝
也曰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故保其祿位
而守其祭祀者修身慎行之致也大宗必大夫乎
曰始必大夫繼則士可也不與祖爲體故也大夫
亦爲小宗乎曰大夫不奪宗則小宗而已矣曰公
子何以無宗曰尊君也何莫之宗尊君也非以寡
兄弟與曰雖衆莫敢爲宗也不貳尊也天子則建
國諸侯則立家苟爲貳宗是大夫君也非所以明

尊也然而有宗道者有君命焉禰也公子之公命
其士大夫之適者一人曰女爲之宗命其庶曰爾
皆宗之則公子之宗道也爲昆弟也非爲祖禰也
以尚年也可以尚德也可是道也盡通於天子則
周公其人也是故五宗之義大矣可以見親親之
仁焉可以見尊祖之義焉可以見昆弟之序焉可
以著男女之別焉上統下下不援上以此知其貴
貴也始封必爲祖以此知其貴有德也能繼而後
命之族以此知其貴有功也命之族而後爲宗以
此知其貴受命也善不可不傳於後而富貴無常

以此知其貴天命之廢興也大哉五宗其人道之極乎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眂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

祀五帝者何冬日至之月祀昊天上帝春祈穀于上帝夏大雩帝季夏祀上帝于明堂周公制焉秋大饗帝五帝皆祀天也詩曰維天其右之其曰五帝何天以四時成歲王者順時以報天歲有五祀故曰五帝祀以圜丘爲大禮莫隆焉則經別曰昊

天上帝凡日祀天曰禋祀曰郊祀皆五帝之祀也非迎氣與非也迎氣不卜日先期三日大史詔之天子天子乃齊非前期十日所謂禮也非祀也其曰大旅上帝則有故而后行事非歲事也宰王之冢卿祭國之大事祀天祭之大典列冢宰之職子祭祀而不首天事焉乃以迎氣當之非所以致尊重也其不言凡者何王親祀也必有故則不與祀大神示者何朝日夕月社祭地也敘以歲而王親祀焉日至之祭社也必親王親祀大宰共其事不則小宰掌事如大宰之瀆其有故而王不與則大宗伯攝位大宰掌事如常瀆曷爲不以大宰攝嫌也非周公之德則篡也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大宗伯

禮者何因事而祭也曰天地專辭也匪天地弗用也曰四方散辭也不惟其神惟其方云爾是故諸侯見于天子天子帥之以禮于明神所以教尊尊也春見曰朝帥諸侯拜日于東門之外玉用圭其色青牲幣亦如之夏見曰宗禮日于南門外玉用璋其色赤牲幣亦如之秋見曰覲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玉用琥其色白牲幣亦如之冬見曰遇禮

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玉用璜其色玄牲幣亦如之若諸侯會同則各眂其時天子巡守適方岳告事于天地而覲諸侯以奉天明也祭天祡玉用璧其色蒼牲幣亦如之祭地瘞玉用琮其色黃牲幣亦如之祀于山川以柔百神也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用玉幣則各眂其時凡迎氣春以青圭夏以赤璋秋以白琥冬以玄璜祀五帝佐五臣凡類上帝則用蒼璧凡宜社告后土用黃琮皆有牲幣

辨廟祧之昭穆　小宗伯

凡昭穆之敘自大祖以下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

昭兄弟相爲役者如父子凡爲役者亦如之庶子
庶孫各以其所自出之王而別其族曰某族有事
于親廟以族之親疏爲敘其在祖廟之中則大祖
之族爲上羣昭羣穆以先王之世次爲敘其族之
長幼卑尊各于其族以次之而上其宗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
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
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
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

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
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大行人
王畿禹之甸服也敘日以令祭歲徧侯服甸服禹
之侯服也敘月以令祀近者一歲遠者二歲則徧
男服采服禹之綏服也敘旹以令享近者三歲遠
者四歲則徧衛服要服禹之要服也敘歲以令貢
近者五歲遠者六歲則徧夷服鎮服禹之荒服也
世一終則王蕃服五長之所建也其來見如荒服
也虞夏之建侯侯服也有殷之都畿甸服也男服
子男之國多也采服王官之尹衆也衛服封疆大

而諸夏之衛也自要服以下皆四夷也蠻在要服
近也夷在荒服遠也曰祀物曰嬪物曰器物曰服
物曰材物曰貨物服各一貢以多名之也不言幣
貢貢必有幣也不言斿貢以寡略之也以所貴寶
爲摯則無常物也故曰物貢

周官說卷二　味經齋遺書四

莊氏學

大祝九祭何謂命祭何謂衍祭何謂炮祭何謂周祭曰皆所以享右祭祀也於士虞禮以知命祭於司巫以知衍祭於生民之詩以知炮祭周祭九祭以命祭爲本人鬼自始死之奠以至遣奠皆不祭及虞而祭經曰祝饗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然後祝迎尸祭其所祭者乎抑祭始爲飲食之人乎有尸乎有未尸乎不知神之所饗而不忍不以是爲神之所饗也祭也非奠也故曰以虞易奠而爲祭之本也特牲少牢無其儀天子之吉祭以司巫職徵之有苴館矣則宜有命祭矣且其命祭必始於祼顧命曰王受同三祭則享先王蓋祝命之而祭于苴矣何以知祝命之以士虞禮佐食祭黍稷而祝祭觶偶反之也士大夫重酌奠天子之儀莫重于祼事神之大節也由是而腥肆燗腍皆有祭記曰腥肆燗腍祭則朝踐饋食以迄繹賓尸皆舉之矣皆祝命而佐食祭皆祭其所祭者故曰以命祭爲本九祭莫先焉事天如

事親天神地示皆然非祭始爲飲食之人也衍祭杜子春以釋望衍而不言其禮之所繫以詩言之祝祭于祊祀事孔明納享之時設祭于堂爲祊乎外時則男巫以其方設其牲之體祝祝而巫授以號旁招以茅以其方佐食隋祭焉茅之言明也祊在門外西招之遠邇無算故有求諸遠之義焉必在西方文家左宗廟也以炊者朝廟而後行故以此爲祀事之甚箸者矣炮祭者詩云取蕭祭脂也時則血毛詔于室而取膟膋燔燎焉祝饗而佐食燎蕭以祭也自標燎以上主於燎矣則未知炮祭與否與血祭不求諸陽則無炮祭焉周祭道祭也詩云取羝以軷也有事于郊社祖廟大馭有犯軷之儀其職曰馭王輅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乃飲既祭而後往祀所神明之也詩具陳之傳曰道祭則是釁曰行神則非何以謂之周祭道周也或曰以輪周爲節而成于三或曰周曲也祭左右軹及軓也祭則酌僕若祭侯獻服不服不因以祭左右个及侯中有折俎焉非既祭而酌乃酌以爲祭服不祭侯僕祭兩軹與軓必非始爲飲食之人矣亦非以始有事於行也王爲天地社稷

宗廟主尸神象也其車皆神所憑依故取象以敬而神明之若有事于行謂之出祖飲餞相似而實不同鄭氏既失之於此至言九祭而絶不繫所事之鬼神而經則曰享右祭祀矣是知食必祭于豆間初非始爲飲食之人也中庸記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每飯不忘以篤其所生雖不逮事心必至焉此聖人之教豈末學所能與知乎哉

大祝九𢪛五曰吉𢪛六曰凶𢪛鄭康成云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

年服者檀弓之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康成以爲殷之喪拜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康成以爲周之喪拜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康成以爲自朞如殷可蓋合周官戴記爲一說矣竊以爲非也吉凶不相干經曰吉拜必謂施于賓祭嘉好之事者今以齊衰不杖以下當之反吉凶之名不正甚矣且求之經記稽顙服之重者也齊衰不杖以下絶無稽顙之文喪服小記言之曰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凡記所不見則皆拜而不稽顙也稽顙爲重不稽顙爲輕

康成以爲先拜未嘗不稽顙孔氏因以稽顙後拜疏記之稽顙從而爲之辭曰小功以下不稽顙豈特小功耳惟記所稱父母夫長子稽顙其餘則否也康成偏繫諸婦人而以其餘爲婦之父母謬至此極與女子子降父母爲朞其儀未嘗不以稽顙婦爲夫稽顙而以父母爲其餘生我也而直以爲已所適已所生之餘是可爲訓乎孰不可爲訓乎二戴往往記孔子所從必曰從周必曰善殷今曰吾從其至者則未有殷周之文也信如康成說既以先拜爲吉而用之齊衰不杖以下以後拜爲凶而用之三年其定于大祝

之辨久矣奚俟夫子哉經曰吉拜釋之者曰喪拜吉可謂喪乎喪可謂吉乎記曰稽顙釋之者曰稽顙而後拜至于緦亦稽顙而後拜嘻其甚也記曰稽顙者惟父母夫長子其餘則否釋之者曰小功以下不稽顙無明文不杖朞以下皆拜而後稽顙也其餘無所指乃遂以恩殺于父母當其文奚無等而不祥若是哉記不曰殷人拜而後稽顙周人稽顙而後拜釋之者曰彼爲殷此爲周將非以無爲有者乎雜記曰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贈既塟而贈也古人惟以此拜施于所喪者蓋其

重也記者益曰杖有時而可稽顙則無時焉可也重之以其贈也拜則知有不可施于其妻者矣若父不拜子愚不肖皆知之矣不記也其言與喪服小記相發明皆以稽顙爲重喪服小記則并不箸妻之文明且斷矣長子之喪則父在不爲長子三年以有適子無適孫知之母在可以三年則可稽顙矣其贈猶無拜也妻之喪有母者杖可也雖大夫弔之不稽顙母在以爲尊則不得尊大夫而致嫌也彼以大夫弔之而稽顙猶之乎不稽顙爾皆在其餘則不中矣謹定曰稽顙而後拜子爲父後者之禮稽顙而不拜則衆

子也臣爲君妻爲夫亦皆稽顙而不拜無爲後之道故也此重拜也非子爲父母臣爲君妻爲夫父母爲長子則皆拜而不稽顙重稽顙也拜而後稽顙父母爲長子君弔于其臣大夫弔于士爲主後而拜者行之此皆大祝所辨之凶擽也吉擽則冠昏相見以往賓禮嘉禮吉禮拜者多矣祭祀吉拜詳特牲少牢禮凶拜則此經頓首即他經所謂稽顙士虞禮送賓拜稽顙則祭祀亦容有凶拜在喪中也遭事變亦用凶拜以喪禮處之也天子之義自受命之祖則諸父昆弟莫不爲臣其在諸侯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是故尊者尊統

上天子諸侯繼世與祖爲體爲之後者無問昆弟無問諸父皆以禰宮事所後之君臣與子一例也何以言之國不可以無受無受則篡僖公即位其得免於篡繼弒君不言即位者主閔公之喪祥也禫也祔也皆以爲人後之禮行焉詩曰靡有不孝又曰新廟奕奕以禰事閔宮者三十有三年矣至於文公乃以爲弟而躋僖公乎故曰逆祀也然則以莊宮爲祖廟乎曰否以父事所後者則已已不更其親廟也文公以祖事閔宮而莊宮之爲祖廟不變也高曾祖禰謂之親廟親盡迭毀吾聞之矣廟盈則毀吾未之聞也子

孫有東西宮南北宮伯仲叔季居之自五人以上則將爲之別築宮乎抑遷其伯以處積於叔者乎必不厚子孫而簡宗廟明矣詩不云乎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此僖公不更親廟之詩也曰此其親廟正統也如不得已而以昆弟之子若孫爲後則如之何曰以禰事所後之先君無疑也四親廟皆以是推之高曾祖居可知矣其父母在則如之何曰生不奪其父母之名也死則降其父母之服也生則養之以已之養死則已不得爲喪主焉則不得爲祭主焉如曰生無相見死無相哭見則以君臣之禮會不痻人非父母焉

生且是子也於已為路人而其父母又以衆子之服報之也廢父母之名行君臣之分無恩焉無禮焉何報之與有

適孫為祖後立為天子廟以祀禰乎否乎曰義不得廟也祖之生而存也而父沒祖為之服三年之服而祔之於其祖歲時享於禰宮不祝而祔者皆食焉是故古者重祔神之道也以其氣合之不以其形二之去人道從神道先王以是為禮之大節也故古者重祔祖祔其子而孫又離之於義安乎曰佋穆之祔也有廟矣向也祔今也廟奚害而不得也曰祖不廟祀其子則孫不敢廟祀其父也不以親親害尊尊人道然也曰然不殆于禰其祖乎曰為祖服斬固事父也于禘祫也祖為祖焉禰為禰焉而合食於大祖之室焉雖百世不易者正體于上而子孫之統也不廟不成其尊為天下臣民正君臣之義也曰不廟則得與於禘祫乎曰不廟非不享也天子之宗廟支庶不得祔焉其祔者皆正體也不禘不祫是廢正體也祖不敢廢其適而喪之而祔之孫敢廢其父而不禘祫之乎曰聞之禮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今不廟而祔是殤其父而莫之後也可乎曰殤之祔也無後者之

祔也大夫士之宗廟也天子之宗廟祔者皆正體而成人之喪也不廟者屈于父之生而存非殤之也已欲全父子之道而俾其祖不父其禰不子乎曰祖存則父屈祖沒而父伸不可乎曰祖雖沒祖所廟事者不得遷弗遷也伸其父之尊遷其祖之所尊不可也曰弗遷而更立焉可乎曰不可祔而不廟尊之為正體也更立廟而弗遷是以支子卑其父而不得享於大祖之室也烏可哉曰未踰年君而子嗣之者如之何曰不廟也其不廟何也不貳君也祔于祖如為子祫于大祖如為君順死者之孝心而不敢當尊焉是以鬼神饗其祭祀也以神為無知焉用廟以神為有知未聞不孝其親之所孝而能孝其親者也

公羊傳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註云未踰年君臣下無服示一年不二君也案傳云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者皆嗣君自稱之辭或稱諸異邦亦然此則一年不二君之義非謂臣下不奉之為君也臣下則故稱為君所謂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而於國中則踰年稱公不可曠年無君也未有君薨有嗣而臣下不奉為君者未有既奉為君而不為之服者未有為前君服而不為嗣君服者雖同時貳斬無疑也且註以臣下無服解無子不廟之義意似不貫若然則有子者亦為未踰年君也將謂臣下卽為之服與註誤疏說益支春秋子般卒子卒子野卒無故皆以兄弟為後皆無子不廟之比然閔公受國不書卽位不

謂之篡昭公書卽位絶非篡者之有起文子野無故也然以繼之如君父之禮求之其曠闕爲不少矣此所謂不成喪不葬而非不廟不書葬之說也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非季孫之多行無禮乎子野之喪其不成明矣苟其成之則如之何曰赴于天子以王命立之後大夫不得專立君也以所宜立爲喪主而俟天子之命以君其國夫君之爲主者爲後者也是所謂受國焉則臣與子一例也僖傷歸父之無後仲嬰齊且以爲人後之辭斷之𠜣未踰年君方其在𣏋在棺而受國者視之若塗人乎然而春秋於昭公

無譏焉蔽罪于意如則已矣然則如何而可謂之成喪乎有先重後輕先輕重後之禮焉必殯於廟也必祔于祖也臣必爲之服斬衰也必以昭穆祔其主焉而不廟也臣事君子事父夫而後可以君其國臣其國人而無憾焉雖子何以加茲正體于上者與祖爲體也昭公不若此不可入周公魯公之廟入則神有怨恫焉若曰此子從何來乎臣與子一例雖子何以加茲公羊傳之云非聖人之指也於子則豈不可廟乎曰不諡不稱公也浸假而廟之則侵假而諡之公之矣夫豈死者之孝心哉其妻也生而存則如之何養之必以君母之養適也夫人焉可也庶則弗夫人也稱曰君之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沒則祔於昭穆之姑而合食於享焉君無廟而有主不悉迎主而設之特祀焉設主也主安設諸古人廟制不傳士大夫有一廟二廟三廟則數之可法者也高曾祖禰之祭士大夫禮亦宜之廟則以親者言之或干祫或特祀則迎遠者之主而事之奚不可之有聘于他國賓以所歸之大禮祀其先於主國之館况于父子祖孫之爲一氣焉者乎且亦知鬼神之情狀乎以萃不以渙也五廟之謂多親盡而毀皆合食于大祖矣古者

重祔祔之爲言萃也虞其渙而有廟非喜其渙而有廟凡民亦皆知之矣烏乎此聖人所以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之常道也

郊特牲記曰王者取法于天取財於地是以尊天而親地也周官禮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兆五帝於四郊尊天故於郊右社稷而左宗廟親地故於雉門之外社者神地之道也祭地於社非北郊也然而曰郊祀天地何也郊祀天配以地也何以明其然也春秋曰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公羊傳曰三望者何祭大山河海天子祭五嶽四鎭四瀆謂之四望

郊天則祭之山川猶祭丸于地乎然而禮不言祭地何也王者父事天毋事地宗廟之祭鋪筵設同几祝曰以某妃配而已明神之同也合祭天地義猶是也樂舞牲幣之不同何也曰大司樂曰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記曰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典瑞曰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歲有常祀祀有常品載在書策可覆視也若圜鐘函鍾異其均文之以五聲也鼗鼓琴瑟異其器播之以八音也蒼璧黃琮牲幣異其色此因事而告故稱名曰禮覲禮所陳也何異之有月令曰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詩

序載芟曰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社以春秋方丘以日至異矣曰春秋之社時祭也禮逹乎諸侯日至之社大祭也非天子不舉焉祭社必合稷惟日至則不明尊也禮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圜丘郊兆也于南故曰南郊鄭氏謂南郊祭蒼帝配后稷圜丘祭北辰配帝嚳皆謂之禘不如王氏之說也方丘社也爲壇坎故曰澤中鄭氏謂祭崑崙又北郊祭神州天子之社一而已而祭法有王社有大社皆非所以尊一統也考之周官戴記祀天有五南郊一也祈穀二也大雩三也大饗四也祀于明堂五也祭地有三春祈一也秋報二也日至之祭三也圜丘明堂皆在南不祈于東雩于北饗于西分言之曰五帝專言之曰昊天上帝祭地于社曰社言其位也曰地言其主也

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皆曰日至祭天以祖配季秋享帝以父配季秋大享禮行于明堂二之何也曰吾見其二未見其一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不云大享我將之詩祀文王于明堂亦不見大享之文戴記言大享屢矣不云明堂也月令夏有居明堂之禮而大享帝在

季秋亦不見祀于明堂之文漢初諸老先生所傳未嘗并而爲一也兩事非一事不旣明白乎祭有義有類有方孟春祈穀禮于東郊貴其始也季秋享帝禮于西郊告其成也明堂在南取諸離而秋行事焉失其方矣夏雩在北冬郊在南何也曰原諸氣始而以日至行焉求其類也雩逆時雨求諸陰也郊則報天就陽位也記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由此言之后稷文王其分殊其尊一也明堂郊祀其禮殊所以致尊一也聖人竝舉二禮而特稱嚴父斯其義也且夫后稷于周爲祖文

王在武王稱父鯀爲禹父實曰夏郊則非祖矣成康以降不問迭配則非父矣昧嚴父之義執祭父之說是使王者子孫得以意崇其私親且上假郊鯀之誼而易先王功德之宗祀也愚以爲大饗非宗祀明堂不行於季秋斯不誣于祭也已

天子宗廟之祭有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五年一禘三年一祫夏禘則不禴秋祫則不嘗歲四祭諸侯之祭宗廟也其禮異其名同也祠禴烝嘗歲省一祭五年再殷祭亦如之凡三祭記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周

改礿爲祠改禘爲禴然猶因其禮仍其名其在成王時凡歲祭夏禴秋嘗冬烝王季以上合食于始祖后稷武王合食于大祖文王洛誥曰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此祫烝也雖禘大祖也武王祀文王爲王者大祖之廟傳之子孫武王以下皆合食焉此祫禘也魯以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下及羣公此祫禘也五年殷祭并及毀廟此大禘也春秋傳昭公十五年春禘于武公二十五年秋禘於襄公犆禘也非夏祭其曰禘何也用禘禮也祭莫重于禘嘗嘗有祫無特故特祭用禘蓋始以禮祀周公後僭于羣廟也祫禘犆禘時祭也大祫大禘殷祭也諸侯皆用之魯則僭天子禮樂焉爾春秋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三者皆曰合祭于大廟也故曰嘗祫烝祫是故犆祭于羣廟祫祭于大廟大祫未毀廟毀廟皆合食于大祖毀廟無尸諸侯殷禘亦如之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其合食猶祫也

定公八年冬從祀先公此禘於僖公也其曰先公何合祭也祀閔公及毀廟也于僖宮降尊以就卑也禮乎曰非禮也以媚于僖公也諸侯五廟僖宮宜毀久

矣昭公十五年春禘於武公經曰有事不曰大事二十五年秋禘於襄公特禘非大禘也且是禘也萬者二人意如雖不臣敢慢周公哉襄公公之禰也不庸于比蒲晉叔向譏之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不忌君先君無君也十一年夏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也此之謂也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未再期未可以吉也又不祫而特禘焉皆非禮也傳曰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祔已而主反于寢練而後遷廟禫而致其主于廟然後吉祭大祫也三年而禘于大廟五年而再殷祭當其禘祫之月而省一祭焉禮也

古者不遷之祖自措之廟立之主而素定矣周以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大祖文王廟在豐初立者也在洛邑周公尊之曰淸廟皆不可以在遷遞迭毀之列決然無疑者武王之廟祭法所謂宗也他書雖無可見然必不可以明堂位之文世室武世室名祖宗之廟決矣祖宗之廟天子皆歲獻文武不合祭于后稷之廟亦決矣其祭之序先后稷而文王繼之各致齊三日散齊七日則因之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故致齊不得相因也然而召誥曰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者非天子親祀也洛誥曰烝祭歲文王騂

牛一武王騂牛一則文王武王合祭可矣洛誥又曰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此周人祖宗之廟在洛邑者而不見后稷廟蓋尊以配天則極矣書記大事常曰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武成王來自商亦至于豐宗廟在是也社必在是也豐鎬相去二十五里則四郊明堂一而已矣四郊文王立之明堂蓋鎬京有之文王受命先郊而後伐棫樸之詩是也作邑于豐行郊祀審矣詩曰王公伊濯維豐之垣皆以王者之制作之也詩又曰鎬京辟雍魚藻曰有那其居可以知王居之嚴三雍之盛宅鎬京而後備矣靈臺辟雍文王有之惟辟雍鎬京更作之明堂則武王所立也文王不以天子之宮室自處三朝五門武王所立故曰武王成之也一豐一鎬相述作皆聖人所不得已焉

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攷載師任地公田自八十畝以上至百畝止則知鄉遂都鄙皆用助灋矣若以爲貢則遠郊以下毋乃已重乎曰國中什一使自賦何也曰鄉遂餘地也載師職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此皆不耕公田各以所有爲貢其民多宅于國中

故曰使自賦也曰溝洫胡不同也曰記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魯衞疆以周索晉則疆以戎索蓋因地勢而規畫之則天下皆可爲井田詩曰于疆于理至于南畮其明效也如子之意則將夷丘陵堙川谷隳斷天地之性以爲溝洫乎抑將度廣狹揣高卑順其故然以爲溝洫也子又惡能必十夫一溝百夫一洫而無犬牙之相入也經之所陳舉大數耳遂人發民治野故計以夫匠人度地攷工故計以里其實一也曰州里丘甸不同何也曰記曰凡居民量地以制

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土田有上下受田有多寡邑居有疏密戶口有登耗五家爲比以寄相保相受之令知民數也四井爲邑以量徑輪攷廣袤知地數也於是乎起軍旅作徒役斂貢賦則攷甸法以執其總復攷比灋以治其施舍焉小宰職曰聽政役以比居聽閭里以版圖小司徒職曰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此其義也鄭氏曰遂用貢都鄙用助遂令載師任地率以貢法增成其數而周禮爲病民之書豈不過哉

古者山澤之禁 掌諸虞衡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遠郊之內則有園囿藪牧之地聚百物以備用也天官則獸人䱷人鼈人掌取其地之禽獸地官則牛人牧人囿人場人掌蕃育禽獸若草木秋官則冥氏穴氏翨氏掌攻禽獸柞氏薙氏掌殺草木凡此皆在王郊不統于虞衡國用之餘弛以利民孟子曰澤梁無禁是也其在國中則夏官有服不氏掌畜羅氏射鳥氏掌內囿之禽獸而蕃擾之園之燕者也其在宗廟之中府庫苑囿若山川社稷之壇壝則秋官有庶氏掌攻毒蠱哲蔟氏掌覆夭鳥之巢翦氏掌除蠹物赤友氏掌除牆屋蟈氏掌去鼃黽壺涿氏掌除水蟲庭氏

掌射國中之夭鳥以除害也

帝典之制刑有四一曰刑以正其罪二曰罰以懲其失三曰宥以赦其過四曰流以權其義罪當者刑刑疑者罰罰疑者宥罪麗于刑而附于議者流虞夏以來未之有改也是故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法之常也然有疑而入于罰者矣有正于過者矣有附于議者矣則是殺人者未必死而傷人者未必刑也又況有殺人而義者乎如是則法將有所窮而通之以情此調人所由設也經禮曰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傷人而過以法則可宥以情則可成若夫殺人而過本非義也有子則義死其父有弟則義死其兄其宥者法爾平之則非情也是聖人之法至是而窮也原情以通其窮而辟之義生焉經曰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始殺之則過也繼辟之則又服義也如是而孝子弟弟之情申矣如是而萬民之難平矣如是而有弗辟焉是違命犯義以遂過也舍是弗執法殆矣如是而有反殺者焉是擅命逆情以長亂也舍是弗讎法弛矣乃若殺人而義法之所不罪也雖其父兄之讎不同國則已焉義之而又辟焉者聖人不忍傷民情也令之勿

讎讎之則死聖人不敢亂吾法也嗟夫殺人則死傷人則刑法之常也雖然天下大矣法不能以無漏也則義不可以勿讎也而勢又不能以遠報幸而天誘其衷卒然遇之士師不及問天子不及知待命則失賊專殺則違法有若此者書其事于上雖自殺之可也

周官說補卷三　　味經齋遺書四

莊氏學

天官

大宰

大宰若漢丞相

小宰

小宰若漢光祿勳

宮正上士二人

宮正宮伯佐小宰治宮中之令上士二人職在王宮常日得休沐相代下二職同

膳夫

庖人以下四官屬膳夫膳人亦宜以文屬焉

庖人中士四人

共王之膳羞及祭祀之好羞賓客之禽獻四人分職則事治

甸師下士二人

一在王藉一在膳府徒三百人不獨耕耨王藉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故也獸人以下四官屬甸師

醫師上士二人

一御于王一治其事相代食醫以下四官屬醫師

酒正中士四人

如庖人解酒人屬酒正漿人以下七官皆以文屬焉

宮人中士四人

兩兩相代故四人掌舍以下三官屬宮人

掌舍下士四人

從王者亦相代司士敘之

掌次

自膳夫至掌次如漢少府屬矣然大府司會皆得稽攷之也

大府下大夫二人

一受賄一受貨玉府以下三官屬大府玉府即少府長矣

玉府上士二人

如宮正解

司會

司書以下四官屬司會司裘掌皮以文屬焉耳

內宰

解如宮正宮伯內小臣以下十八官皆屬內宰其士人奄人正屬也婦官則以文屬焉耳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鄭註正內路寢案燕寢也路寢掌于大僕若以爲寺人在此則燕寢反無寺人矣

女史

劉中義曰女史非有道藝而知禮者不可以爲之鄭氏以爲女奴曉書者非也葢擇嬪御之賢者爲之與案必非嬪御爲之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大宰

詔若今之題奏矣

以九賦斂財賄

註元謂賦口率出泉也案九賦非口率出泉之謂即九職所出之賦也邦中之賦一同之田賦四郊之賦三同邦甸十二同家稍二十同邦縣二十八同邦都三十六同

七曰芻秣之式

前谿陳氏集說曰既有芻秣之式則委人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亦有灋式九式雖不及之而實不外于九式矣葢周以井田制軍賦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人人自備官府不與知焉案十萬之師饋餉者七十萬家

三曰器貢
器貢謂如魯壺之屬昭十五年左傳樽以魯壺所
謂薦彝器于王者是也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
傳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
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此所以相維相
繫而生養遂爭奪息倫理明也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
合于法則行不合于法則止
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國人皆曰不可而見不可焉則廢之
掌建邦之宮刑 小宰
宮刑卽大司寇官刑
以聽王命
不曰聽冢宰之命
凡𢿱征入于玉府 𢿱人
註鄭司農云𢿱征漁者之租稅案獸人𢿱人鼈人
此三官者掌王郊百里之內田漁之地共用之餘
任民取之此之謂澤梁無禁漁有征者卽𢿱人所
以共上用非漁者之租稅也

掌取互物 鼈人
註互物謂有甲㒼胡龜鼈之屬㒼博雅當也本應
作巿說文相當也不應从廿从㒳
以役世婦 酒人
爲不文諸內官之綱
加籩之實蔆芡㮚脯
四籩之共惟㮚與饋食複
加豆之實 深蒲醓醢 筍菹魚醢
四豆之實醓醢魚醢複
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玉府

好賜兼外內言之也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內府
註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或有所善亦賜予之
案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賓之卽冢宰之好賜予也
四方賓客無所私交焉
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 外府
此卽今採買是也
掌王后之命 內小臣
註或言王后或言后通耳案繫于王則莫非王之
事雖有命必稟于王无攸遂之義也註不知此義

邪
及女宮之戒令　寺人
註女宮刑女之在宮中者案此說恐非王明齋辨
論女宮之處似優
掌內外之通令　內豎
註內后六宮外卿大夫也案此據王之北宮內外
不得闕卿大夫
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世婦
必貴戚之卿大夫也
喪縫棺飾焉

註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
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
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
披六此諸侯禮也載匶之車以竹爲蓋垂三面簷
謂之三池簷上畫雉翟謂之振容又畫火黼黻於
蒙蓋之上別爲素錦幄以覆棺覆訖乃加蓋以畫
龍之帷帷之左右各綴三纁組繫連帷蓋之中央
置五采絹絹上飾貝其簷與帷相次之處倘有空
缺懸銅魚於中謂之魚躍拂池六翣又所以掩映
帷蓋也六戴六披又所以維持帷蓋也與今之喪
車棺罩亦約畧相似
夏采掌大喪
掌下當有闕文染人掌染絲帛夏采掌染羽爲揄
狄闕狄二官皆無工當在冬官鍾氏職此特出入
之法耳
地官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三公六卿皆兼職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奉使及治事

牧人下士六人
牧六牲分職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
有共牲有任器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
分左右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
王明齋謂奚五人本管領刑女爲舂抌之事者也
然則饎以奉宗廟令奚自爲之故四十人邪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

註鄭司農云饎人主炊官也特牲饋食禮曰主婦視饎爨案以此禮觀之則不用女奴審矣

乃頒比灋於六鄉之大夫 至 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小司徒

鄉則彌詳邦國則要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 至 以令貢賦

此治人之法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 至 惟田與追胥竭作

此以地治人之法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至 凡稅斂之事

此治地之法比閭族黨以五起數者寄相保相受之令所以稽民數也丘甸縣都以四起數者所以攷廣袤量徑輪以知地數也溝洫澮川所以稽溝澮徑涂之多寡因以作民而治之也 註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案天下之地衍沃隰皐爲多舉井牧以槩之耳若謂通率二而當一則上七則又何以爲善邪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小司徒之於六鄉四郊若小宰之於王宮也皆身親履行之矣重本故也前日車輦此曰兵器互相備註四郊之吏吏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按四郊六遂之吏也

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 鄉師

又申舉馬牛二者

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

以鄉師統野如身使臂民知其上之惠也

比共吉凶二服 至 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共如字

正月之吉受教灋於司徒 鄉大夫

教灋一曰比居二曰任職三曰立教四曰制刑五曰秩敘六曰簡稽七曰井牧以稽人民授田里教稼穡使居則相保作則相助以興其賢能而禁其奇衺于是乎教成焉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 至 皆征之

此謂力征也軍賦無過家一人不皆征也古征有三無口率出泉鄭君非也

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

衆寡鄉之士及其民

馬端臨曰古之稱賢能者皆不求聞達之士而後世之千萬舉者皆巧於奔競之人故古有不舉之罪後嚴謬舉之罰法之相反如此嗟乎天下有道士之賢者能者胡爲而不求聞達也不求聞達非得已也居亂世事闇君此白駒所以流連攷槃所以不顧也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

大司徒致民于王門其在鄉者則守其閭亦互相足

以歲時涖校比 黨正

註鄭司農云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案并比其道德行藝與凡賢者能者

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族師

疏引鄭志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尚寬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答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勑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案鄭君言非至理也從而爲之辭耳夫罪有不相及者其惡在身雖父子兄弟不能化之使正也如石碏之於石厚棄疾李璀之於子南慎光是也有相及者其惡非一人所能獨爲非鄰里佐助相與比周則立敗矣故令相及以孤惡人之黨類也如經所謂造言亂民之等是也

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閭胥

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即此觵撻罰之事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即樂語教國子之法格則承之庸之即教進而升之司馬之法否則威之即移郊移遂以至屏之遠方之法三代之政大體自唐

虞已然

有罪讀奇衺則相及 比長

奇衺謂造言亂民之類也匿不以告故相及耳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而況於其比乎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

於易象爲革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

六牲總在牧人分於五官與庖人異職不相關也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牛之用多而且大皆養之此官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
有牛人共此則羊人豕人從可知此賓客之費之
大者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地事農事也地職九職也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 至 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此註當詳攷 元謂以下 又註官田庶人在官者
其家所受田也案此可以知胥徒給祿役之非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

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
而五
此制公田與其廬舍也凡公田無過十畝而廬舍
則有等焉在園廛則家征二分畝之一合兩家則
二十而一也二十公田數也一畝則廬舍之征也
農人出粟又曰屋粟旅師所斂之一也近郊家征
一畝遠郊一畝又二分畝之一甸稍縣都無過二
畝唯漆林則征二畝有半謂盡征之也其在邑之
宅亦如是等以征之焉夫一井則公田百畝家授
十畝則八十畝耳其餘二十畝家受二畝有半以

爲廬舍不盡征也園廛征五之一焉近郊征五之
二焉遠郊征五之三焉自甸以下征五之四焉惟
漆林則盡征之此之謂九一之法文王所以治岐
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 至 出夫家之征
謂授以職而不爲也註說謬王明齋論甚精
以時徵其賦
賦常賦也閭師旅師受灋於載師載師以時督之
也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 至 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閭師
大府九功此其註也
凡無職者出夫布
無職無常職之閒民夫布一人之力征也 凡役家一人歲三日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
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
夫六鄉之吏其所掌者既詳且備矣縣師之設奚
爲也曰此所掌者奇零之地也邦國之間有閒田
焉有不以封者焉所謂販尹是也都鄙稍甸郊里
皆有長吏而地不盡此也其規方之餘必有奇零

之數故以縣師掌其地域稽其人民也然縣師所職不出遠郊其外則稍人治之周公作經於此備陳之耳

凡造都邑量其辨辨其物而制其域

既造都邑則不屬縣師矣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

委人不言施惠統於此也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均人

財賦田賦也兵賦則有之地職即九職地職內已

有虞衡地守二字宜屬不均二字之下

以三德教國子　師氏

大子庶子羣后之大子大夫元士之適子若庶子入小學保氏教之六藝入大學大司樂教之詩書禮樂既成出學入宿衛於王宮大子皆居東宮以羣后之適子庶子爲官屬諸子掌之司馬弗正師氏保氏教之以國中失之事以儲官才也三德及六藝六容帥初禮也其宿衛王宮者居八次八舍宮伯掌之有事則諸子作羣子從王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

左氏隱莊五年傳則君不舉焉莊二十三年傳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皆謂會同巡守田獵之事

杜子春云當爲與非也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其外列則司馬帥六師守之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　至　以行赦宥

此專職國中之民而糾戒之鄉遂之治則鄉遂之吏掌之此特攷之而已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

此未麗於瀍者若禁暴氏禁殺戮所掌則已麗於瀍者也

凡民之有衺惡者　至　三罰而歸於圜土

此即所謂象刑惟明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施惠於萬民閭師旅師遺人委人掌其出入之政令此特以王命詔有司耳有司不用命則詔大司徒大司徒以詔於冢宰以官刑誅之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　調人

若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乃故也禁殺戮以告而誅之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

殺人過而殺人旣辟之而又反殺者當如栟子厚之說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

註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爲得其宜案辱未可以殺人也若齊人殲于遂遂人不坐是已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媒氏

或曰入子再嫁而攜其子入夫家者案左傳東郭姜以孤入喪服有從爲之服之文則入子古有之矣書之使不亂族也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註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案無居室從人之端古亦謂之鰥寡伊川餓死失節之說取以况士大夫非眞爲匹夫匹婦言也凡民當以此經爲斷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其附於刑者歸之於士

疏按詩召伯聽男女之訟於甘棠之下此周公未制禮時也案其附於刑者歸之於士則不復在勝國之社矣且循行南國所到卽平遣之豈必待至勝國之社邪疏說迂矣

市之羣吏 至 而聽小治小訟 司市

肆長平肆質人賈師展成奠賈司市聽大治大訟質人佐之胥師聽小治小訟賈師佐之

凡賣儥者質劑焉 質人

猶今之牙行立合同文書

凡治質劑者 至 期外不聽

攘訟卻獄亦當以期內言之其長弗逮亦卽于期內告于上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

絘布閒民之力征也絘助也助商賈行貨者也總布賈之賦也居貨者所入故肆長斂之質布今出串錢也罰布犯令者之布也廛布商之在諸侯者無國征而居市廛故有賦也若有征者則不廛凡市之征商也賈也工也閒民也常賦也荒札則無征質布罰布無常賦雖荒札猶征之凡商之受田於司徒者有征若受田於邦國者有廛商之征上於關其廛則上於市孟子所謂廛而不征是也若

凶札則并免之以來商旅以裕百貨也所謂法而不廛也　註鄭司農云絘布列肆之稅布杜子春云總當為儳謂無肆立持之稅也何氏[illegible]曰絘布胥師所取在次之泉也總布肆長總斂在肆之泉也質布質人所稅質劑者之泉也罰布司市所舉犯市令者之泉也廛人本斂廛布而兼斂諸布者欲使知取其物之稅不得取其地之稅也五布皆入於泉府將以斂市之滯貨也案如司農之說即今門攤稅也如杜君之說今北方市集陳貨於衢立而為市亦收其稅即落地稅也周公制禮未必如此苛碎當以何氏之說為是然以罰布為司市罰犯令者之泉按憲罰徇罰撲罰三等無罰泉之說帷帟蓋幕又為夫人世子之罰亦不得為泉恐此中猶有解說也

察其詐偽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　胥師

若今行家亦有罰規

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　肆長

天官典絲典枲授事則以絲枲辨之受獻功則凡良功入典絲凡楛功入典枲亦名相近則相遠實相近則相爾之法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泉府

王昭明曰息保息之息使民為國服役以償所貸是民得以其力濟其急生息之也案此與潛溪之說同

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納於外府

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　司門

不物犯禁謂竊賄及盜器也鄭謂商所不資為犯禁計商資之外貨物尚多豈得盡舉而沒之邪蓋犯禁即上不物舉之舉以證明之即上正其貨賄也三句當作一串講

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養老及孤本有常用遺人所職此特其餘耳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　司關

亦謂竊賄盜器也舉謂獲得而舉以證明之以行其罰或泉或撲也若云沒其財而又撻其人後世亦不至此況周公之法邪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

亦謂廛也此孟子所謂法而不廛也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掌節

此卽如今之印

以土地之圖經田野 至 皆有地域溝樹之 遂人

治民居之法

使各掌其政令刑禁

使遂師以下也

上地夫一廛 至 餘夫亦如之

註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疏奇受謂餘夫別有田有廛也對六鄉不言餘夫之廛萊餘夫亦如之者據餘夫應受之地而亦配以萊也若云別有田有廛則與正農無異何爲餘夫奇如奇耦之奇猶獨也

凡治野夫間有遂 至 以達於畿

此治民田之法

凡事致野役

事軍旅田役之事

令爲邑者

當句而絶之不起下文也

若將用野民 至 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縣正

王明齋曰縣正猶鄉之州長唯作民而師田行役掌其政令與其賞罰此一事語意皆同至於州長有正月之吉春秋社祭之讀灋攷行有春秋州序之禮射而此乃鈌如則遂大夫之興甿將安所稽乎是縣正亦當有序矣案此葢互文無可疑者

而用之 旅師

註而讀爲若案當屬上文爲句讀如字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六鄉之工賈之賦則司市征之遠郊以外遂師以入于玉府以司市不能盡掌其征而市官亦不能徧設也至商之賦則由門者司門征之由關者司關征之征於門者不征於關征於門關者不征於市皆有節以行之若邦國之商則市有廛而關無征也

凡糞種 至 輕爂用火

謂以其骨若毛和草以化之窨之以待其朽腐乃以糞土和而𤈦之揚其灰以作田糞猶今用麻餅豆餅矣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

若今桃伏秋汛守防河隄矣

若以時取之 至 巡其禁令 卝人

邦布不歲作金玉不歲取

祭祀共蜃器之蜃

註飾祭器之屬也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案飾祭器蓋卽蜃螺墳滲之器若云以蜃灰飾之令白何以異於白盛之蜃邪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

國語場協入凡粟米薪芻諸畜聚之物必有場以入之事在秋冬其無事則爲圃焉其樹之果者則林池以衛委積防兵與火也

舍人掌平宫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

舍人有米有粟平宫中之政王宫也北宫也外內朝冗食也司祿則給百官百執事之分須稍食也

其稟廥各不同

倉人掌粟入之藏

倉藏粟不藏米

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

卽食不能人二鬴殺邦用也

以年之上下出斂灋司祿

上年不加於十一　凶荒則遞減也

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以公田之稼供之而不稅畝

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春人

祭祀賓客之米既共於舍人矣春人復掌之者蓋米中有穖有鑿必由春人故分記之也

掌凡米事

舍人掌米粟之數倉人主粟春人主米饎人熟而薦之於上槀人舉而頒之於下稟人則通計內外穀粟米之有餘不足而損益之也

春官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大宗伯

圜丘曰昊天上帝祈穀大雩明堂大饗曰上帝歲有五祭故亦曰五帝五帝皆祀天也大宰言五帝大宗伯言昊天上帝可知其互相備矣有時位之別詳見卷一而無青赤白黑之名迎氣非祀帝也王肅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日或云用冬至月記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則是本用至日後以卜郊故用辛二說一也天地合祭非附會也北郊非典禮也後世不重社又或於變置社稷之說疑社祭不足以當地祇則不窮經之故也漢郊

祀志已有南北郊復有孟春合祭則非禮也
五祀
門戶中霤井竈卽五行之屬非有他物也
以肆獻祼享先王 至 以烝冬享先王
註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
案三年喪畢禫祭後也祫大祫也禘俟再期非明
年也各當其祫之月不必春也禘於大廟非羣廟
也羣廟之禘衆殷制時祭名也時禘天子祫諸侯
一犆一祫故有禘於羣廟之文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非時而用祭曰旅書召誥用牲于郊卽其禮也大
故謂非常不必凶災也
辨廟祧之昭穆 小宗伯
國語曰工史書世宗祧書昭穆父子相繼則世異
而昭穆異兄弟相及則世同而昭穆異也辨辨此
也其兄弟相及或以叔父而繼兄弟之子者則一
以父子之禮行之而昭穆不得不易矣
大祭祀展犧牲繫於牢頒於職人 肆師
註職讀爲樴樴可以繫牲者此職人謂充人及監
門人案大祭祀之牲不授監門也職人五官之人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典瑞
祀天圜丘也旅上帝祈穀也大雩也大饗也明堂
也皆以旅著之嫌用玉有異故兩言之也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三社也四望五嶽四鎭四瀆也
宮室 典命
宮室皆掌於司里以班遷次
王之吉服 至 祭羣小祀則玄冕 司服
註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冕服九
章案天子十二章上公九章當以虞書爲據鄭氏

以三辰畫於旌旗遂謂冕服止有九章於經傳無
據不可從 陳氏集說毳冕五章說文獸細毛也
宗彝有虎蜼之飾而毳又有宗彝之章書謂之宗
彝周禮謂之毳詩毳衣如菼毳衣如璊劉熙釋名
以毳爲藻而鄭司農以毳爲罽衣與宗彝之制不
合不足信也案毳細毛獸以細毛織縷而爲衣信
乎其爲罽衣矣何疑邪若詩之毳衣如菼如璊言
其色耳卽訓爲藻亦無不可
師六宮之人共齍盛 世婦
每宮卿以下之人

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

經云世婦掌之則內宰且不專達於外官也內小臣寺人內豎又何得達於外官乎其所謂內者王之北宮所謂外者王之燕寢也掌外內之通令此之謂乎爾鄭以外爲卿大夫非經意也

凡有功者居前 冢人

註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案亦眂諸侯耳諸侯而又有功亦在諸侯之前未有處中央者先王之塟居中故也

甫窆遂爲之尸

註鄭司農云始窆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爲之尸案至今士大夫行此祭后土之禮

及窆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

不過侈大曰度冢人以之共窆器者在司空之屬

凡祭墓爲尸

程伊川曰嘉樂不野合野合則用秕稗也故古者生不野合死不墓祭案古者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祭必於宗室祭之重也如此今亦不可爲祭奠之云爾雖曰今不墓祭亦可王志長曰按鄭註並無祭祖攷之說後儒有爲此論者不知冢人非同姓豈有祭祖攷而以之爲尸者哉事畢而祭其地祭地而冢人爲尸又何疑焉此謂祭墓非祭祖攷之說甚合經意但今人之掃墓 國家之上陵皆古人展墓之禮不可以爲祭也漢之園廟亦古人所有天文有虛梁星亦未可廢也

凡諸侯及諸臣塟于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

皆同姓也功臣陪塟非古禮以其言族塟知之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

此宜在郊關之內以授鄉人者六遂以往墓大夫授之遂而地有司掌之若地官媒氏亦祇掌國中

闕

職喪掌諸侯之喪至序其事

厚生正德一官而兼盡之聖人之設官不亦善乎

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否則不及私家之事而私家之人又不可以趣公有司則名存而實亡矣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此之謂樂正司業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敎焉

此之謂三老在學又曰父師司成明道先生劉子
與禮合
以樂舞教國子 至 大武
鄭樵曰凡六舞六笙當時皆無辭故簡籍不傳惟
師工以譜奏相授耳古之樂惟歌詩有辭笙舞則
皆無辭案發言爲詩不聞無言之詩也舞若無辭
則大武所咏歎者何　王應麟曰書言舞干羽先
于後羽樂記言于戚羽旄謂之樂先于戚後羽旄
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先大武而後大夏詩簡衣
先萬舞而後籥翟然則古人之舞皆先武而後文

蓋曰平難常先守成常後案武舞宜在先文舞宜
在後
凡樂圜鍾爲宮 至 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凡樂祀天神人鬼地示之樂也圜鍾爲宮則仲呂
爲商林鍾爲角無射爲徵黃鍾爲羽黃鍾爲角則
夷則爲宮大蔟爲徵則林鍾爲宮姑洗爲羽亦如
之三口同用旋宮法推之如黃鍾之宮黃鍾爲宮
則以黃鍾起調畢曲爲宮調曲也南呂之宮大呂
爲角以大呂起調畢曲爲角調曲也林鍾之宮大
蔟爲徵以大蔟起調畢曲爲徵調曲也大蔟之宮

應鍾爲羽以應鍾起調畢曲爲羽調曲也宗廟以
韶不以武廣所用之樂也
以教國子小舞 樂師
大舞則合衆人小舞自可一人爲之不盡同也如
舞勺舞象小舞也六代之舞乃大舞也未可混舉
籥章　龡豳詩　龡豳雅　龡豳頌
雅爲燕享之樂頌爲祭祀之樂聲不容混孔子正
樂正其聲也王志長乃定以生民諸篇思文諸篇
則正詩非正樂矣豳詩八章安在無風雅頌邪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

蓋宿之而不熄者與故以官掌之
凡卜以明火爇燋
兼取之明火則陰陽具備矣
一曰巫更 至 九曰巫環 筮人
巫如字讀
隋釁逆牲逆尸 大祝
先言隋釁逆牲後乃逆尸則尸不在祼先入矣
設熬置銘 小祝
註杜子春云熬謂重也案熬即今始死之祭以鬻
財之及壄并埋之於墓重則始死之神位古以木

爲之今以紙爲之及壅立木主大遣後夾於墓火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
之所登　大史
六官二字衍文六官既登之又以登諸大史氏註
云藏灋於約劑之書則約劑者今之律也
正歲年以序事
大史兼掌律歷
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禮書所載委曲繁重古人竹簡翻閱非易疑某事
即取某事之禮與同官校讀之若今之儀制也

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內史
正歲年以序事之灋也納訪以若時爲至要
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　巾車
錫樊纓皆馬飾駕何等車則駕車之馬當何飾
金路鉤樊纓九就
鉤今名兜腮
鷩總
總今名鑾首
王之喪車五乘　至　小服皆疏
天子遭喪其車服之儆惡與大夫士等至遜遠而
增飾終殊於大夫士也
毀折入齎於職幣
歲時更續一條宜入此下總言歲終合計多寡完
好之數上則陳車待用下則旁及喪祭之執事也
典路
典路但主駕車不供别職
車僕
車僕但掌兵車之副車及爲大射之乏
大射共三乏
文反正爲乏射布曰正故矢所不及爲乏

及國之大閱　至　斿車載旌　司常
此未合軍而陳也各帥其民而致之司馬耳

莊氏學

夏官

凡制軍至徒百人大司馬

王明齋曰六鄉七萬五千家六軍七萬五千人說是矣而猶未全也夫使王所以守國者止此六軍苟事變紛仍將何以為備邪盍鄉遂二百里之地為田六十四同當有一百六十萬餘家以邦甸出車之法計之當為五十餘軍矣苟謂一家出一人而有十二軍之衆則二百里內豈止十五萬家已

乎故以鄉而言約二十五軍遂亦如之案此可與小司徒遂人註參觀

司爟

火軍旅之大用以守則烽燧以攻則焚燎官職雖不言而微意遠矣周公之仁也

掌固

在國則有一國之固在軍則有一軍之固

司險

在國則依險以設守軍止則蔽焉敵不得窺軍行則達焉敵不得襲

掌疆

王畿四周非一官所能獨掌有守地吏士焉此官主修正之

候人

斥候軍之耳目羽翼也行師之際則此官之人不足用必有甲士徒卒成一軍焉而此官實主調度之也

環人

此掌一軍之遊鋒及五閒之人凡軍中人之能其事屬焉官主其往反功過暇時則豫擇其人以待

用

挈壺氏

此官主軍旅之宿事所謂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可見其一隅

射鳥氏

亦軍備也火攻兵謀遄遄託焉官主察之

羅氏

亦軍備也今有網城於天星畢為罕車為邊兵

司戈盾

註戈今之句孑戟按孑小枝也句向內鉤也

師帥執提　大司馬

註鄭司農云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案古人車戰無騎兵騶馬夾轅去隊十二三尺安得有提持之鼓立馬髦上而鼓之司農所云相亦漢制於此經終欠剖晰也

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

熊虎爲旗此統大衆之旗也將六遂之兵則用之其屬將有孤卿則建旜大夫則建物言師都鄉遂者互見以相足也

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

井田車戰相爲表裏未有廢井田而能行車戰者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

舉其屬以爲植而受其要若今之管工官也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

賞地不出六鄉則無取於申呂以爲賞田者矣且必無僭賞矣

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　至　輕重眂功

凡羣臣有功者司勳等其功以詔司馬司馬以詔冢宰及王而定其賞內史書策以賜以方授有司唯軍賞不踰月其他則因祭而後傳命既受命載師授地及民致於司勳司勳掌其征入縣師作其賦以待國事凡諸侯之賞地取於閒田以給之司勳藏其貳凡王及冢宰賜予無常必眂其功司勳攷焉

凡受馬於有司者　至　其外否　馬質

更換也旬日內死馬內傷有疾非役使飼秣之過照所書之齒毛換給之過旬日死入馬耳以驗眞僞半入所書之賈而仍照齒毛換給之過二十日則養之不謹或役過其任與馬質無與矣

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量人

王明齋曰八陣之法中軍倍於四正四正倍於四隅游軍別存三之一營中大道縱橫各二所謂涂也其地分爲九所謂州也前有朝後有市左祖右社畧如國中之制安營皆然案據此安營與井法同

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　環人

環四方之故偵探敵國也搏諜賊捕獲敵國偵探也

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　射人

三公孤卿大夫則射人戒之矣士有不能射則辭

以疾公卿大夫諸侯無不能射者不能則不得爲公卿大夫諸侯也古之重射如此故以射人掌國之公孤卿大夫之位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　司士

大夫以上射人掌之

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其指貢士之諸侯言王明齋曰記所謂進爵絀地也但記事以習射言似於太拘案疾以明之唐虞之常法也何太拘之有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

羣右謂戎車從車倅車之右也王出則凡有爵者乘王之貳車軍旅則乘倅車倅車戎車之萃廣車闕車苹車輕車之萃車僕所掌也從車王出入皆有之不必軍旅有事則倅車亦從車無事則從車非倅車凡此三車馭夫掌其馭典路職其車射人作其乘司右屬其右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此則後世期門羽林之屬而古語戒之以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者也

弁師掌王之五冕　至　玉笄朱紘

工明齋謂冕旒皆十二玉有前無後但天子一百四十四玉獨垂於前其後無與相稱項頸皆爲牽掣服此者不亦難乎況有前無後亦不成體製更宜細攷也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　至　而掌其禁令

禮運記曰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案加旒曰冕去旒曰弁則弁亦延也兩手相合上何以置延下柢亦何以置象骨據此可見大全弁圖之誤

司兵掌五兵　至　以待軍事

註等謂功沽上下鄭司農云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案沽同楛下明有軍事建車之五兵則此五兵非專指五建矣

槀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

註齎其工者給市財用之直案加註嘗受之外府矣此財乃矢鏃耳古人尤慎金錫之用故特言職金也

乘其事試其弓弩

司空之屬既有工師監工攷之矣又以槀人覆攷之重弓矢也

詔贊王鼓 戎右

註既告王當鼓之節又助擊之疏謂助擊其餘面

案戎右助鼓無所攷蓋鼓鼓軍事亦無餘面可擊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田僕

註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人扣而舉之抑之皆止

奔也馳放不扣王臨川曰提節之晉進之馳亟進

之尊者安舒卑者戚速案諸侯大夫一放一扣殊

非體制當從臨川作進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

貳車四路之副其在戎車則曰倅從車公車卿大

夫從王乘公車即巾車職中服車也春官車僕

掌兵車之萃註以從車爲戎路田路之副知其非

矣

校有左右 校人

左右是左校右校非一校分爲左右也

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

良馬匹一人駑馬二匹一人良馬四圉有師駑馬

六麗有師四圉四匹也六麗十二匹也與三良馬

之數亦合

簡其六節 趣馬

註節猶量也差擇王馬以爲六等疏即上種戎齊

道田駑六種是也王明齋曰六節謂行止進退馳

驟之節疏以爲種戎齊道田駑此乃六物豈得爲

六節且此專指贊正良馬安得以駑馬雜之案王

說爲是

辨四時之居治

註居牧庌所處案庌蓋今之涼棚亦在廐中不在

牧地冬則納馬於閑夏則繫馬於庌也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

此爲騎乘之乘謂使人壓試以知其疾之所在而

或用藥或用鍼烙或用祈禳不然單馬豈可引車

耶

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 廋人

特牡馬也性雄毅常時倍加拘縶至春而佚之用

以息馬至秋而攻特則又縶而乘治調習之也

正校人員選

養馬之人且正其選况養民者乎

春除蓐 圉師 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

馬性畏炎雖冬月不需蓐草除蓐者恐是除去牧

地之宿草以生新草也其所除之草即爲椹質茨

牆之用椹質盤草代侯也其法今尚行
乃辨九服之邦國 王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職方
氏
其外方五百里以周方之法計算與禹貢亦合鄭
漁仲曰禹貢五服職方九服雖若不同詳攷制度
無不相合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九服
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周之王畿卽禹之
甸服各方千里禹貢甸服五百里據一面數之周
畿千里不在九服之內王畿之外定制爲九服各
五百里以兩面相方數之宋鄭漁仲此言最詳悉

然則禹貢五百里自國都至交界處止也職方五
百里自北界至南界兩界相接處止也實皆萬里
也

秋官

朝士

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以秋官之威儀可畏可象
故耳漢執金吾司隸之官皆放秋官之屬爲之

野廬氏

官得其職則盜賊姦宄無所容矣保於逆旅以俟
敗邑之南部者無有也以葱靈逃者無有也

蜡氏

官得其職則寃獄尠矣

雍氏

官得其職則農狎其野賓入如歸而奸人猛獸不
得施其毒螫矣

萍氏

官得其職則水之決塞以道船人舟子之奸不行
民多死之禍去大亂喪德輕生敗倫之罪省矣

司寤氏

寤不寐也此官主常覺寐則失職矣疏說誤姦盜

之罪多則職不修故也

司烜氏

火禁不厭詳密是以六官皆有職焉

修閭氏

官得其職則守閭互者皆勤力良善之人而樂執
勞苦之役矣由比之者均而賞罰當也
今之刑名家所最重者人命盜案也其次則姦情
鬭毆也其次則賭博飲酒也右數官之職修則爲
惡事不便果爲之則罪人無所竄伏豈非良法美
意哉

薙氏

註月令曰燒薙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衆即火耕之法

伊耆氏

自冥氏至此各職所以肅淸朝廷國中道路其幽僻不能一一手也

大行人

職方氏屬司馬而天下無專征之國大行人屬司寇而天下無專殺之矣

環人

夏官環人主偵探此環人主護衛

掌貨賄

官有史無府亦緣其幣書耳薦陳而輸受者惟宰及大府內府玉府也

以明刑恥之 大司寇

方施象刑惟明故謂之明刑

以兩造禁民訟 至 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

聽之愼也亦如此乎司寇在上以爲此不過聽之也百姓已有不得其所內於溝中者矣矧其刑殺之既成乎先王之世聽亦害於民乎曰司徒敎官也聽不可以有害司寇刑官也聽不可以無害皋陶爲大理則官府可設烏羅焉莫爲訟者况獄乎獄之愼於訟必待三日以此也夫兩劑今之原訴狀詞也

大祭祀奉犬牲

名正言順則無犬禍矣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 小司寇

五刑野刑以下五者也

及大比登民數 至 以制國用

民無不足無不贍者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否則罔民之政爾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言之重詞之複聖人之情見矣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

不中不登焉雖聖人未必無失舉以敎國子使永爲戒焉師氏掌之

不用灋者國有常刑

此讀書所以必用灋也情不允則輸之情允則成之灋可刑情不可刑不附也情可刑法不可刑不

成也

掌士之八成 士師

即今之現行例也乃決獄之成案所謂在九刑不忘者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

刑官爲尸以示戒也

獄訟成士師受中 鄉士

前代以大理覆平允不允者駁正之即士師受中之法也

以時修其縣灋 方士

都家之未賜封者王亦設公士大夫治之謂之縣縣空而置之以待有功者其縣亦不屬縣士仍屬方士也

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 訝士

自大夫以上必告於天子士以下諸侯斷焉春秋書殺其大夫不書殺其士也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非常所有

朝士

朝士於小司寇若宮正宮伯於小宰亦若司士諸子之於宰夫又若內史之於冢宰

凡士之治有期日 至期外不聽

王平仲曰期外不聽者謂鄉士遂士等不能決及奬而民不服赴愬於士者故以遠近爲期限非鄉遂士等所上之獄成也案此解期外不聽甚當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

後鄭訓同爲聚詩獸之所同亦訓爲聚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辠

註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王明齋曰盜賊賊犯既明在軍若伍兩之長

在鄉邑若比閭之長在家若至親知而殺之又如昏莫爲盜而所在殺之皆不科罪使盜無所容也

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 職金

記曰金次之見情也大饗饗賓皆有之即此金版與凡庭實有二一爲賓獻之幣於聘享陳之一爲主國之幣於饗禮陳之傳言鄭享楚子庭實旅百是也

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此則今之金錢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

盜賊贓應給主先鄭謂沒入縣官者豈漢法如是邪

凡四者至以待弊罪 掌四

梏拲而桎大史公所謂關三木也

蠻隸至如蠻隸之事

征伐所得之人不逃死不棄命猶然忠義也諸蠻各職兼衛王宮俾知中華禮法亦無不可但役之應有期或三年或五年而歸之否則生長盤踞終爲害耳

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禁殺戮

以見血爲重不告則尤不可攘刦也知有罪獄成不赦多方刦制使受冤之人不得控理猶今豪強專霸一方也蓋此經皆理未在官司者若云官文書追攝而不受則既在官矣遏訟猶今訟師之受賄私和與

邪若屋誅則爲明竁焉 司烜氏

王明齋曰凡行刑必於朝市以警衆唯宮刑以下不可以風故於屋中誅之卽勝國之社之屋也然幽暗行刑者無以見故爲之明竁竁穿穴也謂穿屋以雷光若今名毛然案專主宮刑講有至理但司烜掌火或束炬然火謂之明竁未必穿屋雷光也

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 條狼氏

疏僕大僕與王同車故大僕職云軍旅贊王鼓右勇力之士在車右馭與王馭車者案每車三人然則唯天子之車多一大僕爲四人與車廣六尺六寸祇容三人其隊四尺四寸置中軍之鼓暨矢箙弓韣丁寧淳于鉦鐃已無隙地又彼註云贊王鼓謂助擊其餘面路鼓四面餘面在兩旁一當右一當馭大僕如何助擊後云王射則贊弓矢註云謂

授之弓矢弓矢言授鼓椎獨不可言授邪與王同車者謂天子之車惟大僕可乘卽指王出入自左御而前驅也非謂軍行之時四人同乘也

禁逕逾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 修閭氏

野廬氏主野修閭氏主國中

冥氏掌設弧張

設卽張也張字自宜與弧相對不宜作虛字解古人張罝得雉門可張羅大抵指網罟之類爲是

庶氏掌除毒蠱至凡歐蠱則令之比之

與翦氏同職蟲皿爲蠱穀之飛亦爲蠱此詔倉廩之蠱故云凡敺蠱也

翦氏掌除蠹物至凡庶蠱之事

此主治府庫及藏典籍之所之蠹卽蟲皿之蠱也

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大行人

吉禮則射人詔相之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此王制與齊晉之伯所令不同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每國有籍待之不失其古常則遠人服而不貳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

小行人葢通於行夫乃足充使

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於朝司儀

猶今之答拜而辭不敢當旣辭卽造門謝步也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早晚失時咎在主賓不在行人矣行人之儀應以東西正鄉爲解

掌貨賄闕

其所賚貨賄之可入市及國市之貨賄可通者此宜皆掌其書與計也則可無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人之患而不物之貨賄亦無自關出矣古者聘弓鏃矢不出竟易而諸侯之邦交則聘問之外有包苴之禮行焉講信修睦必賴於此又何禁焉鄭曰諸侯若非朝聘之期以貨賄私相交通者王法所禁也

冬官攷工記

車軫四尺至謂之六等

以車之六等言自軫至酋矛凡六以車之六建言自戈至夷矛凡六戈柲六尺六寸而云崇於軫四尺者以旣建而迤故也斜倚其戈止令崇於軫四

尺也餘兵俱直建

田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古本作六尺有三寸

軹崇三尺有三寸也

註鄭司農云軹轂也案車軸端也

加軫與轐焉四尺也

今車兩轅卽於轅上爲鑿立木置板名車箱此車一轅在中故兩邊各置一木名爲伏兔前承軌後承軫左右夾轅下含軸也按軫之方以象地又葢弓四尺爲庇軫則四旁大木通名爲軫不特前後

兩端横木矣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輪人

輪綆一寸謂踐地處削薄之如以刀割塗也蚤入牙中直透綆處少有偏側則薄而易敝故欲其蚤之正而鑿牙之時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留一分不鑿恐輪綆削薄不堅故也

椁其漆内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

以大穿置圍中則轂兩面徑五寸四分六釐六毫零壹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則轂兩面徑六寸有奇鑿深三寸半不盡爲底也

以其圍之阞捎其藪

阞慮白切餘也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内以置其輻

外者菑始入轂之處也内者菑達空壺之處也凡外二分内一分也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

股徑三寸半圍四之骹圍徑一寸六分寸之一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輻牙附固爪入牙處勢必用槷無槷而固者甚言牙得之妙也今人爲輪爪入牙處少旬其端謂之

何榫既入鑿擊使附著於偌面下椴猶遵此制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

註庇覆也故書庇作秘杜子春云秘當爲庇謂覆幹也案幹旋斗也凡旋運者皆由幹謂軸端也

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輿人

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即三分其隊而一在前也前後以軸爲度

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

軹即今車箱横竪貫串之木通名爲軹

田馬之輈深四尺輈人

與六尺有三寸之論崇相合

及其登阤至且無橈也

上坂之輈易亢伏其輈者以人力壓伏之使平而牛得以盡力也假令不伏其輈而任其揚起則必擊其牛之項故云縊其牛下坂之輈利轉援其邸亦以人力攀援留滯之否則逕直捷下能不縮其牛後邪輈曲則其病少減邸如主人兩圭有邸之邸

良輈環灂至謂之國輈

灂字書音醮入嘯韻車旁漆文也楊愼云此攷工

所言滑若今所謂琴之斷紋梅花斷蛇腹斷之類
也筋膠皆有滑别見弓人伏兔至軏尺四寸三分
寸之二是伏兔至軏僅七寸無滑則半有滑矣則
軓中有滑矣
十分其銑至去二分以爲舞廣 鳧氏
自下而上謂之間自左而右謂之徑舞修即舞徑
舞廣即舞閒
爲皐鼓至倨句磬折 韗人
磬折上短下長非中折也 陳潛溪曰磬鼓倨曲磬折則中高而兩端下矣
鍾氏染羽至淳而漬之

以其泊清煮之使厚而浸漬之如醇酒之醇也似
易曉
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
上經取赤色也取黑色之法未講其有脫簡邪抑
即染人所載邪
湅帛 㡛氏
字書同楝
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
字書盝同漉竭器中水槩也
而沃之而盝之

註更渥淳之案渥淳謂以厚汁浸漬之也毳謂澣
濯而熬乾之也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玉人
方言齊人謂椎爲終葵終葵爲椎切音也古人以
椎逐鬼故後人以此命名并有名終葵而字辟邪
者今世遂以鍾馗爲辟邪之神終葵鍾馗音同而
字異也
璧羨度尺
註羨猶延其袤一尺而廣狹焉案袤十寸十寸爲
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廣八寸以廣之八寸爲廣

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
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此琮與頫聘之琮同
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 矢人
比今人謂之扣所以扣弦也夾其陰陽以爲扣謂
箭笴當弦處半陰半陽不偏重也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
此另言殺矢亦得不然豈脫冶氏之簡而重出邪
豆實三而成觳 旊人
計豆實四升案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註豆當爲

斗則豆實一斗之說非是

外骨內骨 至 以爲雕琢 梓人

衆縣以小蟲爲飾如旋蟲之類故補此章註云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股鳴蚣蝑動股屬胸鳴榮原屬案注讀爲咮喙也蜻蛚即蟋蟀蜩蜺蟬也蚣蝑螽别名能以股相搚作聲榮原蜥蜴守宮蛤蚧之類

凡攫鎩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

上用正序此下用反貼以視脂膏二獸不可爲虡

穀兵同彊 至 是故侵之 廬人

註改句言穀容殳無刃案上下文註云改句爲穀謂戈也上註句兵戈戟屬又註人手操細以穀則疾操重以刺則正然則爲矜句兵堅者在後刺兵堅者在前案字書矜矛柄也凡矜八觚之說恐非是

周人明堂 五室 匠人

明堂惟五室爲不可解耳若疑五室不可解而并疑明堂因明堂五室不可解而并疑考工天下無書可讀矣

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

字書以木貫鼎曰扃儀禮設扃鼏註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易作鉉禮作扃說文作鼏古文尚扃爲鼏爾至鼏乃與密同音故借密爲鼏鼏當从冂不可與从鼎冂聲之字相混

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

逆地防則岸善崩水衰則淤水盛則決凡爲溝當相度水力有餘而逆奪之則決不逆而引之則淤不行謂塡淤及決溢也

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

凡水道廣宜折狹宜直狹則流疾疾故不淤也廣則流緩緩故不決也

車人爲車

駕牛之車車人所造駕馬之車輿人所造

羊車

元后傳大后御小馬車即羊車也若晉武之以羊駕車宮人以竹葉飼羊特爲之戲耳

鬲長六尺

牛車兩轅兵車一輈輈端之橫木駕馬者曰衡駕牛者曰鬲

凡析幹射遠者用埶 弓人

埶即曲意

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
幹既析而居之以待用菑栗卽所析之處倘居之
久而敧邪偏倚爲弓則必發發者猶今之所謂反
弦也
魚膠餌
餌稻餅也謂炊米爛而擣之不爲粉也
冰析瀊
析瀊謂旣漆之後仍檠定其體置大寒中覗漆紋
如環則旱亦不動濕亦不動也
凡居角長者以次需至非弓之利

居者積角以備用長者取爲限短者取爲梢言無
棄材也竟角而短則淵蛸相接之處不治雖用力
引滿角仍有所縱弛故釋弦而矢去不疾竟角而
長則淵蛸相接之處過於挺勁雖用力引滿終如
在檠未得手柔弓燥之用也下接茭解中有變申
言引之則臂用力放則蛸用力正謂手柔弓燥用
今夫字亦恰合韠約弓於檠之繩詩所謂竹柲緄
縢也
苛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爲之柔
註濕猶生也案就其所生之曲直以爲材不事撟
也故謂之賤工
凡爲弓至宛之無已應
註鄭司農云敝讀爲蔽謂握持處案少儀弓則以
左手屈韣執柎是柎爲把中側骨蔽者以物蔽護
之所以柔手猶今弓把上之㬋皮也
下柎之弓至末應將發
弓柎卑則放弦之際振觸其手而指掌與動至於
指掌與動則淵蛸相接之處亦爲之牽動矣弓至
蛸柎皆動如鳥羽之搖曳不定其放弦也有不發
傷者乎發亦指反弦也未知是否

維體防之引之中參
註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疏此據唐弓大弓中者
而言餘四者弛之張之雖多少不同及其引之皆
三尺以矢長三尺須滿故也案投壺庭中廣矢長
九扶扶廣四寸則長三尺六寸矣射侯之矢應加
長三之一此云三尺恐有悞
豐肉而短至則莫能以愿中
危弓卽往體多之弓弱弓也安弓卽往來體若一
與來體多之弓勁弓也危矢卽一在前二在後之
矢安矢卽二在前三在後與三在前四在後之矢

其人宜用弱弓而易以勁弓勁弓宜用鏃重之矢而易以輕鏃之矢則翔而行緩故不能速中即中亦不深其人宜用勁弓而易以弱弓弱弓宜用輕鏃之矢而易以重鏃之矢則俯而易墜故不能慤中

周官說補卷五　　　　味經齋遺書四

莊氏學

大宰以八灋治官府官府之制自王之北宮以達於四畿

大宰之府在外朝之左西面其屬小宰宰夫醫師南面於大宰之西其屬疾醫瘍醫獸醫大府北面於其南其屬玉府內府外府幕人掌舍掌次亦在焉司會南面於醫師之西其屬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司裘掌皮

大司徒之府在外朝之右東面其屬小司徒鄉師封人鼓人舞師充人載師閭師縣師遺人均人司諫司救調人媒氏掌節遂人南面於司徒之東其屬遂師旅師稍人土均土訓誦訓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廩人北面於其南其屬舍人倉人司祿

大宗伯之府在大宰之南西面其屬小宗伯肆師鬱人鬯人雞人司尊彝司几筵天府典瑞典命司服典祀職喪大卜南面於宗伯之西其屬卜師卜人龜人菙氏占人簭人占夢大祝北面於其南其屬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大史在大卜西內史外史御史皆

在焉巾車在大祝西其屬典路車僕司常

大司馬之府西面於宗伯之南其屬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司勳馬質量人小子羊人司爟掌固司險環人方相氏司甲在司馬之西南面其屬司兵司戈盾司弓矢北面其屬稾人校人在司甲西其屬趣馬巫馬牧師庾人圉人圉人趣馬以下馬出則在牧職方氏在司弓矢西其屬土方氏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匡人撢人

大司寇之府東面於司徒之南其屬小司寇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司民司刑司剌司約司盟犬人朝大夫都則職金南面於司寇之東司厲掌戮司隸亦在焉布憲在其東禁殺戮禁暴氏司寤氏司烜氏修閭氏銜枚氏伊耆氏皆在焉大行人北面其屬小行人司儀行夫環人象胥掌客掌訝掌交掌察掌貨賄

凡六官之府在外朝之左右籓以周垣其內謂之朝百官于是圖國事焉庭中左右諸吏贊治于其次其內曰館治事者會食焉曰府以藏典籍曰庫以藏貨賄皆有次舍令諸吏宿焉以序更國有故則令其長宿凡異官者統於大府其官室之度居三之二

后宮之內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所燕息世婦內宗外宗分治於六宮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冪人女祝女史司服縫人舂人饎人稾人居六宮之左右正寢之門外內小臣寺人內豎在焉

路門之外其東西面膳夫蒞焉其屬庖人內饔外饔亨人腊人食醫酒正亦在焉內宰在其南其屬典婦功典絲典枲染人追師屨人夏采大僕繼之西面其屬小臣祭僕御僕弁師宮人亦在焉其西東面宮正宮伯蒞焉師氏保氏諸子虎賁氏及其屬旅賁氏節服氏射人及膳人繼而南戎右齊右道右繼大僕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繼射人凡當御者皆有次於路門之左右南面東西直門塾玉府司裘司服典瑞典命之當御者絜壺氏東于門大師大卜大祝大史內史御史之當御者西于門王在燕寢則從王於中門之外夕則宿焉從王者必待王命

治朝左右庭中大宰大宗伯大司馬之治室西面大司徒大司寇大司空則東面凡六官上治各于其室以待命司士蒞焉應門之外八次在焉周以八舍士庶子居之

雉門之外設兩觀左祖廟守祧守焉其東神倉其南
則王府大府倉廩天府繼而東北面右社稷其西滌
其南則武庫廄肆圜土繼而西各使其吏守焉司圜
掌囚則在獄庫門之外司右馭夫隸僕在焉及典路
車僕司常之當御者
其在外朝朝士蒞焉條狼氏則守外列自庫門至於
路門皆有閽人虎士居門之左右北宮之北亦如之
禁暴氏守其外列宮門及宮隅四夷之隸守焉
大子既成昏居東宮以國子爲官屬內圍在王宮之
西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庭氏及羣隸在焉

辟雍大司樂蒞焉其屬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瞽
矇眡瞭典同磬師鍾師笙師鎛師韎師旄人籥師籥
章鞮鞻氏典庸器司干靈臺馮相氏保章氏眡祲在
焉
市司市蒞焉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
泉府各有分地統于司市司門在門司關在關
王藉甸師蒞焉獸人歔人鼈人草人稻人場人柞氏
薙氏亦在焉囿人在遊囿牧人牛人在牧夌人在冰
室冢人在先王之墓墓大夫在萬民之墓
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職六鄉遂大
夫縣正鄙師酇長里胥鄰長職六遂凡山澤林麓皆
統於遂人山虞澤虞川衡林衡迹人卝人各在其地
家宗人家司馬家士在稍地都宗人都司馬都士在
都
自國中達於四畿各因其方以設候人野廬氏亦如
之掌疆在疆
蜡氏萍氏雍氏冥氏穴氏翨氏哲蔟氏壺涿氏翦氏
赤犮氏蟈氏無常所各就其事無過四郊
凡建候之灋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報功四曰尊
賢五曰崇德凡王者受命建其子弟爲諸侯甥舅亦

如之等其功爲之大小之數世子王卿子弟咸食采
於都大都百里次七十里次五十里下視附庸有大
功德乃出封如諸侯之制甥舅亦如之凡諸臣有大
功者爵於朝出封則加一等凡出封者錫之姓命之
氏王之子弟曰同姓其甥舅曰異姓其他則曰庶姓
始封之君子孫世世祖之凡二代之後各用其先世
之禮樂入天子國則爲賓尊賢也凡明德之胄及上
世百辟卿士之有功烈於民者秩其子孫而封之崇
德也其繼世以適子既冠則誓於天子下其君之禮
一等君薨卽位三年喪畢受命於王而後服先君之

服行先君之禮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君薨諸命而後即位三年喪畢而受命於王未受命弗敢服諸侯之服弗敢行諸侯之禮諸侯無適擇當立者而請命於王若已受命則禮如適也先君未受命則擇主勿敢擬於適請命而後即位凡即位未踰年爲喪主既踰年則朝正於廟命百官于朝而復反喪服諸侯若以罪廢子賢則立之雖已受命先君未終勿敢擬于君無子則詢於衆庶選賢而立之必以其族而勿爲後也有子則廢主入廟非其子則否

此下札爛文滅闕百六十字下又闕十字凡闕百七十字

闕而匡救其　　王命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下大夫每國五人上士

二十七人中士下士庶人在官者皆無數上公則設孤卿一人凡制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凡四方之刑禁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凡諸侯有罪牧伯以時糾之其大罪歸諸天子大夫有罪則放之其大罪則請于天子而后刑殺凡自庶士以下則弊其罪以期上中於司寇然後刑殺若大亂則殺之而後以聞凡制貢公之食者半侯伯食者參之一子男食者四之一以時貢於王及牧各以其所有凡任民以九職以時登其民數凡任地上公之國四鄉四遂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

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餘以爲都鄙及公邑諸侯無事則時田三年而治兵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車徒以待　　凡邦國之守有四一曰守地二曰守禮三曰守器四曰守政凡建邦國封其四疆設其五溝五涂　　林澤而奠地守焉其有相侵奪者正之凡邦國　　五禮以其地之媺惡爲之輕重之灋而行之其籍藏於宗廟凡分器須賓王於同姓之國須遠物於異姓之國唯有功德者其賜無常凡建邦國司空授地司徒授民司馬授政各眡其地而頒政灋焉以時修之凡邦國之用以五

物九等辨其名物而制貢賦之則察其無藝者而止之凡邦交小國事大國比歲而問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于敵國則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于小國朝而聘焉聘而問焉問而省焉凡諸侯同盟慶則相慶災則相弔宜慶不慶宜弔不弔牧伯有誅焉未同盟而慶弔焉可也雖不慶弔無罪焉爾唯赴告則通於天下凡小侯有四夷之功則獻諸牧伯牧伯受而告諸天子必有賜焉牧伯授之凡民功則以時獻之貢亦如之此九濾者所以佐王正諸侯兵不用而廣施德于天下者也

立政之道安世族爲難民之望也世族安則民從之安之若何一曰等其官二曰等其田三曰異其賢四曰察其能凡有爵則有職有祿則有事在國任官府在郊任鄉遂在野任都鄙辨其材而任之書其功而序進之無官降其爵以徙進之無田降其祿以功益之乃立均濾

凡隸農田不足而家過五人者以閒田益之蠲其租九分取一以爲公田不及五人會其民而合之否則爲餘夫田踰制而家過九人分諸子弟不及九人則均諸不足者皆蠲其租凡名田如制蠲其公賦十分

加一以授公田自倍已上子弟有室者分受焉耕其田者爲之傭無子則以族有服者爲之後而分受之若子其才則秩之下士由是以上秩中士上士族有餘子爲農者以其田分受焉否則授其耕之者而命之長之下大夫上大夫下卿上卿耕其田者爲之屬自卿以下皆有常隸自卿以上則有分地自邑已往焉耕其田者爲之民名田之等在大夫以上則以其子均之餘子爲長子六之四女子子爲餘子五之一女子子適人者餘子爲人後者不在數其租入之田五而當三以是爲濾而上下之

量地任民譜

司徒 授田	司馬 制畿	民人爲司空 溝洫治涂	遂人屬 民	匠師虞 功	司馬制游 闕之賦
萬有八千頃	二終之田	溝二百洫二十分澮之二 畛二百涂二十分道之二	九之三之爲三千六百畛亦如之 十之九之二之爲三百六十百夫治一洫 萬六千夫九分去一以爲其民涂亦如之 九之三之爲三十六千夫治一澮道亦如之	溝如下制 畛如下制 洫長二十四萬尺十分之 二萬四千尺二分之萬二 千尺九分之千三百三十 三尺三分尺之二涂長亦如之一洫 澮[illegible]十之三萬 八千尺八分之二萬四千尺九分 之三千三百尺十六尺六分尺之 四[illegible]	革車二十乘 馬二百匹 士二百人 徒四百人
二千七百	三成之	溝三十十分 畛三十十分	九之二之爲五百四十凡五千四百夫畛亦如之 九之二之爲五	溝如下制 畛如下制 洫廣八尺深八尺十之三 七萬二千尺二分之三萬 千尺九分之四千尺	革車三乘 馬三十匹 士三十人

項	三百六十項	二十有七項	六百七十五畝
田	四通之田	三井之田	四分井之三
洫之三	溝四	遂九 十分溝之三	遂二 四分遂之一
涂之三	畛四	徑九 十分畛之三	徑二 四分徑之一
十四百夫治一洫涂亦如之	九之二之爲七十二溝十夫治一溝凡七百二十夫九分去一以致其民畛亦如之	三之三之爲二十七夫治一遂凡五十四夫九分去一以致其民徑亦如之 一百八十分之五十四	一夫二分之一 三之三之爲十二夫治一遂凡十二夫九夫去一以致其民徑亦如之
涂廣十尺容一軌軌八尺長如洫	馬四匹 士四人 徒八人 溝長二萬四千尺二分之萬二千尺九分之一千三百三十三尺三分尺之一畛長終一溝	遂如下制 徑如下制 溝廣四尺深四尺十之三長七千二百尺二分之三千六百尺九分之四百尺畛廣八尺容大車長如溝	遂廣二尺深二尺長二千四百尺三分之八百尺二分之四百尺徑廣四尺容牛馬長終一遂 遂長六百尺三之二二四百尺三之一三百尺徑長如遂
徒六十人		十分賦之三	千分賦之七十五

命諸侯則大宗爲儐命卿大夫士則小宗爲儐內史贊書遂貳之凡五禮之禁令小宗伯掌之有犯禁者在諸侯則牧伯以時糾之入王則大行人正之王巡守則小宗伯職方氏大行人參舉之正於司寇在諸臣則小宗伯以時正之不用命者誅之在都鄙則宗人正之在鄉遂則小司徒掌之凡諸侯之治其國亦

如之

司勲掌六鄉賞地之灋凡羣臣有功者司勲等其功以詔於司馬司馬以詔冢宰及王而定其賞命內史書策以賜受命者以方授有司唯軍賞不踰月其他則因祭而后傳命旣受命載師授地及民致于司勲司勲掌其征入縣師作民賦以待政令凡諸侯之賞地取於閒田以祿之司勲貳焉凡王及冢宰賜予無常必眡其功司勲攷焉凡有大功銘于大常祭于大烝必有約也藏于天府

馬質掌質馬凡五戎六狄之國以時市馬于中國者馬質受其數辨其物而奠其成以其賈儥之以待國用若貢馬也則以授校人餘以令國市若獻馬則致于校人凡王之五路及其倅車戎事有命車校人以王馬駕治之凡傳車使車役車馬質以公馬授有司而駕治之有司自養焉而受布于司馬其反也則牧人養焉

量人掌建國之灋凡建王國司徒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匠人攷營國之灋以致衆庶而攻位焉量人制之位成量人攷其度以逆其事而書其數凡封國造都邑亦如之凡邦國之地與其涂數量人以程步

制之遂書而藏之
匠人之記曰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國不盡九里涂不盡九軌市朝不盡一夫目其可數者也度其實則以貍步制之掌于量人而屬諸司馬以大役則司馬慮事故耳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凡祭祀唯大宰不奉牲司徒奉牛牲宗伯奉雞牲司馬羞魚牲司寇奉犬牲司空羞奉豕牲羊人屬夏官而司馬不奉羊牲也小子之設代司馬也凡所珥禳釁雜事之用牲職人

共之小子掌其牲事
古者之建官也有三一曰王族二曰世族三曰俊民凡王族與世族敎于國學與王大子同師九年出學宿衛于王宮宮伯掌之大子旣冠成人以國子爲官屬諸子掌之師氏敎之以蒞官之灋司士辨其能否小大書之於版以詔冢宰凡民之俊秀敎于鄉學三年大比賓其賢者能者鄉遂之吏獻其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冢宰貳之司士辨其材之小大以詔于王用之鄉遂鄙之朝廷授之都鄙命之邦國凡諸侯之貢士亦如之

凡制祿之灋公卿大夫士有功者若世官也則有采邑司勳掌之不授祿于內外朝則稟人共其食凡公卿之適子庶子未受爵者亦如之凡制祿公卿大夫無邑者士庶人在官者工賈徒食五人胥食六人史食七人府食八人下士食九人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皆有常數自上士以上有加命則賜邑自中士以下有加命則賜祿司士制之內史司會冢宰以詔于王書其命以授司祿司祿頒之
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

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王而罪其長窮民力困而道遠何以自達與曰古者民有地域無旌節者不得行於天下窮民之達也有旌節矣過所則有司館而食之故無不達也孰予之旌節曰行人也其行道也乘傳車此達窮之令典也武氏竊之乃以待告密者漢時上變事者近似之夏官大僕有遽令皆得擊路鼓是以四海之廣如殿廷也其不實奈何曰此非窮民乃奸民也執而誅之所謂爲邦誣者也其薄物細故不當瀆天子則受之乎曰受之如所欲請不罪也曰罪其長乎曰如法逆

民之心故也其陳事不可用則如之何曰可用則用之顯之不可用則容之雖諫也訕也有謝而無怒也周公訓之矣罪其長乎曰如法蔽主之明故也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以肺石達窮民窮民達則上焉者可知已矣

凡諸侯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大行人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四方有大事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小行人逆勞于畿凡禮事爲承而擯其大客則賓而見之其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凡賓客之儀司儀詔之其禮則掌客治之凡傳遽之小事行夫受其辭環人掌送逆之凡國賓客至訝士訝之凡四夷之使象胥協其禮與其辭詔相其禮掌交巡邦國而和諸侯之好掌察巡邦國而察諸侯之慝掌貨賄掌受邦國之貢以濟受之入于大府凡王之幣獻入于玉府

周禮軍賦説

〔清〕王鳴盛 撰

據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八六毫米寬二九〇毫米

西莊王氏學

周禮軍賦說

頤志堂藏版

周禮一經體大思精最爲難通蓋不但貫通全經之難也即隨舉其一事苟欲究極其曲折亦有甚難者矣如井田之法起唐虞以前更歷三代而其法大備制軍以衛民納賦以足用咸於此乎出焉此事乃此經中之大者故必先明田制然後明出軍出賦之制而自王畿之國中以及鄉遂都鄙與夫侯國之制條理甚繁差等甚密縷析件繫必有賴於善讀書者非躁人所能津逮也漢杜子春先後鄭皆說此經惟鄭氏康成會通衆家後定爲注無遺憾焉賈公彥疏雖尚麤略要爲有功趙宋以

下諸儒能發揮注疏者頗少而妄加駁難不知而作頗所在多有予恒病之曩官翰林錫山秦文恭公欲輯五禮通考猥以軍禮見屬予閉戶讀此經注疏數月乃得其端緒削藁以復於公意在以鄭注爲宗而步賈氏之後塵者也凡宋以後人妄駁鄭者辨正之能發明鄭義者采而列之公大擊賞而副本留篋中歸田後究心史學無暇他及矣偶檢舊藁念昔亦嘗稍盡心力於此凡使後人觀之而知古義之不可妄駁或亦窮經之一助與聊刻諸木以質識古之君子嘉定王鳴盛

周禮軍賦說目

吳郡王鳴盛西莊撰

卷一
總論周禮軍賦
總論王畿軍制
六鄉
廛里以下九等田
六遂
鄉遂出車
三等采地
四處公邑
餘夫圭田
卷二
論溝洫之制
論井田之制
論三等授田
論稅法輕重之等
卷三
制軍
車之卒伍

辨可任
起徒役
軍將
軍糧
調發臨敵不同制
辨盡發之非
卷四
邦國鄉遂之軍
邦國境內之軍
邦國軍將
邦國卿大夫家軍制
魯制
齊制
晉制

周禮軍賦說卷一

中吳 王鳴盛 學

總論周禮軍賦

漢書刑法志曰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于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師古曰稅者田租也賦謂發斂之賦也）稅以足食賦以足兵

總論王畿軍制

孟子梁惠王章趙岐注曰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

漢書刑法志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禮記坊記正義曰許慎五經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間委曲細別不同也

案天子六鄉九等田六遂公邑都鄙各不同諸侯國中與野外亦不同故云其間委曲細別不同也

禮記王制曰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案王制此段總論千里地方實數極明一里一井也十里一成也百里一同也千里一圻也明乎此可以得軍賦之大凡

地官載師鄭注曰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

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

朱子曰郊地四同鄉遂井田在內甸地十二同公邑在內稍地二十同家邑在內縣地二十八同小都在內畺地三十六同大都在內甸地之外皆謂之野家邑小都大都皆謂之都鄙

案朱子此條總舉王畿大數最佳但郊地四同只有六鄉在內遂不在內又其地爲溝洫不爲井田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鄭謂甸爲六遂餘地爲公邑不得以甸與遂爲二又甸稍縣都

皆有公邑非單屬甸遂人云凡治野遂亦稱野則遠郊外皆謂之野非甸地之外爲野此數項恐皆未定之論

六鄉

地官大司徒曰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鄭注〕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正義〕大司徒主六鄉故令六鄉之內五家爲一比云云　又序官鄭注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正義〕案司馬法王城百里爲遠郊於王城四面則方二百里開方之二二如四故云居四同言此者破賈馬六鄉之地在遠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置六遂

〔案〕司馬法百里爲郊杜子春亦同此說見載師注又鄭衆說見尚書正義

又案蔡德晉云比閭以五爲數族獨以四爲數者以用四則成百數復用五則奇零不整齊也與訂義朱氏第三便著四數之說相發明

陳祥道曰詩曰邦畿千里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則天子畿內而各五百里中爲王城百里爲郊二百里爲邦甸三百里爲邦削四百里爲邦縣五百里爲邦都郊之內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而宅田士田賈田在近郊官田牧田牛田在遠郊任其餘地謂之郊以其與邑交故也一鄉五州二十五黨百二十五族五百閭二千五百比自比長下士以上其官三千五十六六鄉之官凡一萬八千三百三十六鄉官謂之鄉吏而其爵皆加遂一等然鄉之田法同於遂遂之軍法同於鄉

小司徒曰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鄭注〕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胥伺捕盜賊也鄉之田制與遂同〔正義〕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故頒配卒伍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而用之者即軍旅田役是也

下文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六鄉之內有比閭族黨州鄉一鄉出一軍六鄉還出六軍今言五人爲伍者五家爲比家出一人在家爲比在軍爲伍五伍爲兩者在鄉五比爲閭閭二十五家在軍五伍爲兩兩二十五人四兩爲卒者在鄉四閭爲族族百家在軍四兩爲卒卒百人五卒爲旅者在鄉五族爲黨黨五百家在軍五卒爲旅旅五百人五旅爲師者在鄉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在軍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五師爲軍者在鄉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在軍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

百人云鄉之田制與遂同者此經不見田制案遂人職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遂制也故云鄉之田制與遂同鄭注遂人遂之軍法如六鄉以遂內不見軍法彼此各舉一邊互見爲義

案說文四千人爲軍今世俗本說文蓋非許慎之舊不足爲據

陳傅良曰軍旅之法立於伍成於卒五人爲伍則手足耳目以相及不待徽幟可以別識不待旌旗可以指揮積而兩卒旅師軍手足耳目不相及而徽幟旌旗用焉故以兩爲卒縱橫皆兩其爲軍賦因此而已

鄭鍔曰說者謂五人爲伍則左右前後四人而一人居其中伍則二十五人矣兩兩相比則謂之兩二十五人縱橫皆五何以謂之兩耶蓋自二十五人而四之以爲卒則縱橫皆兩矣其法起於五人之伍故以兩名之

朱氏曰出軍之制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到第三便著一箇四成一百人若又是五則成百

二十五人便有奇零不整齊處

案五伍爲兩一兩之中以一甲士領之三兩而成一乘故一乘甲士三人蓋甲士者步卒之領袖也

廛里以下九等田

地官載師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鄭注故書廛或作壇郊或爲蒿鄭司農云壇讀爲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

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元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莽之臣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畮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

牧者之家所受田也曰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畮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者十二萬家也

正義司農云廛空地若空地何因下文有二十而稅乎後鄭以爲民居之區域與孟子五畝之宅及遂人夫一廛一物解之也孟子五畝之宅趙岐注廛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各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士相見禮致仕者有宅在國宅在野依彼解之司農云士田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禮記士之子不免農大夫之子免農矣故後鄭破士爲仕依孟子圭田解之王制圭田無征復是殷法司農云賈田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依周禮內賈人皆仕在官府史之屬受祿公家何得復受田乎故後鄭以爲賈人家所受田司農云官田公家所耕田下文云近郊十一皆據此士官田等若是公家所耕何得有稅故後鄭等以爲府史等所受田也司

農云牛田以養公家牛若養公家牛何得下文有稅故後鄭謂牛人家田也司農云賞田賞賜之田即夏官司勳云賞田一也故從之牧田司農意即牧人掌牧六牲者也若是則公家放牧地何得下文有稅故後鄭亦云牧人家田也云遠郊內地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者以遠郊百里內置六鄉四面相距二百里二二而四故四同每同九萬夫四九三十六故三十六萬夫之地據畿內千里山陵之等三分去一更據四同之內山陵之等三分去一餘二十四萬夫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七萬

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據二十四萬夫除十五萬夫餘九萬夫也壓里巳下九者雖未必各整萬家以大抵九者各爲萬家解之據整數而言耳其中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馬云半農人者衆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農人也總計六鄉七萬五千家此九者二夫爲一夫九萬爲四萬五千四萬五千添七萬五千爲十二萬夫據實受地定數也

〔案〕此段於國中四同之地推算最精據賈氏以

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等項無溝洫在內則十二萬夫尚宜除去治溝洫若干夫但經注無文其說詳後

六遂

〔地官遂人〕曰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鄭注〕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内比閭族黨州鄉也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　〔正義〕鄉遂彼此相如細論之仍有小異以六鄉上劑致民六遂下劑致甿六鄉上地無萊六遂上地有萊也

〔陳祥道〕曰邦甸之内置六遂七萬五千家而公邑任其餘地謂之甸以甸法在是故也邦甸亦謂之州司馬法二百里曰州是也一遂五縣二十五鄙百二十五酇五百里二千五百鄰自里宰下士以上其官六百五十六六遂之官凡三千九百三十六

〔案〕甸地十二同每同九萬夫共一百八萬夫之地載師注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

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鄭志荅張逸問云六鄉之民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六百五十畝又云三分去一之法十八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據此則甸地共

十二同内六遂二同五十成二十二萬五千夫十八分而去五得十六萬二千五百夫六遂七萬五千家通率六家而受十三夫則受此十六萬二千五百夫之地也下劑致甿可得十五萬人但内應除去治溝洫若干因無法見經故出賦之夫亦未可定舉其大略法亦可見矣

鄉遂出車

禮記坊記正義曰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馬牛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車一乘甲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

蓋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齎于職幣又周禮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内更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

春秋作丘甲正義曰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知者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故也

案鄉遂出車無法見於經注惟正義有此二條所說民共車馬甲兵之屬者孔祇就邦國而言則天子畿内都鄙可知國家共車馬甲兵之屬者孔祇就鄉遂而言則屋里九等田及公邑可知又小雅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爾惟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郭璞云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若依此解則牧外之民出車亦得而毛傳解爲出車就馬於牧地雖此車係將率所乘亦足證車爲國家所共非近郊遠郊之民所共矣

三等采地

地官大司徒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 鄭注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城郭之宅曰室以其室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 正義公在大都卿在小都大夫在家邑其親王子母弟與公同在大都次疏者與卿同在小都次更疏者與大夫同在家邑故總云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

陳祥道曰都鄙以處子弟公卿大夫而其外有封疆溝樹之固其內有城郭市朝社稷宗廟之別使

之朝夕涖事王朝而退食於家其家不出王城而
都鄙乃在三百里以至五百里内此猶民之廛里
在國而授田在鄉也
載師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
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陳祥道曰家削之地所以封大夫與王子弟之九
疏者謂之削以其削於縣都故也邦縣之地所以
封御與王子弟之疏者謂之縣以其係於上故也
邦都之地所以封三公與子弟之親者謂之都以
其有邑都故也邦縣亦謂之都載師所謂小都是

也邦都亦謂之畺載師所謂畺地是也
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
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　鄭注此謂造都鄙也鄭司
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皋者也元
謂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
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
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邑丘
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

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甸之言乘也
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
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
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
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
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
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
稅二千三百四井一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
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
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

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
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
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
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
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
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
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
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
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
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正義都鄙三等采地是

也云井牧其田野者井方一里兼言牧地次田二牧當上地一井授民田之時上地不易家百畝中地一易家二百畝下地再易家三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與牧地同故云井牧其田野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爲成今不言十里成而言八里甸者成間有洫井間有溝旁加一里者使治溝洫不出税舉其八里之甸據實出税者而言四甸爲縣者縣方十六里四縣爲都者都方三十二里引春秋者襄公二十五年楚蔿掩書土田之事井衍沃者饒沃之地九夫爲一井牧隰臯者下濕曰隰近

臯澤之地夏后少康云云哀公元年左氏傳言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地以上中下爲率者以爲其成方十里九百夫之地一旅五百夫故知是通率之通率之法正應四百五十人言一旅舉成數也亦容不易者多云甸讀如衷甸之甸者哀十七年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與之食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而至引之證甸得爲乘之義云甸方八里云云者匠人云成方十里此言四丘爲甸甸與成其實一也故鄭覆解成與甸相表裏之意云積百井九百夫者但一成之内方十

里開方之得百井井有九夫故云九百夫云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税者此就甸方八里而言八里之内開方之八八六十四故云六十四井井有九夫故五百七十六夫井税一夫故云出田税云三十六井二百二十四夫治洫者此據甸方八里之外四面加一里爲成而言成有百井中央八里除六十四井餘有三十六井井有九夫故三百二十四夫治洫不使税鄭言此者見經四丘爲甸據實出税而言故不言成也若然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四尺深四尺方十里爲成成間

有洫廣八尺深八尺治溝洫者皆不出税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不出税總在六十四井之内以洫言之矣云四甸爲縣方二十里者甸方八里縣應方十六里云方二十里據通治洫旁加一里爲成而言云四縣爲都方四十里者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故方四十里云四都方八十里者自此已上並據通治洫而言云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者案匠人方百里爲同同間有澮今言乃得方百里爲〻同者就匠人爲同解之云積萬井九萬夫者據百里開方而言百里者縱

橫各百一行方一里者百百行故萬井一井有九夫故有九萬夫云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者此據從甸方八里出田稅四甸爲縣縣方十六里四縣爲都都方三十二里四都方六十四里據六十四里之內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爲六十四截行別有六十四井六十四行計得四千九十六井井有九夫四千九十六井計得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是實出田稅者云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者此據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是不出稅治洫之夫

而言之也從四成積爲一縣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爲八十截一行八十井八八六十四爲六千四百井就裏除四千九十六井其餘二千三百四井在井有九夫二千三百四井爲二萬七百三十六夫不出稅使之治洫也云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者此據四成爲縣縣方二十里二十里更加五里即爲大夫家邑也縣方二十五里四縣是小都五十里是六卿之采地四都爲方百里一同即爲三公王子母弟之大都也但據百

里開方之即爲萬井就萬井之內除去六千四百井其餘三千六百井在井有九夫則爲三萬二千四百夫不出稅使之治澮云井田之法備於一同者匠人云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是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也云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者解此四縣爲都據小都五十里而言是止於都也以其采地食者皆四分之一稅入天子故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也云其制三等者謂家邑小都大都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者百里國謂大都也四都謂方五十里者四小

都成一大都一都之田稅入王其餘三都留自入云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者五十里之國謂小都一縣田稅入於王餘三縣留自入云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者二十五里之國謂家邑也四甸之中以一甸之稅入於王其餘三甸留自入鄭具言此者欲見四丘爲甸是家邑據稅於王者而言四縣爲都是大都亦據一都稅入於王者而言故鄭云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之稅四之一故以此解之司馬法者齊景公時大夫穰苴作言晦百爲

夫謂一夫之地方百步夫三爲屋屋具也具出穀稅屋三爲井者謂九夫爲井似井字云井十爲通者據一成之內一里一截縱橫各十截爲行一行十井十行據一成一畔通頭故名井十爲一通通爲匹馬者十井之內井有九夫十井爲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惟有六十夫地在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十夫受六十夫地惟三十家使出馬一匹故云通爲匹馬云士一人徒二人者三十家出三人士謂甲士徒謂步卒云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一成之

內有十通言三百家亦如前通率法一成內地有九百夫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故一成惟有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謂天子畿內采地法鄭註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云十成爲終者謂同方百里之內十里一截爲縱橫各十截爲十行行別十成言十成爲終據同一畔終頭而言云終千井者終十成成百井故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云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者萬井也云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者所計皆如上一成爲法其餘可知

鄭鍔曰井牧者可耕之地則爲井田之制可畜之地則爲牧養之區各相其地所宜

案鄭鍔以牧爲畜牧王次點亦云然非也

冬官匠人正義曰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者司馬法有二法有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有成方十里出長轂一

乘言甸者據實出稅者而言云成者據通治溝洫而說爲有二種故鄭細分計之八里爲甸出田稅緣邊一里并之則二里治洫以成間有洫故使其治洫也云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者此據小司徒而言彼經四縣爲都註云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今言六十四成者據出田稅者言之故云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也

朱子語類曰問旁加一里之說是否曰如此方得數相合亦不見其所據今且大概依他如此說

〔案〕畿內三等都鄙封國之數王制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康成以爲夏制注大司徒引之亦云此夏時采地之數周則未聞又王制云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又云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共一千六百八十國注皆云殷制故正義以爲殷畿內亦九十三國

〔又案〕書洛誥傳云天下諸侯入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之户者千七百七十三注云八州州立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是三代同也

〔又案〕其所封之人共包十種畺內大國九凡三種三公之田三致仕者副之三王子弟三縣內次國二十一凡四種卿之田六致仕者副之六三孤之田三王子弟六稍內小國六十三凡三種大夫之田二十七致仕者副之二十七王子弟九並見王制鄭注正義以爲有致仕者副之者以在朝既有正田令既致仕不可仍食采邑身又見存不可無地故公卿大夫皆有致仕副邑三孤田不副者自上差之三公之外其餘有三卿之外其餘有六大夫之外其餘有九皆以次相三若三孤有致仕之副則卿與公同其餘三非華次且三公雖無正職猶列於官參六卿之事故司徒云鄉老二卿則公一人三孤則無職但佐公論道在朝在家其事一等故無致仕之副其封王子弟者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又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祭祀皆致福於王是也但王子弟有同母異母親疏之異親寵者與三公同平常者與六卿同疏遠者與大夫同以上所說據鄭皆以爲夏制載師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

任畺地注云家邑大夫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是周與夏制合又鄭注大司徒都鄙亦兼王子弟公卿大夫言之賈公彥以爲親王子弟在大都次疏者在小都次更疏者在家邑與孔說合惟不言致仕者及三孤耳疑亦當同也殷制未聞

〔又案〕其封國大小之數夏制已見上鄭注甚明殷蓋因夏正義泥鄭氏尚書注萬國之數四百國在畿內因謂夏畿內國皆方五十里殷畿內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

六十三與夏不同案王制前後有兩天子縣內文前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後云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

六二文數適相符祿士閒田二句後文無之互相備也鄭於前文既以唐虞稱服殷周稱畿此稱縣內定為夏制而正義又創為夏畿內皆五十里之說自相違反殊失其旨其周制之大小則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是謂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崔氏亦同此說

〔又案〕七十里與五十里五十里與二十五里疑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之例名雖不同其實一也

〔又案〕方百里者九十一則為方十里者凡九千一百以方七十里者一則為方十里者四十九計之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則為方十里者共得一千二十九其餘存為方十里者凡八千七十一適八十同七十一成也以下準前法計之可得

〔又案〕孟子說周室班爵祿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康成注王制則以此為夏制而周則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家邑二

十五里且周禮三等采地士不在內王制所謂元士不與又謂其餘以為祿士者是也孟子顧以元士受地為與子男同亦不合其言曰軻也嘗聞其略則為傳聞約略之詞可知

〔又案〕小司徒注二千三百四井一萬七百三十六夫一萬應作二萬明南北國子監本福建本崑山葛氏常熟毛氏本皆誤檢疏正作二萬是也若作一萬則共只八萬夫與上九萬夫不合若云除去公田不應上下出稅治澮皆不除獨於此治洫一條除去也其誤明矣

又案或疑服䖍注春秋傳引司馬法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是專以乘爲甸出兵鄭信南山箋甸方八里在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其說似有異同者恐治溝洫之夫但不出田税未必不出車賦也謹案坊記云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玩其中二字甚分明固無可疑

又案或又疑司馬法通爲匹馬成出革車一乘云云定爲十家出一人三百家出一乘此但據三分去一及一家受二夫兩法而言其一成之

内尚有治洫之夫一同之内尚有治洫澮之夫並未除去而賈氏疏竟未之及何也謹案三分去一之法凡古人論田制舉其大略者皆以此爲例其有曲别分析者皆不用此例王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此舉其大略者也載師注云凡王畿内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此亦舉其大略也與王制合也至於三分去一之外又有二法一是二而當一法一是除去治溝洫計算法二者古人往往偏據一端言之今評論如左

又案小司徒注成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税同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税此法除去治溝洫矣卻並非二而當一所引司馬法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

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法二而當一矣卻並無治溝洫在内若據小司徒注而以二而當一法計之則所謂成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之地實二百八十八家受之其治洫者三百二十四夫之地實一百六十二家受之同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之地（不加公田之數算）實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家受之其治洫者二萬七百三十六夫之地（仝上）實一萬三百六十八家受之治澮者三萬二千四百夫之地（仝上）實一萬六千二百家受之

也若據司馬法而以除去溝洫法計之則所謂成百井三百家者實一百九十二家出稅應除去一百八家治洫同萬井三萬家者實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家出稅（照加公田之數算）應除去六千九百一十二家治洫一萬八百家治澮也考之經注本無所爲十家出一人之說賈疏所云三十家出三人者亦是據大較而言未爲細加分析耳安得謂治洫澮之夫不在此三百家三萬家内耶

又案夫之名雖從人起若從田制而言夫則皆

指地言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之夫指地而言也五家爲比之家指人家而言也鄭所謂成五百七十六夫出稅者謂五百七十六夫之地耳非謂有若干人家司馬法成三百家者謂人家耳非謂三百夫之地賈疏言三十家出三人不言三十夫出三人安得謂家即是夫而其中無治溝洫乎惟上文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族師鄉大夫遂人遂師之夫家則夫指男家指女鄭鍔亦以夫指地家指人爲謬耳

又案詩正義哀元年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謹案此條用二而當一卻不除去溝洫正司馬法出賦與治溝洫合言之明証

又案鄭所謂成百井同萬井指井牧而言山林之等先已除去故無三分去一司馬法所謂成百井同萬井舉大略而言山林之等亦在其内故三分去一

又案鄭遂人注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案六遂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故賈申其意云去山林等其餘如此者皆太判而言之耳是以田之法一成九百夫亦三分去一以其餘遍計出稅故每云三百家也賈正指小司徒注所引司馬法以爲大判而言

又案三分去一之說何以謂大略則無細别則否也賈公彦申鄭載師注之義云洛邑千里之中山林之等多于平地而鄭以三分去一據大

較而言也又云邦畿千里唯民所止若東都地
中東面雖有平地至于三面山林雜有今鄭所
計雖三分去一豈有二分平土乎但鄭欲以開
悟後人聊以整數爲算法耳據賈此言知大略
則然是以許慎五經異義左氏說云山林之地
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
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
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
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
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

而當一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
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除山川坑
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
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
十四萬井長轂萬乘漢刑法志亦云一同百里
提封萬井除山川沈岸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
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
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
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
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

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
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
故稱萬乘之主班氏之說與許叔重合玩此二
說益見賈疏之精細但因此數適與鄭小司徒
注一成内出稅治溝洫之數相同孔穎達恐人
不明其異或反誤認爲一故又申論許慎之意
云如異義說則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爲山
川坑岸六十四井爲平地出稅案鄭注小司徒
成方十里緣邊一里治爲溝洫則三十六井其
餘方八里爲甸六十四井出田稅與異義不同

者異義所云通山林藪澤九等而言之鄭注小
司徒者據衍沃平地而言之所以不同也賈載
師疏亦云山林川澤溝瀆等此溝非田間廣深
四尺之溝直是通水之溝耳此孔與賈合也孔
云據衍沃平地而言之不云據井牧而言之者
小司徒注不用二而當一言之耳
［又案］孔又申許慎意云異義九等者據大略國
中有山林至衍沃之等言之周禮九等者據授
民地肥瘠有九等與異義不同也大司徒小司徒遂人大司馬俱有三等每等各分爲三故九等尚書禹貢注云一井上上出

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所以又有此九等者以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九等出沒不同故以井田計之以一州當一井假令冀州上上出九百萬夫之稅兗州下下出一百萬夫之稅是九州大較相比如此非謂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兗州之民皆出下下與周禮九等又不同也蓋左傳九等周禮九等禹貢九等各自不同穎達之辨悉矣

又案若據三分去一則方十里百井之內應除去三十三井一屋方十里百萬井之內應除去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一屋今許氏班氏之說則一成除去三十六井圻內除去三十六萬井是除去者多于三分去一矣此賈氏所謂山林多于平地也

又案或又疑治溝洫與出稅之夫若就一成言之則出稅多治洫少如就一同言之則治澮洫者反多于出稅者推算之法殊未畫一假如一同九萬夫其出稅者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如其地只九十成以一成六十四井出稅之率推之則出稅者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夫是爲九十成出稅之夫反多于一同出稅之夫其不足爲率明矣謹案匠人廣尺深尺謂之甽遂廣深皆二尺溝廣深皆四尺洫廣深皆八尺澮則廣二尋深二仞王肅依小爾雅四尺曰仞深二仞八尺與廣二尋不類趙岐注孟子孔安國書傳並八尺曰仞鄭注儀禮包咸注論語並七尺曰仞宜以鄭說爲正詩噫嘻正義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蓋從鄭說祭義築養蠶宮牆仞有三

尺爲牆高丈故仞七尺也澮廣二尋已倍于洫（孟子疏十丈爲尋又與深二仞不類）其深減二尺不及倍變通之法也古一尺大致合今六寸澮廣二尋合今九尺六寸幾一丈深二仞合今八尺四寸幾九尺周繞一同則其長四百里以三萬二千四百夫治之每一里八十一夫洫廣深皆八尺合今四尺八寸幾五尺居澮七之二周繞一成則其長四十里以三百二十四夫治之每十里八十一夫澮之廣深方積較洫不啻三倍幾四倍（七之二乃三倍奇也）而除夫地差及十倍者水大且深則岸旁

易損壞而施功難澮深合今尺約九尺修築開鑿之功多洫深合今尺約五尺雖有損壞較之澮自當差十倍修築開鑿之功巳少井田之法成間有洫同間有澮滿一同然後有澮繞之則未滿一同但有洫無澮當其未滿一同但就成算則使三百二十四夫治洫當其既滿一同則分出税之夫以治洫分治洫之夫以治澮是同中出税治洫之夫亦即成中專出税不治洫之夫也此二法宜通融而參之者也不當但執一成以爲定法也至成中出税之夫多于治洫以

洫之人功少同中出税之夫少于治澮以澮之人功多但當各就一成一同中計算今云九十成出税之夫反多于一同出税之夫不知九十成中治洫者少則自當出税者多一同中治澮者多則自當出税者少非九十成之民受田少出税獨多一同之民受田多出税獨少也此二法宜分晰而言之者也不當混爲一以相比較也如執一成爲定法九百夫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則必同中亦有洫無澮然後可何也依一成例九萬夫中使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洫足矣今

既添出一澮澮之廣深又倍洫而仍欲使三萬二千四百夫治之則是欲使治洫之民兼治澮也其可通乎故不得不于出税中抽出一萬二千七十八夫治洫此出税所以少也或人之疑非是

〔又案〕同除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計三十六成夫地此三十六成緣邊一面即澮内三面有洫較每成除夫地治洫之法三而殺一當以八千七百四十八夫治此三十六成之洫二萬三千六百五十二夫治澮則其治澮也

每十里約五百九十夫每一里約六十夫其治洫也每十里八十一夫每一里約八夫蓋相差七倍有半無十倍鄭注不細推及此者以緣邊三十六成既俱不出税則同力合作以治澮治洫今計其差數不妨區分算之於法本不區分也

〔又案〕或又疑都鄙既畫井則一成百井内有公田百夫司馬法亦未除去而賈氏亦不及何也賈云一井中爲公田八夫家治百畝則無九夫鄭據九百畝而言故每云九夫爲井耳小司徒

注俱是連公田言之不除去也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如除公田則宜除七井一百畝存五十六井八百畝除六十四夫存五百一十二夫矣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如除公田則宜除四井存三十二井除三十六夫存二百八十八夫矣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如除公田則宜除五百五十一井存三千六百四十五井除四千九十六夫存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夫矣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如除公田則宜除二百五十六井存二千四十八井除二千三百四夫存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夫矣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若除公田則宜除四百井存三千二百井除三千六百夫存二萬八千八夫矣惟其皆合公田言之故司馬法亦合言之也蓋公田即是所出之稅除去則惟存私田稅何從出乎

又案三等采地規制既明今再爲逐節推算稍地共二十同二十萬井内封二十五里之國六十有三每國六百二十五井計三同九十三成

七十五井内十八分而去五應除去一同九成三十七井四百五十畝存二同（十八萬夫）八十四成（七萬五千六百夫）三十七井（三百三十三夫）四百五十畝（四夫及半夫之地）其現存内滿同者除去治洫治澮十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夫存七萬三千七百二十八夫滿成者除去二萬七千二百一十六夫存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夫其不滿一成者不開除三項共存十二萬二千四百四十九夫及半夫之地以六家受十三夫之例推之計五萬六千五百一十四家受十二萬二千四百四十七夫之地仍有二夫及半夫之地（每一家受二夫六分夫之一以半夫之地化作三分除去一分仍存二分是爲六分夫之二即三分夫之一也）又得一家仍餘三分夫之一縣地共二十八同二十八萬井内封五十里之國二十有一每國二千五百井共五同二十五成内十八分而去五應除去一同四十五成八十井三百畝存三同（二十七萬夫）七十九成（七萬一千一百夫）一十九井（一百七十一夫）六百畝（六夫）其現存内滿同者除去治洫治澮十五萬九千四百八夫存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夫滿成者除去治洫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六夫存四萬五千

五百四夫其不滿一成者不開除三項共存十
五萬六千二百七十三夫以六家受十三夫之
倒推之計七萬二千一百二十六家受十五萬
六千二百七十二夫之地恰盡都地共三十六
同三十六萬井內封百里之國九每國萬井共
九同內十八分而去五應除去二同五十成存
六同（五十四萬夫）五十成（四萬五千夫）其現存內滿同者
除去治洫治澮三十一萬九千一十六夫存二
十二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夫滿成者除去治洫
一萬六千二百夫存二萬八千八百夫兩項共

存二十四萬九千九百八十四夫以六家受十
三夫之例推之計十一萬五千三百七十四家
受二十四萬九千九百七十七夫之地仍餘七
夫之地（三家則餘半夫之地四家則不足一夫三分夫之二）
又案滿同去存之例每萬夫去五千九百有四
存四千有九十六每五千夫去二千九百五十
二存二千有四十八每二千五百夫去一千四
百七十六存一千有二十四每千二百五十夫
去七百三十八存五百一十二每六百二十五
夫去三百六十九存二百五十六去多于存滿

成去存之例每百夫去三十六存六十四每五
十夫去十八存三十二每二十五夫去九存十
六每十二夫及半夫之地去四夫及半夫之地
存八夫存多於去
又案其未滿一成而以井計者何以不除小司
徒正義云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四尺深四
尺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廣八尺深八尺治溝
洫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
溝亦不出稅總在六十四井之內以洫言之矣
今案洫廣深比澮減三倍奇則除夫地減至十

倍溝廣深較洫又減半水小而淺岸旁無甚損
壞而施功易較洫又當差百倍修築開鑿之功
甚微不必開除夫地治之矣小司徒注匠人注
互相備匠人注云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
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蓋即令出稅者治溝不
當有治溝不出稅之法賈公彥之言非也出賦
稅治溝遂農民之本務也大爲澮洫以利民又
念其施功之難而除夫地治之故有治澮洫不
出稅之法先王愛民之至意也溝則無事此鄭
注至精非有所闕

又案據司馬法同三萬家除去治洫澮存十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家出三千人計四家又十之一出一人凡滿同者皆以此爲例。亦可云四千九十六家出一千人一成三百家除去治洫存一百九十二家出三十人計六家又十之四出一人凡滿成者皆以此爲例亦可云六十四家出十人今稍縣都三等采地既已逐節算明再爲細推出賦實數稍滿同七萬三千七百二十八夫以六家受十三夫算下倣此計三萬四千二十八家受之餘十三之四爲地三十畝奇依上例出八千三百○七人半滿

成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夫計二萬二千二百三十一家受之餘十三之一爲地八畝弱依上例出三千四百八十九人五之一强不滿成者共三百三十三夫四夫及半夫之地計一百五十五家受之餘十三之十爲地七十七畝弱亦依滿成例出二十四人奇縣滿同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夫計五萬一千四十二家受之餘十三之六爲地四十六畝奇依上例出一萬二千四百六十一人奇滿成四萬五千五百四夫計二萬一千○○一家受之餘十三之十一爲地八

十五畝弱依上例出三千二百八十一人奇不滿成者共一百七十七夫計八十一家受之餘十三之九爲地七十畝弱亦依滿成例出一十三人弱都滿同二十二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夫計十萬二千八十四家受之餘十三之十二爲地九十二畝奇依上例出二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弱滿成二萬八千八百夫計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二家受之餘十三之四爲地三十畝奇依上例出二千○七十七人弱以上通共約可出五萬四千五百七十七人以一車士卒七十

五人推之得車七百二十七乘尚餘五十二人有餘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計之得四軍尚餘四千五百七十七人

又案同之民四家又十之一出一人其役稍重成之民六家又十之四出一人其役較輕所以不同者蓋同中除治澮者多成中除治洫者少澮之功雖倍洫究之洫澮所以爲民耳賦所以奉上故又以此均之

又案同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家出車百乘計一百二十二家出一乘則一萬二千二百家已

可出百乘尚餘八十八家約一百二十二家又百分之八十八出一乘凡滿同者皆以此爲例成一百九十二家出車一乘凡滿成者皆以此爲例今再爲逐節推之稍滿同三萬四千二十八家可出二百七十六乘又十之九稍滿成二萬二千三百三十一家可出一百十六乘又十之三稍不滿成一百五十五家計一乘尚少三十七家僅十之八縣滿同五萬一千四十二家可出四百十六乘又十之九縣滿成二萬一千一家可出一百十三乘又十之一分七縣不滿

成八十一家計一乘尚少一百七家僅十之四都滿同十萬二千八十四家可出八百三十乘又十之七都滿成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二家可出一百十六乘又十之六以上通共得一千八百六十七乘其畸零者又約得四乘十之七約三等都鄙所出士卒人數僅得七百二十七乘而所出車有如此則車多而人少孔穎達云鄉遂皆但出人而不出車車並國家所給然則都鄙之車旣有羸餘其必通融給用可知

王與之曰鄭氏以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三十四夫治洫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雖橫渠亦從其說殊不知小司徒四井爲邑至四縣爲都皆以四數之言田之實數司馬法自井十爲通至終十爲同皆以十數之兼山川城郭而言小司徒四丘爲甸即司馬法通十爲成甸六十四井而成

百井者其三十六井爲山川城郭也小司徒四都之地即司馬法一同之地四都方八十里止六千四百井而同乃萬井者其三千六百井爲山川城郭也大約小司徒之法比司馬法皆是三分之二實地鄭旁加之說其算法則是但不必謂旁加之人專治溝洫

陳傳良曰溝洫之事歲歲有之而軍賦不常有若專以某人治溝洫某人出軍賦則不均矣

案旁加之地鄭以爲治溝洫而王次點指爲山川城郭王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

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所謂成與同者既屬出稅出賦之夫則鄭所計自已除去三分之一王說無據不可從且如其言則治溝洫者又是何夫永嘉陳氏所疑定以某人治溝洫者不知每同每成之内自可通融恐周官亦無此死法也此說亦不足辨玩鄭氏遂人注三分去一制其餘如此自明

又案陳君舉言一成百井八百家而司馬法只言三百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番休者常五百家可見周家優民之至此蓋不知治溝

洫法又不知二而當一法也陳及之言周制于六十四井之中五百十有二家之内每七家賦一人凡七十五人故曰甸出甲士三人歩卒七十二人之額其調發從軍則十七家而遣一人凡三十人故曰成百井士十人徒二十人蓋一人行而十家合資之則行者十人而三百家被其征調故五百十二家止言三百家餘二百十二家又留以須後如是則兵籍甚具而行者甚少所以壯國勢而休民力此蓋不知王畿邦國之分而臆造十七家遣一人之說且不知二而當一而臆造五百十二家只征發三百家之說也

又案小司徒所計民數家出二人半者乃六鄉之制若六遂則家出二人都鄙則四家六家出一人不等矣其所謂家一人者乃單指正卒而言也司馬法亦有二法其所謂成百井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者乃指王畿都鄙而言所謂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者乃指邦國而言内俱當除治洫澮又二而當一計算又以上所說皆調兵之法至于臨敵自有卒伍之法在亦不得

混而爲一也王氏與之訂義以周家調民爲兵凡有四法其一小司徒大司馬可任者家三人二人其二小司徒起徒役家一人其三漢志司馬法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其四鄭注三百家出三十人所列四法殊不分明又載陳君舉説以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之說與六鄉家二人半之說合爲一遂謂六十四井五百十有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擇七十五人用之既合王畿邦國以爲一又不知二而當一遂謂甸出七十五人乃七家賦一兵王畿邦國同也不

知七家賦一兵約略之詞據此以斷周官一概皆用此法何鹵莽之甚耶

陳祥道曰鄭氏據司馬法率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賈公彥遂以此為畿內之法以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為邦國之法然周官之於調役其寡也家出一人其多也起餘子與竭作未聞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也

案經注並無十家出一人之說司馬法中有治洫治澮陳氏未及考故為此說以七十五人為

邦國賦馬融鄭康成服虔杜預皆如此必有所據未可輕議至於以餘子為羨卒尤非已詳辨於後

詩小雅信南山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鄭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　正義甸字既訓為治又音為乘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是以治為義地官小司徒四丘為甸注云甸之言乘也稍人掌丘乘之政令注云丘乘四丘為甸與維禹敶之之敶同郊特牲丘乘共粢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于車賦出長轂一乘是以乘為義知六十四井為甸者小司徒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如數計之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計之則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里名為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為成冬官匠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中者以匠人既云十里為成即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

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焉

陳祥道曰古者或以甸為乘或以乘為甸以甸為乘稍人掌丘乘之政令禮記惟社丘乘粢盛是也以乘為甸春秋衛良夫乘衷甸兩牡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

地官稍人曰掌丘乘之政令〔鄭注〕丘乘四丘爲
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
是掌都鄙云丘甸者舉中言〔正義〕鄭先通韓詩
此據韓詩而言敶敶是軍敶故訓爲乘言由是改
云者由甸出車一乘故改也
〔案〕王氏曰丘之政令司徒所掌乘之政令司馬
所掌丘言其地乘言其賦所謂同則丘之地也
所謂徒役輂輦蜃車則乘賦也不知軍賦之法
從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而起故云丘乘鄭
云舉中言之者得之王氏以丘爲同以乘爲一

切士徒其說非是漢書地理志廣漢郡甸氏道李奇曰甸音勝師古曰音食證反是古者甸有陳音
〔王氏曰〕井邑丘甸縣都出兵之法此但言丘乘者
以丘出馬一匹四丘出車一乘井邑之兵自此成
縣都之兵由此始故舉以爲名令之治其賦也
〔案〕葉時禮經會元不信稍人丘乘即爲丘甸改
爲丘十有六井百四十四家共出車一乘不知
使丘出甸賦者此正魯人作丘甲之事變亂周
制者也葉氏以之解經謬矣
〔又案〕賈公彥申鄭義曰據大較而說也曰皆大

判而言之耳曰欲開悟後人聊以是爲算法耳
此深得鄭旨學者當以此求之

四處公邑

〔地官載師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鄭注〕公邑謂
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
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
大夫如縣正甸凡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
〔正義〕郊外曰甸甸在遠郊之外其中置六遂七
萬五千家餘地公邑也但自甸以外至稍縣畺四
處皆有公邑公邑乃六遂餘地六鄉之內有九等

田無公邑云自此以外皆然者太宰九賦有邦甸
家稍邦都之賦非采地是公邑可知又二百里外
其地既廣三等采地所受無多故惟九十三國明
自外皆是餘地爲公邑也若然是公邑有四處也
云天子使大夫治之者以四等公邑非鄉遂又非
采地不見有主治之以司馬法云二百里曰州四
百里曰縣言之故知天子使大夫治之也從二百
里向外有四百里以二百里爲一節故二百三百
里大夫治之尊卑如州長中大夫四百五百里大
夫治之尊卑如縣正下大夫　六遂與六鄉相對

故甸亦七萬五千家六鄉餘地有九等所居六遂
餘地無九等故以餘地爲公邑

陳祥道曰邦甸浸廣矣又無九等之地故餘地爲公邑邦削至邦都又加廣矣而三等采地之外其餘亦爲公邑公邑有四而載師特曰公邑之田任甸地者言公邑始于此也蓋公邑閑田也天子使大夫治之遂人與縣師預焉遂人掌野自百里外至五百里皆曰野縣師掌邦國都鄙甸郊里之地域謂 鄭康成謂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義當然也

禮記坊記正義曰兵賦之法畿內六鄉家出一人遂之軍法與鄉同其公邑出軍亦與鄉同故鄭注匠人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則知公邑地制與鄉遂同明公邑出軍亦與鄉遂同

案遂之餘地即所謂以公邑之田任甸地縣士注所謂封則爲采地未封則爲公邑也蓋公邑雖稱餘地實多於遂幾倍準之稍縣都亦多於采地幾倍以公邑太宰九賦所出天子使大夫治之其地宜廣也

又案其采地之外餘地在夏殷則六十四同九十六成周則六十五同八十一成三十井一爲祿士一爲閑田夏謂之閑田周謂之公邑其實一也其祿士之內又包二條一是元士即所云天子之元士不與鄭謂不在封國數中是也一是公卿之子父死後既不世爵得食父祿即所云大夫不世爵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是也二者皆爲無地之士雖給以地而當其祿不得爲采地春秋之時公卿亦有無地劉子單子是有地者稱爵畿內諸侯皆稱子見鄭荅趙商王子虎卒是無地者不稱爵是也其祿士之外並爲閑田

與畿外附庸閑田相對但畿內閑田即是公邑畿外閑田非即附庸已封人爲附庸未封人則閑田畿內不言附庸無附庸也又畿外州建二百一十國之外則閑田少畿內建九十三國之外則閑田多所以然者畿外諸侯有大功德始有附庸故閑田少畿內每須盼賜故閑田多也

又案王制凡九州一節鄭以爲殷制但言元士不與不及閑田天子之田方千里一節鄭亦以爲殷制其注但言元士亦不及閑田似若殷時無此一項者或係偶不及之經無明文姑闕

又案計遂之公邑九同五十成十八分而去五得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夫以六家受十三夫通之可受二十八萬五千家稍地公邑十六同六成二十五井十八分而去五得一百四萬四千六十二夫半六家受十三夫可受四十八萬一千八百七十五家縣地公邑二十二同七十五成十八分而去五得十六同四十成一百五十夫一百四十七萬八千七百五十夫六家受十三夫可受六十八萬二千五百家畺地公邑二十七同十八分去五得十九同五十成一百七

十五萬五千夫六家受十三夫可受八十一萬家計四處公邑共二百二十五萬九千三百七十五家據賈疏以公邑之制亦與六遂同則亦下剩致毗但內應除去治溝洫若干夫則出賦之夫亦未可定今特舉其概云

餘夫圭田

冬官匠人正義曰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注云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圭潔也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絀士無潔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于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業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

陳祥道曰周禮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畮蓋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畮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

以餘夫任之此詩所謂侯彊遂人所謂以彊予任畮者也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畮以其家既受百畮而又以百畮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禮言上地田百畮萊半之云云則所謂餘夫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畮如正農夫也班固謂其家衆男亦以口受田如比鄭司農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餘夫亦受此田其說與孟子不合賈公彥之徒遂謂餘夫三十有妻者受百畮二十九以下未有妻者受田二十五畮是附會之論也

案陳氏解餘夫如之甚確蓋上地田二十五畝
萊十二畝半中地田二十五畝萊亦二十五畝
下地田二十五畝萊五十畝也

周禮軍賦說卷一

周禮軍賦說卷二

中吳 王鳴盛 學

論溝洫之制

地官遂人曰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鄭注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

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正義此溝洫法與井田異制其遂溝洫澮廣深亦與井田溝澮廣深同故鄭還約匠人井田之法而言也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者此解經萬夫有川之意從西北隅北畔至東頭有十洫一洫百夫十洫千夫千夫萬步萬步有三十三里百步百步是少半里以九澮總而言之則萬夫矣故言萬夫者三十三里少半里矣云九而方一同者案匠人云廣尺深尺謂之甽以至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澮彼

井田法溝澮稀少而云同此雖溝洫法溝洫稠多亦與彼井田相準擬而言也云以南晦圖之遂縱溝横洫從澮横九澮而川周其外者案詩今適南畝又南東其畝故以南畝圖之其田南北細分者是一行隔爲一夫十夫則於首爲横溝十溝即百夫於東畔爲南北之洫十洫則於南畔爲横澮九澮則於四畔爲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澮耳此川與匠人澮水所注川者異彼百里之間一川謂大川也

詩周頌噫嘻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

千維耦【鄭箋】周禮曰凡治埜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三耜爲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正義】箋以播厥百穀是王者率夫爲之箋又以萬人爲耦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所引周禮盡川上有路皆地官遂人文也彼意言凡治郊外埜人之田一夫之間有通水之遂廣深各二尺也此遂上即有一步徑以通牛馬其十夫有通水之溝廣深各四尺也此溝上即有一徑畛以通大車其百夫有通水之洫廣深各八尺也此洫上即有一大塗以通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也此澮上即有一通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此川上即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爲限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旣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

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冬官匠人文也此一川之間有萬夫故爲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三里者舉其成數也以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充故鄭首尾爲一以爲傳也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以南晦圖之則遂縱溝横洫縱

澮橫九塗而川周其外焉是鄭具解五溝五塗之事也以遂人治野田故還據遂中鄰里酇鄙縣而說之四縣爲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爲七部猶餘二部蓋與公邑采地共爲部也何者遂人於川有路之下云以達於畿鄭云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共爲部也地官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十鄙百酇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矣

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澮廣深之數皆冬官之文也徑畛塗道路所容於匠人差約而爲之耳无正文言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者以夫間有遂則兩夫俱南晦於畔上有遂故遂從也其遂旣從則必注於橫者也故溝橫也百夫方千步除外畔其間則南北者九遂東西者九溝其東西之畔卽是洫也從洫必注於橫澮則南北之畔卽是澮也萬夫方萬步爲方千步者百除外畔其間南北者九洫東西者九澮其四畔則川周之故云川周其外也如是者九則方百里故遂人注又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也此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遶之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匝之也

〔案〕詩但言私田不言公田則知此中無井田法陳祥道據此以駁鄭氏非也

論井田之制

地官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埜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

爲都〔鄭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姦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旣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爲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正義〕云匠人爲之溝洫者案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是匠人爲之溝洫也云相包乃成者司徒立其畍匠人爲其溝相包含乃成其事耳鄭知此

謂造都鄙者鄉遂公邑之中皆爲溝洫之法此經爲井田之法故知謂造都鄙也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者案遂人夫間有遂之等是溝洫法鄉田之制與遂同此經與匠人爲井田法其制與鄉遂不同故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也此雖不言異於公邑公邑亦與遂同故注匠人云異于鄉遂及公邑是也

【冬官匠人曰】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

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一夫所佃百畝方百步九夫爲井方一里三夫爲屋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正義】云畿內采地之制者對畿外諸侯亦制井田與此同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者案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若以九而方一同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既溝澮稀稠不同又彼溝洫法以爲貢祇就夫稅之十一而貢此則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是溝洫井田異也　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其夫間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無遂其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自然入川此略舉一成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

矣遂人云夫間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此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自餘洫澮川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但彼云九澮而川周其外川則人造之此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逆故宜爲自然川也

【朱子語類曰】問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遂所以不爲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數五六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以五起數家出一人爲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周禮唯挽輅則用之此役

之最輕者

論三等授田

地官小司徒曰頒比法于六鄉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鄭注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可任謂丁强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

一人其餘男女强弱相半其大數

遂人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鄭注廛城邑之居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萊謂休不耕者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授此田也

案中地田百畮萊百畮即所謂一易之地家二百畮下地田百畮萊二百畝即所謂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惟上地田百畮萊五十畝較六鄉獨多耳

周氏曰遂人掌邦之野其地廣而瘠若置都邑處必狹而肥故遂人上地有萊田

沈彤曰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畮而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而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而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畝數同則其地宜無不同也不易之地家百畝較上地之家不少萊五十畝乎曰家止百畝則爲上地之上者而終不

易百又五十畝則僅爲上地而或易或不易蓋三分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二休其一更三歲而徧每分連二歲不易至三歲乃易之大司徒與遂人蓋各有二等彼此相備故畝數不同而同也

案此說無據而近于鑿

大司徒曰凡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鄭注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厚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畮

陳傳良曰王制正義農夫受田實有九等案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惟三等大司徒言其綱其實不易一易再易各爲三等則九等

夏官大司馬曰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下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鄭注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如六遂矣鄭司農云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參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參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

正義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中地家二百晦下地家三百晦與此上地食者參之二合故云邦國如六遂

案蔡德晉解大司馬此節謂所令之賦自鄉遂以達於邦國都鄙皆二法可食者謂田也其不可食者則萊也可食者三之二謂田百畝萊五十畝也食者半謂田百畝萊亦百畝也食者參之一謂田百畝萊二百畝也此條以大司馬三等與遂人三等同與康成合但鄭謂是邦國蔡通畿内都鄙一概同之

鄭鍔曰經所載自王畿之鄉遂都鄙至于諸侯之邦國凡授田之法自有四節大司徒言都鄙之制小司徒言六鄉之制遂人言六遂之制大司馬言諸侯國之制何以明之大司徒言凡造都鄙而繼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其爲都鄙之制明矣小司徒言上地中地下地之制不與遂同又不與都鄙大司馬同非六鄉田制而何何則上地當食十人九人八人中地當食七人六人下地當食五人此常法也六鄉在内不及十人九人但家有七人則授以上地家有六人則授以中地家有五人則授以下地所以然者將以强内故也若六遂所授則不可與鄉同故別言之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見其如常法而已然又有萊五十畝萊百畝萊二百畝不與鄉同則以遂地遠而齊授之萊所以饒遠也又以爵考之鄉大夫爵與遂大夫同鄉師爵與遂師同小司徒爵與遂人同遂人掌授遂田則小司徒掌授鄉田矣遂人言六遂之制則小司徒所言爲六鄉授田之制何疑之有若夫外造都鄙則大司徒事故都鄙之田於大司徒言之施政職于九畿之

外而令其軍賦則大司馬事故邦國之田于大司馬言之也

案小司徒六鄉大司徒都鄙授田法與井牧同遂人六遂大司馬邦國授田法與井牧微異蓋以饒遠遂較鄉爲遠邦國較畿內爲遠故其差如此及其出稅賦則皆二而當一今臚列諸條彙於一處學者覽之自明

馬端臨曰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之說則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王制孟子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畝爲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三者不同

地官遂人曰凡治野以下劑致甿　鄭注變民言甿異外內也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優遠民也

案王昭禹解下劑致甿劑爲約劑謂與甿約之要書也此說太迂不如鄭注之確

曹氏曰六鄉授田分上中下地爲任民多寡之數而此則不復差別一以下地爲率蓋六遂比鄉爲差遠而在野之地寬宜優其役而厚其力使受地多而征調少庶民皆願爲之氓以滋生齒以實遂地

論稅法輕重之等

地官載師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鄭注任謂任土地以出稅賦也征稅也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也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

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案鄭康成以遂人所言爲溝洫之法即夏之貢法鄉遂公邑用之匠人所言爲井田之法即殷之助法都鄙用之其溝洫與井田之異則正義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九澮而川周其外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一溝澮稠多一溝澮稀少其異一匠人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其夫間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無遂其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入川略舉一

成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遂人云夫間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匠人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自餘洫澮川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其異二遂人云九澮而川周其外川是人造之匠人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遼宜爲自然大川非人所造其異三溝洫之法祇就夫稅之十一而貢井田之法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所自治其異四宋鄭夾漈非之謂匠人舉大概而言遂人舉一端而言井田之法通行天

下未嘗有異陳祥道禮書亦謂先王之爲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鄉遂六軍所寓豈各授之田而不爲井法乎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遂以井田屬之采邑不知二百一十國謂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小司徒井其田野不過取名于縣都而已不足据陸佃陳傅良皆不信鄭說備載王與之訂義近時沈彤祿田考亦用鄭樵陸佃之說朱子則曰周禮

有井田之制有溝洫之制井田是四數溝洫是十數今永嘉諸儒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通鄭氏注分作兩項極是愚謂周人徹法原兼貢助若井田通行天下則亦專用助何徹之有遂人匠人之別見于周官國中野外之殊著于孟子自當以康成及朱子之言爲定至于遂人言興耡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後鄭云謂起民人令相佐助陳氏以此証遂得行助者非也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考夫屋鄭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

任正義云鄉遂之內旣不爲井田而爲溝洫之法今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者以其溝洫雖爲貢法出貢之時亦三三相保任以出穀稅故鄭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也一井之內九夫三夫爲屋是屋三夫自相保任故云三三相任據一井而言也似一井之法亦八家耡一夫稅入于上相保任以出穀者也旅師掌聚野之耡粟注野謂遠郊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正義此野謂六遂鄉遂鄉邑三處皆爲溝洫三等采地乃爲井田今此六遂鄭以爲井

田與例違者鄉遂中雖爲溝洫法及其出稅亦爲井田稅之蓋即指三三相任非九而稅一也孟子云鄉田同井賈公彥匠人疏鄉遂爲溝洫法而云鄉田同井此謂殷之助法雖鄉亦爲井田故云鄉田同井以孟子雜說三代故也是皆不得取以難鄭唯噫嘻駁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鄭仍引遂人釋之似屬可疑然言私不言公則知此中只有私田也是亦無可疑矣但從鄭說則鄉遂公邑溝洫稠多其治溝洫不出賦之夫當數倍于都鄙而檢經竝無

此法則鄉遂出賦之夫亦皆不能定況六鄉家二人半六遂家二人都鄙與邦國郊外約七家出一人其羨卒無考其賦役之差繁于近簡于遠參差不一如此予嘗反覆推尋求其說而不得既而檢春秋正義鄉遂不出車甲馬牛而都鄙出車甲馬牛則其費且倍于鄉遂至於稅之輕近重遠又各不同則其輕重之差亦固無可疑者出車一條別見於後今取稅之輕重附論如左　康成匠人注云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文公又問井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魯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與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

也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稅有重輕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賈疏云畿內用貢法

云云者鄉遂公邑之内皆鄰里比閭等治民之官旦夕從民事或因此促之使先治公田則不得恤其私故爲貢法使不得有公田也云邦國用助法諸侯專一國之政恐其貪暴稅民無藝者藝謂準法宣公初稅畝就井田上尚取民之所自治若爲貢法有何準法故爲井田不爲貢也孔穎達云鄭云邦國亦異外内則諸侯郊内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内貢法邦國用助法以爲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内地少郊外助多故以邦國爲助對畿内之貢爲異外内也此條

疏通鄭意最善案詩小雅甫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箋以十千爲萬畝而解之云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正義云孟子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賦重背陳古說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

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註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内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曰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内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爲什一之事也又孟子云滕文公使畢戰問井田孟子對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所引異外内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

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爲郊内也郊内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内居在國中故也助法既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若然九一而助者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

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故鄭元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若什一自賦爲什中賦一則不得與九一通率爲什一也且鄭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不言國中什而稅一明是國中什一而貢一故得通率爲什一也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鄭據其言謂什一而徹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何休之註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註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中央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處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

謬鄭于匠人註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穎達此疏於天子諸侯皆異外內之事解釋最爲明晰然則二法不同輕重有異者豈非畿內之賦鄉遂重而都鄙輕邦國之賦國中重而郊外輕故特設此輕近重遠之稅以均之歟 或曰稅有重輕是固然矣趙岐解孟子云夏后時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殷民耕七十畝以七畝助公家周民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其實皆什一也賈公彥匠人疏亦用趙氏之說今從鄭說則不合故陳祥道禮書云鄭謂通率什一而穎達之徒申之謂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孟子何以言皆什一歟曰字書訓徹爲通漢武帝名徹諱徹爲通徹侯爲通侯副徹爲副通正兼二法爲什一之義不當以爲徹取龍子莫不善于貢之言夏元肅雖謂後人流弊其實亦由立法而然制公田則不必取盈不制公田則賦有常額安得謂貢助皆什而稅一耶朱子謂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

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八家各授一區
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此條
得之又謂周時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
助法八家同井此條亦得之至謂夏一夫受田
五十畝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如此則與
助通率爲十九分而取其二分與前說自相矛
盾其請野鄙註使什而自賦其一亦當改爲使
什一而自賦其一乃爲確耳又謂貢法以十一
爲常而周則一夫耕私田百畝公田十畝爲十
一而取一如此則通率爲二十一分而取其二

分皆非也何休范甯班固趙岐之說本于公羊
然求之諸經則無文計以法數則不合不可從
又案朱子或問三代受田多少之不同何也曰
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陳氏云夏
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周而大
備也徐氏云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
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然諸說皆
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域亦有
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乃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
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法使民不得服先疇

之田畝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
以若此者果何謂也顧氏炎武曰古來田賦之
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
過因其成迹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
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
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何歟蓋
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
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
未嘗異也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

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而當時因時制宜之法亦
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周時土易
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爲二畝其名殊
而其實一矣　然以上所謂異外內者亦皆言
其大略耳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
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
十二注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匠人註
亦引載師此文而云此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
輕近重遠耳又駁異義云案公羊說十一稅遠
近無差元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

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也若然周
禮稅法據王畿公羊稅法據諸侯邦國諸侯邦
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役賦事暇故
無遠近之差也夫所謂近者多役故輕其稅者
城道溝渠之役固然矣而六鄉上劑致甿六遂
下劑致甿四處公邑同于遂則亦下劑致甿此
豈非畿內之近者多役乎至謂諸侯無遠近之
差者對畿內而說耳其實則孟子對滕文公正
是邦國異外內之事而尚書費誓正義大國三
軍出自三鄉次國二軍出自二鄉小國一軍出

自一鄉是國中亦家出一人也司馬法旬六十
四井出七十五人賈公彥以爲邦國之制是在
野七家而出一人也此豈非邦國之近者多役
乎抑所謂近郊遠郊賈氏欲取九等田分屬之
故不言六鄉其實六鄉亦在其內也所謂園廛
者鄭氏取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解廛取
詩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以解園鄭不取何休公
田內二十畝八家各二畝半之說其箋詩云田
中作廬以便田事意亦指廬在私田之內賈失
鄭指而取趙岐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之說以園

廛兩物合成一五畝之宅乃趙岐注滕文公以
園廛皆是國中之地與五畝之宅無涉則賈又
失趙指矣其實廛者即經所謂以廛里任國中
之地園者即經所謂以場圃任園地也場人掌
國之場圃則園不在國中乎是園廛亦在六鄉
之內也惟旬稍縣都無過十二者指六遂及四
處公邑而言無采地在內其采地稅法之輕重
檢經注無明文以下劑致甿及七家一人之差
考之則采地之稅必當又重于十二可推而知
也

論出賦之法最重則畿內之六鄉廛里以

下九等地九等[illegible]自畿[illegible]無文只指六鄉偏在遠郊內故以意推與邦國
之三鄉二鄉一鄉其次則畿內之六遂及四等
公邑其次則邦國之郊外最輕則畿內之三等
都鄙論出稅之法最重則畿內之漆林二十而五其
次則畿內之三等都鄙[illegible]旬稍縣都無過十二[illegible]疑三等都鄙亦當在
內檢鄭注賈疏皆不在內又無他法見經姑分之則爲一等其次則畿內之
六遂及四等公邑十二其次則畿內遠郊之六鄉
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二十而三六鄉地居四同則近郊遠郊皆有之
勿泥其次則邦國之郊外九一其次則畿內之近郊
宅田士田賈田十一其次則邦國之國中什一使自賦孔

作什一而稅一其次則畿內之園壥二十而一最輕則園宅及圭田餘夫皆無征鄭以圭田即上田士田在近郊則十一也王制圭田無征賈氏以餘夫亦無征二說不同總之稅輕者賦重賦輕者稅重錯綜參伍而尋之則渙然無疑矣　六鄉三劑致甿合正卒羨卒通率家二人半其常征所用則無過家一人都鄙六家出一人亦言其常征所用耳計亦當有羨卒以備更休經無明文不可臆度至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鄭氏注及正義以爲與六遂同近時蔡德晉亦

云然但受田既一概同于六遂之制並無鄉遂之別則凡邦國國中之賦亦未必如鄉內有三劑下劑之分亦當正羨通家出二人與六遂同雖經無文可以意推也至常征所用則亦無過家一人說本尚書正義已見前以此推之知馬鄭論語註所引司馬法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者乃是邦國郊外之賦耳不復言其細別舉其多者言之與鄭駁異義及匠人註所謂邦國言其略者正合又邦國郊外亦當有羨卒經註無文亦可以意推耳

卷二終

周禮軍賦說卷二

中吳　王鳴盛　學

制軍

夏官曰凡制軍王六軍　〔正義經言六軍詩常武文王言六師者此皆軍也故鄭荅臨碩云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故春秋雖累萬皆稱師出兵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illegible]師舉中言之也次以師爲名謂君行師從[illegible]謂卿行旅從之類

當時曰合六遂六鄉則可制十二軍有十二軍之

衆備制爲六軍可見先王之不盡民力也

李覯曰此則六鄉爲六軍又案遂人職云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康成謂遂之軍法如六鄉則六遂亦爲六軍注疏謂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爲正軍六遂爲副倅至于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但以王家迭用之則常六軍爾故止言六軍此鄉遂制軍之法

〔案〕葉時劄說以六軍用車五百一十二乘近時沈彤又謂一車百人一軍一百二十五車六軍

合四百五十乘不知六軍千乘古之定制諸說
皆無據不足信
尚書泰誓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
詩大雅常武曰整我六師
又棫樸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又小雅瞻彼洛矣曰以作六師
案鄭荅趙商問釋臨碩難並以六師即六軍蓋
對文則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散文則師軍通稱
夏官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有五

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
五人爲伍
鄭鍔曰舉一軍之制則六軍可知
易氏曰小司徒以軍制聚萬民自伍兩至軍師悉
在焉獨言會萬民之卒伍者先王之軍制調兵必
五數出兵必百數不五數不足以調兵故積數起
于五人之伍不百數不足以出兵故積數起于百
人之卒以百人之卒成一小陣五百人之旅成一
中陣二千五百人之師成一大陣萬有二千五百
人之軍成五大陣

車之卒伍
地官縣師曰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辨其
夫家人民田萊之數若將有軍旅之戒則受法于
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
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鄭注云受法于司
馬者司馬主將事故先于司馬處受出軍多少及
法式也於司馬處得法乃作起衆庶會合車人人
則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車亦有卒伍
黃氏曰司馬主兵其令不得直行于天下必有縣
師關節此先王微意兵皆民也發民爲兵而主民

之官不應全不知故使其屬行司馬之法起其衆
庶馬牛車輦而後會其車人卒伍邦國都鄙鄉法
卒伍雖素定而車人不相須甸稍縣都野法車人
相須而縣鄙居民未嘗爲卒伍故于此皆以司馬
之法會之五人爲伍百人爲卒離則皆伍聯則皆
什
夏官司右曰凡軍旅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
其右　鄭注右謂有勇力之士充車右合比屬謂
次第相安習也車亦有卒伍　正義宣十二年傳
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司馬

法曰二十五乘爲偏又云以百二十五乘爲伍注云伍重故百二十五乘是車之卒伍也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

鄭注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于中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正義圍圍城時也守守城時也助者圍守皆用助之也此五兵勇力之士所用車之五兵則無弓矢而有夷矛也

陳祥道曰鄉萬二千五百家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爲三萬七千五百人矣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車矣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爲一車之士卒則所餘五十人又在後車矣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由此推之六軍則車千乘矣此車人參兩以相聯糾之法也春秋宣公十二年左傳曰欒武子曰楚之軍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杜注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

案每車人數以七十五人爲定其法即徵之大司馬制軍之法蓋周官一曰會萬民之卒伍再曰會車人之卒伍其所以獨言卒伍者以軍法起于伍成于卒也自伍至兩則以一甲士統之故每車甲士三人然則一乘者三兩之數五伍爲兩則二十五人三兩七十五人也四乘者三卒之數四兩爲卒則百人三卒三百人也百乘者三師之數五旅爲師則二千五百人三師七千五百人也五百乘者三軍之數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千乘者六軍之數七萬五千人也其爲卒伍皆五數配以車乘皆成三數蓋與圖書卦畫相參足見其爲先王制軍自然之定法而非私智穿鑿之所能者

又案伍兩卒旅以徒而言也而車亦有卒伍蓋一車七十五人則卒伍已寓于車之中及其用之而車又爲卒伍之法則變化無窮矣陳祥道云三卒而車四乘以至三軍而車五百乘所謂卒伍已寓于車也左氏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所謂車亦爲卒伍者也

辨可任

地官鄉大夫曰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劉氏曰昔未上籍今則籍之謂之登

王昭禹曰族師職卑所統者寡故使之較其數然後登上其籍鄉大夫職尊所統者衆故登其籍不較其數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則使登其籍于大司徒也辨其可任者辨其力彊而可任以事者也

黄氏曰征不言歲而言七尺六尺者歲雖登而身不及則爲疾所謂瘂短侏儒者也則舍之國中晚征而早舍爲其近而役多野則早征而晚舍以其遠而役少

張氏曰國中以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

陳及之曰六鄉之民雖有定額至其征之貴者以下皆免以此見六鄉七萬五千家特立此爲國家武備耳或者見鄉中有師田行役之說遂謂軍役一切調發非矣

王與之曰古者兵法與役法不同兵法自外及内如有兵事先遣邦國不得已及遂又不得已及鄉若役法先内及外此先王均内外之意

其舍者國中自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陳祥道曰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外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使其勞逸輕重均而已與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

二同意

又曰國中貴者賢者之等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于諸侯者三月不從政自諸侯從于家期不從政役之義也舍之仁也

案鄭注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國中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但復多役少反得晚賦早免殊不可解不知六鄉之内上劑致甿復

者雖多役較國外爲重故既輕其稅以優之而
又晚賦早免以體恤之周官多饒遠之政亦未
嘗不寬近其遠近均平如此
小司徒曰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
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
史氏曰國中王畿也四郊畿外也都鄙野外也夫
謂其身家謂其居
族師曰以時屬民而較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
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
項氏曰夫以田言家以居言如家七人爲衆家五

人爲寡貴賤老幼廢疾則不任可任謂六尺以上
七尺以上者
閭胥曰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
鄭鍔曰一閭之民有可任者有可舍者閭胥先有
以辨之則鄉大夫得以歲時入其書
遂人曰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
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　鄭注夫家猶言男
女也
王氏曰遂人既登其夫家衆寡六畜車輦遂師又
以時登則遂師登之于遂人遂人登之于小司徒

遂師曰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
舍與其可任者
陳祥道曰周禮鄉大夫國野之役至于六十六十
有五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祭義曰五十不爲甸
徒非周制也然六十不與服戎恐周亦然班超傳
曰古者十五授兵六十還之韓詩說三十授兵六
十還兵其受兵早晚雖殊其六十還兵一也
易祓曰近郊之民王之內地共輦之事職無虛月
追胥之比無時無之故七十而征六十而舍則稍
優于畿外非姑息也遠郊之民王之外地也其溝

洫之制各有司存野役之起不及其羨故六尺而
征六十五而舍則稍重于內地非荼毒也
案地官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
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
用一日焉陳及之以爲王制內則云五十不從
力征六十不與服戎力征與戎事有異況軍事
不得以時日爲斷其說甚確均人之力政與戎
事無涉也

起徒役

地官小司徒曰頒比法于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

一人以其餘爲羨〔鄭注〕鄭云羨饒也〔正義〕此
謂六鄉之內上劑致甿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
卒

凡國之大事致民〔鄭注〕大事謂戎事也鄭司農
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
〔正義〕左氏成公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言致
民明非祭祀是戎事可知
〔陳祥道曰〕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
起徒役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
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

〔葉時曰〕此經司徒司馬皆言上地可任者家三人
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井
凡八家姑以下地言之則可任者十六人凡起徒
役無過家一人則一井但八人耳故遂人曰以下
劑致甿民雖受上田中田而會之唯以下劑爲率
其寬民力可知也
〔案〕訂義李景齊云司馬法甸出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司徒通籍民數起徒役家一人則以
甸計之一井八家六十四井爲家五百十二而
僅止七十五人蓋不盡以爲兵陳及之亦同此
說不知甸出七十五人者邦國之法小司徒家
一人者畿內六鄉之制若以二者合爲一則萬
二千五百家爲鄉六鄉寧足以出六軍乎此謬
也又云成方十里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此
十里之成自甸外又加三十六井宜所任者益
多而今特三十人蓋不盡以爲兵此又不知三
十六井乃治洫之家並不使出軍賦謬而又謬
者也

軍將

〔尚書甘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

人〔孔傳〕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各有軍士故曰
六事〔正義〕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爲軍將天子
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元云夏亦
然則三王同也卿爲軍將故召六卿及其誓之非
止六卿而已鄭元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
吏下及士卒也
〔又胤征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孔
傳〕仲康命胤侯掌王六師爲大司馬
〔傳〕仲康命胤侯掌王六師爲大司馬
〔又周官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孔傳〕夏
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四方國之亂者

夏官曰司馬帥其屬而掌邦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鄭注輿衆也行謂軍行旅晉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于此

葉氏曰大司馬制六軍則兵屬大司馬矣至於軍旅大事則五官預有事焉蓋古者寓兵于農寓將於卿命卿爲將此有事之時也無事而統兵亦不專屬之司馬使兵無專將將無專權也觀周人制

兵之灋國子宿衛之士則屬之冢宰虎賁宿衛之兵則屬之司馬師保四翟之隷旣屬之地官又屬之秋官至如國有大事國子游卒雖屬于地官之諸子而又弗征于司馬其衛兵之權散出可知也鄉遂之民皆軍也則屬之司徒四時之田皆兵也則屬之司馬閭師地官之屬軍旅之戒則受法於司馬至如鄉師帥民徒而致政令受役要可也而必考辟于司空其戢兵之權散出可知也蓋古者兵制自衛民之外六軍之制皆寓兵於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于卿本無將之可名又況兵權散出不屬一人有事調兵則天子遣使一牙璋發之其權又專屬于天子是以兵滿中外而居然若無迨及數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霸列國專征世卿帥師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譏權臣也聚民爲兵兵安得不惰聚兵專將將安得不驕此其爲患久矣唐人府兵號爲得井田大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其意已異而況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更番再世安得無將驕卒惰之患府兵且爾況不爲府兵者哉

詩大雅常武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

師皇父　鄭箋宣王命卿士爲大將用其以南仲爲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太師者公兼官也

正義工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爲卿士矣太師三公之名復言太師皇父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天子六軍軍各有將今特命皇父使整六師不命餘將蓋雖每軍各有將而中軍之將尊故特命之使總攝諸軍也

陳傳良曰詩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小宰戒司馬出征也程伯時爲司馬

夏官大司馬曰制軍詰禁以糾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杜之

小司馬［鄭注］此下字脫滅札爛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王與之曰吉凶軍賓嘉達于天下而軍禮獨藏于大司馬號司馬法若國有師田之事縣師始受法

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之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皆不備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觀兵蓋如此

序官曰凡制軍軍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鄭注］將帥長司馬者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正義］言軍將皆命卿云云者皆據在鄉爲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時尊卑命數而言伍皆有長是比長下士不言者以衆多官卑故略也

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正義］府史有軍則置無則已故不言府二人史六人而逆言以見義

陳祥道曰古之官有常名有異名內而爲比長閭師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爲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

蔡德晉曰軍不必皆取之于鄉而將帥亦不必皆用鄉吏觀四時較閱之旗號必兼州里野家都鄙

而並陳之可見而將帥必臨時選擇取有德有才者爲之鄭康成謂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是也

華天沐曰六軍之將皆命卿必有一卿爲之主此必是司馬其餘五卿蓋擇于司寇司空及六鄉之鄉大夫爲之若太宰司徒宗伯之尊不當使之受節制于司馬也雜說云周之軍制將則命卿帥則皆大夫卒長司馬則皆士蓋以詩書禮樂謀元帥無非儒者之事而公卿大夫皆可以充將帥之選也

〔案〕軍將命卿以下註及正義甚明薛平仲則云軍將命卿說者以爲天地四時六官之六卿今考六官中特司馬掌兵餘卿無與雖田役軍旅之事互見六官然特爲治事條目云爾初非爲軍將惟鄉大夫掌六鄉之政教禁令序官則曰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則鄉大夫亦謂之卿六軍之將即六鄉之卿也非特此也比長下士伍長亦下士則伍長即比長閭胥中士兩司馬亦中士則兩司馬即閭胥旅師上士卒長亦上士黨正下大夫旅師亦下大夫州長中大夫師帥亦

中大夫則軍將即鄉大夫明矣鄭謂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使兼官焉謂六鄉之吏兼官可也何爲復曰選于六官彼蓋無一定之見不知康成原謂六卿爲軍將而鄉大夫以下德任者則兼師帥之屬別而言之也王氏與之謂古者徵兵不出境若以王朝六卿兼掌六鄉之軍何害是矣而又以軍將爲鄉之卿尤爲非是玩詩常武則宣王固命冢宰矣何得云司馬掌兵餘卿無與耶

〔又案〕大司馬之職仲夏教茇舍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州以鄉名鄭注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于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鄉遂大夫文錯不見以其素信于民不爲軍將或爲諸帥是以闕焉正義此經六遂直云縣鄙不言遂六鄉言以州名雖見鄉亦不見鄉大夫之身其文交錯不見鄉遂大夫故云文錯不見也兵書孫子云素信者與衆相得管子云作內政寄軍令則鄉遂大夫以下至比長鄰長皆因爲軍吏

以領本民或別使人爲軍將則鄉遂大夫別領人爲師帥旅帥亦有別使人爲軍將者外傳穆叔云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是也經又云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注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正義以爲從軍將以下至伍長皆得稱軍吏鄉遂大夫若爲軍將則在軍吏載旗數中今載旜載物知已所管之衆屬他軍吏已全無所將非直不爲軍將亦不爲諸帥細玩此二節注及正

義知先王命將原無一定鄭注大司馬軍將作兩法解之一是六官之長一是鄉遂大夫取其德任者而已此最爲精妙薛氏不明此義遂謂六軍之將專用六鄉大夫非也世固有長于治民短于克敵者安得鄉大夫皆全材耶至正義以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証三公爲將東征之事變也非常也豈得爲定制又以穌輅有輿以作六師爲諸侯世子爲軍將皆近穿鑿今亦不取

黄氏曰遂之爵秩遞降於鄉一等邦國亦有鄉遂其爵秩亦當有高下及在軍皆升之使與六鄉

等大抵軍吏無大小皆主號令當使人尊敬之二十五人之長而爵中士其意可見

李嘉會曰先王兵制自五人以上必用命士一人爲之長至二千五百人則用中大夫故一軍之間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五人上士百二十五人中士五百人下士二千五百人士大夫如此之多故各自愛不敢貽誤軍機以自傷所以古者兵敗止曰敗績不至甚敗也

案兩司馬中士則伍長下士可以意推況地官比長下士已有明文疏謂衆多官卑略而不言予謂直省文耳訂義所載黄氏說以五人之長號令甚狹可以無爵因謂宋藝祖階級之法與三代暗合伍長不必盡有爵又謂衆多或有不置皆不可從

軍糧

葉時曰六軍人自爲備居有積倉行有裹糧非公家所給也是以太宰之職九賦斂財皆有以待其用獨不及軍旅九式均財皆有以爲之法而亦不及軍旅豈非農皆爲兵兵皆自賦初無煩于廩給故亦不煩於均節歟

調發臨敵不同制

尚書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　傳　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勇士稱也皆百夫長　正義　司馬法車有七十二人計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司馬法一車又有甲士三人共七十五人今以虎賁不得謂之非甲士遂又略去甲士專舉步卒皆曲說也孔略六百而言之凡二萬一千人故云舉全數孔既用司馬法一乘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

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爲正
遂爲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
十四井爲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于臨敵對戰布陣之
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
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故左傳云先偏後
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
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
左傳戰于繻葛杜註云車二十五乘爲偏是車亦
爲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

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
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更當以虎賁甲士
配車而戰此云虎賁即甲士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
欲總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
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
禮記坊記正義曰諸侯出賦之時雖成方十里出
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臨敵之時則
同鄉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之屬故左傳云必之
戰楚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云兩之一卒適吳是
臨軍同鄉法也牧誓云武王戎車三百兩孔注云

一車步卒七十二人謂出軍法也經云千夫長百
夫長謂對敵時也
春秋成公元年正義曰邦國所出一車甲士步卒
總七十五人周禮大司馬五人爲伍等大致不同
者大司馬所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對敵布陳用
兵之法此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謂徵課邦國
出兵之時所徵之兵既至臨陳還同鄉遂之法知
臨敵用鄉遂法者以桓五年戰于繻葛先偏後伍
又宣十二年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及尚書牧誓云
千夫長百夫長是臨時對敵皆用伍兩卒旅師軍
也

辨盡發之非

地官小司徒曰頒比法于六鄉凡起徒役惟田與
追胥竭作【鄭注】鄭司農云田謂獵也追追寇賊
也竭作盡行【正義】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甿一
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
甿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饒遠
故也
李景齊曰田與追胥暫耳則不惡其爲盡征也
陳祥道曰古者國有遊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

所以副其正也六鄉以三剃致民上地中地下地起徒役毋過家七人以其餘爲羨則一人爲正卒餘可任者皆羨卒也六遂以下剃致民上地中地下地皆以二人任之則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不預所以優野人也惟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

〔案〕田而竭作即禮記所謂惟爲社田單出里惟爲社田國人畢作也陳祥道謂田獵人所同欲其說似陋王應電謂田獵而祭人各致其報本之心是矣而未盡也徒役必留羨卒者重民力

愼居守也田而竭作者農隙講武旣無嫌于擾民練習戎備實有國之大計也

〔又案〕以上論田與追胥非羨卒盡發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注〕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冦也鄭司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餘子謂羨也元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于王宮者也〔正義〕左氏成公傳國大事在祀與戎此言致民明非祭祀是戎事可知司農云餘子謂羨也羨卒惟田與追胥竭作大故不合使羨故鄭不從之經云大故當宿衛王宮書傳云餘子皆入學則餘子不得爲羨

陳祥道曰羨卒亦謂之餘子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故也

鄭鍔曰周人有致民之法又別爲致餘子之法民則一家受田之夫也餘子則家之羨卒也常事之大如田役之類家起一人足矣故止致其平時授田之夫至變故之大家出一人不足以禦之故致其餘爲羨之卒也

蔡德晉曰餘子羨卒也致餘子先王必不得已爲之故雖盡室以行而民不怨也

〔案〕鄭司農以餘子爲即羨卒陳祥道鄭鍔鄧元錫王應電蔡德晉並同案經旣云田與追胥竭作而其下又云大故致餘子不與上文複疊耶則餘子非羨卒可知康成謂卿大夫之子當守于王宮者疏云大故當宿衛王宮又案書傳云餘子皆入學可証餘子爲卿大夫之子非羨卒也蓋羨卒所以備居守及更休之用若其興師越境而羨卒皆發空國而往居卒僅存老弱民何以堪牧野之師紂七十萬通圻皆發晉作州兵亦盡用之蘇秦謂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户

下户三男子卒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昨按户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至于隋閲丁口唐括逃户皆汲汲焉惟恐其民之不盡爲用此悉亂世之事非先王之政也故予以爲致餘子宜從康成非羨卒盡發

詩小雅信南山正義曰成出兵車一乘爲七十五人耳而哀元年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兵賦則衆不盡行故一車士卒惟七十五人傳說少康言有衆一旅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也

案孔穎達此說非是一成一旅言其實數耳非羨卒盡發

詩大雅公劉曰其軍三單

案此條詳見諸侯軍制門陳祥道援以証致餘子爲起羨卒考鄭箋謂大國三軍以餘卒爲羨今邰承上公之封公劉遷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玩此知詩特舉其軍賦實數非羨卒盡發

又小雅采芑曰其車三千　鄭箋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

案一車士徒七十五人千乘當用七萬五千人則爲六軍采芑其車三千鄭以爲羨卒盡起孔正義六鄉羨卒盡起得二千五百乘案畿內六鄉地居四同萬有二千五百家爲鄉依小司徒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一爲正卒餘爲羨卒通而率之家二人半若令盡起一鄉得三萬一千五百人六鄉得十八萬七千五百人計千乘爲七萬五千人則十八萬七千五百人可得二千五百乘此穎達之說也但廛里九等田亦在六鄉之內孔未算及未爲定數今以載師注考之六鄉四同方二百里每同九萬夫四九三十六則三十六萬夫之地內山陵等三分去一存二十四萬夫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七萬五千家通上中下地一家各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據二十四萬夫除十五萬夫存九萬夫廛里九等田九者各爲萬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各受一夫則爲半于農人實二家受一夫之地九萬爲四萬五千總

六鄉七萬五千家添四萬五千爲十二萬夫若以一家二人半通率之則有三十萬人第據康成以遂人溝洫之法與匠人井田之法二法判然不同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九澮而川周其外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匠人云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

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如此則一同爲一澮鄭以鄉遂公邑皆用溝洫之法則鄉遂溝洫稠多較之都鄙幾十數倍小司徒注甸方八里旁加十里爲成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同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一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此井田之制鄉遂治溝洫之夫自當數倍于都鄙而檢經及注疏並無此文

未可臆斷則六鄉實受地者雖可定之以十二萬夫而其出賦者尚未可定也要之必不能給三千乘蓋三千乘則十八軍二十二萬五千人矣斷非六鄉之所能供也正義以爲家二人半特舉其大率耳人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內不必常有千乘或出六遂足之或出于公邑愚謂周禮田與追胥李氏景齊以爲田乃暫時事則不惡其爲盡征也即追捕盜賊亦不過逐出之耳若遠行征伐決無空國而往之理賈公彥原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采地又不足徵邦國

之說亦決無必待六鄉盡起尚不足而始徵外兵之事若然則六鄉疲憊已極而邦國永無徵發時矣采芑之三千安知非鄉遂都鄙之正卒或徵邦國之兵鄭氏特臆說耳予斷以爲非羨卒盡發

王應電曰舊謂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此非覈實之言也夫苟定于比即爲伍則征行用衆何以居守豈百里之內曠然無人耶愚考六鄉居民之數一比長所統合有五十家然則所謂伍之人亦于五十家內而取之十家而

取一人也故比閭族黨州鄉者教訓其居民之法有家則在所教者也伍兩卒旅師軍者部署其勇力之法凡有材藝者又自會而用之也庠序師田各自為制征行有時而居守不可缺不外乎比閭而不泥于比閭實並行而不悖故以比閭中之民而簡閱之為伍兩則可謂比閭之民與其長即伍兩之兵與將豈其然乎

〔案〕王氏疑比閭族黨州鄉為伍兩卒旅師軍則征行用衆百里之內曠然無人何以居守因剏論謂比閭者教訓其居民之法伍兩者部署其勇力之法所謂伍兩特臨時簡閱十家而取一人耳不知征行之時羨卒固在居守何患無人先王寓兵于農若臨時簡閱則仍後世苟且之計豈其然乎王氏亦惑于羨卒盡發之言耳不知古無此法也

地官小司徒正義曰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于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遍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

春秋正義曰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征境內之兵

章俊卿曰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率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也而調兵諸侯又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裒荊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于征徐以象追貊以韓平淮夷以江漢略見于經可考也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會伐屢矣未嘗見王師之出焉

陳傅良曰古者五侯九伯分列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畿兵不出周官司馬法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徵師于諸侯畿兵不遠征故劉文公平丘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率王賦至戰國時赧王伐秦尚從銳師以此知畿兵不用

陳祥道曰賈公彥言出軍之法先六鄉次六遂次公邑都鄙乃徵兵于諸侯不止則諸侯闔境出焉

所謂千乘之賦也然先王之于天下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其待卒應變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方伯連率所不能克然後鄉遂之士應之周官曰王之大事諸侯左傳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又曰諸侯敵王所愾則出軍之法豈先虛其內以實其外哉

案鄭司農云百里内爲六鄉外爲六遂合鄉遂可制十二軍而僅制六軍蓋以遂爲鄉之副倅鄉不足斯取諸遂其寛民力一也民之可任者雖有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之別然每家惟

取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以備更休其寛民力二也六鄉以三劑致甿而六遂槪以下劑爲率則正羨之外雖可任而并不用爲羨者更多矣其寛民力三也以此知古無盡發之事

又案六軍統于大司馬而大司馬九伐之法明載夏官章俊卿陳傅良陳祥道謂天子有事于四方但徵諸侯之兵而内兵全不出者非也惟是賈公彦孔頴達所云鄉不足取遂以遞及于邦國云云者若專指正卒而言則可倘混康成羨卒盡起一言空其國不足乃他有徵發是先

虛其内以實其外百里之内何以居守誠有如諸儒所疑矣

周禮軍賦說卷三

周禮軍賦說卷四

中[illegible]學

邦國鄉遂之軍以下[illegible]

夏官大司馬曰凡制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鄭注　鄭司農云春秋傳有大國次國小國又曰成國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　正義　此大國次國小國亦皆以命數同者軍數亦同則上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也大國次國小國春秋止文成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公問臧

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其位在三孫子之于衛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盍指此爲大國次國也

春秋襄公十四年左傳正義曰夏官大國三軍云云當以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也諸侯五等惟有三等之命伯之命數可以同于侯其軍則計地大小故伯國之軍不得悉同于侯也

案　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康成雖以爲殷制亦兼夏及引周禮釋之然則大國者專指公而言春秋正義以公侯皆爲大國與賈疏二說不同宜從賈說惟魯侯爵而得有千乘與他國異

穀梁傳曰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　范注　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

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

案　穀梁與周禮不合范甯駁之極是

陳祥道曰　穀梁傳曰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啖助云天子六軍大國三之一小國半大國數不必常所以亦稱其制與周禮不合是臆說耳

案　大國三軍凡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五百乘次國二軍凡二萬五千人車三百三十三乘餘二十五人小國一軍凡一萬二千五百人車一百六十六乘餘六十二人十之五此皆邦國常征

之所用其畸零不滿一乘者蓋險野徒爲主易野車爲主古有徒兵不盡爲車抑或以鄉之所出與境內所出通融配合如孔氏所云元科之兵不必定屬本車者耶考之說文軍從車從包是知軍以車成當以後說爲正

薛平仲曰一封出車千乘以杜氏法積算十同千乘當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二千人步卒七萬三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爲六軍然而大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鄉六遂迭用之耳

陳祥道曰記曰制國千乘語曰道千乘之國然賦雖至于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三軍則五百乘而已蓋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

案此條剖晰邦國常征盡發二法極爲明了知此則包咸之妄可破魯頌兩言之疑亦可決矣

唐仲友曰學者見司徒建邦國封疆與武成分土之等孟子頒祿之制不合因謂周禮非周公之制爲周禮者又强爲之說曰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周公變商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皆未深考之耳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左氏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然則大國三軍出于三郊三遂副之周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御事司徒司馬司空然則大國三軍三卿爲之帥一軍之戎車百二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諸侯之軍制既同分土之制安得而異周之九服即禹之五服烏覩所謂七千里者周公相武王滅國者五十而所立七十一國分土之制遽過于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猶三倍何所容之後儒不能通則曰是兼附庸誠是也抑不思百里之提封萬井三分去一爲六萬夫之地悉以

家一人率之爲兵六萬尚不足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爲車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數所謂園廛宅田士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與卿大夫公子弟之采邑于何容之家既役其一人百畝又征其什一宅無餘地車輦馬牛干戈之屬于何出之百畝之分以中農計之足食七人什取其一則十夫而食七人古庶人在官次第之祿也六萬夫之稅足當中農夫六千人而已三鄉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于何給之尚未食三遂之吏與其百官之衆府吏胥徒之祿宗廟朝廷之禮王國之朝貢

四鄰之邦交於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爲公侯之國明甚況七十里只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爲諸侯之國抑又明矣然則子産孟子之言非歟曰二子何可非也抑古人之爲言省文而互見詳而考之未有不合者古之爲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也出于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也出於成國者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

之則方千里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軍與賦而言之則方千里者爲兵車萬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爲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軍又五十里者爲一遂合爲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一定出賦五十乘軍賦合三百乘男之國也由是推而上之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具二遂略當一同合爲兵車五百乘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爲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定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合千乘公之

國也伯二同則方百四十一里公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一里子下同于男侯上同于公是謂分土唯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内矣今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證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奄有鳧繹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疆之内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軍制賦之域故地方七百里而止于革車千乘則舉封疆而言雖七百里猶可而況

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乎故於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之於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於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于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之也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包山川土田附庸于封疆也于諸侯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見若異而相通何嘗纖毫牴牾哉且先王之于諸侯豈其封疆一定而遂無所勸懲乎慶而益責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

王廣魯以七百里則康周公云爾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于齊有賜履焉于衛有封畛土略焉於韓侯有奄受成國焉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數也與武成孟子之言蓋相表裏矣

〔案〕唐氏以百里不足爲公侯之封其說甚確其餘皆以意立說無所據依萬井之田而云爲兵六萬與井牧不合其謬一也載師九等田去其二存其七以畿内爲邦國之制其謬二也天子遠郊百里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

里三鄉二鄉一鄉在焉三軍二軍一軍出焉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計五百乘二軍二萬五千人計三百三十三乘餘二十五人一軍萬二千五百人計一百六十六乘餘六十二人十之五然則百里者天子六軍之所出而以爲大國三軍之所出其謬三也又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不知方二百里則十二軍矣其謬四也大國地共不過五百里而以百里爲郊次國七十里爲郊小國五十里爲郊與鄭釋聘禮全不合其謬五也千里之中而出萬乘經有明文天子遠郊百里之内六軍千乘注有確據今改爲二百一十里出千乘千里出一萬九百乘何所據乎其謬六也此種本不足辨恐混學者之目特采其說而略辨之

〔詩〕大雅公劉〔曰〕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

〔毛傳〕三單相襲也〔鄭箋〕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于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正義〕知后稷上公之封者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后稷本是三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于邰明爲大國

公爵公劉是其曾孫耳故知仍爲大國當作三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豳民始從之其衆未滿丁夫適滿三單之數無復羨卒故稱單也以周禮言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然則從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取羨卒始滿三軍也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甘誓云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是夏時天子六軍之將皆命卿其法與周同也于

時大國亦立三卿則知亦作三軍而周制因之耳夏殷大國百里周則大國五百里大小懸絕而軍數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于鄉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諸侯三軍出其三鄉而已其餘公邑采地不以爲軍若夏殷之世則通計一國之人以爲軍數故此言丁夫適滿三軍是通一國之人總計之大國百里爲方一里者萬爲田九萬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半之得四萬五千家以三萬七千五百家爲三軍尚餘七千五百舉大數故得爲三軍也次國七十里爲方一里者四千九百

爲田四萬四千一百半之得二萬二千五十家二軍當用二萬二千九百五十人以羨卒充之舉大數亦得爲二軍也小國五十里爲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爲田二萬一千五百夫半之得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家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少一千二百五十人不滿一軍舉大數亦得爲一軍也如此計之夏殷國地雖狹亦得爲三軍矣

〔案〕大國地方百里見于王制康成因其與周制不合解爲夏殷之制此亦臆說於經初無明證孔穎達依此因謂周大國三軍出于三鄉夏殷大國三軍出于一國但出賦之法重于近輕于遠三代宜皆同此如孔言則是夏殷之賦比周獨重也況大國不過百里但用二而當一算之竟無三分去一于法尤屬不合又其中或有應以六家受十三夫者或有應亦去三十六存六十四者共治洫治澮亦當除去穎達之說殊不能通竊以夏殷之大國其地百里其賦三軍二者必有一謬必欲從鄭强爲之說吾所不取

又棫樸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毛傳〕天子六軍〔鄭箋〕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

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正義〕二千五百人爲師夏官序文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下不以軍而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若如周禮夏官序則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此正荅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

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是亦以此爲六軍之意也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于此獨設異端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

〔案〕師軍固屬通稱但是時文王未嘗爲天子未必有六軍故鄭以二千五百人爲師六師一萬五千人解之穎達之辨亦覈特未會鄭意耳

尚書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正義〕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

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也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内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内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内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遂于郊故以郊言之

陳祥道曰鄭氏釋聘禮謂周制天子畿内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則上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

鄭鍔曰鄉遂之制上公之國三鄉三遂侯伯之國二鄉二遂子男之國一鄉一遂大宗伯乃頒祀于都家鄉邑大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則邦國亦有鄉遂明矣

春秋成公元年正義曰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内之兵

春秋莊公十六年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杜注〕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爲晉侯小國故一軍〔正義〕桓八年傳稱曲沃武公滅翼其年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至是乃并之也晉世家云曲沃武公弁晉已即位三十七年矣自桓叔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年周禮小國一軍晉土地雖大以初并晉國故以小國之禮命之

〔案〕此雖一軍未必只有萬二千五百人也

又閔公元年左傳曰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

申生將下軍〔杜注〕晉本一軍

又襄公十四年左傳曰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杜注〕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爲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

〔正義〕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法五命賜則七命賜國鄭元云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王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地方四百里以上爲成國如鄭之言

成國者惟公與侯耳伯雖與侯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爲成國也成國乃得半天子之軍未成則不得也

〔案〕以上三條皆春秋邦國之軍近于周禮者故列于此

邦國境内之軍

〔漢書刑法志曰〕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

〔案〕成與甸一法也成通治洫甸據出賦故並舉之然此一段本係班氏掇叙古者軍賦之大要今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爲邦國郊外之制偏舉一端言之者古者軍賦雖鄉遂家一人都鄙或四家或六家一人邦國國中家一人郊外七家一人各自不同其臨陣對敵皆一車七十五人而七家一人之制與之同故舉以爲言其餘不備列也

〔論語曰〕道千乘之國〔何注〕馬曰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正義〕千成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者以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方三百里者

三三而九則爲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千里者九百謂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一也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長三百里將埤前三百里南西兩邊是方三百一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一十六里也方十六里者一爲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然斷割方百里者爲六分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埤三百一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

里故云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千乘之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故云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也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包云千乘百里之國者包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每十井爲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故曰適千乘也馬依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包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賈公彥曰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天子畿内邦國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内有異故也

陳祥道曰易曰震驚百里王制曰公侯之田方百里孟子曰諸侯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封于魯太公封于齊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明堂位曰魯革車千乘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論語曰道千乘之國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故周一

等之國以地言之公侯百里大國也伯七十里次國也子男五十里小國也軍之多寡係地之廣狹公侯田皆百里則皆三軍矣

何楷曰包氏注論語直謂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夫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之丘者十六井也以十六井出一甸之賦然且不可今乃使十井出一乘其虐又過于成公矣而謂古有此制乎

〔案〕大國三軍車五百乘若計地出賦則得千乘千乘出賦之法則服虔注左傳所引司馬法載

詩正義所謂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士卒共七十五人者是馬鄭注論語引之欲見邦國疆域實數故改甸爲成其實一耳孫子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怠于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謂七家而賦一兵也今以此法推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家可出八十二人尚餘二夫今祇出七十五人則是七家又十之五强出一人也此說本無可疑自何休注公羊傳初稅畝云聖人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因之亦謂十井爲乘百里之國應千乘也何楷辨之謂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虐又過于成公之丘甲矣此說最精頗後儒猶有惑于其說者則以邦國疆域諸說參錯不合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云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今考王制云云康成以爲夏制五等之爵三等受地至殷變爵爲三等合子男與伯以爲一其地亦三等不變則白虎通詳言之武王克商復增

子男爵爲五等其受地則與夏殷三等同武成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齊魯之封皆在武王之世孟子所謂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者大都據初制而言賈公彥職方氏疏申鄭意謂其時九州之界尚狹至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成武王之意斥大九州於是五等之爵以五等受地則周禮大司徒云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是也馬融

以爲千乘地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又云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數語最可玩味蓋左氏傳言不過半天子之軍坊記言不過千乘不過云者謂軍賦以是爲限非地止三百一十六里故云大國亦不是過史記云周封伯禽于魯地方四百里明堂位則以成王欲廣魯于天下故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然其言魯之賦則亦不過革車千乘而已若孟子對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

子附于諸侯曰附庸趙岐注諸侯加百里象雷震也此以夏制爲周制者其言曰軻也嘗聞其略則爲傳聞約略之詞而非載籍之明據可知王與之云孟子見戰國爭雄壤地廣袤遞援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以抑當時并吞無厭之心若今之偏州下邑奚啻百里周禮所載不爲過也此說得之蓋千乘其地千成則九萬井有餘其爲百里已九有奇矣尚得以爲百里乎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子產適晉獻捷晉人責之何故侵小子產對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

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此亦救時之談非核實之論也至于先儒欲合異爲同說愈多而愈舛一則陳君舉說謂周禮封疆方五百里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徑只百里方三百里徑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徑只五十里方百里徑只二十五里自奇其說與王制合朱子辨之云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則四公以封侯則六侯以封伯則七伯以封子則二十五子以封男則百男其地已有定數君舉說如何可通此其言非也一則

陳用之說以爲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乃正封之實地而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則兼所統之附庸然方五百里則爲方百里者二十五豈公之正封僅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二十四乎方四百里則爲方百里者十六豈侯之正封僅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十有五乎推之伯子男皆不能通此其言亦非也今說千乘一以馬鄭及朱子之言爲斷餘說皆不取

[又案]畿內都鄙皆爲井田其間除不滿成但治溝不扣算外滿成則但有洫滿同則兼有澮

倍于洫故除去治之之夫亦異而成與同出賦之法亦各分為二說已詳見前今邦國郊遂外亦為井田亦當除去洫澮則旬出七十五人之說亦宜分成與同為二方為的確但先儒皆舉其大略未有細推及此也今姑闕之引而伸之亦略可見矣

又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又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

禮記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鄭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

之賦千乘〔正義〕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謂滿千乘則為成國是公侯之封也案千乘之賦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案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則是過千乘云不過千乘者其地雖過其兵賦惟千乘故論語注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

孟子梁惠王章趙岐注曰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

詩魯頌閟宮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毛傳大國之賦千乘〔正義〕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為車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故云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為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彼千乘之衆

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侯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

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鄭箋〕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正義〕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

軍皆夏官序文也舉成數者謂略其七千五百直言三萬耳如此箋以爲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荅臨碩云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三軍之大數又以此爲三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數此敘云復周公之宇故此箋以三萬爲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文數可爲四萬此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爲三萬故荅臨碩謂此爲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

軍明巳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爲二則舍亦當書也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知當時無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宇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于時唯二軍耳

夏官大司馬正義曰大國三軍上公爲大國魯是侯爵而頌云公徒三萬注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二萬舉成數也然當僖公時其實二軍故襄公十二年作三軍則前無三軍矣詩人舉盛時而言若然魯公伯禽時則三軍矣魯語季武子爲三軍叔孫昭子曰不可今我小侯也明太侯之時有三軍矣鄭荅林碩爲二萬大數者以實言之也

何楷曰千乘之制鮮有能明之者先儒皆據漢書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十爲封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車千乘然王制孟子皆言大國百里何從有三百一十六里及考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與左孟不合因再四尋繹更以詩公車千乘之制求之然後知周禮之果不謬而諸儒凡解千乘曾

未有拈出者何也案大司徒職云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十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賈謂公受地廣稅物多但留半即足其國俗喪紀及畜積之用以半爲餘貢入天子其侯伯受地差少則其稅亦少故三分之二留自用以一分爲餘貢入天子子男受地又少其稅轉少故留四分之三亦以一分爲餘貢入

天子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據此說則所謂其食者謂王食其土之入耳今即依此法以諸侯之地推算計封疆方四百里爲田當十六萬井除山林園囿城郭溝塗之類大率三分去一實當存十萬六千六百六十六井又三分之而貢其一于王尚餘二分應六萬六千一百零五井則留供本國之用者也以丘甸法合之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繇此積之則六百四

十井出十乘六千四百井出百乘至六萬四千井即當出千乘矣此外所餘二千一百餘井尚當出車三十餘乘而經傳但以千乘之國爲言者舉成數耳司馬法漢書求其說而不得于是增同十爲封一條以求合于千乘之數而其實無此制也

案何氏以方四百里者推算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之法恰得千乘自謂剏獲不知丘甸之制本有二法有甸出車一乘據六十四井實出稅者而言有成出車一乘通旁加一里治溝洫者而言何氏忘卻旁加之成但以甸算何立說之鹵莽也至于食者半食者參之一食者四之一指貢入天子而言與軍賦本不相涉强爲牽合亦不可從

戴震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者蓋一車士卒共三十人千乘適三萬分言之則曰士曰徒合言之則皆公徒耳武王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蓋不言步卒而但舉甲士其數亦合杜預注春秋作丘甲謂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

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說引周禮而以漢刑法志雜之刑法志亦本司馬法然司馬法與周禮有合有不合其合者方可據不合者不可執以定周禮也康成據司馬法甸出車一乘每車士卒共七十五人之說謂千乘闔境所出五百乘常征所用計應三萬七千五百人舉成數故言三萬其說非是

案司馬法文引之者非一其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

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
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
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
士千人徒二千人此鄭小司徒注所引小雅甫
田箋亦用之者也其曰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
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
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此則服虔左傳
注所引見于小雅信南山正義者也爲通爲成
云云通治溝洫者而言爲丘爲甸云云據實出

稅者而言兩者互相明實即一法無可疑獨一
車三十人一車七十五人二者不同鄭注論語
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但欲見地方三百一
十六里有奇故不引丘甸而引通成其下又引
一車七十五人參合二文爲一則小司徒正義
云鄭注論語是畿外邦國法甲士少步卒多此
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
有異故也是司馬法本有二法賈氏之言甚明
觀鄭于論語注服杜于春秋左氏傳所言皆邦
國事同引七十五人說獨于小司徒畿內事則

引三十人說足知賈說之精矣今魯頌正邦國
事戴氏以都鄙事說之非也又古者每車士徒
共七十五人此定法也孔穎達于書牧誓正義
禮記坊記正義春秋成公元年正義皆謂徵課
出兵之數與臨陣對敵之數不同科兵既至臨
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不必
還屬本車如此則雖七十五人恰與軍法相合
亦不必符原科之兵若三十人之法自是元科
兵非軍法明矣至武王所用革車三百乘虎賁
三千人此孟子文戴氏据之謂一車甲士十人

書序又作三百人孔傳謂虎賁即係甲士本即
百夫長穎達疏之又謂一車士徒共百人而甲
士惟一人皆非也革車之外又有虎賁二者本
不相涉耳至公子無虧所帥杜氏明云車甲之
賦異于常當日衛爲狄滅戴公廬曹使人戍守
非尋常征戰事可比以之爲証更未足據
漢書刑法志曰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
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三百一
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
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邦國軍將

何休公羊傳注曰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

公羊傳正義曰隱五年注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王官之伯宜半天子乃有三軍魯爲州牧亦但二軍止置司徒司空以爲將下各有小卿二人輔助其政其司馬事省蓋總監而已故但有一小卿輔之知古但有司徒司空典事者詩云乃召司徒乃召司空不見司馬故知司馬事省總監而已然則司徒卿一人其大夫二人司空卿一人其大夫二人司馬卿一人其大夫一人所謂諸侯之制三卿五大夫矣

王與之曰王制謂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一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經文作二卿皆命于君者注以爲誤蓋欲爲將者皆出于天子所命之卿以見兵制雖備于邦國兵權不屬于私人此聖人統御諸侯防患之深意

薛平仲曰晉悼公時魏絳爲司馬張老爲侯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司馬使訓卒乘注以爲軍將皆命卿猶有先王之遺意

雜說曰軍制有隆殺而軍帥無隆殺軍制有隆殺所以明分軍帥無隆殺所以愛民故雖一軍亦以命卿主之重民也春秋于將卑師衆者則譏焉聖人不忍以卒予敵也

邦國卿大夫家軍制

禮記坊記曰家富不過百乘

正義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卿采地也故左傳云惟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直云惟卿百邑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案鄭注大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說者據此以爲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五里其諸侯之卿大夫傳云卿備百邑論語云百乘之家此據諸侯臣之采地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之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其子男之地惟方二百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復得方百里案易訟卦註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稅三百家

惟有此文其子男中都小都無以言之案鄭注論語伯氏駢邑三百云此齊下大夫之制則似公侯伯之制下大夫惟三百家者但春秋時齊强臣多故伯氏惟食三百家之邑不與禮同也此皆皇氏之説熊氏以爲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別又以諸侯之臣賜地無常得地者卿百乘下大夫則得十里之戎

孟子梁惠王章趙岐注曰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

漢書刑法志曰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沉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

魯制

春秋成公元年曰三月作丘甲 杜注周禮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 正義鄭注小司徒引司馬法云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千井革車十乘甲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萬井革車百乘甲士千人徒二千人與此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同者小司徒辨畿内都鄙之地域鄭所引士十人徒二十人者謂公卿大夫畿内采地之制此之所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故不同也一乘甲兵甸之所賦今魯使丘出甸賦乃四倍于常也

左傳曰爲齊難故作丘甲 杜註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 正義左氏經傳並言作丘甲耳重斂之事傳無明文而知爲丘作甸甲者以傳云爲齊難故作丘甲以慮有齊難而多作甲兵知倍作之也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難暫爲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然則築城備難非時不譏此亦備難而譏之者魯是大國甲兵先多僖公之世頌云公車千乘昭公之蒐傳稱革車千乘其甲足以拒敵而又加之重斂故譏之

顏師古漢書注曰丘十六井也止出戎馬二匹牛

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乃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耳今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

李景齊曰成公作丘甲春秋譏之蓋常賦于一甸而魯于一丘爲之則軍賦極重耳

杜佑曰魯自禽父封于曲阜及僖公能復周公之制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又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其曰三萬舉成數也實三萬七千五百人宣公奢泰初稅畝什二而稅既益民稅及成公謀伐齊元年作丘甲丘各一甲又益民賦率一丘而出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矣

陳氏曰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方八里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古者或以甸爲乘或以乘爲甸以甸爲乘稍人掌丘乘之政令禮記爲社丘乘粢盛是也以乘爲甸衞良夫乘衷甸兩牡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通洫言之其實一也今作丘甲者即丘出甲一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也穀梁以爲甲非人人之所能爲杜預以爲丘出甸賦加四倍誤矣

鄭伯謙曰宣公初稅畝是于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而行什一之稅然賦則尚無恙也至于成公之作丘甲則每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矣

案杜佑謂丘甲者丘出甲士一人既出甲士即有步卒二十四人從之是實出二十五人即一兩之數也三丘共出七十五人爲一乘之數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也四丘爲甸則百人爲兵矣如杜預說一甸增加二百二十五人也如杜佑說一甸增加二十五人也凡三甸而加一乘就諸說中二說皆爲近理今亦未有以定二說之去取陳祥道鄭伯謙吳鼐皆從杜佑

吳鼐曰一甸六十四井四旁各加一里則爲百井內去山川林麓三十六井實出賦者六十四井八家同井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出七十五人是七家而賦一兵其云甲何也五伍爲一甲以一甲

統之凡三甲而成一乘不云乘者甲以統卒而爲車馬器械之總持故不曰乘而曰甲也作丘甲者繫甲于丘使丘作一甲也以甸賦則一丘所出秖十八人耳毀甸賦而以丘賦則一甸之中百人爲兵矣五百一十二家而出百人是五家而賦一兵非古也

〔案〕吳氏攺山陵林麓爲山川林麓又即以此當鄭氏治溝洫之數不知山陵林麓三分去一乃據其大略而言若細推之則當以百井之內除去三十六井存六十四井方合但因此數與鄭

氏出稅治溝洫之數相符故後人每誤認爲一吳氏亦誤認故鄭氏于一成內除治洫定出稅云云者本係已經除去山林陵麓然後爲此法今又欲于此中再除山林等而治洫之夫反不計及則踈矣又古人言稅賦皆不除公田蓋公田即賦也除之而計其賦即加賦矣吳氏五百一十二家云云亦非也又攺周禮五伍爲兩爲五伍爲甲丘出二十五人甸出百人此說出于通典今姑存于此又以甸賦則一丘出十八人又十之七强吳氏云十八人舉其略耳

公羊傳曰作丘甲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何注〕甲鎧也譏始使民作鎧也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穀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鬻貨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後財用足

穀梁傳曰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范注〕丘十六井使一丘之民皆作

甲

〔案〕作丘甲一事杜氏注與公羊穀梁異然細考之似當從杜氏蓋左傳雖無明文而旣爲備難自必益兵若從公穀徒然益甲而不益兵非備難意且所謂一丘之民人人作甲者其說亦太迂謬必無此事當日魯君臣雖愚使甲高于丘山而國不加賦豈不可笑耶顏師古說與杜氏同

春秋襄公十一年曰春王正月作三軍〔杜注〕增立中軍〔正義〕昭五年云舍中軍明此年作而彼

年舍故知舊有二軍今增立中軍也

左傳曰季武子將作三軍 杜注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 正義禮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詩魯頌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則僖公復古亦制三軍蓋自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貢事多自減爲二軍耳非是魯衆不滿三軍中若然昭五年舍中軍書之于經從前若減一軍亦應書之而經不書者作三軍與舍中

軍皆是變故改常卑弱宮室季氏秉權專擅改作故史特書之耳若國家自量强弱其軍或減或益國之不須書也何則僖公復古始有三萬則以前無三萬矣僖公作亦不書何怪舍不書也蘇氏亦云僖公之時實有三軍自文以後舍其一軍不書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季武子今爲三軍則異于是矣以魯國屬公之民皆分爲三亦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止一萬二千五百家也何則魯國合境之民屬公者豈惟三萬七千五百家乎明其決不然矣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實異也

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 杜注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

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杜注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

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

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 杜注三分國之民衆各有其一又各自壞其車乘分以足成三軍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 杜注使軍乘之人率其役邑以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已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

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 杜注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

叔孫氏使盡爲臣 杜注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

公
不然不舍〔杜注〕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三家盟詛之本言〔正義〕如上所分三家所得又各分爲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氏取二分孟氏取一分蓋分國民以爲十二三家得其七公得其五也
穀梁傳曰作爲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范注〕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然則此言天子六師

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五年經曰舍中軍傳曰貴復正也然則魯有二軍今云作三軍增置中軍爾魯爲次國於此爲明〔正義〕晉本周公之後地方七百里而云次國者據春秋時言之也
〔案〕穀梁說軍制與大司馬文相違范甯辨是已見前其說作三軍爲增置中軍亦與左氏杜預合

公羊傳曰三軍者何三卿也〔何注〕爲軍置三卿官也〔正義〕公羊以爲王官之伯宜半天子乃有三軍魯爲州牧但合二軍司徒司空將之而已今更益司馬之軍添滿三軍是以書而譏之隱五年注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又云魯人前此止置司徒司空以爲將下各有小卿二人輔助其政其司馬事省蓋總監而已故但有一小卿輔之今更置中軍司馬將之亦置二小卿輔助其政故曰爲軍置三卿官也
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注〕此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

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襄公委任强臣國家内亂兵革四起軍職不共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正義〕知古但有司徒司空典事者詩云乃召司徒乃召司空不見司馬故知司馬事省總監而已然則司徒卿一人其大夫二人司空卿一人其大夫二人司馬卿一人其大夫一人所謂諸侯之制三卿五大夫矣
〔案〕公羊傳及注疏論諸侯軍將則是其說已采于前其論襄公立中軍之官則非也如此則所

謂作三軍者將謂不過增置司馬以下之一大夫耶軍不增而增將義何所取將謂增置一官即當增置一軍耶地不加闢而忽添一軍亦何自而出也且此事原爲三家欲專公室之民人而作之蓋通合境之民擅加分析左氏有明文杜注及疏更爲精確今反謂襄公之意多設大夫官踰王制與左氏大相矛盾不可從

春秋昭公五年曰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曰舍中軍卑公室也 杜注 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自以叔孫爲軍名也

正義 襄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減已稅以貢于公國民不復屬公公室益卑矣初作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舊有二軍更增一軍人數不足總皆毀破足成三軍故云作三軍此則惟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其二軍依舊不動故惟云舍中軍也哀十一年齊師伐魯傳稱孟孺子泄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冉求季氏宰也又言叔孫武叔退而蒐乘更無别稱知自以叔孫爲軍名也

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 杜注 季孫不欲親其議勑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

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 杜注 初作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無所入于公叔孫氏以父兄歸公孟氏復以子弟之半歸公

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杜注 季氏簡擇取二分二子各一則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

穀梁傳曰舍中軍貴復正也 范注 魯次國舊二軍襄十一年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

案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周禮定制魯初封爲大國後削弱降爲次國則其國本可以爲三軍可以爲二軍故康成于魯頌亦用二法解之至于作三軍者乃三家欲專公室之民故爲此制通一國之民分爲三耳與大司馬三軍無涉説見正義然當作三軍時公猶有民也至舍中軍則民皆屬三家公無民矣其與周禮二軍有何關涉而穀梁反以爲復正以權臣擅國之事指爲復古反正之功何其愚乎

公羊傳曰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爲不言三卿　何注上師解言三卿因以爲難

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正義襄十一年益司馬之職更令將軍正是作中軍而不言中者正以五亦有中三亦有中若言作中軍嫌是五之中故變言三軍若實而言之正是作中軍故至舍時云中軍矣

案以舍中軍爲復周禮二軍之制最謬辨已見前卷入官制九無謂

陳祥道曰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魯于周爲侯而地方百里頌稱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則魯之三軍蓋嘗變于僖公之後至襄而復作至昭而又舍也國語云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供從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討魯襄昭皆如楚由此觀之魯于春秋之時尊事齊楚爲不暇則其國次國而已作三軍非正也故春秋書作以譏之及舍中軍公羊曰舍中軍復古也穀梁曰復正也其說是也

案陳氏之說非是辨見前

春秋昭公八年曰秋蒐于紅　杜注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

左傳曰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杜注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

胡氏曰昭公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作也考之春秋書蒐五皆在昭定之世自蒐紅之後繼大蒐于比蒲十一年于昌間二十二年又于比蒲者再定十三年十四年獨畀于宅公者用見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于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于陪臣各恃兵威以爲强假大蒐之名陰擇其材力可任者以植私黨使國人莫敢睥睨終于不可制蓋傷公室削弱疾臣下恣横也迄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又分夫田而賦軍旅之征悉辨丘乘之制民無餘力矣

春秋哀公十二年左傳曰季孫欲以田賦　杜注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

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正義〕司馬法四丘爲甸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爲革車一乘今用田賦賈逵以爲欲令一井之閒出一丘之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如此則一丘之内有一十六井其出馬牛乃多于常一十六倍杜以如此則非民所能給故改之舊制丘賦一馬三牛今別其田及家資各爲一賦計一丘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倍于常也

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

〔杜注〕丘十六井出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穀梁傳曰哀公十有二年春用田賦〔范注〕古者九夫爲井十六井爲丘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共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

〔正義〕井方一里九夫邑方二里四井三十六夫丘方四里十六井百四十四夫甸方八里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軍賦之法丘出馬一匹牛三頭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用田賦非正也

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范注〕古者五口之家受田百畝爲官田十畝是爲私得其什而官稅其一故曰什一周謂之徹殷謂之助夏謂之貢其實一也皆通法也今乃棄中平之法而田財並賦言其賦民甚矣〔正義〕凡受農田皆私田百畝公田十畝但由公田私田皆公家所授故總曰公田什一則以田之什一及家財而出馬牛之賦是其正也魯用田與財各出賦非正也　周禮七人

六人五人三等范惟言五口之家受田百畝其實六人七人亦受田百畝與周禮不異也爲官田十畝者漢書食貨志井田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得二畝半凡家受田一百十二畝半也公田十一者舉其全數據出稅言之周謂之徹殷謂之助夏謂之貢其實一也夏后計其五十畝而貢五畝于公殷人計其七十畝而助七畝于公周人盡計一百一十畝而徹十畝于公什一而稅爲天下通法范說不與先儒同先儒皆云什

一者什中稅一耳

案用田賦一條當以杜預之說爲正賈逵所云欲令井出丘稅此必無之事不必辨范甯解穀梁謂別其田及家財各出賦與杜氏合其說是也至云周時一家受田一百一十二畝半夏后氏計其五十畝貢五畝于公殷人計其七十畝助七畝于公周人盡計一百一十畝徹十畝于公如此則是貢助爲什中稅一而徹爲十外稅一合之爲二十一而取其二非通爲什一之義也與康成之說不合不可從其辨已詳見前茲不復贅

公羊傳曰用田賦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

何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彊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正義家語正論篇云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賦法焉魯語下篇云孔子謂冉求曰田一井出稯禾秉芻正米不是過也彼二人皆論此經用田賦之事而言一井故知然　又

凡言田者指墾土之處言井者但是方里之名若言用井賦則嫌城郭里巷之內但有一井之處悉皆賦之故云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　云軍賦十井不過一乘者何氏以爲公侯方百里案諸典籍每有千乘之義若不十井爲一乘則不合鄭氏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者義亦通于此

案公羊傳于用田賦但加一始字本無明文何休忽改爲口率出錢之事無所據依恐非是至其所云十井不過一乘其說與包咸同尤謬其辨已詳見前矣且衍沃之地九夫爲井則井之名所以異于宮室塗巷等類者正以其盡爲田也今反云城郭里巷亦有井而疏申其義云凡言田者指墾土之處言井者但是方里之名其謬甚矣又因此而推知本用井賦嫌悉賦之故言田賦尤爲迂曲

齊制

管子中匡篇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參國奈何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

帥五鄉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伍鄙奈何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

馬端臨曰齊桓公問管仲行伯用師之道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三分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士鄉十五（韋昭謂比士軍士也工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為三軍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邑之數則下云五鄙是也）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作內政而寄軍令焉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為征所謂寄攻）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詩云小戎俴收）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工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師帥之公將其一（工商之鄉隸公）國子帥五鄉焉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軍

旅整于郊內教既成令勿遷徙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凡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周制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今齊車一乘五十人萬人為軍以齊法參周制車增三百乘徒損三萬人）如鄉之法制五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此以下與鄉內之政異）十邑為卒卒有卒師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王五正聽大夫之治）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聽縣帥之治）下政聽鄉（下政縣帥聽鄉帥之治）自邑積至于五屬為四十五萬家率九家得一兵得甲十萬九十家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為三軍者四（長勺之戰桓公自謂有帶甲十萬車五千乘盡斥地甚大非齊舊制）如遂之法以通國之數而遞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略依周變從輕便（當時地廣參用王畿之制）

蘇氏曰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讀管夷吾書得管子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非以求勝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于威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

百其數奇而不齊是以知其繁且曲也司馬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三代之興治其兵農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獨識其遺制以爲可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孔明亦卒無尺寸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勝耶若管仲之制兵可謂

截然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棋局疎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其後吳晉爭長黃池王孫雄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陣百爲行行百爲陣行陣皆徹無有隱蔽援枹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于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決勝矣

〔地官小司徒正義曰〕管子作内政寄軍令謂在鄉五家爲比以營農事比長領之在軍五人爲伍伍長領之在家閭胥領一閭在軍兩司馬領之在家爲族師在軍爲卒長在家爲黨正在軍爲旅師在家爲州長在軍爲師帥在鄉爲大夫在軍爲軍將是管子與周禮同制

晉制

〔春秋宣公十二年左傳曰〕邲之戰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

〔又成公二年左傳曰〕臧宣叔如晉乞師主郤獻子

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杜注〕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八百乘六萬人

〔又昭公十三年左傳曰〕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邾人莒人愬于晉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寡人有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

甚也〔杜注〕四千乘三十萬人〔正義〕計四千乘士卒成二十四軍時晉國惟立三軍則甲車四千屬三軍耳其軍豈止一萬二千五百人乎
〔浚〕侯國出兵之多未有過于此者合諸侯爲好會而出兵之數較宣王之伐玁狁又增千乘焉其僭也甚矣其下傳云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蓋合境皆起虐政之尤也
〔杜佑曰〕晉曲沃武公并翼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莊十六年獻公之十六年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王僖

十五年惠公見獲呂甥言于衆曰征繕以輔孺子甲兵益多庶有益乎衆說晉于是乎作州兵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率一家起五人則是一萬二千五百人古制也孔穎達曰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州長治之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僖二十七年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二軍則上軍爲尊三軍則中軍爲尊城濮之戰賦車七百乘五萬二千九百人楚爲啟彊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則晉通國率亦五千乘用七百乘猶齊之法其後作三行以禦狄二十八年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成國不過三軍今復置三行以避天子六軍之名而實則爲六軍案吳子晉文公始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意即三行清原之蒐遂作五軍三十一年蓋文公雖增置三行自知其僭故罷之更爲上下新軍襄公蒐于夷文六年舍二軍以復三軍之制景公邲之戰宣十二年三軍爭置大夫各一人則猶三行也至鞌之戰成二年郤克請車八百乘始作六軍賞鞌之功上中

下各增新軍成三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僭更王度若此厲公鄢陵之戰罷新上軍十六年悼公初止四軍襄八年楚伐鄭子展曰四軍無闕其後新軍無帥公使其什吏帥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明年遂舍之襄十四年傳曰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蓋自文公僭王度至悼公方革焉
〔陳祥道曰〕春秋莊十六年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當六軍則世衰禮廢諸侯僭天子不足怪也
〔何楷曰〕三代以前爵有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

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地小易制周公使斥大土寓廣其封公侯五百里伯三百里子男百里然其法猶以爲五百乘三鄉所出千乘合境所出兵制之變始壞于齊之内政而家一人焉繼壞于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楚薳啟彊謂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

〔案〕王國邦國皆外内有異列爲二法邦國國中亦家出一人郊遂之外則甸出一乘詳見魯頌

正義其後春秋時諸侯有軍至五者車至四千者何也一則兼併小弱一則以計地出兵之法概施之于境内故耳

〔又案〕管子内政賈公彦謂其與周禮同制蓋家出一人行之三鄉原無不可非異于周禮也惟桓公自言五千乘則奢僭甚矣

溝洫疆理小記

〔清〕程瑶田 撰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
清嘉慶刻通藝録本影印原書版
框高一九一毫米寬二八四毫米

溝洫疆理小記

溝洫疆理小記　程瑤田著　通藝錄六

遂人匠人溝洫異同考　井田溝洫名義記　遂人匠人溝洫形體記　溝洫縱横相承無奇數說　匠人田首之遂不名屋閒說　遂人溝洫澮川不以閒名夫說　遂人溝洫圖記　匠人溝洫舉隅圖記　溝渠異義記　稻人溝澮記　與丁升衢論某人言溝洫書　與吳敦埜論某人言溝洫書　圖某甲某乙匠人溝洫繆說形體記　論陳及之言匠人溝洫之繆　論鄭漁仲言遂人匠人溝洫之繆　論王與之黃文叔言匠人溝洫之繆　通論諸家溝洫繆說之由　畎澮異同考　阡陌考　說閒　耦耕義述

遂人匠人溝洫異同考

遂人職云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氏注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按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析之百畝以爲百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畎橫畎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閒故謂之夫閒夫閒東西之閒也其南北之閒則溝橫連十夫故曰十夫有溝不可謂二十夫之閒故變閒言夫也溝經十夫流入於洫洫之長如溝縱承十溝十溝之水

皆入焉故曰百夫有洫也洫之水入澮澮長十倍於洫而橫承十洫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也澮十之橫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竝入於川故曰萬夫有川澮橫川自縱也鄭氏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耶其橫者則二萬夫閒之道也澮但言九亦考之不察矣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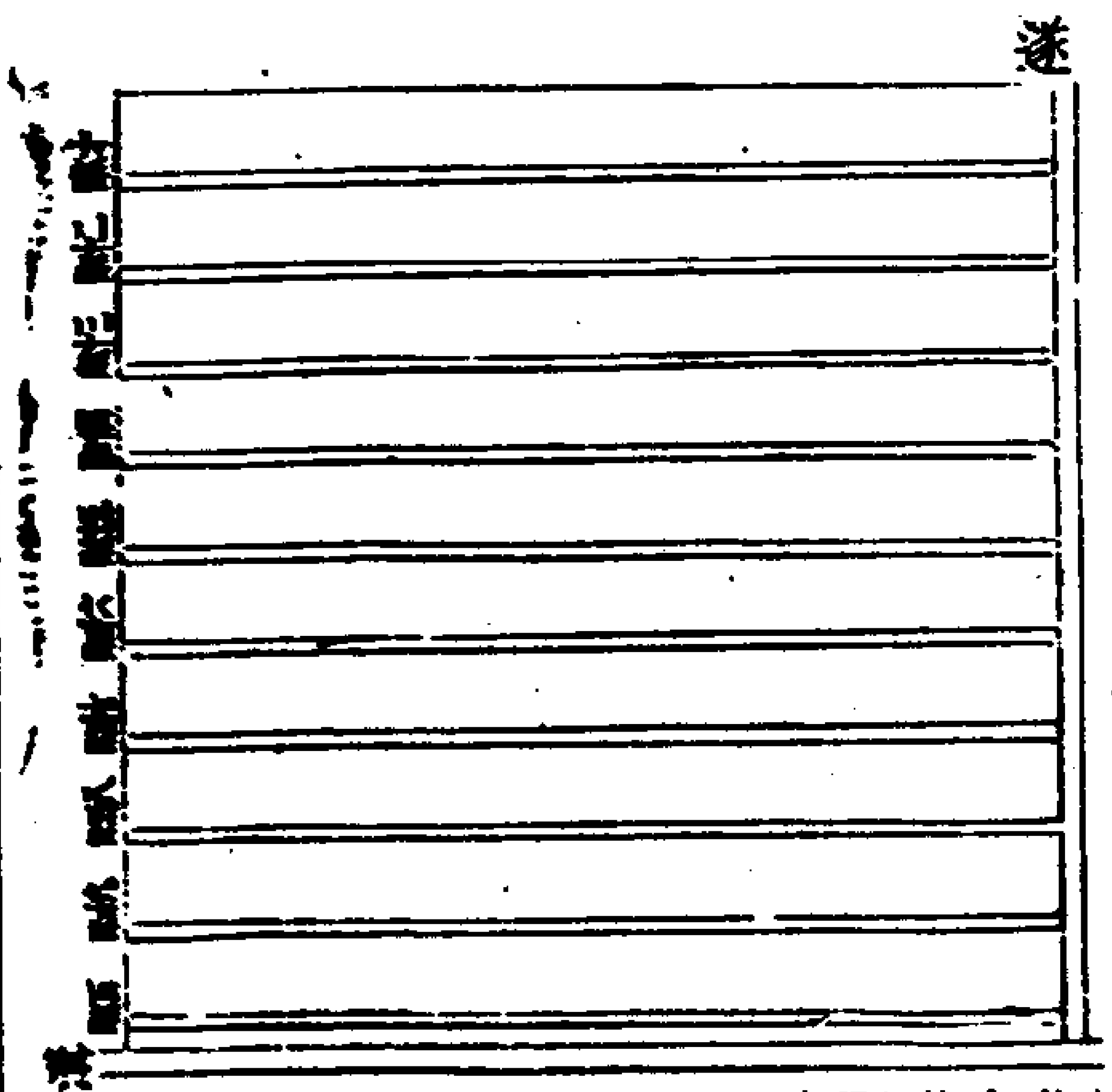
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按甽在一夫百畝中物其土宜而爲之南畝甽橫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遂故遂在田首井田夫三爲屋三夫田首同枕一遂遂在屋閒非夫閒也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綿如屋然三夫三百畝如屋霤一遂其納之如承霤但以一木行水也但疆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遂人夫爲一遂以受甽水此所以別夫閒而言田首也而鄭氏猶以遂者夫閒小溝釋之遂非不在夫閒而記變其文者蓋自有義不宜蔓用遂人之文矣遂流井外溝橫承之井中無溝溝當兩井之閒故以井閒命之其長連十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言有溝達于洫也不嫌井

閒之稱溯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遂之在屋閒而受甽水者也不受甽水者方爲井閒之溝溝十之含百井爲一成十溝之水咸入於洫洫縱當兩成之閒故曰成閒有洫也洫之長連十成司馬法云十成爲終言有洫通于澮而終與通互相足通爲小終也同成亦互相足成爲小同也同爲大成也亦不嫌成閒之稱溯十成之橫者其橫亦溝之在井閒而受遂水者也不受遂水者方爲成閒之洫洫十之含萬井爲一同十洫之水咸入於澮澮橫當兩同之閒故曰同閒有澮也澮達於川川在山閒命之曰兩山之閒以例澮在同閒洫在成閒溝在井閒其事相同厥名斯稱矣況夫閒爲兩夫之閒人所共知遂相疏證辨惑析疑舊聞外互明安辭哉是故萬井

之田一澮界兩同之閒萬夫之田十澮納百洫之水故一同之澮獨著專達於川之文而萬夫有川但準溝承十遂之目形體之端緒不同標錄自爾殊致矣賈公彥云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余謂縱橫無定法視其畝之東南而爲之如賈說是東畝法耳左傳晉使齊盡東其畝以晉伐齊必向東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故曰唯吾子戎車之利也此畎縱爲東畝畎橫爲南畝之確證遂人匠人二法所同者賈氏不明匠人於遂不命夫閒之故而以爲夫閒縱者但分其界而無遂又不明遂人夫閒之遂亦於田首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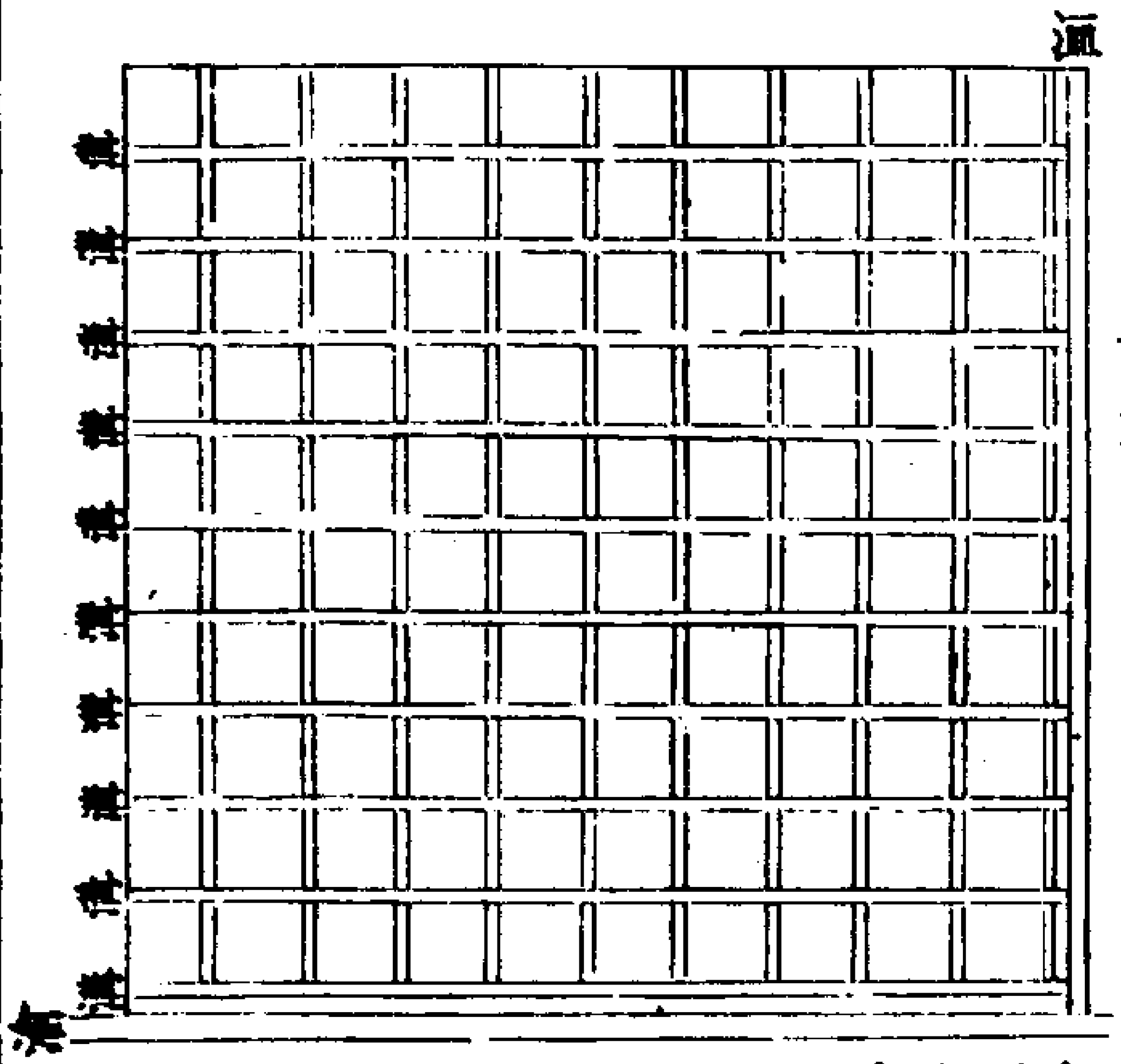
而以爲田首必在百畝之南故必易其縱橫以通其說若然是井田之制必無南畝矣豈其然乎（賈氏亦主一澮達川三夫同遂於澮閒字未誤解也）而後世解斯記者亦由不明田首之遂不命夫閒之故而以爲與遂人夫閒之遂同其實而橫爲之於三夫相連之中因置閒字之義勿復溕考而强以屋閒之遂當井閒之溝以井閒之溝當成閒之洫以成閒之洫當同閒之澮而以同閒之澮當兩山之閒之川而於是專達於川之一澮不得不十倍增之而又或以爲九矣又按遂人匠人兩篇文義皆互相足者也夫閒有遂見遂在兩夫之閒兼辭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但就小水入大水言之偏辭也若以偏辭言遂則曰一夫有遂矣以兼辭言溝洫澮川則必曰二十夫之閒二百夫之閒二千夫之閒二萬夫之閒矣田首謂之遂偏辭也井閒謂之溝成閒謂之洫同閒謂之澮兼辭也若以兼辭言遂則曰屋閒謂之遂矣以偏辭言溝洫澮則遂在田首溝在井首洫在成首澮在同首當云井首謂之溝成首謂之洫同首謂之澮矣惟澮所專達之川則必曰兩山之閒難舉偏辭故溯洄相從澮洫溝亦皆以閒言之此古人造言之法出於自然治古文者可求而得之者也

遂人一夫百畝畎遂溝之圖（以南畝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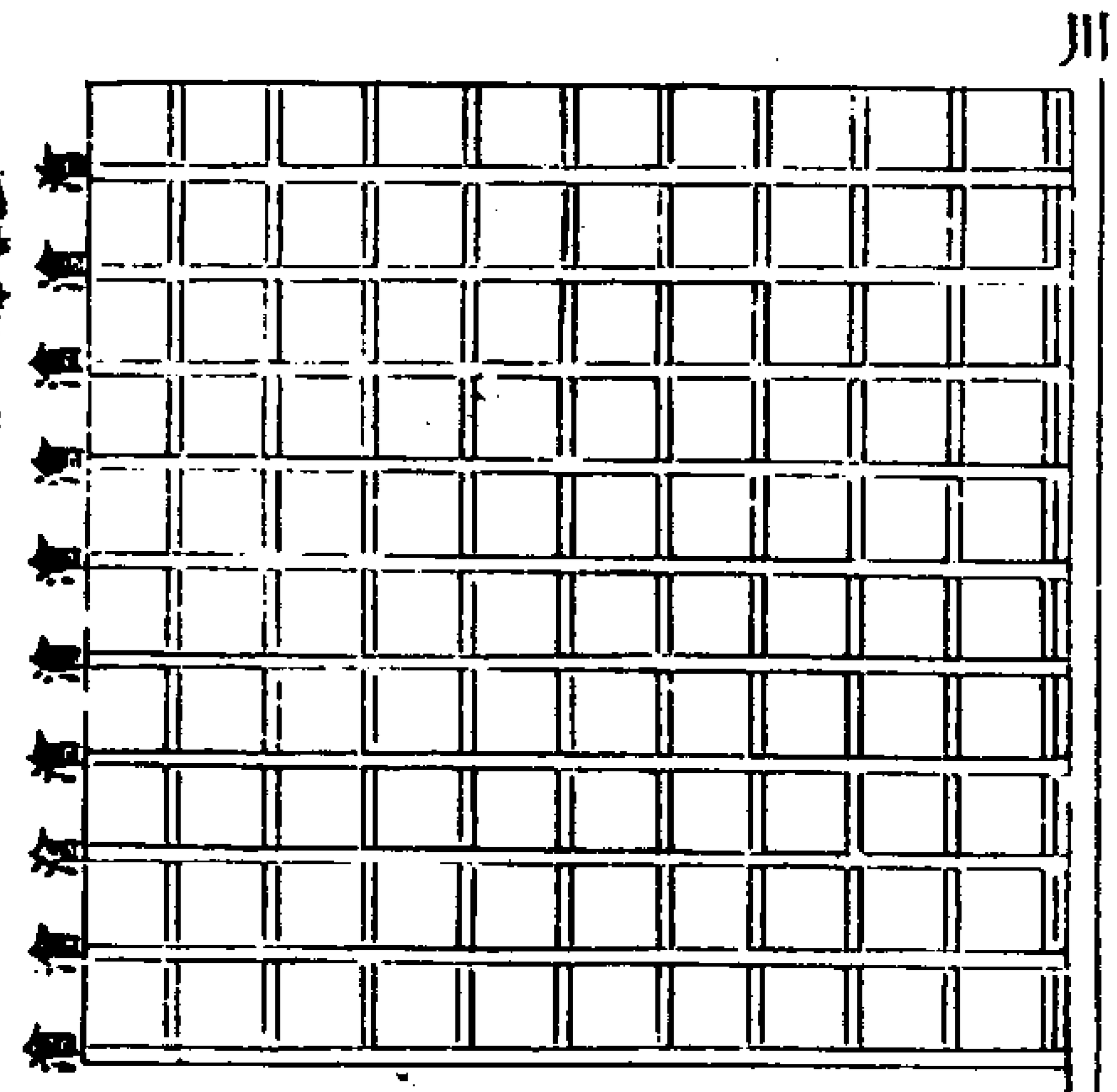
此一夫百畝中容百畎也以圖中難盡百畎故但作十畎以例之

遂人遂溝洫澮之圖 中容百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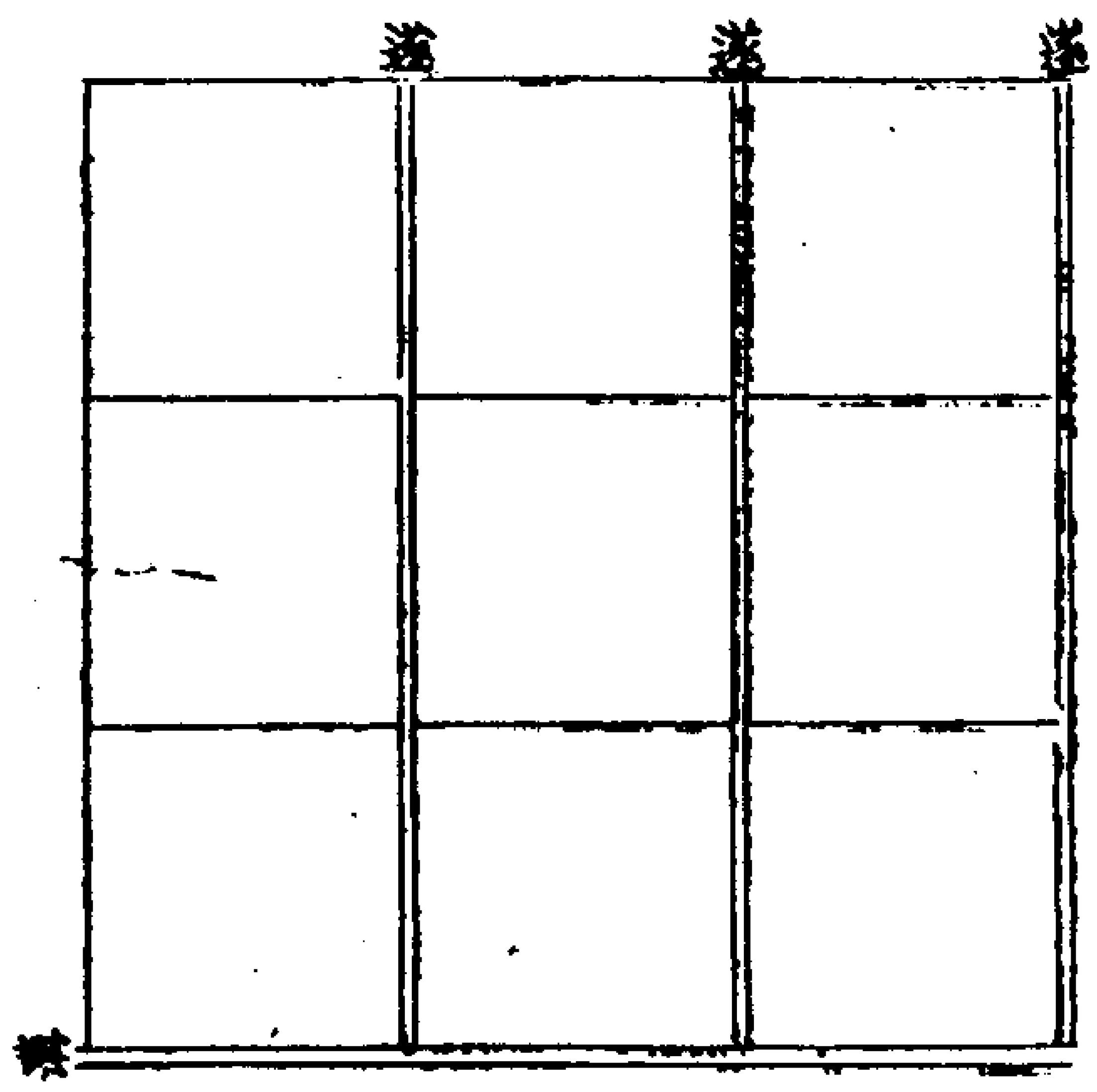
每方空中容前圖夫百畝也此圖見十夫共一溝之法又見百夫共一洫之法

遂人洫澮川之圖 中容萬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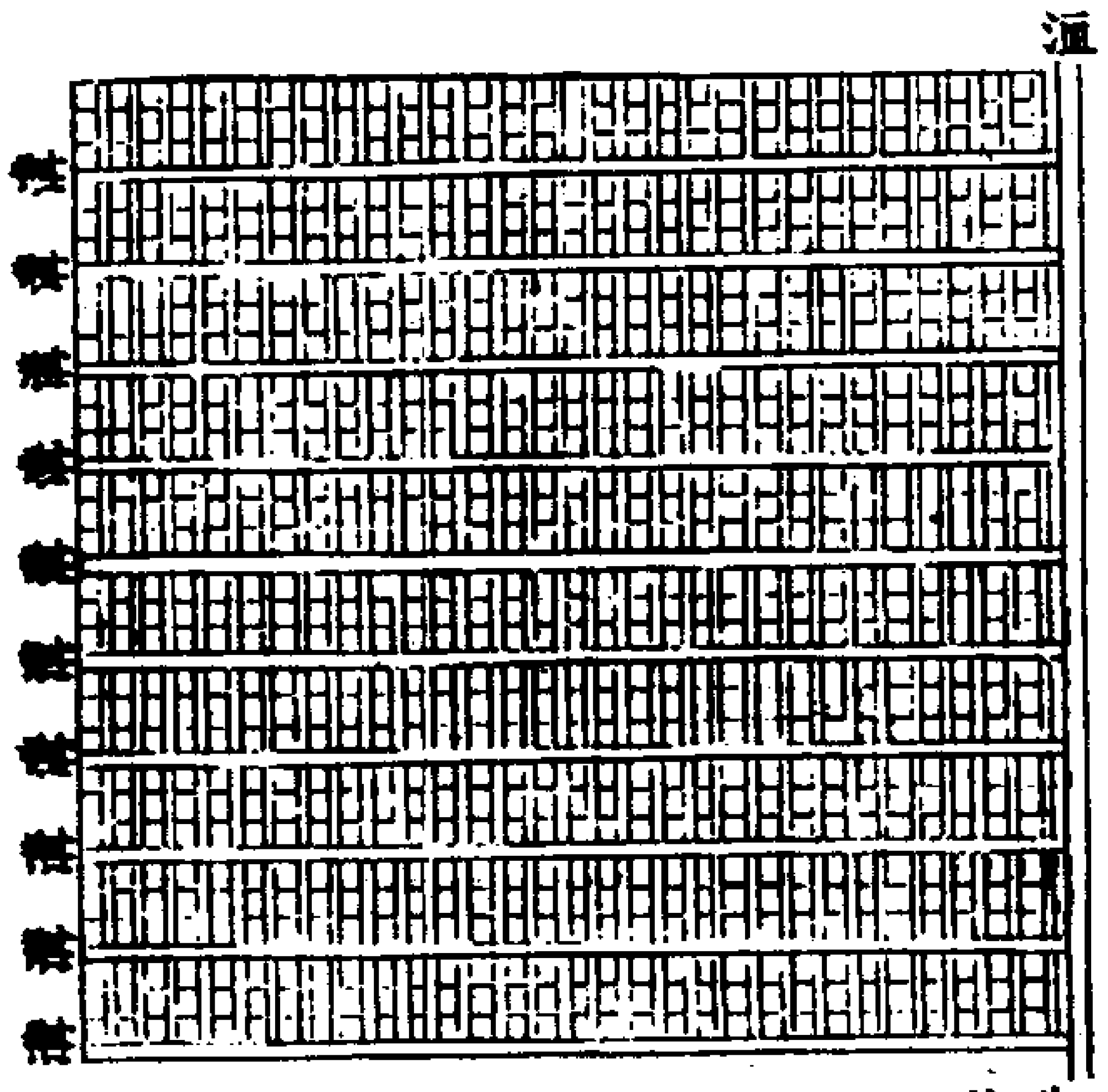
每方空中容前圖百夫者也此圖見千夫共一澮之法

匠人九夫爲井遂溝之圖 以南畝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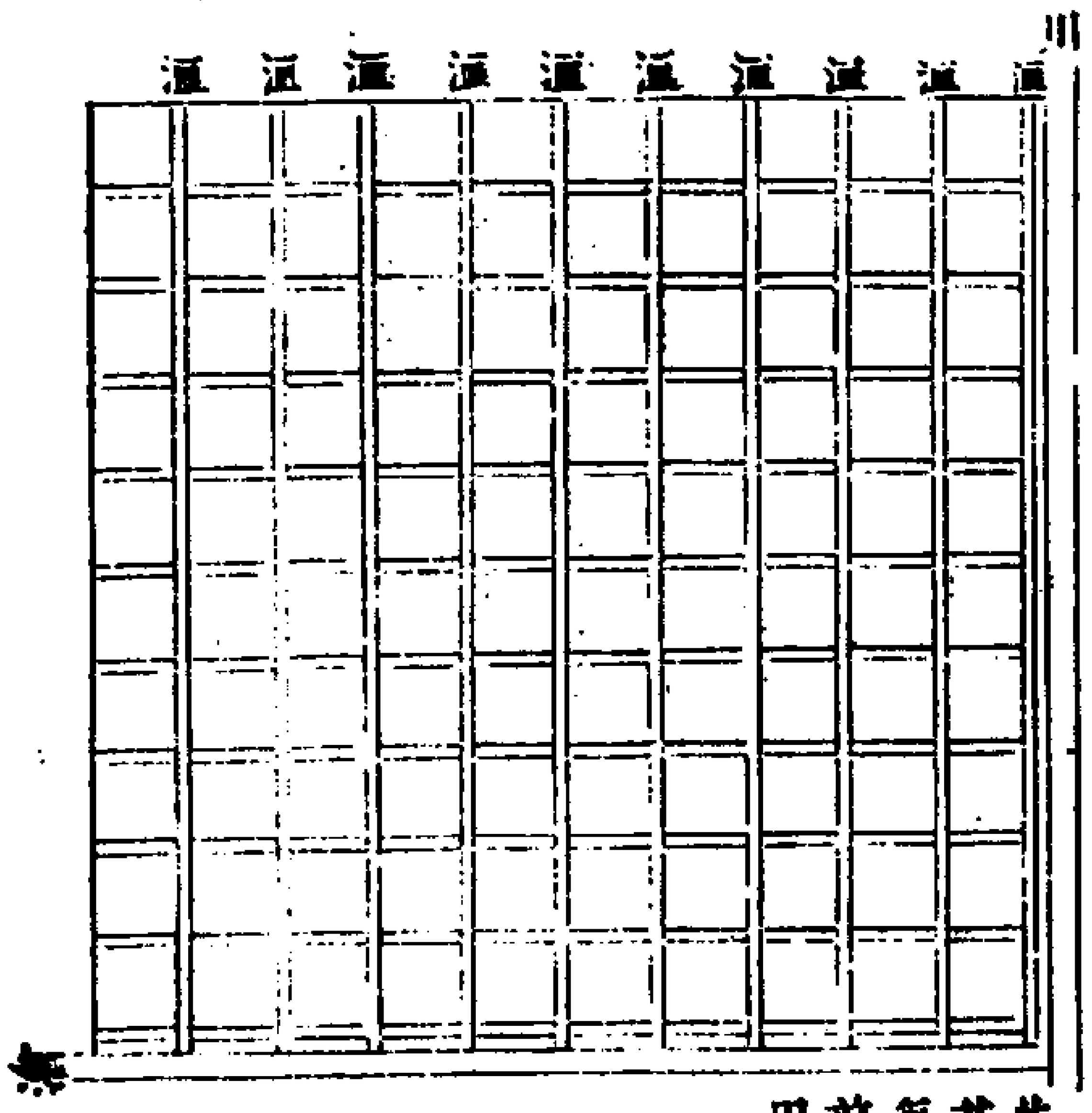
此九夫同井也見夫三爲屋屋共一遂之法

匠人遂溝洫之圖 中積百井一成之田



此圖見十井共一溝之法

匠人溝洫澮川之圖 中積萬井之田



此圖見十成共一洫之法每方空中容前圖一成之田也

井田溝洫名義記

余既考定匠人為溝洫之制乃復取鄭氏注小司徒職所引司馬法之文而讀之然後歎聖人立法之精其命名為不苟也畝百為夫夫之名命於受田之人也夫三為屋屋之名命於三夫之遂同承畎水象屋霤之垂於檐也屋三為井井之名命於疆別九夫二縱二橫如井字也井十為通通之名命於十井之溝下通於洫也通十為成成之名命於縱橫十里為方百井井田之制於是乎成也十成為終終之名命於洫納百溝行百里以入於澮井田水道之長終於此矣十終為同同大成也

一澮上承洫溝遂畎之水以專達於川其有一畎之水不入於遂一遂之水不入於溝一溝之水不入於洫一洫之水不入於澮者乎以此言同同之名為弗可易矣神禹之治水也濬畎澮以入於川是故水之行於地中也小大之形三者而已故制字以象形一水為く畎二く為巜澮衆巜為川及其盡力於溝洫也則以為非多其廣狹淺深之等不足以盡疏瀹之理而奠萬世農業之安於是由川而澮又等而增之而洫而溝而遂乃以承夫百畝中之畎夫然後一旦雨集以大受小遞相承焉不崇朝而盡達於川矣其承畎者名之以遂何也慮

其蓄而弗暢也故遂之曷爲承之以溝也一縱一横乃見交暢之義溝冓也縱横之說也名之曰溝所以象其形象形曰溝會意曰洫洫字从血以洫承溝謂是血脉之流通也澮會也會上衆水以達於川初分終合所以盡水之性情而不使有汎溢之害也鄭氏注小司徒云溝洫爲除水害余亦以爲備潦非備旱也歲歲治之務使水之來也其涸可立而待若以之備旱則宜豬之不宜溝之宜蓄之不宜洩之今之遞廣而遞深也是溝之法非豬之法是洩之非蓄之也故使溝洫之制存而不壞豈惟原田之利農無水潦之患而天下之川亦因之

而治矣夫川之淤塞也有所以淤塞之者也溝洫不治則入川之水皆汙濁之渾流實足以爲川害然則溝洫不壞即謂天下之川永無崩決之虞可也夫神禹之治水也既疏九河又瀹漯川此何故哉視其盡力於溝洫可想見神禹之用心矣

管子立政篇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尚書大傳溝瀆雍過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此皆溝洫爲除水害之證

遂人匠人溝洫形體記

遂人夫閒有遂以南畝圖之東西之閒也而匠人之遂在屋閒屋閒亦東西之閒蓋南畝甽横遂之長短雖不同其受東流之甽水則同也屋閒爲東西則其南北之閒但疆之以別夫賈氏所謂夫閒無遂是也鄭氏注匠人田首之遂爲夫閒小溝承用遂人之文非有誤也以井閒可通十井命之則夫閒亦可通三夫命之然是記脩辭之法恐人誤以兩遂之形體爲同其實故別之曰田首而不名夫閒又井田有夫三爲屋之名其遂實在屋閒則夫閒之名移之三夫南北疆別之處適符其實

此賈氏命井中無遂者爲夫閒亦因事立名也但拘於遂人南畝遂縱以縱者爲夫閒今圖匠人亦必謂夫閒之縱者無遂而易其遂縱者爲遂横夫遂横則甽必縱而爲東畝矣後人南畝東畝每致互譌蓋由賈氏此圖滋之惑也然以賈氏匠人東畝之圖與鄭氏遂人南畝之圖互較之則二法形體之異同並明鄭圖遂人夫閒遂縱賈圖匠人夫閒無遂者縱也遂人十夫溝横匠人三夫遂横也遂人百夫洫縱匠人井閒之溝溝連十井者縱也遂人千夫澮横匠人成閒之洫洫連十成者横也遂人萬夫川縱鄭圖川閒其外者誤匠人同閒專達於川之澮縱

也是故匠人以一澮納萬井中之十洫視遂人以一川納萬夫中之十澮匠人十洫每洫納千井中之百溝視遂人十澮每澮納千夫中之十洫匠人千井中之百溝每溝納十井中之三十遂視遂人千夫中之十洫每洫納百夫中之十溝匠人十井中之三十遂每遂納三夫中之三百畎視遂人百夫中之十溝每溝納十夫中之十遂相較而遞相升降者一等蓋以賈氏匠人東畝之圖其縱者起於畎鄭氏遂人南畝之圖其縱者起於遂故其始也匠人以畎配遂人之遂而其終也匠人以澮配遂人之川其始也遂人之畎獨橫爲之而無所配其

終也匠人之川亦獨橫焉而無所配矣然其所以不能相同之故則以匠人井閒之溝直連十井至成閒之洫亦準之而連十成遂人之溝自一夫連及十夫至百夫亦準之而連及千夫故遂人百夫有之洫則止於百夫不準之而連及千夫故遂人百夫有洫千夫則有澮不若匠人百井此洫千井亦猶是此洫至於萬井始以一澮上承十洫而下專達於川而遂人萬夫乃以一川上承十澮二法澮數相懸遂至於十倍此遂人匠人溝洫形體之大致而鄭賈二氏之圖可互證者如此

溝洫縱橫相承無奇數說

遂人之制九澮而川周其外其說始於鄭氏之誤而賈其誤者至謂洫溝以上皆以一承九不知鄭氏於澮乃變法以求其通致有九澮之誤未嘗言澮之承洫洫之數亦爲九洫之承溝溝之數亦爲九也嘗試言之遂人夫閒有遂遂承百畎也十夫有溝溝承十遂也若止九遂則南畝遂縱南流於溝其最東一夫無遂無遂可也而此一夫之畎不東流入於洫乎百夫有洫洫承十[illegible]也若止九溝則溝橫東流於洫其最南十夫無溝無[illegible]亦可也而此十夫之遂不南流入於澮乎千夫有澮[illegible]

承十洫也若止九洫則洫縱南流於澮其最東百夫無洫無洫亦無不可也而此百夫之溝不東流入於川乎萬夫有川川承十澮也若止九澮則澮橫東流於川其最南之千夫無澮而鄭氏爲川以當之是此千夫之洫獨不入澮而入於其所設之川吾爲此說鄭氏九澮之誤見而後人遂溝洫澮皆以一承九之誤益見矣夫後人何以如此其誤也彼蓋爲圖於紙上見最東一夫斷不容有遂以與洫相竝最南十夫斷不容有溝以與澮相竝最東百夫斷不容有洫以與川相竝而遂不遑計及於畎之入洫遂之入澮溝之入川皆跨越兩重爲萬

萬不可者也又以其謬誤之說推而施於匠人之制破專達於川之記文而以九澮布於一同之中今卽就其說而言之（用東畝法與賈氏同然賈氏亦主一澮言未嘗誤也）其最東之十成無澮而納澮之川又在南勢必用鄭氏遂人川周其外之法而爲川於其東以納其最東之九十九洫且其最東十成成內每洫但承二十九溝有最東之三夫無溝其夫間東流之遂水亦必與其洫水竝入於東畔之川矣又此十成之中洫凡九十九其最南之十井無洫而有其南流之二十九溝其水不得由洫入澮乃至於川而直自達於川且其最南之十井每井有其最南之三夫夫皆有

南流之百畛而無最南之一遂是其百畛之水亦不得由遂而溝而洫而澮乃至於川而必與其二十九溝之水竝自達於川矣其他每成之中皆止二十九溝則自東十成之西凡九十成成皆有最東之十井井皆有最東之三夫三夫皆有其東流之二遂其水皆不得由溝入洫以至於澮而自入於澮矣夫井田之制備於一同安所盡得方一同之地而爲之卽有田一成亦可施井牧之法而澮洫之制亦何必全備諸小水道亦何必不可自達於川然規其大致以立法則由畛而遂而溝而洫而澮而川必遞相承焉不可有所跨越以自破其例

余故詳說之以與世之治古文者共商之

匠人田首之遂不名屋閒說

遂人夫閒有遂而匠人則云田首謂之遂余謂變夫閒言田首者以其遂連三夫在屋閒不與遂人之遂同其實也然何以不名屋閒也曰恐破井閒成閒同閒諸名之例也澮之承洫也洫長一同以入之故澮得同閒之名洫之承溝也溝長一成以入之故洫得成閒之名溝之承遂也遂長一井以入之故溝得井閒之名而遂之承畎也畎長一夫以入之遂實在夫閒而不言夫閒者恐與遂人異實同名也然若直言屋閒則是以遂之長命之矣夫苟以其長命之則推之於溝溝長十井井十

爲通不當據通以名溝乎推之於洫洫長十成十成爲終不當據終以名洫乎又推之於澮設澮之上又連一同乃至山麓（川之承澮也澮自山麓流入川之故曰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則澮之名又何以命之此所以匠人之遂旣避夫閒之名而又不得名之爲屋閒也惟變言田首則遂之名猶是緣畎生義（鄭氏注稻人遂田首對澮爲田尾恐非命名本義按淮南本經訓置餘糧於畮首困學紀聞亦載子思子曰餘糧宿諸畮首可證田之首尾指百畮中言也）旣不犯亦不悖實當時立法命名之精意於此知考工一記用配周禮五官恐非周末以後人所能假託爲之者也

遂人溝洫澮川不以閒名夫說

匠人所謂田首謂之遂者蓋以畎之長爲一夫故南畮畎橫其東爲一夫之首兩夫之田其閒置遂此遂人所以命遂爲夫閒也夫閒與田首義本相足匠人自夫以往遞更其名有屋井通成終同之異因其異名足以生義而氏之故有井閒成閒同閒諸稱也若遂人自夫而至於萬夫但舉其夫數而未嘗異其名是故遂之承畎也以畎之長命曰夫閒而溝之承遂也遂之長與畎同猶是一夫之長也故不得準其承遂者以閒命之而變其法因溝之長準其夫數以命之如是則溝曰十夫承

十遂也洫曰百夫承十溝也澮曰千夫承十洫也川曰萬夫承十澮也然雖與夫閒有遂相變而其遞承之義亦猶之遂承百畎然則夫閒之遂如準十夫以後諸名以命之亦可易之曰百畮有遂蓋畮百爲夫遂之承畎也東西度之則一夫遂之長也南北度之則百畮縱橫之義名之不可以相假也如此然則賈氏謂匠人夫閒無遂者語尚未安夫之云必順其田首而後命之曰夫閒然則鄭氏注匠人遂爲夫閒小溝者語非有誤但當議三夫之遂與一夫之遂爲不同其實故記人修辭之法必變言田首以避遂人夫閒之名也

遂人溝洫圖記 圖不載書中

遂人溝洫南畝之圖一川上承十澮澮承十洫十澮百洫也洫承十溝百洫千溝也溝承十遂千溝萬遂也是故一夫百畝遂在夫閒紅圖之縱而南行者是也十夫千畝而有溝墨圖之橫而東行者是也百夫萬畝而有洫青圖之縱而南行者是也千夫十萬畝而有澮朱圖之橫而東行者是也萬夫百萬畝而有川黃圖之縱而南行者是也川上有路澮上有道洫上有涂溝上有畛遂上有徑竝圖以緣若夫遂承百畞畞橫而東行在百畞中不能圖者也圖成萬夫之田為方三十三里又少

半里周頌噫嘻之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斯圖亦見其梗概矣

匠人溝洫舉隅圖記 圖不載書中

匠人為溝洫以南畝圖之井田之制備於一同舉其東南一隅蓋四而方一同者也東邊黃縱者川也川長無數一同之川視此倍之南邊朱橫者澮也澮達於川川在兩山之閒故澮起於山麓一同之澮亦視此倍之介乎同閒所謂同閒有澮也中青縱者五則洫也長連十成盡於一同百里故亦視此倍之數則倍五為十介乎成閒所謂成閒有洫也洫中墨橫者二百五十是為溝長連十井介乎井閒故曰井閒有溝四倍之則二同之溝數凡千也溝中紅縱者遂也一同之遂數凡三萬

三夫共一遂也一夫百畝中有橫者百畞方空小不能圖也夫三為屋然各私其百畞不可不畫別之其緣橫在中者所以別夫也準之而為阡陌則緣在紅外者遂上人所行也緣在墨外者溝上人所行也緣在青外者洫上人所行也緣在朱外者澮上人所行也緣在黃裏者所謂川上有涂者也涂未有不在川裏者自澮以上人行處竝圖水外蓋準遂上者為之遂上行處若在水裏則百畞入遂必過其所行當中斷之為徑有所不可者也

溝渠異義記

河漢江濟淮天下之大水自入海者也鴻荒之世下流不由地中行幾不得其入海之道九州之川其不能自達於海如渭洛諸水下流亦或與地平亦幾不得其入河之道其他甽澮小水不得其入川之道者莫不皆然神禹之治之也相其地勢循其地防而疏瀹之使之行於地中以注川注海然後氾濫於天下者平矣此皆水之有源者也水既平然後治田疆之理之蓋水患除而民可耕也然或淫雨爲災如春秋書大水無麥苗書大水饑又如左氏傳所謂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者神禹疆

理天下早念及之謂此雖非水之有源者然其來突如不使之由地中行則其氾濫而爲害於田也與洪水之懷山襄陵等於是盡力溝洫溝洫之爲也遞廣遞深周官之法宜即神禹之法爲除水害蓋疏瀹之極功爲溝洫與治洪水事之相爲經緯者也若夫後世引水爲渠以溉田此溝洫之變法溝洫爲除水害引渠爲興水利然水利興而水害益烈九川將不能滌原又遑言溝洫之能治乎此太史公河渠書極言渠之大爲河害原始要終致意深遠讀者不能察也而班史作志易河渠爲溝洫名不得其正矣渠之道蓋古人豬水之道也周官稻人職以豬畜水蓋下地多水而稻麥芒種於水宜於是以豬畜之及其作田也乃引水以涉揚其芟然其作田也則曰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列即甽也以澮寫水是其水之賴於溝洫也猶主疏寫之義而其爲豬也則因其汙下之地所自有之水而豬之非破壞大川之體而引其水以爲之也賈讓治河中策言穿渠溉田非聖人之法誠哉非聖人之法也鄭康成氏言溝洫爲除水害誠哉聖人之法異於後世之言水利者也余因考定溝洫有見於聖人主除水害而利存引渠之法主興水利而害卒不能免故作溝渠異義記以明之

稻人溝澮記

余觀於野而得稻人溝澮之制焉稻人掌稼下地卽所云稼澤也蓋水澤下隰之地一遇淫雨漫沒隨之內水難出外水易入無減水之法斯不得與水爭地於是豬以畜之使難出者有所歸無減水之法更不得令川水來侵吾地於是防以止之使易入者不內汎夫然後疆理其地爲遂於其每夫之田首則水之偏鍾於最下之地者今皆以其遂分而受之所謂均水也其水之在百畝中者則爲甽以居之甽必成列是謂以列舍水遂中之水受之以溝溝渙於遂水乃流行無所滯是曰蕩水

而澮又渙於溝其承溝水也隨納隨消是曰寫水如此則以澮承溝以溝承遂以遂承列遞相受焉水乃不爲田害而因以涉揚其芟以作田也芟卽其所云夏以水殄草而芟荑之鄭氏注謂以澤地爲稼者必於六月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其注涉揚其芟謂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余謂此治溝澮亦專爲除水害蓋芒種雖資於水而大浸亦必傷其稼故稻人之治之也既先有事於豬防以去其漫沒之大患而後爲溝澮使水盡由地中行水由地中田乃可作涉揚其芟蓋治溝澮之餘事順而撫者也始余之行於野也見近川處往往有大溝可通於川今皆爲通車馬之孔道私心以爲此古溝洫之遺也當開阡陌時所謂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者皆不能容車馬矣於是車馬皆在溝中行今之孔道在溝中者蓋自周秦之閒其來久矣及余行於澤地覩其形勢私又以爲必有因地制宜之道而詳考周官制度如稻人所云者至纖至悉然後知法良意美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耶至其所謂均水者準之疏九河事蓋相伴所不同者小大之異耳

與丁升衢論時人言溝洫書

升衢足下承示某人言周官五溝同異云井以溝加一夫得十夫十井以洫加十夫得百夫成以澮加百夫得千夫意蓋以匠人之一井當遂人之十夫以其十井當其百夫以其百井當其千夫推之則以其千井當其萬夫又推之則以其萬井當其萬夫者十也以十萬夫開方之初商其九萬夫爲方百里已與一同相侔鄭氏遂人注所謂九而方一同者是也今据其說以十萬夫當萬井實餘萬夫若用開方廉隅法當破其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之體而必有所不可乃孤懸萬夫之田於其一

同之隅是兩者之體已不能相合矣以鄭氏九而方一同之說言之則夫數里數無不同但溝洫之體不同耳今乃強言其溝洫之同而至於不能同其體且不能同其里數與其夫數亦安用溝洫之同乎況其溝洫之說固有較然不同者今以其所言一同之溝洫與十萬夫之溝洫較之其廣深之體足相當但較其長耳其言人爲之川環一同是面皆百里也姑無論四面與鄰分其半（分半之說亦其書所云）即以全數言長才四百里遂人亦姑無論其必十萬夫數乃相當即以九而當一同言之其環外之川長已四百里中更有川縱橫各二共長四百里是遂人之川較匠人增一倍矣同閒之澮縱橫各九共長千八百里九而當一同之澮綜計長百里者二十七共長二千七百里是遂人之澮較匠人增三之二矣一同所合之洫長百里者九十共長九千里九而當一同之洫其長百里者僅二十七共長二千七百里是遂人之洫較匠人又不足九十分之六十三矣一同所合之溝長百里者九十其長九千里九而當一同之溝長百里者二百七十其長二萬七千里是遂人之溝較匠人增三之二矣溝洫之數以其法較之其不同也如是夫體既不同里數夫數皆不同溝洫之數又如此其不同而

猥曰同也豈其然乎且如其法以異乘同除算之井閒溝畛占四畝一同之溝畛其數九千共占三萬六千畝爲三百六十夫成閒九洫及涂占七百二十畝一同之洫涂其數九百共占七萬二千畝爲七百二十夫（同九百洫爲九洫者百當以百乘之今其書以九十乘之故但有六萬四千八百畝爲六百四十八夫是其算法語誤特爲正之）同閒澮道縱橫各九共占二萬八千八百畝爲二百八十八夫川環一同與鄰四同各分其半井四面之路共占九千六百畝爲九十六夫凡占千四百六十四夫今萬井當加萬夫所占遠不足以當其數此何說也且以溝洫所占當其所加之夫而遂人則於夫外有溝洫不較之匠人爲餘

其溝洫之地乎匠人萬井當遂人之十萬夫旣餘其萬夫溝洫所占不足當其十分之二而遂人又自餘其溝洫之地是欲求其同而益之以不同烏在其爲溝洫之同也至其言洫占成閒謂一成中有九洫與其言溝占井閒爲一溝在井外者不一例且洫但有九則成閒有十井之溝自入澮不由洫而入澮矣其言澮爲縱橫各九姑無論其說之非卽其數但有九者言之是九十成之洫入澮十成之洫自入於川且縱橫皆有澮是又有九十通之溝入澮矣其言四面皆有川是東面有十成之洫自入於川則南面更有百井之溝自入於川矣至於鄙之自入於溝澮川遂之自入於澮川陵亂踰越遂數之不能終其物夫溝洫之制爲治經一大事不容置之不辨敢抒鄙見如此瑶田再拜

据遂人匠人二經文義及鄭賈二氏說則匠人遂長三夫與遂人遂長一夫不同也匠人溝長十井與遂人溝長十夫不同也匠人洫長十成與遂人百夫有洫實亦十夫之長不同也匠人澮亦長十成但有一澮與遂人千夫有澮實亦百夫之長而又有十澮不同也瑶田前作溝洫異同考并爲圖以明之今又作文數篇反復考訂於二經田制形體及命名一字不可假借處推勘無

遺義鄭賈二氏注說之精竝爲發明之其有小誤處則据經文正之因字數多至萬言不能錄呈聒時擕以就正可也

與吳澂埜論某人言溝洫書

澂埜同年足下去年見某氏子所撰溝洫述意以爲此不知而作者可置勿辯耳頃夜坐再閱之殊不能已於言蓋此事在今日爲絕學繆說最易惑人略而言之爲此事求其是非有意於斥其非也其言曰十夫外洫內遂縱畫二粗九細百夫外澮內溝橫畫二粗九細千夫外川內洫縱畫二粗九細萬夫外川內澮橫畫二粗九細此其遂人溝洫形體之繆說也其言曰東川一南川一一句一股萬井洩十分東川之一南川一澮九十句十股千井洩十分東川之一洫九十十分南川澮之一

百句百股百井洩百分東川十分洫之一十分南川澮之一溝九百千句千股十井洩百分東川十分洫之一遂九千百分南川澮十分溝之一萬句萬股一井洩此其匠人溝洫形體之繆說也瑶田以其二形體圖而校之所謂一句一股萬井洩者視遂人之一句一股萬夫洩也所謂十句十股千井洩者視遂人之十句十股千夫洩也所謂百句百股百井洩者視遂人之百句百股百夫洩也所謂千句千股十井洩者視遂人之千句千股十夫洩也所謂萬句萬股一井洩者視遂人之萬句萬股一夫洩也以匠人之井數皆同遂人之夫數則是遂人夫閒有遂者匠人之遂在井閒矣故一同之遂九千遂人十夫有溝者匠人之溝承十井矣故一同之溝九百遂人百夫有洫者匠人之洫承百井矣故一同之洫九十遂人千夫有澮者匠人之澮承千井矣故一同之澮九遂人萬夫有川者匠人之川承萬井矣而一同不止一川故有東川又有南川由是言之則匠人之文但當言井閒有遂十井有溝百井有洫千井有澮萬井有川矣何必變遂人之文於溝以下而以諸閒字言之耶既以諸閒字言之而所謂同閒有澮者繆說以爲非兩同之閒乃一同之中則所謂成閒有洫者亦宜在一成

之中今其繆說乃又在兩成之閒其長則止一成所謂井閒有溝者亦宜在一井之中今其繆說乃又在兩井之閒其長則連十井何其矛盾自陷若是也且閒爲兩者之閒見於經記傳注者如階閒楹閒席閒豆閒彰閒碑閒蓋遽數之不能終其物矣何獨至於同閒而異之雖古書字法俗儒未暇深詳而遂人遂在夫閒匠人遂在田首竝承百畝中之甽水此其在兩夫之閒一童子而知之者今其繆說匠人之遂九千是遂在井外矣夫遂在井外則井中無以别夫每井有六夫之甽水不得入遂而九千遂之繆說又不可通於是自破其例於每

井之中又加二遂而爲之說曰匠人三遂承九夫是一同之田不止九千遂而有二萬九千遂矣抑何進退無據若斯之甚也瑶田之圖溝洫也以畛長一夫流入於遂故遂在夫閒遂人所以言夫閒有遂也匠人變其文曰田首謂在一夫之田首是田首亦猶之乎夫閒也匠人遂長一井流入於溝故謂溝爲井閒溝長一成流入於洫故謂洫爲成閒洫長一同流入於澮故謂澮爲同閒澮起於山麓或一同或不及一同又或過乎一同其長無定數以流入於川川北之田依於山川南之田亦依於山故曰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川不可以田畝之法

命名此亦自然之勢也今其繆說駁余之圖曰由東而西洫與洫鄰無以別萬井而一同之界廢余圖至南畝其東爲川西則山麓澮所起處要知川至山麓能容一同若甚少先王立五溝之法必備於一同故必以同言之繆說眞以爲有二三同或十數同耶如果地大一同之西又有一同則人爲之川雖崇崇之堤亦解因地制宜之義儒者說經猶昧之耶由北而南溝與溝疊無以別百井而一成之界廢既有溝矣溝上又有畛矣此之謂界而以爲界廢眞其夢囈也要知五溝之淺廣不同專爲行水以大受小也五涂之有廣狹以容車馬之多寡因以取稱於五溝而經界之正亦遂資於是焉然則溝涂大小之故義不起於經界也如其繆說則更當駮余之圖曰由東而西遂與遂疊無以別一井而九夫之界廢也而乃不致駮者余初不知其所以然及尋其繆說始知其欲襲余之圖以通其繆說之窮彼欲襲之烏能駁之而不知余圖有萬不可襲之以雜其繆說

中者苟一襲之則不得不遂與遂疊而自破其例以至於進退無據若斯之甚也嗚呼是經多障昧者難明有局外人送難彼說屈而余說庶得伸矣夫溝洫形體之繆如此所謂本實先撥矣他所立說皆從此生試更條舉而竟言之其言曰嘗以禹貢圖爲本一雍州一豫州涇渭灞滻河濟瀍澗諸大川分股句折處畫方格或一同或二三同或十數同夫井田之制備於一同故苟不以一同言之不能盡井田之法耳非謂平地無岡巒者處處有足一同之地也卽或不止於一同究非於一同之外有異制故記所舉者但至於一同而止所以明井

田溝洫之制非論川原形勢也今其繆說有畫爲十數同者不知畫之果何所用也抑雍豫二州果有其地如其所畫無豪釐之差乎我不敢知矣其言曰東南句股溝之委西北句股涂之首又曰徑畛涂道路皆在田之西北遂溝洫澮川皆在田之東南今試以其論匠人者言之川長百里在一同之東南兩邊路亦長百里又在一同之西北兩邊記曰川上有路如其繆說川路各在一方而可謂之路在川上乎其言曰內外皆九正流一支流今卽以其論遂人者言之九澮爲正流矣其南邊千夫無澮但有九洫是謂此九洫者爲九澮之支流也

夫洫自洫矣安可呼爲澮之支流乎推之九洫正流亦不得以東邊之溝爲支流九溝正流亦不得以南邊之遂爲支流矣其言曰九夫由遂而溝而洫遲一夫自入洫速九十夫由溝而洫而澮遲十夫自入澮速九百夫由洫而澮而川遲百夫自入川速九千夫由澮而川遲千夫自入川速遲者正流速者分瀉此卽其九正流一支流之繆說然卽其繆說而繹之遂水由溝而洫而澮者只八十一夫無九十夫自入澮者只九夫無十夫仍有十夫無遂則眡自入洫矣其南面緣邊之成又皆無澮則更有不同者矣溝水由洫而澮而川者八百十九

夫又有無溝遂自入澮者九十夫有無洫溝自入東面之川者九十夫有無遂眡自入東面之川者一夫綜計之凡十成由洫而澮而川者只八百十九夫無九百夫由澮入川及自入川者百八十一夫不止百夫其南面緣邊之十成有九成無澮則由洫入川一成無洫則溝自入川又有不同者矣洫水由澮而川者七千二百九十夫又有無溝遂自入澮者七百二十九夫有無遂眡自由洫入澮者八十一夫（此不兼東南兩邊之八十一成凡八千一百夫）其無澮遂自入南面之川者八百十夫又有不由洫遂自入南面之川者八十一夫有無遂眡自由洫入南面之川者九夫

（此南面緣邊之九成凡九百夫）其無洫但有溝水自入東面之川者八百十夫又有不由溝遂自入澮者八十一夫有無遂眡自入東川者九夫（此東面緣邊之九成凡九百夫）其無澮無洫遂自由溝入東面之川者八十一夫又有遂自入南面之川者九夫有無遂眡自入東面之川者十夫（此東南隅之一成凡百夫）綜計之凡百成由澮入川者只八千一百八十一夫無九千夫自入川者千八百十九夫不止千夫蓋其繆說皆從九起算而昏不自知故繆說之中又加繆有如此者矣其言曰或減爲一澮置之同外又曰鄭注九澮確不可易如其繆說是謂鄭注匠人亦九澮也今鄭注可覆視也賈氏疏

之亦可覆視也鄭注遂人曰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注匠人曰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賈氏疏之曰遂人九澮九而方一同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溝澮稀稠不同是井田異也然則匠人一同一澮記文顯然鄭注顯然賈氏之疏鄭注也又顯然而繆說溷拈鄭氏遂人注以駮余匠人之圖非夢囈而何其言曰溝在井閒洫在成閒澮不可曰二十成之閒故變文曰同閒不曰終閒者成與同皆見左氏終字本司馬法或當時未有此名也如其繆說以終字爲非當

時之名故不稱設使終字爲當時之名則今之稱同閒者繆說以爲當稱終閒矣不知十成爲終十終爲同同與終相去十倍其不可以相冒而稱也明矣而繆說云然何其憒憒若是也且通終之名命於溝洫之長成同之名命於積田之方故水之介乎其方者可以閒言之水之流而通焉流而終焉者不可以閒言之字義如此安能假借況其繆說謂澮不可曰二十成之閒言其文不辭不可舉以命名其實固自以爲是二十成之閒也夫二十成之閒何謂也謂彼十成此十成而澮居其閒也夫同閒何謂也謂彼一同此一同而澮居其閒也然

則同閒之名若以成命之則曰二百成之閒也夫二百成之與二十成雖至愚之人亦知其文之不可以相變也而繆說云然何其憒憒若是也抑豈以同閒之名本不當在一同之中且與其所謂成閒井閒者又不一例彼亦實有不安於其心者而後爲是說以誣古人見古人命名亦有遷就時耶嗚呼古人雖往來者難誣亦可畏也其言曰專達於川專字言遂溝洫皆有所假澮無所假而徑達及尋其繆說則有毗自達於川者有溝自達於川者亦有遂有洫自達於川者是亦無所假而徑達矣由其溝洫形體之繆說內外皆九故卽自立一說有萬不能不矛盾自陷也如此其言曰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別言大川可知非同閒人爲之小川夫其繆說所謂同閒乃一同之中其所流之水乃澮也安得復有人爲之小川耶若其所謂南川据繆說止可謂之同外安得復冒同閒之名耶凡上事去年與兄共閱時兄曾疑其繆今瑤田言之知兄亦必以爲然也瑤田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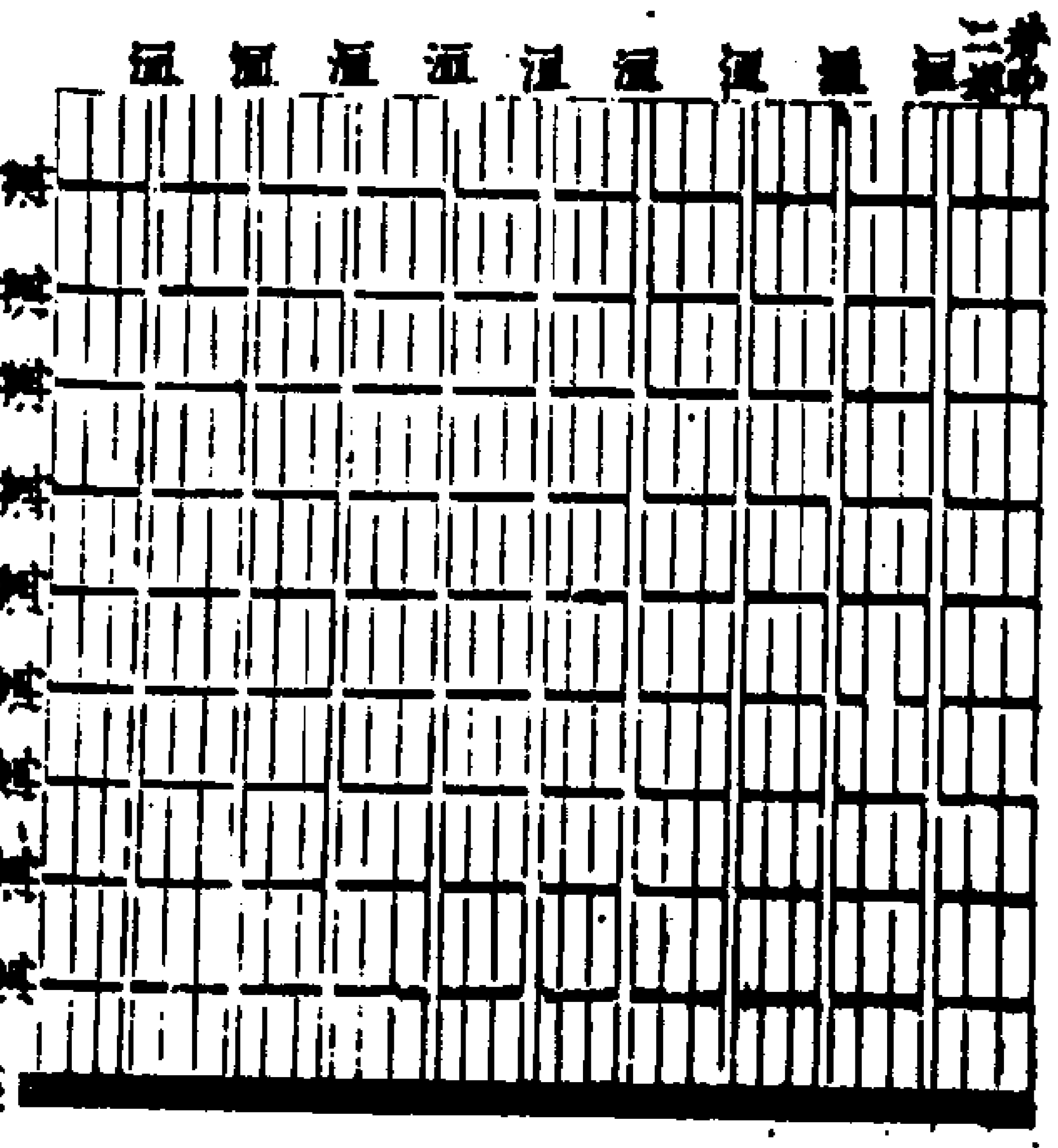
圖某甲某乙匠人溝洫繆說形體記
昔與丁升衢書論某甲言溝洫之繆近又有某乙作溝
洫述意以駮余之溝洫書二人之繆不同其悖經立異
則一也不圖其形體以曉人人將有爲其所惑而不之
察者矣其言遂人溝洫承鄭氏九澮而川周其外之誤
然鄭氏但云九澮未言澮承九洫洫承九溝溝承九遂
也故賈氏疏遂人注曰十夫則於首爲横溝十溝卽百
夫於東畔爲南北之洫十洫則於南畔爲横澮九澮則
於四畔爲大川是鄭氏於澮言九於洫溝則言十也至
於匠人同閒有澮言一同之田止一澮文義顯然鄭氏

据經爲注未嘗有九澮之說故賈氏疏之曰遂人九澮
而川周其外九而方一同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
井田則一同惟一澮也今二人之繆說一同之內必以
九澮言之不但悖經其與鄭氏賈氏亦相戾矣試卽其
繆說圖而觀之甲之圖每井中爲二遂其長一井流入
於溝溝在兩井閒其長亦一井十井爲九溝流入於洫
洫亦在兩井閒其長十井一成之中爲九洫流入於澮
澮在兩成閒若亦長十井十成爲九澮流入於川則川
亦在成閒是井田溝洫之制僅取備於一成有不可通
者矣於是變其法引澮之長至於百井又於一同之中
交午爲之縱横皆九澮以注於其一同四面環繞之川
乙之圖十井中爲二十九遂其長一井流入於溝溝在
兩井閒其長十井一成之中爲九溝流入於洫洫在兩
成閒其長亦十井十成爲九洫流入於澮澮亦在兩成
閒其長十成一同之中爲九澮以注於川謂之東川又
於南邊無澮之十成爲川以注之謂之南川二圖之繆
致不同也而皆生於一同九澮之誤又欲竝令溝洫皆
以九相承故甲之圖始於一井二遂爲二於三中卽爲
九於十中之意由中達外溝洫皆九而至於澮則澮欲
達川而尚遠於川其說萬不可通不得不引澮而長之

又縱横皆爲九澮而交通之使至於川以遷就而成其
說也案自二遂至九澮全襲鄭漁仲之繆說至是實漁仲氏於成閒之縱畫但有空不行水之道於理未通於是爲交通之澮以實其空而不知於理尤不可通也漁仲氏只有横九澮故只東西二川今加交通之縱九澮故又加南北二川然則四面之川亦襲漁仲之意而變通爲之者也乙之圖始
於一同九澮澮承九洫洫承九溝溝承九遂由外而中
以至於遂則遂在井外不能以一遂承九夫之畎水其
說萬不可通不得不於井中更爲二遂以遷就而成其
說也乙之繆從外入故至于內而其說必窮甲之繆從
內出故至於外而其說必窮瑤田敢曰知言乎辭繆而
至於遁蓋有不得不窮者矣
或問曰某甲某乙之釋同閒有澮也謂澮在一同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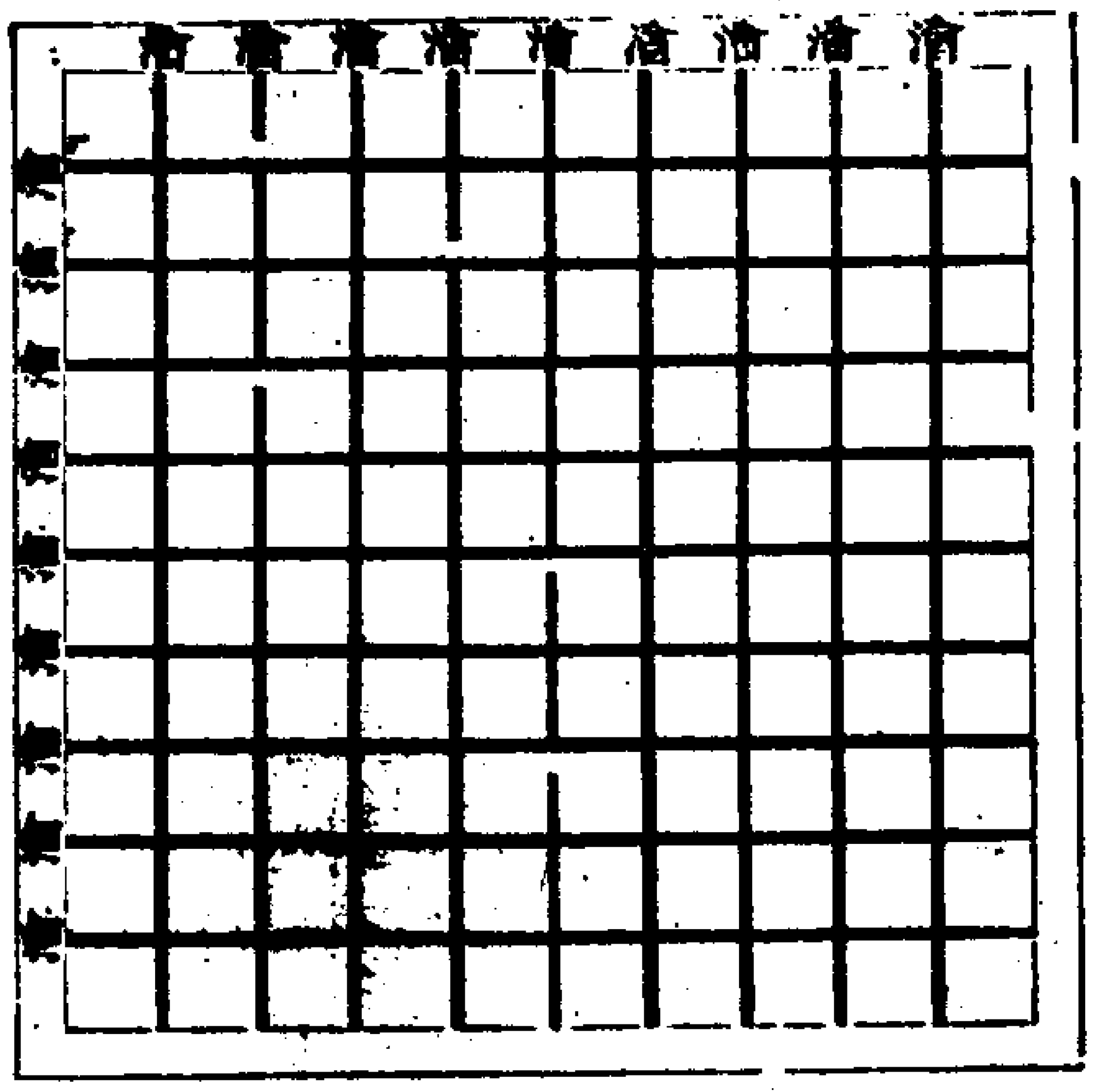
雖其立法各自爲說然井閒成閒同閒諸閒字皆不能一例彼亦不一例爲之而顧使人閒執其口乎余曰彼旨嘗不計及之然苟一例爲之則有萬不可通者矣嘗試爲擬一例之圖觀之先爲一同之大方空次於方空中橫畫九澮而謂之曰同閒有澮每澮所承者十成也每十成又縱畫九道其道在兩成閒非一成中也若欲一例則不可以爲洫於是每成又橫畫之爲九以一成而言之謂之成閒有洫以擬同閒之澮似也然洫與澮不相接而十成縱畫之九道有水無名者反得上受洫水而洫轉不能自歸於澮矣每洫所承者十井也每十井又縱畫九道其道在兩井閒非一井中也若欲一例則不可以爲溝於是每井又橫畫之爲二以一井而言之謂之井閒有溝以擬同閒之澮似也然溝與洫不相接而十井縱畫之九道有水無名者反得上受溝水而溝轉不能自歸於洫矣故一例爲之萬不可通且又不可內通於遂遂在田首與遂人之夫閒同形今欲一例而爲於一夫百畝中而百畝中之百畎雖有極繆之妄人所不能改者也然則其不一例爲之亦有無可如何者矣

某甲繆說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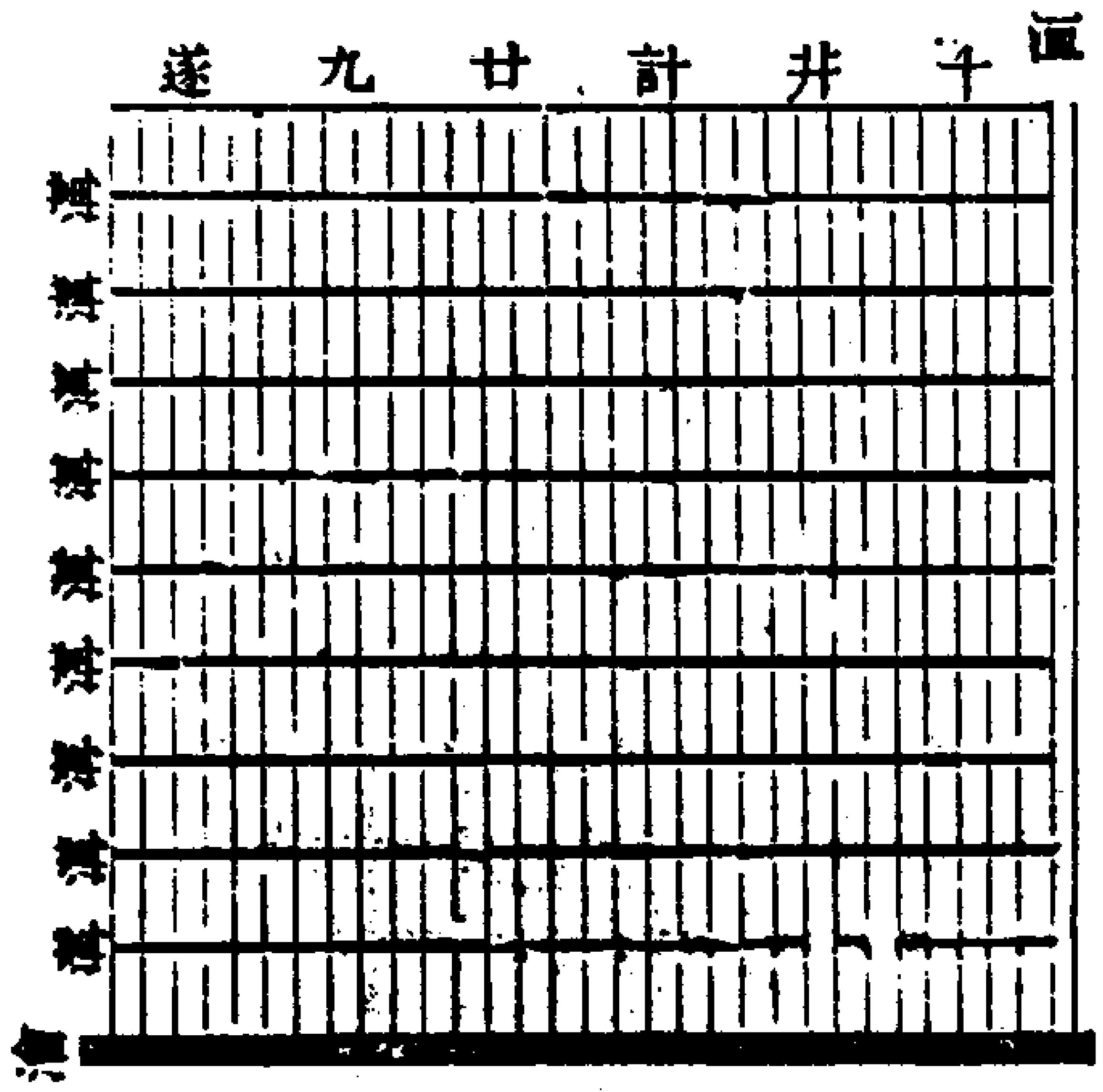
此百井一成之田揔其一同中縱橫皆九澮之說則一成之田四面有澮環之其有一面無澮而靠川者一同緣邊之三十二成也有兩面無澮而靠川者一同四隅之四成也今一成之田只[redacted]南面一澮者揔其二遂達溝九溝達洫九洫達澮是受洫水之澮止於此矣側而推之則九澮達川川長十成而溝洫之事已盡安用一同萬井之田哉而先王之法必至於一同乃盡溝洫之制此自破其例引澮而長至於十成又縱橫爲之之繆說所由起也

某甲繆說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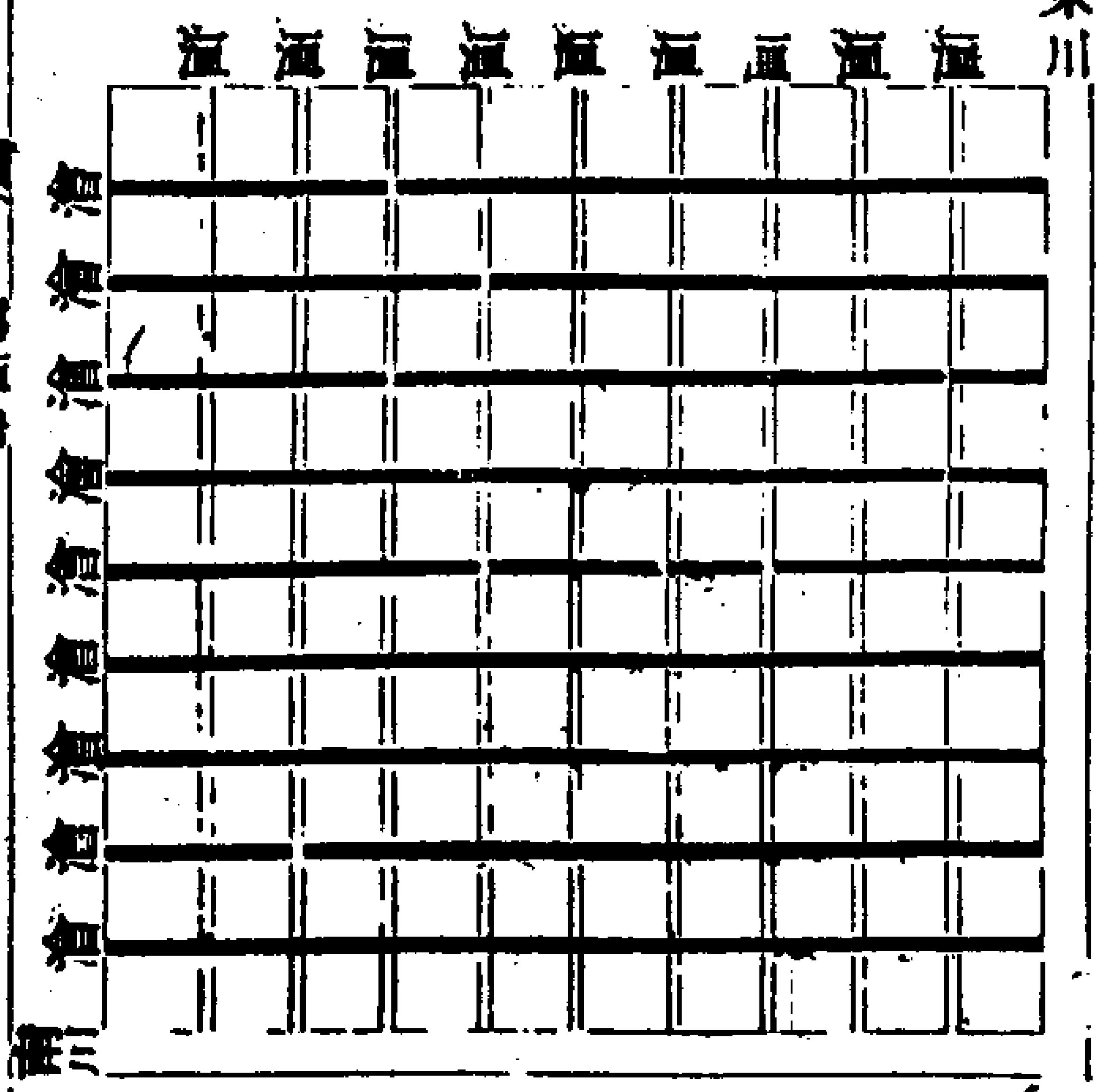
此萬井一同之田每方一里中容前圖一成之田也縱橫九澮四面環川繆說

某乙繆說圖一



此百井一成之田也澮洫溝遂以九相承是其例也而先王之法其制必備於一同則九遂不與洫有遂不相接者不得不於井中增二遂以接之夫井中之有遂先王之法也於其繆說則爲自破其例矣

某乙繆說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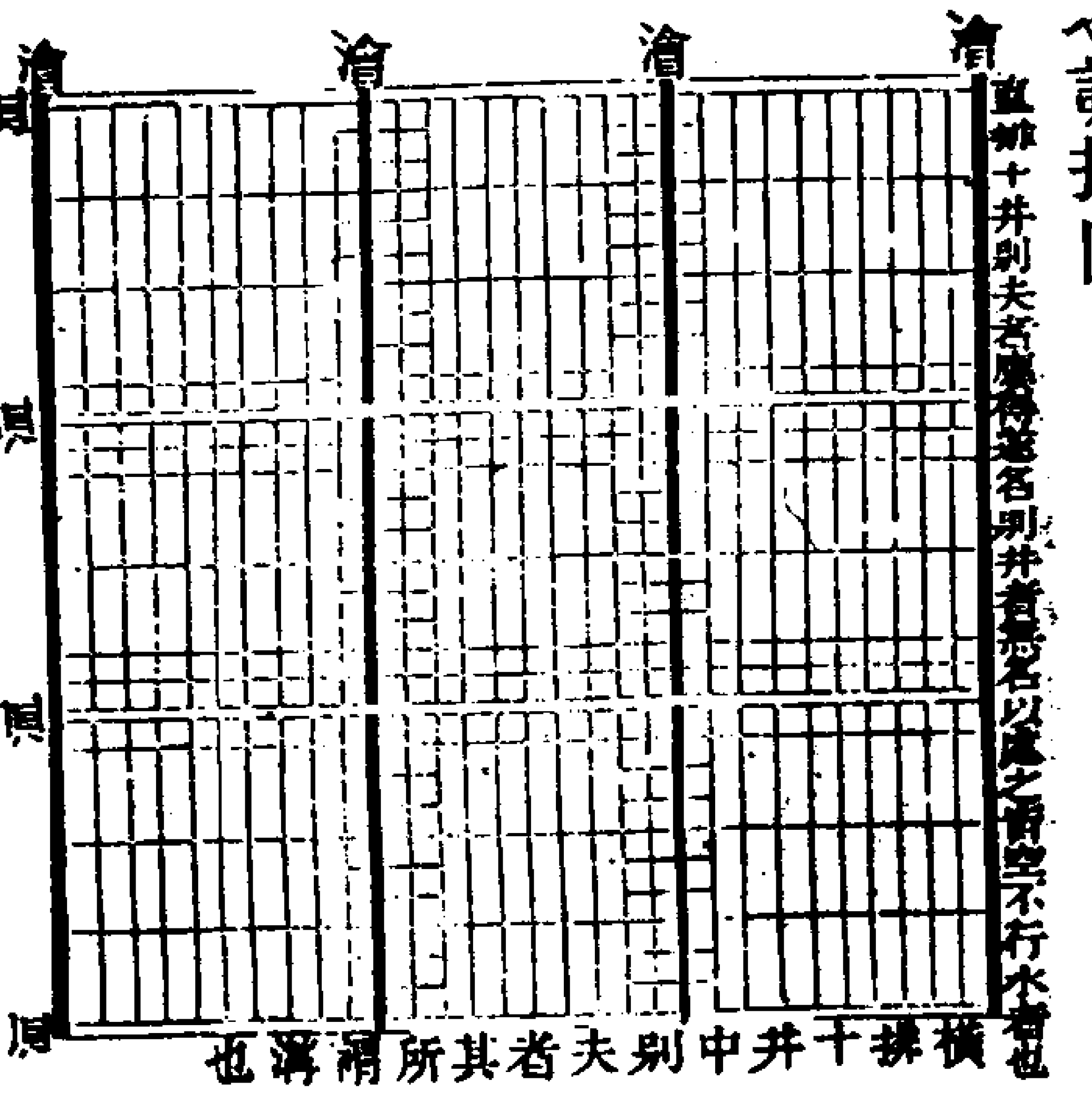


此萬井一同之田待方空中容前圖一成之田也案南川之設但受南面縱邊十成九洫之水不過當一澮之用雖曰九澮實十澮也洫止於九者以東邊有川納無洫之遂溝止於九者以南邊有澮納無溝之遂名雖九數實皆十數彼皆不知故致牴牾立異也

論陳及之言匠人溝洫之繆

言溝洫之制其最劣者莫如陳及之以遂人匠人爲一制謂遂人爲直度匠人爲方度案此直度方度與鄭漁仲之說異鄭破壞遂人之法此不破壞遂人之法遂人十夫有溝匠人方一里爲四溝兩旁各一溝中閒二溝遂人百夫有洫匠人方十里爲四洫兩旁各一洫中閒二洫據其說雖云方十里爲四洫實洫之長只三里又少半里卽以澮承之是方十里中爲洫三段共有十二洫也至於澮亦然謂匠人方十里爲四洫亦方十里爲四澮也夫一井四溝理所必無先王以遂別夫今乃以溝別夫矣至一成橫爲四洫縱爲四澮成長十井皆須破三井又少半井而爲之如此則溝之長三井又少半井案溝長過三井外則縱兩井之閒皆空不行水之界也承之以洫而橫破之洫之長亦三井又少半井承之以澮而縱破之是欲兩溝兩洫兩澮相去之夫數匠人亦同於遂人而以爲二法一制也謂如遂人十夫橫爲一溝是兩溝縱閒一夫而爲之匠人方一里四溝亦是兩溝閒一夫而爲之遂人百夫縱爲一洫是兩洫橫閒十夫而爲之匠人方十里跨二澮而爲四洫亦是兩洫閒十夫而爲之遂人千夫橫爲一澮是兩澮縱閒十夫而爲之匠人方十里四澮亦是兩澮閒十夫而爲之是欲於一成中据二洫二澮望之皆爲井字之形也然大井成而小井不得不改則是匠人爲溝洫乃所以破壞井田之法也又言甽水瀉於溝案以溝別夫故甽水入溝竟將中閒遂水剷去如此說經何足與辯而馬貴與田賦考引之及爲案語猶舉其說而不能斥其非後之治經者或不免爲其所惑故附論之昔朱子於當時人之說不以爲然云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井田亦溝洫法皆以遂人匠人對舉決不可合近世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行鄭氏注分作兩項却是余以爲遂人位置溝洫澮川以十夫百夫千夫萬夫爲數而匠人則一井九夫一成九百夫一同九萬夫溝洫澮卽位置於此故特書曰井閒成閒同閒用遂人夫閒例也二法安得相合耶

据陳及之說擬圖



澮
澮
澮
澮
同
直排十井則夫者廢遂名別井者亦名以廬之皆空不行水者也
橫排十井中則夫者其所謂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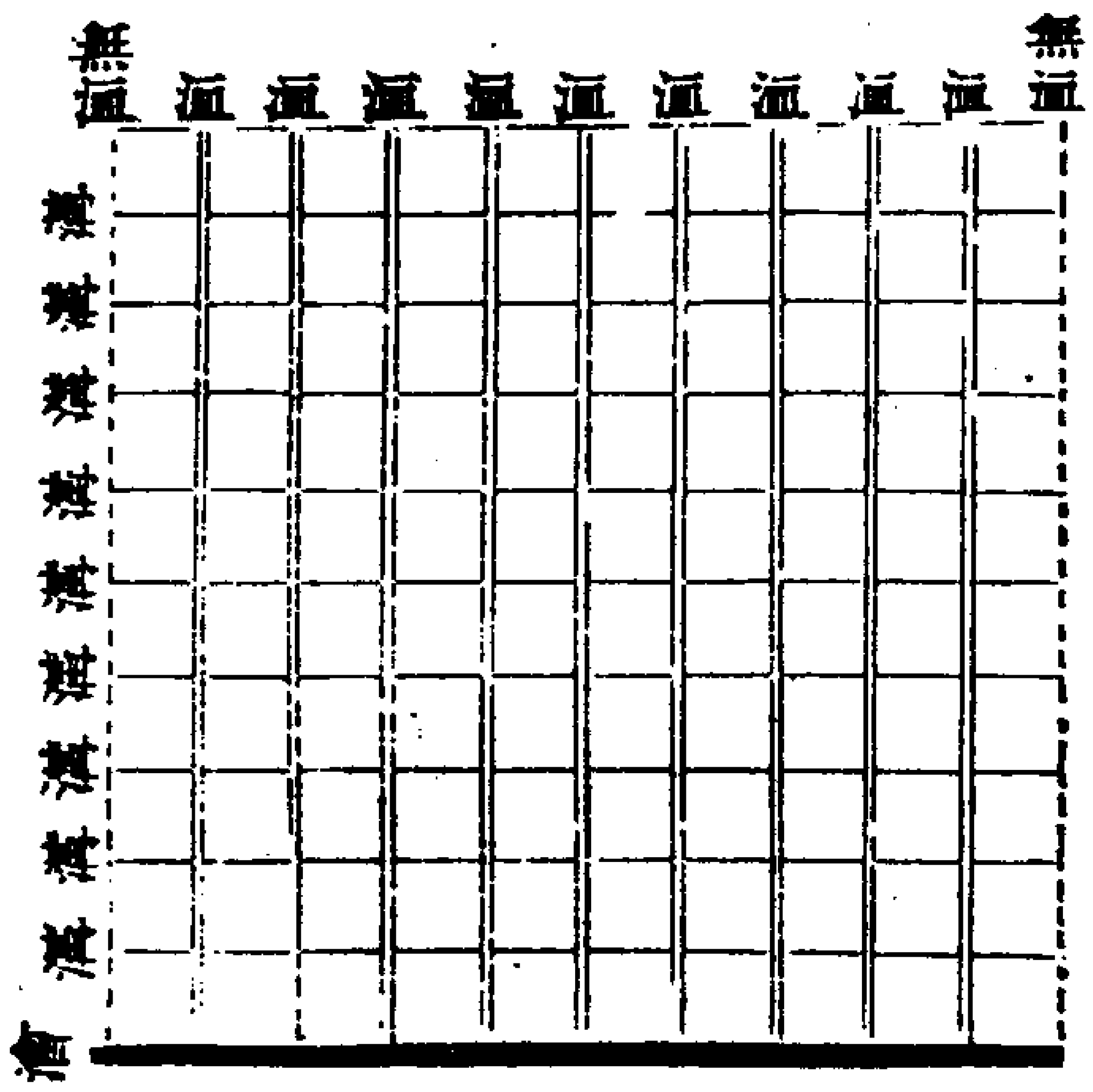
此百井一成之田也萬井百成之溝洫澮皆放此所謂四洫者中兩二澮實十二洫也井田只將爲洫澮所破者盡出以見其繆他皆不盡者恐爲所混也

論鄭漁仲言遂人匠人溝洫之謬

鄭漁仲之爲溝洫辨也謂周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未嘗有鄉遂釆地之異此夢囈也鄉遂之法見於遂人釆地之法見於匠人義質而語詳判然二事今漁仲氏得尚其口者据有此二經耳若不信二經則是先王溝洫之制不傳於世久矣雖不言可也今漁仲氏顯悖之而陰据之以爲說宜其說之不能自全也其言曰遂人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案文讀則一同之地當有九川遂人之法不必擴而大之据一同以爲言不幾太多與匠人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若案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與又言鄭康成以鄉遂不用井畫采地畫之爲井遂人匠人分爲二法求之於經無明文案遂人之不爲井田確有可證周頌噫嘻之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爲耦駿發曰私是不畫井無公田之證也耦曰十千是萬夫之證也里曰三十是萬夫之田方三十三里又少半里舉成數之經也安得曰經無明文乎如其言是顯悖二經之法矣而吾謂其陰据之爲說者何也其言曰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凡九井九井乃十井之誤計九箇溝橫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爲一成中有九洫直橫一列乃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橫橫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謂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閒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閒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但遂人以一直言之匠人以四方言之如其言是陰据遂人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之文移而用之於匠人畫井之制夫井九夫也而曰有溝則非十夫有溝矣今通十井但置九溝而以九十夫當之因遂謂之十夫有溝推之一成九洫以九百夫當之百成九澮以九萬夫當之亦遂謂之百夫有洫千夫有澮也陰据遂人之文以巧合匠人之制於千夫有澮說已難通矣而於遂人之制反顯悖之謂亦如匠人制井田但一直而不方夫一直者是以一同之田十分其百成而取其十成於是遂人之澮其長十成遂人之川其長止一成也豈不謬哉余案周家井田之法孟子時已無可考公田之有僅据大田之詩以決之孟子考核之文不過如此今漁仲氏悖遂人之經而謂鄉遂亦爲井田豈亦經有明文乎況取其十成是九千夫非萬夫是九千夫有澮非千夫有澮此何說也且其謬說有求全而卒難全者如曰一成九洫則必有十井之溝無洫可入又以一澮承九洫澮之長應止一成而入於川如此則一同之田不得不爲九川而無解於其遂人爹川之謬說是九川有斷不能爲者不得已引澮而長之至於十成於是十成有九閒一同百成則有九十閒此皆大經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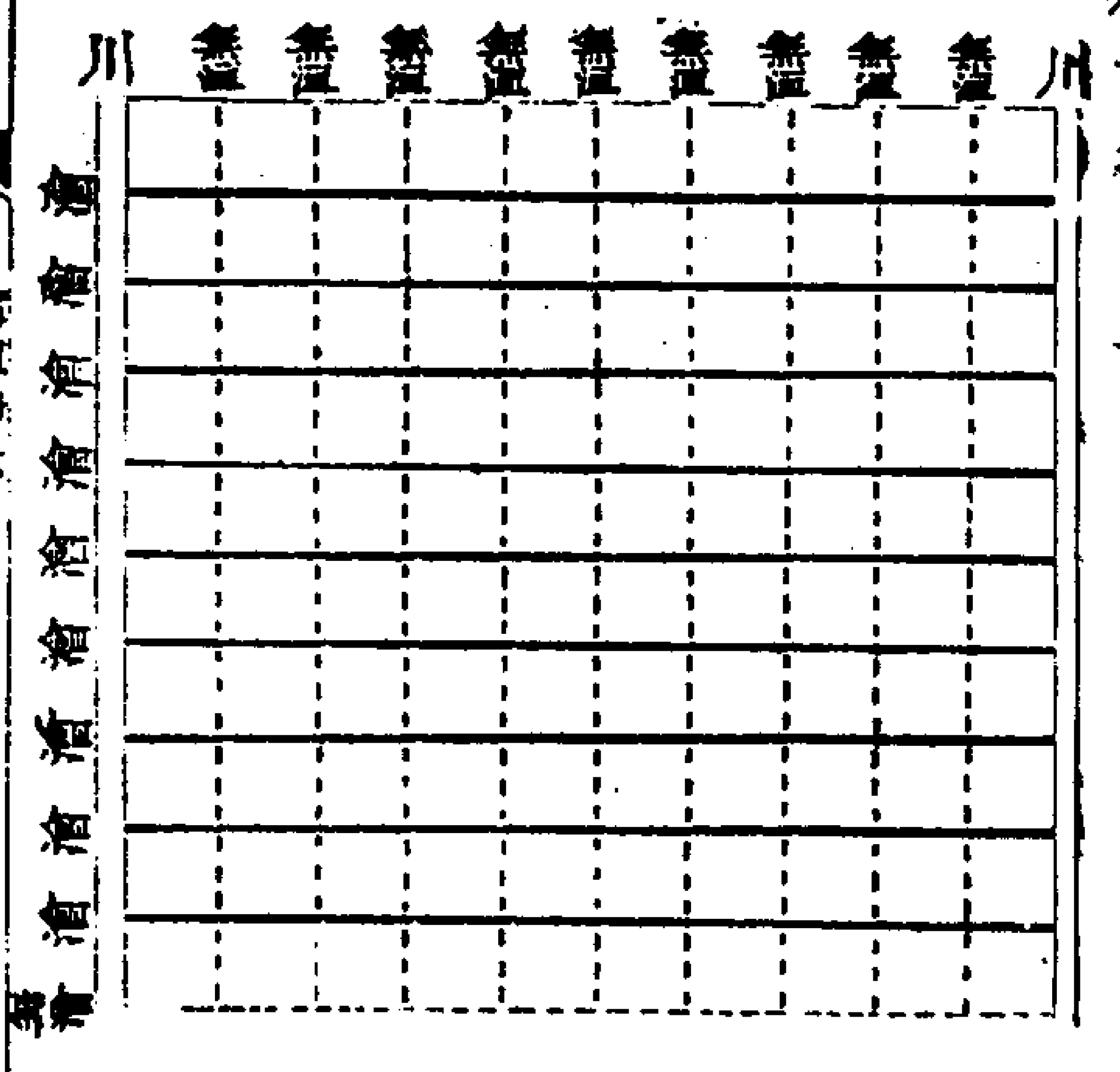
既不置洫又不能爲川但有空不行水之道而已夫空不行水亦無不可特無如其溝之蓄而不能洩也將任其汎濫焉可乎哉夫先王之所以爲溝洫正爲除水害耳今一同之田有千溝不洩之水逆流於鄰田之洫於是乎有百洫以一洫而受兩洫之水洫既受害倒注於溝而遂而畎無不受害迫於下洩也勢必咽塞噴阻其爲害也可勝道耶余案一同止九澮則南邊有九十洫無澮可入而兩川在東西是亦無川可入矣今姑無論其受害與否而先王爲溝洫烏有令千溝之水不得其所歸也哉

據鄭漁仲說擬圖一



此百井一成之田中置九洫邊不置洫故有溝水無洫可入之繆

據鄭漁仲說擬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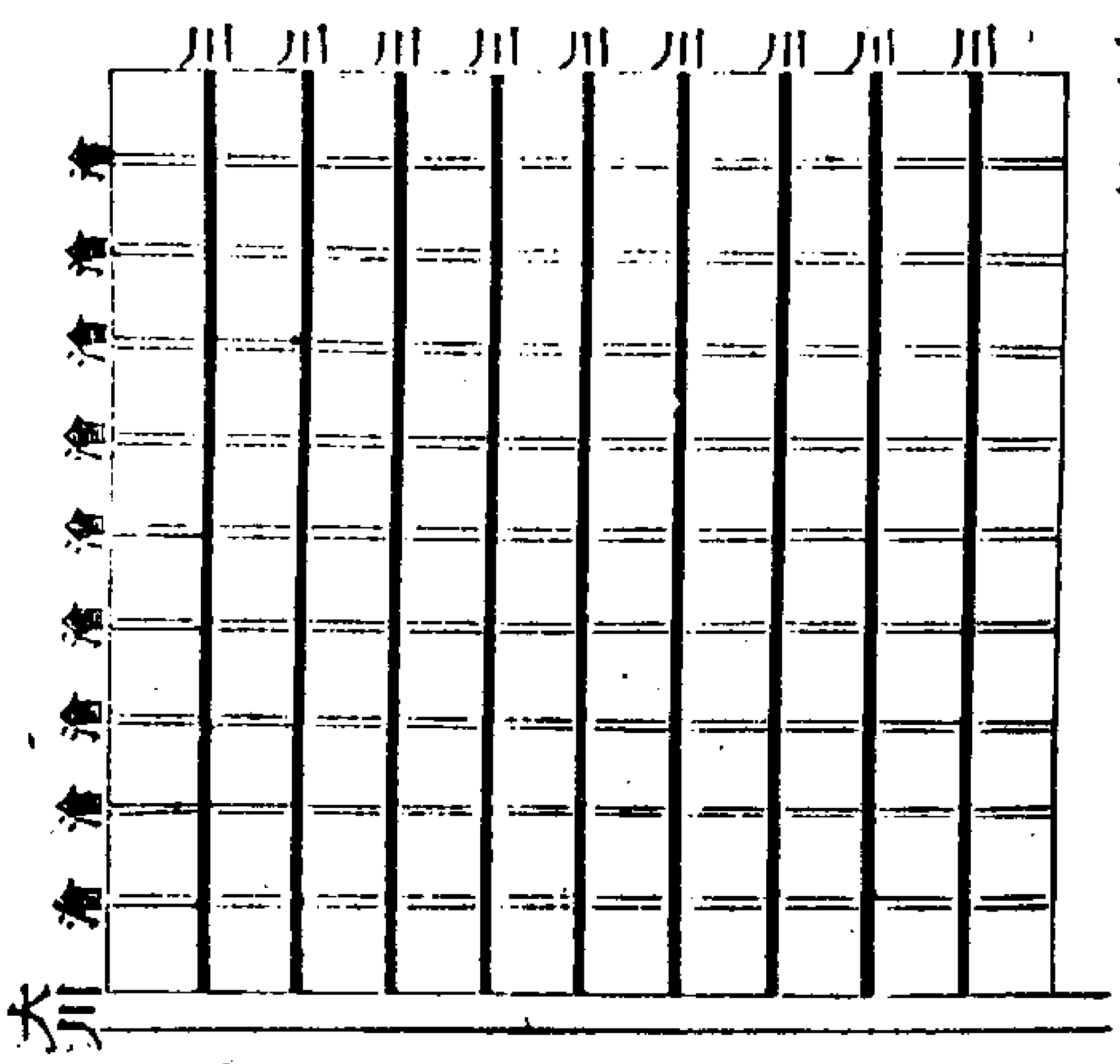
此萬井一同之田每方一空中容前圖一成之田也成成間大經界不置洫此大繆也以此圖十分之一取十成而爲鄭遂之制頗悖遂人之法亦大繆也圖即視此不必更擬

論王與之黃文叔言匠人溝洫之繆

宋人言溝洫之繆如陳氏汲鄭氏樵余既圖而論之詳矣而淳祐閒王與之（次點）著周禮訂義說亦大繆其言曰井田之法九夫共井未有十夫鄭氏所以謂遂人法與匠人不同也必欲合其說宜以大略計之不可拘也夫二法既不同胡爲又欲合其說既欲合其說必獨有所見二法實可相通胡爲又言宜大略計之不可拘也其立論先主於遷就強合甚無謂也然不可以不辨其言一成之內爲九洫是每洫上承井閒之九溝每溝上承一井之二遂就其說論之遂在夫閒固與遂人夫閒有遂同矣溝在井閒一井九夫亦與十夫有溝同乎洫承九溝僅九十夫亦與百夫有洫同乎其言一同中有九十澮又言自澮而達者已有川是一同中先爲九川然後自九川歸於同外專達之川意謂一澮九百夫略當遂人千夫有澮一川九千夫略當遂人萬夫有川斯其所謂大略計之不可拘者乎然而其繆甚矣一成以上繆與鄭漁仲及某甲同不必圖圖其一同中九十洫歸於九川九川又歸於一大川者以見三家之說其初同者所繆同故其法同也然其法既繆則於爲澮之後皆窮於澮川之不相及勉而及之百鏬千漏窮則必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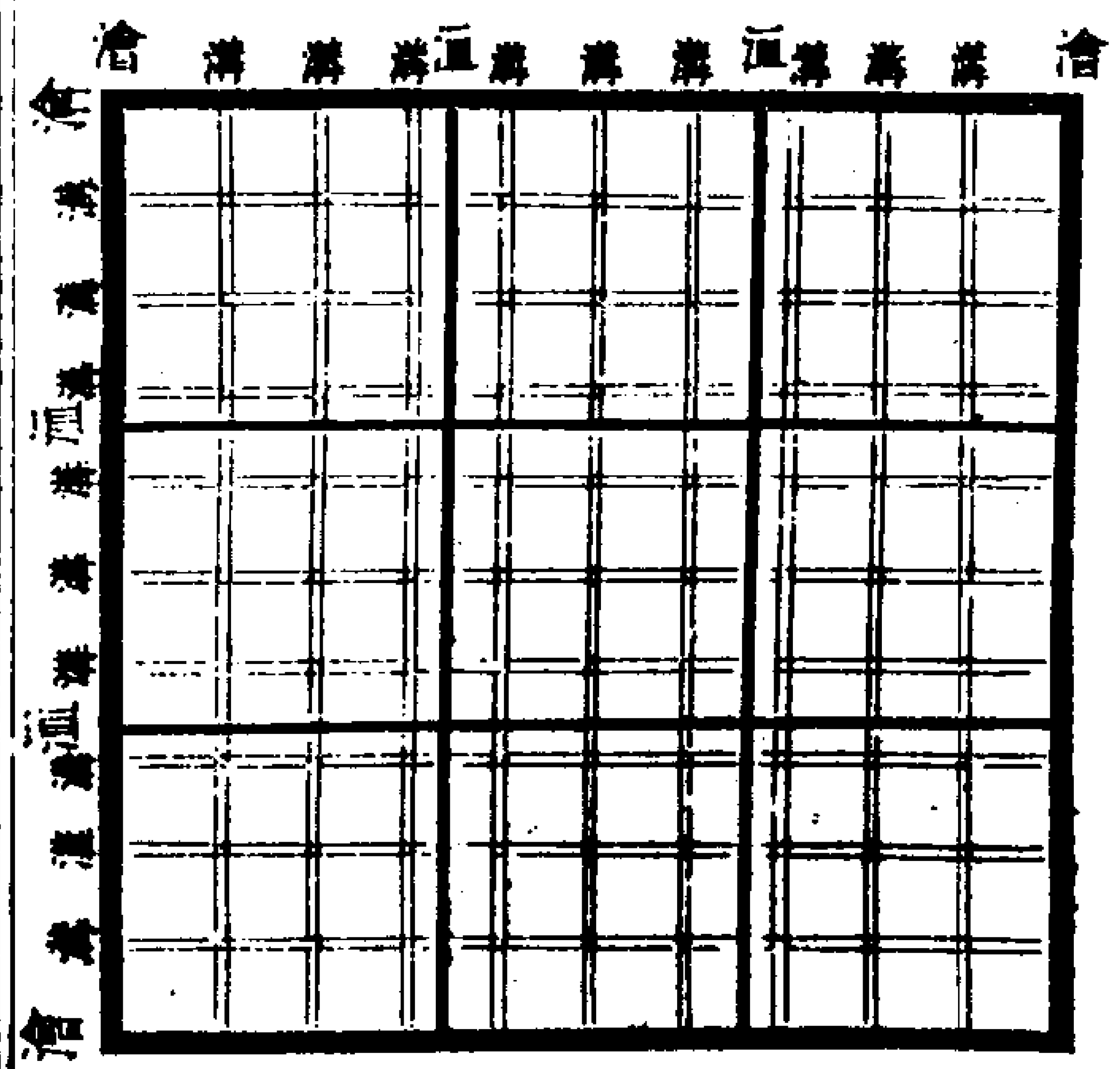
於是以繆救繆而卒不能相同者亦勢之所必然也訂義中又載黃文叔（度）五官解之說曰一井十夫其中爲遂而溝環之地居一夫實爲九夫積方百夫溝經緯其中而洫環之成方十里千夫之地十除其一爲百井九百夫洫經緯其中而澮環之同方百里十萬夫之地十除其一爲萬井九萬夫澮經緯其中而川環之如其說是百里一同四面環川一同之中縱橫九澮一成之中縱橫二洫百夫之中縱橫三溝井中之遂無說不知其亦爲縱橫二遂否也以九爲十復除一作九自師其心妄意經記其說之繆何足與辨獨是成長十井其中縱橫二洫須破三井又少半井爲之略如陳及之之說但陳說橫洫縱澮爲異耳而百夫中之縱橫三溝又皆爲於井閒井既爲洫所破溝亦爲洫所破卽夫閒之遂亦有爲洫所占者矣則是遂也溝也卽其繆說原自整齊於井中成中而以縱橫二洫加於其上使溝洫參差井疆錯互經地之法固應爾耶圖之以見違經立異者卒無一人能自全其說也

据王與之說擬圖



此萬井一同之田每方一空中容百井一成之田也一成不圖者與鄭漁仲說同

据黃文叔說擬圖


澮 溝 溝 溝 洫 溝 溝 溝 洫 溝 溝 溝 澮
澮 溝 溝 溝 洫 溝 溝 溝 洫 溝 溝 溝 澮

此百井一成之田每方一空中容一井九百畮也洫加溝上破井占遂其謬甚矣一同不圖者某甲實晉其說前已圖之互觀可也

通論諸家溝洫謬說之由

匠人溝洫之制始於夫閒之遂終於兩山閒之川自畎水流出於一夫之外而爲遂在兩夫之閒曰夫閒遂水流出於一井之外而爲溝在兩井之閒曰井閒溝水流出於一成之外而爲洫在兩成之閒曰成閒洫水流出於一同之外而爲澮在兩同之閒曰同閒澮水則專達於川川在兩山閒故曰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其爲法易行而無所阻其爲事易明而無所疑而爲溝洫說者何以紛紛然多謬論也其故在不明諸閒字之義爲兩者之閒又疑於匠人一同止一澮之說復誤會遂人注九

澮而川周其外之語而欲通其說於匠人一同之內亦爲九澮又欲竝遂人匠人兩不相蒙之二法合而一之義之所是而故去之法之本無而強立之此所以各逞其胸臆而卒不能自全其說也鄭漁仲之爲九澮於一同中也比物以爲洫則必爲九洫於一成中夫一同橫區之而爲十中有九閒以爲之澮其縱者每區又各區之而爲十成十區百成中有九十閒皆經界之犖犖大者旣以其不在成中而不能以之爲洫則但爲空不行水之道而已此其說之不能自全者也一同九澮一成九洫謂之同閒成閒比物以爲溝宜爲於井中謂之井

閒而井中有遂不能相讓不得已乃遷就而爲九溝於十井之閒此又其說之不能自全者也康及之之爲澮也揣其初意亦謂一同一澮之太少而又欲合遂人匠人之法而一之郎一同九澮亦難脗合於是於一成之中縱爲四澮則兩澮閒以十夫適合遂人千夫之澮亦兩澮閒以十夫也又於一成之中橫爲四洫則兩洫閒以十夫適合遂人百夫之洫亦兩洫閒以十夫也夫其初意亦不過欲於同中爲九澮耳既不能爲則曰與其澮少無寧澮多茍可合二法而爲一雖穿破井田不顧也雖十成之中多至於三十餘澮亦無不可也而倘得

自全其說乎王與之之爲澮也意謂一澮上承一成中之九洫則澮之長亦止於一成若一澮橫通十成則十成之縱九閒勢必爲空不行水之道與其空不行水以破其制不如爲九川於一同之中一川納九千夫九澮之水亦庶幾同於遂人萬夫有川矣夫如是則澮之長止於一成十成九澮百成九十澮矣閒於其中者一同九川非一同九澮矣九川復入大川川又有二法矣破壞至此其初意當不其然倘得謂之能自全其說乎黃文叔之爲澮也縱橫九澮於一同中而川周於其外縱橫九溝於一成中而澮周於其外於是溝澮相承矣洫

於何置焉而匠人之制溝必入洫洫乃入澮洫固不可廢者也不得已乃於一成縱橫九溝之上因而重之爲縱橫二洫既破其井外之溝又破其溝中之井其說之不能自全也審矣至近世某甲之爲澮也九澮縱橫於同中四面環川於同外井以溝加十夫而爲十成以澮加百夫而爲千是皆冒黃文叔之說也溝長一井成包九洫則冒鄭漁仲之說也其所冒者先已不能自全其說則冒之者可知矣某乙之爲澮也主乎九澮在一同中謂之同閒而洫閒於兩成溝閒於兩井不用同閒之側豈得謂之能自全其說乎既有東川又有南川川有

二法又豈得謂之能自全其說乎凡六說宋人四近人二其爲之法始於遂溝者及乎澮川必不能自全始乎澮川者及乎遂溝必不能自全其故何也此五者古人所立不能增損故古人成法不能變易（欲知古人成法須知古人之文章欲知古人文章須通古人之訓詁）如欲變易之則或增之爲六或損之爲四然後更其名號立爲新法以六人之才爲之則亦當有可觀者矣

畎澮異同考

虞書禹濬畎澮距川與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之畎澮兩事也濬畎澮與決川距海連文是治水內事天成之畎澮也曰濬者疏其壅塞明是天成有之爲溝洫之畎澮縱橫施於田閒依仿天成者又推廣之以立名人力所爲故廣深有一定之度天成者則無之矣說文畎作く澮作巜遞增其畫以至於川字皆象天成之形是故く者一水流於谷中之形也巜者水流出谷與他谷之水會而成谿故字从二く不一水之形也川者羣巜所趨字从三く衆水之形也（禹貢俗畎傳云畎谷也正義引爾雅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胡朏明禹貢錐指云谷是澗壑之流直出山中以注谿即禹所謂畎谿則谷口橫截一道受澗壑諸水以注川即禹所謂澮也按爾雅注谿曰谷下又云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於谷中之水又細分節目其所謂澮也溝也與虞書之澮異與考工之溝澮亦異蓋隨事立文義各有當均不相妨也）禹於水治之後乃暨稷播漸次設溝洫之制當是時田畝初定不知與匠人之所爲五者皆備否書缺不可考矣然即五者備有畎澮諸名亦自爲一事不與濬畎澮同也溝洫廣深之度起於畎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說文耒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廣尺深尺謂之畎（呂氏春秋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畎也畎言八寸則所聞異辭）此人力所爲在田閒者然田閒之畎又分爲兩事一爲百畝行列之畎因以爲田閒水道之始一夫百畝中容萬步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然則畝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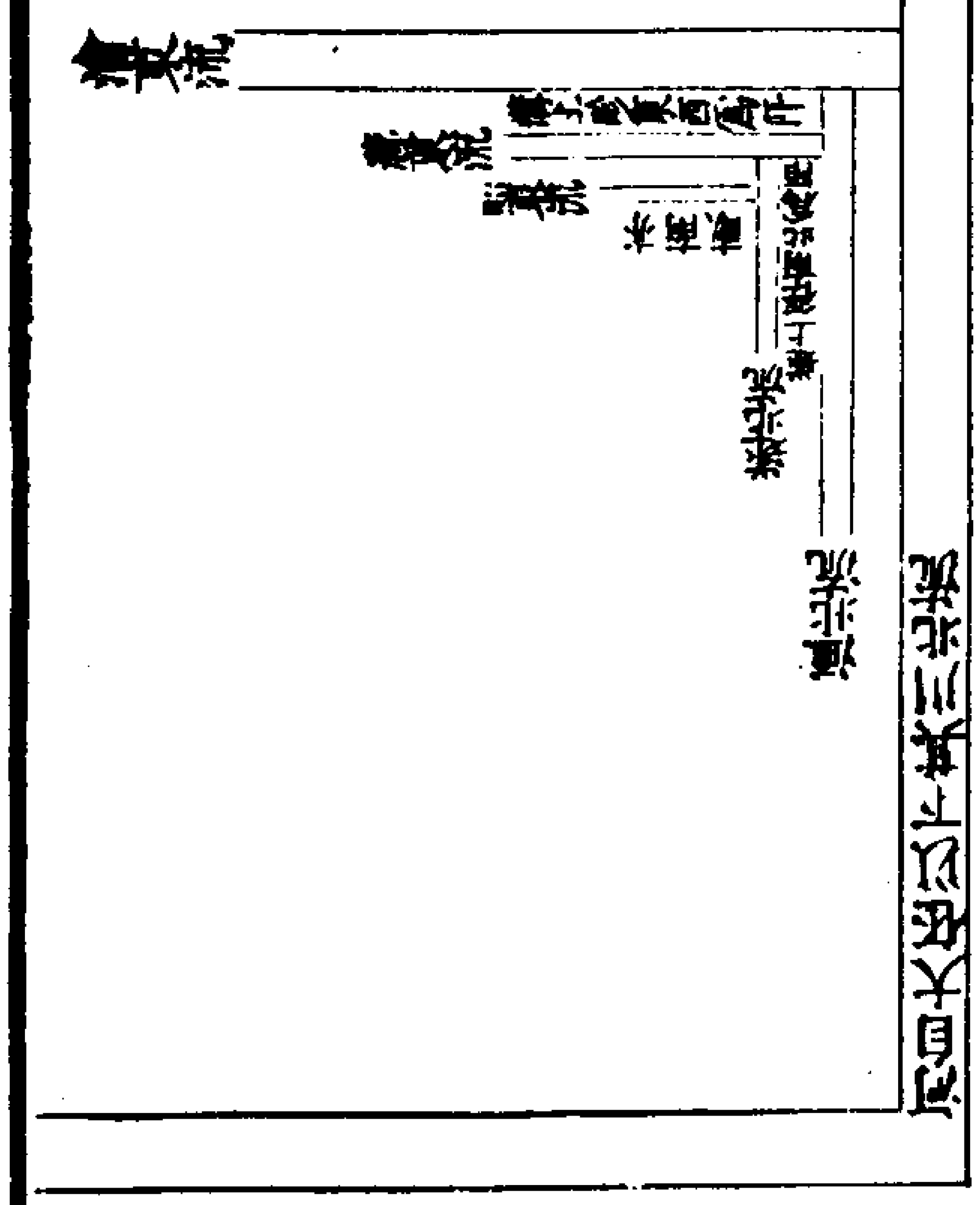
六尺長六百尺詩所謂禾易長畝是也百畝則百畎矣陸德明釋文引司馬云壟上曰畝壟中曰畎指謂此畎也壟陂阪之名平地中之高者也有畎然後有壟有壟斯有畝故曰壟上曰畝兩壟之中則畎故曰壟中曰畎也（呂氏春秋曰上地棄畝下地棄畎又曰大畎小畝地竊之也又曰畝欲廣以平畎欲小以深皆言壟中之畎）周書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脩爲厥疆畎按爾雅田一歲曰菑方言云反草曰菑然則敷菑者以耜發田爲初耕反草之事既耕去其草矣然後陳其行列而脩治之以爲疆畎此古人爲畎之事也信南山之詩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畫其經界之謂疆（鄭注疆畫其界也）分其地理之謂理（鄭注理分地理也）是故疆之以成井（疆本字爲畺畫閒二田言畫百畝之經界月令孟春之月皆脩封疆注云謂田首之分界也推廣言之則國之四竟亦曰疆周官封人職凡封國封其四疆是也）所以別夫也理之以成畝所以爲畎也畝有東南故畎有縱橫順其地理以分之而已矣故左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無顧土宜所謂土宜者東南之宜所謂物而布之者相其地理之順以分畫之云爾此古人爲畎之道也（南畝者其畎橫蓋自北視之畝陳於南也東畝者其畎縱蓋自西視之畝陳於東也故鄭氏遂人注云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以其畎橫故得遂縱也今北方幽燕之閒有東西畛南北畛蓋物土之宜而爲之據遂人畛爲溝上之道南畝則溝東行故其畛爲東西東畝則溝南行故其畛爲南北此古制存于田閒者然而南畝東畝之名則無能知之者矣）一爲播種行列之畎漢書食貨志趙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畎歲代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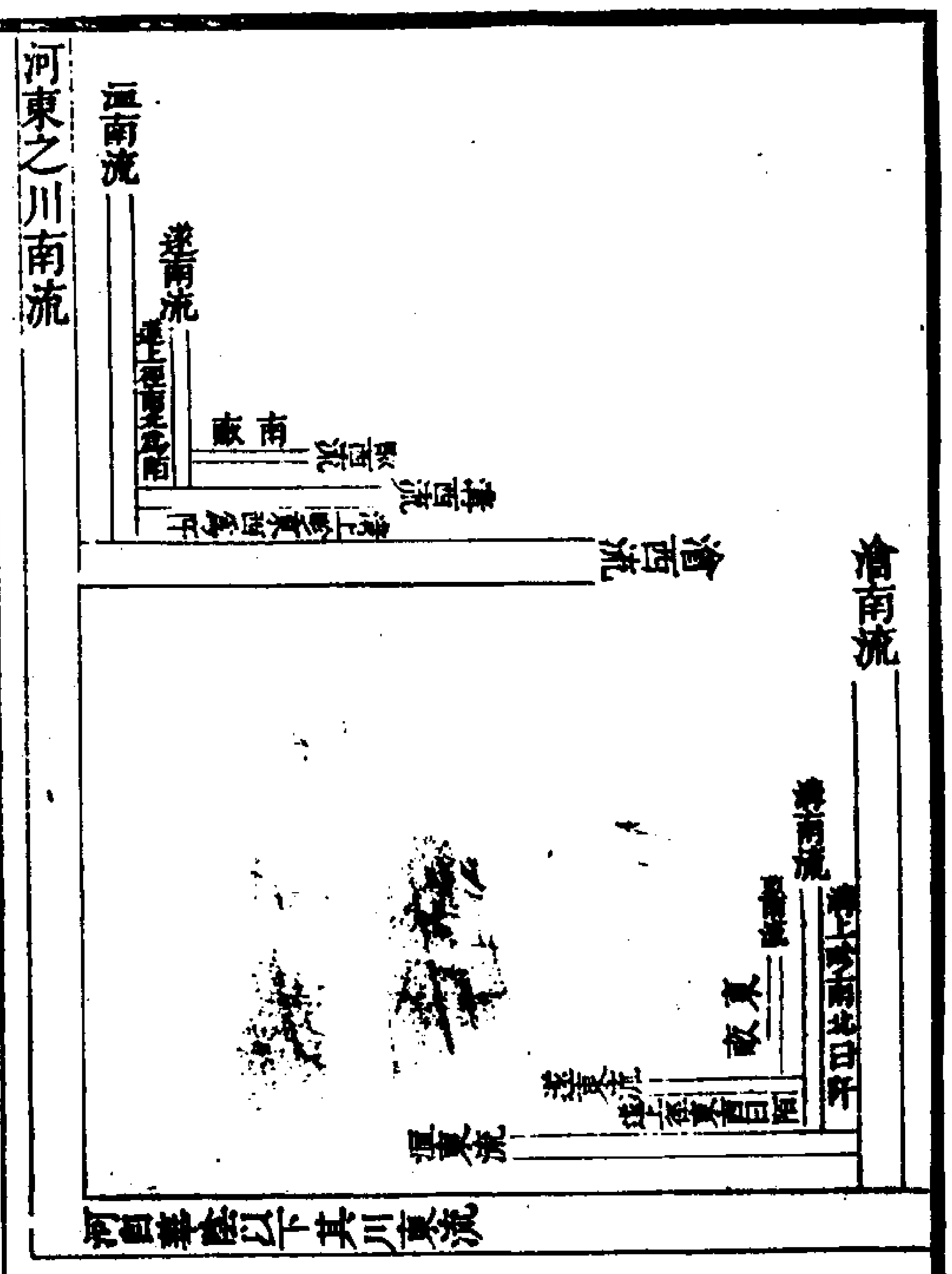
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爲畎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爲畎長終畝一夫三百畎而播種於畎中苗生葉以上稍耨壟草因隤其土以附根苗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夫畝廣六尺畎廣尺畝三畎三尺也餘三尺與畎相閒分高下所謂壟也以長畝平列百行是爲一夫百畝廣六百尺其始也畝一壟蓋百畝百壟今更爲畎以播種一夫三百畎亦三百壟耨壟草隤其土於畎以附根則畎浸高壟浸下屢隤屢附壟與畎平故曰壟盡而根深也古人畎田芸芓之法畧具於此緜之詩曰迺疆迺理迺宣迺畝鄭氏注時耕曰宣宣發也伐之言發也宣之衜所謂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者與公劉之詩曰既順乃宣順即理也是爲百畝行列之畎也宣之殆將爲播種行列之畎與夫爲畎者必以耜發田也而發之又必順其地理此理之所由名而一耦之伐謂之畎也故國語云農祥晨正土乃脈發韋昭注脈以爲理又引農書云春土冒橛耕者急發然則農夫之春耕也固通可謂之爲畎與代田者更易播種之名畎播則壟休歲歲易之以畎處壟以壟處畎故曰歲代處也管子地員篇瀆田悉徙房玄齡注謂穿溝瀆以溉田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余按瀆田即爲畎以播種非引水溉田之謂徙即代處之義與周禮一易之田意蓋畧同是故代田之爲畎也畝三之以畎度畝則畝六畎說文云六畎爲一畝猶云六尺爲一畝也

阡陌考

阡陌田閒之道也亦作仟佰（漢書成帝紀出入阡陌食貨志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仟佰）訓故家釋阡陌者皆言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惟應劭風俗通具二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應說今風俗通逸之見於史記索隱引在秦本紀中又見朱子開阡陌辨引之朱子之文載王伯厚困學紀聞誤以河東爲河南一證之索隱諸本再證之戴侗六書故引朱子語竝作河東）諒哉應氏之說得古人物土宜之義矣天下之川皆東流故川橫則澮縱洫又橫溝又縱遂又橫遂橫者其畎必縱而畝陳於東是故東畝者天下之大勢也遂上有徑當百畝之閒故謂之陌其徑東西行故曰東西曰陌也遂上之徑東西行則溝上之畛必南北行畛當千畝之閒故謂之阡而曰南北曰阡也然則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此阡陌之通義以其義出於東畝蓋東畝者天下之大勢也然有東畝者亦有南畝者天下之川大勢雖皆東流而河東之川獨南流河爲川之最大者而或南流則其畝必南陳而爲南畝矣南畝畎橫則遂縱徑亦縱而爲南北行豈不南北爲陌乎溝橫畛亦橫而爲東西行豈不東西爲阡乎由是洫又縱（洫在百夫之閒故洫上之涂亦爲陌）澮又橫（澮在千夫之閒故澮上之道亦爲阡）而川則縱而南流矣河東之川天下之大川也而獨南流故特舉之以爲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之例物土之宜以爲阡陌必具二義而不知者乃是此非彼蓋亦勿思矣河至大伾又北流則晝畝之法與河東川之南流者同爲南畝而晉人乃欲使齊之境內盡東其畝此賓媚人所以有無顧土宜之斥也阡陌之名從遂人百畝千畝百夫千夫生義而匠人之阡陌則因乎遂人而名之義不繫乎畝與夫之千百命名之事惟變所適亦自然之勢也若夫商君開阡陌說者誤以秦廢井田而置阡陌以阡陌爲非先王之制（顏師古成帝紀注阡陌蓋秦時所開也）則朱子開阡陌辨斥之矣

阡陌圖





説開

考工記鳧氏爲鍾曰銑閒鼓閒鉦閒人不知其有兩銑兩鼓兩鉦故命之曰銑閒鼓閒鉦閒也余爲説正之匠人爲溝洫曰井閒成閒同閒人不知其溝介兩井洫介兩成澮介兩同故命之曰井閒成閒同閒也余又爲説正之或曰有徵乎余曰徵鳧氏者鳧氏也篆閒謂之枚枚非兩篆閒之謂乎徵匠人者匠人也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川非兩山閒之謂乎抑徵考工者考工也輈人（余以爲輈人恐輿人之誤）五分其軫閒以其一爲之軸圍軫爲輿之兩旁木兩輪夾之輪中輻所湊者曰轂轂末曰軹伏兔曰轐

轐上承軫而下含軸軸末貫軹而出之故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然則軫閒爲車之廣也車廣非兩軫閒之謂乎而鄭氏以輿後横木爲軫非也輪人爲蓋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案兩軹之廣中詘之不及六尺故六尺曰庇軹兩輪之廣中詘之不及五尺故五尺曰庇輪兩軫之廣中詘之不及四尺故四尺曰庇軫若以輿後横木爲軫則自蓋桯至此二尺二寸耳安得謂四尺以庇之耶周禮闕冬官以考工記補之則考工者周禮冬官之屬也於是進而徵之於周禮遂人夫閒有

逐遂非兩夫閒之謂乎大行人上公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諸侯朝位賓主之閒七十步諸子朝位賓主之閒五十步朝位非賓主閒之謂乎周禮見閒字盡是矣周禮儀禮皆周公致太平之書也於是進而徵之於儀禮儀禮言楹閒者六而言兩楹閒者七也言階閒者十一而言兩階閒者二也其不正當階閒者二事在士喪禮甸人掘坎于階閒則必見之曰階閒少西明兩階所函之中乃得謂之階閒也在旣夕篇俟牀饌于階閒則記必見之曰于西階東明兩階所函者亦通得謂之階閒也鄉飲酒禮磬階閒縮霤北面鼓之注云射則磬在東

余案鄉射禮縣于洗東北西面注云縣謂磬也縣於東方辟射位也言異於鄉飲酒禮無射位之辟故得在階閒階閒於鄉射禮則當射位也是故鄉飲酒禮磬在階閒北面鼓之射磬在東則西面鼓之也言豆閒者八言上豆閒者二公食大夫禮六豆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所謂豆閒其韭菹醓醢兩豆之閒與少牢饋食禮獻尸四豆韭菹醓醢葵菹蠃醢所謂豆閒亦韭菹醓醢兩豆之閒與其他或韭菹醓或葵菹蠃醢或葵菹蝸醢諸兩豆者所謂豆閒卽此兩豆之閒也言上鉶閒者一公食大夫禮牛鉶羊鉶豕鉶牛鉶所謂鉶閒殆牛羊

兩鉶之閒與言物閒者四在鄉射禮與大射儀射有左物右物左物下射之物也故又謂之下物物閒非兩物閒之謂乎言手閒者一在有司徹主人二手橫執几進授尸尸二手受于手閒手閒非兩手閒之謂乎案二手受者二手執几之外廉下云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者言既受之後乃還其几而縮之移左手以執內廉其外廉則右手執之明初受時則二手並執外廉也賈疏誤今正之言二指閒者一在鄉射禮凡挾矢於二指之閒橫之注云二指謂左右手之第二指此以食指將指挾之則挾矢非兩指閒之謂乎案見二指者指有五其閒非一故必

見之也如六豆四鉶亦以其閒非一故必見上豆上鉶也是故上豆閒者上豆次豆之閒也上鉶閒者上鉶次鉶之閒也二指閒者二指三指之閒也不見三與次者不必見而可知之省文也省文者屬文之法也言建鼓閒者一在鄉射禮謂簜之所在阼階西西階東皆有建鼓簜非兩建鼓閒之謂乎言房戶閒者三言戶牖閒者二言醬湆閒者一言中堂與東楹之閒者一言堂楹閒者一堂楹閒者卽中堂與楹之閒中堂與楹之閒者四分楹閒之一也此五者皆明見兩事者也公食大夫禮士羞庶羞設于稻南簋西閒容人案設羞於稻南則稻

在羞北稻羞之閒足以容人故下文賓北面自閒坐注云由兩甒之閒兩甒閒者稻與羞之閒也凡儀禮見閒字五十有三皆足以徵余之說以儀禮徵周禮於義爲近以數十事徵數事於證非孤矣

上篇

或問曰禮記七十子後學者之所傳述亦曲禮三千什一之存也而不足以徵乎余曰胡爲其不足以徵也曰兩楹閒兩階閒房戶閒則同乎儀禮也曰席閒則猶之乎言物閒也曰洙泗閒嬴博閒棺椁閒天地閒則猶之乎言房戶閒也曰參保介之御閒中根與闑之閒則猶

之乎言中堂與東楹之閒也曲禮曰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言告與復兩時之閒也其爲時不多故曰少閒也少閒云者猶論語病閒之云言其病小愈在病與復膳兩者之閒也又曰離立者不出中閒言不由兩立者之閒也內則曰五日請浴三日具沐其閒面垢請靧足垢請洗所謂其閒以五日言則兩浴閒以三日言則兩沐閒也喪服小記曰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閒不同時是則兩祭之閒也雜記曰甕甒筲衡實見閒注云藏於見外椁內疏云見外椁內二者之閒也又曰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閒士三踊婦人皆居閒注云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然則婦人踊居賓主之閒也三年問曰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朞九月以爲閒朞九月之喪在隆殺之閒也投壺曰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閒以二矢半在大戴禮作壺去席二矢半然則所閒者壺席之閒也此小戴記之足徵者也若夫大戴記則亦有之曰士與大夫之言之閒曰玭珠以納其閒謂珮玉以玭珠納於衡璜衝牙之閒也曰三十四十之閒曰河濟之閒曰律歷迭相治其閒不容髮曰戶牖閒曰天地之閒其曰溝澮之閒言夷齊死於其閒所閒者夷齊也其曰父子之閒兄弟之閒君臣

之閒鄉黨之閒言是人適當其閒所閒者是人也猶之乎同閒有澮所閒者澮井閒有溝所閒者溝也其曰反走如食閒言其閒無多時若論語無終食之閒違仁言君子常不違仁求違於不違之閒卽終食之頃亦無之又若左傳不朝之閒實言兩朝之閒有不朝時也其曰不出闉門事在饋食之閒言他皆無所事求所事於其閒惟此而已此修辭體用之別其歸則一而已矣或又問曰虞夏商書皆不見閒字惟周書一見之顧命曰狄設黼扆綴衣牖閒南嚮斯亦不足以徵之乎余曰如之何其不足以徵之也覲禮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閒爾

雅牖戶之閒謂之扆今日設黼扆牖閒者孔疏云牖閒者當扆戶西戶牖之閒也
葢省一戶字猶雜記賓見閒爲見桿之閒省一桿字此
屬文之法也若中堂與東楹之閒中棖與闑之閒則其
所不得省者也不得省者亦屬文之法也如之何其不
足以徵之也問周易余曰惟繫辭及序卦兩見天地之
閒而已問詩三百篇余曰余何徵焉然齊風有猺之閒
魏風有十畝之閒猺山名曰猺之閒猺之道猺之陽則
不在猺山之上可知十畝之閒猶其言十畝之外也是
修辭之通語非所當徵者也然既曰十畝則有九閒矣
猶周髀言七衡六閒又曰七衡之閒國語言六律曰爲

之六閒謂六吕在陽律之閒斯亦足以徵矣難之者曰
不聞孟子之蹊閒乎而亦足以徵乎余曰蹊字之義一
見於月令孟冬塞徯徑鄭氏注徯徑鳥獸之道也呂氏春秋淮南子並作蹊徑
一見於鄭氏注周易徑路爲山閒鹿兔之蹊又左
傳牽牛以蹊人之田漢書貨殖傳鷹隼未擊矰弋不施
於徯隧然則蹊者獸蹄之所經無垠堮非有一定之跡
可睹指者也今乃介然用之而成路是路之成成於蹊
閒也曷足異乎難者又曰然則不聞播閒乎余曰播之
言墳也以不墳者閒之則播閒亦猶兩者之閒類也難
者曰國語田在草閒何也余曰此言草多没田也曰此
非田乎不幾乎閒於草乎難者曰左傳孔張立於客閒
執政禦之適客後何也余曰知客後之别於客閒則知
客閒矣難者曰莊周書支離攘臂其閒何也余曰會徵
武士衆且皇皇爾惴惴爾而支離獨於衆閒攘臂焉云
爾於是難者曰允若時則所謂同閒成閒井閒者其兩
同之閒兩成之閒兩井之閒乎余曰若疑吾言乎則請
爲若徵之於莊周書夫不曰翱翔蓬蒿之閒而存乎蓬
艾之閒乎夫不曰圍於陳蔡之閒而將處乎材與不材
之閒乎夫不曰四海之在天地之閒乎則請爲若徵之
於國語竄戎翟之閒非邠耶邠西接戎北接翟也居兩

大之閒非陳耶陳介乎晉楚也濟洛河潁之閒非虢鄶
耶其地左濟右洛前潁後河也先王制諸侯五年四王
一朝終則講於會其閒無由怠荒葢謂朝會之閒也夫
差闕爲深溝水出商魯之閒也則請爲若徵之於左傳
曰閒于兩社爲公室輔曰師出陳鄭之閒曰殽有二陵
焉必死是閒曰晉師在敖鄗之閒曰鄭國介居二大國
之閒曰荀偃士匄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閒
曰公會齊侯衛侯于牌上梁之閒

下篇

耦耕義述

耜之長自本至末尺有一寸。其本廣五寸。本有銎以受耒者也。用以耕。一人之力能任一耜。而不能以一人勝一耜之耕。何也。無佐助之者。力不得出也。故必二人竝二耜而耦耕之。合力同奮。刺土得勢。土乃迸發。以終長畝不難也。故后稷之爲畎田。亦必用二耜爲耦。廣尺深尺之法也。地官里宰之職。以歲時合耦於耡。言農事最重。必於先年季冬之月合耦於里宰治處。合耦者察其體材。齊其年力。比而選之。使能彼此佐助。以耦耕也。周頌曰。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又曰。其耕澤澤。千耦其耘。言耕者必言耦。以非耦不能善其耕也。耦之爲言竝也。共事竝行。不可相無之謂耦。鄉射禮大射儀其射也。司射比其三耦。注以比爲選次其才之相近者。疏更推言力之相近。瑤田謂桃氏爲劍。有上中下三制。弓人爲弓。亦有三制。以應服之者之形貌大小。射之比耦也。齊其才。齊其力。齊其形貌。乃可校其勝負。否則强弱相懸。勝負前定。何校之有。三耦既比。然後作射。其進射也。上下射竝行。當階升堂。堂上亦竝行。卒射降階。又竝行。竝行故謂之耦。里宰合耦。義亦如是。不然。農夫之耕。何與於里宰。而必規規然爲之合耦者。以必耦耕。故先合耦以齊其才力形貌。以一人獨耕不能出力。故必不可不耦耕。然則耦耕者。在昔先民莫不皆然。夫固有所受之也。趙過之爲代田也。用后稷畎田古法。畝廣六尺。中爲廣尺之畎者三。以間於三壠中而播種於畎。畎壠歲易而代處之。故曰代田。瑤田謂禹治水功成。乃盡力溝洫。五溝之法。備於一同。同方百里。以一澮受一同十洫之水。以納於川。每一洫受十成百溝之水以納之。每一溝受十井三十遂之水以納之。每一遂受三夫三百畎之水以納之。一夫田百畝。爲百畎。是畎也。爲五溝行水之發端。疑自禹始爲之。今匠人爲溝洫。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葢其遺制與。而非后稷畎田之畎也。遂人（五溝備於萬夫。始於夫間之遂。不及人遂之畎。）稷承禹已治行水之畎。而於其畎中廣六尺之畝。分爲播種之行列。畝三之。亦用匠人二耜爲耦廣尺深尺之法。故得襲其名曰畎。以間於三壠中。畎名雖同而實則異。行水與生穀不能同也。雖然。行水之畎。亦有天成人爲之異。間嘗論之。說文畎水小流也。字本作〈。增之爲巜。（澮）又增之爲巛。（川）象天成水流之形。虞書濬畎澮距川。禹治水。疏其壅塞。故曰濬。明天成有之。此畎之本義也。已而治溝洫。爲田間行水之道。人爲之。故有廣深之度。必始於其水之小流者。故亦謂之畎。

二畎雖有天成人爲之二者然皆行水皆行水之小流者異中之同者也若夫畎田之畎播種生穀義別於行水以法同匠人行水之畎於是相因命名此六書假借之義引伸觸類不可勝窮匠人之畎爲異中之同此畎復爲同中之大異亦自然之勢也且畎田之爲之也非一耦之伐初次耕之即成行列而遂可播種也據農書耕以起土惟其潑耕後用耙惟其細澤地用耖令土勻細再三施功乃可播種也　雖後世之法然余疑畝廣六尺其初亦必盡耕之不即畫分行列耕巳然後治以廣尺之法令畎壠相間以播種而生穀倘所謂爲畎者或亦

逌藝錄　卷　耦耕三

宜然與又耕必用耦故言耕必曰耦耕而主伯亞旅之人皆可以耦呼之是故耘非必耦爲之而詩曰千耦其耘桀溺之耰摩田覆種也不必耦亦與長沮並呼之曰耦而耕以是知呼農夫相助治田並可曰耦並可曰耦耕也

周禮摘箋

周禮摘箋序

周禮古周官底簿也漢武帝時始出[illegible]藏加禁絶故其出獨後者非也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之制孟子謂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戰國時周禮已不傳於世矣孟子且不見漢世焉得而有之乎自河間獻王得之遂入秘府猶未甚顯至成帝時劉歆始著于錄畧於是馬融作周官傳註以授鄭元元復網羅衆家爲之註於是周禮盛行其註詳矣顧其經文中互異之字則未之兼註也竊以古本相沿必有取義或從古或從今嘗就其義之長以折衷于

一庶乎周公治太平之遺意不至隕墜余嘗作周禮箋十卷簡明詳說不但便於誦讀而周官之制大綱節目皆備焉善讀之亦可曉然于朱子運用天理爛熟之言矣復以其餘摘取註中經文互異之字而箋之以折衷于一蓋亦有志于古者之所必考也夫周官雖去其籍而出自漢儒去古未遠又安知鄭之所網羅衆家之註之無戰國以前之人乎余故曰周禮者古周官底簿也羅江李調元童山撰

周禮摘箋卷一

天官

羅江 李調元 撰

大宰

官聯注故書聯作連按聯連也官職聯分政同一體杻連合也宜從聯

家削之賦本亦作稍又作鄁

羞服之式服式作膳按羞服膳羞衣服之用

嬪貢注故書嬪作賓按以奉賓客也杜藍元黃之嬪宜從賓

藪于云宜作叟按聚集曰藪爲之巨里使安居欲民藪華而不蕪也

挾日而斂之字又作浹于本作帀子合反十日也按挾夾通中間一日曰夾閉懸

象三日逆收之也

前期十日本或作先按前期先祭期十日謂卜吉前十日散齋七日致齋三日而後祭

眡滌濯本或作視後皆同

祀大神示示本又作祇按示祇同地曰示大示謂神州

含玉本又作唅後同按含玉以玉實尸口

小宰

掌建邦之宮刑注杜子春云宮當爲官

斂弛之聯事弛本作疮按歲入斂收非一人職出文取非一事甲之所斂乙之所弛則制斷

聽政役以比居注政或爲正或作征以多言之宜從征按政謂田賦也

聽稱責以傅別注故書傅別作傅辨鄭大夫讀爲符別按傅合也別分也謂合書其數各分其半執之爲信

七事者注七事故書爲小事按七事謂自祭祀至喪荒凡七也

令百官府共其財用禮本字供皆作共

宰夫

賓賜之飧牽一本作賓賜掌其飧牽按賓賜王賜賓客飧饔熟食牽生牢

庖人

賓客之禽獻注獻古文爲獸按賓在館常日所供如事客職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之頒令獸人取禽獸獻賓也

春行羔豚膳膏香香禮記作薌音同按春氣香順木令之

烏皫色而沙鳴貍皫本又作驃按羽色皫白無潤澤爲鳥也

豕盲視而交睫腥注杜云盲視當爲望視腥當爲星按豕乃聽物不合望說而眼睫毛交豕病也

馬黑脊而般臂螻臂徐本作辟音方狄反按馬脊黑而前脛有般文者必螻

凡掌共羞注共當爲具按共羞治羞供王也

甸師

祭祀共蕭茅注鄭云蕭字或爲莤莤爲縮按蕭香蒿也

䱷人本又作魚亦作魰按䱷漁同亦取魚

鼈人

凡祭祀共豆脯注豆當為羞按羞脯實豆猶脯實鼎也

疾醫

冬時有嗽上氣疾嗽本亦作欬按冬水方生子勝其母上逆成欬為氣壅之疾

瘍醫

折瘍之祝藥折劉本作折同時設反注祝當為注按祝脫落也凡瘍發于肌表利於外脫訓注非也

以五氣養之注五氣當為五穀按謂內以五穀養其元氣也

酒正

酒正奉之故書無酒字按凡賓客酒漿皆使其屬下士奉之酒正不親供王燕飲賓

客之酒計數供之則酒正親奉也

凌人

掌冰正歲十有二月注故書正為政按正歲夏正之歲十二月建丑也然言正歲者周十二月令之十月也

春始治鑑本或作監按治鑑削冰成鑑冰消故名鑑

籩人

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注故書餈作茨按餈言滋潤餅也

醢人

醓醢醓本又作監按內醬曰醓醓汁曰醓以脊酒醢醯雜漬成也

豚拍注鄭杜皆以拍為膊按豕脅也

芹菹說文作䓯云楚類蒿也音謹按芹水菜也

雁醢注故書雁或為鶴

醯人本又作醢

宮人

掌王之六寢之脩本亦作修按脩潔涂也

掌舍

設梐枑再重注故書枑為柜按舍王所舍建舍交木為行馬以御衆曰梐枑

為壇壝宮棘門注杜云棘門或為材門按棘戟通列戟為門也

掌次

設皇邸一本作皇羽邸按皇邸天子合次之稱皇大也邸枕止鄭司農謂後版也郭氏

謂城故稱皇邸康成謂染羽色象鳳凰為屏風也

玉府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注故書珠為夷按琛槃玉敦享禮之器以珠玉飾之

外府

共其財用之幣齎注鄭云齎或為資按幣齎路費也

司會

以參互攷日成注故書互為巳按參參以從日互交其同異如今人總撤戰勘皆會計之法

司書

受其幣 注故書受為授杜幣謂帶餘夫用有餘司會受之以付職幣待罰也

職幣

皆辨其物而奠其錄 注故書錄為祿杜奠定也謂定其錄籍

司裘

諸侯則共熊侯豹侯 注故書諸侯則共熊侯虎侯

大喪廞裘飾皮車 注故書廞為淫杜廞言埋藏也生時所著並廞之皮車以皮貌車送葬用華輅

內宰

使各有屬以作二事 注故書二為三杜二事謂絲枲太宰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正其奇衺 本亦作邪

出其度量淳制 注故書淳為敦杜詩為純杜出其度量蘇民俗也福廣曰純匹長曰制古布帛廣四咫是三尺二寸也制長丈八尺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 種本或作重音同條如字書不秀作重是穜稑之事作種是種疏之字今俗則反之稑本又作穋同杜先種後熟曰穜後種先熟曰稑生其種以獻于王勸耕籍也鄭以為傳穎蕃孳之詳鑒也

閽人

囿存亦如之 本亦作游杜苑閒游觀之處不在宮中其門亦守之閽人故別言之

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 闢本又作辟杜謂有急出入離當其闢為之闢也

九嬪

凡祭祀贊玉盛 注故書玉為王杜玉盛玉敦盛黍稷之類以盛黍稷后薦之九嬪贊之

女祝

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 注鄭讀梗為亢杜為更杜禬延請便擇禳禱求禍禳卻災

典婦功

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 注故書齎為資杜嬪婦九嬪世婦及所謂女御筆各有女功之事若齎資同亦帛皆資財也

凡授嬪婦功 注杜當為受閨中嬪婦所作成即送之不須獻功時也

典絲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 注良當為苦字之誤杜獻功工人成絲帛來獻絲功精曰良

內司服

褕狄闕狄 注狄當為翟杜狄翟同鄭禪爾雅褕作揄闕狄喪大記作屈狄飛揚曰揄揄狄曰屈禪狄有揄屈猶衮龍有升降也

展衣 注展字當為襢杜白衣之詩有云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襢白貌

緣衣 緣注或作稅實作褖衣杜黑衣也

縫人

喪縫棺飾焉 注故書焉為馬杜馬以焉遺棺綿綢被為飾

衣翣柳之材翣本又作篓注故書翣柳作接槭按喪車曰柳柳旁牌以方扇曰翣材以木爲骨綫彩衣于上柳言酉字從卯詩云維參與昴西方宿日入之鄉爲昧谷因以名喪車鄭以古尚書昧谷作柳穀柳言聚也日入多彩色故聚飾曰柳

染人

夏纁元注故書纁作燻按夏日用丹朱染纁纁赤色應火氣也纁入黑成元

屨人

青句注句當爲絇按句絇通絇也以絛著舄頭爲鼻絇東行屨也王與后舄絇用青象東方帝出之生氣也

夏采采或作菜

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注故書綏爲禮當作緌今禮家定作綏誤作綏日按綏與時云歘旂綏章以旄牛尾注竿首建于車上其狀綏綏建綏不用旌變也

周禮摘箋卷一

周禮摘箋卷二

羅江　李調元　撰

地官

大司徒

以王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注杜子春讀生爲性按會計也計土地生人物之等五氣發生于地山林爲木川澤爲水邱陵爲火墳衍爲金原隰爲土人物之生各有所宜

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原本又作邍按高平曰原

其植物宜早物早音皁本或作皁按皁物橡栗之類皁房叔詩云既方既皁俗謂橡子爲皁斗之類

其動物宜鱗物鱗本作[illegible]音鱗

其植物宜膏物注膏當爲櫜按膏物樹有膏脂者教漆桐柏之類鄭以膏作櫜蓮芡之類宜水然此舉其氣類非謂遷種于水也

其民黑而津津一本作浸音同潤也按黑水色津浸沫之類

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注故書儀或爲義按儀禮以教序

正日景本或作影非

以求地中注故書求爲救按以土爲圭長尺有五寸夏至日午樹表八尺以土圭量日景尺五寸合着其地即天地之中也測土深謂地深不可見以土圭正日景測之蓋地與星辰四游升降進退不越三萬里夏至地東南游萬五千里下降亦然秋分後正冬至西北游亦

萬五千里上升亦然寸分復正大約日景每千里差一寸景尺五寸是地南戴日下一萬五千里為地中心與天心相對也

一易之地家百畝本亦作古晦字

聯兄弟一本作聚兄弟按兄弟謂昏姻聯相親也

五比為閭使之相受注故書受為授按五比二十五家相受相寄託

五黨為州使之相賙注杜云賙當為糾按五黨二千五百家有凶荒則相賙

小司徒

凡征役之施舍注施當為弛按貴者免役賤者供役強壯者施之老幼廢疾者舍之施猶加舍釋通免也論語曰勿施勞君子不施其親鄭作弛非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注故書域為邦按分地域謂分鄉遂都鄙邦國辨其守謂廣衍之屬

施其職而平其政注政當作征按施其職謂九職任民平其政謂正其貢賦

鄉師

共茅蒩注杜云蒩當為菹鄭大夫讀為藉按蒩苴同藉也士虞禮束茅長五寸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等祭于苴

與其輂輦注故書輂為連按駕牛馬曰輂以載輜重人輓曰輦以載輜用

執斧以涖匠師注故書涖為立按天子窆用六綍木為豐碑四面置鹿盧縣棺而下匠師用斧鄉師執以相助

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巡作述屯或為臀鄭讀為殿按屯聚也陣有前後各為屯聚巡視其不用命者戮之田以習戎故用軍法

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囏本亦作艱

鄉大夫

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注故書舞為無和容為和頌無為舞和容之容與頌通樂歌之射有工歌如騶虞采蘋之類歌一節發一矢矢與歌應曰和頌與動之舞舞諧樂容也升降揖讓六耦履物執弓挾矢動與舞應即春官之大司樂詔諸侯以弓矢舞之

族師

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注故書上句或無事字杜云當為正月吉疏云月與上政字連政又為正字按六鄉七百五十族故云各掌其族月吉每月朔族百家一校學者華焉每月初屬族人讀邦法是一歲十二讀法多於黨也

春秋祭酺亦如之注故書酺或為步按酺言醵也合出錢飲酒曰醵禮器之旅酬六尺其植醵與明堂禮乃命國醵漢法賜大酺即酺也百家之衆春秋合錢祭社因共飲酒酺謂酺為人物災害之神又作步為馬神蜒也

以相葬埋本或作貍按謂平居死喪相賙軍中陣亡相收卹也

閭胥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注杜讀政為征按春秋祭祀祭社也役政公家之役

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注故書或言觵撻之罰事按觵觥同酒器角為之以罰失禮者撻猶朴也書云以記之又云朴作教刑二者皆罰事所以書也

比長

有皐奇衺則相及皐本亦作罪

舞師

教皇舞注皇故書或為望或為義按皇美也用不明為設舞雩用之取百數豐美之號

牧人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故書毀為甈尨作尾按外祭祭外神裂牲體曰毀如宗伯疈辜月令九門磔攘之類雜毛曰尨

載師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注故書廛或作壇按王畿方千里四周各五百里中央王城為國中廛里國中市居廛言纏繞民地曰廛猶言環堵里居也國中之地皆以分授居民貢其賦故曰以廛里任國中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注故書郊或為蒿按城外百里曰遠郊五十里內曰近郊有城中貴家富民之宅在曰宅田士仕也仕者常祿之外有圭田孟子云卿以下圭田五十畝賈價也謂近城官地民輸價得種者三等地稅皆在附郭故曰任近郊之地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注故書稍或作削按家邑謂甸外冢三百里以分諸大夫采地稍給之曰稍地其餘天子使吏治之收稅故曰任稍地

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注故書漆林為黍林本又作漆沓七[illegible]本作黍字之變也按漆林利重不耕而獲故視比稍甸縣鄙又加半分

遺人

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注故書囏阨作難阨按少曰委多曰積鄉里猶鄉邑囏阨困乏也

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注故書羇作寄按野外郊鄙去王城遠有賓客羇留旅處者則賙之

均人

掌均地政注政讀為征按地政即地守地職之政也

師氏

掌國中失之事注故書中為得按中猶得也凡國事中道或失道皆掌之以詔王教國子弟亦以中失教之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注杜云遊當為猶按貴遊子弟謂王公子弟遊閒未有官守者皆受學焉

王舉則從注故書舉為與按王舉謂王親行則師氏從王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注故書隸或作肆按使其屬謂使中士以下四夷之隸謂秋官蠻隸之類

媒氏

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按入幣納幣純全也帛每匹長二丈從兩端捲至中為兩象耦也

司市

大市日昃而市昃本又作昃按日中為市至于日昃也

平肆展成奠賈注杜云奠當為定按平肆即上云陳肆辨物也展視也奠定也即上云以量度成賈也

上旌于思次注思次當為司次按上旌司市舍前植旌開市則懸之市罷則下之思次市司蒞市之次思者假若之貌

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於介次而聽小市小訟注故書涖作立按介副也每二十肆為一介胥師賈師所舍謂介次副司市也

辟布者注故書辟作辭按辟法也布泉也辟布法當輸官泉者

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注故書附為柎按謂附于重刑者以歸于司寇之士

質人

壹其淳制注杜云淳當為純按淳制解見天官內宰職

邦國朞本或作朞同按責價不平者近則計句遠則朞年以質劑來訟受而聽之過此不聽

廛人注故書廛為壇按掌市稅市居迫狹曰廛

掌斂市絘布總布絘本或作次總注杜云當為總鄭讀為總按斂布列肆之稅斂次之布泉也列肆曰次一肆曰總下文肆長斂其總布是也

凡珍異之有滯者注故書滯或為廛按珍異四時食物異者賣而不售留滯市中則買以供王之膳也

賈師

凡國之賣價注故書賣為買按國之賣價為官買當物各帥庫買更代值月以均勞佚

胥

襲其不正者注故書襲為習按不正謂作詭奇衺不法事襲掩捕也

肆長

斂其總布注杜云總當為儳按總布謂一肆之稅故肆長斂

泉府注故書或作錢按泉錢也流通不竭之稱

貨之滯于民用者注故書滯為廛按謂有不售之貨留滯于市切于民用如布帛菽粟之類官以所值價買之

各從其抵注抵實柢字按抵柢同本也今出本價而已

司門

祭祀之牛牲毄焉本又作繫按毄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城門多隙地可為牢也

掌節

以英蕩輔之注杜云蕩當為帑按英英石蕩蕩司竹也輔之謂雜用竹石鄭謂蕩作帑畫函以盛節

遂人

及窆本作窆按下棺於壙曰窆

遂師

庀其委積庇又作庀注故書庀為比按庀共也

及蜃車之役注禮記或作槫或作輇按蜃車載柩車四輪迫地行似蜃曰蜃車及壙脫之

委人

以甸聚待羇旅注故書羇作寄按甸百里近城以待羇旅

凡其余聚注余當爲餘按余餘同所用當聚之餘以待賓賜

草人

凡糞種糞本亦作糞

騂剛用牛注故書騂爲挈按土有色騂而剛者宜用牛糞也

墳壤用麋注故書墳作盆按土有勃起而壅壤者宜用麋糞山澤多禽獸各取其糞以糞田也

彊㯺用蕡㯺本又作壁呼覽反劉音檻按蕡麻子言土有彊梗不柔和者宜用麻子搗汁漬種也

掌葛

以權度受之注故書受或爲授按權度料葛麻輕重短長

舂人

祭祀共其齍盛之米齍本亦作粢按米藏于廩皆舂人舂之

饎人注故書饎作饌音熾按饌饎同炊飯供王及后食不繫天官地產也

槁人本作槀注讀爲犒

周禮摘箋卷二

周禮摘箋卷三

羅江　李調元　撰

春官

大宗伯

以佐王建保邦國佐本或作左

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示本或作祇下神示地示之例皆倣此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注故書吉或爲告按祭祀謂之吉禮者以其卜吉而祭祭而獲吉也鄭謂古本作吉禮近是祭以告神禮何獨祭爲吉也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注故書實柴或爲賓柴按柴㧘通詩云助我舉㧘謂

牲肉也實於柴燔之使烟氣上達致陽神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如正月次亥當危奎二月次戌當奎胃三月次酉當胃畢之類

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槱本亦作梄音同積也按槱積薪也司中司命皆天神謂司中司命與人命之神緯書云三台上台司命中台司中文昌第四亦曰司命第五亦曰司中風師箕星雨師畢星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注故書祀作禩按血祭殺牲取血以薦祀土神稷穀神五祀五氣之神四時迎氣祀之五嶽東岱南衡西華北恒中嵩也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故書疈爲罷按疈披牲胸也辜磔禳也四方百物如八蜡之類

侯執信圭注信當爲身按侯伯圭七寸信身也躬謙也伸以示下謙以事上能伸

尔乃可獲上治民

以禽作六摯 摯本或作贄按摯致也凡初相見皆有執以自致

涖玉鬯 注故書涖作立按涖臨也王圭瓚之鬯鬯酒祭天地無鬯唯宗廟有之

省牲鑊 省本又作眚同息井反後省牲鑊皆同按牲大牢鑊烹牲器也

小宗伯

掌建國之神位 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

大賓客受其幣之齋 本齋又作賫按齋即幣也諸侯郊畢致貢享于廟庭賓之物皆小宗伯受之

卜葬兆甫竁亦如之 注鄭讀竁為穿音義云字書無此字今注本或有作脈字者從卜兆卜葬按竁穿壙

肆儀為位 注故書肆為肆儀為義按位主也肆儀演習禮儀

肆師

及其祈珥 注故書祈為幾杜子春讀幾當為祈珥當為餌康成謂幾當為禨珥當為衈按祈珥祈福於神割牲耳以為珥衈通取其聽也

表齍盛告絜 注故書表為剽按表齍盛六齍各標黍稷等名簠簋有蓋外頫記識

共設匪甕之禮 注匪筐字之誤按匪篚通竹器甕瓦器公食大夫禮云宰不執食使大夫侑幣致之豆實實于甕簋實實于筐

用牲於社宗則為位 注故書位為涖按社軍社宗遷主出征白載皆以社主於遷廟主行有事祭告用牲則肆師涖位為之

凡師不功 注故書功為工古者功與工同按祈不功敗績也則助牽社宗二主之事

治其禮儀以佐宗伯 注故書儀為義

鬯人

禜門用瓢齎 注故書瓢作剽杜讀齎為粢鄭頒為齎按禜營兆以祭門祭國門瓢齎匏器齎齎通盛受也

凡山林四方用蜃 注故書蜃或為謨杜蜃蜃罍地官掌蜃職祭祀共蜃器蜃脈也脈曰脈今之螺盛受脈領福之器

凡祼事用概 注祼當為埋按祼事宗廟祼將和鬱用鬯多寡有量概量也天官酒正云皆有酌數氣量

雞人

夜嘑旦以嘂百官 嘑本又作呼按呼將旦而呼嘂叫同警使起

司尊彝

其朝踐用兩獻尊 獻本或作戲犧同素何反按朝踐朝旦所行之禮迎牲入庭延尸出堂告殺薦腥酌醴齊獻尸尸始飲故謂之獻尊鄭云獻作犧按鑿也王獻酌獻尊后獻酌象尊兩獻尊一盛醴齊所謂縮酌也一盛盎齊所謂說酌也

其朝踐用兩大尊 注故書踐作餞按大尊大古之瓦尊

諸臣之所昨也 注昨讀為酢字之誤也按昨於遍諸臣所獻用尊同醴齊百齊諸臣交神酢用壺之凡酒壺用尊同雷闢里百里為同臣非一人酢非一取舉同雷也

醴齊縮酌 注故書縮為數齍為齊讀為粢按盟齊糟初成最濁用茅縮下其汁乃酌

用朝踐之尊也

司几筵

加藻席 藻本又作繅，音早。按繅藻通，繅五采文，相[?]為席。

凶事仍几 注：故書仍為乃。按謂凶事仍用吉者，謂几若考子春[?]說亦不得惡新几。

天府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 注：故書鎮作瑱。按玉鎮，玉瑞之最重者，猶王圭曰鎮圭也。大寶器如赤刀天球之類。

典瑞

執鎮圭 注：故書鎮作瑱。按手曰執。鎮圭長尺二寸。

珍圭以徵守 注：杜云珍當為鎮，書亦或為鎮。按珍珍也，分別意，故以徵名，防守又珍，珍也，憂患意，故以賑恤凶荒。

典命

掌諸侯之五儀 注：故書儀作義。按儀謂禮節，五儀五等諸侯之儀節。

司服

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注：希讀為絺，或作黹，字之誤也。按希少文也，當如字。

凡弔事弁絰服 注：故書弁作絣。按弁絰，弁而加環絰，謂以麻為小首絰如環，加弁上。

廞衣服 注：故書廞為淫。按廞，藏也。死者遺衣服所藏之寢廟，以待祭祀，授尸即下守祧所掌。鄭訓明器之衣，恐非。

守祧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注：故書祧作濯。按天子七廟，遠祖曰祧。祧從[illegible]。自始祖而下親盡以次遷其主于大廟夾室曰廟祧，大祫及禱祀則請而祀之。

其祧則守祧黝堊之 堊本或作惡。按祧宗物[?]堊，功當則守祧為之。黝，黑色；堊，白色，皆補屋之飾。爾雅地曰黝，牆曰堊。

世婦

及祭祀比其具 比本亦作庀。按比，校督也。具所羞粢及粢盛之屬。

內宗

薦加豆籩 注：豆籩故書為邊豆。按謂尸食後王后亞獻所薦豆籩，謂之加。天官醢人、籩人加籩加豆之實是也。

大司樂

播之以八音 注：故書播為藩。按謂八音發乃能播揚。

九磬之舞 注：九磬讀當為大韶。按即書云簫韶九成。九德九磬皆人事，宜奏之宗廟。

尸出入 本亦作尸。

樂師

有皇舞 注：故書皇作翌。按皇羽也，五采羽為拂，其文美也。

趨以采齊 注：故書趨作跢。按急促曰趨。齊本亦作薺。注：故書以猶比也。

詔來瞽皋舞 注：鄭云瞽當為告。按詔來瞽，將作樂則告眂瞭扶瞽工入。皐嗥通，舞者之瞽皆樂師主歌因子[?]之。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注：故書燕為舞，帥為率，射夫為射矢。按射夫謂眾耦。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注：故書倡為昌。按大獻，獻功于廟[illegible]。

小胥

觵其不敬者 本或作觥司按罰爵也

士犆縣 犆本亦作特縣謂編鐘編磬懸于筍簴宮懸懸四面如宮牆軒縣闕南面似軒

判判縣又闕北面似兩判特縣又闕西面成孤特

太師

令奏擊拊 注故書拊為付按拊樂器形如鼓以韋囊實糠擊以節歌樂作曰奏令大

師令奏樂者先擊拊而後登歌也

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 注故書廞為淫按廞藏樂器過葬入壙也匶柩

同陳死者生平行實作謚讀成十樂功歌于頌謚由瞽作也

瞽矇

世奠繫 注故書奠或為帝杜云讀為定按奠定也繫帝王相傳之統系諷誦於人詩謂

述古世系以指作詩之由所興也之故鄭謂作詩為諷誦於世本也

眡瞭

擊頌磬笙磬 注頌或作庸功也按頌歌也頌磬合歌笙磬合笙儀禮頌磬在西象

成功也笙磬在東象生物也

典同

掌六律六同之和 注故書同作銅按六律六陽管六同六陰管

高聲硍 注故書硍或作根按聲病太高則硍震也如雷震然于上

鐘師

納夏 本或作夏納注故書納作內

龡夏 本又作龡按九夏皆頌今不可考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

方賓客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

驁夏

籥章

國祭蜡則龡豳頌 注故書蜡為蠶按蜡歲終之祭蜡言諸搆物也物至冬而

槁古聖人大索其神祀之豳豳風七月之詩所言皆天時農政故歲事用之豳雅豳頌即豳風

也明農務本條善納誨亦謂之雅稱殉先公功德亦謂之頌

大卜

掌三兆之灋 兆亦作兆按兆象也

掌三夢之灋 蕭音夢本亦作夢按人晝陽神外胡覡為主向離為覺夜則陰精內

持魄為主狀為夢夢與覺人身中陰陽故以夢參卜筮也

二曰觭夢 注杜云觭字直當為奇按角一俯一仰曰觭觭夢反覆異常者鄭氏以數

夢為夏后氏作觭夢為殷人作咸陟為周人作甚牽强

其經運十 注運或為緷當為煇視祲所掌十煇也按運氣運也凡夢皆精氣轉運故

占夢之書曰運運別有九十一運而九變也鄭作煇近迂

菙氏 本又作華按菙楚也取以燋火灼龜士喪禮謂楚焞也

遂龡其焌契 注焌故書亦或為俊按契燕大木以灼龜即楚焞也焌與之鑽頭鋭若

錐柱于燋上吹之使燃杜子春謂契為開龜之鑿非

簭人

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

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注此九巫字皆當讀爲筮字之誤也按筮有九名猶咸有入命也巫當作筮更改之如遷國之類咸皆也謂衆民衆非式試問用也謂用人見交易如鄭以彷易許之類比親也連女求爲之類祠郊社之類參參乘卜車右與御也環即亙官環人達僞敵情者如今探卒去離遷曰環

占夢本又作夢

二曰噩夢注杜子春云噩當爲驚愕之愕按噩驚愕叫號之貌夢之不正者也

四曰寤夢本又作寤按寤似夢非夢似覺非覺如今之魘寐也云

乃舍萌於四方注杜讀萌爲明或云其字當爲明按舍猶釋也萌惡兆也除萌即月令九門磔禳及下文敺疫之類康成謂舍萌猶釋菜

遂令始難敺疫注故書難或爲儺按難作儺是相逐也敺猶逐也疫厲鬼也季

冬寒氣方盛陽未達令民間立呼以達陽氣逐陰慝也本夏官方相氏掌之而占夢令之月令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是也

眡祲

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注故書彌作迷隮作資按彌氣障天敘次也每日至其時則繹如定敘也隮升也氣自地起彌天

大祝

二曰造注故書造作竈按造謂即其神所在而致祭也如造于禰之類

一曰祠注鄭司農云祠當爲辭謂詞令按祠廟祀也鄭非

三曰誥注杜云誥當爲告書亦或爲告按誥誥神之尊者如致詰告皇皇后帝之類

二曰衍祭三曰炮祭注衍字當爲延炮字當爲包燔之叔也按九祭皆尸

祭所作餐祭未相之佐祭燔炙也

䭫首本又作稽按稽叩也拜之稽首以頭叩地

四曰振動注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按動拜而惶慄戰栗也

祭示注故書祇爲祈按示祭地祇杜子春云祈當爲祇

小祝

大喪贊渳注故書渳爲攝按渳謂浴尸

設熬置銘注銘今書或作名按熬熬黍稷置棺旁惑蚍蜉也銘書死者姓名于旌置西階上表柩之

設道齎之奠注杜云齎當爲粢按將葬設大遣奠于廟庭包牲體以車載遣曰道齎

則保郊祀于社注故書祀或作禩按保郊保境四郊神壇社主兵祀以求福

喪祝

掌大喪勸防之事注杜云防當爲披按勸謂執纛柩前卻行勸帥六引防謂執披者居柩旁防傾側也

甸祝

表貉之祝號注杜讀貉爲百書亦爲禡按禡通祭始爲兵者無壇遺立表以祭詩曰是類是禡田動衆講武必禡康成謂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也

司巫

及蒩館注書或爲租飽按蒩以茅爲藉王入館藉以茅時來神之至壇場脩致之享

男巫

望衍 注衍讀為延聲之誤也按衍演習歌呼舞蹈望祀來也與延進游行之義異

冬堂贈 注故書贈為矰按冬歲除堂宅也贈古本作矰逐疫宅內桃為弓矢射四方矜鬼物曰堂贈猶秋官庭氏以大陰之弓枉矢射之之類無方無定向無算無定數皆謂贈也鄭據占夢贈惡夢與無方無算未協

春招弭 注杜讀弭如彌兵之彌康成讀為敉安凶禍也按春陽發生招福弭災也

王弔則與祝前 注故書前為先按與喪祝前王也

大史

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注故書協作叶或為汁按執事謂大卜之屬讀禮協事謂考禮書合所行事使無違錯也

小史

掌邦國之志奠繫世 注故書奠為帝杜奠為定按特從職謂古帝系此謂繫昭代之世辨昭穆即因繫世而辨昭生穆穆生昭也

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 注故書簋或為几按史以書即所屬史八人供書寫之役者據禮法按昭穆書其世敘俎盛牲直賦緣亦書其先後多寡之敘鄭謂大史讀禮

小史書敘誤也

內史

掌王之八柄之灋 柄又作枋按枋柄通冠禮加柶面枋八柄即冢宰八柄載在方策內史掌之掌其書遂放其法

巾車

金路鉤樊纓九就 注故書鉤為拘按鉤金鉤著繫上以懸纓詩云鉤膺也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 條依注作絛按龍尨[illegible]色也勒馬轡絛纓以[illegible]為帶綴纓於上

水路前樊鵠纓 前依注作翦按前作淺如士喪禮疏布縞翦之翦淺黑色也鵠說鵠鵲也鵠纓黑色纓也

重翟錫面朱總 注故書朱總為總按翟雉羽以為車蔽表裏皆翟曰重翟錫面與王玉路馬面飾同總馬鬣其色朱

安車彫面鷖總 鷖或作翳按安車尋常出入安乘之車與祭祀禮法之車異形由彫刻飾馬面鷖水鳥素色以鷖色繒為總

連車組輓有翣羽蓋 連本亦作輦注故書輦為連杜書亦為輂按輦車人所輓之車無馬無總以絲繩輓行別用翣扇掩其旁以蔽覆其上

犬䄠尾櫜疏飾 注故書疏為揟按試恐覆以皮曰䄠犬狗皮尾車上所飾戈矛以狗尾並旋櫜而藏之疏粗布䄠櫜皆以疏布緣飾之

藻車藻蔽 注故書藻為轃杜轃讀為藻直為華藻也按藻藻同水草蒼色也

駹車雚蔽然䄠髹飾 注故書駹作龍髹為軟讀軟為黍直為髹黍也駹雜文雚葦席然果然猴屬莊子云腹猶果然髹黍同漆飾曰髹革綠而加漆色駹色髹飾猶未全漆也至漆車則全漆矣

孤乘夏篆 注故書夏篆為夏緣按夏彩色篆彫刻車衡畫采加雕篆也

歲時更續共其弊車 注故書更續為受讀按更續謂四時置造新車以續舊車其弊壞者供以還官

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注故書鈴或作軨按[illegible]鈴鳴其車卜和鸞[illegible]

鷄人呼旦警百官巾車亦鳴鈴應之三出縣互乘車應鷄人者勸駕之意

車僕

苹車之萃 注故書苹作平杜讀當為軿車按苹屛通對敵及安營屛蔽之車萃猶副也一戎路出氣戎路副之曰萃

司常

皆畫其象焉 注杜云畫當為書按皆畫其象如曲禮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之類

都宗人

則令禱祠 禱本作禱古字

周禮摘箋卷四

羅江　李調元　撰

夏官

大司馬

暴內侵外則壇之 注壇讀如墠鄭讀從墠書亦或為墠按壇墠通平其地以為墠遷徙之也

放弒其君則殘之 本又作殺同音試

乃以九畿之籍 注故書畿為近按畿邊界籍圖冊也

將軍執晉鼓 本或作軍將按將職金鼓交作則鼙晉鼓軍之進退皆于將故將軍執之

有司表貉 注鄭云貉讀為禡按表貉立表貉祭禡之祭始為兵立尤也

羅弊致禽以祀祊 注祊當為方聲之誤也按羅網也秋田多設注網羅王制云鳩化為鷹則設罻羅秋祭四方報成物祊方也詩以社以方

鼓皆駴 本亦作駭按駭疾擊鼓也

及致建大常比軍眾 注比或作庀按數合集六師天子自將大司馬用王之大常致衆

司勳

注故書勳作勛按土賞功軍事賞為先

無國政 正本亦作征按凡頒賞地參之一食無征二簿征也惟特加恩賜之田全無征正征通稅也

馬質

綱惡馬注鄭云綱讀為亢書亦或為亢按惡馬謂馬蹄齧者綱縛之使馴服也

小子

而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注故書記作禩康成謂珥讀為衈祈或為刏用毛牲為刏羽牲為衈按衈劃牲耳以薦也

凡沉辜侯禳釁積注故書積為眦按積積于柴上焚燎之芋

司爟注故書爟為燋按爟火明也與觀通書云予若觀火

服不氏

以旌居乏而待獲注杜云待當為特書亦或為特按以旌居乏之中待射者中矢衆旌唱獲也

掌畜

祭祀共卵鳥劉本作卯音卵按卵鳥子

司士

掌羣臣之版注故書版為班按胡內外大小羣臣版籍也

諸子

掌國子之倅注故書倅為卒按國子謂公卿大夫之子在國學者倅副貳也古者世官子副父曰倅

太僕

戒鼓傳達於四方注故書戒為駭

隸僕

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按寢在廟後式了[illegible]廟云五寢者鄭云[illegible]

衽鉏皮

弁師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侯當為公字之誤也故書瑉作璑鄭云繅當為藻按繅藻同采絲也諸侯並公上公以九為節九就九繅九斿瑉美石似玉三采三色玉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故書會作膾璂本亦作琪按皮弁王視朝首服弁縫曰會以五采繅貫玉飾縫曰璂與綦通結也

司兵

大喪廞五兵注故書廞為淫按五兵弓矢殳矛戈戟廞藏之居夷不說兵革之事之鄭謂車上五兵有夷矛無弓矢步卒之五兵無夷矛有弓矢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是射

御相依之又云公車千乘二矛重弓是弓矢皆在車也鄭說非批

司弓矢

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注故書椹為鞎鄭司農云非是按王弧二弓往體寡來體多最強甲革堅甲皮革椹砧通厚木質即止以為質尚力之弓故用強弓

夾弓庾弓師儒相傳庾讀為庾本或作庾

稾人

試其弓弩注故書試為考

戎右

贊牛耳桃茢注故書茢為滅杜云當為厲按乃盛以珠槃示神人共聽也桃[illegible]

以前然亦一物皆辟邪故血用之戎乙備之

大馭

及犯軷 注故書軷作罰按王路以邪郊出闕門故有行道之祭山行曰軷即祭名許聖軷以軷祭非遠必軷重其行也封土象山始轢為主以車轢過其上示無險難曰犯軷

右祭兩軹祭軓 注故書軹為斬軓為範杜又云軓當讀為範按大御左手執轡右手乘酒祭兩軹及軓皆祭之車轊兩端曰軹軾前曰軓與範同

校人

三阜為數 本數又作繫按阜十二匹繫三十六匹也

八麗一師八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注八皆宜為六字之誤也按兩馬曰麗一圉牧之八麗十六馬一師牧之八師一百二十八馬一趣馬掌之八趣馬一千二十四匹一馭夫領之大約七馭夫所領得馬七千一百六十八匹視良馬數乃可三倍

周禮摘箋　卷四　四

廋人

以阜馬佚特 注杜云佚當為逸按阜謂盛之壯馬曰特佚之不使勞困憤生息之

圉師

夏房馬 注故書房為訝按房廡下夏休馬廡下避暑之

職方氏

其浸五湖 本浸又作寖下同按浸澤之藪者五湖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鑑湖是也

其利金錫竹箭 注故書箭為晉

其澤藪曰雲瞢 漢書地理志作雲夢

其浸潁湛 杜云湛或為淮按湛未詳或曰淮也

其浸波溠 注波讀為播禹貢曰滎播既豬按水自汝出為波溠水在漢南春秋傳矣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是也

其澤藪曰望諸 地理志作孟諸按望諸即孟諸在睢陽

其川淮泗其浸沂沭 注鄭司農云淮或作睢沭或為洙按沂水出蓋縣沂山淮水出桐柏泗水出魯卞東莞

其浸盧維 注盧維當為雷雍字之誤也地理志作盧維按鄭作雷雍禹貢所載雷夏既澤雍沮會同是也

其澤藪曰弦蒲 注鄭云弦或為汧蒲或為浦按鄭云吳嶽山在汧西汧水出焉是為弦蒲之藪按蒲汧浦也

方三百里則七伯 注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

周禮摘箋　卷四　五

訓方氏

誦四方之傳道 注故書傳為傳按傳道謂四方所傳傳稱道嘉言善事謂為王誦之

形方氏

無有華離之地 注杜云離當為雜書亦作離按華離之離乳之言偏邪方正不錯雜間斷之

秋官

大司寇

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注暴當為恭按四刑並國之刑所尚在謹厚糾其扎

慝以下風俗

以邦成弊之注故書獘為憋按邦成即天官八成待萬民之治故以獄庶民之獄獄須弊斷之

使其屬蹕注蹕本亦作蹕注故書蹕作避杜云當為蹕按屬士師以下也康成云蹕止行之

附于刑用情訊之注故書附作付按附于刑有罪當刑之用情鄭重之訊問也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注故書附作付按辟法也麗附之也

士師

七曰為邦朋注故書朋作傰按邦朋比周為黨也

則以邦辯之灋治之注辯當為貶辯之誤之按貶減損意

正之以傅別約劑注故書別為辦鄭云傅或為付按傅謂地傳別謂判書約謂期約劑謂要書券也

鄉士

汁日刑殺汁本亦作協下同按協日擇用刑之日

朝士

師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趨本又作趍按師其屬其徒六十人也執執以為戒呼呵趨走行辟辟人也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故書判為辨按責債也凡以債責債人必有分券以治則聽之

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注故書慮為憲貶為定杜云定當為禁按慮刑貶謂省刑也貶尤損也宜如字

司刺

再赦曰老旄旄本又作旄按年老昏旄情可矜當赦也

犬人

用牷物牷本亦作全按牷物體色純全

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注故書駹作龍幾讀為刉珥當為衈按幾珥猶刉珥刲耳也珥作衈凡釁禮刲牲耳取其血也沈其物祭山川也辜磔牲禳災也駹雜色不必純也

掌戮

掌斬殺賊諜而搏之注搏當為膊按斬以鈇鉞殺以刀刃賊敗亂也諜窃細為反閒者搏剝通去其衣而磔之賊諜罪大加重刑也

髡者使守積鄭司農云髡當為完按髡髡者無虧損使守積聚

閩隸

掌子則取隸焉注杜云子當為祀按掌子之掌字當移在掌役下云閩隸掌役掌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則取隸馬子即卵鳥取謂祭祀取鳥子也取隸取之閩隸也鳥類存於閩地者多故閩人多習鳥性語鳥音此閩隸所以掌畜養鳥而供卵鳥也鄭謂王立世子取隸謬

蜡氏按蜡腊通凡死乾者皆曰腊人死骸骼亦謂蜡蜡人清野故屬秋官鄭訓蜡作蛆云骨肉腐臭蠅虫所蜡未然

掌除毈 注故書毈作谷按骨連肉曰毈除捨埋也

司烜氏 注烜讀如燬故書燬為烜按烜火羽之詩云赫兮烜兮鄭作燬秋水洞物褐故禁大

共墳燭庭燎 注故書墳為蕡按墳燭大燭設于門外庭燎設于庭中

條狼氏 注杜云條當為滌按條即鞭之狼鞭垂穀不潔鄭云滌除也狼狼扈道上辟除道上狼扈之物

脩閭氏

掌比國中宿互㯻者 注故書互為巨按宿守夜互梐枑以止衆㯻析通宿互者所擊

薙氏 注薙書或夷按除草曰薙

春始生而萌之 注故書萌作甍按萌之謂春草方生斬其萌芽

周禮摘箋《卷四　八

翦氏

掌除蠹物 注故書蠹為橐按謂虫穿食人服玩者

赤犮氏 按赤丹砂之屬可驅邪惡及祓通拂除也

以蜃炭攻之 注故書蜃為晨按蜃大蛤攻之燒擣蜃炭坋之則虫去

壺涿氏 注故書涿為獨鄭讀為濁書亦或為涿按壺陶器以水者涿椓通擊也

以炮土之鼓敺之 注故書炮作泡按炮土之鼓即瓦壺

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 注故書橭為梓午為互杜云梓讀為枯書或為梏按枯榆也牡不實者以梓木為幹以象齒一縱一橫午貫之而沈水中也

大行人

王禮再祼而酢 注故書祼作果讀為灌再灌而飲公也酢報飲王也按王禮謂王廟中設酒以禮諸侯祼用鬱鬯酌用圭瓚之如神也上公再祼王初祼后亞祼皆大宗伯攝主而王與后拜送賓酌主曰酢諸侯則惟王一祼無后亞祼矣

其貢嬪物 注故書嬪作頻按嬪物絲麻之屬

協辭命 注故書作叶詞命鄭云叶當為汁按辭命六辭之命也

則令賻補之 注故書賻作傅按喪曰賻助貧曰補

司儀

王燕則諸侯毛 注毛劉本作耄按王燕謂既朝賜燕毛謂尚齒髮白者居上

登再拜授幣 注授當為受按登堂主君拜賓至賓授幣于主君授當如字

賔亦如之 注賓當為擯按賓亦如之謂揖讓拜同也

客从拜辱于朝 从本作從按主君款館省客客即從主君往拜謝于朝也

周禮摘箋《卷四　九

行夫

焉使則介之 注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于四夷則行夫主為之介康成釋夷發聲也按焉字屬上句居于其國則掌行人勞辱之事焉若大小行人出使則行夫為之介耳

掌客

牲三十有六 注牲當為腥字之誤也按腥生肉也

受牲禮 注牲亦當為腥按謂賓客遇主國有喪於主國饔食鼎豆之類皆不受惟生肉則受之

周禮摘箋卷四

周禮摘箋卷五

羅江　李調元　撰

冬官

考工記

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　注故書資作齊按物貴為珍殊異為異彼此不通其所有則無以相資故必有以懋遷有無也

秦無廬　本或作蘆按廬作纑積竹為矛柄通作鋒言細而長也國語侏儒扶廬

爍金以為刃　爍義當作爍

作舟以行水　注故書舟作周

鸛鵒不踰濟　鸛本或作鸜按鸜鵒陽鳥產南方濟北地水名踰濟自南而北也

貉踰汶則死　注貉或為貈依字作貊按貉狐屬產北方汶水入于濟踰汶自北而南也

妢胡之笴　注故書笴為筍杜云妢書或為邠笴按妢胡地名近楚古胡子國笴讀如夏官槀人之槀竹可為矢者也

凡攻木之工七　注故書七為十

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　注鮑書或為鞄韗本或作韗同按皮工五函人為甲鮑人治皮韗人為鼓韋氏裘氏事缺

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　注故書刮作抏雕或為舟杜云非也按刮摩猶琢磨玉人治玉矢人為矢磬氏為磬楖氏雕氏事缺

摶埴之工陶旊　注埴書或為植按摶聚也埴黏土陶人為甑甗旊人為簋也

崇於軫四尺　崇本亦作密密古崇字

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　注速書或作數按微至輪著地者微則圜桯易轉戚促通速行疾之

輪人

牙也者以為固抱也　注牙書或作綵按輪有三材輪心虛而容軸者曰轂輻內周迴直木三十曰輻輪外周迴抱輻曰牙一謂之輞

欲其微至也　注鄭云微至書或作危至按微至謂著地者少圜之至也

取之圜也　注故書圜或作員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　注蚤當如爪綆作縿而通謂輪兩偏平面蚤爪通三十輻如人爪正平正無參差邪枉也

必矩其陰陽　注故書矩為距按矩猶度也陰木濕而柔陽木燥而堅

則轂雖敝不藃　注藃當作秏按藃罅通以火養陰木使均乾則不秏縮生罅

萬之以眡其匡也　注故書萬作禹書或作矩按萬矩同匡方也

程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　注故書十與二合為二十字按此言為車蓋之法程即杠載達者也程長四尺者二高八尺也加部二尺共一丈即下文所謂十尺也十分之一為枚枚一分部尊一分謂蓋板厚一分也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　注故書庇作秘按弓即達鑿達為牡下函牝桯蓋上二分卜四分者牡上小而下大如椎柱然鑿深二寸有半謂鑿桯為牝以受達下直二分上端一分者亦上小而下大也弓之長六尺謂之橑周圜平分除曲各六尺共一丈二尺則弁帝紛而旁皆覆之故曰庇軹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注蚤當為爪按近頂稍殺為股近字稍細為蚤蚤爪通爪殺上三分之一

與人

為之校崇注故書校作榷按式人所憑依而式較兩較上出式者式與較皆在車前式高三尺三寸較高於式二尺二寸則兩轎總高五尺五寸矣

以為樹圍注樹書或作軨按式下兩旁植木相對橫加一木置式於上植者為樹橫者為軹與較末之軹名同而異轎者以其向人乃名其圍二寸有奇

飾車欲侈注故書侈作移按謂大夫以上革輓之車結束圍雖侈無害侈謂張向外不同士之棧車欲斂向內也

舟人

軓前十尺而策半之注十或作七非之軓當或作軋按軓即輪輪為車法曰軓輈自輪以前長十尺而御馬之策半謂長五尺取足以及馬也

不伏其轅注故書伏作偪按車前倚至地為墊同輊太高後仰曰軒言軒擧中卸平地勝任及登高後仰不伏人按伏則牛推轅如懸縊矣

必縊其牛後注故書縊作縊按大車下托車部前頹不使人扳援則壓制牛尻如縊

輈注則利準注故書準作水按流轉曰注即順利平準意無滯曰利不欹曰準當如字

左不揵注故書揵或作券康成謂今倢字也按左謂尊者居車左揵謂動搖車和則柔者安

鳧氏

兩欒謂之銑注故書欒作樂本又作鑾按鳧氏為鍾鳧鳴也喜鳴而嫌扁古鍾小而口扁因以名凸旁兩角曰欒欒尖曰銑也

侈弇之所由興注故書侈作移按侈口大弇口斂

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注故書圜或作圍按遂即隧之與隧通如銑取火日中若鍾受擊處為圓形微起而稍斂乳明似銑約鍾體厚六分取其一分高起仍以六分為圓以為受擊之處深高之鍾䯏體為壇深四尺之深鄭謂窪之竅

梟氏注梟古文或作歷按梟古栗字粒通詩云實頴實栗故主量為梟氏

權之然後準之注故書準或作水

其臀一寸注故書臀作脣按足曰臀謂覆其足底可實四升也

凡鑄金之狀注故書狀作壯按言大凡鑠金為器之法也

察其線欲其藏也注故書線或作綜按線謂以此革縫之則線藏不見

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注故書需作割按欲揉滑以厚脂潤之則柔輭需猶馬不與需薄其帥則需之需輭也

則雖敝不甐注故書甐或作鄰按線藏革中不見則雖久敝而其縫不甐甐破裂之

韗人按韗或作鞠即皐陶之陶鼓木也

為皐陶注鄭云韗或為鞠康成謂以皐陶名官則陶字則陶字從革抑亦與高通鼓長者曰皐古者為土鼓瓦匡故名陶後世以木板合而覆之

謂之鼖 本或作鼓又作鼖按高八尺者為鼖鼓鼖大也地官職云鼖鼓以鼓軍事也

㡃氏 按㡃即柳車之荒衆采所聚故以名其色

以涗水漚其絲 注故書涗作湄按涗湯水曰涗

淫之以蜃 注杜云淫當為涅書亦或為湛按謂以蜃灰淫蕩之蜃蛤也

玉人

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 注故書或云五寸杜云當為七寸

上公用龍 注龍當為尨按尨毛首龍形與瑑將三者皆瑑圭諸侯來朝執此為贄助王祼明臣服也詩云侯服于周厥作祼將是也

天子圭中必 注必讀為鞸按天子圭即鎮圭一圭中閒午分為四必者分判之名一圭分為四圭即春官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也合四成圭即聘義云孚尹旁達也鄭解未達

祼圭尺有二寸 注祼或作淉或作果按祼圭即酒灌神之圭有瓚盛酒圭為杓以祀宗廟也

黃金勺 注勺故書或作約按圭判曰璋判為大中邊三璋皆瓚柄也璋之瓚勺者曰射勺即瓚盌盛酒者

以致稍餼 注餼或作氣按賓客在館執璋即致稍餼米曰稍牲曰餼

椰人 椰本或作揶按亦玉工

雕人 雕本亦作彫按亦玉工

磬氏

已下則摩其耑 本或作端按凡樂器厚則聲清薄則聲濁已上謂太厚聲清厚其旁使薄則濁矣已下謂聲濁清者不可使厚則摩其兩端使短小形小則厚而清矣

矢人

弟矢參分 注弟當為殺按弟矢殺矢者弟矢三分當作殺矢三分下殺矢七分當作弟矢殺矢有刃在前與鍭矢皆三分其矢之長而衡之以前一分後二分為平前有鏃刃重也弟矢七分以前三後四為平鏃尤小也

殺矢七分 注殺當為弟按弟輕貌鐵又差短小也

參分其長而殺其一 本又作殺按矢笴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小趨鏃也

則雖疾風亦弗之能憚矣 注故書憚或作但按謂不能驚憚也

是故夾而搖之 本搖又作搖按謂以指夾而搖之則知剛之豐殺也

梓人

為簨虡 簨本又作筍按橫者曰筍直者曰虡懸鐘磬之具

以胷鳴者 胷本亦作骨又作背于本作胃云敬尻屬也貫馬作胃貫云靈蠵也鄭云榮原尻也不知榮原之屬以何鳴作骨者怨非也沈云作胃為得亦所木拌劇本作胷音由按胃鳴榮原之屬俗名脚蛇

數目顧脰小體騫腹 注故書顧或作牼按數目急視也顧脰長貌也騫腹腹縮而騫象也

則於眡必撥爾而怒 注故書撥作廢按眡怒視撥拔起貌怒謂張其鬐鬣

且其匪色必似鳴矣 注故書匪作飛按匪斐同匪色猶言光景

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 注故書措作厝按廢措猶言委頓

觚三升 觚當為觶按鄭謂觚作觶觶三升觚二升豆酒之豆作斗與禮文之不合不但

觶觚之二三升耳存焉可也

𠠎一豆矣注豆當為斗禴音主多口反下一豆酒同

飲一豆酒注豆當為斗亦聲之誤按四升為豆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常

廬人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注故書彈或作但蜎或作絹鄭司農云掉也按句兵謂戈戟用以句取人彈因偏則有力刺兵也句兵則用故柄欲剡斧柄之胡以直刺柄用國刺中深蜎蟜也蜎如蜎虫體弱而撓也

匠人

置槷以縣注故書槷或作弋按槷臬同直木為臬以縣繩

環涂七軌注故書環或作轘按上經涂城中直道可並容九車此環涂即緯逆旁出曰達之道鄭謂環城之通迂也

謂之隧本又作遂

里為式注里讀為已聲之誤也按凡為溝防之始必以一日之工或鑿成築計其深為事又以里為式則一日可推百日一里可準百里然後可以合眾人之力總計其人成鄭注里作以未然

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注故書汲作沒按任索謂用繩也約束版築牆也汲引也引太急則板曲而築不堅謂之無任撓不勝任也

囷窌倉城依字當為窖作窌殿備也

車人

半矩謂之宣宣本或作寡按矩即今曲尺一股一句如人磬折半矩五寸也首頭

髮際以上曰宣易曰巽為宣髮宣長五寸故知謂之宣此以車明矩而以人身為度存車之登下以人為節故矩由人身非強設也

其博三寸注故書博或為搏按輻長四尺五寸寬三寸也

行山者仄輮注故書仄為側按山陸阜也輮木為牙以抱輻仄輮謂側其木使表裏相依山行則磬不礙而完固也

弓人

角之本蹙於䐃而依於氣䐃本又作腦按蹙近也抑腦同角欲白蹙近腦有生氣則和柔而可曲為勢勢調木微曲有勢也

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注故書畏作威按畏隈通謂弓曲隈處什角之中欲青蓋角之中當弓之畏發弓此撓而不堅則易折青堅之騐也

凡昵之類不能方注故書昵或作樴或為勠按昵黏也類聚也方分也易曰方以類聚凡黏合之類不能分人事物理莫不皆然以明六勝不可合聚也

強者在內而摩其筋注故書筋或作薊按柘檀柔撟等木多節如巨斷不平則內挺直摩挫其筋筋絳紀山此始

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注故書燂或作炭按撟矯同揉也燂焆焦炯也角不火則不柔過則腐故無燂此弓人合材之節

角不勝幹幹不勝筋注故書勝或作稱按謂角齊其幹齊其筋齊其三者相當不能相勝亦謂三均

筋三侔本又作牟亦作桙按三侔參也侔言謀也均和之意

𠠎莫能以速中注故書速或作數按人和之來矢豈是人弓矢皆安太紹而不

技惡能中

利射侯與弋注故書與作與按弓張時體由泓時體直其弓柔可用滿射侯與弋鳥皆不遠故利

金壇段氏著

周禮漢讀考

經韻樓藏版

漢讀考周禮六卷序

金壇段玉裁

漢人作注於字發疑正讀其例有三一曰讀如讀若二曰讀爲讀曰三曰當爲讀如讀若者擬其音也古無反語故爲比方之詞讀爲讀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爲變化之詞比方主乎同音同而義可推也變化主乎異字異而義憭然也比方主乎音變化主乎義比方不易字故下文仍舉經之本字變化字已易故下文輒舉所易之字注經必兼茲二者故有讀如有讀爲字書不言變化故有讀如無讀爲有言讀如某讀爲

某而某仍本字者如以別其音爲以別其義當爲者定爲字之誤聲之誤而改其字也爲救正之詞形近而譌謂之字之誤聲近而譌謂之聲之誤字誤聲誤而正之皆謂之當爲凡言讀爲者不以爲誤凡言當爲者直斥其誤三者分而漢注可讀而經可讀三者皆以音爲用六書之形聲假借轉注於是焉在漢之音非今之四聲二百六韻也則非通乎虞夏商周漢之音不能窮其條理玉裁昔年讀詩及羣經確知古音分十有七部又得其聯合次第自然之故成六書音均表質諸天下今考漢儒注詩禮及他經及國語史記漢書淮南鴻烈呂覽

諸書凡言讀如讀為當為者其音大致與十七部之云相合因又自喜述漢讀考詒同志先成周禮六卷鄭君序曰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謂杜衛賈馬二鄭之能事也又曰猶有差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祕逸謂已補正之功也訓詁必就其原文而後不以字妨經必就其字之聲類而後不以經妨字不以字妨經不以經妨字而後經明經明而後聖人之道明點畫謂之文文滋謂之字音讀謂之名名之分別部居謂之聲類周時大司徒鄉大夫保氏所教外史所達大行人所論聽者漢四百年閒憭然衆著魏李登以成書洎至陸法言等八人猶能知其厓略夫不習聲類欲言六書治經難矣乾隆癸丑十月自金壇遷橫竿寄居蘇州之期歲也

漢讀考周禮六卷序

儀徵阮元撰

稽古之學必確得古人之義例執其正窮其變而後其說之也不誣政事之學必審知利弊之所從生與後日所終極而立之法使其弊不勝利可持久不變蓋未有不精於稽古而能精於政事者也言韻者多矣顧詩三百篇人人讀之而能知三百篇之韻者或未之有也說文解字一書人人讀之而許氏全書之例未之知則許之可疑者多矣訓詁必宗漢人漢人之說經傳也或言讀為讀曰或言讀如讀若或言當為作義疏者一切視之學者槩謂若今之音切而已其誣古不亦甚哉

聖朝右文超軼前古淳氣鬱積段若膺先生生於其閒擘摩經籍甄綜百氏聰可以辨牛鐸舌可以別淄澠巧可以分風擘流其所為書有功於天下後世者可得而言也其言古音也別支佳為一脂微齊皆灰為一之咍為一職德者之之入術物迄月沒曷末黠鎋薛者脂之入陌麥昔錫者支之入自唐虞至陳隋有韻之文無不印合而歌麻近支文元寒刪近脂尤幽近之古音今音皆可得其條貫此先生之功一也其言說文也謂說文五百四十部次第以形相聯每部之中次第以義相屬

每字之下兼說其古義古形古音訓釋者古義也象某形從某某聲者古形也云某聲云讀若某者古音也三者合而一篆乃完也其引經傳有引以說古義者以轉注假借分觀之如虞書曰至於岱宗柴詩曰祝祭于𥛱說字之本義也如商書曰無有作𢿅周書曰布重莧席說假借此字之義也有引以說古形者如易曰百穀艸木麗于地說麗從艸麗之意易曰豐其屋說豐從宀豐之意易曰突如其來如說𠫓從倒子之意易曰先庚三日說庸從庚之意是也有引以說古音者如奯讀若詩施罛濊濊⿱大弗讀若予違汝弼是也學者以其說求之斯

說文無不可通之處說文無不可通之處斯經傳無不可通之處矣此先生之功二也至若漢讀考敘例謂讀如主於說音讀爲主於更字說義當爲主於糾正誤字如者比方之詞爲者變化之詞當爲者糾正之詞讀如不易其字故下文仍用經之本字讀爲必易其字故下文仍用所易之字說文者說字之書故有讀如無讀爲說經傳之書則必兼是二者自先生此言出學者凡讀漢儒經子漢書之注如夢得覺如醉得醒不至如冥行擿埴此先生之功三也蓋先生於語言文字剖析如是則於經傳之大義必能互勘而得其不易之理可知其爲政亦必能剖析利弊源流善爲之法又可知而一行作吏即引疾養親食貧樂道二十年所矣其諸所得於己者深歟先生說經之書尚有毛詩故訓傳微毛詩小學古文尚書撰異皆深識大源不爲億必之言行將盡以餉學者云

嘉慶元年歲在丙辰五月

周禮漢讀考目錄

卷一
天官冢宰第一 周禮 鄭氏注
天官冢宰下 周禮 鄭氏注
卷二
地官司徒第二 周禮 鄭氏注
地官司徒下 周禮 鄭氏注
卷三
春官宗伯第三 周禮 鄭氏注
春官宗伯下 周禮 鄭氏注
卷四
夏官司馬第四 周禮 鄭氏注
夏官司馬下 周禮 鄭氏注
卷五
秋官司寇第五 周禮 鄭氏注
秋官司寇下 周禮 鄭氏注
卷六
冬官考工記第六 周禮 鄭氏注
冬官考工記下 周禮 鄭氏注

周禮漢讀考卷之一

金壇 段玉裁

天官序官胥十有二人注胥讀爲今本作如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

說文言部曰諝知也知同智凡易其本字曰讀爲凡言爲者皆主謂變化此讀爲各本作讀如誤也大行人注胥讀爲諝象謂象之有才知者也可據以正此矣小雅君子樂胥箋胥有才知之名也不言讀爲諝者省文

大宰三曰官聯以會官治注鄭司農云聯讀爲連古書連作聯

漢以後連貫字皆用連不用聯故司農以今字易古字而又明之曰周秦古書連貫字皆用聯許叔重曰聯連也耳連於頰絲連不絕故從耳從絲○又按此古書二字與凡言故書者不同

八曰匪頒之式注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

頒大首皃詩曰有頒其首司農謂非其義故易爲分瑞玉之班頒古音讀如汾在十三部班古音在十四部合音最近古相假借若讀爲分或讀爲攽則同部

一第七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8 版正內

假借

二曰嬪貢注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賓貢皮帛之屬乎
謂嬪貢絲枲

周禮以出於山巖屋壁入於祕府者爲故書然則鄭
君時所傳爲今書也今書往往與故書不同如今作
嬪故作賓是也就故書中亦復互異今書亦然蓋說
者既殊而轉寫乖異矣鄭君所見故書非眞祕府所
藏也亦轉寫之本目爲祕府本耳鄭君擇善而從絕
無偏執故司農從故書作賓己從今書作嬪於此可
見其例也故賓今嬪此即賓讀爲嬪大約古字多用

假借

八曰斿貢注鄭司農云斿貢羽旄今本作毛誤旄者旄牛尾也乎謂
斿讀如囿游之游燕好珠璣琅玕也

按此讀如賈疏作讀爲是游本訓旌旗之流其字省
作斿囿游與旌旗之流義不同故雖同字而曰讀爲
易其義也囿游見天官序官地官囿人注囿游囿之
離宮小苑觀處也燕好珠璣琅玕皆游觀之物

六曰主以利得民注乎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

案注經之例凡言讀如者擬其音凡言讀爲者易其
字此皆不用其本字如祝讀如注聯讀爲連是也凡
有言讀如讀爲而仍用本字者如利讀如上思利民
之利斿讀爲囿斿之斿此蓋一字有數音數義利民
之利音與財利別囿斿之斿義與旗斿別故云讀如
讀爲以別之也利民與財利別者如公羊之伐

又案漢人注經必兼讀如讀爲二者有讀爲而後經
可通也說文解字之例有讀如無讀爲祇釋其本字
不必易字也又讀如之下必用他字而不用本字蓋
字書之體一字而包數音數義不爲分別之詞偶有
一二可疑者如𣪠下云讀若虞書𣪠三苗此竄三苗
之誤𥼶下云讀若春麥爲𥼶之𥼶此舂麥爲𥼶之𥼶

之誤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
禁注杜子春云宮當皆爲官乎謂宮刑在王宮中者

按此鄭君不從子春易字也凡易字之例於其音之
同部或相近而易之曰讀爲其音無關涉而改易字
之誤則曰當爲或音可相關義絕無關者定爲聲之
誤則亦曰當爲

六曰斂弛之聯事注杜子春弛讀爲施乎謂荒政弛力
役

此鄭君不從杜易字也又按經文劉昌宗本作施蓋

杜易施爲弛而鄭發明其義今本恐是依注改經作
弛復依經改注作弛讀爲施耳
一曰聽政役以比居注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正或作
征以多言空從征如孟子交征利云
此鄭君著審定之例
四曰聽稱責以傅別注鄭司農云傅傅著約束於文書
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傅別故書作傅辨鄭大夫讀
爲符別杜子春讀爲傅別玄謂傅別謂爲大手書於一
札中字別之
故書作傅大夫讀爲符故書作辨子春大夫皆讀爲

別司農從別不從符作傅別鄭君字從司農而義則
有異故又自出其說也辨別二字古多通用如月令
章句引別名記卽白虎通之辨名記竊謂此當從故
書作辨而以辨讀爲別列於注不當易經文從杜鄭
謂辨別義與音本皆同也其義各殊審知聲之誤者
徑從杜鄭改經則可矣
六曰廉辨注杜子春云廉辨或爲廉端
或爲者志其本之異也子春乃劉歆弟子而所見之
本已有乖異不同之處古人於不同必謹志之者存
之以待後賢論定也

七事者注七事故書爲小事杜子春云當爲七事書亦
或爲七事或字今補
此杜改定字誤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注又從大宰助王也
將送也祼送送祼贊王酌鬱鬯以爵尸謂之祼
按云從大宰助王者謂大宰祀五帝之日贊玉幣爵
之事是大宰助王而小宰又從大宰助王也謂祀五
帝也云贊王酌鬱鬯以爵尸者惟人道宗廟有灌天
地大神至尊不祼大宰享先王不云贊祼將然則小
宰於享先王自助王不同祀五帝從大宰助王故注

別之云贊王也經文只一贊字而注分別之如此然
則凡祭祀三字統五帝大神祇先王而言也岳氏九
經三傳沿革例云玉字當作王字與大宰贊玉幣爵
不同大宰贊玉幣爵上文有贊王牲事則玉幣爵不
必再言王小宰職卑不獲贊牲事但贊幣爵之事且
此上文未有王字故言王幣爵注所謂從大宰助王
其義甚明岳氏此語似是而非惟此玉幣爵卽大宰
之祀五帝玉幣爵故注云又從大宰助王疏云贊此
三者唐石經及越注疏建大字本作王幣爵非也經
之例或言王或省毋庸拘泥

宮伯。以時頒其衣裘。注。頒讀爲班。班布也。
見大宰。
庖人。賓客之禽獻。注。獻古文爲獸。杜子春云當爲獻
按此字之誤也。故曰當爲。
夏行腒鱐膳膏臊。
按說文鱐作䐹。魚部云。鱢魚臭也。引周禮膳膏鱢。而
肉部云。臊豕膏臭也。然則周禮作膏臊。臊非魚膏明
矣。魚部鱢下。當云讀如周禮膳膏臊。
内饔。豕盲眡而交睫腥。注。交睫腥當爲星。聲之誤也。
肉有如米者似星。似星當作曰星 杜子春云。盲眡當爲望視。

按注舉交睫腥三字者。以此腥別於上文腥臊羶香
之腥也。鄭君說腥爲雞膏。交睫腥之腥當易爲星。謂
肉有如米者謂之星。如飯之㔩也。許叔重說胜爲犬
膏之臭。腥爲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瘜肉。故其字從
肉星。星亦聲。則腥爲正字。而胜爲周禮腥臊之正字。
許所據周禮與鄭所據不同。兩司農作腥而一云豕
膏。一云雞膏。許作胜而曰犬膏。說又乖異耳。○盲望
同音假借。子春不云讀爲。云當爲者。謂爲聲之誤也。
甸師。以時入之以共齍盛。注。齍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
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

按粢卽齍字。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注曰。齍讀爲粢。
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全經内齍字。當以此例
之。此注上云齍盛。下云粢稷也。舂人齍盛之米。注云。
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簋。肆師表齍
盛。注粢六穀也。在器曰盛。明齍皆讀爲粢。全經之注。
義多彼此互相足。學者必統觀之。九嬪贊玉齍。注則云。
玉敦受黍稷之器。與說文合。皿部云。齍黍稷器。今本器上有在字。韻會引所以祀者。从皿。齊聲。小徐本無。
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
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

也。故齊桓公責楚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
子春讀爲蕭。爲當作從 蕭香蒿也。玄謂詩所云取蕭祭脂。郊
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旣奠然後焫蕭合
馨香。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
鄭大夫依或本作莤。大夫讀爲縮酒之縮。許叔重酉
部有莤字。許所據同大夫也。云禮祭束茅加於祼圭
而灌鬯酒。是爲莤。象神歆之也。從酉。從酒省也 從艸。引春
秋傳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莤酒。說略與大
夫同。杜子春讀從蕭。凡二本字乖異。而用一廢一。曰
從。如蕭或爲莤。鄭仲師從莤而讀縮。杜則從蕭。是也。

鄭君從杜蕭與茅爲二大夫許君茜茅爲一茜字又
見於毛傳云湑茜之也若王獻之辭中令帖云蓬茜
與蘭蕙齊榮蓋謂茜卽蕭字非是
腊人凡祭祀共豆脯注脯非豆實豆當爲羞聲之誤也
豆羞二字一在古音四部一在古音三部古多合用
不分
膴胖注鄭大夫云胖讀爲判杜子春讀胖爲版又云膴
胖皆謂夾脊肉又云禮家以胖爲半體
判版胖古音同在弟十四部兩讀爲疑當作讀如此
擬其音不必易其字其字從肉則正字也說文半部

胖字下曰半體肉也此用禮家說也膴字下曰周禮
有膴判判葢胖之誤倘云依鄭大夫易爲判則半部
不出胖字矣
注公食大夫禮曰庶羞皆有大有司曰主人亦一魚加
膴祭于其上內則曰麋鹿田豕麕皆有胖足相參正也
按此注今各本有司曰之上衍十二字內則曰之上
衍十三字皆誤以正義入注也膴與大是一胖與膴
是二詳見下文宋槧及明嘉靖本皆不誤
瘍醫祝藥注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
附著藥

此易其字而釋其音又釋其義也注病見釋名
以五氣養之注五氣當爲五穀字之誤也
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
緹齊五曰沈齊注杜子春讀齊皆爲粢乎謂齊者每有
祭祀以度量節作之
此鄭君不從子春所易字也正義備矣
二曰醫注醫之字從殹從酒省也今本酒作酉
今本酒作酉正義云從殹省者去羽從酉省者去水
故云從殹從酉省也此大誤鄭意此字俗用爲醫藥
字而其字上從殹下從酒省則四飲之一乃此字本

義也鄭不言從酒省殹聲者殹翳緊字在古音弟十
五部醫字古音在弟一部與內則臆字同物同音
注鄭司農說以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莤黍醴清莤粱
醴清莤或以酏爲醴漿水臆后致飲于賓客之禮有醫
酏糟糟音聲與莤相似醫與臆亦相似文字不同記之
者各異耳此皆一物
按今內則莤作糟疑是用周禮改也司農云糟音聲
與莤相似謂之相似則非一字也莤之本義當是艸
類從艸酒聲故沈重音子由反糟曹聲古讀如揫同
在弟三部糟是正字莤是假借字又云醫與臆音聲

亦相似。葢同在弟一部。醫是正字。臆是假借字。今本內則作醷者。俗製也。

酒正奉之注。故書酒正無酒字。鄭司農云。正奉之酒正奉之也。

按此鄭君從司農說增字也。

注。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澄酒是三酒也。

按鄭志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是三酒。何鄭荅。今解可去澄字。玉裁按鄭作注時謂澄酒之酒字。是三酒以別於上文玄酒之酒字。趙商不善

讀鄭荅語。葢忘其有澄字之意矣。而賈公彥徑云。本無澄字。有者誤也。是賈誤矣。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注。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政當爲正。正。謂夏正。

按此鄭君用杜說改政爲正下屬也。攷周禮全書。言正歲者。皆謂寅月。言歲終歲十有二月者。皆謂丑月。凡言歲者。皆謂夏正也。言歲十有二月。則爲夏正已顯明。不必加正字以混於全書內之謂寅月者。司農從故書掌冰政爲長。

籩人注。鄭司農云。熬麥曰麷。玄謂今河間以北。煑穜麥賣之名曰逢。

按此鄭以方言證司農義也。許君說文亦曰。讀若馮。馮與逢音正同。許時馮字已同今馮姓之音矣。

蔆芡㮚脯注。㮚與饋食同。鄭司農云。蔆芡脯脩。

按司農云之下。脫當言二字。謂蔆芡㮚脯當作蔆芡脯脩。脩。段脩也。㮚與饋食複。故易之。

糗餌粉餈注。故書餈作茨。鄭司農云。茨字或作餈。謂乾餌餅之也。

或作餈者。謂書亦或作餈也。司農從或本。

醢人菁菹注。鄭司農云。菁菹。韭菹。

按韭菹已見上文。不當二菹一物。此必韭華菹也之脫誤。說文。菁。韭華也。從艸青聲。用仲師說

茆菹注。鄭大夫讀茆爲茅。茅菹。茅初生。鄉師共茅蒩。杜子春云。蒩當爲菹。以茅爲菹。若葵菹也。或曰。茆。水草。杜子春讀茆爲茆。今本作丣卯誤。謂茆。今本作茆誤。鳧葵也。

按茆凡三說。鄭大夫易爲茅。釋之曰茅菹茅初生之菹。此一說也。或曰茆水草。此大夫所引或說。不改字。又一說也。杜子春以茆不見於經傳。易爲魯頌薄采其茆之茆。鄭申之曰鳧葵。又一說也。知鄭必申杜者。

若非杜說則鄭當云茆當爲茆鳧葵也且今本杜說讀茆爲卯殊不可通若云讀茆如卯亦當訓爲何物惟杜破字作茆則鳧葵之解已在其中鄭特明言之耳陸氏作釋文賈氏作正義時注文已譌繆又不知卯丣本二聲茆茆必二字誤認本一字故不能諟正魯頌釋文茆音卯北人音栁周禮釋文茆音卯徐音栁皆混茆茆爲一字泮水本是茆字訓鳧葵說文艸部可證茻昭音萌藻反則韋時茆已誤爲茆矣漢志冒茆於卯茆字僅見於此○又按杜不云茆當爲茆而云讀爲茆者古音卯聲丣聲同在弟三尤幽部凡

易其字而音韻同部者皆曰讀爲也

脾析注脾析牛百葉也

按說文膍牛百葉也既夕禮脾析注脾讀爲雞膍胵之膍膍析百葉也今本譌然則此脾亦當讀爲膍蓋漢禮家說定爲膍字故許君徑從之

豚拍注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謂脅也或曰豚拍肩也今河閒名豚脅聲如鍛鎛

按以拍爲膞卽讀拍爲膞也易其字訓爲脅此一說也或曰豚拍肩也者不易字而訓爲肩此又一說今河閒已下十字爲一句此鄭君援方言以證前說之是也河閒謂豚脅爲鎛則易拍爲膊訓脅宜矣膊訓薄脯膊之屋上非謂脅也而依河閒語言則字用膊訓脅可矣拍古音與膊鎛同鍛鎛者卽段氏爲鎛器也古段鍛通用○又按或曰豚拍肩也者拍不得訓肩此是讀拍爲髆說文曰髆肩甲也

菭菹注鄭司農云菭水中魚衣乎謂菭當爲箈箈箭萌考定當如是

按說文艸部曰菭水青衣也从艸治聲此先鄭說也然則先鄭本作菭後鄭易菭爲箈用爾雅箭萌之訓郭景純引周禮箈菹鴈醢用後鄭說也箈從竹怠聲

亦見說文而今本周禮經文作箈實混誤不成字注文譌脫今皆正之以質諸大雅

鴈醢注故書鴈或爲鶉杜子春云當爲鴈

按當爲之爲宜作從故書本不畫一杜從其長者也

酏食注鄭司農云酏食以酒酏爲餅乎謂酏餈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餈

按此鄭君破酏字從內則之餈也禖問志曰內則餈次糝周禮酏次糝又酏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餈無酏周禮有酏無餈明酏餈是一也故破酏從餈也鄭志甚明而內則餈注云此周禮酏食也此酏

當從餈謂周禮酏食之酏當從內則作餈亦與此注
合此注酏餈也當作酏當爲餈當爲者破字之例假
令無當爲二字則酏餈本非一物不得以餈釋酏
又按酏與餈皆粥也而酏薄餈厚小切狼臅膏與稻
米爲餈尤餈之至厚者說文鬻或作餰鬻也酏賈侍
中說爲鬻清鄭君注四飲曰酏今之粥酏飲粥稀者
之清也然則酏餰各物者析言之周禮謂餈爲酏者
統言之鄭云酏餈也不必增當爲二字此如毛詩傳
云棘棗也是統言說文竝朿爲棘重朿爲棗則是析
言且餰字今音諸延切古當讀衍平聲與酏雙聲故

周禮以酏爲餈也酏食之酏與四飲之酏異猶內則
羞糗餌粉酏之酏與黍酏之酏異

五齊注齊當爲齏

按此定爲聲之誤也故曰當爲

鹽人苦鹽杜子春讀苦爲盬謂出鹽直用不湅治

凡周禮苦讀爲盬者甚多故杜比例知之也

掌舍設梐枑再重注故書枑爲柜鄭司農云梐榱梐也
柜受居溜水湅橐者也杜子春讀爲梐枑梐枑謂行馬
乎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

此司農從故書作柜杜易柜爲枑鄭君從杜也司農
梐柜爲二物杜梐枑爲一物釋文榱戚疏關反按榱
字不當有此音非是關字有誤則戚本當作樞字通
俗文曰門機曰榱（依玉篇如此作廣韻集韻皆誤）湅橐湅讀如盥
漱之漱橐釋文當洛反讀爲上火不落下火滴沰之
沰廣雅磓沰磓也集韻沰當洛（今本譌各）切滴也受居溜
水湅橐者今之格霤是也謂霤水下其開漱之沰之
疏云湅蟲岳珂橐音妒葉林宗抄宋本釋文及宋槧
周禮橐當路反蠹皆讀橐爲蠹似非也會同之舍爲
壇不屋不應有榱及格霤等故後鄭從子春作梐枑
訓行馬也枑與柜形聲皆相似許君說文枑字下云

行馬也引周禮柜字下不引周禮亦是從子春說不
從故書

玉府共珠槃注故書珠爲夷鄭司農云夷槃或爲珠槃
司農從或本作珠鄭君從之也平原君傳歃血用銅
盤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注布泉也布讀爲宣布之布其藏
曰泉其行曰布

凡言讀爲者必易其字此未易其字而曰讀爲何也
雖未易其形而易其義也布字泉織爲本義宣布爲
引伸之義以布可舒卷而引伸之也鄭恐人疑經謂

布匹故舉引伸之義以易本義
財用之幣齎注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齎
鄭司農云齎或爲資今禮家定齎作資玄謂齎資同耳
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
此司農說禮家定齎當作資而鄭君非之謂二字皆
可用齎從貝齊聲資從貝次聲實一字也古字亦多
或者謂古字多或體如許君說文解字多云某或某
字者是也張守節云衛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按說文貝部資貨也
齎持遺也不云是一字似較鄭君爲長
司會以參互攷日成注故書互爲巨杜子春讀爲參互

按此易巨爲互也以此證之則梐枑之當爲梐枑更
無疑
司書受其幣使入于職幣注故書受爲授鄭司農云授
當爲受謂受財幣之簿書也
按此從司農以爲聲之誤而改之也
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注故書錄爲祿杜子春云祿
當爲錄定其錄籍
按此聲之誤從子春改字也
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
侯豹侯注故書諸侯則共熊侯虎侯杜子春云虎當爲
豹
按正義云虎侯是天子大侯不宜在諸侯熊侯之下
故不從也玉裁按司農從杜說故云王之大射虎侯
王所自射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
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
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此以虎侯爲最貴而說文
侯字下曰天子射熊虎豹服猛也諸侯射熊豕豕字譌
虎大夫射麋麋惑也士射鹿豕爲田除害也此從故
書諸侯則共熊侯虎侯以熊侯爲最貴天子諸侯同
之但今書經文天子侯以虎居首故杜知其最貴不

得爲諸侯之次侯許陞熊虎上然無解於諸侯與天
子弗殊也杜說爲長先後鄭皆從之○按許陞熊虎
上又增士射鹿豕者蓋參以鄉射記之說記曰凡侯
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
士布侯畫以鹿豕鄭君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
之鄉射及賓射當張五采之侯射人五正三正二正
是也大射則張皮侯司裘虎熊豹侯已下是也士不
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故不言士許君以大射燕射
之侯牽合爲說蓋鄭君未出以前舊說也○諸侯射
熊虎士射鹿豕小徐本鹿下無豕字誤移於熊虎之

閒大徐本諸矦熊豕虎士鹿豕亦非善本〇射人王以六耦射三矦注鄭司農云三矦熊虎豹也與許云天子射熊虎豹合然則周禮經文本作王大射則共熊矦虎矦豹矦作義疏者因司農說虎矦王所自射熊矦諸矦所射因堅虎於熊上耳非許君改易經文也司常熊虎爲旗熊在虎上射人注熊虎豹余仁仲本如是作疏者亦易爲虎熊豹余仁仲本蓋善本之存於宋時者

大喪廞裘飾皮車注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乎謂廞興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凡爲神之偶

衣物必沽而小耳

此鄭君不從故書作淫司農訓陳也書或作廞故鄭君從之爲之說如此說文曰廞陳輿服於庭也許所據周禮亦作廞與後鄭同訓陳與司農同

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齎注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今時詔書或曰齎計吏鄭司農云齎或爲資

此與許君齎訓持遺合

內宰以作二事注故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二事謂絲枲之事

此鄭君從杜定爲字之誤而改之也

淳制注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乎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咫與

此子春易敦爲純鄭依所據本作淳偁天子巡守禮以爲證也質人淳制杜云淳當爲純謂幅廣乎謂淳讀如淳尸盥之淳案乎謂淳之淳當作純蒙杜說而言賈疏云內宰注依巡守禮淳四咫此淳字亦誤聘禮注引朝貢禮純四只制丈八尺亦作純

閽人設門燎蹕宮門廟門注蹕止行者

按說文走部趩止行也從走畢聲足部無蹕字今周

禮皆作蹕惟大司寇釋文作趩

九嬪凡祭祀贊玉齍注故書玉爲王杜子春讀爲玉

此鄭君從杜謂字之誤而改之也篆體玉與王皆三畫惟玉三畫勻王上二畫相近不勻

女祝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注鄭大夫讀梗爲亢謂招善而亢惡去之杜子春讀梗爲更乎謂梗禦未至也

大夫子春皆易字鄭君不易也方言曰梗猛也韓趙之閒曰梗凡艸木刺人自關而東或謂之梗

典婦功內人女功之事齎注事齎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故書齎爲資杜子春讀爲齎今本作資誤鄭司農云事

貣謂女功絲枲之事。

按此故書作貣，子春易爲齎，而鄭君從之也。今本作杜子春讀爲貣，便是讀貣爲貣，不可通矣。外府注云，齎行道之財用也。掌皮注云，所給予人以物曰齎。此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亦當行道給予之，故杜易其字。司農則不易字，讀從故書作貣，其說曰事貣謂女功絲枲之事。大約諸家皆訓貣爲貸，訓齎謂持遺。分別與說文解字合。○釋文，事齎音資，本亦作貣。今本貣誤作求。按亦作貣者，乃依注改經之本也。

凡授嬪婦功，注，授當爲受，聲之誤也。

凡字之誤，聲之誤，易之例皆曰當爲。

辨其苦良。注，鄭司農苦讀爲盬。

毛詩鴇羽傳云，盬，不攻致也。四牡傳云，盬，不堅固也。杜子春於鹽人讀苦爲盬，謂出鹽直用不湅治。意義正同。依說文則盬爲河東鹽池，亦非正字也。鹽人苦鹽讀爲盬，而下文云鬻盬，鄭云湅治之。然則凡鹽之粗惡者爲盬，因以爲凡物粗惡者之名也。

典絲，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注，良當爲苦，句字之誤。

典枲，以待時頒功而授齎。注，故書齎作貣。

典婦功職杜讀貣爲齎，此不言杜讀者，鄭時書作齎而從之，亦是省文互見。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今本作綠誤衣，素沙。注，鄭司農云，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禮衣。屈者音聲與闕相似，禮與展相似，皆婦人之服。余謂狄當爲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褘衣畫翬者，揄狄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同麴塵，展衣。鄭司農云色白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爲襢。襢之言亶，亶，誠也。雜記曰，夫人服稅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者甚

衆，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作褖衣也。褖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褘，揄，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

按云褘揄狄展聲相近者，褘與翬聲近，翬本音在十三部，讀如熏，文微轉移最近，又入微，與褘聲同。后服刻繒爲翬形而采畫之，綴於衣。鄭意翬是正字，褘是假借字。許君說文褘字下云，蔽厀也。從衣，韋聲。周禮曰，王后之服褘衣，謂畫袍。亦以褘爲蔽厀正字，而王后褘衣特假借此字也。揄與搖聲近，揄本音在弟四部，侯蕭轉移最近，入蕭韻，與搖聲同。揄衣刻繒爲搖

形而釆畫之綴於衣鄭意揺是正字揄是假借許君說文作褕字云翟羽飾衣也從衣俞聲說本毛公字不從手亦不謂爲揺之假借狄與翟聲近狄本音在十六部翟本音在二部平聲而轉入聲則音同狄是以簡兮翟與籥爵韻二部也君子偕老翟與髢揥晳帝韻十六部也鄭意禮經翟是正字狄是假借展與襢聲相近鄭意從喪大記玉藻作襢爲正字作展爲假借毛傳曰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許君說文曰襄丹縠衣也亦本毛傳而字作襄從衣㠭聲今詩禮皆無此字葢漢時禮家師傳不一是以毛公作褕狄

褻衣而許君從之不與鄭同也今毛詩作揄展此又鄭箋之本不與許同釋文云揄字又作褕與許本合毛許馬融皆云展丹縠衣仲師始云展衣白衣而鄭君從之葢舊說周禮鞠衣黃綠衣綠素沙白則展衣爲丹色矣沙者沙縠言衣言沙不改字者互見則鞠衣黃縠爲之綠衣綠縠爲之以意揣之如是綠字之誤也者正義云綠與褖不得爲聲相近但字相似故云字之誤詩綠衣正義云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惟綠衣言色明其誤彼綠衣宜爲褖衣故此綠衣亦爲褖衣也然則周禮經文作綠甚明故鄭定爲字形之誤若本是綠字則緣褖皆彖聲當與禕揄狄展皆爲聲相近或當云聲之誤不得別爲字之誤矣自唐石經誤作緣衣而後人莫考爲舉正於此雜記作稅衣稅古讀如退與褖聲相近

縫人喪縫棺飾焉注故書焉爲馬杜子春云當爲焉

按此字之誤也

衣翣柳之材注故書翣柳作接槓鄭司農云接讀爲歰槓讀爲柳皆棺飾檀弓曰周人牆置歰今本作翣非也春秋傳曰四歰不蹕

此司農易接爲歰而引檀弓及春秋傳以證歰之義

也司農所據記傳字作歰今本記傳則皆作翣矣周禮注疏改牆置歰爲牆置翣則舛錯不倫宋槧本岳珂本皆作牆置歰喪祝注亦云四歰牆置歰歰者翣之假借字也經文翣字當亦是本作歰而後人改之

染人夏纁玄注故書纁作𡫴鄭司農云𡫴當爲纁纁謂絳也

此以𡫴不見於他經傳而易其字也冤聲在十四部熏聲在十三部聲略相似說文黑部有𪐫字云黑有文也從黑冤聲讀若飴登之登按𪐫卽𡫴字故書假借爲纁字也

屨人青句注句當爲絇聲之誤也絇謂之救（作拘者誤）箸舄屨之頭以爲行戒

按此依士冠禮作絇定爲聲之誤實則古假借字也絇謂之救者爾雅釋器文司救注云救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儀禮注絇之言拘也鄭自爲說故云之言此引爾雅云謂之）

夏釆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注鄭司農曰雜記曰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大夫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家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故書綏爲禭杜子春云當爲綏禭非是也玄謂明堂位曰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

之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今周禮作緌誤）則旌旂有徒（今周禮作是誤徒緌去旒也）緌者當作緌字之誤也緌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橦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生亦因先王有徒緌者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宋本岳本作緌誤）者今禮家定作蕤

按此杜易禭爲綏先鄭從之後鄭定綏當爲緌也故書作禭說文無此字惟禰字下有引爾雅禰禰禭之語而篆文無禭字釋文曰禭音維徐音遂㨿徐音疑本作禭或作旞說文㫃部旞即禭字全羽爲旞古羽旄多互言言羽而旄見言旄而羽見經云旞猶禮記云緌皆謂無旒也杜易爲綏似未解此司農偁雜記證杜說但綏緌二字古音同在十六部十七部閒而義各有當緌者下垂之意故系於冠纓爲飾者謂之緌旂旗之旄亦謂之緌鄭君雜記注云綏當爲緌讀如蕤賓之蕤字之誤也緌謂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明堂位注云綏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緌謂注旄牛尾於杠首皆與夏采注正合云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明冠緌字誤則旗緌之字誤可知子春司農習而不察不暇分

別綏緌之異也云今禮家定作蕤者漢時說禮家定從蕤字蕤者艸木花垂皃其音亦在十六部如玉藻緇布冠繢緌注云緌或作蕤是其證也玉藻音義曰緌本又作蕤是唐時禮記尚有作蕤者也

周禮漢讀考卷之一終

周禮漢讀考卷之二

金壇　段玉裁

地官序官遺人鄭司農云。遺讀如棄予如遺之遺。乎謂以物有所饋遺。

司農言讀如。非讀爲也。鄭君恐其義不明。因足成之。其實饋遺與遺棄古音不別。

媒氏注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今齊人名麴麩曰媒。

此舉方俗語證成其義也。司馬遷傳曰。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蘖當爲櫱。媒櫱猶酗釀。正與此

鄭注合。小顏亦曰齊人謂麴餅爲媒。此必漢書音義中舊說。徐仙民麩音去穢反。則麴麩讀麴塊。非櫱字也。讀魚列五結二反者非。

廛人注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說云。市中空地。乎謂廛民居區域之稱。

案此從杜易字。而不從其說。

泉府注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

外府注云。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說文曰。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而廢貝行錢。據許語。錢卽泉。秦時易名錢也。故金部錢字下曰。銚也。古田器。一曰貨也。然則錢之名不始於漢。檀弓注曰。古者謂錢曰泉。知漢時謂泉曰錢也。故書泉或作錢。葢假借錢字之肇端矣。

土馴鄭司農云。馴讀爲訓。謂以遠方土地所生告道王也。爾雅曰。訓道也。

案此經作馴。司農易爲訓。而說其義。又引爾雅證成之也。今周禮經文作土訓。注作訓讀爲馴。則引爾雅訓道也之語不相屬。葢其始或用注改經作訓。其既也復用已改之經改注。凡經典內如此者致多。向有說一篇言之詳矣。五帝本紀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

訓字。此正與周官合。馴與訓皆釋爲順。而周禮必易爲訓字。乃親切。說文曰。訓說教也。從言川聲。

丱人注丱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

案正義曰。經所云丱。是總角之丱字。此官取金玉。於丱字無所用。故轉從石邊廣。此極爲明析。丱之言礦。丱非礦字也。凡云之言者。皆就其雙聲疊韻以得其轉注假借之用。丱本古文卵字。古音如關。亦如鯤。引伸爲總角丱兮之丱。又假借爲金玉樸之礦。皆於其雙聲求之也。讀周禮者。徑謂丱卽礦字。則非矣。又或云與角丱之字有別。亦誤。至於說文卵字之下。本有

卝古文卵之云見五經文字九經字𢬵而今本删之石部礦字之下本無卝古文磺周禮有卝人之云而今本增之倘說文果如是則鄭注不當云之言正義不當云此官取金玉於卝字無所用矣詳見說文解字讀

餼人注故書餼作𩟄

案說文餼或從旣作𩟄疑今周禮旣下譌多火也特牲饋食禮注曰古文餼作糦周禮作𩟄

稾人注鄭司農云稾讀爲犒師之犒主冗食者故謂之犒

案稾木枯也从木高聲或作槁同俗本經文作稾則爲禾稾字矣宋本釋文大字作槁人不誤而小字云注音犒同苦報反陸氏謂稾犒皆苦報反也因其枯槁而潤之曰犒去聲猶因其勞苦而慰之曰勞去聲犒師字古祇作槁耳漢人作犒何休注公羊曰牛酒曰犒高誘注淮南曰酒肉曰餉牛羊曰犒漢斥彰長碑則從酒省作䣙然則先鄭舉時語時字以說古經不必改犒爲槁也

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注杜子春讀生爲性

性從心生聲古音性亦讀所庚切

其植物宜膏物注鄭司農云膏物謂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謂膏當爲櫜字之誤也蓮芡之實有櫜韜

案此鄭君謂爲聲之誤也膏高聲在古音二部櫜咎聲在古音三部二字雙聲楊柳之屬理緻且白究與膏形質不同不得命之膏也

五曰以儀辨等注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謂九儀

案儀字故書多作義全書之例見肆師鄭司農注

以求地中注故書求爲救杜子春云當爲求

案救從攴求聲古讀亦巨鳩切尚書器惟求舊漢石經作救舊尚書方鳩僝功說文人部作方救僝功救即救古攴與殳偏旁多通用然則周禮以救爲求古文假借字也

九曰蕃樂注杜子春讀蕃樂爲藩樂謂閉藏樂器而不作

蕃藩義異蕃艸茂也藩屏也此易其字以易其義鄭從之也

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注故書受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

此與典婦功同但此經文已易彼經文未易而出故

書於注全書體例不必畫一要使互見學者心知其意可也

五黨爲州使之相賙注杜子春云賙當爲糾謂糾其惡

玉裁謂賙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

此鄭不從杜說也漢時小篆蓋無賙字故杜易其字如易軒爲軓之比鄭君則取從貝周爲說恆心貴當所謂就其字之聲類攷訓詁捃祕逸也鄉師賙萬民之囏阨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說文無賙字許意蓋謂周是賙非其實論語周字是假借周禮賙是正字孟子作周不从貝

羞其肆

見夏官小子

小司徒以比追胥注胥伺捕盜賊也

案此當云胥讀爲偦而不言者互見

四丘爲甸注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

甸古音同陳陳乘雙聲衷甸見春秋左氏傳哀公十七年說文人部引作中佃一轅車也正義云甸之言乘也者欲見甸中出長轂一乘引傳者證甸得爲乘之義案賈疏非鄭意也稍人職丘乘注曰丘乘四丘爲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此注甸之言乘即其訓曰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猶讀如維禹敶之之敶也衷甸古音讀衷陳云讀如者但擬其音甸與乘雙聲因以知其訓曰乘稍人之乘即甸故此注云甸之言乘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注政當作征故書域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域

案說文戈部或邦也域或或字也口部國邦也蓋古二字本一字國與邦異部而雙聲杜必改邦爲域者邦者統詞域者別詞鄭云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

鄉師共茅蒩注杜子春云蒩當爲菹以茅爲菹若葵菹也鄭大夫讀蒩爲藉謂祭前藉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

玉裁謂蒩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

杜讀蒩爲菹易其字也菹酢菜也醢人茆菹鄭大夫讀爲茅菹茅初生可爲菹也　鄭大夫讀蒩爲藉欲易爲藉字考蒩本訓藉不必易爲藉也說文曰蒩茅藉也引禮封諸侯以土蒩以白茅云祭前藉者謂大祭祀以茅藉地猶之禾稾去其皮祭天以爲蒩　鄭君則云茅蒩即士虞禮之苴茅取黍稷祭取膚祭皆以此承藉既祭束而藏之苴蒩二字古通用皆藉也

鄭君與大夫同訓稍而說不同.

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注輦人輓行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

說文辵部連負車也從辵從車車部輦輓車也從車從扶在車前引之案連輦古今字許云負車者謂人輓車而行如負車然人與車相屬不絕故引伸爲連屬字耳部曰聯連也大宰注曰古書連作聯然則聯連爲古今字連輦爲古今字假連爲聯乃專用輦爲連巾車職及管子書輦字皆作連司農當云連今之輦字不當云讀爲輦此漢人以今字易古字之大例

也○注引司馬法云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此葢謂一人所需也夏后氏二十八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謂一輦載二十人若十八人十五人所需也周每人加二版二築故每輦僅容十五人所需止義不了○輓人之數不可知以說文扶字下云竝行也從二夫輦字從此輦字下云從扶在車前引之葢二人竝行輓一輦爾雅毛傳釋詩皆云徒輦者也.

纛

纛從縣毒聲說文作翳從羽殹聲俗作翿𠷎聲毒聲同在古音弟三尤幽屋沃燭部也雜記作翿爾雅作纛鄭君引之各從其柢.

及窆注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堋.禮記所謂封者.

此謂窆堋封三字雖異實一事也周禮作窆左氏傳作堋禮記作封皆謂葬下棺也堋從崩聲在古音弟六蒸登部窆從乏聲在古音弟七侵緝部封在古音弟九冬鍾部其音遞轉相近故朋俗讀如逢窆讀方勇切故禮記以封字代窆堋字也語言斂侈而字因之異焉不特異字同義實一語也故遂人注曰聲相

似說文穴部曰窆葬下棺也引周禮及窆執斧土部曰堋喪葬下土也引春秋傳日中而堋又曰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說與仲師同葢賈侍中諸君子說皆同也又曰虞書曰堋淫于家亦如是謂虞書假借此堋爲朋淫字引之以明六書之假借也說文作堋朋聲今周禮作堋崩聲傳寫小異也禮記下棺之封音家讀彼驗反與窆同音其餘封土之封如若見封之若堂斧皆不讀彼驗反虞仲翔注周易乃以不封不樹之封爲下棺然則周禮家人丘封之度亦當易爲丘窆矣.

以洍匠師注故書洍作叵鄭司農云叵讀爲洍洍謂臨視也

當云叵當爲洍字之誤也而云讀爲者叵與洍雙聲且叵即古位字於音亦爲同部也依說文叵部隷臨也則隷是正字經典多作洍作莅

廵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廵作述屯或爲臀鄭大夫讀臀今本作屯非也爲課殿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謂前後屯兵也乎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今書多爲屯從屯

故書廵作述者古音廵川聲古音川如春述朮聲同在弟十三諄文魂衛物沒部故故書作述今書作廵述訓

循廵訓延行皃義亦相近也屯故書或爲臀者屯聲殿聲古音同在弟十三部也鄭大夫杜子春皆從作臀之本鄭君則曰今書多爲屯從屯故其說義不同今本周禮注鄭大夫讀屯爲課殿誤臀與殿同聲故大夫子春皆易臀爲殿字而其說殊大夫易爲課殿之殿者課殿謂課試居殿漢書音義項岱曰殿負也冣善也韋昭曰弟上爲冣極下曰殿又曰下功曰殿上功曰冣然則少斷謂廵其怠玩者也子春易爲在後曰殿之殿者軍在前曰啓在後曰大殿經雖兼言前後然古人前後本末多無定稱是在前護衛者亦可謂之殿也鄭君從屯爲說云車徒異部則讀如今云屯兵屯田之屯矣

賙萬民之囏阨注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

見上

鄉大夫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注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乎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

頌容古今字漢時以容爲容皃字則以頌專爲雅頌字子春破和容爲和頌釋之曰謂能爲樂也葢以樂歌對下文樂舞爲言鄭不從也　舞從舛無聲故書

以無爲舞古文假借字也鄭從杜說　馬季長論語注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此和當是衍字容有威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也五曰興武與舞同也玉裁案四曰和頌馬從杜易字也五曰興武馬本與故書作無者不同以舞訓武則用杜說而不從杜字也與舞同者皇侃云射容與樂舞趣與相會進退同也

黨正以歲時洍挍比

案周禮全書比挍字極多皆當從手夏官校人注曰校之爲言挍也主馬者必仍挍視之挍視即比挍也

以挍釋校可證全書多從手惟校人字從木校本訓木囚而鄭君因明其音之相同義之假借也校人音義曰校戶敎反字從木若從手旁作是比校之字耳今人多亂之語甚明析張參五經文字手部云挍經典及釋文或以爲比校字字書無文考說文雖有校無挍然因此遂廢挍字則鄭君校人注何可通乎石經版本紛錯不一故定其說於此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注月吉每月朔日也故書上句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爲正月吉書亦或爲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

故書或無事字故杜易政爲正下屬讀之杜又云書亦或爲戒令政事句絕鄭君從此不從彼者彌親民者於敎亦彌數州長正月之吉讀法黨正四時孟月吉日讀法族師則每月吉日皆讀之於義爲長不得族師轉同於州長也

春秋祭酺亦如之注酺者爲人物烖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從(今本作爲)酺乎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

故書酺步兩有杜從酺不從步今本作杜子春云當爲酺者非也鄭君引校人馬步之文以見步之亦可從而蝝螟之酺人鬼之步分別異字未聞其詳

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暨(今本作既)比則讀灋注故書暨爲既(今本作既爲暨)杜子春讀政爲征既爲暨(今本作暨爲既)

案杜讀政爲征而鄭君曰政若州射黨飲酒也則不從杜說也杜子春讀既爲暨而鄭君曰祭祀役政喪紀四者及比(共爲五者)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及訓暨則從杜說也或從或不而皆存其說者以竢後之人有攷也故書作既杜易爲暨鄭君依以正經文今各本以注改經以經改注遂使及訓不可通矣經謂當

案比時讀法不在既案比後也公羊傳曰會及暨皆與也

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注故書或言觵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觵撻罰之事

案所以必從杜者嫌觵撻之外別有罰事也

封人置其絼注鄭司農云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乎謂絼字當以豸爲聲

絼字從系豸聲音直氏反漢時謂之雉古音豸在十六支佳部雉在十五脂微部部分最近又雙聲故司農曰名同也晉大子申生雉經而死葢謂以繩自縊

也釋文曰緌本又作紖案少儀牛則執紖祭統君執紖鄭君此注曰字當以豸爲聲正謂不當從禮記以引爲聲也鄭意蓋駁說文說文糸部有紖無緌

舞師教皇舞師而舞旱暵之事注鄭司農云皇（當作䍿）舞蒙羽舞書或爲䍿（當作皇）或爲義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帔

說文羽部云䍿樂舞以羽翿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從羽王聲讀若皇案此用鄭司農說也或曰侍中說亦如是與樂師注曰故書皇作䍿鄭司農云䍿（今本作皇誤）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䍿讀爲皇書

亦或爲皇是則仲師叔重皆從䍿此舞師注當云鄭司農云䍿舞蒙羽舞書或爲皇鄭君經文從皇引仲師說則先䍿後皇今本淺人所改也䍿次設皇邸鄭司農云皇羽覆上玄謂染羽象鳳皇羽色蓋掌次故書亦作䍿或爲皇故兩司農說異樂師職後司農云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是後司農謂其羽似鳳皇色故定從皇也書或爲義說未聞

牧人陰祀用幽（今本作黝）牲毛之注鄭司農云幽（今本黝）讀爲黝（今本幽）黝（今本幽）黑也

案經文注文當如是今本經作黝注幽黝互譌由或以注改經復或以巳改之經改注之故也守祧職云幽堊之注鄭司農幽讀爲黝黝黑也引爾雅地謂之黝今本譌舛與此正同釋文兩云黝司農音幽然則其誤在陸氏巳前矣說文幽隱也幽有黑意不得徑訓黑也玉藻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鄭君云幽讀爲黝黑謂之黝以禮記證周禮事甚顯白雜人注陽祀用騂陰祀用黝不作幽又其證也

玉裁又案小雅隰桑有幽毛傳幽黑色也然則幽黝古今字先後鄭皆以今字讀古字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故書毀爲甈尨作龍（今本龍作厖依宋本岳本正下龍字同）杜子春云甈當爲毀龍當爲尨尨謂雜色

不純毀謂副辜侯禳除毀殃咎之屬

案此皆字之誤也甈毀相似龍尨相似巾車龍勒龍駹也駹車故書駹作龍玉人上公用龍龍當爲尨然則經文尨雜字多作龍

牛人以授職人而芻之注職讀爲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

以職爲樴同音假借字也說文木部曰樴弋也（說文杙作弋）牧人授充人繫之充人繫祭祀之牲牷繫必有杙故謂牧人充人爲樴人也

軍事共其槁牛注鄭司農云犒師之牛

案此經文作槁注作犒與序官槀人同唐石經經文作槁是也釋文及各本經文作犒非也宋本注作槁師亦非也漢人注經之例經用古字注用今字如經濟注泲經眡注視經示注祇經槁注犒經齍注粢經媺注美經匶注柩經于注於其大較也學者以此求之思過半矣

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

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注故書廛或作壇郊或爲蒿稍或作削鄭司農云壇讀爲廛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杜子春云蒿讀爲郊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玄謂廛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一作里居誤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士田也

古音廛壇同在弟十四部蒿郊同在弟二部稍削亦同弟二部士仕同在弟一部鄭君所謂字之聲類也鄭君從司農壇讀爲廛而說不同說文广部亦曰廛二作誤一畝半一家之居稍說文邑部作䣓云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從邑肖聲周禮曰任䣓地在天子三百里之內案今周禮無䣓字疑注云故書或作削削即䣓之譌字鄭君從稍許從䣓大宰家削之賦音義云本又作䣓

唯其桼林之征二十而五注故書桼林爲漆林杜子春云當爲桼林

經注當本如是依說文桼木汁可以鬃物也漆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也然則故書作水名字杜易之宜矣陸德明本作桼林不誤其云本又作漆者即今俗本經作漆注中桼漆字互換是也汲古閣本云當

爲桼林勝於他本攷巾車注文桼字十一見字皆作桼今本錯出漆字知漢人鬃桼字不從水今禮記左傳從水作者自是後人誤寫耳

遺人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　野鄙之委積以待羈各本作羇俗字也旅注故書艱岳本如是此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證也阨作摙阨羈作寄杜子春云摙阨當爲囏阨寄當爲羈

說文堇部堇黏土也艱土難治也從堇艮聲囏籀文艱也從喜周禮故書作摙摙見說文手部負連也於此不可通故子春易之不易爲艱而易爲囏者揆鄉師有囏阨之文故知當從籀體連阨言之以見同鄉師

也。一說當是故書甈作抏亦從手杜據鄭師改從自抏易奇爲羈。亦依字之聲類。○攈岳從木作櫕。葢非。釋文及集韻二十八山皆從手。

均人公旬注。公事也。旬。均也。讀如⿱𤇾田⿱𤇾田原隰之⿱𤇾田。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

均說其義。讀如𤰈說其音也。𤰈𤰈今詩作勻勻。𤰈從田。熒省聲。熒在弟十一庚耕清青部。旬勻在弟十二眞臻部。二部古時合用也。易坤爲均。亦有作爲旬者。則旬讀爲均。此周禮旬亦讀爲均也。內則旬而見。鄭讀均而見。古文鈞字作銞。說文袀字。他書作袀。筍字。今作筍。知旬勻古通用不別。

周禮漢讀考　卷二　七

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注。中。中禮者也。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從今本作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

此鄭君從今書作中。杜從故書作得也。當從今本作當爲誤。杜鄭說各異。其實中得雙聲。兩皆可從。惠氏九經古義曰。三倉曰。中。得也。史記索隱封禪書云。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勝之尚公主。不相中。皆訓爲得。呂覽云。禹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高誘曰。中。猶得。然則中失猶得失。故鄭不改字。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注。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杜子春云。遊當爲猶。言雖貴猶學。

此鄭不易字。杜改字也。後杜說者。存其說也。杜意謂遊爲聲之誤。

王舉則從。注。舉。猶行也。故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從今本作爲非與。謂王與會同喪紀之事。

此鄭君從今書作舉。杜從故書作與也。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注。故書隸或作肆。鄭司農云。讀爲隸。

此司農據作肆之本易爲隸也。

周禮漢讀考　卷二　六

保氏九數。注。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句股也。

賈公彥云。今有重差句股也者。此漢法增之。馬氏注以爲今有夕桀。夕桀亦是筭術之名。與鄭異。玉裁案注疏本如此。重差卽差分。句股卽旁要。司農無夕桀。馬融干寶注乃云今有夕桀。見少儀疏。陸氏云。夕桀二字非鄭注。賈氏云馬與鄭異。葢釋文本有夕桀二字而辨之。孔賈本無夕桀二字而引之也。陸云夕音的。沈祥易反。案以音的求之。其字當是本作勺。讀爲斟酌之酌。沈作朝夕字。非陸音的亦非也。桀當爲椉。

媒氏純帛無過五兩。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

云實緇字也者俗謂爲純絲字實則緇字也緇字作
純者菑古文緇以才爲聲作紂篆作紂純篆作純隸
作純形略相似是以誤爲純字也說文無紂字葢失
之

司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儥注儥買也

案說文人部儥見也鄭訓買後文又訓賣皆見之義
也儥覿古今字鄭氏儥音笛

展成奠賈注展之言整也奠讀爲定整餝會者使定物
賈防誑豫也杜子春云奠當爲定

案讀爲定者就其聲類而易其字義也當爲定者直

謂爲字誤聲誤而改之也其意不同故兼存之誑豫
謂大其賈去聲相欺誑豫猶大也豫象之大者因之凡
大皆曰豫淮南書曰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史記循
吏列傳子產相鄭市不豫賈魏都賦不鬻邪而豫賈
司馬貞李善賈公彥皆不得其解

上旌于思次注思次若今市亭也鄭司農云思辭也依說文之例則辭當作詞次市中候樓也玉裁謂思當爲司聲之誤也
賈疏云下云介次不得爲辭明思不得爲辭直是思
司聲同故誤爲思也此思司聲同不得爲字誤今有
本云字聲之誤兼行字者讀得云思當爲司字字絕

讀之乃合義也案據疏知賈本本無字字無者爲長
注例當爲某之下未見有贅字字者也今本注內有
字字淺人增之

市師涖焉注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立當爲涖涖視也

鄉師云立讀爲涖此云當爲涖案古者立位同字則
讀立爲涖卽讀位爲涖也後世立位二字韻部迥別

辟布者注故書辟爲辭鄭司農云辭訟泉物者也玉裁謂
辟布市之辠吏考實諸泉入及有遺忘

辭辟二字音不相涉司農從故書作辭鄭君從今書
作辟

害者使亾注害害於民謂物行沽者

案行今俗所謂行貨不精者也音遐孟反者非如字
及胡剛反是也方言注謂之行𢽀今譌爲抒𢽀唐書韓琬
傳謂之行濫今行譌汙沽猶也沽釋文作苦音古宋本岳本周禮皆作沽

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注故書附爲柎杜子春云當爲附

案附麗字周禮多作付此作柎皆假借字也高宗肜
日天既付命正厥德今文尚書作附命說文訓附爲
附婁訓坿爲益也似以坿爲附麗正字

質人壹其度量淳制注杜子春云淳當爲純純謂幅廣

制謂匹長也。𤣥謂淳讀如淳尸盟之淳。
見內宰。𤣥謂淳當作𤣥謂純。仲杜說也。讀如淳尸盟
者擬其音也。
邦國基。
士虞禮注曰。古文朞皆作基。
廛人絘布總布。注。鄭司農云。絘布。列肆之稅布。杜子春
云。總當為儳。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𤣥謂總。讀如租穟
之穟。總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
依司農說。則絘當為次。釋文云。本或作次者是也。總
當為儳。杜蓋謂為聲之誤。二字雙聲也。鄭君不改字。
周禮漢讀考　卷二　圭
讀如租穟之穟者。擬其音耳。非讀為也。租穟當是組
總之譌。見巾車職。轉寫譌從禾也。
凡珍異之有滯者。注。故書滯或作廛。鄭司農云。謂滯貨
不售者。官為居之。貨物沈滯於廛中。不決。民待其直以
給喪疾。而不可售買賤者也。廛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
可居以畜藏貨物者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則天下之商。皆說而願藏於其市矣。謂貨物儲藏於市
中而不租稅也。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
不售者。官以法為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廛。𤣥謂滯。讀如
沈滯之滯。珍異。四時食物也。不售而在廛。久則瘦臞腐

敗。為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
司農從廛。謂物滯於廛中者曰廛。鄭君從滯。云滯讀
如沈滯之滯者。不獨擬其音。亦取其義同也。
買師凡國之賣儥。注。儥。買也。故書賣為買。
此從今書作賣也。必從今書者。儥雖可訓賣。但此經
以官斥賣為言。則賣在上。價在下。訓買為長。不當云
買賣也。
胥襲其不正者。注。故書襲為習。杜子春云。當為襲。
案總典習襲二字同音。多通用。
泉府斂市之不售。
周禮漢讀考　卷二　圭
案售者。讎之俗字。不當施於經文。當改正。
貨之滯于(今各本作於)民用者。注。故書滯為癉。杜子春云。癉
當為滯。
案滯或為癉。或為廛。此古十四部與十五部合韻最
近之理。
買者各從其抵。注。鄭司農云。抵。故賈也。𤣥謂抵。實柢字。
柢。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也。
案云實柢字者。猶媒氏云純實緇字也。才聲誤為乇
聲。從木誤為從手。其理一也。說文曰。柢。木根也。韓非
解老曰。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木之所以建生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注鄭司農云鍵讀爲蹇管謂籥也鍵謂牡

案鍵讀爲蹇此不可通非讀如之譌則經文本作蹇注文本作蹇讀爲鍵之譌也月令老子等書皆有鍵字不必司農擬其音然則經文本假借蹇字信矣

正其貨賄注正讀爲征征稅也

司關國凶札注鄭司農云凶謂凶年饑荒也札謂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爲札春秋傳曰札瘥夭昏

越人謂死爲札鄭方俗語言以證之也又引春秋傳以證之鄭君於大宗伯云札讀爲截案札古文假借

字呂忱字林乃有死字從歹乚聲

掌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注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

說文巾部帑金布所藏之府也從巾奴聲案此字乃都反亦讀湯蕩反古音弟五魚虞模部其入聲爲藥鐸弟十陽唐部其入聲亦爲藥鐸是以奴聲而以湯蕩反之也帑者藏金布之府引伸爲函器吳越春秋甘蜜九欓郎此字帑言英者謂畫也榮而不實謂之英故凡華飾謂之英鄭風重英魯頌朱英皆是也

遂人以興鋤利甿注鄭大夫讀鋤爲藉杜子春讀鋤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

案此可不易其字直云鋤藉也助也合於詁訓之法說文耒部鋤字下曰商人七十而鋤鋤耤稅也從耒助聲引周禮以興鋤利萌耤字下曰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耤然則耤藉一字也許君以耤訓鋤勝於杜鄭之易字許先偁商人七十而鋤釋之曰耤稅也者此發明孟子之義孟子言稅法也後引周禮者周禮之興鋤不言稅但謂民人自相借力佐助故許君以爲引伸之義

甿字作萌說文爲勝許君民部曰民衆萌也萌而無

識也（韻會引此五字）有漢人謂民爲萌如列女傳斂小器投諸台言取郭外民內之於城中也霍去病傳及厥衆萌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皆可證淺人改說文衆萌爲衆氓非也今周禮遂人甿字凡七遂大夫一旅師一鄭君注云變民言甿異外內也甿猶懵懵無知貌也以宋本周禮音義（致甿亡耕反）詩衛風正義白帖廿二廿三所引周禮皆作氓訂之知開成石經詩禮字始作甿以氓爲亡民而改之也但以漢人訓詁之法求之必當曰變民言萌萌猶懵懵艸木始生曰萌故訓曰懵若氓則毛傳說文訓曰民也鄉遂孰非民者而乃

云異外內乎。然則唐初周禮本作氓，後改爲甿。實則漢時周禮本作萌，後改爲氓。白帖二十二二十三引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彊予任氓以與耡利氓旅師新氓之治字皆作氓不作甿開成石經皆作甿詩氓之蚩蚩石經亦作甿正遂氓爲亡民也詩禮作甿自唐石經始所當更正

以上均平政。注：政讀爲征。

與其施舍者。注：施讀爲弛。

及窆。注：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塴，皆葬下棺也，聲相似。

見鄉師。案：釋文作及竁，云：劉昌宗昌絹反，穿也。劉本大誤，與注不相應。或云注有給墓上事及竁之文，竁宋本作竁然竁爲穿地，窆爲下棺，事各不同。致役爲墓上事及竁陳役爲窆，蓋六遂分任其役也。

遂師施舍。注：施讀亦弛也。

亦者，亦遂人職而言。

庀其委積。注：故書庀爲比，鄭司農云：比讀爲庀。庀，具也。

釋文曰：庀又作庇。案：說文有庇無庀，疑庇庀一字也。

如妣籀作妣。

蜃車之役。注：蜃，禮記或作槫，或作輇。

辰聲在古音十三部，專聲、全聲在十四部，合韻最近。

比敘其事而賞罰。注：鄭司農云：比讀爲庀。

見上。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注：鄭司農云：耡讀爲藉。杜子春云：耡讀爲助，謂相佐助也。玄謂：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

鄭君說與遂人異者，以經文言于耡，則耡必有其地，故訓爲里宰治處，以漢街彈之室況之。又云：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則遂人耡字其本義，里宰耡字其引伸之義也。放讀如公羊傳放於此乎之放。

旅師而用之。注：而讀爲若，聲之誤也。

而如若一聲之轉。宋本作讀實若實，蓋日之誤曰譌

日，又譌實也。讀曰與讀爲同。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注：丘乘，四丘爲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

見小司徒。

委人掌斂野之賦句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注：所斂野之賦，謂農圃山澤之賦也。

今人於經文誤斷其句。

以甸聚待羈旅。注：故書羈作奇，杜子春云：當爲羈。

遺人職作奇，古音奇、羈同在十七部，同轉入十六部也。

凡其余聚以待頒賜注余當爲餘聲之誤也

桼此葢亦古文假借字職方氏昭餘祁淮南子作昭余祁說文亦作余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政讀爲征

與其施舍注施讀亦爲弛也

亦者亦遂人遂師而言岳本無亦字

草人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注故書騂爲挈墳作坌杜子春挈讀爲騂謂地色赤而土剛强也鄭司農云坌今本作墳壤多坌鼠也玄謂墳壤潤解

說文馬部無騂字徐鉉新附字作騂云從馬觲省聲

桼土部曰垟赤剛土也從土解省聲此周禮艸人騂剛正字且牧人騂牲魯頌騂剛皆叚借用從土之垟今皆從馬則爲倒置故書作挈剛杜子春易挈爲垟必依其聲類矣唐韻垟息營切非也鄭司農云坌壤多坌鼠也此依故書作坌如其字解之今各本云墳壤多坌鼠殊誤鄭君則依今書作墳釋墳壤爲潤解潤訓墳壤訓解別於勃壤爲粉解

稻人以溝蕩水注杜子春讀蕩爲和蕩謂以溝行水也和蕩如滌器之盪搖動而令之去也李軌吐當反

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注鄭司農說芟夷以春秋傳曰芟夷薀崇之今時謂禾下麥爲夷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

桼夷字各本作荑从艸惟常熟錢求赤所藏宋本作夷與注合其所載音義亦無荑音夷三字葉抄釋文大字荑之小字缺葢大字本作夷小字當作一音薙然則今本經典釋文有者淺人增之也雉氏注書雉或作夷夏日至而夷之月令注引夏日至而雉之然則夷即雉字鄭司農於此云今時謂禾下麥爲夷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於夷氏曰今俗閒謂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文互相足

土訓注若云荊楊地宜稻幽并地宜麻

釋文麻如字一本作糜注疏本又誤糜李及聶氏亡皮反玉裁以李聶之反語訂之則當云一本作𪎭也𪎭從黍麻聲或省作糜是以誤糜

山虞物爲之厲注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

桼厲列迾三字古通用

注尚柔刃也

桼刃韌古今字賈疏作堅刃是賈本作刃也岳本因之陸本作忍故釋文曰忍音刃攷工記注則刃白且明也亦疏作刃釋文作忍音刃

角人注骨入桼浣者受之以量

案浣當作垸字之誤也說文土部曰垸以桼和灰丸而髤也從土完聲許云灰者謂骨灰也通俗文燒骨以桼曰垸巾車注杜子春曰軟讀爲桼垸之桼直謂髤桼也

羽人凡授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縛注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緷其名音相近也一羽則有名蓋失之矣（岳本有則）音相近者謂箴與審縛與摶緷與縛皆相近也惟一羽有名不如周禮說長

掌葛以權度受之注故書受或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當爲受之爲當作從

廩人以待國之匪頒注匪讀爲分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

案匪頒字始見於大宰九式注鄭司農云匪分也此則從讀匪爲分與仲師說小異亦令互相足也非字有分背之義微與文二韻字多互轉匪得讀爲分猶蕡分聲得讀爲微也

注稍食祿稟

案稟賜穀也筆錦反與倉廩字義別各本稟作廩以

宮正內宰掌固等注正之司稼注賙稟其艱阨宋本岳本作賙廩與此同誤

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

及聲在古音弟七部妾聲在古音弟八部聲類同也

舍人注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

疏云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者此喪大記文但喪大記注士沐粱蓋天子之士士喪禮諸侯之士沐稻又云差率而上天子沐黍案沐稻沐黍皆賈氏備引鄭義耳鄭此注引喪大記無嫌士爲天子士也岳本據疏改士沐粱爲士沐稻非是

稾人

汲古閣本作稾錢求赤所藏宋本作槁實一字也皆不誤岳本作犒與序官異體非也凡經用古字注用今字槁犒古今字也

掌共外內朝宂食者之食

說文宂椒也引周書宮中之宂食案周書蓋周禮轉寫之誤宮中之宂食似涉校人宮中之稍食而誤古人亦時有筆誤也

周禮漢讀考卷之二終

周禮漢讀考卷之三

金壇　段玉裁

春官序官眡瞭三百人注眡讀爲虎眡之眡

說文曰眡古文視可無注而言其讀者周禮一經凡眡字多以比類爲訓嫌此與彼同故明之

韎師注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讀如味食飲之味杜子春讀韎如（今本作爲）菋荎著之菋玄謂讀如韎韐之韎

說以東夷之樂曰韎者此言其義也讀如味食飲之味讀如菋荎著之菋讀如韎韐之韎皆擬其音韎韐字從韋末聲依子春讀菋司農讀味似經文韎師字當從未聲矣鄭君則曰韎師字形聲皆與韎韐同

鞮鞻氏注鞻讀爲屨鞮屨四夷舞者屝也（今本屝上有所字文選魏都賦注引無說文曰屝履也儀禮曰繩菲者繩屨也不當有所字）

讀爲屨依岳本他本作讀如屨非也下文云鞮屨是知其必作讀爲矣鞮屨謂革屨也（鞻字當是本作婁而從鞮字加革旁說文走部作趧婁是古本也）

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注故書吉或爲告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非是當爲吉禮書亦多爲吉禮

案此字之誤也禮記尹吉卽尹告之誤周易后以施

命誥四方王弼本作誥四方亦是字誤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注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實柴或爲賓柴

案此亦字之誤也

五祀注故書祀作禩鄭司農云禩當爲祀書亦或作祀

說文曰祀或從異作禩司農以正字改或字故云當爲祀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故書疈爲罷鄭司農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玄謂疈疈牲胷也疈而磔之謂磔禳及蜡祭

司農從故書作罷故以披釋罷古音罷讀如婆披讀如坡二同聲類鄭君從今書作疈釋以疈牲胷披在古音弟十七部疈在弟一部而雙聲說文刀部曰副判也引周禮副辜祭又云疈籒文副許亦從今書葢本賈侍中與桀部曰磔辜也與二鄭皆以磔釋辜

以荒禮哀凶札注札讀爲截截謂疫癘（宋本岳本作厲）

札字已屢見矣此乃云讀爲截者互見也

以襘禮哀圍敗

注云同盟者合會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災故是其類案此則經文襘字當爲

會。小行人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同也。女祝注。除災害曰禬。凡以神士者注。此禬讀如潰癰之潰。各隨文解之。

侯執信圭。注。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葢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

玉裁按。信古伸字。伸圭躬圭同像人形爲瑑飾。而伸圭人形直。躬圭人形微曲。躬或從弓。取鞠窮意也。

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注。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羣神禮爲小禮。

案羣神。對大神大鬼大祇言也。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爲大禮。羣神祭祀爲小禮。小宗伯云。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注云。小禮羣神之禮。是也。肆師職所云大祀者。大禮也。次祀小祀者。小禮也。今羣神皆譌羣臣。自賈氏作疏時。已依誤立說。○又按下文注。郊有羣神之兆。賈疏不誤。而余仁仲本岳本注疏本。皆作羣臣。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注。果讀爲祼。

案此古文假借字也。祼從示果聲。古音在弟十七歌戈部。鄭君云。祼之言灌。祼與灌雙聲。非祼音同灌也。

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注。頒讀爲班。

見大宰。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

立位同字者。謂別無位字也。古文春秋經者。漢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篇是也。謂左氏春秋也。志以古經十二篇。別於公羊穀梁二家經十一卷。說文曰。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

兆五帝於（當作于）四郊。注。兆爲壇之營域。

說文土部。垗時也。爲四時界。祭其中。引周禮垗五帝於（亦作於）四郊。從土。兆聲。案許書兆。分也。垗。祭時。今周禮祭時字作兆。不從土。

辨六齍之名物。注。齍讀爲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

見甸師。

以秬鬯渳。注。杜子春讀渳爲泯。以秬鬯浴尸。

渳。說文從水弭聲。古音在十六部。泯。說文不載。從水民聲。在十二部。杜以雙聲易其字也。泯取泯滅之義。以秬鬯浴尸。其中泯滅然也。許叔重云。渳。飲也。按許義葢亦周禮說。謂以秬鬯實尸口鼻。如飲之然也。許不從杜。（今俗語謂近口少飲曰泯）

甫毳今本作竁注鄭大夫讀毳今本竁皆爲穿杜子春讀毳今本
竁爲竁今本毳皆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竁聲如
腐脃之脃依釋文及岳本
經文本作毳字大夫易爲穿字子春易爲竁字穿與
毳雙聲竁與毳疊韻皆謂葬穿壙也竁字恐其音義
不顯故以今南陽語言證之南陽名穿地爲竁其義
也竁聲如腐脃之脃其音也此與醢人注今河間名
豚脅聲如鍛鎛文法正同子春正用南陽語耳後人
用子春語改經文作竁則又將注文毳竁互換而文
義不可通矣或疑說文穴部云竁穿地也從穴毳聲

引周禮大喪甫竁則周禮經文故作竁不作毳玉裁
謂叔重用子春已改之經文鄭君從故書之經文各
不同也假令鄭君依杜改易經文則其注必云竁故
書作毳鄭大夫讀爲穿杜子春讀爲竁矣聲如腐脃
之脃釋文以爲脃七歲反舊作如腐脺之脺脺者牛
羊脂沈重謂不當施於此但脃字字書所無惟有膬
字音千劣反與劉昌宗脃音清劣倉沒二反相合似
作膬爲得也此條音義大旨如此沈云字林已下廿一字卽陸所云舊
作脺誤也案如沈解已下十九字則讀釋文籑記之語外誤尤甚非陸語古去入不分七
歲千劣二反卽一音也脃膬音義皆相近陸云字書
有膬無脃攷說文皆有之脃少耎易斷也膬耎易破
也李善注魏都賦注七發分引之臧氏琳云從易破
之訓爲親切當作膬爲長

肄儀爲位注肄習也故書肄爲肆儀爲義杜子春讀肆
當爲肄義爲儀

案肆當爲肄字之誤也義讀爲儀見肆師鄭司農注

肆師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珥當爲
衈玄謂祈當爲進禨之禨珥當爲衈禨衈者釁禮之事
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
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衈皆於屋下割雞

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是禨謂羊血也小子職曰掌珥
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亦謂其宮兆始成時也春秋僖
十九年夏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鼻
以衈社也

此云故書祈爲幾小子職注云春官肆師職祈或作
畿云或是故書有作畿者也幾畿字古多通用詩如
幾如式亦作如畿禮記雕幾讀雕畿是也子春從祈
依小子職也鄭君改爲進禨之禨者玉藻沐畢進禨
此禨卽說文之既字嘰字許君皆云小食也釁屋刲
羊血僅流于前乃降以少許血飲屋如進小食然故

云當爲進禨之禨小子職祈或爲刉士師職作刉鄭君云刉當爲正字說文刉劃傷也此亦與刲羊血僅流意合而血部又有𧗝字云以血有所刉涂祭也從血幾聲然則禮家有定此字作𧗝者○子春云珥當爲餌鄭君不從云當爲衈者餌字於義不相關故依雜記公羊傳作衈刲羊爲刉割雞爲衈小子士師注皆曰毛牲曰刉羽牲曰衈本雜記也鄭司農注小子從珥云牲頭祭也說文無衈字然則許說周禮蓋同先鄭與公羊傳衈社今本作血社誤郭景純注山海經引作衈社音釣餌之餌

須于職人注職讀爲樴樴可以繫牲者此樴今本作職人謂充人及監門人

見牛人監門人者司門云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是也

祭之日表齍盛告絜注故書表爲剽剽表皆謂徵識也故書作剽今書作表故書假借字今書正字也表粢盛者謂如周公盛魯公燾羣公溓各以小旗書某公之食爲表識也徵識說文作徽識本謂司常九旗之屬表粢盛象此而又細

共設匪罋之禮注公食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罋簋實實于筐匪其筐字之誤與說文匪飯器筥也匪器似竹匧篚黍稷方器也以黍稷實於飯器猶爲相近匪則禹貢以盛乎纁織文織貝周書以實乎黃者故鄭君辨正之而其下又云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或者匪以致饗按掌客云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注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鄭意謂酬幣侑幣皆當實於匪經文匪罋槩栝之詞如此則匪可無改匡

用牲于社宗則爲位注故書位爲涖杜子春曰涖當爲位書亦或爲位

見司市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注故書功爲工鄭司農工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爲敵所得

案此古文假借字

祭表貉注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

貉百古音同在弟五部祭貉不得其解於義求之當爲禱氣勢增倍則於音當易爲十百之百也後世用

兵云假伯者伯同百

治其禮儀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

此爲全經發凡起例也尚書多用誼爲義字

鬱人注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築以煑之焦中停於祭前

今各本貫築之閒有爲字賈疏曰司農云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者未知出何文案說文鬯部鬱字下曰芳艸十葉爲貫百廿貫句築以煑之爲鬱許說同先鄭且周禮經文言築鬻多矣安得云百二十貫爲築也周禮鬻字亦當依說文從臼

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注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

說文嘏從古叚聲斝從斗而象形二字古音皆在弟五魚模部皆讀如古故鄭君就其聲類而易其字說詳賈疏

鬯人禜門用瓢齎注故書瓢作剽鄭司農讀剽爲瓢杜子春讀齎爲粢瓢謂瓠今本作瓢此依余本岳本蠡也粢盛也玄謂齎讀爲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

故書作剽假借字也司農易爲瓢瓢謂瓠蠡也一瓠副爲二瓢曰蠡昏禮所謂巹也說文巹訓蠡也𠌱訓蠡柄也漢書以蠡測海張晏曰蠡瓠瓢也楚辭方言字皆作䀇俗作盞子春易齎爲粢粢訓盛也但上下文罍修蜃概散皆酒尊不得此爲粢粢盛非鬯人所職

粢釋文云齎杜音資不曰杜音粢則知注本作資資盛也者資取藉意謂藉以盛酒也假令以粢盛廁其閒杜何至憒憒若此

鄭君以爲讀資訓盛則六者皆得言盛不得獨綴於瓢故易爲齊齊卽齎字左傳噬齎字作齊云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者瓠以柄爲柢以腹爲齊去其柄而用腹爲尊也賈疏云割齊爲尊不可通用腹爲尊則不用兩析之瓢然則經文之瓢猶言瓠也

廟用脩注鄭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也玄謂脩蜃概散皆漆漆當作桼尊也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

先鄭作脩不改字賈疏云詩尚書爾雅皆爲卣脩字於尊義無所取故從卣也玉裁謂脩卣字同在古音第三尤幽部聲類同也卣卽說文𠧪字寫之異耳中尊名卣者卣讀若調蓋取芬芳條暢之意與凡言讀曰者與讀爲同

凡山川四方用蜃注故書蜃或爲謨杜子春云謨當爲

蠠書亦或爲蠠蠠水中蠠也鄭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尒謂蠠畫爲蠠形蚌曰合將一作合漿尊之象

古文謨字作[illegible]與蠠篆文相亂者字之誤也杜意直用水中蠠爲尊鄭君意蠠不可爲尊但以桼畫爲蠠形以蚌名合漿有尊盛酒之象故用爲畫而取名也先鄭從故書作謨

凡祼事用概注祼當爲埋字之誤也

按埋經典多用貍與祼字略相似而誤

共其釁鬯注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鄭司農云釁讀爲徽

鄭君意釁如字讀之讀如釁鐘釁鼓之釁故云釁尸以鬯酒也又云使之香美者此卽大鄭讀爲徽之說也徽美也釁從分聲徽從微聲文微二韻古多互轉

共介鬯

案鄭司農鄭君同作介而司農讀如介胄之介鄭君讀介紹之介

雞人凡祭祀面禳釁注鄭司農云釁讀爲徽

見鬯人

司尊彝朝踐注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

說文餞送行食也於經無涉故杜易爲踐言踐其位行其禮也

獻尊注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

魯頌故訓傳曰犧尊有沙飾也明堂位注曰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象尊象骨飾之鄭志張逸問曰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荅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娑今本作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案云或作獻正謂周禮也周禮字作獻而必易爲犧者元寒歌戈兩部通轉之理如尚書大誥民獻歐陽夏侯作民儀大射儀獻讀爲沙郊特牲

讀爲莎此經下文讀爲儀讀爲摩莎之莎皆是獻尊讀爲犧犧古音讀如沙音莎魯頌享以騂犧毛云騂赤犧純也曲禮天子以犧牛鄭君云犧純毛也牧人祭祀共其犧牲鄭君云犧牲毛羽完具也引左傳雄雞斷尾憚犧爲證是則犧字本義謂鳥獸毛羽純完娑娑然者故以之刻尊號曰犧尊先鄭云翡翠後鄭云鳳皇其意一也說文牛部犧字下云賈侍中說此非古字於此知古犧牲犧尊字皆祇作羲不從牛毛公時詩作羲尊故毛於其同音得其義訓爲有沙飾此乃周秦相傳古訓王肅劉杳不知此乃云犧象二尊

形如牛象眞妄說耳且云魯郡青州皆於地中得犧
尊爲牛形此尤不可信卽眞地中出此器又何以知
必爲經典之犧尊也皆由不解犧字耳說文說周禮
六尊亦作犧尊同仲師讀
諸臣之所酢也注酢讀爲酢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罍
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
酢酢同在古音弟五部聲類同也漢時酬酢字作酢
醋醶字作醋說文互易之者從儀禮
斝彝注鄭司農云斝讀爲稼稼畫禾稼也
案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又曰灌

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大鄭嫌尊與爵
同名故易其字曰稼釋之曰畫禾稼也說文斗部曰
斝玉爵也夏曰琖殷曰斝周曰爵從斗冂象形與爵
同意或說斝受六升（太平御覽作受十六升）或說蓋謂斝彝也
爵受一升說文系部引周禮作斝彝
著尊注鄭司農云著尊著略尊也或曰著尊著地無足
著略疊韻字今人云著落是也說文酋部作箸尊
蜼彝注鄭司農蜼讀爲（岳本作曰）蛇虺之虺或讀爲公用射
隼之隼玄謂蜼禺屬卬鼻而長尾
司農易蜼爲虺又假或說易爲隼三字古音同在弟
十五脂微部也說文鳥部曰隼或鵻字也一曰鷻字
（鷻今本說文誤鶉）鷻字敦聲亦合韻於十五部矣鄭君不易
字假爾雅以說蜼虞書之宗彝謂虎彝蜼彝也說文
系部假周禮六彝亦作蜼彝
鬱齊　醴齊　盎齊注故書齊爲齍鄭司農云齍讀皆
爲齊和之齊杜子春云齍（今本作齊非也）讀皆爲粢
酒正五齊杜子春讀齊皆爲粢者正因此經作齍也
此經齍卽粢字故酒正齊皆讀粢司農於此經不從
杜讀爲齊和之齊鄭君從司農與酒正注合
獻酌注鄭司農云獻讀爲儀儀酌有威儀多也玄謂獻

讀爲摩莎之莎（疑本作沙轉寫加艸如詩之沙雞）齊語聲之誤也煑鬱
和秬鬯以醆酒摩莎泲之出其香汁也
說文獻從犬鬳聲鬳從鬲虍聲在魚模部與歌戈部
漢通用最近周人則元寒部與歌戈部多合用之處
司農讀獻爲儀如周書大誥民獻有十夫尙書大傳
作民儀有十夫王莽大誥作民儀九萬夫（今本漢書作民獻儀者蓋或箋記獻字於儀字之旁轉寫又沾入正文耳）亦其證也鄭君讀爲莎謂
齊語莎誤爲獻如明堂位獻尊鄭君獻讀爲娑亦其
證也
縮酌注故書縮爲數杜子春云數當爲縮

數古音讀如藪在弟四部侯韻與弟三部尤幽韻古合爲一類縮在尤幽之入聲鄭君從杜說

涗酌注鄭司農云涗酌者捝拭勺而酌也

司農讀涗爲捝捝拭猶拂拭也拭釋文作飾案飾拭古今字說文無拭字巾部飾訓云㕞也又部㕞訓云飾也並經文字所引不誤彡部彡訓云毛飾畫文也聿部㶳訓云聿飾也鄭君不從大鄭說

脩酌注鄭司農云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玄謂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泲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

案此讀如當作讀爲字之誤也脩字於義無施直易

爲滌字滌條聲條與脩同攸聲故爲聲類又引齊人俗語證成泲酒得名滌也浩酒蓋鄭君時呼泲酒之俗語

注郊特牲曰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澤讀曰醳明酌清酒醆酒泲之皆以舊醳之酒

此引禮記而注其音義也今本澤作醳則讀曰之云不可通矣余本岳本不誤說文酉釋酒也字作繹無醳字

司几筵紛注鄭司農云紛讀爲豳又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玄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

豳與份彬虨三字同文皃公冠篇邠或郇彬或上林賦玢豳音粉彬又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繡也者粉色白如尚書粉米取其絜也粉豳粉三字同在古音弟十三部鄭君不易字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與尚書玄紛純說同也

純注鄭司農云純讀如今本作爲均服之均純緣也

此讀如擬其音耳今本作讀爲轉寫之誤也假令易其字爲均則當云均緣也而不云純緣也矣如下文敦讀曰燾燾覆也乃讀爲仍仍因也皆可證純之訓緣見於禮記多矣均服賈疏云僖五年左傳卜偃云均服振振賈服杜君等皆爲袀袀同也今本疏袀字譌均案

吳都賦六軍袀服劉逵注引左氏傳袀服振振袀同也此蓋賈注閒居賦李善注引左氏傳袀服振振服虔曰袀服黑服也又引說文袀玄服也袀訓玄服是本義其訓爲同者謂爲均字之假借也故士冠禮袀玄注袀同也同玄者衣玄裳也古文袀作均士昏禮袀玄注云袀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左傳杜注云戎事上下同服此皆用假借之義者也服注左傳云袀黑服也月令孟冬乘玄路注曰今月令曰乘袗路似當爲袀今袗譌軫袀譌袗此皆用袀之本義也今儀禮禮記說文袀誤爲袗杜左傳袀誤均皆非古本士冠禮注古

文袀作均，則袀均通用。此司農引左傳作均之故乎。袀，李善翊遵切，與緣雙聲。

加繅席畫純。注：鄭司農云：繅讀爲藻率之藻。

儀禮注云：今文繅作璪。然則繅是古文，故司農恐人不識，易爲藻字。藻謂畫水藻文也。鄭君云：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編以五采，正釋繅義，不易爲藻字。說文云：璪，玉飾如水艸之文。蓋許君從儀禮今文，不從周禮故書、儀禮古文矣。　楊雄書斧藻，卽尚書、周禮之黼藻也。　注云：莞藻次蒲熊，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注：鄭司農云：昨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玄謂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

依司農注，似昨本作阼，從𨸏，不從日也。鄭君乃改爲從酒省。

注：繅采繻，不如莞清堅。

繻，各本作嚅。今以余仁仲本、岳珂本、余氏注疏本正之。余、岳所載陸氏音義、葉抄釋文皆作繻，今本釋文作嚅，誤也。繻當是本作碝，假借爲偄字。凡隸書從耎之字多誤爲從需，故說文㨎祭字，今本竝篆文誤作擩。

昨席注：昨讀亦曰酢。

亦者，亦上文。

右漆几。

依載師注，則此漆字當爲桼。又案：說文几部曰：周禮五几：玉几、雕几、彤几、䰍几、素几。說文作雕，假借字；今周禮作彫，正字。說文作䰍，則香牛切。桼部曰：䰍，桼也。從桼，髟聲。與桼字義同而音別。攷巾車故書軟飾，杜子春云：軟讀爲桼垸之桼。直謂髤卽䰍字。䰍，桼也。玄謂䰍，赤多黑少之色韋也。鄉射記注亦曰：髤，赤黑桼也。據此知司几筵職本作桼，而易爲䰍字，當亦是杜子春、賈侍中、衛次仲等說，而許從之，爲鄭君所失載。猶巾車本作軟，子春用其聲類讀爲桼，釋爲䰍，而鄭君從之。二經皆以䰍定其色。䰍几赤多黑少，以別於上下文彤几、素几；䰍飾以別於疏飾、素飾、革飾、雀飾。但言桼，則色不顯也。鄭君於此作桼，不從䰍者，鄭意桼几黑几，如巾車之桼車黑車，言桼則色已明，不同桼飾之必當訓爲䰍，以別於下文桼車之色也。從鄭爲長。

其柏席用萑。注：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玄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

司農以廹訓柏謂柏爲假借字也載黍稷者言其所
用也鄭君不從謂榑字磨滅成柏亦字之誤也
每敦一几注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椁燾既窆則
加見皆謂覆之
敦在古音弟十三部燾在弟三部聲類不同而敦弓
卽彫弓鷻卽雕皆於雙聲求之敦之讀燾葢亦以雙
聲也
凶事仍几注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仍因也
因其飾謂無飾也爾雅曰僾仍因也
乃今在海韵則古音在弟一部也仍今在蒸韵則古

音在六部也古音一部與六部合韵冣近故仍字從
乃聲而乃可讀爲仍此經先後鄭同訓因而說各異
天府凡國之玉鎭注故書鎭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鎭
瑱鎭皆眞聲聲類皆同
釁寶鎭及寶器注釁謂殺牲以血血之鄭司農云釁讀
爲徽或曰釁鼓之釁
或曰者大鄭所引或說也釁鼓之釁上當有如字如
釁鼓之釁卽鄭君殺牲以血血之之說也
典瑞王晉大圭執鎭圭繅藉五采五就注故書鎭作瑱
鄭司農云晉讀爲薦申之薦謂臿於申帶之閒若帶劒
也瑱讀爲鎭玉人職曰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繅讀
爲藻率之藻
薦申卽俗云搢紳也薦搢臿插皆正俗字申紳古今
字此注當依釋文俗本作搢紳插者非也臿釋文作
函此唐人隸體瑱讀爲鎭據玉人鎭圭之文易之上
文玉鎭同也繅讀爲藻見司几筵
四圭有邸注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
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
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邸讀爲抵欺之抵
前說引爾雅邸本也字當作柢下文注僢而同邸釋文作同柢可證後

說謂四圭有芒角故讀爲抵欺之抵抵欺漢人語哀
帝紀東方朔傳作詆欺枚皐傳作詆娸鄭祇作抵有
芒角如抵拒也
以肆先王注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
案鄭意肆讀爲鬄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注杜子春云珍當爲鎭書亦或
爲鎭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竹
使符也鎭者國之鎭諸侯亦一國之鎭故以鎭圭徵之
也凶荒則民有違志不安其土故以鎭圭鎭安之乎謂
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

杜易珍爲鎮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来必有他用
故鄭君不從謂王使之瑞節有名珍圭者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注鄭司農云
駔外有捷盧也駔讀爲駔疾之駔疏讀爲沙謂圭璋璧
琮琥璜皆爲開渠爲眉瑑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
乎謂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之也駔讀爲組與組馬同
聲之誤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
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
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
案疏云先鄭讀駔爲駔牙之駔故云外有捷盧捷盧

若鋸牙然後鄭不從之也此疏駔牙之駔當作鉏牙
之鉏玉人注牙璋有鉏牙之飾鉏牙即說文金部之
鉏鋙一作鉏鋙齒部作齟齬左氏傳作鉏吾（傳有西鉏吾）
捷盧若鋸牙然者毛傳說文皆有捷業如鋸齒之語
故用此釋捷盧以釋鉏牙也但捷盧疊字疑與樚轤
轆轤同駔疾亦疊字敏捷之意疏說恐非鄭君讀駔
爲組云與組馬同者組馬蓋詩云執轡如組是也以
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故曰組圭璋璧琮琥
璜之渠眉以斂尸　司農讀疏爲沙者疏在第五魚
模部沙在弟十七歌戈部漢人合音取近故讀疏爲

沙云沙除者猶後代人語云沙汰令去之言也於渠
眉開沙除屍汁則重言璧琮之義無著故鄭君不易
字云疏通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璧本有好琮之形
八方本無空（上聲）亦爲之好使與璧天地相通凡組可
穿聯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注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爲儀
例見肆師
司服希冕注希讀爲黹（今作絺）或作絺（今作黹）字之誤也周
冕服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
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

曰黼次九曰黻皆黹（今本作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
章凡九也袞卷龍衣也（五字司農語）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
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
裳二章凡五也黹（今作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
章凡三也乎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乎焉
案此鄭君易希爲黹而辨之曰書或作絺者乃字之
誤不可從也尚書僞孔傳作絺云細葛上爲繡是鄭
君所謂誤者而已矣既易其字爲黹則下文皆作黹
說文黹下云箴縷所紩衣正與鄭合今本周禮注黹
絺互換遂不可通賈作疏時已誤而其約舉尚書鄭

注云鄭君讀希爲絺絺紩也固未嘗誤尚書周禮二
注同也詳見尚書撰異
凡甸注甸田獵也
古文假借字
凡弔事弁絰服注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故書弁
作絣鄭司農絣讀爲弁
絣字說文不錄其本義不可知說文覍或作緐則弁
之或體加糸未可知也
廞衣服注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讀爲廞廞陳也糸
謂廞衣服所藏於椁中

案司裘大師注皆不云淫讀爲廞但云淫陳也與此
詳略互見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遷主所藏曰祧故書祧
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
濯聲兆聲古音同在第二蕭宵肴豪部是以周禮以
濯爲祧爾雅以濯爲珧顧命鄭注洮讀爲濯毛詩佻
佻公子爾雅作嬥嬥（見李善魏都賦注及廣韻）
其祧則守祧黝（今本作黝）堊之注脩除黝（今本作黝）堊互言有司
恆主修除守祧恆主黝（今本作黝）堊鄭司農云黝（今本作黝）讀爲
黝（今本作黝）黝（今本作黝）黑也堊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黝牆謂之
堊
見牧人
世婦比其具注比次也具所濯摡（俗本從水）及粢盛之爨鄭
司農比讀爲庀庀具也
後鄭不易字先鄭易字比庀聲類同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注加爵之豆籩故書爲
籩豆杜子春云當爲豆籩
下文兩言豆籩不當乖異故杜據以改易
冢人甫毳
見小宗伯

墓大夫巡墓厲注厲塋限遮列處
列說文作𠛱列𠛱厲古同音通用鄭風火烈具舉又
假烈字
大司樂大磬注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
經典舜樂字皆作韶惟此作磬考說文革部鞀或作
鞉或作鼗籀文作磬從殸召聲是則周禮爲古文假
借字也
注堯能禪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
案祭法云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魯語云堯能單均
刑法以儀民鄭君用魯語單作禪禪謂讓於舜均刑

法訓四罪釋文禪時戰反余仁仲岳珂本注及音義皆作禪通志堂釋文改禪爲殫幸朱文游所藏葉林宗影鈔宋本釋文今藏周漪塘名錫瓚所可覆案也

注笙庸以閒

案庸今版本皆作鏞誤古文尙書作庸鄭訓爲功也僞孔傳訓爲大鍾眡瞭疏大射儀疏引笙庸皆不誤大司樂注疏皆爲淺人誤改

播之以八音注播之言被也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讀如后稷播百穀之播

說文手部播從手番聲艸部藩從艸潘聲水部潘從

水番聲是三字聲類同古音同在弟十四元寒部也其音轉則三字皆入於弟十七歌戈部是以熒播旣豬播卽潘水周禮之藩易爲播字鄭君云播之言被古音被讀如婆去聲漢志魯國蕃縣音皮皮古音如婆田褒魯記說誤漢末歌韻已多轉爲支韻而音理不紊此云當爲者改其字又云讀如者旣改爲播字則說播之音義如是也說文曰播種也一曰布也種丁仲切布二義相同

注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

案枝根謂根之橫生者韓非所謂曼根今俗所謂竹鞭是也鞭所行之末生竹曰孫竹賈疏全誤

九磬之舞注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誤

案此謂九爲大之字誤也

王大食三宥注大食朔月月半以樂宥食時也宥猶勸也

釋文葉林宗抄本唐石經余仁仲本岳珂本嘉靖本余氏注疏本古今韻會皆作宥余岳所載音義同今各本及通志堂釋文作侑非也有司徹注曰古文侑皆作宥然則以宥爲侑古文假借字

大傀異烖

說文人部傀偉也引周禮大傀異烖案似不當蘄去烖字經言大傀異烖以別於下文大烖也

涖廞樂器注廞興也興謂作之也

案興在古音弟六蒸登部廞在古音弟七侵部合音最近

樂師帗舞鄭司農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社稷以帗乎謂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

案說文羽部翇樂舞執全羽以祀社稷也從羽犮聲讀若紱是故書作翇賈許從之大鄭云全羽正以其字從羽知之也疑今注有脫誤當云故書帗作翇今

作翌鄭司農云翌舞者全羽社稷以翌蓋大鄭從故
書與許同後鄭從今書作帗也地官舞師職當亦然
皇舞注故書皇作翌鄭司農云翌舞者司農從翌今本作皇舞者非也
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翌讀爲皇書亦或爲皇
乎謂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
司農從翌又曰讀爲皇鄭君則作皇而說義各別見
地官舞師
趨以采薺注故書趨作跢鄭司農云跢當作趨書亦或
爲趨
案跢從足多聲似當在弟十七歌戈部然陸氏云倉
付反則知其字本作蹡六朝人往往書偏旁匆作多
也從足從走古多通用蹡蓋古文趨字
詔來瞽皐舞鄭司農云瞽當爲鼓皐當爲告呼擊鼓者
又告當舞者持鼓與舞俱來也鼓字或作瞽詔來瞽或
曰來勑也勑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
毋凶乎謂詔來瞽詔視瞭扶瞽者來入也皐之言號告
國子當舞者舞
司農易瞽爲鼓又從別說來瞽爲勑瞽者鄭君則從
書作瞽而詔來訓爲詔視瞭扶瞽者來入與大鄭異
大鄭皐當爲告鄭君皐之言號一改字一不改字而

義相近惠氏定宇曰戰國策商君告歸與東觀漢記
田邑傳號歸實一事也皐讀告告讀號讀嗥案四字皆戸高
反故大祝注云皐讀爲卒嗥呼之嗥服虔注高祖紀
告歸之田云告音如嗥呼之嗥玉裁謂說文本部曰
禮祝曰皐登歌曰奏皐奏皆從本周禮詔來鼓皐舞
皐告之也許作來鼓則同司農前說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注故書燕爲舞帥爲率射夫爲
射矢鄭司農云舞當爲燕率當爲帥射矢書亦或爲射
夫
案燕誤舞夫誤矢皆字之誤也率與帥則今人混用
而漢人分別帥領之義必用從巾自聲字也是以司
農以漢時字例正之二字古音本同毛詩率時農夫
韓詩作帥時農夫周禮帥都建旗今周禮譌爲師都說文㫃
部引作率都建旗聘禮注曰古文帥皆作率凡周禮
帥字故書當皆作率而獨此言之者欲讀者互訂
遂倡之注故書倡爲昌鄭司農云樂師主倡也昌當爲
倡書亦或爲倡
玉裁案釋文倡昌亮反疏云倡道爲之倡唱古今字

大胥舍采注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當作菜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摯見於師以菜爲摯采直謂疏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采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乎謂舍卽釋也采讀爲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

舍釋古通用采菜古通用司農前說采爲菜又一說則讀采色之采鄭君易爲菜字說又與司農別

周禮漢讀考　卷三

帥都建旗注帥都鄉遂大夫也都民所聚也

案此經注帥字今本皆誤作師賈疏且云師衆也都聚也主鄉遂民衆所聚故謂之師都則其誤在唐以前矣玩注意正謂鄉遂大夫帥領民聚之都大司馬帥都載旜鄉家載物注帥都遂大夫也鄉家鄉大夫也今本亦譌爲師唐以前俗字帥作師故誤爲帥耳說文㫃部引周禮率都建旗作率者故書作帥者今書也見樂師　此條誤衍

大師令奏擊拊注故書拊爲付鄭司農云付字當爲拊書亦或爲拊乎謂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

案故書作付者古文假借字

令奏鼓朄注鄭司農云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朄朄讀爲道引之引乎謂鼓朄猶言擊朄詩曰應朄縣鼓

案說文申部朄擊小鼓引樂聲也從申柬聲許說與大鄭同但云從申柬聲似誤申與引在古音弟十二部柬在古音弟十四部疑當云從申柬申亦聲申之言引伸也柬之言小鼓與大鼓分別也

帥瞽而廞作匶諡注故書廞爲淫

已見

小師世奠繫注故書奠或作帝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

周禮漢讀考　卷三

字爲奠書亦或爲奠

案云帝讀爲定者古音弟十庚青部與弟十六支佳部相通之理也云其字爲奠者其音義爲定其字形則當作奠必正其字作奠而後再易爲定者周禮全書中不見有言定者也小史注云杜子春云帝當爲奠奠讀爲定書帝亦或爲奠較此注易明司帝奠亦讀爲定

鼜愷獻注杜子春讀鼜爲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戚

玩故曰戚之云則杜易鼜字作戚矣憂戚古音如今

今之鼜說文壴部作𪔛夜戒守鼓也從壴蚤聲禮昏鼓四通爲大鼜讀若戚案許云讀若戚爲長鼜是正字無煩改易也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注故書同作銅鄭司農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竹陽也銅陰也各順其性凡十二律故大師職曰執銅（今本作同）律以聽軍聲乎謂律述氣者同助陽宣氣與之同皆以銅爲之

案司農從故書作銅鄭君從今書作同也云皆以銅爲之言不當陰律獨得銅名也司農從銅則大師職亦必從故書作銅律攷古文尚書顧命同訓酒杯伏

生尚書作銅訓副璽列女傳食我以同魚其義訓銅古字通用

高聲硍注故書硍作硠杜子春讀硠（今本作硍）爲鏗鎗之鏗鄭大夫讀硍爲兗冕之袞乎謂高鐘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袞然旋如裹

案此杜從作硠之本而易爲鏗字也今本讀硠作讀硍誤音義硠鏗皆苦耕反陸時猶未誤也大夫從作硍之本而易爲袞字各依其聲類所近也袞讀卷龍衣從衣谷聲禮記文皆作卷知袞古音同卷讀爲袞猶讀爲卷故鄭君云高則聲上藏袞然旋如裹所以

仲少贛之說謂其音拳曲盤旋而上如物苞裹於內也裹他本作裹則當云旋於裹惟岳本作裹（據疏云周旋如在裹）

陂聲散注鄭大夫陂讀爲人短罷之罷乎謂陂讀爲險陂之陂陂謂偏侈陂則聲離散也險讀偏弇也險則聲斂不越也

人短罷者方言曰䂕（昨啓反）矲（蒲楷反）短也桂林之中謂短矲（言矲楷也）矲通語也周禮音義曰罷皮買反字或作矲桂林之閒謂人短爲矲雉雉音苦買反（此葉林宗寫本及宋余仁仲所載音義也今本音義雉作矮非）集韻十三駭雉字下曰桂林謂

人短爲矲雉或作矲矮是則古本方言注作矲雉雉苦買反後轉寫失眞耳（釋文集韻并雉字係方言正文則一時檃栝語）司弓矢庳矢注鄭司農讀爲人罷短之罷罷與短罷一也皮聲罷聲同在古音十七歌戈部轉入十六支佳部矲雉疊韵音蒲買苦買二切雉當從矢佳聲非從佳矢聲之字也說文立部⿰立卑字下曰短人立⿰立卑⿰立卑皃⿰立卑卽罷字卑聲在十六部也鄭君不從司農說

微聲韽注杜子春韽讀爲闇不明之闇鄭大夫韽讀爲鶉鶕之鶕（余仁仲本作鶉韽之韽誤）乎謂韽讀爲飛鉆涅韽之韽（當作如）韽韽聲小不成也（依集韵當爲涅闇之闇闇聲小不成也）

子春易爲闇字大夫讀如鶴音大夫伸杜說也尙書大傳喪服四制皆云書曰高宗梁闇四制梁作諒鄭注皆云闇讀如鶉鴿闇謂廬也子春云闇不明者如中庸闇然之闇其音則同如鶴也鶉鴿今人語言曰鶴鶉說文二字皆從隹鄭君不從讀爲飛鉆涅䶜之䶜釋文作鉆賈疏作鉗云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按鬼谷子有飛箝無涅䶜葢涅䶜卽抵巇之異文抵巇篇曰巇者罅也罅者㵝也㵝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是知涅訓抵塞䶜訓微璺故云聲小不成也此以䶜爲不足與上文羸爲有餘相對成文集韵廿四豔鉆字下廿五沾涅字下皆云鬼谷篇有飛鉆涅闇語本賈疏字皆作闇似丁度所據疏文爲善葢賈氏所據注本作涅闇也說文音部曰䶜下徹聲也從音酓聲此葢賈侍中說與

侈聲䇌注杜子春䇌讀爲行扈唶唶之唶玄謂侈謂中央約也侈則聲迫䇌出去疾也

杜意易䇌爲爾雅行扈唶唶之唶字謂鐘聲如此鳥聲也鄭君不從直訓爲迫䇌攷說文曰笮迫也在瓦之下棼上又曰䇌筊也筊竹索也竹索糾合爲之亦有迫義古無笮字多以筰䇌字爲笮字此以迫䇌出去疾與下文鬱勃不出相對成文也

薄聲甄注玄謂甄讀爲甄燿之甄甄猶掉也

春秋緯有甄燿度甄讀爲震震動之意

厚聲石注杜子春云石如磬石之聲

案此子春訓詁經文石字之義也疏云讀從磬聲謂經文石字讀磬音誤矣鄭君謂鍾大厚則如石叩之無聲說又略異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注杜子春讀編爲編書之編

謂其義同編書之編也凡云讀如讀爲不用本字者讀如以他字擬其音讀爲以他字易其義凡云讀如

讀爲仍用本字者讀如亦謂音讀爲亦謂義然舉音而義在是舉義而音在是也

縵樂注杜子春讀縵爲怠慢之慢玄謂縵讀爲縵錦之縵謂襍聲之和樂者也

杜易縵爲慢鄭不從云讀爲縵錦之縵者謂其義同也說文縵繒無文者也引漢律賜衣者縵表白裏案春秋繁露庶人衣縵縵錦者謂名爲錦而不成文雜弄似之雖不成樂而可以和樂也

鍾師夏納注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爲納

此亦子春以今字改古字也古內外出納字皆作內

其音亦同說文入部曰入內也內入也糸部曰納絲溼納納也納與內義各殊周禮內府注曰主良貨賄職藏在內者職內注曰職內主入也皆不作納而鄉射禮司射命弟子納射器注納內也曲禮俯而納屨注納內也則皆古經之假借杜子春轉云內當爲納是爲倒置矣葢由漢人出納字皆作納故以今字改古字令讀者易明而非不知內納爲古今字也四方賓來奏夏內客醉而出奏陔夏葢陔之言戒也內之言入也

祴夏注杜子春云祴讀爲陔鼓之陔客醉而出奏陔夏

樂師注鄭司農云若今時行禮於太學罷出以鼓陔爲節此子春所謂陔鼓讀從漢制也易祴爲陔故下文卽云奏陔夏矣杜必易爲陔者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字皆作陔也陔之言戒毛詩義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鄭偁杜說而不易經文者經文祴字固從戒無庸改字也說文示部曰祴宗廟奏祴樂從示戒聲自部曰陔階次也從自亥聲是知周禮爲正字儀禮爲假借字許君亦從故書作祴矣奏祴不必在宗廟而許云宗廟奏祴樂者爲其字之從示也鄭君說禮器云天子祫祭先王諸侯禮畢而出祴夏而送之笙師教陔樂鄭君云陔樂陔夏之樂也

掌鼙鼓縵樂注鼓讀如莊王鼓之鼓

案下文云乎謂則此注語蒙上文亦司農說也莊王鼓之見宣十二年公羊傳當云莊王鼓之之鼓今脫一之字

笙師篴注杜子春讀篴爲蕩滌之滌今時所吹五空竹篴

案爲當作如說文有箇無篴

鎛師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注杜子春云一夜三擊備守鼜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音聲相似

今左傳作賓將掫說文所據同也杜子春所據作趨古音芻聲取聲同在弟四矦部也趨讀如促戒守之意

籥章國祭蜡注故書蜡爲蠶杜子春云蠶當爲蜡

案此字之誤也

典庸器設筍虡注杜子春云筍讀爲博選之選橫者爲筍從者爲鐻

此讀爲乃讀如之誤鶡冠子有博選篇筍音如之也擬其音不易其字故下文仍云橫者爲筍也經作虡注作鐻者漢人多用鐻字詳說文解字讀此亦經用古字注

用今字之一證說文虍部曰虞或作鐻
大卜三曰觭夢注杜子春云觭讀爲奇偉之奇其字直當爲奇乎謂觭讀爲今本作如諸戎掎之之掎今本少一之字掎亦得也亦言夢之所得殷人作焉
云讀爲奇偉之奇者就其聲類易之也云其字直當爲奇者謂竟當改爲奇字恐人未曉故盡言之也鄭君讀爲左傳諸戎掎之之掎下文直云掎亦得也可知鄭之易字矣今本誤作讀如非也
三曰咸陟注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

凡云之言者於其音義之本不同者而通之也讀如德者專擬其音也言夢之皆得者說其義也陟得德三字同在古音弟一部
其經運十注運或爲緷是視祲所掌十煇也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占其吉凶
古文同音假借故煇或作運或作緷
龜人靁屬
案靁卽爾雅之類也故釋文曰力胃反胃或譌胄葉抄釋文余本岳本音義皆作力胄集韵四十九宥有靁字是也通志堂本作胃葢用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正之也
埀氏
葉林宗影抄釋文曰埀氏本又作菙余仁仲載音義同案埀卽說文埀字假埀爲菙集韵曰周禮菙氏或作埀是也埀隸作垂菙說文作箠從竹今周禮從艸非也箠所以擊馬也焌用荊箠之類故曰箠氏
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杜子春曰燋讀爲當作如細目燋之燋或曰如曰如當作讀爲薪樵之樵謂所爇灼龜之木也故謂之燋燋當作樵乎謂燋謂炬其存火
案細目燋葢漢人有此語讀同焦其字不當從火轉

寫誤也說文曰醮面焦枯小也晉灼漢書音義曰三輔謂憂愁而省瘦曰嫶冥皆與細目焦之語略同讀爲當作讀如此擬其音也謂其物微小也或曰如薪樵之樵曰如二字當作讀爲所爇灼龜之木得謂之樵也此易其字也鄭君不易字云燋謂炬炬卽說文苣字苣束葦燒之也鄭意燋用葦然契契用荊灼龜杜云燋謂灼龜之木非也其存火三字當從儀禮注作以然火字之誤也說文火部曰燋所以然持火也引周禮以明火爇燋
遂龡其焌契注杜子春云焌讀爲英俊之俊書亦或爲

俊矛謂焌讀如戈鐏之鐏謂以契柱燋火而吹之也契卽儀禮之楚焞易焌爲俊者謂其銳頭俊健可用開龜也鄭讀如鐏音兼用其義鐏揩於地焌柱於燋火其狀一也而字可弗易說文火部曰焌然火也從火夋聲周禮曰遂龠其焌焌火在前以焞焯龜案許不從杜作俊其云焞焯者謂灼之也

簭人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注此九巫讀皆爲筮字之誤也

案筮之古文作簭巫之古文作𢍏蓋故書脫竹頭今

書又改爲小篆之巫矣

占夢二曰噩夢注杜子春云噩當爲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

案驚愕之愕說文祇作咢從吅屰聲又曰遻相遇驚也從辵從咢咢亦聲蓋子春以噩字不可識而改爲咢許君從之是以說文無噩字鄭不改經文者存故書古字也

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注杜子春讀萌爲明又云其字當爲明明謂敺疫也謂歲竟逐疫置四方書亦或爲明矛謂舍讀爲釋舍萌猶釋菜也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萌菜始生也

子春改萌爲明而不易舍鄭君易舍爲釋而不易萌

遂令始難敺疫注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疫癘鬼也故書難或爲儺杜子春儺（宋余仁仲本不誤今本作難誤）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余本不誤今本从人誤）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今本不誤余本誤从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今本不誤余本誤从人）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今本不誤余本誤从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案儺杜子春讀爲難問之難（如八十一難經之難漢以後讀去聲乃旦反）而鄭從之故占夢方相氏注皆云難卻於月令季春

季秋季冬注云此難難陰氣也此難難陽氣也難皆當讀乃旦反杜云讀爲難問之難者訓其音義也云其字當作難者定其形不當作儺又三引月令皆作難以爲證說文人部儺行有節也引詩佩玉之儺不引周禮然則許君亦依杜說敺疫之字作難矣論語鄉人儺卽郊特牲之鄉人禓也釋文引鄭說曰魯讀爲獻今從古郊特牲注曰禓或爲獻或爲儺蓋鄭君古論語本作難（方相氏疏引論語正作難）後人改之加人旁耳劉昌宗依杜難音乃旦反是也戚袞音乃多反乃詩竹竿儺字之音陸氏無識於方相氏月令郊特牲鄉黨

皆音乃多反淺人反以儺爲毆疫正字改易淆譌音
形俱失

眂祲十煇
說文火部煇光也卽鄭司農說也煇正輝俗淺人分
別爲異字異義

三曰鑴注玄謂鑴讀如童子佩鑴之鑴謂日旁氣刺日
也
葢三家詩有作童子佩鑴者其義則同毛詩作觿也
說文觿佩角銳耑可以解結日旁氣刺日故取銳耑
之義也三家詩葢假鑴爲觿

七曰彌注故書彌作迷鄭司農云彌者白虹彌天也玄
謂彌氣貫日也
京房云彌偏也毛公荀爽云彌終也司農從今書作
彌云白虹彌天鄭君易其義者謂十煇皆主日而言
也

九曰隮注故書隮爲資鄭司農云隮者升氣也玄謂隮
虹也詩云朝隮于西
司農從今書作隮云升氣而鄭君必易其義者但云
升氣則謂升雲而已虹者日在東則西見日在西則
東見故引詩證爲日煇也

大祝二曰造注故書造作竈杜子春讀竈爲造次之造
書亦或爲造造祭於祖也鄭司農說以下文大師造于
祖司馬法乃造于先王
竈從鼀聲造從告聲古音同在第三尤幽部竈者古
文假借字也說文示部有祰字云告祭也疑卽造字

一曰祠注鄭司農云祠當爲辭謂辭令也玄謂一曰祠
疏作辭是也者交接之辭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見號辭必
稱先君以相接辭之辭也
故書作祠於六辭義不相涉司農以其聲類改爲辭
二字皆在古音弟一部也鄭君從之故作一曰辭又

引公羊傳稱先君以相接而云辭之辭也言是爲辭
之辭如美哉輪焉云云爲禱之辭閔天不淑云云爲
誄之辭也又案經文祠字當是詞之誤大行人協辭
命注故書協辭命作汁詞命鄭司農云詞當爲辭玄
謂辭命六辭之命也是則故書辭作詞之證而近人
詞辭溷用可援二鄭說周禮者正之說文辛部曰辭
說也從𤔔辛𤔔辛猶理辜也玉裁謂此文辭之字也
司部曰詞者意內而言外也從司言玉裁謂此發聲
助語及摹繪物情之字皆謂之詞也凡言狀詮詞也
者別事詞也皆俱詞也曷詞也詞上有脫字魯鈍詞也智

識詞也曾詞之舒也介詞之必然也矣語已詞也欥
兄音況詞也曶出气詞也泉欥與詞也粵驚詞也此皆
有是意於內因有是言於外
二曰衍祭注鄭司農云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
主命玄謂衍字當爲延聲之誤也延祭者曲禮曰客若
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
是也
衍羨聲類同故司農以羨釋衍殤當爲禓說文示部
曰禓道上祭也正司農所謂羨之道中無所主命也
韵會引說文禓強鬼也又引禮記鄉人禓注逐強鬼
也又引廣韵道上祭也疑說文示部本有二字禓強

鬼也從示傷省聲尸羊切禓道上祭也從示易聲余
章徐羊二切轉寫脫誤正如鬫鬵二字脫其一又誤
以鬫之注爲鬵之注袗袀二字脫其一又誤以袀之
注爲袗之注周禮司巫注下禓此傷省聲之禓也大
祝注羨之道中如今祭禓此易聲之
禓也郊特牲鄉人禓其字亦當作禓鄭君不從改衍
爲延衍延亦聲類同
三曰炮祭注鄭司農云炮祭燔柴也爾雅曰祭天曰燔
柴玄謂炮字當爲包聲之誤也包猶兼也兼祭者有司
曰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是也
案亦謂之同祭少牢有司二篇兼祭之文四見同祭
之文三見
五曰振祭注杜子春云振祭振讀爲愼禮家讀振爲振

旅之振鄭司農云重肺肝故初祭絕肺以祭謂之絕祭
至祭之末禮殺之後但㨎肝鹽中振之擬之若祭狀弗
祭謂之振祭少牢曰取肝㨎於鹽振祭
子春易振爲愼其說未聞司農說振祭蓋即禮家讀
爲振旅之振之說也
六曰㨎祭注杜子春云㨎祭㨎讀爲當作如虞芮之芮鄭
司農云㨎祭以肝肺葅㨎鹽醢中以祭也
讀爲當作讀如虞芮二國名擬其音如芮耳經注㨎
字今本作擩其誤自唐至今矣凡耎聲之字在第十
四元寒部音轉入第十五脂微部需聲之字在第四

侯部音轉入第五魚虞部而後人作偏旁多亂之此
其大較也杜子春㨎讀如虞芮之芮說文手部㨎染
也从手耎聲周禮六曰㨎祭攷儀禮㨎字屢見開成
石經以下特牲少牢作㨎不誤公食大夫士虞及周
禮誤作擩以子春讀如芮儀禮周禮釋文皆曰而泉
反儀禮釋文曰劉而兖反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注引郭璞而沿反文選子虛賦李善注而緣反皆即而
泉反也一音而劣反儀禮釋文曰如悅反五經文字同史記司馬相如傳注引郭璞又而
悅反漢書司馬相如傳師古注如閭反廣韵如劣反皆即而劣反也劉又而誰反證之
則其字定爲耎聲非需聲今本釋文史漢司馬相如
傳注文選子虛賦注玉篇手部廣韵上聲九麌皆譌

作攜。而今本說文作攜。則併其源妄改之。以致五經文字云。搮字書無此字。見禮經。然則當張參時。說文字林玉篇。皆已有攜無搮矣。今玉篇引說文攜染也。蓋自顧野王孫強所據說文已譌。唐韻因其需聲。切以而主。徐鼎臣因之。自陸德明以前。形雖譌。未聞有而主切之音也。玉篇而主切。蓋亦顧氏之舊。廣韻䙲韵作攜䕵。韵作搮。則截然二字矣。

四曰振動。注。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句絕疏誤。振董。以兩手相擊也。玄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

此三家說各異。杜易動爲慟。大夫易爲董。鄭君不易字。引古文大誓證之。

七曰奇拜。注。杜子春云。奇讀爲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玄謂一拜。荅臣下拜。

大夫云一拜。亦讀奇偶之奇。取奇意也。鄭君又言一拜所施。增成其義。子春後說易奇爲倚。諸家不從。

八曰褒拜。注。鄭大夫云。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

大夫易爲報字。司農不易。云褒拜。今時持節拜者。言此褒美之拜也。

以享右祭祀。注。右讀爲侑。侑勸尸食而拜。

右侑古音同在弟一之咍部。詩彤弓一朝右之。毛傳曰。右。勸也。此古文假右爲侑之證也。

祭示。注。故書祇爲祊。杜子春云。祊當爲祇。

案此字之誤也。杜改爲祇。又依全書之例作示

今皐舞。注。皐讀爲卒嗥呼之嗥。

見大司樂。

付練祥。注。付當爲祔。祭於先王以祔後死者。

此亦古文假借。

小祝彌災兵。注。彌讀曰敉。敉安也。

彌敉聲類同在弟十五部。

大喪贊渳。注。故書渳爲攝。杜子春云。當爲渳。

此字之誤也。

置銘。注。銘。今書或作名。鄭司農云。名。此從今書作名也今本作銘非是書死者名於旌。今謂之柩。未聞士喪禮曰。爲名。各以其物。亾則以緇長半幅。縝末。縝字依釋文集韻長終幅。廣二寸。書名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置于西階上重木。置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粥餘飯。盛以二鬲。縣于重。冪用葦席。取名置于重。杜子春云。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

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愛之斯錄之矣。
　案司農從今書作名其引士喪。銘爲名取名依釋文
亦皆作名考士喪禮注曰今文銘皆爲名末爲旆是
知仲師用今文末不作旆者或皆淺人以儀禮古文
改之也子春所引檀弓亦當作名今檀弓作銘恐非
漢人之舊說文金部不收銘字蓋於周禮取今書於
儀禮取今文也子春所引檀弓與鄭君注士喪皆云
故以其旗識識之今本周禮注少一識字釋文獨爲
善本。
設道齎之奠杜子春云齎當爲粢道中祭也漢儀每街

路輒祭。㐫謂齎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
　杜易齎爲粢謂以粢盛祭於道中也引漢儀每街路
　輒祭殆所謂祭禓與。
郊祀注故書祀或作禩。
　見大宗伯。
喪祝勸防注杜子春云防當爲披。㐫謂勸猶倡帥前引
者防謂執披備傾戲疏作戲
　子春欲改防爲披字鄭君以披備傾虧釋防而不改
字。
注桃屬執戈。
　案屬卽茢之假借下文引記傳皆作茢。
甸祝表貉注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
禡貉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詩曰是類是禡
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
　案此當是易貉爲禡而訓其音義爲百故鄭君云禱
　氣埶之十百貉禡百三字同在古音弟五魚鐸部也
　與肆師注互相足。
舍奠于祖廟注舍讀爲釋。
禰亦如之注鄭司農云禰父廟。
　案說文示部不收禰字蓋或故書作爾也爾近也。

禂牲禂馬注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
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㐫謂
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
求肥健
　案杜以禱訓禂云爲馬禱無疾吉日之既伯也云爲
　田禱多獲禽吉日之既禱也毛公曰禱禱獲也說文本之示
　部曰禂者禱牲馬祭也鄭君不從杜謂禂字之音讀
　如誅禂字之義則今所云侏大爲牲祭求肥充爲馬
　祭求肥健故禂之音義皆同侏大也周聲朱聲古音
　在九矦類鄭必易杜說者上文禡祭已禱氣埶之十

百而多獲矣不當此禂牲又爲禱多獲禽也

司巫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鉏（今本蒩）館注杜子春云鉏（今本蒩）讀爲蒩（今本鉏）蒩（今本鉏）藉也館神所館止也書或爲蒩館或爲租飽或曰租飽茅裹肉也玉裁謂蒩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蒩謂若今筐也士虞禮曰苴刌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坫上又曰祝盥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

經文作鉏杜子春易爲蒩字訓爲藉也今本以注改經復以經改注遂不可通矣書或爲蒩者言書亦或爲蒩也又或爲租館或爲飽或曰租飽者茅裹肉是讀飽爲苞苴之苞也鄭君從杜作藉杜既以蒩釋蒩矣鄭復云蒩之言藉何也凡訓詁家云之言者必義本異而爲通之子春叔重蒩皆訓藉鄭君意蒩自有本義引伸之爲藉義故云之言下文以士虞禮之苴證此經之蒩正與鄉師注同士虞之苴卽蒩士虞之筐卽館也

男巫掌望祀望衍注杜子春云望衍謂衍祭也玉裁謂衍讀爲延望祀謂有牲粢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

衍延聲類同

冬堂贈注故書贈爲矰杜子春云矰當爲贈堂贈謂逐疫也

矰贈古音同在弟六蒸登部

春招弭注杜子春讀弭如（當作爲）彌兵之彌玉裁謂弭讀（當作當）爲敉字之誤也敉安也安凶禍也

彌兵見小祝而左氏傳作弭兵葢古文假借也鄭君憑弭爲鞭弭字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也故改爲敉謂爲字之誤小祝注云彌讀曰敉不言字之誤者彌古多用爲彌縫字義略相近也

大史頒告朔于邦國注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

見大宰

協事注協合也合謂習錄所當共之事也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協也書亦或爲協或爲汁

杜以協釋叶而又云書亦或爲協則鄭君作協之本也說文旪叶皆卽協字杜又云或爲汁者古文假借字也

注抱式

漢書王莽傳顏氏家訓式作栻晉音勑

舍筭注舍讀曰釋

小史奠繫世注故書奠爲帝杜子春云帝當爲奠奠讀爲定書帝或爲奠

見小師。

史以書敍昭穆之俎簋（當作軌）注故書（當作軌）或爲九（今本几）鄭司農云九（今本几）讀爲軌書亦或爲軌（今本無此字）簋古文也

案簋字古音同九其古文作軌軌古音亦同九也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黍稷六簋注古文簋皆爲軌蓋古文字少假借車徹之字爲之若周禮故書作九則更古矣大鄭易九爲軌者依儀禮古文且周禮書亦或爲軌也云簋古文者謂此軌字乃簋之古文也不徑易九爲簋者簋蓋秦時小篆必從周人作軌也猶帝字（小師小史）必易爲奠乃後訓爲定奠與定同音而經文罕言定不敢易帝爲定也其不徑從故書作九訓曰九軌古文何也漢時經典古籍皆用軌爲簋（如儀禮周易損卦）用九字者絶少也鄭君之經何以徑作簋也當鄭君時經有徑作簋者故鄭從之抑經文本作軌而後人竄改之未可知也（經文作軌字二鄭語作簋字或因以改經）今本注九譌作几非其聲類又脫一軌字不可讀　說文竹部古文簋字凡三曰匭（此字當亦是九聲非從几也）曰匭曰杌其不數九軌何也說文所說者小篆古文之別也禮經所用者古文之假借也假借之例在說文則當於九軌

字下曰古文以爲簋字。

馮相氏注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僞（今本作譌）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

案疏云尚書皆作平秩不爲辨秩今皆云辨秩據書傳而言此非也古辨平通用鄭之古文尚書自作辨耳非必用尚書大傳也尚書大傳仲冬辨在伏物此作朔易則非從書傳可知也依周禮釋文羣經音辨集韵入戈此注作南僞僞五和反葉林宗影抄宋本釋文可據通志堂本作譌非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注志古文識識記也。

案志古文識者此亦謂古文假借非謂志即識字也小史外史注志記也不言古文識者互見後世志書字則皆假借

巾車樊纓注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

人大帶謂之鞶因而馬大帶亦謂之鞶不云讀爲者別人與馬也古文作樊聲類同也禮記作繁。

金路鉤注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鉤。

拘鉤古音同在弟四矦部。

革路龍勒注龍駹也以白黑飾韋襍色爲勒。

見牧人案或改經文爲尨爲駹或不改互見也尨駹
古通用
條纓五就注條讀爲條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而五成
不言樊字葢脫爾
說文條偏諸也條與條同攸聲同在弟三尤幽部
前樊鵠纓注前讀爲緇翦之翦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
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
同杜子春云鵠或爲結
前翦聲類同鵠或爲結字之誤也如大宗伯吉禮爲
告禮

朱總注故書朱總爲緫鄭司農云緫當爲總書亦或爲
總
案此字之誤也戚氏云檢字林蒼雅及說文皆無此
字衆家亦不見有音者夫字形之譌不妨誤爲本無
之字宜衆家之不爲音也
鷖總注故書鷖或作緊鄭司農云緊今本作鷖讀爲鳧鷖之
鷖鷖總者青黑色以繒爲之
故書或作緊司農易緊爲鷖鄭君從司農說今本作
鷖讀爲誤也鷖鳧屬青黑色繒色似之
注或曰湩容

葉寫釋文及宋余仁仲載音義云湩本亦作潼詩注
作童皆音同通志堂本湩作幢俗字也集韵一東曰
湩徒同切湩容車幨帷也此據釋文
有楃
案此字從木釋文及各本從手非也釋文云握劉音
屋下字之誤則當是干字聲之誤則當是賈字馬皆作幄攷幕人注曰四
合象宮室曰幄說文無幄字古借屋字爲之說文木
部有楃字云木帳也從木屋聲楃字葢出巾車職鄭
君云有楃則此無葢鄭葢意謂上四車皆有容有葢
翟車以楃當容不云有葢也千本馬本作幄許本鄭

本作楃其義則同帳皆以繒爲之而必有橦橦帳柱
也故或從木
連車
釋文連車音輦本亦作輦
有翣注故書翣爲馲杜子春云當爲翣書亦或爲毦
釋文曰馲毦並音獵案說文鬣或作馲毦者馲之譌
也馲鬣皆譌巤爲葛如獵臘鑞𪏭擸躐字或體皆
從葛集韻鬣或作𩮜然則毦即馲特易其左右耳周
書王會篇天馬黑毦謂之母兒王伯厚云毦即鬣字
是也巤聲妟聲聲類同在弟八覃談部故杜得尋其

聲類改爲髮字其作駹者從馬毛會意葢古文髮字之存於漢注中者陸氏云駹或音毛或說大繆駹果讀毛則杜無由改爲髮矣

犬禊

案說文巾部幦鬃布也從巾辟聲引周禮駹車犬幦字作幦與鄭作禊異辟聲與冥聲古音支清之合也鄭云覆笭言其用許云鬃布言其質既夕禮玉藻少儀公羊傳作幦大雅曲禮作幭毛公云覆式也他注皆云覆笭也

疏飾注故書疏爲揟杜子春讀揟爲沙沙謂麤布

案揟字見說文手部云取水沮也杜易爲沙未聞其說（典瑞職鄭司農疏讀爲沙云沙除於此不合）鄭君云麤布是鄭作疏也大功布八升爲疏杜作沙葢字異而義同

小服皆疏注服讀爲菔小菔刀劒短兵之衣

菔釋文集韵余本岳本皆從艸俗本從竹同矢箙字非也案刀劒短兵之衣字正當作服既夕記犬服攝服衹作服是也不知鄭君何緣易爲從艸之菔葢此經皆作菔注易爲服亦由以注改經復以經改注而倒置

素車棼蔽注棼讀爲蕡蕡麻以爲蔽

棼分聲蕡賁聲賁卉省聲同在古音弟十三文魂部也蕡卽萉麻字文微二韻合音取近非青蘋也

藻車藻蔽注故書藻作䡔杜子春䡔讀爲華藻之藻直謂華藻也玄謂藻水草蒼色以蒼繒爲蔽也

說文艸部藻水草也從艸從水巢聲或從澡作藻是則藻藻同字義本水艸借爲華采字凡禮經文采之訓古文多用繅字今文多用藻璪字是也葢漢人已分別藻爲華藻藻爲水艸故杜作藻鄭君作藻故書作䡔䡔字不可得其音義故易之䡔聲與巢聲喿聲部分最近又雙聲也說文無䡔字葢從杜〇杜云讀

爲華藻之藻疑當作讀爲藻率之藻與典瑞司几筵繅注同下文直謂華藻也乃竟伸其義〇又周禮經文用繅不用藻或當作讀爲華繅之繅既易爲繅乃以華藻釋之

駹車雚蔽然禊注故書駹作龍杜子春云龍讀爲駹玄謂駹車邊側有黍飾也

說文幦字下引周禮駹車犬幦不作龍車者從杜也然作犬者譌字也

黍飾（黍今本作髹）注故書黍爲軟杜子春云軟讀爲黍垸之黍直謂髹黍也玄謂髹亦多黑少之色韋也

古音次同桼在第十二眞臻部之入聲如漢蘭陵有次室亭故魯次室邑列女傳漆室之女或作次室是也𨍏字軟字蓋本無車旁轉寫加之耳易次爲桼於其聲類得之既易其字乃以髤桼訓其義凡言直謂者皆舉方俗語言明之華藻髤桼皆方俗語言也但云讀爲桼則桼之色不一故斥言髤桼鄭君乃釋髤曰赤多黑少此釋杜語如詩箋多釋毛語非經文作髤也淺人徑改經文作髤誤本流傳自唐以前然矣說文無軟字者從杕○司几筵漆几說文作𩯭几此蓋禮家有易桼爲髤者巾車此條則杜易軟爲桼而

鄭君從之又釋杜髤桼之恉非杜作桼鄭作髤也桼字在弟十二部髤從桼髟聲俗作髤在弟三九幽部音理遠隔而俗或誤仞一字如笙師注釋文髤香牛反或切利反則字當作桼廣韵集韵髤音七四切誤放於此

漆車

案漢人用桼字巾車注內皆不作漆可證此經文作漆者乃同載師故書作漆林杜易爲桼林也注具於彼互見

孤乘夏篆注故書夏篆爲夏緣今本作緣鄭司農云夏赤也緣綠今本皆作緣色或曰夏篆篆讀爲圭瑑之瑑夏篆轂有約也升謂夏篆五采畫轂約也

故書作綠字故司農云夏赤色綠綠色今各本作緣此正同內司服注之誤或曰夏篆者謂書亦或爲篆也讀爲疑當作讀如擬其音耳故下文仍曰夏篆不曰夏瑑輪人亦云陳篆也司農意謂夏篆者赤轂約鄭君謂夏篆者五采畫轂約凡鄭君釋夏皆云五采

毀折入齎于職幣注杜子春齎讀爲資資謂財也

案杜易齎爲資各字如鄭君說則齎資同字無煩改易也見外府

歲時更續注故書更續爲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更讀當爲續更續更受新共其弊車歸其故弊車也

案一爲字誤一爲聲誤也

鳴鈴以應雞人注故書鈴或作軨杜子春云當爲當作從鈴

此亦聲之誤也或古文假借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注萃猶副也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孫子八陳有苹車之陳故書苹作平杜子春云苹車當爲軿車其字當爲萃書亦爲萃

案此注有脫誤不可讀今考定當云故書萃作卒萃

作平杜子春云卒讀爲倅其字當爲萃書亦爲萃平車當爲輧車乃可讀云故書萃作卒者於諸子注知之也諸子注曰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爲物有副倅之倅是也云其字當爲萃者倅是漢人習用之字不敢以易經文故必易爲萃而後讀爲倅此亦如易帝爲奠而後讀爲定不敢徑易帝爲定也書亦爲萃者故書作卒而亦或爲萃鄭君經文從之也射人諸子徑作倅字則徑用子春司農說改易經文者也說文不收倅字則許君意從杜作萃也徐鍇本艸部無萃字張次立增之然大徐本有萃字不在十九文之內是鉉所據多本固有萃字也云平車當爲輧車者杜從故書作平而易爲立車無輧之輧巾車注翟車今輧車是也平幷聲類同也鄭君從今書作萃不作輧者以輧車是婦人車此五者皆兵車故據孫子依萃字也萃萃字形相似故注文譌闕至此

大射共三乏注鄭司農云乏讀爲匱乏之乏

音義皆同匱乏之也

司常帥都建旗注帥都鄉遂大夫也都民所聚也

案此經注帥字今本皆誤作師賈疏且云師衆也都聚也主鄉遂民衆所聚故謂之師都則其誤在唐以前矣玩注意正謂鄉遂大夫帥領民衆之都大司馬帥都載旜鄉家載物注帥都遂大夫鄉家鄉大夫也今本誤亦同唐以前俗字帥作師故誤爲師耳說文㫃部引周禮率都建旗作率者故書作帥者今書也見樂師聘禮注亦曰古文帥皆作率

皆畫其象焉注杜子春云畫當爲書玄謂畫畫雲氣也異於在國軍事之飾

此杜改字鄭不改字也

凡以神士者

唐石經作士與序官同餘本皆誤仕

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注杜子春云禬除也玄謂此禬讀如潰癰之潰

云此禬者別於大祝大宗伯小行人之禬也讀如疑當作讀爲

周禮漢讀考卷之三終

周禮漢讀考卷之四

金壇　段玉裁

夏官序官司勳注故書勳作勛鄭司農云勛讀爲勳勳功也

案說文力部曰勳能成王功也勛古文勳也是勛古文勳小篆實一字司農當云勛勳古今字而云讀爲者時無勛字不敢定爲即勳寧從易字之例也員聲熏聲聲類同在弟十三文魂部至叔重乃敢定爲一字豈賈侍中說與

司爟注故書爟爲燋杜子春云燋當爲爟書亦或爲爟爟爲（此謂字之誤）私火玄謂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埶爲觀則爟火謂埶火與

爟作燋者字之誤也爟謂私火者對司烜祭祀之火而言鄭君字作爟而說異讀如予若觀火之觀者擬其音也今燕俗已下說其義也燕俗名湯埶爲觀此卽涫字涫𤅢也今俗語滚水是也古音觀涫爟三字同音官因湯埶爲涫知埶火謂之爟下文云四時變國火則不得訓爲私火故易其義也說文火部曰爟取火於日官名從火雚聲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舉火曰爟案取火於日疑當作取火於木鄭司農所傳鄹子是也淮南氾論訓高誘注亦云爟火取火於日之官也日字亦當作木舉火曰爟者爟火與史漢權火同如淳曰權舉也

環人注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

此環讀爲往還之還秋官環人讀爲環繞之環

挈壺氏注挈讀如絜髮之絜世主挈壺水以爲漏

絜髮猶束髮也讀如絜者擬其音也說文曰挈縣持也縣而持之曰挈因以爲凡縣之名挈壺挈鬻挈畚是也

方相氏

方相疊韻相平聲今人讀去聲非也

稾人注鄭司農云稾讀爲芻稾之稾箭幹謂之稾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稾人

箭幹謂之稾芻稾字之引伸也稾稈也稈禾莖也司農云讀爲蓋經作枯槀字從木同於地官而司農易爲稾從禾也余岳本皆誤

校人注校之爲言挍也主馬者必仍挍視之

案此釋文則校人校之從木言挍仍挍從手後人因說文無從手之字遂槩從木而不可通矣

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眚之注眚猶人眚瘦也王霸記曰

四面削其地

眚瘦之字當作瘠或作膌唐宋人詩詞作瘦省

暴內陵外則壇之注壇讀爲（今本作如）同墠之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爲憚（今本作墠誤）

予謂置之空墠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

鄭君易壇爲墠讀爲今本作讀如非也鄭司農讀從憚云從者以書有作憚者也鄭君因王霸記之語而闡明之不從憚也　憚之以威見左氏傳昭十三年

九畿注故書畿爲近鄭司農云近當言畿

當言畿者當爲畿也幾聲斤聲文微二韻合音也

辨鼓鐸鐲鐃之用注鐲讀如濁其源之濁鐃讀如譊譊之譊

皆擬其音也淮南子漢書禮樂志皆有濁其源之語疏引毛詩以謹讙譊然毛詩作惛怓箋云惛怓讙譁也賓之初筵傳曰號呶號呼讙呶也說文云軍法公司馬執鐲卒長執鐃

師帥執提注提讀如攝提之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

有司表貉誓民鄭司農云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爲禡

見肆師甸祝文義互相足

仲夏教茇舍注茇讀如萊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

此擬其音也

撰車徒注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

此易撰爲算也說文竹部曰算數也論語何足算也鄭注算數也邶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小雅曰選徒囂囂毛傳皆訓選爲數而漢書引邶詩作不可算此撰車徒注亦讀爲算訓爲數擇選撰算三字聲類同

也

注鄉則南鄉甄東鄉爲人是也

疏云甄與爲人皆當時鄉名故舉以爲況惠氏天牧禮說正之曰世本有宋大夫東鄉爲似東鄉氏而爲名人衍文晉國高士全隱於南鄉因以爲氏則南鄉甄者亦氏南鄉而名甄也玉裁謂惠據廣韻今案左氏宋有向爲人鄉與向古通用疑鄉氏有東鄉南鄉之別也

帥都載旜

見司常

鄉家載物.
此當從唐石經作鄉家各本作鄉遂非也假令是鄉
遂則注不得云鄉大夫也.
各書其事與其號焉注書當爲畫事也號也皆畫以雲
氣.
柔司常職不從子春易畫爲書此易書爲畫者作畫
義長也云當爲者謂爲字之誤也.
致禽以祀祊注祊當爲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
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
此因祭名加示旁同於或槃字.

三鼓摝鐸注鄭司農云摝讀如弄乎謂如涿鹿之鹿掩
上振之爲摝.
此擬其音也.
注鄭司農云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
五歲爲慎乎謂慎讀爲麎爾雅曰麎牝曰麎.
慎麎聲類略同大鄭說別有所本後鄭以爾雅正之.
比軍衆注比或作庀鄭司農云庀具也乎謂比校次之
也.
先鄭從庀後鄭從比.
小司馬之職掌注此下字脫滅札爛文闕漢興求之不
得遂無識其數者.
數謂所脫滅之字數也
司勳銘書于王之大常注銘之言名也.
之言者言銘當爲名之假借也小祝置銘今書作名
士喪禮今文銘皆爲名古二字通用周禮惟㮚氏銘
字訓爲刻之.
馬質綱惡馬注鄭司農云綱讀爲以亢其讎之亢書亦
或爲亢亢御也禁也禁去惡馬不畜也乎謂綱以縻索
維綱狎習之
先鄭易字後鄭如字

量人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注鄭司農云斝讀如嫁
娶之嫁斝器名明堂位曰般以斝乎謂斝讀爲嘏（今本作如嘏）
尸之嘏（嘏尸二字當作尸嘏主人四字）
先鄭如字而擬其音故云讀如嫁後鄭易字而說其
義故云讀爲嘏也今本作讀如嘏誤鬱人注云聲之
誤說不同而改字同.
小子羞羊肆注鄭司農云羊肆體薦全蒸也乎謂肆讀
爲鬄羊鬄者所謂豚解也.
先鄭如字後鄭易字士喪禮云特豚四鬄去蹄士虞
禮記所謂豚解也今文鬄作剔然則古文作鬄爲假借

字說文無剸字亦從古文也玉裁謂𩬊當作剸從刀𩬊聲古肆與四音同在十五部𩬊𩬊則在十六部鄭君以四𩬊釋羊肆可不改字也

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注故書祀作禩鄭司農云禩讀爲祀書亦或爲祀珥社稷以牲頭祭也玄謂珥讀爲衈祈或爲刉刉衈者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刉衈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春官肆師職祈或作𢦔秋官士師職曰凡刉衈則奉犬牲此刉衈正字與

𩬊見大宗伯小祝刉衈見肆師

羊人凡沈辜侯禳釁積注故書積爲眦鄭司農云眦讀爲漬謂釁國寶漬軍器也玄謂積積柴禋祀槱燎實柴

司農從故書而易爲漬鄭君從今書作積也古此聲同責聲在十六部故蜡氏除骴骴卽漬字

掌固夜三鼜注杜子春云讀鼜爲造次之造謂擊鼓行夜戒守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與造音相近故曰終夕與燎玄謂鼜讀守鼓也三巡之閒又三擊鼜

案杜意鼜易爲造擊鼓行夜謂之造造與左氏賓將趨之趨音相近蚤聲取聲告聲古音同在尤侯類也鎛師注作賓將趨今左傳作掫鄭君則不易字謂鼜者鼓名擊之亦曰鼜猶鳴鼓曰鼓也許氏說文說與鄭同讀若戚子春注小師則徑易爲戚字

射人士以三耦射豻侯注大射禮豻作干讀爲宜豻宜獄之豻豻胡犬也士與士射則以豻皮飾侯

案讀爲今本作讀如誤此以周禮正儀禮字也儀禮注曰干讀爲豻從周禮易字也

注大射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參讀爲糝糝襍也襍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

儀禮注同

作大夫介凡有爵者注作讀如作止爵之作

其音義同也

服不氏賓客之事則抗皮注鄭司農云謂賓客來朝聘布皮帛者服不氏主舉藏之抗讀如今本作爲亢其讎之亢玄謂抗者若聘禮曰有司二人舉皮以東

案讀如今本作讀爲誤也此擬其音耳不若馬質注用亢禦義也

以旌居乏而待獲注杜子春云待當爲持書亦或爲持乏讀爲匱乏之乏持獲者所蔽玄謂待獲待射者中舉旌以獲

待杜易字鄭不易字乏之音義同匱乏

射鳥氏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注并夾鍼箭具夾讀如甲

案讀如各本作讀爲非也此擬其音

羅氏蜡則作羅襦注鄭司農云襦細密之羅襦讀爲繻有衣絮之繻

讀爲疑當作讀如絮今本釋文誤作架

司士掌羣臣之版注故書版爲班鄭司農云班書或爲版版名籍

此依或本不從故書也

諸子掌國子之倅注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爲物

有副倅之倅

又見車僕讀爲今本作讀如非也

司右注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

九經古義曰圍當作圉字之誤也古圉禦通用今司馬法作禦是也

方相氏注方良罔兩也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

案不言讀爲罔兩者此古語以音相傳本無正字

大僕戒鼓傳達于四方注戒鼓擊鼓以警衆也故書戒爲駭

案大司馬云鼓皆駴駴即駭字鄭君曰疾雷擊鼓曰駭（騶謂擊鼓聲如疾雷響而促也　雷亦音盧對切或作擂作攂）此傳達四方無取疾急故不從故書

窆亦如之注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堋禮記謂之窆皆葬下棺也音相似窆讀如慶封汜祭之汜

見鄉師遂人讀如汜祭擬其音也疏云鄭意讀窆與汜爲音同義則異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注洒灑也鄭司農云洒當爲灑乎謂論語曰子夏之門人當洒埽應對

案大鄭云當爲灑直謂洒爲字之誤依說文灑汛也

灑聲洒滌也西聲其音義不同大鄭是矣而後鄭但云洒灑也引論語說之葢古經典祇用洒埽毛詩三見毛傳云洒灑也說文云古文以洒爲灑埽字鄭君意謂洒與灑在假借轉注之閒非字誤也故不徑主大鄭

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注侯當爲公字之誤也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注故書瑉作璑鄭司農云繅當爲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名璑惡玉名

繅見司几筵巾車案儀禮古文作繅今文作璪璪同藻也禮記多用今文故有藻無繅說文玉部云璪三

采玉也。從周禮故書。
繅斿皆就。注。繅斿皆就。皆三采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
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
案此當云每繅九成。則九斿。斿九玉也。今本似脫誤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故書會作膾。鄭司農云。膾(今本無此字)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檜(岳本木亏皆作才)用組。乃笄。檜讀與膾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箸笄。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為膾。璂讀如綦車轂之綦。弁謂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縫中也。璂讀為(今本作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

司農從膾。後鄭從會。司農璂如字。後鄭易為綦。此其別也。膾讀如馬會之會。後人刪膾字。非也。馬會者。卽馬儈。段干木晉之大駔。後漢書注引說文。駔。會也。謂合兩家之買賣。如今之度市也。(今本說文譌)史記貨殖傳。節駔會。徐廣曰。駔馬儈也。會儈古今字。司農謂其音如此。其義則亦取會合。謂以五采束髮也。引士喪禮檜用組。乃笄。竝引其說者。謂儀禮之檜。卽周禮之膾皆謂束髮也。(今儀禮作鬠。注云古文作括。)又引沛國方言者。為膾訓束髮之證也。云璂讀如綦車轂之綦者。綦車轂蓋卽詩之約軝。此司農擬其音耳。其義葢同。說文說文玉部云。弁飾。往往冒玉。謂之璂。字從玉。亦作瑧。司農不易璂為綦也。司農謂膾五采者。會五采束髮。玉璂者。用玉為璂。鄭君則以經文五采玉。卽上文說冕之五采玉十有二也。不當誤斷其句。故從今書作會。讀會如大會之會。大會者。賈疏云漢厤有大會小會。未知是否也。會訓縫中者。凡兩者相合而有縫。故牆隙謂之璧會。易璂為薄借綦之綦。薄借綦者。卽說文糸部之不借綥。不借。麤屨也。齊人云搏腊。(見方言釋名)薄不語之轉。綦。屨繫也。(見內則注)今之韈帶。所以結韈使不脫

故讀璂為綦。卽訓綦為結。玉之皮弁縫中。以五采玉十二貫而結之。為飾。亦謂之綦。又非如仲師叔重說弁飾名璂也。引詩會弁如星者。以證會為縫中。引詩其弁伊綦者。以證綦為結也。衛詩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曹詩其弁伊騏。箋云。騏當作綦。(今本誤作璂)以玉為之。皆與禮注合。而說文骨部膾下云。骨擿之可會髮者。(擿他狄反。君子偕老傳云。擿所以摘髮也。摘擿古通用。)從骨。會聲。引詩膾弁如星。是詩本作膾。與周禮故書合。今本毛傳曰。弁。皮弁。所以會髮。疑有錯誤(釋弁不當先於會。一疑也。據正義。鄭箋乃有皮弁字。毛不言皮弁。二疑也。云皮弁可以會髮。以釋經文會

弁似涉皮傳三疑也當云膾所以會髮無弁皮弁三字爲許叔重所本
葢毛詩作膾三家詩有作會者鄭君注禮時未治毛
詩其所云會弁如星其弁伊綦葢皆韓詩至箋毛詩
時則又合周禮注及韓詩爲說改字而膾讀爲會之
云葢今本佚去

司兵大喪廞五兵注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淫
讀爲廞廞ㄍ謂廞興也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

已見前

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注故書椹爲鞎
鄭司農云椹字或爲鞎非是也圉師職曰射則充椹質

又此司弓矢職曰澤共射椹質之弓矢言射椹質自有
弓謂王弧弓也以此觀之言鞎質者非

案鞎與椹聲類本不同葢因雙聲而誤說文弓部椹
作甚

以授射豻矦鳥獸者

說文弓部曰周禮夾弓庾弓以射干矦鳥獸字作干
與大射禮同

庳矢注鄭司農云庳矢讀爲人罷短之罷ㄍ謂庳讀爲
今本作如痺病之痺痹之言倫比

人罷短之罷見典同庳從广卑聲在古音十六部與

罷在十七部聲類最近司農易庳爲罷謂其矢短也
鄭君意此矢不能短於他矢故易爲痹字痹從畀聲
在十五部與庳聲類近而形略相似但痹義訓溼病
以假借求之則痹之言倫比痹比同在十五部也不
徑云庳當爲比者恐其億必故必兼聲形二者易爲
痹字乃後說其假借之指也下讀爲各本作讀如痹
病各本作痺皆誤

槀人試其弓弩注鄭司農云故書試爲考ㄍ謂考之而
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

字從今書義從故書試與考義本亦同也

皆在槀人

案此注兩云槀人字從禾從其所易之字也易字見
序官

戎右贊牛耳桃茢注鄭司農云故書茢爲滅杜子春云
滅當爲厲ㄍ謂血在敦中以桃茢拂之茢苕帚所以埽
不祥

案今書作茢故書作滅杜子春謂滅爲字之誤當爲
厲厲卽茢字猶遮迾字多用厲也杜不云當爲茢者
周禮多用假借古字喪祝注鄭司農云喪祝與巫以
桃厲執戈在王前字亦作厲下文引記傳作茢

大馭及犯軷注故書軷作罰杜子春云罰當爲軷軷讀如（今本作爲）別異之別謂祖道轢軷磔犬也

故書作罰杜據詩禮改作軷讀軷音如別三字聲類同也讀如今本作讀爲誤此字旣定作軷矣不當又易爲別也故其下文稱詩禮爲軷證

說文車部軷字下曰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軷旣祭軷轢於牲而行爲範軷從車犮聲範字下曰範軷也從車笵省聲讀與犯同案許君所見周禮作範不作犯葢故書也易範圍天地之化馬王肅張作犯圍古二字通用許君說範

爲正字則犯爲假借字與今義迥異

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注故書軹爲軒軓爲軋（今本作範誤）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左不當重重非是書亦或如子春言又云軒當作軹軹謂兩轊也其或言軷亦非是又云軋（今本作範）當爲軓（今本作軌）軓（今本作軌）謂車軾前（今本作前軾誤）也或讀軒爲簪笄之笄

左不當重者謂故書作僕左左執轡也

故書爲軒子春言軒當爲軹故書爲軋子春言軋當爲軓鄭君周禮作祭兩軹祭軌從杜也詩匏有苦葉正義引此注云故書軌爲範杜子春云範當爲軌軌車軾前其所據周禮注未誤也惟軋字作範爲誤耳周禮正義作軓當爲軋誤倒釋文作軓當爲軋則更誤輈人軓前十尺鄭司農云軓謂式前也書或作軋後鄭訓軋爲法與軓訓式前不同此子春易軋爲軓之故軋字多譌作範按軋字從車從花卪之卪爲聲與從車笵省聲之範不同說文有範無軋

又案故書軹作軒或讀軒爲簪笄之笄此讀甚是車軸耑之鍵曰轄亦曰軒謂制轂之鐵豎貫軸頭有似叉首之笄也故軒與笄同聲子春易爲軹則與輢內之軨同名矣

校人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注駑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宜爲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

案如鄭說則駑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與經云三良馬之數合

宮中之稍食注稍食祿稟

注各本祿譌曰稟或譌廩

廋人佚特注杜子春云佚當爲逸（當爲二字當作讀爲）乎謂逸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

案佚逸古多通用，如尚書無逸亦作毋佚是也。而杜必改佚爲逸者，葢杜時佚訓散佚，逸訓安逸，從俗分別，而鄭君申明杜義。

散馬耳。注：鄭司農云：散讀爲中散大夫之散，謂聒馬耳，毋令善驚也。玉謂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

云讀爲中散大夫之散者，漢有中大夫，有大中大夫，有中散大夫。後漢志曰：大夫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惟詔命所使。而中散大夫葢對大中大夫言之。中大夫之閒散者，次於中大夫之大者也。注聒當爲栝，括

押皆當從木，栝同夾，以竹爲槩栝，夾其兩耳，頭動搖則栝中物（杜詩所謂竹批雙耳俊），後遂串習不復驚。串同貫，貫習也。貫習自然散其驚駭，故經文散字與中散大夫之散音義略同。此鄭君申明先鄭義。先鄭注栝字，自陸德明時已誤爲聒，聒之適以驚之，云毋令非理也。疏云後鄭增成其義，葢賈本不誤。

圉師夏庌馬。注：故字（當作書）庌爲訝，鄭司農云：當爲庌。玉謂庌，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

說文广部曰：庌，廡也。从广牙聲。引周禮夏庌馬。案許君從鄭司農易字也。廡，堂下周屋也，故可以庇馬使涼。

注：椹質，所射者習射處。

案習射處之上脫芟牆二字，作正義時已然矣。

職方氏共其利金錫竹箭。注：箭，篠也。故書箭爲晉，杜子春曰：晉當爲箭，書亦或爲箭。

大射儀綴諸箭。鄭注：古文箭爲晉。與此故書同。二字古同音也。吳越春秋：晉竹十廋。晉竹正謂箭竹，所謂會稽竹箭也。箭，矢竹也（今本說文脫竹字）。本小竹之名，中矢，因名矢爲箭。說文木部曰：楢，木也。從木晉聲。書曰：竹

箭如楢。案此當云周禮曰竹楢，讀如箭。今本轉寫譌亂也。許所見周禮故書字從木。

其浸潁湛。注：湛未聞。杜子春云：湛讀當爲人名湛之湛，湛或爲淮。

案古書湛字，今之沈沒字也。杜云此湛讀當爲人名湛之湛者，漢時人名湛者，音義當有異，不同沈沒。說文水部曰：湛，沒也。從水甚聲。一曰湛水，豫州浸。豫者荆字之誤。許不言與湛沒音義有異也。湛或爲淮，淮字與湛形聲皆不相近。

其川熒雒。

熒從三火。釋文、唐石經、余本、岳本皆不誤。豫州之川

字作雒雍州之浸字作洛自魏以前劃然分別魏文帝始亂之說詳尚書撰異此正義及唐石經不誤釋文豫州作洛字誤也

注滎兖水也出垣

各本云出東垣按地理志郡國志皆無東字史記魏世家城王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然則東字賸也或云當作出河東垣職方注例不舉郡名增河字非也說文沇水出河東垣王屋山東爲泲各本亦誤作河東東垣

其川淮泗其浸沂沭注鄭司農云淮或爲睢从目沭或爲洙

睢與淮形聲皆相近洙與沭部分不同而聲相近如公叔戍世本作朱檀弓作术同秋鄭云术當爲朱也今本檀弓作木𥁕誤

其民二男二女注二男二女數等似誤也𥁕當與兖州同

案鄭謂數等誤者天地化育之道其數必不能正等也知當與兖州同者𥁕竟相接二與三字易誤也

其浸盧維今本作廬誤注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疑盧爲聲之誤維爲字之誤

其澤藪曰弦蒲鄭司農云弦或爲汧蒲或爲浦

說文作弦圃宋本李燾本汲古未改本皆作圃

其澤藪曰貕養注杜子春讀貕爲奚

說文作奚養從杜易字也

其澤藪曰昭餘祁

說文作昭余祁徐鍇本淮南作燕之昭余無祁字

方三百里則七伯注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

賈疏云以十一似七字故云字之誤也

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注故書傳爲傅杜子春云傅當爲傳書亦或爲傳

此亦字之誤也

形方氏無有華離之地注杜子春云離當爲雜書亦或爲雜乎謂華讀爲㼌哨之㼌正之使不㼌邪離絕

杜意離爲字之誤鄭不從也華㼌古音同在弟五部鄭易華爲㼌釋經之㼌離爲㼌邪離絕㼌邪謂地偏長則去國遠離絕謂若閒以他國之地遂竟而治之皆爲邦國之不便華苦哇反音同夸廣韻集韻作奊非是

卷四終

案此卷職方注據漢地理志郡國志則出東垣當作出垣但說文山海經注亦皆云沇水出東垣魏志杜畿傳曰會白騎攻東垣晉書孝武帝紀太元十一年苻丕走東垣此等非譌衍蓋垣縣漢時本一名東垣郡國志河東郡垣注引博物記曰山在東狀如垣此其所以一名東垣與不當刪東字也若高帝八年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則地理志所云真定故東垣非河東地也

周禮漢讀考卷之五

金壇 段玉裁

秋官序官蜡氏注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蜡讀如狙司之狙

說文虫部曰蜡蠅胆也周禮蜡氏掌除骴肉部曰胆蠅乳肉中也通俗文同此注所蜡也當作所胆也謂蠅所聚乳也下云讀如狙者擬其音也狙司即覰伺史漢狙擊秦皇帝應劭云狙伏伺也方言掩索取也自關而西曰索或曰狙郭注云狙伺也三蒼狙伺也通俗文伏伺曰狙司伺古今字

萍氏注鄭司農云萍讀爲蛢或爲萍號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蓱爾雅曰萍蓱其大者蘋讀如小子言平之平萍氏主水禁萍之草無根而浮取名於其不沈溺

此注轉寫譌誤今不能正云今天問萍號作蓱此謂今之天問與舊天問字異不當皆作萍也今億必求之疑是鄭司農云萍或爲蛢讀爲蓱號起雨之蓱玄謂今天問蓱號作萍蓋司農說或作蛂蟥蛢之蛢不可通故讀爲蓱號起雨之蓱王逸楚辭注曰蓱蓱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號呼則雲起而雨

下。獨何以興之乎。蓱一作荓一作萍。司農易蛢爲蓱
翳字。今不得其解。後鄭則云天問蓱翳字。今本多作
萍翳。考之爾雅。苹與蓱正是一物。而兩字同在古音
弟十一部。故天問通用。司農旣讀蛢爲蓱。則亦可徑
從經作萍。萍之音如小子言平之平。經之萍氏取名
於萍草之不沈溺也。幾酒謹酒禁川游者皆令不沈
溺。

司寤氏注。寤覺也。主覺夜者。

案覺夜讀如覺後知覺後覺之覺。謂警夜也。宵行夜
游者逃而不寤。故寤之此謂警之使不宵行夜游耳。

賈公彥本誤作夜覺。乃云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
者謂之夜覺。繆甚。今更正。

司燬氏。今作烜氏 注。燬。今本作烜 火也。讀如衞侯燬之燬。故書燬
作垣。鄭司農云當爲燬。今本作烜

案今本經文作烜。依注故書燬作垣。訂之。知經文作
燬。故書作垣。司農易垣爲燬。而後鄭從之。絕無烜字
也。燬讀如衞侯燬之燬者。言其音義同耳。亘聲在十
四部。燬聲在十五部。合韻最近。案說文徐鉉本。爟字
下列烜字。云爟或從亘。徐鍇本兩字不相屬。火部之
末出烜字。云或與爟同。葢許書本無烜字。淺人用誤
本周禮僞記於火部末。而鉉因移附爟字下也。玉篇
廣韻。絕不言烜卽爟字。或云注當作故書烜爲垣非是

條狼氏注。杜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杀謂滌除也。
滌器之滌。古音葢同條。

冥氏注。鄭司農云。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杀謂冥方之冥

案漢書儒林傳。泰山冥都傳顏氏公羊春秋。故顏氏
有筦冥之學。此大鄭所云冥氏春秋也。師古曰。冥莫
零反。冥方。卽算法之方冪也。釋文曰。冥莫歷反。此音
當專屬後說。

庶氏注。庶讀如藥煑之煑。驅除毒蠱之言。書不作蠱者。

字從聲。

讀如煑。擬其音耳。云驅除毒蠱之言者。以蠱與庶同
音爲訓。必先云讀如煑。而後庶與蠱同音也。蠱今音
讀如古。古音如居上聲。是以與煑略同。庶氏旣掌除
毒蠱。則其官曰蠱氏可矣。而書不作蠱氏者。庶與蠱
音同。是以作庶氏。云字從聲者。謂古人用字。但取其
同聲者。六書之假借如是也。

翨氏注。翨鳥翮也。鄭司農云。翨讀爲翅翼之翅。

羽莖曰翮。司農說與鄭君異。司農謂翨卽翅字。翅者。
翼也。如禩卽祀字。勛卽勳字之比。是聲支聲。同在古

音十六部是以大鄭如此云也鄭君載之者廣異義
也
柞氏注鄭司農云柞讀如（今本作爲）音聲唶唶之唶屋笮之
笮
謂讀如此二音也今各本作讀爲誤除木曰柞又見
毛詩不當易爲唶笮二字
注除木者必柭剝之
柭俗本作刊岳本作柭案本職注云刊剝互言耳皆
謂斫去次地之皮然則言剝而刊在其中柭剝者柭
其陽陰分夏冬而刊剝之也疏亦誤

雉氏注書雉或作夷鄭司農云夷氏掌殺草（今本脫夷氏二字）
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又今俗間
謂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玄謂雉
讀如鬀小兒頭之鬀書或作夷此皆翦草也字從類耳
各本作薙釋文曰薙李或作雉（李謂李軌葉本不誤）此當云雉
或作薙而倒亂之岳本云薙本作雉是也古音雉與
夷音同是以左傳云五鳩鳩民者也五雉夷民者也
九扈扈民者也以夷釋雉呂后諱雉爲野雞野雞卽
雉之反語楊雄賦辛雉卽辛夷服虔曰雉夷聲相近
漢地理志南陽雉縣舊音弋爾反江夏下雉縣如淳

音羊氏反皆於古音不甚遠此雉或作夷同音同字
也仲師從作夷之本故引春秋傳芟夷蘊崇又引方
俗語言麥下禾豆爲夷下禾豆與稻人注禾下麥爲
夷下麥互相發明謂此夷氏之夷卽稻人芟夷之夷
也至鄭君而從雉不從夷謂雉字之音義如鬀小兒
頭之鬀其鬀夏日至而雉之曰以鉤鎌迫地芟之是
卽如鬀小兒頭之說也云書或作夷此皆翦草也字
從類耳者謂雉夷二字皆爲翦草之語言其類同而
字異類者周禮序所云字之聲類也雉夷同在古音
弟十五部不特同部而且同音後鄭讀如鬀以伸其

義讀雉如鬀卽讀夷如鬀也月令燒薙行水字亦本
作雉淺人加艸於雉爲薙字猶稻人加艸於夷爲荑
字也說文本無薙字假令有之豈與芟字爲伍今乃
與蘇萊薊蘄等爲伍此後人妄增之失其位次牛絲
漢人呼雉禮記及說文作紖紖引聲引余忍切與雉
之古音雙聲也神農本艸經辛夷作辛紖
注月令曰燒雉（今本作薙）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
謂岳本作非謂誤也月令注曰欲稼萊地先雉其草
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
復生而地美可稼引雉人職夏日至而雉之如欲其

化也則以水火變之然則周禮於夏至薙之記於六月行水事正相成故此注云燒所芟草乃水之與月令注相應也岳作非謂不辭草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注云將以澤地爲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此先水後火六月水之秋芟而燒之明年乃稼謂澤地也萊地先火後水故曰以水火變之鄭君分別甚明草人主謂澤地薙人月令主謂萊地○春夏水之秋冬火之其常也故先火後水爲變

硩蔟氏注鄭司農云硩讀爲擿蔟讀爲爵蔟之蔟謂巢

也玄謂硩古字從石折聲

擿它歷反音剔爵蔟謂爵巢也硩蔟卽何休注公羊所謂擿巢也（擿音剔）鄭君謂硩古字者此因大鄭義申之謂硩擿古今字非有二字也從石折聲折當作析傳寫之誤析聲適聲同在古音十六部折聲在十五部硩爲擿之古字則知必析聲也釋文云硩它歷反李軌又思亦反此從析作硩之本又云徐丈列反沈勑徹反此從折作硩之本陸氏以前寫本不一作音者各異陸氏未能決擇耳說文石部曰硩上擿山巖空靑珊瑚隋之從石折聲周禮有硩蔟氏其云上擿空靑珊瑚者釋從石之故也許以擿訓硩取其同音篆文必作硩析聲今本作硩折聲亦是差繆許不以硩入手部云古文擿鄭君則云一字者正許也

赤犮氏注赤犮猶言捇拔也主除蟲豸自埋者

案以赤犮爲捇拔六書之假借也捇音采昔反則捇同借（沈重捨昔反）又按說文𩲡字下曰周禮有赤𩲡氏除牆屋之物也

蟈氏注鄭司農云蟈讀爲蜮蜮蝦蟇也月令曰螻蟈（當作蜮）鳴故曰掌去鼃黽鼃黽蝦蟇屬書或爲掌去蝦蟇玄謂蟈今御所食蛙也字從虫國聲也蜮乃短弧（弧作狐誤）與

司農謂鼃黽蝦蟇屬至許叔重說文直云鼃蝦蟇也是鼃與蝦蟇不甚別矣鄭君則顯別鼃與蝦蟇爲二類（漢元鼎五年鼃蝦蟇鬭二物可知）勝於鄭許者一也司農說文皆謂鼃黽爲一物鄭君則知鼃與耿黽爲二此勝於鄭許者二也司農云蟈讀爲蜮蜮訓蝦蟇引月令螻蜮鳴（司農所據禮記益作螻蜮）說文則云蜮短弧也蟈同蜮鄭君則云蟈非蝦蟇亦非短弧蜮訓短弧與蟈各字此勝於鄭許者三也

壺涿氏注壺謂瓦鼓涿擊之也故書涿爲獨鄭司農云獨讀爲濁其源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涿（今本作濁）

故書涿作獨。司　從作獨之本讀獨爲濁其源之濁
者。此據本職以焚石投之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
而云也。下文十字又別一說。獨之音。與水流滴涿古音
都鹿切字音相近。而書亦或爲涿。是以鄭君從作涿之
本。釋壺以瓦鼓。釋涿以擊。此據本職以炮土之鼓敺
之而云也。各本注作書亦或爲濁。誤。

銜枚氏注。枚狀如箸。橫銜之。爲之繣。結於項。
案大司馬職注亦曰有繣。結項中。賈疏云繣。兩頭繫
也。以組爲之。兩頭交於項後結之。玉裁案顏氏漢書
注引作繣絜於項云繣者。結礙也。絜繞也。爲結紐而

繞項也。勝於賈本賈說。敳繣。漢魏人皆以戾釋之。結
礙是戾意。蓋此物兩耑必稍爲鉏鋙。而後繫組不脫
毛詩東山音義亦引爲繣絜於項中。

掌訝注。訝迎也。鄭司農云。訝讀爲跛者訝跛者之訝。
案他經多作御。惟周禮作訝。古訝音同御也。說文言
部曰。訝相迎也。引周禮諸侯有卿訝。大徐本誤衍發字公羊
傳跛者訝跛者。正義所見本作御跛者。

大司寇注。書曰王旄荒。
旄俗本作耄。非。

上愿糾暴注。暴當爲恭。字之誤也。

以邦成弊之注。故書弊爲憋。鄭司農云。憋當爲弊。弊之
斷其獄訟也。
案憋字亦見列子書。

使其屬蹕注。故書蹕作避。杜子春云。避當爲辟。謂辟除
姦人也。玄謂蹕。止行也。
蹕。今本作蹕。惟釋文從走。與說文合。周禮全書蹕字。
皆轉寫失其正也。杜從作避之本而改爲辟。鄭君從
今書作蹕○案小司寇職大賓客。前王而辟。凡國之
大事。使其屬蹕。辟與蹕竝見。知其制不同。

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注。辟法也。杜子春讀麗爲羅。玄

謂麗附也。
杜易字。鄭不易字。羅今之罹字也。

附刑罰注。故書附作付。附。今本無此字宋本岳本有猶著也。
見司帀。

士師以比追胥之事注。追。追寇也。胥讀爲今本作如宿偦之
偦。偦謂司搏盜賊也。
宿偦。蓋漢制漢語。易胥爲偦。故下文卽承偦字釋之。
各本讀爲作讀如。誤也。司搏。與伺捕同。漢人多以司
爲伺。以搏爲捕。小司徒注作伺捕。小司徒注不云胥讀爲偦
者。錯見也。

一曰邦汋。注：鄭司農云：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國汋者，斟汋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

此擬其音而義亦同也。斟汋猶斟酌也。周頌有酌，左氏傳作汋。

七曰爲邦朋。注：故書朋作傰。鄭司農云：傰讀爲朋友之朋。

讀爲，各本作讀如，誤也。司農易傰爲朋，故鄭君從之。經字作朋矣。說文人部：傰，輔也，從人朋聲，讀若陪位。傰卽傰字，傰亦見管子。玉裁按：朋者古文鳳，用爲朋友，假借字也。傰從人，朋友正字也。自朋字盛行，而傰字廢矣。

則以荒辯之灋治之。注：鄭司農云：辯讀爲風別之別。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其教（岳本作數），條是爲荒別之法。玄謂：辯當爲貶，聲之誤也。遭饑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也。

辯與別古多通用，司農以別字義覈，易辯爲別。鄭君則云當爲貶。貶在古音弟七部，與十四部之辯絕不相通，故知爲聲之誤。玉藻立容辨，注亦改爲貶。

凡刉珥。注：珥讀爲衈。

見肆師

鄉士。注：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也。

案：督郵，官名也。釋名曰：督郵，主諸縣罰負，郵殷糾攝之（見廣韻）。盜賊似衍字。郡督郵爲三公導者，鄉士爲三公導也。

朝士有判書以治則聽。注：判，半分而合者。故書判爲辨。鄭司農云：謂若今時辭訟有券書者爲治之。辨讀爲別，謂別券也。

鄭君從今書作判，仲師從故書作辨而易爲別。

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注：故書慮爲憲，貶爲窆。杜子春云：窆當爲禁，憲謂幡書以明之。玄謂：慮，謀也。貶猶減也。謂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爲民困也。

子春從故書作憲窆，而易窆爲禁。窆禁古音同在弟七部也。鄭君從今書作慮貶。注士師職荒辯，卽援此爲證。然則憲爲字誤，窆爲聲誤。

司約則珥而辟藏。注：珥讀曰衈，謂殺雞取血釁其戶。

見肆師。凡言讀曰者，與讀爲同，易其字也。

職金注：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櫫。

說文木部楬字下曰：楬櫫也。然則楬櫫，漢時語。說文無櫫篆者，漢時俗字也。雖不錄篆文，而仍見於說解者，許意篆文必雅正，說解可從俗也。櫫卽箸（今多從艸）之

俗字上文云楬書其數量以箸其物是也

注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摔之屬

釋文曰雷沈重云當爲礌郎對反摔宅耕反案摔說文作朾撞也從木丁聲通俗文曰撞出曰朾唐初釋文作朾乎應曰敲敦摔朾四形同丈衡切今本釋文譌作摔集韻收摔入十三耕誤也

犬人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注故書駹作龍鄭司農云幾讀爲庪（釋文作祴下同）爾雅曰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大宗伯職曰以埋沈祭山林川澤以罷辜祭四方百物龍讀爲駹謂不純色也乎謂幾讀爲刉珥當（疏作讀）爲衈

刉衈者釁禮之事

刉衈見肆師小子士師職駹見牧人巾車玉人職引大宗伯職作罷辜者司農從故書作罷釋以披磔牲也後鄭從今書作疈音義皆殊劉昌宗於此罷音孚逼反是合罷於疈也大宗伯音義云罷如字一音芳皮反

幾與庪雙聲故讀幾爲庪管子祈羊沈玉祈亦讀庪釋文庪作祴從示支聲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注搏當爲膊諸城上之膊字之誤也膊謂去衣磔之

案說文肉部曰膊薄脯膊（當爲暴）諸屋上也此膊字本義方言膊暴也東齊及秦之西鄙言相暴（去聲）僇爲膊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閒凡暴（同曝）肉發人之私披牛羊之五藏謂之膊下文辜之注云謂磔之此云謂去衣磔之去衣者暴露也於膊義爲近

髡者使守積注鄭司農云髡當作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乎謂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爲翦其類髡頭而已

大鄭改字後鄭如字漢刑法志曰完者使守積字正作完葢用漢人改字之周禮仲師所本者也

司隸注厲遮例也

釋文例本又作列同音烈案他注多作列於此可見列例古今字也

閩隸掌子則取隸焉注杜子春云子當爲祀乎謂掌子者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

案杜改字鄭君不改

蜡氏掌除骴注曲禮四足死者曰漬（一作殨）故書骴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爲漬謂死人骨也月令曰掩骼埋胔（今本脫此字）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

骴胔漬殨脊五字同音在古音十六部公羊傳大瘠

禮記注引作大瀆漢志國亾捐瘠孟康曰肉腐爲瘠瘠卽故書之脊也○月令曰之上當有乎謂二字司農從故書作脊而易爲瀆鄭君從今書作骴而釋其義也胔同骴說文曰骴或從肉是也

令州里除不蠲注蠲讀爲（今本作如）吉圭惟饎之圭圭絜也賈疏曰毛詩云吉蠲爲饎鄭從三家詩故不同士虞禮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注圭絜也詩曰吉圭爲饎與此注爲惟有異而作圭則一葢三家詩作圭圭訓絜蠲之本義訓馬蠲蟲不訓絜故易蠲爲圭蠲從益聲（益聲）與圭聲古音同在十六部蠲之古音同

圭詩天保周禮宮人蜡氏尚書多方釋文皆曰蠲音圭此古音也宮人注曰蠲猶絜也（圭訓絜蠲不訓絜因音同而以蠲通）之詩云吉蠲爲饎鄭注三禮時多不從毛詩此引吉蠲恐亦是三家詩有作蠲者耳孔賈在唐初韓詩尚存於兩吉圭皆未質言韓詩而宋董逌詩故乃以吉圭係韓嬰章句殊不可信凡董所云韓詩齊詩石經齊梁本皆欺世也又以蜡氏注證明圭字古乎切其傎倒有如此者

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

甲乙至戊所謂五夜也九經三傳沿革例曰各本作甲乙至戊獨蜀本作戊竊謂戊字是而疏則因傳寫之譌而以甲乙則早戊亥則晚實其說但疏義既如此今不得改玉裁謂此等不宜護疏而貽繆也雖無蜀本猶可改正況得蜀本爲據乎疏本單行宋人以附合諸經注故時有疏與注不謀者如此條則蜀本注猶存善本而疏所據之注劣也

司爟氏

今本爟作烜誤

共墳燭注故書墳爲蕡鄭司農云蕡燭麻燭也玄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

司農謂蕡卽葩蕡字故云蕡燭麻燭也麻燭葢橫麻廢爲之鄭君則從今書作墳訓大大燭見儀禮

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鄭司農云屋誅爲夷三族無親屬收葬者故爲葬之也三夫爲屋一家田爲一夫以此知三家也玄謂屋讀爲（今本作如）其刑剭之剭剭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

周易王弼本作其形渥形刑古通用釋文曰渥鄭作剭音屋賈公彥云鄭義以爲餗美饌鼎三足三公象若三公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然則鄭以屋中刑之釋剭鄭所傳費氏易實作剭故此注周禮易屋爲

剾釋剾爲殺不於市而於甸師氏也說文易用孟氏
故不收剾字今本讀爲作讀如誤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𣝗者注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
宿謂宿衞也巨當爲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
易字與掌舍司會職同
而比其追胥者注胥讀爲偦
見小司徒士師
冥氏注所以扃絹禽獸
扃外閉也絹同𦅸羅网也亦縮也罥𦊓之屬蒙覆而
取之故其官曰冥氏取幎爲義

庶氏以攻說禬之注鄭司農云禬除也𢽾謂此禬讀如
潰癰之潰
見凡以神士者
薙氏春始生而萌之注故書萌作甍杜子春云甍當爲
萌謂耕反其萌牙書亦或爲萌𢽾謂萌之者以玆其斫
其生者
案甍古音在弟六部萌古音在弟十部而雙聲合用
故有假甍爲萌者
夏日至而薙之注薙之以鉤鎌迫地芟之也
經注薙之今本皆作夷之非是司農從夷鄭君從薙
司農本作夷氏夏日至而夷之鄭君本作薙氏夏日
至而薙之月令燒薙行水注引夏日至而薙之爲證
其明驗也禮記正義引夏日至而夷之又引皇氏曰
夷音薙是皇侃時字雖誤而音不誤勝於陸德明矣
秋繩而芟之注含實曰繩
案此當有繩讀爲孕之注惠氏定宇曰管子孕作䗅
玉裁案䗅從肉繩省聲古音在弟六部
翦氏掌除蠹物注故書蠹爲槖杜子春云槖當爲蠹
案此字之誤也
赤犮氏以蜃炭攻之注蜃大蛤也故書蜃爲晨鄭司農

云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
案此聲之誤也
壺涿氏以炮土之鼓敺之注故書炮作泡杜子春讀炮
（此炮當作泡）爲苞有苦葉之苞𢽾謂燔之炮之之（今本少一之）炮
炮土之鼓瓦鼓也
此皆易字也杜讀泡爲苞有苦葉之苞者杜所偁葢
非毛詩三家詩有作苞者古經包裹字多用從艸之
苞苞土之鼓所謂土鼓也鄭君以苞字義未協故又
易爲炮謂此鼓陶者成之故曰瓦鼓瓦鼓故曰壺
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注故書橭爲梓午爲五杜

子春云梓當爲㮶㮶讀爲枯枯榆木名書或爲樗又云
五貫當作讀爲午貫
梓當爲㮶者字之誤也㮶讀爲枯者易其字也㮶枯
皆音姑必改梓爲㮶而後讀㮶爲枯者㮶與梓形相
近枯與㮶音相同也枯是枯榆木爾雅之無姑廣雅
之毋佑也㮶則別是一木杜時分別甚明此正如小
師小史帝當爲奠奠讀爲定也五易爲午者杜見禮
家說一縱一横曰午因易之不知五午二字古音義
皆同古文五作㐅則九一縱一横之狀也
伊耆氏共其杖咸注咸讀爲函
周禮漢讀考　卷五　六
咸函古音同在第七部
大行人立當車軹注鄭司農云車軹軹也
案此注有誤字當云車軹轊也乃合如今本則不可
通矣大馭注云軹謂兩轊也少儀注云軌與軹於事
同謂轊頭也皆以此軹別於考工記參分較圍去一
以爲軹圍之軹大行人之軹故書當亦作軝
王禮再祼而酢注祼讀爲灌再灌再飲公也
案大宰職於祭祀祼將之事注曰祼之言灌也於賓
客贊祼注無異辭此大行人職乃於賓客之祼徑易
爲灌字意與祭祀之祼有別他職不言取互見

立當前疾注鄭司農云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
地者
疾唐石經及各本皆譌疾惠氏天牧禮說曰司農以
胡訓疾疾與胡古音最相近詩狼跋論語鄉黨二正
義引經皆作前疾然則作疾者字之誤也玉裁案說
文車部曰軓車軾前也引周禮立當前軓前軓者前
乎軓也亦以在軹衡之中爲節葢故書作疾杜衛賈
容有不得疾字之說易爲軓者而許從之惟司農得
其說不易字所謂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也
其貢嬪物注故書嬪作頻鄭司農云嬪物婦人所爲物
周禮漢讀考　卷五　七
也爾雅曰嬪婦也玄謂嬪物絲枲也
先後鄭皆依今書作嬪
屬象胥注玄謂胥讀爲諝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
嗜慾不同達其志通其慾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
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爲象者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
是因通言語之官爲象胥此胥字衍云諝謂象之有才知者
也
說文言部曰諝知也大宰序官注亦云胥讀爲諝謂
其有才知爲什長秋官序官注不言讀爲諝而此言
之者互見也云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卽序官注所

云周之德先致南方也（序官疏誤）

協辭命注故書協辭命作汁（今本作叶）詞命鄭司農云汁（今本叶）當爲叶（今本汁）詞當爲辭書或爲叶辭命

協見大史辭見大祝兩當爲皆當作讀爲聲類皆同也司農必易汁爲叶易詞爲辭者叶辭義較親切也

小行人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說文卪部曰卪瑞信也守邦國者用玉卪守都鄙者用角卪使山邦者用虎卪土邦者用人卪澤邦者用

龍卪門關者用符卪貨賄用璽卪道路用旌卪案諸所據掌節小行人二職字作卪恭故書本爾

王用瑱圭

案天府職凡國之玉鎭注故書鎭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鎭此瑱字正同不注者省文互見

則令賻補之注故書賻作傅鄭司農云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

司農從今書作賻其實傅可訓爲附益說文不收賻字

則令槁禬之注故書槁爲稾鄭司農云稾當爲槁（當爲當作讀爲）謂槁師也

今本多誤依地官序官注正之稾槁古今字周時槁師字祇用稾也說文不收槁字

司儀皆旅擯注鄭司農云旅讀爲季氏旅於大山之旅謂九人傳辭相授於上下竟問賓從末上行介還受上傳之玄謂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焉

案大鄭云傳辭故讀爲旅於泰山之旅衆也後鄭云不傳辭但陳之而已故讀爲臚臚陳之也後鄭意下

文交擯乃是傳辭

登再拜授幣注授當爲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

此字之誤也

賓亦如之注賓當爲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

以賓爲儐古文假借也聘禮少牢饋食禮儐字亦多作賓依說文儐擯同字皆訓導也而鄭君說禮擯爲導儐爲禮賓分別與許不同

其貢嬪物注故書嬪作頻鄭司農云嬪物婦人所爲物也爾雅曰嬪婦也玄謂嬪物絲枲也

大宰職嬪作賓皆古文假借也。此條當併入十九頁而誤廁於此

賓使者如初之儀注賓當爲儐勞用束帛儐用束錦

見上

行夫焉使則介之注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爲之介謂夷發聲

案故書作夷今書作焉司農從故書鄭君從今書也夷發聲當是焉發聲之誤淺人所改耳焉猶於也於行人之使則爲之介三年問焉使倍之焉使弗及也焉爲之亞中制節時則訓天子焉始乘舟公羊傳焉門者焉閽者招魂巫陽焉乃下招今俗本多譌誤焉

周禮漢讀考　卷五　廿三

夷十四十五部之合也

掌客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注上公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蓋著脫字失處且誤耳

疏云下文凡介行人宰史皆在饗食燕下此特在上有人見下文脫此語錯差著於此更有人於下著訖此剩不去故云蓋著脫字失處也云且誤耳者下文皆云凡介此云羣介故云且誤耳玉裁謂皆有二字本下屬飧饔餼今乃因下文飧五牢而爲皆有牢與君脩爲對文鄭所謂且誤謂誤中又誤也

鉶四十有二注鉶羹器也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爲無施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爲三十八蓋近之矣

公三十侯伯二十四子男十八爲降殺以六於衰是矣而云於言又爲無施者爲鉶少於豆但豆四十鉶三十則差者十豆三十二鉶二十四則差者八豆二十四鉶十八則差者六亦非降殺之次故云於言無施以豉反惟易四十有二爲三十有八則於豆差二與二十八於豆差四十八於豆差六降殺成文而鉶自

周禮漢讀考　卷五　廿四

降殺以十於衰乃是於言當作於豆施同貤重次第物也鉶減於豆宜公減取少侯伯次之子男又次之今乃公減取多是爲無貤

牲三十有六　牲十有八注牲當爲腥聲之誤也腥謂腥鼎也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

案說文腥爲豕望眂而交睫腥之正字與鄭禮注異見內饔

車皆陳注言車者衍字也

案因下文車字多見而誤衍

米百筥注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讀

如（今本作爲）楝梠之梠。謂一秭也。

案十籔曰秉。米之秉也。米百筥。米八十筥。米之筥也。聘禮四秉曰筥。禾之秉筥也。鄭云。筥讀如楝梠之梠者。此擬其音。各本作讀爲。誤。此言禾之筥讀如梠。以別於米之筥讀姜呂反。疏云。穧卽稛也。（今本稛誤鋪）

注。秅讀爲秅秭麻荅之秅。

案此當是蒼頡篇。若凡將篇中語。唐初當尚有其文。賈未之檢耳。秅秭。皆數也。麻荅。皆穀也。荅。小豆也。

受牲禮。注。牲。亦當爲腥。聲之誤也。有喪不忍煎亨。正禮飧饔餼當孰者。腥致之也。

見上。

掌交。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注。辟讀如辟忌之辟。使皆知王之所好者而行之。知王所惡者辟而不爲

案辟避古今字。

周禮漢讀考卷之五終

周禮漢讀考卷之六

金壇　段玉裁

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注。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爲資。讀如冬資絺綌之資

案此用聲類改其字。而復說其音義也。

秦無廬。注。鄭司農云。廬讀爲纑。謂矛戟柄竹欑柲。或曰摩鑭之器。

說文竹部曰。籚。積竹矛戟矜也。從竹。盧聲。引春秋國語侏儒扶籚。此注纑當作籚。若依纑字。則當云讀如。不云讀爲矣。（釋文廬本或作籚。此正用注說易正文也。）欑。柲也。竹欑者。積

竹也。合細竹梃爲之。昌邑王傳所謂積竹杖。或曰摩鑭之器者。此以鑭廬同音爲訓。別一說。非謂矛戟柄也。

作舟以行水。注。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作舟。

此古文同音假借字。

貉踰汶則死。注。貉或爲猨。謂善緣木之猨也。

貉。說文作貈。猨。說文作蝯。貈蝯不同部而雙聲。

妢胡之笴。注。故書笴爲笱。（今本作笱）杜子春云。妢讀如（今本作爲）焚咸丘之焚。書或爲邠。妢胡地名也。笱（今本作笱）當爲笴。笴讀爲稾。（从木誤）謂箭稾。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4 版正內

案注中笴字今本皆作笴而唐石經經文作妢胡之笴盖正依故書可藉以正注中笴字之誤可與句相亂如侚書盡執抲或作執拘許叔重云俗謂苛之字止句苛水郡國志注作苛水皆其類也杜據儀禮笴字正笴爲字之誤而復明笴之音義「讀爲稾謂笴稾笴與稾異部雙聲也秋官注云箭榦謂之稾葢禾稾字引伸爲矢榦字說文無笴葢以榦字稾字包之妢讀如焚擬其音耳或爲邪者分聲同也

石有時以泐注鄭司農云泐讀如再扐而後卦之扐泐謂石解散也

此擬其音也說文水部曰泐水之理也（今本作水石之理也非是）從水阞引周禮石有時而泐謂石如其理而解散猶水之依其理也阞地理也從阞會意

凡攻木之工七注故書七爲十鄭司農云十當爲七

此字之誤也

刮摩之工五注故書刮作捖鄭司農云捖摩之工謂玉工也捖讀爲刮其事亦是也

完聲在古音十四部昏聲在十五部合音最近檀弓華而睆注云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可相參證云其事亦是也者謂刮刷之事亦正是玉工所爲也

注鄭司農云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鞄蒼頡篇有鞄㼜

讀爲當作讀如謂其音同也書或爲鞄引蒼頡篇證之則鞄正字鮑同音假借字說文革部曰鞄柔革工也從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鞄卽鮑也許所據周禮字亦從魚蒼頡篇有鞄㼜者謂其篇內有此二字史記宋世家昭公弟鮑革賢而下士此取攻皮之事爲名也下文單云鮑者淺人刪之

注鄭司農云韗讀爲麻運之運

此讀爲當作讀如其音同耳說文革部曰韗攻皮治鼓工也從革軍聲讀若運或從韋作韗案本職曰韗書或作鞠而說文云韗或作韗革部無鞠字葢與司農所據異

注鄭司農云㡆讀爲芒芒禹迹之芒

此讀爲當作讀如其音同耳說文巾部曰㡆設色之工治絲練者案治絲謂湅絲治練謂湅帛

注鄭司農云楖讀如巾櫛之櫛

案謂其音同也楖字說文不載葢古文櫛字節亦卽聲也此如橋亦作槗槳亦作獎

注鄭司農云旊讀爲甫始之甫玄謂旊讀如放於此乎之放

讀爲當作讀如此擬其音耳旊從瓦方聲方與甫雖雙聲而不同部故鄭君易之云讀如放於此乎之放說文瓦部云旊周家當作禮搏埴之工也讀如抵破之抵抵破二字疑即放於之誤

注故書雕或爲舟鄭司農云杜子春云雕或爲舟者非也

雕從周聲故古文假借舟爲之此亦上文舟作周之類也以學者不能通故皆從今書

注鄭司農云埴書或爲植

案此同音假借也

既建而迆注鄭司農云迆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著戈於車邪倚也

說文曰迆衺行也戈邪倚作迆是正字與上林賦倚移之移音義同倚移今史記上林賦作旖旎說文於禾曰倚移於旗曰旖施於木曰橢施皆謂阿那也

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注樸屬猶附著堅固皃也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葢以操之爲已戚矣速疾也書或作數鄭司農云樸讀如子南僕之僕

大雅毛傳曰樸枹木也方言曰樸从才誤盡也南楚凡物盡生者曰樸生注云今種物皆生曰樸地生案樸樸二同皆謂積密引公羊傳者以證齊言今本周禮作爲已蹙矣蹙者戚之俗字余本不誤速或作數者數讀色角反則有疾意故鄭君從數樸讀如僕者擬其音也

注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

考工記葢齊人所記故汶泲皆齊水戚終古皆齊語

加軫與轐焉四尺也注鄭司農云轐讀爲旃僕之僕謂伏兔也

旃僕未聞僕當作撲廣韻撲拂箸也漢人多用旃爲氈氈撲者以氈坋物如今婦人之粉拍讀爲當作讀如說文車部曰轐車伏兔也引周禮加軫與轐焉

輪人牙也者以爲固抱也鄭司農云牙讀如跛者訝跛者之訝謂輪輮也世閒或謂之罔書或作輮

案名牙者爲其曲也草木初生直者謂之萌句者謂之牙佩玉有衡牙牙亦謂兩璜如半璧者書或作輮輮亦取揉曲意牙說文作枒木部曰枒一曰車網會也車人謂之渠

第一〇八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24 版反內

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注鄭司農云微至書或作危至
此聲之誤也
取諸圜也注鄭司農云故書圜或作員當爲圜
謂當從圜也凡方圜字多作圓作員者視此
欲其掣爾而纖也注鄭司農云掣讀爲紛容掣參之掣
乎謂如桑螵蛸之蛸
史記司馬相如上林賦說樹木云紛容蕭蔘漢書文
選皆作紛溶蔚蔘案蔚蔘與橚槮同蕭森二音郭璞
曰紛溶蔚蔘枝𣗳擢也鄭司農所偁作掣參音義與
郭同謂輻之纖長畧如枝條𣗳擢故曰讀爲言音義
皆同也鄭君云如桑螵蛸者專擬其音耳說文手部
曰掣人臂皃從手削聲引周禮輻欲其掣尒然則考
工上林皆假借字又凡考工爾字依說文當皆本作
尒尒者詞之必然也
望其轂欲其眼也注眼出大皃也鄭司農云眼讀如限
切之限
說文眼目也鄭意目部睔暉睍䀹等字與眼音皆相
近故以出大皃訓眼大對廉而言望之如大出目進
而視則其幔革又斂約後鄭司農說者博異說而已
讀如限切之限者擬其音鄭君訓出大皃則不讀如

限也限切謂門限爾雅柣讀千結反卽切字也漢書
曰切皆銅沓西都賦乎墀釦切（卽漢書之切皆銅沓黃金塗也作砌誤）
西京賦設切厓隒（卽西都之仍增厓而衡閾也）高誘注淮南多偁
門切唐人謂門限爲樀（見匡謬正俗）樀正切之重讀司農
讀如限切者擬其音謂其齊整截然也說文車部曰
輥轂齊等皃引周禮望其轂欲其輥葢賈侍中讀
如是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注蚤當爲爪謂輻入牙中者也
鄭司農云綆讀如（今本作爲）關東言餅之餅謂輪箄也乎謂
輪雖箄爪牙必正也
儀禮爪字皆作蚤古文假借字也綆讀如關東言餅
擬其音也今本作讀爲誤必如關東言餅則他處言
餅非其讀也玉篇云綆鄭衆音補管反蓋近之箄江
氏愼修作算誤算不得反以薄歷也盧氏召弓刻經
典釋文改箄作算不可從
察其菑蚤不齵注菑謂輻入轂中者也鄭司農云菑讀
如䄠廁之廁謂建輻也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
胾博立梟棊亦爲菑
讀如䄠廁擬其音也泰山平原呼所樹立物爲菑聲
如胾此舉方言證之必云聲如胾聲如鍛鎛聲如腐

昭之胞乃後知泰山平原河閒南陽之語言也又云
博立梟棊亦爲菑者廣雅之皆建立之義弓人之菑
栗詩箋之熾菑管子之剚耕剚耘史記之傳刃義訓
畧同

必矩其陰陽注矩謂刻識之也故書矩爲距鄭司農云
當作矩謂規矩也

此亦古文假借

陽也者稹理而堅注稹致也鄭司農云稹讀如今本作爲稹
祭之稹

致今之緻字說文禾部曰稹穜概也从禾眞聲引周

禮稹理而堅案稹者禾之密引伸爲木文理之密釋
文云本又作槙集韻因之此恐轉寫改易从木耳讀
如稹者擬其音今本作讀爲非也漢時稹音如震

則轂雖敝不藃注鄭司農云藃當作秏釋文作秏俗本作耗乎謂
藃藃暴陰柔後必橈減幬革暴起

司農謂藃者聲之誤也故改爲秏鄭君申其意曰秏
秏暴也今本作藃藃暴蓋轉寫之誤陰柔後必橈減
所謂秏也幬革暴起所謂暴也幬必負榦注云革轂
相應無贏不足秏暴者轂不足而革贏有秏則必有
暴也荀卿書謂之槁暴說文艸部云藃艸皃从艸歊
聲此藃之本義下文引周禮轂敝不藃此說其假借
也

轂小而長則柞注鄭司農云柞讀爲迫唶之唶

此與典同侈聲筰注參覯迫唶卽迫筰也

大而短則摯注摯讀爲槷謂輻危槷也

摯槷同在第十五部說文云槷䡎不安也

以其圍之防捎其藪注捎除也鄭司農云捎讀如桑螵
蛸之蛸今本作讀爲誤藪讀爲蜂藪之藪謂轂空壺中也乎謂
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當輻菑者也藪者猶言趨也
蜂藪者衆輻之所趨也

梢各本作捎今案匠人梢溝亦讀如蛸與此除義同
然則此亦當從木俗謂木末爲梢凡以末探取物皆
得曰梢是其訓也轂空壺中老子所謂以無有爲用
者也藪者輻菑所抵故云藪者猶言趨蜂藪者衆輻
之所趨今本藪者蜂藪者互易誤申大鄭之指也案說文木部橾
車轂中空也从木喿聲讀若藪蓋故書作橾大鄭易
橾爲藪故云讀爲許謂橾爲正字故云讀若藪今周
禮本恐有誤又案急就篇作轑䡓作桑桑藪雙聲轂
壺中曰橾曰桑猶鼓柢謂之鏁不必泥藪字訓爲輻
所趨也

容轂必直。注。鄭司農讀容上屬曰幬容。農下有云字者衍文。予謂容轂者。今本無轂字非。治轂爲之形容也。

此離經之異。

故玆其輻廣以爲之弱。注。弱菑也。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是其類也。鄭司農云。玆讀如紘綖之紘。謂度之。

蒲本在水中者。其字或從艸作蒻。卽菑在轂中之意也。玆讀如紘。擬其音而義在是。紘絜於項。故與圍度之訓相近。

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注。鄭司農云。溓讀爲黏。謂泥不黏著輻也。

周禮漢讀考　卷六　十

說文。溓。薄冰也。一曰中絕小水。故大鄭易經之溓爲黏。黏與溓聲類同也。鄭君注易爲其慊于陽也。慊讀爲羣公溓之溓。溓。𧝎也。𧝎之訓與黏相近。羣公溓。公羊何氏本作羣公廩。

揉輻必齊。

案注。揉謂以火橋之。然則其字當作煣。下文揉牙。說文引作煣牙。可證。說文曰。煣。屈申木也。無揉字。

則無槷而固。注。鄭司農云。槷。榝也。蜀人言榝曰槷。予謂槷讀如涅。從木。熱省聲。

榝。說文作楔。先結切。今俗語尙如是。楔其正字也。蜀人言榝曰槷者。方言之異也。舉方言。證經之槷謂楔也。大鄭未說槷讀何音。故擬其音曰讀如涅。又曰從木。埶省聲者。葢以正說文槸字下云埶聲之未密。槸訓木相摩。又經傳多假槷爲臬。又本職注用爲危槷。楔之訓僅見於此。榝。葉抄釋文及集韻皆從木。

凡揉牙。外不廉。注。廉。絕也。

說文火部曰。熑。火煣車網絕也。引周禮。煣牙外不熑。案鄭本當同。轉寫失之耳。絕者。賈云絕理。玉裁謂肉部所謂脃也。脃從絕省聲。

萬之以眂其匡也。注。等爲萬蔞。以運輪上。輪中萬蔞。則

周禮漢讀考　卷六　十一

不匡剌也。故書萬作禹。鄭司農云。讀爲萬。書或作矩。

不匡剌者。無偏戾也。不從矩者。凡物中規者無不中矩。不待言也。

輪人桯圍。注。鄭司農云。桯。葢杠也。讀如丹桓宮楹之楹。

此擬其音也。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注。爲下起數也。枚一分。故書十與上二合爲卄字。杜子春云。當爲四尺者二。句十分寸之一。

各本注誤。惟疏不誤。說文十部曰。卄。二十幷也。古文省。多。卅。三十幷也。古文省。案卄讀如入。卅讀如颯。秦

刻石文如是，幷爲一字，則不讀爲兩字。後世如唐石經作廿作卅，仍讀二十、三十，非古也。此經二上屬十下屬，而故書合爲一字，正由寫者不分句度所致。或曰廿字長言之，仍爲二十也。

謂之庇。軹注：庇，覆也。故書庇作秘。杜子春云：秘當爲庇。

必聲在古音十二部之入聲，比聲在十五部，合音亦相近。杜謂字之誤也。

蚤圍注：蚤當爲爪。

見爲輪職。

去一以爲隧注：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讀如鑽燧改火之燧。玄謂讀如邃宇之邃。

此皆擬其音，而邃字於義近。

較崇注：故書較作榷。杜子春云：當爲較。

交聲、隺聲古音同在第二部，故古文以榷爲較也。較，說文作較。

轛圍注：鄭司農云：轛讀如繫綴之綴，謂車輿軨立者也。立者爲轛，横者爲軹。書轛或作軨。玄謂轛者以其鄉人爲名。

繫綴，擬其音也。鄭君云以鄉人爲名，釋其字之從對也。說文車部云：轛，車横軨也，從車，對聲。引周禮參分

軹圍去一以爲轛圍。玉裁謂：大鄭以軨立者訓轛，許以横軨訓轛，鄭君主謂式之植者衡者，說各不同。

飾車欲侈注：故書侈作移。杜子春云：當爲侈。

見㮚氏。

輈人軌前十尺而策半之注：鄭司農云：軌謂式前也。書或作軓。玄謂軌是軓（今本作軌，誤）法也，謂輿下三面材，輢式之所尌持車正也。

案玄謂軌是句絕，謂當從軌也。下釋軓字之義。軓卽經下文所謂任正者，與下三面材，輢式之所尌持車正，故謂之軓。訓法，其字葢與笵同。用鄭君分別軓字與軌訓軾前不同，所以伸大鄭之意，謂此經軌是軓非也。正義乃云後鄭從古書軓不從軌，葢其所據注作玄謂軓是軓法也，字譌句誤而支離其說矣。大馭祭軌，故書作軓，杜子春易爲軌。少儀注云：範與軌聲同，謂軾前也。皆以軌爲正字。

注：十或作七。合七爲弦，四尺七寸爲鉤，以求其股，股則短矣。七非也。

此字之誤也。

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注：杜子春云：弧讀爲盡而不污之污。

盡俗本作淨轉寫之誤也宋槧本及明嘉靖本不誤

盡而不汚見春秋成十四年左氏傳汚讀爲紆謂紆曲也杜易弧爲汚汚訓窊下窊下猶紆曲也鄭君如字釋之而大指略同

不伏其轂注故書伏作偪杜子春云偪當作伏

此鄭依杜改字伏偪古音同在弟一部

必緧其牛後注故書緧作鱐鄭司農云鱐讀爲緧關東謂紂爲緧鱐魚字

鱐緧古音同在弟三部是以司農依聲類易之關東謂紂爲緧見方言方言作緻緻與緧同說文緧紂二

字互訓云鱐魚字者言鱐字與經無當故知當是緧也一本注鱐作緅釋文曰緅音秋與緧同葉林宗抄本如是集韻緧緅同字若然則陸德明本注無鱐魚字三字與賈公彥本異

輈欲頎典注頎典堅刃兒鄭司農云頎讀爲懇典讀爲殄駟車之轂䡈尺所一縛頎典似謂此也

頎典二字疊韻鄭訓爲堅韌兒司農擬以車歷錄訓之其云讀爲懇讀爲殄者皆當作讀如擬其音耳故下文仍云頎典不云懇殄也讀如懇懇與阮雙聲讀如殄殄與朕雙聲阮朕者坳突也每一縛則有一坳

突尺所猶云尺許也

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注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轅脊上雨注令水去利也玄謂利水重讀似非也注則利謂輈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則久謂輈之在輿下者平如準則能久也

古音準與水同在十五部司農依故書作水鄭君依今書作準謂作水非又謂當作輈注則利句準則久衍準利二字

終日馳騁左不楗注杜子春云楗讀爲蹇左面不便馬苦蹇輈調善則馬不蹇也書楗或作券玄謂券今倦字

也輈和則久馳騁載在左者不罷倦

杜易楗爲蹇字古音同在十四部也鄭君依或本作券云今倦字者券卽今之倦字也古多用券今多用倦是之謂古今字張揖之古今字詁所由作也說文力部券下曰勞也人部倦下曰罷也分載之不云一字

行數千里馬不契耎注鄭司農云契讀爲爰契我龜之契耎讀爲畏耎之耎

讀爲契龜之契者用其義也毛公曰契開也故以傷蹄言之耎今本作需疏引易需卦釋文云需音須又

乃亂反今案云乃亂反則當是耎字說文大部曰耎稍前大也讀若畏偄人部曰偄弱也司農云畏耎者與許畏偄同不耎道里者不怯偄道里悠遠也

㫐輈環濬注鄭司農云濬讀爲濬酒之濬

讀爲當作讀如謂其音同也疏引士冠禮濬用酒按說文冠娶禮祭字作醮酒盡字作釂此注濬酒正當爲釂酒

注熊虎爲旗師都之所建

帥今譌師說見司常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注殺矢與戈

戟異齊而同其工似補脫誤在此也

鄭意補脫者當補入於築氏職而在此是爲誤也殺矢與削同齊此與掌客著脫字失處同

注鋌讀如麥秀鋌之鋌鄭司農云鋌箭足入槀中者也

讀如者謂其音同也麥秀鋌鄭時葢有此語謂麥秀芑束森挺然也箭足入槀中者纖銳似之刃圍一寸而穎入槀中一尺

注鄭司農云垸量名讀爲丸

案讀爲疑當作讀如

重三鋝鄭司農云鋝量名也讀如（今本作爲）刷爷謂許叔重

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環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

呂刑罰百鍰今文尚書作率亦作選應劭曰選音刷與此讀如刷一也今本注作讀爲誤鄭君據叔重說鋝即鍰又據東萊方言所謂環者葢即鍰然則三鋝之爲一斤四兩無疑鍰鋝似同當作環鍰似同（鋝即鍰鍰即環故知三鋝即東萊之三環也）說文云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鄭注周禮用許後說也今本說文云北方以二十兩爲鋝脫三字戴氏考工記圖補之

鳧氏兩欒謂之銑注故書欒作樂杜子春云當爲欒書亦或爲欒銑鍾口兩角

此字之誤也說文大夫基樹欒周禮正義引春秋緯作欒草其誤正相似

旋蟲謂之幹

程氏易田曰幹當作斡說文斡蠡柄也然則鍾柄亦得名斡矣

侈弇之所由興注故書侈作移鄭司農云當爲侈

此古文假借字也少牢饋食禮侈袂一作移袂

侈則柞注讀爲咋咋然之咋聲大外也

大他餓反今俗音如泰亦如忒
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注故書圜或作圍杜子春云當
爲圜
杜謂字之誤也案圜義自可通規其處而後深之也
施之於文則蒙上先言以其一爲之深耳
㮚氏爲量注㮚古文作歷
㮚歷異部而雙聲此可證聘禮燕禮曰栗階檀弓之
記曰歷階其實一也凡不拾級而上曰栗階不拾級
而下曰𨑻階亦皆曰散等賈疏多誤
權之然後準之注準故書或作水杜子春云當爲水爲當
作從金器有孔者水入孔中則當重也今謂準擊平正之

又當齊大小
準亦見輈人杜從水鄭從準鄭云擊平正之者如俗
彈天平然彼此兩平則輕重均矣天平今用比舊用
彈卽鄭所云擊也
準之然後量之注鑄之於法中也量讀如量人之量
此擬其音也
其臀一寸注故書臀作脣杜子春云當爲臀謂覆之其
底深一寸也
殿聲辰聲同在古音弟十三部此謂聲之誤也

凡鑄金之狀注故書狀作壯杜子春云當作狀
此亦聲之誤也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注屬讀如灌
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
屬者連屬附著之義讀如注者重言之也屬注古音
在第三四部
眡其鑽空欲其惌也注鄭司農云惌小孔貌惌讀如今本
作爲宛彼北林之宛
此擬其音也今本作讀爲誤說文惌或宛字
鮑人之事注鮑故書或作鞄鄭司農云蒼頡篇有鞄甍

見序官
卷而摶之注鄭司農云卷讀爲可卷而懷之之卷摶讀
爲縛一如塡之縛謂卷縛韋革也
卷與論語卷懷義同易摶爲縛縛謂卷之緊也
而不迆注迆讀爲既建而迆之迆謂革不𪊲
謂與既建而迆之迆義同謂不衺也
察其線注故書線或作綜杜子春云綜當爲糸旁泉讀
爲絤謂縫革之縷
泉宗篆相似此正其形之誤當爲線而後說線卽絤
字葢司農時多用絤字也說文綫爲小篆綫與絤同

也線爲古文謂縱人及考工故書也晉灼注漢書云綫古線字則晉時綫爲古字線爲今字與許時互易
欲其柔滑而腥脂之注鄭司農云腥讀如沾渥之渥此擬其音而義可知也腥之言厚也司農云厚脂之是也脂之猶詩言膏之說文不收腥字者蓋其字因脂從肉旁而亦從肉實則用渥足以包之也沾今之添字
則耎注故書耎作㬮鄭司農云㬮讀爲柔耎之耎謂厚脂之韋革柔耎
耎各本作需㬮各本作劂宋釋文耎人兗反㬮而髓

反又人兗反葢作音義時字未誤也古音耎聲必在弟十四元寒桓部需聲必在弟四矦部陸氏在唐初尙未誤自後乃耎需互譌延及經傳大祝㨎祭輭人挈耎及此皆是也唐初挈耎已誤爲需故陸有須音㨎祭及此經未誤故反以而臯人兗此皆確然不易者故皆更正
則是以博爲帴也注鄭司農云帴讀爲翦謂以廣爲狹也𤣥謂翦者如俴淺之俴或者讀爲羊豬戔之戔
司農易帴爲翦說其義曰狹鄭君恐人不知翦意伸明之曰此翦音義如詩俴淺之俴俴淺也見毛詩傳俴淺者狹意也又云或者讀爲羊豬戔之戔者此鄭君博異說也羊豬戔戔當與棧同通俗文板閣曰棧公羊傳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柴其下周禮注作棧其下羊豬之圈藨之以柴木不必均平且多罅隙革緩急不齊急者先裂是以廣博之革爲棚棧之不均平多罅隙也注意如是劉昌宗俴音仕顯反此注中前說戔音晉見反此注中後說自釋文晉字譌普集韻因云匹見切
則雖敝不甐注甐故書或作鄰鄭司農云鄰讀爲磨而不磷之磷
甐與磷同瓦石皆磨甐之物也鄰者古文假借字

韗人爲臯陶鄭司農云韗書或爲鞠臯陶鼓木也𤣥謂鞠者以臯陶名官也鞠卽陶字从革（今本作則本疏及大射儀疏皆作郎）
韗人書或爲鞠人然則前函鮑韗韋裘亦當作鞠矣鄭君釋鞠字曰从革从陶省職爲臯陶故官名鞠也陶省亦聲也壺涿氏有炮土之鼓明堂位有土鼓蕢大古鼓腔用匋後乃用木鼓木曰臯陶
穹者三之一注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謂鼓木腹穹隆者居鼓三之一也𤣥謂穹讀如穹蒼之蒼
志無空邪今管子弟子職篇作志無虛邪古穹空多

通用。如毛詩在彼空谷。韓詩作穹谷。是司農云腹穹隆。則上文穹讀如空而已。非易爲空字。今本作讀爲誤也。鄭君以讀如空未是。故正之曰讀如穹蒼。而下文申居鼓三之一之說。

上三正。注。鄭司農云。謂兩頭一平。中央一平也。乎謂三讀爲參。正。直也。

先後鄭讀異而說同。必易三爲參者。如弓人謂之參均之參。雖兩池一平。而各居二尺二寸。又各弦直也。異而同曰參。

畫繢之事。山以章。注。章讀爲獐。獐。山物也。在衣。齊人謂

麇爲獐。

獐。說文作麞。

鍾氏以朱湛丹秫。注。鄭司農云。湛。漬也。丹秫。赤粟。乎謂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

湛者。今之沈溺字。於義無施。故易爲漸漬之漸。

淳而漬之。注。淳。沃也。以炊下湯沃其熾。烝之以漬羽。漬猶染也。

案以炊下湯沃其熾語不可解。上文注云熾。炊也。豈以炊沃炊乎。當云沃其羽。烝之以漬羽。不嫌羽字複也。既炊朱秫。下湯沃羽。遂烝所沃羽而染之。不烝則色不上也。此注云漬猶染也。與上文注漸漬不同訓。賈疏甚誤。

五入爲緅。注。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

士冠禮注。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此注謂爵爲今之俗文。然則古文皆當作緅矣。說文不取緅字。取纔字。云帛雀頭色。一曰微黑色如紺。讀若讒。蓋漢時禮今文作爵。亦作纔。許與鄭所取各不同也。鄭不取纔。故今禮無纔字。纔與緅爵皆雙聲。

㡛氏涚水。注。故書涚作湄。鄭司農云。湄水。温水也。

案湄當作渜。釋文曰渜。一音奴短反。可證也。士喪禮

渜濯棄於坎。古文渜作湪。湪涚同字。猶褖稅同字。司農據作湪之本。說文據作涚之本。水部曰。涚。財溫水也。從水兌聲。引周禮以涚漚其絲。鄭君則從涚而義異。

渥淳其帛。注。渥讀如繒人渥菅之渥。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

云讀如者。音義同也。今左傳作鄗人漚菅。鄭君所據作渥。渥之言厚也。久也。以欄灰和水。久日濃沃其帛。漸釋者。猶今俗云浸透也。

淫之以蜃。注。杜子春云。淫當爲涅。書亦或爲湛。乎謂淫

薄粉之令帛白
　淫當爲湼此謂字之誤也云書亦爲湛者淫湛同在
第七部鄭君从淫訓薄粉之然則淫之言𥾭也今俗
語言𥾭柔感切
玉人命圭七寸謂之躬圭注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
躬圭杜子春云當爲七寸玄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
焉
　此鄭從杜作七寸而明經作五之所由也闕亂者依
典瑞則有兩命璧五寸之文而闕又以五字羼入圭
文也存焉者於此可考也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注鄭司農云全純
色也龍當爲尨尨謂雜色玄謂全純玉也瓚讀爲餍之
餍（讀下今本有爲字葉抄釋文及正義內皆無）龍（此當作尨）瓚將皆雜名也卑者
下得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
伯子男三玉二石
　能已多見他職瓚讀餍餍者謂其音同㕟也內則注
有脊㕟釋名作脊饡云龍瓚將皆雜名將之訓雜未
聞說文作埒玉部曰禮天子用全純玉也（又部亦云）上公
用駹四玉一石也侯用瓚三玉二石也伯用埒玉石
半相埒也葢賈侍中輩有云將當爲埒者許從之鄭
君本禮緯故說不同依許差之子男同位一玉二石
　又按釋文云瓚才旱反下同司農音讚餍作旦反然
則陸本瓚讀餍之餍六字在玄謂之上與賈本不
同疑陸筆誤
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央
爲執之以備失隊
　方言曰車下鐵陳宋淮楚之間謂之畢大者謂之綦
郭注云鹿車也案鹿車非小車財容一鹿之謂方言
曰維車趙魏之間謂之轣轆（句）車（此車字上疑有脫文當云亦謂之鹿）
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道軌廣雅維車謂之厤鹿道

軌謂之鹿車本方言葢厤鹿卽詩毛傳之歷錄鹿車
卽周禮注之鹿車鹿車與歷鹿義同皆於其圍繞命
名也說文輴束謂之𦃺軸束謂之鞏車束謂之𩊱其
實古人不甚區別說文又曰縪止也古畢必通用故
畢縪必𩊱四字同圭以組約其中央備失墜如車以
鐵或以革約束相類
祼圭尺有二寸注祼之言灌也或作淉或作果
　見大宗伯
黃金勺注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爲勺謂酒尊中
勺也

此古文假借

衡四寸注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

此更正先鄭說

駔琮五寸注駔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

亦見典瑞

以致稍餼注餼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爲餼

案說文米部曰氣饋客芻米也從米气聲引春秋傳齊人來氣諸侯又曰或從旣作槩又曰或從食作餼然則氣正字餼或字不當云氣當爲餼也蓋漢時已用乞爲乞假字氣爲雲气字而餼爲餼餼字略如今

人子春以今釋古往往讀古字爲今字於此可得其例許所引左氏所謂逃春秋傳以古文也聘禮注古文餼爲旣（今本作旣爲餼蓋誤）中庸旣稟稱事此皆槩文之爛與

矢人茀矢參分注司弓矢職茀當爲殺

殺矢七分注司弓矢職殺當爲茀

案兩當字皆衍文

以其笱厚爲之羽深注笱讀爲稾謂矢幹古文假借字

各本此笱與凡相笱皆作笴今正之笴胡之笴注云故書笴爲笱杜子春云笱當爲笴笴讀爲稾案此經依故書作笱也矢幹曰稾（見稾人注）曲竹捕魚曰笱蕭豪尤侯合音最近故易字而云笱者古文假借字若如今經作笴本訓矢幹何必易爲稾云古文假借乎鄭以笱與稾聲類同故指爲同聲假借杜指爲字之誤則云笱當爲笴足矣不必云笴讀爲稾也笴字見儀禮說文不之取然則許意亦以稾爲箭幹正字

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注故書憚或作但鄭司農云讀當爲憚之以威之憚謂風不能驚憚箭也

大司馬職注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壇但憚三字同在古音第十四部也

刃長寸注刃長寸脫二字

謂寸上脫二

凡相笱

已見

欲生而搏注搏讀如搏黍之搏謂圜也

其音義皆同也

陶人庾實二㲄注鄭司農云㲄讀爲斛㲄受三斗聘禮記有斛乎謂豆實三而成㲄則㲄受斗二升

案司農注似轉寫之誤讀爲斛斛當本是或爲斛司農因正之云㲄受三豆旊人之文也聘禮有斛謂十斗

曰斛也此分別㪷斛之解正經㪷或爲斛之誤轉寫或誤讀豆誤斗似鄭君時已作㪷受三斗而正之梓人斗誤爲豆此豆誤爲斗皆是聲誤

髻𧴩薜暴不入市注鄭司農云髻讀爲刮𢁉謂髻讀爲䟫

髻訓絜髮也故大鄭易爲刮謂器似刮刷然也鄭君以爲其義未安乃易髻爲䟫謂器之折足者也髻從昏聲昏從氏聲音厥與月聲近

注𧴩頓傷也

各本經注作墾惟經典釋文作𧴩（葉抄如是通志堂刻乃改之）集韻入聲四覺引周禮髻𧴩薜暴案說文本無墾字豕部曰𧴩齧也凡齧物必用力頓傷謂若傾跌器坪傷辟戾者也顛頓而傷

注鄭司農云薜讀如（今本作爲）藥黃檗之檗𢁉謂薜破裂也

黃檗今俗作黃柏黃蘗皆誤讀如檗者擬其音也今本作讀爲誤其義訓破裂然則薜讀爲分肌擘理之擘謂器之璺者也

注鄭司農云暴讀爲剝𢁉謂暴謂墳起不堅致也

先鄭易爲剝字鄭君以剝義與薜相亂故從本字作暴訓墳起不堅緻與槁暴之暴略同

器中膞注膞讀如車輇之輇

此擬其音

梓人爲筍虡注鄭司農云筍讀如竹筍之筍

讀如各本作讀爲誤也此與典庸器注皆擬其音耳此筍竹胎字也與竹箭有筍字同音異竹箭有筍于貧反

以胷鳴者注胷鳴榮原屬

胷說文作匈俗作胷釋文曰胷于本作骨鼈屬也（各本鼈字譌爲敝屁二字）賈馬作胃靈蠵屬也案說文虫部曰蠵大龜也以胃鳴者正用賈侍中說與鄭異又云螾

側行者鮯蟲連行紆行者蛹黿詹諸以脰鳴者榮蚖蛇醫以注鳴者蟬以旁鳴者蜚蟠螾以翼鳴者蜙蝑以股鳴者與鄭或同或異蠭皆賈說

燿後注燿讀爲哨頃小也

說文哨不容也記投壺曰枉矢哨壺哨是頃意不容是小意頃今傾字頃不正也或譌作頎李音懇釋文本作頃是賈疏本作頎非

其聲大而宏注鄭司農云宏讀爲紘綖之紘謂聲音大也

弓介其器圍以閎注曰閎讀爲紘紘謂中寬象土含

物正義云紘從頤下屈而上屬於兒中央寬緩案凡
其外闊弇其內深廣曰宏似不假易爲紘也聲音謂
聲之成文者
頎脰注頎長脰貌故書頎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鬜
頭無髮之鬜
說文頁部曰顧頭鬢少髮也从頁肩聲引周禮數目
顧脰此蓋賈侍中說字與鄭同義與鄭異頎或爲牼
鄭司農讀牼爲鬜皆雙聲字說文髟部云鬜鬢禿也
明堂位注云齊人謂無髮爲禿楬楬卽鬜之假借釋
名作鬝司農與髟部合謂鸁屬項無毛也鸁屬項不

必無毛故鄭君不取

閷
案閷者殺之譌也後皆同殺籀文殺役籀文役
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
色必似鳴矣注故書撥作廢匪作飛鄭司農云廢讀爲
撥飛讀爲匪以似爲發
撥廢同部匪飛同部皆以聲類易字也鄭君云匪文
貌則匪者斐之假借與淇奧詩同以似爲發者謂似
當爲發也僅云似鳴形容未盡故改爲發鳴若然則
下節本云其能色必不似鳴今本似不鳴誤鄭君經

仍作似蓋不謂然
則必如將廢措注故書措作厝杜子春云當爲措
此古文假借也漢書抱火厝之積薪之下同子春謂
厲石之字非訓故易爲措古廢置皆曰措
其匪色必不似鳴矣
見上
梓人勺一升注勺尊斗也
斗與枓同說文枓勺也尊枓謂挹取尊中之枓也今
本作尊升誤魏晉人書斗字多作升故易譌升又案
此斗字與枓皆音主若下注豆當爲斗之斗謂十升

也多口反釋文淆亂
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觚
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
觗爲觚者字之誤斗爲豆者聲之誤鄭駁異義云觶
字角旁辰（作友蓋誤）汝潁之閒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
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
寡聞觗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
飲一豆酒注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
又者蒙上
梓人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注𠆤謂个讀若齊

人搚榦之榦上个下个皆謂舌也
此擬其音也
縜寸焉注鄭司農云縜籠綱者縜讀爲竹中皮之縜
案讀爲竹中皮之縜當作讀如竹青皮筍之筍擬其
音也筍于貧反今之筠字顧命禮器聘義注字皆作
筍說文糸部曰縜持綱紐也引周禮縜寸
則春以功注春讀爲蠢蠢作也出也
此易其字蠢作也見楊雄方言
詒曾孫諸侯百福
各本曾孫上有女字惟釋文大書詒曾孫三字無女

字葉抄本如是通志堂添女 今案無者是上文兩女字皆謂不
寧矦此曾孫諸矦謂寧矦之曾孫諸矦不當云女以
相滑溷也注云謂女後世爲諸矦者自蒙若猶女也
之女而言
廬人注酋近夷長矣
前引鄭司農云酋矛酋發聲直謂矛鄭君此云酋近
夷長以正之酋之言遒有近義夷有長義
句兵欲無彈注故書彈或作但鄭司農云但讀爲彈丸
之彈彈爲掉也
司農易但爲彈書亦或爲彈彈丸者傾側而轉者也

掉之義取此說文人部曰僤疾也從人單聲引周禮
句兵欲無僤許所據有異或此注當云故書彈或作
僤司農讀僤爲彈也疾與掉義相足
刺兵欲無蜎注故書蜎作絹鄭司農云絹讀爲悁邑之
悁悁謂橈也玄謂蜎亦掉也謂若井中蟲蜎蜎
大鄭本作絹易爲悁悁邑者悁悒也鬱抑之皃橈之
義取此鄭君從作蜎之本訓掉謂其掉若井中蟲蜎
蜎然也蜎蜎即孑孓疊字爲名各本作井中蟲蜎之
蜎衍一之字說文虫部蜎篆下曰蜎蜎也今本作蜎
也脫一蜎字云謂若者釋其義非如讀若釋其音

句兵椑注鄭司農云椑讀爲鼓鼙之鼙玄謂齊人謂柯爲椑
則椑隋圜也
讀爲當作讀如擬其音耳鄭君釋其義曰齊人謂斧
柄曰椑斧柄必隋圜則椑者隋圜之言隋圜對下文
摶是正圜言也注中柯下今本衍斧柄二字蓋或箋
於旁因入正文也
紾則校注鄭司農云校讀爲絞而婉之絞玄謂校疾也
司農易爲絞絞切也鄭君則不易字云校疾也葢校
有疾義與剿勦字同弓人注亦兩言校疾也
晉圍注鄭司農云晉謂矛戟下銅鐏也玄謂讀如王晉

大圭之晉，稱所搢也。

謂其音義同也。晉大圭，訓爲臿於紳帶之閒，知此晉謂稱臿於銅鍤，搢同臿，俗作插。晉大圭，俗本作搢大圭，非。

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注：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閒，輓而內之，本末勝負可知也。

說文久字下曰：從後灸之也。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引周禮久諸牆以觀其橈。案此則故書作久，師讀爲灸也。許君從故書作久，自可通，無勞易字。久灸義相近，許以灸釋久。士喪禮下篇久之注云：久當爲灸。灸謂

以蓋案塞其口。玉裁謂久之本訓，從後抵拒，引伸爲長久之訓。後人乃知長久之訓，而不知本訓，遂以抵拒之訓專歸灸字。注家欲使讀者知古今異言，古今異字之梗槩耳。柱，今之拄字。

匠人置槷以縣。注：故書槷或作弋。杜子春云：槷當爲弋，讀爲杙。玄謂槷，古文臬假借字。

杜正槷從弋，又云弋讀爲杙，此與正帝爲奠，奠讀爲定，正笱爲笱，笱讀爲稾同。說文橜弋字作弋，而杙爲爾雅劉劉杙之字。杜易弋爲杙者，蓋漢時橜弋字已作杙，故以今字易古字，如以灸易久之比。許自據周禮故書及字形得其說，故不同也。鄭君則從槷，謂槷爲臬之假借，如笱爲稾之假借，九軌爲鎰之假借。下文引爾雅分別杙臬字，見此經言柘地者，則作臬爲正，不當如杜作杙也。弋杙在古音弟一部，臬槷在弟十五部。

匠人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

案說文鼎部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從鼎门聲。此以郊门之门爲聲，讀如扃，古熒切。鼏，鼎蓋也，從鼎一聲，此以一下垂之一爲聲，讀如幎，莫狄切。蚰部鱻從鼏聲，虎部虩讀如鼏，皆鼎蓋之鼏，非舉鼎之鼏也。鼏

字下引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蓋作鼏作箇者故書，作扃个者今書也。儀禮古文作扃，今文作鉉，而說文金部鉉字下曰：易謂之鉉，禮謂之鼏。禮者，謂十七篇。然則儀禮古文本亦作鼏字，蓋後人因鄭君所注鼏鼏連文，俗易仞爲一字，故上字改爲同音之扃，與今本說文有鼏無鼏，而鼏音莫狄切，正誤合二字爲一也。儀禮古文作鼏，今文作鉉。鄭君上字從古文，下字從今文，故云鼏鼏連文。

環涂七軌。注：故書環或作轘。杜子春云：當爲環。

以其義正其字也。

匠人注：甽土曰伐，伐之言發也。

士各本譌作上。
水屬不理孫。注。屬讀爲注。孫順也。
案屬讀爲注。弟三弟四部之合音也。
梢溝三十里而廣倍。注。鄭司農云。梢讀如(今本作爲誤)桑螵蛸
之蛸。梢溝(各本脫此溝字)謂水漱齧之溝。
讀如桑螵蛸。前注已兩見。皆擬其音耳。前云梢除也
此云梢。水漱齧。義略同。
凡行奠水。注。鄭司農云。奠讀爲亭。謂行亭水。
亭停正俗字。古本作亭。易奠爲亭。猶易奠爲定也。
善防者水淫之。注。鄭司農云。淫讀爲廞。謂水淤泥土留

著助之爲厚。𠂀謂淫。讀爲淫液之淫。
鄭君不改字。而與大鄭意同。
里爲式。注。里讀爲已。聲之誤也。
戴氏考功記圖不改字。
大汲其版。注。故書汲作沒。杜子春云。當爲汲。𠂀謂汲引
也。
此謂字之誤也。
車人。庛長尺有一寸。注。鄭司農云。庛讀如(今本作爲)穎𤵸之
𤵸。謂耒下岐。𠂀謂庛讀爲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耜
讀如穎𤵸。擬其音耳。穎𤵸二字。未詳何出。他本作其
穎有𤵸四字。今依釋文。鄭君易庛爲刺。刺謂耒下前
曲接耜者。以其銳耑。故謂刺。猶殳柲接鐏者曰晉。
車人其博三寸。注。故書博或作摶。杜子春云。當爲博。
此字之誤也。
行澤者反輮。注。㮛者在外。
㮛人充反。各本作需。釋文不誤。
行山者仄輮。注。故書仄爲側。鄭司農云。側當爲仄。山地
剛。多沙石。𠂀謂仄輮爲沙石破碎之。欲得表裏相依堅
刃。

側仄古音同在弟一部。今人二字多混用。漢人甚分
別表裏相依。謂表堅裏柔相倚。竝在㮛外。
羊車。注。鄭司農云。羊車。謂車羊門也。𠂀謂羊善也。
羊門。𦊅卽釋名廣雅之陽門。羊善也。卽春秋繁露羊
祥也。
弓人檍次之。注。鄭司農云。檍讀如(今本作爲)億萬之億。
此擬其音耳。
𢿱栗不迆則弓不發。注。鄭司農云。𢿱讀爲不𢿱而會之
𢿱。栗讀爲榛栗之栗。謂以鋸副析幹。迆讀爲倚移從風
之移。謂邪行絕理者。弓發之所從起。𠂀謂栗讀爲裂繻
之裂。

以鋸副析榦如邦之爓筋栗則餘木也迆讀上林賦
之倚移（今上林賦史記作旖旎文選漢書作猗狔）見前迆移音義同皆謂
邪也鄭君謂七榦中無栗樹易栗爲裂筋者鋸入之
裂者分之東山詩栗薪讀裂薪同此
老牛之角紾而昔注鄭司農云紾讀爲抮縛之抮昔讀
爲交錯之錯謂牛角觕理錯也玄謂昔讀履錯然之錯
方言曰軫戾也說文糸部曰紾轉也淮南書注曰抮
軫了戾也抮縛猶展轉抮與紾皆纏絞之意皆易爲
交錯者謂角麤理錯不順鄭君又易昔爲履錯然之
錯李軌云鄭且若反蓋讀同皺皵之皵李必據鄭周

易注言之
戚於腦而休於氣注戚近也休讀爲煦
戚依釋文（葉抄本）各本作蹙俗字也腦依釋文又作本
休讀爲煦聲類同也說文曰煦烝也玉藻顛實陽休
亦讀煦
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注故書畏或作威杜子春云當
爲（當爲作從）威威謂弓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玄謂讀如秦
師入隈之隈
杜從威鄭則從畏而讀如隈其訓則一鄭意畏即大
射儀之隈字大射儀曰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

壹注隈弓淵也後注云角長者當弓之隈則徑易爲
隈字矣
注廉瑕嚴利也
廉逗下四字句疏誤
凡昵之類不能方注鄭司農云謂膠善戾故書昵或作
樴杜子春云樴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䵒䵒黏也玄
謂樴脂膏䐈敗之䐈䐈亦黏也
杜讀樴爲昵者昵暱之或字戠聲匿聲古音同在弟
一部詩苑柳可證又云或爲䵒者謂故書樴或爲䵒
䵒者黏之或字日聲刃聲與暱雙聲也鄭君徑從樴

云樴者脂膏䐈敗之同部假借字䐈說文作殖字林
作䐈釋名作職他書又作膱䐈亦訓黏經作樴自可
不必易爲暱也鄭司農云謂膠善戾戾當作麗聲之
誤也凡附麗之物莫善於膠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注鄭司農云簡讀爲撊然登陴之
撊玄謂讀如簡札之簡謂筋條也
大鄭讀爲春秋傳之撊然者易其字謂筋休於氣狀
撊然也鄭君讀如簡札謂其音同簡之言莖也故釋
以筋條
桼欲測注鄭司農云測讀爲惻隱之惻玄謂讀如測度

之測測猶清也
易爲惻隱之惻者猶今人云可憐也讀如測度者其
音同而義在焉又申之曰測猶清也案說文云測深
所至也故度深淺曰測桼清如可度然故曰測測不
訓清而此經之測謂桼清也故曰猶清
冬析榦而春液角注鄭司農云液讀爲醳
夜聲睪聲古音同在第五部易液爲醳酒之醳者重
繹治之也或曰史記多用醳爲釋釋者解也謂解析
角劉沈醳音釋案此非鄭意
春液角則合注合讀爲洽

此猶士虞禮古文祫爲合也洽者和柔之意
斲目必荼注鄭司農云荼讀爲舒舒徐也
此古文假借字
強者在內而摩其筋注故書筋或作薊鄭司農云當爲
筋
此雙聲之誤
夫筋之所由幨恆由此作注鄭司農云幨讀爲車幨之
幨玄謂幨絕起也
此讀爲乃讀如之誤謂其音同不取其義也絕起者
絕與胞同摩其筋筋胞而起蹷幨與牙嫌之嫌音義

皆相近
故角三液而榦再液
案注云重醳治之使相稱重醳者重繹也說文醳酒
字祗作繹此鄭君用大鄭液讀爲醳之說
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注需謂不充鄭司農云帤
讀爲襦有衣絮之絮帤謂弓中裨
絮今本及釋文作絮依釋文女居反則絮乃絮之字
誤今正之羅氏注云繻有衣絮釋文絮女居反又說
文絮字下引易需有衣絮可以證此絮字之誤此讀
爲乃讀如之誤帤絮皆非弓裨正字其音義相同耳

注不言絮謂弓中裨則知非易字也耎釋文人兗反
今經注釋文皆譌需此等皆唐以後轉寫譌亂惟車
人反輮注耎者在外釋文獨不誤弓中裨釋文作陴
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注不皆約纏繳之不相次也皆
約則弓帤侔猶均也
案此注脫誤疑當云皆約纏繳之不相次也不皆約
則弓帤侔侔猶均也
長者以次需
惟此需非耎之誤
恆角而短注鄭司農云恆讀爲裻絚之絚玄謂恆讀爲

梔，梔竟也。

此皆易字也。裻絙者，卽俗云脊縫。說文裻，背縫也。恒絙古通用，詩如月之恒，亦作絙。司農意謂引之而直也。鄭君則易爲梔，訓竟。見說文木部。詩亘之秬秠，字作亘。方言絙竟也，字作絙。古同音通用。

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注：鄭司農云：茭讀爲激發之激，激謂弓檠也。校讀爲絞而婉之絞，玄謂茭讀如齊人名手足掔爲骹之骹。茭解謂接中也。變謂簫臂用力異。校，疾也。

讀爲激，當作讀如激，此擬其音，非易其字，故下文仍云茭謂弓檠也。激之古音如交，同在弟二部。鄭君茭讀如骹，亦謂同音。骹與股相接，輪人注言股以喻其豐，言骹以喻其細。隈與簫相接，則義亦同也。校見廬人。

故剽。注：剽亦疾也。鄭司農云：剽讀爲湖漂絮之漂。

此讀爲，蓋當作讀如，擬其音也。湖漂絮卽莊周書之洴澼絖。說文水部曰：漂，於水中擊絮也。竹部曰：箈，潎絮簀也。糸部曰：紙，絮一箈也。然則其事葢以亂絮於水中漂擊之，以箈藉之，令更成絮，卽蔡倫造紙之先聲。韓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是也。湖漂絮者，湖中漂絮，時有此語。

引如終紲。注：變譬言引字之誤。

撟榦。撟角。

案劉氏枯老反，葢劉本撟作槁。輪人注曰：以火槁之。劉苦老反。

欲孰於火而無燂。注：燂，炙爛也。故書燂或作朕。鄭司農云：字從燂。（字宜作嘗字）

說文火部曰：燂，火孰也。或作朕者，𤎼之誤，故司農從燂也。燂之義與熑羸略同，皆謂太過。

長其長而薄其敝。注：鄭司農云：敝讀爲蔽塞之蔽，謂弓人所握持者。

此易其字。

弓而羽殺。注：羽讀爲扈，扈，緩也。

此易其字。

維角定之。注：鄭司農云：定讀如牚距之牚，車牚之牚。

注中四牚字皆定之誤。案說文止部曰：定，歫也。歫，止也。定古本音堂，轉爲直庚反，其字變牚，變樘，變撑。車定亦作車樘。說文金部曰：鏊，車樘結也。車樘，急就篇、釋名作棠。劉熙曰：棠，蹀也。在車兩旁，蹀𢤙使不得進卻也。（蹀亦定之俗）棠與樘古通用。注言讀如定距之定，車定之定者，謂其音如此。兩定其義亦同也。

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注故書勝或作稱鄭司
農云當言稱謂之不參均乎謂不勝無負也
此注有脫字當云謂之參均當言謂之不參均因兩
謂之復而脫六字也司農從稱故如此說鄭君則從
勝云不勝者無負也此彼無勝負則謂之參均宜矣
唐開成石經作謂之不參均此從仲師說也不知仲
師說已經鄭君駁正矣
量其力有三均注有三讀爲又參
有又古文通用三讀爲參者欲使與上文一例乃後
下文言參均者三也

桼三斞
案桼今本作漆說文寸部斞量也引周禮桼三斞今
說文各本桼譌作求此可證今周禮漆字皆非古
寬緩以荼注荼古文舒假借字鄭司農云荼讀爲舒
鄭君與仲師說小異本職荼字已見此又言者詳略
互和足也
則莫能以速中注故書速或作數鄭司農云字從速速
疾也
數字義短故從速前文無以爲戚速司農亦不從數
利射侯與弋注故書與作其杜子春云當爲與

此字之誤也

天官冢宰弟一　周官　孔廣林肊測　周官肊測一

設官分職　周六官典冬官亡無攷五官之屬凡三百四十有九

職員數八萬五千七百有八十人除兼官鄉老三人即三公不在算鄉大夫六人六卿致仕者爲之六卿致仕者或有采邑或世祿軍官軍將卿六人師帥中大夫三十人旅帥下大夫百五十人卒長上士七百五十人兩司馬中士三千人伍長下士萬五千人府史胥徒六軍共七百有八人凡萬九千六百四十有四人此不常置鄉遂官六鄉上士七百五十人中士三千人下士萬五千人六遂上士百五十人中士七百五十人下士三千人鄉長萬五千人凡鄉遂官三萬八千有五十人皆各就其鄉爲之如後世民爵不命之士[illegible]三百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各一人此六職及凡以神仕皆無數可綜庶人在官者圉師七百五十有六人圉人二千八百有八人眡瞭三百人工百三十人賈六十四人狂夫四人馬醫四人府四百三十七人史九百九十五人胥九百四十二人徒萬四千八百七十八人虞衡無數可綜之府史胥徒八百二十八人凡二萬二千百三十八人內官婦官千二百有九人奄六十人凡千二百六十有九人其祿宮卿視中大夫下大夫視上士中士視下士其餘女官及奄並視上農內官之祿凡食千四百六十三夫之入及刑人給役者闇人二十人囿游無數五隸六百人凡六百二十八人祿數如之及非王官者都司馬舊以爲王官非也說見本篇都司馬家司馬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六職凡十七人府史胥徒庶子四百十四人凡四百三十有一人亦無數可綜者凡五十職八萬二千四百六十四人更除九

嬪世婦女御不在算實止二百九十六職其員數公三人卿五人三孤周官無文故未算中大夫六十八人天官四地官四十一春官五夏官十四秋官四下大夫二百六十九人天官十二地官百九十五春官二十四夏官三十秋官八上士二百七十三人天官四十六地官四十八春官五十三夏官六十七秋官五十九中士八百一十二人天官百一十八地官百四十八春官百五十八夏官百五十八秋官二百三十下士千八百有六人天官百七十九地官三百三十八春官二百七十五夏官五百有一秋官五百一十三凡

三千二百三十六人又無成數可綜者中士八人山虞澤虞各四下士七十二人山虞十六林衡二十川衡二十澤虞十六凡八十人通前爲三千三百一十有六人即五

官而分核之天官三百六十人地官八百五十四人春官五百一

十六人夏官七百七十一人秋官八百一十五人五官員數繁簡

各殊以五率之每官得六百六十餘人事典或不是過矣合六官

及無數可綜者通率四千七百人無數可綜者八十人十之爲八百人今約增中士七十二人下士六百四十八人通六官三千九百八十人共四千七百人此皆命夫受祿王家者也其它乃耦耕食力

之甿雖任厥職或異之曰士固未得不耕而食也以王制侯國臣

食祿之數推之此王官唯卿加大國卿一等大夫以下如侯國下

士視上農夫中士以上遞增以倍卿五大夫祿公孤皆有采地故不復列沈彤謂公食四都孤卿食都中大夫下大夫食縣上士食甸中士食邱下士食邑庶人在官者食井此以采地之數定祿數非也王制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是庶人在官者止受一夫百畝之入安得食井下士又安得更食邑乎自下士以上皆遞增以三亦與王制云倍者不合王制雖據侯國之臣然王制正義云周禮天子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贄同則祿亦同也此固肊度之辭而有王制爲據視沈氏鑿空立說勝矣沈氏又云未封者所食即采地可例推制祿多寡不以封不封而殊其食尤誤夫封者所以崇德報功也自當視未封時爲優未封所食皆受祿實數及受封後乃有地貢皆參之一入于王如沈氏說是受封轉不如未封時食祿之多恐非崇報之義五官三千二百三十六人共食八千一百六

十二夫之入卿食四百夫中大夫食千有八十八夫下大夫食二千一百五十二夫上士食千有九十二夫中士食千六百二十四夫下士食千八百有六夫又無數可綜者共食八十八夫中士八人食十六夫下士七十二人食七十二夫通前

爲八千二百五十夫以五分之每官約得千六百五十夫之入即

以是率冬官通六官亦不過九千九百夫之入無數可綜者約更

加七百九十二夫合計六官之祿止萬有六百九十二夫之入加

以內官食千四百六十三夫閹人五隸食六百二十夫閹隸獨受祿者無田故也與府史胥徒不同亦止萬二千七百七十五夫之入而已王畿千里提封百

萬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

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十而取一公田之入計得三十萬夫六官之屬即盡數食祿亦止二十分之一耳況卿大夫中有受采者三等之士亦有受地者班祿之數決不及此何嫌乎設官多而班祿有不足邪

司會中大夫二人　薛平仲云大府下大夫司會以中大夫爲之屬廣林謂司會與大府聯事非屬也大府僅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而司會則六典八灋八則亦貳爲權重大府矣蓋大府貨賄之入財用之須有關於國家利害故司會職其鉤攷職文云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又云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職亞大宰與小宰敵謂是大府屬可乎觀大府云以貨賄之入出會之而司會云聽其會計益知司會尊於大府也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云奄稱士者異其賢廣林謂奄豎任官衰世亂政也成周未必有是況酒人槳人等職皆奄其下止有奚奴無史徒此獨有二史八徒明非奄矣奄字蓋衍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　王之正內王小寢也夜於焉息寺人內豎給使令侍左右故世子之記云日朝于寢門外問於內豎曰安否何如舊以正內爲后之路寢若然王不就后宮息王躬安否后宮豎寺惡得知之后之寢則內宰云王之北宮者是不稱正內也后宮豎寺序官不見蓋文略

九嬪世婦女御　三職無員數然嬪以九名則九人矣內宰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則女御亦九人推之而世婦亦九可知唯夫人無文酒正云后致飲于賓客槳人云夫人致飲于賓客后下明有夫人矣夫人于后猶三公之于王坐論婦道故不列職其數容如三公三與九爲十二則天數也內官三十則地數也禮運云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是其義矣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非周家制也

大宰之職　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鄭康成云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廢猶放也誅責讓也廣林謂奪削其邑廢絀其爵誅戮其身上言賞善目有

五又先重後輕此言絀惡目唯三又先輕後重忠厚之至也春官內史八柄易誅爲殺尤足證誅不可僅訓責讓矣此過與書刑故無小之故同義罪過互有輕重唯所用之不得以過輕于罪爲疑

四曰羞服之式　鄭康成云羞飲食之物也未發服義于實云服車服廣林謂服專據外內六服車之式工事兼焉矣

八曰匪頒之式　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謂班賜也廣林謂說文云匪器似竹筐周書曰實元黃于匪然則匪即篚也篚乃車笭今經典相承借作篚匪字分物必以匪盛故曰匪頒釋文此職未發音而于地官廩人匪頒乃云上音分亦如字下音班蓋因司農訓分而存其音耳

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　祀貢若禹貢云厥菁茅矣嬪當依故書作賓賓貢玉帛皮馬也器貢若罍壺部鼎幣貢若絲枲纖縞材貢若青之怪石徐之浮磬荊揚之齒革皆是不主謂木材也貨貢大龜玉磬琳琅之屬服貢若卉服皮服織皮斿貢若織文羽毛供旌旂之用者物貢若青州海物惟錯無主名者

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鄭康成云師諸侯師氏儒諸侯保氏廣林謂昔傳略說云大夫士七十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此之師也儒未仕而以道德教人者古者以賢制爵大夫士有爵故曰以賢得民儒者以先王之道能儒其身故曰以道得民此師儒即士冠禮所云鄉大夫鄉先生也注似誤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杜子春讀宮皆爲官鄭康成云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廣林謂子春讀是也大宰八灋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大司寇五刑四曰官刑上能糾職正此謂矣八灋小宰亦掌貳焉別言掌建官刑者重其事非徒相副貳也王宮之政令糾禁宮正職之小宰治百官府不止宮中言官則宮中見言宮中則官不見下經列八灋官屬官職官聯官成官灋官計之目不及官刑知此官刑當之矣下以宮刑憲禁于王宮亦竝當爲官

六曰以敘聽其情　鄭康成云情爭訟之辭廣林謂情如序其情而閔其勞之情下逹其情唯上聽之體羣臣也同寅協恭和衷哉皋陶謨庶可績矣周公立官典不得預啟羣臣之爭

一曰聽政役以比居　鄭司農云政軍政也鄭康成云政賦也宜從征如孟子交征利云廣林謂讀如易南征吉之征行役也不主發兵如先鄭侵下師田矣如後鄭又侵八則之賦貢矣

四曰聽稱責以傅別　鄭司農云傅別券書也鄭康成云傅別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廣林謂傅朝士所云地傅盇鄰保也若今借貸居閒人別則朝士云判書是已

一曰廉善二曰廉能　鄭康成云善善其事有辭譽也能政令行也廣林謂善若今循吏以德言能則幹員矣以才言

治其施舍　鄭康成云施舍不給役者疏云七事不言斂弛以非大事退在下廣林謂施如施其職之施施即斂也舍即弛也鄭君於施舍皆破施爲弛未洽至此經退施舍在下者施舍即在軍旅田役諸事中也斂弛六聯之一何云非大事（施舍說詳後遂人職）

宰夫之職　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鄭康成云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于王謂于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廣林謂復逆皆自下而上之辭諸臣有所奏曰復君陳云嘉謨嘉猷入告爾后是也萬民有所逹曰逆殷祝曰士民致于桀曰以薄之居濟民之賤何必君更是也復逆之

別臣民之異耳職文自明
宮正　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
擊柝而比之　時晝時也每日晝則技比宿衛之人爲之名籍
夕又擊柝巡行之有常事矣注以時爲四時與下夕字不相應且
宿衛之嚴無日可懈寧持一時一技比邪
辨外內而時禁　鄭司農云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廣
林謂外內以地言非以男女爲外內士庶子宿衛王宮非一所也
各有部署或外或內不得擅離所謂禁矣如司農說則下經幾其
出入一語不亦贅乎
膳夫　王日一舉　日朔日也日一舉蓋朔食也玉藻日少牢

朔月大牢是其證禮君無故不殺牛詎有日日食大牢者鄭志荅
趙商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同諸侯
難以據也鄭君自誤解此職文乃謂是錯
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鄭康成云物牢鼎之實亦九俎廣林謂
經云皆有俎則俎數如鼎數膷臐膮固羞豆亦先載之俎乃盛于
豆爲庶羞之豆由門入而十二鼎錯諸階前知陪鼎三當亦有陪
俎也
卒食以樂徹于造　徹于造備日中餕也㸒俎更進造所有事
爲疏謂不重進故徹于造失其義
王齊日三舉　疏云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大牢朔食加日

食一等則當兩大牢王應電云日三當是則不之謂齊不飲酒不
茹葷舉則飲酒廣林謂三舉者朝也日中也夕也凡三殺牲論語
所謂變食也賈氏三大牢之說於經不見雖楚語有祀以會之文
然會爲三大牢亦無確證竊疑會備六牲也非三大牢楚語云舉
以大牢祀以會卽果爲三大牢亦是祀神之禮耳此職文云日三
舉不云舉三牢疏義固不協矣至不茹葷語本蒙莊非先王之灋
燕主飲酒食固不主飲酒也大喪荒札皆凶事故不舉祭祀吉禮
胡可同例王氏說亦誤甚仲弟廣森引荀子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謂重者兩也以證賈疏兩大牢之說廣林謂重當如字讀重之言貴也此亦如大饗尙玄尊而用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云爾未可援爲兩大牢之證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　鄭康成云燕食謂日中與夕食奉膳奉

朝之餘膳所祭者牢肉廣林謂燕食每日常食其牲少牢膳則牲
肉也膳夫奉以進若燕禮云羞膳矣祭朝肺脊日中及夕牢肉王
不自祭膳夫贊爲之殺於舉也
庖人六禽　鄭司農云鴈鶉鷃雉鳩鴿鄭康成云羔豚犢麛雉
鴈廣林以公食大夫及內則參正蓋雉兔鶉鷃爵鴈云
賓客之禽獻　當從古文作禽獸禽乘禽雞雉之屬獸麋鹿野
豕之屬庖人主共之各授當受者專據禽獻則偏矣下令禽獻凡
用禽獻同
夏行腒鱐膳膏臊　鄭司農云膏臊豕膏杜子春云犬膏廣林
謂臊說文字作𦞦云鮏臭則叔重以爲魚膏鱐爲魚不得復和以

魚胥以四時休廢推之子春說是也叔重引此經作鰈恐誤

內饔 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　鄭康成讀共爲具廣林謂此文錯非字誤凡掌共當爲掌共凡

甸師 祭祀共蕭茅　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飮之故謂之縮鄭康成依杜子春讀爲蕭廣林謂說文解莤字云禮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莤象神歆之也據許君與鄭大夫同則故書或本作莤師儒相傳破字讀之遂改莤爲蕭耳以義繹之茅貴于蕭蕭不得冠茅上鄭大夫說得之共蕭者委人之職葢於彼職共疏材中該之矣

喪事代王受眚烖　鄭康成云粢盛者祭祀之主今國遭大喪若云此黍稷不馨使鬼神不逞于王廣林謂喪事據后世子喪言之受眚烖者王也引咎自責所以格天有喪不得躬其事故甸師代爲之耳周官王崩稱大喪此云喪事非大喪可知

𩺰人 春獻王鮪　此𩺰人取王鮪獻之王也寢廟之薦𩺰人無事焉注引月令季春薦鮪明其用耳疏以爲獻于廟之寢誤矣

鼈人掌取互物　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蒲胡龜鼈之屬廣林謂說文云蒲平也釋名云胡互也高誘注淮南子云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也漫蒲音同義亦通用蒲胡閉互也龜鼈之甲翕爲疏未釋故補之

醫師 有疕瘍者　注以疕爲頭瘍瘍爲身傷說文云疕頭瘍瘍頭創與注異曲禮云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是頭創不名瘍矣疑說文轉寫有誤廣林竊以爲疕瘍創三者唯疕獨爲頭創瘍創對文異散文則通今言創以通于瘍古言瘍以通于創故治創者謂之瘍醫左傳亦云荀偃癉疽生瘍于頭

十全爲上　鄭康成云全愈也廣林謂十全非必治之皆愈也能識其疾可爲與否言必有中卽爲十全故和緩並號良醫

酒正 二曰醫　鄭康成云醫之字從殹從酉省也疏云從殹省者去羽從酉省者去水廣林謂說文云殹惡姿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从酉據此則從殹非省從酉省耳然酉古文以爲酒字酉卽酒也故說文不言省注亦未是

皆使其士奉之　注云士謂酒人漿人奄士廣林謂經云其士葢卽本職下士八人也酒漿皆奄服役而已不可致禮故使其士奉之

酒人 共酒而入于酒府　酒人漿人皆無府唯酒正有府二人故此職及漿人並云入于酒府

籩人 蕡　鄭司農云麻曰蕡廣林謂依說文字當从艸下肥或从麻旁賁讀若蔽芾甘棠之芾蕡雜香草名讀若三墳之墳今經典相承用作黂麻字釋草云黂枲實此其正字俗多讀墳音誤司烜氏注爲蕡釋文云李一音婦輩反乃正音矣

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　疏云乾䕩既爲乾梅經中桃是濕桃既有濕桃乾梅明則有乾桃濕梅以乾桃濕梅添爲七籩桃梅既有乾濕棗亦宜有添前爲八廣林謂朝事加籩皆八此止五物札爛文脫無疑賈氏傳成八籩毋乃太鑿周公立典必不如是晦也況加籩四物重文果如疏說亦並著乾濕之文矣

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　鄭司農讀蔆芡脯脩廣林謂有司主婦獻尸籩用糗脩糗爲羞籩而脩不見於四籩之實意此經有脫文補脫者誤著㮚與當依司農讀爲正然四物重爲八籩何取乎爾疑亦補脫者之誤饋食加籩多皆果實意饋食五物及此蔆芡脯脩外尚有果實如內則所列榧椇杏李柹樝棃之類未可定耳

羞籩之實　鄭康成云未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廣林謂薦據加籩以上羞則羞籩之實也

醢人　醓醢　釋文醓本又作盬廣林謂盬疑盬之譌張參五經文字盬醢並列而盬又譌盬說文云血醢也从血肬聲禮記有盬醢以牛乾脯粱𥻆盬酒也肬說文云肉汁滓也葢从月其義从冘其聲盬則又兼取聲義于肬从䣷者不知何始攷說文䣷樂酒也意此醢亦資酒成故變从䣷與然改血爲皿亦誤

茆菹　鄭大夫讀茆爲茅杜子春讀爲卯鄭康成云茆鳧葵廣林謂依說文字當作茆丣古文酉詩泮水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茆从艸丣聲故與酒協今本作茆誤耳惠氏九經古義云潢采其茆茆本从丣不从戼汗簡云古文尚書以茆爲䳡左傳䳡酒說文引作莤莤與茆同廣林謂說文艸部有茆云鳧葵从艸丣聲酉部有莤云从酉从艸無从艸下丣之字泮水詩作茆蓋自韋昭音萌藻反遂致南學者轉寫傳譌之譌主丁今不辨耳丣古文酉酉古文酒茆从古文酉莤从古文酒茆取其聲莤會其意古文尚書以茆爲䳡者未詳莤从酒不从酉之義止見古文酉作丣遂以茆爲莤此古文尚書乃後人僞作不可爲據汗簡取之無識甚矣惠氏乃援以爲證殆信古之過也困學紀聞云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釋文今本乃忠恕所定然則所云古文尚書果可信邪　此注杜鄭同義則爲卯當作爲丣經文茆亦當从艸下丣矣釋文以卯爲正音云北人音柳此字淆亙蓋已久也

魚醢　詩六月云炰鼈膾鯉韓奕云炰鼈鮮魚說者曰變鯉言魚協韻耳膾必以鯉醢疑亦用爲正名魚者鯉爲魚中之主也

芹菹　鄭康成云芹楚葵廣林謂說文解菦字云菜類蒿周禮有

菦菹解芹字云楚葵徐鍇注云今水芹也菦生田閒郎今芹菜芹爲水艸二物也作菹者是菦非芹知者周都岐京菦則有之若芹乃生南國呂覽云菜之美者有雲夢之芹周公薦正必不以難得供也蓋故書本作菦字形殘脫滅去㫐旁轉寫者直作芹鄭即以楚葵解之耳

冪人　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　王昭禹云凡王巾皆黼則畫布巾亦畫黼矣廣林謂衣裳之章黼絺繡而非繪巾亦宜然喪大記黼翣畫翣黼荒畫荒皆黼與畫別文知黼非畫矣云凡云皆謂尊彝之外王巾非一巾異黼同非例上文畫布巾也疏云凡王覆物之巾皆用黼史直翁云凡帨手覆物者皆是得之

宮人　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　疏云井匽二者皆所以除其不蠲潔又去其惡臭之物廣林謂井以備火燭給洒滌匽以受畜水言爲言除言去明是三事如疏義經宜云爲之井匽以除不蠲以去惡臭矣

掌舍　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　掌舍之職司爲宮耳設門非其職也司戈盾云軍旅會同設藩盾司常云會同賓客置旌門則棘門司戈盾主旌門司常主轅門人門無文攷典路云凡會同軍旅以路從虎賁氏云舍則守王閑然則轅門葢典路主人門葢虎賁氏主云於此職言之者聯事也

大府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萬充宗云以逸欲導人主尤爲不經廣林謂玩好云者猶洪範云玉食美御用之辭耳祭祀賓客軍旅喪紀諸大事外食服器用王所自奉于燕居者非奇珍異物之謂何嫌逸欲況共自式貢餘財亦不至心奓意怵也王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必束縛之俾不得自遂操之已甓必至蕩灝壞紀務屢乃心矣唯示以玩好之用有亦無害而共以餘財默爲限制斯君亦安焉周卜年七百亦有暴主亦有庸君未聞奢侈過度耽志寶玩賴周禮維之耳後世不三代若真由臣導其君非其術也迂儒可與事君也與哉

玉府　王齊則共食玉　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鄭康成云以禦水氣廣林謂西山經云峚山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然則食玉葢玉膏也齊而交神食之以助精氣辟穢惡焉如禦水氣而已豈惟齊爲然

大喪共含玉復衣裳　疏云復衣裳不在司服者司服所掌是尋常衣服玉府所掌王之美物衣服美者亦掌之復用上服故玉府共之廣林謂司服不云乎大喪共其復衣服賈氏何忘之也司服掌六冕服不得云不掌上服此下經云掌燕衣服知上服非玉府掌矣天子復十二人衣服亦十二稱六冕服三弁服玄端服深衣加以燕衣服正十二復原非止用上服也此職所共葢燕衣服耳諸侯大夫亦上服燕衣並用唯一命者復止一人乃專用上服矣

內府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　鄭康成云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或有所善亦賜予之廣林謂小治雖冢宰專平然有賜予亦王之自出不得云冢宰之賜予也冢宰或有所善而賜予亦不得取之內府也及冢宰三字疑劉歆竄入者

司會　以參互攷日成　參以職幣之總職內之入職歲之出參攷之互官有聯事彼此互核之

司書　九正九事　鄭康成云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稅也九事謂九式變言之者重其職明本而掌之非徒相副貳也釋文云九

正賁征注同廣林謂九正依注當讀如字無逸云以庶邦惟正之供以萬民惟正之供此之謂矣必言正者明正賦正貢外不宜更有徵求也至九式爲事聲之轉而譌耳未必如注之云大府九功亦當爲九式則又字相似而誤彼注以九功爲九職亦非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鄭康成云幣謂給公用之餘凡用邦財者謂軍旅廣林謂職內掌賦入職歲掌賦出此職幣則職其總者也云斂官府都鄙幣之入也云凡用邦財者幣之出也祭祀朝覲會同賓客喪荒皆是不得專據軍旅下振掌事者之餘財乃是給公用之餘振之以待小用賜予者注以此幣爲公用之餘誤矣

歲終則會其出　此據小用賜予之出言宜屬上以詔上之小用賜予爲一節如疏云與司會會之則職末云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贊矣

司裘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鄭康成云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廣林謂說文云侯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医古文侯蓋古文医象形小篆从人則兼會意謂人候伺其鵠以求中之故侯加亻爲候得爲諸侯非命名本義據以釋侯枯矣此經諸侯內而三公以下封于畿內者外而五等之君皆在其中敖君善注儀禮謂畿內無諸侯則誤王制不云乎外諸侯嗣也內諸侯祿也其說又謂大射儀侯多於此葢作經有先後故禮制有隆殺亦非也彼經乃外諸侯自與其臣射遠尊得伸此入覲侍射于王下天子故侯以二耳或援孟子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之文謂卿大夫不宜別于諸侯是又不然卿大夫有受地不受地受地內諸侯也視外侯否則卿大夫也下外諸侯一等矣

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　王昭禹云不言后后之服無以皮爲之者廣林謂裘以御冬外內同之記云童子不裘不云婦人也或婦人不以皮服爲禮服故諸經傳皆略之與

掌皮　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　鄭康成云式灋作物所

用多少故事廣林謂式灋不止據所用多少也月令云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或不良或淫巧皆非式灋矣鄭賦鶡冠楚圜翠被即所謂不以式灋者

內宰　以陰禮教六宮　鄭康成云六宮謂后廣林謂三夫人也三夫人分掌六宮尊亞王后故不斥言夫人而稱六宮后則尊矣不可言教

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　鄭康成以上六宮專據后言此九嬪謂三夫人已下不言夫人世婦舉中省文廣林謂此十四字屬讀之九嬪職云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然則教九御

九嬪　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　鄭康成云玉齍玉敦受黍稷器后進之而不徹故書玉爲王杜子春讀爲玉廣林謂王即玉也篆文王玉相似中畫近上爲王三畫平均爲玉王安石因注云故書玉爲王遂謂上贊王下贊后誤矣攷禮齍及豆籩皆主婦設之特牲云主婦薦兩豆葵菹蝸醢設兩敦黍稷于俎南是其明證士品物少故主婦獨設之大夫以上則有贊少牢云主婦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主婦贊者一人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葢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

周官肊測一　十六

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婦興入于房九嬪贊玉齍贊薦豆籩葢亦準此王祭祀備品味贊亦多人故外宗亦云王后以樂羞齍則贊注於玉齍云后進之而不徹疏以爲豆籩云贊薦徹玉齍不云薦徹明直贊進之而已非也特牲少牢敦黍主婦進而不徹佐食分以備褻此天子宜亦如之故不云徹至豆籩之徹特牲云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徹庶羞士之庶羞主婦不徹后從可知此經當於贊后薦絕讀之徹豆籩別爲一事九嬪專之說者因大宗伯有攝而薦豆籩徹之文謂后亦宜然不知后不與祭九嬪亦無事焉故宗伯薦且徹爲攝后徹代九嬪也或疑但云贊后薦不明薦者何物齍曰羞豆籩曰薦后所設者玉齍

者九嬪也內宰特以陰禮教九嬪使以婦職之灋教九御耳教九御非內宰職也疏云先鄭意以九嬪掌婦學之灋使之教九御故特更別敎之是先鄭即以此作一句讀矣案賈疏既釋先鄭意則教九嬪注首必脫有司農注葢今本文脫

以作二事　杜子春云二事絲枲之事廣林謂二當依故書爲三三事絲枲縫之事內則云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絲枲之事矣下縫人職云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縫之事矣

佐后使治外內命婦　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鄭康成云士妻亦爲命婦疏云喪服命夫命婦皆據大夫不含士者彼據降服不降服爲說故唯據大夫不及士也廣

周官肊測一　十七

林謂錫命自王非后所得預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司農誤矣士妻亦爲命婦專據王朝三士及公之上士言之喪服命夫命婦對侯伯之士立文耳不止爲降服不降服也

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　此周中春於夏爲季冬去蠶事尚遠云爾者重其事內宰先布告焉故曰詔實未蠶也疏以爲卯月誤矣觀立文在正歲前可見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　鄭康成云或言王后或言后通耳廣林謂大僕掌王之大命小臣掌王之小命皆外命也王或有求爲于北宮其命則內小臣掌通焉下經云掌王之陰事陰令知不獨掌后之命矣

豆籩而已上巳云玉盎此爲豆籩無疑何不明之云

世婦　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鄭康成云王使往廣林謂后使往王之使弔則大僕掌公卿小臣掌士大夫世婦無與焉

女御　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　禮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大喪沐浴大宗伯職也女御非其司矣大喪下葢脫亦如之三字蒙上贊世婦也掌沐浴當在后之喪下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　鄭康成云六宮之中竈門戶廣林謂中霤及井宮中亦宜祀焉

典絲　則受良功而藏之　鄭康成云良當爲苦其良功者典婦功受之廣林謂典枲云受苦功此云受良功則絲良枲苦誠

如司農說鄭君破良爲苦誤矣典婦功苦良並受經有明文不得謂典婦功與絲枲二職分受苦良也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

鄭康成云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玄舄爲上禕衣之舄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屨耳絇繶純者同色今雜互言之明舄屨衆多反覆以見之凡舄之飾如繢次赤繶王黑舄飾黃繶王后玄舄飾青句王白舄飾王及后赤舄皆黑飾后青舄白飾凡屨之飾如繡次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士爵弁纁屨黑絇繶純尊祭服飾從繢也廣林謂舄二等赤也黑也屨三等纁也白也黑也與素屨而六衮冕以下皆赤舄后三翟及鞠衣如之大裘冕玄冕黑舄展衣如之爵弁纁屨純衣如之皮弁冠弁白屨錫衣如之玄端黑屨褖衣如之有故則素屨外內服屨備矣說詳予吉凶服名用篇　鄭君於二舄外增白玄青三舄三屨外增黃屨並無據依且以王上服之舄爲后之下義尤不協云舄屨各象其裳之色核之於經亦未融洽至其飾則赤舄赤繶黑舄黃繶飾皆別色赤舄赤飾重之取其純也諸侯赤舄其入覲玄冕則黑舄飾以黃故車攻之詩曰赤芾金舄三屨詳士冠禮此青句謂黑舄黑屨也纁屨之爲祭服唯諸侯之大夫及士耳未必爲大夫士以之祭以之助祭特制從繢次也舄如繢次屨如繡次亦以意說耳此職有

素屨下文又有葛屨而士冠禮所云三屨絕不見或有脫文與

地官司徒弟二　周官　孔廣林肊測　

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　司徒以教官名而攷德行道藝者十數職耳他皆經理田疇區畫疆邑蕃息牛牧整齊貨賄於教無與焉然德行道藝教也爲之井牧爲之鄉合趣耕耨稽功事察飭行僞慝亦教也德行道藝以教俊秀者耳耦耕鋤作之旼安知德行安知道藝唯即比閭族黨任耕事起徒役制地貢讀教灋諸事中示以親遜作其忠敬無事非教罔民不教教之至近而教實溥矣王政之目教養判焉施之於民養即教也先儒謂養而後教是猶岐而二之未得立地官司徒之旨

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此六卿致仕退老其田里則各爲其鄉大夫與三公入爲公出爲鄉老者異故疏云非六官典兼鄉大夫或云即六卿兼官誤矣

師氏　保氏　鄭康成云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廣林謂二公所任三公中太師太保也與此師氏保氏別

質人　鄭康成云質平也主平定物賈者廣林謂定物賈者賈師職也非質人事質人職云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者質劑焉質若今中人劑若今契約以㙷質劑故以質人名其職

司稽　鄭康成云察留連不時去者廣林謂司主也稽攷也察也主巡市而攷察其犯禁與不物者注訓爲稽留之稽繹職文無此義

遂人　說文云遂亡也㒸从意也術邑中道也若然六遂之遂應作術今經典相承多作遂唯學記術有序猶存鄉術正字鄭彼注轉破從遂誖矣

旅師　旅當爲里聲之誤也遂之有里師猶鄉之有閭師矣

土訓　注云鄭司農云訓讀爲馴謂以遠方土地所生異物告道王也爾雅云訓道也玄謂能訓說土地善惡之勢廣林謂訓道也馴順也背也二字異義司農讀訓爲馴不得解仍從訓更引爾雅證之疑注文有錯誤當云玄謂爾雅云訓道也謂能訓說土地善惡之勢以遠方土地所生異物告道王也

迹人　鄭康成云迹之言跡廣林謂說文迹从辵从亦或从足責無足旁者亦字漢王純碑云存有令跡字如此作蓋隸變也世人多用跡罕用迹故鄭以今文曉之

司稼　鄭康成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廣林謂說文云禾之秀實爲稼莖節爲禾从禾家聲一曰稼家事也據前說爲諧聲據後說則會意義並得通鄭君創爲此解則字應从嫁省聲義非不切然而鑿矣案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厠之司祿舂人閒非次觀職文云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平其興與旅師平頒其興積同義似當在旅師職後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

周官一經言圖者九職天官司會云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司書云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地官小司徒云地訟以圖正之遂人云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土訓云掌道地圖以詔地事丱人云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夏官司險云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職方氏云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與此職爲九而此職之

圖又有二云邦之土地之圖王畿千里圖也若漢三輔黃圖司會司書小司徒遂人丱人所云是矣云天下土地之圖四海九州圖也若唐元和郡國圖志土訓司險職方所云是矣大司徒職在經理地域故二圖備爲圖止有二用別各殊司會司書主財賦小司徒主正經界遂人主爲溝洫土訓辨地物丱人主取金錫司險審阨塞職方氏同貢利大司徒則總諸職所掌而握其大凡此之謂地官此之謂安擾邦國也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　鄭康成云會計也以土計貢稅之法因別此五者也杜子春讀生爲性廣林謂會當如字讀鄭伯能云書序云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也正土會之意此說得之生當依子春讀爲性五地之分本乎五行五行各有所偏勝故五地之物因所感而形類有異此之辨正別其賦性不同當因其性而導之故下文云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爲意主乎民而動植之物民所資生亦以見剛柔輕重薄厚異齊故連及之下土均之灋乃主制貢而言鄭君讀會爲會計之會以此爲計貢稅失經旨矣

其植物宜膏物　鄭司農云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鄭康成云膏當爲櫜字之誤蓮芡之實有櫜韜廣林謂膏腴膏之膏川澤水氣所蒸其生物有津液今南方多樟柏矣黃文叔以爲桐漆之屬是也

六曰去幾　鄭司農云關市不幾也鄭康成云去其稅耳廣林謂依先鄭說則與司關所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有礙王氏詳說以爲專據市言亦未的依後鄭說字義復不協少儀云車不雕幾是之謂與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六德六行本也六藝末也立教必該及其賓興三而一有焉可矣文王世子云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與人不求備也三物不專於鄉云鄉三物者立教自鄉始

禮　鄭康成云五禮之義廣林謂義亦多通作儀此注則不作儀解疏云言義者以吉凶之等各有其義是也本或作儀後人妄改

鄭剛中直以爲知揖遜之威儀禮云禮云揖遜云乎哉

小司徒之職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鄭司農云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者也鄭康成云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廣林謂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淯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今周官經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

一似矣但下經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是詳井瀍何得廁牧其閒井牧云者猶遂師之言經牧牧卽治也注以牧隰皐解此牧未協杜氏注左傳不依異義說而以度鳩等爲經理之義故仲達正義駁異義以申杜義云山林藪澤京陵偃豬本非可食之地不在授民之限雖九倍與之何以充稅且以度鳩等皆爲九夫之名經傳未有此目是蓋因周官止言井言一易再易無此名目故云然耳然周公六典爲王畿立瀍西京黃壤沃野固多上地東都厥田中上亦少境埆故授地止於再易而已四方侯國有不可以兩京例者勢必有不能不四而當一至九而當一之地山林藪澤京陵雖爲下則三等然其授之

䙕上地之數而七之而八之而九之果勤力墾闢未必不可上農夫食九人也異義之說以解周官誠不可通必謂周無此瀍亦不其然此本出古春秋左氏家是列國固有此制故師承爲之說不得以他經不見遂謂說無所本也

凡小祭祀奉牛牲　鄭康成云王玄冕所祭廣林謂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則祀五帝享先王外其牛牲皆大司徒所不奉卽此職所謂凡小祭祀也於五帝先王爲小耳注據司服祭羣小祀則玄冕解此則毳冕希冕所祭孰奉之邪

鄉師之職　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　鄭康成讀而陳之以旗物爲句黃文叔

讀致衆庶而陳之爲句以旗物屬下讀廣林謂文叔讀是也陳讀軍陳之陳司馬云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至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卽此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矣又云辨旗物之用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家載物郊野載旐卽此以旗物辨鄉邑矣

鄉大夫之職　五官典自攷已上皆特云某某之職別尊卑也鄉大夫非攷亦特言之職者重鄉事且別命卿

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或引漢法五十六而免謂此六十有五當爲五十有五之譌廣林謂異義禮戴記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

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謹案五經說皆不同是無明文所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鄭駁云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閒多其五歲何云非用民意邪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也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此駁甚明

貴者　鄭司農云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廣林謂自命士已上皆爲貴者對下服公事者爲賤也若今秀才亦免役矣服公

事者府史之屬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鄭司農云和閨門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主皮謂善射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舞謂能爲六舞鄭康成云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廣林謂經云鄉射之禮五物皆當據射言之和者志正容者體直中爲主皮和容詩行葦所謂不侮也興舞卽大司樂以弓矢舞之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馬季長注論語云一曰和二曰和容三曰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興武舞之爲武周官本有不同和頌依杜子春讀和容和字衍據彼注云有容儀則此字蓋轉寫者誤衍耳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　疏云教謂十二教云治政令之灋者謂十二教之外所施政令皆治之廣林謂此十一字當屬讀之與黨正云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族師云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文異義同大司徒十二教十二職事十二荒政保息六本俗六鄉三物鄉八刑皆在其中故統而言之曰教治政令也信如疏義則政教別而爲二鄭不得無注況鄉大夫云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然則州長以下特受司徒之所頒灋掌奉行之不得別言治政令之灋也

黨正　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　鄭剛中謂州長讀教灋故有勸有戒黨正讀邦灋又讀教灋實以邦灋爲先故有糾戒而無勸廣林謂州長黨正族師閭胥四職或言讀灋或言讀教灋或言讀邦灋一而已矣德行道藝政治禁令皆灋也納民于善故曰敎灋須自王朝故曰邦灋凡教民糾戒未有不先之以勸勉者州長黨正立文偶有詳略耳剛中此解亦沿州長疏分教與政令爲二之誤也

閭胥　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故書或言觵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觵撻罰之事廣林謂觵以酒撻以扑二者皆罰事也云觵撻罰似三事矣當依故書讀

鼓人　以金錞和鼓　鼓人四金皆用之軍事者也項安世謂金錞用於樂餘皆軍事非也外傳不云乎戰以錞于

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　詩采芑云鉦人伐鼓外傳云鼓丁寧說文云鐲鉦也韋昭云丁寧鉦也然則鉦鐲丁寧蓋一物而別名矣說文又云鉦鐃也鐃小鉦也似鉦又爲鐃之異名以諸說參正鐲乃鉦之別名丁寧卽鉦急呼爲鉦緩言爲丁寧猶登來之爲得矣鐃別爲一物似鉦而小故說文云小鉦也說文鉦鐃也當作大鐃也轉寫者誤脫耳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或以大司樂六樂差此四舞謂兵舞爲大夏帗舞爲咸池羽舞爲大磬皇舞爲雲門而樂師旄舞爲大濩人舞爲大武廣林謂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云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帗舞已下爲小舞明與雲門大卷已下六舞不同雖帗羽皇旄干人或亦六代之舞不可知卽以當大司樂六樂之舞則不可也

牛人　以授職人而芻之　鄭康成讀職爲樴廣林謂職如字讀主也牧人充人主芻牧之事故曰職人春官肆師職頒于職人亦如之

載師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　鄭司農云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鄭康成云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廣林謂宅卽士相見禮所云宅者讀如託於諸侯之託說詳予儀禮肊測三託田者異邦之臣寄於其邦則授之田所以柔遠人也凡士有有田之士有無田之士士田者有田之士所受田也大夫已上謂之采邑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故謂之大夫君士卑但授之田而已若圭田則在公邑之田任甸地中取之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鄭司農云牛田以養公家之牛牧田牧六畜之田鄭康成云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廣林謂牛田牧田任遠郊猶近郊之有賈田也此庶人以畜牧爲業者畜必有牧故授之田大宰九職四曰藪牧養蕃鳥獸彼牧卽此二田矣牛別有田者六牲之首最貴且爲物大占地多也公家之牛及六牲皆於是乎出受此田者共其牲于牛人牧人諸職以當稅下經云二十而三者也王氏詳說誤以畜牧者之家爲牛人牧人遂駁注云牧人下士牛人中士三百六十之屬中士下士多矣何皆無田而獨於牛牧家乎已則未審而以訾注妄矣如先鄭說則養者公家之物何得有征故後鄭不從仲弟廣森說爾雅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云周制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郊外者近郊外也牧野林坰相距各十里坰外十里則遠郊境上矣牧者牛田坰者牧田詩云駉駉牧馬在坰之野

閭師　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　鄭康成云賦謂九賦及九貢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廣林謂此所徵賦正大宰任萬民之九職也大宰列其職閭師案職而任之而徵之以時徵其賦與下貢九穀等總其凡貢亦賦也任民八事分衡於虞又無臣妾及閒民於九職實居其七盍九職任民使自生理故有臣妾聚斂疏材疏材不入稅也至閒民轉移執事不可以貢言故亦不及凡無職者據此八等之民中或有不任厥職則游惰民矣罰之使出夫布此與下不畜者祭無牲數條同所以恥不勉閒民云無常職非無職也轉移執事即其職不得以當此無職者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　疏云稽計也謂所計之數皆知之廣林謂稽如儕稽鄉民之稽猶簿籍也夫家人民田萊言數六畜車輦言稽互文耳

均人　均地守均地職　注以衡虞爲守農圃爲職或謂二者並在九職不宜分屬別以險固當地守廣林謂此衡虞謂均其屬禁之守與九職辨其事者不同不得致駮況下云凶札不收地守若司險掌固凶荒更當嚴守何云不收若據任器則古者自軍興發卒司甲司兵授之甲兵外其守望相助藩塞阻路司搏盜賊械器皆出自民閒非由官府發也不令之出何以爲守

師氏　居虎門之左　鄭康成云虎門路寢門也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廣林謂王門虎賁氏守之故曰虎門若漢稱司馬門矣虎門之左門左塾也小學在焉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鄭康成云遊無官司者杜子春云遊當爲猶言雖貴猶學廣林謂遊若今謂上官爲上游之游貴游子弟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弟也

調人　凡和難　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讐古周禮說復讐可盡五世許君從古周禮說廣林謂古周禮說亦非也復讐者及身而已及身自不得和之其身已死爲之子者即不得交相讐矣魯桓公爲齊諸兒所殺其子莊公親會小白春秋不譏是其義也疑周官者謂殺人王法所不宥而和難有官辟仇有令弗辟有誅不罪殺人之賊反嚴弗辟之禁恐聖人不出此詎知和難之法本謂過而殺傷人者及已抵罪更會赦得免死者皆可弗仇或仁人孝子不忍厥心欲仇之亦不能禁故使辟之遠方不得就而讐殺正聖人申仁人孝子之心省冤冤相結之不已大中至正刑期無刑民協于中之義也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　鄭康成云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廣林謂父兄師長之讐上和難節已見之矣

此據大衆而言謂其人本爲不軌未犯有司有能殺之者是之謂義朝士云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卽其比也故曰令勿讐必言不同國者關上辟讐言之上據爲人讐者故云辟此據復讐者故云令勿讐兩節義當互參

媒氏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鄭司農云入子謂嫁女鄭康成云入子容媵姪娣不聘之者廣林謂娶判妻入子爲一事卽喪服傳云夫死妻稺子幼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者是也子從母而嫁可繼父遂以爲己子則不可書之者所以核民之育異姓子爲後者耳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周官中春皆據周正爲文實夏季冬也昏禮行于夏之中春而此言會男女者會合也若今言合昏矣昏有六禮非可一時併丑月二陽已生歲將及正宜會合男女筮嫁筮聘訂昏姻之好而納采之禮行焉問名諸禮相繼以舉至卯月而親迎成昏非謂此月卽嫁娶也舊說俱未別白故滋後學之疑

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鄭剛中云若與今律文言若之若同謂不禁男女之奔及無故不用令者皆有罰廣林謂此十四字當屬讀之解勝舊說多矣無故之故有喪及荒札皆是不用令兼不依二十三十嫁娶之年及六禮不備舊說止據中春會男女之令未洽罰罰父兄之主昏者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鄭康成云謂男女之鰥寡者

廣林謂夫有再娶之文婦無二適之義雖妻稺子幼嫁亦弗禁然決無特司而會之者上經無故不用令有罰其或力有不逮議昏弗成此非敢于不用令者不在罰例媒氏察得其情主爲合其妃耦故特言司而會之也此正以足上經不用令之義

禁遷葬者　鄭康成云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廣林謂此謂女未廟見而死者也未廟見而死則未成婦據禮當歸葬于女氏之黨既歸葬矣又遷使合葬于男氏之墓則違禮犯令矣故禁之或以遷葬爲改葬是則冢人墓大夫之司矣媒氏不得掌其禁

司市　以量度成賈而徵儥　鄭康成云儥買也廣林謂說文云儥賣也从人賣聲物無定儥商賈持儥多昂安得速賣莫其賈斯貨無可居可以時賣矣故云徵儥與胥師儥慝之儥義同注一訓賣一訓買誤觀賈師賣儥故書賣爲買益知儥是賣非買矣凡經中賣儥皆當依故書作買儥孟子自鬻於秦之鬻卽儥假借字亦可爲訓賣之證

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在民者十有二犧牲也精麤不中數布帛各一也幅廣狹不中量亦布帛爲二也衣服也飲食也五穀不時也果實未孰也木不中伐也禽獸不中殺也魚鼈不中殺也在工者十有二圭璧璋也金也命服也命車也廟器也戎器也用器

不中度也兵車不中度也姦色也錦文成器也珠玉成器也陶旊髻墾薜暴也此二十有四者作之工用之民而通工以資之者商賈也故在商在賈亦十有二布帛各二爲四五穀不時五果實未孰六木不中伐七禽獸不中殺八魚鼈不中殺九用器不中度十姦色十一陶旊髻墾薜暴十二其餘工作之民用之而市則不粥故商賈之禁同此十二矣

司門　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

鄭康成云正讀爲征征稅也廣林謂幾出入不物者禁異服識異言也據出入之人言正如正名百物之正凡貨賄唯商賈所得資之以利民用者乃爲正得入焉否則犯禁之財物也在所舉矣舉

如使舉是禮之舉書之也書而罰之布入于廛入門關聯事由門司門舉之由關司關舉之或謂門關交征誤

遂人　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　或謂他職言施舍必兼可任者而此略焉以頒職作事卽所以任之也廣林謂施舍卽六聯之斂弛施則斂也可任者任以力役舍則弛也老幼癈疾貴者能者服公事者皆舍施舍自是兩事唯鄉師遂師遂大夫三職施舍與可任連文其字當破從弛他職獨言施舍者並當如字讀注悉破字詁之非也或說蓋沿其誤

遂師　抱磿　鄭康成云磿者適歷執綍者名也釋文適音的又音釋廣林謂說文云磿磊砢也於此義無所取疑本作歷轉寫譌止爲石耳歷从秝說文秝字解云稀疏適也稀疏適者行列均平也鄭君此注云適歷義與許君同適讀爲馬不適士之適釋文以的音爲正失之

旅師　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　鄭康成云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廣林謂遂人以三等授民田旅師亦以三等斂民粟耡粟上地不易之田所入粟也屋粟下地再易一夫受三夫田所入粟也（與載師所云屋粟名同實異）閒讀爲不出中閒之閒中地一易居上下之閒是爲閒田（閒田見管子）故粟亦謂之閒粟此三粟皆公田之入鄭君以下二者爲罰粟未的

土訓　掌道地圖以詔地事　鄭志答張逸問毛詩傳山川能說云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或言述述者述其故事廣林謂此道地圖以詔地事說其形勢矣誦訓道方志以詔觀事述其故事矣九能之一二職分焉

澤虞　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鄭康成云葦以闉壙蒲以爲席廣林謂雜記說諸侯含禮云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司几筵云凡喪事設葦席然則葦亦不專爲闉壙也注分別言其用義轉枯矣

場人　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鄭康成云享納牲廣林謂納牲卽祭祀中事不宜別出疑享據薦新言楚語所謂

月享者是

春官宗伯弟三　周官　　孔廣林肊測　　周官肊測三

乃立春官宗伯　鄭司農詁宗伯名義引國語屏攝之位疏云服氏云屏猶并也謂攝主不備并之其位不得在正主之位卽引曾子問云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是其攝主并之事左氏昭十八年宋衞陳鄭災鄭子産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彼鄭司農云束茅以爲屏蔽祭神之處草易然故巡行之此屏攝義與國語異廣林謂攝主非常禮卽以位爲主祀之位亦不得舍阼主卑攝主也韋昭云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爲祭祀之位近漢亦然此說近是鄭君注檀弓云翣以布衣木如襬與正義云襬是漢時之扇若然內外傳兩屏攝義同宜依韋說弓襬注及正義今本襬皆从衣作惠定宇挍依宋本从手作

鬯人　鄭康成云鬯釀秬黍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秬如黑黍一稃二米廣林案爾雅云秬黑黍秠一稃二米然則秬是黑黍大名秠乃其一稃二米者故詩云維秬復云維秠也如此注并爲一物矣詩生民正義引此注而申之云宗廟之祭唯祼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用之故以二米解鬯然經傳多云秬鬯未有云秠鬯者是釀酒不科用二米之秠也且秬卽黑黍鄭云如黑黍亦誤疑如字爲轉寫者誤衍與說文解鬯字云黑黍也一稃二米以釀也从鬯矩聲或从禾秠一稃二米許君說與鄭君同鬯者以秬和鬱而釀之鬯資秬成秬不因鬯得號字从鬯秬恐俗書耳生民正

義又云爾雅云秠一稃二米𩕄人注云秬如黑黍一秠二米文不同者鄭志答張逸云秠卽其皮稃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秠稃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稃爲秠也據此仲達所據本稃作秠不用爾雅文與賈氏所據本不同以鄭志繹之仲達所據本爲是但如所云則秬皆二米而秠非黍名詩何以秬秠別文邪當以爾雅爲正

司尊彝　鄭康成云彝灋也言爲尊之灋也廣林謂此太鑿說文云宗廟常器也其說較安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鄭康成云遠廟曰祧周爲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廣林謂遷主所藏曰祧廟之寢亦曰

祧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遷主之祧也此職之祧寢也先王衣服藏諸寢此職云其遺衣服藏焉是其證文武夷厲以降乃爲祧周公制六典時無庸豫立祧名也或以祧爲后稷廟知不然者職文云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宗伯職其大守祧職其小廟寢正其差耳后稷大祖不得殺於四親而祧主藏于大祖亦無事別著其黝堊也奄必八人者五廟各一祧主之寢昭一人穆一人其一人則掌先妣之寢者必用奄及女奚者亦由生時正內之用寺人內豎矣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此十二卿二十四大夫四十八中士皆擇內女外女之賢知者爲之秩比卿下大夫中士非眞授之卿大夫士也外此者爲內宗外宗故彼二職皆云凡有爵者略之也於此職爲輕且無數疏以此皆爲奄人益誤或謂此卽天官世婦亦舛

鎛師　鄭康成云鎛如鍾而大廣林謂鎛大射儀作鑮說文云鎛田器鑮鎛于之屬然則鑮正字鎛假借字也諸解不同此注及大射儀注並云如鍾而大韋昭注國語以爲小鍾郭璞注爾雅以爲鎛卽鏞陳暘樂書以爲鑮卽歌鍾左氏襄十一年傳鄭人賂晉侯以歌鍾二肆及其鎛磬鎛與歌鍾別文大射儀亦云笙鍾之南鑮笙鍾卽歌鍾也鑮不得又爲歌鍾陳暘之謬二經可以折之矣鄭君云大韋氏云小譬水火不相侔然證以爾雅皆是也釋樂云大

鍾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鏞見虞書及詩雅頌棧前人以爲編鍾剽無聞鎛居鏞編之閒非剽而何小於鏞可曰小鍾大於棧可曰大鍾此對磬師擊編鍾故云如鍾而大大射儀注亦對笙鍾爲文周語之鍾卽鏞也故彼注云鎛小鍾但鎛多對編罕對鏞小鍾之解可施之周語不可概之它處晉語鄭伯嘉來納歌鍾二肆及寶鎛韋氏亦訓爲小鍾則舛詩靈臺云賁鼓維鏞那云庸鼓有斁鏞配鼓與鎛配離磬者異郭璞比而同之亦誤鏞於禮無文鍾師職以鍾鼓奏九夏鍾鼓連文鍾師之挈正鏞矣鏞於鍾中特大故獨得鍾名九夏之奏首以晉鼓導之次以鏞宜之每成皆以鎛聲之乃以編鍾節之三鍾金奏備有焉鍾師注云金謂鍾及

鑄殊不別白鍾者金之大稱散言之可皆曰鍾既以釋名立言當
核實直云如鍾亦混矣賈師疏云不編者十二辰零鍾疑即十二
鑄鍾與書大傳所謂撞黃鍾右五鍾皆應撞蕤賓左五鍾皆應者
是也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　後職文止列男巫女
巫巫師不列職蓋招弭堂贈祓除釁浴男女巫爲之司巫師之巫
師無事焉掌教之而已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
邦國　鄭康成云禮吉禮是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
禮賓禮軍禮嘉禮也目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以相成廣

林謂此經所云即舜典所謂典朕三禮也徵天神人鬼地示正所
以立安邦國禮以祭祀爲上宗伯之掌亦以祭祀爲重故特揭之
以見義注說未協至疏以邦據王言邦國據諸侯爲說更乖於義
矣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鄭康成云禋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
臭聞者廣林謂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此其義也此注云煙言
其禮也洛誥云明禋又云禋于文王武王是禋祀之名亦施之宗
廟但彼則取明潔敬享之義燔柴升煙唯祀天爲然故鄭君以煙
釋此禋祀也釋文李音煙則直讀爲煙失其義矣
以血祭祭社稷　鄭康成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示祭地可知也

廣林謂社稷之社兼方丘及大社蓋方澤祭地亦可以社名也知
者大司樂澤中之祭靈鼓靈鼗鼓人職云以靈鼓鼓社祭是社亦
有泰折矣況司服職祭社稷則希冕退在四望山川下此登社稷
於山川豈不以此之社兼大示故首列與
五祀　鄭司農云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鄭康成云五
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
神焉廣林謂五色之帝天神也五官之神人鬼也祀五帝五官配
焉禮以實柴不在此列此五祀蓋即戶竈中霤門行云
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覲禮云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爾
雅云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庋縣祭川曰浮沈彼於山皆不言貍覲

禮之升即爾雅之縣也庋縣瘞祭地及山同之任意爲文各舉其
所主耳南山經云用一璋玉瘞中山經云縣以吉玉北山經云用
一璧一圭投投庋也爾雅疏以庋爲埋誤也北山經一璧一圭投投疑當作庋蓋字形相涉而誤
血祭已下唯沈爲川澤所獨其宅地示互相備矣祭法云瘞埋於
泰折是祭地以貍也中山經云刏一牝羊獻血是山亦血祭也又
云一牡羊副是山亦疈辜也餘可類推
以疈辜　疈籀文副副說文云判也周禮曰副辜今人以副爲
副貳字而以讀副析之副音爲改字讀之非也副貳副稱字本並
作福从衣旁作張平子西京賦仰福帝居漢尹宙碑位不福德魏
上尊號奏以福海內欣戴之望其明證矣福皆用副亦自漢始武

槃碑爵不副德史晨後碑副掾孔綱是也經典相承福皆作副乃
借副爲福不得謂借副爲福

祭四方百物　鄭康成以四方百物爲蜡祭廣林謂四方與百
物爲二地祇有四方猶天神有四望凡地祇中若山林川澤之類
無主名者皆是大司馬獻禽以祀祊月令季秋命主祠祭禽于四
方詩甫田以社以方此之謂也百物則蜡是矣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鄭康成云肆獻祼饋食
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進孰時也獻獻
醴謂薦血腥也廣林謂肆獻祼禘也饋食祫也禘大于祫故祫通
諸侯禘止天子王制諸侯有禘者時禘耳鄭君先祫于禘非是肆

如全爲肆之肆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則肆也凡祭牲用
胖禘則用全以獻卽儀禮所謂四鬄也攷儀禮四鬄皆豚則此疑
亦用犢重禘大祭擬諸郊焉國語禘郊連文是其證矣祼祭之始
事也肆獻禘之異牲也故特以目禘焉先言肆獻而後言祼肆獻
禘所獨祼六享所同也祫之言合合食先王以食爲主故舉饋食
爲文二享各舉其重者而言下四享實於此互見矣

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
先王　祠禴時禘也嘗烝時祫也春祭爲祠而郊特牲曰春禘
秋嘗夏祭爲禴而祭統曰夏祭曰禘祠禴陽也禘陽之盛也故祠
禴亦可稱禘王制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
一祫嘗祫烝祫春祭皆犆夏有犆有祫秋冬皆祫故嘗烝爲時祫
葢四享祠爲犆祭祭于禰親親也夏秋冬皆祫于大祖之廟聯鬼
神也春秋左氏傳云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主禰也廟大祖也王
制祠爲礿詩天保云禴祠烝嘗前人以王制爲殷夏制詩爲便文
詩誠便文王制爲殷夏制則非葢泥於此經謂春必名祠夏必名
禴故曲爲之說耳不知祠禴本無甚異義互言爲可不比嘗烝之
於秋冬矣（辨說詳子禘祫臆解中）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鄭康成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
廣林謂左氏成十三年傳云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是脤膰以廟社
分公羊穀梁並云生日脤孰日膰是脤膰以腥孰分說文脤作祳

云社肉盛以蜃故謂之脤天子所以親遺同姓膰作燔云宗廟火
孰肉春秋傳天子有事燔焉以饋同姓諸侯或从月則二義兼取
焉以意釋之脤膰云者蜃器所盛之肉也本非二名亦可單稱脤
故大行人職曰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春秋定十四年云天王使石
尚來歸脤鄭君故不別腥孰統言之曰社稷宗廟之肉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
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
作伯　此九命與典命所云九命不同葢就一人言之由一命遞
至于九也壹命受職謂試之以事卽王制云論辨然後使之也再
命受服謂命之所謂任事然後爵之也三命受位列於朝矣所謂

位定也四命受器有祭器矣五命賜則則樂則也大夫士有功賜之樂也六命賜官得自辟除官吏矣七命賜國則出封矣八命作牧專征伐矣九命作伯爲五侯九伯長矣舊多泥于九等之命故立說未融洽耳

公執桓圭　說文云瓛圭公所執是桓圭字本作玉旁獻今經典相承並作桓葢因取象桓楹故耳桓亭郵表也桓圭瑑飾象其雙植焉

侯執信圭　鄭康成云信當爲身廣林謂信讀爲屈伸之伸信伸古多通用直者爲信圭屈者爲躬圭尊卑之差也如注說身即躬也二圭何以別故此注下文不得不曲爲之說曰皆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麤縟矣

宿眡滌濯　鄭康成云宿申戒也疏云宿眡滌濯者謂祭前一宿眡所滌濯祭器廣林謂宿與眡滌濯爲兩事儀禮少牢特牲並有宿尸之文此之宿正宿尸也大宗伯宿之肆師詔相其禮鄭君注云申戒語不別白疏直以祭前一宿釋之則謬矣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　鄭康成云上帝五帝也廣林謂上帝天也即上經云昊天上帝彼常祀此因事而祭也賈疏引祀帝于郊而風雨寒暑時謂風雨寒暑非一帝所能爲此祈請亦是求風雨寒暑時非一帝故知是五帝夫風雨寒暑各有攸司唯天總厥成故旅上帝而百神在其中五帝天之佐也烏有舍上宰而旅其佐者乎或云旅臚也臚祭五帝一天不可言旅此又不然唐黎幹上十詰十難其十難之六云旅有衆義出於爾雅又爲祭名亦曰陳也若旅上帝爲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爲四鎮邪

及四望　鄭司農云日月星海鄭康成云五嶽四鎮四瀆廣林謂大司樂云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三正記云郊後必有望春秋左氏傳云望郊之細也四望云祀不云祭又與郊相連明是天神非地示矣公羊傳云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在天爲四望在地爲四方時邁云懷柔百神望之事又云及河喬嶽方之事分言之方望各異統言之望可兼方故傳云並走羣望又云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爾雅云梁山晉望也經中多言望寡言方學者每并方於望而以望爲地示皆鄭君此注滋之誤耳

小宗伯之職　**辨廟祧之昭穆**　鄭康成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仲弟廣森疑以昭先穆則終周之世武常先于文且昭主藏武王廟穆主藏文王廟是三十四王無不以子先父謂生人之次昭大于穆宗廟之次穆大于昭廣林謂說文昭作佋云廟佋穆也父爲佋南面子爲穆北面此據合食大祖時大祖東向昭南面穆北面而言非昭穆本義佋讀若韶繼也子繼父統故其次爲佋穆遠也孫於祖漸遠矣故其次爲穆先昭後穆其次定矣主之昭穆有定而廟次之昭穆則以世爲先後周公制禮時廟制后稷爲大祖居中大王以穆爲顯考廟居右王季以昭爲皇考廟居

左文王以穆爲王考廟居右武王以昭爲考廟居左不窋公劉皇僕毀隃高圉公叔凡六世皆昭主祧居大祖之左夾室鞠慶節差弗公非亞圉凡五世皆穆主祧居大祖之右夾室四親廟先穆而後昭矣至成王崩其次當穆乃祧大王于大祖之右夾室文王遷于大王廟爲皇考廟成王入文王廟爲考廟王季以昭爲顯考廟武王以昭爲王考廟則先昭而後穆矣若然烏有以子先父之嫌唯泥於廟必左第一宮爲首斯疑次序之紊耳至昭王穆王而後文武不祧而爲二世室以文次當穆武次當昭不可亂故仍其廟次文右武左及其享之固先文而後武也厥後祧主昭附于武穆附于文文之享先武則成昭亦先康穆矣總之主之昭穆廟之昭

穆皆有定位而昭穆之先後尊卑則隨世而遷故曰辨昭穆如其有定更何俟宗伯之辨之哉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　鄭康成云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廣林謂祭祀賓客皆奉而授大宗伯也大宗伯職大祭祀攝爲徹大賓客攝載果二者皆據攝后而言彼注以大賓客爲攝王非也大宗伯攝后祼祼賓客后不親大宗伯攝其事小宗伯奉而授之正下經所謂凡大禮佐大宗伯者至祭祀贊王乃太宰之職彼職云祀之日贊玉帛爵之事是也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　甸祝職云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然則此帥有司正甸祝矣注以有司爲大司馬之屬大司馬之屬宗伯烏得而帥之其誤明甚

肆師之職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鄭康成云祈當爲進禨之禨珥當爲衈禨衈者釁禮之事廣林謂祈卽祈禱之祈珥當爲衈南山經皆一白狗祈西山經用一白玉祈東山經衈用魚是其事也此承上文序其祭祀明據祭祀爲文祈衈皆祭號小子職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職凡祈珥共其羊牲皆此之謂知者小子職別有釁邦器之文羊人職亦別云釁積共其羊牲則此不據釁言明矣鄭君因士師職凡刉珥則奉犬牲字作刉遂將祈珥皆破從刉衈非也中山經云祠用黑犧大牢之具糵醸干儛置

鼓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雄雞于下刉一牝羊獻血嬰之又云一雄雞一牝豚刉糈用稌若然刉亦不專主釁矣士師刉珥亦猶羊人之祈珥也

大朝覲佐儐　鄭康成云爲承儐疏云謂大會同朝覲時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爲承儐廣林謂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凡職分大小必階有崇庳肆師小行人並下大夫也安見大朝覲不可小行人承擯耶且小行人職云凡諸侯入王爲承而擯言凡則兼大朝覲矣肆師小行人兩爲之者承儐非一人小行人爲承肆師佐之故此職云佐儐小行人乃正言爲承而擯也注末別白疏則誤矣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　鄭康成云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廣林謂師祭禱也此貉爲田祭詩吉日云既伯既禱伯即貉鄭讀貉爲十百之百是矣乃云師祭則舛其義毛傳云伯馬祖也將用其力故禱其祖吉日之詩即此大甸獵也祭黃帝蚩尤者是師祭之禡王制云禡于所征之地

鬯人　和鬱鬯　鄭司農云鬱爲草若蘭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鐎中停於祭前廣林謂說文云鬱芳草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然則此注中爲築之爲乃衍字疏云百二十貫爲築未知出何文此字譌衍已久肆師築鬻司農云築香草煮

以爲鬯是亦以築爲治鬱之事不應別爲異義也疏又引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皆以和酒若然則鬱艸又名鬯詩正義云鬯是酒名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據此王度記所云不足信也且鬯唯天子用之諸侯有功乃得賜鬯大夫士安得以香草和酒儀禮一經可攷也何王度記直下逮庶人皆得以草和酒邪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注引少牢禮主人受嘏出房乃遞獻祝謂此鬯人受卒爵亦王出房時疏以爲天子有獻鬯人量人之禮無獻祝及佐食之事廣林謂詩卷阿箋云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爲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尸之入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至設几佐食入佐之是王有佐食也有祝有佐食決無不獻之理鬯人量人但飲卒爵而已不可云獻亦不得當獻祝佐食之事注引少牢禮明受卒爵在王出房時非即以之當獻祝佐食也

司尊彝　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　鄭司農云追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閒故曰閒祀鄭康成云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于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廣林謂先鄭之解確無可議禘以祼享在夏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是其明證祫以饋食在冬故大烝亦名大祫（說詳予禘祫纂解）其義則追享者追祖所自出而享之也朝享者合羣廟

之主升食大祖有朝象焉後鄭以禱祭告朔當之誤矣夫祭以享名且有祼及朝踐再獻之節大祭祀也告朔禮簡不立尸后又不與安有所謂祼獻醻酢哉禱祠祈請更不必言

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　鄭康成云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廣林謂朝夕乃徹凡奠則然大遣奠不得云朝夕乃徹也既夕云厥明滅燎鼎入乃奠奠者出薦馬徹者入徹巾苞牲行器茵苞器序從車從徹者出是苞奠後即徹以分禱五祀小祝職道禱之其即此奠也牲體以禱五祀奠彝埋之階閒鬯人職云及葬共其脈器遂貍之是矣鬯人共之貍之司尊彝省之聯事也注以奠彝

爲朝夕乃徹已誤於大旅云陳之不即徹尤無據亦如之者亦如
大喪奠彝省其所共之數陳設之處焉但大喪省其貍大旅則省
其藏爲異耳
典瑞　繅藉五采五就　鄭康成云繅以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
廣林謂聘禮記云皆玄纁繫長尺絇組鄭讀繫屬上爲句誤說詳儀禮肊測蓋以玄纁
之帛爲繅而以絇組爲繫也玄被纁裏被畫五采若三采二采木
幹韋衣之說未的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祀天之圭璧其邸此祀地之圭
益琮其邸矣琮有九寸有八寸有五寸地數八此兩圭之邸容八
寸與四望天神亦兩圭者殺于上帝也

司服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
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鄭康成云書
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
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則衮之衣
五章裳四章鷩畫以雉謂華蟲也衣三章裳四章毳畫虎蜼謂宗
彝也衣三章裳二章希刺粉米無畫也衣一章裳二章玄者衣無
文裳刺黻而已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廣林謂大裘冕服玄衣玄裳
十有二章衮冕服九章衣山龍華蟲宗彝藻凡五章裳火粉米黼

黻凡四章鷩冕服七章衣華蟲以下裳粉米以下毳冕服五章衣
藻以下裳黼黻希冕服三章衣粉米及黼裳黻荀子云天子朱裷
衣冕諸侯玄裷衣冕是此四冕服王皆朱衣纁裳諸侯皆玄衣纁
裳矣玄冕服一章衣裳同黻玄衣賴裳自天子達此注紕錯不一
緬條辨之注云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夫旗章自
爲旗章與冕服兩不相蒙未必定是移冕服之章于旗亦未見旗
有三辰而冕服必不可再作繢也況九旗有交龍有熊虎曾不聞
并龍與宗彝亦去之也鄭君持周無十二章之說故謂大裘之上
玄衣無文又礙於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一語乃依回其說謂記
爲魯禮降於天子故被衮魯用王禮未更侯號何得直以王稱說

之者曰推魯禮以言周禮亦牽强無謂故直以記文斷爲大裘冕
玄衣而衮十有二章也衮冕以下王衣皆朱此獨玄象天且示質
焉其云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則以詩及荀子折之荀子云天子
山冕是九章首山矣以衮名者龍爲君德變化無方且在衣之章
龍尤章顯是以謂衮焉必以章首名則有虞十二章胡不稱日冕
邪火在藻下故毳冕五章初一曰藻次二曰火毳芮也畫藻於衣
象水草之毳芮温煖而潔也詩大車云毳衣如菼藻也又云毳衣
如璊璊玉赤色如璊謂火鄭君登火於宗彝因解毳爲虎蜼如璊
無說矣注又云鷩冕衣三章裳四章疏以爲衣是陽從奇裳是陰
從偶若然玄冕一章何以又云在裳而十二章者何奇偶不别乎

注又云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詩終南云黻衣繡裳則黻繡於裳亦刺於衣春秋傳以黻冕命士會是玄冕亦稱黻冕冕以衣名不以裳名也衣尊於裳豈有裳繡而衣轉無文者又不得以以素爲貴比也注又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玄冕大夫服喪大記說大夫之復云以玄赬然則玄冕之裳以赬不以纁也爾雅云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二色自別不得掍混前人於鄭君注說信之不疑獨疑祀五帝亦大裘而冕爲不可通是葢未融會經中亦如之三字之義大裘唯郊天服之非日至雖祀昊天上帝不服大裘大裘掌之司裘不在司服此所掌者大裘冕服十二章者也亦如之者如祀昊天上帝服玄衣裳十二章耳學者誤會經文紛紛聚訟舛矣

凡兵事韋弁服　鄭康成注此職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注聘禮又云韎布衣而素裳葢因韋弁兵服不得以歸饔餼故爲韎衣素裳之說不知韋弁卽爵弁韋其質爵其色兵事服之禮事亦服之弁同衣異兵事衣裳皆韎韋左氏傳韎韋之跗注是矣禮事則純衣纁裳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

凡甸冠弁服　鄭康成云冠弁委貌廣林謂委貌乃玄冠非冠弁冠弁以甸卽皮冠也故以招虞人冠者首服大稱冠弁故亦稱皮冠不得因有冠名遂呼爲委貌也仲弟廣森以左傳難云楚子因雨雪而皮冠見子革則去冠是皮冠乃加于冠上之物故衞侯不釋皮冠爲不敬大臣似非冠弁廣林答之云冠上所加不得云皮冠傳云去冠被是去冠上之被卽彼傳上文云寒被者是凡君見臣當禮冠楚子狩于州來正甸事故以皮冠見衞侯射鴻戲耳非爲甸事且或二子食當易冠見今不然故二子怒若皮冠爲甸冠衞侯在圃傳未嘗云遇雨也

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　此據諸侯及王朝臣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者爲王繐衰旣葬除之儀禮喪服有明文矣或援此經以爲達乎陪臣而喪服所云乃喪周則然不亦異乎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

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　舊以此經云孤之服自希冕而下遂謂王之三公毳冕廣林謂此經孤以下皆據侯國之臣非王之孤卿大夫也王之三公八命其服鷩冕七章而小章則八孤卿六命其服毳冕五章而小章則六大夫四命其服希冕三章而小章則四三等之士皆自爵弁而下唯皮弁玉璂各如其命數王制云三公一命卷三公出封加一等卽賜袞其本服鷩冕可知詩大車云毳衣如菼序謂陳古大夫以刺卿上大夫也是卿毳冕之證孤卿同命皆毳冕矣公鷩孤卿毳則大夫希可知

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鄭康成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

二寸大夫已上侈之疏云上已有素服刖云素端爲士設文以士
不得侈袂故刖見端文廣林謂弁服侈袂冠服皆端自天子達注
疏泥於此句專爲士設文强爲之說不知上經均未言齊服此句
統承上文謂自王已下齊皆用此二服無等殺也

冢人　凡祭墓爲尸　鄭康成云祭墓爲尸或禱祈焉廣林謂
古不祭墓禱祈亦非墓所有事上經甫竁遂爲之尸司農謂始竁
者祭以告后土後鄭讀請度甫竁爲句而以爲尸據成葬祭墓地
之尸故於此祭墓別解爲禱祈亦望文爲說耳上經句讀及詁義
宜依司農爲正此祭墓爲尸據后世子之喪甫竁告后土也

大司樂　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
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疏云四望卑於神州故降用陽
聲第三廣林謂祭地示祀四望當互易文之錯爾四望與上天神
爲一節祀神樂也地示合下山川爲一節祭示樂也先妣先祖爲
一節享鬼樂也樂先神而後示由示及鬼依次列之非有尊卑之
差不然先王衮冕而祭山川毳冕而祭何山川之樂反先於先妣
先祖邪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
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
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
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
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
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
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
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
禮矣　鄭康成辟位不用之說學者多疑焉李安溪以上經六樂
之序差之謂天宮人宮圜鍾黃鍾當互易地宮南呂乃小呂之譌
廣林謂此三宮之樂與上六樂兩不相蒙六樂乃合樂時金奏之
均笙歌之調此則降神之樂還宮起調法也天宮三均四調圜鍾
爲宮卽以其宮主調黃鍾爲角其宮夷則大蔟爲徵姑洗爲羽皆
函鍾宮矣地宮四均四調函鍾爲宮調卽以其宮起畢無射之宮

大蔟爲角矣南呂之宮姑洗爲徵矣黃鍾之宮南呂爲羽矣人宮
均亦四而調亦四人鬼陰也準諸地焉黃鍾爲宮調亦主之大呂
爲角南呂宮也大蔟爲徵函鍾宮也應鍾爲羽大蔟宮也蓋樂非
一成卽宮不一宮調不一調唯所用之要不出此七均十二調耳
樂分三宮調別十二而均止七律者何蓋取義於伐殷時歲日月
辰星之位也周語云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
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
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
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
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

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十二舍在天應十有二辰天黿玄枵也爲子斗柄星紀也爲丑析津爲寅天駟大火也爲卯壽星爲辰鶉尾爲巳鶉火爲午自日月五星右旋數之鶉火爲未鶉尾爲申壽星爲酉天駟爲戌析津爲亥星紀爲子玄枵爲丑武王欲合五位三所而用之故七律用右旋之位於律當用函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黃鍾大呂七律而此三宮之樂有大蔟圜鍾而無應鍾大呂者何也蓋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亥子丑本同位而未爲歲星所在適當周分丑與未衝故止取子律而丑不用亥又陰之紀也其所合者寅寅爲大

蔟大蔟又爲人統故舍亥而用大蔟月在天駟天駟當戌后稷之所經緯王業基焉與戌合者卯故特取圜鍾以合無射乃所以重王迹之始也周語七律正此職七均之律舊說以七律爲七音誤矣圜鍾爲卯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故天宮之樂首用圜鍾函鍾地統也生於未未爲坤位故地宮之樂首用函鍾而天宮之均終以函鍾地宮之均終以黃鍾又乾坤交泰之義焉贊化育而甄三才者君也故天統地統人統備焉黃鍾生於虛危虛危爲宗廟故人宮首之謂當與天宮圜鍾互易者猶淺之乎解經耳周語又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以大蔟之下宮布令于商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夷則之上宮大呂爲角也大呂生夷則故爲上宮其時斗柄在戌上而斗建丑故用大呂黃鍾之下宮函鍾爲宮也函鍾生于黃鍾故爲下宮大蔟之下宮南呂爲羽也南呂生于大蔟故爲下宮無射之上宮圜鍾爲宮也圜鍾生無射故爲上宮以彼傳解此經不煩改易而脗合無間矣仲弟廣森謂此四律宗廟所奏即武樂之律圜丘用雲門方丘用咸池故所取樂律皆與武樂不同三者不得相合雲門尙圜鍾咸池尙函鍾皆其一代之制不知圜丘用雲門方丘用咸池舞也非歌也故上六樂云舞雲門舞咸池此天宮地宮亦云雲門之舞咸池之舞是舞用先代之舞歌用本朝之歌

若昊天有成命即其一也若天官地官爲雲咸之律則人宮曰九磬之舞是人宮四均亦大磬律矣而然乎且周語四宮乃武王所作亦非大武之樂也大武者克殷者定周公象功昭德作以享宗廟之樂故所用四律唯大呂爲角與夷則上宮合其宅則異周語云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明兼神示人鬼言之此天宮之圜鍾爲宮地宮之函鍾爲宮南呂爲羽悉與州鳩之說者合知彼四宮不得專據宗廟之奏矣

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　鄭康成云大食朔月月半以樂侑食時也廣林謂玉藻于天子言朔月大牢于諸侯言朔月少牢無月半大食文是食朔月不食月半也士喪月半不殷奠正可爲月

半無大食之證鄭君注士喪以爲士月半不得如朔盛奠下尊者因以喪奠推大食謂月半如朔食殊無據依說詳予儀禮肊測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鄭康成云大獻獻捷于祖鄭志答趙商云司馬獻軍功故于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宗廟之禮故獻于祖廣林謂此職大獻兼祖及社盇愷樂之奏皆大司樂令之也司馬特言獻于社獻社司馬之職廟則天子親獻其捷矣故周官無獻于祖之文

大傀異烖　鄭康成云天地奇變若星辰奔實及震裂爲害者廣林謂傀之言怪也不宜有而有曰傀若隕石于宋石言于晉之類物反常曰異若星無光穀洛鬬之類物爲害曰烖若鼷鼠食郊牛角蝗螟傷禾稼之類

樂師　環拜以鍾鼓爲節　鄭司農云環謂旋也拜直拜也廣林謂明堂位三公中階北面諸侯東階之東西面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諸子門東諸男門西皆北面九夷東門之外西面八蠻南門之外北面六戎西門之外東面五狄北門之外南面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天子負斧依朝者四面拜于其位此環拜是矣恐外內參差故以鍾鼓爲之節

大師　令奏鼓𣔻　鄭康成云鼓𣔻猶言擊𣔻鄭剛中云既言奏不當又言鼓令奏鼓𣔻者令樂工奏大鼓與小鼓廣林謂奏據吹笙管者言謂令樂工於管樂作時擊𣔻以導之與上令奏擊拊

正同若以奏鼓連文爲嫌則擊拊又何以說朄从申柬聲今或作𣔻𣔻讀若通鼓聲遠聞與朄音義俱別

小師　下管擊應鼓　鄭康成云應鼙也應與𣔻及朔皆小鼓也廣林謂詩有瞽云應田縣鼓先儒以田爲𣔻大祭祀皆鼓𣔻擊應大射儀有朔鼙應鼙詩又以應配𣔻則朔鼙即𣔻也以其引樂𣔻以名焉以其先擊朔以名焉鄭君分𣔻朔爲二失之

瞽矇　世奠繫　故書奠或爲帝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廣林謂依子春爲奠則當讀爲奠世繫世世本也繫帝系也瞽矇定其世次誦以陳戒于王如故書字爲帝則不須改字讀帝繫先王世系昭穆瞽矇主世其秩第誦其行迹以昭明德而廢幽昏當依故書

磬師　掌教擊磬擊編鍾　鄭康成云磬亦編於鍾言之者鍾有不編不編者鍾師擊之廣林謂磬亦有不編者大戴記云縣一磬而尚拊即不編之磬明堂位叔之離磬陸農師以爲特磬是也此職所教止編鍾至磬則編特並掌教焉矣

鍾師　齊夏　釋文齊夏側皆反廣林謂齊讀爲壹與之齊之齊后與王一體也故夫人祭奏齊夏或云齊夏即采齊讀爲楚楚者茨之茨樂師趨以采齊釋文字作薺然采齊亦與夫人無當也

籥人　祭祀先卜　鄭康成云先卜始用卜筮者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廣林謂祭祀並言不辭以司爟凡祭祀則祭爟及特

牲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推之當于祭字絕讀蓋云祭則祀先卜也高愈見及此而以祭爲衍文則又似專據饎爨時言與上經爲一節又未洽

華氏　遂歛其焌契　說文歛作龡無歛字吹嘘字作吹炊爨字作炊炊下龡者龡律之龡也此經字當作火旁欠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遠罪疾也廣林謂司農以小祝職文解六祝是矣而未盡得也當以彼文之次差之一曰順祝祈福祥逆則爲禍禍以致殃順則爲福福以召祥二曰年祝順豐年食爲民天以祈有年福祥之祝大有爲先三曰吉祝逆時雨肅時雨若五穀繁殖恆雨則凶以其敘吉四曰化祝寧風旱不雨恆暘風旱徵咎化而寧之是謂化祝五曰瑞祝彌烖兵麟游鳳至聖王弗貴烖銷兵戢太平之瑞六曰筴祝遠辠疾上帝不蠲迺遘辠疾祈而禳之史乃祝筴以求多福以求永歷辠疾弗降永貞斯得祈事之祝厥號維六福祥永貞括其辜較大祝提其綱小祝張其目

七曰奇㧑八曰褒㧑　鄭大夫云奇㧑一拜也褒讀爲報報㧑再拜也廣林謂三拜九頓首皆奇㧑也報㧑蓋俠拜云

小祝　逆齍盛　疏云祭宗廟饋獻後尸將入室食小祝於廟門外迎饎人之齍盛於廟堂東實之簠簋于神座前廣林謂小宗伯逆末執之齍小祝逆已執之齍蓋舍人實簠簋陳于西堂上小祝逆而改設于東房也薦玉齍后也小祝無與焉

贊徹贊奠　此當在大喪贊渳下蓋喪奠徹先奠後故大祝職先言徹後言奠此亦先贊徹後贊奠也明爲備錯無疑鄭君謂祭祀奠先徹後反言之者明所佐大祝非一曲爲之說耳

則保郊祀于社　鄭康成云保祀互文郊社皆保守而祀之廣林謂祀于社即大祝云彌祀社稷禱祠也若郊則大宗伯職云國有大故旅上帝是矣小祝保之而已祀非其職互文之說益誤

喪祝　及辟令啟及朝御匶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　殯寢殯廟聚訟紛如主殯廟者確于儀禮士喪主殯寢者梲于左氏傳通其說者曰儀禮禮乘士喪則然天子諸侯殯于廟左氏傳有明徵矣而主殯寢者又云左氏傳乃春秋變禮禮關異代亦聖人作史通三正之義二說何足斷斯獄哉唯此經先云及辟繼云及朝後云及祖是由寢而遷朝于祖乃祖于廟庭序次井然可爲殯寢確證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殷人質死即殯于廟周不忍遽神其親故殯仍在寢比葬乃朝廟而后行周道譖夫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廟爲左氏說者繇列國制以發凡亦非聖人示例爲後王灋也故鄭答趙商云葬乃朝廟周之正禮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

甸祝　禂牲禂馬　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鄭康成云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廣林謂說文云禂禱牲馬祭也从示周聲詩曰既禡既禂或从馬壽省聲案說文云从馬壽省聲則字本作騳今作騊轉寫譌然則禂當讀爲周讀誅者聲之轉故𠛱𠛱又爲朱朱侏張又爲侏張皆聲相近而轉讀也侏今讀陟角反古音竹平聲鄭讀誅蓋竹平聲矣杜不知讀何音然其解云禱也是義非音釋文云一音禱蓋誤會杜意而然耳所引詩及爾雅疑亦本作禂傳寫之誤今詩及爾雅並作禱者蓋字本作騳形相涉而譌云太玄經童之次七云脩侏侏比于朱儒侏者長也侏大猶長大

賈氏未疏故補識之

司巫　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　主在廟有祏及祭則盛以匰道布藉主者若今盤袱矣今率主祭于別寢者亦然

大史　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　鄭康成云藏法與約劑之書以爲六官之副其有後事六官又登焉廣林謂當讀爲以貳六官之所登六官重讀似非蓋約劑者六官之所登大史貳之經云六官之所登不云六官又登也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居門蓋居路寢之門室也十二月皆聽朔明堂還眂朝路寢之庭退居路寢閏月則不告朔而立路寢門中以受朝退居門室象閏位焉玉藻云閏月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謂眂朝時也

巾車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䄙尾櫜疏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犬䄙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䄙革飾駹車雚蔽然䄙髤飾漆車藩蔽豻䄙雀飾　五車唯木車言尾櫜木車素車言小服餘皆不言蓋櫜用犬尾五車所同其飾各從蔽䄙小服亦然故文從省鄭君謂君道微故有戈戟備姦臣卒哭則君道益著戈戟可去夫五車斬齊皆然王遭其母之喪嗣位已久不得云君道尙微也況士喪車尙有小服王乃無之有是理乎又然䄙說文作犬幦犬乃然字磨滅之餘許君誤引幦䄙古今字當以幦爲正

司常　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　鄭康成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廣林謂交龍爲旂色青象蒼龍金路之大旂也熊虎爲旗色白象白虎革路之大白也鳥隼爲旟色赤象朱雀象路之大赤也龜蛇爲旐色黑象玄武木路之大麾也日月爲常玉路所建色蓋黃存十二則天數也帛以黃象中色也旜色亦白素縿謂之帛故曰通帛雜帛以帛爲質而飾其側雜如雜帶之雜飾也所飾未詳九旗縿皆絳而斿各從其方色焉至旗之章則繢次青旂白龍白旗熊虎皆青赤旗鳥隼以黑黑旐龜蛇則赤

師都建旗　鄭康成云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廣林謂大司馬師都與鄉家對舉則師都專據遂大夫矣不言鄉大夫者鄉大夫皆卿上經孤卿中兼之此職乃列尊卑旗物常制非據軍事故與大司馬職不同疏但云道車斿車非爲軍事未洽師都說文作衛都衛將帥本字亦通作帥意古文本作師轉寫者譌作帥許君即讀從將帥更依字爲衛與今說文本旗字下引此經直作率則謬之甚矣

州里建旟縣鄙建旐　鄭康成云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廣林謂州里鄉遂上士已下也州據鄉里據遂縣鄙則公邑大夫也州里即司馬職之郊縣鄙即司馬職之野

夏官司馬弟四　周官　孔廣林肊測　周官肊測四

軍將皆命卿　或以爲軍將非六官典乃六鄉之大夫廣林謂春秋左氏傳王朝列國軍將皆六卿爲之知不然矣六卿中或有故不得與服戎取鄉大夫充蔿則未可定耳唯大司馬總理戎政不爲軍將知者兵刃既接六軍將各執旗鼓不得離局而大司馬職云及戰巡陳眂事而賞罰此一證也入而振旅六軍將仍各帥其部曲以還不得獨先而大司馬職云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又一證也春秋時晉軍帥及軍佐外別置司馬則又此官之軍司馬也非大司馬矣自軍將至伍長皆王朝命臣黃文叔援春秋左氏傳蔡人衛人屬右軍陳人屬左軍謂徵之諸侯不皆王朝卿士獨不思彼傳云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王臣爲軍將而諸侯從王之師屬之耳非徵侯國之臣爲王之軍官也

司士　或云射人掌公孤卿大夫司士掌士廣林謂司士職云周知卿大夫士庶子之數則非獨掌士矣士百官大稱故卿亦曰卿士射人職不言士者射人主辨朝位士從孤東面故文省耳

節服氏　鄭康成云世爲王節所衣服廣林謂此職即書立政之綴衣也書正義以大僕當綴衣大僕掌正王服位不掌王衣服之節也

都司馬　鄭康成以家司馬爲私臣都司馬爲王所置廣林謂

都司馬亦非王所特置故職文云以聽國司馬與家司馬以正於公司馬文正同其都宗人家宗人王使人爲之者以都家中皆有祖王廟王所當祭禮事重大故特使王臣爲之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此十三字乃其職文後職文家司馬亦如之六字當移置此以秋官序官家士亦如之例之可見

大司馬之職　設儀辨位以等邦國　儀卽典命所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之五儀也位外而公矦伯子男內而公孤卿大夫士也邦國葢兼王朝及矦國言之疏以爲不兼王臣失其義矣

簡稽鄉民以用邦國　鄭康成云簡謂比數之稽猶計也疏云此數計會鄉民而用之廣林謂若然簡稽鄉民是爲一事與餘八灋文例不合國語云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帥擁鐸拱稽稽簿注也言執兵士簿注以待軍事卽此之稽簡稽案簿注閱其數鄉讀如民鄉方之鄉鄉民者謂旣陳誓衆若甘誓湯誓大誓鼓舞軍心使鄉上恭命也釋文發許亮反音葢亦不依鄭義矣

乃以九畿之籍　此職九畿卽職方氏九服以制域言之曰畿以服職事上言之曰服服之名昉于虞夏畿則唯周爲然詩玄鳥云邦畿千里是商亦稱畿然唯王都有畿名或疑畿爲服之譌非也禹貢五服乃兼王畿周之九畿王畿不在列侯甸男禹貢之侯服也采衛禹貢之綏服也蠻夷禹貢之要服也鎭蕃禹貢之荒服也周語所云五服大較言之耳邦內甸服當此國畿邦外侯服卽此侯畿侯衛賓服則此甸男采衛矣蠻夷要服戎翟荒服則此蠻夷鎭蕃矣疑周官者援書周官六服一朝爲難彼周官梅氏僞作本不可據卽以爲梅氏有所本非鑿空爲說而其云五年六服一朝亦止據蠻畿以上言之夷畿以下乃世壹見者固不入五年一朝之數是彼周官正竊大行人職爲之說何可以難周官經哉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鄭康成云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如六遂矣廣林謂令賦言凡則達乎邦國都鄙矣鄭君之意以制賦之灋已見小司徒故以彼職當六遂此據邦國不知令賦之制小司徒均之主于耕作大司馬令之主于軍興聯事也小司徒詳三等人口之數大司馬別三等食地之數互文也其民可用者以三五二爲率葢一家自家長而外老弱婦女癈疾悉舍其丁壯可任役事者約得此數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以中地家六人通率之得七萬五千人其可任者通四家任十人率之任三萬一千二百五十人萬二千五百人爲正卒萬八千七百五十人爲羨合六鄉七萬五千家得四十五萬人可任者十八萬七千五百人正卒七萬五千人羨卒十一萬二千五百人六遂亦然

一第 08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27　返反外

舊說六鄉正卒一人其餘皆爲羨六遂正卒一人羨卒一人非也合鄉遂十五萬家得九十萬人可任者三十七萬五千人以十二卒之用其五而舍其七民力既寬且更番調發亦不罷勞矣推之而邦國都鄙皆然賈氏見小司徒注云自二人以至十人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因於此疏之以爲互舉明義以中等見上下非也鄭君蓋本禹貢九等之田及王制孟子上農夫食九人云云立說彼田分九等卽此上中下三等中又各區以上中下不得引以比人口之數至王制孟子五等之農分于人之勤惰不分于地之肥磽亦比非其例況鄭君以七六五爲中三等則下三等爲四三二矣假令家二人可任者當如何任灋卽云互舉見義立官典爲後王灋守亦必不如是其略也總之

地自地民自民地以計其食之盈歉民以核其人之多寡人衆而後軍可合食足而後力可用故令賦必以地與民制之也至三等之家授三則之地萬無可議蓋一家上父母下妻子七六五其口數之常也卽或上無父母下又無子王者須地從常典無止授以二人田之理倘人口漸增將任其不給乎抑改授之田乎況周官三等田外別更無授地灋也鄭君蓋未之思耳

有司表貉誓民　鄭康成云有司大司徒也廣林謂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甸祝云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條狼氏云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若然則表貉肆師甸祝事誓民條狼氏事鄭君因月令司徒搢扑北面誓之之文謂此有司爲大司徒誤矣

中夏教茇舍　此經四中皆據周正爲文周書周月解云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云授時巡守祭享而不及田則田不依夏時矣中夏于夏爲季春周季夏夏孟夏也下經云獻禽以享礿蓋以周中月獻禽備夏孟月之祭焉故管子云祭以孟月中冬獻禽享烝亦然

以辨軍之夜事　行軍有晝事必有夜事草止者愼於夜故教之習夜守之事或謂茇舍晚集而曉散蓋誤

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家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　鄭康成云師都遂大夫也鄉家鄉大夫也郊野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

下也野謂公邑大夫廣林謂鄉家監本作鄉遂自宋以來議此經者若鄭剛中薛士隆王次點陳君復皆直作鄉遂解則鄉字爲誤已久鄭君云鄉大夫知不兼六遂唐石經作鄉家爲正鄉大夫鄉也不宜在遂大夫下蓋鄉遂大夫下至比長鄰長其爲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公司馬者皆爲軍吏同載旗遂官大夫之不爲師者則載旜鄉官大夫之不爲師者則載物郊則鄉之族閭比野則遂之鄙酇里鄰不爲長及司馬者皆載旐凡此皆將羨卒者也百官衞王者也皆載旟公邑大夫亦在其中矣

各書其事與其號焉　此卽司常注所云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名某某之事某某之號者也鄭君緣司常職云皆畫其象遂破

此書亦爲畫謂畫以雲氣經明云其事其號何得言書書當依字讀司常職皆畫其象亦當依杜子春讀爲書

中冬教大閱 鄭康成云月令季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于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廣林謂月令此條正周田不依夏時之證唯周以建戌月大閱故呂氏作月令依用之葢九月農人入室可以大閱矣

車三發徒三刺 鄭康成云車壹轉徒壹刺三而止象服敵廣林謂車及表已止不得更進車三發者車上三發矢也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 鄭康成云牲魚魚牲也廣林謂牲羊牲馬牲與魚爲三故先言牲後言魚不正言羊馬者文省六牲豕在

冬官今亡牛屬司徒雞屬宗伯犬屬司寇天官尊不奉牲羊馬皆夏官主之故下文云喪祭奉詔馬牲小子職云羞羊肆羊殽一是喪奠一是小祭祀則大祭祀司馬羞之明矣不言自見

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 鄭康成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今漢祭功臣于廟庭廣林謂銘當絕讀之銘其功于器若正考父鼎傳之其家者也書于王之大常紀其功于國也祭于大烝報其功于後也大烝季冬大祫非冬享之烝冬烝時祫毀廟之主尚不得與而報及功臣乎此云大烝書般庚云大享明爲大祫無疑

馬質 **若有馬訟則聽之** 鄭康成云謂賣買之言相負廣林謂賣買相負司市職聽之馬質不與爲此職主官府所用之馬市馬養馬各有其政上經詳之矣或有訟事則聽而平之

量人 **營后宮** 鄭康成云后君也言君容王與諸侯廣林謂后王后也后宮六宮也先言之者王宮統于朝中欲與市道巷門渠聯文故退在下耳諸侯之宮其國自有匠人主之量人王朝之官詎主營諸侯之宮室哉

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 鄭康成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廣林謂此據王不與宰攝祭言攝祭是大宗伯職或宗伯有故宰佐王祭者亦得攝云亦容者對大宗伯爲文

疏以爲義得兩含是分佐祭攝祭爲兩事矣佐王祭則王在位何得直言宰祭耶鬱人言大祭祀此言宰祭一舉其常一舉其變互言以見之耳鄭剛中訓宰爲宰制之宰謂制牲制祭時受斝歷飲之是時未受嘏此爵何自來乎葢未審祭祀之儀節矣

羅氏 **蜡則作羅襦** 鄭康成云蜡建亥之月豺既祭獸可以羅網圍取禽也鄭司農云襦細密之羅廣林謂郊特牲云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又云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正此羅氏職矣鹿不可致致女更無其理葢以網及女衣致之以示戒耳羅網也襦女衣也記文鹿當作羅女當作襦皆聲之譌

司士　虎士　序官虎士八百人徒也雖備宿衛不可直偕命
臣並列朝位且爲王所揖禮疑虎士爲虎賁氏之譌氏士同音又
緣上文故士遂誤氏爲士幷脱賁字耳或云士者百官大稱虎士
卽虎賁氏不必增改然虎士乃其屬徒不得以屬徒之號呼其長
官也或又謂士卽賁之譌不必加氏引書序虎賁三百人爲證不
知彼之虎賁卽此序官所云虎士仍不別白

諸子掌國子之倅　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如物有副倅
之倅鄭康成云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廣林謂倅當依故
書爲卒國子宿衞王宮卽司士所謂士庶子也宿衞亦有卒伍故
云國子之卒如字爲倅則此倅當爲國子中之貳依後鄭說則經

文應云掌公卿大夫士之倅於義乃協矣卒誤爲倅者蓋因下文
國子存遊倅字作亻旁卒也不知下文所云正此國子中未入選
數無職守而爲其副貳者前後文異義別不得因彼倅改此卒也
禮記燕義則兩字俱作卒是又因國子之卒而譌倅爲卒矣古字
多假借卒可通爲副倅字遊倅之倅字卽作卒音義亦俱當爲倅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
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鄭康成
云服衮冕者從王服也裘冕者亦從尸服也廣林謂節服氏下士
也衮冕維常裘冕從尸理所不可注說妄耳鄭君注序官云世爲
王節所衣服是也王之衣服司服掌服司裘掌裘弁師掌冕弁辨
其名物與其用事而已至祭祀朝覲王所宜服節服氏則每事詔
王又維常送逆尸從車爲節服其本職維常從車其兼職也諸侯
亦如之亦如王之衣服節適自節服氏耳古人文省每不別白拘
於文遂失其義或疑節王所衣服不宜止舉二冕是又不然官以
節服名則大而朝祀小而息燕其寒煖之宜省嗇之節皆其所詔
不言可知獨舉此者它唯詔王衣服之節此則備俟別役故特揭
之云爾漢書高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起堯舉春李舜舉夏
兒湯舉秋貢禹舉冬蓋節服氏遺意

方相氏　敺方良　鄭康成云方良罔兩也廣林謂此釋異名
非讀作罔兩也張平子東京賦云捎魑魅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

良與狂協是其證矣賈疏謂鄭破方良爲罔兩釋文直讀罔兩音
俱非鄭意

大僕　掌諸侯之復逆　此復逆與宰夫所云義別諸侯有所
請白謂之復若今條陳矣王有命而諸侯復奏焉謂之逆若今明
白回奏矣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
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鄭司農云大僕主令此二官
使速逆窮遽二者鄭康成云政鼓節與早晏大僕聞鼓聲則速逆
此二官當受其事以聞廣林謂此鼓專爲達窮者遽令設事出非
時無蚤晏也掌其政卽御僕所云以序守路鼓之政也先鄭義固

未協後鄭解亦未盡善逆受下奏也大僕聞鼓聲遽受二官之奏以聞如注說似逆與受爲兩事矣周官無御庶子蓋卽宮伯所掌王宮之士庶子也疏以御僕下士十二人當之誤

縣衰首服之灋于王宮　鄭康成云首服之灋謂免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廣林謂小宗伯職云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乃自上下下之制此所掌專主王宮故彼職云路門而此云宮門宮門六宮門也縣之與縫人等爲式也衰裳兼在其中云首服舉上例下耳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脩寢　劉歆據王制天子七廟之文謂周七廟加文武二世室而九廣林謂匡衡云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率其意而遵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此不易之論也五世親盡故廟立四親與大祖而五天子諸侯皆然禮窮則同矣周七廟幷文武二世室數也周公定廟制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故此職云五寢正可爲周五廟之證五寢黝堊掌在守祧埽除糞洒煩辱之事故隸僕職之此之脩亦謂埽除糞洒也

弁師掌王之五冕　鄭康成云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廣林謂郊特牲云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是卽司服所謂祀昊天上帝也十二旒者卽大裘冕矣注云無旒蓋誤五冕者五服之冕也冕同制各因服得名服六而云五者大裘服與玄冕服同玄衣矣陸農師云大裘與袞同一冕故止云五尚未得其解

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　鄭康成云繅合五采絲爲之繩垂于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繅不言皆有不皆者此爲袞衣之冕十二旒鷩衣之冕九旒毳衣之冕七旒希衣之冕五旒玄衣之冕三旒廣林謂注說非也鄭君讀五采繅十有二絕句故云繅不言皆有不皆者不知此當於十有二就絕鷩之文承上五冕是王之冕皆十二旒矣下經又云諸侯（侯侯注爲公）之繅旒九就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是上公純九侯伯純七子男純五如注說經文當別之云某冕若干旒今王止云十二公止云九知注說未的記云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據鄭君云前後各十二是二十四旒矣則天數者安在且延廣八寸當今營造尺五寸一分二釐詎足容十二旒之玉前後各六爲十二旒云九旒以降有前無後矣漢永平時制正如是炎氏近古容不爽也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　鄭司農云璂讀如綦車轂之綦鄭康成云讀如薄借綦之綦疏云先鄭讀如車轂綦之綦直取音同未知何義漢時有薄借綦之語故後鄭讀從之亦取結義薄借之語未聞廣林謂綦車轂當依疏作車轂綦綦當作約軝錯衡之軝軝轂篆此直取音同故後鄭改讀從綦則兼取其義先鄭若本作綦後鄭不須破矣綦說文作綼以綦爲綼或字云帛蒼艾色一曰不

借紼不借繩屝也見喪服注屨繫謂之綦內則云屨著綦喪禮云
乃屨綦結于跗綦結也故屨繫以名蒳不音相似蒳借即不借一
而已矣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　鄭康成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斿廣
林謂冕無不斿各如其命數上公九玉之三公八侯伯七玉之孤
卿六子男五玉之大夫四公之孤亦如之公侯伯之卿三其大夫
二子男之卿視公侯伯之大夫其大夫則一疏依附鄭君說謂一
斿一玉非華美蓋曲說也

司兵　軍事建車之五兵　上經掌五兵鄭司農云戈殳戟
酋矛夷矛鄭康成注此經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

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廣林謂弓矢也戈也戟也殳也二矛
也謂之五兵亦曰五戎乃軍器大稱不以步卒與車別也夷矛步
卒或不用弓矢則未嘗不用于車故小戎之詩曰交韔二弓司農
以戈殳戟二矛釋此五兵者據經文云建故弓矢不可言建矣

司弓矢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
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恆矢庳矢用諸散
射　鄭康成云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殺矢矰矢恆矢弓
所用也絜矢鍭矢茀矢庳矢弩所用也廣林謂枉矢絜矢弩矢也
上經云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此二矢云用諸守城
車戰其爲弩矢無疑下六矢則各從其弓殺矢鍭矢三分王弧以
之矰矢茀矢七分夾庾以之恆矢庳矢軒輖中唐大以之

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　鄭康成云殺牲非尊者所親唯射爲
可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廣林謂國語又云諸侯宗
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然則天子之牲皆射諸侯下天子
射牛而已射人注引逸烝嘗禮有射豕者則天子親射亦唯牛羊
已下百官贊射矣故射人云祭祀則贊射牲

頒弓弩各以其物　鄭康成云物弓弩矢箙之屬廣林謂各以
其物或王弧或唐大或夾庾異其人亦異其事力又不同科各視
其所宜之物頒之也

大馭　祭軷　故書軷爲範少儀字作范廣林謂範笵范軷軋

字同音故經多互用致[illegible]無軋字軷車式前也笵法也範範軷
也范艸也然則此祭軷軷爲正字上經犯軷依字當爲範範與犯
同義就事會意故從車作後人借以爲笵法字少儀作范蓋笵之
譌軷取義笵法故亦可通用笵故書祭軷爲祭範則緣上犯軷本
爲範軷相涉而誤云

校人　秋祭馬祖　注引世本作曰相土作乘馬廣林謂易下
繫云黃帝堯舜氏作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則乘馬不始相土矣世
本作篇誤也

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　鄭康成云王巡守過大山
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廣林謂祈沈釋文此未發音玉人注祈

沈則音祈爲庪依爾雅祭山曰庪縣也此亦當與彼同矣然南山經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其祠皆一白狗祈注云祈請禱也似不必改字讀

宮中之稍食 說文宂字解引周書云宮中之宂食今周書無此文疑此經稍食許君作宂食而周禮轉寫者譌爲周書也地官槀人云掌共外內朝宂食者之食此亦其比似當依說文作宂

牧師 孟春焚牧 疏云謂夏之孟春建寅之月廣林謂此周孟春也維時百草皆枯故焚而除之建寅月則生意萌矣豈可復焚周官一經凡正言孟春仲春季春皆周正也夏秋冬亦然其云正歲云上春乃夏時矣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 鄭康成云九者皆有政教焉廣林謂祭馬祖執駒乃校人主非廋人職也鄭則中謂于校人祭馬祖則祭閑之先牧（此祭始作閑者與校人祭先牧異）于校人執駒則散馬耳圉馬以此爲七事似勝注說

職方氏 其澤藪曰雲瞢 說者多據左傳雲中夢中分雲瞢爲二九州澤藪職方皆各舉其一此不宜獨二緣地理未經攷訂不敢強說唯據元和郡國志雲夢在安陸縣南五十里一語斷雲瞢爲一然不能確指其地近見應城程拳時雲夢攷亦據元和志所云謂今德安府之雲夢即是以雲夢人作雲夢攷自得其實矣程大中字拳時應城人也其雲夢攷云諸家說雲夢詳矣展轉附會訖無定在至於割全楚之強半以予一澤或且離雲與夢而二之何其誣也案左傳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不言夢宣四年䢵夫人弃子文于夢中楚子以鄭伯田江南之夢宋玉招魂與王趨夢皆不言雲猶荆楚本一國言荆則楚在言楚則荆在非有二也孔穎達據左氏解禹貢遂曰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王氏曰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則非特土見蔡氏曰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羅氏泌曰雲夢楚之二澤也江北爲雲江南爲夢高而雲下沈邱口雲即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即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凡皆不知雲中夢中之爲省文故附會禹貢至此攷禹貢雲土夢作乂漢書作雲夢土雲土夢爲文白唐始沈括筆談謂唐太宗得古本尚書乃雲土夢作乂詔改從古本皆以漢書所見爲定胡氏渭據長沙阜濕辨夢高雲下之非新喻晏氏力主其說皆知雲夢之不得析而爲二而卒不闕確指爲何地者則泥于司馬相如之言以附會周禮而未嘗據全楚之形勢攷之也周禮職方荆州澤藪曰雲瞢相如傳楚有七澤小者爲雲夢方八九百里南有平原廣澤緣以大江者泥于澤之一言遂羣以水當之求所爲八九百里者而不得也則又通舉楚地之濱水者以實之裴駰云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漢書地理志云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荆州府編縣有雲夢宮又江夏郡西陵縣有雲夢宮郭璞云江夏安陸有雲夢枝江亦有之華容又有巴邱湖俗云即古雲夢澤張揖云在華容者指此杜預曰枝江縣安陸縣皆有雲夢蓋跨川亙隰兼包勢廣水經注夏水東逕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池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沌陽爲雲夢之

藪朱子曰江陵之下岳州之上是雲夢又曰江陵之下連岳州是雲夢金氏履祥曰楚之藪澤不一後人既以雲夢兼稱故所在藪澤皆爲雲夢地理今釋直云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爲古之雲夢據此則全楚之地不稱雲夢者三之一爾故正義謂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凡皆泥相如傳求所謂八九百里之澤以附會周禮而爲之說也夫相如賦家者流詞務恢張本不可據以爲信且云雲夢於七澤爲小小者尚復八九百里則餘六澤皆各千餘里而後名爲大通七澤計之當復方七八千里以區區之楚而漬八千里之澤此說之必不可通者也予攷雲夢之稱於楚其別有三曰土曰澤曰藪侈言之則曰跨江南北而其實則一今德安郡之雲夢是也水經注雲杜縣東北有雲夢城雲杜今京山接德安境元和志雲夢在安陸縣南五十里通攷雲夢澤在安陸郡于安陸郡下則曰郡城臨溳水皆指今雲夢縣地理今釋謂地理志江夏郡西陵縣指今黃州府蘄州黃岡麻城等處攷蘄黃無雲夢宮而德安于漢故隸江夏雲夢縣本漢西陵地班固所見自當兼華容編縣言之者則泥于澤之爲文也今雲夢有楚王城縣志云吳兵入郢楚王奔鄖時所築是即定四年所謂濟江入于雲中者又縣境有於菟鄉令尹子文廟是即宣四年䢵夫人弃子文于夢中者德安郡本古䢵子國䢵與雲音相同故應山有雲公城而通考亦曰春秋䢵子之國雲夢之澤在焉蓋通全楚之形勢攷之惟德安最近北隨應孝昌皆接壤陳汝禹貢敘荆州水道自南而北由衡陽九江沱潛迄于雲夢即終之逾洛至河雲夢于河洛漸近故也過北則地勢漸高界在楚豫無復水患故曰土作乂舉荆州盡處言之也周起西北由北視南土地汙衍自雲夢始

故職方澤藪曰雲夢從荆州起處言之也荆州志曰雲夢縣南皆大澤雲夢澤自此始而相如傳所謂南有平原廣澤緣以大江者蓋自雲夢縣南推之若出州華容等處當曰北緣大江不得云南鄙以相如傳證之而一切附會之說皆破矣是故雲夢非有二也以其爲水所經也則曰澤水退而草見則曰藪可田可樹則曰土其別三者而已他如雲夢之宮雲夢之臺雲夢之浦率皆因事寓言不必實指爲何地蓋楚人因雲夢廣見千里而鄖子之國又楚先王所嘗遊地而游處故文章之士隨在集爲稱引若其處有名者而其實則一元和志所云安陸縣南五十里之雲夢是也

形方氏　無有華離之地　鄭康成云華讀爲低哨之低廣林謂如爲國君者華之之華華離中裂也或字本作竵聲相近而譌說文云竵不正也

秋官司寇弟五　周官　孔廣林肊測　周官肊測五

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剛中以此中士下士皆爲鄉士府史胥徒亦皆鄉士之屬謂六鄉人衆故刑官獨多廣林謂非也上士已下五官並同皆正之屬也天官地官春官上士已下不列職夏官則上士爲輿司馬中士爲行司馬此則上士爲鄉士重兵刑也雖列職皆屬于正同府史胥徒也爲鄉士者上士八人耳府史胥徒何得獨屬鄉士耶鄉士不別列職而與正同官者六鄉于六遂爲近故使司寇之殷分掌其獄而司寇監察爲亦慎刑之意也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　以鄉士八人縣士三十二人差之此十有二當是十有六之譌鄉士八人每鄉一人六鄉凡六人其二人爲之長遂士十六人每遂二人六遂凡十二人而四人爲之長縣士三十二人野八人縣八人都八人爲之長者亦八人正其差也鄭君注鄉士職文云四人分主三鄉似不其然

訝士　鄭康成云訝迎也士官主迎四方賓客廣林謂訝士職云掌四方之獄訟又云四方有獄訟則往而成之然則主迎受四方獄訟是其正職也迎四方賓客掌訝之職訝士特與之聯事耳鄭君專據迎四方賓客釋訝義梏矣

司盟　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傳云誥誓

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且盟非禮故春秋左氏說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許君謹案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于禮得盟此異義見曲禮正義注疏本太平以下九字作謹案語而以周禮至得盟三十五字爲左氏說似誤錯以鄭意互易未知是否　廣林謂呂刑說有苗之惡云罔中于信以覆詛盟是盟自五帝時而有之矣春秋譏要盟耳譏屢盟耳故傳云明神不蠲要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不得援穀梁傳以疑周官經

蜡氏　鄭康成云蜡讀如狙司之狙疏云俗有狙司之言故讀從音廣林謂漢書張良傳云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之管子七臣七主篇云侵主從狙而好小察注曰狙伺也司伺字通用狙猿屬性詐善伏伺人故曰狙司言如狙之司也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　鄭康成云此王之士也廣林謂其職文云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云其君長則每國自置可知益朝大夫都則皆非王臣與都士家士同

大司寇之職　以兩劑禁民獄　上經以兩造禁民訟鄭康成謂以財貨相告而此爲相告以罪名廣林謂小曰訟故兩造具備審聽五辭而已大曰獄必令兩舉其要春秋傳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是也

入鈞金　鄭康成云三十斤曰鈞廣林謂呂刑五罰之贖墨罰百鍰剕百鍰六百六十兩又大半兩三十斤則四百八十兩矣已減其罪罰止百鍰烏有甫與獄事令出墨罰之大半者知不然也考工記冶氏重三鋝注云今東萊人或稱大半兩爲鈞然則鈞固無定不必皆三十斤矣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鋝鍰重三鋝三十鈞也犯人入鍰古之制亦視事大小爲金多寡數至一鍰而止故不以斤計而以鈞計通謂之鈞金管子之治齊也贖重罪犀甲一鍰輕罪鞼甲一鍰小罪讁以金分此雖據贖罰亦可爲比例云

以肺石達窮民　鄭康成云肺石赤石也疏云必使之坐赤石者使之赤心不妄告也廣林謂此太鑿李宗孔宋稗類鈔博識篇云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尙在其制如佛寺所擊磬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誌但漶剝不可讀案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于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冤也此說得之

小司寇之職　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鄭康成云上服劓墨也下服宮刖也廣林謂服依字當作艮說文云治也罪重治以上刑罪輕治以下刑或比于上刑而情有可原則下服或犯疑下刑而情不可容則上服呂刑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是也注以上體下體解之已誤疏以行刺必先以物規之如衣服乃施刑釋服字義更支離矣或云服讀爲附于刑之附即服同所謂上附下附義或然與

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　王昭禹云大司寇言邦之大事則通

邑都爲小司寇言國之大事則主於國中而已或云大司寇與小司寇宜有差等此大事疑是小事之譌廣林謂正貳所掌固宜有差皆其身親涖之者也若大祭祀大軍旅則大司寇奉犬牲涖戮爲小祭祀小師則小司寇奉犬牲涖戮爲此云使其屬非躬親厥職不得以彼例此邦國一而已矣無異義大司寇小司寇皆長官也正之屬卽貳之屬正使之貳贊卿令之與小宗伯云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同義立文偶異耳妄別邦國字義又疑經有誤字並非

士師之職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　鄭康成云以刑官爲尸略之也疏云鳧鷖詩宗廟社稷七祀皆稱公尸不使刑官

今祭勝國之社稷用士師爲尸故云略之也廣林謂以刑官爲社尸者凡軍事不用命戮于社亦刑事也故尸以士師稷亦以士師爲尸者萬物成于秋先嗇之報在此時也從其類耳周社稷尸無攷容亦秋官爲之但未必士師耳詩云公尸猶王尸也非三公之公不得引爲不使刑官證

朝士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廣林謂軍持兵攻劫人也持兵斯爲盜賊亦不必羣輩若軍也漢龔遂治渤海移書屬邑諸持鉏鉤田器者乃爲良民持兵者則爲盜賊此漢律也乃成周遺意

慮刑貶　鄭康成云貶猶減也謂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廣林謂刑貶一事卽減刑也殺邦用非朝士職如注說便司徒廩人職矣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　三宥所犯非出有心乃是過誤宥者以重入輕減等治罪三赦則直由于不知而犯當憐其惷愚幼旄故赦不加刑疏云三宥仍使出贖三赦全放無贖尋繹贖刑非也

司約　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　鄭康成云大約劑書于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廣林謂宗彝蓋宗廟之典冊垂遺後嗣故名之曰彝藏諸祖廟故尊之以宗此邦國之約劑也故書而納諸廟中小約劑萬民之約劑也則著于丹書藏之官

府而已

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　鄭康成云珥讀曰衈謂取血釁其戶廣林謂珥當爲衈用魚之衈祭名辟藏而先祭焉者神之也亦重其事也鄭君以珥爲衈蓋誤凡新成宮廟及器則釁之此辟藏也何以釁爲

掌囚　奉而適朝士加明梏　鄭康成云士鄉士也鄭剛中云適朝士與適甸師氏文相對士不當下屬適朝士者蓋以朝士掌外朝王與公卿聽獄訟之所或又得而詳審焉重人命之至也廣林謂王族有罪刑于甸人故直曰適甸師氏朝士掌外朝之灋不主施刑不得云適朝士也士當屬下讀但注以士爲鄉士恐未

必然鄉士職云旬而職聽于朝獄訟成士師受中此職云奉而適
朝士加明梏則加明梏者亦士師云刑官曰士士師爲士官之首
故直以士稱
閩隸　掌子則取隸焉　杜子春云子當爲祀鄭康成云掌子
者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廣林謂子宜依子
春爲祀葢即司隸職所云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
之事者也彼職云祭祀賓客喪紀此唯言祭祀者容蠻閩夷貉四
翟之隸各分其役閩隸掌役祭祀之事而其它則文不具與鄭君
說亦可通但職文止云掌子詞不別白不如子春讀爲祀其義較
顯

司烜氏　其墳燭　故書墳爲蕡鄭司農云蕡燭麻燭也廣林
謂蕡香草束以爲燭蕡言其質墳言其形墳大也即儀禮所謂大
燭也蕡墳義並得通先鄭以爲麻燭則字當從艸下肥或麻旁賁
讀如蔽芾甘棠之芾麻燭周時未有也後鄭不從故書作蕡者此
樹庭中及門內外照衆爲明取大義爲長束燭者固不必科用蕡
耳
條狼氏　凡誓　鄭康成云出軍及將祭祀時也廣林謂士師
五戒一曰誓用之于軍旅則此誓正謂大軍旅時也祭祀之誓大
宰掌之大司寇涖之條狼氏無與焉祭之誓曰各揚其職百官廢
職服大刑而此則曰殺曰車轘曰鞭曰墨豈不以軍令尙威也與

冥氏掌設弧張　鄭康成云弧張罿罦之屬所以扃絹禽獸廣
林謂弧機弩也張罿罦也注併爲一事非是絹依字當作羂亦作
絹或作罥作罥者羂之省此作縟則羂之譌說文云羂网也又云
縟絡也則絹或爲縟之譌亦未可知馬季長廣成頌云縟橐四野
之飛征韋懷太子注引齊語縟山于有牢爲解今國語本字作環
據韋懷特引以注縟橐則唐時國語本字作縟今本乃轉寫之誤
韋昭注云繞也環繞習見古義罕識後學莫知其誤耳韋云繞許
云絡其義一也今說文絡爲落又聲同而譌矣
大行人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
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　覲禮云侯氏裨冕乘墨車又

其記云偏駕不入王門而此職冕服已下皆各依命數或致疑焉
廣林謂覲禮專據入廟時見王爲文此職通辨五侯三等之差葢
五侯入天子國唯以其介圭帥乃初事時服裨冕乘墨車耳其受
饗食及他有事時則固各如其命數服爾命服乘爾命車矣
其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　前人多援郊特牲云不下堂而
見諸侯謂覲禮天子無車逆車送灋廣林謂齊僕職云朝覲宗遇
饗食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然則諸侯入王王無不車逆車送
者無朝宗覲遇別也云車送逆不云王送逆者葢駕金路俟于門
外擯者出致辭立當軫若王親送逆然王固不出也與不下堂而
見諸侯原不相剌唯泥于親送逆遂滋疑議矣

[illegible]當前疾　鄭司農云前疾謂驅馬車轅前胡下垂拄地者或云疾當爲侯字之誤侯當爲胡又聲之誤也廣林謂說文軓字解云車式前也周禮曰立當前軓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謂之任正前面材謂之軓任正亦通謂之軓但云軓不見其定立何處故特云前軓也若胡則止云胡足矣何必云前且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軓子男立當衡亦正其差若立當胡自軓至胡相下懸遠而侯伯子男幾同一處恐非也似當依說文作軓

司儀　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　鄭康成云天子春帥諸侯拜日于東郊則爲壇于國東夏禮日于南郊則爲壇于國南秋禮山川丘陵于西郊則爲壇于國西冬禮月四瀆于北

郊則爲壇于國北廣林謂方明壇在南郊丙巳之地卽明堂也覲禮禮日月山川四瀆于四門外葢明堂四門外非國門外也注以郊字易之誤矣至此職所云爲壇據天子適諸侯彼國不在方岳下無明堂者則依方明壇爲之但無堂耳宮旁一門卽掌舍所謂爲壇壝宮棘門者是非眞有四門也各隨天子所莅之地爲之無常所而注遂創壇各四時異方之說穿鑿無據

掌客　豆四十鉶四十有二　鄭康成云四十二宜爲三十八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廣林謂鉶數少于豆聘禮公食大夫禮有明文堂上豆十六而鉶十八非其衰也古三三積畫疑四爲三之譌而二非誤則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葢近之矣

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　鄭康成云侯伯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鉶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廣林謂豆十二鉶不得同之此亦疑有誤八當爲六則以公兩夾之鉶數爲堂上鉶數正其差也兩夾則各八矣

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　鄭康成云子男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鉶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廣林謂此豆鉶數並有誤二十有四四當爲二堂上十兩夾各六也十有八八當爲六堂上八兩夾各四也然則上食二十有四亦當作二十有二據上食皆同豆數知之

冬官第六　考工記　周官　孔廣林肊測　周官肊測六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鄭康成云百工司空事官之屬于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也廣林謂考工記撰人取以備冬官記者非爲補冬官作也六職據下坐而論道至治絲麻以成之注必援五官典以釋考工失之矣

以飭五材　鄭司農云五材金木水火土也鄭康成云此五材金木皮玉土廣林謂先鄭之說是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飭金以爲鐘鼎量鏄飭木以爲舟車笴虡盧弓飭土以爲甍甗盆甑之屬飭水火運用之以成諸器自上下下孰能廢之至後鄭所云考工記三十工如是耳以是當五材反不該矣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鄭康成云天子諸侯廣林謂王公無主名通君及公卿貴者也故云坐而論道士大夫百官之屬故云作而行之此節首二職勞心以治人者也其下勞力以治於人者矣

胡無弓車　鄭康成云胡今匈奴或謂匈奴習騎射車非所用胡即下妢胡之胡廣林謂此無據鄭君下注云匈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皆知爲弓車本匈奴傳爲說匈奴于春秋爲山戎于戰國爲東胡故記謂之胡

凡攻木之工七　故書七爲十鄭司農云十當爲七廣林謂七當依故書爲十下記云輪輿弓廬匠車梓無輈人併前爲八上記云作舟以行水舟人亦宜爲木工之一也合爲九工必尚有木工之一而今缺焉矣

設色之工五　五當爲四下記云畫繢之事楔成物體謂之畫彰施五采謂之繢故總云凡畫繢之事不得分爲二也攻木之工十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四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凡三十二工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陳君舉釋車頗便讀者惜多錯亂廣林別釋之云車行地者輪輪輞謂之牙牙輮也大車之牙謂之渠輞言罔抱如網羅也牙迎也言其材兩頭相迎也揉而曲之使合抱故又曰輮大車之牙曰渠者言其大也外指牙內轑轂者輻說文云輻轑也輻轑轂處謂之股其本粗如人之股也貫于轂者菑菑又謂之弱凡植物地中爲菑此輻入轂中如植物地中然故名弱亦菑也鄭君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是其類指牙者謂之骹骹脛

骨輻末殺似之故名入于牙者蚤外觚如爪牙與轂受菑蚤者謂之鑿其殺謂之絜所以爲固也受輻貫軸者轂說文云轂輻所輳也轂在輻外者軧見詩說文云長轂軧也以朱約之字或作軝轂中壺謂之藪鄭君云壺中當輻菑者也藪者衆輻之所趨大穿賢小穿軹賢內孔軹外孔以革輓轂謂之幬幬謂若幬猶覆也轂約謂之篆依字當作輾輾革上施以采色輪篆謂之㮰㮰讀若餅凡造輪皆向外斜輪輻散鑿之數出于輻股鑿之數也輔輻者輔有輔者大車也縛杖於輻防輻之脫貫轂者軸以持輪軸耑謂之輨輨轄也輨見曲禮轄字本作舝先鄭以轄爲軹非也其鍵舝舝軎也所以止輪之外軼者說文云輨轂耑鐪也然則舝亦謂之轄矣舝又謂之軨說文云車軨橫木然則舉矣既夕注云軨轅縛據轐軸言與此軨與受轛者輿輿軫也軫收也軫方以象地又象軫是以其收斂所轛故又曰收詩云小戎俴收輿後橫木亦謂之軫橫車後如枕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謂之任正輈人疏云此木任力車輿所取正故曰任正此木下及兩旁見面其上面託著輿版其面不見故云三面材前面材又謂之軓此謂當式前三面材也軓

人注云軓書或爲軋案說文無軋字　與深謂之隧（車旁有闌若隧矣）　兩轛謂之輢（兩旁也說文云輢車兩輢）上出式者軓（軓本字說詳輿人軓之言直也）　輢材植者橫者謂之軹（與轂末同名）　自轂揉以周于當面者式（式亦作軾）　其材植者橫者謂之轛（以鄉人爲名）　其版陰（爲其揜軓以名）軨

外兵闌謂之局（見左傳）　兩較閒謂之箱（以形名之）　平較者謂之茀服（先鄭云茀服車箱服讀爲負）　輿下鉗軸者伏兔伏兔轐轐䡅也（以其伏輿下曰伏兔釋名云今人謂之車屐毛彥此大車也）云以其在軸之上如兔之伏以其在輿之下如屐之承故名釋名云䡅伏也伏兔伏于軸下似之說文云䡅車軸縛也鄭君易注云䡅伏兔謂輿下縛木與軸相連鉤心之木與說文小異疑今說文本縛下脫木字云至車軸縛字則作䡅說文云車伏兔下革也从車鬳聲鬳古文昏字讀若閔經典中無此字以意釋之蓋若今車鉤荷鉗軸　前曲而下持衡者輈輈頸䡖（䡖當爲㑭字之誤㑭讀爲胡音之轉其下端亦以皮約之矣）

所持者衡下曲者軥軥軶也（衡平也軥鉤也記字作鉤然據大車轅與此別軶亦作軛扼也）　輈耑又謂之軏（見論語說文云軏耑持衡者徐鍇曰車軏耑在衡上也）　兩軶閒謂之衡任（兩軶閒謂當輈後承軫之處）

周官肊測六　三

者通值轅者當兔大車之軛謂之轅也（轅援）　小車一轅大車兩轅一轅曲兩轅直兩轅衡輈處謂之鉤（蓋即以轅爲任正稱其當輈處爲鉤以衡輈）　其衡鬲鬲軶也（壓牛領者）　止車輪者梲（見說文云梲車也又云軔礙車軔也則與車牙同名矣）　庇車者蓋承蓋之蚤謂之弓（以形名之也）　蓋斗謂之部（鑿孔以受弓者其杠桯上合達常下植于車）　上貫斗下入桯者達常斗柄也亦謂之部（記所謂部長二尺者也與斗同名）　衣車蓋謂之幭（見說文）　車䡨曰茀（巾車作蔽）　婦車有容在上裧在下裳幃

輪人爲輪　望其轂欲其眼也　鄭司農云眼讀如限切之限鄭康成云眼出大貌廣林謂眼說文作輥云轂齊等也周禮曰望其轂欲其輥昆同也故从昆之字亦多訓同若提建章之提是矣輥云齊等亦是同義言轂四周勻稱如一也輥言其勻下文廉乃言其急唯勻斯急矣後鄭義無取先鄭限切之讀是取急義又侵下幬之廉當依說文爲正蓋艮古作皀輥字唐減大半止餘右畔曰及比之半遂謁爲眼耳

椁其漆內　椁依字當作章度也从回象城郭之重或但从口象城四面城郭之字从此郭之言廓也輪圜似郭故度其圜中即以章名

以其圍之阞捎其藪　藪說文字作椇云車轂中空也从木喿聲讀若藪蓋音相近而譌

揉輻必齊　鄭康成云揉謂以火橋之廣林謂揉依字當从火旁柔說文云屈申木也从火柔聲檢說文無揉字據注云以火橋之則此字東漢時尚从火旁作也李善注長笛賦引此注作以火橋之釋文作橋而兼收居趙反音是唐時已本有不同矣

周官肊測六　四

輪人爲蓋　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　鄭康成云蓋者主爲雨設也乘車無蓋禮所謂潦車謂蓋車與廣林謂蓋以表尊以蔽日以禦雨非一義也記特言吐水疾者於吐水驗爲蓋之工拙也若主爲雨設道右職不得概云王下則以蓋從矣鄭君注道右云表尊于此又云乘車無蓋毋乃自相矛盾與司常巾車主辨車旗名物蓋獨無文者路有五蓋不異也疏云巾車五路以其建旌旗故無蓋是泥于巾車注王乘車建旌雨則有蓋之文而云然耳不知鄭君彼注與此注同誤巾車職獨云及葬執蓋者著其

視生時王下則以蓋從也

輿人爲車　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　鄭康成云較兩輢上出式者廣林謂較依字當作𨊠說文云車輢上曲銅也據此似較與式相接處有金闌之其名爲較然較之言覺有直義焉詩云有覺德行以其上出直起故名況記云較崇明是兩木上出者正名較矣許君不知何據容闌較之金亦有是名與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車之尺度有定不得或弇之或侈之弇無文也侈致飾也與鳧氏弇侈義別

弧旌枉矢　鄭康成云蓋畫之廣林謂此即析羽之旌干首設弧插枉矢其上以象之也舊說上四旗皆以弓張縿而畫枉矢于

縿恐未必然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　鄭康成云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似補脫誤在此也廣林謂戈戟上齊也冶氏之專職殺矢亦兵器故令冶氏兼爲之矢人雖亦有此數語實冶氏爲之矢人摩鋼而設之笴耳矢人主相笴鏃非矢人所自爲矣上記云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亦大約言之不必泥至殺矢先于戈戟者趙彥淸謂慮冶氏知戈戟而廢殺矢之事故先言之以見不可廢不可緩之意此說良是

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銑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閒去二分以爲之鼓閒以其鼓閒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薄厚之所震動淸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爲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隧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　鄭君注鳧氏一工誤者不

一注于上之攠謂之隧云窐而生光有似夫遂記文字作隧明取隧道義窐而深也必以生光似夫遂解則鑿此名義之誤一也注甬長云并衡數衡居甬上又小甬之上口曰衡以平得名如注說是甬上別有衡矣此名義之誤二也注十分其銑節云舞閒之方恆居銑之四舞閒方四則鼓閒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此鍾口十者其長十六也凡言閒者亦爲從篆以介之若然則所謂閒者皆謂銑鼓鉦舞上下相距之度矣即實爲上下相距之度當言脩言廣不得言閒舞平頂實而無閒可言故曰舞脩舞廣足以見之矣且記明云以其鼓閒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何得云舞閒方四鼓六鉦六則同度記何以云大鍾十分其鼓閒小鍾十分

其鉦閒邪鍾體上平爲舞幷前後兩相通廣四分每相實止二分亦不足十六之數又決無幷兩相計一面之理是未識閒爲徑度而云然也此尺度之誤一也注設其旋云令衡居一分則參分旋亦二在上一在下以旋當甬之中央是其正此亦因分衡甬爲二故有此說記明云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則旋在甬之下一分可知矣此尺度之誤二也注十分其鼓閒云鼓鉦之閒同方六而今宜異又十分之一猶大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鼓外二鉦外一是因以鼓鉦同度不得其解遂欲以外易閒益支離矣此尺度之誤三也記文本明白易曉自注說晦之遂滋後人之惑廣林知注說未合然竊思鄭君近古通儒尚未能得其眞何敢作

周官肊測六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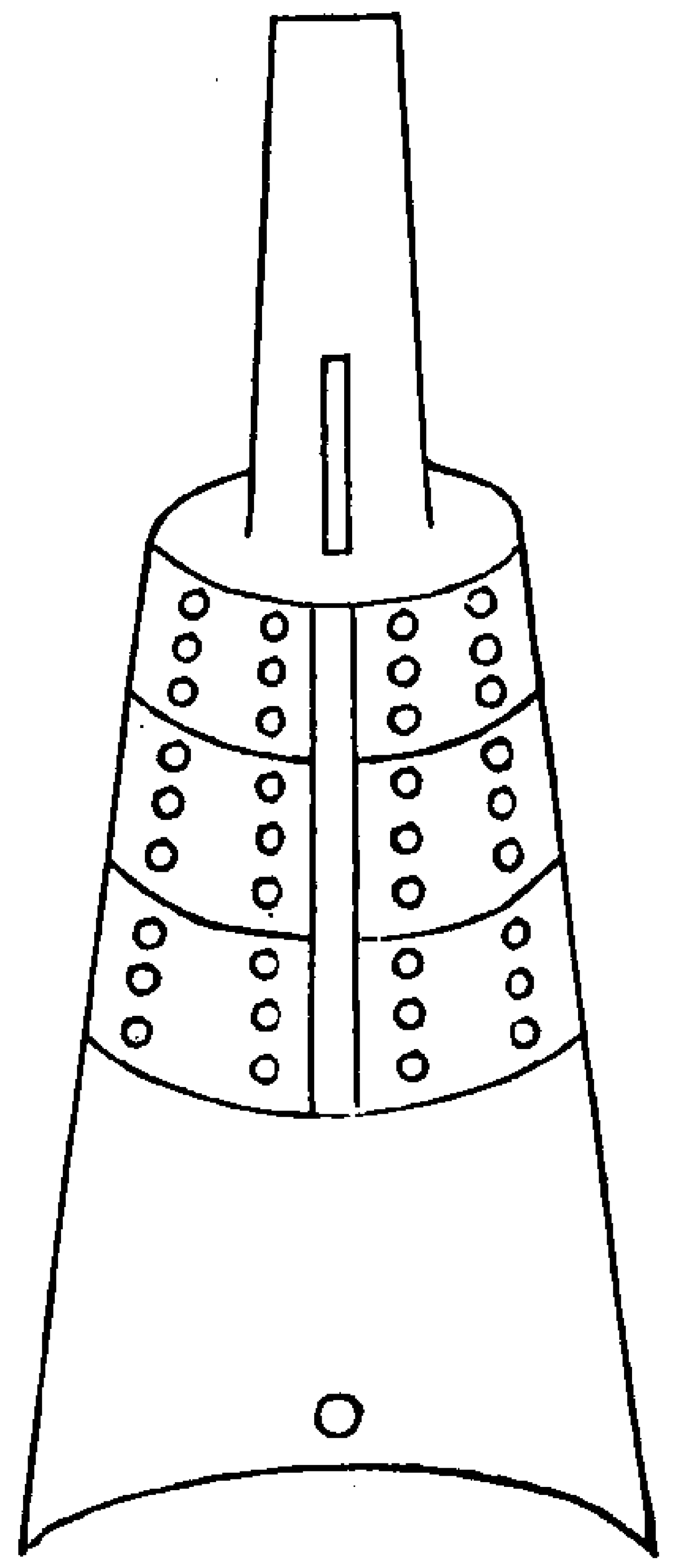
紙上空談漫謂記文果如我說乎辛卯春廁職奉常駿奔祖廟伏見

欽頒鎛鍾二懸係依西江古鍾所製其銑鉦鼓舞與此記所云有合爲積疑渙然冰釋矣今姑即以黃鍾之鍾釋之黃鍾九寸大鍾用律度倍半小鍾用本律大鍾之體外高二尺二寸有半寸兩銑相距一尺四寸又十六分寸之一十六分鍾體之十也鉦長一尺一寸又四分寸之一十分銑之八也銑閒直徑如之鼓閒直徑八寸又四百分寸之百七十五十分銑之六也舞脩如之舞廣五寸又十六分寸之十十分銑之四也鼓長記無文鉦長八鼓長宜亦八若然鼓鉦已足鍾體十六之數兩欒拋郤矣葢兩欒下垂實居二分得二寸又八十分寸之六十五而鼓實長六合鼓鉦止十四分但鼓長六則銑閒徑度止一尺又四萬分寸之二萬一千八百七十五不能合十分銑之八之數以西江古鍾之度合之不甚相遠知銑閒之度葢立以定鍾體而于閒之徑乃其實度矣記不著鉦閒之度鉦閒即舞廣也鼓不言衡徑舞六銑十鼓八從可知甬長一尺一寸又四分寸之一即鉦長度甬圍如之其圍徑三寸又千六百萬分寸之九百一十六萬八千一百四十七衡圍七寸有半寸圍徑二寸又四百萬分寸之三百有五萬六千有四十九旋蟲長徑三寸又四分寸之三三分甬長之一也旋弧高葢用半規之度一寸又四十分寸之三十五體厚二萬分寸之萬六千八百七十五十分鼓閒之一也隧深四萬分寸之五千六百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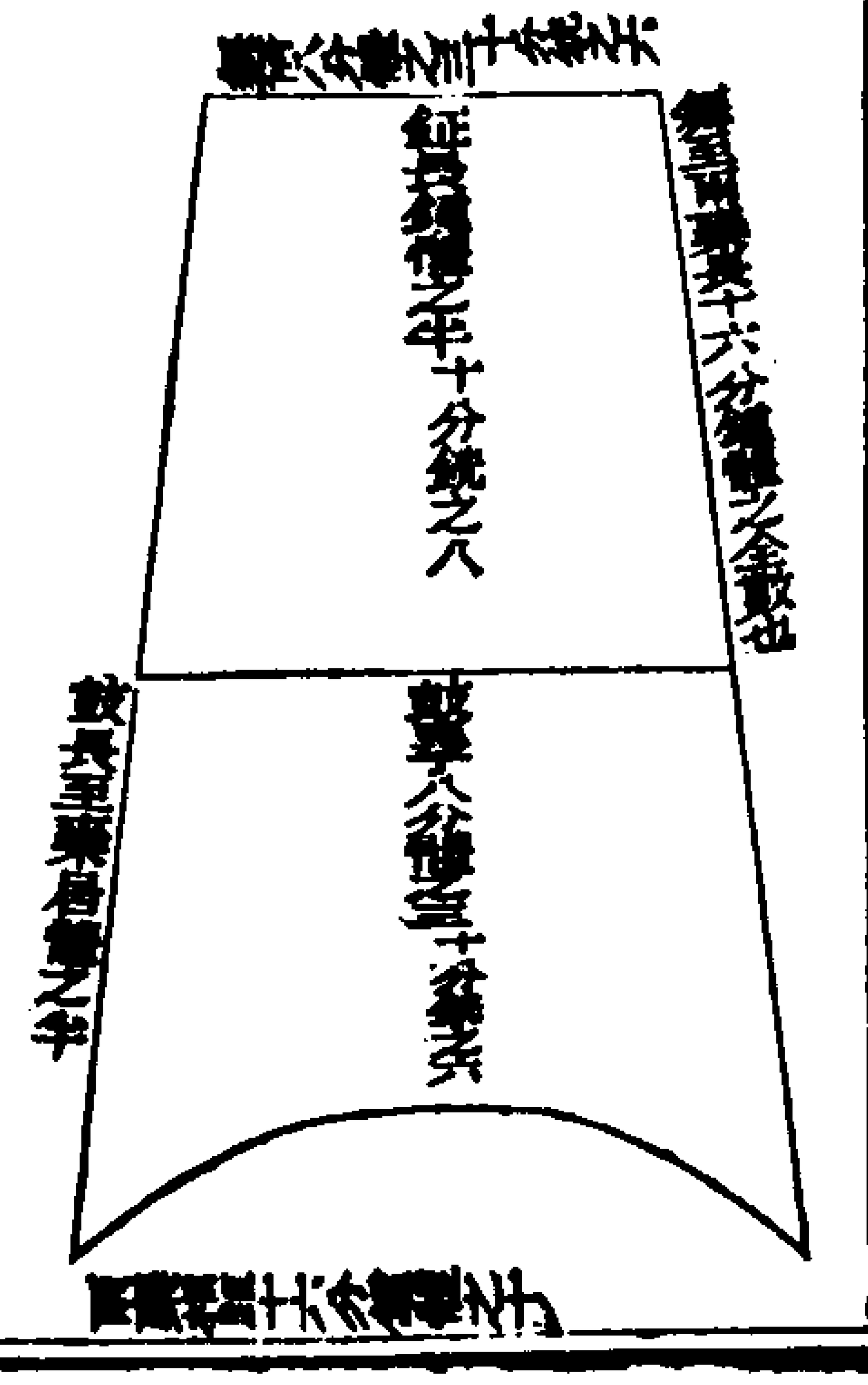
周官肊測六　八

六分厚之一也圍徑據記似取度厚之六分之一然太小容十分鍾體之一徑二寸又四分寸之一與小鍾高九寸兩銑相距五寸又八分寸之五鉦長四寸有半寸銑閒如之鼓閒三寸又四十分寸之十五舞脩如之舞廣二寸又四分寸之一甬長四寸有半寸即鉦長度甬圍如之其圍徑一寸又四千萬分寸之千七百一十六萬八千一百四十七衡圍三寸其徑二千萬分寸之千九百五萬六千有四十九旋長徑寸半弧高四分寸之三厚四十分寸之九隧深四百分寸之百五十圍徑益十九分寸之九與餘十一鍾推此可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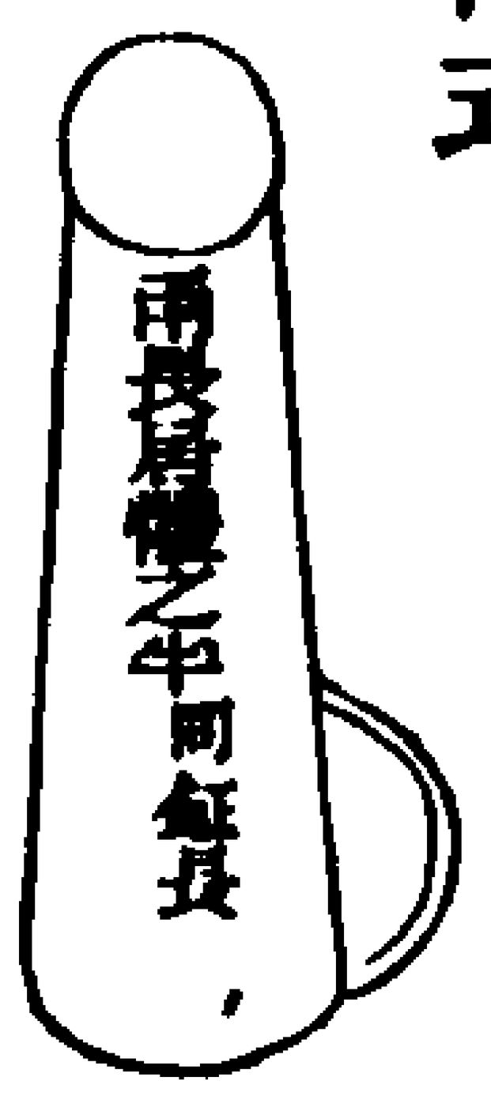
鐘全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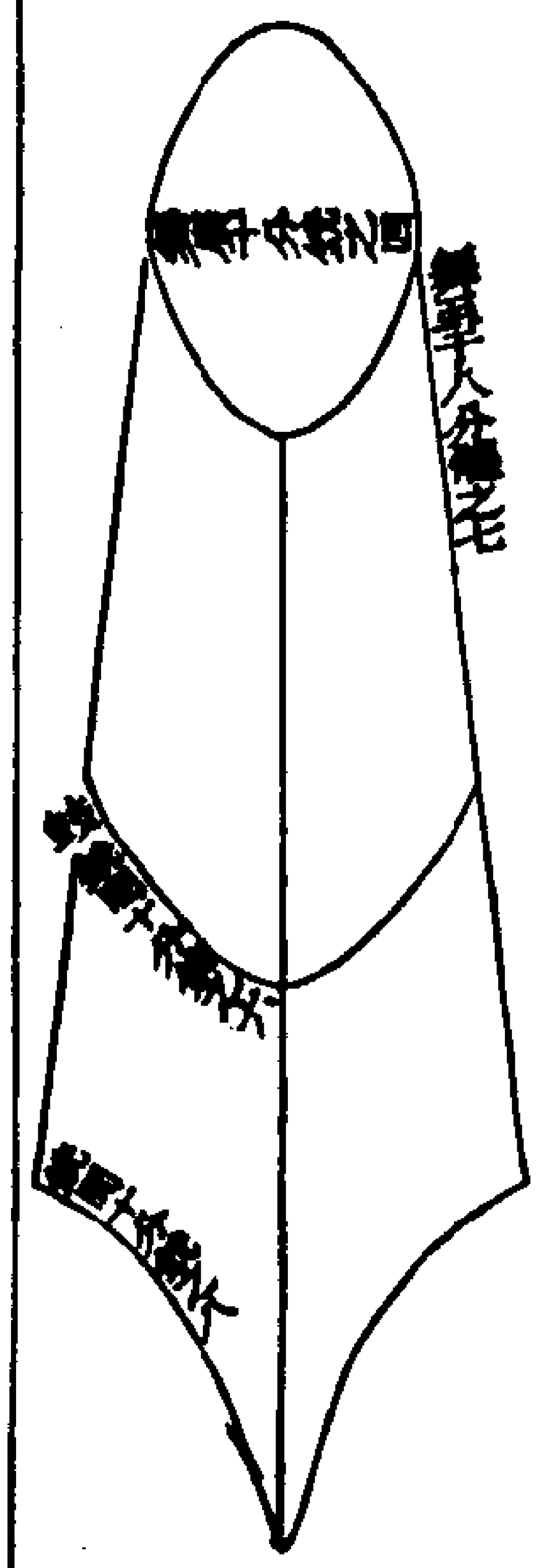
正面式



甬式



側面式



㮚氏爲量　內方尺而圓其外　鄭康成云圓其外者謂之脣廣林謂此亦如盆之內方外圓也注說未的

鮑人之事　察其線　故書線或作綜廣林謂泉于篆爲泉泉宗相似誤線爲綜耳或謂當依故書作綜即詩素絲五總之總非也

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

引而信之八字當在前欲其無迆也下信之而直以下五十七字當在此工末盡璺而眡之六條言制革之道革欲其荼白以下言制革之善信之而枉以下言其病矣信之而直不依前文爲攻者欲令聯信之而枉爲文故也於此條特詳者欲明治革最貴革信反覆申明以示鮑人焉

韗人爲皐陶　穹者三之一　鄭司農云穹謂爲志無空邪

之空鄭康成云讀如穹蒼之穹疏云先鄭云讀爲志無空邪之空者無所指斥故後鄭讀從穹蒼之穹廣林謂志無空邪出管子弟子職篇今本作處邪先鄭讀但取其音後鄭則音中見義故易之穹謂鼓腹之中高于兩端也

畫繢之事　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鄭康成云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潰汙也廣林謂素即五采中之白據設色言故記云功不云質凡畫繢諸采既具乃施白采詩云素以爲絢言得素而絢益顯猶得美貌而麗飾益彰夫子答子夏乃斷章取義而云繪事後素彼素據素質與此記不同或援朱子集注駁鄭君此注良不必耳

玉人之事　玉人一工札爛文錯前人有考定之者未盡善也廣林謂此工凡四節一命圭二祭祀之玉三權度之玉四頫聘享勞之玉今采參衆說別爲次序云玉人之事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鎭宗后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此下脫命圭五寸謂之穀璧子守之命圭五寸謂之蒲璧男守之二十二字注云命圭七寸謂之躬圭故書或云命圭五寸杜子春云當爲七寸玄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或謂命圭七寸當移在伯守之下依故書作五寸下脫謂之穀璧子守之謂之蒲璧男守之十四字亦通）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圭中必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據典瑞知此下脫以朝日三字）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土圭尺有二寸以致日以土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夫人純五夫人以勞諸侯

天子執冒四寸　冒之邪刻說本書顧命傳後儒相承莫之疑也圭銳璧圜一玉安能兼冒或謂兩面各刻亦無據依蓋冒者天子執以見諸侯之玉也朝日搢大圭三尺則日數也執鎭圭尺有二寸則天數也此朝諸侯以冒冒方六寸則取冒覆六合之義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是已古文兜與兕相似故譌六爲四相玉書云珽玉六寸明自炤此之冒也舊以珽爲大圭非是大圭杼上何得云方正于天下乎

伯用將　注以將爲雜名廣林謂將當作埒說文瓚字解云三玉二石也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此一節通記用玉之等或專據祼圭言者非

四圭尺有二寸　疏云未審以璧爲邸邸徑幾許廣林謂璧有九寸八寸五寸五天地之中數此祀天之圭邸容五寸

大璋亦如之　鄭康成云亦如之者如邊璋七寸射四寸廣林謂亦如穀圭七寸也文宜承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下若承三璋不疑于亦有黄金勺乎知不然矣

矢人爲矢　亦弗之能憚矣　鄭司農云謂風不能驚憚箭也廣林謂驚憚之憚字當作怛莊子大宗師無怛化釋文云鄭衆注考工記不能驚怛是也

梓人爲侯　則春以功　鄭康成云春讀爲蠢蠢作也出也廣林謂春如字讀功即獻爾發功之功大戴虞戴德云諸侯以其教士畢行會朝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爲壇于東郊抗大侯規鵠竪物天子踐位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是其事也

廬人爲廬器　句兵欲無彈　故書彈或作但廣林謂說文云僤疾也周禮曰句兵欲無僤然則故書作但之但葢僤之譌僤訓疾于義未協故司農破從彈丸字

灸諸牆　鄭康成云灸猶拄也以拄兩牆之閒廣林謂說文久字解云從後久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諸牆以觀其橈是故書字本作久轉寫誤作灸耳灸灼也無拄義

匠人營國方九里　鄭康成注書無逸傳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云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爲近耳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此注前據匠人後據典命兩存其說廣林謂周書說東都之城云方千七百二十丈以王制六尺四寸之步計之九里得千七百二十八丈是周書所云正九里之城也二十舉成數耳然則周公作洛城方九里非十二里矣意者天子與上公城同九里亦禮窮則同也不十二者十二里則已廓矣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鄭康成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

堂廣十七步半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于東北火室于東南金室于西南水室于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于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窗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窗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門堂取數于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兩室與門各居一分廣林謂注說非也隋宇文愷說堂脩二七鏵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俗儒所加其說近是但二字非加二七當爲七步古文磨滅轉寫之譌殷曰七尋周曰九筵此不應作數後語也脩七步七六四十二尺廣加四分脩之一則八步又十二分步之九

為五十二尺五寸五室脩二步又二十分步之三為十二尺九寸廣一步又二十分步之七為八尺一寸三四步七步也十二尺九寸倍之為二十五尺八寸八尺一寸倍之為十六尺二寸合之得四十二尺為七步此室之圍數算法所謂方周求邊也一室兩房兩夾室並南鄉四三尺十二尺也此四墉除去之數不與下四旁進文先于此言之者欲以見室之廣也四分脩一為之峻峻十尺有五寸墉宜厚三尺半今較五寸中四墉不必如外牆之厚也四旁即四墉墉古作庸庸旁相似而誤九階九級也兩夾東西堂也與正堂相夾故名窗白盛白緣牖也門堂居正堂三之二脩四步又六分步之四廣五步又六分步之五門室居正堂三之一脩二步又六分步之二廣二步又十二分步之十一此約言之若除室墉止廣二步又六分步之四耳世室之制儻或然與世室重屋明堂大同小異辨舊說明堂之謬則有明堂億一卷詳之矣

匠人為溝洫　九夫為井　鄭康成云畿內用貢灋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灋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也廣林謂貢助之分不為畿內邦國異也居室櫛比山川縈繞不可井授則用貢灋旅師于是有屋粟之斂土地平衍可畫井焉則用助灋旅師于是有耡粟之斂王畿邦國一也孟子云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正成周制矣

車人為車　徹廣六尺　疏云不與四馬車八尺者同徹廣林謂記下文云鬲長六尺大車之廣度也上記云轂長半柯半柯尺五寸兩轂則三尺矣參分其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轂居輻內者五寸二五則一尺矣記又云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輪崇三柯牙圍尺五寸牙廣五寸兩牙亦得一尺以轂與牙二尺通車廣六尺則徹之廣正八尺也六乃轉寫之譌耳記云車同軌何得謂大車與小車殊徹耶或云徹通也謂兩轂內通廣六尺言此以著鬲之所以長六尺也亦通

周官　孔廣林敘錄　

周禮稱名久矣而以周官題者何從其朔也前漢河閒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故藝文志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然其時爲注爲訓故爲解詁者皆曰周官至馬季長作注題周官禮鄭康成因之隋志載江左注釋諸家若陳邵異同評干寶伊說注孫畧駮難崔靈恩集注沈重義疏皆仍馬鄭題名唐賈公彥奉敕作疏始直名爲周禮矣案左氏傳魯大史克云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今此經無其文知周禮別是一書不得目周官爲周禮矣周官自鄭注獨立學官諸家漸佚閒于他書見諸家廣

語誠遜康成然康成注失經義者亦不免有可議焉乾隆甲午家大人將校十三經定本刊藏敦本家塾以示子孫因欲授季弟廣衡周官經先勘梓之廣林承命校讎竭心從事于訂正譌脫外更參攷義訓有疑者竊以己意測之每成一藁必質之家大人大人曰小子心則專矣工艮勤矣安所得經師爲爾指畫姑錄存以俟就正焉可廣林敬受命乃序次若干條而爲之錄云

天家冢宰弟一　周官　天官曰治典凡六十三職正爲大宰貳爲小宰攷爲宰夫其宮正已下分爲六部宮正宮伯主環衛膳夫庖人內饔外饔亨人甸師獸人䱷人鼈人腊人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酒正酒人漿人凌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冪人主膳

飲而五醫以事類附焉宮人掌舍幕人掌次主起居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司裘掌皮主賦式財用內宰主治內令內小臣閽人寺人內豎給使令者也九嬪世婦女御進御于王者也女祝女史掌內禮者也皆聽于內宰是謂內官典婦功典絲典枲內司服縫人染人追師屨人夏采主服飾女工之事

地官司徒弟二　周官　地官曰教典凡七十九職鄉老不列職實七十八職也正爲大司徒貳爲小司徒攷爲鄉師鄉大夫已下分爲七部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主六鄉之治而封人牧人牛人充人附焉其鼓人舞師疑入春官大司樂部內閒封人後簡錯也戴師閭師縣師遺人均人邦國都鄙通掌焉故亦

附鄉官後而通爲一部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調人媒氏主教民爲一部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主關市爲一部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主六遂爲一部草人稻人土訓誦訓或敎或養通乎邦國故又次之爲一部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囿人場人主四野之賦貢爲一部廩人舍人倉人司祿舂人饎人槀人主祿廩粢盛之事爲一部其司稼宜次旅師在司祿後非其次矣

春官宗伯弟三　周官　春官曰禮典凡七十一職正爲大宗伯貳爲小宗伯攷爲肆師鬱人已下分爲十部鬱人鬯人雞人司

尊彝司几筵天府典瑞典命司服典祀守祧世婦內宗外宗主祭祀之事典命司服厠其閒者以事類附也冢人墓大夫職喪主喪葬之事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瞽矇眡瞭典同磬師鍾師笙師鎛師韎師旄人籥師籥章鞮鞻氏典庸器司干主樂事大卜卜師卜人龜人菙氏占人簭人占夢眡祲主卜筮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主祝事司巫男巫女巫主巫政大史小史馮相氏保章氏內史外史御史主史事巾車典路車僕司常主車旗都宗人家宗人主都家之祭祀凡以神士者主制神之次位序官有卜人職文無之然則春官有脫簡與

夏官司馬弟四　周官　夏官曰政典凡七十職正爲大司馬

貳爲小司馬攷爲軍司馬其輿司馬行司馬闕司勳已下分十七部司勳主書功馬質主馬政量人主度地三者政之大者也故首之小子羊人主祭事司爟主火令掌固司險掌疆候人環人挈壺氏主軍守射人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主射弋之事司士諸子主朝位治令司右當在戎右前錯誤在此虎賁氏旅賁氏節服氏方相氏主夾衛王車方相以類附者也大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主侍御弁師主冕弁宜在春官司服之下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槀人主戎器戎右齊右道右主右事而司右爲之長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主馭事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主養馬職方氏土方氏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遼師匡人撢人主辨土地之形勢都司馬家司馬主都家軍賦非王臣也故以終焉

秋官司寇弟五　周官　秋官曰刑典凡六十六職正爲大司寇貳爲小司寇攷爲士師殷爲鄉士鄉士已下分爲五部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司民司刑司刺司約司盟職金司厲犬人司圜掌囚掌戮司隸主刑有罪及俘皆任以役故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附焉其長則司隸也犬人列司圜上者犬善守故以類比焉布憲禁殺戮禁暴氏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氏司烜氏條狼氏脩閭氏冥氏庶氏穴氏翨氏柞氏薙氏哲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銜枚氏主禁伊耆氏主養老大行人小行

人司儀行夫環人象胥掌客掌訝掌交主賓客掌察四方掌貨賄闕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主都家之治者附于末

冬官弟六　考工記　周官　冬官曰事典篇亡以五官例之正爲大司空貳爲小司空其攷疑即地官鄉師所云執纛以與御匶之匠師與事典亡漢人以考工記補之未嘗直以考工記爲冬官也唐石經及注疏並題冬官考工記第六大謬竊擬題冬官第六以存六篇之目繫考工記于下以還本記之名庶或近之此記葢周末時人所作頗有闕誤錯簡鄭君未之審正也今以序工參正其次輪人爲輪弟一輪人爲葢弟二輿人弟三輈人弟四弓人弟五廬人弟六匠人建國弟七匠人營國弟八匠人爲溝洫弟

九車人之事弟十車人爲耒弟十一車人爲車弟十二梓人爲筍
虡弟十三梓人爲飲器弟十四梓人爲侯弟十五攻金之工弟十
六築氏弟十七冶氏弟十八鳧氏弟十九㮚氏弟二十段氏弟二
十一桃氏弟二十二函人弟二十三鮑人弟二十四韗人弟二十
五韋氏弟二十六裘氏弟二十七畫繢之事弟二十八鍾氏弟二
十九筐人弟三十㡛氏弟三十一玉人弟三十二楖人弟三十三
雕人弟三十四矢人弟三十五磬氏弟三十六陶人弟三十七瓬
人弟三十八凡陶瓬之事弟三十九幷序工二篇爲四十一篇云
國有六職至陶瓬爲一篇總敘也有虞氏上陶已下爲一篇則因
周上車而總敘車制以起下輪輿也

周官心解序

周官心解者暨陽蔣載康先生自述其心得之作也周官在漢視諸經最晚出故疑義亦視諸經爲最多自臨孝存何邵公以下迄胡仁仲舒國裳等指摘瑕釁移易舛錯

不遺餘力均無慮數十家而攻擊鄭註者或病其汨以緯書如以昊天上帝爲北辰耀魄寶五帝爲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之類或病其司馬法兵制證田制如以四井爲邑至四縣爲都郎井十爲通至終十爲同之類或病其以漢官比周官如以小宰謂如今御史中丞之類或病其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典如以邦賦爲口率出泉以國服爲息爲民貸以治產業者歲計贏受息什一之類殆

不可勝紀先生之治是書不墨守經註亦不拘牽宋元諸儒成說惟將全書爛熟融貫于胸中而獨裁以己見故往往有前人所曉曉辨論不休者絕不措意祇就文詁之而於義自安有前人所從無辨駁

更移者偏能得間斟酌以求其是有千百年師說相承從無異議者獨翻成案反覆以暢其說一書之中所在多有蓋聖賢學貴必得必如是而後可稱必得也獨是必得之學多患鑿空擺落訓詁獨研義

理以舊說爲淺陋以篤守爲迂拘自洛閩爲之倡極於有明一代學者大槩如是而先生則又不然也湛思頴悟之中未甞不實事求是梨洲先生甞稱萬充宗以經釋經先生固甞以經釋經而尤多以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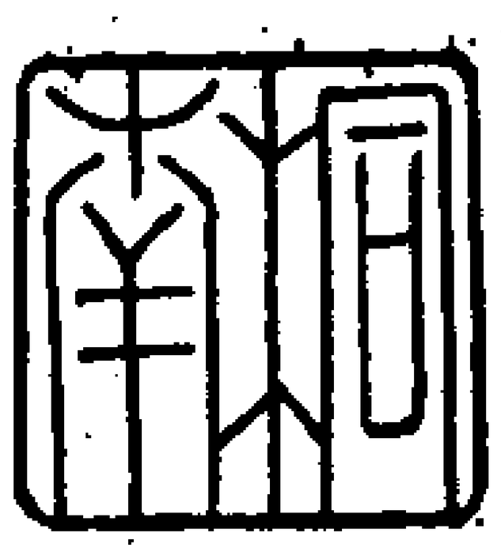
官解周官如謂掌客醢醢之數有誤字正以膳夫醢人醢人職文掌訝及委則致積及委係及館之誤證以遺人職文玉人殘闕失次參正以典瑞職文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當有建邦二字朝士掌建

邦外朝之灋不當有建邦二字適攷六官之例自見禁暴氏不當有氏字以上文禁殺戮觀之自見鄭君謂鄉田不井據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攷夫屋則鄉中明有井田鄭君以正月爲周正子月正

歲爲建寅正月據小司寇憲刑禁
於正歲而布憲之布乃在正月之
吉明正歲在前而正月在後鄭君
謂周天子冕服九章與上公無別
賈氏謂其章別小章章依命數十
二爲節鷩毳以下皆然已斡正之

矣茲更證以弁師就玉則小章實
有依據若此者非全書爛熟融貫
於胸中而能然乎荀子勸學篇曰
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蓋古人
之爲學如是若先生者庶幾不愧
古人而非吾輩飣餖古義張皇補

苴所可企踵者矣願以告世之讀
是書者嘉慶乙丑十月餘姚邵瑛
識



國家以經術取天下士將以通經致用爲學古者勸非徒撏撦典故以爲操觚弋獲之資也周官一書周公致太平之書宏綱鉅目昭垂簡策尤爲經世之要學顧其文則亂於劉歆而其用則悞於安石後人緣此妄多訾議而崇是經者則又墨守賈鄭毫無卓識或擺落訓詁徒滋浮言其於經義疑難處未能精心考覈確有見解甚矣通經之難也余嘗從侍先伯楊莊先生先

生爲余講明經義時多創獲閱十年而周官心解之書成夫乃歎先生學之博識之精而用心之專且久也先生性有書癖他無所嗜嗜惟書博聞強記好學深思而要以窮經爲本經無不通於三禮尤深考覈執一編終日兀坐沈思獨往形如槁木俄而拍案叫絕雙目瞪視令人駭愕夜不安寢有所得則急起篝燈疾書一夜十餘起不倦或列繪圖於帳中欹枕臥觀通宵不寐蓋先生之學在心得精思大力曲屈盤旋穿天心而出月脇實能發前人未發之蘊疑而信信而復疑往復尋繹必確然有信無疑而後已先生曰世無難解之書特粗心人不自領悟耳又曰三禮一貫耳觸處瑩然頭頭是道蓋窮經有得之言也問必告告必詳盡若決江河滔滔汩汩不休聞者皆咋舌去乾隆辛卯登賢書埋頭經案足不出戶者又二十年生平持論不喜

鑿空嘗謂漢唐諸儒有實學非後人所能及而於箋註則又不敢膠於所見故其解經也惟將全經爛熟融貫於中而又博採諸經以佐其證釋所謂以經解經以周禮解周禮邵序論之詳矣無事贅述也猶憶先生病劇時囑余改定地官載師官田當從鄭註作庶人在官之田其惓惓於經術如此所譔述有儀禮心解周易新義鄉黨雜說左史合評等書家貧無力付梓孫如

篤志能承家學恐先人遺籍久而失傳因與及門顧子大治吳子深暨余與姪式九謀刻周官心解一書又藉諸同學有志之力以贊勸之刻旣成姚江邵搖圃先生旣序之矣而余忝在門下無所稱道惟郎先生數十年苦心積學謹誌之以明其所得力而海內通經碩儒讀是書必有能遵信之者嗚呼先生其不朽矣

嘉慶丙寅余月之吉受業姪 錦川 謹述

周官心解目錄

卷一

天官冢宰第一之一

序官

卷二

天官冢宰第一之二

大宰 小宰 宰夫 宮正 宮伯 膳夫
庖人 內饔 外饔 亨人 甸師 獸人
䱷人 鼈人 腊人

卷三

天官冢宰第一之三

醫師 食醫 疾醫 瘍醫 獸醫 酒正
酒人 漿人 凌人 籩人 醢人 醯人
鹽人 冪人

卷四

天官冢宰第一之四

宮人 掌舍 幕人 掌次 大府 玉府
內府 外府 司會 司書 職內 職歲
職幣 司裘 掌皮 內宰 內小臣 閽人
寺人 內豎

卷五

天官冢宰第一之五

九嬪　世婦　女御　女祝　女史　典婦功
典絲　典枲　內司服　縫人　染人　追師
屨人　夏采

卷六
地官司徒第二之一
序官

卷七
地官司徒第二之二
大司徒　小司徒

卷八

地官司徒第二之三
鄉師　鄉大夫　州長　黨正　族師　閭胥
比長　封人　鼓人　舞師　牧人　牛人
充人

卷九
地官司徒第二之四
載師　閭師　縣師　遺人　均人　師氏
保氏　司諫　司救　調人　媒氏　司市
質人　廛人　胥師　賈師　司虣　司稽
胥　肆長　泉府　司門　司關　掌節

卷十
地官司徒第二之五
遂人　遂師　遂大夫　縣正　鄙師　酇長
里宰　鄰長　旅師　稍人　委人　土均
草人　稻人　土訓　誦訓　山虞　林衡
川衡　澤虞　迹人　丱人　角人　羽人
掌葛　掌染草　掌炭　掌荼　掌蜃　囿人
場人　廩人　舍人　倉人　司祿　司稼
舂人　饎人　槀人

卷十一
春官宗伯第三之一
序官

卷十二
春官宗伯第三之二
大宗伯　小宗伯　肆師

卷十三
春官宗伯第三之三
鬱人　鬯人　雞人　司尊彝　司几筵　天府
典瑞　典命　司服　典祀　守祧　世婦
內宗　外宗　冢人　墓大夫　職喪

卷十四
春官宗伯第三之四
大司樂　樂師　大胥　小胥　大師　小師
瞽矇　眡瞭　典同　磬師　鍾師　笙師
鎛師　韎師　旄人　籥師　籥章　鞮鞻氏
典庸器　司干

卷十五
春官宗伯第三之五
大卜 卜師 卜人 龜人 菙氏 占人
簭人 占夢 眡祲 大祝 小祝 喪祝
甸祝 詛祝 司巫 男巫 女巫
卷十六
春官宗伯第三之六
大史 小史 馮相氏 保章氏 內史 外史
御史 巾車 典路 車僕 司常 都宗人
家宗人 以神仕者
卷十七

夏官司馬第四之一
序官
卷十八
夏官司馬第四之二
大司馬 小司馬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司勳 馬質 量人 小子 羊人 司爟
掌固 司險 掌疆 候人 環人 挈壺氏
卷十九
夏官司馬第四之三
射人 服不氏 射鳥氏 羅氏 掌畜
司士 諸子 司右 虎賁氏 旅賁氏
節服氏 方相氏 大僕 小臣 祭僕 御僕
隸僕
卷二十
夏官司馬第四之四
弁師 司甲 司兵 司戈盾 司弓矢 繕人
槀人 戎右 齊右 道右 大馭 戎僕
齊僕 道僕 田僕 馭夫 校人 趣馬
巫馬 牧師 廋人 圉師 圉人
卷二十一
夏官司馬第四之五
職方氏 土方氏 懷方氏 合方氏 訓方氏
形方氏 山師 川師 邍師 匡人 撢人
都司馬 家司馬
卷二十二

秋官司寇第五之一
序官
卷二十三
秋官司寇第五之二
大司寇 小司寇 士師 鄉士 遂士 縣士
方士 訝士 朝士 司民 司刑 司刺
司約 司盟 職金 司厲 犬人 司圜
掌囚 掌戮 司隸 罪隸 蠻隸 閩隸
夷隸 貉隸
卷二十四

秋官司寇第五之三
布憲 禁殺戮 禁暴氏 野廬氏 蜡氏
雍氏 萍氏 司寤氏 司烜氏 條狼氏
脩閭氏 冥氏 庶氏 穴氏 翨氏 柞氏
薙氏 硩蔟氏 翦氏 赤犮氏 蟈氏
壺涿氏 庭氏 銜枚氏 伊耆氏
卷二十五
秋官司寇第五之四
大行人 小行人 司儀 行夫 環人 象胥
掌客 掌訝 掌交 掌察 四方 掌貨賄
朝大夫 都則 都士 家士
卷二十六
考工記之一
三十工總敘 輪人 輿人 輈人
卷二十七
考工記之二
攻金 築氏 冶氏 桃氏 鳧氏 㮚氏
段氏 函人 鮑人 韗人 韋氏 裘氏
畫繢 鍾氏 筐人 㡛氏 玉人 楖人
雕人 磬氏 矢人 陶人 旊人
卷二十八
考工記之三
梓人 廬人 匠人 車人 弓人

目錄終

周官心解凡例

一是書漢志及隋志俱名周官至唐以後乃更稱周禮朱子及鄭夾漈輩皆辨之蓋此書實分職命官之籍也謹遵

欽定義疏仍稱周官以復其舊

一漢河間獻王得周官獨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之終非其實竝遵

欽定義疏去冬官二字僅稱考工記亦從其朔也至於五官近似冬官之職諸儒割取以補其闕此最無理故其說槩從薙芟

一所引各家之說宋五子謹遵

欽定義疏稱子先鄭稱司農後鄭稱註賈公彥稱疏其餘講說之家皆以字書間有僅稱某氏者以諸本所引如是從其同也

一先大父已說不著姓氏若在諸儒說下者則以按字及愚按愚謂等字別之

一解經諸說悉遵朱子註例解本節者居先總論居後

一周官奇字較諸經更多逼部音釋俱明註於本節之下又有書下同後並同之類者有本節既註不書下同而下文亦不再註者以讀者自能意會無煩贅述也

一字畫俱遵字典校刊俗字槩不混入

一是書諸說先大父據經解經自出心裁之處爲多姚江邵瑞圃先生序中所引外如天官職中小宰六廉分主六職王時享閒祀皆十二獻酳尸必酌四尊尊彝所用分別甚晰諸侯及王臣侯臣廟祭

等差秩然毫不可紊子男無祼證以玉人職文見說鎭人又見大宗伯司尊彝二職王大射虎熊二侯鵠設侯中之上鵠必另設不連綴侯中說見內司裘內司服職后以下三狄刻翟皆依命數尊卑不紊此類皆是

一地官中創解如謂序官中六鄉之吏即六官中卿大夫士兼官大司徒職其食者據先鄭氏衆諸侯自收之稅說而以其餘爲孤卿大夫所收而入其什之二於君載師職十一二十而三十二二十而五皆於遠近郊甸稍縣都漆林所取總數中取其十之一二十之三十之二二十之五又謂周家取民田里皆定於什一而田里又分地賦民貢爲二地賦不足者以民貢補之合之正什一而稅若取於臣及諸侯皆於彼所取民稅總數中取其十之二封人職有充人牛人錯簡當改置此類皆是

一春官中創解如鬯人職大罍瓢齎脩罍係獻鬯之器凡祼事統祭祀社壝禜門廟山川四方言用概謂先酌鬯於概尊注諸器以降神與廟中之祼祭地啐奠者同類典瑞職四圭兩圭圭璧璋邸射皆

注鬯之器祼瓚之屬觀此二職可知從來齊酒獻神之說皆謬大司樂黃鍾圜鍾等誤李安溪先生已言之先大父更反覆推勘詳說其故謂其名爲某之角徵羽者以律同隔八生聲之敘求之也至於經文不及商則以律止用四表律者亦取其四之故非鬼神不宜商調之謂祀天祭地之樂仍有一商調在內論三分損益則謂損益有二法一是大數損益一是小數損益必如此庶上生下生數恰相當一無抵突此說見太師鍾師當改鍾人以無敎人

事不得云師眡瞭有錯簡當移置鍾人職鎛師當
作鼓人而地官鼓人係鼓師之訛當與舞師移入
春官韎師旄人二職當與鞮鞻氏相次馮相氏十
二辰與二十八星分見乃立差法之明驗蓋宗動
天高而疾列宿居其下而稍遲凡六十二年退一
度十二宮退盡乃復原位謂之歲差十二宮星必
循其退數而合所舍之辰以定其位庶宮度不紊
而七政乃有確實之驗據汲書周月解則冬至日
在女特合朔在牽牛可正鄭註冬至日在牽牛之

誤保章氏分野舊說孔仲達易彥祥輩皆疑其不
合據徐氏圃臣歲差法則人皇以後列宿旋退三
宮與地皇時所宿之星天辰地辰無不符合此說又見神仕職此類皆是
一夏官中創解如量人飲斝歷爲王太子舉奠之證此說又見春官鬱人司險溝涂爲居民之溝涂解射人職則
謂侯張三道路寢九室與庭準直足以容之觀諸
子職大祭祀必正六牲之體則宗廟必十二鼎俎
可知解弁師冕制則自王以下至諸侯之大夫會

舁等差不爽毫釐五路之右以五路之馭例之當
補大右田右二職馭夫爲校人之屬當移置校人
下而馭夫之前又脫僕夫一職皆據校人職文也
職方輿地諸條多本齊息園先生說詳載今時地
名及水道既使讀者易曉又謂溠水實爲豫浸兗
幽二浸屬後人誤易幽川係後人竄改更悉正其
訛此類皆是
一秋官中創解如小司寇大比登民數及孟冬祀司
民二節係大司寇文當移入大司寇蠻隸職以貉

隸觀之當補掌與獸言四字閩隸職以各隸觀之
掌役下當補一掌字阜蕃二字及掌子句宜衍更
脫掌與鳥言句夷隸職與鳥言當作掌與獸言條
狼氏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序官誤作六人當改六
作八大行人采服貢服物當依太宰職文作幣物
司儀職公迭聘使以聘君尊及中門之外即問與
聘禮侯伯聘使君問於大門內不同掌客合諸侯
十二牢十二獻係諸侯饗王之禮夫人致禮於上
公壺豆籩皆八與侯伯同非差數八當作十此類

皆是

一考工記中創解如矢人職重出築氏文當删梓人爲侯當作裘氏皮侯以有毛獸皮爲之賓射燕射之侯用帛正與獸亦以獸皮爲之（此條與天官司裘合看）匠人營國方九里據內城徑言外城則方十二里外有九室指南宮路寢言此類皆是凡此皆先大父自出心裁據經以解一書之中不可勝紀謹贅餘數條於首以見是書所詁之無或雷同云

長孫　如謹識

校閱姓氏

趙　檠	吳大炎
蔡　英	馮　至
虞　泰	鄭之罕
孫元音	傅　棠
俞之鈺	陳維峻
陳　鈞	傅虞昌
王邦緒	劉　杏
郭文英	張翰斐
何永昌	王海觀
袁彙吉	壽于敏
張之槎	駱　昭
魏懷珍	王姜齡
陳學臻	酈友驥
蔣楚池	顧省三
蔣一經	

受業門人

吳　燧	甥顧大治

吳　深　陳文起
姪錦川　鄺觀滄
郭仲裔　吳錦江
姪孫肇城　姪孫式九
姪孫　萌

校梓姓氏

俞唐封　周佑啓堂　斯元仁　吳照遠
俞元祐　田永吉堂　蔣遺安堂　錢謙福
受業姚怡　俞鴻説　駱純章　姪慶安
姪孫一可　趙周木　宣丙賓　魏開範
何百瑞　張翰斐　壽夢松　魏堯文
陳廷瑛　受業何謙　受業何森　受業族曾孫繼舜
王可觀　俞魏封　俞釗封　俞芹圃
蔣士璇　俞姚封　俞　球　族姪祝眉

何廷岳　何大璋　宣有章　宣戴陽
宣文黼　斯五峯　斯起虬　斯平書
魏崑泉　章士喦　劉鳳瑞　石鳴皋
宣文木　傅　舟　章志鎮　章維寅
章維高　郭長友　蔣應鍔　蔣穀城
傅雅南　受業姚惝如　錢柳旦　錢夢旦
受業姚丙　朱文蔚　趙　純　俞星聚
受業姪斐瞻　魏江林　魏宗夏　壽星見
孟伯麟　俞偉棟　俞偉楠　傅竹如

受業姚楚梓　馮增榮　蔣州　受業姚杰
受業鄺文濬　蔣傳　受業朱可繼　姪孫如衡
德安　俞招秀　俞汝紅　俞汝煌
壽彭年　葉允若　趙南屏　沈燦
屠師滽　章東起　馬嶼　傅雲美
傅禮闓　徐舜山　趙嘉木　趙孔木
趙玉文　趙又衔　趙蔚齋　趙耀前
陳國瀟　葛玉書　駱名高　受業陳碩選
駱宗姿　鄭紹昌　孫瀾　金樹欒

趙鐳　馮羽九　郭宇輝　受業阮旦
金掄書　何文煥　顧晨三　顧曰齋
虞廷松　鍾添玉　郭安世　郭應元
馮正芳　趙達信　王酉山　蔣廷嶼
詹掄元　姪學濟　陳綱　陳世爵
王佩訓　駱聚慶堂　受業阮光宇　錢景周
錢景唐　姪孫獻廷　何承輿　何鑑
族姪啓明　張錫朋　張昌祚　俞維明
俞丹鳳　蔣　鄺朝宰　蔣啓三

王鉅公　何滙周　石文蔚　何蘭皐
金

自來訓詁之弊有二標新創解則穿鑿恒多傳舊滙參則附和不少此善本所由難得也舅氏周官心解一書其中創解如小宰六計弊廉謂分主六職善能敬正灋辨等義貼治教禮政刑事按之於理確不可易又如匠人營國九里謂指內城徑言外城乃方十二里既於天子則天之數相符而與公之城制又不混同亦禮度中應有是差等者解小司徒九比則以人數一至九爲等比即五家爲比之比翻去人民車輦德行道藝等九項及冢宰九賦之數諸說與上夫家二字始相融貫解大司馬火弊車弊羅弊徒

弊據收師凡田贊焚萊謂四時皆用火遵註訓弊爲止春時火止而田亦止夏秋冬以次久田更合蒐苗獮狩命名之意至於鍾師以無教人事謂師字係人字之誤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謂不當有建邦二字當移在小司寇之職上條狼氏王出入則八人夾道謂序官六人八誤作六凡若此類尤據經解經非好爲標新也穿鑿何有乎若夫各官正月之吉當指夏政建寅之月正歲當指周正子月葉文康公已先言之而更以小司寇正歲憲刑禁及布憲正月之布爲證則先後之序秩然而其說乃可以不疑大司徒其食者等句係諸侯自收之稅說始先鄭氏衆而復據五等城郭及鄉遂制軍多少爲準謂餘則孤卿大夫所收分別甚詳載師地征不同山齋易氏以任地之灋與任民什一者異作輸於天子者言庶無莽歆竄入之惑矣然未析及地賦民貢爲二也茲又詳辨其故大司樂黃鍾圜鍾等誤發於李安溪先生而實以隔八相生之灋覺意味彌長凡此皆傳先儒之舊而能發先儒所未發之蘊斷不肯稍爲影響附和語者也蓋凡人讀書每假傳註以解經文舅氏亦覩傳註而必於經文曲通其旨故人之說經有不

得其解於傳註而輒已者未有得其解於傳註而不已者舅氏生平初玩傳註以解經文繼乃反覆經文以轉正傳註故於傳註之非者大翻成案而不見爲牴牾其是者一經詳說而不涉於雷同自四子書及五經左史皆嘗自爲詮疏惜館舍屢遷隨地散亡而迄少成帙其成帙者此書而外儀禮周易會當漸次付梓庶益以表舅氏之苦心孤詣也夫

受業外甥滙陽顧大治謹跋

周官心解卷第一

諸暨楊[illegible]

天官冢宰第一之一

冢知勇反。[illegible]而偏四時下地官春夏秋冬四官皆受典攷治於治職故曰天官山頂曰冢喻位尊宰主持宰制天下之政無不主持宰制也不言司宰眾職不可以一司名五官中宗伯亦不以司名則以掌天神人鬼地示之事而尊之與此又不同

惟王建國夫子建立王國以統天下天下諸侯亦皆建國胥由王國之制差之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三句悉準於王國者**辨方正位**。方四方東南西北付皆偏王國居四方之中向南立國位乃正也居四方之中乃有以統乎天下鎬京偏西洛邑則四方之中矣**體國經野**。體國主王城說體分也分內外二城內城方九里分九區中區為王居外八區環之外城十二里路九經九緯達內外野城以外四面百里分遠近郊五十里近郊制鄉百里遠郊制遂郊外二百里制甸王公邑也外制三等食采稍三百里制小都縣四百里制中都畺五百里制大都三采城外各制郊甸經經畫野自近郊至畺地**設官分職**設官設長官分職分眾職設官分職六卿以下皆然**以為民極**辨方正位示以嚮往而體國經野以與之設官分職以理之皆所以為民極也民極在王即皇極從首句直下王自作極又於王國經畫區處無不盡善乃設官分職使善政敷於下以善民皆所以為民極也**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帥所事反治直吏反下治官同○首列此官以長五官而五官之典胥出天官并大計五官之事故邦治雖一官事而實無所不總屬小宰以下至下士凡列職天官者不與鄭司農云邦治總六官之職**以佐王均邦國**。治無不偏而又無所偏以此佐王邦國所以均也此邦國兼王國及諸侯下五官邦國放此

治官之屬。小宰以下六十官皆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大宰之大音泰後皆放此有音又凡云十有幾者並同○大宰五正之長帥治屬者於宰夫八職亦曰正言大別於小宰宰夫內宰小宰副大宰者即貳也於宰夫八職曰師宰夫大宰之攷也於八職亦師此下皆屬上士至下士皆殿除下士即八職之司下士曰旅旅眾也在八職亦曰旅**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府以下皆庶人在官所謂輔也宰夫掌官契以治藏府也掌官書以贊治史也掌官敘以治敘胥也掌官令以徵令徒也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序列治官方畢即及王宮守衛官重王居也天官之柄益知其尊○**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此貳宮正者專掌士庶子及衛王宮者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膳市演反○註膳之言善也美物曰珍膳膳夫食官之長按食官皆列職王宮故次宮正宮伯之下○**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庖蒲交反賈音古下同○註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賈主市買知物價○**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饔於貫反下同○註饔割亨煎和之稱按內饔當在北宮○**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外饔在南宮○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亨普庚反○註主爲內外饔煮肉者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甸弟硯反○甸師居甸地非宮官也列職於此者爲王耕耤田共粢盛又役內外饔薪蒸徒三百人者天子耤田千畝耤三百人耕耨又祭祀共蕭茅果蓏更役內外饔薪蒸故多也○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四職皆外官然爲王取食味故次於食官○𢿱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𢿱音魚○馬季長曰徒亦三百人者池塞苑囿取魚處多也○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腊音昔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註醫師眾醫之長疏醫亦有齊和飲食之類故次飲食之間○食醫中士二人食如字○疾醫中士八人○瘍醫下士八人瘍音羊後同○註瘍創癰○獸醫下士四人註獸牛馬類按此尤外官以醫故次列之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註酒正酒官之長愚按酒正以下諸職皆奄人女奚此居北宮者○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凡列職諸員雖賤亦不命之士如此職奄十人是也漿籩醢醯鹽冪及閽寺女祝女史內司服縫人皆是惟內豎給事小寢爲庶人之幼者不得同於士耳下四官放此○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凌吏應反或力升反○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醢呼改反○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醯呼西反○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冪莫狄反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此主北宮六寢之修者在北宮可知六宮掃除日所有事故胥八徒八十○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此下三官宜居南宮○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幕模鄂反○幕人掌帷幕幄帟綬而以幕名職幕居上也此職供而不張張於掌次故掌次次其下○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如字○註大府治藏之長按此及下三官皆爲冢宰治庫藏財賦蓋居庫門內者所職重大故以下大夫掌其事○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會古外反凡要會會計之字皆放此。司會佐大宰攷天下之治而會財用者列職於此非宮官司書以下四職皆其屬○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內音納○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司裘二職所掌亦財用故于此列職○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此北宮長官居北宮主事者謂之內宰亦大宰之屬北宮大寢之有內宰猶南宮大寢之有大僕自此至末皆北宮官○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此給事北宮大寢猶南宮大僕之有小臣也○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給事北宮五小寢每小寢一人○內豎倍寺人之數豎蜀羽反。五小寢每寢二人

九嬪嬪皮因反。秩比孤卿九者員數註嬪婦也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不列夫人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按夫人必婦德盛者為之不特坐論婦禮無官職也此及下二職皆王妾媵有爵位佐后治北宮事○世婦秩比下大夫九嬪有數此不言數者數見春官序官推之適二十七與昏義相合○女御秩比中士推春官世婦得四十八又內司服二縫人八核諸昏義少二十三人然下女祝女史必以女御之嫺其事者為之又得十二人則七十人矣所少止十一人昏義固可信也註昏義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女祝四人奚八人女祝女史一司內祭祀禱祠一司內禮書后令亦婦官不著秩○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鄭剛中曰古者天子有史官左記動右記言故天子不敢有過舉后與王同體故有女史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典婦功主婦人絲枲功典絲典枲為之屬○典絲下士二人府

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枲絲里反後同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內司服掌后及內命婦衣服而外命婦之服亦兼之猶春官之司服也○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縫人掌為王與后成衣服及內宮縫紉○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為內宮染湅○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追都隈反。掌為后治衡笄並副編諸首服凡外內命婦之首服亦兼之○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屨九裕反。掌王與后服屨亦兼命夫命婦諸屨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夏戶雅反采此海反。註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按夏采主招復以用冕服與前衣服相次故列職於此

周官心解卷第一終

周官心解卷第二

諸暨楊莊蔣載康聞訂
受業甥何明臺校刊

天官冢宰第一之二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建立也建字貫下八灋八則典灋則皆常法必歲建者典則六服有朝不朝之異王巡狩殷同亦殊別況列邦豐歉不同逆順不同爵有更置地有增損戶口有息耗灋則職有更移位有升降黜陟祿有加損予奪刑有輕重則或改遷封邑新建舊削易置卿貳歲豐歲儉已役未役或當寬恤或當糾繩皆歲有不同故須歲建也註典常也經也法也按大宰掌治典而下五典皆建於大宰知治典統五典矣邦國統王畿侯國下五典同一曰治典

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治典大宰所掌經邦國列邦之治統於冢宰使歸畫一官小宰以下及五官羣有司府包史胥徒治者分職稽功廢置誅賞紀萬民治政詳明內自王畿外徧列邦使萬民條貫不遺也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擾日杳反。教典司徒所掌安者治生明倫使邦本固教官府官教以善始可長民人不可無教府史胥徒必教乃順使令也擾者順民性之固有及敷之以寬使馴擾而不逆也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禮典宗伯所掌和者朝聘弔恤使相和親統者設儀辨等以繫之諧者以禮樂陶情淑性使民無乖戾也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政典司馬所掌平邦國操九灋九伐之政使無反側正百官治朝位詔爵祿不令傾邪均者征伐役使分番調發使勞逸均平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

詰起一反。刑典司寇所掌詰問
訊其罪刑以官刑刑之糾亦糾罪六曰事典以富邦國
以任百官以生萬民事典司空所掌來百工財用足列
邦可富任任之也任以治百工之
事民之官室器用資於百工而無不備民可生息也六
者天子以治畿內亦施之侯國令諸侯用之治封內故
邦國之治
以典待之
以八灋治官府灋古法字後同。府見前典非官府不舉
然或縱情則典不舉矣故以八灋治之立
自上而不可犯之謂灋八灋與八一曰官屬以舉邦治
則亦大宰所建觀大史文可見
官屬則小宰六十屬然六官以下二曰官職以辨邦治
多有屬而六官則屬各六十也
官職則小宰六職六官職不三曰官聯以會官治聯即
同也然六官以下亦各異職小宰
六聯通職四曰官常以聽官治官常官之常事不聯有
相佐助也常職聯亦有常職也治

否以此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官成即圖籍契券等皆已
聽之成左驗以此聽治乃不紊
亂即小宰六曰官灋以正邦治官灋各官治事所執之
八成也灋使官皆奉灋治事邦
治乃無不正也官灋不可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官刑即
枚舉即各官下所列是也司寇上
能糾八曰官計以弊邦治弊斷也官計各官歲終三歲
職者計簿即小宰六計以此斷羣
吏之治者羣吏之治一一在計簿
此斷之而廢置誅賞無不胥當
以八則治都鄙都鄙公卿大夫采地即家稍縣都內地國
邑畧同子男故以則治之則取有準則不
得踰且取法於王朝也都鄙亦世封如周召毛
蘇南宮皇父尹氏之屬食采畿內而傳世者一曰祭
祀以馭其神馭魚慮反。馭約使受制祭先君社稷五
祀等有都家二宗人掌之既祭反命蓋使
之無僭祀無淫考治用八灋而設
祀凡以云馭也二曰灋則以馭其官官則以都則如立

其兩設其伍殷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吏都鄙治民者考
於外諸侯也其治之功過而加
廢置則四曰祿位以馭其士都鄙之賢能士之王王予
吏治飭之祿位與六卿一體也
五曰賦貢以馭其用賦地賦貢民貢地賦王於稍縣都
皆取十中之二民貢亦準賦額此
入於王者也然恐其繁費而多取以病民令
二者胥準二十而一之法以稅民所謂馭也六曰禮俗
以馭其民註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七曰刑賞以馭
按以禮俗訓民民自奉行
其威威威權刑賞皆威權所在八曰田役以馭其眾田
使稟於王朝則威權不過四
時之田役師役功役田獵各役必調
都鄙之眾則都鄙之眾即王之眾也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柄臂映反。自三公至下士羣臣眾
矣無以馭之則治道不立八柄者王
之大權羣臣之望恩畏威者皆在於此尤大宰所不敢
專也使王任意行之偏頗之失其害甚大故大宰以詔

王詔王者詔之以當行一曰爵以馭其貴貴無等則驕
當止當協於至中也爵有九命之
差詔王以爵之等列貴之則二曰祿以馭其富富易於
各安尊卑之分而不敢驕汰祿有
多寡定制詔王以祿之當厚當薄三曰予以馭其幸予
當之則各安多寡之節而不敢汰音予
與。予賜予幸慶幸王予之則可幸甚矣然或出於偏
私則儌倖之漸亦由之啓詔王以當予乃予必無恩倖
受予四曰置以馭其行行下孟反。置立之官位惟視
者矣有賢行者詔王以置庶羣臣皆
勉於五曰生以馭其福臣罪可殺而入議之辟可援詔
行王生之是更生之福亦由王也
而羣臣皆六曰奪以馭其貧奪奪俸奪采奪家產皆是
感王恩臣罪當奪詔王以奪所當
奪則貧胥因分而不過七曰廢以馭其罪臣有罪不可
羣臣畏憚中亦生感不廢必據罪
之當廢者詔王則廢所當八曰誅以馭其過有過惡不
廢羣臣乃畏罪而不敢犯可不誅必

據罪之應誅者詔王則誅因過惡斷不可恕而加刑羣臣胥以過惡爲戒自不敢爲過惡矣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此詔王親履善行以立皇極而使民皆訓行也人性皆善而統在王躬王躬善即民無不善親王所行而從之所謂馭也馭羣臣猶有恩威萬民之善全由主極主極不立雖有司徒之教民或背之矣以八統詔王正大臣格心納誨之事尤先於司徒之教者故冢宰居五官之首而實兼總乎五官 一曰親親親親包一本眷屬及同姓外姻說各因其親以親之正萬民孝友六行之準也 二曰敬故故舊日師長朋友及先王舊臣等詔王敬故民乃不偷於故舊 三曰進賢進升之於位有進而不已意賢者進而無已則民興賢 四曰使能使委任用事惟才能者任使則民興能 五曰保庸庸功有功者無論大小務全其爵賞以傳子孫民乃感激而興功 六曰尊貴貴以臨民民不貴則不可冶王且尊禮貴者民有不凜然於貴而奉令恐後乎 七曰達吏吏小吏也

小吏賢能著績王即升進使通顯民知簡拔賢能不遺微賤無不以賢能功績自勸矣 八曰禮賓賓諸侯於王臣也來朝以賓禮接之積問饔飧燕饗皆用重禮民乃知待客不可苟而交接往來胥彬彬矣

以九職任萬民欲民興於善必介有以自贍且出稅以遂忠愛之心故分職以任之 司徒十二職此僅列九職者大宰掌財賦學藝以下三者不出稅故不在列職中 一曰三農生九穀三農平地農山農澤農也九穀黍稷稻粱苽麻小麥大小豆 二曰園圃毓草木圃樹菜蔬果蓏園圃樊曰園圃言殖園圃之民也下藪牧放此草菜蔬瓜蓏木諸木有實者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註虞衡掌山澤之官主山澤之民者疏山澤之民無名號故借虞衡以表之 四曰藪牧養蕃鳥獸註澤無水曰藪牧畜牧之地 五曰百工飭化八材百工司空所掌飭勤力化冶材合成器物八材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 六曰

商賈阜通貨賄賈音古○註行曰商處曰賈阜盛也按通轉移物產貨賄梁廣 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嬪婦人美稱化蠶爲絲又治之以爲帛化枲爲縷又治之以爲布 八曰臣妾聚斂疏材斂吏艷反○臣妾男女賤稱以其無能也疏作蔬蔬材野生若菱芡鳧茈之屬可食葦蒲諸草可用者聚之斂之無所能之職事也 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閒音閒○閒民單丁二丁無室未受餘夫之田者轉移執事雖無常職亦非無事矣

以九賦斂財賄既任可斂九賦 一曰邦中之賦王城之賦也廛里園圃邦中所有二十而一合閭師所取則十二 二曰四郊之賦四郊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合閭師所取亦十二 三曰邦甸之賦註邦甸二百里按與稍縣都皆十二此下至邦都皆十二入天子 四曰家削之賦○削本亦作稍又作郇所教反三百里家削爲大夫采地

故曰家削也 五曰邦縣之賦邦縣四百里卿采地 六曰邦都之賦邦都五百里公采地 七曰關市之賦王畿四面皆三關通商貨出入市貨易處王城有市畿內四面五十里各有市關與市有征有罰通曰賦關賦盡入於王三采市賦或亦十二歸王 八曰山澤之賦山澤虞衡所掌在四郊甸地者王所自取在三采則王取十二 九曰幣餘之賦幣餘職幣所掌凡百官都鄙及掌事之幣及其餘財職幣皆收之以當賦也幣是一項古時事以禮行禮動不虛凡官府以事相接無不有幣餘餘財又是一項掌事者有餘財官府都鄙無不各有餘財餘財官物幣亦官物故得當賦入之數

以九式均節財用賦所以共用也然用之不均則不適多寡之宜用無節則匱乏可虞故大宰以九式均節之 一曰祭祀之式若大祭次祭小祭牲玉幣帛皆有定式 二曰賓客

之式疏若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五積之類。三曰喪荒之式。喪王及后世子與弔恤諸臣皆是，荒含凶札。喪有含襚賵賻賵，荒有施惠散利遺人都鄙之委積以待凶荒，而大府所待不及是，然大宰必爲之式，以凶荒費大，不可不立其式也。四曰羞服之式。王及后世子等飲食服御所需也。五曰工事之式。凡宮室器具及給工資財皆是。六曰幣帛之式。幣帛之式廣長淳制及當用多寡之數，凡黼黻玉馬皆是。七曰芻秣之式。養畜草謂之芻，穀謂之秣。八曰匪頒之式。匪讀作分，頒音班。鄭司農曰匪，分也，頒，班賜。九曰好用之式。好呼報反。好用，玩好及賜予之用。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此九畿之貢也。以下九者爲先耳，諸侯受國於王，各取賦貢十中之二以貢，卽大府邦國之貢以待弔用者是也。九畿之貢以近遠爲先後，然大行人四服貢與此不同，當以此經之序

爲正，以禹貢卉皮二服皆外夷所貢故也，以民貢十二貢王，或以蠻畿爲限，如夷鎭蕃三畿，宜止服斿物三者，然不可考矣。一曰祀貢。鄭司農曰祀貢犧牲之屬。二曰嬪貢。註嬪貢絲枲。三曰器貢。註器貢銀鐵石磬丹漆。四曰幣貢。註幣貢玉帛皮馬也。五曰材貢。註材貢櫄幹栝柏篠簜。六曰貨貢。註貨貢金玉龜貝。七曰服貢。服貢絺紵卉服皮服之屬。八曰斿貢。斿音游。斿貢犛牛孔翠羽毛可爲旗飾者。九曰物貢。物貢雜物如犀象皆是。九賦九式九貢皆治財用事，冢宰治財，故掌之。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民有繫屬乃不散，以九兩繫之，以下文九者使兩兩繫屬而不散也。一曰牧以地得民。牧，州牧，地指一州之地。一州擇賢牧，訓戒列邦，皆施善政於其地，民乃與地相得而不去，所謂以地得民也。二曰長以貴得民。長知丈反。長食采都鄙之長，大都封三公及鄕子弟，中都封孤卿及從子弟，家稍封大夫及宗屬，其人皆貴，以貴臨賤，以賤奉貴，分義允當，不嫌強制，故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師授業者，擇賢以爲民師，共企其賢而不去，所謂以賢得民也。四曰儒以道得民。儒師以下有道可問訊者，教行而有道者衆，民更說道而不去，所謂以道得民也。五曰宗以族得民。宗，大宗，族人所宗者，立之宗法，合祭祀禮食喪紀弔免，恩意相浹而不忍離，所謂以族得民也。六曰主以利得民。主都鄙通掌所屬之事者，三公食大都，孤卿食小都，中下大夫食家稍，胥輔治王朝，不治食采，故擇賢能者主其事，所謂主也。賢則田里樹畜皆利乎民，民自懷之而不去，所謂以利得民也。七曰吏以治得民。吏，鄕遂公邑之吏，擇善吏治之，民亦懷之而不去，所謂以治得民也。八曰友以任得民。同志曰友，任，六行之一，代相任事也。廣六行之教，致同志者有事相任，斯所爲必成，民更固結而不離，所謂以任得民也。九曰藪以富

得民。藪，澤無水者，鳥獸草木之利聚焉，審擇虞官，令阜蕃得宜，貢上所餘，皆頒守地之民，民得因以富饒而永賴，所謂以富得民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周正建子，以十一月爲歲首，故春秋春王正月，今十一月，此汲書周月解所謂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者也。然又曰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知朝廷治法悉承夏時，周官一經正授時巡狩祭享之典要所係，豈有不用夏時者乎，故凡此經正月皆建寅正月，非建子正月也。吉，月朔。始和，三陽開泰，氣始和也。布治于邦國都鄙，授民時於此始也。下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觀治象，則建子之月在此正月之前兩月，令官先觀於前而後令民觀之，亦一定之次第。下小司徒以下帥屬觀象之正歲，及此經其餘正歲，皆非寅月，與此不同。○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縣音懸，挾子協反，同浹。象魏

雉門兩觀其闕高巍示民諸圖象皆懸於此故曰象魏於此縣治灋而云象給圖可知治象之灋總典則灋三項下乃分施令皆稟承於朔也從甲至甲謂之挾日斂藏○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監古銜反參七南反傅音附○六典治王國亦治侯國故施典于邦國牧九州各州牧長一州者監天子大夫爲州牧監參三卿伍五大夫崔靈恩曰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職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按殷上中下士其員多故曰殷輔府史胥徒府掌官契史掌官書胥掌官敘徒掌徵令皆以輔治故曰輔也大宰長六卿輔王故侯國建立設傅等大柄亦操之置輔亦掌於大宰知每歲三歲府史諸役亦入計簿校勘都鄙官府放此　三子澄問曰詁牧監何以不及五等諸侯曰諸侯世嗣封於開國之初不煩更建立也即後世所封典出非常事由天子非大宰常法

可該故不及也又周王制諸侯士二十七人上九中九下九其解何如曰此據三卿所屬言猶五大夫爲三卿屬若統諸侯大夫言豈止於五統諸侯三士言事止於二十七哉○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長知丈反○入施則于都鄙長食都鄙之君也稱長在畿內屈於王兩兩卿殺於外諸侯伍亦五大夫兩卿之屬三采立設同爵等當異○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入灋以治官府故施灋于官府正若大司徒成要會者若宰夫鄉師肆師六官以下諸掌事者署準於此　邦國都鄙官府牧長正以下因舊爲多必云建立設置者以示冢宰大權得變置也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冢宰之治有此五者以此施之而令治即以此待之而攷成成入成禮待賓禮籍賓諸侯來朝客卿大夫來聘亦該四夷小賓客言待待其上事而攷之典則灋前施邦國都鄙官府令據此以治及其上事仍據此以攷其治也典則灋書書部籍者官成兼有圖質劑契要賓客之治非治賓客也春秋二官掌賓客積問喪飧諸禮冢宰治財掌其治之考校恐有羸不足及失禮也五待治或待諸事終或待諸歲終或待諸三年之終宰夫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此其待賓客之部籍也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此兆於四郊之五帝也四立及季夏各因其兆祀之而以五人帝配從祀以五神及五官季秋又祀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誓戒如明堂位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也此誓戒在將祭時具所當共如玉帛牲等脩掃除糞洒○前期十日帥執

事而卜日遂戒註前期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按所卜之日不拘四立及季夏始日卜吉乃用之既得日戒百官始齊此戒在誓戒前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左傳禮不卜常祀公羊傳卜郊非禮也謂郊祀常禮必當行不必問卜若日若尸若牲在所當卜耳而曲禮乃云大饗不問卜後儒皆主冬夏至日二郊即至日行之故不周卜然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之日云云則二至大饗仍卜日矣下經祀大神元亦如之知冬夏二郊仍卜日也曲禮所記即二傳之義可知矣○及執事眡滌濯眡音視後皆同滌亭歷反○及與也執事大宗伯也春官大宗伯宿眡滌濯也此執在前祭之夕註滌濯溉祭器及甑甗之屬○及納亨贊王牲事亨普庚反○納納牲王牽牲入大宰奉玉帛從王告殺亨既殺以授亨人實鑊鼎王牲事皆贊之也牲如玉器色者○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註日旦明也玉幣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

爵尚質也。按玉，青帝青圭，赤帝赤璋，白帝白琥，黑帝元璜，黃帝亦赤璋，幣各從器色，然赤璋用於季夏，則幣黃。爵皆匏。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與此不同者，彼享禮用於人，此器幣用於神也。疏，三者執以從王，至祭所授之。王親執玉幣奠於神坐，親酌爵以獻尸。

○祀大神元亦如之。元本又作祇，音岐。○大神，昊天上帝，冬至祀於圜丘，即南郊。大元，地也，夏至祭於方澤，即北郊。南郊蒼璧，幣元；北郊黃琮，幣黃；爵皆匏。卜日及誓戒以下統如之。

○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享先王，宗廟六享，與郊雖有差等，皆大祭也。故卜日與誓戒以下等事皆如祀帝，特贊王不同耳。玉几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宗廟獻用玉爵。廟享無玉，有幣，不言幣，文略。疏，享用玉几，天地應有質几，不言，文不具。

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註，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玉幣，諸侯享幣，以玉致之。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疏贊玉几，王朝諸侯，依前南面，左右玉几。疏贊玉爵，王祼諸侯，諸侯酢王用玉爵。

大喪贊贈玉、含玉。含，戶暗反。○贊嗣王也。註，贈玉，既窆以送先王；含玉，實尸口。天子以玉，鄭司農云，含玉，璧琮。

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作大事，起大師以征伐也。嚴飭百官執事，征伐非常，王親命，故大宰贊命。自祀五帝至此，大宰六聯中之事。

王眡治朝，則贊聽治。註，治朝，路門外常朝，大宰助王平斷。○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註，王巡狩在外時。○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薛氏曰，王眡朝，冢宰聽邦之小治；王眡四方之朝，冢宰待賓客之小治。邱氏曰，賓客小治，凡資糧之費、饔餼幣帛之奉、往來出入之期也。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會，古外反。○歲終，一歲之治畢，來歲之治將更始，故當攷校一歲之治也。其治，百官府所治事；令正者，令登諸簿籍，無遺無舛也。會，一歲總簿，合月成、月要之書也。百官府以會上大宰，則受之以爲考校邸本。聽斷決致事，即歲會，百官府所致者，憑致事以聽斷功罪，罪當廢，功當置，必詔王，尊主權也。百官府，治典以下，通五官諸職。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大冢宰居六官首，無所不統，天道三歲而閏，故大計而誅賞也。羣吏該廣六官屬員，曰國中至畺地，凡有職者及邦國都鄙掌事諸官皆羣吏也。計，計簿。冢宰既受致事而攷之，立爲計簿，分一廉能等及反是者，別其類而登之，令功罪大小一一廉然，普天之治在計中，而不得逝，所謂大計也。誅賞亦廢置。註，大無功，不徒廢，必誅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按誅賞亦詔王可知也。大計即大比，大比比校其治而已；大計又類其功罪而辨其等，此大冢宰之大權也。五官亦致事於冢宰，三歲大比，此亦貳與攷職之大司徒五正官，不過令之，不專擅也。此二節，冢宰之大權，非五官所得與者。上節是每歲考六官之治，下節則三歲大考六官之治也。歲終亦有誅賞，三歲亦有廢置，言廢置舉輕，言誅賞舉重，然亦一歲中誅賞少，三歲中尤多故也。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小宰貳大宰，大宰治典，王宮之治亦統焉，故小宰掌其政令糾禁也。宮刑，南北宮內外官庶之刑。宮中，王與后息宴之地，婦官、宮人、奄人、內豎咸集，又有給事諸官及宿衛官、士庶子等，瀆不嚴，必不可治，小宰特建此宮刑，以治政令糾禁也。王南宮大寢一、小寢五，后北宮大寢一、小寢五，王無事宿北宮，有禮事宿南宮。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貳，副

籍大宰以典灋則待三項之治此藏其貳道其上事而校勘之所以贊大宰也　此贊大宰治邦國都鄙官府

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貢賦式三者大宰所掌此復執其貳以均財節用亦以贊大宰大宰以九式均節又貳九貢九賦者式爲用財之灋貢賦則財之入數存焉執其入數而用時以式約之即量入爲出用之所以不匱也　以此贊大宰治財用

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敘次第官無敘則混淆陵犯縱逸惰慢而傾邪之患生故以六敘正之　大宰掌邦治而小宰貳之上掌三貳節是逆治之來此敘以下六目則又約束諸官府令治不淆雜治不困屈治有馮藉治有稽考勸懲而歸於善治者也　一曰以敘正其位。以敘正位使尊卑不紊則職要職詳上令下從矣　二曰以敘進其治。如比長之治進之閭胥閭胥進族師族師進黨正黨正進州長州長進鄉大夫令以次進之上以考校也　三曰以敘作其事。如朝有事

射人作卿大夫司士作士類以敘則方有事者不作已有事者亦不作也　四曰以敘制其食。食祿祿食視功敘則功大小之次也即府史等亦然　五曰以敘受其會。○會古外反　會歲會以敘受會如先受卿次遂次甸次三采是也　六曰以敘聽其情。聽訟務得情而得情難故以敘聽如鄉士聽鄉之獄訟獄上旬而眾職聽之大司寇終聽之六敘之敘聽當同此　六目皆治官府之治六敘治之所由晰也六屬六職皆六典員選六聯又會合六屬六職以集事而財用當治亦莫大於此若入成則邦國都鄙治之執據亦賦貢出入財用之憑準若六計又三年大比官府治之善不善胥昭然於是而小宰所以贊大宰廢置誅賞者也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長知丈反下同。○邦治統天下之治於事無不兼該屬員不眾何以舉之設六十屬貳以下有攷有上中士旅治凡治目治數各盡所職而邦治可舉矣天官之屬小宰二人外宰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凡六十人五官大司徒以下準此下五官各專一職然教禮政刑事皆以邦言則一職中事亦該天下故其屬亦準天官六官事皆達王從其長者從長達王也　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屬三百六十員合周天之度一朞之日而胥列於天官小宰此五官之事所以攷於天

官而天官一職實統五官蓋天之度數日數五分之則金木水火土各七十有二析之爲六則平分各得六十也　此大宰八灋中之官屬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六職分則各掌其事而治不相侵所以辨也　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六典以治邦國而邦國之官府都鄙又有灋則以治之平平其治也分九職以任民而九賦隨地征之詔王以八統馭民又有九兩之繫官成之待萬民之治所以均也掌九賦九貢之財而祭祀賓客喪荒等用一一準以九式之灋所以節財用也財用節即財用亦治

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九州邦國都鄙皆制畿疆各頒守職征稅而平以土均之灋皆所以安之也頒比灋以居民而授之田合男女族墳墓保息本族以養安之荒政十二以聚之頒十二職以施教而艷以三物之興賢凡以使之心安於是而寧之也國野之道十里有

盧、盧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而送逆之節、職諸門關、皆所以懷賓客也、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制朝親聘問諸禮、而接之以饔餼饔食、而列邦又準此以交於鄰國、和之之道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以昏冠之禮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朋友、皆所以諧和之、吉禮三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示、皆事鬼神之禮也、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以九灋平邦國、有不服則以九伐之灋正之、皆服邦國事、凡師田功役、皆以伍兩之灋作民、而誅其犯令者、皆正萬民事、職方掌九州之地域、周知其地物之所宜、制地貢、而同貫利、懷方致方貢、遠物、合方通其財利、山師川師、各致珍異之物、皆百物所由聚也、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詰欺一反。輕典刑平國、重典刑亂國、列邦有罪、以此詰之、以五刑糾萬民、野刑、軍刑、鄉刑、國刑、皆施之於民者、士師比追胥司隸搏盜賊、掌囚守盜賊、掌戮膊賊諜、司厲掌入賊之任器、凡以除之、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富邦國見前大宰、營宮室以居民、為溝洫制器用以利民、皆養萬民事、場圃藪牧山林、皆設樊籬守舍、又斧斤鋤鎛以治樹藝、序廄牢柙以畜羽毛、皆生百物事、此大宰八灋中之官職、

周官心解　卷二　天官　小宰　　十四　經餘堂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弛式倚反。六事事大而繁、必合六職、事乃可治、非止六正官聯職也、此大宰八灋中之官聯、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此邦治治萬民者、大宰以官成待萬民之治是也、八成中五為簿籍、三為契券、皆一成不可變、據此聽治則事有確憑而不可欺、不可欺所謂經也、一曰聽政役以比居。政音征、比毗志反。政役、力役之征也、比居、九比居民簿籍、力役家役一人、單丁二丁三丁、未受室、不役、以力役委卸致訟、據比居聽之、則當役不當役顯然、二曰聽師田以簡稽。師軍旅家取強壯一人、田獵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簡稽選強壯及羨卒之簿籍、因師田推委致訟以簡稽聽之、則當役不當役顯然、三曰聽閭里以版圖。閭鄉居、里遂居、版圖族四閭鄰四里、皆給圖於版也、因爭居止致訟、以版圖聽之、則當居當受顯然、四曰聽稱責以傅別。責側賣反、傅音附、別彼列反。稱責、舉責生子、傅別、書所貸及年月日、附於券、別為兩、而各執其一也、五曰聽祿位以禮命。祿位若一命不命、當弛舍者、役之則有訟、或詐冒亦有訟、以禮命聽之則當役不當役顯然、禮命官執據、命數不同、禮亦異等、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予音與、取予、官予之民、取之書契、亦券書、如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劑津私反。質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會古外反。官授民財、曰出、民納還官、曰入、財物防欺匿、不可不簡核也、而咸具於百官之要會中、故據此聽之、要、月要、會、歲會、月要、出入之帳、歲會、出入之總數、兩者校勘毫髮難欺矣、此大宰八灋中之官成、

周官心解　卷二　天官　小宰　　十五　經餘堂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弊必藝反。王昭明曰、聽衍文、按歲終有計、三歲有大計、六計分六職為計簿、兼功過、下舉功包過、六官上會、小宰佐大宰弊之、分六職為六計簿而書其功過也、善是治職之功、不善者即過、能是教職之功、不能者即過、敬主禮職、正主政職、灋主刑職、辨主事職、六職分計而總以廉、見不廉者斷不可居官也、長孫如問善能何以貼治教、曰善賢也、治職總五官之治

而不親事惟有德而賢者心無適莫好善不倦乃稱其職也五官惟教職最親民定民居授民田分民職敷教化奠守典賢市易徒役無不兼舉非能何以治之故貴其能也又問辨何以主事職曰事職為百工所聚如攻木攻金攻皮技藝全別其間省試等項須一一明晰分別故取乎辨也此大宰八灋中之官計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共音恭經中供字皆作共施式倚反舍音捨○小宰贊大宰均節財用而七事之費甚洪故掌其戒具也財用或取於地職歲凶則當施舍聽其治訟聽其官之治民之訟也皆小宰事官府六職中聯事者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祼古亂反○贊玉幣爵助大宰祼將直贊王此及下節皆小宰之聯事

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贊祼贊王亦贊大宗伯註惟祼助宗伯餘皆助大宰疏賓酢王王爵大宰受以授王王卒飲大宰受以授小宰受幣時王親受以授大宰大宰授小宰也

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襚音遂○喪王及后之喪諸侯諸臣致含襚幣玉口實曰含衣服曰襚荒惟有幣玉賓客賻委之禮也此小宰專職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疏受之先尊後卑故言敘按先治職次教次禮次政次刑次事大宰惟受歲會小宰更受月要此官府及羣吏通六官諸職言此十三字當在國有大刑之下歲終之上○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歲終八字當在贊家宰之上歲終冢宰攷治故小宰令六官諸職以治上也歲會即六官諸職一年之治冢宰受其致事小宰則贊之也此十四字與上月終十三字當俱在國有大刑之下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正歲周之正月子月也大宰寅月縣治象之灋于象魏至此正歲子月踰月即歲終將攷六官之治故又縣治象之灋于大宰之府小宰帥治官六十屬凡宰夫以下佐冢宰攷治者令觀之而警以木鐸令遵灋正治以待攷也註古者有令必奮木鐸以警眾使明聽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按木鐸以木為之亦以木為舌○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令于百官府曰各脩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憲表縣之亦憲于正歲宮刑小宰所特建者此百官府宮中之官府若內宰以下宮正宮伯及膳夫等而諸婦官亦得該之憲禁令宮中官府亦令之各正其治以待致也待乃事待致事之令而致之也聽王命聽廢

置之命也特言大刑近君灋嚴上月終二十七字當在此節下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朝直遙反後皆同○治朝路門外常朝羣吏三士及六官以下治事諸職中大夫從中大夫之位下大夫從下大夫之位而列路門左右者亦該焉位詳夏官司士禁如外朝禁慢朝錯立族談不言觚可知

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待令待王命也賓客至有令諸臣復有令萬民逆亦有令其事胥治於羣吏先敘次其治使井井有條臨事乃不糾紛也繁承治朝事來六聯合治單舉賓客六服以分朝聘亦有常期故特舉此賓客之令若送逆積勞等事復告白王從之亦令羣吏治事逆猶迎王下令於民亦羣吏治其事大僕小臣待復逆於路寢此待於治朝按聘禮諸侯

命聘使出路門外此諸侯治朝也以此例推則賓客之令指王遣聘使令王臣爲賓客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此治朝徵召百官府之令宰夫掌之八職皆在徵令中者先辨其職令之治事乃不紊
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正若六卿灋入灋五官治屬亦迎冢宰入灋要總要
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師若貳若攷成入成小宰所掌五官名有官成凡凡例
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司若上中士灋入灋中一事即小宰正邦治者且分目
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旅若下士常亦入灋中之一事各官恒事也數目中細數
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藏才浪反。府若今掌案吏官契皆案牘治藏藏亦有次敘兼器物言此下四職皆庶人在官
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史若今帖寫官書書寫文卷贊贊官及府也
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胥徒長有才知者官敘一胥統十徒使令有次第治敘令次第不亂
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徒使役者掌官令掌聽使令也徵令徵召諸令給趨走共役

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灋八灋此贊大宰小宰攷治也。○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辟婢辟反長知丈反。乘計算失財亡失官財用物辟名私用官物而匿名以辟罪也賞亦出自冢宰詔可知此贊大宰小宰攷財用也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註薦脯醢羞庶羞內羞疏祭祀大小皆有灋式戒敕使共具之○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比必里反。註比校次也疏小宰七事以灋掌戒具宰夫贊小宰校次之使知善惡是否也

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委於僞反積子賜反此二字相連皆同食音嗣飧音孫。牢禮掾饔餼大行人上公九牢侯伯七子男五三牲牛羊豕爲一牢其數不同故云灋委積牢米芻薪給賓客道用膳殷膳獻禽獻膳獻如掌客殷膳大牢乘禽日九十雙七十雙五十雙飲饗而飲酒食食禮飲食如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賓賜以禮賜賓總饔餼委積言飧客始至致禮牽牢牽行者飧牢皆殺飧牽飧館牢腥牢積惟牽牢饔亦有牽牢兼饗與積也陳數陳鼎簋芻米皆有行列總諸禮言之　以上三節皆宰夫之聯事
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註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器所致明器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加恩厚則有賻按財用玉衣車馬之屬含襚賵所用者疏王弔諸侯諸臣從行遣使并贈喪之具百官當共故宰夫戒令之按弔亦喪紀中事此聯事中宰夫常

職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註大喪王及后世子小喪夫人以下按小官諸士共喪事者大官冢宰戒令也執事喪祝等官○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三公六卿包孤官有司宰夫及職喪屬士蓋宰夫與職喪親其事又令所屬分治也旅宰夫下士及職喪下士有司大夫家臣已與職喪不親往第使下士帥其有司治事也　大喪以下皆宰夫常職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羣吏通六官諸職治不時舉成不旬舉要不月舉會不歲舉進令失期或規私辟誠當誅也　此宰夫贊大宰小宰攷治也大宰惟

受歲會、小宰加月要、宰夫又加日成、而又令之攷之、事愈詳矣、

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正歲小宰憲刑于王宮故宰夫警戒羣吏也、上歲終與月終旬終類次、乃總敘一歲攷治之事、非果歲終丑月事也、此正歲另立宮中之治、非竄易可知、況下書能與良以告上、正歲終事邪、○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註、上、小宰大宰、按書能上當有歲終二字、係劉歆妄刪、下宮正稽功緒糾德行教道藝、歲終及會其行事、故宰夫書其能及良也、指宮中官與守宮者言、告上使升用、正歲以下、皆宰夫贊小宰事、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戒其逸怠、令其修職、糾其過失、禁其回邪、宮正、王宮守衛之長、掌戒令糾禁、宮灋當嚴也、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比必里反下同、舍試夜反○註、比校次其人之在否、按官五僕五、右虎賁犬僕小臣祭僕御僕等、府兼史胥徒役於諸官者、次舍即宮伯八次八舍也、次以宿衛、舍則宿衛者休止處、衆寡、虎士及士庶子也、爲之版以待註、版、人之名籍、按待、待比、夕擊柝而比之柝他郝反○宮中警備、故夕又比、註夜比直宿者、爲有解情離部、鄭司農云、柝戒守者所擊、○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鄭司農曰、故謂災、按國有故、則宿衛官府益多、衆寡益盛、諸侯世子官、即此經夏官諸子也、文王世子、公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于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然則王國有故、諸子有不即王族致之王宮者乎、又諸子職、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大子、惟所用之、此又不特士庶子守王宮矣、此令比事大、故別著之、諸子一官、本掌國子、蓋公孤卿大夫士之嫡子、貳父者、而衆子亦統之、所謂士庶子也、在王族則正室爲國子、而諸父諸子等爲士庶子、推之異姓之臣、凡嫡子衆子、皆此官調選、國子惟大事任之、衆子則任使事多、故平時守王宮者、士庶子守阻固者、士庶子、王行則翼衛、職則爲車甲士、此大司馬

職所由有事勞之文也、

辨外內而時禁外、南宮、內、北宮、北宮內宰所掌諸婦官及奄豎居之、南宮、大僕所掌隸僕及御僕等給事於中、制防不立、奸弊或起、故嚴外內之辨、而時禁也、稽其功緒糾其德行行下孟反下同○功緒、守職、德、三德、行、三行、王宮士庶子、皆公卿大夫等子弟、故德行之糾、道藝之教、與賢能國子之倅同、屬虎賁者稱士、亦取其德行、故糾之、與士庶子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幾同譏、稍所孝反下同○幾出入、防姦、均稍食、平廩給、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去起呂反、奇音羈、衺似嗟反、亦作邪○去淫怠、必謹敏乃可與守、民府史胥徒執事宮中者、亦兼庶子、蓋庶子不命、即同於民也、註、淫放濫、怠懈慢、奇衺譎觚非常、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會如字○五人爲伍、二五爲什、此什伍、是次舍連比者、道藝、六藝、藝本於道、故曰道藝、會什伍以教道藝、令有講論相資之益、月終

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會古外反、下凡不音者並同○月終會稍食、上小宰令鉤按、歲終會行事、上大宰令廢置行、承德行事、承功緒道藝、道藝亦所習之事故、

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大事、指寇難、不去守、政令至、立應調發、○春秋以木鐸脩火禁春秋、火出納時、大火季春出、季秋入、火禁恆灋、至此倍加修飭、宮中特宜愼火、故修之、

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蹕音畢○事、祭事、王常宿北宮、祭乃宿南宮小寢、蹕宮中、凡祭、蹕廟中、祭廟、將祭蹕行者、宮正執燭以爲明、

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註、廬、倚廬、舍、堊室、親貴居倚廬、疏賤居堊室、疏、廬、路門外東壁倚木爲之、舍、兩下爲之、

自凡邦之大事至此、皆隨時宮中之政、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士庶子王族支庶及官族支庶守衛王宮
者、版宮正所爲在版、官府及士庶子應直者、庶子不命、秋官掌客士從王、諸侯待之禮如卿、庶子從王禮如
大夫、可據也、庶子稱士、則庶子之年勞有功、受一命再命三命者也、以掌其政令。行其秩
敘作其徒役之事、秩、祿稟豐嗇各不同、因其貴賤敘任用次第、因其才爲差等行務令秩敘
不素也、徒役、役宮中事、作使之、自行秩敘至末、皆政令中事、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註、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徼候便也、按次舍見前宮正註、王介甫曰、職
事、宿衛之職事、
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註、王宮之士庶子、邦有大事、或選當行、月終。則
均秩、歲終。則均敘、秩、祿以勸脩進退、故月終均秩、國中士庶子、皆番調、故歲終均敘、

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頒衣裘、具大宰匪頒式中、夏暑須衣、寒則頒裘、時須也、此誅賞
亦以時、大宰宮正命之誅賞、故宮伯得專行、既誅賞、亦告白可知、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膳市演反、食音嗣○註、食
飯也、飲、酒漿、膳、牲肉、按羞、庶羞及薦蔬、養王及后世子、舉尊者言、按王諸子及孫、三夫人以下、通養之、
凡王之饋、註、進物於尊者曰饋、按此膳夫總饋之、以待王不時之食也、王巡狩、主國諸侯饋王、亦當準此
然王舉、醢人醯人共、皆六十罋、適合醬百有二十之數、知饋王皆用全數矣、不必食時盡用也、食用六
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
用百有二十罋。食音嗣○六穀、黍、稷、稻、粱、麥、苽、註、六牲、馬、牛、羊、豕、犬、雞、按牲亦畜也、王尊、畜皆
繫牢、故曰牲、六飲、水、漿、醴、涼、醫、酏、漿以下五者皆有積、云六清、王飲也、諸侯兼清精、諸侯臣純精、庶羞、公食大
夫禮、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案內則於鶉鷃外、又列二十物、此上公庶羞四十豆之數也、天子百有二十品
物未盡聞、然亦不必盡用、觀醯醢百有二十罋、而正豆所用、惟五齊、七菹、七醢、三臡、二十四豆、可知矣、註、珍、淳
熬、淳毋、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按醬、醯、醢、醓、臡等、註、王舉、醢人共醢六十罋、醯人共醯六十罋、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王日一舉、疑劉歆竄改、竊意王朔日一舉、望日一舉、
則月當再舉、盛饌奏樂而食曰舉、朔日望日之舉、惟在朝食、日中夕食不舉也、后與王同庖、鼎十有二、牲六鼎、
加腸胃膚、乾魚、乾腊、鮮魚、鮮獸、六鼎、合十二鼎也、皆有俎、則亦十二矣、舊說以三牲腸胃膚二、魚二、腊有俎
加卿膷臐膮三陪鼎當之、但此入鉶、不登俎者、難以列入、上王膳六牲、即下庖人六畜、然則鼎俎中斷以雞馬犬
三者、備十二全數也、舊說乃諸侯之禮、非王禮也、或曰、鼎俎當齊、曰此亦據諸侯以下言、曰王廟祭何如、曰未
有子孫備王禮、而奉祖先反降抑者、小宗伯毛六牲、須之五官、使共奉之、知宗廟亦十二鼎俎矣、按玉藻、天子

日食少牢、朔月大牢、於人情最近、此經作朔望說、豈不允合、直云王日一舉、此劉歆說、幷改經文之顯然者、顛
倒五經、呵斥劉歆、語見新莽傳、或曰、玉藻云大牢、不言六牲、不可云劉歆僞入耶、曰、大牢以通於下者言之、爲
下諸侯降殺之故也、六牲十二俎、誠不必疑、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
乃食、侑、勸、祭、祭始爲飲食者、授祭者、刌肺脊、乃膳大品嘗、每物嘗之、道尊示無毒、卒食、以樂
徹于造。造、昨早反○疏、造、作也、作食之處、○王齊日三舉、齊、側皆反○三當作不、以
下六項、皆不舉之事、齊、散齊、致齊、將接神明、故齊、齊必變食、不聽樂、所以不舉、大喪則不舉。大
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
不舉。札、側八反○註、大荒、凶年、大札、疫癘、天烖、日月晦食、地烖、崩動也、大故、寇戎之事、及刑殺、按內自三
夫人九嬪、外則三公九卿等、喪亦不當舉、亦可附大故中、○王燕食、則奉膳贊祭、註、燕

食日中與夕食膳朝之餘膳所祭牢肉

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食音嗣。註膳夫親徹胙俎胙俎尊餘則其屬徹之疏祭祀有胙俎者若特牲少牢主人受尸酢尸東西面設主人俎於席前主受尸酢禮亦當然賓客食王與諸侯禮食於廟賓在戶牖之間王在阼階上各有饌皆設俎故亦有胙俎案公食大夫主君與聘大夫禮食賓前有庶君前無庶退俟於廟此天子於諸侯異於諸侯與大夫故王前有俎　按天秩天叙之謂禮凡禮皆由天子差降王與諸侯必大有辨矣自春秋以來儒者不得周官一書多以侯禮說王禮而天子之鉅典湮此食有胙俎及物皆有俎二經等禮不可不審也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註稍事小事飲酒按脯析乾鹿田豕膴肉施鹽乾之者盛於籩醢肉醬盛於豆二者皆謂之薦

王燕飲酒則為獻主鄭司農曰主人獻賓膳夫代王為主君不敵臣也燕義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註主其饌數不饋之疏內饔共后及世子之膳羞則后世子內饔饋之

○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脩以牛肉為脯加薑桂鍛之治以亦脡須具九式中者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註致福諸臣祭祀歸胙於王胙平仲曰夏官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知膳夫又受於祭僕也○以摯見者亦如之鄭司農曰以羔鴈雉為摯者亦受以給王膳胙平仲曰夏官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知膳夫又受於司士也按司士擯士士摯雉無羔鴈卿執羔大夫執鴈具射人職則受卿大夫之摯者必射人矣當由射人歸之膳夫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註不會多少優尊者頒賜諸臣則計之按王膳具羞服式中則自不容於濫費而此官及庖人歲終皆會一年所費胥有總計王及后世子不會即外此無一不會會者得數若干即不會之數可知矣蓋不會而會也酒正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亦同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畜丑六反又許又反。六畜亦六牲也言畜該諸臣所食六獸麋鹿麕麚野豕兔六禽鴈鶉鷃雉鳩鴿夏官校人羊人地官牛人春官雞人秋官犬人冬官豕人入六畜於庖人六獸入於此官獸人六禽入於夏官掌畜及羅氏而四時之田其禽獸亦入獵者夏官服不所養秋官穴氏所攻亦當入此然或在六獸上則不得闌入矣庖人得此與膳夫內外饔故云掌共名號物物色

凡其死生鱻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鱻悉然反薨古老反後並同。註凡計數之按膳俎肉薦脯醢羞庶羞此凡字該廣並及

六畜六獸六禽之外鄭司農云鱻生肉薨乾肉

共祭祀之好羞好呼報反。好羞先王先公生時所好如文王昌本第此好羞在庖人殆禽獸等物如熊掌為人所同好者亦共之

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喪紀之庶羞奠及祭皆共之註禽獻獻禽於賓客按此禽字專主鳥下禽獻節同　註疏以士虞解王奠恐非試思王與士尊卑懸絕王舉鼎十有二士無此禮也竊謂事死如事生王朝夕奠斷依生時恒禮不應死即降行士禮也○凡介禽獻以灋授之

其出入亦如之介介掌畜註禽不可久處將獻庖人乃書當獻之數與之及來致亦以此書校數獻賓客又以此書付使者展而行之掌客乘禽諸侯各如其命數聘禮乘禽日如饔餼之數士日中二雙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

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腒其居反鱐師優反臊素刀反鱻音迷羶膏然反。用疑

當作介以庖人不掌割亨煎和而所行四物皆煎和之味也介合二饔養王后世子及獻賓客二饔異事也禽獻禽當作膳以四時入物唯腒羽爲禽外此鱻則魚物羹則獸羔豚犢三者更六畜中之稗故也況禽獻專賓客此云凡知四時常食世子以下無不行矣不可言禽獻也鄭司農云膏香牛脂腒乾雉鱐乾魚杜子春曰膏臊犬膏也鱻魚羽鴈膏羶羊脂也註膏腥雞膏也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麛物成而充腒鱐暵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得時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疏行義與用同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禽該獸畜卽六畜六獸六禽也世子會之賓客之禽獻無不會可知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亨普庚反後同和胡臥反。註割肆解肉亨煮煎和齊以五味體名脊肩臂之屬肉物胾燔之屬百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舉成數

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亨人煮牲於鑊內饔陳鼎於鑊西既熟又取於鑊以實鼎乃陳鼎於阼階下俎陳於鼎西南取於鼎以實俎實鼎曰脀實俎曰載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註先食時選擇其中御者

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註膳夫掌之是乃共之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庮音由泠音零又郎年反躁側到反皫匹表反沙如字貍依內則作鬱盲作望眡音

視睫音接般音班螻音樓。雞腥犬臊羊羶牛香本可食此則別其不可食者臭尤重且變異也註泠毛長毳總結膻色不澤美沙嘶也般臂臂毛有文鄭司農云庮朽木臭也螻螻蛄臭杜子春云盲眡當爲望視按卽吾越名黃膘豬者昂首上視而睫毛長脂肉皆黃氣甚腥臭此六者卽六牲而易雞以鳥者飲食主脾胃脾胃屬土而忌木雞木畜發風氣尤害中宮而鳥夏蟲也能生助脾胃故去雞而著鳥 此經該外饔外饔掌外神祭祀大神元之祀亦掌之亦當辨物也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上共依註作具膴火烏反胖普半反下並同。宗廟內神故內饔掌共祭之割亨言凡該四時月日及禘祫等不言煎和鬼神貴氣臭不取生人食味也燕飲祭畢而燕

同姓也云食文王世子族食世降一等是也非燕卿大夫註掌共之共當爲具羞庶羞脩鍜脯刑鉶羹膴卽大臠肉大臠所以祭者胖半體骨牲體鱐乾魚

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註好賜王所善而賜按外饔文末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十一字當在此節之下以小喪紀亦內事故內饔陳其鼎俎而實之也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饔食之事亦如之。食音嗣。外祭祀天地以下陳鼎俎實之與內饔同煮於鑊者亨人已掌之註飧客始至之禮饔既將幣之禮按饔饔禮食食禮舉饔食燕可知矣燕臣工及賓客皆外事故當屬之外饔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疏耆老死

事者祖父亦兼國老庶老註孤子死事者之子按士庶子國中甲士番調衛王宮者

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註獻酌其長帥按當如賓客致饗若脯肉則徧賜一軍矣

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疏小喪紀夫人以下之喪陳其鼎俎者凡奠及虞祔按此十一字當是內饔文移內饔之末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亨普庚反鑊胡郭反齊才細反○鑊煮肉及魚腊少熟乃脅於鼎復煮之齊水火多少之量○職外內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爨七玩反○爨亨煮以薪然火而亨煮也內外饔爨亨煮之事皆亨人主之膳俎實羞庶羞豆實云辨右體當為膳辨其肩臂臑脊脅左體若者為裁若者為炙若者為膾皆一一辨之以為庶羞也

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大音泰○疏大羹肉湆盛於登不調以菜及五味鉶羹膷臐膮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調以五味盛於鉶器即鉶羹賓客亦如之者致饔餼及飧陪鼎即鉶羹也饔飧亦有大羹愚按掌客饔飧無大羹文不具也大羹與元酒皆物微禮重饔飧斷無不備當以此經為正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甸弟硯反耨乃豆反齍音資○註其屬府史胥徒也耨耘芓孟春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即其徒三百人王一耕之使庶人芸芓終之齍盛祭祀所用穀粢稷也穀以稷為長在器曰盛按麥夏熟黍或夏熟或秋熟菽亦然餘多秋熟因時入之也入入地官神倉

祭祀共蕭茅杜子春曰蕭香蒿也註詩取蕭祭脂郊特牲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縮酒泲酒也醴齊縮酌疏蕭祭宗廟時有之茅內外之神俱用

○共野果蓏之薦蓏力果反○註甸在遠郊外郊外曰野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

喪事代王受眚烖眚生景反○以齍盛不潔為己咎也○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死磬刑黥劓刖鄭司農曰文王世子公族有死辠則磬於甸人又曰公族無宮刑獄成致刑於甸人按辠同姓該有爵者

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役役薪蒸運載註大木曰薪小曰蒸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罟罔也狼山獸其膏聚而性溫於冬宜麋澤獸其膏散而性涼於夏宜獻之以救時苦春秋寒溫適凡獸皆可獻故總言獻獸物○時田則守罟疏時田四時田獵守罟備獸觸罟而取之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弊止也鄭司農云弊田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按虞中虞人植虞旗處獸人令田眾致禽積於植旗處也禽注虞中校所獲多寡王取三品餘乃頒賜

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死為乾腊生為鮮腊又或為庶羞

凡獸入于腊人全者乾之以為腊殘者析而乾之以為脯半解為胖方割為膴皆乾肉也皮毛筋角入于玉府註給作器物

凡田獸者掌其政令凡田公卿大夫及庶民田也政令如犲祭獸然後田獵及不圍澤掩羣不麛不卵之類

○𩺰人掌以時𩺰為梁𩺰漁同○疏取魚歲有五月令孟春獺祭魚一也季春薦鮪于寢廟二也鼈人秋獻龜魚三也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孝經緯陰用事木葉落獺祭魚同四也獺春冬二時祭魚潛詩季冬薦魚與月令季冬始漁同五也唯夏不取魯語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諫之以其非時鄭司

農云梁偃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春獻王鮪鮪雲軌反。註鮪鱣屬王鮪鮪之大者鄭剛中日出河南鞏縣至春浮陽乃入西河至漆沮周人取以獻新獻所無也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辨魚物爲鱻薧以共王膳羞薧苦老反。疏共於膳夫以共王

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薧疏此共於內外饔以膳夫不掌祭祀之事

凡𩿸者掌其政令凡𩿸征入于玉府疏近川澤之民十月獺祭魚時亦得取魚水族中蠙骨堪飾器物者漁人收之入玉府以當邦賦按民取魚于官池澤故有漁征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簎尺角反蜃市軫反貍音埋。互物甲者鄭司農云簎以杈刺泥中取之按貍物藏伏泥中魚鱧鱔鰍之泥伏者龜鼈蜃則互物而貍下蠃蠃亦然蚳則陸地之貍與魚水底貍者不同皆非互物令兼取之疏時即下春秋簎魚鼈據所取下據所獻

周官心解　卷十二　天官　𩿸人　鼈人　腊人　三十　經餘堂

其時一也春獻鼈蜃秋獻龜魚註此出在淺處可得時

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蠯音脾蠃郎戈反蚳直其反。杜子春曰蠯蜯也註蠃螔蝓疏蚳蟻子取白者以爲醢醢人有蠯蠃蚳三醢

掌凡邦之簎事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乾音干。乾肉該廣除魚薧牛脩外凡獸肉乾者皆掌於腊人析而乾之曰脯腊全乾膴方割而乾之胖牛解而乾之祭用右胖生人用左胖膴有鮮者腊人不共

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豆依註作羞。註脯非豆實豆當爲羞按羞脯加籩所進薦脯凡受獻設之脯朝踐籩實胖即乾腊物大進右胖者

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祭祀賓客喪紀皆共內外饔乾肉該廣

周官心解卷第二終

周官心解　卷十二　天官　腊人　三十一　經餘堂

周官心解卷第三

諸曁楊莊蔣載康誾訂

受業姚宇文校刊

天官冢宰第一之三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醫師，衆醫之長。政令兼該食疾瘍獸四項。聚毒藥以下，皆醫師政令事。毒藥分二項，毒主攻，發藥則消補調和兼之。

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疕，卑履反。瘍，音羊。造，七報反。○疕，首瘡，及頭癰疽瘍。身癰疽，分之者，疾醫治疾病，瘍醫治疕瘍。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註：食，祿也。按：上次、次下，稽其事而得之，卽以定食之差等，降於此則黜。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和，胡臥反。六食之食音嗣，下食齊、膳食同。齊，才細反，下同。○疏：六食以下，皆膳夫所掌，此則主其調和。

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註：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疏：眡猶比也。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和，胡臥反。○註：尙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內則：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史直翁曰：非四時各專一味，多者五味中使一味勝也。如春時肝用事，用酸則勞而易損，或四藏勝而疾生。曲直作酸，酸爲主，引諸味以益肝，可使適平也。夏之苦，秋之辛，冬之鹹，莫不皆然。愚按：春木味酸，於酸宜，然春氣散，又貴酸以斂之；夏火味苦，於苦宜，然夏炎熱，又貴苦以寒之；秋金味辛，於辛宜，然秋氣斂，又貴辛以散之；冬水味鹹，於鹹宜，然冬堅凝，又貴鹹以輭之。夫木火金水皆附於土，而飲食主於脾胃，土爰稼穡，稼穡作甘，甘則滋脾胃以益土也。又加之滑，使甘之爲味，與酸苦辛鹹之違戾者一一利順，而自不至於生疾也。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會如字。稌音杜。苽音孤。○此取六牲六穀之相宜者，配食以養生也。攷稌黍稷粱麥苽，卽膳夫六穀，而六牲則易之，不特去雞用鴈，并去馬用魚。蓋萬物生於土，而養生則主脾胃。雞固木畜，生風，能害脾土；馬又無膽而肝有大毒，害同於雞，故皆去之。鴈則暑北寒南，又隨陽，能滋脾胃，故以易雞；魚則水產而生長於火王土相時，尤宜脾胃，故以易馬也。又攷牲畜分屬五行，穀雖土產，其中亦分屬四行。稌卽稻，金穀也；牛則純土之

畜，以土生金，卽亦益土而不洩脾胃。羊黍比和，皆屬火，相配而食，胥助脾胃。惟豕水畜，與土不和；稷則純土之穀也，取以相配，則水得土制而無不宜。犬金畜而象艮，艮土也，位火生地，故能守而性熱；粱赤者火行，白者金行，黃土行，以犬配食，卽又宜。麥火穀也，苽茭米，茭白下生，而苽米上實，近科上，槁於火爲近，以隨陽之鴈配麥，以夏產之魚配苽，何一不與陽明胃土、大陰脾土相滋而不相背哉。此養生之大道也。又攷秦人月令，夏食菽，秋食麻，麻木穀，菽水穀，夏食菽謂火炎可以水制也；又食雞木畜，令更生火以洩水，而中宮乃可無害；秋食麻謂金盛木廢，不能爲土患也；又食犬金畜以制木，尤重保固脾胃之義。此周公之書而不韋竊之者，故一飲一食皆有精義如此。

凡君子之食恆放焉。食如字。放，甫往反。○君子，王以下至士。使天下無疵癘夭札之患者，以此。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

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瘧音痟音消痒移兩反疥音介嗽西候反上時養反。註痟酸削也首疾頭痛也嗽欬也上氣逆喘也按冬傷於寒春木用事陽氣上達而寒氣搏之致鼻竅壅塞爲痟首之疾也肺主皮毛脾主肌肉夏時火王金囚則肺傷而病見於皮毛或暑氣蒸溼則傷脾而病達於肌肉故有痒疥之疾也夏傷於暑銜陽內伏炎鬱之氣欲外出而秋主斂藏輾轉相搏則寒熱往來而爲瘧寒之疾也肺主皮毛亦主聲冬時固沍朔風透入腠裏故寒氣壅遏爲痰涎爲咳逆而有嗽上氣疾也四者皆四時不和之氣故謂之癘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註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按五穀麻麥稷稻菽也註五藥草木蟲石穀也王介甫曰味養精穀養形藥則療病者也養精爲本養形爲次療病爲末

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王光遠曰五氣心氣熱肝氣溫脾氣和肺氣涼腎氣寒王

昭明曰五聲肝呼心笑脾歌肺哭腎呻也註五色面青赤黃白黑按據此三者各因其症與時而察之吉凶可知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竅乞叫反藏才浪反註九竅陽竅七陰竅二九藏正藏五心肝脾肺腎又有膀胱大腸小腸按既眡上三者又審竅變爲兩又審藏動爲參也變竅有開閉動九藏脈候有浮沉遲數也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註少者曰死老者曰終所以治之不愈之狀醫師得以制其祿且爲後治之戒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折時設反劀音刮殺所賣反又如字齊才細反。註腫瘍癰而生創者潰瘍癰而含膿血者金瘍刀創折瘍踠跌者劀刮去膿血殺以藥食其惡肉王介甫曰醫術移精變氣有祝由之法而瘍尤宜祝後世有以氣封瘍而徙之者蓋祝由之遺法也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氣讀作穀。療救療攻攻伐攻伐以先去其毒註五毒黃堥石膽丹砂雄黃礜石慈石五氣當爲五穀按既攻盡其肉乃隨五行之有餘不足而以五行之穀養之也五穀皆屬土而又分五行木麻火麥土稷金稻水菽以五藥療之亦因五行之有餘不足取草木蟲石穀之合於五行者療之也療療治以五味節之者亦因五行之有餘不足如木氣不足宜多酸火氣不足宜多苦有餘者反是節調劑以取節適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此經該疾醫前食醫多酸六者言食味此又言藥之味也

凡有瘍者受其藥焉。受其成藥此異於疾醫者死終亦各書所以而入於醫師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獸醫治牛馬驢騾諸病者疏人病與瘍別醫獸病及瘍同醫者重人賤畜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治病必審病之發於何藏以下藥病乃可愈而獸之發病則難知矣故必灌之以發病之藥而牽之使行緩行氣不動則驟行之驟行或疲乏則又緩行之俟脈氣既動病發何藏乃一一可審觀而得也養隨所發而治兼表下消補及食養

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食音嗣。灌灌之以發藥劀削去外肌肉惡毒也發其惡刮去肌肉令其毒發於外也藥之施攻伐之劑養之加和補之

劑食之豐其劵秩、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死不
書所以異於治人也、進退、增減其祿醫師之政令也、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式、大宰九式、以式灋授酒材、如為祭祀作
酒則以祭祀之式灋授酒人酒材也酒材米麴糵人為飲亦準此、○凡為公酒者亦如
之。為公酒以公家事作酒也如鄉賓與州射黨之蜡飲皆是亦以式灋及酒材授之使自釀、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
曰沈齊。齊才細反下同緹音體。○五齊祭祀獻鬼神之酒王大祭備之次祭以下降殺諸侯亦降殺臣
下不得用註泛者滓浮泛泛然醴猶體滓汁相將盎猶翁翁翁然蔥白色緹紅赤沈滓沈自醴以上尤濁縮酌

者盎以下差清疏酒正不自造酒酒人為之酒正辨其名知清濁而已、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三酒人所飲其次事酒最
尊昔酒次之清酒又次之事酒因事特作之案少牢既
筮得日宗人命滌宰命為酒即事酒也但彼即此酒獻
神王祭則臣下獻神以事酒自酢王后相致爵用事酒
獻諸臣及內外宗亦用事酒為不同耳旅酬用昔酒無
算爵用清酒昔酒即明酌酋久色清而明清酒亦昔醳
但滓沈而清耳此經一二三序次尊卑秩然或曰昔酒
清酒其尊卑有據乎曰有據即以況齊差之夫五齊之
次泛醴尊而盎緹沈卑人所共知司尊彝云醴齊縮酌
盎齊況酌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言醴齊縮酌者用
茅縮去其滓況之則用明酌明酌昔酒也又云醆酒況
於清清清酒言況盎齊用清酒也以昔酒況醴之尊以
清酒況盎之卑二酒之尊卑不更可知乎或曰註以明
酌為事酒子以為昔酒何也曰必非事酒郊特牲又云
猶明清與醆酒於舊醳之酒也惟舊醳故清惟舊醳者
久乃清而又明若事酒因事而作又命作於得日之日近在十日之內不可云舊醳也且新作之酒汁濃而糟
亦未化不得云明酌也、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醫於起反酏逸離反下並
同。○飲以止渴如近世茗飲亦蒸米和麴釀成但不如酒味厚耳註清醴之泲者醫即內則以酏為醴醴濁釀
酏為之則少清漿截漿疏漿亦酒類截之言載米汁相載也註酏內則有黍酏酏飲粥稀者之清也按稀粥至
薄又言其清謂滓甚少亦酒類也王舉皆用清此醫漿酏皆不涉蓋常食不及水涼者以水入清即水也固不
必辨涼則盛暑時飲中調和冰水者又不常用也、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
與其酒。厚薄之齊但主飲酒五齊生人不用也酒人作酒漿人作飲酒正共王掌辨其厚薄又掌其陳

設饌陳設也后世子但辨而共之言共又言饌酒正親奉可知后世子或其士奉之、
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
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註、酌所用注尊者、按
亦用以挹尊實爵受升酌之量同齊尊容五升即大
山罍壺犧象三酒之尊容一斛即大罍此酌數器量之
可知者大祭大神則南郊大元則北郊而五帝及明堂
皆神之貴者廟祭則先帝先王先公中祭外神天神則
日月星辰地元則五嶽四鎮四瀆內神則大社大稷五
祀亦元屬小祭天神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在地物彪
則四方百物三貳再貳壹貳就三酒尊益之以飲諸臣
大祭禮隆官盛故三貳中祭稍減殺故再貳小祭大減
殺故一貳也齊酒不貳者齊酒獻神獻有定數不須增
益疏以灋共五齊三酒者祭有大小齊有多少各有常
灋八尊五齊五尊三酒二尊按廟祭八尊四尊盛泛醴
盎緹四尊一盛沈齊三盛三酒四齊四尊陳堂上沈齊

及三酒四尊列堂下陳堂上者春祠夏禴兩犧兩象秋
嘗冬烝兩著兩壺追享朝享兩大兩山堂下四尊則六
祭通用大罍無齊酒之別疏又云若五齊加明水三酒
加元酒此八尊爲十六尊按祭祀不言共奉世婦等執
其事唯酒人奄人無嫌故凡祭祀共奉
唯酒人職之也此用酒具祭祀式中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賓客之禮酒饗禮之酒也王致酒后致飲佐王養賓客夫婦之義糟醫酏不泲者此致飲於客之禮舉客見賓也賓當淸糟備且備四飲醫漿二者亦同致後漿人則致飲於賓之禮夫人降於后故淸糟備而無漿夫人致飲漿奄奉之此使士后尊也皆謂酒飲王酒后飲皆士奉致賓客也士酒正所屬下士此具賓客式中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註共計獻酬多少度當足按又恐過多令王知

節酒正奉之王親與飲不敢使屬也此具好用式中

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饗獻酢酬有定而此不爲酌數令得寬飲然究屬禮飲與燕之可以盡歡者不同卽無酌數不至失禮矣不共計但登之簿耳此亦具好用式中

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灋當多當少之灋疏行之者依灋給之按此具匪頒式中

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註秩常也有秩者謂老臣王制九十日有秩王介甫曰授以書契使知所得數授以契使執以取酒也按此亦具好用式中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註出授酒材及用酒多少也按日成月要皆入於小宰故小宰聽之日入成月凡三入成月入要歲凡十二入要王介甫曰特謹其出異於餘物盎酒之意良然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唯王及后不會則世子會矣爲世子盎酒也會亦小宰主之誅賞誅賞其屬及酒人漿人等授酒材以式灋共酒亦有式灋故以式誅賞也不及槩例見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齊才細反。註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具酒人共酒因爲世婦役也按酒人奄人其屬女酒及奚皆女子爲之故可爲世婦役

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禮酒饗所飲飲酒燕所飲共奉從酒正之士

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事凡用酒事酒正當親奉及使士共者

凡祭祀共酒以往。此小祭祀共酒以往爲世婦役○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陳酒饔餼酒當陳列者從酒正之士以往役其陳列也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王之六飲酒正奉之故入酒府王飲皆淸言飲入糟令易辨也仍命漿人泲之可知酒正不辨水涼者飲和以水卽水入冰卽涼皆臨時調劑故

共賓客之稍禮。稍禮館中泲給賓客不言奉禮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淸醴醫酏糟而奉之。淸醴醴泲無糟醫酏皆不泲夫人佐后養賓故致飲三淸一二糟降於后此舉賓以見客客則酏糟已耳漿奄奉致亦降於后

凡飲共之。該諸用飲者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凌力應反。註凌冰室三

其淩三堵其冰為消釋度拔正歲二字劉歆所增當創去此經時月皆夏正汲書周月解所謂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者也唯正歲為周正子月則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之義耳故此經唯正歲為子月與春秋王正同他言月言時無非夏正乃劉歆校經妄意周月當準春秋反以正歲為夏正見此官十二月斬冰謂周十二月卽亥月始冰時未可以斬遂肆筆於十有二月上增竄正歲二字意謂必如此方是周之丑月而豈知正為周之亥月乎迷謬顛倒至此歆之罪大矣漢書志載歆三統歷核之竹書紀年劉歆增竄三甲至一百八十年始信顛倒五經言非虛亥增此二字及易竄正歲歲終皆出賊手也夫夏正寅月周正子月子先寅後如果必先正月而後正歲何以秋官小司寇憲刑禁于正歲而布憲之憲乃在正月之吉邪正歲前而正月後此欲備之易經文而迹不可泯之明據也

春始治鑑。註鑑如甄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以禦溫氣按春始夏正月周三月也為卯月將啓冰故先治鑑不著獻羔開冰疑闕文、周官全經凡春夏秋冬皆夏正與春秋經周正者大別如此經春始夏之正月周季之春也為仲春將開冰故先一月治鑑若周正始春正夏之十一月此時固冱未至冰且未斬未納何須治鑑乎後文夏須冰則夏之四五六三月若周正則二三四三月唯四月為夏前此兩月皆不須冰矣秋刷暑退蝇生冰可不用故刷之若周正則周之七月乃夏之五月八月夏之六月九月亦夏之七月此三月中雖以秋名正盛熱之候大需冰用可刷之以除冰室耶故周官全經凡正月皆寅月為夏首春正歲則子月夏之仲冬也正歲卽春秋正月正月乃春秋三月春夏秋冬於春秋皆遲二月卽此經春始治鑑夏須冰秋刷三者觀之益知十有二月上正歲二字為劉歆竄入無疑也光備既以正歲為夏正正月為周正則四時當用周時矣乃於此治鑑須冰等及從夏時特謂停之說

○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註酒漿酒人漿人也酒醴見溫氣亦失味

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註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下以寒尸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按舉大喪該小喪尸易敗二月亦共夷槃冰疏言三月以後非也試思王喪七日乃殯王后亦然且宮中準諸侯五日殯者甚多必待三月以後尸未免有敗矣

夏頒冰掌事。首夏巳月起於此大須冰也若喪家卽二月亦授冰註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為之

○秋刷。刷所刮反○刷淨埽冰室也秋三月暑氣遲減殺而喪祭仍須冰用豈可棄置綵冬底地窖遇暨卽熱而冰解近世藏冰先以火頻燒既令地乾又絕地氣也周京高燥或不用此竊意秋時金氐一年乾燥之氣在此三月當是移餘冰於他所淨埽其室以乾之待將來藏貯耳

○籩人掌四籩之實。註籩竹器如豆容四升

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麷敷翁反蕡符分反膴火吳反鱐師侯反○鄭司農曰熬麥曰麷麻曰蕡稻曰白黍曰黑築鹽為虎形謂之形鹽春秋傳鹽虎形註朝事祭宗廟薦血腥之事鮑於楅室中糗乾之鱐析乾之拔膴方割田獸肉而乾之者卽腊人脯腊膴胖之膴若生魚之膴非籩實矣此外宗佐后親薦者朝事之豆同

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㮚古栗字乾音干䕩音老榛側巾反○註饋食薦熟也乾䕩乾梅內則有桃諸梅諸是皆乾者按饋食亦應八籩已亡其三矣然少牢饋食有糗脩二籩大夫之禮因天子降殺此二籩疑為八籩所遺當補入榛實之下惜一籩無攷也糗熬大豆及米為之脩析牛肉加薑桂而乾之卽鍛脩此亦外宗佐后親薦饋食之豆同

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蔆音陵芡音儉○加籩酳尸時所加尸食訖王與后酳之酳朝踐尊時尸食朝事之籩酳饋食尊時尸食饋食之籩故此為加也加豆放此王與后酳必四獻二獻

酌朝踐之尊二獻酌饋食之尊也凡疏據崔氏謂王酌
朝踐一獻后酌饋食一獻非也酳食後衍引之義故仍
用前酌四尊也既用前四尊亦四酌可知若主人酌朝
踐一尊主婦酌饋食一尊則上公九獻侯伯七獻事矣
會王者之祭先王如此邪加籩
之實四物重之必異瀆修治

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糗去九反餌而志反餈昨資反○羞籩實長受酢後設內羞於尸祝及王
與后即少牢宰夫所羞房中之羞也糗餌屑豆米若玉
珥形爲之而熬以脂膏粉餈蒸粘米擣爛爲餅又炒豆
屑粉糝之即餈團也吾越名麻糍此
與上加籩皆內宗羞之加豆羞豆並同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凡凡日月祭四時禘祫薦先薦後獻據朝踐饋獻未獻所薦羞
尸食後王初酳訖所羞即加籩也賓受酢後
又薦羞籩籩人共而不薦薦之在后與內宗

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王喪奠朝夕減殺朔望殷奠等當與舉同賓客

之禮降於王以豆差之上公十六侯伯十二子男八準
上大夫此王卿六命而五旒五章同子男公之孤六準
下大夫此王中下大夫與孤同四命而三旒三章亦不
與以上豆準爵命皆本數若公侯伯之卿子男之卿與
其下大夫各因其君之豆以二等
爲降殺則待客禮非爵列本數矣

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內羞即羞二籩所謂房中之羞

凡籩事掌之
卽吉禘享卽三年大祫也行事於大廟祭之旦司巫
共匰主大祝迎遷廟主及三昭三穆主共入大廟會
子問祝迎四廟主出入皆蹕王亦蹕可知不著君迎
送入時神未降出時神已送也王衮冕大祖及先王
尸亦衮冕先公尸鷩冕遷廟無尸尸入大祝於後侑
之王不出迎祭統君不迎尸別嫌也尸入室作樂降
神大司樂圜鍾爲宮九變致人鬼是也乃灌灌尊用
二雌彝灌圭瓚尺有二寸皆全玉爲之瓚玉槃玉龍

首亦毛王酌圭瓚亞祼后酌璋瓚亞祼尸依次而灌
小宰注尸祭之啐之奠之尸既啐即尸飲之此當二
獻王出迎六牲牲至庭禮器納牲詔於庭牲既殺王
執鸞刀啓其毛祝以血毛告於室禮器血毛詔於室
凡牲廟各別牢皆十二俎遂禮毀廟之主昭共一牢
穆共一牢亦皆十二俎於是尸出室大祖尸坐戶西
南面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主各在右鄭注祭統大
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有北面事尸之禮祝
乃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詔神於室又出墮於主前
郊特牲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洗肝於鬱鬯燔
之制於主前所謂制祭乃升牲首於室中置北墉下
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前禮運薦其血毛
腥其俎是也其體解以湯爓之不全熟次於腥薦之
王酌大尊泛齊獻尸后酌大尊醴齊亞獻乃合亨薦
熟於堂禮器設祭於堂乃延主入室大祖東面昭南
面穆北面徙餕於室內坐前祝以斝爵酌奠於餕南
郊特牲註天子奠斝諸侯奠角既奠祝又取腸間脂
焫蕭合馨薌郊特牲詩奠薦熟時當此大合樂也乃

迎尸入室舉此奠斝主人拜尸郊特牲舉斝角詔妥
尸后薦饋獻之豆籩王酌山尊盎齊獻尸后又酌山
尊緹齊獻尸尸食十五飯訖王酌朝踐大尊泛齊酳
尸內宗薦加豆籩尸酢主人主人受嘏后亦酌朝
踐大尊醴齊酳尸尸亦酢后王又酌饋食山尊盎齊
酳尸后亦酌饋食山尊緹齊酳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已八獻合前二灌則十獻也繼此諸侯爲賓者酌堂
下罍尊沈齊獻尸內宗薦羞籩羞豆則十一獻矣後
此一獻無可攷竊意天子得備同異姓以事先人殆
長兄弟爲侯者爲之與[illegible]
存一鑛獻後加爵少牢特牲皆三加一長兄弟一眾賓
長一賓不列獻內天子之祭無可攷然卽侯祭推之
知天子不與也賓筵衛武公所作其次章曰賓載手
仇室人入又此諸侯之加爵也天子等不然耶又特

牲嗣子舉奠此準文王世子上嗣舉奠之禮以士央
不嫌與國君同也竊謂王世子亦必不與祼春官鬱
人夏官量人皆飲舉斝之卒爵則王世子舉奠之槩
據也舉奠及三加爵俱不列獻內總十二獻禘禮
亦當同此此則禮行於姜嫄廟以姜嫄爲帝嚳配帝
嚳王必在廟中斷不以爵就畀祀之於后稷之廟也
祼爵二虎彝牲全烝天子祭禮七謹因籩醢二職
及司爵彝核之而享先王之禮得其大畧若諸侯祭
禮亦雜出於記文今就王禮差之亦得其概上公九
獻亦始二灌灌爵黃目玉瓚圭九寸龍首亦玉考工
玉人所謂上公用龍是也夫人璋瓚九寸其他與君
同朝踐兩犧尊一盛醴齊君獻一盛盎齊夫人獻饋
食兩象尊皆盛緹齊其一君獻其一夫人獻也尸既
食又酳朝踐二爵酳尸合前二灌爲八獻長孫如疑
酳尸不及饋食二爵似乎偏頗日堂上三齊君與夫
人皆各二酳正得均等不必疑也八獻後堂下罍尊
沈齊賓酳終獻則九獻矣九獻中四薦豆籩合十六
而酳奠舉奠及加爵畧同於王侯伯七獻其二始亦

祼圭璋皆七寸但侯玉瓚伯則玉圭玉璋而已玉人
所謂侯用瓚伯用將是也將柄即圭璋祼尊同上公
祼後朝踐用二犧尊皆盎齊饋食用二象尊皆緹齊
朝踐饋食君皆不獻禮器君制祭夫人薦盎君割牲
夫人薦酒酒緹齊也尸食後君酌朝踐首尊盎齊酳
尸夫人酌饋食末尊緹齊酳尸二齊四尊四獻四酳
適得均停合前二祼爲六獻繼此賓酌堂下罍尊中
沈齊以終獻則七獻也七獻中四薦豆籩合十二舉
奠加爵亦同上公上公侯伯皆始於灌此準王肆獻
祼之禮爲降殺者次之者執璧之三公八命而七章
同於侯伯然不執圭即不得以圭瓚祼尸此則準王
肆獻之禮爲降殺者禮始朝踐二獻次薦孰室中則
肆而饋食又二獻尸既食加酳尸三獻總七獻與侯
伯等但獻齊加二祼缺二爲異耳漢王制未賜圭瓚
則資鬯於天子知始亦注鬯於器以降神也齊三豆
籩十二亦同侯伯次三公者王三孤六卿及子男也
此皆不祼去堂上朝踐二獻而始於肆者既始於薦
熟之肆獻亦起於室中之饋食耳洎尸食後加酳尸

三獻即五獻也齊當二豆籩當八降神亦得資鬯於
王長孫如日禮器豆上公十六諸侯十二而不及子
男儒說皆云子男該諸侯中亦十二若八豆則禮器
明云上大夫又聘禮歸饔於上大夫堂上之豆正八
則禮器八豆正諸侯上大夫之禮祖日天子之孤卿
及子男之禮似與禮不合日禮器上大夫乃王之上
大夫即孤也卿也爵皆六命而冕服五章同於子男
上大夫八豆則子男亦八豆可知矣若聘禮歸饔上
大夫堂上豆八則主國待聘使加隆之禮至其祀先
四正豆明見於少牢安得增加一半況歸饔五牢餁
牢九鼎將毋諸侯之卿亦得以大牢九鼎祀其先八
耶問上公以下舉奠加爵異同曰加爵不少異舉奠
不同上公侯伯子男皆世子舉奠二公孤卿以德授
無嗣舉奠之禮問王之中下大夫及公之孤其爵同
四命得毋同三獻與曰然然此則準王饋食享先王
之禮爲降殺者中下大夫皆大牢七鼎而別以償尸
不償凡獻唯沈齊豆籩皆六禮器下大夫六豆是也
公之孤則大牢五鼎而償尸其六豆籩一齊三獻胥

同又問大夫用大牢此何據曰曲禮天子犧牛諸侯
肥牛大夫索牛此大夫據上中下三者言而孤與之
同命數故亦大牢曰孤何以獨五鼎曰臣當下君若
上公九鼎而孤七鼎則抗而嫌矣試即王臣與諸侯
之臣例之王六牲鼎十二故三公大牢九鼎不嫌侯
伯子男大牢九鼎其卿皆少牢五鼎故無嫌此公之
孤所由必大牢五鼎也下此少牢饋食者王之上士
中士諸侯之卿及下大夫也二士皆嗣舉奠侯卿償
尸下大夫不償尸皆無舉奠之禮其五鼎三獻及獻
用三酒四豆四籩一也最卑者王之下士諸侯之士
則特牲饋食矣特牲者三鼎豆籩各二獻亦三同用
三酒不償尸而嗣舉奠並同又問三公不灌何據曰
召穆公虎周之三公也江漢之詩曰釐爾圭瓚秬鬯
一卣必前此祭先不得灌至有大功而賜之乃得灌
地降神也曰子男雖與三公同執璧然亦外諸侯故
先儒皆謂子男亦以祼始祖曰子男無祼豈別有據
耶曰考工玉人記瓚最詳曰王用全謂瓚之承盤龍
首瓚柄皆全玉琢成不雜以石下此上公用龍則承

盤以石爲之矣侯用琫則龍首亦石矣珌下伯用黝
將柄也惟柄用玉則承盤龍首及瓚胥以石爲之而
文不及子男此子男執璧不得以圭瓚灌之鑿據也
又問祭服曰王祭宗廟冕服已見春官司服若諸侯
唯二王之後祭先王可服上服非是則自上公至子
男皆元冕王三公亦元冕下此則王之孤卿中下大
夫上中下士上公之孤諸侯卿大夫及三士則皆朝
服然諸侯之臣其朝服元冠緇布衣素裳王臣之朝
服則皮弁素積雜記大夫弁而祭於己豈惟大夫哉
嘗與友人論祭禮友謂禮辨差等諸侯士分三等
而統以特牲三獻可乎予謂祭禮盡亡存者惟此少
牢特牲二篇然則特牲三獻第王下士及諸侯上士
之禮耳若中士下士當有遞加降殺者而三俎三獻
諸大端不可易故上士以下胥統以特牲月不可以
一獻乎曰一獻質見於禮器此惟外祭如馬步物彪
酺禜等祭有之豈有致孝於先人而同此者耶竊意
特牲禮豕俎九體隱合少牢之十一若降而正九及
七亦見魯臾腊俎少牢用彘而特牲第曰獸獸中若

鹿若麞若麕等皆遞小可用若準豕體劃之亦等殺
秩然又少牢尸食十一飯特牲則九飯若準九遞減
殆無不可至於三俎三獻乃禮之大經所繫屬必不
可易也天子諸侯旣祭明日繹祭於廟門西堂禮
不見十七篇中竊意與繹爲類者惟有司徹之儐尸
耳少牢祭於室而儐尸在堂又祭畢卽行之與繹在
明日又於祊者殊不同然儐尸類賓燕而大雅鳧鷖
之序繹動云公尸來燕則天子之繹亦與燕禮不甚
異矣諸侯
可以類推

○醢人掌四豆之實。疏豆木器豆與籩竝設節數與四籩同時

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
韭音久菹莊魚反醓吐感反臡乃兮反菁音精茆音卯
麇京倫反○醓醢肉醬有汁者昌本昌蒲根齏也註三
臡亦醢也作醢臡乾其肉莝之而雜以粱麴及鹽漬以
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有骨爲臡無骨爲醢菁蔓

菁茆鳧葵卽荇菜或云卽
尊菜疏入豆竝后設之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蠃力
禾反脾婢支反蠯蒲皆反蜃市軫反拍音博○葵菜名
味甘滑註蠃螔蝓蜃大蛤蚳蛾子拍爲膊脅也鄭司農
云脾析牛百葉蠯蛤疏
脾析蜃豚拍皆齏也

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雁醢筍菹魚醢。箈音治筍
息尹反○註芹楚葵箈箭萌筍竹萌鄭司農云
深蒲蒲蒻入水深故曰深蒲按卽茭白齏也

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食竝音嗣糝素感反○註酏餈也內
則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
與稻米爲餈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
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薦羞義見前

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內羞卽羞二豆

王舉則共醢六十罋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齊子西反音齏
下同○註五齏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醓蠃蠯
蚳魚兔雁也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也三臡麋鹿麇也
凡醢所和細切爲齏全物若牒爲菹少儀麋鹿爲菹野
豕爲軒皆牒而不切麇爲辟雞兔爲宛脾皆牒而切之
切葱若薤實諸醢以柔之由此言之則齏菹之稱菜肉
通按齏菹皆醢物醢人爲之所實豆罋在醢人所故醢
人實而
共之

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罋。註致饔餼時按饔餼亦有醢醢上公四十豆其半醢也膳夫共王之醬
百有二十罋醬醢也此醢人王舉共醢六十罋合醯
人共醢六十罋與膳夫之數恰合此眞上物十二之充
數非諸侯所得擬者故此經賓客之禮醢人共醢五十
合醢人共醢五十正諸侯上公之禮由此差殺則侯伯

八十子男六十爵身秩序次第井然疏以爲此王待侯伯之禮上公百二十子男八十則上公竟同於王矣聖人制禮豈無等至此乎或曰掌客明云上公醯醢百二十侯伯百子男八十疏固非無據也余曰此掌客之誤文也曰掌客誠有誤註已訂正矣復何誤邪曰卽夫人致禮言之侯伯八壺八豆八籩子男六壺六豆六籩夫誠得降殺以兩差數而上公仍作八壺八豆八籩則上公等夷於侯伯差數安在余謂八乃十字之誤而註不加訂正掌客醯醢之誤亦猶是矣又曰子以上公八壺八豆八籩爲註未正之誤因與侯伯數同無差降也若掌客醯醢之差降其次秩然上公百二十侯伯降爲百子男又降爲八十皆以兩差降也未見有誤可正也余曰此非公侯伯子男醯醢差數乃上文宮米差數也掌客公侯伯子男醯醢皆與上宮米文連上公米固百二十宮也侯伯則百宮子男則八十宮或劉歆於此妄意醯醢之數當同宮米遂於上公醯醢百下增二十字於侯伯醯醢八十則改百字於子男醯醢六十妄改八十以爲宮米降殺如此醯醢亦當如此竟不如子男擬侯伯侯伯僭上公上公直僭天子大紊天秩也今幸醯醢二職五十甕證據確鑿而掌客改繹之訛特謹正之以復共舊。

○凡事共醯。禮事及常食當共醯者至多故言凡以總括之醯亦準此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醯醋也醯人作醯及諸醯調之物者掌共至醯物爲下總綱凡醯物如臡鹿菹野豕軒麋辟雞兔宛脾諸品凡醯醬之物醬卽醯醬醯蓋用醯而又入醬者下賓客之禮據饔飧此賓客擬饔食。

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甕。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甕。○凡事共醯。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鹽利甚大後世國計賴之而周初取貢賦貢一聽諸民故不設大官第以奄爲鹽人以掌政令也所謂政令不過共煮諸事而已於外事無與也

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苦作盬音古○杜子春曰苦讀爲盬按盬出鹽池疏今顆鹽是也散鹽煑水爲之出東海

賓客。共其形鹽散鹽。形鹽春秋傳所謂鹽虎形者以盛禮享賓客乃有之在朝事八籩則第五

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註飴鹽鹽恬者疏卽石鹽

凡齊事。鬻盬以待戒令。齊才細反鬻同煮盬音古○註齊事和五味之事鬻盬湅治之按古時不榷鹽地利盡出民無游手一民尺土胥富國之資故不取鹽利也自管仲相齊始有鹽征漢唐以來治民之法遜古遠甚民無九職之須澤竭山童桑麻之出少放牧之產微并平原膏腴之土聽之放逸之農而勸課不之及民復棄本業以爭末利則正稅之所入愈寡矣唯富商大賈操利權以求鹽利往來販鬻貲本巨萬得息亦常巨萬朝廷理財者視正稅不剔用而鹽稅可以佐國計於是重設歲額以征之而所入遂與天下正稅相準此亦權宜補苴之計也豈先王之正法哉

○冪人。掌共巾冪。冪莫繹反○以巾覆物曰冪

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此冪祭祀神示者巾以疏布神示尙質八尊五尊盛齊三尊盛酒此著獻尊而無降神注鬯之器下經著六彝而不及獻尊互相備也　據此知大神示及大神示以下諸祭其舉旅等事悉同廟享蓋八尊四尊盛鬯王及宗伯獻下四尊一盛鬯臣下獻三盛三酒皆臣下所飲也酒正文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知外祀內祀不異　天子祭外神不灌如祀天但注鬯於四圭祀地注於兩圭而旅四望亦用之他若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注鬯而陳之以代幣者也唯王巡狩所過山川但合宗伯大祝以鬯灌神所謂大璋九寸中璋邊璋七寸黃金勺青金外者器同於瓚卽灌可無疑至於獻神

自來諸說皆以爲仍用齊酒惟愚以爲不然說詳春官鬯人長孫如問八尊陳列曰數同廟祭斯鬯尊準齊尊但廟祭齊五而尊二項在上四尊兩兩相偶如朝踐兩犧尊一盛泛一盛醴饋食兩象尊一盛盎一盛緹惟沈齊爲賓獻時加爵用者則盛諸罍而與三酒之罍同列於下祭神元者秬鬯在下亦實罍而與三酒同列若在上四尊俱盛秬鬯一色鬯卽一色尊與四齊在上大不同也又問降神鬯尊何尊曰先注鬯而後祭者同概尊曰概尊祼事所用此亦祼耶曰儀不同而義同如南郊鬯注於四圭此時奏雲門以降天神北郊鬯注於兩圭此時奏咸池以出地元則注鬯於器亦與祼事類矣經曰凡祼事則注鬯降神者舉在凡中不特大祼中璋邊璋有勺宗祝酌鬯祭地爲祼矣曰廟祭四齊朝踐饋食尊別異此乃四獻同一鬯并四鬯尊同是一尊廟祭追享朝享四時享灌尊必異此乃統同不幾重祖宗而簡神元乎曰神元性尊一以質素爲尚先王先公則人鬼也素崇禮儀尚多文矣所以事之不同也若據此而疑其簡何以神元之尊冪以疏而廟祭必用畫布耶

以畫布巾冪六彝。此冪享人鬼者以六彝該八尊此及下黼巾布當精註宗廟文畫其雲氣與、

凡王巾皆黼。言凡言皆若六飲三酒籩豆俎簋之屬皆冪黼巾也黼巾絺斧文近刃白近銎黑王當陽御世主成斷故用斧巾凡王以例祭祀廟享冪以疏布者俎簋等皆疏布巾冪以畫布者俎簋等皆畫布巾竊意王舉亦當陳黃目彝祼瓚犧象二尊蓋聖制事死如生觀鬱人大喪共祼器遂貍之則明器備圭瓚矣於司尊彝則曰大喪存奠彝知王朔望大奠黃目犧象咸備又曰葬亦如之則壙中並納此二項明器矣使非大舉時與十二鼎俎並陳何必奠贈咸備哉或舉時彝與瓚但陳之實犧象者仍用酒則不可知耳

周官心解卷第三終

周官心解卷第四

諸暨蔣載康撰訂

從弟[illegible]和校刊

天官冢宰第一之四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六寢北宮六寢大寢一亦名路寢考工記所謂內有九室九嬪居之是也小寢五王與后及嬪御御宿所處脩埽除王南宮亦六寢夏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酒而不及大寢此宮人通掌六寢而不別殺於南宮也○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匽於建反蠲古淵反去起呂反○井今滲坑令穢水從下出匽今陰溝令穢水由竇出蠲潔也

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爐炭。凡勞事。埽素奥反○寢中該大小寢而小寢中事爲多、

四方之舍事亦如之。註從王適四方及會同所舍按如如在內六寢執事也、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舍試夜反梐彌禮反枑戶故反重直容反○梐枑漢以來名行馬於軍營名鹿角中心圓木短長不等以小木交乂互貫橫列以止行者設再重者別營衞內外疏梐枑所施唯據下文車宮止宿而言帷宮無宮暫止閒未必有此也○設車宮轅門。註王行止宿備非常次車爲藩以轅表門○爲壇壝宮棘門。壝于僞反○此會同之壝壝司儀將合諸侯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宮卽壝如牆者覲禮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據二經則此爲會同之所明矣棘門以戟表門會同宮四門皆以戟表也棘卽戟○爲帷宮設旌門。註王行有所展肄若食息張帷爲宮樹旌以表門○無宮則共人門。註王行有所逢遇若

任遊觀陳列周衛立長大之人以表門、○凡舍事則掌之。註、王行所舍止、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幕模鄂反、幄烏剝反、帟音亦、帷在旁、像壁、幕則帷上張之、天子幕以緇為之、檀弓緇幕、魯也、註以為僭王、是王幕用帛矣、帷從幕立、當用帛、諸侯以下乃用布、儒說謂帷幕王與諸侯臣下皆用布、殊失考、像宮室曰幄、設帷幕之內者、春秋傳平邱之會、鄭人幄幕九張、則諸侯大夫有幄、知王以下達王之士矣、竊意王諸侯三公孤卿用帛、王之大夫士用布、諸侯之卿大夫亦用布、帟則胥以帛為之、卽坐上承塵、或設幕下、或幄內、喪則在棺上、在王朝則王及三公孤卿大夫有之、士有帟、則王賜也、在畿外則諸侯及上公之孤有之、卿亦王之士、不得有帟矣、若幄與帷幕、則雖士亦得用之也、綬連繫四物者、制畧如帶、苴枲材不柔忍、或通用絲、

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註、共之者掌次當以

張、

大喪共帷幕帟綬。註、帷以帷堂、或與幕張於庭、帟在柩上、按柩居屋內、故無幄、

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註、唯士無帟、王有惠則賜之、檀弓君於士有賜帟、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註、灋大小丈尺、疏、王出幕人以帷幕等送至停所、掌次張之、

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邸典禮反、○下經云、祀五帝、則此大旅上帝、卽冬至祭天矣、云大旅者、冬至徧禮天神、大司樂樂六變而天神皆降、可得而禮是也、氈案、案上設氈、取溫、冬至寒盛故也、此案設重氈、亦卽重案、亦重帟可知、鄭司農云、邸後版也、按後版若屏風、染羽象鳳皇羽色為之、故曰皇邸、此大旅上帝王次也、兼大小二次言、案邸設幄中、幄上張幕、四圍張帷、幄內上設帟、案如卓、而邸古人設坐席前、或閱視簡編、或憑此作書、尊者之前多設此、曹操南伐孫權、拔劍砍案曰、敢言迎操者與此同、正此經之案也、

○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註、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於四郊、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小幄接祭退俟處、祭義、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重帟復帟、重案重席也、按祀冬帝、亦當氈案、疏、重案不言皇邸、亦有可知、

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註、不張帷幄者、臨誓眾、王或回顧瞻察、按冬狩亦設氈案、但無皇邸、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疏、與諸侯張之、按亦當幕帷幄帟案皆備、○師田則張幕設案。疏、承上諸侯、諸侯從王師田、掌次為張之、案不言重、無重席、應有單席也、按設

案而不重席、此降殺於王、下孤卿同、

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註、有邦事、以事從王、若以王命出也、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者、不言公、公如諸侯禮、從王祭祀、合諸侯張大次小次、師田亦張幕設案、

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註、張帟柩上承塵、疏、言凡、王以下至大夫兼后及三夫人、已下后與王同三重、世子三夫人與諸侯同再重、九嬪二十七世婦與孤卿大夫同不重、八十一御妻與士同無帟、賜乃有也、此諸侯謂三公王子母弟也、若畿外諸侯、掌次不張之、

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旅、眾也、公卿以下待事於外、為之張大幕、尸則有幄、鄭司農云、尸次、尸所居更衣帳、

射則張耦次。天子大射六耦、賓射六耦、燕射亦六耦、皆在路寢、耦次、耦所處、待射處、在洗東、此則但張

帷幕者。

掌凡邦之張事。三朝逢兩亦張幕，具此文中。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藏，才浪反。○九貢九賦文具大宰。九功即大宰九職。然大宰不言征賦也，地官閭師則曰任農以耕事貢草木，至無職夫布，凡九項，則九職之係國用不細矣。顧閭師掌國中四郊，而不及其餘，若九功所賦第在國中遠近郊已耳。不知此但補載師未足之數，觀此知閭師所征以外盡入於王，受藏內府、受用外府也。以積貯言則曰貨，以予人言則曰賄。言貨則百物胥該，言賄則泉布已耳。觀下二職可知。○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官府包六職及諸職司，凡國中郊甸治地治民治事諸官。都鄙之吏，亦該三等采地衆職。執事，執工事者。

若以王命建城邑、造宮室，而掌其事也。受財用者，非實取財於大府藏中也。財藏內外二府，必得大府之命，二府乃授也。然受財者必先告職歲，職歲書受財之令二，其貳令存職內以備考核，其正令則上大府，大府乃合二府頒財也。此事掌之職內、職歲者，亦曰受財用。大府掌九賦、九貢、九功之貳，官府等所用經費皆在數中，亦關白於大府也。

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削，所孝反，音稍。○邦甸、家削疑倒置，四句當易次。此以畿內九賦之財給九式之用也。九賦已見大宰，然邦中即城中廛里有賦，場圃有賦，而市賦不入於邦中。四郊，近郊、遠郊也。近郊之田則士宅者及工賈取之，遠郊之田則府史胥徒及牛人、牧人、六鄉受賞家取之。邦甸則以祿三士等所謂公邑之田也。外此家削、邦縣、邦都則次以予三等采地，王不過於彼所取總數中取其十二，即漆林亦三采所有之山澤也。若幣餘則掌於職幣，自邦中至三采，凡幣帛已用而存貯者皆是，餘則用而有餘之財也。此賦不當有定額，然則諸賦全入於王，惟邦中幣餘、門關連市亦惟門關全入於王，市賦及山澤、四郊、甸地外取於三采者，仍十中之二耳。然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於十二之額有欠，故閭師取民貢以足之。至國中之園廛二十而一，則王所自取乃以十二之數有欠，閭師亦以民貢足之，非徒以外城地狹所賦不足以供賓客也。法自上立，爲天下先，以示十二任土充賦一之制也。地賦取於庶土者，惟漆林踰額，此由百工聚於王朝，用漆至多，且山澤之賦以待喪紀，而喪紀贈送器物畢備，用漆尤多也。然地賦額虧，以民貢益之，此地賦踰額，亦必於山澤中減他項以平之矣。此頒財承官府都鄙

受財來，彼等所受以用，不越膳服九者，而九者之用先分地賦九項以待之。如彼以膳服受，不頒他項，必頒關市之賦也。而膳服九者具大宰九式中，不可增損，大府於頒此九賦時，即逐項以式灋授之，令不得任意。如賓客關市之賦，即授以羞服之式；頒邦中之賦，不以賓客無之式。下及幣餘，一一皆然，此邦之財用所由無不均無不節者歟。大宰四曰羞服之式，固即王之羞服，此經易之以膳，則六牲具焉矣。七曰芻秣之式，專言養畜也，此經曰稍秣，則稍食亦該之。三曰喪荒之式，兼二事言也，此經惟曰喪紀，則又析荒札於弔用中矣。九曰好用之式，兼玩好及賜予之用言，此經易好用爲賜予，則專主一項，而析玩好於外矣。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此見邦國之貢別待弔用也。主諸侯受國於王之職貢，從九貢以貢王者。註：弔用給凶禮之五事。按與內喪紀無涉，弔用費大，即以師旅救恤亦弔用中事，而諸儒之說惟拘祀貢等九者，謂先王仁恤諸侯，九者之外一無所取，然則弔用大費何以支之？且至於用兵，九貢諸物無當於[illegible]

餼糧等用者多，會邦國之貢而止於是乎。竊謂外侯與在內三采畧相等，王於三采地賦民貢皆十中取二，外諸侯亦以通國賦貢十中之二貢王，允內外壹一之之灋也。若鄭氏誤解大司徒文，謂上公貢半，侯伯貢三之一，子男貢四之一，則又貪暴之灋，非聖王之制矣。幣用用有多寡，惟幣伐爲最費財者，然亦具九式中，知無論費多費少，胥授九式之灋矣。幣用如以凶荒而須財，則授以救荒之式、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此見九職之財不遠用也。王畿地賦甚大，然邦中外各有食之者，近郊之田宅者，工人賈人所食，遠郊之田，庶人在官者與牛人牧人六鄉有功者所食，即甸賦亦祿上中下士及士庶子，外此三采，即三采食之，王之所取亦不過載師額數已耳。惟九職民貢爲閭師所取者甚少，又不及甸地，故王盡取之以充府庫也。若三采民貢，王所取亦各十中之二，與地賦同，大宰入則所謂賦貢以馭其用是也。

民貢充府庫，非終不用，如用之，仍準地賦以須式灋。

蓋民貢亦因乎地，民在邦中四郊至於三采及關市山澤，無不同也，而諸官因事用幣，亦無不同，此確然可信而不疑者也、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式九式式之餘，九式中所費之餘；貢，邦貢民貢，貢之餘，幣用之餘充府庫之餘，及府庫已用之餘也。王家固不乏幣用，民貢亦累年入府庫，非終不用，侯他賦已用，乃及此耳。惟與邦貢皆用，故已用有餘財也。三種餘財，亦入幣餘，故以共玩好。玩好亦具好用式中者，則共玩好之用，亦授好用之式可知。邦之賦，地賦也，邦之用甚繁，而取具於九賦，見幣用不支九賦，民貢充府庫者不遽用，惟九賦爲先用也、

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會，古外反。○移司會考核以上大宰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玉府受大府式貢之餘財，賈主市美材，工主成良器，以待共王及獻賜，金玉玩好兵器，玩好兵器飾以金玉，玉、兵與器二項皆式貢之餘財所作，良貨賄，大貝、文犀、珍珠、美石及文皮、善錦、金玉之異眾者，皆是正式貢之餘財也。又獸人皮毛筋骨入於玉府，漁人漁征入於玉府，廛人斂廛者皮角筋骨入於玉府，切按之，亦式貢餘財，玉府及內府二府皆朝廷之用、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服玉，玉笏大圭等；佩玉，佩於革帶衡、琚、璜、衝、牙，皆以玉爲之，公侯以下皆參用石，珠玉亦然。珠玉，琢五采玉爲珠十二，貫以五采繅，爲冕垂旒者，又皮弁、韋弁、冠弁、六會亦五采珠玉各十二、

王齊，則共食玉。齊，側皆反。○鄭司農曰：王齊食玉屑、

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含，戶暗反。○含玉，璧形而小，復，招魂也，復衣裳以王生時服，招之復也，玉府掌王之燕衣服，故共復衣裳。角枕，枕尸，角柶以楔齒，令可含。此復衣裳，隸僕復於五小寢者、

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笫，阻史反。○註：燕衣服，巾絮寢衣袍襗之屬。按衽，寢所藉；席，坐所藉；牀，案及臥牀；笫，簀也；褻器，虎子之屬。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敦音對。○合諸侯，即時見之會，敦即有虞氏兩敦之敦，槃與盤同。註：珠玉以爲飾，合諸侯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玉敦以盛血、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此式貢之餘財所作，獻亦出幣帛式之外者。註：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文織，畫及繡錦。按玉府藏之，以待獻也。或疑諸侯王臣，君不當獻臣，余曰燕禮膳夫爲主，以酒飲賓曰獻，饗禮王親爲主人，以酒飲賓亦曰獻，觀大行人饗禮九獻、七獻、五獻可見、

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此好賜如賜魯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上一節已獻則當會此則必會者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此大府所謂受藏之府也非大用不用故曰受藏受之大府良兵五兵之良者良器車乘諸器之良者與貨賄皆九貢九賦九功所共九式之用及弔用皆用也而大小異焉內府則共其大者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註諸侯朝聘所獻按此幣獻及良貨賄非九貢九賦九功所共而附入內府知此項所入甚繁

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適四方使者使公卿大夫聘問諸侯若大行人閒問省頫等事物卽上四方之獻幣受內府受藏也共共其奉奉與使者四方以朝聘來王使以聘

問往遣四方者卽四方所獻之物而不煩外取既受之於九貢九賦九功之外卽用之亦不列九式之中也用財款項明晰乃爾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亦取四方之幣獻共之註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所善亦賜予之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此大府所謂受用之府也小用皆出於是故曰受用註布泉也按百物眾多以布市易及營作乃無不可共灋九式中灋凡有灋則鐵徵兼總九賦九功之稅不出粟米麻絲而以布代者悉入此府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

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齎音咨後皆同。衣服之用羞服中小用也註

齎資同按幣齎市買幣帛之資財祭祀以下五事財用浩繁僅共幣齎則小矣僅共賜予之用則又小矣

凡邦之小用皆受焉。千計百計什計及一二計者胥出於此此用為最煩亦為最晰唯用布乃得零星至此而不濡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與用酒同內府之會於此互見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會古外反下同。凡大宰所掌以治邦國治都鄙治官府者皆執其貳以逆之期與六典八灋八則之治相合而無閒也首列攷邦治之要次列攷邦財之要夫攷邦財攷其均節否也而財之共邦由

邦國之有貢田野之有賦民職之有功必先以九貢之灋致之九賦九功之灋令之令之者慮徵求非灋以定額詔之也令之亦以致之邦國之貢不言令灋頒邦國在前彼來貢而司會據灋核之耳九貢之灋祀貢九者限以九畿其中國大國小皆以地賦民貢十分之二奉王也田平土野庶土令之者以載師園廛至漆林二十而一十一二十而三十二二十而五之灋令之征民職以九功之灋令者國中四郊閒師所征之外餘額胥入王唯甸地二十而一之額王皆盡取而取於三采者第十二也致令以取財用言均節以用財用言均者恐有所遺節則恐施之濫而用屈也大宰九式其灋至平而無頗亦至中而無過以此均之節之斯用財無不當而不憂其窘也冢宰天官無所不統內總王宮之政外政所主總其綱要不出二端一日攷天下之治一日攷天下之財顧事務殷繁雖小宰以下其屬六十而仍慮有未精故特設司會一官以贊二事尤重任也故其位直並於小宰而貳亦並於宰夫其屬上士中士與冢宰八人十六人之數均等而無降殺蓋冢宰小宰以外

任莫重於此官亦莫尊於此矣

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此因考畿內之治以核其財用也國之官府國中也郊近郊遠郊野甸縣中都都大都二者包稍以稍縣鄙皆都鄙也百物吏治所皋亦羣吏所用之財財用其類數也書契財出入執據版戶籍以登民數九職於此稽圖地圖備列三田庶土九賦於此考二者皆羣吏所治而財用係焉故掌其貳以逆而考之也會歲會計三歲計書皆吏治與財用備列者官府以下百物財用司會所掌亦其貳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此攷之之灋成即官之成自比居至要會凡官府庶民執據咸具據此以攷吏治財用絲髮難欺夫積日而月積月而歲皆據其成以攷一歲如是三歲之攷治亦如是安有遁情哉參互者慮本職隱欺又輾轉攷他職之成必求審核也月要歲會有疑亦如此

以周知四國之治此攷邦國之治也周猶徧四國之治畿外邦國所上之治以周知者亦以日成月要歲會參攷之而無一不知也不稽九貢既無歲會又無三歲之計但知之已耳○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既攷而功罪明著故也不言誅賞當冢宰詔王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正音征此典灋則皆主王朝王官王都鄙而不及畿外九職民職出九功者九正之正作征指邦中四郊甸稍縣都山林川澤關市出征賦者九事九式中事用財賦者邦中之版登畿內民數土地之圖繪王畿邦國穀土庶土之形自六典至土地之圖皆治灋執據而百物財用之出入多寡一一可稽者司書實司會而不及諸侯九貢司會不攷也

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稽九職九正百物之入數無不知稽九事所費百物之出無不知敘其財者合出入皆有次序而易知幣幣帛周制動必由禮納財支財皆用幣故司書受之使入職幣也幣亦官物入職幣即幣餘之賦○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註上王與冢宰按司書亦入簿籍上之用財亦攷無一不攷可知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此據邦中之版邦中土地之圖鼎歲悉書而知也器車輦版築之類械兵刃等田野不易一易再易三等各有萊者夫家即夫婦夫家眾寡至不齊而約之以七六五為授田之差六畜尤重馬牛皆役時所謂用者山林川澤於九賦曰山澤於九職曰虞衡賦待喪紀而民職亦充府庫者也此為庶土與田野穀土殊別故更及之以上三數統包畿內知之者司書因大計規制一新一一書之故知之也而繼此羣吏之征貢賦起師旅徒役蒐田胥得取準於此矣以此逆羣吏之徵令庶不至於失誤也知民財則假貸憂恤之衡定知器械則軍旅力役之權審知田野則上中下三田之授有則而地稅斷不可以重輕知夫家則三五二三等之役分而民賦更不可以濫取知六畜之數者預征調之法雖役牛役馬亦取均勞知山川林澤之數者防侵漁之患即地職地守必合定制也然則徵令可苟然哉司書當三歲大計時據此三者之數迎其徵令之篇而攷之此功罪所以必不可掩也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稅斂下有闕文稅斂者民貢地賦當是職稅斂者受灋於司書稅斂既征所得若干又入其要貳也掌事者見大府執事掌事與工其費

(浩大總不出工事之式故受灋於司書事成則所費若干登諸要簿以上司會而司書入其貳也)

凡邦治攷焉(邦國之治亦書之)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內音納○賦邦中以下九賦九貢以待弔用民貢以充府庫皆不遠用惟九賦以給九式則官府都鄙等之式用資焉所由於載師所入及補足於閭師者給邦國九式之用也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物者令物以類從執其總者某物若干某物若干各核其總數而執其要也賦入與地其數不同官府所入國中四郊甸地之賦也都鄙所入家稍縣地畺地所入之賦也外此關市山林川澤賦入於諸官者數亦各別而要不出職內所辨所執中全合其所總則所入者咸在故即為入數之貳也既得全數後來費去若干可不失一黍矣用言賦出於九賦故也 此職主官府郊野縣都

賦入之數專掌地賦而不及民貢)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受財者即大府所謂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也受財者告於職歲職歲以所受之數書二令以正入大府支財以副投職內職內受貳令又書登諸簿以待歲終司會之攷也)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會司會歲終會財也受財貳令出於職歲職歲又貳官府都鄙出賜之數會時核對防隱欺也第言歲會而三歲之計不及於職歲互見也既書貳令則所入全數已有支銷又取有餘者核算而次序之以待用也移用者此餘賦由內外二府移職幣以待賜予也大府曰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賦地九賦地賦先用故以賦出言職歲掌賦出官府都鄙受財者必詣焉職歲既授二令正投大府貳入職內又以所出之數為副簿以登之用備司會歲終三歲之攷即職內所謂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是也計大計賜賜予賜予用幣餘之賦 此職主官府郊野縣都財出之數)

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此承出之數言式灋九式之灋群吏出財用諸於職歲即授以式灋受式灋則多寡胥有一定之數而不容增損矣而此式灋則大府所授大府曰凡頒財以式灋授之)

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此承賜之數言上王與冢宰王有賜冢宰亦有賜賜予必與職幣授者賜予用幣餘之賦敘即職內所敘餘賦以敘授令存者易稽也)

及會以式灋贊逆會(疏司會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此官主式灋出財用故以此助之)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以掌幣為職故曰職幣幣帛古人動必由禮有禮即有幣官府等以官物致禮凡投報皆然諸官存而貯之仍為官物故職幣於歲終斂之也及都鄙三采亦用官幣別於外諸侯必以式灋者祭祀賓客等用幣不同各具幣帛式中故也凡用邦財者邦中朝廷之用即大府以下三府所掌其幣亦職幣斂之也 此職主斂幣兼斂朝廷及官府等之幣而下掌事之餘財亦振之合之乃為幣餘之賦也)○振掌事者之餘財(掌事者與司書掌事同即大府執事者掌事者主營造或大支祭藏暨功成而財有餘故職幣振之振收舉也既斂幣又振餘財遂以為幣餘之賦 上斂官府等之幣亦振其餘財此振掌事餘財亦斂其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楬其列反○幣不尚物如錦繡黼黻等且庭實亦別餘財物亦不同如米粟泉帛木材各異辨別而奠其錄一一登諸簿籍以

書楬之又飾物爲標誌也上兼王及冢宰倫詔上以小用賜予物所從來者輕也

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貸之雖小必會謹財也職幣掌式灋故以式灋貸之此見周家用財無一不用式灋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裘掌共王裘首大裘尊祀天之服也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按祀天冬至圜丘之祭冬至日極於南南方火故取於羔之火畜且幼無牝牡之性則潔而誠黑則天色又象冬水行也凡冕服皆黑羔裘而加飾不同祀大大裘色純不飾裘中至尊之服也外襲冕服十二章亦至尊之服然攷夏官節服則祀天大裘不止於此按節服氏下士八人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大常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由此推之送逆尸者裘冕上帝尸有不大裘而冕如王服者與王享先王衮冕服朝覲亦衮冕服故當祭祀朝覲而節服維大常者胥衮冕則當郊祀維大常有不六人胥裘冕者與據此則祀天裘帝尸一王一維大常者六送逆從車者二已十大裘矣而配天之稷尸裘冕亦當相樂則十一大裘

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中音仲○註良善也鄭司農云良裘王所服按如黼裘麑裘狐裘諸服中春鷹化爲鳩夏官羅氏獻鳩乃行羽物順生氣也至此中秋鳩化爲鷹順其始殺而班羽物羽物鳩鴿諸小鳥○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註功裘人功微觕狐青麛裘之屬卿大夫所服按此及上行羽物皆匪頒式中事宮伯云以時頒其衣裘則頒士庶子亦用此功裘矣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

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鵠姑篤反○大射因祭祀而射天子大射賓射侯道三[illegible]道中堂王射植虎熊豹西堂諸侯射植熊豹東堂孤卿大夫射植麋侯此六皮

侯皆大射之侯也司裘共之賓射五采三采二采亦六侯辨詳射人侯亦司裘所共燕射則司裘共獸侯一經不之及以大射最重舉一而他可例見也凡侯道虎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侯麋侯五十弓謂之皮侯者以虎熊豹麋之皮爲侯也註謂以皮飾其鵠之側恐非是考工記裘氏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夫廣與崇方者侯中也儀禮鄉射記弓二寸以爲侯中則大射之侯九十弓者侯中崇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崇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崇廣一丈參分其廣而鵠居一者謂三分侯中之崇廣而鵠之崇廣僅得其一分也如侯中方一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一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註謂之鵠者取名鳱鵠鳱鵠小鳥難中以中爲鵠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也按六侯樹三道惟中間豹侯西道豹侯東道麋侯得設鵠當侯中正中耳外此二熊及虎侯皆設鵠侯中之上大射儀所謂見鵠于參見鵠于千此明證也蓋樹侯皆去地一尺二寸統計侯崇二豹一麋得一丈九尺二寸二熊得二丈三尺

二寸虎侯得二丈七尺二寸雖遞高四尺而二熊侯中已掩隔於二豹而虎侯中又掩隔於中熊此必不能於侯中正中設鵠而射之顯然者也惟鵠設於侯中之上庶二熊高於二豹四尺且相去十二丈二熊鵠之四尺六寸強乃全見而可以射虎侯高於中熊四尺亦相去十二丈虎侯鵠之六尺亦全見而可以射此經司裘共大射六侯而設鵠則另記已可見鵠不連綴侯中侯中不足設鵠之義而鄭氏泥大射儀千不及地武句謂惟五十弓之侯爲然其他侯七十弓者去地一丈五寸弱侯九十弓者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弱而皆特上下綱以爲固則危險甚矣何也七十弓之侯淨高二丈二尺廣五丈四尺九十弓之侯淨高二丈六尺廣七丈二尺以高廣如足之侯又升一丈強二丈二尺強之上計上綱所繫之木非深埋六尺或丈贏不可非六丈強四丈強不可非二拱三拱大而強者更不可會聖人制作而如此迂且拙乎哉註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按此經麋侯卿大夫所射者蓋卿大夫得與王大射耳卿大夫無大射與士同或謂卿大夫大射明見此經鄭註子何

云無之曰卿大夫射皆行鄉飲酒禮亦鄉射也燕射且無之何況大射如謂此經麋侯即卿大夫大射所謂當亦無與司裘事而不必爲之共麋侯設其鵠矣且不特此也士無大射註有明文乃夏官射人云士以三耦射豻侯則似士亦有大射註說果無所誤與皮侯以不去毛獸皮爲之必如此庶虎侯文炳豹侯文蔚熊侯麋侯亦羅華美之觀苟去毛無異犬羊之鞟矣會大射盛禮而用此邪賓射燕射之侯以鄉射布侯差之意當用帛王大侯張於賓射則五采帛諸侯三采二采帛王燕射熊侯白質則素帛也諸侯麋侯赤質則赤帛也降而鄉侯用布然曰凡畫皆丹質則布亦丹色矣謂大射賓射燕射之侯但以白布爲之非也或曰采侯獸侯何官共設曰仍出司裘蓋裘以有毛之皮爲之而裏帛則制皮制帛皆司裘所習爲此經不言賓射采侯燕射獸侯殆舉重包輕也曰鵠以何物爲之曰此無可據意亦獸皮爲之而雕剪其毛如鳱鵠耳觀射義有君臣父子之鵠此必雕剪鵠形又分屈伸俯仰之狀故令君臣父子各射其鵠也曰正與獸奚若曰亦當以獸皮爲之正則

獸毛爲征鳥獸則以熊皮爲熊麋皮爲麋亦雕剪其毛爲之也苟疑予言試取司裘及考工裘氏之義審之裘氏爲侯說見梓人爲侯

大喪廞裘飾皮車。廞喜飲反又許金反。註皮車遣車之革路象似作之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耳疏裘明器中之裘象貝裘飾皮車者明器之車以皮飾之

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惟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秋斂皮冬斂革二句疑當作秋斂革冬斂皮蓋連毛爲皮去毛爲革冬皮最善故皮冬斂之秋皮毛易凋敗故秋斂無害耳

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疏良者入司裘餘入百工因上事故云遂也按式灋即九式之灋指工事言百工裘氏韋氏函人鞄人等

共其毳毛爲氈以待邦事。毳此芮反。毳毛毛細縟者革所落毛共氈工使作氈邦事祭祀合諸侯之事掌次氈案亦其一

歲終則會其財齎。財與材通即皮革之材財齎猶外府幣齎齎與資同市買皮革之費也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稍所孝反。版宮中執事官吏及奄豎女宮女奚暨宮正等所掌守衛北宮之錄籍圖北宮大寢小寢及執事諸官署並宿衛次舍之形象名有登下處有更易故書之據版則人數可治據圖則處所可治皆政令所由施也王內北宮六寢也稍食祿廩均稍食該內人言人民官吏閽寺及宿衛諸官士庶子大宰治典無所不統總其大綱不出三頁一考官府之治一節天下之財一轄王宮之政此內宰正副大宰治王宮者故居治王內而以宰名官猶大宰之下有小宰宰夫也

以陰禮教六宮。註陰禮婦人之禮六宮后也后象王之六宮亦正寢一燕寢五教不敢斥言謂之六宮。○以陰禮教九嬪註不言教世婦省文○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奇音騎衺似嗟反。註婦職謂織紝組紃縫線之事九御女御也九九而御於王因以號焉正其服止踰侈奇衺若今媚道按屬每九人屬於九嬪一人展閱視功緒即二事功緒二事絲枲事也疏世婦已上言禮不言職以貴無絲枲等職故也詩註云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人已下各衣其夫示雖貴無得遊手非如此絲枲二事責其功緒也

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註祭宗廟王既祼后從祼也獻王薦腥薦熟后亦從獻也瑤爵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爵以瑤飾○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

之儀。註薦徹之禮與樂相應位房中戶內凡立處疏服褘衣已下六服正之使服當其用○贊九嬪之禮事。註贊九嬪贊后之事九嬪贊后薦玉齍薦徹豆籩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祼后亞王禮賓獻王饗賓亞王獻也瑤爵以亞王酬賓○致后之賓客之禮。賓客諸侯及卿大夫來朝聘后使下大夫致禮此內宰下大夫也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註內命婦九嬪世婦女御外命婦卿大夫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疏喪言凡則王及后世子以下皆是服位服之精麤位之先後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淳諸允反。建國面朝後市王立朝后立市陰陽之義次吏治舍思次介次也敘市行列正其肆者美惡異肆使不雜陳布之諸物皆陳布介明見不惑也度丈尺量豆區之屬淳幅廣制匹長陰禮婦人祭禮后體地道故始立市后主之後上春二十一字當移此節之下中春節之前

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中音仲。婦道主陰故蠶於北郊猶立市於後也北郊有公桑蠶室後正歲二十二字當移此節之下歲終節之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註內人九御功事絲枲之事王介甫曰既均其稍食歲終則會之既展其功緒歲終則稽之按會稽食惟主內人諸宮吏稍食宮正上大宰小宰非內宰所會也而內宰所會亦仍上大宰小宰○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註獻功者嬪婦九御之屬典婦功曰及秋獻功王介甫曰小大比其制麤良比其功○會內宮之財用。註計夫人已下所用財

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此二十二字當移歲終節之前施猶班也糾守糾北宮宿衛者官及士庶子皆是正歲冬月婦功當脩故重均稍食更施功事也此飭內人正歲小宰憲宮刑宰夫以遷戒羣吏脩宮中之職事蓋通飭南北宮此憲禁令特專北宮則主王內婦宮及奄豎給事者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穜直龍反稑音六種章勇反。此二十一字當移中春節之前上春者謂正月寅月也註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六宮者古者后宮藏種取傳類蕃孳之祥生而獻之示能育不傷敗且佐王耕事共禘郊也鄭司農云先種後熟曰穜後種先熟曰稑王當種於藉田註分居后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從后者五日休沐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內小臣正服位后居大寢故王視朝皮弁服此或服展其位未聞此職主給事后大寢與夏官小臣給事王大寢同○后出入則前驅。疏此小臣是奄人故為后導道按與夏官小臣王燕出入前驅同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相息亮反。擯行禮時傳道註詔相正異尊卑也俎后受尸爵飲於房中之俎疏詔相正皆擯但據尊卑不同故別之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好黑奥反。易彥祥曰好事以財問遺好令以言問勞掌王之陰事陰令。註陰事羣妃御見事若今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陰令

王所求爲於北宮。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此北宮六寢各正中門也、中門對闈闥諸門言。

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註喪服衰絰也、凶服明器也、潛服若衷甲、賊器盜賊之器若兵刃、奇服衣非常、怪民狂易、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帥所率反○註三者出入當須使節乃行、鄭司農云公器持公家器出入者幾無帥引之則苛其出入、

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爲于僞反○註闢闢行人、內命夫卿大夫士在宮中者、

掌埽門庭。門庭中門外之庭、但埽門以外、閽人不得入門可知、且宮門埽除宮人掌之、

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註燎地燭、疏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蓋百根葦以布纏之蜜塗其上、按祭祀於廟后及嬪婦等皆有事、喪紀朝廟諸奠亦然、若享賓內官亦共薦羞豆籩、此皆婦職當出宮入廟、所以有設燎蹕宮門廟門事、此職當屬守內宮者、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相息亮反下同、道徒報反後同○註內人女御也、女宮刑女在宮中者、愚謂糾以戒令糾之使不違、此職給事北宮小寢者、序官曰王之正內五人、以小寢五也、云正內者對側室言、

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于有司。註有司宮卿世婦。

佐世婦治禮事。註世婦二十七世婦、

掌內人之禁令。李茂夫曰內小臣於祭祀三者正內人之禮事、此則禁令之使如小臣所正也、

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註從世婦弔或哭其族親、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豎蜀羽反○內后六宮、外王六宮、內豎通內外令給小事、耆年幼入內無嫌、凡無與爲禮出入便疾、此職亦給事五小寢者、序官曰內豎倍寺人之數、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爲於僞反○疏此豎於三事爲內人蹕、皆謂在廟時、祭祀在廟禘祫時祭時、賓客在廟享食時、喪紀在廟朝廟祖奠遣奠時、按內人從世婦有事於廟、內豎爲內人蹕、亦小事、

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宮中后大寢、大小斂遷尸、內豎前蹕、前蹕蹕之遠也、后尸未盡設飾宜遠嫌、疏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者、朝七廟訖、且將行、在大祖廟中爲大遣奠、苞牲取下體、天子九牢苞九箇、遣車九乘、后亦同、遣車載牲體、如墓鬼神依之、故使執褻器從之、按王遣車當十二乘、鼎十二、物皆有俎、

周官心解卷第四 終

周官心解卷第五

諸暨楊莊蔣載康闡訂
受業姚宇煌校刊

天官冢宰第一之五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帥所聿反。此九嬪、卽春官世婦宮卿十二之九其三則三夫人、闕則以世婦攝、故春官直云世婦。註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自九嬪以下九九御於王所九嬪既習於四事、是以教女御也、各帥其屬者、使亦九九相與從王燕寢、御猶進也、凡御見之灋、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朢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婦從夫、放月紀、

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齍音咨。註玉齍、玉敦按王祭宗廟瑚璉簠簋、亦當玉飾、贊者后薦徹玉齍、九嬪皆贊也、疏豆籩之薦徹皆助后、

若有賓客則從后註當贊后事、按后有事於賓客者、諸侯來朝、王灌、后亞灌、王饗、王獻、后亞獻、后從王、九嬪從后、

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註亦從后、后哭、衆哭、敘者乃哭、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爲齍盛摡古愛反。此世婦卽春官下大夫、亦攝宮卿者、摡拭也、疏少牢饔人摡鼎俎、廩人摡甑甗、司宮摡豆籩、大夫無婦官、刑女故使男子官、此天子禮○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註內羞、房中之羞、羞豆籩也、愚按春官世婦宮卿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此世婦涖女宮陳具、而春官宮卿又祭檢以比之者、

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卿大夫之喪、卿大夫毋妻之喪也、疏不言三公與孤、文不具、

○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此女御卽春官中士、

以歲時獻功事。註絲枲成功之事、

凡祭祀贊世婦。註助其帥涖女宮、

大喪掌沐浴。註王及后之喪、按女御御敘燕寢、故王喪爲王沐浴也、春官肆師大喪大渳以鬯、則築煑鬱人、大喪之渳、共其肆器、鬯人大喪之大渳設斗、共釁鬯、則沐浴非用瀋用湯矣、

后之喪持翣翣所甲反。漢禮翣方扇、以木爲匡、廣二尺、兩角高二尺四寸、柄長五尺、以布覆之、天子八翣、后同、女御持而從柩車、左右各四人、

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註從之數、蓋如使者之介、疏王之妃妾、夫人象公、嬪象孤卿、世婦象大夫、女御象元士、介數依命數爲差、王之大夫四命、世婦之從亦四人、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註內祭祀、六宮中竈門戶、按內祭祀、恒禮也、禱祠因事爲之、禱除禍、祠報祠、皆主內祭祀之神、

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梗古猛反、禬古外反、禳如羊反。疏招、招取善祥、梗、禦捍惡之未至、除災害曰禬、禳攘也、推卻見在之變異、按此亦隨時爲之、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註王光遠曰、王后之禮、各有所職、若祭祀薦徹、賓禮獻酬、其職女史掌之、

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註、內治之灋、本在內宰、書而貳之、按治逆皆后事、女史特詔之耳、逆內宮。逆內宮者、六宮事須后治、后當以禮灋治之、女史預告后也、書內令。內令、后令也、

凡后之事。以禮從。疏、大史以書協禮事、執書詔王、女史亦執禮書從后、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齎音咨。○婦式之灋、婦人工事之式灋也、嬪婦、九嬪世婦、內宰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則九嬪亦有功事、世婦更可知、內人、女御、女功之事齎、若絲枲及用費、

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楬之。苦音古、賈音嫁、楬其謁反、下並同。○舉嬪婦、不言內人、嬪婦教帥也、鄭司農云、苦讀爲盬、枲曰苦、絲曰良、然苦良中、人功又有良善㒈盬、皆當辨之、比方也、小大、長短廣狹、賈、估其直、楬、見職幣、上言授嬪婦功、此承之、授功者、至秋獻功、則分別縑帛布紵、以共王與其㒈細、比方大小、各書其賈、以著於物也、

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絲入、九職嬪婦所貢、及所市者、蓋此職有賈四人、則絲入不特嬪婦之貢矣、后所盬絲、用爲王祭服、不入典絲、物、絲有善惡麤細不同、

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工之時。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外工、工官所掌若染人、內工、則嬪婦九御及所領女宮皆是、外工染練、內工織紝、宜染湅者仍須外工、以物授之、外工染人、染絲授以素絲、染帛授以素帛、內工織紝、織縑帛授以素絲、文繡授以綵絲、凡上之賜予亦如之。此是幣帛之賜、亦辨其物、縑帛文繡、皆別之、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良功、帛之已成者、政令、須衣服之政令、鄭司農云、良功、絲功縑帛、

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黼畫、帛畫黼文者、組就、以組爲就、註、白與黑謂之黼、采色一成曰就、

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纊音曠。○絲、紛線縷、纊、充衣縟、疏、組、士喪禮、握手用元纁裏著組繫、內則、履著綦、皆用組之事、青與赤謂之文、

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此三項、皆先受而藏之者、○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註、種別爲計、鄭司農云、各以所飾之物總會之、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縷力

羽反、紵音佇。○緦布十五升抽其半者、合麻成線、織之爲縷、白而細疏曰紵、皆成布也、麻枲苴、草葛萉之屬、爲絺綌者、授齎授給麻草、使爲布緦縷紵及絺綌、

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苦功、麻布及葛布、○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註、授之、授受須者、帛言待有司之政令、布言須衣服、互文、按、賜予、賜布及絺綌、

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褘音暉、揄音遙、鞠居六反、展張彥反、緣或作褖、同吐亂反、沙與紗同。○註、狄當爲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三翟皆刻繒爲雉形、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搖

者闕翟刻而不畫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服褘衣祭先公服揄翟宮中羣小祀服闕翟按褘衣元揄狄青闕狄赤註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於先帝告桑事展衣見賓服色白字當爲襢綠衣御於王之服色黑按后六服以相生爲次元生青青生赤赤生黃黃生白白又生綠衣之黑取地道廣生繁嗣績也又註婦人尚專一連衣裳不異色素沙者今白縳也白縳爲裏使張顯按沙與紗同男服單婦服袷陰陽之異也

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綠衣素沙。內命婦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也三夫人自揄狄以下九嬪攝三夫人自闕狄以下下六人自鞠衣以下世婦攝九嬪亦然惟世婦居下大夫列者則展衣女御皆綠衣蓋王公孤不必備惟其人夫人同三公九嬪中三人同孤其不必同也故服不畫一如此此在春官世婦宮卿十二序官一條可考也然皆從后差降如后褘衣享先王三夫人以下

皆得伸其本服若享先公后揄狄則夫人闕狄九嬪鞠衣惟世婦女御二服不降耳使后闕狄以祭則夫人降鞠九嬪降展世婦亦綠衣矣以等差易彝故須辨之若外命婦二王後夫人上公夫人二伯夫人準后褘衣三公夫人侯伯夫人準揄狄卿之婦子男夫人準闕王之中大夫妻鞠衣王之下大夫妻展衣王之上中士已受服者妻皆綠衣下士妻綠衣不受於王外侯國公之孤之妻與卿之妻皆鞠衣下大夫之妻當展命士之妻當綠然周家服制不紊毫釐鞠展綠三衣不能意擬若三狄之尊卑殊別則懸揣之而可以了然蓋上公以下各分命數后之狄衣皆當十二狄而上公之夫人其褘當九三公侯伯之夫人揄當七王之孤卿及子男之夫人闕狄則五此一定之理也此差一等服等大淆固須辨也又三夫人之揄狄八章其闕狄亦然九嬪之闕狄當六章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衰七雷反○祭祀共后服三狄也賓客則共展衣說俱見前此九嬪世婦亦兼三夫人女御其服亦見前凡命婦即內宗外宗內宗王室諸婦之有爵者祭祀薦加豆籩徹外宗王室諸女之已嫁有爵者佐后薦玉豆籩徹至大享賓亦然二宗從后祭祀賓客服亦同外命婦說亦見前共喪衰統大小喪說王喪后以下至女御皆斬衰后喪三夫人以下皆齊衰大子后以下至女御亦齊衰若內外二宗於王王后世子皆齊衰然各在五服之內雖同期齊其當胸四寸必各因本服制之所謂以服之精麤爲序也若外命婦於王齊后大子皆無服內司服不必共服也

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註內具紛帨線纊鞶袠之屬疏后喪所共衣服襲時十二稱小斂十九稱大斂百二十稱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

服。線私見反○註女御縫王及后之衣服則爲役宮中餘縫事則專爲之鄭司農云線縷也

喪縫棺飾焉。註孝子既啟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行遂以葬若存時居帷幕加文繡喪大記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此諸侯禮也禮器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蔽皆加璧

○衣翣柳之材。衣於既反○註必先纏衣其材乃以張飾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疏鄭喪大記註引漢禮翣方扇以木爲匡廣三尺兩角高二尺四寸柄長五尺以布覆之柳帷荒也

掌凡內之縫事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暴步

卜反夏戸雅反後除春夏之字皆同。染絲而後爲帛即禹貢之織文、玉藻士不衣織、即此染絲而織者、註、暴練練其素而暴之、按亦兼練絲練帛二者、即攷工記㡆氏所掌也、法詳記文、註、元纁天地之色、以爲祭服、按凡與元纁爲類、皆當於夏染之、經文簡而該、舉大者以見例耳、又註、染夏者染五色、禹貢羽畎夏狄、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鷷、曰甾、曰希、曰蹲、毛羽五色皆備、染者擬之是以放而名焉、按夏備五色、秋可染、知青赤黃白黑之正、幾駁紫紅碧之間無一不染矣、冬獻功、染事功畢也、固冱亦非染時、**掌凡染事。**當是統包布罽韋革羽毛等、染羽見攷工記鍾氏、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追都隈反、編卑煙反。鄭司農曰、副者婦人首服、衡維持冠者、註、副之言覆、以覆首爲飾、若今步繇、服以從王祭祀、編編髮爲之、若今假紒、服之以桑也、次次髮長

短爲之、所謂髲髢、服以見王、王后燕居亦纚笄總而已、追治也、詩追琢其章、王后衡笄、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副之兩旁當耳、下以紞縣瑱、笄卷髮者、外內命婦衣鞠衣展衣者服編、衣緣衣者服次、外內命婦非王祭祀賓客佐后、於家亦降、少牢饋食禮、主婦髲鬄、衣侈袂、特牲饋食禮、主婦纚笄宵衣、昏禮、女次純衣、攝盛服耳、按侈袂、緣衣之袂、袂加三分之一、大夫以上之袂也、妻同夫服、　據註、副編次、皆以髮爲之、然追師冶玉、若三者無玉、不必追師爲之矣、按鄘風君子偕老篇、歌國君夫人云、副笄六珈、言君夫人之副有玉笄固之、又有六珈爲飾也、珈從玉、必以玉爲之、而王后之副、不止六珈可知、而編次二者、亦有玉飾、可類推矣、

喪紀、共笄經亦如之。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舃黑舃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屨九裕反、舃西益反、繶衣亟反、句音劬。舃亦屨也、註、複下曰舃、禪下曰屨、按屨常時服之、朝祭行禮等事則服舃、赤舃王舃之最尊、六冕服之舃、黑舃后舃之最尊、服褘衣所服之舃也、事二舃之最尊、以該其下、蓋古者舃屨與裳色必相類、下此王服皮弁服、冠弁服、皆白舃、韋弁服亦赤舃、惟燕居則赤屨、王元端朱裳之屨也、王后之舃、黑舃以下服揄狄、則青舃服闕狄、則赤舃服鞠黃舃服展白舃服緣、亦黑舃、惟燕居則服屨、其色未聞、后燕居之服不見經也、總之王有六冕服后有三狄、王有三弁服、后有三衣、皆服舃、不服屨、餘皆服屨也、赤繶王赤舃之繶、非黑舃之飾、以王舃色純故也、繶赤、絇純皆赤、可知、若上公以下、至於子男、則赤舃而飾以金、小雅車攻之詩、赤芾金舃、是也、其金飾即絇繶純以金飾之、不敢同於王舃之純赤也、若王之內臣六卿以下及諸侯孤卿大夫、得冕服者、其舃屨之飾皆從后、此經黃繶、后黑舃之飾也、黑水色、黃土色、土尅水色從繪次、繶黃、句純亦黃、可知、士冠禮、爵弁纁屨、黑絇繶純、士一命、不得服舃、從君助祭、惟服纁屨、而絇繶純之飾同赤舃、繪次也、若屨則不從繪次而從繡次、青絇者后黃舃之絇也、后鞠衣黃舃、鞠衣、三衣中最尊、猶褘狄

爲三狄中最尊、故皆特標之、著青絇、與著黃繶一也、經文至精、於此益信、王與后無事、皆服屨、遇凶事服之、無飾、葛屨、夏時暑熱服之、註、言葛屨、明有用皮時、此言不易、繪次取相尅、如朱白、蒼黃、元纁則取乎相生、如赤青、黑白、黃葛屨皮屨、皆有句繶純者、言素屨、菅蒯繩屨等亦掌可知、文不著於下、散屨互見也、舃絲帛爲之、夏亦帛冬亦帛、不異也、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舃亦屨也、故上經主舃而言、掌服屨、此經命屨、正兼舃言、緣王之下士不得服舃、故以屨該舃耳、此經內命夫、宮中治事官、內宰以下至下士、外命夫、五等外侯、及其孤卿大夫士、王朝則三公三孤、六卿、中下大夫、上中下士、皆是、外命婦外侯五等夫人、及其孤卿大夫士之妻、王朝則三公夫人以下、及下士之妻、內命婦三夫人九嬪世婦女御也、諸命屨、五等諸侯爲君者、差降從王、其赤舃、金句繶純、其白舃之飾未聞、外此內外命夫命婦舃及屨、皆準后飾、以舃屨履地、地道妻道

臣道同也王之三公至下大夫命舄赤舄黑句繶純白舄赤句繶純上中二士亦然惟下士則命屨纁屨黑句繶純在內命夫爲下大夫者命舄上中二士亦舄惟下士命屨若內命婦胥準外命婦如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揄狄命舄自青舄以下備五舄九嬪中尊者服闕狄與孤卿之婦同則命舄自赤舄以下備四舄世婦得攝九嬪者服鞠衣與中大夫之妻同則命舄自黃舄以下備三舄世婦與下大夫之妻同展衣則命舄自白舄以下備二舄女御與上中士之妻同綠衣則命舄一黑舄而已皆命舄也下此外命婦王之下士妻諸侯之士妻則黑屨赤句繶純所謂命屨也功屨須賜之屨猶天官司裘之功裘功屨亦在辨中知外內命夫命婦即常服之屨亦分等差散屨即喪屨菅蒯繩等命屨亦用帛但禪下異舄耳

凡四方之祭祀以宜服之王光遠曰夏葛冬皮隨時之宜吉祭用赤舄命屨喪祭有素屨散屨隨事之宜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夏戸雅反大祖音泰乘繩證反綏作緌如追反○註求之王平生所有事處乘車玉路於大廟以冕服不出宮也四郊以綏出國門此行道也鄭司農云復始死招魂復魄大祖始祖廟也按明堂位夏后氏之綏則夏之旌旄然此經以夏采名官必非旄牛尾爲之矣五色羽染羽五色爲綏建於乘車而復因名夏采也王祀四郊乘玉路故以之復內神莫尊於大祖外神莫尊於上帝五帝祖廟始祖棲靈之所四郊上帝五帝兆域所在也復之於此冀神靈佑王令更生也冕服與乘車建綏互相備復大祖冕服九章復四郊冕服十二章王饗宗廟亦乘玉路疏復依命數天子十二人各服朝服按此經序官下士第四人恐不得强增

周官心解卷第五終

周官心解卷第六

諸暨楊莊蔣載康闓訂

地官司徒第二之一

鄭剛中曰所掌者教而所經理者天下之土地故爲地官所經理者土地而所治者軍旅徒庶之政令故又名之曰司徒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十二教徧敷又以三物教於鄉皆司徒掌之以佐王安擾邦國邦國分授土宇皆合授宅授田各有地守邦國之所以安也擾馴狎而不嫌惡於上民性中和教之效也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

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大宰職所謂建正立貳設攷陳殷置輔及宰夫八職正師司旅等胥準天官下四官同小司徒以下即其屬六十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比毗志反○司徒掌教與教莫重於六鄉賢能於此出故序列最先此通主國中近郊之教者註老尊稱王置六鄉公三人三公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州黨族閭比鄉之屬別正師胥皆長也嘗得何氏廷秀說而議之其言曰鄉遂諸官非在職之選也何以明之一鄉萬二千五百家比長以下士爲之一鄉則二千五百下士矣閭胥以

中士爲之一鄉則五百中士矣族師以上士爲之一縣
則一百二十五上士矣黨正下大夫一鄉二十五下大
夫也州長中大夫也而鄉大夫則卿秩
也合一鄉官已三千一百五十五人六鄉七萬五千家
官則一萬八千餘也以祿言之下士視上農祿食九人
是五家賦一上家之食也中士倍下士祿食十八人是
二十五家賦二上家之食也上士倍中士祿食三十六
人是百家復賦四上家之食也按此論似爲有見然切
按之實未之攷也鄉大夫文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
興能入使治之夫所謂出使長者此鄉道藝之士興之
於朝上之爲公爲卿次爲中下大夫下爲上中下三士
皆位列鄉民之上所謂出使長也若入使治則卽此出
爲公卿大夫士於外者仍令各兼鄉職在家卽公卿爲
鄉老鄉大夫中下大夫爲州長黨正上中下士爲族師
閭胥比長以敎此鄉民所謂入使治之也然則鄉老卽
三公也三公食采畺地大都占地六十四里而庸更賦
祿乎鄉大夫卽六卿也六卿食采縣地小都占地三十
二里又庸賦祿乎每鄉州長五皆六官中中大夫也黨

正二十五皆六官中下大夫也中下大夫皆食采家稍
給一縣十有六里又庸賦祿乎推之一鄉一百二十五
族師卽六官諸上士也一鄉五百閭胥卽六官中諸中
士一鄉比長二千五百卽六官中諸下士夫士祿上士
食四百畝中士二百畝下士一百畝此亙古不易之法
而周制則以家稍之賦給之大府家削之賦以待匪頒
匪須祿賜也以三士無采地故以九賦所入給之若取
於六鄉者則邦中之賦又合近郊之賦者也大府邦中
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　稍秣與六鄉諸職全無
交涉而復何憂其祿之不給乎　周官全部列職後必
及府史胥徒而鄉大夫無之非不須此屬也如冢宰司
徒宗伯司寇爲鄉大夫卽各役其府六人史十二人胥
十二人徒百二十人司馬爲鄉大夫卽又役其府六人
史十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二十人司空雖闕亦必
如此況中大夫以下及下士無不各有府史　胥徒者乎
遂大夫闕府史胥徒當補說見本職序官下　按六鄉
鄉大夫六以六卿爲之數固相當州長中大夫以下若
難盡合然取王城內外中下大夫與六鄉州長黨正校

之惟黨正之數少耳然冬官文闕不具中下大夫之
數不然豈有數少者乎今考六鄉州長中大夫三十校
諸五官天官小宰二人下司會亦二合中大夫四人地
官小司徒二人下師氏一遂人二合中大夫五人春官
小宗伯二人下大司樂二內史一合中大夫五人夏官
小司馬二人下大右戎右各二大馭戎僕各二校人二
職方四合中大夫十六人秋官小司寇二人下大行人
二合中大夫四人冬官文闕小司空二人可知也總合
之則三十六人以之爲州長尚贏六人者六鄉黨正下
大夫一百五十人核諸五官天官宰夫四人下大府二
司會四除內宰二人不數外合下大夫十人地官鄉師
四人下保氏一司門二司市二外加近郊四正四隅各
二遂師四廩人二合下大夫三十一人春官肆師四人
下冢人二外加約十員墓大夫二外加亦十員樂師四
大卜二大祝二大史二內史二巾車二除大師二瞽官
外合下大夫四十二人夏官軍司馬四人下射人二司
士二諸子二虎賁二大僕二司甲二司弓矢二齊右二
齊僕二職方八合下大夫三十人秋官士師四人下小

行人四合下大夫八人冬官文闕惟匠師四人可推餘
下大夫不可知也然總五官及冬官可知者已得一百
二十五人數少者止二十五人耳安知冬官所闕不如
地官春官夏官之數及三十四十而尚有贏餘者乎然
則六官下大夫之數必與黨正之數相當斷可無疑六
鄉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卽此六官之卿大
夫上中下士爲之尤可無疑也又司
市及冢人墓大夫當補說見各序官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
人司徒地官掌地事大元之祭最重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卽北郊也故列職亦最先○鼓人中
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人疑當作師○舞師下士
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下士疑當作中士鼓師及舞師二官當移春官鼓人之下韎師之上春官鼓人序官職文皆誤作鎛師斷宜改正以復其舊○牧人下士六人府

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註牧人養牲於田野者按牧人牧六牲當分屬五官然牲以牛爲大又土畜司徒所奉故列職地官○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此職養公牛亦共祭祀之牛故次牧人註主牧公家之牛者○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此職養大祭之牲故與牧人牛人相次註充猶肥也養繫牲而肥之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惟地職載職主任地授職自國中至畺地令無曠土而征其稅故曰載師尤宜列職於此○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二十五家爲閭國中近郊民居皆以閭立法而遂地名里然此職任民亦兼遂郊蓋居王宇下者莫近於六鄉而六遂地次之欲合六鄉及遂交盡民職以勸王畿

自當以閭師兼統之又載師所徵惟國中遠近郊未及十二不得不又徵民職貢以昭畫一也○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縣師主大小都調發亦徒眾事又爲大小都徵賦貢徵賦與載師相次徵貢與閭師相次故於此列職○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遺悆季反○遺人掌委積亦取給於九賦者故次三師之後註遺以物饋遺○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均人以年歲弛舍與遺人施惠相類故次遺人之後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三公以師保立名二氏中下大夫亦以此名官一則無在不詔王媺而教國子以德行一則無在不諫王惡而教國子以藝儀上司輔導以正君所教又將來居公卿大夫之選者誠教職中尊官也陳及之曰徒百有二十人者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帥夷隸守王門徒不得不多也○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司諫掌糾德猶民之師氏○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司救掌糾惡猶民之保氏故列二職於二氏之後鄭剛中曰王德成而無過亦欲民有德行而無過惡設司諫猶已有詔媺之師設司救猶已有諫惡之保○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糾德糾惡皆以教民民相讎則教不行矣設此官以調和之所以輔教之窮也故次司諫司救之後○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男女配合教之首事且司徒主民孤男孤女何以廣生設媒氏以司配合所以生民所以端風

化也調人和難媒氏教親故與調人相次註合異類使和成齊人名麴櫱曰媒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司徒地官畿內地事無所不統市者利之所交畿內五十里皆有市凡育於地者皆利賴焉而因此而飾僞交爭則教法壞非廣設眾職以掌之不可司市者市官之長帥也按遺人五十里有市是王畿內道路徑由每五十里皆設司市也此據王城後市故以下大夫爲長帥下此則上士及中下士領之耳竊謂市大者仍統於下大夫如王城外四面皆近郊爲九州四海商貨之所駢集四正四隅各去后市五十里彼此相去亦各五十里各置賓客候館豈有不設下大夫以統之者乎外此貨盛而市易多者仍設下大夫二人故司市一職設官至繁不得拘序官之數爲限額也○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

徒二十人。質如字。質人掌市質劑、○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廛人掌市廛、兼取市各稅、○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賈音古。虣薄報反。六職市中分地司事、胥師賈師、不命之士、司虣以下皆庶人、○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泉府掌鼓鑄行泉、而司賒貸、市中要職、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

史二人、徒四人、司門司關、與司市、商貨出入聯事、且門市之後、而二官又相次、司門、統掌王城門者、王城內城九里、十二門、外城十二里、亦十二門、然則合言之、內外城門當二十四、每門下士、據分掌者言、每門二人、當四十八人也、○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疏、王畿千里、王城在中、面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則十二關、○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節通掌邦節、而璽節核於司市、符節驗諸門關、竝道路旌節、亦授自門關二職、故二職列司市之後、而掌節又列門關之後、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

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人掌遠郊遂地、合三同、及甸地十二同、且六遂及各縣治法、胥出遂人、又畿內溝洫、統主之職事最繁、故自副貳及旅、合六十官、而府史胥徒、亦與六卿等、遂人所掌、起近郊外、去王城五十里、至甸二百里、若田閒溝洫、則統畿內掌之、自王城外盡於畺地、若治民之法、行於六遂甸地者、通及三采遂甸、而外諸侯亦以為準、故遂人固不與遂大夫同處、劃執中以為居司徒府者、其說太拘、要之於近郊內置署耳、○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酇作管反。遂地起近郊外五十里、盡遠郊百里、六遂、每遂遂大夫一人、縣正五人、鄙師二十五人、酇長百有二十五人、里宰五百人、鄰長二千五百人、

蓋準諸六鄉而無稍異者、然鄉地自王城至近郊、合地一同、遂地合三同、六遂每遂已轄半同、又每遂轄甸地各二同、以甸地十二同、亦統於六遂故也、六遂準六鄉而設官降一等、六鄉以卿為長帥、遂則中大夫轄之、下此縣正即下大夫、鄙師至鄰長、各降一等、甸地兼轄於遂大夫、而分治於縣正、皆公邑也、縣正統五鄙師、鄙師統五酇長、酇長統四里宰、里宰統五鄰長、與六遂縣正以下無稍異、遂大夫一經凡為邑以四達、戒其功事是也、周之六鄉、自王城至近郊、地僅一同、六遂在遠郊、占地三同、是遂地居民、疏於鄉地三倍矣、甸地居民、亦當準遂、每同二遂之地、得縣正十人、鄙師上士五十人、酇長中士二百五十人、里宰下士一千二百五十人、鄰長不命者六千二百五十人、合十二同、則縣正一百二十人、鄙師六百人、酇長三千人、里宰一萬五千人、鄰長七萬五千人、總甸地居民則三十七萬五千家也、或疑甸地豈無山林川澤、不應居民如此之多乎、謂此準民居於六遂者、遂地居民稀疏於六鄉三倍、即有山林川澤多者、不足十縣正、少者置十縣正有餘、何必多為之慮、

邪六鄉無府史胥徒以鄉大夫至比長皆鄉以下任職者兼攝政也此六遂中大夫六下大夫三十旬地一百二十下及上中下士及不命者鄙師酇長里宰鄰長數溢十萬豈任職諸官所能充數況遂旬之地尤重稼穡四時督課殷繁而遂大夫自轄遠郊半同又兼旬地二同職專地大非如六鄉可以攝治其有府史胥徒也明矣或曰然則何以無之曰必劉歆妄意遂可準鄉而刪之也謂歆罪上通於天夫豈過與○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旅師聚遂甸罰粟以利斯民者也然旅客旅新甿來徒此職主其聽治則司旅人事矣故曰旅師○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稍所致反。稍家稍在甸地二百里外地二十同大夫食邑所在司馬調家邑之車乘稍人職其事也○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委烏偽反。委人斂野賦以待給通主畿內諸委亦

地官事○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土均主平畿內邦國之政均人均以歲之上下此均以地之媺惡皆地官事也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草人主化惡工以種藝謂之草人者黍稷及瓜蓏蔬菜種類甚多不如下地種稻可以一物名也故該之以草人○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下地惟稻可種故曰稻人胥徒多者隄障蓄洩之役繁○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土訓誦訓一掌地圖以詔王一掌方志以詔王皆地官事○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皆為王掌庶土以阜物者皆任地之官○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

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註迹之言跡知禽獸處按迹人掌邦田之地守井人掌金玉之地守亦地官事○丱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丱音礦號猛反。註丱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角羽二官及掌葛染草炭荼蜃皆為王徵斂山林川澤之賦者故列虞衡之後○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掌炭下士二人史

二人。徒二十人。○掌茶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茶音徒○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囿人爲王牧百獸、場人爲王樹果蓏珍異、皆掌地事者、○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廩人通掌穀米之藏、以下大夫爲之、任甚重也、事甚繁、故徒三百人、○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舍人掌宮中用粟米、倉人主粟入之藏、司祿主頒粟米以給祿、故列廩人之下、○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倉人掌粟入之藏、積粟至多、胥乃四人、徒止四十人、嫌其太少、意倉人統於廩人、廩人胥三十、徒乃三百人、可以助之也、○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此官闕、○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司稼掌巡稼以出斂法、九穀之多寡攸關、故次於此、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抌音由○註、女舂抌、女奴能舂與抌者、抌、抒臼也、按職用米甚多、女舂抌及奚、斷不止此數、誤可知、又按舂人舂粟成米、饎人炊米成飯、槀人共內外朝冗食之食、皆取給於廩人、故列職於廩人之後、○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饎尺志反○槀人奄八人。女槀每奄二人。奚五人。卷六終

周官心解卷第七

諸暨楊莊蔣載康闡訂
後學周源瀛校刊

地官司徒第二之二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司徒教典、家宰所建、凡司徒所建、皆教典中事也、司徒掌教、主徒、徒即人民也、民麗於土、無居無食、何以施教、故須土地之圖、麗土之民、衆寡不齊、必盡得其數、乃可經畫其奠麗而施教、故民數必考、人民之數、則其登之之簿書也、謂之建者、邦國都鄙有建置削奪、人民有生息減耗、故司徒掌其建也、安擾則施之以教、俾之安擾、安則使之安於土地、擾則使之馴擾相親、邦國兼畿內列邦說、佐王安擾邦畿以徧海內也、孫偉夫曰、圖之名一、而亦異用、司徒之圖、在安擾邦國、必計度疆域廣狹、五土多寡、於土地所生風氣所宜加詳、司馬之圖、爲禁暴平亂設、必記形勢阨塞道途通阻、可以講攻守之宜、達進退之便、於山川險要道里遠近加詳、推之職方天下之圖、司險九州之圖、與司徒所掌、實不侔矣、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註、周、徧也、九州、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幷也、輪、從也、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邱、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名物者、十等之名與所生之物、千里曰畿、疆、猶界也、溝、穿地爲阻固也、封、起土界也、馬季長曰、東西爲廣、南北爲輪、按九州、每州設牧統之、而地域大小不同、欲分置畿疆、故須考圖、令無不知、五土每州咸具、而又不等、山林川澤、虞衡之地、建國設都

必于邱陵墳衍原隰於此不辨無以知建國設都之多寡又必據圖辨之也辨邦國都鄙之數於每州中辨之制其畿疆每州各立其界俾無侵軼

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壝俞類反。社山林等五土之神配以句龍稷穀神配以后稷壝壇外埒也舉外包內田主亦社稷在藉故曰田主社稷之壝設在列侯雉門內之右田主在列侯藉中註野所宜木若松柏栗以松爲社者名松社之野按此節就每州所置侯國言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會古外反。會總計總合土之物生動物植物生民而辨五土所生之大別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皁音皂。註毛物貂狐貒貉之屬縟毛者也鄭司農云皁物柞栗之屬今謂柞實爲皁斗

按毛象山林草木方形體方山石象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膏依註作櫜。註鱗物魚龍之屬膏當爲櫜蓮芡有櫜韜津潤也按黑水色津水潤氣三曰邱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覈音核專徒丸反圜同。註羽物翟雉之屬覈物李梅之屬按專而長邱陵象邱陵形圜且多延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莢古協反晳音錫。註介物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莢物薺莢王棘之屬晳白也瘠臞也按墳衍水清多沙晳而瘠象墳衍也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蠃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蠃力果反叢才東反肉如字庳音婢。註蠃虎豹貔貙之屬淺毛者叢物萑葦之屬按豐肉體充肥庳猶短原隰土厚少石廣平不甯豐肉而庳象原隰也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民之常如生山林者形質固稟山林之氣而不移居處復在山林一生所食所用更長資此山林所生之毛物皁物以爲常也五民皆如此民既不同非教何以同之此十二教所以必施也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民苟且則不可入於善苟由於不知敬以祀禮教之使虔奉祖先外神之祭夫乃知事事皆有鬼神臨在上而質在旁凡事必敬以承之而不敢苟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陽禮鄉飲酒之禮賓興習射尚賢蜡飲尚齒皆以揖遜行之胥教民以讓而化其爭心也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註陰禮男女之禮昏姻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作樂皆以行禮所以樂禮也乖稟於氣質矯之甚難以樂禮教之俾循習於抑揚抗墜之美進退雍容之度則悅於心而漸漬有漸自化其剛戾之氣而不乖也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

越儀如典命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準命數尊卑而不可越民耳濡目染自知等威不同自不敢越也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愉音偷。愉薄也俗禮俗冠昏喪祭舊俗習行而善者皆本仁厚之心而制教之安於其舊而不變斯民俗日加厚而不薄也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虣薄報反。虣凶戾不馴性質不中故有邪惡過失以刑教中司救收而教之恥諸嘉石納諸圜土民自恥其不善痛自矯厲以協於中而不虣也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誓告諭明切恤災危相憂民怠於爲義上以明切之誓教以相恤使知都里之災危可憫任恤爲彼此有益民自激厲於義而不怠也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度居食服用之度民逞其欲何知節約教之[illegible]貴賤各有其度如王六穀六牲下以次而殺王九嬪九御下以次而殺王十二玉章下以次而殺民自知節而以爲足欲也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世事累世以專業相傳凡醫巫

星象及百工等、少習心安、因教以能、不易其業、如五官中諸氏、考工諸氏、皆世世為之、各有傳業者、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愼德、以賢制爵、有德者貴、民共慕之、自愼修其德也、爵、大夫賓興、遂大夫興甿、皆勤脩德也、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註庸功也、祿之多寡以庸而制、民羨慕之、自興起而有功、如役則不怠、守則嚴、戰則奮勇、皆可以蒙上賞也、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相息亮反、毓音育。周分九州、細分則十二土、如舜時十二州、分野上繫十二次、雖均此山林川澤等五地、均此動植二物、而土既各異、卽所宜又不同、如山林皆宜毛物、阜物、而十二土之毛物阜物、其宜又不同也、相、占視、阜、猶盛、蕃、蕃息、毓、生也、任、任之也、邦國都鄙、以此阜蕃毓三事任之也、載師任土、專王畿說、疏、知其利害、十二土中、利處居之、害處遠

之、以阜以蕃以毓、亦由知其利害、○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種章勇反。又就十二土中、別種蓺之土而辨之、壤亦土也、以萬物自生言則土、以人所治而樹蓺言則壤、必知其種者、壤不同、種之所宜各不同、必悉知其種之所宜、乃可以教民介所種、無一不宜也、稼穡、穀土、樹蓺、虞衡園圃之土、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土均之灋、卽後土均以地媺惡為輕重之灋、九州均此山林等五物、而媺惡不同、實有九等、如禹貢雍州田上上、揚州田下下是也、土分九等、地征亦分九等、天下之政、無不均齊若一矣、民職、地守地職、地貢土田正稅、財賦、如山農澤農入羽角臯葛諸物以當正稅、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景音影、下同。測土深者、測土之淺深、蓋土不可大淺、大淺則發洩易盡、物產或柔脆不堅、又不可大深、大深則氣不易發、而生物鮮少、惟地中不淺不深、為至善耳、地中何以求之、以土圭正日景以求之、如下日至之景尺有五寸、是也、土圭以量日景、其長尺有五寸、夏至日中午、植八尺之表、以求表景、合於土圭、如植表過於南則表景短于土圭、南方土淺、近日而多暑、植表過於北則表景長于土圭、北方土過深、遠日而多寒、然同此不淺不深一帶、過東過西亦不可、蓋所謂景夕者、夕時日在西、而物景東向、朝時日在東、而物景西向也、故置表過東、日在表西時多、景亦向東、如夕時多、置表過西、日在表東時多、景亦向西、如朝時多、雖午中表景總不能與表一線也、多風氣散、多陰氣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土不淺不深、地之中、天氣亦正而不偏、恰與地合、四時所交三句、三天氣之不偏、四時所交、春溫、夏暑、秋涼、冬寒、若相交代、與多暑多寒大別、多風者雨少、風雨所會、無多風之患、多陰者少陽、陰陽所和、無多陰之患、百物、人民及動物植物、地氣過深過淺、天氣多暑多寒多風多陰、皆於生物不宜、惟地中天氣地氣與物無一不宜、允百物之所阜安也、于以建王國、而為天下會歸之所、善之又善也、李晉卿曰、夏至日道入赤道北二十四度、北距嵩高弧背九度餘、下直衡岳、晷無景、衡岳距地中、弦徑約九度餘、地平鳥道、相去約二千五百里、是百六十餘里、景已差一寸矣、鄭注千里差一分、允未然也、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

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上言建王國此乃建諸侯邦國其食者皆公侯伯子男自收之稅餘則孤卿大夫所收而入其什之二於君鄭註似誤公地二十五同以十二同五十成制三鄉三遂宅田士田等七項田並餘公邑甸地公邑田所謂食者半也外此十二同五十成制家稍大小都三等采地侯地十六同以五同三十三成有奇制三鄉三遂七項田並餘公邑甸地公邑田又以十同六十六成有奇制三等采地伯地九同以三同制二鄉二遂七項田並餘公邑甸地公邑田又以六同制三等采地子地四同以一同制一鄉一遂七項田並餘公邑甸地公邑田又以三同制三等采地男地一同以二十五成制一鄉一遂七項田並餘公邑甸地公

邑田又以七十五成制三等采地、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晦古畝字。此緊承上五等封國來所造都鄙即公地五百里之半侯地四百里伯地三百里參之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四之三也而國畿都鄙亦於此互見不易即上地不云萊五十晦以上地可歲種也一易即中地二百晦者內萊百晦再易即下地三百晦者內萊二百晦疏以室數制之依城內室數於野制地與之按當兼城外民居城外者甚多〇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須職事焉以爲地灋而待政令奠如字。此總括王畿邦國都鄙言註制地貢九職所稅按即地稅地職上有事居地之民各有所職之事或財或役地守民居城邑鄉遂虞衡園圃諸地皆有守職職事即上三項事地灋一定之灋酌五物九等地之媺惡以立灋也、黃文叔曰政令師役會同賓客喪紀稅斂、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弛式氏反舍音捨去羌呂反殺所界反蕃方袁反。相民宅授民田建邦國都鄙以治之又以地之媺惡分九等以立地灋皆所以聚民也然歲饑乏食民欲離散故以救荒十二政聚之散利貸種食也大凶則施惠薄征輕租稅也弛力息繇役也舍禁山澤遴禁與民同利幾門關察出商弊當罰者以歲荒欲集商貨并此去之無征更可知矣眚禮殺祭祀賓客飲射冠昏等禮殺哀省喪禮杜子春讀蕃樂爲藩樂謂閉藏樂器而不作多昏令民不備禮而昏娶者多使女得就養男有佐助索偏求也索鬼神廣求鬼神祈禱詩靡神不舉靡愛斯牲除盜

賊饑饉盜賊多奪民資、或成亂故嚴法除之、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註保息安之使蕃息慈幼愛幼少如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十四以下不從政養老七十養於國五十異粻之屬振窮拼救天民之窮者曰矜曰寡曰孤曰獨恤貧貧無財業稟貸之寬疾若今癃不可事不算卒可事半之安富平其繇役不專取、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媺音美。本猶舊俗民之所安不革其所習加品節以安之宮室民所居媺之使有門堂與作又堅固無風雨之患則安其居族墳墓族葬也如此則更無異姓侵占而死者亦安聯兄弟生則族食有差死則衰麻免弔各因其世斯敦宗睦族異姓不

睦傳而族屬安聯師儒欲使安其習業而不棄也師傳業者儒宿學可請問者聯朋友令交相勸勉交相佐助安於行義而不怠也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齊也富者衣服獨異富或生驕貧或恥而忮不能相安矣故令同衣服以安之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縣音懸○乃施教灋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此教灋卽小司徒所建卽下節比閭等保受諸事是也○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鄕使之相賓比毗志反下同○前後文皆言邦國都鄙知不單指六鄕

令令邦國都鄙令以比閭族黨州鄕居民以保受葬救賙賓教民也保如今鄰里結狀相保則賞罰相及勸戒以從教受宅舍有故相寄託也正教以親睦之道相葬教以哀死相救教以急患難相賙教以恤窘急相賓使共推賢能令交生契慕也又保相保爲善不爲惡故亦爲教註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鄕萬二千五百家按王制六鄕自王城中至近郊諸侯大國三鄕次國二鄕小國一鄕亦自國城中至近郊卽王都鄙諸侯都鄙亦準此但地狹不能成鄕耳疏各立官長教勸於民

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斂財九曰生財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上頒教灋於在城六鄕及邦國都鄙各郊里此則徧頒民職自畿內及諸侯凡邦國都鄙皆準此十二職事又各分別登之簿籍令無游民也鄭司農云稼穡三農生九穀樹藝園圃毓草木作材虞衡作山澤之材阜蕃藪牧養蕃鳥獸飭材百工飭化八材通財商賈阜通貨賄化材嬪婦化治絲枲斂材臣妾聚斂疏材生材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學藝學道藝按士學道藝也世事累世專業相傳凡巫醫卜筮諸藝事與前十二教世事大別以農工商賈及士己見於前也服事府史胥徒服事公家者自一至九卽大宰九職大宰總理天下財賦此九職皆有職貢觀閒師任農以耕事貢穀可見也大宰惟職其有職貢則任民止於九職若司徒則主民之官卽無職貢必頒職事矣故於九職外又增此三項

以鄕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事註物猶事也興猶舉也民三教成鄕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獻其書於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知音智○事無不知曰知慈祥愷悌曰仁性無不通曰聖應事隨宜不可搖奪曰義發皆全體外內如一曰忠善氣迎人犯而不校曰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行下孟反婣音因○註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恤振憂貧者按任勇於爲義爲親族鄕里任事不怠也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註禮五禮之儀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灋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按此專六鄕及都鄙中郊里之教而統諸侯邦國都鄙之郊里前十二教徧施於天下此第及六鄕及諸郊里者十二教民所易能此三物十八事則聖人之學非凡庸所易幾故也三物以鄕立名知鄕教更重矣所以然者賢能卽異日公卿大夫教必異等又比閭等衆爲六軍正軍兵凶戰危必備詳其教庶鄕民皆善而後可以卽戎也○以鄕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弟音悌○糾嚴飭以八刑

嚴飭之令告不率以從教也大司寇以五刑糾萬民其
一鄉刑上德糾孝此入刑以不孝之刑列首知六行以
孝爲先也不弟不友於兄弟及不敬師長也註造言訛
言惑衆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按上列六行之
刑又列此二刑此二者皆能惑教故以此防之疏上言
友專施于兄弟此變言弟兼施于師長故退在睦婣之
下鄭剛中曰教民三物糾民止於六行者人性有厚
薄昏明之異德不可以皆同材有能不能之別藝不可
以皆能六行者人人所當勉者也不修其行則害于身
禍於家亂人倫而傷聖治是戮民也加之以刑不亦宜
乎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註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僞使其行得中鄭司農云五
禮吉凶賓軍嘉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註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
心應和鄭司農云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按僞僞妄驕慢邪辟皆後來僞妄僞肆則不中禮由

中制所以閑眞性而除縱肆故可以防僞妄而教之中
情情慾情慾熾盛則行私而多戾又何以和樂由和作
所以滌邪心而全正性故可以防情慾而教之和也五
禮六樂皆六藝中事重舉之者見六藝此二端鄉民無
一不教六藝亦最
重此而首列之也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
附于刑者歸于士。斷丁亂反。有地治者鄉大夫及州長以下治鄉民者也註附麗也士司
寇士師之屬鄭司農云民不服教而有獄訟斷時恐不
審故與其屬吏共聽斷之小罪司徒決之附于五刑則
歸于
士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肆如字。註牛能任載地類也羞
進所肆解骨體按去蹄全解骨體
陳之於俎與廟中時
祭但解右胖者不同○享先王亦如之。疏享先王四時幷祫禘也亦如
之者亦如祀五帝但禘郊之事先全烝後豚解羞其肆
體解而進之若宗廟四時之事則無全烝先豚解次體
解羞其肆
者熟獻也

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脩道守涂地之民職令令野廬氏
委積委人遺人所庀大司徒令之
註少曰委多曰積皆以給
賓客疏大賓客諸侯來朝

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屬之屋反。註衆庶所致
役也鄭司農云六引引喪車索六鄉主六引六遂
主六綍疏在棺曰綍見繩體行道曰引見用力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旗司徒大旗旜
也司常孤卿建旜註徵衆刻日樹旗期于其
下疏凡軍旅田獵所用民徒先起六鄉之衆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于天下。註大

故王崩及寇兵節六節
有節乃得行防姦私○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
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大荒大饑饉大札大疫死者衆移民辟災就安稔通財不可移
者豐處通穀米給之上荒政兼畿內及列邦此大荒大
札則指列邦令天下邦國各相通也然王畿亦當如此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教官其屬也令正治致事各令整理所治以事書簿以上
司徒既勘校將移冢宰弊治也此節十一字當
在國有常刑之下蓋歲終丑月屬正歲之後也○正歲
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
國有常刑。此於令正治致事之先預飭之不正不正所
治也常刑司徒有誅冢宰有誅也正歲子月
此節二十七字當在歲終十
一字之前斷屬劉歆妄易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

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比毗志反施式氏反舍音捨。教瀍欲施教而立瀍也比閭族黨等戸有遷移口有增損故歳建之以爲施教地也六官之貳皆有建猶小宰特建宮刑國中四郊包鄉遂公邑都鄙三采國中至近郊六鄉也國以比閭立瀍遠郊六遂公邑甸地則以鄰里鄼鄙縣遂居民者而其瀍亦仍不異都鄙采地都城至近郊瀍皆準鄉外胥準遂也夫夫家婦猶言男女九比各家人數自一人至九人猶九州土地媺惡分九等也必爲九比單丁不授田轉移執事五口授下田以下授餘夫之田六口授中田七口授上田七口以上加餘夫之田九口以上則另授一夫云比者以五家爲比之瀍居民也六遂甸地及都鄙郊里以外鄰里等民居名異而實同亦有九等之別貴卿大夫士賤服公事者卽府史胥徒老國中六十以上野六十五以上幼國中未及七尺野未及六尺廢疾癃病也征役師旅田役等征施當爲弛貴賤老幼

廢疾皆在弛舍之數祭祀飲食喪紀民閒禮事禁令祭祀三者皆有禁令不使失禮瀍

乃頒比瀍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歳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比毗志反畜許六反後六畜皆同輦里演反。比瀍五家爲比之瀍登以民數登簿書家五人以上爲衆五人以下爲寡六畜亦徧登慮不畜尤重者牛馬駕革車牛駕大車車革車大車輦人挽行物卽衆寡六畜車輦必辨之者人有強弱牛馬有肥壯疲乏車輦或善惡不等也施政教職事十二地守地職地征入刑三田授受皆政也十二教保息本俗保受等及三物皆教也行徵令師田行役等徵召之令必歳時入數政教必時施力役必遞均歳時每歳歳終

○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比必里反。大比大比教官之治比要致治之籍簿大比徧及王畿及中國故弁受邦國比要也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會如字。註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按伍五人皆徒卒此先王因比閭居民以立軍制也五家爲比故五人爲伍二十五家爲閭故二十五人爲兩推之族黨州鄉與卒旅師軍無一少差故國中及四郊爲六鄉而六軍之制咸備六遂爲六軍副因鄰里鄼鄙縣遂以制軍瀍亦同此其餘公邑及三采瀍無不同役功役亦準軍瀍使有部分統率追逐寇胥伺捕盜賊貢地征稅也賦車乘兵賦也 李景齊曰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一乘七十五人也約兵車一乘三兩之數四乘則三卒之數百乘則三師之所合五百乘則三軍之所合積而至於千乘則六軍之所聚焉是六軍之數適足千乘統六遂都鄙之兵悉天子畿內則萬乘矣諸侯大國千乘三鄉三軍僅止於五百

乘爾按車中甲士用士庶子更在卒伍之外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疏上地下地使得均平故曰均土地據土地計其人民可任不可任而徧知其大數按一家七人授以上地所養衆也六人授中地所養適中也五人授下地所養寡也可任丁強任役事者家可任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其大數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可任者衆而惟調其一寬民力也田與追胥非遣役田習部伍擊刺不可遺一人追胥捕盜除患必合衆力故竭作也竭作盡起疏六鄉致民一爲正卒餘皆羨卒若六遂下劑致民一爲正卒一爲羨卒餘皆餘夫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

其犯命者。註、命、所誓告、按上是平日立灋、此用衆庶時、小司徒掌政教等事、○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註、大事、戎事、大故、災寇、鄭司農云、餘子、羨也、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註、井田、制似井字、因名爲、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註、謂隰臯之地、二牧當一井、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謂井牧、按上中下田皆畫井、通算、則上中下各三分之一、適二井而當一井、故謂之牧、然則井者分計、牧者合計也、自邑至都、定田之多少、以爲任地令賦等事立額、此灋外自都鄙內極四郊、鄭氏據都鄙而以爲鄉田不井、誤矣、任地事、任之治地之官令守治、令貢、如近郊遠郊十一十二等額、令賦、師旅使出兵賦、稅斂、如地職之共、及各項當稅諸物、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政依註音征。○註、政、稅也、當作征、黃文叔曰、域、界也、井邑邱甸縣都各有界域、按分其域、如一都四縣、一縣四甸、一甸四邱、皆細分其界而令守、如同都之民既守之、于其中別其爲縣爲甸爲邱而守也、施職平征、皆準此、守者、地守、職、地職、兼役事、征、征稅及軍賦、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肆如字。○註、小祭祀王元冕所祭、疏、小祭祀用牛、則王之祭祀無不用牛者、按代大司徒、

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

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軍旅、大司徒治徒庶之政令、此巡役治政令、亦代大司徒行事、役、築軍壘修城塹之役、

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帥音率。○註、喪役、正棺、引窆、復土、疏、邦役、六鄉衆庶、按葬兼督遂役

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疏、建邦國、立畿外諸侯邦國、諸侯國社、侯社、勝社、皆有稷配之、立其社稷、以文書法度與之、按畿九畿及九州皆有界疆所封國界、正之、使畿無越軼、界不華離也、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比毗志反。○地比、九比居民、簿書、取鄰比爲正、則訟可決、地訟以圖正之。註、地訟、爭疆界、圖、邦國本圖、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治成、日成歲終、當攷一歲教治、言日成詳攷也、屬官、鄉師至下士、誅賞、贊大司徒、此及下節九字、當移置待邦治下、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會古外反。○亦歲終時事、羣吏、即下六鄉四郊之吏、要會、月要歲會、簿書、令致其事於大司徒、己贊之、校勘以上、冢宰也、○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

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修灋糾職以待邦治。修灋、重整教灋、糾職、嚴飭教事、職守、邦治、即冢宰治典、歲終、冢宰攷治也、此節三十九字在歲終節前、又劉歆所易、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比必里反。○六鄉四郊、包六遂甸地、六鄉四郊之吏、皆主徒司教、故大比以考察之、教治、教職中事、政事、徒役中事、平之正之重加整理、夫、一夫上田、屋、下田三百畝、舉上下以該中也、五人以上爲衆、五人以下爲寡、攷夫屋而及其衆寡者、恐不合七人授上田、六人授中田、五人授下田之灋也、又及六畜兵器、六畜、重牛馬、兵器、該車輦、議功役師役之備、政令、冢宰三歲比治有廢置誅賞、又建教典須發也、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六鄉不井、何以言屋、鄭註之誤顯然矣、

卷第七終

周官心解卷第八

諸曁楊莊蔣載康闡訂

受業 錫顧大治 吳深 校刊

地官司徒第二之三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疏、鄉大夫以下至比長、各聽斷其民、鄉師又聽其治、恐濫失、平察之、按鄉師四人、鄉有六、各掌一鄉有半、此專指教事說、惟及六鄉、

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眾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此統徵內當役者、司徒主徒、鄉師其攷也、故平時所掌如此、國比之灋、即小司徒之九比、眾、家七人

六人五人、寡、合餘夫乃得充七人六人五人之數者、夫家、即夫婦、有夫婦乃成家也、可任者、即上地家三人之類、施舍、即貴賤老幼及馬牛不任乘用者、戒令糾禁、亦小司徒祭祀飲食喪紀之類、獄訟、即小司徒民訟地訟等、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辟音璧。○疏、大役者、謂築作隄防城郭等役也、按州、州長所統、里、縣正所統、兼甸民役及三采、亦當準此、役要、州里所送民徒之簿書、辟、司徒所定功作章程、逆、猶鉤攷也、

凡邦事。令作秩敘。邦事、營作征行皆是、敘、功次、食之多少、功之次敘、皆計而作之、令無冗濫、不給、不中式程、不就約束也、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蒩、子都反、一子餘反。○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此則羞腥爛也、蒩、藉也、以茅藉祭物、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束之、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既祭、束而去之、疏、甸師共蕭茅、彼共茅、鄉師束而切之、長五寸、立之祭前以藉祭、故云茅蒩、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輂九玉反、輦里演反。○註、輂、駕馬、輦、人挽行、以載任器、司馬法、夏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加二板二築、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按此正治及戮、亦該廣、不專鄉民、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註、治、監督其事、疏、大喪用役、若輓六引、按各帥一鄉有半、○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纛、桃報反、匶音舊、同柩。○此兼遂甸民、鄉主六紼、遂主六紼、註、匠師、事官之屬、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鄉師主役、匠師主眾匠、共主葬

引、雜記、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翿以御柩、天子六引、禮依此云、鄭司農云、翿、羽葆幢也、爾雅、纛、翳也、指揮輓柩之役、正行列進退、按雜記所謂匠人、即匠師、匠人執翿、與鄉師同。○及窆。執斧以涖匠師。窆彼驗反。○註、匠師主豐碑事、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鄭司農云、窆、葬下棺也、春秋傳、日中而塴、涖、臨視、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正義竭作、鼓鐸旗物兵器、及卒伍部分、皆在田灋、○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眾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斷丁亂反。○鄉師者司徒之攷、故以司徒之大旗致民、司徒大旗、熊也、鄉、六鄉、邑、遂邑、甸邑、及三采之邑、旗物各畫號名、使各就旗

物令部分井井也斷爭禽之訟是既田後事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朝直遙反○惟田與役有徵令有常者田則蒐苗獮狩皆竭作役則以次調發而已徇兼市朝警眾庶亦戒在官○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艱古艱字○註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艱阨饑乏鄭司農云賙讀為周急之周拔疾病死喪亦當施惠其事則司救掌之國國中野遠近郊及甸地鄉師掌鄉兼及甸地施惠地近遂亦從鄉

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比毗志反○此又專據六鄉以教惟詳于六鄉也下大比放此註吉服祭服凶服弔服比長主集為之愚謂當主喪服又曰祭器者簠簋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為之喪器者夷槃素俎楬豆輁軸之屬族師主集為之按喪祭民生大事不可不盡禮恐民不能備物而廢禮故官主集為之此周家之治所由與唐虞比隆也又曰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或射于此黨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為鄉大夫或賓賢能于此州吉器若閭祭器凶器若族喪器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鄉大夫備集此四者愚謂四器備於下而鄉師復稽此欲六鄉之眾吉凶禮樂一一由禮而人盡賢能也正歲稽器為歲終攷治地也正歲事反敘終歲之下劉歆易置也宜轉易以復經文之舊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比必里反○李茂夫曰上正歲稽器歲終攷治此則大比之時鄭剛中曰攷教則察其辭稽器則展其事設教而辭不逆理制器而事不廢常是守職可賞者也教灋須于上而為非聖之言器用制于鄉而有不舉之禮是曠職可誅者也攷詔誅賞不特詔廢置而已按詔告司徒

也司徒據此仍告王及冢宰以大比即大計六官各比其職而上諸冢宰冢宰合而計之以詔王誅賞廢置也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六鄉之地由王城中極于五十里近郊以近郊為界者下所登及野故鄭司農云萬二千五百家為鄉

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行下孟反下皆同○註鄉吏州長以下按德三德行六行道藝六藝司徒教灋也令鄉吏分掌教灋又時加攷察期大比所興各得其實也以下黨正書德行道藝族師書孝弟睦婣有學閭胥書敬敏任恤皆以攷察得之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登書之冊即歲時所入之書七尺年二十六尺年十五者國中晚征而早免以其為士庶子戰則乘車為甲士若郊邑之民則伍兩卒旅之徒卒故野早征而晚免也當征者登當舍亦登歲時入于司徒偕鄉師以時稽之也國中王城中野城外至近郊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比必里反○以其品堪為公卿大夫士故曰賢以其才堪為鄉公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故曰能眾寡鄉人皆在以禮禮賓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鄉老鄉公吏州長至比長

○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厥明賓之明日獻猶

進王拜受重得賢能入其書于天府同于祖廟之寶藏
內史貳其書者內史掌以八柄詔王王授爵祿掌書王
命使馮此
以官之也。○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
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疏退者獻賢能之
書于王退來鄉內
按鄉射之禮州長春秋習射之禮先行鄉飮之禮者鄉
大夫既獻賢能更欲教賢能以獻乃舉此禮以合眾庶
而詢此五事之善也州序習射此五州所教之士故以
射試其善而取之五物未能備善備善者爲上和者揖
讓雍容射皆愿中而又比禮比樂無勉強之迹德藝皆
美故居第一容能容物射時儀度皆善即藝有未精爲
人所勝而喜怒不形不改常度足徵所養故居第二主
皮非即主皮之射比辭射時容體皆未善而發必中的
堪澤宮須獲之選故居第三和容者射藝甚劣屢不能
勝頻飮罰酒而愠怒不形揖讓雍容不改常度足徵素
養故居第四舞弓矢之舞德藝未優者射時無善可取
而試之以弓矢舞而容節皆比禮樂取之可以興起學

士六樂之大舞故居第五主皮之射田獵後射于澤
以須餘獲不樹侯而但張皮以射勝者再射不勝者降
但取能中而已此以鄉射之禮射禮射也禮射而僅曰
主皮謂其但能中而不足于禮樂也或以貫革言之尤
與情事
相違○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
之長知丈反。詢之眾庶而後教之鄉校以成其賢能
異日興而獻之非鄉大夫一人之私也乃使民自興
擧賢能也出長入治更後日事出入皆就鄉說此賢能
就一人說賢德可尊在朝爲公孤卿大夫士居鄉民之
上也小宰六計二曰廉能止弊教職之法以治徒眾事
煩須才能也居官者家仍在鄉退朝家居仍使治此鄉
民公卿卽爲鄉公卿卽爲鄉大夫中大夫爲州長下大夫
爲黨正上士爲族師中士爲閭胥下士爲比長以治鄉
民貢賦田役事也詁書曰天聽明自我民聽明天明威
自我民明威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如是
則古今未有遺
民而可爲治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
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會古外反。大司徒致灋正
月所受此正歲所攷之灋卽
小司徒正歲所憲教灋之象或恐未審又攷諸司徒以
備歲終正治致事各憲于所治示其屬以飭之正歲事
在歲終之後又劉歆所易
宜轉易以復經文之舊
國大詢于眾庶則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于朝。詁大詢者
詢國危詢
國遷詢立君按議刑三刺一詢羣臣二詢羣吏三詢
萬民亦帥鄉民而致于朝疏朝外朝三槐九棘之所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大故災變寇戎大
喪等警急須人故
使民各守其閭待政令俟調發民各守其閭則一呼而
萬眾立至允善制也按秋官修閭氏國有故令守閭互
惟執節不幾則閭各自
守嚴備之義亦自兼之○以旌節輔令則達之。詁民以
徵令行

將之無節則不得通按令司馬之令以旌
節輔馮信也疏國大故恐有姦寇故爾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長知丈反。王城中
九州近郊二十一州
鄭司農云二千
五百家爲州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
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屬音燭下同行下孟反。屬合
聚灋卽教灋三物以勸八刑以
戒卽教灋所具者正月讀灋下春秋二社各一讀正歲
又讀州長凡四讀灋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令循三物
糾其過惡而戒
之令免八刑○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
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會如字。詁序
州學也疏春祈
膏雨望穀豐熟秋以豐稔報功故祭祀州社也春秋會
民射于州序州長二時會聚其民而行射禮于州之序

言以禮先行鄉飲酒禮乃射也、按亦如之、如正月勸戒也、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註、大祭祀、州社稷、大喪、鄉老鄉大夫于是卒者、涖臨也、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註、掌其戒令賞罰、于軍爲師帥。疏、師征伐田田獵、行巡狩役役作、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會古外反。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讀之、如初亦勸戒之、如正月所讀。正歲八字宜在先、歲終九字宜在後、亦劉歆妄易、

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比必里反。鄭司農曰、贊助也、按不曰誅賞而曰廢興、興賢能廢愚不肖、鄉大夫所主、誅賞則王與冢宰司徒主之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鄭司農曰、五百家爲黨、

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屬音燭下同。註、以四孟之月朔日讀灋、爾親民於教亦爾數、按三月一讀、益以春秋二讀、則六讀邦灋、曰邦灋、不止于教灋一年政令皆兼之、

○春秋祭禜亦如之。禜榮敬反。註、禜雩禜水旱之神、爲壇位、如祭社稷、按亦如之、亦讀邦灋亦糾戒也、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國索鬼神而祭祀、蜡祭于建亥之月、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者齒也、一命再命三命者位也、正之者位與齒或相妨、此飲禮以齒高者爲賓、次爲介、爲三賓衆賓、五十立侍、六十三豆、七十四豆、八十五豆、九十六豆、得先入獻酢、若有爵者、大夫樂作不入、士旣旅不入、入亦不于正禮其位、則一命者以年與衆賓相次、再命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于其上、位至三命、席于尊東、雖父族年踰之者、亦得居于其上、如此、則貴年貴爵、各適其宜、而不相妨、所謂正齒位也、第言三命以上可知、蜡祭之禮行于農事已畢、百物有功者皆報之、故曰國索鬼神也、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禁戒。冠古玩反。○疏、此並是民之所行、黨正教其禮事、因戒令督禁之、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會古外反。疏、帥族師以下、致所掌事于州長、按此節十三字當在歲時涖校比之下、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

黨正書之以上州長、令教于州序者、全書德行道藝優于族師所書、必正歲書之、歲終致事時、乃上于黨正也、此及下節六字當在歲終節之前、亦劉歆妄易、

以歲時涖校比。比必里反。註、涖臨也、鄭司農云、校比族師以時屬民、校登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六畜車輦、

○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鄭司農云、百家爲族、

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屬音燭下同。註、月吉每月朔日、按又數於黨正、七二月每月一讀、下又二讀、凡十四讀、灋所書孝弟睦婣卹、閭胥書其敬敏任恤而上之者、則六行已備矣、書有學、則六藝亦可觀、此又將上之黨正以教于序者、每月吉必書、知考察至勤、

○春秋祭酺亦如之。酺音步。註、酺人物烖害之神、按酺卽步、校人職冬祭馬步是也、蝝

螟之酺人鬼之步恐爲害故祭之祭酺族衆合聚故有
讀灋等事亦如之亦讀灋亦書其孝弟睦婣有學也百
家爲族五比爲閭考察易詳立教又以教行爲重閭
書任恤族書孝弟睦婣飾僞安得與賢能之選乎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挍登其族之夫家
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比毗志反
。四閭之吏閭胥四比長二十此正黨正所涖以挍比
者挍而登之簿書以爲師田行役調發即本各家衆
寡不同掌二十五家之閭胥數而辨之此百家之族師
又挍其數之辨之者而登之後此鄉大夫之所登據此
也
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
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

役國事以相葬埋比毗志反。邱氏曰既以伍灋比其
居又以什灋聯其居覆云五人爲伍
十人爲聯明軍灋自此出也相保是見居者保之相受
是新徙者受之刑罰相及相共則惡者同惡而無所比
慶賞相及相共則善者同好而無所蔽按五家相保五
比相受四閭則相葬埋也邦職即役事之職此正以邦
比之灋挍登
而比之者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
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卒時八閭爲聯作民則合
其卒平居十家爲聯作民
則合其伍族師合之
令相救相佐助也○歲終則會政致事會古外反。
上之黨正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鄭司農曰二十五家爲閭
按徵令即師田行役所徵
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

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數色主反
比必里反下同。註祭祀州社黨禜族酺按役田獵及
功役政若鄉飲詢衆庶及州射黨飲酒喪紀大喪之事
四者皆會聚衆民因以讀灋任恤六行之末然敬則自
待不苟德行道藝必求其備敏則專責英特德行道藝
必求之勤書而上之族亦將來賢能之選也黃氏曰
以祭祀聚則讀祭祀之灋以役政聚則讀役政之灋以
喪紀聚則讀喪紀
之灋此說存參
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觵古橫反撻吐達反。註觵撻
失禮之罰觵用酒以兕角爲之
撻扑也按禮飲有觵罰禮射有撻罰凡比皆有觵撻知
比時胥彬彬禮讓矣民安得不日進于善乎閭第二十
五家閭胥掌其觵
撻吏知督察至周
○比長比毗至反下同
五家爲比
各掌其比之治比長下士僅帥五
家不及大政然切

而挍之其職正煩大司徒頒之鄉吏比長亦吏也知掌
五家之勸戒矣而歲時之挍登必由比始六畜車輦兵
器之簡稽必由比始州長以下正月四孟月吉之讀灋
冠昏喪紀祭祀之禮事師田行役之作民及歲終致事
三歲大比切而挍之皆比長所當治也如以爲
不然觀後鄰長文凡邑中之事相贊可知矣○五家
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辠本亦作罪衺似嗟反
疏相受者宅舍有故
崩壞相寄託相和親者五家有不和親
使之自相和親有辠惡相及欲使不犯
從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此國中四郊同在一鄉者同
屬一鄉大夫政令通比長從
其人授所處之
吏俾知無辠惡○若從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註從
于他
出居異鄉也授
之者有節乃達○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內音納
無授
無節或辠惡逃亡故圜土內之禁之
圜土以俟攷察斷罪也圜土獄城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註壝壇堳埒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疏言壝不云壇舉外以見內鄭剛中曰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則有社而稷從之封人所設之社壝謂地所以不立稷也按大示兆域廣特爲畿封若社稷在朝右者但爲壝已耳不得有畿封也此祭地北郊也設社壝而不兼稷稷不立壝也此爲大示統天下五土之示者惟天子得立而祭之故係之以王而曰王之社壝見非諸侯有國大夫有家之所得立也封人雖上士而其職甚尊故王者封國造都邑特掌其社事而邦國都鄙之統於王社亦可見矣王社以下社皆兼稷無論侯國之社大小都家邑公邑州社里社無不有稷籍田之社亦王所祭也謂之田主則有稷矣社之甚尊者莫如大社居廟右而小宗伯立之者也然而大社大稷東西並列則雖尊于邦家諸示而終不得並于大示灼然也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疏禹貢徐州貢五色土孔註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是封諸侯立社稷之法也按社稷侯國左祖右社之社稷也四疆國邊境陳氏曰祭社必及稷社配以句龍稷配以柱商時易柱以棄○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此據王畿之都邑言非邦國都邑也疏都邑大都小都家邑三等采地按亦如之者亦如諸侯設社稷封四疆也

令社稷之職註令諸有職事于社稷者也郊特牲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出唯爲社丘乘共粢盛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楅音福絼音紖本又作紖持忍反槀古老反○飾如飾羔雁以繢鄭司農曰絼牛鼻繩今謂之雉註楅設于角衡設于鼻如椵狀也水槀給殺時洗薦牲疏云凡廣之按凡祭祀以下二十六字疑是充人錯簡○歌舞牲及毛炮之豚炮薄交反○註君奉牲入隨歌舞之言肥香以歆神毛炮豚者爓去其毛而炮之按言及亦歌舞之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此爲大盟飾牛牲也喪紀大喪不論軍旅亦然賓客之盟則因朝覲宗遇會同大盟王自臨之惟喪紀王世子臨之殺牛以盟告明神故牲加飾也不然喪紀去飾賓客軍旅牛非獻神者安用飾之邪疏軍旅殺牲謂釁獻軍吏大盟天子親往臨盟按此十四字疑是牛人錯簡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入疑當作師春官鎛師疑當作鼓人教鼓兼教金金從鼓節也單出曰聲雜比曰音五聲之節在金鼓故以節聲樂師亢在和金鼓聲不失節斯聞者心和故以和軍旅田役坐作進退皆從鼓鐸諸聲故以正田役鼓師所教則統用鼓諸事教之此及舞師二職疑當入春官

教爲鼓而辨其聲用註辨聲用別其聲所用之事鄭剛中曰教爲鼓者教鞞人爲之○以雷鼓鼓神祀以下皆教事註雷鼓八面鼓愚謂當六面以祀天樂六變也○以靈鼓鼓社祭註靈鼓六面鼓愚謂當八面以祭地樂八變也社即北郊王之社壝大戴禮陽氣爲精陰氣爲靈示陰故以靈名鼓○以路鼓鼓鬼享註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以鼖鼓鼓軍事鼖扶云反○註鼖鼓長八尺○以鼛鼓鼓役事鼛音羔○註鼛鼓長丈二尺○以晉鼓鼓金奏註晉鼓長六尺六寸按金奏擊大鐘以奏樂鐘人以鐘鼓奏九夏是也○以金錞和鼓註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以金鐲節鼓註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鼓節按司馬職公司馬執鐲鼓行鳴鐲是以鐲節鼓也

○以金鐃止鼓。註：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按司馬職，卒長執鐃，鳴鐃且卻，軍退不擊鼓，是以鐃止鼓也。○以金鐸通鼓。註：鐸，大鈴也。按鐸有振，司馬職兩司馬執鐸，司馬振鐸，則羣吏作旗，車徒皆作，而鼓行；擁則羣吏弊旗，車徒皆坐，而又三鼓，是以鐸通鼓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帗音弗。○二舞見下舞師。百物之神，物鬽也。舞師兵舞舞山川之祭祀，帗舞舞社稷之祭祀，此祭祀百物之神用之，或兵舞以示捍禦，帗舞以明祓除，用鼓伐鼓之義，亦舞師帥舞徒以舞也，互見可知。祭祀百物之神，言凡，見舞時無不用鼓也。

凡軍旅，夜鼓鼜。鼜，千歷反。○註：鼜，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昫。疏：鼜聲同憂戚，取軍中憂懼之意。晨昫時當發，為發昫。○軍動，則鼓其衆。軍動，將臨陳時。○田役亦如之。夜亦鼓鼜，軍動亦鼓其衆也，作士氣。疏：田獵圍合，擊鼓象對敵，大司馬職鼓，遂圍禁。

救日月，則詔王鼓。救日當擊雷鼓，救月當擊靈鼓。

大喪，則詔大僕鼓。大僕音泰。○註：始崩及窆時也。王光遠曰：自雷鼓至通鼓，則鼓人所辨；自凡祭祀至亦如之，則鼓人所鼓；自救日月至大僕鼓，則鼓人所詔。按鼓人人字皆當作師，所詔路鼓也。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暵，呼侃反，又可旰反。○樂師教國子小舞六，而此舞師所教第四又三舞同，惟彼干此兵，有異。儒說多以干舞當兵舞矣，不知此舞師自教舞徒，與樂師所教大異，況干兵異制，干，兵中一器，兵則干盾等總名，又不得相混邪。考夏官司兵及司戈盾，皆授舞者兵，即此兵舞也。干與盾亦異，盾圓，干方長銳上下平，稱彼兵戈盾之屬。帗裂五采繒為之。羽析白羽為之。皇析五采羽為之。三者皆有柄。旱暵之事，雩也。暵，熱氣。既教舞者至祭祀，又帥之而舞也。此山川社稷四方雩祀皆不在國中，故下以野舞言之。○凡野舞，則皆教之。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興，作也。上鼓師百物之神亦鼓其舞，知此小祭祀不興舞者，乃祭祀之至小。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牷音全。○註：六牲，牛馬羊豕犬雞。鄭司農云：牷，純也。按謂色純。祭祀神尊者必當其色，次者但取色純，下者用尨。云共牷，舉中以包上下。卑不必色純，體必完具也。五官各有牛人、雞人、羊人、犬人、豕人等，差擇毛體以共。牧人至大祭祀卜牲，牧人又擇體完色純者共之，應卜，則與充人養之。大祭祀之牲，則充人養之三月。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黝音幽。○天神陽祀，惟南郊用元，日月星辰等陽祀則騂牲；地元陰祀，惟北郊用黃，社稷五祀等陰祀則黝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天神則五帝之臣句芒五神，配以五人臣者，各順春夏秋冬四方以祭也；地元則五嶽四鎮四瀆及東南西北四方之元，皆隨方以祭也。不言南北郊、五帝以下，槩上毛之。羽毛純色。或謂祈穀亦騂牲，宗廟亦騂牲，予曰：祈穀用騂，魯用周之所尚，宗廟之用騂亦然，執此以駁神元之祀，豈神元亦可束以本朝之制與。

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疏：上方色是隨其方色，此牷物雖不隨方色，其色須純，不得雜也。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尨，模江反。○註：外祭，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杜子春曰：尨，雜色不純。毀，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按若四方百物，此即用不繫之牲者。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註授充人殊養之按言犧牲體完毛純之牲其神尊故用此祭之所以必授充人殊養之凡祭祀總陽祀陰祀望祀時祀等○凡牲不繫者共奉之直共奉之不授充人也幷不授監門故云不繫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待祭祀賓客軍旅喪紀等政令也此爲下總綱註公猶官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職如字○註享獻也獻神之牛以祭者也按求索也求牛索祭之牛郊特牲索祭祝于祊蓋于廟門內設饌以求神卽詩祝祭于祊所用牛也職人職養牲者卽牧人充人之屬芻養牲芻牛人擇公牛以授充人等芻養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積子賜反○牢禮飧饔也積給賓客道路之食者司儀上公出入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膳掌客上公侯伯殷膳大牢子男特牛

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食音嗣○諸侯射行燕禮無牛俎天子禮異故得有牛舉賓射見大射或謂膳羞庶羞也非正俎然經兼饗食饗食有牛俎賓射亦有牛俎不特庶羞矣況庶羞不臉牲膷及牛胾牛炙牛膾皆因牛俎而始有乎軍事共其犒牛犒苦報反○鄭司農曰犒師之牛喪事共其奠牛註喪所薦饋曰奠按喪云奠者未葬不立尸膳食但奠置而停之故曰奠也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任公器徬薄浪反○牽徬轅前及左右輓牛也註人御之居前曰牽居旁曰徬按任貨物可擔負者器斧鑿等器疏會同軍旅兼言行役王行巡狩六軍從也兵車駕馬別有兩轅駕牛以載任器亦謂之兵車故云兵車之牛也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簝音老○鄭司農曰盆盛血簝受肉籠註互縣肉格　按封人錯簡凡喪紀賓客十四字似當在此節之下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註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按牷體完色純繫于牢知設楅衡言祀五帝包昊天及地祇○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散祭祀王不親祭者四望社稷或不必三月亦繫于牢而芻之可知散祭祀之牲繫國門使養見非充人所養也國門城門鄭司農云使守門者養之疏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一旬之內而已案楚昭王問于觀射父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則祭祀養牲得三月及旬此散祭祀亦浹日而已展牲則告牷肆師祭祀展犧牲祭義朔月月半親巡牲知大祀之牲王亦展視矣告牷告體完具不言毛色體完具毛自無損也○碩牲則贊王光遠曰碩大告體之充左傳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蓋

君牽牲宗人告碩充人贊之饋食禮宗人視牲告充按封人錯簡凡祭祀飾其牛牲以下二十六字似當在此節之下

周官心解卷第八終

周官心解卷第九

諸暨楊莊蔣載康闡訂
同邑駱遇隆校刊

地官司徒第二之四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之灋，土有任有育，物之能以其任任之之灋也。物地，事相視各土所宜，如居民、樹藝、畜牧事。授地職，令以所物之事為職也。下國中、園地、近郊、遠郊等，惟主穀土而兼及圖廛，若於庶土無涉。而凡任地一節，乃及漆林，可見此物地授職正兼庶土。註文兼及虞衡，得之。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

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賈音古，畺居良反。○國中不殖穀，惟為廛里工商等所受以居家室者。此國中，外城內也。場圃，場人所掌，樹蔬果為生業者。園場圃與場圃亦在外城，亦有廛。近郊，王城外五十里以內，皆是國中近郊六鄉之所居。宅，宅者，即大比所興賢能之士，遊學成均而不任事，如安宅而居者，故曰宅者。不任事，故不賦祿，而別以田養之，即宅田也。士田，工田之誤，百工飭化八材，國家器用所資，亦別以田養之。賈田，賈人之田也。此賈人非居貨求利者，如市之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肆長及泉府賈人，為公家辦事者。惟司市下大夫，食采家稍，與此無涉。長男徐錦疑市肆諸人不過千百，似無須另制一種田，日周制五十里有市，甸地以內皆王治之，此十六同中，市不下百數矣。即以泉府賈人例之，如天官之大府、玉府、職幣、庖人、典絲及夏官之羊人、馬質，皆有賈人，而王使執玉幣以聘，胥以賈人從，而賈師于國之賣價，又嗣掌其月，況會同軍旅率屬以治市者，又此賈師邪，其人眾不下百工，而且過之，故田居近郊邊際，而更多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鄭氏可的據。牛田，固牛人所食，外此則牧六牲之牧人，養大祭祀之牲之充人，牧百獸之囿人，皆在地官，當共食牛田。賞田，見司勳。牧田，則春官雞人，秋官犬人，冬官豕人，尤眾則夏官之校人，除二大夫食采家稍外，若僕夫、馭夫、趣馬、巫馬、廋人、牧師、圉師、圉人，及馬質至極於數千，而羊人養羊，亦屬夏官。服不養猛獸亦屬夏官，掌畜養鳥，亦屬夏官，其他藪牧之養，繁更不在限也。即占地至多，不又宜乎。甸地皆公邑，地十二同，在六遂之外，亦以遂洪制之，但分二千五百家為縣，或鄙或鄙或里，所統稀少，故以邑言。言公邑，別於大夫所封，大夫有家，故言家邑，下於都也。家邑皆方五十里，稍在甸外，合地二十同，當封八十家邑。縣地，小都，即中都大夫所封，以邑言，故此云小都。孤卿及開國功德大者之所封也。小都方七十里，縣在稍地外，合地四十八同，當封

五十六小都。大都封三公及開國功德最大者，封疆方一百里。畺地在縣地外，合三十六同，封大都亦三十六。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漆音七。○此任地賦法也。國宅，王內城宅里，諸官公署外，至多者莫如士庶子所居，夏官量人所謂分國為九州是也。此皆守宮、守城、為王翊衛，外此則賢能國子所居，若在市者，則賈師、胥師、司虣、司稽諸人，及府史胥徒之給事諸官者，此皆當居公廨，故無征也。此園廛，即上經廛里任國中之地、場圃任園地是也。二者額皆二十而一，然廛之二十一數少，圃之二十一數多，而圃之二十一，第農人一夫四之一耳，以圃圖多利而勞，一家所受不過二十畝而已足也。若外此十一、二十而三、十二、二十而五，則於遠近郊甸稍縣都漆林所取總數中取其十之一、二十之三、十之二、二十之五也。蓋宅田等任近郊，則宅者工人賈人取其賦矣。遠郊任官牛牧賞田

賞田加田無國征有征賦者亦府史胥徒牛人牧人六鄉受賞家取之惟甸地爲籍田所在王六食及食中宮六宮並私人者胥取給於此然而祿內外三士士庶子者亦在於此則王食一家之外仍不得爲己有也若自稍至畺以封三采彼亦各置工賈以下六種田其甸地又割所封四分之一以祿其卿大夫受封者自食之外又以祿其三士士庶子等王又安得而多取之此二十而一十一二十而三十二之的義也上言任地自近郊至於畺胥以田言則第主穀土已耳而此經稍縣都之下乃有漆林之征是又及山林川澤諸庶土矣愚以爲是舉漆林以該三采之庶土且又以漆林之二十而五見三采所有庶土王之所征亦不出十二也蓋王城以外二郊甸地庶土隨地而有其賦統入於王不必言征額惟稍縣都所封三采除名山大川大澤藪外凡尋常山林川澤即隨地給之因有二十而五之額以別於諸庶土及穀土也三子澄曰漆林何以征重至此曰畿內百工聚於王城者至多凡諸造作動資漆用況漆生於山林而山澤之賦以待喪紀按諸王朝自大喪迄小喪

男女別異尊卑辨等無論棺槨龍輴之車凡諸贈送禮器樂器用物武備指不勝窮漆之爲用尤至多矣所由必二十而五也又問圜廛何以二十而一曰此在外城業無他受王所自取之賦也其二十而一者周家取民定於十一而地賦與民職兩分於此任地之賦取其半合民職所取又半正十一而稅王外統九州內君畿內凡取於民者胥定於此又問王取三采地賦十二民貢不取乎曰亦準地賦地賦十二即民貢之準也閭廛在外城國中地無別授王得盡取於民故與民貢平分而全得二十之一圜之二十而一圜之地賦也廛之二十而一廛之地賦也若近郊至畺地各有所授矣胥當取其十二而二郊獨異者近郊除去國中缺田四百井而三項之田宅田必廛田之賦並給此近郊所由僅得十二之半也遠郊何以二十而三遠郊田合三同同皆九千六百井本可足十二之數然賞田中之加田無十二國征則亦全得二十而一之地賦矣所由二十而三不及十二四之一也任地之賦取民以二十一爲額取地以十二爲額而遠近郊皆不足十二故又以民貢

補之若國中圜廛王所自取似可不拘額數而閭師亦取足於民貢非止爲外城地狹不足以待賓客也蓋賦於民者以二十而一爲定額取於地者以十二爲定額法立自上與天下畫一之道也然則王取漆林踰額必於山澤中減他項以平之矣周官征稅胥十一之法授以廛里則廛里十一授以土田則土田十一然廛里土田又分地賦民貢爲二民貢取於九職任民之稅也即大府萬民之貢以充府庫者也除三采以外胥王所自取若地賦則任地之稅即大府自關市至於幣餘之九賦就庶土言名山大川大澤藪在天下者胥入於王無論畿內若尋常庶土王亦惟取在遠近二郊及在甸地者耳若平土王所自取者第在國中之圜廛由近郊迄畺地胥有食之者即上經可槩見也故以地守人以十二爲額以地授民而取賦以二十而一爲定額以地賦之二十一合民貢之二十一非即所謂十一邪儒說多疑鄭氏上公半貢王侯伯三之一貢子男四之一貢謂周家至仁不應徵求之重至此故愚解大司徒文全不取鄭氏謂公侯伯之封三采子男之祿其臣耳而

王之取於諸侯苦無確實明文及審觀此經再三乃知內外畫一公侯伯子男胥以十二奉王不異三采之額也蓋周公立法取民皆十一地賦二十而一民貢二十而一合之則正十一取於有土者皆十二地賦取十二核之止於十一民貢取十二核之亦止于十一合十一者二亦十二耳內地如此外侯可知故外諸侯皆十二貢王此確然可信者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鄭司農曰宅不毛不樹桑麻也布泉按宅不毛曠宅土也田不耕曠田土也里布屋粟皆罰之里即廛里里布一廛之布屋粟非三家之稅下地夫三百畝田下稅輕一夫受田之輕稅也職事均人地職地守中職事夫家即夫婦二人周家授田五口始受一廛下地一夫僅夫婦二人所受里居田萊止一夫四分之一征稅至輕今此民所居地僻無與城郭要害之守無道路掃除聚橐等事又國家之事物產當共

者或非所有或地遠令不及焉所謂無職事也與九職任民全無交涉出夫家之征取下田地賦四之一不全取一家之賦也如鄭氏所註則罰大重而不能供矣豈周公之法哉

以時徵其賦。各因其入時徵之並罰亦徵可知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音許六反下同○國中居王城者四郊近郊遠郊國中近郊六鄉也遠郊則六遂賦非地賦乃民貢也任力即公旬民貢與地賦平分徵於民者亦二十而一合地賦正十一而取九職賦民通於天下閭師所徵止於國中四郊盡國中載師僅取二十之一近郊取止十一遠郊亦二十而三不足十二之額故復徵九職民貢以益之所徵之外皆充王府庫者也若甸地載師已足十二之額故閭師不徵則皆充王府庫者外此稍縣都三采所徵王亦收其十二與地賦同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農原農兼山農澤農樹事統於場人蒔蔬果之民註草木葵韭果蓏之屬按工居工廛為百工者商居市廛為商賈者牧民居藪者以養蘩為職嬪居民廛者包臣妾女事絲枲事包聚斂布帛絲枲所成亦包蔬材衡山林之民包山虞此及虞民居山林川澤所出者衆故以物言虞川澤之民包川衡此於大宰為九職在大府司會諸職即九功之貢然此經任嬪兼臣妾則二職合一貢任衡貢山物任虞貢澤物則一職分二貢

凡無職者出夫布。三子澄曰無職者即轉移執事之民居大宰九職之末者也布錢也無職者不受地不執工賈等事無財物可貢故出錢也按此正稅與前無職事大別蓋單丁未娶不授餘夫之田者故出夫布而不言家征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盛音成衰七回反下同○此則恥之以示罰也觀此知先王之世比戶皆田蠶樹畜無不勤事而咸備以此任民則男女皆無游惰豐阜殷繁彬彬禮讓於此操券可得矣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此官專為三采設邦國王邦國都鄙稍王畿都鄙稍也都鄙大都中都稍小都此三采所有郊里及甸而已界域不明慮有侵踰故特設此官掌之固非王之甸郊里於外諸侯更無與也界畫明

考察乃易既分其界畫又於各界畫中辨之稽之則羣吏之優劣顯然矣此皆據簿籍而覆按之人民田萊數必相合家七人者田萊必百五十畝家六人者田萊必二百畝家五人者田萊必三百畝六畜為養生糞田所資而牛馬尤重與車輦皆師田行役所必用羣吏三采中治民者縣師攷之詔廢置詔王及家宰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官職三采而名縣師所居在縣地也掌稍縣都而居其中巡察易也前既分其域而辨之稽之而各得其數至此調發而作之必無脫漏失誤之患此車輦夫家所具應調乃共之會合也卒伍徒卒民為之車人都中士庶子為之即射御車右然車人乘車而車亦出於民[illegible]縣師則會而合之帥縣師帥之至司馬建旗所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量音亮○造都邑造大小中三等都邑量其地量其廣輪大小也辨其物辨民居及穀土庶土也制其域都鄙稍各有郊里及甸之域制之令合度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都鄙謂之野此兼三采都城內言不止郊里甸地也賦任地之賦貢民職九貢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遺欲季反委烏僞反積子賜反下同施式豉反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艱古艱字羇吉猗反○委積山林川澤庶土所徵也庶土在二郊甸地者賦全入王在三采者王亦十中取二與三采穀土同自鄉里至門關皆已徵後隨地置之者註少曰委多曰積按謂穀及禾芻

薪而以穀爲重恤艱阨即鄉師司救以王命施惠者艱阨民乏食及天患民病恤民艱阨自國中及甸而止故用鄉里之委積老孤死政者之父兄及子弟凡此老孤鄉遂及三采皆有周家至仁王皆養之門王城門及都城門關置地十二關也內外皆養故置委積於此賓客羇旅則遠方至者賓客弇而羇旅弇待之有別郊里之委積在遂地者也野鄙之委積在甸地者也縣都上脫稍字三采庶土王亦各取十二而置於其地者也凶荒之賑恤大故合八十四同十中取二之賦除委人等所取外皆存貯以待之故見憂民至意且置之於此不特恩及畿內並外諸侯災患亦應之可知矣此周家之至仁也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道路之委積出於倉人者倉人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此賓客會同師役正國之大事故也與常月道路委積截然不同註廬若今野候徒有庌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按候館迎候賓客之館註一市之間三廬一宿按古者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此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此路室多蓋軍士所止宿也供之者每室有之故止於委不及將帥所居舉多且將帥尊待之當異等不止路室與委也吉行若諸侯來朝卿大夫來聘此皆日行五十里者五十里有市故市置館以迎侯之候館以待賓客當大加豐厚故有積也君行師從大賓從二千五百人卿行旅從大客從五百人惟小聘則大夫所從止一卒百人然而所至必聚橐以衞之以所操幣重不得少疏也此於市置候館既取供給易備且市居民多尤不慮守禦單弱也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比必里反○巡比防侵尅不具頒分發隨需時發所備需時亦須頒發如恤艱阨時須鄉里之委積養老孤須門關之委積賓客需時須郊里之委積羇旅需食須野鄙之委積凶荒時須縣都之委積也而道路之所需亦如是矣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政音征下同○地政任地之賦也地守城郭遠近郊公邑民居其地者守之地職民居其地之職事上有事乃共者如反道聚穫及地產當共者皆是力政力役之征人民共役必備牛馬車輦以集事故曰人民牛馬車輦之力征也均之欲國中四郊公邑無輕重而得其平　地政庶土穀土之地賦有地賦即有民貢民罷於地貢均地賦則民貢亦均可知且地守地職從地賦力征與繇泉從民貢既均力征豈有不均民貢者此古經之簡該也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此專就四項中一事言即力征中亦惟指

功役，如修城郭門巷等事，盡民有歲豐歲歉之異，而上之功役必不可已，惟用中年爲準，無年少用一日，而豐年之民增一日以補無年之缺，以後無年者豐，而豐者轉歉，則又以豐補歉，乃所謂均也。周家上中下三田，及邱乘共車，亦如此。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凶札，大荒大疫，非無年可比，無力政，并一日不用，財賦，大宰九賦中關市山澤等賦，財賦且無，凡地賦民貢胥不征可知。○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無年守財不足，移役財用，年豐補償，至此則已之不收償。地職當收者，指地產言，地各有用而不可缺，無年薄征，地之用不足，取豐所征以供之，俟豐乃償，所謂均也。至此則以王之倉庫予之，不取均也。不均地征，凶札無所征也，不取民貢可知。

三年大比則大均。比，必里反。○總前二年豐地所贏歉地所少，令之一一償補，無輕重之差，是謂大均也。

○師氏掌以媺詔王。媺，與美同。○註，告王以善道，文王世子，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按以師名官，以引王於善爲職也，故掌以媺詔王，亦教國子，將來輔佐王，預教之於善也。呂伯恭曰，程伊川謂後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蓋後世未嘗不設諫諍之官，以糾主慝，而從容養德者，則闕如焉。師氏詔媺，事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不幸有過，則保氏之官在，故二官皆言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人君既有所養，又有所畏，所以二者不可偏廢。

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行，下孟反。○國子，王大子以下至元士之適子。三德三行，皆根本先資之教，引之使日進而極於至者也。國子學道，恐誤其所嚮，至德則極至而無以加之德，如文王周公皆是，以此教之，自欣慕而趨向增，故以爲道本。國子當勵行，或甘於逸樂，敏德則聖人精勤不息之德，如文王日昃，周公待旦，皆是，以此教之，則於倫紀所當實踐者，自勤勉而不惰，故以爲行本。國子必去逆惡，而逆惡不去，由於不知孝，孝德者天性之本，然其至極而眞摯者，昭見於事父母，以此教之，則性念以愛親爲心，自得情性慈祥，而深知某事爲逆，某事爲惡，而不爲，故知逆惡也。孝爲百行之源，教以孝行，以親父母，則恭兄友弟，忠君信友，諸行自切而行之矣。友行者，卑躬求友之行，能尊賢良，則損友遠而規勸之益所資至廣。順行者，順從聽命之行，順事師長，則聽從惟謹，詩書禮樂之教，脩身治國之道，無不求之，切至而得其大全矣。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註，虎門，路門，門外畫虎，司，猶察，察王視朝，有善道可行者，則前以詔王。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中，張仲反。○國中失之事，政事之善不善者也。教之以國事之中，使異日爲法，教之以國事之失，使異日爲戒。陳君舉曰，教以德行，立其根本，教以國政，使通達治體。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貴遊，兼所獻賢能未仕者說，貴者國子，遊則賢能未有職者，亦優游於道藝，與遊倖不異，故言凡以槩之。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從，如字。○註，舉，猶行也。疏，此數事，王行則從，所在皆詔王以媺也。○聽治亦如之。註，謂王舉於野外聽治。按亦如虎門外司王朝以媺詔王。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蹕音畢。

琉屬卽上士府史胥徒等兵服東方南方其服布其兵
斂西方北方其服旃其兵弓矢蹕止行人按四夷之隸
卽秋官蠻隸閩隸夷隸貉
隸兵服無考門外路門外〇朝在野外則守內列註內
列蕃
營在內者也其屬亦率四
夷之隸守之如守王宮

〇保氏掌諫王惡註諫者以禮義正之文王世子保也者
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按以
保名官以保全王行爲職也兼
教國子使具日居官無失行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教六藝六儀皆所以養之於道日習六藝之
美則不至心有外慕而離道日肆六藝之正

則不至身或放恣而離道此所謂養此亦所謂保也註
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
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
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
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
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註祭祀
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
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車馬之容
匪匪
翼翼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王舉則從亦隨處保王也虎門外聽治諫
王惡在外聽治亦諫王闈巷門近路門者

〇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行下孟反下同強技養反〇德六德糾者切詞戒飭務
令進德也勸之朋友不能進德者又令有德者以友道
勸勉之行六行正之者六行之失敎令歸於正也道藝
六藝怠於學藝者勉之使勤於學藝也先王之勸善也
切至矣大司徒三物之教鄉大夫以下既有專官復
設司諫司救二職一主勸善一主救過立法尤爲至周

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巡問觀察何等審詳巡徧巡其地問問孰爲賢能
觀召其人親觀之察又將此人審察書之辨之又
何等審詳德可書書其德行可書書其行道藝可書書
其道藝使三者皆書則可任國事者矣又必審辨其能
果異能也而後以異等書之必如此而後賓興所獻始
得其實也時書隨巡時卽書知三年中書不一書也此
重教成之士也卽
所以勸厲其餘

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行如字〇司諫中士
乃贊攷詔廢置赦宥
者三年巡行備得其實也鄉里據六鄉德行藝所敎王
所尤重故特設此官首節使民益興於敎次節輔賓興

之典令與舉無誤此節令
攷治得實敎職益修也

〇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衺邪同〇救救之使不陷墨劓則宮大辟五刑也邪惡
生性凶暴侮慢長老很戾不馴者也過失行事放恣不
顧倫理酗酒鬬囂者也誅卽下罰撻之也讓數其罪而
責之讓之誅之而不改必陷五刑矣又以禮防之而使
之不決又以禮禁之而使之不犯防閑其情性禁禁其
行事防卽下坐嘉石役司空禁卽下歸圜土皆所以救
之令不陷五刑也司諫第掌
國中近郊此職并遂甸掌之

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罰撻擊之加明刑去其冠飾書衺惡之狀
著之背嘉石朝士所掌在外朝門左使坐焉
以恥辱之既而役諸司空使事官作之坐役之數存於
司寇按民有衺惡不遽罰也必三讓不改而後罰罰而

不改宜歸士矣不遽歸士必三罰不改乃歸諸士其歸士者又不過加明刑坐嘉石役諸司空已耳其人能改異日仍得齒於齊民而與鄉里之選先王之愛民也至矣去冠飾而加明刑使之坐於嘉石役諸司空以深恥其無禮此則以禮爲防而救之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圜土獄城過失衺惡大見於事故歸諸圜土不詳收敎等事見秋官司寇及司圜歸諸圜土以禮爲禁而救之也去冠飾加明刑罰作而居圜土使深恥其無禮卽以禮爲禁而救之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天患水旱民病疾疫也民之艱阨鄉師巡而施惠鄉師不用節此用節者倂舁因天患民病而施惠亦救民事國中王城內郊遠近郊野甸地節珍圭典瑞珍圭以恤凶荒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難乃旦反下同○註難相爲仇讎諧猶調也按司徒掌敎職之外置司諫司救幾無遺事此復置一和難之調人使民相讎者解怨惡而循循於敎周詳極至之法也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註過非本意也成平也鄭司農云以民成之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

○鳥獸亦如之王氏曰鳥獸畜產猛鷙殺傷人也按并鳥獸之殺傷亦立法制周詳極矣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辟音避下同從才用反○註和之使辟不得就而仇之九夷八蠻五戎六狄謂之四海主大夫君也疏兄弟及從父兄弟師長主友皆無子復無親於己者故據己親疏爲遠近若有子及親於己則自從親爲斷復讎之法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己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殺者之親屬得復之不得蔓延也按此經爲過而殺人者立法虞書宥過無大康誥大辜非終乃不可殺過殺非本意原無死法欲申臣子之心而令遠辟使其人不得嗣守先業客死異鄉罰不輕矣不同國千里外海外三辟正斟酌忠臣孝子愛其君父之情而準唐虞五流三宅之典以立制者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註瑞節玉節之爻圭也和之而不辟不從王命也王以爻圭使調人執之治其辠按言執辠不免矣不殺可知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註反復也復殺之者欲除害弱敵也邦國交讎之明諸侯得者卽誅之鄭司農云反殺重殺也按殺人反殺期無讎己者也令邦國交讎則行文天下皆得執殺普天之下無一人非讎矣聖人誅極惡之法也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殺人而義其人罪本當殺如令殺姦盜於室中律無罪也被殺之親屬安得讎之亦令辟諸境外以申臣子之心然僅不同國則辟亦不違

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鄭司農曰令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此其類也按鬬怒以怨憤擊鬬者也成調人爲和解之不可成而書之記其人及鬬怒之事禁後動也如復鬬怒先動當罪故誅之也言誅因事科斷

○媒氏掌萬民之判註判半也得耦爲合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夫妻判合鄭司農云主萬民之判合

○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上市反○鄭司農曰成名子生三月父名之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註二三天地相承覆之數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疏王肅曰家語哀公問於孔子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

民矣。聞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耳。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而笄，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婚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言其極耳。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鄭剛中曰：判，夫妻反目分別而去。愚謂夫死失偶，亦判妻。入子，則此所娶者與先夫之子俱來。觀喪服繼父三條，則判妻以子入者多矣。書娶判妻，防姦；書入子，別姓。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中音仲，會如字。○註：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按：昏禮成於昏時。一歲中惟中春昏時在天十二宮星與在地十二支神上下應合，故令會男女。此男女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會合之使成夫婦。○**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奔，迅疾。配合苟簡捷速，不俟親迎者也。夫婦人倫之首，配合必備六禮，至貧迫無資，男三十而不能娶，女二十而不得嫁，不特婚姻失時，并人倫將廢，且男女怨曠，不慮有淫佚之醜邪。聖人斟酌權宜，謂重倫而禮可輕也。特許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能以禮婚配者，得

親鄰說合，即成匹偶，雖微禮不備，亦聽之而不之禁，非許之纂說相奔就也。則不禁奔，亦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貧不能具禮者云。於是時，則中春以外，雖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貧不能具禮，亦禁其奔矣。唐風綢繆三章，中春會男女之詩也。何以知之？三星，大火也。婚禮取昏時，中春心星初昏未見，首章云在天，則昏已過而見於東方也。比女踰二十，嫁失時。次章云在隅，直東南隅去昏時愈久，比男女配合交失時。末章云在戶，戶在中室東隅，而見三星則宵分矣，比男踰三十失時娶也。詩所云見此良人，主女見男；見此粲者，男見女也。作詩時王道已衰，中春之令不克時擧，則男女踰三十、二十而不得婚配者多矣，所由憫其失時也。次章再言邂逅，邂逅者，擧幣不行，男不親迎，女無送使也。然則邂逅直奔而已矣。大司徒荒政十曰多昏，蓋婚配爲人道之大，而貧家多不能擧禮，乘凶荒殺禮，時令簡省成婚。此時不特令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得權宜配合，即男未三十、女未二十，亦得配合，既使貧男有婦資其內助，又使貧女就養夫家，不至所失也。○**若無故而不**

用令者，罰之。令，會男女之令。故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値父母喪也。若無父母喪服而不會，是拘其小而廢人倫之大，天地安用此孤男孤女、不生不育者？罰之，正禁其不會也。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司，察也。既令之會，又罰其不會，仍恐有不會以致後時者，乃一一伺察其二十無夫、三十無家者，令會之，欲令無一男一女之怨曠也。仁哉。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純，註作緇。○註：純，實緇字。納幣用緇，婦人陰也。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必言兩，配合之名。十者，五行十日相成。士大夫以元纁束帛，天子加穀圭，諸侯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則每端二丈。疏：凡嫁子娶妻，含尊卑，但云緇帛，主庶人耳。行禮用制幣丈八尺，取儉易供。昏禮取誠實之義，故二丈整數。按：恐過費難供，或廢大倫，立此一定之制。凡統民以土，無過禁其過也。女家嫁子，幣亦準男家，恐艱窘不能嫁。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遷葬，生時已納徵，男女未合婚，皆死，葬則遷兩處之柩而合之，使死爲夫婦也。嫁殤，女已納徵未嫁，而男死殤，女不肯他適，父母聽之，使歸殤子家爲婦者也。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註：陰訟，爭中冓之事者。勝國，亡國。亡國之社，奄上而棧下，使無所通，就之聽陰訟，明不當宜露。按：聽媒氏聽此陰訟也。附於刑，亦聽之而課其罪，歸士刑之。亦媒氏歸之士也。士，司寇之屬。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註：量，豆區斗斛之屬；度，丈尺也。按：亦包權。參劉原父說：治，理萬民交易之法；敎，謂使三市信義不欺；政，平百物；聽訟獄；刑，戮盜賊，懲姦僞，禁壞法亂俗之物不儥於市；令，宜敎立政之事，必憲於民。

以次敘分地而經市。註：次，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敍，肆行列也。經，界。○以

陳肆辨物而平市。註、陳、列。辨物、物異肆。按令物之美惡不混、卽直之貴賤難欺、而市價自平
也。○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物靡、物侈靡者。買者多、貴而無用、能使用物買者少
而價賤。禁不得賣、則市價均也。○以商賈阜貨而行布。賈音古。下賈民、商賈、賈師同。○
註、通物曰商、居賣物曰賈。阜、猶盛也。鄭司農云、布、泉也。王光遠曰、布權百物而通之、貨不阜、布無所通、故以商
賈阜貨而行之。○以量度成賈而徵儥。賈、價同。儥音育。○註、徵召。儥、買也。物有定價、則
買者來。○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劑、津私反。○註、質劑、兩書一札而別之。按旣書質劑
多少、欠賖、胥可憑信、而嫌誣無所施、訟自息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註、賈民、胥師賈
師之屬、知物之情僞與實。詐疏、僞據物言、詐據人言。○以刑罰禁虣而去盜。虣、薄報反。
去起呂反。○註、刑罰、憲徇扑。○以泉府同貨而斂賖。賖、傷蛇反。○註、同、共也。民貨不

周官心解　卷九　地官　司市　十七　經籍堂

售、斂而買之、民無貨、賖貰予之。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
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昃音側、本又作戾。○註、日昃、昳也。百族必容來去、商賈家
於市城、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分爲三時、所以了物極衆。按主、居物於肆而賣於客者也。百族、農工及山
澤藪牧園圃諸民、以所有賣粥者。下飾僞之禁、民十二、工十二、可見匠人市朝一夫、據市中思次、司市聽事旌
物買處、若列肆、則居地又多矣。此三市各於一院內爲之、皆有市朝、大市於中、朝市於東、夕市於西。○凡
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
於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
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奠音定、又如字。奠賈之賈音嫁。上時掌反。思註作司。○凡市入、

凡三市市者、皆入市也。門、市外門。各肆門、胥二肆一人、其人甚衆、令守各門、使姦僞盜賊不得更出入。執鞭度
令出入以正、繫鞘爲鞭、因刻尺寸以爲度也。羣吏、各介次胥師賈師肆長。肆長辨物名實、陳於各肆、不使混淆。
胥賈二師、又展其已陳而定其賈、所謂展成奠賈也。言展成貨賄當易處者、必更置矣。上旌於思次、旌物賈於
思次、令買者望見、至肆交易也。市師、卽司市。三市各有思次介次、每二十肆中有之。市師聽大治大訟、胥賈二
師如遇大治大訟、則上之市師。思次介次殆張次而居之。註、思、司之誤。胥執鞭度、威正人衆。○凡萬
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敍。
辟音闢。○物皆別肆分陳、民賣買各就其肆。辟布量度刑戮、皆由市吏、辟開辟、令布遠行、泉府斂賖、自爲一區。
量度吏操公量公度、以核實、又自爲一區。刑戮、市吏決罪、又自爲一區、各不混雜。○凡得貨賄
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註、得遺物者、使置貨於貨之肆、馬於馬之肆、則主求

周官心解　卷九　地官　司市　十八　經籍堂

之易也。三日無識認者、舉之。李茂夫曰、自大市至此、皆以次敍分地而經市之事。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
靡者使微。亡音無。○註、使有使阜、起賈以徵之、使亡使微、抑賈以御之。李茂夫曰、此以政令禁物
靡而均市也。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通貨賄、通諸侯國。諸侯之貨賄、通於王國、王國之貨賄、通於諸
侯也。出入、出入於王之門關。註、璽節、印章。按璽節、商賈執之以通貨賄者、出貨賄、授璽節、入貨賄、驗璽節、司市所
用璽節、由司關給予、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此司關璽節、侯國無之、觀小行人達六節、不及璽節、可知也。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有災害、出産微、恐商賈少、物益貴、不稅貨
以招之、金銅無凶年、大鑄泉以市商所有、令市物多而民可不困也。陳及之曰、市旣無征、則物聚多、物多錢重

錢重物反輕、非所以便商也、作布則物雖多而錢不重
商賈獲其利、來者多矣、李茂夫曰自凡通貨賄至此
以商賈阜貨
而行布也、
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
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賈音古。偽飾之禁四十八、皆賈
師等辨之、民商工賈之偽各十二
者十二、土物產不同、其飾偽各十二也、
李茂夫曰此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也、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憲罰、書其罪狀、縣思次以示眾、徇罰、書其罪狀、加諸背
令徧行市中、扑、以扑撻諸市也、若盜賊小罪亦必扑罰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
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註、市者交利
行刑之處、君

子不遊觀、遊觀則施惠以為說、此王國之市、而說國君
以下、諸侯於國與王同、按罰幕帟帷蓋、罰市當憲徇扑
者、罰此四物以為市用、若帷幕、則思次介次通得用、帟
則思次所需、諸介次不得用、蓋亦司市乘車所用也、
參李茂夫說自市刑至此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也、至量
度質劑、司在質人、陳肆辨物、職之胥師、賈師、肆長、成賈
徵儥、掌諸賈師、同貨斂賒
專之泉府、各於當官詳之、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儥之事。
賈音古。註、市司、司市、儥、買也、會同師役必有市、大
眾所在、來物以備之、按尤防軍士強買致賣者不至、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質如字。註、
人民、奴婢也、
珍異、四時食物、按時物之美者、成
其交也、賣買書諸質劑、則交易成、
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質
劑

為分書、令分藏之、註、大市、人民牛馬之屬、用長券、小市、
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稽猶攷、按書契即今收票欠票、
亦書兩札而刻其側、書契或偽造、亦可致訟、故又
掌稽之、李茂夫曰此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也、
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淳章純
反又音
準。杜子春曰淳當為純、純、幅廣、制、匹長、皆當中度、按
同、兼權、徧巡而攷之、恐不同、壹、犯禁、犯不同不壹之禁
也、罰其人、憲徇等、李茂夫
曰此以量度成賈而徵儥也、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
內聽。期外不聽。註、齎券契來訟也、期內來治之、後期不
治、所以絕民之奸訟、且息文書也、按國
中、城內至近郊、六鄉也、郊、遠郊、遂地、野、甸、都、大都、小
都家邑、邦國、諸侯之國、此與秋官朝士聽治期日同、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絘
音

次、本或作次、總讀如字。布、泉、絘布、貨不入肆、積於次
閒、市官為張帷幕、令居之、以賣、則令出絘布、肆長掌斂
總布、則列肆之稅也、肆長陳貨賄、實相近者相爾所陳
一肆不出一人、布亦合稅、故曰總布、質劑皆官物、用之
者出泉則有質布、罰布、凡犯市禁之罰泉、廛布、貨物多
不能一時傾賣、停諸邸舍、而出泉則邸舍停貨之泉也、
杜子春謂無肆立持者、其稅總布、又改總作
儳、如鑿立之鑿、竊疑聖主之世、必無此苛政、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屠者、及市珍異者、自有
居肆之稅、此斂皮角筋
骨及珍異、則自以官泉斂之、蓋珍異不售、則久
而腐敗、皮筋亦然、斂之、正先王恤民之至意、
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註、滯、如沉滯之滯、珍異
不售、在廛久、則瘦瘠腐
敗、按斂盡為買之、入膳夫
以供王食、令民不拆資本、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

僞飾行價慝者而誅罰之。行下孟反。刑憲徇扑外加士刑禁僞飾之禁飾行如賣柑者敗絮其中而金玉其外價賣慝惡也序官胥師賈師二十肆皆一人是二者同居一次也然胥師所掌者政令平貨憲禁誅罰飾僞聽斷治訟皆政令也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賈音古奠音定又如字其賈之賈音價。賈師掌次中物賈之治辨物欲賈得宜令市正以賈令下禁貴價恐其賈昂皆物賈中事也

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恆賈。賈音價。註恆常也若猪米穀棺木睹久雨疫病貴賣之因天災害阨民使之重困也史直翁曰物價翔踴不可禁禁之則深藏而不出而求者益多價反愈貴雖有智巧何以弭之先王之市先知貨賄多寡有無之所在故能使必價而市價可使不貳故曰使有常價後世無法

以遠徙肆刑威以禁之欲求其賈有常不可得已○四時之珍異亦如之。疏此珍異富人賤時豫猪後貴時賣之

凡國之賣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鄭司農曰帥其屬更代直月均勞役按王府所積不可置之無用令斥賣正飾約以豐財也○凡師役會同亦如之。疏從行所在當直爲官買賣也按亦帥其屬而嗣掌其月此則從司市也賈師與胥師同肆而國之賣價胥師不與師役會同亦不與蓋胥師掌政令治訟刑罰國之賣價在知物美惡貴賤會同師役市中之政令訟獄刑罰又非卑賤者所得與也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鬭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虣薄報反。王光遠曰鬭者以力爭囂者以口競易彥祥曰虣者虐物亂者悖理徐氏曰出入陵犯恃強以相陵屬游飲食羣飲敗禮按司虣所治豪暴酗酒之徒其事易見故十肆一人○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搏禽之戮者撻辱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註不物衣服視聽不與眾同按所操亦異常司稽所搏姦詭盜賊其事須察故五肆一人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疏市之盜賊亦小盜徇扑而已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杜子春曰襲掩捕按正市人坐作出入而襲其不正此胥之治也胥二肆一人則所掌止二肆然坐必正作必正出入必正則市肆中皆閑以法整肅同於軍制安得不二肆一人邪○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註罰使出布按凡司虣司稽所禁所巡而梗拒不

受搏者胥佐二司搏之始就拘故法重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註爾近也使惡者遠善善自相近鄭司農云若俱爲珠玉買或百萬或數萬別異令相遠使買人不得雜亂以欺人參李茂夫說此及胥賈二師所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也○斂其總布。掌其戒禁。貨賄必實相近乃令合陳一肆中故稅亦共出謂之總布肆長合斂之歸質人以入泉府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賈價同楬音竭

抵註作柢都禮反弖音輿。鄭司農曰物楬而書之物物書買楬者其物不時買者急求者也註抵實柢字柢本也謂所爲吏主有司是也疏征布塵人紩布已下之布並入泉府故總云征布也按此現物成交亦各從其柢防姦也都鄙包家稍郊包甸市之不售時所多物滯於民用非時所需以其賈買仍以賈師等所定買之不抑也官買無異於民買不特無折閱之患而且有利此先王恤民厚意仁之極至者也

凡賖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司農曰賖貰以賈物按祭祀喪紀其事重故得賖官物非是或不賖矣祭祀常事故旬日還賈喪紀大變且費多故寬之得三月也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註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物定其賈以弖之疏不言都鄙主有司中兼之按息息泉上不取息於民貸價外令服公家役

事以爲息也以國服爲息濟民急而僅役國事民不虧財矣

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會古外反。泉亦財也凡國事之財用取具凡國事需泉用者皆取具於泉府也夫泉府以爐鑄爲職天下之泉胥出泉府其布行至廣國事之用取於是誠無有不可者也會其出入總計入泉出泉之要有餘納諸職幣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管以閉鍵以啓王內外城門各十二分掌於下士每門管鍵司門掌之授每門下士令晨啓夜閉

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正音征。幾不物防姦註正讀征稅也陳及之曰犯禁犯司市僞飾之禁民商賈工各十有二

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註死政之老死國事者之父母也按孤其子弟幼者

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繫音計監古銜反。疏散祭祀之牲不在牢繫於門使監門養之不必三月也監門門徒○凡歲時之門受其餘鄭司農曰受祭門之餘按監門受之也以其養牲加之惠疏四時祭門非一云凡以總之國門十二時祭外有祈禱故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有用牲於門之事

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造七到反。註造猶至告告於王而止客侯逆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註貨節璽節自外來者案其節書其貨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爲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參相連以檢猾商按司關掌國貨之節知門市所用璽節皆出於此司市司門皆用璽節掌之司關者在外故司關與司門兼掌三節於掌節見之

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疏司貨賄出入卽上聯門市事按治

令貨賄皆應用可市禁禁僞飾征貨賄之稅廛所止邸舍之布出布如市之廛於此停貨故有廛○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註不出於關私道辟稅舉其財撻其人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傳張戀反下同。註商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至關關爲之璽節及傳有璽節亦爲之傳傳移過所文書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註無關門之征出入關門無稅猶幾察姦人出入疏兼言門者門關同類無征亦同故於關并言門也

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爲之告敂音叩。註謂朝聘者也敂關謁關人鄭司農云國語敵國賓至關尹以告

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出內之內音納。送令文書告司關令送逆者

自王國來、以節傳出之、自畿外入、以節傳內之、此用當是符節、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自畿內及諸侯、凡官吏以事往來、奉庶出入市易、何一敢自專、行皆王命也、特無所憑、則不可行、隨所宜用而授之節、斯四達不倍矣、辨用見下、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玉節、即桓信躬三圭及穀蒲二璧、以玉爲之、角節用犀角、玉節授五等諸侯、角節授三等采地、此都鄙、專指在畿內者、與小行人都鄙別、彼都鄙、諸侯之臣食邑所用管節、小行人達之、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使所吏反、蕩吐黨反。○註、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按此使節、授王使使山國人國澤國所執、小行人三節、節雖不異、則給邦國授其使者、與此不同、杜子春云、蕩當爲帑、以函器盛此

節、或曰、英蕩畫函、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門司門關司關三節皆給二官、故列官於首、下則二官用節之辨、符節授受核勘、璽節授司關掌之、亦給司市司門所謂聯門市也、道路之旌節、至門司門授、至關司關授受、即核勘有期反節、司門司關、三節反有期日、掌節察核之、此三節、分頒畿內、皆門關所用、次掌節於二官之後、經義顯然、

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註、節爲信、傳說所齎操及所適、按即今文書通達於天下、至諸邦國、諸侯各授小行人所達諸節、往必核勘、故必有節、○無節者有幾

則不達。註、圖土內之、按此掌節之令也、

周官心解卷第九終

周官心解卷第十

諸暨楊[illegible]詮

受業姪錫川校刊

地官司徒第二之五

○遂人掌邦之野。古郊外曰野、自近郊五十里外至二百皆野也、遠郊五十里外至百里、合地三同、制六遂、百里外至二百、即甸也、於此制公邑、四周計地十二同、皆爲王田作、故以甸言、六遂遂大夫分掌、又分統諸公邑、遂師四人、則分掌六遂各一遂半、及公邑、遂人則通掌之、

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

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酇作管反、後同。○經田野、制井田、以土地之圖者、山林川澤各土、皆載於圖、必宜稼乃可制田、又隨地以異、多寡、不拘一灋也、此句爲上中下田萊及遂徑溝畛提綱、造縣鄙營六遂及公邑居民之灋、灋亦無定、皆因圖地大小、大即制縣、小即制鄙也、五家爲鄰以下、及地域溝樹、即其形體、地域包五涂、溝槩遂洫澮及川、樹則以爲阻蔽、非夏官司險溝涂之灋、使各掌政令刑禁、統六遂及公邑之吏、稽人民以下、即各掌中要事、政令刑禁、以下諸務、遂人皆不掌、使遂大夫以下掌者、則遂人也、

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劑津利反、甿莫亨反、樂音洛、耡音助、彊奇陽反、予余呂反、政音征。○此定六遂公邑治民之灋、凡、凡

六遂及諸公邑致猶會貢民受上中下田及會之以下劑可任者家二人爲準田田萊里宅居授之田以養授之宅使居民乃蒙業而安也樂昏令各有偶貧不能娶媒民於中春會之男女大欲所存各遂其樂自馴擾矣敎令高田種黍稷下田種稻麥是以土宜敎稼穡也杜子春讀耡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盡勸諭鼓舞令樂于佐助俾各受其利也卽後里宰歲時合耦于耡趨耕耨也然則耡有助義亦止指各里宰治處謂于耡與起之令樂相佐助時器制作隨時田器如耒耜宜耕錢鎛宜耨令無一不備先時具之及時用之力少功倍所以勸勤也彊予甿能勤力而強更授田以任之如受中田者以上田任之受下田者以中田任之上田任之也此勸厲之灋政讀爲征土均之灋以地媺惡爲輕重則征稅平所謂平政也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此定六遂及甸地授田之灋遂人頒三等田里亦因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之制以立灋上地地肥美一廛可居七人中地差殺一廛可居六人下地最下一廛僅可居五人周家定制家七人者授上田家六人者授中田家五人者授下田不容增損於其間者也若餘夫則自一人至四人無餘夫下地四人爲餘夫中地五人爲餘夫上地卽六人亦餘夫矣此云餘夫亦如之者餘夫果勤力擇諸奇零使足七人之數令受上田也中地餘夫降于上下降于中其合集奇零以足六人五人之數者亦如此上地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一人分受田萊二十一晦二十五丈七尺計田十四晦十七丈四寸零萊七晦八丈五尺七寸零合七人乃同居一廛共受全數也中地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一人分受田萊三十三晦二十丈計田十六晦四十丈萊亦十六晦四十丈合六人乃同居一廛共受全數也下地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一人分授田萊六十晦計田二

十晦萊四十晦合五人乃同居一廛共受全數也須廛里田萊所謂以田里安甿餘夫亦如之所謂以彊予任甿也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畛之引反洫虛域反涂同吾反澮古外反○此經遂人專職自六鄉至畺地在田溝澮皆主之凡六鄉及畺地之野治之之灋皆準此經其治之事在下卽起野役一段也蓋謂發六遂及諸公邑之民令脩治此遂溝洫澮川徑畛涂道路也此經直云達于畿則內而四郊外極四疆統此遂人主之矣註遂溝洫澮所以通水于川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所以通車徒于國都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按何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百畝爲一夫每畝廣六尺長六百尺百畝皆縱則遂橫百畝皆橫則遂縱遂一夫行水之道卽匠人廣二尺深二尺者也遂上之徑居遂之外然不止遂上有之一井九夫中間一夫四面皆徑外八夫四正四隅制各不同近溝者爲畛近洫者爲涂雖廣狹不同其界田而通人行則一也其制當高于田廣則鄭註云通牛馬行此夫間二語可以口陳筆繪者也何謂十夫有溝一井方一里僅得九夫入溝安見十夫有溝然一井九夫一列十井則十九夫矣一列十井中間得九溝以九十夫而得九溝正十夫一溝此十夫有溝一語可以口陳筆繪者也何謂百夫有洫一列十井止九十夫入洫安見百夫有洫然十井者十列則一成之田合九百夫矣十列中間止得九洫以九百夫而得九洫正百夫有洫此百夫有洫一語可以口陳筆繪者也何謂千夫有澮一成僅九百夫入澮安見千夫有澮然一成九百夫者十列則九千夫矣十成一列中間僅得九澮正千夫一澮此千夫有澮一語可以口陳筆澮者也何謂萬夫有川十成一列入川僅九千夫安見萬夫有川然十成一列者十列則方百里一同已九萬夫

第26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冊

矣。十列九萬夫，中間僅得九川，正萬夫一川，此萬夫有川一語，又可以口陳筆繪者也。溝洫澮川，皆以畜洩遂水。據鄭註，溝廣深皆四尺，洫廣尋深仞，澮廣二尋深二仞，川則尤廣尤深。大抵溝可受遂，洫可受溝，澮能受洫，川能受澮，而不憂其阻谿。畛涂道路，皆通徑以阻田。據鄭註，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乘車二軌，路容乘車三軌。大抵行水渠愈大，則渠上之地亦愈廣，大疆小界因此益明，又不慮溝洫澮川遇淫雨而有潰決之害。此非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又可以口陳筆繪者哉。此與攷工匠人本無二制，匠人固井，遂人亦井也。鄭氏謂不可合，亦未詳攷耳。九溝一列，同入一洫，九洫一列，同入一澮，九洫兩旁皆川限之。此界畫之至明，自井而成，成而畿，無不可以指數者也。　周家授田，其制畫一，遂人十夫有溝，與小司徒四井為邑，絕無少異，所以文不同者，小司徒就田制言，遂人就溝洫言故耳。鄭註謂十夫是二鄰田，二鄰十家，允合此數。然遂人辨野之土，授田分上中下地，上地田百畮，萊五千畮，中地田百畮，萊百畮，下地田百畮，萊二百畮，又加以三等餘夫授田之異，則十夫千畮以授一鄰，猶且不足，謂可授二鄰乎。愚竊疑其不然矣。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施式氏反，舍音捨，政音征。○登，據四遂師所登者而登之。

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此野役專主治溝涂事，遂人中大夫，遂之大旗物，司常大夫士建物，令合縣正以下，遂外公邑亦縣正帥之，公邑無異官，異瀆亦統于遂故也。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註，共野牲，入於牧人也。按國祭祀，野有共牲之職，遂人令之共也。下遂師所共，正遂人所令者，野職地職。

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註，委積於廬宿市。按亦令委人遺人。

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綍音弗，窆彼驗反。○此大喪所役不及公邑之民，註，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窆也。綍舉棺索，輔謂葬時用綍旁六遂民執之，據註天子千人。註又曰陳役，主陳列之匠師監之，鄉師以斧涖焉。大喪之正棺殯啟朝及引，六鄉役之，及葬所六遂役之，自遠相終始也。鄭司農云窆下棺，按此及窆指[illegible]窆之言陳役，役復土事。

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疏，職末總言之。按言事而又言師田，事乃城郭宮室諸役。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遂師四人，掌六遂，云各掌，各掌一遂半也，與鄉師所掌同。然遂大夫掌一遂，外又兼公邑，則遂師所掌又兼公邑四分之一矣。

以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

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

作役事，則聽其治訟。施式氏反。○此據一遂半及公邑所校登而登之。施亦讀弛。經牧制井田界分上中下三等，牧者林牧隰皋，二井當一井，蓋中地也，此又兼下地言。經牧田野，治溝涂中事，可食今年所當耕者，財征賦役，此登辨同遂人，而又及經牧田野，辨其可食，遂師所以貳遂人也。

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註，移用其民，使轉相助，救時急也。按四時耕耨斂艾，地之早晚不同，又有水旱癘疫之患，必移用以救之。

第80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4　版正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家宰大祭祀掌百官之誓戒、大司寇涖誓百官并戒百族、此官又以所誓戒者審告遂官、令共事也。王光遠曰、共野牲贊遂人、入野職野賦于玉府。野職、王賓祭等事、遂甸職所當共、野賦、共野物以當地稅、入于玉府、則野職或幣帛等、野賦或皮角諸物也、

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庀疋爾反。○遂人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此則巡而庀之、鄭司農云、庀具也、

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磨音歷、籠魯孔反、蜃市軫反。○屬、遂師下上士等、使遂人使之野役、則遂人所帥六遂之役、使遂師先行於兆域間、張幄帟爲神座也、葬時說載下棺、野役持紼、在此時、此道之防傾側、贊鄉師也、及窆亦指

既窆言、邱籠蜃復土所用、盛土籠也、蜃車、稍地所共、輪迫地行、似蜃、因名焉、載土車也、共役、共復土役也、磨、適歷遂民共役者名簿、遂人陳役、遂師以名行校之、

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比必里反。註、平、正其行列部伍、疏、校比次敘其行伍而行賞罰、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施式氏反。○六遂在遠郊、遂大夫又分統甸地公邑、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此政令即遂人下劑致甿凡係事、甸主田作、遂人所統甚廣、不親治事、遂師佐遂人、亦不暇及、遂大夫以下、分民而治、故一一親理之、而以稼穡爲重、首列教稼穡、下所稽功事、所掌政令戒禁、所聽治訟、皆稼穡事也、

○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會古外反。○此每歲考治邇邑、在甸公邑也、言公邑包遂甸地、在遠郊外、外極稍地界者、不言遂吏、而言爲邑者、甸地治公邑之吏也、下爲邑者準此、凡甸地爲邑者、胥準縣正以下設官、與遂屬不異、故遂大夫得分統兼治之、而政令亦準遂人之法、則兼治吏不難也、

正歲、簡稼器、脩稼政。註、簡猶閱也、稼器、耒耜鎡基之屬、按簡閱視不善者、令整治完利也、稼政、三時耕耨播穫等事、督課民者、舊有成法、脩則重整飭之、簡稼器、預飭來歲之用、脩稼政、預備來歲之施事、皆在歲終之先、此節八字、疑當移令爲邑者十一字之上、亦劉歆妄易、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比必里反、屬音燭。○此二節、三歲大比稽功誅賞興廢之法、興甿、舉鄉飲之禮、興民賢能者、上之、使爲遂吏也、註、屬

猶聚、舉吏治有功者、而聚勸其餘以職事、按明、顯也、兼賞與興、無功之廢誅可知矣、吏兼民、有功言果勤力、有功另授廛里田萊、所謂疆予任甿也、

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諸爲公邑者、縣正以下至鄰長、令縣戒鄙、鄙戒酇、酇戒里、里戒鄰也、此大計所屬公邑之治、誅賞廢興、以外見內、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比必里反、趨音促、又如字。○二千五百家爲縣、頒田里以下、皆政令事、徵比、專役事言、即下用野民等事、民未至徵之、既至比之、既役又比、以明功罪、李子華曰、頒田里分職事、或不得其平、於是掌其治訟、趨稼事、或有勤惰之分、故有賞罰、　按甸地公邑設官、胥準遂屬、縣正之下五鄙師、鄙師之下五酇長、酇長之下四里宰、里宰之下五鄰長、官制既同、而又統領于遂、故甸之公邑不另

列職序次也、

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註、移執事、移用其民、按凡役皆縣正帥之、猶六鄉作民師田行役、鄉大夫不帥而州長帥之也。○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會古外反。○王昭明曰、縣正卽鄉州長、州長有讀灋攷行、此互備也、按凡鄉吏有讀灋者、六遂同之、縣準州、鄙準黨、鄼準族、里準閭、書行亦然、不言歲終會縣政、大比贊遂大夫誅賞事、同可推、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五百家爲鄙、註、祭祀、祭禜也、按兼蜡祭、

凡作民、則掌其戒令。註、作民、起徒役、

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註、時、四時、按註據黨正四孟讀灋聚民也、

○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事同鄉黨正、

○鄼長、各掌其鄼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百家爲鄼、校、考察、別其死生而登之書策、與鄉族師同、此喪紀祭祀、民間事而鄼長治之、以愼終追遠敎民也、鄉族有春秋祭酺、鄼亦準之、

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作民、鄼長親帥、與鄉族師同、簡器、簡稼器兵器也、遂人使簡其兵器、使遂大夫也、又遂大夫正歲簡稼器、此有司、卽遂大夫、疏、言以旗鼓兵革、不言車輦、文不具、

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趨音促。○歲時戒令、出於遂人遂大夫者也、聽、受而行之、女功、蠶績布帛、卽絲枲之事、歲終致事、亦同族師、疏、鄼長爾親民、故趨其耕耨、并稽女功、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二十五家爲里、註、邑、猶里也、按比邑衆寡、與閭胥歲時數其閭之衆寡同、

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趨音促。○註、考工記、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耡者、里宰治處、于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月令、季冬、命農師計耦耕事、按經知稼穡必合衆共事、可令惰者勉而勸者益勸、事功之善、亦由於此、允良法也、又曰行其秩敘、秩、常也、敘、次第也、以合耦爲常法、二人爲耦者、耕合耨亦合、又以次第行之、而均節其勞、所以無怨而益勸者、法尤善而無敝、待有司政令、與閭胥各掌其徵令同、徵令、亦有司徵之也、

○鄰長掌相糾相受。五家爲鄰、註、相糾、相舉察、按此與比長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衺相及同、疏、鄰長不命之士爲之、○凡邑中之政相贊。疏、里內有政令徵求、五鄰相贊助、按鄉之比長無此、于此互見、○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註、從、猶隨也、授、猶付也、按此與比長徙則從授以下同、彼詳此畧耳、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耡音助、閒音閑、野、遂甸也、旅師中士、遂甸地事官、以掌新甿之治、故名旅師、三粟皆罰粟、耡粟、里宰合耦于耡、以趨稼事、不相佐助則罰之、佐助不力則罰之、此粟是也、屋粟、田不耕者之罰、三夫爲屋、下田之罰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之罰、卽夫征、準一夫所稅之征、粟者、旅師聚此三粟、而仍用之于民、以利民田事、先王之重稼穡也、

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劑津

私反積子賜反。三粟須發與鄉師司救兩施惠不同此仍秋斂故以質劑致民乃予之多用質少用劑與發粟平須所輿之積合不偏頗艱窘則施惠從重平民第散利從輕然則散利用劑施惠用質矣謂之散利給其資本俾利耕事輕重不等無不合宜無稍偏枯所謂平頒旬地十二同惠利皆徧是政令之均也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註因時施之饒時斂之按仍聚之以待來年頒發

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爲之等。註新甿新徙來者也按聽新甿之治凡治新甿之事胥得專決如授廛里田萊及力田蠶桑畜牧等教皆是無征役無田稅力役也以地媺惡爲等用土均之灋或云不易之地一年後征役之一易者二年再易者三年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稍人掌家稍丘乘調發故曰稍人司馬灋旬出長轂一乘此云丘乘則十六井出一乘與司馬灋六千四井出一乘者較之則役重三倍矣然再三推算知其合一蓋甸出一

乘乃四次調發之總數丘出一乘則四次中一次之實數也按司馬灋每乘步卒七十二人今以一丘十六井上中下地差之上地九十六家下地四十八家惟中地七十二家正合一乘步卒之數據此以立灋允聖人之中制也且賦役必均上地役一次七十二人外溢二十四家下地役一次七十二人中不足二十四惟一甸中四次調發彼此通融乃無勞逸不均之患此司馬灋所由不言丘出長轂一乘而必云甸出者也或曰何以不及甲士三人曰有甲士在此出家稍之賦也甲士用家稍之士庶子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于司馬。輂居錄反。註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灋於司馬以其灋作大小都之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所謂若在家稍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灋作之帥之以致于司馬也按同徒同一車之眾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輂甲士所乘兵車輦載任器者治其政令令行止宿食皆有部分聽于司馬者縣師以司馬之灋調家稍稍人帥至仍聽司馬部署也

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于司徒。蜃車王葬復土用之家稍采邑共蜃車者比于甸也役共復土之役人掌其政令治陳列載土復土諸事聽於司徒者司徒主徒此役司徒所調蜃車之共止於稍地稍稱家稍純乎臣道若大都小都則稱國不稱家畧比外諸侯矣故蜃車之共始于遂甸而終于家稍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野之賦統遠近郊至畺地凡山林川澤所賦者皆是凡薪芻等卽以當賦而委人掌其斂也然此賦大者以待喪紀則委人所斂知其少矣疏蔬同蔬材諸菜瓜壺薪葦等木材凡木及竹箭等畜聚之物山澤農之穀及棗栗蓮

芡凡可久藏者皆是此野之賦就山林川澤庶土之地賦言以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不出于穀土故也庶土物産甚多其出早晩不同委人共道路之委隨時斂取以應之非賦皆掌於委人也此庶土之賦自四郊至甸至入于王三采所取亦十二但委人所斂第取給道路委積所需耳卽後文祭祀等共亦不出所斂數者後經二廛二衡草人稻人迹人卝人所掌皆庶土斂其賦者所見惟此委人及角人羽人掌葛掌炭掌茶掌蜃六官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羇旅。聚通所斂諸物賓客諸侯使臣因事至者此賓客及羇旅亦道路給之耳與遺人委積大別稍聚斂於稍地者甸聚斂於甸地者別賓客羇旅以貴賤分等差也

○凡其余聚以待頒賜。註余當爲餘聲之誤也按餘近郊遠郊及縣都所斂諸物餘聚可待頒賜以道路尋常往來所費少委則尤少也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
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
野囿財用。式灋冢宰祭祀之式賓客之式喪荒之式祭
祀薪蒸給炊及燎麤曰薪細曰蒸祭祀木材
給張事喪紀木材給柳抗諸用軍旅委積之
薪芻也疏材言凡凡木材畜聚野委廬宿處置委之所
兵器五兵及聚柝等具此供給守委諸民
者野囿材用以為委欒則易守財與材通。○凡軍旅之
賓客。館焉。疏軍旅賓客諸侯以軍旅助王征討註館舍
也按館就路室止舍也遺人職三十里有宿
宿有路室路室有委吉行五十里師
行三十里軍旅止舍固當在路室矣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地宗
民居其地之地守地事即地職王有賓祭等事居地之
民各有共物及役事地貢即九職民貢變文云地貢以

貢賦同出一民不容偏重地美者多取地惡者少取理
當均平不得輕重於其間也此即大司徒土均之灋辨
五物九等以均齊天下之政者然首四句疏
王國言立法以為天下準則也政註讀征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
以地媺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邦國侯國都
鄙諸侯臣采
地政令刑禁指地守地事地貢施施於民者舍所革除
註禮俗邦國都鄙民所行舊俗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隨土地厚薄制豐殺之節耳禮器曰禮也者合于天時
設于地財順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于萬物按王之邦國
都鄙地有媺惡諸侯之邦國都鄙亦然若地守地職地
貢等政令刑禁與所施所守之禮俗喪祭止取畫一則
地媺者能共地惡者不堪矣以地媺惡為輕重之灋令
皆歡以奉上樂於循禮所謂和也禁令合於灋者令之
不合於灋者禁之禮俗喪紀祭祀兼王國禁令亦兼王
國均人之灋施之鄉遂以年豐歉為差土均之灋徧

行海內以地
媺惡為差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相息亮反
註土化
之灋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物地占其形色為之種
黃白宜種禾之屬疏土化之灋即下經糞種是也按此
山農所受田山土舊不為田草之所宅必先除其草而
後可以植穀故掌于草人地有美惡故以土均平政
此土化之灋則變惡為
美之灋也故次土均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
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㸇用犬。緹音抵墳
符粉反潟
其列反又如字潟音昔貆呼丸反又音丸埴時力反壚
音盧彊其兩反㯺呼覽反蕡續作蕡㸇匹妙反又嫖蕘
反○土性殊別見於禹貢而此經所記騂剛赤緹等則
在山高地為多其中如渴澤鹹潟不盡在山者則土化

之所有而兼舉以備之糞種取諸獸之糞以化土性而
發生其禾也蕡疑積之訛牛羊豕豶犬皆家畜其糞取
於家麋鹿貆狐之糞則藪牧有之騂剛色赤而剛強赤
緹縓色墳脈墳起壤無塊渴澤故水處鹹潟鹵也貆貉
類似貍銳頭次鼻勃壤粉解無塊者埴壚
黏而墨色彊㯺土強而堅輕㸇輕脆者
○稻人掌稼下地。此澤農所受田以生下地
種稻也稻宜下地資水
○以豬畜水。
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
涉揚其芟作田。○豬音諸列禮計反舍試夜反寫洗野反
豬水鍾處畜水常令畜聚防豬旁隄
也止水需水時令水不洩溝則過之溝防外近田水溝
註遂田首受水小溝列田之畦畛澮田尾去水大溝按
田需水時開防使豬水至溝令寬蕩而來至田使各田
開遂以均受水既均足各田又閉塞其遂令水舍止列
中欲不用水令各田開遂入澮使水寫去也舍
水列中因涉之揚去所芟之草乃治田而種稻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荑之。荑音夷。○註、殄病也絕也。按將以澤地種稼、於夏月以水澇殺其草、涸而芟之、乃可以稼。○澤草所生、種之芒種。芒模郎反。種章勇反。○疏、水鍾曰澤、鹹鹵不生草、卽不得栽種、故云草所生。易彥祥曰、芒種、稻有芒者。

旱暵共其雩斂。暵音罕。斂力驗反。○註、稻人共雩斂、稻急水。疏、此旱雩據夏五月已後、雩暵旱熱氣。若四月龍見而雩、未必旱暵也。然二種雩皆共雩斂。按此與下喪紀二事皆地職。○喪紀共其葦事。鄭司農曰、葦以闉壙禦溼之物。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圖、言九州山川形勢、及地廣輪垠塞。詔地事、告王以各地當施行之事、令諸侯奉行也。○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地慝、若瘴氣毒泉寒熱風流沙之類。地物、指惡物如蝮蜮山魈之類。原諸惡生時、詔王令諸侯取之以除害也。求、猶取、

王巡守、則夾王車。疏、夾王車者、亦在國掌道地圖以下事、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方志、志四方舊事之美、道於王、使觀法美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辟音避。○慝、惡也。道方慝、詔王辟忌而不爲、欲王知地俗者、期施教化、變其舊俗而同之也、

王巡守。則夾王車。疏、此與土訓同。　魏子才曰、古左圖右書、土訓圖學、誦訓書學。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註、物爲之厲、每物有藩界、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令。疏、下林有衡、山虞兼云林者、彼林是竹木生平地者、山內之林、卽山虞掌之。王昭明曰、山之所產、林木金玉錫石禽獸、所有不同、故每物爲之藩界、設禁亦不同。按此山虞林衡川衡澤虞所守、皆庶土在四郊甸地者、土皆主有其賦、亦盡入于二若在三采、王但取賦十二、則三采設官守之、後經迹人廾人之役、屬禁圃人、有獸禁亦然、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註、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按陽木于陰極時斬之、則堅忍、陰木于陽極時斬之、則剛強、時當在二至前。○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牝服、大車箱、多鑿孔者。耜、耒耜。季、穉也。二者皆宜穉材、時入、二材須柔忍、故斬伐陽木因仲冬、斬伐陰木亦因仲夏、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時斬材、斬材因二仲之時也。註、有期日、入山有日數、爲久盡物。○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註、掄猶擇。不禁者、山林國之有、不拘日也。○春秋之斬木。不入禁。春、木發生時。秋、木衰落時。禁民不入禁、培養之道也。凡竊木者有刑罰。王光遠曰、竊木有刑罰、然後厲禁莫敢犯焉、

若祭山林。則爲主。而脩除。且蹕。春官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爲主、爲山林神作主、猶社石主、修除、整飭掃除其兆域、蹕、禁不得入兆。此可例澤虞川澤之祭、

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弊便祭反。珥音耳、又而異反。○萊除草。萊弊田、若車弊徒弊、田者止也。註、田止樹旗、令獲者致禽校耳以知獲數。鄭司農曰、珥、取禽左耳以效功。大司馬職、獲者取左耳。按山虞之旗、物也。司常、大夫士建物、山虞中士故、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註、平其守者、平民守林麓之部分。疏、此林衡兼麓者、爾雅、山足曰麓、麓上有林、故屬林衡也、○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註、計

林麓者計守功林麓蕃茂民不竊盜則有賞否則罰之、
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註、灋萬民入出時日之期、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註、舍其守者時案視守者于其舍。疏、川注瀆者、水鍾曰澤、澤與川不同官、今川衡兼澤者、澤與川連、則川衡兼掌之、
祭祀賓客。共川奠。註、川奠籩豆之實魚鱐蜃蛤之屬。按有俎物、如魚此亦地職、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註、其地之人占取澤物者、以部分使守之、以時入之玉府、皮角珠貝也、入以當邦賦、然後得取其餘、入出亦有時日之期、疏、以時入之于玉府、無妨山虞

川衡亦入玉府、互見其義也、按萬民入澤、經無正文、疏據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則偏指漁澤言矣、況取魚甚多、不止春冬、惟夏有禁乎、
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註、澤物之奠亦籩豆之實芹茆蔆芡之屬、按有俎物、如魚麋此亦地職、下同、
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註、葦以闉壙、蒲以爲席、
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疏、山虞致禽致之虞旗之而珥以效功、此澤虞植旌以屬禽、致禽訖、又屬聚之以其等類、每禽取三十也、按山虞澤虞、一旗一旌、一致一屬、互見爲義、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邦田之地、山澤皆有之、

凡田獵者受令焉。註、令時與處、疏、受令者、夏官主田獵者、○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麛音迷、卵力管反。○註、爲夭物、且害多、麛麋鹿子、疏、此四時常禁、
○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丱古猛反、註、錫鈏、易彥詳曰、天地之寶、生於山澤、金玉錫石之貴、先王不予民、設官爲厲禁守之、上貢邦用、下使民棄末務本、
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句圖而授之。物地、相視地之所有、圖而授之、繢爲圖、授之教取之處、令不得過、○巡其禁令。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註、山澤出齒角骨物、大者犀象、小者麋鹿、按此下山農澤農、亦各樹稼、又兼射獵、採取角羽絺綌及染草、共所有也、故取以當邦賦、邦賦王賦地稅也、當九賦、卽載師所徵、而角人斂之、山澤在近郊則十一、遠郊

則二十而三、在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註、骨入漆浣者、受以量、其餘以度、度所中、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翮戶革反。○註、翮羽本。疏、羽人所徵羽、當入鍾氏染以爲后車飾及旌旗之屬。○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縛。摶音篆、縛古本反。○註、審摶縛羽數束名、爾雅、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緷、名音相近也、一羽有名失之矣、按爾雅一羽謂箴、箴卽針、言微甚也、不可非、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註、草貢出澤、萯紵之屬、可緝績者、疏、絺綌之材、卽葛、按凡葛征、凡其類、所徵當九賦、○以權度受之。註、以知輕重長短、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註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茢之屬　按此三職所徵斂皆當九賦經無明文不具也　○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註權量以知輕重多少時染夏時按須染人等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註灰炭山澤之農所出灰給澣練炭所共多　○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註荼茅秀共喪事者以著物也旣夕禮茵著用荼

○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註荼蔬材之類按畜聚之物及疏材諸物徵於山澤待王朝之事乃共也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蜃是忍反闉衣巾反。註互物蚌蛤

之屬闉猶塞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溼也鄭司農日春秋傳始用蜃炭言僭天子　○祭祀共蜃器之蜃。註飾祭器之屬也鬯人職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尙來歸蜃蜃器以蜃飾因名鄭司農日蜃可以白器　○共白盛之蜃。盛音成。註盛猶成飾牆使白東萊用蛤謂之叉灰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註囿游離宮小苑觀處按囿游亦於山澤爲之而別掌於囿人○牧百獸。註備養衆物

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吳氏日生獸死獸之物獸人既共之囿人又共獸人共者田獵所獲囿人共者苑囿所養也按此地職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註此邦中所賦在王外城載師以場圃任園地而場人掌之樹果蓏等者場圃之民斂則斂其賦也註果棗李之屬蓏瓜瓠之屬按珍異果蓏中珍貴異常者閭師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乃民貢此場人所斂藏園圃所樹也

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果蓏籩實庶羞亦用之內則中爵鷃以下二十物皆備庶羞內棋棗瓜桃皆列允實祭所用也疏享祭祀宗廟上言祭祀餘祭祀也按此場人一條在庶土後實不在庶土中當别之此亦地職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註匪讀爲分按分頒祿廩及諸委積賙補不足王親姻故舊友鄉士司救施惠者皆是賜好賜以恩好予之也稍食給事乃食之廩惟藏米倉乃藏穀今九穀之數統掌之者廩人兼倉人與統於廩人也天子有御廩以藏祭祀之米此廩中兼之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數疏羽反。數猶計詔穀用告王用穀隆殺之灋項平甫日歲有升降得穀有多少計國所用多則足少則否乃詔用穀之隆殺以治年之凶豐故年豐不侈於有餘年凶不苦於不足以有治之術也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

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下食音嗣穀所界反。註此謂一月食米六斗四升日鬴按此民間自食豐凶不齊之數就穀就食豐地殺減也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註行道日糧糒也止居日食米也愚按倉人邦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此治糧與食則全治之道路所共特其一項耳

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接音扱，扱初洽反，盛音成。○註，接讀為扱，扱盛，舂之至熟以為粢盛者。祭祀之穀，以藉田之收藏于神倉，此大祭祀，故舂之至熟乃共也。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舍宮中之政，凡在宮者給米，令無多寡不均。政，用米之政。守，守王宮者，既給廩，又分授以財，以共肉食蔬食。財，泉也。舍人掌宮中廩給，當於廩人諸廩中自掌一廩，藉則仍取之廩人。觀序官，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可想見也。出，出米於宮中。入，自廩人入之于己廩。鉤按會計，無使冒濫虧欠，所謂法也。

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儀禮公食大夫禮，簠盛稻粱，簋盛黍稷。祭祀言凡，則天地宗廟大次小祭皆有黍稷。

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筥，姜呂反。○註，禮，致饔餼之禮。疏，亦如之

者，亦有簠簋實之陳之之事。言實之陳之，據饔餼及饗食之時也。按，飧亦有簠簋、筥米、芻禾，積則車米、芻禾具，於委人遺人。饔餼皆備，饗食惟有簠簋。

喪紀，共飯米、熬穀。飯上聲。○註，飯以實口，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皆四升，實者惟盈。熬穀，錯于棺旁，以惑蚍蜉。喪大記，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按，差而上之，則天子六種十二筐矣。

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縣音懸。○歲時孟春，縣之當風，動其生氣。鄭司農曰，春王當耕藉，則后獻其種，后獻種見內宰。

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疏，米，六米，九穀中，黍、稷、稻、粱、菰、大豆有米，麻、小豆、小麥無米，粟，九穀。按，辨其物，別貯之。

○歲終，則會計其政。會，古外反。○註，政，用穀之多少。

○倉人掌粟入之藏。九穀盡藏於倉人，其數則廩人掌之。○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穀不足，凶荒也。法，九式之法，九式制用，準于有餘，既不足則凶荒，當殺法，故止餘法用。註以殺訓止，是也。有餘，止餘法用所餘者，所餘仍藏貯，以待異日之凶荒，節約以惠民也。註以道路之委積，即餘法用，似誤而偏。上廩人，人不能二鬴，詔王殺邦用，此止餘法用，亦請於王也。

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大事，即遺人賓客會同師役，此大事共盛費繁，故倉人共具也，可知尋常委積等事不全出於王。

○司祿　闕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

宜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閭。縣音懸。○註，周，猶徧，徧知種所宜之地，縣以示民，後年種穀用為法也。疏，巡邦野之稼，秋熟時觀之。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註，斂法者，豐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

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均，均庶民食，四鬴三鬴二鬴不能二鬴之數。不能二鬴，則發廩賙之。賙廩其艱阸，興發粟，發粟賙恤，務得其平。

○舂人掌共米物。註，米物，言非一物。

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註，齍盛，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為簠簋實。

賓客，共其牢禮之米。註，以實筐筥。

凡饗食，共其食米。食音嗣。○註，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掌凡米事。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饎同饎，昌志反。○註，炊而共之。

共王及后之六食。註，六食，六穀之飯。

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註，致飧饔。○饗食亦如之。

○槀人掌共外內朝宂食者之食。宂如勇反。○槀同犒，與夏官槀人不異。讀宂食者，府史皆治文書，及胥徒共役者。疏，天子三朝，路寢庭朝，大僕掌之；路門外常朝，司士掌之；外朝在皐門內庫門外，朝士掌之。

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耆老，國老及死政者之父兄；孤子，死政者之子；士庶子，下士未命者、國中甲士。

掌豢祭祀之犬。註，養犬豕曰豢。不於饎人共至尊，雖潘瀾戔餘，不可褻也。

周官心解卷第十終

周官心解卷第十一

諸暨楊莊蔣載康闡訂

春官宗伯第三之一

春為陽中，而氣和，宗伯掌禮以教民中，掌樂以教民和，故曰春官。鄭目錄云：宗，尊也；伯，長也。不言司者，典禮以事鬼神，元人之所尊，不敢屬諸職司也，與冢宰不以司名官義不同。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六官同以此二十字列首，在此官益見體統森嚴，秩序昭晰。已立為國以禮之基，然則掌邦禮一官可少哉。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屬，即小宗伯以下。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以禮事神示，則天地和；以禮事宗廟，則先祖和；以禮徧人鬼百物，則災害不作而亦和；以禮正百官，則百

官由禮而和；以禮教萬民，則萬民由禮而無不和。由是敷之天下，使諸侯一一由禮朝聘脩睦，和同以事一人，所謂和邦國也。註，禮，五吉凶賓軍嘉，其別三十有六。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故堯典舜命伯夷作秩宗。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為之宗。春秋禘於大廟，躋僖公，傳曰：夏父弗忌為宗人。又曰：使宗人釁夏獻其禮。特牲曰：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然則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漢之大常是也。徐氏曰：樂主和同，禮主簡別，成周合禮樂於一官，言和蓋包禮樂於其間矣。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註，肆猶陳

也、按凡禮事、佐宗伯陳列、故曰肆師、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鬱於物反○註、鬱、鬱金、香草也、以和鬯、疏、宗廟先灌、灌用鬱、按宗伯掌禮、吉禮最重、首列鬱人、先內神也、記曰、獻之屬莫重於灌、故首列之、春官掌禮、無不兼該、而首重事神之典、鬱鬯雞人尊彝几筵五職、先列下士所掌、重奉神之具也、○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鬯敕亮反○釀秬爲酒、芬香條暢而不和鬱者爲鬯、祀大神則盛四圭有邸、祭大示則盛兩圭有邸、凡外祭悉用之、故與鬱人同列、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雞、木畜、春物也、且亦祭祀之牲、宗伯所奉、故列職於此、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彝亦尊

也、鬱鬯曰彝、按尊盛五齊三酒、據此職文、專主內祭、不及外神、外神惟鬯尊、詳於鬯人、豈外神並齊酒不用、雖獻亦用鬯與、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註、筵亦席、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筵席通、　按此與司尊彝相次、几筵尊彝、皆祭祀所用也、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此及典瑞所藏畧同、而天府所藏尤重、故先列此職、而典瑞次之、註、府、物所藏、言天尊所藏若天物然、王龜齡曰、天府所藏、國之寶器也、豈止于玉哉、官府鄉州都鄙之治中、民數穀數賢能之書、皆國之寶、知先王以政事爲寶、以人民爲寶、以民食爲寶、以賢能爲寶、非特寶珠玉而已、○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註、瑞、節信也、疏、在此者、玉瑞、祭時所執、玉器以禮神、

雖有餘事、事神爲主、在此宜也、　按天府典瑞藏禮神之玉、奉神之器、故列几筵之下、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尊卑不越之謂禮、準以命數、則其等秩然、乃可以事神示宗廟、故典命列職于天府典瑞之後、司服又次之者、衣服以命數爲等差、首列冕服而特詳、則虔於事神也、○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典命司服、所掌皆治人之禮、然命數一定、卽事神之分亦昭、而司服與天官內司服相對、彼之所掌、王后以下、世婦等服之、此則自王以下、諸侯三公三孤卿大夫士之服、一一具備、承祭時之等威、無不虔恭可知矣、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典祀掌外神之兆守、與守祧掌廟祧相類、故職相次、○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

二人、奚四人、祧天堯反○祧、卽廟後寢、寢藏衣冠、守祧必用奄及女祧、女奚者、先后妃之服亦藏于此、用奄及女子、爲適宜也、奄、宦者、女祧、女奴有才知者、奚、女奴共事者、參疏、奄八人者、太祖七世六世四親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也、　典祀守祧一掌外神兆域、一司宗廟後寢、皆未祭時虔恭典守、故職相次、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世婦一職、因祭祀及賓客禮事而設、皆王妾媵爲之、后亦六宮、每宮二卿、合之則十二卿、三爲三夫人、九爲九嬪、闕則世婦攝之、下大夫卽世婦、每宮四人、合之則二十四、蓋世婦二十七人、三人已攝卿、止于二十四人也、中士、卽女御、女御當八十一人、每宮八人、止四十八人者、三十三人攝職內宮、不與也、祭祀及賓客、皆外內備官、于此可見、此職掌禮佐后、下內外宗不屬此世婦、而亦佐后禮、故相次也、世婦列職于守祧之後、祭八廟時、佐后必備內官也、此世婦卽天官世婦、但上該夫人九嬪、下兼女御爲

異耳、內外宗助后祭、猶王助祭之諸侯、內女有爵、外女有爵或三公夫人、諸侯夫人也、世婦從后、則直等王之從三公三孤六卿諸大夫矣、此以數核之而可知者也、○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內宗、王宗諸婦若諸母、兄弟之妻、猶子之妻、凡族屬婦皆是、有爵婦從夫爵、凡無常數、○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外宗、王本宗諸女、若姑姊妹及以下諸子孫女出嫁者、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冢人掌王族墓及畿內諸侯卿大夫墓地、族葬一法、尊祖合屬、禮行于後世、仁至義盡矣、周之先世、冢塋甚多、即冢人亦不一、此舉其凡耳、註、冢、封土爲邱壟象冢爲之、○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墓大夫掌民族葬地、故次于冢人、此下大夫二人、亦舉凡民間墓地至多、葬多者必下大夫治之、下此則中士治之、不可以序官之數拘也、註、墓、冢塋地、孝子思慕之處、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職喪掌畿內諸侯及卿大夫士喪禮、令各有等差、　喪葬相次、故冢人墓大夫職喪三官相次序列、蓋冢人之設、以禮安先王之體魄、墓大夫則推之以及民庶也、職喪職臣下之喪、慎終也、亦推已及下之禮、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司樂掌學政、以樂教國子學士、大祭祀、率國子大舞、事神三禮最重、宗伯主禮、禮樂相將、此官掌樂主其大、其貳統樂官之政令、于禮典爲尊官、於樂官則專職也、　大宗伯兼禮樂二事、而執其大綱、樂職則特設專官、大司樂以統之、司樂以下

率司干二十職、及訊入地官鼓師舞師二職、皆所統也、大司樂事亦無不統、所親教者、惟國子學士之大舞用之大祀者、次祀以下諸舞、則樂師教之、祭祀羽舞籥師教之、皆教國子學士者也、外祭諸舞、教于舞師、若韎師、旄人、鞮鞻氏、所掌所教、則四夷之舞而已、樂之聲歌掌於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小師則貳大師、教瞽矇者也、眡瞭相瞽、兼縣、亦司考擊磬鍾笙鼓、皆鼓吹之官也、惟籥章一職、雖承六詩之教、然土鼓葦籥、則器亦殊別矣、樂器則以同律制之、其專職爲典同、誠以大師合陰陽之聲、非同律無以爲準、而大司樂所以分樂而序之合之、冬至六變而天神降、合之夏至八變而地示出、合之宗廟九變而神鬼格者、胥必由之也、終以典庸器司干、一藏樂器、一藏舞器、此大司樂二十二官之大要也、此二十二官、次第顛倒、竄移改易、今按之鍾師猶缺一官、劉歆之罪、擢髮難數矣、○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二胥、亦司樂之屬、註、文王世子、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教國子文

舞、當次二胥之下、○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大音泰、矇音蒙、眡音視、瞭音了。○大師掌教聲歌、大祭祀登歌、樂職中音奏之長也、○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典同掌爲樂器以合樂聲、故次大師之下、　籥章當移置於此職下、○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此職非鍾師、乃鍾人也、燕禮、奏陔賓所執脯賜鍾人於門內霤、以鍾人奏夏、故報之、與此職奏九夏恰合、改經之誤、此顯據也、　磬鍾笙鼓四師、皆教樂音、鍾師職亡、此鍾師則鍾

人也鼓師一官則誤入地官今地官鼓人與舞師相次
者卽鼓師也今本官笙師下之鎛師則鼓人耳芬亂經
文皆由散手、○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一人徒十人○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
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鎛當作鼓師作人、李茂夫曰此下脫司徒鼓人舞師二職按地官
二職固屬竄改但彼鼓人當作鼓師二職允宜在此○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
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韎音妹○韎師與旄人當與鞮鞻氏相次以此
及旄人鞮鞻皆掌外夷之樂舞故也○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
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師中士四人府二
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餘若反○此教國子文舞當在大胥小胥之下誤

周官心解　卷十一　春官　序官　六　經筵堂

在旄人之下當復周官之舊○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
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此用先世之樂王業所基不當在韎師旄人鞮鞻之間無所附
屬移置典同下磬師上○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鞮丁兮反鞻九具反○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
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此及司干一藏樂器一藏舞器樂職終此允宜○司干
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
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卜之大音泰○卜人職
經亡卜師末節疑卽此經之僅存者註問龜曰卜大卜
卜筮官之長按春官所掌尤重三禮卜筮正貞於鬼
神之事故三禮之大者必宗伯涖卜以其掌禮以事鬼
神也大卜之屬春官宜矣大卜掌卜故卜師卜人爲其
屬而龜華占三者亦役於大卜兼掌筮故從列筮人又
兼三夢之占故從列占夢眡祲二官　大卜至眡祲九
職大卜爲長所以占問吉凶然卜筮等事亦以祀祭爲
重大祝以下五職大祝爲長主通言詞於禱祠專事鬼
神者也司巫男女巫巫師三職主祓除災祲並巫降等
事亦專事鬼神元者故職相次也春官三禮典司終於
此○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註工攻龜○華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華時髓反○註
燋焌用荆○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筮人
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筮與筮同○註問蓍曰筮○占夢
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

周官心解　卷十一　春官　序官　七　經筵堂

四人祲子鴆反○註祲陰陽氣相侵、魯史梓愼云吾見赤黑之祲、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
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祝之大音泰○王致三禮於鬼神
元大祝主其禱祈之辭宜列春官大祝祝官之長小祝其屬也喪祝甸祝詛祝職雖不同皆致詞以告鬼神故
以次列之○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
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
人徒四人註田狩之祝○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
四人詛側慮反○註詛祝之使沮敗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註司巫巫官之長

按祝主告神、巫主降神、故司巫巫師次詛祝之後、○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巫師中士四人、男巫男師、女巫師各中士二、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史之大音泰○大史掌禮籍、宜列春官、然此官甚重、與大宰建灋逆治、又正歲年以序事而頒之天下、小史爲之屬、馮相保章則考驗天象之官也、故列職大史之後、神事終而人事起、此大史等十一職之所由設也、然大史建灋逆治、職比內史頒朔詔王、眡先馮保、若無與於事神而祭祀禮書、掌於大史則事神三禮亦爲要職、惟內史掌國灋國令之貳以考政治、又詔王聽治、而以入枋之灋贊王、無一非天子大權所係、皆人事也、而外史御史之入貳贊書者、又可知矣

巾車掌車、典路主路、司常掌九旗、雖以祀之玉路、后之重翟、旗之大常居首、亦人事爲多、若車僕職革路之倅車、尤全無與於事神者也、皆人事也、○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馮音憑相息亮反○註、馮、乘、相、視也、按此及保章皆世職、此測驗天文之常、保章測驗天文之變、皆佐大史、○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內史掌書貴官之策命、故亦名史、然以要職近王、故云內也、此職掌八枋之灋以詔王、又據灋令之貳以逆治、又掌敘事之灋以詔聽治、王之威福不移者、全賴大史與內史、而內史尤重故大史下大夫二人、而此獨中大夫一人、其貳則下大夫二人、尤要地之重任也、然使設此於四司、未免有制防大宰之嫌、與日積重難反、且大阿倒持矣、聖人斟酌其中、置此職於不統徒衆、不兼財賦、不掌兵刑、彬彬禮樂之春官、則歷久可以無弊、誠善之又善也、○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二史書令皆入貳於內史御史贊內外史書、故列內史之後、○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史百有二十人、以贊書人多也、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車旗禮之差等所昭、故序列於春官、巾車除四倅革車外、自王以下所乘、一一掌之、且下大夫尊官、故首列之、○典路、中士二

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其車自巾車出、故序次巾車、○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車僕所掌皆革車、不出巾車、而序列於此從革路也、○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九旗、車之所建、而辨等亦與車同、故車旗相次也、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都家宗人、爲都家掌禮事神、猶國之有宗伯、都兼大小都、家兼家稍、不拘大都小都家邑、每都每家、皆置上士二、中士四、與國一體也、先王敬神元以禮飭民之意見矣、○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職終都家宗人及神仕、置宗人、令都家不苟於禮置神仕、並令中外皆嚴事鬼神以保所守、不沾沾

都家而已也、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士當作仕、神仕者、非巫。註以巫之才俊言之、似誤、且以藝爲六藝、似又誤。蓋藝學三辰之灋、知鬼神之情性、卽神仕之藝、與六藝無涉。前敘男女巫、皆庶人、惟司巫巫師爲中士、此云神仕、則有列可知。註高者爲上士、次之爲中士、又次之爲下士、據此藝高者貴、於司巫巫師、卽下者亦非羣巫可比。敘列司巫等之外、標異之也。男女巫無數、神仕亦無數、而此職直列都家之後、見都家猶鬼神示之居、以禬災禳禍、皆國之神仕掌之、王者敬事之誠意、可不謂至與

周官心解卷第十一終

周官心解卷第十二

諸暨楊莊蔣載康闡訂
同邑陳覃谷校刊

春官宗伯第三之二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示音祇、本或作祇、下神示地示皆倣此。○禮典冢宰所建、凡宗伯所建、皆禮典中事也。禮有五、獨舉吉禮、莫重於祭也。建、立、保、安。建此三禮、使神示人鬼欣悅無怨恫、致丕基不拔而無災危、所謂建保也。然封立諸侯、亦賴鬼神示、故建保亦兼侯國。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事鬼神示、必卜日卜尸卜牲、三者皆吉而後行事、若宗廟則凶服未終、不祭也。事神示雖越紼行事、亦以吉服易凶衰、故曰吉禮。邦國之鬼神示、邦國不同、或天子之國所當事、或諸侯之國所當事也。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禋音因、槱羊九反、燎良召反、飌音風。○此著天神之祀也。見神祀有此三等、天神在上、而從下事之、故曰祀。昊天上帝、天也、冬日至、祀之南郊、謂之禋祀者、精意以享、牲犢、不取備物、蒲稭陶匏、共皆質素、實柴升煙、不足言、惟取意之至精、故云禋祀。禋祀兼五帝祀、北郊亦同。實柴、實牲體於柴而燔之、大神則加玉帛。槱、積也、積柴燎而升煙、不實牲、竊意祀所燎柴、必柴之有香氣者。實柴、天神中祀、槱燎、天神小祀、二者亦爇柴從禋祀燔柴遷殺者也。昊天上帝、周祀中至尊、此日月星辰、卽天之四望、乃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祭者、王祀之、毳冕七獻、司中四星、則王絺冕五獻者、祀司中二星、或帗舞、祀風雨二星、或皇舞、不及元冕三獻之祀、文昌、且司民之祀、見秋官司祿之祿、具地官、可知也、其舞

不敢聽斷註星五緯辰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鄭司農云風師箕雨師畢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貍亡皆反沈直蔭反疈普逼反。此言地示之祭也見祭大示以下有此二等以酒祀名祭祀地示日祭示在下也據禮器郊血知大示郊與祀天南郊同血祭矣示祭以北郊為首而此血祭獨缺大示蓋地配天其祭牲犢陶匏是亦禋祀血祭不足以見尊上經已著昊天禋祀此從其類也血祭三者地示中祀貍沈四者地示小祀然二項亦由大示之祭降殺以祭地血祭而瘞埋也社五土之示即大社壇在雉門內之右以共工氏之子句龍配食者稷五穀神壇在大社之右先以屬山氏之子柱配食湯遷之乃配后稷者五祀即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中霤秋祀門冬祀行五祀廟中所祭也五嶽東岱西華南衡北恒中霍也舉嶽以該四鎮四瀆此皆方望示中之尊者列社稷五祀下外內之次也祭嶽鎮貍祭瀆沈此亦異於社稷五祀矣畧貍沈而統於血祭中著尊也山林川澤虞衡所掌此畿內物產所由生殖而祭之貍沈貍牲於土沈牲於水也山林貍川澤沈六示以下嶽鎮瀆最尊社稷五祀次之山林川澤之神身以上皆示祭若疈辜非地示祭矣疈疈牲胷辜磔牲體隨方攘除故曰四方非四方之祭也此即神仕之物彪神仕夏日至致地示物彪物彪從地故疈辜居末不得列地示祭中社稷王希冕五獻者祭披舞五祀或當人舞希冕五獻同社稷五嶽與鎮瀆同列四望大司樂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者王服毳冕而七獻若貍沈所祭則示中小祀元冕三獻者也舞則兵舞。或謂五祀五嶽之上其神尊惟左氏所記句芒等五者非小祀可比然竊疑句芒等為帝佐亦天神也重該修熙黎句龍尤人臣皆非地示示祭五祀斷主月令戶竈中霤五者或疑此五祀秩卑不應列五嶽之上竊謂五嶽外祭五祀宮中之祭與社稷在雉門內者地相近故比次列之而序五嶽於後也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

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肆如字食音嗣禴餘若反。此著人鬼之享也註宗廟之祭有此六享按肆獻祼三饋食一時享四當作入此據常祀一歲中所舉者言享盛禮備物人鬼祖先事之如生如見其來享故祭人鬼曰享也三子皆曰在廟行祭故曰享按肆者進所解牲體而陳列之薦熟也獻獻盎祼之言灌灌以鬱鬯求神也祭先灌後乃薦腥爓而獻薦熟又獻食後又酳尸此逆言之著禮之差肆者先薦熟牲獻始饋食去祼且無朝踐之獻者也獻者牲既殺而薦腥爓獻始食朝踐無室中之祼者也始於祼者備禮牲未入而祼自此迎牲殺牲進腥進爓朝踐獻饋食獻皆行之但不如時享全備耳三禮皆月祀行於月朔意孟月始祼仲月始獻季月始肆與饋食則去祼去朝踐之獻并去饋食之獻直於尸食後酳乃獻尸禮無二祼去朝踐二獻又去饋熟二獻者也上三禮畧於時享而饋食之禮禮尤質畧竊以為此日祭之禮日祭及於祖禰月祀止於四親惟下此四享即祭公所謂時享此則由始祖四親而並及諸六世七世祠者春始生物物產皆稀僅以詞說告神也禴薄也夏物未成所進第薄物也嘗者秋物初成可嘗新物也烝盛也冬時萬寶告成祭物無不備具極其眾盛也四享成始於禘皆大禮然亦歲中常祀耳祭之至大者莫如大禘即司尊彝之追享次之莫如大祫即司尊彝之朝享茲皆不及以禘祭五年一舉行非歲中所常有大祫三年喪畢遷昔升新一舉行亦非歲中常有故也肆獻祼及饋食不及時享備禮當不用六牲十二鼎俎但太牢九鼎耳由祼始者上公之所取準祼二獻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尸食後酳三獻是也其差降即侯伯之禮二祼同朝踐一獻饋食一獻其他並同禮器君制祭夫人薦益君割牲夫人薦酒朝踐饋食君皆不獻故缺二獻而止於七獻由獻始者王三公之所取準三公執璧未賜圭瓚則無祼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尸食後酳三獻亦七獻同侯伯以三公八命其冕服亦同七旒七章也由肆始者則王之三孤六卿及子男皆所取準其禮無二祼并缺朝踐二獻但饋食二獻合酳尸三獻為五獻也若王之中下大夫公之孤諸侯之卿大夫士則取準

於饋食之禮而遞降、準王饋食之禮而犬牢三獻者、王之中下大夫及公之孤也、其差未聞、若諸侯之卿下大夫、則少牢三獻而差以儐尸不儐尸、若諸侯之士、則特牲三獻、皆同此饋食禮也、首二語差降者四、首句差降四、次句差降三、而天下之享祀先人、其禮胥可知矣、或曰祠禴嘗烝、諸侯之祭亦然、豈不由天子差降邪、曰、上公以下、極尊犬牢九鼎、次者犬牢七鼎、又次少牢五鼎、最下特牲三鼎、與天子時享六牲十二鼎者懸殊、故祭享名同而差降之數、殊不相及也、祀天神、祭地示、享人鬼、卽虞書所謂三禮、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註、凶禮之別有五、按哀者、體恤之義、五哀皆有恩賜、以喪禮哀死亡。死、在殯、亡、既葬、含襚賵賻以哀之、以荒禮哀凶札。凶、饑饉等、札、大疫夭殤死喪多、典瑞珍圭以卹凶荒、發廪賑恤、或命鄰國通財以哀之、以弔禮哀禍烖。禍烖、如遭大水火、亦以財物哀之、註、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如何不弔、以禬禮哀圍敗。

禬、古外反。圍、國邑受圍、敗、師敗於外也、禬禮、令鄰國相救、又會合財貨以更所喪、皆以哀之也、以恤禮哀寇亂。註、恤、憂也、兵作於外為寇、作於內為亂、按未寧救助、既寧歸資糧、或加戍守、

以賓禮親邦國。註、親、使相親附、賓禮之別有八、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見、賢遍反、朝、直遙反。註、此六禮諸侯見王、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名殊禮異、更遞而偏、時見無常期、諸侯有不順者、王將討之、既朝覲、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有事而會是也、殷、衆也、十二歲王不巡狩、六服盡朝、朝禮畢、王為壇合諸侯以命政、所命如王巡狩、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偏、按六禮皆旅見、皆於國門外為壇而盟、覲禮可據也、東方諸侯、春見、東方日出之地、日出為朝、春為一歲之始、猶一日之朝也、東方見最早、故曰朝、南方諸侯夏見、宗、尊也、夏陽盛之時、南陽盛之方、天子當陽、南方之侯北面見之、王者尊矣、故曰宗、西方諸侯秋見、秋者成歲功之

侯西方物成之方、覲之為言勤也、諸侯當勤者、莫如稼事、邦國將於此比功、不敢懈也、故曰勤、北方諸侯冬見、冬無事之時、北無事之方、以無事諸侯來見天子於無事之時、則無事而相遇也、故曰遇、時聘曰問、殷覜曰視。覜、他弔反。註、時聘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外臣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接殷覜、諸侯使卿以大禮眾聘也、如侯服一歲朝、三歲侯服各鄉皆來聘、六歲九歲十二歲亦然、若甸服一歲四歲七歲十歲、男服二歲五歲八歲十一歲、采服同侯服、衛服同甸服、要服同男服、問、問天子何事、覜、視王朝政紀以取法也、

以軍禮同邦國。註、同、威其不協僭差者、軍禮之別有五、愚按侯國制軍、令咸準王朝之法、故曰同、大師之禮、用眾也。註、用其義勇、大均之禮、恤眾也。此大均專指行軍調發言、均如均人以歲上下均征守諸事、士均以地媺惡為輕重之灋、此則兼年歲土地以均行軍征調、使惡地

調少、荒地不調、所以恤之、大田之禮、簡眾也。田獵蒐作、正羨皆起、因此簡擇汰正卒之羸劣、擁羨卒之精勇、所以簡眾、大役之禮、任眾也。築宮邑等役、皆起民徒力作、大封之禮、合眾也。封疆以域民、一國有封、一國之眾不離、一州有封、一州之眾不離、推之九土、無一不然、所謂合眾、王介甫曰、合眾者、地有定域、民有常主、所以合其志、

以嘉禮親萬民。註、嘉、善也、因人心所善為之制、嘉禮之別有六、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註、親者使相親、人君食宗族飲酒、所以親之、文王世子、族食世降一等、大傳、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冠、古亂反。冠包笄、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笄、冠可以娶、笄可以嫁、又冠有為父之道、女子許嫁而笄、二事相須、註、親其恩、成其性、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註、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按賓同鄉相賓射、則鄉射禮、鄉與州通

有之而皆以鄉飲酒之禮立賓主以行之禮始於王之燕射而過行於鄉州也在下故舊即大夫士爲遺者於學士爲故舊朋友學士同門同志者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註賓客朝聘者按饗燕中包食在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脤上忍反膰音煩註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疏此禮亦及異姓僖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又僖公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是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亦得脤膰之賜以同姓爲主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註異姓王昏姻甥舅疏大行人賀慶以贊諸侯之喜不別同姓異姓兼同姓可知按亦及同姓但以異姓爲主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註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春秋傳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壹

命受職。註列國之士子男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鄭司農云受職治職事再命受服。註受服受元冕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卿卿大夫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三命受位。註列國之卿始列位於王爲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四命受器。公之孤四命使得備祭器禮運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王之中下大夫亦四命五命賜則。則入則天官大宰以八則治都鄙子男五命地未成國不得八賜六典僅以八則賜之六命賜官。王孤卿皆六命賜官如冢宰六官各六十屬七命賜國。註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鄭司農云出就侯伯之國八命作牧。註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征伐諸侯鄭司農云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九命作伯。註三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鄭司農云長諸侯爲方伯按上公亦九命牧伯曰作作起也功德過人起而居此位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瑞信等齊也王執鎮圭。鎮圭以九州之山鎮爲瑑飾長尺有二寸疏鎮圭王祭祀時所執公執桓圭。註公二王之後及上公雙植謂之桓圭以桓爲瑑飾長九寸疏此執謂朝時桓屋桓楹宮室在上須桓楹乃安天子在上須諸侯衛守乃安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信音身○註信當作身身圭躬圭蓋人爲瑑飾皆長七寸按身形直躬形微俯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註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二玉以穀蒲爲瑑飾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李茂夫曰圭之形制雜記贊大行云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璧形圓內孔謂之好外玉謂之肉肉倍好謂之璧按文不具三公所執三公位尊於執圭之侯伯不應以璧次其下且三公內臣上公以下皆君也尤不當以王臣參之若下諸臣六摯則皆以禽爲之又不當以玉之所作雜皮帛羔鴈閒故不具也○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註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按諸臣兼王臣及侯國之臣所

執摯同而分等差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鶩音木○註皮帛束帛而表以皮皮虎豹皮羔小羊取羣而不失類鴈取候時而行雉取守介而死不失節鶩取不飛遷雞取守時而動曲禮飾羔鴈者以繢謂衣以布而又畫之自雉以下無飾士相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不言繢諸侯之臣與天子臣異也然則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與按三帛見堯典執皮帛王之孤公之孤外此則諸侯世子未誓者即附庸之君亦執皮帛也帛元者王之孤諸侯世子執之纁帛公之孤執之附庸之君乃執黃註帛璧色繪無據疏凡此所執王臣尊侯臣卑雖尊卑不同命數有異爵同則摯同此以王臣爲主文兼侯臣是以士相見卿大夫士所執亦與此同但飾異耳按庶人工商之摯非見王所執自相見用之也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註禮始告神時薦於神座疏以玉禮神在作樂下神後與

宗廟祼同節、若然、祭天當實柴之節也、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註、此禮天以冬至、禮地以夏至也、按禮東方蒼帝於立春、禮南方赤帝於立夏、禮西方白帝於立秋、禮北方黑帝於立冬、註、禮神必象其類、璧圓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惟天半見、又按月令、帝有人帝配、句芒等亦有人臣配、周家亦當如之、此經文不具黃帝、黃帝玉亦赤璋、或曰黃琮、琮八方象地、黃帝天神、不當用琮也、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放方往反。註、幣從爵、若飲酒有酬幣、按歷朝所尚異色、不可以律外神、況至尊之天地乎、觀此則周雖尚赤、神元所用牲幣器、胥不敢以本朝之色拘之也、湯伐桀告上帝用黑牲、儒說以為夏尚元、仍因夏牲、皆失考訂矣、愚謂夏祀天固用黑牲、即商人尚白亦用黑牲也、此制後世承用甚多、如後漢昭烈即位

用黑牲、即曹丕篡漢、告天亦用黑牲、於此核之可知矣、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陰德、飲食男女之性、天產、諸動物可食者、作、起也、天產味厚、皆能食飲交合、多食以滋質之不足、故陰德起、陽德、智謀勇敢之才、地產、諸植物可食者、地產味清、且稟山川靈秀、多食以滋氣之強明、故陽德起也、防者、防其或過、二德既作、或蕩軼為患、故防之以中和之禮樂、中禮者、不拂乎人之嗜欲、又能節約嗜慾者也、如膳食饋御、自天子至士庶、皆有降殺類、和樂者、發揚人之志氣、即能調適人之志氣者也、如象勺大夏、及諸樂舞樂節循習久之、自躁釋矜平、行不戾俗也、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天地之化、陰陽也、稟受於人即陰德陽德、百物之產、即天產地產、以作人二德者、亦天地之化所成、然天地與禮樂皆分陰陽、所謂天陽而地陰、樂由陽來、禮從陰作也、

天產陽物、以作陰德、而以中禮防之、是以禮合天之化而陰德之作、於天產者有節、地產陰物、以作陽德、而以和樂防之、是以樂合地之化、而陽德之作於地產者不乖、鬼神萬民百物、皆感孚於中和、故可以事、可以諧、可以致也、物產用於鬼神者、用各不同、事鬼神、物產用於祭祀、用天產為牲牢、用地產為齍盛、諧萬民、用於冠昏飲射等事、亦天產為俎、地產為酒食、致百物、亦用於祭、如六畜不相為用、地彪繁多、故云百物、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滌徒歷反、鑊戶郭反、齍音咨、相息亮反。註、執事、諸有事於祭者、按當兼大卜諸屬、宿、祭前一日、先眡滌濯也、以上事同冢宰、涖玉鬯以下、皆祭日事、事與冢宰異、玉鬯、祀神元、秬黍為鬯、無鬱、祀神盛以四圭有邸、祭元盛以兩圭有邸、若宗廟享大鬼、以鬱和鬯、用圭璋二瓚祼以降神、省牲於前夕、省鑊於祭之旦、鑊、烹牲器、牲既殺羞腥

乃烹於鑊、所謂爓也、玉齍、宗廟所用玉敦、盛黍稷者、若祀大神大元、用瓦簋瓦簋、皆大宗伯羞於神所、若享大鬼玉齍、則后羞於神、其先饋人爨之、既熟、舍人實之陳之、肆師表之、小宗伯與小祝逆入廟、大宗伯乃奉之、奉當是堂上事、若外宗贊后羞粢、則在室中、然后以故不與、代后羞粢、亦大宗伯、註、大號、六號之大者、詔大祝祝辭、按大宗伯治大禮、詔相王之大禮、以治小禮詔相小禮者、小宗伯肆師之事也、祀大神、兼五帝祀、○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與音預、下同。○攝、猶攝主、此攝王事、王不與、有疾及哀慘等事也、冢宰不攝而宗伯攝、祭祀掌於宗伯、冢宰尊、攝嫌、○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此攝后事、祀大神元、后皆不與、宗伯常攝、此則享大鬼不與、后有故也、亦宗伯攝之、註、薦徹豆籩、王后之事、按祭宗廟、后亞祼、羞玉齍、亞獻、皆宗伯攝之、僅言薦徹豆籩、以輕包重、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果音祼。○此亦攝后事、載、再也、註、果讀祼、按再祼、即亞祼、諸侯朝覲於廟

三享後、王乃祼以禮之、子男祼而不酢、侯伯一祼而酢、惟上公再祼而酢、再祼、后禮、故亦攝后也、

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朝直遙反相息亮反。○註、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按朝覲於廟擯者五人、宗伯爲上相、會同於壇亦然、大喪、王及后世子喪、主哭奠拜賓、皆有相也、註、諸侯薨於國、王爲位哭之、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疏、若來朝而薨、王爲之緦麻、按三者皆宗伯爲上相、以掌禮故、

王命諸侯、則儐。儐必忍反。○註、儐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按命三公亦當大宗伯儐、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大故、大凶災及王危疾、旅、因災危而祭告偏及屬從之名、旅上帝、兼五帝、四望、在天者日月星辰、在地則五嶽四鎮四瀆、平時王與詔相、不與乃攝位、此直攝之、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后土、社神、邱氏曰、王封諸侯、取大社土、苞以白茅而授之、故大宗伯先告祇

○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註、頒、頒當祀及其禮、按邦國、諸侯、都、大都、小都、家、家稍、畿內三等采地也、鄉、六鄉、邑、遂甸公邑、邦國都家、自外及內、鄉邑、自內及外者、王所自治、邦國之祀、宗祀、祫、四時祭、神元之祭、山川、五祀、社稷、雩禜、步等、都祀稷於邦國家祀又殺於都、鄉邑之祀難盡知、然州有社、黨有禜、蜡族有酺、此可據也、邑祀亦當如之矣、然邦國有都家鄉邑、都家亦有鄉邑、祀又從殺可知、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在雉門內、應門外、左右。

○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不及圜丘方澤、或文闕、兆、爲壇及四面營域、五帝、蒼赤黃白黑、五帝、兆青帝於東郊、赤帝於南郊、白帝於西郊、黑帝於北郊、黃帝亦於南郊、此四立及季夏所祀者、四望有天神地元之別、日於東郊、月於西郊、星於南郊、辰於北郊、五嶽四鎮四瀆各因郊之方位而立之、望、遙望而祭之、如天神則日月星辰可仰望而不可卽、地元則五嶽四鎮四瀆、可遙望而不易就也、類、類祭、災變大、分類祭、鬼神、謂之類、四類者天神一、地元一、人鬼一、物鬽一也、天神於南郊、地元於北郊、人鬼於東郊、物鬽於西郊、據神仕、則人鬼從天神、物鬽從地元、

○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兆之各因所在之地也、疏、按大司徒職、五土十名、此不言林澤原隰、亦因所在之地可知、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五禮、吉凶賓軍嘉也、禁、禁其不當爲、令、令其當爲、用等、牲物禮儀尊卑之差也、

○辨廟祧之昭穆。廟祧之昭穆、不必父子相承、兄弟祖孫遞及、亦昭穆也、故須辨之、廟皆有祧、祧藏遺衣服、卽寢也、觀守祧文及其序官灼然可信、祧、音兆、與祧主之祧別、凡主新入廟無不在穆、蓋左昭右穆、六廟分列、七世爲北昭、六世爲北穆、下此四親、以次而南、曰顯考廟、居左昭之中、曰皇考廟、居右穆之中、曰王考廟、則左昭之最南、曰考廟則右穆之最南、廟因世次、皆一定而不可易故也、記、君薨

牲穆、嗣君明以嗣君爲昭、太子爲穆矣、新陟王在廟有不居南穆之考廟者邪、故懿孝以後、又增文武二宮、亦必文居左昭、武居右穆、又一定之理也、若世次之昭穆更有不同、則由始祖以下、次之而然、非在廟之昭穆也、

○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邱氏曰、九章、七章、五章、三章、一章、吉服也、斬衰、齊衰、錫衰、緦衰、疑衰、凶服也、按凶服斬齊下、大功小功、緦麻、當以此爲正、辨服、亦辨車旗宮室之等、禁車旗宮室、亦禁吉服凶服之不如制者、

○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註、三族、父子孫、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疏、辨親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至元孫、旁至緦麻、重服者親、輕服者疏也、愚按、三族、父己子、蓋己有兄弟、父有兄弟、子有兄弟、爲族也、而由父而視己子、卽爲孫、由子而視己父、卽爲祖、由子祖而上推己之祖、於子爲曾祖、於孫爲高祖、由父孫而下推己之孫、於父爲曾孫、於祖爲元孫、由是傍推己之兄、己之弟、所謂同父

兄弟、又推之爲同祖兄弟、更由
是而上、傍推己父之兄弟、於己爲世父叔父、於己子爲
從祖、於孫爲從曾祖、由是而下、傍推己同父兄弟之子
於己爲從子、於己之從父爲從孫、於己之從祖爲從曾
孫、此三族之別也、惟別、故親疏不周而不可以不辨、室
適妻、正室、適妻所生正體之子、自王以下、至於下士、惟
適妻之子、謂之門子、言皆見上下、不異政令、門子
衣服禮秩有別、及祭祀賓客軍旅喪紀、皆有職也、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註、毛、擇毛、鄭司農云、司徒
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疏、
祭日之旦、在廟門前頒五官使共奉之、助王牽入廟、按、
毛六牲、辨其名物、如牧人牧六牲、陽祀騂牲毛之、陰祀
黝牲毛之、望祀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六牲一一別之、而
頒五官也、僅言五官、冢宰奉玉幣、不奉牲也、惟六牲皆
俎實、故須五官共奉王舉及廟祭、必十二俎斷然矣、
○辨六盔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盔音咨。註、盔

讀爲粢、六粢、六穀、黍稷稻粱麥苽、
李茂夫曰、祭有大小、則用有多寡。○辨六彝之名物、以
待果將、果音祼。○註、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果讀祼、○辨六尊之名物、
以待祭祀賓客、註、待者、有事則給之、鄭司農云、六尊、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疏、司尊彝
惟祭祀宗廟陳六彝六尊、此兼言賓客、則在廟饗賓客
時陳六尊也、按、若賓客之事、陳六彝、則廟中將幣之後
有祼賓事也、按、司尊彝、祭祀所陳、用各不同、春祠夏禴
雞彝鳥彝、尊則犧象、秋嘗冬烝、斝彝黃彝、尊則著壺、若
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虎彝蜼彝、尊則大山、竊謂賓客
春朝夏宗、彝尊當準祠禴、秋覲冬遇、彝尊當準嘗烝、同
亦四時分來、皆按時祭陳設、惟非時之會、當準間祀用
虎蜼太山也、彝尊名物必辨以此、又按、由司尊彝存尊
彝文推之、知王舉亦設尊彝、然酒正辨厚薄之齊以共
王四飲三酒之饌、知設尊但實三酒、而齊不用、彝則但
設以備儀耳、然則因王享賓而設尊彝、有不實三酒者
邪、惟賓朝享既畢、王以鬱鬯禮之、則以彝盛鬯而祼耳、

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註、賞賜有功者、書車服以庸、按、此準典命、命數、如加命、亦依所
加之數、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註、四時之祭祀、統天神地示人鬼物鬽等、祭
言序事、該廣、若序昭穆、序爵、序事、序齒等事、皆是、事下
之所執、禮上之所行、禮皆有序、若降神、殺牲、初獻、亞獻
酳尸、送神等禮、其序亦
掌之、故曰與其禮也、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註、大貞、卜立君、卜大封也、玉帛以禮神、詔、詔大祝號神號
幣號、按、詔號所以命龜、
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
王、逆齍、饎人饔熟、舍人實之、陳之、而肆師表之、小宗伯乃與小祝逆之入廟也、註、時、薦陳之早晚、備謂饌具、
按、省鑊、視烹也、與前省牲眡滌濯、皆贊宗伯事、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瓚才但反。祭祀、與小宰贊王、賓客、贊大宗伯亞祼、然王祼亦
小宗伯贊祼、註、將、送也、猶奉也、疏、小宰職、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此小宗伯又將瓚祼者、據授王、彼小宰據授尸、
瓚既在王手、小宰乃贊王授尸也、
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相息亮反。註、小禮、羣臣之禮、按、佐大宗
伯、佐其詔相也、
賜卿大夫士爵、則儐、註、賜猶命、按、大宗伯儐命諸侯、故小宗伯儐卿大夫士、孤賜爵亦小宗伯
儐可知、
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王光遠曰、大宗伯祀大神示、帥執事而卜日、以至詔大號、
小祭祀、小宗伯掌事亦如之、

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齎子兮反。○註：所齎來獻之財物。疏：諸侯來朝覲，三以玉幣致享，小宗伯受之也。按：大客兼孤卿聘享。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註：有司，大祝。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以其主行。春秋傳：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書：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社主用石爲之。按：軍社，軍中社主所在，位軍朝之右，或疑軍，宗之誤。遷主居軍朝之左，主車，遷廟主車、社主車也。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註：軍將有事，將與敵戰也。按：祭有司，大司馬及大祝之屬。將事四望，望祭四方神示。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甸音田。饁於輒反。○註：甸讀曰田。按：有司，大司馬及甸祝之屬。註：饁，饋也，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者，羣神之兆在焉。頒禽，予羣臣。詩傳曰：禽雖多，擇

取三十焉，餘予大夫士，射於澤宮而分之。

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註：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按：大烖，遭大水大火及年凶札。禱，求去災；祠，報之，烖既去也。

王崩，大肆以秬鬯渳。渳，明婢反。○註：大肆，陳尸伸之。按：渳，浴尸以秬鬯，以神奉之。參疏。大祝以肆鬯渳，小祝贊渳，小宗伯蓋涖之也。○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註：執事，大祝之屬。斂者，蓋事官之屬。喪大記：小斂衣十九稱，君大夫士一也。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按：王當百二十稱。斂令尸不可見，親者所不忍，故以異族相助也。○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縣音懸。衰七雷反。○王喪皆斬衰。親者正服，臣下義服。斬衰正服布三升，義服三升半。大夫以上修袂，士屬幅。冠，正服布六升，義服七升，縮縫，外畢。苴絰，枲纓，條屬。縣路門外者，註：制宜齊同。○及

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執事，司空之屬。眡葬獻器，葬時所用器，主者獻之，小宗伯與執事眡之也。獻若獻素獻成，棺椁明器皆是。獻時哭，納壙中亦哭。○卜葬兆，甫竁，亦如之。竁昌絹反。○註：兆，墓塋域。甫，始。杜子春讀竁爲毳，謂葬穿壙也。按：卜葬得兆哭，甫穿壙亦哭。○既葬，詔相喪祭之禮。相息亮反。○喪祭，虞卒哭及祔也。○成葬而祭墓，爲位。註：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不一日畢。位，壇位。王形體託於此，祀其神以安之。冢人職：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按：凡祭墓爲尸，此祭在甫竁後。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甸音田。肄以志反。○註：肄，習也。按：以三者禱祠肄儀及爲壇位，皆小宗伯主之。○國有禍烖，則亦如之。亦如上肄儀爲位。禍烖不大，故第禱祠耳。與下天地之大烖不同。○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

廟，則爲位。疏：天烖，日月食、星辰奔殞；地烖，地震裂。及山崩川竭。類，合聚其同類者，以祭。類社稷，則合祭地示；類宗廟，則合祭人鬼。此宗廟社稷，蓋已變者。社稷若亳社殷社，宗廟若壇墠及祧廟、公厲族厲。四類兆於四郊，此蓋於烖地爲之壇墠。地示人鬼二端而不及天神物魅，可推。

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大禮，大宗伯掌事。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小禮小宗伯掌事，故儀如大宗伯也。此總五禮言，與上專主詔相者不同。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牷音全。○天神大祀天、五帝，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馬祖、司民等。人鬼大祀先王先公，次祀壇墠，小祀殤與無後。地示大祀地，次祀五嶽、四鎮、四瀆、社稷、五祀，小祀凡山林川澤、五土及羣社稷、門、跋、四方百物皆是。牲牷，體完色純者。此玉帛牲牷

卽立祀告神者，與祭時所用無涉。或曰：祭時所用等差亦因此不異也，雖宗廟人鬼無禮神玉器，而灌圭可以當之。余曰：不然。祼圭與四圭、兩圭、圭璧、璋邸射爲類，如祼圭卽禮神之玉，是次祀亦用玉矣，何也？諸器惟四圭爲大祀所用，若兩圭兼旅四望，望亦次祀，圭日月星辰及山川，明明皆次祀也，乃亦用圭璧、璋邸射，不與經文次祀用牲幣相剌謬乎？故此經玉帛牲牷、牲幣及牲，斷主立祀時告神所用差等說，與祀時所用全不相涉也。或曰：蒼璧黃琮諸玉如何？曰：此固祀大神大示諸大祀所用，然人鬼大祀則何物邪？○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珥讀弭。註，序第次其先後大小。按此歲中常祀，如二至四立及祠禴嘗烝、春祈秋報等；祈珥則因災患而祭，非常祀。珥作弭，祈祈福，弭弭災。疏，歲時序其祭祀，上所立祀皆依歲時次序之。易彥祥曰：小子職珥於社稷，祈於五祀；羊人職祈珥共羊牲。劉中義云：珥，弭字之誤也。祈，小祀之祈福禳；弭，小祀之弭兵災。○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註，展，省視也。按此職人，專主充人，展於牧人所視體色善者，令另繫於牢，乃頒充人使養也。

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相息亮反。註，宿先卜之夕。疏，詔相其禮，詔告相其卜之威儀；眡滌濯，祭前之夕。按大祭祀，大宰、宗伯卜日、眡滌濯；小祭祀，小宰、小宗伯掌之。詔相其禮者，肆師也。○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齍音咨，盛音成，果音祼，鬻同鬻，下同，相息亮反。○註，齍六穀，在器曰盛，陳陳列，表徽識。按六粢一一表之，令奉之薦之不誤。築，築鬱；鬻，煮鬱，將授鬱人令和鬯也。重祼事，故掌於肆師，祼禮盛，故僅相小禮，祼儀薦，故誅其慢怠也。獻莫重於祼，諒哉。疏，展器陳告備者，堂東陳祭器實之，肆師展視而告備具也。○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劉原父曰：兆中、廟中執事者衆，欲行事致肅，故有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註，王以禮賓客。疏，筵几云涖，司几筵設之，肆師臨之。○贊果將。酌鬱鬯授王祼，又酌授大宗伯載祼。贊，贊小宰、小宗伯。大朝覲，佐儐。疏，謂大會同朝覲時，若四時常朝，小行人爲承儐，小行人所云是也。○共設匪罋之禮。匪讀篚，罋音於貢反。○註，設於賓客館，公食大夫禮，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於罋，篚實實於篚。匪，篚字之誤。禮不親饗，以酬幣致之。疏，肆師不掌飲食，而主禮事，使掌客及諸官共設之。饗食授祭。食音嗣。○註，授賓祭肺。疏，饗大牢飲賓，獻依命數；食大牢食賓，舉依命數；祭，祭先造食者。與祝侯禳于畺及郊。畺同疆。○註，侯禳，小祝職。畺，五百里；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疏，侯迎善祥，禳去殃氣。

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註，築香草，又煮之，和鬯以浴尸。香草，鬱也。按一以斗鬱人令肆器芬香，又一斗鬯人令浴鬯亦香。○令外內命婦序哭。疏，哭以服輕重爲先後，內命婦爲王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者居後也。○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衰七雷反，中知仲反。○外命男，朝廷卿大夫士及畿內諸官；內命男，內宰以下職事官中者。參註，其妻爲外命女，喪服爲夫之君齊衰不杖；內命女，王三夫人以下，當服斬衰者。不中灋，違升數與裁制。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七日授士杖。四制丞或曰：此據諸侯禮，王喪七日乃殯，當有變通。余曰：差共授杖日數，王喪或同，既殯無不授杖，卽王禮之別於諸侯。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註，社，軍社；宗，遷主。疏，在外祈請。李茂夫曰：甸，宗疑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造七報反。○註，造猶卽類。

類祭上帝也、封爲壇、按大神、馬祖、方嶽諸神、祭兵、祭始造兵者、山川、軍所依止、祭兵亦祭山川、三者皆爲位也、大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註、助、助大司馬、按師不功、大司馬猒而奉主車、註、助牽主車、恐爲敵所得、疏、主、社石主、遷廟木主、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甸音田、貉如字。表貉祈獲禽多、註云、師祭貉讀爲十百之百、誤、此卽司几筵甸獵設熊席右漆几、其位肆師爲之、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芟色銜反。註、芟芟草除田、按嘗嘗祭時新穀已嘗、問來歲宜芟不、參疏、涖卜、大宗伯及大卜事、此及下三事皆肆師涖之、所關甚重、故大卜不涖、○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獮思淺反。註、秋田爲獮、始習兵戒不虞也、問後歲兵寇之備、○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疏、上文嘗獮是秋、此社亦是秋祭社也、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大故、水旱凶札、令祭、令禱祈、社及禜酺等皆是、○歲時之祭祀亦如之。春社秋社、五祀祭其一、歲豐蜡臘、

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相息亮反。註、相其適子、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國之大事、大宗伯掌禮、故肆師治其禮儀以佐之、肆師於宗伯猶小宗伯之於大宗伯也、然小宗伯不治儀、而此治儀、則下於小宗伯、

周官心解卷第十二終

周官心解卷第十三

諸暨楊莊蔣載康闡訂

後學馮　震校刊

春官宗伯第三之三

○鬱人掌祼器。祼器、卽祼玉、圭瓚璋瓚也、

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疏、此祭祀惟據宗廟、按肆師築鬱金煮之、鬯人共鬯、鬱人乃和鬯以實彝也、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煮之鐎中、停於祭前、鬱草若蘭、此說存參、○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註、祼玉、圭瓚璋瓚、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註、節、王送祼早晏之時、○凡祼事沃盥。言

凡非一、若賓客王與大宗伯祼、祭祀王及后祼將祼盥手、鬱人沃以水也、

大喪之渳。共其肆器。渳明婢反。大喪、肆師築煮鬱、鬱人受諸肆師、以之和鬯、取肆器頻加浣濯而後共之、以此陳尸、令香氣襲尸也、註、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此肆器、天子亦用夷盤、○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貍門皆反。葬時所共而貍者、明器之瓚也、共於未窆、陳之、送入壙爲貍、此職奠亦設瓚、不著于司尊彝、倒見、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斝古雅反。斝、殷爵也、天子舉斝、文王世子、上嗣舉奠、此是王大子於兄弟衆賓加爵之後、尸取所奠之斝而飲之、王大子又實爵奉尸、尸卒而仍奠之者也、王大子所飲、舉斝之爵也、此奠之在後、故曰卒爵、量人文作斝歷、歷、瀝也、以尸卒之餘言、則餘瀝也、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周制享先王、先用鬱鬯祼地降神、至享神則用齊而不用鬯、惟

祭祀外神降神時注鬯於器獻時不以齊而亦用鬯註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設巾按用疏布爲之受諸天官冪人冪人職以疏布冪八尊以畫布冪六彝兩者互見則注鬯降神仍有尊矣意當用概尊

凡祭祀社壝用大罍壝余癸反大音泰罍音雷。祭因時祭地示祀冬至祀天及旅帝社壝封人所掌王之社壝卽夏至所祭北郊也大罍瓦尊之小者大音泰以質素象兩大之性而制之故尊其稱降神時告酌鬯於概尊祭天及旅注於四圭有邸祭社壝則注於兩圭有邸洎獻則同酌鬯於大罍○禜門用瓢齎禜音詠瓢婢遙反。禜因災而祭日月星辰及山川也門城門及卑庫等降神時禜日月星辰則酌鬯注圭璧禜山川酌鬯注璋邸射祭門注鬯之器或仍準禜山川然不敢確信也此皆酌於概尊者若以鬯獻則禜門同酌於瓢齎瓢齎註作瓢齊謂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恐是臆說春秋傳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魯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於社

於門○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脩如字疈普逼反。廟廟中祭五祀及八蜡也或問蜡亦在廟乎曰禮運孔子與於蜡賓出遊於觀之上廟在雉門內觀在雉門蜡畢而出在觀則蜡於廟之的據矣且與蜡爲類者臘月令臘先祖五祀則臘在廟矣安得蜡不在廟耶降神亦酌鬯於概尊而注鬯之器未聞若獻神則皆酌於脩尊脩尊之脩飾者蓋畧加文采者也山川四方神尊者嶽鎭瀆卽望祀牲各因其方之色者亦四望祀注鬯當用四圭有邸若中小山川則注鬯於璋邸射至於獻鬯亦同酌於蜃尊以蜃甲飾者蜃八職祭祀掌共蜃器之蜃此確據王祭外神不祼惟巡狩所經則不獻而祼若攷工大璋九寸中璋邊璋七寸黃金勺青金外宗祝執之以前馬則祼事之僅見者而經日凡祼事若祼事多多矣竊謂注鬯降神亦祼類也以上祭祀社壝禜門廟山川四方皆先酌鬯於概尊注諸器以降神與廟中之祼祭之啐之奠之者儀不同而同義然則巡守時宗祝以祼器祼者固祼以上四

祭未祭地啐奠而注器降神者亦祼事也尊名概蓋大概統概之義謂不特宗祝以祼器酌者用此尊統注鬯降神者概酌此尊也疈疈辜蓋禳除不祥碎磔牲體而終事散委於地者也其神則物鬽神身禮畧次於祼事用概之下可知無注鬯降神事直酌鬯一獻後並鬯亦散澆於地與牲體同矣散尊之最大者嘗卽禮器子男之尊差之門外缶缶實四斛門內壺則此壺實二斛矣君尊瓦甒此甒當實一斛散大於缶宜五斛盛此猶五飲器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最下者散則實五升此尊名散亦此義也

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大喪大渳王尸或后尸大浴也以斗盛鬯沃尸云釁鬯者鄭司農云釁音徽蓋受鬱於肆師以鬱和鬯使尸香美也

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齊側皆反。王齊以秬鬯浴接神也不和鬱人道也

凡王弔臨共介鬯弔弔臣下喪哀其親屬臨哭死者王弔臨臣家命介酌鬯於門以禮其神酌鬯

當用璋邸射此酌於概而陳之亦祼事類註曲禮摯天子鬯王至尊介爲執致之五齊三酒酒人爲之凡飲鬯人爲之皆不爲鬯鬱人則受鬱於肆師以和鬯耳司尊彝則涉其和鬱者二職皆不爲鬯也惟此經外祭大喪齊事弔臨皆共秬鬯知爲鬯斷主於鬯人矣而以鬯名官義亦可見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註物毛色辨之如陽祀用騂陰祀用黝之屬

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嘑同呼嘂古弔反。註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旦警百官使夙興○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註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事者少牢曰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告時者至此旦明而告之

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禳如羊反。鄭司農曰面禳四面禳也註釁釁廟之屬釁廟以

羊門夾室皆用雞、按雞為六牲之一、廟祭準王膳羞
雞亦登俎、惟外神天地五帝不及雞牲、他用三牲者無
不以雞為羹也、或曰庶羞不踰牲、曰此惟據膷臐膮及
胾炙膾言耳、羹不在限也、內則雞犬雉兔鶉鴽、何一非
庶羞中
羹物邪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陳位處彝
陳室中、尊陳堂上、亦該堂下、沈齊三酒四罍言、酌泲之
乃可酌、鬱鬯齊酒、其泲各異也、用四時及追享朝享所
用尊彝、亦各不同、實鬱鬯五齊之屬、實尊彝者、亦隨所
用、彝之鬱鬯、實彝、齊實尊也、三酒實罍、首罍亦實齊、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
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
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

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
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
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獻尊之獻註作犧素何反昨註作
酢著直暑反朝享之朝音潮蜼音
誄大音泰。○天子時享間祀、皆十二獻、禮始於祼、陳二
彝、一為王圭瓚所酌、一為后璋瓚所酌也、二祼尸祭之
啐之奠之、既啐亦當尸飲、是為初獻、尊盛五齊之尊也、
朝踐用兩尊者、一盛泛齊、一盛醴齊、王酌泛齊初獻、后
酌醴齊亞獻也、並當薦朝踐籩豆之節、故曰朝踐、亦曰
朝獻、饋獻用兩尊者、一盛盎齊、一盛緹齊、王酌盎齊獻
尸、后酌緹齊亞獻也、並當薦孰薦饋食豆籩之節、故曰
饋獻、又曰再獻者、次於朝踐後也、至於酳尸、則仍酌此
朝踐饋食之尊、始酳王酌朝踐泛齊、后酌醴齊亞之、繼
酳王酌饋食盎齊、后酌緹齊亞之、合前二祼、並朝踐饋
食四獻、總十獻、末後二獻、則酌堂下罍尊中沈齊、或一
賓一長兄弟、或二獻皆賓、天子祭禮亡、無從確據耳、長
孫如曰、據崔氏說、王及后酳尸、王酌朝踐泛齊、后酌饋
獻緹齊、則酳尸第二獻、其說如何、曰此上公九獻、侯伯
七獻、子男五獻之禮耳、上公九獻、二灌朝踐饋食六獻、
並同天子、酳尸則闕二獻、賓獻後亦闕一獻、侯伯七獻
惟二灌得同天子、朝踐饋食、惟夫人獻、君不獻也、禮器
曰君制祭夫人薦盎、君割牲夫人薦酒、朝踐饋食又闕
二獻、酳尸二獻、賓一獻、並同上公、子男五獻、去二灌朝
踐饋食二獻、酳尸二獻、賓一獻、亦同侯伯、如曰子男無
灌何也、曰灌瓚具圭璋、惟執圭者得用之、子男執璧、安
得劳越、不觀玉人之記瓚乎、首曰天子用全、謂天子至
尊自承盤承流龍首瓚及柄、皆玉為之、而不雜以金也、
曰上公用龍、則承盤不用玉、侯用瓚、則承流龍首亦不
用玉、伯用將、將柄也、惟柄琢玉為圭璋、承盤龍首及瓚
胥以金為之、而不得用玉也、差等之嚴如此、而文不及
子男、子男無瓚也、安得有祼、如憬然日明晰至此、不刊
之論也、問三酒之酌何如、曰王獻賓獻公卿大夫及內
外宗、皆事酒、后獻亦然、舉酬媵爵無不酌此、事酒旅及
無算爵、公卿大夫士皆昔酒、舁末下吏司事者則清酒

酒正、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此其差也、註疏反
之、非是、如曰灌時果二祭同用二彝乎、曰六尊固為兩
祭同用二尊、六彝則不然、祠祭用兩雞彝、禴祭用兩鳥
彝、以雞木畜、合春時、鳥彝刻鳳、即南方朱鳥、合夏時也、
秋嘗則兩斝彝、冬烝則兩黃彝、斝刻稼、秋成之象、黃彝
以黃金雕鏤人目、象冬氣清明也、虎蜼二彝、其制甚古、
舜時已見益稷謨中、於追朝二享、允宜、蓋追享即大禘
追祖所自出而祭之、故名追享、朝享者三年即吉之禘
即大祫、喪畢祧舊升新、合遷廟之主、合食大祖、若朝廟
然、故曰朝享、二享禮至盛、宜用此二彝、然切按之、追享
當用虎彝、以追享祀帝、禮當嚴肅、於虎彝宜、朝享當用
蜼彝、以朝享合祭祧主、以伸孝思、於蜼彝宜、所謂虎取
其威、蜼取其孝是也、若六尊、則五尊與雞斝黃目同見
明堂位、惟壺尊不在列耳、循文按之、當屬殷制、以周文
殷後、壺尊周既無之、而列殷著尊之下、決非殷以前物
可知也、此經六尊分用各二、春夏二享、兩犧兩象、皆周
尊、秋冬二享、兩著兩壺、皆殷尊、追朝二享、兩大虞尊、兩
山夏尊、四時常祀、用本朝近代之器、而間祀兩列古尊

尤嚴二事也如問罍獨言酢何也曰豈止於酢堂下四
罍其一盛沈齊者諸臣酌此以獻尸下此三酒三罍酒
正文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凡獻酬諸臣及諸
臣相獻酬皆酌於此然則言酢者經文簡而該舉一以
包其餘猶春祠夏禴六祭分列六彝不著兩字即見六
彝分用也如曰彝尊配明水乎曰豈惟彝尊堂下之罍
亦配之如一罍沈齊配明水亦一罍三罍盛三酒明水
亦三罍而堂上盛齊四尊亦四尊明水可知矣惟盛鬱
之彝每祭皆王酌一彝后酌一彝二雞二鳥二斝二黃
二虎二蜼配以明水則各四彝如曰鳥彝亦同虎蜼作
自前古與曰非也以次推之當亦夏器何也時享四彝
序因世次首列夏雞彝而鳥彝繼之殷斝又次其後爲
夏爲殷似難確指然而斷屬夏器者歷代王祼后祼彝
皆不同前古則兩彝異制如虎彝蜼彝見於虞書是也
至於有殷二彝始同制而周人因之殷祼二斝周祼二
黃古禮一變於前夏承虞禮因前古必二彝異制所由
以鳥彝爲夏器也況聖人制器象物皆有精義殷斝周
黃一取諸禾稼一取諸人目兩朝之器截然不同若有

虞二彝一虎一蜼皆毛物夏后二彝一雞一鳳皆羽物
也非兩兩爲類二彝異制之明驗與所由鑿指鳥彝爲
夏彝者此也如聳然動容曰此數千年來所蒙晦而祖
發之翼經之功不小矣按皆有舟之舟彝承槃如舟者
凡六彝六尊之酌。疏六彝與鬱齊爲目六尊與醴齊盎齊爲目下文有凡酒而此不言及罍文不
具酌涗之使可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齊才
細反獻素何反涗舒銳反脩註作滌。註禮運元酒在
堂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醆酒盎
齊也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於清汁獻涗於
醆酒此言轉相沸成獻讀摩莎之莎煮鬱和秬鬯以醆
酒摩莎沸之出其香汁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沸之以
茅縮去滓也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沸之而已餘三齊泛
從醴緹沈從盎凡酒三酒脩讀滌瀡之滌滌酌以水和
而沸之按郊特牲明酌斷屬昔酒以事酒卜得日始釀
非舊醳故也汁獻涗於醆酒與此鬱齊無涉彼獻神秬
鬯不和鬱但以盎齊涗之而去其滓耳彼獻如字讀

大喪存奠彝。奠朔望等大奠也彝黃目彝奠亦設犧象云
事主也存器尊謹視之加鬱鬯正鑪巾而已獻尊則不止於是或謂奠爲尊字之誤愚謂應有尊字奠亦非誤
但彝下有脫文耳○大旅亦如之。大旅祀上帝用大罍非司尊彝所掌以鬱人貍祼器例之
斷是賄送明器將納壙中而司尊彝守視之不著尊蒙
上也不云埋於鬱人例見也故竊疑大旅彝字之誤推
後文眡瞭笙師諸職尤可知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註五几左右玉雕彤
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用位所設席及其處按五席當去熊入葦熊惟甸表貉設之耳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
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黼音甫依

於豈反鄉許亮反純章允反繅音早下並同。依黼斧
文謂之黼依註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爲質制如屏風依
前爲王設席左右几優至尊也紛如綬有文而狹純緣
也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畫采畫雲氣次席桃枝
席次列成文按此几席設於廟中及路寢者也大朝覲
大饗封國命諸侯則於廟射則於寢此南鄉正南面者
也若諸侯在國廟中路寢皆無牖前南嚮之席下天
子也禮器天子席五重推皇氏說則五重者當六席○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昨讀酢下同。註昨讀酢祭祀王受酢也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
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諸臣致爵乃
設席按祀先王讀昨字又讀席亦如之亦設兩加祀先
王祀席王受酢酢席同上祀席以下諸侯祀席例
之當加繅席畫純不言几酢席對先王不敢自尊無几
祀席右玉几於諸侯祀席例見
酢席無几亦於諸侯酢席例見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雕几。繢胡內反。註繢畫文按

鬼神陰故右几筵席亦異於生人諸侯席三重當四席

○胙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繢純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几侯酢席無左几則王酢亦無几可知

酢席無几敬祖不敢自尊安國賓諸侯來朝賓該客彤几孤席所設也卿大夫同漆几賓當雕几筵國賓王饗諸侯也諸侯相饗也食亦如之燕則王燕聘賓席再重諸侯於聘賓亦然諸侯與朝賓燕則席三重皆左設几若天子燕諸侯三重席不於牖前而設於阼階右北面天子席五重莞筵紛純三繅席畫純二次席畫純一左右玉几諸侯席三重莞筵三繅席一左雕几王祭先王亦五重蒲筵繢純三莞席紛純二繅席畫純一右玉几侯祭先公亦三重蒲筵三莞席一右雕几侯國賓席三重準主人左雕几亦同此左彤几則孤爲國客所設也以食大夫禮差之孤當萑筵元帛純二莞席紛純一公食大夫上下大夫席不異皆蒲筵繅布純加萑席尨帛純而左漆几亦同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甸音田。○註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　按自王以下至大夫祭先席皆重至於外神皆單席而設右几與祭先不異此經畧外神几席獨著表貉熊席外此可以推見矣然以搏獸所禱而設熊席知陳設各因乎神元之性而天地之藁秸質几尤聖制之至精也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柏註作椁萑音丸敦作燾音導○有喪不祭遇當告於祖設此萑席素几也若王大奠彝尊成備不用萑席素几也註萑如葦而細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席敦讀燾燾覆也椁在殯椁燾既窆則見復燾覆之周雖合葬及同在殯宮壙中皆異几體不同也祭於廟同几精氣合

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註吉事王祭宗廟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元新也凶事謂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畧疏阮諶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舊圖以爲几兩端赤中央黑也按阮說几大長不如馬氏近情事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註祖廟始祖后稷廟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徐氏曰禁令防守及陳藏之禮

凡國之玉鎭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註禘祫及大喪陳之鄭司農云書顧命王崩陳寶鄭剛中曰玉鎭如洪璧琬琰夏后氏之璜大寶器如崇鼎貫鼎大貝鼖鼓和弓垂矢按如河圖允之舞衣亦是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治中治可爲法者藏之天府以爲準則吏進治時憑此以察當否註察察其當黜陟者

上春釁寶鎭及寶器註上春孟春釁殺牲以血血之

○凡吉凶之事祖廟

之中沃盥執燭註吉事祭也凶事王后喪朝於祖廟疏小祝大祭祀沃尸盥小臣大祭祀沃王盥二官沃盥在祖廟中則天府爲之執燭若士師祀五帝沃尸盥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註問事之正曰貞以歲之美惡問蓍龜若大卜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玉凡卜筮問於鬼神蓍龜出卦兆之占故陳玉禮之言陳既事藏之不必貍也

若遷寶則奉之疏遷寶王遷都寶亦遷天府奉送於新天府藏之如故也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註司民軒轅角司祿文昌第六星祿穀也年穀登乃制祿二星以孟冬祭之而上民穀之數於天府　按秋官大司寇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天府司民掌民數司寇祀司民之日獻數於王登於天府地官有司祿獻穀數者必司徒也穀數亦登於天府鄉大夫賢能之書亦登於天府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註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按服飾玉服飾即繅藉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朝直遙反。繅以絹圭表元帛

而裏纁帛制如圭但開其上以組繫長尺者一端綴繅端一邊一端繫圭中繹啓櫝欲圭全見則垂繅於下行禮欲圭半見則屈繅而執之欲拜則置繅於地而圭一奠其上所謂藉也五采朱白蒼黃元繅之綺也就一采一市為一就王圭繅五采五就則合二十五市為五就矣先鄭謂五就五市一市為一就然則下二采一就二采能一市邪說似難通朝日舉其一耳觀禮拜日於東門外禮日於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皆搢大圭而執鎮圭也而大神大元更可知矣註天子春分朝日秋分夕月鄭司農云晉搢紳帶閒玉人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繅讀為藻率之藻 ○公執桓

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 信音身。註三采朱白蒼按二采當朱白說經家皆云朱綠則據禮器朱綠冕繅而誤不知此非周制不足據蓋子男王臣且有君道必用正色也聘禮記及雜記引贊大行三采下皆有六等二字蓋上公侯伯雖國君於天子亦臣也朱白蒼三采皆重之合六市為一就三就合十有八市則奇而合偶數以著其為王臣也與王圭繅五市一就奇數純者大別此聖制之至精也推之二采再就則朱白二采亦重之合四市為一就再就計八市鄭司農云以圭璧見於王觀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於天子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諸侯相見亦如之 鄭司農曰亦執圭璧以相見

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 瑑直轉反。頫作覜他弔反。註璋聘后夫人琮享之按頫當作覜諸侯使卿殷覜王也聘鄰國大聘皆皆上公侯伯子男覜聘所用繅皆二采一就也二采者朱綠一就采四市合一成矣小聘曰問不用此四玉就兼說問恐非是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按玉人言八寸則上公使人所執侯伯當六寸子男璧琮琥璜當四寸臣聘不得執君之器皆瑑之而殺各一寸若國君親見王享王亦不瑑不殺攷工玉人可據也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邸丁禮反。此及下文兩圭有邸圭璧璋邸射皆注鬯器也鄭司農云中央為璧圭著四面一玉俱成爾雅邸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按中間璧為注坎所以注鬯下兩圭及圭璧璋邸射注鬯注坎與此同玉人四圭尺有二寸祀天圜丘祀於冬至上帝亦天也旅則因事而舉亦及五帝此上帝該五帝言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註兩圭象地數二偶而同邸按祀地夏至祀於方澤四望在地四望四方嶽瀆也與天之日月星辰無與 李茂夫嘗曰四圭有

邸兩圭有邸與祼圭有瓚為類是亦瓚屬可謂卓見且引表記曰秬鬯以祀上帝援據尤確而精竊意既得此清確經據正當鑿指鬯人樽尊為降神鬯尊大罍等五者為獻神鬯尊即鬱人八尊而從來齊酒獻神之諺皆闕神元之祀如披雲霧見青天矣不意得此精確於經據僅証四圭等四器為注鬯所用而外神各獻仍惑於五齊之訛而不能証明也惜哉 天子諸侯祭外神皆以鬯獻儀禮大射儀司馬獻服不另設兩獻以服不即用此祭侯故也祭侯神與禮器猶必用鬯以獻況尊於侯者邪 大宗伯六器蒼璧黃琮青圭赤璋白琥元璜此玉器至重而典瑞文不及當有缺遺或曰此或天府闕文曰天府掌祖廟守藏所藏玉鎮大寶器皆大喪大祭所陳六器為郊祀神元所用與天府無涉天府不藏六器其不記宜矣此典瑞亦不記者何故竊謂禮神玉幣已用諸燔瘞或臨時作之故不入典瑞也 ○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

祼圭有瓚宗廟之祭注鬱鬯以灌地降神者圭其柄瓚如盤即注把鬱鬯器下為承槃前為龍首王以全玉瑑

成玫工玉人所謂天子用全是也肆陳列王酌鬱鬯獻尸尸受而祭之啐之奠之尸奠各於其位席前猶之陳列故曰肆也賓客來朝諸侯覲享後王待以祼禮乃酌鬱鬯而獻祼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祼而不酢是也僅言祼者不奠也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不及賓客文不備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註圭邸爲璧殺於上帝按玉人圭璧五寸下同此天之四望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射食亦反造七到反○註璋有邸而射殺於四望鄭司農云射剡也按璋半圭鋒偏出故云射圭則無之核之玉人可見也造贈賓客者來朝之賓夏公殷公於周爲客王遣其館答之臨去又至館贈焉酌鬯於璋邸射者賓館王臣廟中至門介酌鬯以禮其神至廟又禮其祖卽介鬯是也玉人加素功二字不云造贈而曰致稍餼誤也此山川嶽瀆以下山林川澤皆是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註致四時日月者冬夏致日春秋致月土地猶度地

○珍圭以徵守以卹凶荒徵守徵名守國諸侯卹凶荒令其君閭府庫以振民或命諸侯移粟相助玉人無珍圭杜子春改鎮圭竊謂玉人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則天子之守圭也諸侯使臣聘於天子尚用琢圭璋璧琮不用命圭璧也豈有天子之守圭可令臣下執之以爲符信於列邦者乎況鎮圭已見此經首何得重見斷無此文例珍圭不見於玉人文闕耳其制雖不可攷其異於鎮圭則斷如也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司農曰牙璋琢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註兵守用兵以守若齊人戍遂諸侯戍周

○璧羨以起度鄭司農曰羨長也此璧徑長尺玉人璧羨度尺以爲度註羨不圜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李子華曰此璧本徑九寸言羨則旁減一寸以益上下故縱長尺而橫八寸十寸尺也八寸亦尺也一從一橫皆可爲尺度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駔註作組音祖○註斂尸於大斂加之駔讀爲組渠眉玉溝瑑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疏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間爲溝渠溝之兩畔稍高爲眉瑑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難乃旦反○註穀善也飾若粟文難仇讎和之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聘女則以納徵愚按玉人七寸誤當九寸不及和難文更不備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琬於阮反好呼報反○此王使臣時聘所執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執此琬圭以將命結好亦使諸侯相好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鄭司農云琬圭無鋒芒故治德結好愚按玉人九寸以象德蓋兼此二事

○琰圭以易行以除慝行下孟反○此王使臣殷頫諸侯所執也諸侯有不善使者亦執此圭以將命以此圭有鋒芒故以易諸侯之惡行除鄰國攻伐之慝也大行人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按玉人九寸餘同文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註玉器四圭祼圭之屬

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飯扶晚反○註飯玉碎玉以雜米含玉柱左右顛及口中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是含玉璧形而小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李茂夫曰顛儀禮作齻音顛牙也此作顛或通用

凡玉器出則共奉之鄭剛中曰上言共奉主於祭祀賓客嫌他事或不共奉言此見無往不共奉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註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或言儀或言命互文

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

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上公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後及大王王季之後、亦爲上公。國所居城方也、公城方九里、宮方九十丈、侯伯城方七里、宮方七十丈、子男城方五里、宮方五十丈、註、大行人職、有諸侯圭藉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牢禮朝位之數、鄭氏謂公宮方九百步、夫九百步三里也、試思王內城方九里、宮方九百步、是占王城中間一區矣、公所居之大至此、將毋天子所居、當盡內城之地邪、似不可從、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註、四命、中下大夫也、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加一等、褒有德也、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其在朝、亦如命數耳、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

命、按八命之三公、六命之卿、四命之大夫、皆食采畿內、即三公食采大都、卿小都、大夫家稍是也、必出封乃如命數、則大都小都家稍城邑、仍準三國之一、五國之一、九國之一、爲定制耳、在采宮室當如命數、車旗衣服禮儀亦皆準命數、王三士、準下經諸侯卿大夫士、則宮室以下、亦視其命數也、

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適丁歷反○註、誓、命也、天子命以爲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按上公之子當如三公而執八寸瑑圭、侯伯之子當如六卿而執六寸瑑圭、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盡準附庸及公之孤也、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鄭司農曰、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註、眡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註、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衣服各有所用、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鷩鼻滅反、毳昌銳反、希本又作絺知倚反、下皆同○大裘之冕十二旒、衣裳十二章、冬至南郊及立冬祀顓帝、立春祀大昊、內服大裘、夏至北

郊、及立夏炎帝、季夏黃帝、立秋少昊、季秋明堂、無大裘、夏至方澤之祀亦無大裘、冕十二旒、衣十二章、與祀昊天同、先王后稷及大王以下、先公后稷之後、大王之前、饗饗國賓、射因大祭與諸侯卿大夫大射也、燕射固不服冕、與諸侯賓射、亦不當服冕、饗射殺於朝覲會同、故朝覲會同服袞、而饗射服鷩、四望兼天神地示、此則專指天神日月星辰是也、此山川兼五嶽四鎮四瀆當望祀者、羣小祀在天則文昌宮司祿軒轅司民、在地則山林川澤若四方百物、不在王元冕所祭中、昊天上帝即大宗伯所謂禋祀者、先王先公即宗伯所謂肆祼獻饋食將享者、四望山川一實柴、一血祭、社稷五祀亦血祭之祭、羣小祀在天者槱燎、在地則貍沈、服大裘之冕十二旒者、衣六章、裳六章、日月星辰龍山華蟲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合十二章也、袞冕九旒、衣五章、自龍以下、裳四章、鷩冕七旒、衣三章、自華蟲以下、裳亦四章、毳冕五旒、衣三章、自宗彝以下、裳二章、希冕三旒、衣一章粉米以下、裳二章、元冕一旒、衣無繪、裳一章、刺黻、凡衣皆繪、裳皆繡、惟希衣粉米亦繡、凡冕服皆元衣纁裳、衣無繡

卽元衣故一旒配元衣者曰元冕也五冕以衣立名惟
十二旒之冕不然衣裳皆六章備天數不可以名定也
衮冕衮衣衣繪首龍龍象衮然冕以龍立名也驚冕驚
衣衣繪首華蟲卽驚雉以驚雉立名也毳冕毳衣衣繪
首宗彝宗彝虎蜼二彝也虎蜼毛物以虎蜼立名也希
黹通繡黹也衣首粉米繡而不繪以粉米立名也十二
章冕服天子本服也惟祀天祭地大旅上帝服之者大
神大元及諸上帝神元之至尊非天子不得祭服十二
章之冕服見其實爲天子也下此先王先公之享皆鼎
俎十二獻亦十二而祭先王則衮冕服九章祭先公且
驚冕服七章則以先王尸服九章先公尸服七章子孫
不敢加於祖先也然而如先人之服而無降殺明其嗣
守不失服準先世無所嫌若天地上帝以下諸神元王
主其祭胥準尸服而降其主祭之服故毳冕而祭者必
七獻之神尸服驚而王服毳冕也毳冕而祭者必五獻
之神尸服毳而王服希冕也希冕而祭者必三獻之神
尸服希而王服元冕也惟下此醞享一獻者則有司主
之而王不親祭此卽禮器所謂一獻質三獻文五獻祭

七獻神是也而註經家泥冕服以例神獻因此經外神
之祭無驚遂謂七獻祭先公誤矣且謂祭外神無七獻
則又誤矣此經之山川承四望卽四方之嶽瀆王之望
祀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此禮自唐虞以來未之
或改三公八命而服驚當七獻諸侯七命而服驚禮
亦七獻則此經所秩之祭必七獻尤斷然矣乃以王服
五旒毳冕而強作五獻豈非誣經況此經天之四望爲
日月星辰日天宗也王朝日執鎭圭其尊次於上帝而
亦誣以五獻豈說之可信者哉若社稷五祀尊不逮四
望山川矣然社大社也主王畿五土稷大稷也主王畿
百穀爲國家存亡所係五祀則祀於廟中而爲七廟及
南北宮之所主故社稷五祀大宗伯所次直與五嶽同
血祭使五嶽祭七獻而社稷五祀第三獻是同列血祭
者直降其四獻矣其爲五獻尤斷然也而王元冕所祭
亦必三獻何也羣小祀之神固不貴而祭禮之差至於
三獻亦與末之甚者試思少牢三獻侯卿大夫所行也
而特牲三獻卽士之祭下此無有一獻者矣惟外祭禳
除醞享乃行之此則職之神仕無與天子之祭者乃拘

泥大宗伯文牽入羣小祀中而概以一獻是夷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山林川澤諸神元於四方物魅又誣堂堂
當陽之天子冕服以臨邪正雜糅之祀事且排擯諸神
之有功於天地民生者令不得享秩禮中之祭而令同
食於妖厲之無等不大悖乎禮器一獻至七獻此外祭
無可疑者儒說乃指爲內祭夫內祭天子十二獻上公
九獻侯伯七獻三公饋食七獻孤子男饋食五獻王
中下大夫及公之孤犬牢三獻公之卿大夫及侯伯卿
大夫子男之卿大夫同少牢三獻而分以儐尸不儐尸
若士則特牲三獻內祭差降之數盡於此矣內祭止於
三獻外神元亦當止於三獻而所謂一獻質者猶得以
神元之祭當之哉其爲物魅禳除等事更可不疑王享
先王以衮冕九旒衣九章享先公驚冕七旒衣七章皆
大祀以十二獻固極數也祀大神祭大元及大旅上帝
此最大祭祀而獻無明文竊意天地大祀不以獻之多
爲大以服之尊隆爲大天子父天母地亦旣冕十二旒
服十二章已昭禮之至盛而核其牲物止於犢牲又且
槀鞂之席陶匏之器取至敬而不尚文與廟祭玉几玉

飾六牲鼎俎十二者大相反則獻豈斷無取於十二矣
茲以神元次祀七獻者差之必是九獻以九爲陽數之
極且天九重地九土皆恰相符也或疑九獻爲上公之
禮乎謂此天神地元彼享人鬼禮不同差降亦與道彼
上公九獻由王廟祭差降試觀六牲損三十二鼎俎亦
損三故獻亦降十二之數損三而爲九若天地大祀與
王廟祭全無交涉惟禮器所謂七獻神五獻
祭三獻文一獻質則皆由此九獻七獻差降耳

凡兵事韋弁服　註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按韋弁赤色衣亦赤色用絲註謂其服用韋者以
晉郤至有韎韋之跗注也不知皮弁服用絲韋弁服何
獨用韋乎若戰當用此韋是革豈可當甲胄用此將郤
至甲胄在身甲裳以下則韎韋及於足跗耳觀三蕭使
者是介胄不拜故況聘禮卿歸饔餼用韋弁若韋弁用
皮則歸饔餼非兵事何爲服兵事之皮服乎蓋君接聘
使旣服皮弁而歸饔餼亦重禮又不得用朝服故取尊
於朝服與於皮弁者服之亦禮之等殺也註以爲用韋
固誤卽有知其誤而以爲用布者亦譏盡皮弁服旣用

素帛爲衣，韋弁服亦不應用布也。或以韋弁服即爵弁，則尤蒙混矣。○眡朝，則皮弁服。朝，直遥反。○眡朝，眡內外朝。皮弁服，素帛爲衣，積素爲裳。鄭註謂衣用十五升白布，則據雜記朝服十五升也。不知彼言諸侯之朝服，非天子朝服也。且諸侯朝服衣布，亦用緇，不用白。王眡朝皮弁服，則凡王之臣在朝者，皆皮弁服。註：若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衮冕。○凡甸，冠弁服。甸，如字，註音田。○甸，省於野及田獵。冠弁制如元冠，而會有玉，故云弁也。註：其服緇布衣，亦積素爲裳，諸侯以爲眡朝之服。王卒食而居，則元端。○凡凶事，服弁服。註：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凡弔事，弁絰服。註：弁絰，如爵弁而素，加環絰，絰大如緦絰。其服錫衰、緦衰、疑衰。

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爲，於僞反。衰，七雷反。下並同。齊，音咨。○註：王后，小君也。諸侯爲之不杖期。按：諸侯三公孤卿大夫士皆同。○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

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錫，思績反。○註：君爲臣服弔服也。鄭司農云：錫，麻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註：無事其縷，哀在內；無事其布，哀在外。疑，擬也，擬於吉。疏：君爲臣無服，直弔服，既葬除之。不見三孤者，與六卿同，又不辨同姓異姓，以臣故也。不見婦人弔服者，婦與夫同喪服。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錫衰。其首服，鄭註喪服云凡婦人弔服吉笄無首素總是也。○大札、大荒、大烖，素服。註：大札，疫病也。大荒，饑饉也。大烖，水火爲害。君臣白布服縞冠。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齊，側皆反。王冕服六，公惟不得服十二章，衮以下九章、七章、五章、三章、一章皆得如王。弁服會三采玉九，而服同。凶服、弔服、素服、齊服準此。按：夏官弁師弁絰亦各有等差，服或不異。侯伯自鷩以下五章、三章、一章得如公服。弁服會三采玉七，而服同。凶服、弔服、素服、齊服亦同。子男自毳以下三章、一章得如侯伯。弁服會二采玉五，而服同。凶服、弔服、素服、齊服亦同。孤服希冕三章，亦兼一章。弁服會朱綠玉四，而服同。凶服、弔服、素服、齊服亦同。卿大夫服元冕一章。弁服會朱綠玉三，而服同。弔服、素服、齊服亦同。凶服加大小功，而斬齊亦同。無緦麻，此孤卿大夫皆指諸侯之臣言。士無章弁服，助祭於君服爵弁，其服元衣纁裳。皮弁服會一玉，而服同。卿大夫凶服、弔服、素服等亦同。大夫而裁制有別。按：儀禮喪服，士當加緦麻，此經竟同大夫無緦，蓋據一命之士弁一玉者言，如祭法所謂

適士二廟者。若下此不命之士弁無玉，如官師者，當加緦麻，同庶人也。元端素端不侈袂，降於大夫。元素齊服亦上及天子，但大夫以上侈袂耳。言端以下包上，非王及大夫無齊服也。獨言士齊服者，亦見士服皮弁以下皆屬幅不侈袂，異於大夫以上服也。王亦服元端，玉藻卒食元端以居是也，但不爲齊服。註：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皆元冕而祭於己。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耳。餘皆元冠，與士同。者其服朝服。諸侯相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日視朝之服。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如之，又加緦焉。士齊有素端，爲札荒有禱請。端者，取其正。士衣袂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蓋半而益一焉，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疏：此文自衮冕以下差次，如之上得兼乎下，下不得僭上也。舊說天子九章，據大章言。其章別小章，章依命數，皆十二爲節。上公亦九章，與天子同，無升龍，有降龍。其小章章別皆九。鷩冕、毳冕以

下皆然按小章之說最善王服不言十二章而云九章猶拘註說非是鄭則中日子男毳而下如侯伯則上不服驚可知侯伯自驚而下如公則上不服衮可知公自衮而下如王則上不服日月星辰可知經謂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衮冕而上之章非日月星辰而何按周冕各等分析至明以旒數同而藻玉就數大別也服之數若混同矣然唐風曰豈曰無衣七兮又曰豈曰無衣六兮則六命之毳斷與五命毳衣大有分異賈氏謂其中有小章其說可確信也竊意王服十二章者除日月星辰三章外龍山華蟲火宗彝藻粉米黼黻九章章各十二衮衣九章章亦各十二驚衣七章毳衣五章希衣三章元衣一章無不十二也推之諸侯上公九章以下每章皆九侯伯七章以下每章皆七子男五章以下每章皆五必如此王雖服九章以下之服而仍不同於諸侯諸侯雖舍上服而服以下諸服仍得昭其命數也然則王之臣三公以八命而服七章之驚華蟲以下章皆八孤卿以六命而服五章之毳宗彝以下章皆六此則三公雖與侯伯同服七章而仍尊於侯伯孤卿雖與子

男同服五章而仍尊於子男者也惟王之大夫與公之孤同服三章粉米皆四黼黻皆四其別不可知然王之大夫藻采琨玉皆朱白正色而公之孤第朱綠則服亦有別可知矣經文不備王臣之服可推也更由此下推元冕服上公之卿大夫侯伯之卿大夫與子男之卿大夫皆元冕服一章公侯伯之卿三命皆一章三黻子男之卿再命一章二黻公侯伯之大夫再命亦二黻子男大夫一命一黻也或曰說經貴經據此何據曰有無據之據在此經與弁師相表裏服十二章九章七章五章三章一章猶冕有十二旒九旒七旒五旒三旒一旒之差也大致之差等雖如此而一一詳辨而不可混者則全別於就數如王服六冕十二旒以下皆備弁師則曰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諸公九旒以下皆備則曰繅斿九就琨玉三采又曰繅斿皆就下此諸侯以下則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是王六冕皆十二就玉諸公以下各以命數爲就玉之數九命者九旒九就玉八命則七旒八就玉矣七命者七旒七就玉六命則五旒六就玉矣其餘自子男至諸侯大夫五命四命三命再命一命無不準命數爲就玉而不第五旒三旒一旒之差別此周冕之所以盡善而孔子必取爲萬世之法者也夫衣裳從冕周家制冕既準命數爲就玉之差而不徒取九旒七旒諸大數曾服從乎冕有僅取大章之別以合旒數而不分小章之別以合就玉之詳數者哉此無據中的據確然可信而不必疑者也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

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 廞虛今反○註奠衣服坐上魂衣也廞衣服藏於槨中按四衣通有陳序故云皆也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 註外祀祀於四郊者疏卽小宗伯兆五帝及山川邱陵以下兆域壇外坐域

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 註屬胥徒脩除芟掃徵召役之作使之

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鄭司農曰遮列禁人不得令入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 既有廟又有祧祧藏遺衣服卽廟後之寢鄭氏誤以夏官隸僕五寢爲大廟四親之寢遂謂七世六世二廟無寢此一誤而又再誤者此經序官守祧奄八人除姜嫄廟一人外則七廟七人七世六世亦同大祖四親矣何云二廟無寢邪周官成王時所作先王大王王季文王武王先公亞圉諸盩也於成王爲七世六世先王則四親后稷亦稱先王大廟也此爲七廟又有嫄廟奉始祖太廟之所自出嫄帝嚳元妃姜嫄也嚳之主亦藏焉五年大禘則祭之序官守祧奄八人正以七廟合嫄廟爲八耳賈疏分屬此說最確儒說謂祧爲祧毀誣矣或疑姜嫄立廟因於魯頌

他無明文不知魯廟實本周制大司樂文序天神地祇
人鬼六代歌奏樂舞其五曰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
以享先妣其六曰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先祖祖考廟后稷也而先妣次在享祖考之先則先妣
非姜嫄又何人乎先妣爲姜嫄無可疑則爲姜嫄立廟
更無可疑也方樸山常以趙匡禘於始祖之廟其說非
是豈非以既有嫄廟帝嚳之禘當於
嫄廟行事而不得祀於稷廟故邪○若將祭祀則各
以其服授尸。授授以冕授以衣裳服於下體褻尸不敢
服也先王服九章裳四章先公服七章裳
亦四章裳及先后妃遺衣亦設神座中庸所謂設其裳
衣是也註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又按三年喪
畢升新祧故乃合遷廟之主祭之謂之大祫大祫雖祭
遷廟之主然七廟有尸遷廟無尸此云將祭各以其服
授尸則非祧毀之主更灼然矣且遷廟者八廟之外另
立一廟以藏歷世祧毀之主王巡狩征伐皆載遷廟之
主是也儒說皆云文武以前祧主藏太
廟文武以後祧主藏文武二廟亦無據

周官心解　卷十三　春官　守祧　三十一　經鋤堂

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黝於糾反堊烏
路反或烏洛反
○有司宗伯及司空之屬脩除黝堊宜兼廟寢然廟多
禮事脩除頻頻祧清肅地黝堊以新之耳鄭司農云黝
黑也堊白也爾雅地
謂之黝牆謂之堊○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隋呼規
反○註
隋尸所祭肺脊黍稷
之屬藏之以依神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註女宮刑女給宮
中事者宿戒當給
事豫告之齊戒也按比檢察其具凡女宮所灌溉及粢盛
之爨鄭司農比讀爲庀庀具也　又按天官世婦不著
數此世婦序官云六宮每宮卿二人則十二宮卿矣先
儒多疑而闕之竊以爲其數可信蓋王后內宮胥準天
子外官之制王后三夫人與王三公同位九嬪胥準三
孤六卿無論三孤仍是六命卽三公亦是命卿如周公
以大傅而兼冢宰召公以大保而兼司徒太公以大師
而兼司馬是也然則九嬪合三夫人數之而爲十二卿

何不可乎或曰三公無人則闕夫人亦然豈必果得十
二盈數乎曰攝也廟祭大禮務取備官以九嬪而攝夫
人以世婦而攝九嬪無不可也天官九嬪之下始爲世
婦而此職之十二宮卿轉以世婦立名意更可思矣
○詔王后之禮事。註薦徹
之節○帥六宮之人共齍盛。齍音
咨○
齍盛糗人所爨卽六食也六宮各共其一二宮卿各主
一盛也自是肆師表之小宗伯逆之大宗伯奉之然後
奏樂而后乃
羞齍於神所○相外內宗之禮事。相息亮反○疏禮事
外宗佐后薦徹豆籩
內宗佐傳豆籩按
內宗又薦加豆籩
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食音嗣○註比
詔相事同
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莫音暮苛
胡何反○
註苛譴按世婦宮卿內命婦之尊者始崩哀重必朝莫
哭時乃比之序其哭位者外宗世婦又一一檢察以比

周官心解　卷十三　春官　世婦　三十二　經鋤堂

之而宗
疑衍文
凡王后有摻事於婦人則詔相。摻古拜字○註拜拜謝之
喪大記夫人亦拜寄公夫
人於堂上知王世子拜二王後於堂下后亦拜二王後
夫人於堂上也按摻事當該廣不專大喪觀凡字可見
婦人亦不專
二王後夫人
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黃文叔曰掌
之得糾正也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內宗王族諸婦有爵者
加豆籩王初酳後所薦
卽醢人籩人加豆加籩也羞籩羞豆於此該之內羞後
薦亦加也下外宗佐后薦玉豆籩知后親薦此直云薦
后不親
薦可知○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註佐傳
佐外宗
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賓客饗宗伯攝后亦
內宗薦加羞二豆籩

也。徹亦佐傳。按公食大夫無加豆籩。此天子食賓客。不同於諸侯者。

大喪序哭者。族婦赴星序哭次序內外命婦無時之哭序次其哭位外宗準此。○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主后弔臨諸侯此內宗及世婦乃掌卿大夫之弔臨蓋卿大夫毋妻之喪也不言公孤文不具。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外宗王宗女出嫁有爵者。玉豆無籩闕也。當補入此玉豆籩主朝踐饋食二項。疏玉豆。王之豆籩玉飾之。按眡豆籩眡於堂東未設時通四次所薦說眡亦后事外宗佐眡也以樂徹徹玉豆籩時奏樂也亦后徹而外宗佐之徹奏樂羞時亦奏樂可知 ○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六食物重后羞之齍皆依樂以進則佐之齍卽玉齍后親羞亦親徹可知羞奏樂徹亦奏樂可知此及上徹一舉徹奏樂一舉羞奏樂互相備也疏云后羞而不徹非是又云籩豆與齍此官已贊九嬪又贊者以器多故諸官共贊 ○凡王后之獻亦如之。註獻獻酒於尸。○王后不與則贊宗伯。與音預○王后有故不與獻及薦玉豆籩徹眡豆籩及羞徹齍皆宗伯攝故外宗贊宗伯也此宗廟事然大賓客宗伯直攝后事外宗亦贊畧如上事於后言佐宗伯言贊別嫌也

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小祭祀宮中祭事掌事代世婦宮卿若宿戒以下賓客者小賓客亦掌事如小祭祀此經該內宗

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莫音暮○出嫁女赴遲故敘次內外命婦朝莫之哭不掌卿大夫弔臨者已出嫁且地遠故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公公家王室也兆域有二一是總兆域一是分葬兆域爲之圖已葬令不可犯未葬處可待後來也先王葬所在中後王依昭穆之次以葬若立廟之序也此據子孫爲王者言疏子孫據昭穆夾處左右若兄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如子故也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註子孫各就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疏王之子孫皆適爲天子庶爲諸侯卿大夫士若出封畿外後因國葬爲造塋之主矣此則子孫爲畿內諸侯王朝卿大夫士者按左昭右穆之王各分兆域其適爲王者葬昭穆之次自爲兆域其支庶則與所出王同葬兆域內諸侯卿大夫士亦分昭穆序葬爵尊列左右而居前爵卑列左右而居後所謂各以其族也族宗也前諸侯葬卿大夫士前後卿大夫士葬諸侯後 ○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爲不義而不良死投塋外以罰之 ○凡有功者居前。爲諸侯者葬諸侯前列爲卿大夫士者葬卿大夫士前列以顯之 ○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註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按天子當以九爲度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如所居宮室階級之制而尺度尤不敢臆斷樹數亦未聞也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度待洛反竁昌絹反○註甫始也請量度始竁之處鄭司農云既有日既有葬日也始竁時祭告后土冢人爲之尸疏天子七月而葬葬用下旬請請於冢宰

○及竁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窆彼驗反○註隧羨道也度丘與羨道廣袤所至窆器下棺豐碑之屬喪大記曰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以咸 ○及葬言鸞車象人。註鸞車巾車所飾道車也按鸞車和鸞亦明器言告鸞車象人數於嗣王 ○及窆執斧以涖。疏鄭師執斧以涖匠師此亦涖匠師葬事大故二官共涖 遂入藏凶器。註凶器明

祭○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註正墓位正邱封所居令昭穆前後各得其當蹕墓域止不得入兆守墓禁封邱樹木禁人損伐也○凡祭墓爲尸。疏上文祭墓始穿地時此文據成墓爲尸王光遠曰凡祭墓爲尸非特而爲之尸

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此諸侯皆畿內所封異姓國別授墓地卽同姓亦遠宗不出先王者若召公南宮括不得同葬兆域者此諸臣亦王遠宗異姓卿大夫士其葬皆二掌公墓之地此家人兼掌故有授兆蹕域均禁事疏上文惟見王及子孫之墓地不見同姓異姓諸侯墓地故此經總見之若然墓地舊有兆域新死者隨授之耳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註凡邦中之墓地萬民所葬地○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註族葬各從其親疏族葬五服之內共爲一所而葬異族卽別

域○正其位掌其度數。位若昭穆前後度數封邱崇廣及樹多寡○使皆有私地域。註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

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註爭墓地相侵區域

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註厲塋限遮列處鄭司農云居其中之室有官寺在墓中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此諸侯亦畿內諸侯註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旣夕士虞今存者其餘則亡事小斂大斂葬也○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註有事含禭贈賵之屬詔贊告主人佐其受之國有司有司以王命往

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註告以牲號齍號之屬當以祝辭請之按喪祭言凡統虞卒哭練祥禫諸祭言

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趣音促○令令供物也有爵者之喪公家賜給各有定數而事皆掌於有司故職喪令之遲卽催促以趣之註言國由君所來居官曰公

周官心解卷第十三終

周官心解卷第十四

諸暨楊[illegible]訂
後學章[illegible]校刊

春官宗伯第三之四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註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灋其遺禮可灋者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按當兼王大子王子諸子及諸侯之子士之子說文王世子曰入學而大子齒註又曰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按此成均即大學中間學有虞氏上庠居北夏東序居東殷瞽宗居西周下庠居南以水環之即辟雍也大司樂掌樂而教國子孔子所謂成於樂也虞典命夔典樂教胄子即此意或曰大司樂所掌為大學說何所據曰此成均諸學皆備尤非他學可比下樂師司樂之貳也固云掌國學之政矣國學非大學而何此經治建國之學政即國學之政也李晉卿曰灋樂德樂語樂舞之類皆其所以教也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道當行之理藝亦道之應用處蓋學六藝六行而有得則曰有道者有德六德得之於心即六鄉所升賢能之士也大司樂教國子亦兼教賢能賢能之士既教成於鄉復使大司樂教之猶王制升諸鄉者又掄其秀而教之大學也祭之為樂祖者即大司樂祭必於瞽宗者瞽宗殷學文王世子禮在瞽宗故祭之於此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祇音支。○中者性之體不偏和者情之發不戾祇者履至尊之位而一物不敢輕庸者建萬世之功而一事未嘗怠孝友即孝行友行行之至遂蘊之為德而足以化成天下者也鄭剛中曰中和六德之終孝友六行之首祇庸所以進乎德行惟祇則於德行不敢忽惟庸則於德行不敢輟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許應反。○樂語樂章中語以樂語教教之言說樂章即令於樂受益按六語人不能善則教以樂章中善行語之使鼓舞而起不能行善道教以樂章中當由者語之使不迷於所往人有不善教以吟詠樂章以諷切之不能去不善而為善教以誦說樂章中法戒令之畏敬而信從言者講說樂章中義理以開人知覺語則述樂章故典令奉為準繩也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卷音權磬上昭反濩胡故反下同。○黃帝樂曰雲門大卷大咸咸池堯樂大磬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王樂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說音悅。○註六律陽聲六同陰聲十二管轉相生黃鍾為首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益一分下生去一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攷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動物羽贏之屬蔬以六律六同者舉十二管以表鍾樂器不用管也梁氏曰大合樂者成均習樂事非用之於祭也按大合樂自是用之於祭下圜丘方丘宗廟三祭正於此提綱和邦國以下以樂所感召言以此畜樂德善樂語習六舞之士諧合同律音聲以祭不特鬼神示來享所感亦至神也和邦國指畿內說由王城及都鄙庶官皆不乖異此邦國之和下此萬民盡消亢戾之氣而不爭此萬民之諧賓客諸侯朝聘者感此樂而專心奉王室賓客所以安遠人四夷君及臣暨來市賈者感此樂而心生嚮慕即遠人說也作動物與致不同作者令物阜盛神示欣悅寒暑正風雨時物乃阜盛所謂作也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祭、祭示，享、享鬼，祀、祀神。註分、各用一代之樂。按六律六同則分而仍合，序之，樂律因乎大小之次，樂舞循時代之次也。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者以八音奏五聲，歌則以曲合八音，歌奏異調，皆各律宮調也。黃鍾子律，子月辰在丑，即歌奏之合。宮聲有上下，此二律皆下宮。黃鍾陽律之首，其聲最大，所合大呂亦陰聲之至大者，故下經圜丘之祀，以黃鍾為宮，姑洗為羽，姑洗之羽，即大呂也。二律大雲門樂最先用之，祀天神宜矣。此天神，即五帝等。此下六者，祀神享鬼祭示分序而用，然奏者降神，歌則祭時升歌，舞又堂下之樂，竊意舞時用歌奏，仍用此二律。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大音泰，蔟七豆反，下同。○咸池，大咸。奏大蔟，下宮；歌應鍾，上宮。大蔟寅律，寅月辰在亥，即歌奏之合。此祭樂，下經方丘降神亦用咸池，小呂為羽，即此大蔟；姑洗為徵，即此應鍾。地示，即大示，但非夏至時耳。乃奏姑洗，歌南呂，舞

大磬，以祀四望。洗音銑，磬音韶，下同。○奏姑洗，下宮；歌南呂，上宮。姑洗辰律，辰月辰在酉，即歌奏之合。此亦祀樂，下經圜丘降神，黃鍾為角，即此姑洗；大蔟為徵，即此南呂。此四望，天神之屬，即日月星辰。王毳冕七獻者，合上黃鍾大呂，即冬至降神調，但此惟二宮調，冬至降神則以四律為四調耳。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蕤如帷反，函胡南反，下竝同。奏蕤賓，下宮；歌函鍾，上宮。蕤賓午律，午月辰在未，即歌奏之合。此亦祭樂，下經方丘降神，函鍾為宮，即此函鍾；大蔟為角，即此蕤賓。山川示屬，如鎮嶽瀆，地之四望也，亦王毳冕七獻者。註函鍾一名林鍾。按合上大蔟應鍾，即夏至降神調，但此惟二宮調，夏至降神則以四律為四調耳。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夷則，上宮；歌小呂，下宮。夷則申律，申月辰在巳，即歌奏之合。此享樂也。下經宗廟降神，應鍾為羽，即此夷則；大呂為角，即此小呂。註小呂一名中呂。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先母。周立廟

后稷為始祖，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射音亦。○奏無射，上宮；歌夾鍾，下宮。無射戌律，戌月辰在卯，即歌奏之合。此亦享樂，下經夾鍾為宮，即此夾鍾；夾鍾為徵，即此無射。註夾鍾一名圜鍾。先祖，后稷以下先王先公。按合上夷則小呂，即宗廟降神調，但此惟二宮調，下宗廟降人鬼則以四律為四調耳。下經冬至降神，即用此雲門；祀神之舞，夏至降神亦用此咸池；祭示之舞，惟宗廟降神不用此享鬼之大濩大武，而反用祀樂中大磬，既取其盡美盡善，序當三代之前，又以人鬼必九變乃至，簫韶九成，於降人鬼允宜也。六祀首天神二，次地示二，末人鬼二，六樂先軒帝，次唐，次虞，次夏，次商，末本朝樂。樂律必合陰陽，合則和也，而六陰皆從六陽，婦從夫之義也。陽律之次，黃鍾第一，大蔟第二，姑洗第三，蕤賓第四，夷則第五，無射第六，而用律之次即因之，皆所謂序。○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六樂必文以五聲者，大小有節，清濁高下，乃不

紛雜乖別，纍纍連貫，而各諧也。播之以八音，播此五聲，以此八音之器播之。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註變猶更，樂成更奏也。按六樂成備，中和祗庸孝友之德，而以學樂德、樂語之士，合歌奏之陰陽以舞之，故感召至神也。致物致神，遲速不同，易致者速，難致則遲。羽物飛行，川澤水也，水流至疾，故一變而即至。臝物走甚疾，山林高顯疏豁，故再變亦即至。鱗物游行不滯，邱陵高不及山林，而高於平土，故三變而亦至。毛物行多疑阻，墳衍土平下而水淺，故四變乃至。介物鈍行，土原隰也，土性敦厚而又廣平，故五變而後至。若象物，則日月星辰雲氣等非常之象。天神，上帝及以下諸神，至高遠者莫如天。二者致之最難，故必六變而後可

致也或曰此天神恐不及上帝曰下經圜丘之奏六變而天神皆降然則上帝亦可於六變致之矣況上帝不止昊天五色之帝皆上帝也不可於此樂致之邪蓋至高遠者莫如天而至神者莫如天神不同地有形質致之當有漸故也　又按此正下經降神必用六變八變九變之故本致神元而先言致物以神元無形以物至爲驗也六變而致天神天神皆至也故下經六變而天神皆降前每變各致一元而不及大元致下大元非八變不可矣況人鬼魄降魂升尤爲難致乎此下經方丘之奏所由必八變而奏之宗廟者更必九變也與疏大司徒五地物生動植俱有此言動物不言植物者據有情可感者言

凡樂圜黃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圜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小呂爲羽靁鼓靁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元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圜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圜鍾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圜於權反徵張里反靁雷同○靁鼓

六面靁鼓八面此說與六變八變之數恰合或當從之九磬之舞上承九德下合九變亦當讀如字觀磬舞有歌上二舞有歌可知註先奏樂以致其神乃後祭之圜鍾夾鍾函鍾林鍾鄭司農云九德之歌春秋傳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註孤竹竹特生者孫竹根末生者陰竹生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王

光遠曰言天神則昊天上帝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之屬莫不以類而畢降言地元則大元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之屬莫不各以類而畢出　按安溪李晉卿謂上六樂用以祭享祀各二此合二而一之蓋陽生而郊天配以日月星辰陰生而祭地配以嶽瀆山川大禘大祫有事大廟配以羣后也其分以祀祭享之律與前文同但錯互黃鍾圜鍾之宮又誤小呂爲南呂誤圖鍾之徵爲大蔟耳愚謂原其所以小之爲南傳寫之誤若黃鍾爲宮黃鍾爲角則疑其重複圜鍾爲宮圜鍾爲徵又疑其重複遂任意竄改改首律黃鍾爲圜鍾又改二圜鍾一爲黃鍾一爲大蔟謂祀天之樂固忌覆雜宗廟享鬼尤當允諧必如此庶應鍾黃鍾大呂大蔟一字排列且黃大一合大應一合與上一奏一歌之義恰恰相當不知於原文律次毫未之見也安溪謂原文某律爲宮固即本律爲之至某律爲角爲徵爲羽非本律爲之乃指本律之角之徵之羽言如黃鍾爲宮宮固黃鍾黃鍾之角角則姑洗大蔟之徵徵則南呂姑洗之羽羽則大呂此四者二律祀天神二律祀四望故合奏於圜丘而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圜鍾之宮宮即圜鍾則大蔟之角角則蕤賓姑洗之徵徵則應鍾小呂之羽羽則大蔟此四者二律祭地元二律祭山川故合奏於方丘而地元皆出可得而禮也圜鍾之宮宮即圜鍾大呂之角角則小呂圜鍾之徵徵則無射應鍾之羽羽則夷則此四者二律享先妣二律享先祖故合奏於宗廟而人鬼皆可得而禮也愚謂一必名爲某之角徵羽者以律同八生聲之敘求之隔八爲徵三八爲羽四八爲角非隔即以爲角徵羽調也如言黃鍾爲角則以姑洗當黃鍾之角以角表姑洗也言大蔟爲徵則以南呂當大蔟之徵以徵表南呂也言姑洗爲羽則以大呂當姑洗之羽以羽表大呂也更推方丘用樂則以大蔟之角表蕤賓姑洗之徵表應鍾小呂之羽表大蔟又推宗廟之樂則以大呂之角表小呂圜鍾之徵表無射應鍾之羽表夷則非如先儒黃鍾角調大蔟徵調姑洗羽調之謂也何也律之有高下猶聲之有高下也五聲之次由宮之至下以漸而高而極於至高之羽十二律之次由黃鍾之至下以漸而高而極於至高之應鍾此皆高下一定不

容以絲毫芬者使三樂所用從宮至羽果準乎高下之次而不紊其爲角徵羽調允確然矣今就圜丘四律按之宮角徵三調猶不失高下之次而羽當大呂僅高黃鍾一律較之姑洗之角南呂之徵其律反下卽曰此用大呂上宮當卽夷則夫夷則亦下南呂一律不得確指爲至高之羽調也若方丘四律則惟當徵位之一應鍾高於函鍾宮律耳至大蔟爲角卽蕤賓也反下宮之一律矣小呂爲羽乃大蔟不尤下宮六律與進推宗廟之樂首律圜鍾最下允宜宮調大呂爲角卽小呂也高於圜鍾二律於次爲得矣推之徵羽則羽反下而徵反高蓋圜鍾爲徵適當無射應鍾爲羽適當夷則以下二律之夷則爲羽高二律之無射爲徵亦未免顚倒矣或曰經文獨無某律之商先儒爲商調殺伐之聲鬼神所忌故特去之其說何如曰獨無商調則宮徵角羽安得不以調言不知此先儒拘文立解之迷誤也蓋律調不止宮商角徵羽五調也高宮一律者爲變宮調高徵一律者爲變徵調合五聲二變爲七正調高於正調者爲清聲卽宮清變宮清商清角清徵清五清調是也今就三樂切

按不用商調者惟宗廟四律耳以圜鍾爲宮卽角調角當小呂則變徵調徵當無射則清角羽當夷則則變宮清此二正二清允無商調若圜丘之樂黃鍾爲宮宮調也角當姑洗徵調也羽當大呂變宮調也而大蔟之徵適當南呂非商清調與方丘之樂函鍾爲宮宮清調也角當蕤賓羽調也徵當應鍾徵清調也而小呂之羽適當大蔟非商調與按諸二樂正商清商二調顯然而先儒解經皆謂鬼神元不宜商調皆非也曰經文不及商何也曰聲有七而入用惟五雜二變卽調不諧防其爲累而去之也聲有五而表律者惟四更及商卽數奇零主於如數而去之也然則豈有他義哉律止用四表律者亦取其四而已矣又按十二律由黃鍾至下至應鍾之高盡矣然又有半律以應變徵及羽此閏律也天道五歲再閏故宮商角徵羽大小之次也宮徵商羽角則排調之瀆其瀆某律爲宮宮卽本律以下則隔八而取一八爲徵二八爲商三八爲羽四八爲角以此爲次而取律則大小皆順其序而不乖如黃鍾爲宮一八爲林鍾二八爲大蔟三八爲南呂四八爲姑洗則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大小之序無不井井大呂以下皆因此法今此三樂之調僅取四律冬至所用取祀天神二律祀四望二律黃鍾爲宮卽黃鍾黃鍾爲角則四八而取姑洗大蔟爲徵則一八而取南呂姑洗爲羽則三八而取大呂也夏至所用卽祭地元二律祭山川二律函鍾爲宮卽函鍾大蔟爲角卽蕤賓以大蔟至蕤賓隔四八也姑洗爲徵卽應鍾以姑洗至應鍾隔一八也小呂爲羽卽大蔟以小呂至大蔟隔三八也宗廟所用取享妣二律享祖二律圜鍾爲宮卽圜鍾大呂爲角則小呂以大呂至小呂隔四八也圜鍾爲徵卽無射以圜鍾至無射隔一八也應鍾爲羽卽夷則以應鍾至夷則隔三八也不及商僅取四律故耳此與五調之法大別不得例觀　姪緜川問曰大師掌同律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以五聲播以八音此經所用鼓鼗革也管竹也琴瑟絲也餘五音皆不之及何也曰春秋傳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況三者大樂舞豈有不備八音者蓋舉其異餘卽可類推耳況三樂備十二律用黃鍾卽擊黃鍾之鍾磬用大呂卽擊大呂之鍾

磬允一一可推況管堂下之樂也舉管則列在堂下者必備矣琴瑟堂上之樂也舉琴瑟則列於堂上者必備矣此皆事理之一定不必疑也曰何以先鼓鼗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凡樂皆擊鼓矣此大樂舞作之以降神則先擊鼓鼗則播於未鼓之先所以兆鼓故曰鼗也　五行備於十二律皆顯見於三合申子辰水也巳酉丑金也寅午戌火土也亥卯未木也隔八推之則申子辰之水生亥卯未之木亥卯未之木生寅午戌之火土寅午戌之火土生巳酉丑之金巳酉丑之金又生申子辰之水允無一不然矣然在祀天四宮子水旺丑金墓辰水墓酉金旺而火土木全不及在祭地四宮未木墓午火土旺寅火土旺亥木生而金水全不及惟享人鬼四宮則五行皆備卯木旺巳則金之生申水生也戌則火土之墓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縣音懸下同○疏宿縣前宿縣之以聲展之叩使作聲展省聽之知其完否善惡也**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

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註、三夏樂章名。按此皆金奏、擊鍾鼓以奏者。帥國子而舞。所教國子當舞者、瞽帥之、使在舞位、胥合節度也、不言令、帥重於令也、

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註、大饗、饗賓客也、不入牲、不奏昭夏也、其他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疏、祭祀君牽牲入殺、大饗在廟、牲在門外殺、即烹之、升鼎乃入、故不入牲、李晉卿曰、宿縣展聲命舞、與祭祀同、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註、騶虞、樂章名、召南卒章、王射以騶虞為節、詔諸侯以弓矢舞。註、舞、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按鄉大夫五物詢眾庶、五曰興舞、即弓矢舞也、註似非、疏、諸侯來朝、將助祭、預於天子大射、又按司服、祭先公饗射、皆鷩冕、知大射禮盛、同於祭享矣、宿縣、展聲、令奏、當無不同、獨舉奏騶虞、將疑王夏不令奏、故以令奏先之、著王令奏、則賓出入亦奏肆夏可知、著王射令奏、則諸侯射亦令奏貍首可知、

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侑音又。○註、大食、朔月月半食也、侑猶勸、按言皆、知三侑三食、鍾鼓、即金奏、亦三夏之屬、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註、大獻、獻捷於祖、愷樂、獻功樂、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傀音怪、去起呂反。○四鎮、揚會稽、青沂山、幽醫無閭、雍嶽山、五嶽、兗岱、荊衡、豫華、冀霍、并恆、霍山、書之太嶽、古以為中嶽者也、註、傀猶怪、大怪異烖、天地奇變、若星辰奔霣及震裂為害者、按去樂、舉琴瑟管籥、不縣者藏之、不弛縣也、○

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註、札、疫癘、凶、凶年、烖、水火、按弛縣、大寢所縣、亦釋下藏之、禍害切近、不第去樂不奏也、大司徒荒政蕃樂、正與此合、疏、大憂、若國亡大縣邑、及戰敗之類、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註、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慢聲、惰慢不恭、疏、建國、新封諸侯、移風易俗、當用正樂以化民、故禁此四者、

大喪。涖廞樂器。廞許金反。○大喪樂器、皆明器、將納壙中者、涖、臨、廞、陳也、笙師鎛師等廞此明器、於殯宮、大司樂涖之、○及葬。藏樂器。亦如之。納樂器於壙中、亦涖廞、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樂師、貳大司樂、大司樂教賢能國子、國學之政也、政掌於貳司樂、但執要耳、註、年少時教之舞、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疏、小舞、下帗舞以下是也、大司樂雲門以下為大舞、

○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帗音拂。○鄭司農曰、旄、氂牛之尾、祉稷以帗、註、帗、析五采繒、皇、雜五采羽

如鳳皇色、人舞、以手袖為威儀、四方以羽、旱暵以皇、按旄旄人教舞夷樂散樂、所執、祭祀賓客之燕樂用之、考鼓師、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又司兵掌五兵五盾、祭祀、授舞者兵、司戈盾、祭祀、亦授舞者兵、盾與干形制殊別、先鄭謂干舞即兵舞、註以舞山川之祭祀當之、非也、

教樂儀。樂儀、令儀度應樂節、為下節綱、○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為節。齊徐私反。○鄭司農曰、肆夏采齊、皆樂名、或曰皆逸詩、註、行者、大寢中、趨於朝廷、爾雅、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王出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齊作、反至應門路門亦如之、此步迎賓客、王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前、反降於阼階前、尚書傳、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大師於是奏樂、按環拜、賓主行禮、一拜一辟、一答一拜、皆旋轉有威儀也、註以王樂儀說其實、以教國子、必樂師教儀、欲令應樂節也、

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此射時樂儀上經行趨在車環拜皆以樂爲節此射時又以四樂爲節也亦教樂儀中事註騶虞采蘋采蘩皆樂章名在召南惟貍首在樂記射義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鄭司農去大射儀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閒若一大師不與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　又按此亦教國子弟事或疑此射節及上樂儀無與子弟不知此國子弟卽王事大子諸子諸侯之子卿大夫士之子異日爲王爲諸侯爲大夫士者也教之洵宜豫矣卽所與賢能亦當學此以異日居官有爲諸侯大夫士之理也雖騶虞爲天子射節而士鄉射得用之則宜學尤急審此則賢能亦學樂儀可知矣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大小祭用樂者疏序事陳列樂器及作樂次第治其樂政治理樂聲使得其正按舞亦有事當序有政當治況所教國子以舞爲職邪不得遺之矣○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令奏鍾鼓亦如大司樂令奏頁○凡樂成則告備註成謂所奏一竟燕禮曰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按樂師告備六成當六告餘入成九成亦然故曰凡也○詔來瞽皐舞皐何敖反。詔來瞽詔瞽來入也○註皐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學士國子及賢能也歌徹時歌雍詩也下小師歌徹歌當是瞽矇事然此職下云教愷歌遂倡之則所教倡之者豈瞽矇邪意徹歌兼學士瞽矇而令相相悉亮反下同。相眡瞭扶瞽矇凡眡瞭相瞽出入登降皆樂師令之自掌序事至此皆祭時事觀下經如祭之儀句可見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食音嗣。疏如祭之儀非直序樂令鍾鼓令相其中詔來瞽歌徹等皆如之祭祀歌雍以徹饗食徹器亦歌雍觀下大師大饗亦如

周官心解　卷十四　春官　樂師　十一　經餘堂

祭祀登歌下管故知皆同也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註射夫衆耦

樂出入令奏鍾鼓註樂出入謂笙歌舞者及其器李茂夫曰絕上祭祀饗食燕射三者樂之出入皆令奏鍾鼓也按亦奏九夏中樂章以無據不敢確指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師還未至教學士愷歌洎入廟獻捷樂師又倡學士歌也

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疏樂器明器樂官笙師鎛師之屬陳之者如既夕禮陳器於祖廟之前庭及壙道東○及序哭亦如之註謂哭此樂器亦帥之按序哭納樂器入壙時以次序哭之以帥樂官也

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既掌國學之政以教學士此又掌樂官政令所以貳大司樂也可見大司樂職大師以下皆稟承矣疏凡樂官大胥至司干按治樂官所土事訟樂官爭訟樂師聽之亦土大司樂

周官心解　卷十四　春官　樂師　大胥　十二　經餘堂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學士學於大司樂者卽諸子名皆書於版有事徵召卽據版致之大胥則掌此版以待也徵令則掌於小胥

春入學舍采合舞舍讀作釋采讀作菜。春致學士入成均學舞也亦須學不言者因下經互見學舞既分教又合之者等其舞儀令進退周折揚手舉足動合法度也舍讀釋采讀菜必釋菜以合舞告先師也卽合於先師之前菜蘋蘩之屬○秋頒學合聲頒分須八音各器分學士各令專職教之合聲以舞合音節也亦須學後合之舞合聲然後與樂章相應也合聲亦舍菜不言者因上文互見○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會時會如雲門祀天神咸池祭地示等適當時會也祀天北向舞位亦北

向、祭地南向、舞位亦南向、大磬祀四望、大夏祭山川、各因其方、則舞位亦因之、大濩享先妣、大武享先祖、皆舞位北向也、大享賓客同、大胥正之者、如大武自南向北四位、皆一一正之、亦兼正韎樂散樂夷樂之位、小舞如帗舞兵舞等、非大祭所用、當亦大胥正其位也、以序出入舞者。入、入而舞、出、舞畢而出、出入必序者、舞各不同、如宗廟磬為大舞、以下如韎樂等、亦當用之、必大舞畢而後他樂可入舞、卽韎樂以下、又各有次序、亦越次不得紛雜、不可當一一序之至同列舞位、則出入以長幼為序、如註說矣、國子六小舞、出入亦如此序可知。○比樂官。杜子春曰、比、次比樂官也、展樂器。註、展陳數之、按舞分差等、樂官器位置、及出入早晚、在在各別、必比之展之、乃整而善也、一比一展、與正舞位序舞者同義、舞以樂聲為節、故比之展之、然二語該廣、不舞而第奏樂、大胥職亦如此、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註、擊鼓以召之、文王世子大昕鼓徵、所以警眾、按學士徵令、掌於小胥、此鼓徵則擊鼓以定入學時刻、令不得踰期、當擊幾次、惜未之聞、序宮中之事。宮中之事、房中樂事也、宮中奏二南、大胥亦比樂官展樂器、樂事一一序之、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觵古橫反。○徵令、小胥使胥徒徵召學士、以事令之、比則以學士之版、按名齒序也、比亦有禮、不敬則慢、故罰之、註、觵、罰爵也、王光遠曰、徵、召之使來、令、使之有為、○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大胥正舞位而已、小胥又巡其列、審察怠慢而撻之、檢稽益密而勞、註、撻、猶抶、抶以荊朴、

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縣音懸、下同。○小胥正縣、王之外、惟在朝卿大夫士、畿內大小都諸侯、為事之所及、然外諸侯、及其臣、樂縣之位、胥準於此、慮有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故辨之、註、樂縣鍾磬之屬、縣於筍虡者、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春秋傳、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註、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階間而已、

○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堵丁古反。○註、鍾磬編縣二八十六枚、在一虡謂之堵、謂之肆、半者、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疏、周人縣鼓與鎛、惟一而已、十二辰大鍾亦一而已、此言堵肆、則編縣二八十六枚、共在一虡者也、按鍾磬皆十六枚、一虡者、準律者十二、四為宮清商清角清徵清、天子卿大夫、鍾磬二肆、如諸侯大射儀東西各一肆、二鍾二磬、備也、諸侯之卿大夫、列一磬於東、列鍾於西、東西各一虡、天子之士、鍾磬竝列、各一虡、諸侯之士、列磬一虡而已、按春秋傳、歌鍾二肆、是鍾二虡、磬二虡也、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是鍾一虡、磬一虡、或曰、何以知之、曰、鍾、金也、磬、石也、下云魏絳始有金石之樂、此確據也、又按歌鍾、卽頌鍾、儀禮大射儀、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西階西、南頌磬東面、其南頌鍾、此二肆四虡、則頌鍾與笙鍾、及頌磬笙磬、各一虡也、籥師職文、當在此職之下、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大師之大大蔟之大並音泰蔟七豆反蕤人誰反射音亦函胡南反。○註、以合陰陽之聲者、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元枵、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

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鐘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金鐘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或黄鐘大蔟姑洗等左旋大呂應鐘南呂等右轉按合陰陽之聲故陰從陽合而右轉大呂從黄鐘應鐘從大蔟卽大司樂分樂而序之次也五聲卽此陽聲陰聲爲之必用五聲者自黄鐘至應鐘十二聲高下懸絶以五聲爲之節度也其法宮最下商次下高宮二律角高商一律徵高角一律羽高徵二律宮下則商角徵羽之由漸而高者亦下宮高則商角徵羽之由漸而高者愈高必如此高與下勢可相及卽紛錯更變皆歷然可聽所謂文之也八音卽金石等所製八器革木皆無當五聲然革以節聲木以合止聲餘六者皆準律製造咸備五聲播之播此五聲也八音至不同而仍合五聲則八音不乖以八音之至不同者播五聲五聲乃美備而盛大也

又按十二律相生皆理之自然數之一定而不

容纖僞造作於其間今就律臚陳之如黄鐘八十一分長九寸三分二十七數損一分下生林鐘林鐘五十四數長六寸三分十八數益一分上生大蔟大蔟七十二數長八寸三分二十四數損一分下生南呂南呂四十八數長五寸三分三分十六數益一分上生姑洗姑洗六十四數長七寸一分損一數三分二十一數損一分下生應鐘應鐘四十二數長四寸七分三分十四數益一分上生蕤賓蕤賓五十六數長六寸二分益一數三分十九數益一分上生大呂大呂七十六數長八寸四分損二數三分二十五數損一分下生夷則夷則五十數長五寸五分益一數三分十七數益一分上生夾鐘夾鐘六十八數長七寸五分益一數三分二十三數損一分下生無射無射四十六數長五寸一分損一數三分十五益一分上生中呂中呂六十數長六寸六分三分二十益一分又益一數上生黄鐘律尺二數爲一分九分爲寸故黄鐘八十一數長九寸也鄭氏不據此算纍矣又隔八相生三分損益損益止說得一邊則律管相生其長短多不相應矣蓋三分損益有二法一是大

數損益如黄鐘八十一數三分得二十七數損一分二十七數卽林鐘五十四數林鐘三分十八數益一分十八數卽大蔟七十二數是也一是小數損益三數中多一數當損一三數中少一數當益一如姑洗六十四數三分二十一數則多一數必損一數乃恰得三分均等然後損其一分以下生應鐘四十二數也此三分小數之損夷則五十數三分十七則少一數必益一數得五十一數始得三分十七恰恰均等然後益一分十七數乃可上生夾鐘六十八數也此三分小數之益儒說皆不解此宜其動多抵突謂古法制律長短參差而不可信也

又應說賈疏云樂器不用管卽典同同律亦制器分寸之準無與奏時也然切按此經及前大司樂同律歌奏與黄鐘爲宮等三樂則六律大同似卽奏時所用轄轉忠維納音五行堪爲奏樂用律徵信以古無明文而某獨言之似出一人私見故自名聽說爲夫律管候氣本無孔穴奏樂所用則各開五孔以備五音之數統十二管則六十聲卽六十花甲之數也黄鐘長九寸甲子宮丙子商戊子角庚子徵壬子羽大呂長八寸四

分乙丑宮丁丑商己丑角辛丑徵癸丑羽大蔟長八寸丙寅角戊寅徵庚寅羽壬寅宮甲寅商夾鐘七寸五分丁卯角己卯徵辛卯羽癸卯宮乙卯商姑洗七寸一分戊辰羽庚辰宮壬辰商甲辰角丙辰徵中呂六寸六分己巳羽辛巳宮癸巳商乙巳角丁巳徵蕤賓六寸二分庚午徵壬午羽甲午宮丙午商戊午角林鐘六寸辛未徵癸未羽乙未宮丁未商己未角夷則五寸五分壬申宮甲申商丙申角戊申徵庚申羽南呂五寸三分癸酉宮乙酉商丁酉角己酉徵辛酉羽無射五寸一分甲戌角丙戌徵戊戌羽庚戌宮壬戌商應鐘四寸七分乙亥角丁亥徵己亥羽辛亥宮癸亥商此十二律每律五孔備五聲之數也或曰此說允前人所未言亦非無稽之論可比然甲子乙丑金也而云宮丙子丁丑水也而云商指火言角指土言徵指木言羽實所未解何如順土宮金商之爲恰乎曰納音五行皆指所生以立五行名目如甲子等五數取土之生金故曰金實則土也丙子等四數取金之生水故曰水實則金也推之六十花甲無一不然謂予不信試一一推之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詩即樂章固宜循習然正欲肄業者吟誦以入德故大師之教非止授以章句有講說在風國風也詩主感風二南以下十五國之詩感風尤切故首列之不繼以雅頌而繼以賦比興三體之詩即舉風詩三體一一分類講明先令之知也以下頌止有賦雅備三體即此可推也雅正也小雅大雅無非正道教之令咸軌於正而不邪頌頌先王之功德者也以此為教使德進而盛大此不特教樂人當兼國子等說○以六德為之本習六詩者必以六德為本鄭剛中曰六德大司樂所教中和祇庸孝友也○以六律為之音音歌詩之音人聲高下不同而各具五聲重濁者用下律輕清者用高律乃各有節而諧也詩亦有不歌者如笙詩九夏一以笙奏一以金奏亦以律之五聲節之自教六詩至此是一章事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拊音撫○奏堂上奏琴瑟也奏琴瑟以合歌時亦擊拊大

師令奏即擊拊以令之註擊拊瞽乃歌也拊以韋為之著之以糠鄭司農云登歌歌者在堂也貴人聲○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朄音引○註鼓朄管乃作也特言管貴人氣也鄭司農云下管吹管者在堂下朄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為大鼓先引故曰朄朄讀為導引之引按即朔鞞朔即朔日之朔始也與導引之義合非二器也以管吹樂章樂盛不以笙吹詩而用管如燕禮新宮登歌後堂下以管吹詩當播揚樂器必先擊朄大師令奏即鼓朄以令之大饗亦如之大饗升歌下管令奏與大祭祀同疏祭時鍾鼓大祝令奏大祝云隋釁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若賓射及饗鍾鼓亦當大祝令與祭同

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射亦登歌下管如前又多此一項註射節主歌騶虞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註大師大起軍師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怨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鄭司農云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匶古柩字○廞猶陳列也註諷誦治功之詩故書廞為淫鄭司農云陳其生時行迹為作謚

凡國之瞽矇正焉註從大師之政教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柷處郁反敔魚呂反塤虛鴛反○教教瞽矇出音曰鼓鼗如鼓而小持柄搖之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撞其底及左右擊以起樂敔如伏虎背有二十七刻鉏長尺櫟之以止樂塤燒土為之大如鵝卵銳上平底六孔簫編竹為之長尺四寸頌簫尺二寸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管如篴而小六孔併兩吹之絃琴瑟也歌依詠詩李香卿曰此八者其序自下

及上自匏及精小師教之匏與金石則磬師鍾師笙師掌之矣鍾鎛笙磬其類不一器故各有掌之者

大祭祀登歌擊拊註自有拊擊之佐大師令奏按大師職擊拊令奏此奏時擊拊以諧琴瑟也

○下管擊應鼓應鼓即應鼙應與朄皆小鼓先擊朄應乃應之朄即朔鼙小師擊應應大師擊朄也○歌徹註於有司徹而歌雍○大饗亦如之大饗諸侯來朝者登歌以下亦如大祭也疏若諸侯自相饗徹器歌振鷺仲尼燕居大饗有四焉徹以振羽振羽當為振鷺

大喪與廞與音預○註從大師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註如大師按鼓朄令奏也登歌時或當擊拊以令奏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徐氏曰六代之樂文以五聲播以八音五聲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八音升歌在上匏竹在下是其節也上下大小欲周旋相應故曰和

〇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註、播、發揚其音、按此卽小師所教、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奠音定。諷誦詩、誦詩以諷切王註、諷誦詩、不依詠也、鄭司農云、諷
誦詩、誦詩以刺君過、國語、瞍賦、矇誦、杜子春云、世繫、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小史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
繫、述其德行、瞽矇諷詩、并誦世繫、以戒勸人君也、國語教之世、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怵懼其動、李晉卿
曰、人君燕居、瞽矇諷詩、并誦世繫、以戒勸之、鼓琴瑟以安樂之也、
掌九德六師之歌、以役大師。註、役爲之使、
〇眂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註、磬在東方曰笙、在西方曰頌、大射儀樂
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鎛、皆南陳、按二磬皆
編縣、十六枚爲一虡、者、編鐘、鍾人之屬、擊之、眂瞭不與也、下賓射十三字、當入鍾人、鍾人、說見鍾師、

掌大師之縣。縣音懸。李晉卿曰、縣、鍾磬并瞽矇所職、故眂瞭掌之、言大師之縣、大師命奏也、
凡樂事相瞽。相息亮反。註、相、扶工、按樂師令之、
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所廞不特瞽與笙磬頌磬並拊搏悚與應鼙、及柷敔塤簫管琴
瑟亦廞、蓋大師小師瞽矇、無目、眂瞭相瞽、代廞、固當卽磬師特磬、鍾人特鍾、二編亦眂瞭廞之、蓋眂瞭掌大師
之縣、此特縣之鍾磬、與二編鍾、胥在縣故也、大旅、疑葬字之誤、當改正、此節九字、當居末、
賓射、皆奏其鍾鼓。標賓射舉中、大射燕射例此矣、此下十三字、疑鍾人文、當移士奏采蘩之下、
〇鼜愷獻亦如之。鼜音戚。鼜有二、一守鼜、一軍鼜、觀下鼓人文可知、註、愷獻、獻功愷樂也、
杜子春讀鼜爲憂戚之戚、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戚、按二者亦如賓射奏鍾鼓、鼓人、說見鎛師、
〇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

樂器。自黃鍾一陽生至小呂六位、其宮皆天之聲也、自蕤賓一陰生至應鍾六位、其宮皆地之聲也、其中
角、木也、爲東方之聲、商、金也、爲西方之聲、徵、火也、爲南方之聲、羽、水也、爲北方之聲、天地四方、允不外是矣、顧
十二律陰陽相間、出於陽律者皆陽聲、出於陰律者皆陰聲、與同準此、以制八音之器、宜其奏之而上下神元
天之四望、地之山川、宗廟之祖妣、無不欣豫以來歆也、
凡聲、高聲碮、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
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碮古本反、陂彼義反、韽音
闇、筰側百反、弇音掩、甄音震。此舉鑄鍾之不善以示戒、見不得犯此十二病也、樂聲惟鍾最大、爲八音綱領
故獨言之、自十二辰鍾鎛、鍾至編縣笙鍾頌鍾、合十六鍾在一虡者、皆當忌此、攻工鳧氏所記、長短廣狹大小
厚薄、各有定法、正恐犯此十二病也、故此一經斷主鍾說、他樂器無與也、註、鄭大夫讀碮爲衮冕之衮、某讀髙

鍾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衮然旋如裏、正、上下直正則聲緩無所動、下、鍾形大下、下大則聲出放肆、陂讀爲
險陂之陂、陂、偏侈、陂則聲離散、險、偏弇也、險則聲斂不越、達、形微大也、達則聲有餘、微、形微小也、韽讀爲飛鉆
涅韽之韽、韽、聲小不成、回、形微圜也、回則其聲淫衍無鴻殺、侈、中央約也、侈則聲迫筰、出去疾也、弇、中央寬也
弇則聲鬱勃不出、甄讀爲甄燿之甄、甄猶掉也、鍾微薄則聲掉、鍾大厚則如石、叩之無聲、
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
齊音劑。此總制八音之器言、註、數度、廣長也、按十二律、自黃鍾九寸至應鍾四寸七分、長短各別、準律者固
當準此數度、卽一器中全備十二律者、如琴之瑶、簫管之孔穴、亦當各準律同分寸也、十二聲者、十二律之聲
四、黃鍾也、乙、大呂也、上、大蔟也、尺、夾鍾也、工、姑洗也、凡中呂也、六、蕤賓也、五、卽佪林鍾也、亿、夷則也、仕、南呂也
伬、無射也、仜、應鍾也、八音除革木外、金石各一聲者固各準此十二聲、其匏土絲竹全備十二聲者、則全準此

十二聲也齊調劑量猶節度爲之齊量使皆合四乙上尺之節而無高下之差也疏數度者漢志云古之神瞽度律均鐘以律計自倍半如黃鐘九寸倍之爲尺八寸半之得四寸半總二尺二寸半爲鐘口徑及上下之數自外十二辰頭皆然

○凡和樂亦如之和以所作之器調和而奏之和樂必準五音如以四爲宮除乙變宮不用上爲商尺爲角工爲徵除凡變徵不用六爲羽五爲宮清乙爲宮除上六二變不用尺商工角凡徵五羽亿爲宮清自四至六皆下宮自五至仩皆上宮可以次推之金石各一聲者差其數度以和之匏土絲竹備十二聲者以聲之高下和之則樂器皆合於五聲而無不和篇章職文疑當在此職下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磬特磬編鍾該編磬教其屬擊特磬編磬兼眂瞭編鐘則教鐘人之屬及其屬也編鐘笙鐘頌鐘也編磬即笙磬頌磬劉原父曰宮縣有特磬十二鎛鐘十二皆依辰次以應律編磬編鐘各十有六共爲一虡

教縵樂燕樂之鐘磬縵莫半反○縵絃縵以絃縵合聲歌也非正樂詩章而義關勸懲爲學士所絃誦故曰縵樂學記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是也疏學記鄭註操縵雜弄即今調辭曲註燕樂房中之樂按即二南燕禮升歌擊頌鐘頌磬笙入擊笙鐘笙磬閒歌歌擊頌鐘磬笙擊笙鐘磬合樂二鐘二磬竝擊合樂合二南也即此燕樂化起宮闈而用諸小寢以示燕好故曰燕樂也長孫如曰燕樂信的解與燕禮未盡合何也曰此天子之樂與諸侯不同樂有差降鄉飲士禮也有磬無鐘降於諸侯矣且二南房中之樂也諸侯燕禮合樂用其六篇歌奏有瑟無琴而天子奏房中之樂必備琴瑟亦備鍾鼓豈燕樂反同於諸侯邪按旄人等舞散樂夷樂竝當此燕樂之節而承其後故曰舞燕樂非即舞此二南六篇也

○及祭祀奏縵樂祭祀直云奏縵樂磬師自擊特磬以奏也

○鍾師掌金奏鍾師當作鍾人以無教人事不得云師也金奏擊大鍾以奏樂也此鍾特縣九夏射節皆金奏所擊特鍾也縵樂燕樂則擊編鍾矣

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齊側皆反祴音陔驁五羔反○凡樂事該祭祀饗食及射用樂事言九夏皆金奏以鼓爲節故曰以鍾鼓奏也鼓師以晉鼓鼓金奏此鼓晉鼓也鼓人所擊以應此者註夏大也杜子春云祴讀陔鼓之陔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肆夏詩也春秋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以此知肆夏詩也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註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按儒說多言大武

六詩不備今按之但失次耳無一篇亡也註言九夏樂崩亦從而亡究非定論周頌三十一篇雖不能確指某篇某篇爲某夏而篇什既多安知不全在其中必謂已亡未之敢信九夏金奏不歌樂章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食音嗣燕樂燕禮所謂大合樂樂聲盛亦擊特鍾不止編鍾也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此奏以鍾鼓合工歌鄭司農云騶虞聖獸按即召南末篇疏言凡射則大射賓射等同用此爲射節按此奏即大師師瞽歌射節時奏之也大司樂於三夏三侑及此四射節皆令奏知即令此鍾人又按眂瞭錯簡賓射皆奏其鍾鼓鼜愷獻亦如之當在此節之下標賓射上兼大射下該燕射皆奏鍾鼓見九夏當奏者皆奏不止射節奏鍾鼓也鼜愷獻亦奏鍾鼓如射鼜見鼓師鼓人愷獻見樂師鼓師說見地官鼓人

掌鼜鼓縵樂鄭司農曰鼓讀如莊王鼓之之鼓疏此官於磬師作縵樂擊鼜以和之按此祭祀時亦擊

（特鍾不止擊編者、）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龡古吹字竽音于篪陳知反篴音笛牘音獨祴與陔同工才反。竽三十六簧宮管在中長四尺二寸笙長四尺十三簧宮管在左籥如笛而六孔中閒第四孔爲宮聲卽單簫也直吹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凡八孔橫吹之篴長三尺四寸六孔亦橫吹牘以竹爲之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端有兩空髤畫應竹長六尺五寸中有椎雅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羊韋鞔之兩紐疏畫祴樂祴夏之樂賓醉而出奏祴夏以三器築地爲之行節卽所謂舂也吹者八舂者三皆祴夏所用塤籥管小師教瞽矇此則教眂瞭也餘五吹三舂亦教眂瞭）

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鍾人之屬擊笙鍾時笙師吹笙也）燕樂亦如之（此燕樂正燕禮所用之樂而祭祀饗食亦兼之不及射天子尊用管也燕樂升歌後笙三終閒亦笙三終合樂奏二南笙亦三終與歌奏合也）

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眂瞭廞樂器不言藏省文也此笙師言廞又言藏可以例推此大喪所廞藏卽八吹三舂明器大旅五字疑劉歆竄入）

○鎛師掌金奏之鼓（鎛師當作鼓人鎛卽鍾人所擊此鼓人職中事也因周官本經鼓人鼓師連文疑其謬誤遂改鼓人爲鎛師又改彼鼓師爲鼓人而與舞師移屬地官莽經文而誤後世劉歆之罪大矣或曰安知此非鼓師曰彼地官所列掌教六鼓四金此掌金奏之鼓無一字及教也其非師也明矣鼓師以晉鼓鼓金奏則此鼓晉鼓也金奏時鍾人擊特鍾此擊鼓以應之故次鍾人之後）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祭祀饗食賓射之金奏卽鍾人職九夏及射節鍾人擊特鍾以奏此職擊晉鼓也）

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鼜音戚。此專擊鼓註守鼜備守鼓也杜子春云一夜三擊按在軍如此備守在國亦三鼜也）

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所廞者晉鼓之明器此職之下當移地官鼓人舞師二職文於此以復周官之舊）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韎通昧卽明堂位東夷之樂教韎樂教舞也其樂之聲歌掌於鞮鞻氏註舞之以東夷之樂）大饗亦如之（韎師旄人二職當移置鞮鞻氏之上）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旄以犛牛尾毛爲之有柄卽樂師旄舞所執也但樂師所教者國子小舞此旄人所教散樂夷樂之舞耳散樂列邦土風傳習者夷樂三方夷樂南任西侏儺北禁是也夷樂聲歌亦掌於鞮鞻氏云四夷之樂此止云夷樂韎非所掌）

○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序官舞者衆寡無數四方中兼四夷疏選舞人當於中取之）

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燕禮奏燕樂以合歡也祭祀饗食亦奏燕樂當在尸賓歡浹時故旄人以散樂夷樂舞之韎師舞祭祀大饗於此例見以旄人及韎師所教固不得與大舞諸小舞比也）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龡同吹。註文舞持羽吹籥所謂籥舞文王世子秋冬學羽籥詩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按此舞羽與樂師所教羽舞不同此羽翟羽也又兼籥則文舞矣大司樂不教而籥師教之知其輕於六大舞又按此職文當移置大胥小胥之下）

祭祀則鼓羽籥之舞（鼓非籥師所掌於此擊之籥師既教國子舞羽舞時恐失節度故鼓之以）

爲之節也。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宗廟降神用韶，祭用大武，賓客饗食亦用大武，復用羽籥之舞者，備文舞也。

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奉字上疑脫及葬二字，當補入。疏：所廞者籥而已。

○籥章掌土鼓豳籥。杜子春曰：土鼓，瓦匡，革兩面，可擊。註：豳籥，豳人吹籥之聲章。明堂位：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按此職文，當移置典同下。

中春晝擊土鼓，歈豳詩以逆暑。中音仲，下同。○註：豳詩，豳風七月也。吹籥爲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迎暑以晝，求諸陽。○中秋夜迎寒亦如之。註：迎寒以夜，求諸陰。

凡國祈年于田祖，歈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樂音洛。○註：祈年，祈豐年

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按豳雅，斷主信南山、甫田、大田三詩。以周制徹法，上中下田通易，而無公田，無公田則田中無廬舍可知。信南山則曰中田有廬，與豳風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同；大田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公田明指助法，如此非公劉遺有商稅法，必不然矣。然此經所歌，則甫田、大田二篇。甫田之二章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大田之二章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此祈年於田祖之詞也。若樂田畯之詞，則二篇合一。甫田之三章、大田之四章皆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非樂其攘穰祭饗客致疑者哉。田畯，督勸農事之官，祈用祖秦樂，即此以樂田畯，申愛上之誠。○國祭蜡，則歈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建亥之月，田事已成，物勞而老，故祭先嗇、司嗇，合聚索饗以休息之。物，郵表畷、坊、水庸、百種、貓虎，固所祭之物，即草木昆蟲，既息，其祝詞亦在所息中可知。言國，通於諸侯。上經例此。豳頌亦在風頌中，即豐年、載芟、良耜三篇及絲衣一篇是也。絲衣一篇爲蜡而養老之詩；豐年三篇則祭蜡以息老物也。何也？郊特牲云：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豐年之詩篇首即言黍稌高廩、萬億及秭；載芟篇中復言穫多實阜；良耜篇中又言穫積之多，墉崇櫛比，皆順成景象矣。且三篇詞亦多同，豐年言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載芟亦同此四句；載芟言俶載南畝，播厥百穀，而良耜亦用此二語，如出一人手也。且尋其文義，皆合於蜡。洽百禮，合萬物而索饗也，蜡也。先之以烝祖妣，則兼臘言；臘因乎蜡，年豐得備舉也。載芟又繼之以寧胡考也，官黨正，國索鬼神，則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因年豐而祭蜡，乃及養老之禮也。豐年篇末結言降福孔皆，見豐年之慶無一不荷神庥。良耜室盈婦寧，亦申感荷之意，而終之以報祭，義不容辭，則三篇次第，前後秩然。其爲蜡祭豳頌，必無可疑也。長孫如曰：三篇誠蜡祭之頌，惟未審允爲豳頌耳。曰：子未即高廩句思之乎？豳地陶復陶穴，粟多窖藏，惟甚富者乃有高廩，故鄭重言之。審乎此，則三篇之爲豳頌，又何疑邪。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四夷之樂，即韎師、旄人所舞者，彼主教舞，此主聲歌。樂主器，若胡笳、羌笛、蠻笙，與中國所用不同。註：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按韎師、旄人二職，當在此職之上。

祭祀則歈而歌之，燕亦如之。歌吹，或合舞，不合舞。合舞則歌吹韎以合韎師之舞，歌吹任侏離禁以合旄人之舞也。燕，享食燕、賓客燕樂之節也。祭祀賓客奏夷樂，皆當此節，舉賓客之燕與祭祀爲例也。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註：庸器，伐國所獲，若崇鼎、貫鼎及其兵物所鑄。

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註：設筍虡，眡瞭當縣。陳功器，華國也。饗食、賓射亦如之。

大喪。廞筍虡。檀弓有鍾磬而無筍虡、非天子故、此筍虡亦明器、

○司干。掌舞器。司干、掌朱干者、舞器、朱干玉戚羽籥及帗羽皇旄干兵諸器、司干掌舞器者、周以武功典、大武爲盛樂、舞器首重朱干玉戚、既從朱干、故諸舞器皆從之而藏也、舞師及韎師旄人舞器、亦藏於司干、惟司兵司戈盾所受者不與、

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陳、未就舞位時、諸子正舞位、乃授舞器、此則授諸子也、諸子乃授國子學士、若舞師以下諸舞、亦既陳各授其長帥、令正位而授之、受、受而藏之、

賓饗亦如之。

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此官所廞、朱干玉戚以外、五大舞各器、六小舞各器、皆其所廞、羽籥則籥師廞之、典庸器言廞而不言藏、二職相次、互見也、

周官心解卷第十四終

周官心解卷第十五

諸暨楊莊蔣載康闡訂

後學趙載熊增校刊

春官宗伯第三之五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大音泰○註、兆、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象玉瓦原之璺罅、原、原田、杜子春云、玉兆、顓頊之兆、瓦兆、堯之兆、原兆、周之兆、趙商問杜子春所云并下連山宓犧歸藏黃帝何由知之、鄭答云、數者非有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近師皆以爲夏殷周、○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註、頌、繇也、按體百有二十者、洪範雨濟圛蟊尅、卽五大體、分五行者、以一歲二十四氣乘之、以別生王休囚、故

每體分二十四、合之則百二十體也、占人、君占體、卽此頌千有二百者、於百二十體中、各體分五行之色、又於五色中、從璺與坼別其陰陽、則又分十繇、合百二十體爲千二百頌也、經兆之體與頌、其數云皆、三兆之體與頌其數不異也、

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文王作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按儒說皆以連山爲夏易、此無所考、若歸藏商易、則無所疑、禮運、子曰之宋得坤乾、卽歸藏、此確據也、○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此與下占夢經別、皆頌也、註、三易每卦八、別者重之數、按經別之數並云皆、三易不異也、李晉卿曰、卜筮灋不同、學者謂卜筮皆出於易、考春秋內外傳、先秦古書、卜筮之繇、筮皆周易文、卜繇別爲言語、無隻句與易相似、愚以爲卜書五行也、筮書陰陽也、洪範卜五、占用二、此卜筮之大要也、春秋傳、晉卜救鄭、遇水適火、史趙輩

皆掌五行剋勝之義占之卜之畧例於此可見

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觭居宜反。○註夢者人精神所寤按此卽吉凶所兆故古立占灋李晉卿曰致夢夢有以致之晝所思爲夜則成夢也以思爲致夢而詭異不測是謂觭夢咸感也陟升也精神感而上通鬼神以其無心故謂之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註運當爲煇是眡祲所掌十煇也夜有夢晝視日旁氣以占吉凶占者十煇每煇九變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註國之大事待著龜而決者八作辭於將卜以命龜也鄭司農云征征伐象雲物有所象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春秋傳天事恆象謀謀議至至不也雨雨不也瘳疾瘳不也註與與共事果謂以勇決爲之○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

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贊佐也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三者所占之吉凶已見於占也復取上命龜八辭推演其意比按三者之占則所占益明於以觀國家之事何者吉何者凶無不瞭然矣詔告也吉則告吉凶則告凶詔王施善政以救之合有吉無凶也大卜主卜又統筮夢掌之故以此總結之見二者與卜實相表裏大卜非虛統二者詔救政尤見關係至重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註卜立君君無冢適卜可立者按大封若封公侯及連封諸國貞正龜於席乃命龜而問之謂之大貞者二者事大皆小宗伯貞命小宗伯職國大貞奉玉帛以詔號是也奉玉帛貞龜中事詔號命龜中事註眡高以龜骨高可灼處示宗伯也大事宗伯涖卜作龜火灼之以作其兆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士喪禮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又曰卜人坐作龜蕆凡卜皆尊者涖卜在禰廟門閾外閾西西面有席先陳龜於廟門外之西塾又貞龜於閾外席上乃命龜眡高作龜也尊者宜逸卑者宜勞從下向上差之作龜眡高二者勞事以大貞事大故大卜身爲勞事也按陳龜貞龜命龜無常職視事大小常變以分任惟涖卜爲大宗伯專掌眡高作龜則卜師常職也此大貞大宗伯涖小宗伯貞命陳龜或肆師眡高作龜竟以大卜執卜師之事則以事大且非常故也

大祭祀。則眡高命龜。註命龜告龜以所卜事按不親作龜者大祭祀事大而有常也註士喪禮宗人卽席西面坐命龜按此卜大冢宰與宗伯同涖事大故大卜仍代卜師眡高

凡小事。涖卜。註代宗伯疏小事既大卜涖卜則陳龜貞龜命龜或卜師爲之眡高作龜當在卜人

國大遷大師。則貞龜。註正龜於卜位士喪禮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面按二者事大非吉辭正事故不名大貞疏涖卜大宗伯爲之陳龜宜小宗伯眡高命龜卜師作龜卜人

凡旅。陳龜。註陳龜於饌處也士喪禮卜人先奠龜於西塾上南首

凡喪事。命龜。註重喪禮次大祭祀也士喪禮筮宅卜日天子卜葬兆按言凡當兼王太子三夫人以下言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李晉卿曰卜師掌作龜開龜四兆開鑿龜之四方上鄭氏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

凡卜事。眡高。疏眡高以龜高處示涖卜○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註揚猶熾李晉卿曰墨墨其將灼處後乃灼之以致其兆

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相息亮反○註卜當各用其龜按上北龜下南龜左東龜右西龜陰陽天龜陽地龜陰也詔相告以命龜之辭及相其命

時威儀。又按序官、卜師之下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
六人、而此職不見於經、亡闕可知、又思卜師職眡高作
龜二事、眡高之後、乃命龜、命龜之後、卽作龜、卜師恐不
暇爲此、且卜師上士、辨龜授龜、皆細事、命龜而詔相尤
卑者事、不應以卜師職此、竊意此必卜
人一經之遺闕未盡者、讀經者審諸、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
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
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果魯火反。○註、屬言非一、色
天龜元、地龜黃、東龜靑、西龜
白、南龜赤、北龜黑、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
倪靁、右倪若、是其體也、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象經也、
西龜北龜長左右、在陰象緯也、天龜俯、地龜仰、
東龜前南龜卻、西龜左、北龜右、各從其耦也、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註、秋取龜及萬

物成也、攻治也、治龜骨以春、是時乾解、不發傷也、疏、六
龜各入一室、以審龜歲易、秋取春攻、訖卽易去前龜也、

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註、釁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先卜、始
卜者、言祭祀、尊之、世本、巫咸作筮、卜
未聞其人、上春建寅月、

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註、奉猶送、○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垂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垂時髓反、燋哉約反、音雀、契
苦計反、又苦潔反、下同。○註
士喪禮、楚焞置於燋、在龜東、楚焞
卽契、所用灼龜也、燋炬其存火、

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爇如悅反、焌音
俊、又存悶反。○杜子春曰、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註、焌
讀如戈鐏之鐏、以契柱燋火而吹之也、契既然、以授卜
師、作龜役之、使助之、王
光遠曰、焌契之銳頭、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
吉凶。簭同筮。○以八簭以下十八字疑
錯簡、當在簭人九曰巫環之下、

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簭字疑衍、註、
體兆象也、色
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
大小、坼有微明、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
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凡卜象吉、色善、墨大、
坼明、則逢吉、疏、此皆據卜言、體金木水火土五種之兆、
兆之墨形體象金木水火土也、凡卜龜之四足、依四時
灼之、兆直上者木、直下者水、邪向上者火、邪向下者金、
横者土、色兆中氣色、墨據兆
正璺處、坼墨旁有奇璺罅者、

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繫音
係、比毗志反、中知用反。○簭字疑衍、註、既卜、史書其命
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
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
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是命龜事、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
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
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
以辨吉凶。簭同筮、巫讀如字。○劉公是曰、前世通占者
九人、遺書可傳者也、古者占簭之工、通謂之
巫、更咸式目等、皆其名也、巫咸見於書多矣、易疑爲易
易古陽字、所謂巫陽也、其宅雖未聞、不害其有、李茂夫
曰、漢書郊祀志、晉巫所祀、有巫祠之名、亦其一徵、按占
人錯簡以八簭占八頌、十八字、當移於此、既將此十八
字全移上占人、又以此經不可不用以辨吉凶四字總
東、故又加此八故八字、疑是九字以八簭八頌八卦多
易八字、遂改九爲八也、八簭、卽征象等八項、所謂八簭
與八頌者、三易之簭、雖別皆六十有四、而取象第在經

其頌卦錄八頌經卦八其別六十有四皆有頌盖舉八
卽包六十四也筮之九故巫更九人所傳故舊占象筮人占筮既用三易又用九人舊蕃參驗也盖恐事之吉凶不易辨故特加詳審如此三子澄曰九筮不出八卦故曰八故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註當用卜者先筮之卽事漸也筮凶則止不卜

上春相筮。相息亮反。註相更選擇其蓍也蓍龜歲易者與 ○凡國事共筮。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註歲時歲四時也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陰陽之氣休王前後疏建斗柄所建謂之陽建左旋於天厭日前一次謂之陰建右旋於天堪輿天老曰假令正月陽建於寅陰建於戌按斗杓隨歲差今之陽建不與古同先儒多不解此謂建寅爲正月非也○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註日月星辰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

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晉趙簡子夢童子保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適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其術今亡會其遺象也用占夢則亡李晉卿曰古者占夢必參以天地陰陽蓋人感天地陰陽之氣於是動於機而形於夢嚴天地之會陰陽之氣不可睹也必察之日月星辰而象見焉春秋傳趙簡子事已詳註中史記宋元王夢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文繡之衣而乘輜車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豫且得我我不能去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召博士衛平問之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擁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元服輜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此皆以日月星辰占夢之法也 ○一曰正夢。註無所感動平安自夢 二曰噩夢。噩五各反。杜子春曰噩當爲愕驚愕而夢 三曰思夢。註思念而夢 四曰寤夢。寤夢覺而夢也今寢未熟而有見者多有不必如狐突之遇太子也 五曰喜夢。註喜悅而夢 六曰懼夢。註恐懼而夢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註聘問也夢者吉凶之占在日月星辰季冬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羣臣有夢事關於王於是發幣問之因獻其吉者於王詩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此所獻吉夢

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註舍讀爲釋舍萌猶釋菜也萌菜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

遂令始難敺疫。難儺同。註令令方相氏也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

隸爲之敺疫厲鬼按能與疫病人者疏始難承季冬之下據季冬大難言

○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煇音運。鄭司農曰煇日光炁也註妖祥善惡之徵李晉卿曰眡祲贊占夢以觀日月星辰之氣卽史記所謂暈犬卜註以十煇爲十運愚意經運十日之經運有十耳煇以贊經運之占占不止於煇 ○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鑴許規反音攜瞢忙鄧反隮子兮反。鄭司農曰祲陰陽氣相侵象如赤鳥也闇日月食也瞢日月瞢瞢無光也註鑴讀如童子佩鑴之鑴日旁氣刺日也隮虹也詩朝隮于西想雜氣有似可形想按監如監守監臨日上或四旁有雲氣成象管東之彌如黃霧黑霧彌漫於天不見日也敘雲氣成象有次序

掌安宅敘降。註宅居也按降除下之妖祥見天祭禳令下除也人見妖祥則不安欲安其居處故須降

而天變有遲早緩急之別
故次叙其變以降除也。
正歲則行事。占夢以季冬贈惡夢在丑月此行叙降之事
在子月蓋眡祲固與占夢聯職掌十煇以安
宅叙降又爲專職也冬至登臺書
雲物尤一年所重故正歲行事
○歲終則幣其事。弊必
世反。此明歲歲終註弊斷也計吉凶然否多少按
五官於正歲歲終無不寘易倒置此不易者以不可改
也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
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大音泰筴音策。註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
命也參徐氏順祝祝天人和同納於大順年祝祝五氣
時若得大有年吉祝祝斂時五福吉無不利化祝祝因災
變而祝化凶爲吉瑞祝祝因祥瑞見而祝筴祝祝因揲蓍

而祝亦兼卜祝言祝龜筮
不違於人合於大同也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
攻。六曰說。造七報反禜音詠說如字。祈告神以求福
以祈禮同之按類合其同類以祭如類天神則在天之
神皆祭而不及地示禬則合異類而祭如神仕冬日至
致天神人鬼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
札喪是也禜因災祭其神以求解春秋傳日月星辰之
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
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攻即鳴鼓而攻之春秋傳日食
伐鼓於社責羣陰也說論說義理註董仲舒救日食
祝曰炤炤大明瀸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
謂說也類造禬禜皆
有牲攻說用幣而已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

會。五曰禱。六曰誄。禱會並如字。六辭大祝所作與大
史諸官所作大別上天神下地示親
四親疏遠廟邇廟遠中國四夷近畿內祠如字主陳辭
祭之誠故曰祠命因祭請命爲諸侯卿大夫即於祭命
之之辭也誥如洛邑廟祭既命諸侯隨有康誥等三篇
也會會同祀方明與諸侯盟誓禱因事禱神若禱疾禱
戰各有辭也誄諸侯卿大夫既卒
歷叙生時善行以錫諡之辭也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
號。六曰幣號。齍音咨。註號尊其名更爲美稱神號若
云昊天上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示號若
云后土地示幣號若玉云嘉玉幣云量幣鄭司農云牲
號犧牲名號曲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羊曰柔毛
雞曰翰音齍號黍稷名號曲禮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稻
曰嘉蔬少牢饋食禮敢用柔毛剛鬣士虞禮敢用絜牲
剛鬣
香合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
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衍讀作延
炮同炰擩
如泉反又音軟繚音了共供同。鄭司農曰擩祭以肝
肺菹擩鹽醢中以祭也絕祭手從持肺本循之至末乃絕
以祭也繚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特牲少牢禮取菹
擩於醢祭於豆閒鄉射禮取肺坐絕祭鄉飲酒禮右取
肺左卻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少牢取肝擩於鹽
振祭註命祭玉藻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祭
後祭衍當爲延延祭曲禮主人延客祭胤猶徧徧祭曲
禮徹之席徧祭之振祭擩祭本同不食者擩則祭之將
食者既擩必振乃祭絕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禮
略者絕則祭之共猶授也主祭食宰夫授祭孝經說共
綏執授按炮當即燔炰之炰炮祭如祝取膟膋肺脊黍
稷燎於爐炭入詔神出隋於尸主之前君洗肝於鬱鬯
燎於爐炭制於主前謂
之制祭此炮祭類也

辨九𢷎。一曰䭫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七曰奇𢷎。八曰褒𢷎。九曰肅𢷎。以享右祭祀。𢷎古拜字。䭫稽同。奇居宜反。褒音報。右讀爲侑。○註。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吉拜。拜而後稽顙。齊衰不杖以下用之。故曰吉拜。凶拜。稽顙而後拜。三年之服用之。故曰凶拜。杜子春云。奇讀奇耦之奇。鄭大夫云。奇拜一拜也。褒讀報。報拜。再拜也。註。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王動色變。一拜。答臣下拜。易彥祥曰。享。獻也。謂朝獻饋獻。右讀侑。勸尸食而拜。疏。空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以頭不至地。故名空首。頓首。引頭至地。首頓地卽舉。故名頓首。稽顙頭至地多時。爲稽首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空首。君答臣下拜。肅拜。屈膝鞠躬爲禮。軍中有此。婦人亦以肅拜爲正。按頓首。蒼皇急遽之禮。春秋傳。晉穆嬴日抱大子以啼於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楚申包胥乞師於秦。哭日夜不絕聲七日。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二事蒼遽之甚。故有此拜。非平吉時所用。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明水火。司烜所取日中之火。月中之水。以給烝享。燔燎。執之。明圭潔。大禋祀。祭天。肆亦大也。肆享。大祭宗廟。示卽大示。不言大。於祀互見。號祝以六號祝也。○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隋許規反。右作侑。○註。釁。薦血。血祭曰釁。按祭祀祝事至繁。何止五者。爲令鍾鼓特標之。右讀侑。隋。祝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出隋於尸主之前。此當釁後。釁時尸主猶在室也。逆牲尤在先。逆尸更在先。侑。尸食時勸飽也。當此五節。皆令奏鍾鼓。先儒俱謂神示無尸。此大禋祀。祭天也。祭示。祭地也。何以亦逆尸邪。曾子問。孔子述老聃語。祫於祖。祝迎四廟主。主出廟入廟必蹕。意王祭。凡迎主。皆掌於大祝。不但逆尸也。○來瞽。令皐舞。皐作嗥。戶高反。○註。皐讀嗥。來。嗥。皆呼之入。○相尸禮。相息亮反。○註。延其出入。詔其坐作。

○旣祭。令徹。

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徹奠。渳綿里反。相息亮反。飯扶晚反。斂力驗反。○註。肆鬯。陳尸設鬯也。鄭司農云。渳尸。以鬯浴尸。疏。浴訖卽飯含。故言相飯也。不相含者。大宰贊含玉也。贊斂。冬官主斂事。大祝贊之。奠。始死之奠。小斂。大斂奠。並大祝徹之。○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付音祔。○註。言猶語。禱。六辭之禱。甸人喪事代王受眚災。大祝爲禱辭語之。使禱藉田之神。付當爲祔。祭先王以祔後死者。掌國事。辨護之。疏。辨護。供時用。相禮儀。

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註。大故。兵寇。天烖。疫癘。水旱。彌猶徧也。按自大社太稷外。畿內社稷至多。以大故天烖。皆一一祀之。禱祠具六辭中。祀社稷時。大祝作此二辭。令徧用也。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

軍歸獻于社。則前祝。鄭司農曰。春秋傳。軍以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鄭剛中曰。大師必載社主與遷廟主以行。故有宜社造祖之祭。此二者。國內之禮。及軍之所在。必設軍社於其地。以事類而告上帝。此二者。國外之禮。按說甚明斷。竊謂此四禮。但行禮時祝之已耳。至將戰而有事四望。此四望無壇壝。與四望在四郊者不同。故將有事。大祝先祝以立壇壝也。獻于社。獻于大社也。社主先在軍中。至獻捷于大社。必仍奉社主於壇。而後可以行禮。故大祝又前祝也。前祝事。指二者。

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舍讀作釋。○註。用事。祭告也。玉人職。宗祝以黃金勺前馬。曾子問。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愚按。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天子巡守。宗祝以前馬。註。大山川用大璋。中山川用中璋。小山川用邊璋。僅舉大者。主大祝親用事者。中小山川。其屬用事也。反行。舍奠。大師舉此。可知王出。造于廟。將遷廟主行。反行。主還遷廟。故舍奠。舍奠

用幣七廟當行告至之禮、大師亦同、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註、后土、社神、按告后土、爲邦國亦分土立社也、疏、有牲有幣禮勳不虞

禁督逆祀命者、王光遠曰、非命祀、則禁、命而弗祀則督、須祭號于邦國都鄙。註、祭號、六號、王介甫曰、須所得用之祭號、按增入都鄙、前二事知兼包都鄙言、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侯、作候、彌作弭、遠、於願反、○將事、猶執事如逆尸牲、贊隋及相尸等、侯讀候、王光遠曰、非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皆祭祀之小者、侯候福之將至、禳卻禍之方來、按禱求去殃、祠殃去而報、祠之、祈福祥三者、祈順寧風旱三者、禱去不順、

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隋許規反○註、奠奠

爵也、按祭宗廟薦熟於堂、主入室、大祝酌齊酒奠於鉶南、此隋、卽大祝文中之隋、蓋大祝取膟膋燔之入告於室、又出隋於尸、主前者、疏、逆齍盛者、祭宗廟饋獻後、尸將入室食、小祝於廟門外、迎饎人之齍盛也、按小祝從小宗伯逆而肆師表之、疏、送逆尸者、始祭迎尸入、祭末、送尸出、沃尸盥者、尸尊不就洗、特牲少牢、尸入廟門、盥於盤、時小祝沃水也、隋、隋祭、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妥尸、尸以韭菹擩於醢、祭於豆閒、小祝贊尸、故曰贊隋、贊徹者、諸宰君婦徹時、小祝又贊之、贊奠者、大祝酌酒奠鉶南、小祝則贊大祝、郊特牲、註、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卽此奠也、按疏據廟祭、神示之祭未聞、○凡事、佐大祝。註、唯大祝所有事、

大喪、贊渳。贊大祝肆㫖渳尸、○設熬、置銘。註、銘、今書或作名、鄭司農云、銘、書死者名於旌、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置於西階上、重木置於中庭、參分庭一在南、粥餘飯盛以二鬲縣於重、冪用葦席、取銘置於重、按此士之銘也、云銘各以其物、則天子之銘、不同於士矣、物、布帛色、長短、皆是而旗亦兼之、司常文、大喪共銘旌、則共縣銘之旌也、註云、王則大常、則諸侯以下、可以遞推、註、熬、棺既蓋、設於旁、以惑蚍蜉、喪大記、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按此則天子用六穀、每種二筐、則十二筐也、士喪禮、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於西坫南又曰、設熬、旁一筐、乃塗、○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齎、音咨、○註、齎、送也、送道之奠、遣奠也、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按此禱、或祓除、註謂分牲體、尤不可信、

大師、掌釁祈號祝。釁、釁齊車中、遷廟主、社主、及軍器、軍鼓等、祈、釁時祈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註、保祀互文、郊社皆守而祀之、彌烖兵、按此皆因事祈禱、故保郊亦祀之、

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疏、林澤四方百物是

外小祭祀、內小祭祀、宮中七祀等、小喪紀、王后以下之喪、小會同、諸侯遣臣來王、王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小軍旅、王不自行、遣卿大夫征伐、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防、扶方反、○鄭司農曰、勸、防、引匶也、註、謂勸、倡帥前引者、防、執披、備傾戲、○及辟、令啓。辟、音闢、○鄭司農曰、辟、除菆塗椁也、令啓、命役人開之也、檀弓、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及朝、御匶、乃奠。朝、直遙反匶、古柩字○鄭司農曰、朝、將葬、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喪祝御匶也、註、乃奠、朝廟奠、疏、及朝者、侵夜啓殯、昧爽朝廟、御匶者、發殯宮、輴車載至廟、喪祝執纛居前、以御正匶也、乃奠者、旣夕禮、朝廟之時、重先、奠從、燭從、匶從、從、彼奠、昨夜夕奠、至廟、下棺於廟兩楹閒、棺西設此宿奠至明徹去宿奠、設此朝廟之奠於匶西、故云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鄭司農曰、祖、將葬祖於庭、象生時出則祖也、註、飾棺、設柳池紐之屬、載而後飾

旣飾旋車向外喪祝御之執纛居前卻行爲節度。○及葬御匶出宮乃代註喪祝二人相與更也。○及壙說載除飾說吐活反。鄭司農曰壙穿中。疏說載下棺於地除飾除去帷荒下棺於坎訖帷荒還入壙張之於棺。○小喪亦如之王后世子已下之喪亦有設去飾及勸防故云亦如之。○掌喪祭祝號註喪祭虞也按卒哭及練祥禫皆喪祭。王弔則與巫前鄭司農曰喪祝與巫以桃茢執戈在王前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疏桃者鬼所惡茢萑苕以掃不祥桃茢二者祝與巫執之執戈者小臣。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註勝國邑所誅討者若亳社是奄其上而棧其下爲北牖。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掌事掌飾棺勸防之事言斂飾棺自斂始。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甸音田貉如字。貉豳風一之日于貉四時之田禱多獲禽也讀百讀禡非陳用之日古人祭貉於立表之處無壇壝置甲胄弓矢於神座之側建旗於神座之後故謂之表貉。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舍音釋下同。註舍讀釋釋奠者告將時田禰父廟疏奠不立尸停饌具而已七廟俱告故祖禰並言。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甸音田屬音燭饁于輒反禂音禱。致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致於樹虞旗之處也屬禽別其種類而聚置之註饁饋也以所獲獸饋於郊薦於四方羣兆入又以奠於祖禰斂禽取三十入腊人杜子春云禂禱也按饁獸及舍奠甸祝掌其祝號甸後禂牲禂馬其祝號亦甸祝掌之甸後將禂馬爲牲求肥充則禂牲甸後恐馬疲乏爲馬祈無疾因禂馬。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詛阻豫反造說音俱見大祝。類造以下節大祝六祈此則於盟詛時用此六者祝號亦大祝六號用於盟詛者盟要誓於神詛則以不信之罰求神必殛之也春秋傳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註載辭爲辭載之策坎用牲加書於其上國王國邦國諸侯國也質正也成也鄭司農云春秋傳使祝爲載書疏人多無信爲辭對神要之使信故云以敘國之信用邦國之劑謂要券對神成正之使不犯。○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註雩旱祭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按羣巫兼男女巫下女巫旱暵舞雩此大旱故司巫帥舞僅旱暵不帥也帥亦帥女巫。

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恆造七報反。杜子春曰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也。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匰音丹蒩子都反。註道布爲神所設巾中霤禮以功布爲道布屬於几是也蒩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以承蒩若今筐也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實於筐饌於西坫上又曰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於几東席上東縮鄭剛中曰王在廟藏於石室謂之祏及合祭於廟以匰盛而至。凡祭祀守瘞瘞於例反。註瘞若祭地而埋牲玉守之以禮未畢禮畢則去之。凡喪事掌巫降之禮註降下也巫下神之禮今死旣斂就巫下禓其遺禮

〇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衍音延。〇杜子春曰：授號，以所祭之名號授之。註：衍讀延，望祀有牲粢盛者，延進也，但用幣致其神。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禬禜之神號，男巫爲之招。按：旁招，四方招之也。疏：望祀者，類造禬禜遙望而祀之；望衍者，攻說之禮，遙望延其神，以言語責之。

冬堂贈，無方無筭。註：冬歲終，送不祥及惡夢，必由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

〇春招弭，以除疾病。弭讀如彌。〇註：招，招福。按：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謂消除災禍。

王弔則與祝前。與祝以桃茢前王也。

〇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註：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以香薰草藥沐浴。

〇旱暵則舞雩。註：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司農云：求雨以女巫。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

周官心解　卷十五　春官　男巫　女巫　十六　經餘堂

而問焉，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

若王后弔，則與祝前。註：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疏：與天官女祝前后。

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註：有歌有哭，冀以悲哀感神靈。疏：歌者，憂愁之歌，若雲漢之詩。

周官心解卷第十五　終

周官心解卷第十六

諸暨楊莊蔣載康闡訂

後學劉　潮
受業姪孫上珠　校刊

春官宗伯第三之六

〇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大音泰。〇六典、八灋、八則，冢宰所建，以治邦國官府都鄙，而大史亦掌建書，與冢宰同建也。惟同建，故冢宰所逆，大史亦得逆之，而攷其治否。王任冢宰，而仍知天下之政者，以此大史及內史二官也。大史正歲年，典灋則三者，皆歲建可知。祿邦國有增封黜削，官府有更易，都鄙之大小，又因官位以攷移也。

〇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辨邦國官府都鄙以

周官心解　卷十六　春官　大史　十一　經餘堂

灋爭訟也。攷，攷諸典灋則。疏：不信，妄冒不信。按：立灋至明，至於訟辨，則不信者妄冒所致，故必刑之。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劑，津私反。〇此約劑，大事要約之盟書。貳，副。盟約約劑藏於司約，事大則各書一通，登於六官及大史，藏其貳也。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登之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是也。六官之所登六官二字疑衍。

〇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辟，旁亦反。灋即約劑，既爲約劑，即一成不可易，故曰灋也。此約劑亂者，大盟約而訟也。辟，開也。辟灋，開闢六官所藏與大史所藏而驗之。刑，殺也。秋官司約：若有訟者，則而辟藏，不信者墨；若大亂，則六官辟藏，不信者殺。此大史與六官共辟，不信必服重刑矣。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註：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

之以閏以次序授民時之事王昭明日須於官府都鄙則王國之事序矣按二十四氣周為歲十二月周為年一歲三百六旬又五日四分日之一年則三百五十四日而已故以年而核之歲則饒十一日三時正之者三年一置閏五年再置閏以消其羸數又令月之少大與氣之後先皆準的而不差也以此次敘其事而須之斯官府都鄙之遵奉而行者無不與天道相準而政令可以不乖事即八灋八則中事故須之於官府都鄙下須之邦國則六典中事亦因歲年敘次者此經有正歲正月正歲子月即春秋正月正月則春秋三月也儒說多倒易歲月又以此經為正歲即正夏正之歲正年即正周正之年謬不可從　此大史授時事也周家授厤掌於大史即唐虞羲和之職所敘之事即典灋則三者因天時乃有功也下馮相保章二職同司天象而次小史之後以此

○頒告朔于邦國告音谷。亦承正歲年以序事來蓋次序其事以頒之邦國也註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註門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於門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閏按居門當兼明堂路寢言閏月視朔於明堂門聽朝畢居路寢門也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惟魯有此制賈氏并謂周家宗廟路寢皆同此制無據非是且古置閏惟在十二月魯文公時閏三月即以為非禮不如後世四時皆置閏也謂閏月各於時之門更非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執事家宰宗伯大卜之屬占人史占墨大祭祀視墨者大史下此則小史視墨可知

○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禮書大祭祀行禮之書藏諸大史者大祭祀禮盛事繁必合羣執事共舉慮有未協故戒之日讀而協之宿之日又讀而協之也說戒散齊宿致齊讀禮書而協事恐事失錯物不供也

○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書即上禮書位羣執事所次常羣執事定職前既再讀以協事至祭又執事一一次序令各居其位以揚職也

○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數人共舉一事或事不同而相似皆須辨別攷仍攷諸禮書不信註謂抵冒職事抵冒則事不可協安得不誅

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此書會同朝覲行禮之書也亦先時讀書以協之

○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諸侯將幣會同朝覲即事之日也書即前協禮事之書前協禮事恐諸侯違禮此執書詔王防王失禮也

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與大師之大音泰。天時占候之書用兵忌犯天道陳不進晦而趨敗犯歲伐越而兵凶故大師大史抱天時也必與大師同車者大師以同律聽軍聲知吉凶必同車乃參互而得實

大遷國抱灋以前。大遷國非不得已而遷即文王遷程遷豐武王遷鎬皆大遷也洛邑定鼎亦其類灋即典灋則三者既大遷三者必須發以示更新故抱灋前行以俟王至

大喪執灋以涖勸防。涖喪祝也灋亦書冊中具設除飾及脫載引匶下棺等事而慢易之罰亦備於是書故亦云灋

○遣之日讀誄。遣棄戰反。註遣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按此大師帥瞽而廞作柩諡時也疏曾子問惟天子稱天以誄之先於南郊制諡於遣之日讀之葬後則稱諡

○凡喪事攷焉。喪大事不可不盡禮大史掌禮書於喪事至詳故王以下必考之而行也

○小喪賜諡。疏君親制諡使大夫賜之按小喪賜諡該公孤卿大夫諸侯

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中丁仲反舍音釋。鄭司農日中以盛筭註舍讀釋設筭於中射中則釋之鄉射禮君國中射則皮豎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天子中未聞按飾中為中設飾其物儀亦未聞疏大史主禮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後乃射其中禮事皆大史掌之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奠音定，一如字，繫戶計反。○邦國之志，專指侯國言，兼同姓、異姓、庶姓。同姓定其繫世，則知其出於何王；異姓定其繫世，則知其於王姻親幾代；庶姓定其繫世，亦令知先世王侯往時勳德也。定，考而定之。昭穆傳世不同，或兄終弟及，或祖死孫承，尤當辨別，令不混淆。死日為忌，名為諱。有事，王居其祖廟，及使臣行聘，皆不得犯之，故以詔王。

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大祭祀，兼大神、大鬼、大示，禮盛事嚴，讀禮兼讀灋。嫚，慢易也。書敘昭穆之俎簋，專指享大鬼。俎盛牲體，簋盛黍稷，每世當具一牢者，三昭三穆，若吉禘大祫，既祧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故以書敘之，令執事異共也。

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

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誄，讀誄，以大史賜諡為節，事相成也。按讀誄者小史，賜諡則大史也，亦兼公孤及諸侯讀誄。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馮音憑，相息亮反，有音又，會如字。○歲，歲星，天之福神，所次之辰，其下有福，每歲右行一辰，十二歲一周天。攝提格歲，歲在寅；單閼歲，在丑；執徐歲，在子；大荒落歲，在亥；敦牂歲，在戌；協洽歲，在酉；涒灘歲，在申；作噩歲，在未；閹茂歲，在午；大淵獻歲，在巳；困敦歲，在辰；赤奮若歲，在卯。此歲星十有二歲之常位也。月，二十九日餘一周天，復與日會，故月分大少，少月二十九日，大月三十日，故六少六大，凡十二月而成一年，餘分十一日又四分日之一，以俟置閏，大約固如此，而每月所躔朔望二弦，其位不同。如陬月合朔於亥，對望於巳，申上弦，寅下弦；如月合朔於戌，對望於辰，未上弦，丑下弦；寎月合朔於酉，對望於卯，午上弦，子下弦；余月合朔於申，對望於寅，巳上弦，亥下弦；皋月合朔於未，對望於丑，辰上弦，戌下弦；且月合朔於午，望於子，卯上弦，酉下弦；相月合朔於巳，望於亥，寅上弦，申下弦；壯月合朔於辰，望於戌，丑上弦，未下弦；元月合朔於卯，望於酉，子上弦，午下弦；陽月合朔於寅，望於申，亥上弦，巳下弦；辜月合朔於丑，望於未，戌上弦，辰下弦；涂月合朔於子，望於午，酉上弦，卯下弦。以月之位為準，庶少大置閏與二十四氣不甚相遠，而應乎天。十二辰，卽十二支所屬宮舍，如子曰元枵，丑曰星紀，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娵訾是也。每辰三十度有奇，合十二辰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周，卽為一歲，卽至高之宗動天。其旋至疾，為列宿所不能及，一日一所旋，歷萬年而如故。故日度於此紀，月行於此，侯四時七十二候二十四氣悉於此分，允九天之宗主也。其位則北位三，娵訾、元枵、星紀是也；東位三，析木、大火、壽星是也；南位三，鶉尾、鶉火、鶉首是也；西位三，實沈、大梁、降婁是也。七政之宗主

在日。十日，卽甲乙十干，配十二支以紀日者。干十日而徧，支十二日而徧。凡歷六干，則周十二支，而為一花甲。一甲六十日，則日歷六十度，而幾徧二辰，從此又加五花甲，十干之半，又析日四分之一，則日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徧十二辰而為一歲矣。約日之位次，陬月合朔於亥，至雨水則入戌；如月合朔於戌，至春分而入酉；寎月合朔於酉，至穀雨而入申；余月合朔於申，至小滿而入未；皋月合朔於未，至夏至而入午；且月合朔於午，至大暑而入巳；相月合朔於巳，至處暑而入辰；壯月合朔於辰，至秋分而入卯；元月合朔於卯，至霜降而入寅；陽月合朔於寅，至小雪而入丑；辜月合朔於丑，至冬至而入子；涂月合朔於子，至大寒而入亥，此古灋也。二十八星，顯象於列宿天，東象蒼龍，為角亢七宿之位；南象朱鳥，為井鬼七宿之位；西象白虎，為奎婁七宿之位；北象元武，為斗牛七宿之位。四宮十二次，出入赤道內外，日與月五星躔度於此，因此紀七政所次，卽於此測十二辰之度，以有象可驗也。然宗動高而疾，列宿居其下而稍遲，凡六十二年則退一度，六百二十年退十

度一千八百六十年則退一宮十二宮退盡又復原位
則二萬二千三百二十年所謂歲差也星既歲差則十
二宮星必每歲循其退數以爲準而仍合所舍之辰以
定其位則宮度可以不棼而七政乃有確實之驗也不
知歲差者由誤認二十八星即十二辰故也觀此經十
二辰與二十八星分見非立差灋之明驗邪序事即大
史所敘典灋則之事須之邦國都鄙官府者會合也十
二歲十二月十二辰十日二十八星之位皆天位天位
因時遷移毫釐不爽大史所序或失其時則與
天位不合矣必辨之會合之欲其不失時也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致以土圭度表景以求氣之至也典瑞土
圭以致四時日月冬夏致日度日景以求二至春秋致
月度月景以求二分則四時不忒而各得其敘冬至日
行赤道南二十四度而晝極短夏至日行赤道北二十
四度而晝極長故致日二分則日行正當赤道晝夜平
分雖月春行青道秋行白道而二分時二道皆交於赤
道故致月　此灋後世不用夏至日景一尺五寸合於

土圭冬至一丈三尺之說則未敢信二分月景註已不
言知其灋亡久不可億度也授時重二至二分以分
至皆中氣大陽於此過宮而又中分四時於此得準的
不差而後四時之節氣時刻無不與天行相符合也然
尤重二至蓋自古迄今推甲子以授時必求之於冬至
凡章蔀紀元減閏月以合天使四時萬世不紊胥由於
是故也自漢以來推算皆誤總由劉歆三統增寘之害
不可不知　註說冬至日在牽牛及夏至東井春分在
婁秋分在角此承訛也周初冬至日在女合朔於牽牛
耳汲冢周書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
微陽動於黃泉此言冬至又云是月斗柄建子日月俱
起於牽牛之初此言合朔按之在至前十日至日已右
行十一度在古女二即今女四度與牽牛無涉鄭氏承
訛因劉歆三統厤之誣妄而不見汲書文故也後世推
算家無不據此以爲冬至日在牽牛夏至東井二分婁
角致推步舛誤遺害數千年劉歆誠千古罪人也　李
茂夫曰日在南行疾歷故春分日已過交二度日在北
行縮歷故秋分日猶未及交二度古來欲得氣至之正

爲難今西法以春秋二仲日月對望時求二分以冬行
南地上天少地下天多夏行北地上天多地下天少日
月東西相對或非真望惟春秋分行中道日月對衡於
地平天體上下適均乃爲真望而易推又日月之望有
對宮不同道然平分天度皆爲望限或望未及卯酉之
交或過交後望及前後有閏二分或在月首或在月杪
則因真望增損推至交道晷刻即得氣至之正而無過
不及之差按二分測候大陰西法殊善然非即馮相致
月之法以西人用測候馮
相度月景法固殊異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

辨其吉凶。掌天星句綱下雲物十二風皆天事九州分
星十二歲之相皆占天星星辰日月惟辰無
星日月與五星列宿各一重天居辰之下辰則無星之
宗動天也無一非天事也然此經辰宇指三垣十二宮
星以十二辰無星無變動也變動五星不循道闖犯相
食芒角變色等辰則亡失隕墜及改移變色動搖日月

則相食祲象等事四者變動多凶然亦有吉如日中王
字五色月旁瑞氣戴氣五星木青火赤土黃金白水黑
三垣二十八星之瑞氣瑞象皆是觀天下之遷者經星
於事物各有所主如王侯將相車旗倉廩農夫雞狗穀
鉞亦兼主地域如斗七星主七方天市垣星主二十二
國女下十六星爲十二國是也五星歲爲福德主五穀
東方海外其所主也約之當屬青兗等處外四星不著
所主事物所主之地則熒惑主荆揚鎮星主豫大白主
雍辰星主冀并幽若日月所主則日主君月主后日主
德月主刑日中國月胡地也遷者遷移變動或由小而
大或由大而小地或自此之彼自彼之此也註志古文
識記也疏馮相氏掌日月星辰依常度者此掌其變動
以見吉
凶之事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分奉
運反

○舊說以壽星起角亢主辰地鄭國終於鶉尾巳地楚
國按十二次牽強難通即一行雲漢升沈山河地絡之

說兼足信也及得徐圃臣天元厤理所載地正圖天星地域上下相符實爲近理爲訂其舛誤而著之夫角亢之所以爲鄭分者鄭即戰國之韓韓當地辰申未之交直天辰之鶉首地皇時角亢二宿次焉故二宿爲鄭分星氐房心所以爲宋分者宋居南方自國都以西當午未之交直天辰之鶉火地皇時氐房心三宿次焉故三宿爲宋分尾箕者越分越居浙東南極閩海當巳午之交直天辰之鶉尾地皇時尾箕二宿次焉故二宿爲越分星建牛所以爲吳分者吳當地辰辰巳之交直天辰之壽星地皇時建牛二宿次焉故二宿爲吳分星女虛危所以爲齊魯分者齊魯東方國當地辰辰卯之交直天辰之大火地皇時女虛危次焉故三宿爲齊魯分星室壁爲衛分者衛兼邶鄘當地辰寅卯之交直天辰之析木地皇時室壁次焉故二宿爲衛分星奎婁胃爲燕分者燕國於薊當地辰寅丑之交直天辰之星紀地皇時奎婁胃次焉故三宿爲燕分星畱濁爲趙分者趙居正北極於塞北之遠當地辰子丑之交直天辰之元枵地皇時畱濁次焉故二宿爲趙分星參罰爲晉分者

晉跨西河東西當地辰子亥之交直天辰之娵訾地皇時參罰次焉故二宿爲晉分星狼弧爲秦分者秦故封秦州當戌亥之交直天辰之降婁地皇時狼弧二宿次爲故狼弧爲秦分星注張星爲周分者周都豐鎬今西安當地辰酉戌之交直天辰之大梁地皇時注張星三宿次焉故三宿爲周分星翼軫爲楚分者楚故封鬼方即今黔地遠在荊州之西當地辰酉申之交直天辰之實沈地皇時翼軫二宿次焉故二宿爲楚分星如此則四正八隅皆順其位次而趾趾不亂豈非確然可共信者耶姪錦川曰星野之說明晰至矣然姪竊有疑焉古說以斗牛當吳越燕則尾箕今何以不取星紀而取尾箕爲越分且實沈爲晉分見於左氏而以娵訾言之似於古經有背曰有天辰有地辰二十八星則分主地辰以爲列國分星而繫象於列宿夫列宿歲差凡六十二年退一度一千八百六十年退一宮地皇時參罰二星適當娵訾地皇主地理故以二星爲西河左右分星蓋取天星與地辰非沾沾於天辰之適然相值也人皇以後列宿旋退三宮參罰適當實沈故以參主晉而曰實沈參觽此以辰表星非連辰言星也若天象見尾箕就列史所載切按之則應不在燕而在越越分在尾箕不大可見乎曰古無以尾箕爲越分星者先何所據曰徐圃臣日昭公三十二年吳伐越晉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後越果滅吳按是年歲星實居尾箕徐氏測天寧盡符合至其辨歲差推交食及五緯躔度允爲至精此說信不易之論也如以爲難信試以五緯段目詳恐推之　古二十八星與今別異去斗著建月令同狼弧近井鬼故以相易畢即昴濁即畢也注即柳天官書曰柳爲鳥味古張日星月故張爲中星而星居左以叉名七星故訛張爲星耳然天官書曰衡殷南斗南斗張也七星形類北斗故也史記張星未易故云爾從古爲亢叉參參旗也參與罰連體第言罰不取參也星土十二而舉九州據周時輿地也然言九州則明有中州矣中州即河濟之間今河南北地北斗七星分主之封域分星同宮而星異同星而度異分各不同故必辨而觀之妖祥在本星者明潤無犯則吉掩食昏暗動搖皆凶在他星者如日月之變異五緯之守犯景星含譽之祥長星孛

孛之妖皆是

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相息亮反。歲星五星之一十二歲小周天每歲止歷一舍耳然爲天之福神故獨觀之日相則趨舍以而前退舍而縮所居所主及圓角動搖皆覘之矣必以十有二歲言或應在本歲或應於十二歲也然吉凶恆不主一國如歲星失行去衛如魯則衛君死而魯土卿如淫於元枵女虛齊分而應在參罰之晉君則三合占應也其他或在本宮或在衡對不可方物故曰觀天下之妖祥鄭剛中日歲星色欲明光潤澤赤而角則其國昌赤黃而沈其野大穰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天地間栽祥禍福皆五行主之故吉凶水旱必辨五雲之物也五行東木南火中土西金北水降者以雲物之祲象下示所及之方也析之又有中州十二土之別鄭司農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故春秋傳曰凡

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按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司農獨著分至偏矣況雲物每日可占豈物當兼形象不止色也如卿雲榾雲形亦殊別若赤烏若紫雲如蓋紫赤言其色烏及蓋亦形象也他若如樓臺如車輿如牛馬魚鱗皆當有占驗特亡其灋耳經明云祲象不得專指色言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十有二風十有二月之風非十有二辰皆有風也風止於八如乾爲不周風出亥辰而兼戌月戌無風也坎爲廣莫風出子辰而惟主子月艮爲條風出寅辰而兼丑月丑無風也震爲明庶風出卯辰而惟主卯月巽爲清明風出巳辰而兼辰月辰無風也離爲景風出午辰而惟主午月坤爲涼風出申辰而兼未月未無風也兌爲閶闔風出酉辰而惟主酉月辰戌丑未四辰無風故不得謂十二風之風也傳曰八風從律而不姦舞以行八風註以十二辰訓釋非是必取天地之和者風出於天之列宿下與地辰之氣順應爲和反是即乖別和爲祥乖別爲妖察和亦察乖別二語互見命即命和之祥也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五物即前五事保章一一審察以詔訪於此見先王之敬天也至勤民也周大史序事而須之者常政也災變見於天則當補救故詔大史以救政也大史不敢自擅當轉詔王及大宰訪序事者大史所序因乎時侯遇災變則先後緩急當有變通註訪謀也按亦謀諸大史保章與馮相皆大史之屬馮相佐其常保章佐其變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枋本作柄治直吏反下同予音與。八枋王馭臣之大權大宰雖長六卿但以枋詔王而已內史直掌其灋見王威福獨操且灋有一定以灋詔之乃不至重輕任意也殺亦誅中事然威之至重惟殺故大宰不詔而內史詔王又見必灋所不赦然後可殺必慎之又慎也誅該五刑皆詳八枋之灋言殺舉重五刑皆詔可知

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會古外反。國灋即大史與大宰所建六典八灋八則大宰頒之邦國都鄙者國令有二其一爲大宰令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而御史贊之者其一爲外令使書乃王有事於外諸侯而外史書之以令諸侯者灋令既書即入其貳於內史使得據之以外考列邦之政事內逆畿內之會計也夫天子之所統分掌於六官而六官又宰制於大宰設委任匪人則威柄下移雖有令主不得展其才而紀綱日弛矣周公特設內史一官使以貳卿之貴居近王清要之地灋令所施咸入其貳凡大宰所簡稽者內史咸得簡稽之即大宰所不得簡稽者內史亦得簡稽之如此則分掌於六官而宰制於大宰者大權仍歸於一人此聖人盡善之法也　大比登民數內史亦藏其貳文不具已見小司寇及司民也

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註敘六敘按大宰佐王聽治故宰夫敘羣吏之治此則直掌其敘之灋有灋則敘有次第而王可隨敘聽之納者奉命治事既事而復命訪者未事而請命於王也詔亦因敘灋詔王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內史近臣之貴者諸侯孤卿大夫位尊特令書王命於策以命之如王親命也策編合眾竹策爲之諸侯自上公九命及子男五命有君道孤上該三公八命孤與卿六命大夫四命皆王所尊禮位尊者辭多故必策命也不及士命以位卑且侯國之卿於王朝爲士諸侯纔世則有舊臣新受封於策中包之公孤無士卿大夫屬士亦具策書公孤至大夫采地之士皆自辟除貴者如都家宗人司馬朝大夫家則都則亦具策命中

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四方兼內外諸侯事書有事以書奏白於王四方事書進於內

史內史讀之者欲聞王且令奉朝知之、

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制祿制公孤卿大夫之祿也八枋祿灋掌於內史贊者撥祿灋以贊王也鄭司農云以方出之以方版書而出之按僅書大數故書方出之授司祿也王朝公孤卿大夫之祿以三等采地爲差所封畧倣王畿之制則圖籍亦繁皆司祿授之也惜文闕不可考耳○賞賜亦如之。項平父曰賞賜或土田或車服或器物按賞賜亦贊者內史掌八枋之予灋故據予灋以贊王亦書大數於方而出之如賞土田則司勳更授版籍車服器物各因有司

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爵祿賞賜既書王命又書其貳藏之以備勘核

○外史掌書外令。註王令下畿外按此及下四方使書皆有副貳即四方之志皇帝之書及書名至繁成書版策而此官惟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而無府史無史則役御史之史以御史贊書史

百二十八也無府者外令使書之貳入於內史即國令中事方志三項則入御史魯哀時桓僖災南宮敬叔令出御書即御史藏書也王朝之制通於侯國故事同耳

掌四方之志。註志記也若魯春秋晉乘楚檮杌○掌三皇五帝之書。註三墳五典、

掌達書名於四方。註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能讀之徐氏曰掌四方之志則徧知政俗之舊掌三皇五帝之書則上攷古昔之所行掌達書名於四方使書同文士民誦習多也

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使所吏反○註書王令以授使者王光遠曰掌外令故也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治令治民之令如司會令田野令民職治邦國之民有令治都鄙之民有令萬民之治令則治郊甸之民之令也其令掌之冢宰而

御史贊之者贊助也令出自冢宰其辭則御史參贊而令其史書之前內史云執國灋國令之貳國令即此治令既書令以下邦國都鄙萬民又將書其貳以入內史其事至繁故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史至百二十人又御者隨侍之義御史位卑而近王令之參贊既不嫌制馭冢宰並冢宰亦不嫌自擅又便入貳於內史斟酌盡善之道也○凡治者受灋令焉。承上又總括之外此若治山林川澤百工商賈者準此矣云灋令見其必遵註書治之灋令來受則授之○掌贊書。吳氏曰內史書王命外史書外令御史贊二官之書○凡數從政者。數所主反○此亦書之於版而藏之者公卿至庶人在官皆從政者也王必知其多寡之計凡者總數如公凡幾孤凡幾說府史胥徒各得如干數也數者分數如其職中大夫如干下大夫如干上中下士各如干府史以下又各如干也書此而藏之御史府凡在版者王得指臂使之庶具張而祿無冒濫胥以此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此節爲下總綱註公官也蓋別於私室之車公車固重路然喪車及服車良散皆公車也辨用與旗物等敘及治其出入皆政令中事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鍚音陽樊步干反斿音流○路大也王車爲路鄭路寢路門路鼓之義註玉路以玉飾鍚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鍚也按玉路馬首之飾以韋爲馬勒夾面畫龍形當領下垂朱飾於兩旁在領夾金鉤當盧又有鍚也註樊讀鞶馬大帶也纓馬鞅按玉路至革路樊及纓皆五采條繩飾之玉路至尊故十二就就成也大常畫交龍又加日月星三辰者十二斿天辰全數樊纓十二就地辰全數註正幅爲縿斿屬焉按公車莫尊於王路而五路玉路最尊鍚樊纓十二就車物第一等大常十二斿旗物第一等以祀則用亦等一等故首列

其敘不以封諸侯也○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
註金路以金飾按鉤夾頷爲金鉤也金路去錫著鉤馬
首設飾殺於玉路者一樊及纓五采條飾之而九成大
旂縿畫交龍卽太常之去日月者不言旂因就而推且
金路以封同姓而爵命異如虞號九命則九旂會侯曾
伯則七旂子男則五旂樊纓就數亦因之差降也下象
路大赤封異姓者準此註賓會賓客按金路次玉路鉤
樊纓九就車物第二等大旂九旂旗物第二等以賓則
用亦二等以封同姓隆宗支之義也樊纓之就天子每
就五采上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　或云杞宋上公亦
當如同姓曰二國先王之裔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杞乘
鉤車宋則乘大輅
也大路卽周木路○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
姓以封。朝直遙反。註象路以象飾按象路去錫又去
鉤但以朱帛爲飾垂龍勒之下而已殺於玉路
者二樊及纓五采條飾之而七成註大赤九旗之通帛
按赤周所尚大常大旂皆以赤帛繪之大常交龍加三

辰大旂去三辰此則並交龍不繪者以樊纓就數差之
王路大赤七旂異姓王甥舅及先世昏姻疏遠者皆是
蓋與同姓錯趾同封侯甸男三畿之地者周道所謂親
親也註朝日視朝按象路次金路朱樊纓七就車物第
三等大赤七旂旗物第三等以朝則用亦第三等而○
以封異姓重姻親也　三公亦當乘路或象路與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龍如字條當作
樊。註革路輓以革而漆之無他飾疏玉金象三者皆
以革輓此革路無他飾則名革路也勒馬頭絡銜按龍
如字者以革爲勒夾馬面畫龍而已又去下朱幘也殺於
玉路者三條樊字之誤樊及纓以五采條飾之而五成
註大白殷旗卽戎兵事按四衛四面周侯甸男三畿之
外者內采畿外蠻畿言衛舉中也大白旂數以樊纓之
就差之王路亦當五旂四衛所封不過子男五采五旂
皆適與命數相宜革路次象路龍勒樊纓五就車物第
四等大白五旂旗物第四第以卽戎則用
亦第四等而以封四衛殺於同異姓也○木路前樊

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前當作翦鵠戶篤反○註木路不輓以革漆之而已
按卽殷路也不言勒以素韋爲勒而不畫龍也殺於玉
路之飾四註前讀爲翦淺黑也按木路以淺黑飾韋爲樊
鵠色黃以黃飾韋爲纓也不言就去五采條飾也攷郊
特牲禮器錯見木路樊纓就數自一就至三就五就七
就而不及九就以五路差之有九就可知王樊纓並一
就不用則又損殷制耳大麾色黑無旂註夏所建田田
獵按不言以鄙文畧蕃國夷鎭蕃三畿也舉外包內封
蕃國樊纓當二采五就大麾五旂木路次革路居末前
樊鵠纓車服第五等大麾不旂旗物第五　等以田則用
亦第五等以封蕃國以居中國之外故也　按大旂以
下四旗不著旂數長孫如曰準諸大常十二旂子聞之
慊然思秋官司儀上公建常九旂侯伯七旂子男五旂
以下各因命數則天子所建皆當十二旂矣不著旂數
者旣上準大常又封爵命有降殺旂數不能畫一也或
曰樊纓何以降曰雖降而仍有不降者存九七五等降
殺也而每就皆條繩五采仍不降殺矣猶王冕旂數不

同而一旂之元冕亦十二就則仍不降殺此五路之旂
大常以赤帛畫三辰交龍大旂則惟畫交龍大赤又去
交龍不畫而止於赤帛大白又降赤而用白大麾更降
而黑色差降凡四使不準十二旂何以表天子之尊故
五路之旗皆十二旂無可疑也或曰考工四旗何以旂
數不同曰彼前後左右軍所建取象列星故旂數不同
王路所建表至尊也安得不十二旂邪予欲更前說如
曰當並存　五路王乘封國用等秩然等敘之政令也
政令飭與路不得禁
又禁諸侯不得僭差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
總皆有容蓋重直龍反錫音陽總麤叢反音忽字作總厭奄接反繢戶對反鷖烏兮反○翟雉羽
重翟車兩重翟羽爲飾也厭翟迫促翟羽使相厭也註
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按云安車無翟飾也面
馬面飾左右當顏上當額皆韋爲之錫面三處皆以鏤
錫爲飾也勒面或如龍勒畫龍於韋彫面但畫之殺於

勒面也鄭司農云總以組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
鑣按夾鑣又垂餘爲幩詩朱幩鑣鑣卽朱總之下垂者
朱總朱色組爲之註繢畫文鄭司農云鷖青黑色按以
繢組及青黑組爲總也容卽帷裳蓋卽車蓋註重翟后
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從王賓饗所乘按安車北宮大寢
與夫人嬪婦治事所乘經不及侯國夫人碩人之詩翟
蔽以朝則夫人所乘亦因后路差降矣竊意亦當以同
姓異姓四衛蕃國爲差等惟重翟最尊非夫人所得乘
耳后以下三夫人亦當乘路或安車輿○翟車貝面組總有握○握當作幄註翟車
不重不厭以翟飾車側爾按貝面以貝綴革爲馬面飾
也握當作幄以組爲之形如屋然有幄則上不有蓋下
不必有容矣註后乘以出桑按組繐織組爲總也○輦車組輓有翣羽蓋輓音晩翣
所甲反○輦步輦人輓之行者註輦車漆之而輕輪有
翣禦風塵羽作蓋翳日也按組輓以織組繫車而人輓
之前當人胷後當肩背以前引而後推也蓋建於車翣
則人持之以從行用組輓車輦輕組有尖也蓋進御於

小寢所乘　后五路等差秩然用亦可推亦等敘之政
令也王路后路典路專司第典路不受車於冬官而受
之巾車有弊毀仍歸巾車所謂治其出入也允政令所
係王四路賜諸侯后四路當賜夫人此則巾車所掌無
關典路者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䄙尾櫜疏飾小服皆疏乘繩證反
下同䄙莫歷反櫜音羔○喪車下達繫王統於尊也木
車以木爲車而無飾者蒲蔽藩蔽禦風塵以蒲爲之則至
粗䄙覆笭也註犬白犬皮旣以爲覆笭又以尾爲戈戟
之弢按犬尾不可以爲韜當是縫之如尾形耳疏纑布
也飾緣也以疏布爲䄙韜緣也註服讀箙小箙短兵衣
按皆疏短兵衣皆用疏布不用犬皮也註此始遣喪所
乘君道尚微備姦也○素車棼蔽犬䄙素飾小服皆素棼扶云反讀爲蕡音
煩○註素車以白土堊車棼讀蕡蕡麻爲蔽按犬䄙包
尾櫜易疏布緣爲素緇緣也皆素者短兵衣全用素緇

註此卒哭所乘按卒哭時君道亦未著在車亦不得去戈戟○藻車藻蔽鹿淺䄙革
飾藻音早○註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爲蔽也鹿淺䄙以鹿夏皮爲覆笭又以去毛者緣之此
旣練所乘○駹車雚蔽然䄙髤飾駹莫江反雚音丸髤香求反○駹車色駹雜蓋漆飾
面兼白黑者註雚細葦席然果然猿屬髤赤多黑少之色韋此大祥所乘○漆車藩蔽豻䄙
雀飾豻午旦反○註漆車黑車藩今小車藩漆席爲之豻胡犬雀黑多赤少之色韋此禫所乘疏天子之
至士喪車五乘尊卑等大夫士禫亦得乘漆車按知五
等諸侯準此矣不見后喪車同於王也而制則有異諸
侯夫人及卿大夫士之喪皆準此王喪車
五乘等差秩然用亦可推亦等敘之政令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
人乘役車五乘已下並如字夏戶雅反篆直轉反縵莫干反棧仕版反○服車服公事之車有事於

公家乃給在賜車之外者夏五采色卽夏翟之夏夏篆
篆刻轂約而五采畫之夏縵五采畫而無瑑墨車革輓
而漆之不畫也註棧車不革輓而漆之役車方箱載任
器以供役按服車朝有政事乃須卽庶人役車亦以供
役給者服車五乘等差秩然等敘之政令也　疏后別
見車五乘此孤卿以下不見婦人車者婦與夫同故昏
禮婦車亦如之按制亦有異別於男子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
常上經服車分五等惟公事給用此良散二者則隨事給用不必因政事也良車工良散車工沽良給居官
散給府史以下於此見用等

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會古外反○註計其完敗多少疏出給官用入用罷歸官按
此二十一字及下歲時九字總出入之政令○凡賜闕之註完敗不計按王路金路以下皆有
賜服車則夏篆至棧車皆可賜疏賜後完敗隨彼在官不須知故闕之不會計○毀折入齎于

職幣。杜子春日齎讀爲資財也乘官車毀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直按乘用不善故責償若應徹則更繕之又按大射儀巾車與量人張三侯此不及意天子諸侯禮異與

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遣溪現反。註廞興也陳駕之行之使人舉之如墓也遣車一日鸞車按郎五路但皆明器耳后喪遣車飾重翟以下準此疏遣車遣送入壙者按飾設玉金象及錫鉤等飾大喪及小喪喪紀之聯事也○及葬。執蓋從車。持旌。柩路設幃荒無從建蓋旌者銘旌巾車下大夫二人從柩時一執蓋一持旌也旌在柩前○及墓。嘑啓關陳車。嘑音呼。註關墓門按車卽上遣車將納於壙中先陳之表儀且合納壙有序○小喪。共匶路與其飾。註匶路載柩車按男小喪翠準金路以下女小喪翟準厭翟以下飾馬飾大喪共柩路於此例見共飾同歲時更續共其弊車。更音庚。歲一歲時四時更舊易以新續毀折修令完好可續用也舊車

及毀折不可復用者爲弊車共令乘者共之或財料可更用且防詐僞也

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大祭祀雞人呼旦鳴鈴以應聲衆使早至也鈴者車和鸞此祭祀之聯事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說吐活反又書銳反下同。註用有朝祀之事而駕之按當主玉路用之於祀等駕則於用兼之鄭司農云說舍車也按名玉金象及重翟厭翟等名物如錫鉤樊纓就數錫面勒面朱總纓總等物辨其名物用乃不差忒也

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王出五路皆從言大祭祀舉重註贊駕說贊僕與趣馬也

○大喪大賓客。亦如之。註出路當陳之鄭司農云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既陳先王寶器大路在賓階面贅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按此據大喪大賓客陳路無見文然大賓客大朝覲也旅見列辟於祖其典餘其禮重矣故亦如大喪陳車也

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註王乘一路典路以餘路從亦以華國易彥祥日因會同軍旅行弔事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萃同倅七內反苹泊淸反一作耕。萃當作倅副也註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陳之車闕車補闕之車苹猶屏也對敵自蔽之車輕車馳敵致師之車按王在軍乘戎路廣闕苹輕四車皆倅戎路者也王親歷行陳兵凶戰危特備雄武之臣乘此四項車以自衞則所謂戎路之倅者卽此乘廣闕苹輕四車之正者也又慮四倅勢孤又選庶子中材力異等者各從數十車以倅之所謂廣車之倅闕車之倅苹車之倅輕車之倅也軍旅兵車用廣故設專官戎路掌於典路出自巾車此戎路四倅及各倅車皆此車僕專掌與巾車絕無交關

不入大司馬以從戎路故耳

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凡師王不親戎也革車不出廣闕苹輕四正四倅凡師共之愼戰也

會同亦如之。會同未必用兵有征伐亦多命諸侯耳亦共革車各倅至尊親出不可失備也

大喪廞革車。此革車卽廣闕苹輕四車但皆明器耳言典革車則亦飾之行之啓關陳而納之可知倅車不出巾車故車僕自廞車也王喪遣車十二乘

大射。共三乏。疏革車用革乏亦用革故使共之大射共乏賓射燕射亦使共矣言大射舉尊者言按大射張六侯賓射亦然不云六乏而云三乏舉王親射之三侯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

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旞之然反隼息允反旟音餘旐音兆旞音遂。物日月交龍等
象通雜等帛及全羽析羽皆是名卽大常等名也屬猶
繫屬如從王則屬大常從諸侯則屬大旂國事卽祭祀
會同賓客等事惟各有屬以待事庶大眾咸集而不亂
大常第舉日月包五星十二辰亦有交龍註通帛大赤
周正色無飾雜帛帛素飾其側殷之正色按中周帛赤
四邊以商帛飾之交龍之旂象東宮七宿熊虎之旗象
西宮七宿鳥隼之旟象南宮七宿龜蛇之旐象北宮七
宿全羽之旞象德析羽之旌象武註全羽析羽皆五采
繫注於干首按周旗帛皆赤惟革木二路之大白大麾
一白一黑有異耳然惟尋常出朝乘路至大事所
在王所乘必建大常從路四乘易以旞旌二者以白為
金色為赤火色所勝黑為水色又勝赤火色也并大旂
大赤亦易之下經諸侯建旂孤卿建旜恐相淆亂耳疏
云二者有羽無帛可謂卓見旂旗旟旐尊卑固異亦主
左右前後營陳曲禮曰前朱鳥後元武左青龍右白虎
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招搖畫北斗亦天象降於大常者
也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
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
旞，斿車載旌。里當作閭。○四時講武莫盛於仲冬大閱故司馬旗物之頒特以專官贊之王乘革
路而建大常者表至尊統諸侯以下親帥四條以大僕
戎僕戎右司右虎賁旅賁車僕及虎士士庶子之精勇
以督戰也諸侯畿內諸侯食采大都者建旂旂象蒼龍
將左軍也諸侯有大都之眾帥之以將左軍將必命卿
孤卿為軍帥者簡已小都之精勇為親軍建旜表軍將
也大夫士孤卿屬貳卽六官中大夫二下大夫四上士
八中士十六下士三十二人也官正為軍將屬貳卽合
眾家邑之兵庶子乘車民徒為卒以從其正物下於旜
建物表屬貳卽中軍也中軍二建知其師獨盛畿內師
都至眾此則以小都之主率小都之眾建旗旗象白虎

表右軍也州里里當作閭因下州里而誤州閭鄉屬王
城中及近郊之眾也六鄉訓練尤周而知義可以推折
敵鋒旟象朱鳥建旟表前軍也縣鄙遂及甸之眾也遂
與甸之眾拔擊遁於鄉而能守旐畫龜蛇龜蛇善守元
武之象也此表後軍自大常至旐皆以位之尊卑敘列
故中軍居諸侯之下大夫士則中軍之屬也故先於師
都若前後二軍則皆大夫將之故後敘而居末載旞載
旌則王之從路道車象路也上兼金玉二者斿車王以
田以鄙之車木路也上該革路金玉象又曰德車革木
又曰武車大閱既用革路建常而大旂大赤又建於諸
侯軍將所乘大白大麾二者其色又與周旗之色相戾
故於表德三車則載旞旞全羽卽結旌揚武之車則載
旌旌析羽卽綏旌斿車該革路而載旌知上大常亦在
旌於干典路云凡會同軍旅弔於四方以路從大閱軍
旅大事軍容最盛必全備五路以肅觀瞻可知矣賈氏
公彥謂道車載旞斿車載旌非為軍事終誤不可從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

其號。此經緊承頒旗物來自是畫象於旗註乃別言徽識疏又直謂綴之於身似與上經不相蒙且無與
司常事矣推註疏本意殆謂大常旂旗旟旐既各有畫
旜物又不應加畫也愚謂夏官司勳銘書於王之大常
夫大常既畫三辰交龍而又書功安在不可又畫況王
朝有功者至多皆必書之意大常除中間畫三辰交龍
之外緣之四周斿之十二皆可書功曾大常有畫五旗
不可又畫各象旜物無畫二旗邊際垂斿不可附以畫
象哉官府象事畫於大常從王諸臣皆官府有職事如
大僕則畫其擊路鼓車僕則畫其掌倅車皆是州里象
名畫於旟旟州鄉屬里遂屬鄉言州遂言里互見為義
見鄉之析始於州終於閭遂之析起於里極於縣也鄉
遂州里地名細分胥在版畫於二旗如以山名者畫山
以水名者畫水是也文不見甸眾以州里該之甸在遂
外也大司馬中夏茇舍野以邑名知甸眾各畫公邑之
名以別之家家邑大夫采地舉家該大小都大都在小
都之外小都又在家邑之外也必象其號家邑至繁皆
以號別之大小都亦然如周岐畢駘皆是象其號如號

周者畫周原之象號岐者畫岐山之象也各象其號者諸侯帥大都將左則以大都號象畫於旂大夫以家稍爲中軍之衆則以家稍號象畫於物孤卿帥小都爲親軍而統中軍之衆則以小都號象畫於旜師都亦小都小都方三十二里不能具軍故曰師都此師都卿也帥小都之衆以將右則以小都號象畫於旗如此則王親軍帥親軍中軍與左右前後四軍皆從其旗而作止進退開闔縱橫趾趾不亂帝王之師分數明而指揮如志以此按夏官大司馬仲秋辨旗物既列七旗即日皆畫其事與其號則畫象於旗顯然矣註疏另作別物解誤也

凡祭祀各建其旗。祭祀外神建旗於壇壝之外內神於廟門外王建大常諸侯同姓建旂異姓建旜大都建旂小都建旜孤卿亦建旜大夫士建物四衛建大白蕃國建大麾令各帥其屬就旗爲位次而不棼也

○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會同建壇外賓客建廟門外亦如祭祀也賓諸

侯客諸侯介掌舍王會同爲帷宮設旌門王暫止處張帷爲宮則以析羽之旌表門也疏掌舍設之此官供旌

大喪共銘旌。註銘旌王則大常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按司常共之小祝亀之巾車持之以先柩言旌有羽可知然旞旌耳

○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疏在廟陳時以廞旌建於遣車葬亦如之入壙亦建之按此旌明器巾車廞路玉金象廞旞旌革木廞析羽之旌車僕與四倅革車亦廞析羽

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此司常爲王建之者致民置旗弊旗皆先司馬等

甸亦如之。甸音田

凡射共獲旌。夏官服不氏射以旌居乏而待獲即此旌也天子射獲旌不見於經以諸侯之旌差之國中射或全羽五采之翿旌射於郊或析羽五采之旌在竟及射於竟外或用大常

歲時共更旌。更音庚○註取舊予新按舉旌該旗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註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王子弟則立祖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主其禮者警戒之糾其戒具來致福則帥以造祭僕　按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此都宗人及下家宗人掌其祭祀之禮正馭之之首事凡祭皆致福者重祀禮恭上且見順則也

正都禮與其服。本專掌祭祀之禮此正禮與服則兼職也曰正都禮則不特土之所行凡官屬庶民之禮亦在可知大宰八則六曰禮俗以馭其民此亦其事註服衣服及宮室車旗按亦當兼官屬及庶民民亦有宮室及乘車

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守山川邱陵墳衍及在外社稷之壇域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令令都也以王命令之既禱祠即反命祭

獲福而報塞也既禱獲福命報祭又令之而反命也以下例之知如此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註大夫采地之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　按三節與都盡同知寇戎保神壝亦可例推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註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還又反命

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都言正此言掌都言服此並及宮室車旗而又著禁令文稍錯出而義同蓋正者因掌而正掌則掌其正也且所謂令者正者令之禁禁其不正也皆正之實事也　天子爲百神主天下之神而皆王所當祭但不能一一親主故王畿以外領於諸侯至狩時所經凡在祀典者無不祭告此都家之神在畿內而亦不能徧視故待設宗人以掌之有寇戎則命之保守有大故則

命禱命祭奉神固至虔也上下和說而四府臻福有以也夫

〇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

附三辰皆十二支辰在天爲元枵星紀十二辰卽西灋之宗動天一日一旋歷萬古而不移者也在地爲四正八隅十二辰居天之下方位一定亦亙古不易若同此十二辰而歲歲差移六十二年差一度六百二十年差十度一千八百六十年差一宮者則今西灋分布二十八星之列宿天列宿分布於人正圖亦有定位如虛日居子牛金居丑尾火居寅房日居卯亢金居辰翼火居巳張日居午鬼金居未觜火居申昴日居酉婁金居戌室火居亥若南北東西不可稍易無如歷年退轉周初女二直子初今則箕一當之則上與天辰下與地辰相去遠矣況天地二辰雖定位不移而亦不相直天位進而前地位退而後卽以天地之子而論天之子元枵也地之子正北也而天之元枵前當地辰之丑牛後當地辰之子牛合十二位皆然非三辰不同之明驗邪按此

三辰以列宿爲主在天者自大帝五帝及風雷雲雨六甲二乙日月帝車各星其象在地者自北斗所主地域外若天市二十二星婺女十六星其他南北河四瀆關梁道路明堂太廟社稷一一具備在人則帝王五侯將相卿士官者騎官及郎將郎位丈人子孫一一具備在物則蒼龍在東朱鳥在南白虎在西元武在北天廄主馬天苑主獸龜鼈蛇蟲匏瓜八穀芻藁及車旗斗斛弩牀坐席鎖鑰鈇鑕皆纖悉不遺然且上合天辰下主地辰合天辰者如女虛危應元枵建牽牛應星紀尾箕應析木氐房心應大火角亢應壽星翼軫應鶉尾柳張星應鶉火弧狼應鶉首參罰應實沈胃昴濁應大梁奎婁應降婁室壁應娵訾是也合地辰者如昴濁管正北趙奎婁管東北右地燕室壁管東北左地衞女虛危管正東齊箕建牽牛管東南左地吳尾箕管東南右地越氐房心管正南宋角亢管西南左地韓翼軫管東南右地楚柳張星管正西周弧狼管西北左地秦參罰管西北右地晉是也九州地域不同人鬼天神地示殊別人鬼則家屬公屬族屬因乎國邑天神則齊魯宜祀女虛危晉宜祀參罰地示則各因四方之神以祀之而山川亦隨其地故必掌三辰之灋乃有以知之而其居可猶也猶圖謀居卽壇壝兆域名物卽因國帝王諸侯大夫之名號女虛危等星名四方山川之示名也鬼兼物鬽物鬽亦繫屬於天如列宿中諸星是也各有次舍之朋故亦當猶其居而辨其名物也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鬽詹秘反禬古外胡對二反札則八反

此皆推驗三辰之變知某地當凶荒某地當札喪而會聚以消之故曰禬神陽示陰人鬼與物鬽本陰然人鬼靈而明物鬽昧矣故鬽從示而鬼從神也冬至日躔元枵之中當地辰子末周初列宿直女一陽於此始生故致天神人鬼而祭之夏至日躔鶉火之中當地辰午末周初列宿直注一陰於此始生故致地示物鬽而祭之此非南北郊也二郊常禮此因諭見三辰而祭通及畿內都鄙至畿外列邦天子之禬自大神大示以下而人鬼物鬽一一及之諸侯以下則因地

所主而大神大示不敢祭也人鬼及先世之王物鬽亦視地物所有

周官心解卷第十六終

周官心解卷第十七

諸暨楊莊蔣載康闡訂

夏官司馬第四之一

夏火明盛威烈司馬明法律以御兵眾又以九伐之灋征天下盛夏之象也故曰夏官必以司馬名官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皆主於馬故曰司馬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政正也平時內正百官之朝位外以九灋正諸侯之國有不正則起軍旅而行九伐之灋所謂邦政也屬小司馬以下至下士平邦國自王國及諸侯胥令無敢反側呂伯恭曰夏后氏命允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眾則邦政之掌於司馬舊矣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行戸郎反○軍司馬政官之攷也在敘典曰鄉師禮典曰肆師刑典曰士師事典曰匠師惟治典與此政典一曰宰夫一曰軍司馬蓋治典以無所不宰而異此又以治軍而異也軍中有車有徒輿司馬主車行司馬主徒此宰夫所謂司也司亦別立名亦以治軍故以府史胥徒例五官史多四人胥多二十人徒多二之人亦以治軍事繁也○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將子匠反帥所類反長知丈反○司馬治軍故特詳軍制首言一軍之制見王六軍及大國以下三軍二軍一軍皆以此爲準也夫六軍三軍二軍一軍皆以鄉民居郊地者言總其全則何止於此考王國郊地四同出六軍則甸地十二同可三倍六軍都鄙八十四同更可得二十一倍以諸侯差之大國公地二十五同其眾得天子四分之一侯地十六同分天子十分之一而贏其半強次國伯地九同分天子十分之一弱小國子地四同正合郊地之數眾亦略備六軍男地一同亦分天子百分之一第取六軍三軍二軍一軍者止以在鄉正軍爲調發之數也而天下之軍數已如示掌矣軍將以下以一軍爲六軍三軍二軍等定法以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則二千五百人爲師者五一師五旅五師則二十五旅五百人爲旅一旅五卒二十五旅則一百二十五卒百人爲卒卒則四兩一百二十五卒則五百兩

二十五人爲兩兩卽五伍伍爲五人五百兩則二千五百伍也由是遞相臨制伍聽於伍長而伍長又聽於兩司馬兩聽於兩司馬也而兩司馬又聽於卒長卒聽於卒長也而卒長又聽於旅帥也而旅帥又聽於師帥師帥聽於師帥也而師帥又聽於一軍之將分數明而尊卑辨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其以此哉命卿以下兼王臣及諸侯之臣說王軍王之孤卿將之諸侯之軍則諸侯之卿將之師帥旅帥爲中下大夫而卒長兩司馬爲士師旅所統眾卒兩所領少也伍長領五人然伍出於比比長下士而此僅言長蓋赴敵必取壯勇或比長已老則取無爵者易之且諸侯之臣小國之士不命不容稱士於王臣之前也○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此臨事乃置如六軍則十二府三十六史六十胥六百徒矣三軍二軍從此差之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軍事急賞，故司勳列職於政典，而次亦最先也。然司士掌羣臣之版，又掌詔爵詔祿賞食之事，亦政典中職也。司勳掌賞，列職於此宜矣。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質如字，賈音古。○爲下有受馬於公以任使令者，故設此官，有賈知馬善惡，且兼市買。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量音良。○量人所掌，蓋司馬制畿封國中事，而營軍壘於政典尤切要，故於此列職。○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司馬祭祀奉羊，小子主羞羊牲，而羊人共之，故相次列職。○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賈音古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爟古喚反。○夏官，火行之官也，司爟主火，故於此列職。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按掌固掌城郭之固，司險司山川之險，皆司馬守政中事，故職相次也。○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註，疆界也。按掌疆，當是掌疆界上之官，兼守與達道路者，惜文闕不可考耳。○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候人，在疆司斥候者，故與掌疆連職。有方治，師致而送其兼職也。斥候俗作堠。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環人所掌，皆用武中事，固軍事所需也，故列於司馬。　鄭剛中曰，夏官環人，掌軍中循環往來，無不察之事，秋官環人，掌送迎賓客，循環往來，皆以循環爲義。軍中環人，戰攻則置之，非如秋官掌送迎之職。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挈苦結反。○挈壺氏世掌刻漏，而軍中聚櫜，尤重縣壺，况令井等事皆掌之，故列職於司馬。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射政，司馬所掌，而司馬事繁，故設射人專掌之。服不氏射時待獲，射鳥氏射時取矢，故二職皆相次。○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射常亦反。○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註，郊特牲，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　按羅氏羅鳥，掌畜養鳥。鳥羽物，月令夏蟲羽，故列職夏官。○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畜許六反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司士掌士，而羣臣之版通掌之，爲國有故，司馬得據以平守也。况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大僕掌內朝職同，二官皆列職夏官，故司士亦於此列職也。○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諸子掌國子之教治，有事帥國子從大子守，有甲兵之事，則授車甲以共守，宜在夏官。○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司右掌凡戎車之右，宜在夏官。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賁音奔。○虎賁氏與虎士守南宮，出則從衞王，與旅賁氏同，故二職相次。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節服方相皆徵職從虎賁等後以世職相次也然節服執戈送逆尸與方相執戈揚盾皆武事故次列於夏官○方相氏狂夫四人相息亮反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大僕音泰○大僕掌守南宮路寢內朝聞事皆掌之小臣則給事路寢者祭僕司警戒祭祀允南宮近王之職御僕為大僕守路鼓三官皆屬大僕故從列職也大僕為南六寢尊官與內宰為北六寢尊官同故內宰之下有內小臣大僕之下有小臣內宰職分其人民而居之謂奄寺及士庶子守北宮者也而大僕職文亦有御庶子其為守南宮之屬可知矣○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此掌南宮五小寢之脩者與北宮之宮人一也然宮人掌六寢之脩則竝北宮之大寢此惟掌五小寢而不及王路寢故宮人中士而此為下士以僕名官屬大僕可知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弁皮彥反○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而儀等之別弁冕尤重不言冕而言弁兵事韋弁服於夏官列職也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甲兵弓矢皆司馬武備故相次於夏官惜司甲文闕○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此通掌在官戎車之兵盾○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盾豎尹反○此專掌從衛王所用戈盾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此通掌大事禮事所用之弓弩矢箙○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此專供王游燕所用之弓弩矢箙○稾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稾音槁○稾讀槁掌槁勞弓弩矢箙工人鄭司農及註以為箭稾非是讀與地官稾人同　此稾人下戎右上疑當補大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大右已見司士文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註右參乘此戎路之右　按五路之右允宜列職夏官

○齊右下大夫二人齊側皆反○金路之右○道右上士二人註象路之右　此道右之下疑當補田右上士十有二人

大馭中大夫二人註馭之最尊按此馭王玉路者五路之馭故宜列職夏官○戎僕

中大夫二人此馭主戎路者○齊僕下大夫二人齊側皆反○註王將朝覲會同必齊所以敬宗廟神明按此馭王金路者○道僕上士十有二人此馭王象路者主朝覲夕駕稅事頻故馭僕最多○田僕上士十有二人疏人亦多者王四時田兼圃囿遊獵故也按此馭王木路者○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疏參校人良馬三十六匹一駁夫計良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則七十二駁夫又駑三駑一駁夫主四百三十二匹駑千二百九十六匹則駁夫三人并前七十五人與此不合者此序官脫十五人也按此不當有下士當作中士七十五人此職亦當列趣馬之前此職之前當有僕夫上士十二人又脫簡也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校戶教反○政典重馬凡兵車出於民者皆民自具此校人所掌則

王馭五路、及給公卿大夫士庶子從行從戰、與給役者也、此下脫僕夫上士十有二人八字、徒則未詳、又上田僕下馭夫中士七十有五人九字、當在此下、徒亦未詳、僕夫、馭夫、趣馬、圉師、圉人、與巫馬、牧師、廋人、皆其屬、故入職列於其後、○趣馬、下士皁一人、徒四人、趣七口反、一清須反、皁才早反。○下士下、疑有良馬二字、徒四人下、當補驚馬趣馬十有八人、徒則未詳、下廋人下圉師圉人、亦當移置此下、○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賈音古。巫馬、知馬祟者、馬犯神而疾、巫能禳之、有醫與醫同、治馬疾也、有賣馬不可治、或死則賣之、須知馬價也、巫馬職文、固云使其賈粥之、○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主牧放馬、○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廋所求反。誶廋之言數、○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驚馬麗

一人、圉疑呂反、乘繩證反、驚音奴、麗郎計反。圉師下當補良馬二字、徒二人下、當補驚馬六麗一人、其徒未詳、麗、耦也、圉師圉人、亦當在趣馬之後、巫馬之前、又簡錯也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職、主也、司也、方、方土、九州之土壤、王畿九服之疆界、封之廣狹、國數之多寡、利之所有、職貢之不同、洎君若臣之賢否功罪、必一一知之而不遺、非世官不可、故以氏名官、而曰職方氏也、職方所掌、大約皆大司馬九灋中事、施之得宜、而司馬之九伐可以不用、尤重官也、故中大夫至四人、而下大夫八人、每官之眾、莫有並於是者、而同利一事、尤為天下所利賴、　土方以下至撢人、皆佐職方、凡十職、故列職於下、○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土方氏、以土圭土地封國、又須

土宜土化之灋於所封之國、皆世事相承、故以氏名官、○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懷方氏、來遠方之民、必達四夷之語者、故亦世職、而以氏名官、○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合方氏、達天下之道路、以通財利、亦非世職不可、○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訓方氏、偏知四方之政事心志、與其傳道而訓之、亦須世職、○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形方氏、制邦國之地域、必周知地形者為之、故亦世職、此五氏、皆佐職方、○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山師、掌山林之在邦國、而不入諸侯者、○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

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川師、掌川澤之在邦國、而不入諸侯者、○邍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邍音原。邍師、掌邱陵墳衍原隰之未封者、以待功德、○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匡人、主匡邦國、而消其反側、○撢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撢同探、他南反。撢人、主道王政志以致民和說、此二職、亦佐職方、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都司馬、為畿內大小都治軍者、○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家司馬、為家邑治軍者

周官心解卷第十七終

周官心解卷第十八

諸暨楊莊蔣載康闇訂
後學湯　寅
從姪　士淵　校刊

夏官司馬第四之二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建立九灋使守之而不敢犯邦國乃無反側之變所謂平也不平則有下九伐之灋在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畿音所○徐氏曰制九服之畿封五等之國按正正其界令不可侵越

設儀辨位以等邦國諸侯及諸臣之位不同無以辨之相見時乖爭易起儀即九儀冕服車旗之各依命數者設儀以立其辨則尊卑之等明而乖爭自息也

進賢興功以作邦國作振起之進賢興功固主諸侯然司士三歲稽其臣而進退則并作其臣鄭剛中曰見於德行之謂賢見於事業之謂功賢可尊七命進八命之牧八命進九命之伯功可錄或加之地或進之律進賢則不賢者勵興功則無功者奮按作作其賢與功

建牧立監以維邦國監古銜反○牧州牧監天子大夫監一州之政者一州之國統於牧而天子之大夫監之則州政之繫屬於牧者即繫屬於王朝所謂維也

制軍詰禁以糾邦國詰去吉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制之以守邦而威敵然不得擅興以相侵伐故嚴立軍禁以禁之若違禁興師即以王命發所制之軍詰其罪而討之所以糾之而令不敢肆也秋官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王欲討諸侯之罪令四方諸侯起軍行伐特命去禁也九灋中此為最嚴

施貢分職以任邦國貢即十二額貢而祀嬪九者亦該焉施核地大小遠近以令貢也職諸侯役職若築城邑等皆諸侯共役分職平分其事以命之令勞役均施貢分職皆任以財力之所能堪也

簡稽鄉民以

用邦國此王有征伐而用諸侯之師也取鄉民訓練精簡者擇其強武稽則竝餘者數之令國有備也

均守平則以安邦國守天下要地當守及弱國當助之守者則子男及都鄙均平令大侯守多小國守少都鄙無令多役皆是

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比毗志反○註比猶親使大親小小事大相和合也按即大行人歲問殷聘世朝之禮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九伐之灋以不避九灋而加誅正之為言征也蓋征其不正以正之註諸侯於國如木有本是以言伐

馮弱犯寡則眚之○馮皮冰反眚史梗反恃強乃馮弱恃眾乃犯寡伐而眚之令失馮犯所恃也註眚猶人眚瘦也王霸記四面削其地

賊賢害民則伐之九者皆伐而此專言伐蓋天子建侯主於養民而用賢則養民之要也賊則誅戮賢人矣害民則橫政暴斂嚴刑酷罰可知全失天子建侯本意直言伐聲其罪惡令諸侯為戒也伐之言罰亦加貶斥可知

暴內陵外則壇之壇作墠音善○賊賢害民以暴於內馮弱犯寡以陵於外兼上二罪註壇讀如同墠之墠王霸記置之空墠之地按更立賢君執置空墠之地困辱之以罰其罪

野荒民散則削之此則荒淫情慢不能為治者註削其地明其不能有

負固不服則侵之恃地險阻不服事天子也侵者潛師入境奪其所恃罰之輕重仍視其罪猶削有大小亦視其罪也

賊殺其親則正之同族有罪死則以磬刑亦不宮況至親而甚之以賊殺乎正證明令諸侯共知又令共斷其罪所謂正也周道親親懲不親親之罪故眾著之死刑貶削則視其罪為輕重

放弒其君則殘之放弒有二項如突出忽商臣弒頵放弒而自立者也在臣則如意如逐昭崔杼弒莊皆罪大惡極不容於死殘則或磔或轘矣

犯令陵政則杜之令王命令之所禁故犯之政王朝所布陵侮而加之紛更不臣甚矣此強大之國有附從者杜以兵阻截其交通之道而伐之也此罪亦重科斷當不輕

外內亂

鳥獸行則滅之。行，下孟反。外亂，如陳靈之於夏姬，內
亂，如齊襄之於文姜，有一於此，即行同
鳥獸，況外內交亂者乎，此猶齊之慶封，慶舍不遷宗而
妻盧蒲癸，封與盧蒲嫳，又易內飲酒，一宗皆淫亂無別
者也，其後慶氏奔吳，楚人執封而盡滅其族，天道惡淫
故受禍如此，先王以天心爲心，特用最重之灋以罰之，
滅者，殲其淫族，革其封國，並先世之祀亦斬矣，王者重
滅國，如先世功德大，意仍立旁支以奉祀與，　九伐皆
用師行罰，伐侵杜伐明而罰不著，眚
壇削正殘滅罰明而伐不著，互見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
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縣音懸，挾子協反。疏，政
九灋九伐，并下凡令賦以
下皆此時布之，　按下小司馬，正歲當有帥政官之屬
觀政象之灋，徇以金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云云，惜
此官闕無
可稽耳，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
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
畿。周制十畿，此言九畿，指侯畿以外封國者言，不數國
畿也，此與禹貢制亦殊別，禹貢甸服就一面說，方五
百里爲甸服，即侯服至荒服，每服皆云五百里，則亦皆
就一面說，合兩面五百里，皆千里也，周之十畿皆就兩
面說，國畿曰方千里，與禹貢甸服恰合，外此自侯畿至
於鎮畿，皆曰其外方五百里，則合兩面二百五十里數
之適五百里耳，故禹貢五服，合五千里，周十畿，合五千
五百里，多禹貢止五百里，不甚相遠也，方千里國畿開
方千里也，方五百里，四面合五百里，以一面論，爲二百
五十里也，自甸畿至蕃畿，皆準此，灋出於政典，而邦國
以聽，謂爲職，故曰政職，必以九畿之籍施者，謂發於附
近之畿，不令遠役也，周時九畿最近爲侯甸男，次之爲
采衛蠻最遠爲夷鎮蕃，畫分三限，侯甸男三畿，諸侯望
重禮優，即明堂位所謂上公中階之前，諸侯東階諸伯
西階諸子門東諸男門西者，於巾車，則金象二路所以封
者也，采衛蠻三畿，即明堂位所謂九采之國居應門
內者，於巾車，則革路所封者也，巾車不言采，蠻而言四
衛舉中也，自國畿至蠻畿，開方得四千里，是爲中國，大
限夷鎮蕃三畿，即明堂位分居東南西北四門之外者，雖
於巾車，則木路以封者也，巾車言蕃國，舉外以包內
於此三限，別尊卑之分，嚴中外之防，而不遠役諸侯之
意亦見於此矣，而於此尤見守職之安固，在外有夷鎮
蕃三畿之守，則九州安，次之有采衛蠻三畿之守，則近
國畿之邦國安，國畿又有侯甸男三畿之守，則國畿安
以方千里之國畿，內總六鄉六遂之眾，而家稍縣都三
采之兵，守翼衛之居重以馭輕，國畿不安於泰山也哉

疏，蠻以上六服，中國之九州，已外，是夷狄諸侯，蠻服，大
行人云要服，亦要束以文教也，夷鎮蕃三服，總號蕃服，
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指此三服也，　又
按此經所施，全是政職，若施貢具前九灋中，主其納者
在大行人，茲不須贅矣，或云，此即上施貢分職以任邦
國誤矣，又云，下令賦，即脩稽鄉民，以用邦國，夫脩稽之
灋亦該下經，而施令以令之
奉職，仍具此經，何其昧也，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
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
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賦，兵賦，令賦以賦民之灋，令
也，言凡則畿內及邦國皆然，
地，即上中下地，民，即家七人六人五人，土地田百畝，萊
五十畝，必家七人，乃授中地，田百畝，萊百畝，家六人，乃
授，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家五人，乃授，所謂以地與民
制之也，上地萊三之一，故食者三之二，中地萊半，故食

者亦半下地兼三之二故食者三之一也可用丁壯任
職者也小司徒言可任兼徒役說故不同耳其實不異
也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數不同者以上地家七人
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故然亦約其大數非定限用
之之法不據長少惟取技勇家選一人家三人則舍二
人二家五人則舍三人家二人則舍一人仍令居家力
田且守國也周制鄉遂致民不同惟田與追胥鄉民則
三人二家五人及二人盡起遂民每家二人若供役與
師惟取家一人無鄉遂之別此令賦是與師用民之法
家取一人者不論六鄉六遂三采鄉遂及諸侯之國皆
同故簡稽邦國鄉民亦該法中或曰經何以不著家取
一人曰例見小司徒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且下文方敷
陳四時之田此正須正兼
竭作不使文理隔絕也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中音仲陳直覲反下
竝同。凡師入曰振旅中春教振旅農事已興欲休武
事也以旗致民樹而張之期民於其下質明弊旗後至

者誅司馬卿也旗卽旜民皆至乃列陳平者有司整齊
之令前後左右中部伍森嚴不參錯也若王親在軍此
旗則用大常與大師等　○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
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
執鐸公司馬執鐲。鐲直角反鐃乃交反賁扶云反將子匠反帥所類反提徒兮反鼙並兮反
長知丈反。疏辨鼓鐸者鼓雷之類象中春雷發聲按
此及下二撰皆司馬主之號名旗物亦別而所重在鼓
鐸故特辨之師行進退在於金鼓切要之用允宜先辨
況中春震卦應時之候乎鼓鐸等以尊卑爲差等王執
路鼓雷靈之外此爲最尊卽路門所擊故王執之諸侯
畿內大都之君尊於軍將故執賁鼓鼓師云賁鼓以鼓
軍事諸侯既執賁鼓軍將不得不降而執晉鼓晉鼓誠
鼓金奏然晉進也師以進有功故軍將執之師帥執提
旅師執鼙統於軍將故執提執鼙也按軍將孤卿師帥
帥旅帥亦中下大夫故皆執鼓卒長以下則士而已卒

長以上士而執鐃兩司馬以中士而執鐸公司馬下士
執鐲四金之最卑也又軍將主於晉鼓然晉鼓以下二
鼓三金皆具此按之大閱時而一一可見者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
節。數音促。註習戰法按此入節全後大閱中一一可按

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蒐師
優反貉如字弊平世反。疏蒐搜也春時鳥獸字乳搜
取不孕者故以蒐名按貉如字讀祈多獲禽也讀伯讀
禡非是伯是祭馬祖禡是祭兵當在車徒未陳之先此
四時田獵表貉皆在敎戰之後將田之頃則顯爲獲多
祈祝矣春官司几筵云祭表貉熊席熊正獲禽也此可
推也豳風一之日于貉與此大閱同時亦因田而表貉
也作本字讀此斷然者有司甸祝也甸祝掌四時之田
表貉之祝號註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
之罰按此大司馬主之有司表貉誦司馬卽誓民也禁
山虞澤虞守禽之厲禁火弊火止也四時之田皆用火

校師凡田贊焚萊知不惟春蒐用之矣特言火弊者火
弊而車亦弊聽其竄逸順發生也獻禽獻之國中也獻
禽與致禽皆甸祝主之春夏言獻秋冬言致互文見義
也解見下冬狩春田祭社祈歲豐秋社於此例見亦祠
禴例見於礿烝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群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
用。茇蒲末反撰息轉反注讀作算。茇舍結陳而止舍
草間夜宿也夏日晝暑夜則暑減且野宿不須繭纊
諸具教茇舍亦順時也如振旅之陳亦致旗而平其列
陳也群吏師帥以下皆是撰數也車車士徒徒卒既陳
令群吏分數之公司馬數伍而上於兩司馬兩司馬上
卒長卒長上旅帥旅帥上師帥由下而上片時可竟讀
書契亦撰時讀之書契於木而兩分之一繫車士徒卒
背一存所統帥以備核勘讀之令知之而不忘也辨號
名之用全因夜中昏暗難辨故主此　○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

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
帥軍帥卽孤卿王城十二門有大故三公三孤六卿各
帥隸門之士庶子及其衆庶守之平時各登簿籍及師
田時卽帥隸門之衆爲親軍故帥以門名也縣鄙卽遂
言縣鄙遂統縣縣統鄙各以其名卽遂衆可不惑也家
家邑大夫采地舉家卽該大小都家與大小都各有號
各以號名而大都小都家邑之兵乃可不惑六鄉各統
五州以州名卽六鄉之衆可以不惑野甸地也甸制公
邑令各以邑名卽甸地之衆可以不惑百官從王士大
夫也如五馭五右犬僕虎賁旅賁司右及大夫士乘王
倅車者各職事不同象其事各象其事而畫之而百官
所領以從王者皆可不惑也由縣鄙各以其名例之可
知州下統黨黨亦異名也家邑大小都及野邑百官亦
當如此此六號名皆畫於旗帥以門名則畫於旜縣鄙
以下如爲中軍則畫物爲右軍則畫旗爲前後軍則畫
旟畫旐以州名以邑名者亦然若百官各象則畫於大
常也惟以號名之大都如諸侯親帥第畫於旂以爲左

軍因田芟舍不過守鼜邀巡等事若居戰地則不測
之變夜中甚多皆於此教之故軍之夜事必辨也○
其他皆如振旅王光遠曰若平列陳教坐
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礿餘若反○王光
遠曰夏田爲苗除
禽獸之害苗者如蒐之灋則表貉誓民鼓圍禁之類皆
與蒐同註車弊驅逆之車止也示取物希皆殺而車止
拔車弊而羅亦弊不欲遮截以盡之順長養也蓋夏獸
多穉車之驅逆爲大者耳若小者不必其入網也故以
車弊爲止殺之
節礿宗廟夏祭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疏凡兵出曰治兵秋
以出兵爲名尚威也○辨旗物
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
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

振旅書音畫○秋時物皆鮮潔故特辨旗物此與司常
大閱所頒惟王之大常諸侯之旂不異耳軍吏小
司馬以下佐大司馬治軍者也帥家稍之衆爲右軍故
載旗載旜者孤卿爲中軍將者也師都孤卿采地之衆
帥之以爲已親軍載物中軍以大夫士帥之故載物也
鄉鄉民居王城者遂遂民析鄉遂之衆士大夫帥之以
爲中軍郊近郊鄉民遠郊遂民野甸地民殿軍合集三
者載旐爲後軍也百官王從官亦大夫士帥從王之衆
爲前軍也百官居前王當帥親軍繼之居中軍之前而
中軍又居王後可知矣此諸侯大都之君與在外邦國
不同載旂帥大都之衆仍爲左軍故
也書註讀畫謂畫所事與號於旗也
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獮息淺反祊音
方○註秋田爲
獮獮殺也按物成可殺且順殺氣也羅弊網止也車弊
而網猶未弊驅逆未得而投網亦取之也祊祭四方也
秋成報祀春
祈於此例見

中冬教大閱軍用不外鼓鐸號名旗物三者行軍亦不外
治兵芟舍振旅三事既分習於先至此乃總
前此所習而閱視之故曰大閱中冬子
月正北陰盛於此大閱順陰盛之氣也○前期羣吏戒
衆庶脩戰灋大閱事盛灋嚴故豫脩戰灋於前羣吏師
帥以下統衆庶者職灋卽振旅芟舍治兵
三
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
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
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
徒如戰之陳皆坐乃陳之陳如字○萊芟除草萊田於
山山虞萊之田於澤澤虞萊之註後
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以識正行列四表積二百
五十步致致之司馬按司馬以旗致民而羣吏致之司
馬也旗物秋所辨兼號名鼓鐸春所辨司馬將閱其辨
也註質正也弊仆也按陳亦平之可知皆坐俟令亦旗

弊乃坐陳於後表之北建旗乃陳既陳弊旗車徒始坐
陳車徒如戰之陳句包司常贊司馬頒旗物一段王建
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
旗州閭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羣吏
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羣吏聽誓
於陳前南面向表聽司馬誓也牲羊牲斬牲者小子○
疏士卒於後表北面坐羣吏在士卒前南面立聽誓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
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
旗車徒皆坐摝音鹿○中軍註謂中軍將按將執晉鼓然提鼙及四金皆將車所有欲諸軍皆擊
三鼓故不擊晉而擊鼙以令之以下兩司馬之振摝鐸
亦中軍將以鐸令之公司馬之鳴鐲亦中軍將以鐲令
之卒長之鳴鐃亦中軍將以鐃令之無二不由於令者
金錞無專執此則各從鼓御右等鳴之鼓人軍將師帥

旅帥也亦上兼王及諸侯皆從中軍也三鼓之節猶
令三通鼓三百三十三推為一通古或不同司馬振鐸
即大司馬軍將也軍將即非夏官亦攝大司馬事此振
鐸令兩司馬也司馬振鐸兩司馬亦各振鐸也此以令
晉後羣司馬振鐸則兩司馬振之以從令言耳車徒坐
作視旗振鐸令作旗故車徒皆作摝鐸令弊旗故車徒
皆坐鼓行與鼓進不同進聲疾行聲緩鐲公司馬鳴之
鼓師金鐲以節鼓及表及第二表也自北表至此五十
步摝鐸掩執其上而轄之令舌循口不左右擊○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
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又三鼓至皆作與中軍以
贊令鼓一節同知令一鼓亦出中軍也以下準此鼓進至
及表乃止亦與鼓行一節同然進則鼓與鐲皆聲疾於
前故趨驟亦與行殊別及表由第二表至第三表前五
十步此百步也坐作如初包兩大節先坐後作坐之先
包三鼓振鐸弊旗作之先包三鼓振鐸作旗故曰
如初也末及表乃止坐作如初準此而又有別○乃

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此節又與鼓進及表乃止同亦鼓進然鼓鐲尤疾於前故易趨
驟為馳走鼓勇赴戰之象也自第三表至前表亦百步○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
刺戒讀作駭胡楷反同駭闋苦穴反○此象攻擊勇戰也戒作駭與下皆駭同聲疾而震聞者驚駭故曰駭
必三闋勇賁有節三發三刺皆三闋中事發發矢刺兼
擊鼓一駭車士一次發矢徒卒一次擊刺三發三刺皆
從三駭勇而從令也鼓駭時或旁擊以助之鄭剛中
曰萊野立表仆旗聽誓鼓行至於擊刺皆四時交戰常
灋獨詳於此明其為大閱也○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
初卻起略反○鼓退鳴退鼓也與鼓行鼓進鼓駭音節大異情未聞鼓師金鐃以止鼓軍欲退中軍鳴鐃令
卒長盡鳴以止鼓擊此時或助以三金卻退有漸此及
表乃止及一表則一止退盡至最北後表凡三及三止
坐作如初每一止即一坐一作三鼓而摝鐸弊旗三鼓而止
振鐸作旗一一如前也但三卻皆鳴金而不擊鼓又最

後一作為狩田起也
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
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
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易僉寄反○註
冬田為狩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按左右各植兩
旌以表軍門使車徒在左者出左和在右者出右和敘兩
使前後不亂也左右陳車徒為中軍兩翼即左右軍兩
翼皆外車內徒卒徒卒旗居卒間以分南北縱列之數
軍前後屯即前後兩軍百步前後兩陳不令逼近中
不著車徒可知也有司平之巡之彼此互見山險澤易
鄭司農云人為主人居前車為主車居前按此首句承
上為下作總以旌至車為主敘布陳設驅逆表貉是
將趨田時事中軍令鼓至徒弊致禽正敘田事饁獸至贄烝是田畢後事○既陳乃設驅逆

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註、驅、驅禽使趨田。逆、逆要不令走。設此車者、田僕。按、校人中大夫二、一師驅車、一師逆車。文見校人。師驅逆之車。此僅言表貉、不言誓民、於蒐例見也。○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此鼓行、趨田所也。行不疾趨、故曰鼓行。註、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灋止語、爲相惑也。按、銜枚而進者、徒兼車士。觀下車徒皆譟可見。鄭司農云、公之、輸公。私之、自畀也。按、冬狩不嫌盡取、故並及小者。取左耳、如戰馘也。取以獻功。三田同。此○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駴亦本作駭。譟素報反。○及所弊、至田所所當止處也。於此鼓駴、象窮敵依阻、力戰殲敵也。徒譟、象全勝而喜。皆駴皆譟、山澤震驚、見終事之盛。○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饁、移獵反。○徒乃弊、必至所弊、駴譟之後、徒乃

弊也。四時之田、春終火弊、夏終車弊、秋終羅弊、此則三者皆弊、而徒未弊、冬獸盛、衆取不易盡、且中冬至日以前、純陰肅殺、不嫌多殺也。甸祝、師田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乃斂禽。皆四田所同。致禽虞中田訖、虞人植旗、甸祝令獲者委所獲於其下、即此致禽。屬禽、則甸祝別其類而各置之、亦致中事。及郊饁獸於四郊兆域、以所獲祠之、即此饁獸於郊。若舍奠祖禰及斂禽、則獻禽中事、祖禰舍奠、獻以祀二世、斂禽則上中下殺、各取其十也。七廟之享亦該獻中。甸祝不言、非所掌也。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及師、及用師也。大合軍、合四時教訓之衆、及諸侯三軍以下。行禁令、施王禁令。慮有不從、故合軍示將誅討。救無辜、諸侯以弱小受侮、則出師救之。伐有罪、如犯九伐之灋、必伐之也。與王巡狩殷國無與。○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註、大師、王出征伐也。涖臨。臨大卜、卜出兵吉凶

也。主、遷廟主及社主在軍者也。按、軍器、斧鉞及鼓鐸之屬。執事、小祝也。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比必里反。○亦大師中事。王親行、故用大常。○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事、戰時進退擊刺勇怯等事。此亦大師中事、不然、有司巡之。若時田是也。惟不敢行賞罰耳。○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先悉薦反。○律以斷罪、鉞以斬殺、有功則罪人己得、示將行灋也。註、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於社、獻功於社、城濮之戰、振旅愷以入於晉。○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厭於業反。○鄭司農曰、厭、厭冠、近喪冠。註、奉、猶送也。送主歸廟社。○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勞力報反。相息亮反。○周灋、以王族及諸貴族之支庶、乘車爲甲士。六軍甲士、皆士庶子也。王之親軍、尤多士庶子。有功、士庶子之績可嘉。若敗而不功、則士庶子之死傷必衆。故王有弔勞事。然師卽有功、亦有力戰而死者、但

勞多於弔、不功、豈無拒敵殿軍者、但弔多於勞耳。此王親軍、故親弔親勞。王親弔勞、大司馬親相、皆重其事。自大師至此、皆大師中事。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與音預。屬音燭。○註、大役、築城邑也。按、慮事、大司徒、大司空。或其屬司徒主徒役、司空主功事。則慮事斷主二官也。司馬與焉者、起徒役亦合卒伍。觀縣師、田行役、必受灋於司馬、以作衆庶。稍人、起徒役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縣師之灋、正受於大司馬故也。植、植木爲標。屬其植、計崇廣而以植表其起止。則崇廣與延長、已有定數。用夫如干、費財費料、無不可計算。要者、慮事計約簿書、授司馬令核稽。則功罪有憑、誅賞所以勸懲也。

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士庶子、掌於諸子。皆不命之士。爲王親軍、亦聯步隊。如楚人王卒、若敖之六卒是也。帥士庶子、帥王親軍也。大司馬親爲王衛、特著掌其政令、素不統於司馬

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政掌於司馬觀諸侯大射士鄉射皆司馬職其要可見也此經惟大射合諸侯之耦意大司馬奪如命去侯取矢等事皆小司馬職之惜文闕無考耳然下射人云佐司馬治射正則射正統掌於司馬矣此六耦王正射之耦也先射之耦不用諸侯大射儀諸侯之禮也鄉射士禮也皆以三耦先射而正射之耦不言數與此大不同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食音嗣○註牲魚魚牲也祭尸賓所所以祭按魚生有於夏大司馬羞之主夏政故又小宗伯頒六牲於五官大司馬兼主羊馬馬牲於喪祭著大司馬之奉羊則使小子羞之亦以屬夏官也

大喪平士大夫。大喪慮有非常司馬掌兵當設守備故平士大夫大僕大喪戒鼓傳達於四方使聞之而警備也虎賁則守王門鄉大夫令各守其閭若城門之守雖無見文觀師以門名知十二門亦公孤六卿

分守灼然矣

喪祭奉詔馬牲。註王喪以馬祭者遣奠也奉猶送送至墓告而藏之按王膳六牲舉備十二鼎俎似不必遣奠有馬註恐非

○小司馬之職掌。卿貳必有建如小宰建宮刑小司徒建教灋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小司寇建外朝之灋此經文闕不可考矣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

如大司馬之灋。正歲觀政象文雖闕亦可知

○軍司馬。闕

○輿司馬。闕

○行司馬。闕○疏軍司馬當下大夫四人輿司馬當上士八人行司馬當中士十六人餘官皆無異稱此軍事重故別名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賞地賞田也在遠郊遂地六鄉據受賞者說在城內諸官適子士庶子城外則鄉民凡王朝公孤卿大夫士皆出於此故專主六鄉卽外此別有賜國邑者亦必有賞田賞起於職功下經勳功庸勞力五者由進位乃加等差也以功大小爲差

王功曰勳。功及天下王業由此益昌此王功也以其盛大昭明故曰勳國功曰功。功至國國功也以其成而無缺故曰功民功曰庸。功濟生民民賴其利而庸之故曰庸事功曰勞。任以艱鉅不憚辛勤卒能有所建樹爲王所慰勞故曰勞治功曰力。振飭紀綱法度夙夜盡力卒能脩頹舉廢使治績顯然爲朝廷所倚仗故曰力戰功曰多。攻城降邑斬馘禽虜皆取其多故曰多功分六等然六項中更有差等并有後列之功踰於前者

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註銘之言名也生書旌以識其人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告神以辭按公卿大夫士固得以功配食卽庶子鄉民亦與食以燕禮庶子亦與獻也此周家之至仁正勸功之善術疏詔之詔司常書之又以辭使春官告神王介甫曰大烝冬大享時百物皆與祭有功宜矣○大功司勳藏其貳。李茂夫曰凡有功者書於大常大功則既書大常司勳又藏其貳也按大功賞重藏其貳垂世守防抵冒且爲後日大功例也

掌賞地之政令。李茂夫曰政令如下所云○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三公以下諸官士庶子鄉民有功乃有賞田食受賞家所食所謂參之一者周家以田給祿惟食地賦卽二十而一此二十而一者又去國征十二賞家食其八畝八二分畝王每二十畝一中析之爲十受一是也然此二也合地職地守亦歸公家民貢及絲枲公旬亦歸公家正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正。正音征○正作征王所取地賦加田又有功而加賞或功大而額外再加無國征則令盡取二十而一地職地守仍

歸公家、甸稍縣都皆十二、惟遠郊二十而三、以此加田無國征故也、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質如字、量力陽反、賈音稼。○質正也、平也、公家之馬授人乘、償須酌其賈、馬闕亦買之、六種止及三者、上駟不可多得也、而受馬於有司亦止此三者、蓋種齊道非在下所得乘、註、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按戎馬八尺以上、田馬七尺以上、駑馬六尺以上、而材力又別、所謂物也、賈三馬之賈、戎馬賈重、田馬次之、駑馬賈輕也、皆有物賈、則同物中又有老少及毛色善惡也、量猶以度量物之量、國馬輈深四尺七寸、戎馬在國馬中、田馬輈深四尺、駑馬輈深三尺三寸、必量三物以此、○綱惡馬、大索為綱、惡馬強力不馴、施鞭箠輒敗物、束以大索、乃可馴養、此三字與馬及行九字、當移有馬訟則聽之之下、

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

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更音庚。○鄭司農曰、更、償也、註、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按當兼任之過、不言物可知也、旬之外死、亦養乘未善之故、故亦須償、入馬耳、呈驗也、互見文、包旬之內言、物即上三物、以其物更、戎馬更以戎、田馬更以田、駑馬更以駑也、不更齒毛賈、則更之易矣、註、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不任用、非用者罪、疏、所受之馬給公家之役、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此九字當移綱惡馬之下、而此與綱惡馬三字又當移有馬訟節之下、惡馬力強難馴、與他馬同駕、亦慮覆車、加重物於其身、庶力同而不能為患、明洪武時貴州獻進養龍坑龍駒、囊沙四百斤壓之、乃可乘、得古制馭瀆矣、

若有馬訟、則聽之、註、訟謂賣買之言相負、按此七字當移置以其物更其外否之下、

禁原蠶者、註、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為傷馬、按二蠶其矢害馬、馬與其氣則病、故養馬之家不得畜二蠶、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量音良。○建國、建王國及侯國、言灋、知等差殊別、都邑、亦兼諸侯都邑、王畿都邑、諸侯都邑、其等亦具灋中、王城分中城地為九區、象九州、州二千五百室、士庶子守王城者、合二萬二千五百室也、蓋州即鄉之屬二千五百家、九州二鄉不足一、故六鄉起王城內、即士庶子精勇異衆者、二十入籍、六十即不從征役、與城外大別、城中城郭、外城外城十二里、中城九里、註、后君也、言君容王與諸侯、按后宮前南五宮、後北六宮、此中區士庶子居八次八舍、亦一州也、然則九州實分處八區、而番調入衛者、然則外八區每區當二千七百五十室也、後三市、一區市皆一夫、前三朝、一區內朝在南宮大寢下、朝皆一夫、八區中道縱橫如十字、皆九軌、惟中區否、經緯皆九、宮中有巷市朝州里亦有之、門同城門十

二、皆九雉、外城同、若皐庫等五門、則五雉、渠、遂溝洫等、如魯黨氏之溝、疏、量市朝道巷、若匠人市朝一夫、經涂九軌、巷及門渠、亦有尺數、門容二轍三个等、都邑準王城而殺其制、按天子外城十二里、內城九里、故分為九州、若上公外城九里、內城七里、則當七州、侯伯外城七里、內城五里、則當五州、子男外城五里、內城三里、則當三州、至王畿都邑、據汲書作雒解、謂大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城方王城九之一、知其三釆內外城與祭仲差降之數不異、然則王大都三國之一者、外城四里、內城三里、城中三州、皆三國之一也、中都五國之一、外城二里、餘計四百三十二丈、內城一里、餘計三百二十四丈、城中一州四黨、皆五國之一也、小都九國之一者、外城一里加六十丈、內城一里、城中一州、皆九國之一也、外諸侯惟子男無都鄙之封者、可不論、若公侯伯三釆內外城在城士庶子之數、準國城差之、胥可瞭如指掌矣、古經大法、何一不可復行哉、

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涂本又作塗。註、軍壁曰壘、州

一州之眾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師一處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按亦如城中九區象九州鄭以師之所處詁州甚恰但軍社必在中區之前一區方與城中左祖右社在雉門以內者不異涂亦一州三經三緯與城中涂數不異乃不憂軍喧雜而擾李茂夫曰出軍有社主遷廟主此獨言軍社省文也或軍即宗字之誤

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註書地方圓山川之廣狹書涂支湊之遠近按射量侯道見儀禮經不及文不具耳

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註燔從獻肉炙也數多少量長短疏饗賓獻有脯從燕禮獻賓薦脯醢祭禮獻以燔從按經不言燕文不具

掌喪祭奠竁之俎實竁昌絹反○註竁俎實所包遣奠士喪禮下篇曰藏苞筲於旁

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斝古雅反歷瀝同○祭肺肝心等宰亦割也凡

祭肺肝等肉皆量人宰割也鄭司農云明堂位爵般以斝按天子之祭得用前代之器故天子舉斝諸侯舉角歷瀝之省此王大子既受奠斝飲之文酌以送尸尸啐之而仍奠於其所之斝也因既啐故以餘瀝言祭皆宰飲斝瀝專指廟祭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羊肆腥與爓羊殽熟俎肉豆羊胾羊炙羊臐胾膴二豆兼醬設司馬奉羊而所羞在魚牲小子列職夏官故羞羊肆羊殽兼羞肉豆位舁也此祭祀兼內外神祭總作大祭祀

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珥讀衈○掌羞羊事也珥作衈衈兵災祈禱祥祈衈互見文羊人珥祈放此

○凡沈辜侯禳飾其牲禳如羊反○鄭司農曰沈祭川爾雅祭川曰浮沈辜磔牲以祭也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按侯迎侯福祥禳除禳凶禍羊人侯禳倣此易彥祥曰飾其牲祓以文繡謂羊牲也按凡牲皆飾於此例見

○釁邦器及軍器註邦器禮樂器及祭器之屬鄭剛中日用羊血以釁也

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註示犯誓必殺之鄭剛中日不用命者皆狠而不率之人小子斬羊示之羊狠物宋義曰狠如羊強不可制者皆斬之

祭祀贊羞受徹焉贊羞羊牲也當是贊小司馬惜小司馬文闕耳受徹亦受徹羊俎此上當有大宗前祭小故直掌羞俎此大祭祀則贊之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註羔小羊也按此當是入庶羞者王介甫曰飾羔若飾羔雁以纘也

祭祀割羊牲登其首註登升也升首報陽也升首於室按夏官有羊人與地官牛人及冬官

豕人等此割牲登首知牛人豕人亦然

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灋羊珥音衈○註灋羊飧饔積膳之羊

○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註積積柴禋祀槱燎實柴

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賈音古○此職序官有賈二人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爟古喚反○註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曰鄹子云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內音納○註火所以陶冶鄭人

鑄刑書。火星未出而出火。後有災。鄭司農云。以三月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昏。心星伏在戍上。使民納火。春秋傳。以出內火。疏。四時變國火。據食火。此春秋。據陶冶。○時則施火令。令出納火之令。

凡祭祀則祭爟。爟。先用火之人。祭爟。報其功。

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國失火。不愼。宜懲。尤防奸慝。野焚萊。惡殘物也。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城郭溝池樹渠。國之所恃以爲固者。掌固掌其脩治。士庶子。官支庶。聽調任戰守者。衆庶。其地直守之民。頒之。令警備無闕。而衆寡適宜。註。樹。枳棘之屬。有刺者。○設其飾器。飾器。守器皆致飾。以揚威。設則陳列森嚴。令寇盜不敢犯也。器。兵屬。疏。城郭門傍矛戟。皆有幡飾。○分其財用。均其

稍食。註。財用。國以財給守吏之用。稍食。祿廩。按分財用。令無不給足。均稍食。令皆宿飽。此就守時言。○任其萬民。用其材器。註。任。以其任使之民之材器。所用塹築。及爲藩落者。按任萬民。令各共其職。不煩遠調。用材器。令取諸宮中。不費國帑。此就脩城郭溝池等言。脩時亦分財用。亦均稍食。

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灋。卽上諸灋。凡通畿內言。甲。士庶子。亦包衆庶。守時所須役財用。脩城郭溝池時所須役萬民也。役財用中包稍食材器。唯是得通。不得他項調發。重守政也。國有司。司馬之屬。守不足則告司馬。令掌固乃與帥而贊其守也。○晝三巡之。夜亦如之。註。巡。行也。行守者。爲衆庶解惰。按令胥徒巡行。○夜三鼜以號戒。鼜音戚。註。鼜。警守鼓也。三巡之間。又三擊鼜。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都邑亦爲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竟音境。○竟。界也。國之竟。都之竟。國之郊。都之郊。無城郭而有樹渠。惟王之郊。則遠郊近郊。各爲樹渠。民皆有職焉。職。脩守二職。若有山川。則因之。註。山川。若殽阜河漢。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註。周。猶徧也。達道路者。山林之阻。開鑿之。川澤之阻。橋梁之。

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註。五溝。遂溝洫澮川也。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樹之林。作藩落。疏。此五溝五涂言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則非遂人田間五溝五涂。但溝涂所作。隨所須大小爲之。皆約田間溝涂。其上亦有道路相支湊。故以

五溝五涂言也。按此居民之溝涂也。五家爲比。橫列一遂。遂上有徑。五比爲閭。橫列四遂。遂皆有徑。而不樹林。一閭左右有溝。溝上有畛。前橫一洫。洫上有涂。此則樹林以爲固者也。橫列十閭則二百五十家爲二族半。又列十閭則五族爲一黨。從此又加八列。八十閭則二十五族爲五黨。一州矣。十閭橫列直溝。合九畛樹之林。十閭直列橫洫。合九涂樹之林。一州左右皆爲直澮道樹之林。一州之前。大川橫之。路樹之林。此五溝五涂民居之阻固也。一州如此。合五州爲一鄉。亦如此。卽合三十州爲六鄉。亦無不如此矣。此外甸地溝涂與此亦同。蓋甸之居民。鄰里酇鄙縣遂與郊地之比閭族黨州鄉數不稍異故也。由是而推三等采地之郊。則民居準乎六鄉。三等采地之鄙。則民居準乎六遂。其溝涂阻固之守。又何在不然邪。王國如此。九州之遠無不如此。此先王之世。所以長治久安。而無賊寇之憂者也。有志於治者。可不以聖人之制爲法乎哉。

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

之。註、有故喪災及兵也、閉絕要害之道、備姦寇、按以其
屬守之險屬郊甸、治郊甸者與民守之、險屬都鄙治其
都鄙者與民守之、險屬列邦亦然、疏以司險之胥徒言
屬、夫天下之險甚多、司險徒止四十、足分守天下之險
乎、恐一處
亦不足矣、

○掌疆闕、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候人居王
疆地、道治
治道路、治候館廬舍、治飲食委積井樹等事、方者四方、
猶秋官方士之方、各掌候人上士六、下士十二、分掌其
事也、禁令、幾察邀巡、設候人、令徒百
二十人、有事時守望也、蓋斥候之候、○若有方治、則帥
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竟同境。○方治、諸侯有事不
能自決、而決於王朝、則來而
帥之致於朝、歸則送
之及竟、皆候人職也、

○環人、掌致師。致師、將戰、先使勇士犯敵、致其必戰之志、
若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是
也、察軍慝。註、視軍中有
爲慝者執之、環四方之故。環、周迴巡察也、慮
有伏敵及莫夜之
戎、周迴四方、詳察有無、以告而爲備、易彥祥曰、巡邦
察軍慝、察其在我者、環四方之故、環其在人者、
國搏諜賊。諜賊、爲賊
偵候者、訟敵國。註、敵國兵來
往與訟曲直、揚軍旅。表揚
威武
以威、降圍邑。降戶江反。○黃文叔曰、降圍邑不殺
敵、之仁也、然受降如受敵、故環人掌之、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挈苦
結反、畚音本。○鄭司農曰、軍穿井、井成、挈壺縣其上、令
士眾望見、知有井、壺以盛飲、故以表井、縣轡於當舍止
處、使軍中望見、知當舍於此、轡以駕舍、故以表舍、縣畚
於稟假處、令軍望見、知當稟假於此、畚盛糧器、故以表
稟、軍中雜會讙囂、令不相聞、各
以物爲表、省煩趨疾、於事便也、

凡軍事、縣壺以序聚㰌。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
之、分以日夜。㰌音託。○序聚㰌、令聚㰌巡警、按時更代
也、縣漏壺、視其刻以更代、則勞逸均而無
疏虞之失、禮未大斂、必代哭、表痛深、亦防滅性、縣壺按
時以代、庶哭不絕聲、而仍不至於毀、以水火守者、水以
增壺、夜中然火以視刻也、分以日夜者、晝夜短長不同、
每月每候各異、以日出日入分晝夜、漏欲序㰌代哭均
得翻休也、漏箭晝夜共百刻、晝夜
長短不同、大史成濤、有四十八箭、○及冬、則以火爨鼎
水而沸之、而沃之。冬水凍、或漏不下、以火
炊鼎水、令沸、以沃壺、

周官心解卷第十八終

周官心解卷第十九

諸暨[illegible]訂
後學樓紀南校刊

夏官司馬第四之三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圭，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此天子內朝之位也。朝位在路寢庭。儀禮諸侯大射於路寢，始入，卿大夫北面東上，公遍卿，卿西面，大夫少進。燕禮亦如此。此諸侯內朝朝位也。天子大射亦在路寢朝，位與諸侯大別，而核之司士治朝之位、朝士外朝之位，略同。治朝、外朝既不甚異，則內朝可推矣。諸儒以朝位同於司士所掌，而定爲治朝之位，恐非是。諸侯大射

斷在路寢，觀公入鶩句可信。蓋入者入內寢也。公出入奏鶩夏，因路寢貼近內寢，而在其外，故可言入。若射於學、射於澤，則相去懸隔，得直云入邪。愚據此，故斷爲天子內朝之位，燕相於路寢，其朝位亦準此。執摯者，三公孤卿大夫始受命見王於內朝，故執之以見也。公孤之摯，射人受之而入於內府，卿大夫之摯，亦受之而歸諸膳夫。

○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相，息亮反，下同。○諸侯公尊於三公，侯伯卑於三公而尊於孤卿，子男則卑於孤卿，而皆北面與三公同位者，以內朝非常朝，射則諸侯有賓道故也。若朝士外朝之位，諸侯位在右棘，則以外朝爲議刑之地，序次當肅，與此不同。灋，內朝序次之儀，內則公及大夫，外則諸侯，皆射人詔告相禮。疏此賓之射在路門之外朝，按以此爲賓射，既誤，以射爲在路門之外朝，尤誤。夫路門外治朝，一片平地，何以行禮而射乎。

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國事，祭祀、賓客、軍旅等事。即小宰六聯中所具者，指公孤卿大夫。戒，先期戒之。令，令以職事。○掌其治達。即小宰六敘中治達，指公孤卿大夫。

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射，三侯，食亦反。豻，五旦反。○獲，獲旌，服不氏持以唱獲。鄭司農云：容，乏也。按以皮爲之，服不氏所蔽。每一侯必一獲一容，故三侯三獲三容，二侯二獲二容，一侯一獲一容也。王射三侯者，九十步爲大侯，七十步爲參侯，五十步爲小侯。王本主大侯，而王之所中，三侯皆釋獲，故曰射三侯。諸侯則二侯釋獲，孤卿大夫與士則一侯釋獲也。王六耦而諸侯四耦，王三侯而諸侯二侯，射於王所之儀。若在國大射，則耦損侯增，以三耦射三侯，

亦三獲三容。大射儀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眾則不與，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是也。王大射賓射樹侯三道，中閒以六耦射三侯，西以四耦射二侯，東以三耦射一侯，而士不與。此及士豻侯，即大射儀之干侯。蓋以射灋射儀及此，明諸侯在國許射三侯也。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五節，此射節之一定不可紊者。惟鄉射得上取騶虞，造士以貢天子，仍王事也。大射以下賓射燕射皆準此灋。儀九節五正者，四節以聽，五節以正射。七節以下，三正、二正皆然。此固不專指大射。鄭氏以賓射之采侯解之，謂賓射之侯五正五采，三正三采，二正二采，尤迂拙而不可信。六耦、四耦、三耦，正射之耦也。儀禮諸侯大射、士鄉射皆三耦先射，而正射之耦無定數，與此不同。王大射無豻侯，不及士也。天官司裘，王大射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蓋三侯一道，二侯一道，一侯一道也。或疑張侯三道之說，曰：侯道必與堂相準直，今云樹侯三道，竊所未喻。予問何故。曰：侯制大者鵠方六尺，中三倍躬，倍中，左右舌又倍躬，合七丈二尺，加左右舌各八尺，計八丈八尺，中

者七丈二尺小侯五丈六尺內朝寢庭固足容之不妨橫列恐路寢地狹不相準直奈何曰此泥從來路寢五室之說也自古天子大數全取十二而奇取九試思王內城九里分九區經涂九軌城隅九雉門九重卽路寢堂階亦九等也豈有階九等而堂但五室者乎攷工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此北宮路寢也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此南宮路寢也天子北宮小寢五南宮小寢五而路寢皆九室此的據也且匠人不又曰宮隅之制七雉乎夫三丈爲雉七雉則高七丈廣二十一丈矣王之居室豈有崇大如路寢者亦惟路寢九室始克與七雉之高廣相副今就九室計之中堂三間約九丈左右二堂各三間約十二丈以三堂而絜各侯所占大侯占廣一丈八尺然惟直中堂獨樹一侯地固不憂不足也惟中西二參各占廣七丈二尺則西參勢將不侵中然西參侵中六尺而中參曠地九尺則仍不憂其不足若三小侯則占廣各五丈六尺耳雖平列三侯且寬然餘地甚多況中堂三侯王所自射物必居前東西三侯臣下所射物物當退後而天子之堂甚深當楣當棟皆可畫物物進

侯亦進而前物退侯亦退而後進退之度卽相去尋丈不難也然則在庭三道樹侯爲地固已寬然在堂履物而射亦準直相當惟路寢九室七雉占廣二十一丈故也曰樹侯有餘設容恐不足曰容取容人不踰方丈而設容之度去侯北十丈西去侯中三丈犬侯設容固居侯內二參之侯僅踰侯西四尺惟三小侯乃出侯西二尺設容耳然中堂九丈左右二堂各六丈而三小侯占廣各止五丈六尺中東二容地誠有餘卽西容設於西堂外當占踰一丈然而內朝占地一夫則路寢之庭縱六十丈廣亦六十丈路寢以南東西餘地各當十九丈贏然則西小侯容踰一丈而餘地甚多推之參之容亦然矣又何疑三侯一侯之容寬然在中在西東者哉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註貍善搏行則止而擬度其發必獲量侯道法之按大射其射人張侯崇大射也賓射以下則使其屬天子大射皮侯六明見司裘路寢九室直中堂直樹三侯虎侯九十步熊侯七十步豹侯五十步直西堂直樹二侯熊亦七十步豹亦五十步直東堂五十步樹一麋侯此云張三侯主王所射者西二侯侯射東一侯卿大夫射者亦其屬張之或曰張三道之侯

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令去侯王將射服不持旌負侯遂射射人令之去侯也諸侯大射儀司馬師令負侯去侯則司馬令之立於後以矢行告大射儀大射正立於公後以矢行告於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王射時射人亦立於王後以告王卒令取矢射卒射人令射鳥氏取矢也大射儀則司射令之此節三事凡射皆然不專大射疏言是也○祭侯則爲位註祭侯獻服不服不以祭侯爲位爲服不受獻之位按大射儀司馬正爲之此則射人爲之也○與大史數射中數所主反中張仲反○數射者中算也大史執中釋算射畢射人與之數中算之多寡於大射儀亦司射數之大史職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佐司馬治射正正音政○射正射政也射正掌於大司馬然位尊惟王大射合諸侯之六耦已耳下此或其貳其攷佐之而二官文闕無考此

云佐司馬治蓋射人爲射之尊官故也以射灋治射儀皆射政中事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相息亮反○國語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此祭祀不言大知四郊廟祭王皆射牲易彥祥曰迎牲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君親射牲孤卿大夫從射射人相灋儀以其掌射灋治射儀也按易氏說尊主內祭言外祭諸郊當類推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註作讀如作止爵之作按作大夫介使大夫爲介也作起也不惟一人朝覲兼宗遇會同爲壇於外王亦有介朝覲亦然覲禮可據也有爵者大夫以上三公六卿等不及士以作士司士專職故也

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倅七內反○疏王乘戎車副車十二乘皆從按使有爵者亦當屬公孤以下此倅車與車僕所掌廣闕苹輕殊別王出五路皆從五路皆副車十二乘也

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註、作者，使從王見諸侯，拔此爲王擯及介也。大賓客不出朝覲宗遇，此據二王後言。王客之，亦館賓，故射人作卿大夫使從王爲介也。臨去又遣館贈賓，禮亦如之。典瑞璋邸射以遣贈賓客，正用之於此。○戒大史及大夫介。此則賜賓命及車服，而爲公孤介也。註、戒，戒當行者。觀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疏、王有命，使三公命諸侯及衣服就館賜之，射人戒大史及大夫與諸公爲戒。

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比毗志反。○王崩，小斂大斂，遷尸於室堂。遷尸，大僕扶右，射人扶左。以大僕執事路寢，與射人掌內朝之位，其地同，二官素隨侍王，故崩後同遷尸也。僕人卽大僕。檀弓言僕人師、射人師。師，眾官也。二官與其屬共遷也。諸侯僕人射人皆上士，作卿大夫掌事，王喪事繁，令卿大夫分掌，乃無廢事。比其廬，如宮正，親者貴者居廬，比其

親疏貴賤。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敎擾之。註、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擾，馴也。敎習使馴服。按猛獸不馴之物，貉隸能與獸言者爲之役，敎擾誠易矣。非聖人能盡物性，何以及此。

凡祭祀，共猛獸。註、中膳羞者。愚謂庶羞所須。

賓客之事，則抗皮。抗苦浪反。○鄭司農曰、賓客來朝聘，布皮幣，服不氏主舉藏之。註、抗者，若聘禮有司二人舉皮以東。

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贊，任也。大射贊射人，大射儀命量人巾車張三侯，二官無此文，意量人文闕，巾車或不與，以巾車下大夫，賓射以下禮輕於大射也。然則大射以下，贊量人與乏，卽容，唱獲者所蔽。

○射鳥氏掌射鳥。射食亦反。○註、鳥中膳羞者，鳧雁鴇鴞之屬。

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敺音區。○註、烏鳶喜鈔盜，便汙人。○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幷夾取之。幷卑盈反，夾音甲。○鄭司農曰、幷甲，鋏箭具。司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幷甲。

○羅氏掌羅烏鳥。註、烏卑居之屬。○蜡，則作羅襦。烏死於羅，襦，女子裏衣。羅氏卽郊特牲大羅氏，蜡祭主諸侯之貢者，製羅如女子襦衣，令使者戒諸侯，見好田好女之必亡也，與致鹿與女是一類事。○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註、春鳥，蟄而始出者。時鷹化爲鳩，鳩與春鳥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行頒賜。疏、此文仲春行羽物，司裘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若然，則一年二時行羽物，陳及之日。天子養老三，國老、庶老、死政之老。羅氏獻鳩以養者，國老也。司徒以

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財養之者，死政之老也。若外饔、酒正、槀人所謂耆老，總三者言之。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敎擾之。畜許六反。○註、阜，猶盛也。蕃，息也。按鳥，庖人六禽之屬，凡雁鶩等共用者，皆當養之。且旣有閩隸能與鳥言者爲之役，則敎擾不難，何必沾沾於家畜乎。

祭祀，共卵鳥。共卵共鳥，當作二物言。○歲時貢鳥物。註、鵝雁之屬，以時來。○共膳獻之鳥。註、雉鶉鴽之屬。按膳鳥共王及后世子之膳，獻鳥共賓客，卽乘禽。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此通掌公孤卿大夫上中下士不命之士之版也。故羣臣卽位亦通掌之。政令，功當陟，過當黜，年老當休，任久當遷，皆一一治之，令不混淆差失。損益，以功過黜陟及年任之進退登下。益者書諸版，損

者除之年、齒之老壯、歲任之新舊、貴賤爵列高下所登下及辨羣臣之版也。其數詳此畿內之數也。若邦國則諸侯都家縣鄙亦諸侯所有、不必盡登於版、但書其鄉大夫士庶子而已。士庶子已爲上者庶于、則不命必在版、重守國也。在國則卿命於王、大夫伯子男卿之不命於王者都家、公侯伯采地、縣鄙甸也、鄙野皆分縣以治者及都家縣鄙、不遺守士諸吏也、**以詔王治。**註、告王所當進退、**○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詔爵祿以己仕遷次言、詔事食就始仕受職言、此四句及下賜無常、據畿內仕者、德賢也、食稍食也、始仕但給稍食亦多寡不同、蓋能有高下、事有易劇、不能審悉必久乃均知其人、而食可定也、亦能而任事者食多否則減矣。註、王制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按此與本經之義大別、參之可也、且此經無與司馬、王制漢人所撰、與周制不合者多、不足據也、就賢者試其德堪用、乃詔王授爵、有功乃詔王授祿、能者試之以事、事成乃定以稍食、其能堪用後亦授以正爵祿品、**○惟賜無常。**註、賜多少由王、不如食祿有常。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鄉許亮反。大僕從者之大音泰。從才用反。○此王日視之常朝也。朝士外朝之臣、孤與卿大夫皆西面、此常朝諸侯不與、故卿大夫西面而孤特東面也。公孤卿大夫、王揖之乃各就東西北面之位、若大僕等門左右南面之位、則不待王揖而已位於此、故鄭註以發在其位別之、王南鄉、當路門外正南面而立、王族故士、王族人爲士、及勳舊之裔爲士者、即士庶子之士也、不云庶子正朝儀肅、卑賤而數多、故不與也、虎士虎賁之士、言虎士、知虎賁氏帥之矣、王族故士、亦當宮伯帥之、文不及以下見上門右、皆守宮諸官、大僕非大僕、乃大馭以大僕兼該四僕、以大右兼該四右、大右官闕大僕及從者大僕帥御僕御庶子皆在門左也、御庶子亦非士、而同位門左、守南宮路寢與御僕同守路鼓也、大僕大右皆中大夫、王朝西尊於東、向外反是、門左東也、門右西也以中爲王所由、故一東上一西上也、大僕與從者皆位門左、路鼓在門左也、此以上該下、門左皆王從官、○

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擯臂印反。還音旋。註、擯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士三揖者、士有上中下、按三士位孤卿大夫後、從孤者東面、從卿大夫者西面、亦王揖之乃各就位也、鄭氏據儀禮燕禮大射儀謂士始至皆東面乃立、不知王朝位異於諸侯、可以諸侯之士位例天子之士乎、就旁揖推之、殆左旁三揖、右旁三揖、始入仍北面而左右分列也、先揖門左、尊也、次揖門右、卑也、前經先右者、王族故士虎士等從內出也、門左有中下大夫當二揖、三士則三揖、庶子等非士、亦貴族同、不命之士或亦當揖、門右無中大夫、但四揖可矣、疏言孤獨舉經明重孤卿特揖、三公特揖可知也、易彥祥曰、在王門左右者位皆南向、在王後、故還揖之、**在大僕前。**大音泰。王文叔曰、前導王入也、**○王入內朝皆退。**王入內朝、入路門、居路寢也、路寢堂下庭即內朝、皆退諸官反治事處也、玉藻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王亦然、入內朝亦以聽政、又曰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始是罷朝、知王亦不異、王日視朝皮弁服、臣同。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司士通掌羣臣之版、而專掌在士、然亦不能偏及、故國中之士治掌之、國中之士、治除三等采地之士外凡爲士者、治功善惡皆掌之、凡其戒令、凡士戒先事之戒、令執事之令、**○掌擯士者膳其摯。**士摯雉、以位卑不得於內朝見王、而即見於治朝、亦初受命而

始見也、摯則司士受之、歸於膳夫、

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相、贊助也、士卑無尊任、詔告之以贊助、令事皆遵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此據王族爲士以下者言、異姓之士亦及神惠必徧、而止言昭穆、重宗支也、祭統、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疏、賜爵、祭末旅酬無算爵時、○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屬、所屬中下士、割牲登俎、豆、兼籩、若脯醢庶羞、羞、羞諸所進者、

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註、作士從、可使從王者、○作士適四方使、爲介、使所吏反。○使、王命士使諸侯也、註、春秋傳、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註引傳、士使確據、介、公卿大夫介、

大喪、作士掌事、大喪事繁、令士分掌、庶有條不紊、而事皆治辨、此掌皆小事、從卿大夫、射人、大喪作卿大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註、披、柩車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當棺束、於束係紐、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元、士二披、用纁、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疏、天子之喪用千人、此云六軍者、千人出自六軍、愚謂此六軍中之爲士者、如族師上士、閭胥中士、比長下士、皆是、司士掌士治、不及庶民、○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大喪防非常、南北宮內外朝城門、皆置兵守、令哭於所守之地、而不得去、嚴備也、

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故、兵災、致之大司馬、仍司士頒其守也、前以大喪守、此以兵災守、皆從卿大夫、令無去守、與頒守文互見、

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士、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者、貴不踰三命、於王朝稱士、以其受王命而肩邦國之重、故稽其任而進退之、其他則登記於版而已、進退弗與知也、三歲冢宰大計之時、言稽邦國、則國中郊甸三采皆稽可知、舉邦國、以外見內也、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倅七內反。○國子、諸侯卿大夫士適子也、倅、副、倅適子爲父副貳、故曰倅、諸子爲掌國子專官、有事則戒令、無事則教治、教者、教以道藝、治者、治以灋令、辨等正位、亦教治中事、疏、等、才藝高下、位、朝天子依父蔭高下、

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大子、惟所用之、大子之大音泰。○大事、凡喪災寇禍及王出疆、皆是、令國子以宿衛、備非常、則帥致大子、惟所調用、所謂守曰監國也、○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正音征、下同。○此守禦巡等事也、註、國子屬大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之、按軍灋治

之、尚嚴、使用命、○凡國正弗及、疏、上文弗正、謂兵賦、此云國正、謂甸徒力征等、並不及也、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正、札載牲體時正之、以樂事正位授器例之、必國子有事於牲俎、而諸子正其體也、此宗廟大祭十二鼎、俎者如九鼎加、儒說止三牲入俎矣、安得馬犬雞亦入俎載乎、

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舞者、國子、故諸子正其位、授其器、大舞小舞位與器各不同、疏、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按小舞帗羽皇旄、惟人舞無器、黃文叔曰、大胥合舞、致諸子、故諸子正舞位、授舞器、按司干授諸子、而諸子授國子也、

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上言國子、此言羣子、則并及其庶兄餘弟矣、大喪羣子皆入、正服位、嚴適庶之辨、會同賓客作羣子從、羣子皆學德行道藝、令輔適、且習事也、疏、位、殯宮外哭位、服、惟公卿大夫適子爲王斬衰、與父同、按大喪王族雖服斬而有別、支王世子、其公大事則

以服之精粗爲序是斬衰之服仍以本服之布爲之自五升至十二升七升半各不同也王喪同姓適子在五世内者當準此庶子已受一命者亦準此若未命者仍以本服之布爲衰而製同齊服或七月葬後除之疏屬及異姓適子及庶子已命者服斬其未命庶子或齊服七月但經無明文不敢斷也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國之政事若大役大田及小師旅等事存遊倅役使不及令優游無事也必優游無事乃可令脩德學道學即大司樂所掌之成均周大學也師氏不專教事斷非太學合學合射皆學藝而有攷因攷以進退激勵勉勸之用也註射射宮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羣右凡戎車之右也李子華曰戎右齊右道右天子乘車之右皆中下大夫非司右之屬司右兵車之右用以征行侵伐故國中勇力者皆屬焉有事則取以爲右

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比毗志反屬音燭。疏司馬法二十五乘爲偏百二十五乘爲伍按卒步卒伍五人爲伍也從車步卒七十二人計十四伍餘二人合車上甲士三人則一十五伍比其乘者或二十五乘之偏或百二十五乘之伍令連合如比鄰也屬其右者過險卽右下推車敵逼又右下戰令彼此相助若聯屬也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五兵車上所用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若弓矢則車右不用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賁音奔先細宴反後荷漏反。王出將虎賁氏居前後卒伍虎士八百人部分。○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舍音赦。據軍旅亦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則虎賁氏帥虎士以職亦列步隊矣註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梐枑○王

在國則守王宮註爲周衛按守南宮

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註非常之難要在門疏大故兵災○及

葬從遣車而哭從如字。註遣車王魂所馮依按平時先後王故從遣車哭也

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使所吏反。註虎士從使者愚謂衛士大夫○若道路

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于四方不通逢兵寇徵事徵師徵役徵諸侯也此使卽虎士虎士以士稱亦有列位故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

持輪盾常準反。註夾王車者下士十有六人中士爲之帥

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註服而趨夾王車趨也按祭祀會同賓客王皆冕服旅賁

中下士當爵弁以爵弁由冕差也不言執戈盾統於經首介而趨準此然司戈盾云祭祀授旅賁殳則祭祀又似不執戈盾或司戈盾有訛字亦未可知

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衰七雷反。註葛葛經按位卑服輕

軍旅則介而趨註介被甲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註服衮冕者從王服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按王朝覲亦服衮矣○諸侯則四人

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註裘冕者從尸服也裘大裘按冬至大神尸亦裘冕矣夏至大示去大裘註從車從尸車按郊祀有尸士師職祀五帝則沃尸是也神示通有尸先儒必云無尸非也節服氏八人二人送逆尸六人仍維大常仍衮冕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相息亮反難乃多反。註時難四時難按此說與月令異存參王氏曰凡陰陽之氣初則爲利功成者退酉則爲栽月令季春國門之儺曰畢春氣恐寒氣酉也仲秋天子之儺曰達秋氣恐暑氣伏也季冬大儺辟一歲邪惡之氣也此氣宿酉而中於物則爲災爲疫鬼物居聲氣之間以主之故儺使蕩而不酉

大喪先匶。先悉薦反。疏喪多凶邪故使之道也○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方良音罔兩。註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國語木石之怪夔罔兩鄭剛中曰葬用木石久而變怪生始葬毆之厭勝之術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大僕之大音泰。服位居路寢之服

位正服冕弁諸服大僕隨所宜正之註位立處出大命王敎入大命羣臣所奏行○掌諸侯之復逆。復復王命逆請命諸侯尊故大僕掌之亦掌其傳達也

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朝直遙反。此位出路寢眡冶朝之位前王出路路門道王也正位而退正王南面之位乃退立路門左也入亦如之王入路寢亦道王居前也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大寢路寢門外卽治朝常日擊路鼓以節早晏達窮與傳遽亦擊之故建之正朝之所而使大僕帥御僕及御庶子同掌之云政則所關者鉅矣○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窮窮冤無告若子弟死王事而其長匿之無丁壯不當調發而其長仍役之皆是窮民擊此鼓以達王所謂達窮也遽傳也遽令若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也以達窮遽令擊路鼓御僕與御庶子卽當供役大僕聞鼓聲速逆

此二官令受事也序官御僕下士十二人不列御庶子蓋王族故士之未命者從大僕守路鼓故有庶子而無士位卑畧之與守南北宮士庶子稍別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註牲事殺割匕載之屬王光遠曰灋見於度數者儀見於動容者大僕以言告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前驅道引也居左自馭不敢曠左所乘蓋王之先路

凡軍旅田役贊王鼓。疏軍旅田役王執路鼓四面王自擊其一大僕佐擊一面戎右擊一面故二官皆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註日月食時春秋傳非日月之眚不鼓疏日食陰侵陽當與鼓神祀同用雷鼓月食當用靈鼓

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窆彼驗反。戒鼓嚴鼓大喪非常嚴

鼓以警衆也鄭司農云窆葬下棺也疏傳達於四方以鼓聲相傳聞達四方○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縣音懸。首服以首領衣髦笄總廣狹長短有數衰負辟領及布亦有灋小宗伯縣衰冠之式於路門示男子大僕縣喪首服之灋於宮門示婦人宮門在路寢后則大僕兼南宮五小寢掌之矣○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勞力報反。疏王合親往有故使大僕也

王燕飲則相其灋。相悉亮反下同。疏燕飲與諸侯或羣臣燕其灋有主獻賓賓酢主主酬賓洗爵升降之灋皆相助之按燕於路寢故大僕相其灋然相亦相王受爵等事耳與賓主無涉也疏說非

王射則贊弓矢。註贊授之受之疏此大射也小臣職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

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註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按卽內朝射人所掌三公孤卿大夫臣位此所正則王南面之位射人不擯相而大僕擯相職異事王光遠曰擯則相賓相則助王

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註、辭以王不眡朝告之、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小臣、給事王路寢者、註、小命、時事所勑問、小灋儀、趨行拱揖之容、按公卿白事、王接之之儀也、此與天官內小臣職同、內小臣掌后事、此職王之小事、以王尊於后、大僕職其大也、一給事后大寢、一給事王大寢、故同名小臣、而位皆上士、○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三公孤卿復逆於路寢、小臣為之傳達、不言大夫以身署也、

正王之燕服位。路寢中不與諸臣接見之服位、註、玉藻、王卒食、元端而居、○王之燕出入則前驅。註、燕出入、若游諸觀苑、按以上五事、皆由大僕差降、

大祭祀朝覲沃王盥。疏、大祭祀、天地宗廟皆是、愚按鬱人凡祼事沃盥、彼祭祀沃尸、朝覲沃賓、此小臣專沃王盥、與鬱人同職而異事、況祭祀獻皆沃盥、更不同於鬱人邪、

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亦正服位、詔灋儀、贊牲事、贊射也、燕射亦贊王可知、○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大僕。勞力報反。掌弔勞、亦由大僕差降、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王主百神、不能徧及、不親祭而領於有司者甚多、然此職奉命眡祭、戒於先糾於當祭、反命、又分別而勞之誅之、則王雖不親祭、而奉神亦誠矣、○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勞力報反

大喪復于小廟。註、小廟、高祖以下也、始祖曰大廟、愚謂當兼七世六世、蓋夏采復大廟、此職復小廟、復於廟、此外更無人也、

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與音預。○王所不與、諸侯與王同出立先王廟者、山川之祀掌於諸侯者、亦當如之、疏、都家畿內三等采地、按都家祭祀見都家宗人、

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註、臣有祭祀、致祭肉於君、所謂歸胙也、按此統王之所命不命及賜禽不賜者言、故凡之、註、大牢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以羊左肩七个、特牲以豕左肩五个、按展乃受重王食也、亦歸諸膳夫、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羣吏、大夫士也、大僕掌諸侯復逆、而公孤卿職其弔勞、小臣掌公孤卿復逆、而大夫士職其弔勞、此御僕所掌羣吏之逆、斷為大夫士矣、羣吏第言逆位卑、庶民乃亦有復、即大僕之達窮閭鼓聲速逆御僕與庶子者也、羣吏庶民、死於王事有弔、力於師役有勞、王恩必周、

大祭祀相盥而登。相悉亮反。○註、相盥者、奉槃授巾、登為王登牲體於俎、愚謂相盥佐小臣、登佐大僕贊牲事也、

大喪持翣。翣所甲反。○翣、棺飾也、持之者夾王柩路、后大喪、女御持翣、

掌王之燕令。註、燕居時令、按又降於小令、以序守路鼓。註、序、更、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此南宮五小寢也、王常時寢息北宮、遇禮時不接婦人、乃居此、與宗廟無涉、註以為五廟之寢、非、蓋廟寢即祧、有守祧脩除黝堊、非隸僕所掌也、註、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抪、洒灑也、鄭司農云、洒當為灑、

祭祀脩寢。脩寢、王將居此以散齊致齊也、○王行洗乘石。鄭司農曰、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掌蹕宮中之事。鄭司農云、蹕、止行者、清道、按云宮中、明是南宮五小寢、

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大寢卽路寢、小臣所職、而大僕統其事者、路寢合五小寢爲南宮六寢、與宮人所掌別異、

周官心解卷第十九終

周官心解卷第二十

諸暨楊莊蔣載康閲訂
同邑俞夏建校刊

夏官司馬第四之四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讀作六。冕服有六、五當作六、字之誤也、祀大神、旅上帝、祭大元之冕、十二旒、以下袞冕鷩冕毳冕希冕元冕、共六、鄭謂大裘之冕無旒、不聯數、非也、郊特牲、戴冕璪十有二旒、可謂無旒乎、註、延、冕之覆在上、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䟽、古者績麻三十升布染之、上元下朱、延者、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上元下朱衣之、覆在冕上、弁前後平、得弁稱、冕前低一寸餘、得冕名、冕、俛也、　○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

紘。繅古藻字、紘戶成反。○繅、合五采絲爲繩、垂於延前以爲旒者、就、成也、每一繩貫十二玉、一玉一采、朱白蒼黃元、周而復始、一玉爲一就、就間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爲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笄以固冕者、王冕五采繅五采玉十有二、有二就、不論十二旒九旒七旒五旒三旒、一旒皆十有二就也、六冕皆繅玉五采、祀帝十二旒、如其就數、計玉百四十有四、袞九旒、玉百零八、鷩七旒、玉八十有四、毳五旒、玉六十、希三旒、玉三十有六、元一旒、玉十二、玉笄該瑱、獨言朱紘、異於侯以下、而元紞亦該之、江愼脩曰、大戴禮及東方朔答客難皆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則無後旒可知、後旒何所取義乎、鄭謂前後皆有旒、此因玉藻前後邃延而誤耳、前後邃延、謂版尺六寸、長於冕體、由後至前皆深邃、非謂後亦有旒也、玉藻言十有二旒、未嘗言前後皆十有二旒也、鄭所計用玉每旒皆當去其半、按此說得之、當從、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

瑱玉笄。侯當作公旒同旒音畱璪本又作玼密寅反瑱昔宴反○鄭註以侯字爲公之誤觀下諸侯之冕其說信然然則繅旒皆就第就公冕說謂公卽不服九旒其七旒五旒三旒一旒無不三采九就也璪美石玉參用石下天子純玉也三采朱白蒼五采無元黃不敢如王備天地之色也瑱笄同王純玉別於弁也衞風日會弁如星充耳琇瑩琇瑩美石上公冕璪玉繅皆朱白蒼三采每旒九就袞爲上服九旒璪玉八十有一驚七旒六十三毳五旒四十五希三旒二十七元一旒九璪玉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會古外反璂音其邸丁禮反○王弁首章弁終冠弁舉皮弁者舉中包上下五采玉璂六會縫皆以五采玉十二結之象邸以象齒爲上覆制平弁平也玉笄王弁異於下按冠弁或無象邸王弁皆五采玉六會合七十二玉

○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弁經弔服諸儒皆不言飾觀下各以其等爲之則其制不可混矣經無明文闕之註環經者大如緦之麻經纏而不糾弔事弁經服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此諸侯兼伯子男孤卿大夫亦下兼侯國諸臣皆冕服者也侯伯七旒五旒以下皆七就璪玉繅皆朱白蒼三采驚爲上服七旒璪玉四十九毳五旒三十五希三旒二十一元一旒七璪玉子男五旒以下皆五就璪玉繅惟朱白二采[illegible]一[illegible]毳爲上服五旒璪玉二十五希三旒十五元一旒五璪玉王之孤五旒六就璪玉繅朱白二采大夫三旒四就璪玉繅朱白二采公之孤三旒四就卿一旒三就大夫一旒再就或一旒一就皆朱綠采降於子男王臣之朱白矣弁各以其等句上概諸公下括諸侯之士上公璪玉朱白蒼三采會皆九玉六會五十四侯伯亦璪玉三采會皆七玉六會四十二子男璪玉朱白二采會皆五玉六會合三十王之孤卿璪玉六朱白二采大夫璪玉四亦二采公之孤朱綠璪玉四諸卿三玉大夫二玉或一玉璪玉皆朱綠采王朝之士亦璪玉朱白二采上士三玉中士二玉下士一玉諸侯之士一命者璪玉一不命者無玉亦璪玉朱綠采士上服爵弁因其等爲之則王之上士亦璪玉三中士璪玉二下士璪玉一又春官司服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則不服韋弁矣此亦因其等以立濾也文不及三公而其等自在三公八命冕當七旒八就璪玉繅朱白二采上服驚七旒璪玉五十六毳五旒四十希三旒二十四元一旒八玉弁皆璪玉八亦朱白二采六會四十八璪玉至於孤卿之璪玉繅二采六就者則上服毳五旒璪玉三十希三旒十八元一旒六璪玉弁二采璪玉六六會合三十六大夫之璪玉繅二采四就者則上服希三旒璪玉十二元一旒璪玉四弁二采璪玉四六會合二十四公之孤朱綠璪玉繅四就者亦希爲上服三旒璪玉十二元一旒璪玉四諸侯之卿朱綠璪玉繅三就者則元冕一旒璪玉三再命之卿璪玉二一命璪玉一大夫元冕一旒者再命二就二玉一命一就一玉王三士皆以爵弁爲上服朱白二采璪玉上士璪玉十八中士十二下士六皮弁亦如之諸侯之士惟一命者爵弁皮弁朱綠璪玉六會各一玉不命之士無璪玉也若附庸之君四命冕弁當與公之孤同冕二等亦朱綠璪玉繅四就四玉三旒希冕十二玉一旒元冕四玉弁二十四玉　冕制始自軒帝虞皇夏收殷冔其來已久按之諸經虞書詳於衣裳而冕制不詳備言貴賤之旒冕而無遺者在禮器然不過曰天子朱綠繅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而已夫天子爲一代禮義所宗典有重輕卽服當隆殺不論事之大小神之尊卑而槩服祀天之冕則無等而不可以定天下之制且諸侯貴賤各殊不問公侯伯子男而皆服九旒無別甚矣諸侯有君道大夫則全乎臣矣君陽象數宜奇臣陰象數當偶不取偶數而以七五之旒爲經非臣道矣臣過尊者或上逼七旒五旒豈所以尊主而抑臣哉夫屬乎大夫者士也朝不坐燕不與與庶民相去幾何而槩服冕又且不分上中下而同一三旒則尤無區別矣況采色貴正而賤閒五等之冕通用朱綠而玉又全無殊異僅以旒數差之

何以昭定分而別嫌微也哉。今按周冕尊卑差等不爽秋毫，以就數爲大經，而緯以繅采瑧玉垂旒之辨。在天子則備正色五采繅五采純玉，十有二就爲大經，十二旒至一旒皆以十二爲準。諸侯以下，玉雜就以瑧。上公九就，侯伯七就，皆朱白蒼正色三采；子男五就，瑧玉繅朱白正色二采。此有君道，皆上服旒數與就數相準。王三公以下，臣道也。三公八就而七旒，孤卿六就而五旒，大夫四就而三旒，而王臣之等明。若臣於諸侯者，冕亦有同於王臣者矣。然公之孤三旒四就，附庸亦三旒四就，而瑧玉繅降朱白而參間色之朱綠，則大有差別。卿大夫皆元冕一旒，瑧玉繅亦用朱綠，三命者三就一旒，再命者再就一旒，一命者一就一旒，不與王臣大別乎。士不服冕而服弁，服弁則弁亦因冕玉繅就數。如王弁五采純玉每會十二，公瑧玉每會正色三采九，侯伯瑧玉每會三采七，子男瑧玉每會二采五，三公孤卿大夫瑧玉朱白二采各八、各六、各四，皆不同也。諸侯之孤卿大夫瑧玉朱綠二采，或四、或三、或二、或一，亦各不同。王之上中下士弁皆朱白瑧玉，上士各三，中士各二，下士各一。諸侯之上中下士皆朱綠瑧玉，受一命者瑧玉一，不命者無瑧玉也。其上服爵弁亦如之。又王及諸侯孤卿大夫皆有韋弁，而春官司服曰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弁亦因等以遞降也。豈非制度之至善者哉。此孔子所以取之也。

○司甲。闕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盾常準反○此將士所用兵也。軍事操兵者尊卑殊別，兵盾之制亦因之，故各辨物等也。物，志別，若左傳叔孫之甲有物。等，差等。鄭司農云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按以下建車之五兵觀之，司農之說信然。五盾，櫓，大盾也。觀春秋傳狄虒彌蒙大車之輪以爲鹵，則櫓爲大盾而制圓矣。干形上大下小而方。秦風小戎又有蒙伐、龍盾，叠見於一篇之中。伐，中盾，蒙，繪錯文。龍盾，盾畫龍者，言合合二盾爲車前蔽，則龍盾允中盾矣。而管子又有繫於要脅之小盾，此爲最小，可知五盾可得其槩。

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兵盾從革車各有定數，須車若干，兵盾若干，皆司馬隨事以簿書令之。授者授士庶子等頒，則各因其等；受兵輸，事訖還兵，司兵受之而納於庫也。輸庫亦從司馬之灋者，兵盾物等殊別，司馬立灋令藏貯異庫，故輸納必從灋也。用兵亦如之者，以戰用兵授受輸頒亦準前灋。

祭祀，授舞者兵。此與下司戈盾所授，乃兵舞者所執。諸國子武舞干戚，文舞羽籥，小舞諸器，及韎師、旄人所舞，則司干授之，無與二官。舞師教兵舞師而舞山川之祭祀，此所授是也。或曰兵舞即干舞，此官掌五兵五盾，司戈盾亦掌盾，此及下授舞者兵，即授干舞所執耳。予曰干戈長而盾圓，形制大別，斷屬兵舞之器。

大喪，廞五兵。廞明器之五兵也，亦具五盾。註士喪禮下篇有甲冑干笮。

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建車之五兵，凡革車之兵皆建之。此即士庶子所乘者，五盾皆備可知。此職無用財事，而秋官職金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司厲盜賊之貨賄任器入於司兵，於此職無考，知有闕文。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

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故士，王故舊支庶爲士者。不授王族士，宗廟之祭，王族在昭穆中故也。若郊祀等祭亦授之。殳如杖，長尋有四尺，但旅賁氏祭祀無執殳之文，此殳字或訛，以下節例之，或及字之誤亦未可知。此職所授，惟主從衛王者。

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貳車，公卿等從王倅車，亦曰副車，副車十二乘，輿車僕所掌異。乘車，王所乘玉金象革木五路也。○

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註舍止也藩盾盾可以藩衞者疏王行止宿衞非止一重梐枑車宮外別有此藩盾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藏才浪反。註灋曲直長短之數按名卽王弧枉絜等名物該等如同一王弧皆分尊卑之等以別而誌之○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中音仲箙音服註箙盛矢器以獸皮爲之李茂夫曰弓人爲弓夏秋冬造至春被弦故弓弩中春獻之稾人職矢箙春作秋成故中秋獻之

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犴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射常亦反椹張林反夾古治反犴音岸使所吏反。註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與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甲革革甲也春秋傳蹲甲而射之質正也樹椹爲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犴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按犴侯與獸侯鄉侯爲例○其矢箙皆從其弓殺鏃從王弧矰茀從夾庾恆痺從唐大以上下文差之枉絜二矢誠四弩所用不從六弓然按秋官庭氏枉矢從大陰之弓則二矢亦有入弓用者註一箙百矢、○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註攻城壘與自守相迫近弱弩發疾也車戰野戰進退非強不及弩無王弧弩恆服弦往體少者矢不疾疏弓用則服弦不用則弛惟弩用與不用一張之後竟不弛故恆服弦用弱者以強弓久不弛則就弦弱則隨體不就弦也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

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恆矢痺矢用諸散射。絜音結又戶結反鏃音侯矰音增茀音弗痺必二反。註枉矢取名變星飛行有光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射敵殺矢中則死鏃矢象焉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恆矢安居之矢痺矢象焉散射禮射及習射凡矢之制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三分一在前二在後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恆矢之中軒輖中、王龜齡曰上文云四弩用於攻守與戰此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是以二矢當四弩之用明矣二矢既當四弩其餘六矢當六弓之用豈不曉然經曰王弧以授射甲革椹質者甲革椹質軍射也殺矢鏃矢用於田獵田獵以治兵講武軍射田射一事也故考工記矢人之兵矢田矢亦同其制則此二矢當二弓明矣經曰夾庾以授射犴侯鳥獸者今矰矢茀矢用諸弋射則此二矢當二弓明矣唐大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卽散射也今恆矢痺矢用於散射則此二矢當二弓明矣、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句音鉤。註體往來之衰也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弊猶惡也疏此據角弓反張不被弦而合之按前頒之節據各射不同者言繼以矢箙從弓見其配合一定凡弩著四弩之用不同繼言八矢之用則枉絜二矢必從四弩殺鏃二矢必從王弧矰茀二矢必從夾庾恆痺二矢必從唐大無從更易此言天子以下禮射之弓天子大侯九十步合九成規則王弧也諸侯七十步合七成規則唐大也大夫從王大射侯道五十步士從諸侯亦然一合五一合三皆夾庾也合之於矢以王弧射九十步之大侯則遠射也豈可用近射之鍭殺矰茀二矢允配夾庾而二矢惟宜弋射又與侯射不宜惟恆痺與唐大二矢二弓適相宜耳竊以爲二矢不惟唐大用之夾庾亦用二矢王弧亦用二矢也何也前言用矢曰恆矢痺矢用諸散射言散射凡大射以下皆統之矣然則夾庾所用惟恆痺王

弧所用亦恆痹允斷然也、

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國語、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疏言凡則天地宗廟皆射牲、○澤、共射椹質之弓矢。鄭司農曰、澤、澤宮也、習射選士處、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按此弓王弧、矢或鍭殺、

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夾音甲。○大射燕射、包賓射、大射、王王弧、諸侯唐大、卿大夫夾庾、賓射同燕射、君臣同射五十步之侯、夾庾皆可、矢惟恆痹可通、然大射賓射、則卿大夫得用虫繳之矰茀、燕射卽君臣通用矰茀、亦可矣、註、如數、射者之數也、每人一弓乘矢、并夾矢籋也、

大喪、共明弓矢。明弓矢、明器之弓矢、廞之藏之可知、註、士喪禮下篇、用器弓矢、

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以弓弩該矢、各以其

物、辨等也、儀、威儀、如以王之弓弩矢授人、授受必至敬、公孤以下各有差、授甲之儀具司甲、惜文闕、

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註、籠、竹箙也、矰矢不在箙、爲相繞亂、按此另共之、亦該茀矢、田弋無四弩、不及枉絜二矢、入用亦當另共、

凡亡矢者、弗用則更。註、更、償也、用而棄之則不償、鄭剛中曰、不用於射而亡、則使之償、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抉古穴反。○用遊燕所須、禮事弓弩等物、司弓矢掌之、註、抉、挾矢時以持弦、著右手巨指、士喪禮、抉用正王棘若檡棘、則天子用象骨與拾、鞲扞著左臂裏、以韋爲之、按繕人所掌、槀人擇善者入繕人、共王時用也、

掌詔王射、告王如酉揚方。○贊王弓矢之事。註、授之受之、按王射大僕授弓矢、射畢又受之、此遊燕而射、大僕不與、故繕人授受之、若賓射以下、小臣贊之、

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此遊燕所乘、木路也、木路亦曰遊車、註、充籠箙以盛矢、

○既射、則斂之。註、斂、藏之也、無會計。會古外反。○註、亡敗多少不計、

○槀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槀音稿、齎音咨。○職金入金錫於爲兵器之府、又云、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司兵無之、於彼互見、槀人受財、職金考之、於此互見也、齎資、齎其工、給工人食用及犒賞諸費也、○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註、三等者上中下各有所宜、弓人職曰、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按弩四物、亦因人爲制而分三等、○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

春獻素、秋獻成。註、矢箙春作秋成、愚按司弓矢、六弓六矢四弩二矢、此言皆分三等、八矢各分三等也、皆據人之長短爲三等慮、

書其等、以饗工。鄭司農曰、書工拙高下之等、註、饗、酒肴勞之、上工其饗厚、下工其饗薄、○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註、故書試爲考、○乘其事、總計每工所作多少、試弓弩、試其所作善惡、作多而善者、上其食、作少而惡者、下其食賞、則作尤多而尤善者也、誅則作至少而尤惡者也、此考工之良慮、言弓弩、知該矢及箙、乃入功於司弓矢及繕人。註、功成、

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會古外反。○註、所齎工之財、及弓弩矢箙出入、其簿書槀人藏之、闕、除也、弓弩矢箙棄亡者、除之、計今見在者、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使所吏反。○註、使、王使誅斬也、○詔贊王鼓。註、既告王鼓節、又助擊之、疏、大僕已贊王鼓、此亦助擊其餘面、○傳王命于陳中。陳直印反。○註、

爲王大言之、按大右見司士而不
具、以下大馭例之、當在此職之前、
會同充革車。此與五路之右爲例、不特會同、皋會同亦見例、註、會同、王乘金路、革車從行、充、居左也、曲
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敦、音對、辟音闢。○鄭剛中
日、以玉敦辟盟者、奉血以告神、乃辟開盟載之書也、猶大史辟瀆之辟、註、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贊
牛耳桃茢。註、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及血在敦以桃茢茀之、又助之、桃鬼所畏、茢苕帚、以拂不
祥、牛耳盛以珠盤、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
齊側皆反、乘繩證反、一音繩。○祭祀、祭所乘玉路、在道與會同賓客、同乘金路、前車持馬陪乘、王初乘五路之
右同此、不獨下道右如之也、註、齊車、金路、前之者、已駕王未乘時、陪乘、參乘、爲車右也、○凡有牲

事。則前馬。註、王見牲則式、右前馬、備驚奔也、亦扣持之、曲禮國君下宗廟、式齊牛、按此亦五路之右
盡同、王下以蓋從、從道右例見、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註、道車、象
路、王行道德之車、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詔王之車儀。○從才用反、二事與
諸右爲例、從車該副車、凡從王之車皆是、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註、以
蓋從表尊、按此增入諸路之右準此、又按此職下、當有田右一官、經中不見、闕也、可以例推、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
犯軷、遂驅之。軷蒲末反。○犯軷之儀、諸路皆準此、下及祭節亦然、然王路不出城、亦不犯軷、諸路
皆同、註、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喩無險難也、王由左馭、制

馬、使不行。○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軹音止、軌
音犯。○杜子春曰、軹、謂兩轊也、軌當爲軓、軓、車軾前也、疏、及祭酌僕者、即上文將犯軷之時、當祭左右轂末及
軾前、乃犯軷而去、酌僕者、使人酌酒與僕、僕即大馭也、大馭則左執轡、右祭三處訖、乃飲、始轢軷而去、
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薺才私反。○此及下節統四路言、戎路儀別、註、肆夏采薺
樂章也、行大寢至路門、趨路門至應門、○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鸞在衡、和在衡、
鄭註謂和在軾、非也、蓋軾有覆苓、鈴安得鳴、
○戎僕掌馭戎車。註、戎車、革路也、○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倅七內反
○註、倅、副也、按此倅車、非車僕廣闕苹輕、乃公孤等所乘十二乘副車也、服、韋弁服、○犯軷如玉
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疏、如其犯軷、按犯軷、行師而犯軷也、

巡守兵車之會、未必有戰、亦犯軷、王遠出也、特出犯軷如玉路儀、他不如玉路可知、
掌凡戎車之儀。凡戎車、倅車以下、衆之兵車、御戎路儀別、戎僕掌戎車之儀、令如戎路儀也、倅車亦
掌其儀可知、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註、以待賓客、○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
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朝覲宗遇饗食、皆賓禮中事、註、節、王
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司儀職、車逆拜辱、又曰、及出、車送、疏
秋冬受於廟、受贄受饗、皆無迎灋、今言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因此朝覲宗遇、與諸侯饗食在廟、有乘金路
迎賓客之灋也、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註、朝夕、朝朝莫

夕按燕燕於大寢諸侯朝元冠燕亦朝服此云燕乘象路朝夕同王朝皮弁服燕亦皮弁服可知○掌貳車之政令。五路副車皆十二乘不獨戎路有倅副也著此見諸路同政令兼正服車儀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註田路木路也田田獵按鄙若省耕斂及巡邊鄙○掌佐車之政。註佐亦副○設驅逆之車。註驅驅禽使趨獲逆銜使不出圍○命獲者植旌。鄭剛中曰虞植旌旗爲屬禽設此則令獲禽自植告獲也○及獻比禽。比毗志反一必里反。註田弊獲者各獻其禽比種物相從次數之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王介甫曰提節之晉進馳則亟進之尊者安舒卑者戚速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王介甫曰貳車副車從車屬車也使車使者所乘車○

分公馬而駕治之。註乘謂六種之馬　按此職前闕僕夫一官此及僕夫皆當列校人之後

○校人掌王馬之政。校戶教反。註政差擇養乘之○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齊側皆反。註種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役按物即馬質馬量三物之物就得力形色而分其等也司馬灋宗廟齊毫尚純也田事齊足尚疾也戎事齊力尚強也亦見物之不同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廏廏一僕夫六廏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乘繩證反皁才早反趣倉走反繫音計廏音救八皆作六。註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鄭司農云四匹爲乘養馬爲圉註二耦爲乘師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廏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麗耦也駑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宜爲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五路卑之也按三分良馬駑馬之數良馬居二駑馬居一也每廏良馬二百十六匹又分駑馬一百八匹入之所謂一閑也竊謂種馬雖駕玉路名曰種則馬之生息盡資種馬矣戎齊道田四項當各二廏而種馬獨四廏下凡馬特居四之一正指種馬言者六廏則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左右校則二千五百九十二匹三良馬之數則駑馬一千二百九十六匹矣校人以下僕夫上士十二人馭夫中士七十五人趣馬下士二百三十四人圉師七百五十六人圉人三千二百四十人良馬僕夫以下馭夫七十二人趣

馬二百十六人圉師六百四十八人圉人二千五百九十二人駑馬馭夫三人趣馬十八人圉師一百八人圉人六百四十八人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閑三百二十四匹良馬廏二百一十六匹加駑一百八匹爲閑總十二閑凡三千八百八十八匹邦國六閑一千九百四十四匹家四閑一千二百九十六匹此大都采地之家也若小都家稍當殺於此六閑亦就大國言次國小國亦殺於大國諸侯四種或齊或道或戎馬田馬駑馬大夫二種戎馬駑馬駑三良數同○凡馬特居四之一。欲馬生息故特牡馬不騬者凡天子邦國及家特四之一者牝及牡之騬者居三也

春祭馬祖執駒。註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房爲龍馬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二歲曰駒三歲曰駣註

執拘也春通淫駒血氣未定爲乘匹傷之疏春時通淫求馬蕃息故祭馬祖○夏祭先牧須馬攻特先牧始牧馬者夏煥熱熱時就廄早及日昃後放牧須馬令分牧之註通淫後攻特爲踶齧不可乘用鄭司農云攻特騬之疏祭先牧者夏草茂求肥充○秋祭馬社臧僕秋祭社報物成也馬亦秋成故祭馬社似與始乘者無與鄭司農云臧僕簡練馭者令善也註僕馭五路之僕按僕僕夫也王五路皆有空者不親乘此路卽使僕夫馭之僕夫上士與道僕田僕爵列等故亦馭路也習馭路故云臧○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註馬步神害馬者獻馬見成馬於王也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講猶簡習

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須之註毛馬齊色也須授當乘者疏毛馬毛詩傳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爾雅亦云雖據宗廟至於田獵軍旅旣尚疾尚力亦尚色

也詩四驖彭彭武王所乘四驖孔阜齊襄以田是齊色不專據宗廟○飾幣馬執扑而從之賓客在館以幣馬遺之校人主飾其馬執扑者其下士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聘禮馬則北面奠幣於其前士喪禮下篇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馭者執策立於馬後

凡賓客受其幣馬賓客之幣馬朝聘享王者

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註馬塗車之芻靈

田獵則帥驅逆之車註帥猶將也

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王巡守所經有所沈之禮四海海也如東方則東海南方則南海王不親至宗祝用事大祝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又玉人宗祝以黃金勺前馬因巡守故言四海疏山川地神土色黃故用黃駒

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此則聘問諸侯者而私覿之幣馬亦禁之

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註物馬齊其力

等馭夫之祿註馭夫於趣馬僕夫爲中舉中見上下宮中之稍食鄭司農曰稍食日稟註師圉府史以下也按師圉府史等稍食固有差然大內之用馬正多馬用於宮中師圉等自應就養於內故亦等宮中之稍食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參註簡差別分王馬爲六等

掌駕說之頒說音稅一音脫頒讀班○頒當作班疏用馬當均勞逸故駕說依次第

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註居牧廄所處治執駒攻特之屬疏馬二月已前八月已後在

廄二月已後八月已前在牧故云四時也趣馬下士屬馭夫中士故云聽馭夫按下圉師圉人當移置此職下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相息亮反○因祟得疾者乘治之乘以疾馬駕車而行巫能禳鬼欲知於何方得祟也治治以符祝因疾得祟者醫藥之相亦以符祝治之也醫卽獸醫醫畜者列職天官不統於校人疏巫知馬祟醫知馬疾二者相須故巫助醫也受財者共所具藥直○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賈音古粥音育○註布泉也鄭司農云賈其屬賈二人粥賣也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牧師下士然在外牧此官爲總職在內則廋人總之亦下士也註頒授圉者所牧處疏厲禁牧馬處遮護禁止不得使民放牛馬○孟春焚牧

註焚牧地除陳生新草○中春通淫。中音仲。註中春陰陽交萬物生時合馬之牝牡也月令季春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秦地寒涼萬物後動○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政令即前屬禁須牧通淫之政令註焚萊者山澤之虞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駣徒刀反。鄭司農曰馬三歲曰駣二歲曰駒杜子春曰佚當爲逸註逸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教駣始乘習之也攻駒騬其蹄齧者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驚鄭剛中曰攷二及字之義當爲七事廋人職與安得主馬祖之祭於校人祭馬祖時己祭閑之先牧於校人命執駒時己散馬耳圉馬按廋人以阜馬爲總綱佚特則血氣強而所生壯大教駣則習之有漸而安於駕馭攻駒則無蹄齧之患而柔安於

廄皆所以阜馬也祭閑先牧新馬阜散耳亦以安其血氣情性國馬良馬一馬一圉四馬一師駑馬二馬一圉十二馬一師各令分養俾不知芻秣有欠也正校人員選擇善其事者養之皆以阜馬故馬八尺節正見馬之阜也閑之先牧與校人之先牧別彼祭於夏在牧地此即春祭馬祖時祭之祭之於閑也蓋始制爲閑者校人祭馬祖執駒同在春時

正校人員選校人員選校人之員當選者謂師圉也王介甫曰正其員使員稱馬數正其選使選惟其能

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騋音來八尺以上者玉金象革四路可駕亦可爲凡戎馬七尺以上可駕田路及驅逆等田車六尺以上則駑馬而已趣馬六節之簡多主於此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牆則剪闔。蓐音辱庌五稼反茨在私反註蓐馬茲也馬既出而除之釁神之也春秋傳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庌廡也廡以庇馬涼茨蓋也闔苫也按闔同蓋左傳被苫蓋是也註椹質剪闔圉人所習徐氏曰椹質以木爲之縛草以代侯者剉草爲苫以蓋牆按圉師以芻養馬故令兼此二事按此及下圉人二職皆當移置趣馬後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芻養之閑牧牧之野

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註喪紀之馬啓後所薦馬疏賓客在館天子使人就館陳之天子將葬朝廟在廟陳設明器時薦馬及纓入廟陳之按小喪陳馬亦然凡賓客該廣小事賜幣者兼舉之凡喪紀不專指大喪凡內而夫人以下外則三公以下及諸侯皆是陳馬以助喪事○廄馬亦如之廄馬馬亦芻靈之屬入陳時儀若牽之此專指大喪

周官心解卷第二十終

周官心解卷第二十一

諸暨楊莊蔣載康闇訂

後學趙德齡章敬中雍春谷校刊

夏官司馬第四之五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閩梅巾反貉孟白反畜許六反○鄭司農曰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註閩蠻之別國語曰閩芊蠻矣四八七九五六周所服國數也害神姦鑄鼎所象百物愚按左傳使民入山林川澤不逢不若與利同出蓋大山大澤多有之註爾雅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

海大司徒天下土地之圖專主天下之五土所建邦國之圖則主封諸侯者此職方所掌則據司徒所已建而外及四夷諸地觀下山鎮澤藪川浸則仍兼五土可知矣夷蠻閩貉戎狄等在夷鎮蕃三畿之地然亦有在九州內者如淮夷徐戎皆是邦國都鄙統國畿及侯國國畿亦在九州之數諸侯分邦國都鄙皆準王國之制也人民財用九穀六畜者為下總綱人民之數要如二男五女一男二女等財用之數要如金錫竹箭丹銀齒革等九穀之數要如宜稻宜五種等六畜之數要如宜鳥獸宜六擾等皆書要簿也利即財用財用出于山澤川浸害亦山澤川浸之害觀下山川二師可見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貫通也每州所產利各不同而為各州所資故使各相貫通而同利其利也通利商賈事使職方令之使牧伯使邦國也

東南曰揚州禹貢揚州之域東距海北據淮故曰淮海惟揚州殷則淮南亦入徐以江為揚北界故揚州謂之江南若周又易徐為青淮為青州而考其山鎮澤藪及浸胥在淮北知淮南之地無非揚域仍以淮為揚北界與禹貢不異也其南境當以海為界若閩之漳泉粵之潮胥入統內倏於禹時矣○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會古外反浸子蔭反○註鎮名山安地德者也浸可以為陂灌溉者錫鑞箭篠也按澤藪並舉大水深廣不涸者澤也水涸時蒲葦交結者為藪金金銀銅竹大竹二男五女當時人民大數下每州男女多寡倣此今揚土家畜惟馬絕少雞犬豕則家有之農家畜牛牧家多畜羊野鳥獸間畜鴿類其他絕少經云畜鳥獸蓋古時如此揚雜閩蠻判雜蠻皆通鳥獸語故也穀宜稻下地故荊同顧景范曰會稽山在浙江紹興府城東南十二里按去城五里屬會稽縣具區皆謂即太湖禹貢之震澤今承之景范又曰在南直蘇州府西南五十里按去蘇州府城三十里在常

州府城東南百里浙江湖州府城北二十八里環二省之交三府十三縣地蘇州吳縣長洲吳江震澤四縣常州武進陽湖無錫金匱宜興荊溪六縣湖州烏程歸安長興三縣縱橫三百八十餘里周三萬六千頃誠大江以南浙水以北彭蠡以東第一大澤藪也三江大江松江浙江也古三江有三一見禹貢江為中江漢為北江彭蠡為南江三水合流出揚入海書紀治水之績故及上流實則一江也固非周官之三江一為國語三江則松江浙江浦陽江也據吳越所爭者言亦非此三江一為吳都賦之三江則松江婁江東江也東江絕無此水且三水止太湖出口揚州之地自江北東南盡海西自北而南極於廣東之潮州等處斷不專一太湖出口諸流矣某今據此三江以禹施功之地三水最大故主之若福建諸水建江最大以荒遠從畧故不數也既以具區為太湖則五湖斷在他所儒說仍以太湖東岸之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五者當之尤迷謬甚矣竊意揚地域遼闊湖數十里百里數百里者甚多若江北之寶應高郵邵伯三湖射陽巢湖江南之彭蠡鑑湖丹陽丹

徒綠湖右曰洮湖何一不可舉之以應其數乃何沾沾於一湖以解古經乎五湖古無的指不敢臆斷要當於是等湖取之可無疑也

正南曰荊州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殷之荊州曰漢南漢在荊山之北已侵禹貢豫州南境此惟曰正南北境若不可知觀下其川江漢則漢已屬荊而考其山鎮則在江南考其澤藪則跨江南北亦在漢南惟浸在漢北甚遠竊疑後人竄入然則以漢為川即以漢為北界也殆與殷不異矣惟南界則踰嶺而南但不盡兩粵如後世耳不恢於禹時乎○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瞢鳴鳳反湛直減反又音沈○註齒象齒革犀兕革按丹朱砂今辰州朱砂是也禹貢貢金三品周時止有銀產因時異也顧景范曰衡山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三十里雲瞢在湖廣德安府城南五十里按僅如此則雲瞢狹小矣須知周官雲瞢不特跨江南北並以南洞庭青草赤沙無不兼包誠中國第一大澤藪也江水大源在塞外之金沙鴉礱二江金沙江即古麗水出西藏衛地之巴薩通拉木山所合水寔河源相近鴉礱江即古若水出西番裏塘城西北九百里之市巴顏喀喇山近源出周之雍州為今四川松潘衛邊外西番地之岷山羊膊嶺有南北二源流曲曲二百里二源合流入邊界黃勝關至漳臘營西有一水自邊外入弓槓口來注之東南流經茂州威州汶川縣至灌縣湔江都古離堰地分為二派其南流者為正流其東流至瀘州復合者沱江也正流南二十里又分二派後又屢分屢合共流至新津縣會合又沱江支渠白石魚河新開渠亦至此會合沱江支渠曰內江外江二水環成灌崇城新開渠合兩來會於此又南流經彭山縣眉州城青神縣及嘉定府城犍為縣境至敘州府城東金沙江合鴉龍江水會金沙自發源至此六千七百餘里所受水無數矣折數千里之大江上游也又東北流經南溪江安納溪三縣至瀘州城東沱江合諸水來會又東北經合溪江津二縣至重慶府治巴縣東北有培江合白水嘉陵渠河三巨川盡并龍安潼川保寧順慶西府之水自西北

來會又東北經長壽縣至涪州有黔江即烏江南自貴州合諸水來會又東北經酆都縣忠州城萬縣雲陽縣至夔州經八陣磧瞿唐峽白帝城峽口灩澦堆至北江縣一東千又經巫山縣巫峽折而東南流入湖北界自巫山縣至府一千四百餘里經巴東歸州中有山峽石峯峻甚宜昌府境峭嶮至山峽行下牢關至彝陵州自峽中出平地經宜都枝江二縣折東北至松滋縣經荊州府城折東南流至此北經六又百餘里經公安石首二縣至監利縣有支津合澧水入洞庭湖又南經華容東至岳州府城西北折東北流洞庭湖南匯沅湘諸水來會自岳州府一千二百里又東北經臨湘嘉魚蒲圻有沔陽東南諸水來注之又東北經臨湘嘉魚有赤野湖會沔陽太白十四湖諸水來會又東北至漢陽武昌二府漢水合商雒唐鄧以南諸巨川來會曰漢口又折而東南自岳州五府至此十四黃岡武昌大治蘄州興國廣濟諸州縣折東北流入江西界經瑞昌黃梅德化三縣至湖口縣彭蠡湖匯章貢諸水來會又東經彭澤縣東北流入江南界凡大江五百里經望江懷寧貴池銅陵等縣及無為州境又經繁昌蕪湖和州當塗

江寧句容諸境又東流經丹徒縣折而東北自江口西北閭東又折東南流經泰州丹陽武進泰興靖江江陰如皐等境至昭文縣入海漢水源出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之嶓冢山初名漾水即禹貢導漾之嶓冢也東南流經沔縣會沔水又經褒城縣稱為沔水會黑龍江諸水又東南至漢中府治南鄭縣又東經城固西鄉石泉漢陰紫陽五縣又經興安州及洵陽白河二縣入湖北鄖陽府鄖西縣境自發源至此一千三百餘里又經鄖縣及均州至光化縣分為二派後復合又經穀城縣及襄陽府樊城南至東津灣折而南流經宜城鍾祥二縣及荊門州京山縣至潛江縣大澤口有支津西南流正派自大澤口折而北而東至張集港南又分支津正派東南流又分二派至脈旺嘴二派復合東北流至漢川縣折東南至漘口塘會溠漘諸水又東南流至漢陽府城北入大江當江口有巨洲曰漢口口南岸即武昌自郡西界至此又一千六百餘里南漸陽湖北鄖縣褒三千里合陝西漢中興安襄陽府以古宗也大江潁水發源河南府登封縣北中嶽嵩山西南之少室山經密縣禹州新鄭長葛許州襄城臨潁

七州縣境至商水縣會汝及滎陽二水東南流經沈邱
項城二縣入江南界經太和潁州二境至潁上縣與淮
水合曰潁口湛在今河南汝州境內潁湛二字非劉歆
竄入亦後人誤易者以二水全與荆州無涉此鄭氏所
由疑其非也荆浸當闕以俟
考江漢二條本水道提綱

河南曰豫州禹貢荆河惟豫州北境至大河南境至荆山
故曰荆河殷之豫州北境仍禹之舊其南境
未至荆山而以漢水爲界故不言荆而第言河南也周
之豫州亦曰河南而豫南之荆以漢爲川即爲北界則
豫之南界與殷同而蹙於禹時矣豫爲周國畿西都方
八百里固禹時雍州之地地跨華山南北當西河西岸
以在豫西北而名豫在河南者東都所宅地六百里其
東南又封許鄭陳胡鄧唐諸國則在西河外者止八百
里在河南者不下方千里矣豫州東境狹於禹時以望
諸割入青也問西都西北界曰以圻爲界問南界曰亦
以漢爲界○其山鎭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

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
宜五種華胡化反又如字圃音補滎戶青反溠莊加反又音詐枲思里反○註林竹木也六擾馬牛羊
豕犬雞五種黍稷菽麥稻顧景范曰華山在陝西西安
府華州華陰縣南十里圃田在開封府中牟縣西北七
里按滎禹時豬爲澤者周以前疏鑿與濟通合於濟
瀆入海故曰川也然滎實濟伏流之三現洛水出陝西
商州雒南縣冢嶺山有三源合東南流經縣北又東入
河南界經盧氏永寧宜陽三縣至河南府城洛陽縣境
會澗穀瀍三水又東經孟津縣至偃師縣會伊水又東
北經鞏縣至汜水縣之西北入河波水亦禹時澤豬所
謂滎波是也爾雅水自洛出爲波然別源出今汝州魯
山縣西北之霍陽山亦名孤山俗稱歇馬嶺下流分三
川合狼皐水溫泉水匯爲廣成澤周百餘里又合湍水
泖沙東流經寶豐縣葉縣至舞陽縣入汝廣成澤東漢
築苑以田獵馬融有頌此水合在豫境允豫浸也溠水
出隨州西北界山於漢川湞口塘南入漢此水曲折行

五百餘里所合湞水亦名清發又合雲夢孝感應城諸
水入漢此水下流在荆甚少允豫浸也水可陂障以資
灌溉即可名浸不必匯爲巨澤也此溠水遠在漢北屬
豫無疑鄭氏謂非豫浸非是林漆山林之利絲枲平原
之利豫爲中州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
陰陽之所和故六擾五種咸宜林漆絲枲山林平地之
產皆饒允非
入州所及

正東曰青州周之青禹貢之徐也但大界參錯不同耳若禹貢青州之地則分割於幽兗二州此州全
不與也殷人於此置徐在泲水之東故曰泲東曰徐州
而徐之南境則極於大江周則有青無徐青與揚分界
江淮之間蓋侯於禹貢之徐而蹙於殷之徐矣而西南
境尤恢於禹貢之徐以青以望諸爲澤藪望諸即孟諸
固在禹貢豫州故也禹貢以岱爲徐西北境而大野亦
在西境中故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大野既豬周以
岱爲兗鎭以大野爲兗澤藪則西北境及西境大蹙
於舊要之擴於南方西南方故西北方西方從殺也○

其山鎭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
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沭音述○
沂山在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西北青州府臨朐縣南爲
東省諸山之祖即東泰山也東自穆陵關蜿蜒而西數
十里望諸即孟豬在河南歸德府商邱縣禹貢屬豫州
淮水出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南桐柏山東南流經湖
廣隨州北界又折而北東經信陽州眞陽縣至息縣
分二派至光州復合又東北經固始縣會汝水又折而
南而北入江南潁州府南境又東南經霍邱北潁上南
會淠河又東北經正陽關北壽州西有沙河合汝潁諸
水來會又經懷遠縣會渦河又東經長淮衞折而北而
南經鳳陽府城臨淮縣城又折而北經五河縣合澮河
分爲二支至朱家莊復合又折而南而東經盱眙縣北
泗州城南東北流爲洪澤湖有睢河來入之又經淮安
府桃源縣至清河縣之清口入黃河與河合東北流南
分支渠爲運道經淸江浦前折而向南經淮安府城西

又經揚州府之寶應縣高郵州至揚州府城南分三支南入江與河合者東北經淸江浦淮安府山陽縣阜寧縣北安東縣南又經北沙鎭北至雲梯關入於海若淮水舊道則在淮安府安東縣東北入海泗水出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陪尾山數源並發俱西流經曲阜縣至兗州府城東分爲二派其西派穿城爲府河西出至濟寧州東合洸河又西南至天井牐入運河者支津也正派經城東而南會雩河即浴沂之沂水源出鄒縣之尼山下至濟寧州又西南至棗林牐北魯橋入運河若泗水故道至淮安府淸河縣南入淮沂水出兗州府沂水縣西北沂山西麓之雕崖山亦曰艾山南流合東汶河經沂州府城外及郯城縣入江南邳州界分爲三派其二皆經邳州城西入運其一南流於宿遷縣北滙爲駱馬湖又南入運河若故道則在邳州南入泗沭水出沂山東峯白大弁山百尺崖東南流經莒州又南入江南贑榆縣界又西南經郯城縣境又南入江南界經邳州至沭陽縣分爲二派北派又分爲二一東北流滙爲靑伊湖一東注碩項湖南派亦入碩項湖又受鹽河水分支入海鹽河受運河水而

來若舊道則至淮安府安東縣西入淮駱馬湖自東北而西南長五十餘里東西廣三十里周百五十里靑伊周圍五十里碩項倍之此皆灌漑所資二水稱浸宜矣蒲魚水利徐土繞水故兗州同

河東曰兗州禹貢濟河惟兗州殷兗亦然謂東河之東濟水之北也周人兗州西北仍界東河濟則不以爲界近南向北一帶則踰其東向東入海一段亦跨其南蓋嫌古之兗州地狹而割幽靑之地以益之也謂之河東者著此州西界全以東河爲標的且見其東上有幽下有靑未極於海也望諸在河西南已割屬靑州九河東趨徒駭以北則入幷而不入兗經下河東二字精極○其山鎭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泲子禮反○岱泰山也在泰安府於禹貢爲徐靑南北分界之山大野即梁山濼及汶上縣西南南旺二湖而鉅野縣以此得名今惟二湖尚瀰漫數百里漕河貫

乎其中梁山濼南宋時以河徙而淤山下盡爲平地久矣此於禹貢屬徐州河源出西番巴顏喀喇山之東麓名阿爾坦河[illegible]東北流會鄂敦他拉諸泉水[illegible]又東南流滙爲查靈鄂靈二海[illegible]東北流折而南共三百餘里水始變綠而黃又東南流屈曲七百餘里東繞阿木你麻纏母孫大雪山之南[illegible]又東北合三崑都崙河至烏藍莽乃山下折而西北古言河遶崑崙之三面如玦然實禹貢導河之積石山非崑崙也又流四百餘里稍西北流百餘里與齊普河呼呼烏蘇河會又東北流三百餘里會路克圖滾俄羅濟諸水又東北經古城址北入河州歸德堡邊界又東四百餘里經積石山南阿木你達拉加山積石關之北北岸入西寧東南邊外界南岸入河州內西北界此唐宋以來所名之積石也亦曰小積石自入歸德堡邊始名黃河[illegible]

界又東北經蘭州城北又經金縣循長城而北經靖遠衛折東北出長城外數里復東南入長城又東北經中衛城自蘭州北至此計七百里又經靈州所至寧夏府境西當長城斷處又東北分爲二派復合西當長城斷處又東北出邊自中衛至此七百[illegible]十里又爲河套地又東北分爲二派又折而東復合自寧夏東北至此共六百餘里東北流又分南北二支一支又分爲二三渠並東中間屢分屢合又流五百數十里至古勝州地轉東南流東岸入山西平魯縣邊界又南流經西岸陝西邊城起處府谷縣界自此山西陝西以河爲界東岸經河曲縣保德州境又西南經西岸神木葭州吳堡綏德東岸臨縣永寧諸境又西南經西岸靑澗延川延長官川東岸石樓永和大寧吉州諸境又東南經東岸鄉寧西岸韓城及東岸河津縣西北之龍門山[illegible]又西南合汾水經西岸郃陽朝邑東岸榮河臨晉蒲州與洛河會又南至南岸華陰縣有渭水合涇水諸河來會[illegible]又折而東南岸至潼關入河南閿鄉縣界[illegible]又經北岸芮城南岸靈寶又東北經南岸陝州北

岸平陸過底柱山又經南岸澠池北岸垣曲會沇水又
東流北岸亦入河南界[illegible]經
南岸新安洛陽北岸濟源又東南經南岸孟津北岸孟
縣又折東北至南岸鞏縣有濟水支津來入之又東經
北岸溫縣至汜水縣有洛水合伊瀍澗諸水來會又東
北經武陟縣有猪龍河即濟水支津來會又東南經南
岸滎陽河陰滎澤北又東南經原武南[illegible]
[illegible]鄭州北又經陽武南中牟北又東經延津南祥符北
封邱南陳留北又東南經蘭陽儀封考誠北又東入山
東曹縣界經單縣南又東南入江南界經碭山北豐縣
南沛縣南蕭縣北徐州府城北邳州南睢寧北至宿遷
縣數折經桃源北清河南與淮水會[illegible]又
折東北經淮安府治山陽縣西北之清江浦又經阜寧
北境至安東城南又過北沙鎮北過雲梯關入於海[illegible]
[illegible]若大河舊道自今原武北陽武延津胙
城三縣北又東北至直隸濬縣之大伾山西轉屈向北
即兗之西南界也自是斜趨而北至直隸南宮縣向東
分為九河至天津之直沽口入海自大伾西山之直沽

即兗西北界沇即古濟字其源出河南懷慶府濟源縣
西北與山西垣曲陽城二縣接界之王屋山山有太乙
池渟泓不流即濟源禹貢所謂沇水也東數十里出地
東流經濟源縣城東北又東分為二派一東經柏香鎮之
南東南流入河一東流經鎮北又東曰猪龍河經府城
南又經溫縣北至武陟縣南入河周以前屢伏屢見通
滎為滎川至山東樂安縣北入海今小清河口即古沇
入海處盧維註謂當為雷雍字之誤也且引禹貢雷夏
既澤雍沮會同然此皆兗州所有之水徒以字形畧似
而改之似不可信顧景范亦不從鄭註謂盧即長清廢
盧縣之盧水維即濰縣之濰水夫盧水固在兗境若濰
則盡入幽矣此亦不可信也愚謂兗幽二浸斷屬後人
誤易今定兗浸為菑時菑即淄水源出淄川縣西南與
萊蕪接界之原山分水嶺東東北經臨淄城東又東北
經樂安壽光二縣東北合北陽河為鉅定湖又東北入
於海鉅定湖即清水泊自西南而東北長五十里南北
二三十里當樂安之東壽光之北時即伏淄之再見者
出臨淄西南即烏河亦名如水亦名黑水時水與淄皆

黑邑故也逕故博昌界澠水入焉又東北至廣繞故城
北東北入淄金皇統以後二水合沇入海前此不爾也
要亦在沇東與之不遠故後此得與沇同入海
耳二水之為兗浸又何疑邢註四種黍稷稻麥

正西曰雍州雍於用反。禹貢西方有雍有梁殷省梁入
雍周人因之故言正西也然實割雍東南方
八百里合豫以為國畿則狹於禹時矣顧梁州雖廢漢
中及三巴以南外達徼盧彭濮胥入統內則雍州不更
恢邢〇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
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汭如銳反。嶽山即吳山亦名吳嶽山古文以為岍山
在陝西鳳翔府隴州南百四十里弦蒲在隴州西四十
里涇水出甘肅平涼府平涼縣西南笄頭山亦名崆峒
山東南流經府城西北又東南經華亭崇信二縣又東
南至陝西之長武縣又經永壽淳化醴泉涇陽四縣又
東南至高陵縣西南入渭汭水出甘肅平涼府華亭縣

西隴山之東麓東南流又東北經縣城南又東北經崇
信城北又東流折北入涇渭水出甘肅蘭州府渭源縣
西鳥鼠山一名青雀山中間歷二十餘縣至陝西同州
府華陰縣東北入大河即古渭汭地中所歷之境為隴
西寧遠伏羌秦安秦州清水隴州寶雞鳳翔岐山扶風
郿縣武功盩厔興平鄠縣咸陽長安咸寧高陵臨潼渭
南華州諸地洛水出甘肅慶陽府治安化縣北境三百
餘里之白於山兩源合流後又分又合經保安安塞甘
泉鄜州洛川中部宜君泉澄城蒲城諸州縣境至同州
府朝邑縣南太白池北於趙渡鎮南東入黃河若舊道
則於朝邑西之朝坂南經趙渡鎮至華陰縣西北合渭
水入河自明時改流不南入渭而徑入河南去渭口已
三十里玉石山利宜牛馬水草美也
宜黍稷地高多寒蜀以南或當異是

東北曰幽州周之幽州即禹貢青州但岱山以北至於淄
時已割屬兗則南境瀕海一帶狹於禹時其
東北及西境則皆禹貢青壤或曰周之幽即禹貢之青
舜時之營也殷人亦曰營州其西界皆取遼水乎曰周

之幽冀與殷之營與禹貢之青無不兼遼水東西者界遼則近南永平六屬不入統內勢已不至其在北者寧錦以西從來東屬者亦可指爲非幽州境耶曰禹貢雖指交推犄核固以遼水爲界矣曰此雖指之誤也禹貢之逆河卽後之渤海海南淄濰既已入青未有海北之地不同入青者自禹時至周初碣石未淪南岸北岸相隔不過二百里兼轄無難不如後世海濶五六百里勢不相及也竊意爾時南北兩岸地勢必相準直令南可援北北得蔽南此情事之一定者然則禹貢之青舜及殷之營與周之幽其渤海北境有不以灤河碣石爲西界而東取六七百里之遼水者乎且不兼北岸必由登萊渡海以達遼東東表之地兼轄尤難故雖指所指西界不足信也曰此州以何地爲西界曰今永平盧龍縣灤水入逆河處也在古時則碣石亦爲標志灤水以東爲幽之西南界水西卽并東南界又卽兗之東北界○其山鎭曰醫無閭其澤藪

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

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貕音兮○醫無閭山在大遼河西廣寧縣西境貕養澤在山東登州府萊陽縣東其川河泲河泲二字斷屬竄改蓋周時兗之西北界東河其東南境則無不驗泲則二川全入兗境幽州在兗州東北界址劃然安得河泲卽菏澤爲泲水終見別支流經濟寧州魚臺縣入泗然由泗入淮由淮入海則青州川矣於幽何涉邪竊意此州山鎭在遼西則自朝鮮以西迄并東界其地洪流可指爲一州川者如浿水鴨綠江大遼河不一而足今雖不敢切指其不取於河泲則確然可信也至於其浸則斷非菑時而當取盧維然非顧氏所指盧水按今遼西永平附府有盧龍縣盧者黑色龍卽水也縣以水得名而田疇直以爲盧龍之塞則并可據水以資守禦幽浸允可無疑若維則韓信破龍且之濰水卽禹貢青州之濰也俗曰淮河淮卽濰字與淮沂之淮異考濰水出山東沂州府莒州西北箕屋山歷諸城安邱至萊州府濰縣又經昌邑東北入海水在菑時二浸之東亦幽州浸也揚荆青亦邊海而幽州之利獨言魚鹽沿海之地獨

多也周之青州橫廣而縱促沿海自淮口以上不過數百里卽及幽州南界自南界沿海而北至於成山不及千里東北自成山沿海至武定府之海豐縣一千五百里又自海豐沿海而北至直隸天津府直沽口北抵武淸縣南二百五十里又折而東東北至山海關六百里又自山海關東北至遼河口六百里又南至旅順城亦六百里又東北至朝鮮界之鴨綠江口八百餘里朝鮮亦屬幽州沿海東北又沿海而北當踰千里之外海壖之利誠莫過於此州也四擾羊豕雞犬詁三種黍稷稻

歷來儒說說禹貢則以遼水爲冀青界說職方則以遼水爲并幽界然此州山鎭爲醫無閭而醫無閭在大遼河西之廣寧山鎭既在遼西則廣寧以南至直隸永平斷屬青幽冀并東界在灤河碣石而不在大遼河尤灼然矣乃明之一統志竟謂舜分廣寧以西爲幽州分廣寧以東爲營州夫舜之幽營卽周之并幽也既言幽營何不更言并幽蓋明知遼西之廣寧有醫無閭爲職方幽州山鎭特避之而不言也

河內曰冀州禹貢冀爲帝都包舜幽并之地蓋北跨恆山以北南界豫河西界雍河東界兗河而兗河入海之北亦兼之殷人之制兩河閒曰冀州燕曰幽州則析冀北之地及東河東曲以上之地別置幽州周官因之仍設二州冀北改并而冀仍其舊其界胥不異也然變文曰河內則仍以兩河對立處爲北界東西界又且以南河表南界也○其山鎭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

黍稷紆影俱反○霍山在山西平陽府霍州卽太岳山也古以爲中嶽爾雅秦有楊紆當在雍州必傳寫之訛然今平陽府洪洞縣古楊侯國也漢曰楊縣此及襄陵絳州諸境皆汾河委輸或周時有澤乎當闕疑以俟考漳淸漳也出山西平定州樂平縣西沾嶺之大黽谷東南流經和順遼州又經河南涉縣西界之遼城村至林縣北會濁漳今曰交漳口濁漳卽潞汾水於并爲澤藪於冀爲浸詳并州澤藪於下通考之潞出山西長

子縣西南發鳩山、一名鹿谷山、經潞安府北、又經屯留潞城、襄垣、黎城四縣、又東入河南林縣西北界、又東至臨交漳口與清漳會、又東流經彰德府治安陽、磁州至臨漳縣、又東北入直隸成安界、至廣平縣西南、分為二派。一派東流經魏縣、元城、入山東冠縣西界、合衛河、經館陶西北至臨清州入運河、一派東北流經肥鄉東入山東邱縣界、又分為二派、一派東北流入直隸威縣界、經清河故城棗強衡水景州、武邑阜城交河南皮滄州、又至青縣南會運河北達直沽、一派西北流至直隸界龍堂、又經廣宗鉅鹿至新河西南北流入大陸澤、又東北流、經衡水武邑武強交河境、至獻縣復分為二、至天津俱會而東入海。河未南涉時、二漳舊道入大陸澤後入河而歸海、今惟汾流不甚改遷。通典以潞為今密雲之潞、夫密雲之潞在并州、無與於冀矣、況漳出今潞安地、因水而得名、可舍近而遠取邪、利松柏山林之地多也、

正北曰并州。并、畀盈反。○禹貢之冀兼并、殷人乃析冀北為幽州、周則移幽於東北、復於冀北置并州、州之四境與虞殷不稍異、并南界在今南宮縣東河曲向東處、西界西河、北至塞、東界則灤河碣石勃海北岸也、地形南北促、東西長、冀則東西不及千里、南北一千數百里、與并不同矣、并州在幽西雍東、冀州之北、故曰

正北。○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

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虖音呼。池、徒多反。嘔、烏侯反。○恆山在直隸定州曲陽縣西北、亦名大茂山、古北嶽也、今改山西渾源州之恆山、昭餘祁在山西大原府祁縣東、又名鄔城泊、以南接鄔地也、亦名大陸、亦名漚夷之澤、元和志在介休縣東北二十六里、澤為汾水所滙而成、汾水出忻州靜樂縣北之管涔山、亦名燕京山、恆嶽之西峯也、按汾水在并州者歷十縣境、靜樂以南、陽曲大原清源徐溝交城文水平遙汾陽介休是也、在冀州合十四縣、孝義靈石汾西霍州趙城洪洞臨汾襄陵太平曲沃絳州稷山河津榮河是也、河津榮河以上、水經注云、汾

水南經張陽城東、又西南屬於陂、陂分為二、東陂世謂之晉興澤、西陂即張澤也、西陂北去蒲坂十五里、按汾水有此二澤、所由為冀浸也、榮河縣北境汾入西河、世謂之汾口、在龍門南五十里、汾水源自管涔、屈曲西南流、至汾口入河、約一千五六百里、所受水亦多、其在并者則晉水最著、在冀則澮涑最著、洮且至與汾竝稱、左氏傳所謂臺駘能業其官、以宣汾洮是也、虖池出代州繁峙縣東北泰戲山、即禹貢之衛水也、其河西流經代州城東南、又西南經崞縣、又南至忻州北境之忻口、折而東南經定襄五臺盂縣、又東入長城黑山關、東南入直隸界、自發源至此、迴環九百里、又東南經平山靈壽獲鹿及真定府城南、又東南經藁城晉州、至束鹿東南入大陸澤、自是又東南流經晉州、折而東北經衡水武邑武強交河四縣、至獻縣分為二支、一東北流至滄州合漳河、又北至青縣會運河、經靜海縣至天津、會白河桑乾諸水入海、一北流經河間府及青縣大城二縣、又經靜海至西沽北、會白河桑乾諸水、又會運河、二支復合、自入直隸至入海、又一千二百餘里、大河改移、今亦非舊道也、嘔夷出山西渾源之槍峯嶺、東流合唐河、即滱水、又東流經靈邱廣昌二縣、入直隸倒馬關、又東南流、經曲陽唐縣定州至祁州、會沙滋二河、東北流、為豬龍河、經博野蠡縣肅寧高陽四縣、又北至安州之東南入泊、泊在任邱縣北趙北口、又東北經保定霸州永清東安、會桑乾河、又東南流至西沽、會諸水為清水河、即會同河、由天津北、又東南百餘里至大沽北入於海、嘔夷合唐河、即禹貢之恆水也、槍峯嶺亦恆嶽支峯、淶古桃水、今曰拒馬河、源出直隸易州廣昌縣北崖古塔東北流、又東流至紫荊關北、入長城、直隸界、經易州山中折而東南流、經淶水縣、又東南至涿州、經固安縣至新城、會北易水、又經雄縣、由趙北口入泊、又東北流會桑乾河、又東南會諸水同入海、易水有三、曰武、曰濡、曰雹、雹則南易、武濡之合即北易也、北易武水出易州西山、濡水出西北窮獨山、二水合後東南經定興縣與淶水會、會合諸水入海、與淶水同、武濡至清、今名白溝河、南易雹水、一名鮑河、亦曰長流河、出易州西南山、東南流經安肅容城二縣、又東南至新安、會徐河入泊、又會北

易涞水以下合眾水入西沽皆同道入海此皆今水道
古時虖池由九河之徒駭河入海嘔夷涞易亦皆入河
涞易名浸以皆入泊可灌溉布帛絲枲爲之豫言絲枲
而此言布帛不及豫所出饒也註五擾馬牛羊犬豕五
種黍稷菽麥稻。辥士龍曰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禹
貢之九州也冀豫雍幽營揚兗荊徐爾雅之九州也揚
荊豫青兗雍冀幽并職方之九州也郭璞以爾雅所稱
爲商制是商有幽營而無禹貢之梁青周有幽并而無
禹貢之徐梁　陳氏曰九州山川澤藪各在職方不屬
諸侯之版觀詩不以圃田係鄭春秋不以沙麓係晉畧
可覩矣周季諸侯始擅不盼之利齊斡山海而桃林之
塞鄇瑕之地晉實私之此諸侯所以僭侈王室所以衰
微
也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周分天下爲九州以
豫爲王畿其外八州雍揚最大荊幽次之青兗冀并或
千里或未及千里廣狹殊不同也又冀兗徐揚荊雍皆
界王畿而幽隔於兗并隔於冀不與王畿接辨九服之
國令畫一以拱衛王畿也故變畿而言服以九州爲經
而此緯之所以別親疏貴賤之等而立遠近中外之防
者胥在於此矣周之王畿方千里其外九服各五百里
所謂五百里者以兩面言之如東面二百五十里西面
亦二百五十里合之則五百里也周之王畿合九服方
五千五
百里也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
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
男。以周知天下。七伯之七當依註作十一。以此率徧
知八州封國多少之數也七伯當爲十
一伯鄭註以爲字之誤誠是九州之地惟王畿斷長補
短整方千里外此八州大小不同地大者封國多地小
者封國少幾於參錯難知以千里爲定法而以四公六
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之數差之則八州之地小大
不齊分封多寡皆一一可知也或曰王畿亦封侯國何
以第言八州曰畿內三采大都六十四里小都三十二
里家邑十六里與五百里四百里
五等封國大別不得以此例之也

凡邦國小大相維。註大國比小國事大國相維聯也
按小大相維則無侵陵違抗之爭而相
庇相輔可以
長相保安

王設其牧。註選諸侯賢者爲牧使牧
理之按使各統一州也

制其職。各以其所能。職監及三卿之屬監天子之大夫監
於諸侯者三卿則諸侯大臣命於天
子者
也

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註國之地物所有按此當在九服九
貢之外各隨所有故九貢祀嬪器幣
等皆有定數而此不立貢
物之名此亦隨九貢貢王

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
敬戒。國有大刑。巡守之守音狩。攷攷諸故籍王巡守
所當共具各具於籍也註乃猶女也守
國竟之內職
事所當共具 ○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先悉
薦反。先道先王行巡戒令
巡行檢核前日所戒之令 ○王殷國亦如之。註殷眾
也十二
歲王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疏王殷國或在畿
內國城外爲之或向畿外諸侯之國行之按戒於四方

及先道巡戒令、與巡守同。又按職方所掌、皆大司馬
九灋中事、辨九服二節、制畿封國中事也、而設儀辨等
亦具焉、小大相維、則比小事大中事、設牧置職、各以所
能、則建牧立監、進賢與功中事、制貢各以所有、則施貢
中事、攷職、則分職之事亦見焉、脩平乃守、則均守平則
亦具焉矣、所不及者、惟制軍詰禁簡稽鄉民二事耳、以
二事爲九伐而設、故職方不及也、職方於平時掌此等
灋以馭列邦、有違犯、大司馬乃以九伐之灋伐之、此職
方所以爲政典要職也、而使同貫利一事、則利
賴及天下者、下合方專掌此灋、可見關係之重、

○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夏至景尺有五寸、乃爲地中、外此則景短景長
景夕景朝、胥有偏駁之患、不能如豫州之六擾五種、無
所不宜也、然而皆可以立國、惟不審南北東西中之別、
則無以知其宜、而難於立國、耳、故土方氏致景以辨之、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
鄙。相、悉亮反。○土地、猶度地、以土圭致日景、而土之、以
知東西南北中之異、而地之大小、亦準於土圭、大司

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地而制其域、是也、相宅、相其可
居者、邦國都鄙、兼王國侯邦、建王國、王食十六同、以八
十四同置都鄙、諸侯之國、公二十五同、食者十二同半、
以十二同半制都鄙、侯十六同、食五同又三分同之一、
以十同又三分同之二、制都鄙、伯九同、食三同、以六同
制都鄙、子四同、食一同、以三同制都鄙、男一同、食二十
五成、以七十
五成制都鄙、

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土宜之辨、大要有九、即職方畜穀之宜各異、是
也、細分之、則有十二土之名物、以阜人民、蕃鳥獸、毓草
木、任土事、又有十二壤之物、以知其種而教稼穡樹蓺、
土化之灋、掌於草人、即騂剛用牛、赤緹用羊、九者是也、
授任地者、於國則於王授大司徒、於諸侯授其上卿、於
都鄙皆授其掌都鄙者
也、疏、授、以書作灋授之、

王巡守、則樹王舍、掌舍設梐枑、時此官亦以土圭致景而正其方面也、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
以節。註、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諭德延譽以來之、按此
在九州之外、方貢如西旅貢獒、越裳貢白雉、不列
於行人九貢者、遠物、資中國之用、而爲中國所無、尤須
致之、方貢出於彼君長、以民言、不列名於王朝也、送逆
令所在送逆、達節、令所至易節也、註、達民以
旌節、達貢物以璽節、按門關亦授驗符節、治其委積
館舍飲食。註、續食其往來、按此亦兼王朝、八州言、疏、遺
人、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
五十里有
市、市有積、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註、津梁相湊、不得陷
絕、按天下通九州言、通其財
利、懋遷有無、無不相通、
即所謂同貫利也、同其數器。註、權衡不
得有輕重、壹其度量。
註、尺丈釜鍾、
不得有大小、除其怨惡。惡、烏路反。○禁土著陵侮、
市易時吏不得爲奸弊、同其

好善。好、呼報反。○善待之以遂所好、又嘉予其善也、
職方使九州同貫利、此爲專官、上懷方氏致方貢
遠物、又從
此恢之、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註、道、爲王說
之、四方、諸侯、
上下、
君臣、誦四方之傳道。傳、直戀反。○傳道、四方世所傳往
古善事、爲王誦言之、令王知其舊
善可施行也、誦、
大言以述之、

正歲則布而訓四方。正歲、夏十一月、四方政事與上下之
志、皆有善惡、正歲則訓方以王命數
陳傳道以訓之、令遷
善去惡而則古昔也、而觀新物。註、四時新物出、觀之以
知民志、志淫行辟、則以
政教化正之、黃文叔曰、布訓四方、
使述其舊美也、觀新物、察風俗之變、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

華註音佤苦哇反。註華讀佤哨之佤疏佤者冂頭寬中央狹挍離中間爲鄰侵奪離隔不得逆也○使

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比毗志反。上正其封疆不使相侵此又使絕侵奪之源此職方使邦國小大相維中事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天下之山林甚多山林之名某山某林名不同也物者毛物阜物其類甚多皆因地而異故須辨也利如玉石金錫美材皆是害罔兩山魈蛇虎等辨而頒之各書其事以予諸侯也珍異卽物利之珍貴異常者疏山師及下川師原師皆遙掌邦國內之山川原隰使出珍異以供王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天下川澤亦至多川澤之名某川某澤名不同也物鱗物膏物所出因地而異

利珠貝珊瑚菰蒲魚鹽等害蛟龍罔象諸害頒亦以物利及害爲籍頒之珍異同上致珍異於王諸侯守典者可利其常物上準此

○遼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墳衍遼隰之名。遼同原邱陵墳衍皆可封國不僅遼隰也此則四方之未封諸侯者故遼師掌之既各掌其地名於其中又別三項之異知動植二物亦一一辨之而利之所出亦不遺矣物之可以封邑者。封邑必備民居穀土民居惟取可以爲宅居者若穀土則邱陵地高取其可以藝黍稷者墳衍地下取其可以種稻者若原隰平土或宜五種或宜四種卽三種二種皆可封邑也未封而先物之待有功德也邑該國邑附庸與諸侯卿大夫之邑異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此職嚴飭邦國之居上者灋則八灋治官府八則治都鄙六典則頒之諸侯以治邦國者諸侯欲不聽王命不敢顯背六典也先令其臣不用灋則匡人達灋則以匡之則務令改而遵王制矣慝怨惡也反側背畔等事反側因於怨惡正之而見其有慝卽申明大義陳九灋之不可干九伐之無可逭令反側之念消而不敢不聽命也

○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撢同探語魚據反說音悅。此職統諭邦國之在下者邦國諸侯之民皆王之民也王不能悉治而分屬之邦國使知有君而不知有大君不可也王志王愛萬民之志國之政事王國施於諸侯者也王志隱故誦言之政事共見故道之巡而語之語萬民也語之以誦道二項註面猶鄉也按使民皆知王愛民之志邦國政事之善胥出於王孰不和說而鄉王乎鄉王言正王面見義當如此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都司

馬大小都之司馬於都爲卿大宰立兩之一都之士庶子大小都卿大夫士支庶也其家適亦輔都適子衆庶民也車馬甲兵統都在上在下者言有事調發乃有戒令戒先事而戒令當時令之事皆掌於都司馬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國灋王國之灋政軍政灋出大司馬所以治士庶子及衆庶者學教以道藝灋出大司徒所以教士庶子及衆庶者國司馬大司馬也掌政學在平時聽於國司馬在有事而調發時

○家司馬亦如之。此家邑之司馬也序官云各使其臣正於公司馬而此云亦如之知公司馬亦卽國司馬矣戒令之掌政學之灋無不如都司馬可知

周官心解卷第二十一終

周官心解卷第二十二

諸暨楊莊蔣載康閶訂

秋官司寇第五之一 天地以秋成萬物、秋官掌刑、使民咸就於善而不變、其象似之、故曰秋官、寇、盜賊爲寇者、先王制刑本意主於刑寇、民則不得已而施之、審名官之義、而先王之至仁可見矣、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周官六典、爲經國大法、此官以上四官、家宰則云掌邦治、司徒則云掌邦敎、宗伯司馬則云掌邦禮邦政、惟此官不云邦刑而云邦禁、蓋刑則已犯而施、禁則禁於未犯之先、刑期無刑之意也、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士主察獄訟者、孟子、皐陶爲士、士師諸士之長、鄉士以下皆得統之、鄉士主國中及近郊之獄、近郊王城外五十里、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主遠郊之獄、遠郊自王城五十里外至百里、六遂之民所居也、○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主甸地之獄、甸地自遠郊外至家稍內、去王城百里至二百里、○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主家稍大小都三采之獄、自王城二百里外至五百里、○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訝五嫁反。於王畿主四方之獄訟、兼送迎賓客、○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朝直遙反。朝、外朝、外朝爲聽大獄之所、故朝士掌之、○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司民本軒轅角二星、周以此名官、主民數、列職秋官者、司民之祀、大司寇主之、而獻其數、期刑官念天地之生而愼刑也、祀司民、獻民數、大司寇事、文列小司寇誤、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刑掌五刑二千五百條之灋、以麗獄訟之罪、司刑操定灋、主嚴、使不敢犯、○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

史二人、徒四人、刺千賜反。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變通司刑之灋、主寬、故二官相次、○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約與司盟相次、恐諸侯下及萬民以訟麗灋、故置司盟以主盟誓、而藏其書於司約、敗約而訟、卽加墨殺之罪、所以息訟而省刑也、○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書、苗民罔中於信、以覆詛盟、此帝世所有事、孰謂盟詛不及三王、穀梁之說似不可信、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秋主金、職金掌罰金等、以罰代刑、亦寬恤也、○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司厲掌沒盜賊任器貨賄及家口、刑灋於寇極嚴也、○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賈音古。犬、金畜、司寇所奉、列職於

此猶司馬之有羊人小子也。○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圜於權反○民邪惡已麗灋而非故犯故收之圜土以教之化惡爲善聖人之至仁也○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已麗於罪罪當刑殺以協日未及囚繫以俟及協日卽付掌戮矣故掌囚與掌戮相次○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隸給勞辱之役者卽下五隸也司隸掌之罪隸固盜賊家口四夷之隸亦先爲寇而獲之使爲賤役者也五隸合六百人故徒至二百人○罪隸百有二十人註盜賊家爲奴者

周官心解　卷二十二　秋官　序官　三　經筵堂

○蠻隸百有二十人註征南夷所獲○閩隸百有二十人閩梅巾反○註閩南蠻之別○夷隸百有二十人註征東夷所獲○貉隸百有二十人貉音陌○註征東北夷所獲隸衆矣此選爲役員其餘謂之隸民王次點曰四翟之民南方蠻閩東南之別東方夷貉東北之聚落不見西戎北狄者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而道化先被於南至武王通道於九夷八蠻所獲之民服屬有素故以爲隸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布憲憲禁外刑禁由中國外達四海期天下不犯也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禁官不得以灋行私而害民○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禁暴禁奸民又兼牧奚隸出入蓋奚隸本盜賊而人衆不可不嚴禁也氏字疑誤增下皆世事云氏此職不必誤由與諸氏同列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野廬氏掌達國道路必徧知水陸經由之處非世傳不可故以氏名官此下二十二氏皆世職○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蜡清預反音覷○註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按掌骴禁聖王之至仁列職刑官示刑當也○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雍於用反○註雍隄防止水者○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萍音平○註萍氏主水禁萍無根而浮取其不沈溺○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註寤覺也按主夜禁以防姦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烜註音燬又許遠虛鴛二反○祭祀主取明水火於日月列職秋官取其明潔註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

周官心解　卷二十二　秋官　序官　四　經筵堂

人徒六十人條音滌○本官主八人公六人此六人誤也當作八杜子春曰條當爲滌器之滌註滌除也狼狼扈道上○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閭二十五家總門此官主守閭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冥迷形反○冥氏掌掩取猛獸以除害○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庶音炙○庶讀炙除毒蠱之官劉執中曰毒蠱病人非一種下士一人者掌方書治禁之灋○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穴氏取蟄獸所藏者○翨氏下士二人徒八人翨音翅式至反○翨鳥翮掌攻猛鳥而獻其翮猛鳥爲鳥害故攻之○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柞側百反○柞氏掌除木以爲穀土○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薙天計反○薙氏掌除草以爲穀土○硩蔟氏下士一人徒

二人。硩音摘，蔟蒼屋反。○鄭司農曰，硩讀擿，蔟讀爵蔟之蔟，巢也。按，硩蔟氏覆妖鳥之巢，爲民驅不祥也。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翦剪除，主除蠹蠹。○赤犮氏，下士一
人，徒二人。犮音拔。○註，赤犮猶言捇拔，主除蟲豸埋者。○蟈氏，下士一人，徒
二人。蟈音國。○蟈，鼃黽也。掌除其物，蟈無害於人，亦除之，當爲祭祀等事。○壺涿氏，下士
一人，徒二人。涿知角反，又音獨。○註，壺瓦鼓，涿擊之。按，掌除在水爲民害者。○庭氏，下
士一人，徒二人。註，庭氏主射妖鳥，令國中潔清如庭。○銜枚氏，下士二人，
徒八人。註，銜枚，止言語囂讙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爲繣結於項。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耆巨夷反。○註，伊耆，古王者號，始爲蜡以息老物，此主王之齒杖，以伊耆名官，或取其姓氏與。疏，杖，老者所依，秋，長老之方，故在此。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
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
胥八人，徒八十人。大行人，掌大賓大客之禮儀，以親諸侯；小行人，掌邦國之禮籍，以貳大行人；司儀，掌九儀以詔容儀辭令；行夫，主行人勞辱事，而職邦國小事之使。三子遞問曰，大行人以下至掌交九職，所掌皆親邦國禮事，不列禮官而列刑典，何也。曰，此聖人之至仁也。刑者，慘毒之事，何忍用之於民。觀刑典一官，以司寇立名，則刑之所加，特盜賊爲寇者耳。臣民違犯而用刑，豈聖人之心哉。蓋至不得已也。思違犯受刑，不由禮也，而禮之顯耀，莫如邦國朝覲聘問巡守會同。周公設大行人以下諸官，既掌王朝賓客，又并施之列邦，使皆準此以行賓禮，庶王國至諸侯，天下無不由禮，而民亦從禮而不犯，又令諸官列於司刑之職，并令重禮慎刑，而不爲暴，而刑措之治乃可循致也。是非至仁，何以列職如此。○環人，中士四

周官心解　卷二十二　秋官　序官　六　經筵堂

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環，環轉之義，掌達節使周環天下，又環衞賓客所操，故曰環人。○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
十人。註，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有才知也。按，此主四夷之賓客。粹乎仲曰，大行人以中大夫二人掌禮之綱，小行人以下大夫四人掌禮之籍，威儀煩縟屬之司儀，小事纖悉達之行夫，衞其行李以送迎之，責之環人。及六服之外番國入見，雖不能同於中國之禮，先王待之，又特建象胥之官，無往不接以禮，天下亦何事刑禁之防哉。○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掌客，掌賓客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掌訝，中士八人，府二
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訝五嫁反。○掌訝，掌與訝士送逆賓客，又兼致積及待事。○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註，主交結諸侯之好。○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二官闕，不可強言，以上例之，大約亦掌賓客中事者。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
人，徒二十人。大行人以下，主邦國，此朝大夫掌都鄙，故與都則列行人諸官之後。國，大小都也。言國該家。註，此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國治，而命之爲朝大夫云。按，庶子不命，故列下士之下，亦朝大夫屬官。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
徒八十人。註，都則，主都家入則者也。當言每都，如朝大夫及都司馬云。○都士，中士
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士

亦如之。都士家士，則掌都家之獄訟，三月當上大司寇聽斷者，故秋官終於此。註，都家之士，治都家獄訟以告方士者也，亦當言每都、

周官心解卷二十二終

周官心解卷第二十三

諸暨楊莊蔣載康闡訂
受業姪孫 式九 君錫 校刊

秋官司寇第五之二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詰起吉反。○大司寇掌刑，威天下之不善者，令歸於善也，刑不避貴勢，灋乃無不行，故首及刑邦國之典，建者，因諸侯有罪而建，必三典，輕重貴得宜也，詰，嚴飭因加刑於有罪，而並使四方知戒也、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封之國，未習於灋，故刑輕、二曰刑平國用中典。承平守成之國，有違灋犯，不得過輕過重，故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既無紀綱灋度，又舉國同邪，致

有篡弒叛逆之大惡，灋當極重，註，重典，伐滅之，愚謂五刑皆重科、

以五刑糾萬民。此萬民，不專庶民說，五刑皆司寇之灋，以所施之地而別為五也，糾，糾督之，使歸於善

一曰野刑，上功糾力。註，功，農功，力，勤力，按農事無功在惰，以刑糾之，乃不敢不勤力而自進於有功，下四者放此、二曰軍刑，上命糾守。註，命，將命，守，不失部伍、三曰鄉刑，上德糾孝。註，德，六德，善父母為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註，能，能其事也，職，事修理、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暴依註作恭。○愿，質厚謹良，註，暴當為恭，字之誤也、按此五刑不及宮中之刑者，宮刑建於小宰，統於大冢宰，非司寇所得與也，又司刑五刑墨劓宮刖殺，此五刑，以所上所糾不同而異，若罪犯已麗於灋，則仍用司刑五者，此野刑等分列其目，輕重等差，一一詳明可知、

以圜土聚教罷民。罷音皮。○民不能強於善而爲惡，故日罷民，此卽地官司救民之有過失者。註、圜土、獄城、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爲善也、按此罷民罪過已麗於灋、以非故犯、故納諸圜土、而不用司刑之灋、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寘支試反。○害人爲衆人患害也、此爲害大、不同下害州里之近則已麗於灋、可知、猶未忍終棄之而加司刑之罰、非故犯也、故於圜土繫教之、庶困悔而改、註、寘、置也、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著其背、按亦去冠飾、上罪三年舍、中罪二年舍、下罪一年舍、此不及見司圜、○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註、反於中國、舍之還故里、不齒、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愚按玉藻、縞冠元武、不齒之服也、○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註、出、逃亡、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造七報反、又昨早反、朝直遙反、下同

○訟、因事而爭、所告未及大罪者、註、造、至也、按使訟者兩至、面質其事、庶僞者畏憚而輸服、所以禁民訟也、卽旣至、不遽聽、也、又使入束矢、不入、是自服不直、而誣罔可罪、亦所以禁之也、迨旣至旣入、而聽之、直者還其矢、曲者沒入、而又加罪、則罰與刑交及、而無情者自不敢訟、惟大司寇爲然、若訟於庶官、必無入矢之事、下入金同、註、一弓百矢、束矢、百個、或日、五十矢、朝、外朝也、○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劑子隨反。○獄、以大罪相告、劑非市易質劑之劑、乃盟約之約劑、掌於司約者、訟必珥而辟藏、不信者墨、大亂六官辟藏、不信者殺、情虛不敢辟藏、所謂禁民獄也、三十斤爲鈞、金、赤金、銅也、入金示堅、猶入矢示直、朝、外朝、左九棘之下、致之於此、以聽獄也、必三日乃聽、猶冀獄解、訖不解而聽之、直者反其金、曲者沒入而加罪也、約劑必有兩、必兩造皆入乃聽、若一人入約劑、一人不入、卽可坐以虛罔之罪、

以嘉石平罷民。註、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按平者、爲罷民險陂、故坐諸嘉石、令改悔以平之、

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灋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桎音質、梏古毒反。○此卽地官司救民之有邪惡者、罪過、邪惡之人、罪出於過誤也、麗、附也、未附於灋而害於州里、其罪較輕、故不納圜土、而坐諸嘉石也、當去冠飾、加明刑、此不云明刑、文已見司救、木在足曰桎、在頸曰梏、坐日桎梏、役時脫之、註、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役月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宥、寬也、按嘉石罷民、與圜土罷民殊、故旣宥而舍、無反國不齒事、可知、然使州里任、知州里加檢束矣、任、猶保、保其後不爲邪惡也、

以肺石達窮民。肺芳廢反。○註、肺石、赤石也、按形如肺、故曰肺石、樹外朝門右、窮民見下、與大僕窮民別、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惸其營反、長知丈反。○遠、九州、近、畿內、註、無兄弟曰惸、無子孫曰獨、按老無子孫、幼無父兄、其家丁壯、以冤誣死、欲申理於上、而其長弗達、長與通謀過抑之也、立於肺石下三日、士卽聽辭告上、而罪其長、則與爲申理可知矣、上、王及大司寇士、朝士、士師等、長、諸侯若鄉遂大夫及都鄙長官皆是、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縣音懸、挾子協反。○先王制刑之灋、威赫難犯、使民觀象、使知所避、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註、涖、臨也。按天府、春官天府、藏重器者、大司寇、刑官之長、大盟必涖、盟書示背盟刑不貸也、盟書已告明神、登於天府、亦神明奉之、此所登、盟書之正、疏、大盟約、王與諸侯大會同而與盟、約誓之辭也、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會、古外反。○大盟約盟書所係甚重、防竄易、故要官皆藏其貳、貳、盟書之副、大史內史、列職春官、近王要職、爲王可按、按也、司會治典要職、故亦藏貳、六官、則六職之長、王之大臣、各藏其貳、以爲異日勘核之地、不信而敗盟者、安所逃其罪與、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弊、必世反。○獄訟、以重罪告訐、以輕中重三典定諸侯獄訟也、邦灋有八辟之麗、以議親議故議賢八者斷卿大夫之獄訟也、邦成非士之八成、乃治典中八成、所謂比居簡稽版圖八者、皆庶民之執據、一成而不可變、故以此弊庶民之獄訟、或謂邦典邦灋、既不出刑典、邦成不應舍本官而外取、不思士師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歷數至八、無一非盜賊奸人、爲不待教而誅者、聖世設灋以待大憝、豈有據此斷庶民之獄者乎、此論不可通矣、

大祭祀，奉犬牲。疏、犬屬西方金、故司寇進之、○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註、戒之日、卜之日也、按卜得日、大宰誓於百官、司寇涖之者、不敬事者、行罰、戒百族、大宰不與、司寇親之、百族、庶人執事者、若酒漿醢籩舂饎諸人皆是、○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亨、普庚反。○納亨、致牲於鼎而亨之、爓於鑊在前、亨用明水火、出於秋官司烜、司寇當贊前王、親爲王道也、凡大禮必司寇前王、故納亨前王、祭之日、又前王也、按日、終日、納亨以後、王有事於門外、皆前王也、○奉其明水火。註、明水火、取於日月者、按司烜取明水火、而列職秋

官、故大司寇奉之、亦取嚴肅清明之義、

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喪前王、未殯前王尸、既殯前王柩、事死如生也、與大喪遷尸、大僕扶右、射人扶左、同義、

大軍旅，涖戮于社。註、社、社主在軍者、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註、屬、士師以下、蹕、止行也、按大祭祀、大賓客、大軍旅、大田獵、后之喪、皆大事也、王出、大司寇皆令其屬蹕、王介甫曰、小司寇國之大事、使其屬蹕、事在國中而已、大司寇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則事通國野、愚謂小司寇不應與大司寇同、彼大事作小事爲妥、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掌字下當有建邦二字。○外朝、在庫門外、皐門內、事至大、致萬民而詢之、詢、問、以所謀也、詢國危、有兵寇、問何以守、詢國遷、問徙都可否、何所爲善、詢立君、國無適長、庶者孰賢、或王乏嗣、而選宗支也、六卿之貳皆有建、惟小司馬文闕、小司空全闕、無所考、其他若小宰建邦之宮刑、小司徒建邦之教灋、小宗伯建國之神位、無不特有所建、列於文首、而小司寇不然、大非體例、及觀後朝士職文首云、掌建邦外朝之灋、乃知此係後儒竄改移易、不可不改而正之也、夫朝士、上士也、偏觀全經、有以上士建灋者乎、上推治教禮三官、有以卿貳中大夫之尊、而無建者乎、然則小司寇無建、而朝士反有建、此竄易之顯然者、爰改移以復其舊、

○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鄉、許亮反、長、知丈反。○百姓、卽萬民、州長帥之、則六鄉之民也、司徒之教、六鄉最備、賢能之所萃、故詢之、三項事異、皆當三詢、一詢羣臣、北面之三公、及在西面者、再詢羣吏在東面者、三詢萬民、百姓從州長北面者、三詢總以萬民爲重、羣吏、諸侯之臣也、朝士職云、右九棘、公侯伯子

男位焉羣吏在其後諸侯不親至、而其卿大夫在王朝故亦東面也、○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弊必世反○擯揖之使進敘進而問如下斷獄、一訊再訊三訊之敘也、事大難、屑志易恇怯、詢之而萬衆同心、則志強、謀大難斷、訊之而萬衆協一、則謀定、而可決、弊斷決也、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五刑、卽大司寇糾萬民者、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是也、附猶麗、刑、司刑之五刑、墨劓宮刖殺是也、訊亦問、附於刑可以弊矣、用情訊之、以求其致罪之實、冀有可出也、得其情而猶不遽弊、必至旬乃弊、審慎以求可出者、無所不至也、用灋卽司刑五刑之灋、用墨用劓皆是、皆聖世所援允當之律、不同後世意爲重輕者、書刑書及罪狀、用灋必讀書、使受刑者無怨、人知懲戒也、○凡命夫命婦

不躬坐獄訟。此以命夫命婦該王族、與下節皆互文爲對獄發、鄭註、躬身也、不躬坐、必使其屬若子弟、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愚按喪服言諸侯之大夫、子男之大夫一命、則一命亦不躬坐獄矣、王一命之士、一命之婦、亦不躬坐獄可知、○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卽市。此以王族兼命夫命婦、觀下掌囚掌戮可見、鄭司農云、刑諸甸師氏、禮記、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按記文王世子、釋經者不及殺偏、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此已附於刑、恐其濫失、而以情訊之、乃有此五聽之求也、情、民致犯之實情也、非聽者竭己之實心以求之、亦無由得、故此經緊承上來、疏、呂刑、惟貌有稽、在獄定之後、此五聽亦在要辭定訖、恐其濫失、更以五聽觀之、以求民情也、一曰辭聽。已附於刑、訊之而辭屈者當罪、訊之而辭直者應出也、二曰色聽。訊之而色慍者當罪、訊之而色恧者含冤也、三曰氣聽。訊之而氣怯者當罪、訊之而氣憤者負誣也、四曰耳聽。訊之而聽眩者當罪、訊之而聽明者言可信也、五曰目聽。訊之而目眊者當罪、訊之而目瞭者心無僞也、色氣耳目之異、皆于辭見、而辭亦自有回邪正順、矯誣誠實之不同、故五聽辭居其一、而總曰五聲也、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辟亦灋也、邦灋、司刑五刑之灋、大司寇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實者、不可概施刑、故有八辟之麗以寬之、附刑、卽前經附於刑、謂議以八灋、而仍在刑灋中也、則又審其情罪、許出罰鍰以贖刑、曲禮、刑不上大夫、周家之忠厚如此、卜年卜世宜矣、一曰議親之辟。親、王族、親議、議其差等、辟有定灋、差等攸分、亦不可易、如親者罪降幾等、至親降尤多也、下放此、二曰議故之辟。故舊、知舊、與王同學齒序及相好、三曰議賢之辟。賢、德行交推、四曰議能之辟。能、才能卓越、五曰議功之辟。功、勳銘大常、六曰議貴之辟。貴、列爵於朝、七曰議勤之辟。勤、盡瘁事國、八曰議賓之辟。賓、諸侯來朝及聘臣、或夷使、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刺七賜反、斷丁亂反○此專以庶民之罪言、以在上者旣有八辟之議、又有罰以贖罪、且下不得議上也、刺、殺也、以當殺與否三訊也、前此弊罪、旣再三審慎、此則旣弊之後、又三訊也、然此一條、專就死罪言、罪固當死、或此民素日爲善、可以原宥、又加三訊、斯不至重輕失宜而得中、故三訊特重訊萬民、三刺掌於司刺、又兼三宥三赦之法、以司刺立名、重死罪、三刺亦於外朝、羣臣西面、羣吏東面、萬民從三公州長北面、司刺掌三刺之法、同在可知、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一訊羣臣、以當刺訊羣臣、二訊羣吏、訊羣臣後、又以當刺訊羣吏也、三訊萬民、旣訊羣吏之後、又以當刺訊萬民也、○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

刑註、宥寬也、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鄭剛中曰、上服、服上刑也、下服、下刑也、按所刺宥、訊之而以爲當刺當宥也、羣臣羣吏、各有刺宥、而聽於民、從衆爲公也、上服民以爲當刺者、民言當宥、則下服矣、如殺降爲剕、爲宮、剕是也、然下服中亦有死罪、考司刑殺罪五百、則斬降而殺、殺降而磬、亦下服也、凡以協乎中而已矣、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比必里反、上時掌反。○民數司民掌之、而主之大司寇、司寇刑官主秋、秋物成、故登民數以刑官而職此、期以生民爲念、而無枉濫也、註、大比三年大數民也、人生齒而體備、男八月生齒、女七月生齒、按自及大比至制國用、蓋大司寇文、而誤入小司寇者、當還大司寇、○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藏、得民數乃制國用、以國用出於民也、按民五人授下田、六人授中田、七人授上田、七人以上、又加餘夫之田、至十人、析之而授下田二夫、下此四人三人二人、各授餘夫之田、有差、民數之多寡、允賦斂多寡所係、故必據此以制國用、

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鑊戶郭反、亨普庚反。○惟小祭祀奉犬、降於大司寇、禋祀鼎鑊、皆用明水、故鑊水鼎水、皆小司寇實之、鑊以爓、鼎亨則熟之、

大賓客、前王而辟。辟婢亦反。○大字當作小、大賓客、即朝覲會同、大司寇已前王矣、此當是小賓客四夷之君來朝、及其臣來聘也、前王、爲道辟、辟除使行者辟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亦前尸柩而辟、

小師、涖戮。征伐、王不親行、而遣將者、爲小師、涖戮、亦戮於社、時涖之、○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大當作小、小祭祀、小賓客、小喪紀、小事也、王出、小司寇令其屬蹕、屬、上士以下、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此又大司寇文而誤入者、註、司民、星名、軒轅角也、按有大民小民二星、大司寇於孟冬祀此二星、而獻民數於王也、註、進退、猶損益、國用民衆則益、民寡則損、按此每歲事、民數、歲不同、遇泰時則衆、凶札則寡、此圖國用、亦大宰事、但三年大比者、酌其中、此則因時爲一歲之額耳、或曰、安見此爲大司寇文、曰、民爲王之所天、其獻至重、王且拜受、胥可以此大事、職之其貳者乎、考司民職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直云司寇、不云小司寇也、又云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又云司寇不云小司寇也、此爲大司寇文而誤入於小司寇、斷然無疑矣、此二十二字、當在及大比二十七字之前、上接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之下、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歲終一歲之弊不少矣、又令羣士各計未結者、另存未上、他若邦典所定、邦灋所斷、邦成所弊、取已定之讞案而登諸天府、則謂之中、此輕重得宜、堪垂準則於天府見協於天心、不致少私也、此經十五字、亦大司寇文、上接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之下、大祭祀奉犬牲之前、大司寇登於天府者三、其一大盟約、其一大比民數、一

爲弊獄之中、事皆類次、斷不容割裂經文、強移小司寇文中也、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

令羣士。李茂夫曰、令羣士三字、疑衍文、○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五官皆於正歲帥屬觀象、而此更於正歲令布憲也、布憲於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小司寇於此正歲先下布憲令明年正月徧布邦國都鄙及四海也、正歲前而正月後顯然矣、註、宣徧也、憲懸之、按刑禁、大司寇之三典五刑小司寇之八辟、邦灋、士師之八成、刑也、士師之五禁、五戒、禁也、註專言士師之五禁、偏、○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會古外反。○此歲終事、得屬之計、令致之王與冢宰、李茂夫謂此當在正歲之上、不知正歲爲周正子月故也、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

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左右音佐佑。縣音懸。註、左右、助也。按、左右刑罰、令民知禁不犯。司寇五刑及小宰宮刑也。宮、王宮。小宰有宮刑。官、官府。司寇有官刑。國、此兼城中及鄉。司寇有國刑。鄉刑。野、甸地。司寇有野刑。軍、軍中。司寇有軍刑。鄭剛中曰、徇於朝示貴者。縣於門閭示賤者。按閭、二十五家。其門爲閭門。概廣宮禁縣宮門。官禁縣府門。國禁城中縣城門。城外縣閭門。野縣里門。亦二十五家同於閭。軍禁縣軍門。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先後刑罰、先戒之。不從而後用刑罰也。此因舉大事、慮民易犯、故先戒之。誓、猶誓神之誓。言灋必不貸。軍中尚嚴、故用之。誥者、詳明徧告。會同王有從軍諸侯、各以師從、恐淆雜不整。故

用誥。禁者、禁止。田役獲禽易爭。故用禁。國中都鄙無事。何須戒。戒則因兵寇而飭守也。國之守貴至嚴。故用糾。糾者、嚴詞以繩切之。都鄙紛錯、不能偏戒。但須戒而令縣之。憲、灋也。縣憲各都鄙、使其長嚴戒也。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閭比毗至反。比追必里反。刑典主嚴禁寇賊。故以司寇名官。此掌捕寇之灋。而與敎職事地官族師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又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比追胥。此皆敎職中事。而追胥之令則出刑典。刑罰慶賞胥士師職之。故列於此也。相安、因相保而安也。相受者、閭之二十五家外此不受。寇無所容隱矣。追、追逐。胥、交相伺察。二者必同心同力、乃可相濟。故比之而齊同者慶賞。不協力者刑罰也。

掌官中之政令。註、大司寇之官府中也。愚謂據此知六官官中之政令皆其攷掌之。○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弊必世反。鄉遂縣方諸士、各以獄訟上大司寇。大司寇所統至多。豈能偏察。士師四人乃共審察其辭。知其情罪當死當刑。以詔大司寇。然後大司寇審之而斷弊。乃無誤也。致邦令者、大司寇已弊之獄、當死當刑、下所司行之。亦士師掌事也。此又六官通例。知大宰以下五官。凡羣吏取正官裁決者、胥宰夫等察之。以詔正官。而正官乃決之。既決而令羣吏又以付宰夫等。而正不與矣。此宰夫與士師等所以爲攷也。與攷、考核也。故主察攷成事也。故致令。掌士之八成。此八成與小宰八成大略。彼八成、以執據顯然。一成不可變。故云成。此則橫逆之徒、罪大惡極、律無降原。亦一成不可變。故云成也。八條專爲寇設。司寇之所以名官以此。士以刑除寇者也。司寇以下六十屬皆士。八者士所其執。故以士之成言。一曰邦汋。汋上藥反。邦汋、倡亂者謂之汋者。如水

伏地流、忽穴地而起、突高數尺、猶齊之踴躍然。言邦汋使一邦盡駭也。二曰邦賊。邦賊、聚眾恣殺、賊害官吏百姓者。三曰邦諜。爲賊間諜、句引乘機爲亂。四曰犯邦令。倚恃賊黨、距違朝命。五曰撟邦令。撟音矯。稱詐詔旨、妄爲執殺求取。六曰爲邦盜。攻劫倉廒府庫及擄掠民間者。七曰爲邦朋。如張角結連三十六方以俟起事。八曰爲邦誣。造妖言以惑眾、如劉福通埋隻眼石人、造童謠以倡亂。八者皆以邦言、圖危宗社、非止害於氓庶也。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辯讀如字。凶、凶札。荒、饑饉。邦遇此八項、姦慝易於乘隙。治之以荒辯之灋、乃可消弭。所謂荒辯者、地界各別、歲之美惡、所在不同。卽荒地亦有差分。分別而敷治、如下云云是也。劉迎曰、上饑發上年之粟、中饑發中年之粟、下饑發下年之粟。皆自荒辯之灋知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移民者、就豐賤。通財、移豐地之財於荒地以給之。糾守、正防禦八項

姦慝之政下荒地糾寬交荒地糾嚴上荒地糾極嚴
也緩刑寬荒地平民刑虐而特嚴於入項姦慝也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傅音附劑子隨反○此
見庶民獄訟以邦成弊
之也小宰八成四日聽稱責以傅別七日聽賣買以質
劑一爲民閒以財假貸一爲民閒以財市易以財訟者
莫切於二項故擧以示例知其他政役比居等
皆一一以八成爲馮斷矣與士之入成無與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刑陰類勝國之社稷揜上棧
下不受天陽又北牖以通死
氣陰莫甚焉易彥詳曰媒氏男女之陰訟聽於勝國之
社類也此祭勝國之社稷以刑官爲之尸亦類也按獄
訟既成士師協日刑殺所司
尤陰慘故以爲勝國社稷尸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大司寇大祭祀前王大賓客前王
小司寇小賓客前王而辟皆禮事
此王燕出入非禮事士師前驅而辟
差降之等秩然疏燕出入宮苑皆是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洎其異反鑊戶郭反○李
實之曰沃尸及王盥沃尸
盥及王盥也按祀帝禮隆意沃盥當用明水祀五帝小
司寇實鑊水故士師增之與沃盥無涉洎鑊水亦明水
祀五帝沃尸及王盥餘沃盥者疏甚明晰疏小祝大
祭祀沃尸盥小臣大祭祀沃王盥如是則冬至夏至及
先王先公小祝沃尸盥小臣沃王盥矣鬱人云凡祼事
沃盥惟在宗廟祼時按此又兼大賓客言以諸侯來朝
行禮於廟上公再祼而酢侯伯
一祼而酢子男祼而不酢也

凡刉珥則奉犬牲○刉音機珥音衈而志反○註珥讀衈刉
衈釁禮之事毛者曰刉羽者曰衈按犬
毛物惟刉用之及衈雞從犬大司寇大祭祀奉犬小
司寇小祭祀奉犬士師則釁事奉犬亦差降之等也

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註諸侯來朝大喪亦如
若燕饗時
之大司寇文所謂凡邦之大事使
其屬蹕也士師六十屬之長

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註逆軍
旅反將
命也犯師禁干行陳也
按禁於先不從禁乃戮

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歲
終
令正要會爲小司寇欲致事於冢宰正歲子月小司寇
宣布於四方憲刑禁士師又於是月憲禁令宣布於四
方所及遠此憲於國及郊野所及近蓋國中郊野爲王
所自治惟恐民易視而遠犯故於此正歲先憲而示之
聖主刑期無刑之至意也憲國
及郊野已下鄉遂縣三士矣

○鄉士掌國中○王都城中至近郊方百里之地於此制六
鄉所謂國中長子徐錦曰國中宜專指王
城內言曰地官鄉大夫國中自七尺至六十野自六尺
至六十有五皆征之此國中城中也野則近郊以內此
顯據也鄉士所掌斷以此爲限註文不可從國
中占地方百里除宅田工田賈田外盡民居
各掌其

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註鄉士八人四人分主三鄉按鄉
遂縣三士皆各掌民數以其地爲
王所自治也糾戒於民數
糾戒之恐其陷於罪也
○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

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朝直遙反○
聽獄訟訊之
也察辭以五聲求情也辨又精思以別之則當死當刑
已得其槩而不敢自擅也又分當死當刑之罪而錄其
全案擧切要者而標識之至旬日乃上諸朝與衆共聽
也居鄉遠者五十里近者在城故以旬爲限職衆職朝
外朝三子澄曰辨獄訟
獄重訟輕當別異之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

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此職聽於朝也
訟入束矢獄入
鈞金在此時職聽擧司寇重正官也羣士小司寇以下
士師鄉士中士十六下士三十二司刑掌五刑刑罪二
千殺罪五百皆掌之故聽訟必與也灋即司刑所掌各
麗其灋以議獄訟羣士各援一條以擬此案司寇乃酌

而取之、斷獄、入鈞金以聽者、其罪重、弊訟、入束矢以聽者、其罪輕、斷弊皆司寇主之、○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獄訟成、案定也、註、中者、刑罰之中、協日刑殺、協合也、和也、和合支幹善日、若今望後利日也、按刑殺在鄉士、刑殺之日、出於士師、肆之三日、肆於市三日、示衆令徵戒也、此據死罪言、刑罪不肆、○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會於司寇聽之之日、舉司刺三訊之灋而加宥赦也、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註、屬中士以下、按四者皆邦之大事、蹕以司寇之令、士師蹕宮中、鄉士蹕城中及近郊、固降殺之差、此及遂士所蹕、則各因地分禁、如郊祀不得喪服哭於道等令、如令氾埽反道也、參疏、大祭祀祭天地四時迎氣及廟中大享、大喪紀葬所經由、大軍旅王行所經、大賓客四方諸侯來朝、各由一方出入、並過六鄉、是故各掌其鄉之禁令、

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爲、於僞反、辟音闢、後並同。○王燕出入、士師爲前驅而辟、鄉士爲三公邦事前驅而辟、差降之數秩然、

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疏、大事、征伐田獵之大事、故戮犯命也、

○遂士。掌四郊。四郊、自近郊五十里外至百里遠郊爲限、皆六遂之民所處、四郊占地三同、除官田牛田牧田賞田外、皆民居、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註、遂士十二人、二人分主一遂、○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去王城至近五十里、遠者百里、故二旬乃士事於朝也、○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于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主不親往、亦三訊可知、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黃文叔日、大事、即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也、鄉舉其目、遂舉其凡、按鄉士蹕國中近郊、此遂士蹕遠郊、各蹕所掌之地也、

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爲、於僞反、○鄉士爲三公前驅而辟、此爲六卿、亦降殺之差、

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亦犯命於所掌之地、故戮之、

○縣士。掌野。野、即甸地、自百里遠郊之外至二百里、以甸地之民爲王田作供稅、故名野、必以縣士主之、蓋萬有二千五百家爲遂、二千五百家爲縣、甸皆公邑、各分二千五百家爲邑治之、故以縣名、非縣地之縣也、甸占地十二同、民居之外皆田、各掌其縣之民數。縣士三十二人、各主一縣之民、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此以三旬、土事以甸地近者百餘里、遠者二百里故也、○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亦司刺三訊可知、鄉獄王親聽、遂獄令三公、此令六卿、降殺之差也、

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惟言大役不言大事以甸地之衆以田作為重惟大役乃調邦之大事亦地遠不及也若其地有大事亦縣士各掌禁令可知若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為于偽反。遂士為六卿前驅而辟此為大夫亦降殺之差○方士掌都家註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大都在畺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不言掌民數民不純屬王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註三月乃上要又變朝言國以自有君異之○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註成平也疏成采地之士所平斷文書○獄

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註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但書其成與治獄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註方士十六人各掌其方四人主一方也其方以王事動衆則為班禁令以時脩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縣灋小司寇正歲宜布於四方者小司寇下布憲布憲於正月又宜布於都家而令縣之以示民也時一歲四時帝王刑灋胥因天時故隨時脩飭歲終四時徧矣故省之誅誅玩灋者賞賞遵灋者蓋誅賞都家之士或其屬註誤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治直吏反。註都家之士都士家士也按所上治都家士以所治小訟上方士也治小不應煩大司寇方士則專主斷之也註誤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訝五嫁反。諸侯之民來王國而有獄訟則訝士掌之○論罪刑于邦國既已定罪施刑則以其罪其刑告其君也獄大者其先亦上司寇斷弊可知○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造七報反。四方諸侯以事乖爭須司寇斷弊者必先詣訝士訝士乃上之司寇也士司寇以下皆是○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註亂獄若君臣宣淫上下相虐按亂獄罪大遙斷或失其實故訝士受命往聽也訝士以獄上王與司寇弊之或刑或殺復下訝士施行所謂成之也惟亂國乃有亂獄此司寇職中所謂用重典者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為于偽反道音導。以其掌四方獄訟待士治者得道之故兼賓

客之送逆也此行人大小行人之屬掌訝也有治賓客自治其臣屬也訝士詣刑律故贊賓客治訟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邦之大事軍旅田役也以此聚衆庶慮民犯灋而讀誓禁也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三曰禁此讀誓禁以軍旅聚讀誓以田役聚讀禁也○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朝直遙反長知丈反罷音皮。建邦二字本小司寇文而誤竄於此謹去之以復經文之舊棘急也有刺能傷物刑之嚴急似之又吉也凶事桒匕吉事棘匕有吉祥之義刑不善而人知反善刑之吉祥似之左植九取三孤六卿之數孤以下皆內臣有主道故位左羣士卿大夫諸屬也右植九取上公命數侯伯七

子男五皆從上公九命遞降也諸侯外臣有賓道故位右羣吏公之孤及諸卿槐之言懷也有懷愛懷來之義情罪可疑懷愛之而不忍置瀍乃來萬民以訊之而加宥赦故植槐以標之面天子南向之面也植三囘合三公位數且本數三其德仁仁者好生三槐面王令左九三三右九三三咸取準於王面也州長帥眾庶在三公後而不言鄉大夫卿大夫卽六卿已位於左也眾庶卽六鄉萬民小司寇三日訊萬民王欲免之而親會其期正訊此眾庶也外朝在庫門外皋門內嘉石肺石皆在皋門內嘉石左屈罷民肺石右伸窮民大司寇民之罪過未麗於瀍者桎梏而坐諸嘉石使畏罪而平其不平民之惸獨欲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而告於王所以達其冤抑聽辭之士卽此朝士此王視外朝之位

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辟音闢。朝士胥六徒六十其屬也王御外朝來觀者眾朝士令其屬各執鞭叫呼趨走以驅之且令辟開毋迫近此節觀者

○禁慢朝錯立族談者。註慢朝臨朝不肅敬也錯立族談違其位傳語也按此禁約束在位者此二者王視外朝朝士所執之瀍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此三項皆失於人者或遭刦剥或竊取或欺誘或已遺亡得獲之必委置外朝告於朝士必旬乃舉俟其主來識不來識則大者入官小者給得之之人人民或奴婢或子女疏告於士得物之人告朝士此外朝平時之瀍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國期音基餘並如字。國中一旬據鄉士郊二旬據遂士野三旬據縣士都三月據方士邦國期據訝士期內聽期外不聽疏謂省煩息訟按亦恐日遠無據易爲詭也此聽訟於外朝之瀍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責側賣反。此十二字疑當在凡民同貨財節之下判半分可合者但持其半以訟也責以物貸人也責以判書爲執憑故但入判書仍聽之也與凡屬責節式背而事相類此下五節爲士通例於朝士著之以外朝爲聽獄訟之總所故也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瀍行之犯令者刑罰之。鄭司農曰同貨財者合錢共賈按以國瀍行之物必合度量淳制而又無飾僞過關市則輸稅而不避是也犯令者反是故加刑罰此令出於朝士故及之同貨財者先告朝士可知在近郊內告鄉士遂告遂士甸告縣士三采告方士皆可

○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屬如字或音燭傳音附。屬責一責而輾轉相屬亦輾轉責償者也傳傳別小宰八成聽稱責以傳別云地傳者傳別由其地之長官猶貸劑出於市之質人非民閒得以私造故云地傳令轉相貸者各呈地傳也又恐情緒多事不易晰故各令供辭以聽之

○凡盜賊軍

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鄭司農曰盜賊羣輩若軍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按盜賊本可殺至眾盛若軍且爲國患又變起一時不暇上請殺之且受賞夫何罪

○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疏士朝士按既先殺人其人應死或家欲報之而仇已遠遁報之無從但以其事告而朝士書之異日殺以報讎卽無罪也殺人罪重卽鄉告鄉士遂告遂士無不上達於朝而朝士書之者疏以士爲朝士亙然

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刑瀍豫定小司寇縣之於正歲而使宣布四方士師亦於正歲帥屬而憲於國中郊野正月之吉布憲執節而宜布於邦國都鄙及四海皆爲一歲定瀍若邦有凶荒札喪寇戎則刑瀍宜寬以在下不敢自擅故下令令之使貶損也云慮令酌於害之淺深以上而司寇定之可知此變通之瀍由朝士下者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登、上也、司民以登民數為職、生齒見前、註、版、戶籍、下、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按國中、據六鄉、自城中至近郊、都鄙三等采地、皆自城中至近郊、準王鄉、郊、王遠郊、制六遂、都鄙遠郊、亦準遂、野、甸地、王甸分縣制邑、都鄙之甸、亦準王甸、辨者國中如干、都鄙如干、王之郊及野如干、都鄙之郊及野如干、皆別其數、異其男女、雖同一家、注別男女、不合淆雜、歲登下其死生、著生去死、歲歲書之、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比必里反、會古外反。註、司民、軒轅角也、疏、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

小民、註、三官貳佐王治、當以民多少、黜陟主民之吏、按內史掌八枋以詔廢置、司會贊大宰逆治均節財用、太宰則須職征稅、制國用、考功黜罪、無所不統、故皆受民數之貳以贊治也、　又按詔司寇不言小司寇、祀司民亦不言小、皆大司寇也、然則小司寇及大比一節、孟冬祀司民一節、當歸於大司寇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劓魚器反、刖音月。刑止於五、五刑各五百條、罪入五刑者、惟一條得其中、得中者為當灋、故司刑掌其灋以麗民罪也、註、墨、黥也、刻其面、以墨窒之、劓、截鼻宮、丈夫割勢、女子閉宮中、若今宦男女也、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殺、死刑也、書傳、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畧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畧也、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

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註、詔刑罰者、處其所應不、按司刑掌刑灋、麗罪必毫釐不爽、司寇弊鄉遂等獄、司刑必與羣士皆在、以此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刺七賜反。註、刺、殺也、按訊當殺與不、註、宥、寬、赦、舍也、按皆贊之於外朝、鄉士之獄、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獄三公會、縣獄六卿會、獄皆三刺、○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註、識、審也、不審、如仇讎當報甲見乙以為甲而殺之、過失、若舉刃欲伐而軼中人、遺忘、若閒帷薄、忘有人而兵矢投射之、○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旄本又作耄、莫報反、惷丑江反、又書

雍稽用二反。鄭司農曰、幼弱老旄、若今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王介甫曰、幼而不弱、老而不耄、愚而非惷、則不在所赦、李茂夫曰、三宥如減等、三赦則全放之、○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王光遠曰、以此三灋求民情、斷民中、情重者上服、情輕者下服、或刑或殺、各得其罪而無疑、　按司刑之灋嚴、如今律、司刺之灋寬、如今例、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劑子隨反、下同。　此六約、不得鑿據、當俟考、應說不敢從也、　亦有邦國與萬民盟約之劑、如春秋傳周之東遷、伯與之祖、七姓從王、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以要約而盟、必有約劑矣、下司盟

民之有約劑者貳在司盟則民與民盟約之劑也若邦國則王與諸侯有約劑諸侯與鄰國有約劑皆掌於司約而司盟亦貳焉至六官藏貳則至大約劑也此盟約之約劑出於司盟者慮敗約爭訟故設司約掌其藏藏之必因大小輕重之次以告於明神而納諸司約藏之不敢褻也辟藏必衈義正同

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宗彝宗廟之六彝事大書於此見爲神之所監丹圖未詳○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珥作衈音二辟音闢藏才浪反下並同。註訟訟約按辟藏開司約之藏視約書註不信不如約也珥讀爲衈殺雞取血釁其尸○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大亂如諸侯敗約相侵伐因而致訟六官辟藏所約事大六官共受盟約之貳至是同辟所藏也大史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約劑藏焉以貳六官之所登則六官於大約劑亦藏其貳矣此不及大史藏貳及辟藏已見大史也

○司盟掌盟載之灋。註載盟辭盟者書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按灋盟時所爲式灋如下節其詈也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註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者觀禮加方明於壇上詔之者讀載書以告之按貳之藏其貳也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詛側慮反。註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犯命犯君令不信違約者也春秋傳臧紇犯門斬關乃盟臧氏此盟犯命之類詛不信則既盟之後復盟以詛之亦如之者載辭禮儀告神藏貳一一同前也詛盟之祝號掌於春官詛祝○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註不信則不敢聾此

盟詛所以省獄訟按事可疑故使盟詛此可以佐灋之窮者腐儒往往不信異哉

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眾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爲于僞反。因公家而共則地職也若民自爲盟則民自共之　盟約之劑爲之自司盟而藏於司約故三官相次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秋金也職金隸秋官猶夏官之有司爟註靑空青疏此數種同出於山地官丱人已主職金又主之者彼主取此主藏○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媺美同楬音竭。註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守藏玉府內府也鄭司農云受其入征者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之租稅也楬而璽之楬書其數量以著

其物璽印也按於所受入征既辨其媺惡於媺者惡者又審其數量乃各標楬而書之又加印封然後以其物入於諸府也○入其要。註要凡數也諸府既受各書所入總數歸還職金職金受而藏之以備參勘故又入其要也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疏古者出金贖罪皆據銅爲金既言金罰又曰貨罰者出罰家或無金卽出貨以當金直故兩言之按入司兵未詳豈給繕脩之用乎司兵文闕可知

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註鉼金謂之版所施未聞

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疏大故寇戎註主其取之令也按用金石者金用鑄兵此石爲美石或飾甲冑兵器註誤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

入于司兵。賈音嫁。鄭司農曰，任器貨賄盜賊所用兵器及所盜財物，按辨物數量，畧同前職金，賈而楬之，各書其賈而標楬之，亦當用璽於職金，例見疏。入司兵，給治兵刃之用也。按司兵當入要於司厲，亦於職金例見於司兵，亦無考，文闕可知。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舂書容反，槀音犒。註，奴從坐沒入官者，男女同名。按竊盜罪輕，亦可為奴，入罪隸，即為罪隸也，入舂槀，入地官舂人者為女舂抗，入槀人者為女槀，皆奴也。竊盜鞭朴刑者，可入罪隸，若墨刑劓刑，即各與守職，不入罪隸矣。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齔初覲反。註，有爵命士以上，齔毀齒也，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按七十日老，筋力衰，故鄭剛中曰，盜賊之罪，宜加以無餘刑，故親戚皆從，其家有爵者、老幼者，特免為奴。

周官心解 卷二十三 秋官 司厲 犬人 二十四 經篚堂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牷音全，瘞於例反。犬金畜，司寇奉犬，故列職秋官。鄭司農云，牷純也，物色也，伏，伏犬，以王車轢之，瘞埋祭，爾雅祭地曰瘞埋。

○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駹模江反。鄭司農曰，爾雅祭川曰浮沈，大宗伯職以埋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駹不純色也。註，幾讀刉，珥當為衈，刉衈者，釁禮之事。

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相息亮反。註，相視擇知其善惡。疏，犬有三種，一田犬，二吠犬，三食犬，若田犬吠犬，觀其善惡，若食犬，觀其肥瘠，故皆相之，牽犬者，呈見之，少儀，犬則執緤，是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罷蒲宜反。此即地官司救民之有過失者，罪重於嘉石之罷民，故於圜土收教之，與嘉石平罷民同，見大司寇，而此獨詳之，為有司圜一職也。○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註，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按此司寇文所無，大司寇僅云能改反於中國，此更詳上中下三罪，而著其年數，司寇舉其要，此專職備詳也。事，司空事職也，晝役司空，夜則收歸圜土。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註，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之以事耳。按不虧體，振厲自脩，仍可為公卿大夫，不虧財，為善有藉，易於治德行道藝，著圜土收教之善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梏古毒反，拲音拱，桎之實反，弊必世

周官心解 卷二十三 秋官 司圜 掌囚 二十五 經篚堂

反。註，凡囚者，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按掌囚本守盜賊，凡囚者亦命守之，在頸曰梏，即易之何校，在足曰桎，即易之屨校。註，中罪不拲，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拲或桎而已。按待弊罪，即待刑殺，與治訟弊罪不同。疏，古五刑不入圜土，使身居三木，掌囚守之。

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及刑殺，士師所協日，告刑包告殺，適朝不桎，欲行不梏，將加明梏，以著罪也，此言庶民就刑殺，故云適市，此節就鄉士之囚說，故云告刑於王，若遂士縣士等囚，亦告於其士而已，此朝據王朝，若外官則署正室之庭可集眾者亦朝也，此市亦城中後市，郊甸等處，各有市，各就市刑殺，遂人五十里有市，是也，此加明梏者，國鄉士，若郊甸刑殺，亦遂士縣士加之，此刑戮於掌戮，殺死罪於市，刑則適市後，刑於掌戮署中，書五刑三就，宮下蠶室，刑不於市，亦加明梏以適市，明其罪以示眾也。○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

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甸師氏、天官甸師爲王耕種籍田者、適甸師待刑殺、有爵與王族不令就市也、此所適不加明梏殺者葬加明竊待刑殺待掌戮也、掌囚主守盜賊下掌戮以斬殺賊諜爲首、此皆寇也、司寇之名官可知矣、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諜音牒搏作膊匹各反○註斬以鈇鉞若今要斬殺以刀刃、若今棄市、按賊諜爲賊偵探反閒者多本土人爲之、非常惡可比、故罪大者斬、次者殺而又加膊肆也、註搏當爲膊、按既斬殺、又去衣而露體肆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殺其親如子弒父、弟賊兄、妻殺夫、皆是、焚燒也、辜磔之、○斬殺而膊、及焚辜、不著地、從下例之、皆於市也、

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踣步克反○凡殺人者十一字、標殺

人死罪以爲下麗罪之例、刑盜四字見此施於盜、不爲他罪例也、註踣僵尸、肆陳也、按刑盜於市、言盜卽不殺而刑、無不於市也、刑該墨劓刖及鞭扑等小罪、惡盜深雖野竊微贓、及贓未入手、亦刑於市、著此見刑庶民皆不於市、書五刑三就可推、○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凡罪麗灋、承上殺人來、見卽不殺人、而罪麗死灋者亦踣市肆之、不就市殺、推此二項、示死罪無不在市也、殺於甸師氏、所謂刑於隱者、不踣不肆者也、

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軍旅有軍市、田役亦從軍制、斬殺賊諜以下凡死罪、刑戮墨劓以下不死者、或於市、或不於市、掌戮刑殺、一一如前也、

墨者使守門。註黥者無妨於禁 劓者使守關。註截鼻以貌醜遠之、宮者使守內。註以人道絕也、刖者使守囿。註斷足驅衛禽獸無急行、髡者使守積。髡苦門反

積子賜反○註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爲翦其類、髡頭而已、守積在隱者宜也、按五者皆罪不及死而受刑、既刑不得與齊民齒矣、既刑又不得受田里、出征稅、從役以供王職、就中若宮刖二項尤殘毀、不能事事、若不爲之所、卽轉於溝壑、與死罪何異邪、聖王立制、仍加保全、各因能以任職而予之養、既保其生、仍令爲朝廷服勞、而於國有裨、仁至義盡之道也、此五者無關罪隸、入罪隸者盜賊之家、未受此五刑者也、使既受刑、尚可從司隸搏盜賊囚執人、爲奮揚威武之事與、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註五隸、罪隸四翟之隸也、物、衣服兵器之屬、

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搏音博爲于僞反積如字○註民、五隸之民、按當兼其徒二百八、辱事、下賤所爲、任器、用器、官

署中所需者、凡百官需器、皆司隸頭爲積聚、斯用不匱也、搏盜賊、擒之、囚執人、逮繫有罪也、

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註煩猶劇、士喪禮下篇隸人涅廁、

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註野舍、王行所止舍、厲、遮列也、按與苑囿等厲禁異、疏若東方南方衣布帛、執刀劍、西方北方衣氈裘、執弓矢、鄭剛中曰、司隸正掌之、師氏又使其屬董之、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令力呈反○爲百官府及凡守者役使令小事也、○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徬。徬步浪反○封國若家、建諸侯及大夫家邑也、中包大小都之封、牛助牽徬、車轅內一牛、前又一牛、左右各一牛、一隸牽前牛

為牽左右各一隸牽傍牛為傍若無前牛亦三人牽傍○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王昭明曰不應未言蠻隸而先言如蠻隸之事疑閩隸脫簡而誤入於此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疏校人良馬乘一師四圉不見隸蓋雜役之按養馬下疑脫掌與獸言四字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閩梅巾反○而阜蕃六字疑掌畜文而誤入者然下貉隸有而教擾之四字則惟阜蕃二字當去耳掌役下疑更有一掌字掌畜之官養鳥閩隸為役使也教擾之句下更脫掌與鳥言句又脫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一十六字○掌子則取隸焉五字疑衍文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疑當作掌與獸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春秋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貉孟白反○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周官心解卷第二十三終

周官心解卷第二十四

諸暨楊莊蔣載康闡訂

同邑魏　謙校刊

秋官司寇第五之三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詰起吉反○此小司寇於去年正歲宣布者布憲乃於此正月之吉宣布於四方也邦國諸侯四海蠻夷戎狄爾雅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都鄙諸侯采地著此明中外一體包畿內三采蓋布憲所布起自王畿之都鄙及諸邦國又徧及諸侯都鄙極諸四海之遠也不及畿內鄉遂甸士師已於去年正歲糾飭其屬而憲之故不及也

凡邦之大事合眾庶則以刑禁號令疏征伐巡守田獵皆大事合眾庶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註司猶察按斬殺戮定於上防刑官恣意輕重又或以甲代乙故司察之傷人見血不以告強者行賄於其長長為匿之不告士也攘攘竊攘奪獄訟各有司存非己所當聽而攘之罔利徇私可知矣遏訟士聽不實欲上訟司寇士忌之而橫加禁遏令冤抑不申也告告司寇以達王誅加罪戮戮尸膊踣肆等亦該刑髡墨劓宮刖皆生受戮辱故此職以司斬殺戮為重而又著三者見獄訟之弊無所不察也三者舉要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

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撟居表反。禁殺戮、禁官之不法、此職禁不道之民、禁殺戮無氏字、此職氏字亦衍文、亂顛倒是非、暴暴害鄉里、力強也、暴亂不正、以強脅人、矯不正以爲正、而使人從己、是強使謝政廢格不行也、欲廢禁以行私、先取謝政撟誣之乃犯禁以行其詐、是假灋以售姦、而舞文肆惡也、作言語、如僞造圖讖童謡以惑衆、信實也、不信則脫空虛捏加風影不可捕捉、愈使人危疑恐動、是造言驚衆、欲倡亂以遂其凶也、以告而誅之、灋必不輕矣、三者皆暴民、去寇盜不遠、灋豈容貸哉、

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註、奚隸女奴男奴、聚出入有所使、按當兼四夷之隸女奚罪隸、固盜賊家人、而四夷之隸、亦未浹王化者、可無司牧與、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註、達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去王城五百里曰畿、

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比必里反。註、比猶校、宿息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井共飲食、按樹道開木、國語列樹以表道、宿三十里路室、息十里之廬、卽候館在五十里、因迎候而設、亦息也、達道路通於畿內、比道路及野而止、蓋外此爲都鄙家邑及大小都、自比之、不煩王官也、○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令力呈反、欜音託、相息亮反。註、守涂地之人、廬宿旁民也、鄭司農云、聚欜之、聚擊欜以宿衛也、按相去猶視也、翔往還不息、將爲奸者誅之、加刑或呵斥、

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敘而行之。擊居錫反、又音計。註、舟車擊互、迫隘處也、按敘行、迫隘處次序其行、令有先後、乃不相礙也、鄭剛中曰、擊相值而礙、互交互而不行、○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爲於僞反。註、辟行人、亦使守涂地者、禁野之橫行徑踰者。註、皆防姦也、橫行妄由田中、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

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比必里反。註、比校治道者名、按國之大事、凡所經由皆當脩治、故比之、疏、大事若征伐巡守田獵、郊祀天地、王親行所經、並須脩除道路、○掌凡道禁。此亦承大事來、道禁如下蜡氏除不蠲刑者任人凶服等、不止絕蒙布巾持兵杖之屬、

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大師包大事中、固已脩除矣、云令埽者、大師所經、車輦牛馬甚多、舟隊過、卽車轍難行、糞穢狼籍、非逐隊埽除不可、故令埽、非謂不必脩除道路也、註、不時不夙則莫、不物衣服操持非常、幾禁備姦人內賊及反間、

○蜡氏掌除骴。蜡清預反、骴詳賜反。註、骴骨尚有肉者也、及禽獸皆是、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蠲古淵反。不蠲不潔也、如糞及穢惡等類、概令除去也、刑者黥劓之屬、任人嘉石罷民及圜土罷民也、皆去冠飾以執役、註第以圜土罷民言、失卻一半矣、凶服衰絰、此所禁除、不欲見人所惡、國及郊野、準上野廬氏國郊及野、

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楬音竭。註、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其人家人也、鄭司農云、楬欲令其識取之、按待其人、體仁人孝子之心也、縣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既予以識認、又使不得沉匿、而還所有以利之、非至仁不能周悉者此矣、埋有棺櫝可知、按漢瘞家有二尺、官予之棺、會聖王之哀死、恐令徒委土中乎、○掌凡國之骴禁。骴禁不埋骴之禁也、前僅主在道者、此禁徧及道路

以外凡天下骴之所在立予葬埋不得掩片刻也呂氏月令孟春掩骼埋胔夫骼肉盡之骨也待肉盡而掩在地爲犬貓食在山爲禽鳥虎狠食者不知凡幾矣況死亡何月無之必孟春而後掩埋彼其殘於禽鳥之喙飽犬貓虎狠之腹而掩埋無可施者一歲中天下之大可勝計哉聖王不忍人之政斷不爾爾此呂氏書陋劣之顯然者以此列於聖經後儒之陋劣也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阱才性反擭胡化反。註溝瀆澮田間通水者也池陂障之水道按春水盛漲不雍過恐泛溢而害國稼故隄防以絕之又恐民貪小利小旱潛開故爲阱擭於上既使民不敢犯又得禁獸害稼且因之以獲禽獸之利也阱穿地爲塹以陷禽獸擭柞鄂阱淺設柞鄂於其中今謂之弶秋時水涸溝瀆足以爲利故令杜塞阱擭任民開通灌溉也註欠晰害國稼利於民互見

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註爲其就禽獸魚鼈自然之居而害之按山爲苑視禽獸所歸之地而遮列之而多設阱擭使山利盡於己澤之沈澤水產魚鼈而魚鼈就深欲盡澤利規度一方濬而深之於中多置罩欔傾取之而無遺此大害於山澤者也故禁之

○萍氏掌國之水禁。註水禁水中害人之處及入水捕魚鼈不時　○幾酒。註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　○謹酒。註使民節用酒也按恐民醉而喪德廢時失事又取禍也黃文叔曰掌水禁而使禁酒酒亦水之害人者也　○禁川游者。註備波洋卒至沈溺也

○司寤氏掌夜時。註夜時夜早晚若今甲乙至戌　○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註夜士主行夜徼候者按二十八星四時十二月昏中宵中旦中歷歷不同以星分夜當主此夜士徼巡更代胥以星爲準的則勞逸均易彥祥曰此施於國中按凡城邑中盡然　○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晨行虞遭寇害禦遏止之禁宵行防姦禁夜游謹荒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烜音毀又音喧夫如字。明秋象故司烜列秋官註夫遂陽遂也鑒鏡謂之方諸按遂鑒形體彼此互見夫陽也則鑒爲陰遂可知鑒爲方諸方也方鑒也則夫遂爲圓鑒可知今陽遂取日中之火其鑒圓而突陰鑒取月中之水雖遂不傳殆方而凹者與鄭剛中曰鑒遂之齊同用金錫半羞陰陽之雜用諸晝陽氣應之而爲火用諸夜陰氣應之而爲水　○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註明燭以照饌陳明水以爲元酒鄭司農云明齍以明水脩滌粢盛黍稷疏鬱鬯五齊以明水配三酒以元酒配元酒井水也與明水別然對則異散文通謂之元酒按凡祭祀皆用明水火惟三酒不用明水配耳明齍明燭固用明火明齍以外五食六牲魚腊庶羞何一不用明火明燭以外燔燎爇蕭享煮何一不用明火若明水則彝尊以外鼎鑊甑甗等

亦一一用之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註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照眾爲明故書墳爲蕡鄭司農云麻燭也按邦之大事若在祭祀當仍用明火

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中音仲。註爲季春將出火也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愚按夏官司爟行火令此脩火禁正與相反　○軍旅脩火禁。王昭明曰軍中尤宜慎火易彥祥曰大眾所集非時亦禁

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竁處院反。屋誅文王世子所謂刑於隱殺不於市而適甸師氏者也兼王族及有爵者言明竁書其罪楬於葬所殺人皆加明梏肆市三日以暴其罪屋誅就刑無明梏既殺不肆市故壙埋之而楬其罪於竁上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

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條音滌辟音闢。註趨辟趨而辟行人疏序官條狼氏下士六人今云天子八人少二人矣蓋取胥徒中兼充也按序官之誤當改正作八人

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大史音泰。註前所誓眾之行前也有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警誓者出軍及將祭祀時也出軍之誓誓左右及馭按誓大夫以下皆誓祭祀也關者告白於王敢不關句該下三官僕革車御右車右此凡革車之僕右故刑止於殺馭王革路御該戎右曰車轘則刑重於殺矣車轘車裂也大夫祭祀分掌事者師樂官大史小史主禮事者大史掌禮書大祭祀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辯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小史大祭祀讀禮灋以書敘昭穆之俎簋二官於祭事所係重故灋嚴也若師則樂與禮相將大祭祀用盛樂所以和悅神示人鬼者在是斷不容苟故嚴飭之上師五戒一曰誓惟用之於軍旅而祭祀亦用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於此可見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㯼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粥音育。註國中城中粥養國所游養羨卒也按追胥竭作故幷比國粥鄭司農云宿衞互行馬以障互禁止人㯼行夜擊㯼

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註皆爲其惑眾徐氏曰且疑其姦非按此行於常日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註令令其閭胥按互與上宿互之互同閭外皆互外禦人而內禦以守即梐枑疏有故大喪寇戎恐有姦非命各守閭

○冥氏掌設弧張為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冥莫經反又音覓。設弧張張強弓勁弩於猛獸之要路令觸機而射斃之靈鼓八面鼓敺使驚趨弧張阱擭處○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鄭司農曰須頤下須備搔也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庶註作煮章語反說如字禬古外反。註毒蠱蟲物病害人者賊律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按攻說禬六祈之三蠱有妖神攻責之說陳正義禬則合神祇與蠱同祭使妖神不敢留也嘉草蘘荷今甘露也吾越名蜜波羅又名芭蕉柳子厚種白蘘荷詩庶氏有嘉草攻禬事久泯是嘉草即蘘荷也以結苞如大菡萏故名名甘露蜜波羅者苞坼每瓣排白花長三尺許中含宿露味甘如蜜故也云芭蕉者葉廣二尺長五六尺註攻之謂燻之疏攻說禬之去其神嘉草攻之去其身○凡敺蠱則令之比之比必里反。令比指庶氏欲敺之盡故既令之而又次比之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註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按以其物火之燒所食之物於穴外誘出之乃可攻而得也蟄時鷙猛殺故攻必於蟄○以時獻其珍異皮革珍異如熊掌之類皮與革可為器用之須獻以時當在蟄時獻也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翨式至反掎居綺反。註猛鳥鷹隼之屬置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下則掎其腳按亦有用其鳥為媒以誘之如雉媒者說可參○以時獻其羽翮翮戶革反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柞側百反。註林人所養者山足曰麓疏此柞氏與薙氏治地皆擬後年種田○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

木而水之。註刓剝互言皆斫去灾地之皮生山南爲陽
木生山北爲陰木火之水之侵其肆不生疏
夏刓陽木冬剝陰木者夏至陰生冬至陽生陽木得陰
而鼓陰木得陽而發故須其時而刓剝之山虞取其堅
韌冬斬陽夏斬陰此欲死之故夏陽冬陰按夏山南日
烈刓而火之卽焦灼而死冬山北沍寒剝而水之則凝
水而斃於二至則
絶其生息之機也 又 ○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
化化土使膏腴也註變其水火所火
則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 ○凡攻木者掌其
政令。攻木除木凡欲除木爲田其政令
皆掌之使準刓剝水火化土之灋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
之。冬日至而耜之。薙音鬀繩音孕異讀反芟所銜反。
萌之斫其萌也夷之以鉤鐮迫根芟
乎夷之於夏至日夏長養至日一陰起根荄必夷之乃
不再生也含實日繩猶孕也芟其繩則實不成而不能

易種耜之以耜劃根而反其土於冬至日絶之於一陽
生也春萌夏夷當年可種秋繩亦隨可種麥惟冬耜當
待來年耳 ○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註火燒所芟萌已
而水之其土亦和
美矣月令季夏燒薙行
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 ○掌凡殺草之政令。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硩梯益反蔟蒼屋反覆芳六反
夭音妖。註覆猶毀也按夭鳥
怪異不祥之鳥 鄭剛中日唐子西云吾少讀硩蔟氏
庭氏以爲不急之務後讀聖惠方言有鳥夜飛謂之無
辜小兒衣服遭之輒成疾以無辜名之狀如五疳
是以知夭鳥之害周公所建置不可謂不切於事 ○以
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
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縣音懸。
註方版也
氏從甲至癸辰從子至亥月從陬至荼歲從攝提格至
赤奮若星從角至軫按月欠月陽畢至極歲欠歲陽闕

逢至昭陽當補入王介甫日日辰月歲星之神凡有氣
刑者制焉故書其號可以勝夭鄭剛中日鵲忌庚燕避
戊己鷹逢申日過街鵲作巢避太歲狐潛上伏不越度
阡陌虎豹知衝破然則鳥避此五者制伏之理或爾但
非明哲有
所不知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禜音詠○註
蠹物穿食人
器物者蠹魚亦是攻禜祈名
莽草藥物殺蟲者熏之則死 ○凡庶蠱之事。庶讀如字
○註庶除毒蠱者蠱蠹之類疏除蠱自是庶氏此云凡
庶蠱者同類相兼左右掌之鄭剛中日日南蠻以五
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至蛇小至蝨合置皿缶中餓使相
啗其獨存者爲蠱以其矢因食入人腹人輒死按蠱類
至多此
其一種

○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犮音拔蜃是忍反○
註洒灑也除牆屋除蟲豸藏其中按蜃炭燒大蚌爲炭
灰炭之化者以蜃炭攻之當是燒蜃炭令聞氣而走毒
者淳蜃灰灑
之則死也 ○凡隙屋除其貍蟲。貍莫皆反○貍埋通
註貍蟲䗪肌蛷之屬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蟈音國鼃烏瓜
反黽米引反蘜
居郁反○註牡蘜蘜不華者齊魯之間謂鼃爲
蟈黽耿黽蟈與耿黽尤怒鳴聒人耳故去之 ○以其
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杜子春日假令風從東來於水
東爲煙令西行被之按煙焚牡
蘜煙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涿知角反
炮步交反○註水蟲狐蜮之屬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
投之使驚去按以土制水也炮土爲皐鞠冒以革革音
出坎黃鐘宮位宮土也故擊此鼓敺之石土氣所
聚凝焚之土氣盛發投水聲烈水沸亦能殺之 ○若

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
陵。橭書或為樗。又枯辜二音。○神、水中妖異、能為害者
杜子春云、橭或為樗、榆木名、按牡、橭不花者、性純陽
疏。午貫十字為之、橭穿孔、象牙貫之、為十字、按橭性燥
淫殺蟲、象具十二生肖之肉、膽在足、隨四時流轉、蓋備
陰陽五行之巨獸也、而其齒以雷震生花、威烈可知、水
神陰怪淵潛、尤物之至陰、以象齒貫純陽之橭而沈之、
故神死而淵為陵也、午貫作十字、十土數、故書作五、五
亦土數、皆以土制水之義、聖人制妖異無奇術、唯取陰
陽五行之相
制而已矣、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
與救月之矢射之。射食亦反、下同。○註、不見鳥獸、夜來
鳴呼為怪者、按獸、狐屬、鄭司農云、救
日之弓、救月之矢、日月食所作弓矢、按日月食、陰陽相
勝、日食射羣陰、月食射羣陽、春秋傳日食伐鼓、責羣陰

也、若大陽、必不
可射、註非是、　○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註、神、非鳥獸之聲、若叫於宋大廟譆譆出出者、大陰之
弓、救月之弓、按枉矢、結火而射、象流星、或即救月之矢、
救日用枉矢、或
救月用絜矢、

○銜枚氏掌司囂。註、察囂
讙者、

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註、令
祭祀者、

軍旅田役。令銜枚。註、為言
語相誤、

禁嘂呼歎鳴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嘂音叫。○
註、為惑眾
相感動也、鳴、吟也、鄭剛中曰、
禁為妖異之聲以惑眾耳、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咸音函、戶緘反。○註、
咸讀為函、老臣雖杖
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
司以函藏之、既事乃授之、

軍旅。授有爵者杖。註、削吏卒、且扶尊者、將軍杖鉞、黃文叔
曰、有爵者有統率、在軍見王、見帥執杖、
今三衙官常
朝、亦執杖也、

共王之齒杖。鄭司農曰、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註、王賜老
者之杖、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
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按當言內則、王制錄內則、漢
人書不必引、王氏曰、秋物成而養老、故列職於此、

周官心解卷第二十四終

周官心解卷第二十五

諸暨楊[illegible]
後學蔣[illegible]參
胞姪[illegible]潮校刊

秋官司寇第五之四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註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其孤卿鄭剛中曰語其體曰禮見於揖遜周旋曰儀禮見於威儀威儀本於禮異言者別尊卑也按禮大端儀細節也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朝直遙反後皆同。○朝覲宗遇會同六者大賓之禮王待以賓禮因此六事關係最大固宜有以親之註六事以王見諸侯為文按朝覲宗遇會同諸侯見王其禮皆因時而異者圖事王與諸侯圖舉之事也或築城邑以封或開通水道陂障大澤或要害置守事皆關於天下者也比功即比校所事之功王令諸侯於農隙興功至秋功竣故因覲而比之謨謀也不必舉事而有漸移默奪之權所謂謨也或某國當歸以財某國當助之守某國當共加慰勉某國當假命訓戒所以消一時之反側而致天下於久安於夏宗令陳謨王即以此命諸侯同奉此所謀也慮計慮即所以慮此謀者慮不協所謀或不成故於冬遇時訓諭以協之也時會即時見六服見王各有定時此則王將征伐不順之民命與事諸侯非時來見而行會禮也禁者軍禁司馬九濼中事司馬之濼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即立禁以糾之所謂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是也此時欲用之以征伐乃開發此禁而行九伐註殷同即殷見王十二歲一巡狩若不巡狩則殷同按

六服盡朝一星既終王與天下更始乃施天下之政也註政邦國之九濼按時會殷同皆為壇於國門外會諸侯而盟之時會之盟一殷同之盟四以殷同諸侯四方四時分來歲終乃徧也若常朝亦一歲而徧六服來見歲各不同至來見則分四時東方春朝南方夏宗西方秋覲北方冬遇亦皆有盟以覲禮有盟可推也夫常朝有盟則王狩分見諸侯亦四盟於方嶽可知矣夫周制六服分見此朝覲宗遇第一服中事耳然而圖事曰天下陳謨曰天下與時會殷同言四方天下不殊也蓋聖人知周海甸未治至殷固不以已治已安而聽之也道一風同治功日上宜哉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好呼報反頫音俯。時聘至致禬六者皆王遣使禮諸侯者時聘二項則答諸侯者間問以下四項統舉恩禮言之鄭剛中曰諸侯事天子有時聘殷頫大宗伯時聘曰問殷頫曰視是也天子於諸侯亦行時聘殷頫之禮以答之按諸侯殷覲之覲從見音耀天子殷頫之頫從頁音俯一以仰瞻為義一以俯視為義大不同矣

鄭氏混而一之非是時聘猶時會無常期因諸侯時聘而報之故曰結好也殷眾也亦中也諸侯殷覜在朝之第三年第六年蓋遣卿大聘也天子亦徧遣使者報之謂之殷頫諸侯或相怨惡使者察知即與講解除去是除邦國之慝也○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閒記莧反脤上軫反禬古外反又音會。註閒問一問諸侯存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交或往或來者也贊助也補諸侯烖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按禬凶禮之一大宗伯凶禮五除喪禮外荒禮哀凶札弔禮哀禍烖禬禮哀圍敗恤禮哀寇亂合言之四者皆諸侯之烖也言致禬合眾財以補其不足荒弔恤三禮胥括之聖經當善會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

賓客。此為下上公之禮以下至大夫士亦如之十數行總綱註九儀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按諸侯言命上公至子男皆命於天子諸臣言爵大夫士出於其君也爵命至不同而曰同者命同者同其禮爵同者同其禮斯辨至明而等不紊雖邦國至衆無不可以禮同之於以待其君之為賓臣之為客者豈有幾微之差謬邪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閒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閒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一問。一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繅音藻藉在夜反斿音留樊步干反乘繩證反朝直遙反軹音只食音嗣積子賜反勞力報反信音申。此大賓之禮儀以同邦國之諸侯者以命為差而同

之繅藉以元表纁裏為圭璧藉也圭繅赤白蒼三采璧繅朱白二采若奠玉則以藉之冕服著冕所服上衣下裳也九章自山龍以下衣五裳四章七章自華蟲以下衣三裳四章五章自宗彝以下衣三裳二章常旗也斿屬幓而垂者樊馬大帶纓馬鞅皆馬飾以韋為之就成也公侯伯三采為一就子男二采為一就貳車副車介輔從行禮者註禮大禮饔餼也三牲備為一牢朝位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迎之齊僕為之節也按擯從王迎賓相禮者廟受命祖之廟享獻所操於王皆以璧琮致之必三成禮也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饗設盛禮以飲食賓也食亨太牢以食賓也獻親酌拜送以飲賓舉舉牲體以食賓問問在道無恙勞慰在道勤苦積在道共給有牛米薪芻禾上公九命禮儀皆以九為節桓柱也圭刻雙柱而九寸軹車軸末在疾後再祼而酢王祼賓宗伯攝后亞祼上公乃酢祼王也擯五人酌九介之數而損其半弱出入五積三問三勞上公尊其禮盛也侯伯七命禮儀皆以七為節信圭躬圭象人形信直躬俯以為

差數疾轄曲處在衡後壹祼而酢無后祼也擯四人酌七介之數而損其半弱出入四積再問再勞降於上公也子男五命禮儀皆以五為節不執圭而執璧非成國也穀璧刻穀形取其養人蒲璧刻蒲形取其安人衡在馬頸去車前數尺擯三人酌五介之數而損其半弱壹祼不酢王祼而止不敢酢也出入三積壹問壹勞殺於侯伯也案司儀凡賓客送逆同禮此上公出入五積誠送逆同也而三問三勞卽繼其後則出入問勞亦然矣侯伯子男及孤卿等皆當準此疏三勞者小行人逆勞於畿覲禮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註郊近郊按此使人必孤卿等下小行人郊勞為承而擯小行人下大夫也不為上擯而為承擯則使人之位尊可知疏以大行人言使人誤矣況郊勞重禮諸侯相為賓主君親出郊勞王欲親侯可不使孤卿等大臣耶惟遠郊之勞或大行人為之耳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

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
國之君相息亮反。此及下節大客之禮儀以同邦國
之諸臣者。註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贄見執束
帛豹皮表之纁小國之君言次之也不交擯不使介傳
辭交王之擯親對擯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
不前相禮按以酒禮之酒醴也其他貳車及介牢禮擯
者饗食之數小國之君子男也三積與子男同與侯伯
之卿亦同不問與子男異壹勞與子男同朝位又與子
男異不交擯亦異無相又異疏若行正聘則執瑑圭璋
八寸不得執皮帛也侯伯以下臣無更見濾惟大國孤
尊故天子別見之趙商問孤執皮帛所尊多下云其他
眡小國之君以五為節下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
下註云公使卿七侯伯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
七何答曰卿奉君命七介孤尊自特見故五介又問孤
出入三積卽與小國同何須特云三積答曰三積者卿
亦然非獨孤也不在覲小國之中然
則一勞者亦是卿亦然故須見之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
之註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閒也其餘則自以其
爵聘儀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使卿聘之
數也朝位則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疏
大夫士皆如之大夫又下卿二等也士無聘無介數言
如之牢禮又降殺於大夫二等也聘義惟見卿下君二
等不見大夫下卿二等聘禮小聘使大夫其禮如為介
三介侯伯大夫三介則三十步上公大夫
五介當五十步子男大夫一介十步可知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
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
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

里謂之衞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
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見賢徧反。九貢以太宰
文為的此服物當作幣物
以服物卽禹貢卉皮等服外夷所貢故也要服蠻服也
蠻服去王城二千里相距方四千里卽職方之九州也
公侯伯子男所封其朝貢之歲四方分四時而來東朝
春南宗夏西覲秋北遇冬祀物犧牲之屬嬪物絲枲器
物銀鐵丹漆等幣物玉帛皮馬材物八材貨物龜貝也
按此因朝而貢卽大宰九貢亦卽小行人春入貢之貢
蓋歲之
常貢也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
摯註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曲禮東夷北狄西戎
南蠻雖大曰子然則九州之外皆子男也無朝貢之
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卽位乃一來耳各以其所寶貴為
摯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是以謂其君為小賓臣為
小客按蕃國之貢大宰所云七日服貢八日斿貢九日
物貢是也此係定濾必不可紊鄭註卽以摯為貢非是

又註引王會解但汲冢周書康成時未出安得
有此引用可知鄭註為後人竄易者亦不少矣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
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
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十有
二歲王巡守殷國屬章東反。註撫猶安也存頫省所
謂閒問也歲者巡狩之明歲以為始
屬猶聚也按自五歲後閒歲遣使歟此三禮存後頫頫
後省也六歲六服之朝已徧至七歲而六服再朝於此
更始去前之巡守既頫遠纔此之巡守將來故於此六
歲中頫整飭以俟也七歲徧存之歲也於此聚諸侯之
象胥而論協其言語辭命象胥通異語之官九州之地
鄉音殊別遠者雜夷蠻之俗言語侏儺辭命粗獷非講
解以諭之和順以協之至巡守時必不能曉王訓誥應
對從禮也而事必須積久故先屬象胥以教之九歲又

徧頫之歲也瞽諸侯樂師史其大小史也書宗名音讀諭史使傳誦講習以次聖教同文中事也聲五聲音八音令瞽聽之以去土音之戾斯化易成此周淑中事此及下五者皆徧於九州十有一歲又徧省之歲也瑞諸侯所執玉節節金節竹節等度丈尺之度量斗斛之量包權衡數器禮器尊彝簠簋鼎鬲登鉶等形有度數容有量數者灋則即太宰八灋八則諸侯治官府用灋治都鄙用則也達者輯諸王以合之而復須發同者王使以度量比勘合畫一成定也準命爲定制而使不變脩者更加整飭以俟考績也十二年實十三年諸侯再朝而王一巡下勞上逸也王巡守諸侯朝於方嶽皆分方分時春於泰夏於衡秋於華冬於恆而賞功討罪於此行之王不巡守則殷國即同也王亦至東都諸侯亦分時分方而至東諸侯朝春南諸侯宗夏西諸侯覲秋北諸侯過冬亦賞功討罪而加之盟約所謂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也同分四時則四盟王巡守亦當如此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註王事以王之

事來也按位有尊卑辨之使不紊正等使同位共爲一等也疏禮牢禮饗燕積膳之禮按賓當作擯大行人爲擯而見之王也

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相息亮反○註詔相左右教告之疏諸侯爲天子斬其哭位周旋擗踊進退皆有禮灋

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註四方之大事國有兵寇諸侯來告急者禮動不虛皆有贄幣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註小聘曰問殷中也按邦交亦貴重禮而重禮不能頻舉故酌時之中而爲之問使大夫此聘使卿禮幣亦非問可比者朝則君親之其禮尤盛父死子立曰世必世始朝大禮不容瀆也然日相問相聘相朝則此往彼來與春秋屬國事伯主之禮大別矣疏言諸侯邦交謂同方嶽者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使色吏反○禮籍待諸侯爲賓其臣爲客之書也疏大行人待諸侯小行人待諸侯使者其禮籍則諸侯及臣皆在焉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此諸侯每歲常貢太宰之九貢也但據六服言耳獻功獻圖事之功也當朝之歲諸侯以覲此功此則遣使獻王若考績之功必於歲終矣禮禮其使者據客之禮籍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勞力報反○鄭司農曰入王朝於王○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註承猶丞按即次擯使勞賓於郊眡館於賓及賓三享將幣小行人皆爲次擯將幣宗伯爲上擯此皆諸侯入王事○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

則受其幣而聽其辭註擯者擯而見之王使得親言也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來之事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註適之協合也黃文叔曰朝覲宗遇會同諸侯以尊天子而通乎兩君之相朝皆君禮存頫省天子以撫諸侯聘問邦交歲相問殷相聘皆臣禮按君禮以命協臣禮以尊協咸使協於九儀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此小行人徧結諸侯令通行無阻者金節諸侯使臣所執都鄙不用角節而用管節降於王都鄙也文見地官掌節但彼據王國之節此則須侯國者耳無璽節璽節商賈貨賄所用掌於畿內之司市司關

侯國貨賄至關司關授之易貨賄於司市司市授之出關司關驗明徵存司關不出王畿故不達璽節疏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此不言達玉節文畧按玉節諸侯之守圭下公桓圭至男蒲璧是也來朝時合之掌節云守邦國玉人云公侯伯守之久一物也

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瑱音鎭信音申。成者和合之義桓圭至蒲璧諸侯執之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者於來朝合諸冒以防僞瑱作鎭大宗伯鎭圭尺有二寸王以朝日則王執以接神示者也亦須成侯考桓信等朝見王所用亦用之以相朝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琮才宗反琥音虎璜音黃好呼報反。合配也註諸侯享

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大如瑞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於諸侯亦用璧琮子男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頫聘亦如之圭璋六者註見大宗伯作六器文帛元纁錦織以金采繡五采織黼黑白作斧文王光遠曰以通情來謂之好因事來則謂之故按此朝王三享所用諸侯相朝享亦用之並及臣下聘時之享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賻故書作傅槁讀作犒可奧反禬古外反又音會。鄭司農曰賻補賻喪家補其不足若今一室二尸官與之棺槁犒師謂師役者國有兵寇以致匱病使鄰國合會財貨與之宗伯職以禬禮哀圍敗禍烖水火疏凶禮五惟不見恤以義差之當於師役中兼之李子華曰此五物大宗伯已具是禮小行人則令行是禮諸侯不得私交故小行人令之按此備大宗伯之五凶禮而加以嘉禮之一凶禮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一主有國一主民此曰國札喪令賻補即喪禮之哀禍則民札而不足故禍之亦荒禮中事凶荒即荒禮之凶賙者助益民之在者委則給其游食之民師役令槁禬槁勞也以王命行師則有槁此在凶禮之外禬則兼圍敗寇亂二者而恤亦該之凶禮之二也禍烖哀弔正弔禮之哀既烖若慶賀則嘉禮中五事之一既哀其凶又賛其喜同憂樂之義也大宗伯主王加恩於邦國此令諸侯加禮於邦國也既令之而復治其事故則財之宜重宜輕胥因其事爲等差而審急之邦仍可不與矣

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敎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

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治直吏反樂音洛。註慝猶圖也鄭剛中曰康樂民樂和親鄰國交歡安平其國寧靜徐氏曰錄其利害則與除之宜在是錄其逆順則慶讓之道在是錄其悖逆等則征誅之舉在是錄其札喪與其康樂等則休戚共之矣此五物每國辨異以爲使歸獻王必有以遽此矣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相息亮反

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合諸侯兼會同及四時朝覲巡守爲壇將盟也宮壝土爲牆所謂壇壝宮宮旁一門則四門也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門外夏禮日於南門外秋禮山

川邱陵於西門外冬禮月四瀆於北門外既拜禮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然後盟也觀禮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觀禮秋覲之禮四朝之一脩爲壇而盟則三時亦盟可知四時巡守方嶽更無不可知後儒諱言盟誓謂非盛世所有非也夫人心至畏莫如鬼神試觀世間奸凶狡詐之夫不忌王憲不憚上官一臨詛盟之地則戰慄而不敢欺若已對神立誓寧行詐於異事而所盟必不敢背此盟可倚恃之明驗也況天子合數百國各據土地各擁衆庶甲兵之諸侯其中豈無奸凶狡詐如後世之不肖者而日吾以恩給之以義正之以誠信孚之又安事盟恐堯舜在上亦難保其不朝令而夕背矣惟聖知此既設司盟又設司約自邦國及庶民莫不有盟小約劑書於丹圖至大約劑則大史六官貳之並書之享神之宗彝至闕盟不信小者墨大者殺並刑殺亦於此定焉而倘謂盟可廢乎然則周合諸侯無不有盟一定無疑矣○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鄉許亮反。王入壇宮諸侯皆

入司儀詔王升壇南鄉立諸侯皆北面王揖之諸侯乃就位諸公位於壇前北面東上諸侯位壇東南西面北上諸伯位壇西南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註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疏土揖庶姓以下先疎後親○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此及下將幣禮據會同合諸侯若四時朝見受玉於廟享於廟裸於廟也若巡狩當在明堂此於壇合諸侯因盟故不及盟盟約禮儀職於司盟非司儀所掌故也註擯各以其禮擯公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上等中等下等奠玉處壇三成深四尺一等一尺壇十有二尋方九十六尺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乃升堂授王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註將幣享也禮以鬱鬯祼之皆於其等按祀方明而盟當於此後○王燕則諸侯毛疏不問爵會皃取年

酋爲先後凡諸公相爲賓註相朝也○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積子賜反旅如字又音臚勞力報反下同○大行人出入五積五積兼來去積及問皆三辭拜受積辭受其牢問辭受其脩也不云登受受於庭也意使者以士爲之故不升堂旅擯陳擯而不傳辭該再勞大夫勞於境卿勞於遠郊卿大夫尊故登受於堂辭受據勞幣言拜送又該積問○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遶音旋下同○註主君郊勞備三勞也按交擯賓爲主人陳五擯主君爲賓陳九介使傳辭也註車逆拜辱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迎之若欲遠就之然見則下拜謝其屈辱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之按三辭重者先辭其來於外後辭其幣也○致

館亦如之致館主君親造賓也賓至使大夫授之君又造館親侯之疏皆有幣致之○致飧如致積之禮飧素尊反○致飧使膳宰位同致積之士又掌客積視飧上公皆五牢故辭受等禮胥同飧夕食賓初至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相悉亮反授依註作受賓亦如之依註作儐辟音避○將幣兼執圭一段事正相朝之禮據左傳魯定邾隱執玉高卑知兩君初見皆執命瑞下文還圭則指賓瑞言事在將幣前而該諸將幣知每事如初句統括授圭三享在內矣交擯三辭辭執圭行朝禮車逆拜辱以辭之不得乘車出逆見賓即拜其辱也車進答拜賓見主君拜辱汲進車下答主拜也三揖三讓主入

門揖讓每門如此相介擯者先止居末者後次第止之至廟門惟上介上擯得入也此三揖三讓爲升堂登升堂也再拜受再拜送兼授圭三享每事如初又兼三揖讓登每事登皆三揖讓皆再拜受再拜送也儐酌鬱鬯以裸賓上公再裸而酢皆揖讓登受送皆再拜也出賓禮畢而出賓乘車主亦車送之三請請送故車三進賓不敢當故三還車辭之再拜主以賓固辭故不車拜送而送止於此賓則不下答拜告辭辟去也註授幣授當爲受賓亦如之賓當爲儐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八致饔餼、還圭、饔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還音環食音嗣下同。六禮皆主君親之故儀各如將幣饔餼將幣歸館後盛禮掌客上公九牢飪一牢腥四牽五米禾薪芻等物皆具掌客還圭受圭於將幣前歸饔後主親還於館重其事不敢久羈命瑞也饔食賓在國時盛禮掌客上公三饗三食大行人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致贈賓將去主以禮幣貨賄親贈其行郊送賓去主親送至近郊此皆有幣故如將幣之儀。○賓之

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註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三禮重也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疏聘禮饗餼燕羞俶獻之明日賓皆拜於朝將去又三拜乘禽於朝彼臣故盡拜謝君貺小惠惟拜大禮也

○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註繼主君儐主君也按主君郊勞致館饔餼還圭贈郊送時如其玉帛皮馬以答之註若饗食主君及燕亦速焉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註賓主相待之儀與公同饗餼饗食之禮則有降殺疏五等諸侯以命分三等圭璋饗餼飧積步數擯介皆降殺進退揖讓之儀一與公同

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註相聘也。○則三積皆三辭拜受。註受受於庭疏聘禮不云積明不致積可知但不以束帛行禮致之豈於道全無積乎明有也。○及大夫郊勞

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賓使註作儐。大夫卿也註登聽命賓登堂也賓當爲儐儐勞用束帛儐用束錦疏儀禮此近郊勞儐使者如初之儀使傳命禮畢出門賓以束錦儐使者如初行勞時儀。○致館如初之儀。致館亦使卿註如郊勞不言致飧君於聘大夫不致飧按歸飧不用幣帛行禮故聘禮曰飧不致賓不拜。○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辟音避相悉亮反。將幣中亦該授圭旅擯三辭主辭執玉行聘疏拜逆主君遣上擯納賓賓入大門主君在大門內南面拜註客辟逡巡不答拜也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拜主君拜客至三辟三退負序也按每事授圭及三享如初盡如第一事禮儀君相主君上擯也客是臣雖上介不入廟。○及禮、私

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註禮以醴禮賓私面私覿既覿或有私獻按再拜稽首臣禮也上將幣一節皆奉君命行禮禮加禮於使臣面及獻則申使臣私敬故加稽首。○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辟音避勞力報反下並同。註中門之外卽大門內按謂與聘禮不異也然聘禮據侯伯臣說此據諸公之臣爲客則彼自問君大夫於大門內此自問於中門外大門庫門中門雉門國君送使臣不出大門彼及送客止處乃問此聘君會一出雉門卽問也其禮截然不同註未免蒙混又註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於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於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再拜對者爲敬愼

○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郊勞使卿致饔

餘亦卿故禮如之饗食二者皆君爲主人故如將幣之儀還圭儀禮君使卿此云如將幣亦君親還矣不同於聘禮者上公之圭璋不同於侯伯又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與將幣稍不同矣此云與將幣同受玉於君與受玉於卿儀固有別也○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館客客將去君親就館省之故客辟不敢當而使介受命也遂送君以客將去遂於館拜送之拜辱謝君親至從君於朝而拜明謙且急於行也○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禮賜該諸小賜不止乘禽註如入之積三積從來至去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相禮息亮反○國之爵君之爵也列國邦交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侯伯之卿下侯伯二等子男之卿下

子男二等其大夫各下一等士從爲介又從上中下降殺爲客命使相禮爲介儀亦如之儀亦不同胥準國爵降殺也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註上下豐殺也按禮儀辭命與餼牢賜獻同列據主國接之者說蓋不論君賓臣客皆以二等上下如上公九數侯伯降二等爲七子男又降二等爲五公之卿降九爲七侯伯之卿降七爲五子男之卿降五爲三而大夫士又遞降二等此總諸國待爵命不同之賓客而槩括之

凡賓客送逆同禮。積及勞同出入皆同○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稱尺證反○註幣享幣大國則豐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踊用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疏此論享幣多少及主國報禮輕重之事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朝如字○註揖相傳辭時不正東鄉不正西鄉賓主前兩鄉之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傳張戀反遽其據反使色吏反難乃旦反○傳遽若乘傳媺福慶等惡喪荒等事小無禮不以幣行行夫主使難遭疾病他故大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有故則介傳命行夫無介而行雖有難不能時至必達王命也行夫下士三十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行或數人或一人亦有從者亦得代達王命

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行人卽大小行人居則掌行人勞辱事行人出使卽爲之介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邦國諸侯國通賓客君及臣有事於邦國而路由王畿也環人則掌其送逆而以旌節達之言四方所往之國○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註令令野廬氏按任器賓客所操慮刲竊故令聚欜備之環國守

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賓客得環人所授節凡所經諸國門關皆不幾而送之逆之必及於國界也

○象胥掌蠻夷閩貊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閩迷巾反使色吏反○夷鎮蕃三服之臣來聘者以其不通中國語故象胥掌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註以時入賓其君世一來朝按外夷

君長未知見王之禮、與對王之辭、故象胥協之言傳之、以其國語語之也、此據見王言、凡其出入

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賓音擯、相悉亮反、下同。○凡辭令外夷君至、出送入逆、中閒芳賜積賄王、皆遣使致之、禮節接見使者之禮、重者致以幣帛、輕者告以辭令、象胥通夷語、故令為之擯相也、此據接王使者言、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

國客幣而賓禮之。國客、外夷使者、禮儀、哭踊位、哭位、夷鎮蕃三服之君、世一見、或軍旅調發、四夷其君親帥師至、或會同親來聽命、皆遣使臣以幣先之、象胥主受其幣也、賓禮之、以賓待其君也、君親至禮同來覲、優之也、

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

庶子。事、有事於四夷、作、如射人作大夫、作有爵者、司士作士、大事、征伐等事、次大事作卿、卿尊而權重、得生殺廢置、次作大夫、使行慶讓、又次作上士、諭之文告、下事庶子、庶子不命、傳王命而已、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

治直吏反。○此節為下總綱、政治、檢核之、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

有再獻。長知丈反。○王合諸侯、不在國中、故諸侯共饗王、十二牢、王全數也、庶具、俎簋鼎鉶等、百物醢醢珍羞飲食等、諸侯長為伯者也、以伯為獻主、十有再獻、王獻數也、此及下節、非待賓客之禮、而賓客之禮由此差降、故先之、註說非、是饗有定品、九獻至五獻、不過一牢九俎、此云十二牢、意饗時不過一牢十二俎、十二牢及庶具百物、或於饗畢歸之、此當善會三子澄問十二俎、三牲魚腊重、膚腸胃、此外當加何物、日雞馬犬膳夫膳六牲、

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

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

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從才用反。○此王巡守殷國、所過諸侯奉王之禮、三公下至庶子、王臣之貴賤備矣、禮之之差、前未之見、因從王而著之、見其皆準外諸侯及其臣之禮、而非有異也、三公以下、禮之皆隆一等、尊王也、王合諸侯、諸侯合饗王、莫適為主也、所至之國無享禮、不敢為主也、註、犢繭栗之犢、以膳天子、貴誠、牲孕、天子不食也、祭帝不用也、凡賓客則皆角尺、令者、掌客令主國也、百牲皆具、言無不具備、按巡守殷國、合諸侯時、則饗王、文不及、已見、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積子賜反、下同。○每積牽牢五、米五十車、禾五

十車、芻薪各百車、眡飧者、牢眡飧也、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羣介以下九字、依註作誤衍、

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

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鉶音刑、下同。四十有二當作三十有八、牲當作腥。○飧餼一牢、食簋豆鉶壺鼎簋皆餼牢所有、腥四牢無陪、米百二十筥、醯醢百甕、禾四十車、芻薪各八十車、此腥牢所有、以車禾視死牢、牢十車、芻薪倍禾也、飧不及筥米車禾芻薪、見于饔也、無車米、飧後不入即歸饔、筥米已足食也、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

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

十車、車秉有五藪、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

禾、皆陳。筥有二十、甕之有二十三字疑誤、當衍、甕烏弄反、車皆陳之車字衍文、藪素口反、秅丁故反。

饔亦餼一牢亦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三十有八壺四十鼎簋十有二不著于飧例見也腥亦四牢亦三十有六與飧同筥米醯醢車禾芻薪飧于此例見醯醢之數以醯人醢人共賓客之數爲正上公當百侯伯當八十子男當六十若上公百二十與王何別此百二十甕斷因上筥米百有二十而誤車米爲生牢所有饔牽四牢禾當四十車禾以秣馬眡死牢當五十車芻馬草薪共爨倍禾各百車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太牢以及歸乘繩證反下同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食音嗣下同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八壺八豆八籩八疑誤皆當作十○下文夫人致禮侯伯壺豆籩八子男壺豆籩六上公數十方合差數卿皆見以羔膳太牢見賢遍反下同

侯伯四積皆眡飧牽每積牽牢四米四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各八十車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飧餼一牢自食至簋餼牢所有饔餼牢準此餼牢所有亦準此腥三牢無陪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百甕之百字疑誤當作八十○饔餼一腥三牽三共七牢死牢一餼三腥合四牢米醯醢腥牢所有此百甕又因上筥米米百筥而誤當作八十車米眡三生牢禾眡四死牢芻薪各八十車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三饗疑當作再饗子男三積皆眡飧牽每積牽牢三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各六十車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牲當作腥○飧餼一牢自食至簋皆餼牢所有饔餼牢準此餼牢所有亦準此鼎簋十二餼牢正鼎九陪鼎三合十二上公以下同牲作腥二牢無陪鼎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八十甕之八字疑誤當作六○饔餼一腥二牽二共五牢死牢一餼二腥合三牢筥米醯醢腥牢所有此八十甕又因米八十筥而誤當作六十車米眡生牢禾眡死牢芻薪各六十車乘禽

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眡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註積眡飧牽所共如飧而牽牲以往不殺也按積共賓客在道食眡飧者牢數視之耳若米禾薪芻早具於遺人委人而掌訝致之若用器亦具於委人委人共野委兵器是也故簋鉶等器直不必言註似誤脩牛脩析牛肉加薑桂而乾之亦十脡爲束註上公三問皆脩下句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謂九字誤衍誠然按夕食日飧客始至禮也註公侯伯子男飧皆餼一牢餘牢則腥食庶羞陳於楹外東西不過四列簠稻粱器公十簠堂上六東西夾各二侯伯八簠堂上四東西夾各二子男六簠堂上二東西夾各二豆菹醢器公四十豆堂上十六東西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六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

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差
之堂上之數與此同鉶羹器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
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公
三十於言又爲無施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差數公
鉶宜三十八堂上十八東西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東
西夾各八子男堂上十東西夾各四壺酒器設於堂夾
如豆之數鼎牲器簋黍稷器鼎十有二者飪一牢正鼎
九與陪鼎三設於西階前簋十二者堂上八東西夾各
二合言鼎簋牲與黍稷食之主也牲當爲腥腥鼎侯
伯腥二十有七故腥字也腥鼎每牢皆九爲列設於阼
階前公腥鼎三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
牢也子男腥鼎十八腥二牢也陳列也按飧無車米惟
筥米爲腥牢所有以無生牢也註誤謂有車米故并禾
芻薪諸註亦削之茲各詳本條之下不贅述註饔餼既
相見致大禮也兼飧積有生有腥有熟按死牢如飧之
陳飪牢陳於賓階腥牢陳於東階由聘禮飧饔陳列上
推公侯伯子男即一一可知註於飪牢食簠豆鉶壺簋
及腥已一一詳明筥米醯醢之陳亦本聘禮註筥米橫

周官心解　卷二十五　秋官　掌客　二十一　經篧堂

陳於庭十爲列每筥半斛公侯伯子男黍粱稻皆二行
公稷六行侯伯四行子男二行醯醢夾碑從陳亦十爲
列醯在碑東醢在碑西按醯醢百二十甕天子之數上
公侯伯子男皆與筥米連文而誤據醯醢二職上公當
百侯伯當八十子男當六十以天官賓客之禮共醯醢
各五十爲上數也車皆陳註車字衍從之註車米載車
之米也聘禮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每車秉
有五藪則二十四斛禾稾實并刈者聘禮四秉曰筥十
筥曰稯十稯曰秅每車三秅則三十稯稯猶束也禾之
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讀爲棟梠之梠一稯
也皆陳陳門外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芻薪取數於禾
薪從米芻從禾也乘禽乘行羣處之禽雁雉之屬禮以
雙爲數殷中也中又致膳示念賓若弗酌君有故不親
饗食燕也不饗以酬幣致之不食以侑幣致之按主君
不親燕仍以幣致待諸侯之禮也註疑其無而闕之非
也凡介自上介至末介從君行禮者行人主往來任使
宰卿大夫家宰從行者史府史之史飧饔餼即積聘
禮假道饋之積有生牢也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爵

孤卿大夫士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之差也夫人致
禮答賓朝享也上公八豆八壺與侯伯同非差數
三八字當作十如是則公十侯伯八子男六庶乎差降
秩然籩豆陳於戶東壺陳於東序夫人禮賓皆大牢於
上公膳致饗致食於侯伯膳致饗而無食於子男膳以親
致饗并不饗矣亦差降也主國之卿於上公侯皆見以
羔顧於公皆膳大牢而侯伯特牛於子男惟親見者膳
特牛而已此又差降也以羔執贄以見也親見卿子男
親就其家者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親見之上公之
國孤上亞二卿侯國亦上亞二卿伯國上卿若同子男
之國不親見也凡親見卿皆卿就館見不執贄子男辭
之乃親見於其家非卿不見子男也疏此一經不見天
子待諸侯禮而見諸侯自相待
者以外包內天子待諸侯亦同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諸侯之臣
爲國客來聘問也入有卿大夫士之別又國有大國次
國小國之分待之禮如其爲介時以三等國相朝皆孤

周官心解　卷二十五　秋官　掌客　二十二　經篧堂

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必分別以禮之各不
同也如介禮介禮惟飧饔餼由其君差降爲國客更有
饔食等禮亦由君差
降故以如介統言之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
在外殺禮。殺所界反。○國新當省用凶荒三者不專省
用因凶事禮亦宜殺也凶荒無年札喪民疫
死禍烖兵寇水火若在野外則獻象不出門嘉樂不野
合不應舉行盛禮非徒不能備物之謂此經著禮之殺
下三節著
禮之變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註死則主人爲具而殯按
喪用凡喪所須不惟貨物○賓客
有喪惟芻稍之受。稍所教反。○喪父母妻長子之喪客
又有君芻給牛馬兼禾稍人廩兼薪
註其正禮飧饔餼
主人致之則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牲依

註作湼。○註牲當爲腥，按饔食禮盛非有喪所宜行，故不受飧饔餼，當熟者腥致之，乃可受也。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訝誤化反。○註等，九儀之差數。

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積子賜反，下同。○官遣人、委人、遺人主具米禾，委人主具薪芻。士，訝士，前驅亦爲之辟，文見訝士。

○及宿則令聚欜。註令，令野廬氏。○及委則致積。委當作館，後人改之。遺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非兩地，又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掌訝致積以此。掌客積賓客止有牢不更，可知邪。

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次，張次以止其中。次門外待事，通客所求索。

及將幣，爲前驅。以訝有卿大夫士等，故僅前驅。註道之如朝。○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鄭司農曰：詔其位，告客以位次。註入復者，入告王客至，退亦如之，如其爲前驅，疏朝大門外陳擯介處。

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賓客之治，供給賓客諸具當治理者，胥令訝治也。○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從才用反，道音導。○註從者，介以下。人，其屬胥徒，使道營護之。○及歸，送亦如之。註如之者，送至境，如其前驅聚欜待事之屬。

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註此朝覲聘問之日，王使迎賓客於館。疏聘禮記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賓即館，訝將公命，又見之以其摯。聘問之日，亦使之訝。天子有掌訝之官，朝覲聘問之日，別使卿大夫訝諸侯，兼官，與此不同也。

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相悉亮反。○此總言掌訝事。賓客至乃往，待司關告王始訝也。凡事皆詔相，令賓客不迷誤也。凡治令皆掌之，使無失禮於賓客也。此治令兼該令訝以外者。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好呼報反，下同。惡烏路反。辟音避。○註節以爲行信，幣以見諸侯。辟讀如辟忌之辟，使皆知王所好而行之，知王所惡辟而不爲。使和諸侯之好，註有欲相好者，則爲和合之。○達萬民之說。說音悅。○註說所喜。達者，達之於王，若其國君。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路隔難通者，爲通之，而使結好也。○以諭九

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難乃旦反。○註諭，告曉。九稅，所稅民九職。九禮，九儀之禮。九牧，九州之牧。九禁，九灋之禁。九戎，九伐之戎。

○掌察四方。闕

○掌貨賄。闕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朝直遥反，治直吏反，下並同。○都家，大都、小都、家邑。國，王國。都家政治，胥稟國灋，已治當上國稽考，凡此皆朝大夫掌之。○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長知丈反。○聽國事故，都家治聽於國，成事甚多，朝大夫日告於朝，令君及長遵而不背也。大都、小都曰君，家邑曰長，序官以國言，國兼家。聽國事故，恭順奉行之常職。

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政令，如軍旅田役等事。令朝大夫使告其君長奉行也。朝大夫

王官可見馭之自王、

凡都家之治于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惟大事弗因。都家治於國者事關功罪、朝大夫親居其地、知之易審、故令聽之、洎朝大夫不能決、爲分別其事以上、而後聽之、既省事、又事不褻也、大事亦朝大夫所上、弗因者、功罪大、非朝大夫所得專決、故弗聽而上之國也、

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治不及、如都獄三月爲期、而遲不及期也、誅責重者加罪、○在軍旅、則誅其有司。註、有司、都司馬家司馬、按自大行人至掌察掌貨賄、惟闕後二官、皆治邦國禮事者、此朝大夫掌都家之治、與都則皆馭都鄙、列大行人諸官之後、以邦國都鄙相次也、或云治卽治獄、不思又有都士家士、邪惜二官又與都則俱闕、不可考耳、

○都則。闕

○都士。闕

○家士。闕

周官心解卷第二十六

諸暨楊莊蔣載康闡訂

受業姪孫甬山校刊

考工記鄭目錄云、象冬所立官也、名司空者、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掌邦事、所以富家使民無空者也、司空篇亡、漢興購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林鬳齋曰、此記原無冬官二字、乃漢人所增、匠人並舉世室重屋明堂、則所記不獨周制、但不全耳、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與音預。○註、百工、司空之屬、司空掌營城郭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唐虞已上曰共工、疏、六職卽下坐而論道至治絲麻以成之是也、○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

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埶音勢、飭音勑、辨皮莧反、長知丈反、下同。○註、論道、謀慮治國之政令、作、起也、按行、敷布、起而敷布所論之道也、鄭司農云、審曲面埶、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埶之宜以治之、按飭、整飭成就也、五材欲爲器、先須飭治、註、辨猶具、按民器不同、當分別以成之資助也、資之指國、猶行之行於國也、飭力之飭、疏訓勤、地財、穀物等、成之、成絲纑布帛也、註、五材、金木皮玉土、○坐而論道、謂之王公。註、天子諸侯、按該三公三孤、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士大夫、總六官中中下大夫三士、此皆各居官位、有職事者、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五工析言之、則百工也、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註、商旅、販賣之客也、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註、三農受夫田也、治絲麻以成之、

謂之婦功。成絲成縷成布帛皆婦人功事

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越同鎛音博燕音煙函戶南反廬魯吳反。註此四國不置是工。鎛田器。按函甲。鄭司農云。廬讀纑。矛戟柄。胡今匈奴。○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夫音扶。註言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工。粵地塗泥多草薉。而山出金錫。鑄冶之業。田器尤多。燕近強胡。習作甲冑。秦多細木。善作矜柲。匈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皆知為弓車。

知者創物。知音智。註闓端造器。若世本作者是也。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

註父子世以相教。

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爍始灼反。註凝堅也。李茂夫曰。此申知者創物事。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註時寒溫也。氣剛柔也。良善也。○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不時如當春而夏為之皆是。劉執中曰。不得地氣。蓋東西南北在地之氣不均。器遷其地而不能良。則於地之氣有得不得之辨。○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枳諸氏反。鸜其俱反。鵒音欲。濟之禮反。貉戶各反。汶音問。○鸜鵒鳥

鳩吾越名入哥不踰濟北。貉狸類。不踰汶南。○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削思約反。又思詔反。○註去此地作之。不能使良也。疏以鄭刀之鐵。移向宋作斤。宋斤之鐵。移向鄭作刀。皆不得為良。鄭剛中曰。言橘貉鸜鵒。賦性以生者。猶非其地不能生。況刀斤削劍出於人為者乎。引彼喻此。見地氣不可不順。按自橘踰淮至此。言當得地氣。○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幹古旱反。妢扶云反。笴古老反。○註荊荊州。幹弓弩之幹。妢胡胡子國。在楚旁。笴矢幹。按此言材美。○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泐音勒。澤音釋。又音亦。○註言百工之事。當審其時。鄭司農云。泐石解散也。夏時盛暑大熱則然。按此言當得天時。自橘踰淮而北至此。見審時得氣。掄材在乎巧者。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刮古八反。摶音團。埴時職反。○註攻治也。按刮摩之工。治玉石。亦治竹木。令光澤美好。註埴黏土。按摶以手捏土。令黏入火乃堅也。毛氏曰。凡此諸工。職多者上。寡者次之。尤寡者為下。○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㡃。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陶旊。㮚古栗字。段丁亂反。鮑或作鞄。普學反。韗音運。繢戶對反。㡃莫黃反。楖側筆反。旊甫罔反。○廬見前。梓榎屬。堪作尊彝等器。即以名工。三十工文已失次。攻金之工闕段。攻皮之工闕韋裘。設色之工闕筐㡃。刮摩之工闕楖雕。餘見下。茲不盡釋。此記殘闕

已甚周人尙輿一器工聚何止輪輿輈三工而總目僅列輪輿並記中輈人不之及何也意攻木之工以下及此節皆劉歆僞竄不然百工至繁此記殘闕斷不得攻木攻金等工限以七六五二等定數也後凡言人者以事名工言氏者世事也惟畫繢不人不氏闕文也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註官各有所尊王者相變也舜至質貴陶器甒大瓦棺是也禹治洪水民降邱宅土與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湯放桀疾禮樂之壞而尊梓武王誅紂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按此記以輪輿二工列首見周之所尙○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疏周所尙也按車制用在輪故察車自輪始輪之外輮爲牙牙中直指者爲輻輻之所入而利轉者爲轂轂中近內大穿謂之賢近外小穿謂之軹轂周鑿入幅處謂之藪轂中貫橫木任載者謂之軸軸末謂之䡅軸上橫伏而鉤軸者謂之轐與三面材謂之任正合四面通謂之軫亦謂

之軓輿深謂之隧植於輿兩傍前不及尺有四寸謂之輢輢上橫木謂之較輿前橫木左右曲尺有四寸者謂之式式下之植謂之轛較下從橫者謂之軹輿底中間由後至前稍曲而上以頸鉤衡者謂之輈頸下衡者謂之衡衡下兩馬謂之服服外兩馬謂之驂兩服四轡兩驂四轡謂之八轡兩驂內轡系於前軫其外轡與服馬之四轡在御手謂之六轡前系衡後系軫以防驂馬之人者謂之脅驅系兩驂之頸以引車者謂之靷靷四條皆系前軫而內兩條有環納之謂之陰靷拘二靷以紲其背者謂之韅爲環當服馬背以貫六轡者謂之游環以革爲大帶當馬胷謂之鞶鞶下垂者謂之纓纓金以當盧謂之錫著鈴於兩鑣謂之鸞衡兩端之鈴謂之和獸皮覆式謂之幦系左較後輒以上車者謂之良綏系右較後者謂之副綏車上之覆有蓋蓋之斗謂之部蓋上撩謂之弓蓋之小柄謂之達常大扛長八尺謂之桯

車有六等之數註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六等之數灋易之三材六畫○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旣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柲兵媚反有音又下凡言尺寸者並同迤以氏反酋在由反○註此兵車也按軫輿四面木註崇高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殳長丈二戈殳戟矛皆插車輢鄭司農云迤著戈於車邪倚也按戈柲六尺六寸又加胡爰惟建而迤乃崇止四尺耳酋矛短於夷矛者不及夷矛未解其義林膚齋曰人長八尺立於車上是又崇於戈四尺○車謂之六等之數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車行地者

故察車之善惡自載地之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屬章欲反戚音促○註樸屬附著堅固貌按戚速疾也鄭司農云微至輪至地者少圜甚著地者微耳著地微則易轉故不微至無以爲戚速按樸屬言全輪微至第言輞○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庳音婢又音卑阤堂何反○註已大也甚也崇高終古猶言常阤阪也輪庳難引○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乘繩證反○註此以馬大小爲節也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

以爲節。軓音只轐音卜又音轐○註此車之高者也鄭司農云軓書也轐伏兔註此軫與轐并七寸田車又減焉按軫徑三寸三分寸之二合轐七寸轐在軫下當三寸三分寸之一此乘車兵車軫轐之數轐置軸上以鉤軸令固轐入輿底當軸處左右各一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見下註斬之以時材在陽則中冬斬之在陰則中夏斬之今世轂用雜榆輻以檀牙以橿也○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註調其鑿內而合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牙五嫁反○鄭司農曰牙讀如跛者訝跛之訝輪輮也世謂之罔書或作輮○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註敝盡而轂輻牙不動按轂仍利轉輻仍直指牙仍固抱也

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幎迷錫反圜于權反○註輪謂牙也幎均致貌進猶行也微至至地少圜使之然疏望而視之車停止時按下迆者謂牙在外不圜則迆邪而下者必寬窄不等而不能均致趙氏曰此分別察輪之節且據輪已成而眡其所作之善否非謂方制輪之時上以轂爲先輻次之牙次之自內至外也此以輪爲先輻次之轂次之自外及內也

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掣音薺又音朔肉如字又如又反稱尺證反易以豉反○註掣纖殺小貌肉稱宏殺好也疏輻向轂處大向牙處小按掣纖以近牙處言肉稱以近轂處言言稱見大與小異而疏密均等易直輻滑易而直

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眼魚懇反幬音踰又音疇○註眼出大貌幬幔轂革革急則裹木廉隅見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綆音餠蚤音爪下同○註蚤讀爪輻入牙者也鄭司農云綆讀爲關東言餠之餠謂輪箄也按綆三分寸之二輻爪入牙近裏而牙向外令不覆車也爪皆不正而視之甚正爪入牙三十輻皆規切均等故○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菑側吏反齵五構反一音隅○菑入爪入牙也入牙不齵均等不參差匡郾廉輪敝菑爪斷絕牙如郾廉也菑爪不齵必無此病疏人牙齒參差謂之齵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矩以矩量之陽面可蹇陰面加寬疏向日爲陽背日爲陰按必矩之爲後將以火養陰故先以矩別異之○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稹之忍反藃黑各反又呼報反○註稹致也火養其陰炙堅之也藃藃暴陰柔後必橈減幬革暴起疏言以火養炙陰柔處使堅與陽齊等也○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柞莊百反摯魚列反○鄭司農曰柞讀爲迫唶之唶輻間柞狹也摯讀爲槷輻危槷也註小而長則菑中弱大而短則轂末不堅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註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註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詘邱勿反○註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按中詘之則折半是轂長三尺二寸也以其長爲之圍則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矣鄭司農云椁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

寸也。○以其圍之阞捎其藪。阞音勒、捎音蕭、藪素口反。註、捎除也。阞三分之一。鄭司農云、捎讀為桑螵蛸之蛸。藪讀為蜂藪之藪。註、藪眾輻之所趨。按轂以長為圍、圍三尺二寸、徑一尺三分二寸之一、捎三之一、則捎去轂中間圍一尺三分二寸之二、徑三寸九分寸之五也。捎在內、藪在外。言捎其藪、以外見內。所捎卽賢、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去起呂反。一依註作二。○鄭司農曰、賢大穿、軹小穿。按軹卽軸末小穿容軹、故以軹言。穿大穿容軸、軸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二、大於大穿當入大穿處必殺之、可知。註、大穿五分轂長去二、按經文去一誤。當從註言轂長以二分為大穿、以三分為小穿也、以防捎藪及此節註疏等說皆非是。

○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篆直轉反、數色角反。○註、容治轂為之形容、篆轂約。幬負幹者、革轂相應、無贏不足。趙氏曰、五轂約不指軹言、轂以革鞔之約、謂鞔也。於鞔上飾以五

采。巾車孤乘夏篆、註、夏篆五采畫轂約也。陳設篆采之文、欲正而不邪。

○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註、丸漆之乾而以石摩平之、革色青白、善之徵也。按自斬轂至此、皆言轂、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置輻於藪。註、轂長三尺二寸、合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

○凡輻、量其鑿深以為輻廣。量音良。○註、廣深相應、則固足相任。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扤五骨反。○註、扤搖動貌。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强不足也。註、言輻弱不勝轂任。

○故竑其輻廣以為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竑獲耕反。○註、言力相稱也。按弱、輻末入轂處。註、今謂蒲本在水中者為弱。鄭司農云、竑讀如紘綖之紘、謂度之。疏、力相稱者、輻廣與鑿深相稱、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殺色界反。溓、註作黏、女廉反。○註、殺衰小也。鄭司農云、溓讀為黏、謂泥不黏著輻也。疏、假令輻入轂之中外長三尺、則殺一尺以向牙。本麤末細、塗向下利、故泥不黏著之。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骹圍。骹下敎反。○註、謂殺輻之數也。鄭司農云、股近轂者、骹近牙者。言股以喻豐、故言骹以喻細。人脛近足者細、於股謂之骹。羊脛細者亦謂骹。疏、上殺其一、據長短之中殺一分。此三分殺一、據本麤末細言、

○揉輻必齊、平沈必均。揉如九反。○揉輻必齊、以火揉輻、令眾輻之直齊同如一、平沈必均、鄭司農云、浮之水上無輕重、

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槷魚列反、又音涅。○得、鑿內相應。鄭司農云、槷、榝也。鄭剛中云、楔也。按槷以固枘、鑿鑿大枘小、削小木上大下銳、釘入以固之。鑿枘相應、無須此矣。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見賢遍反。○足蚤搔底本。輻牙不相得、槷不足以固之、則輪輮敝邪、動搖多而底本見也、自置輻至此、皆言輻、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註、輪箄、則車行不掉。按綆參分寸之二、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輻蚤入牙不於牙正中、於牙近裏三分寸之二為鑿、以受輻蚤也、

凡為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直呂反。○註、杼、削薄其踐地者。侔、上下等、

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註、附、著也、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摶讀作摶、甐音吝。○摶、作摶、摶擊也。行石、使石自脾開。註、甐、亦敝也。輪厚石雖齧之、不能敝其鑿旁、

○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挫作卧反。○註、廉、絕也、挫、拆也。腫、瘣也、疏、車輞屈一木為之、凡屈木多外廉絕理、內挫拆中、旁腫負起、無此三疾、是用火之善也、按自輪綆至此

通言未

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註輪中規則圜。萬之以眡其匡也，萬姜禹反。匡方也，正也，鄭司農云，萬書或作矩，趙氏曰，輪實物也，欲其中矩者，以矩合其四方，四角不員處匡以驗之，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縣音懸。註輪輻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繩縣之，中繩則鑿正輻直矣。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註平漸其輪，無輕重則斲材均矣，疏兩輪俱置水中。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量音良。兩轂輻鑿各三十，黍滑而齊，以量六十鑿，無羸不足則同，疏用黍量之，眡其容受同不。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註侔等也，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輪有輕重，則引之有難易。○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註國之名工，易彥祥曰，此總括輪人一篇之意，注目而視方員，不如付諸規矩之爲公，騰口而議平直，不如付諸準繩之爲審，援手而度多寡輕重，不如付諸權衡之爲當，六者設則天下之爲方員平直多寡輕重者，皆不能外是，固不容加毫末於其閒也。按自規之至此，總言輪。

○輪人爲蓋。疏輪輻三十，蓋弓三十有八，器類相似，故因使輪人造蓋。

達常圍三寸。鄭司農曰，達常蓋斗柄，註圍三寸，徑一寸，王光遠曰，蓋制上爲部，中爲達常，下爲桯，旁爲弓，達常小於桯，桯小於部，故非部無以納弓，非桯無以含達常。○桯圍倍之，六寸。桯音盈。鄭司農曰，桯蓋杠也，讀如丹桓宮楹之楹，註圍六寸，徑二寸，足以含達常。○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信音申，廣古曠反。鄭司農曰，部蓋斗也，註廣謂徑，疏蓋斗四面鑿孔內蓋弓者。○部長二尺。註斗柄達常也，疏此部即達常，以達常入部中，遂名達常爲部。○桯長倍之，四尺者二。註杠長八尺，謂達常以下也，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註爲下起數也，枚一分。○部尊一枚。註尊高也，蓋斗上隆高一分也。○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才報反。註弓蓋橑也，按廣濶也，上二枚下四枚，弓鑿在中亦四枚矣，弓廣厚同，部厚則一寸。○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註鑿深對五寸，按部廣六寸，中爲圜孔徑一寸，以容達常，鑿時未有達常，鑿孔皆穿，上弓鑿廣四枚十三字，就部外一面說，鑿深二寸有半，就內外面通說，下直二枚，就近內處說，鑿端一枚，直就中間圜孔說也，蓋弓部外欲穹上，故鑿深二寸五分，外面鑿上二枚，鑿下四枚，於內則下直二枚，無四枚，己至達常處爲鑿端則止，於一枚又低一枚也，此鑿孔兩邊對鑿。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庇筆肆反。○註庇覆也，軹轂末，輿廣六尺六寸，兩轂幷六尺四寸，則兩軹之廣丈三尺也，六尺之弓倍之，加倍廣丈二尺

六寸，按弓中閒又穹上而曲，又當去數寸，不及覆軹矣，經以庇軹言，霤遠故也，五尺庇輪，四尺庇軫，類推。

參分弓長而揉其一。短者近部，長者爲宇，六尺之弓近部二尺，穹上四尺爲宇，直而下垂，註言宇曲非，曲者直之亦曰揉，如前文揉輻是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去起呂反。註蚤當爲爪，以弓鑿之廣爲股圍，則寸六分也，爪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按股方四分，爪方二分零，疏弓近蓋斗粗，近末細。

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六尺之弓，上近部二尺，一尺穹上而高，一尺穹而下，下宇四尺益低，故三分其長一爲之尊也。○上欲尊而宇欲卑。卑如字。上近部穹者也，下垂曰宇。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霤力又反。○觀此益知宇不得曲，中間上尊者約四尺，旁四尺皆直而張，故吐水疾而霤遠，若宇作一曲，曲而向下，霤入車矣，曲而向上，水不得吐矣，上文參

分弓長而揉其一不聞又揉其二也又曰三分弓長以
其一爲之尊不聞又如何爲皃也其不得云宇曲審矣
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皃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 蓋已
崇高於十尺也乘車軫高四尺蓋在上又過高恐一丈四尺以上門不能容蓋已皃皃於十尺也人長八尺而蓋宇下垂不能十尺則宇蔽人目而無所見惟十尺既得由門出入而目亦無所蔽爲得其中耳 ○良
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紘戶耕反殷音隱隊直類反。
良蓋善蓋也弗冒弗冒以衣弗紘弗以組繫殷畝而馳橫畝而疾馳也如是而蓋弓不隊則善之善者故以國工許之 自爲蓋至此言輪人兼爲蓋也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 稱尺證反 ○車即輿
衡壓服馬頸輈所引者
疏參如一俱六尺六寸

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 隧音遂。輿廣六尺六寸去三之一則四尺四寸矣鄭司農云隧輿深
○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 式人馮之以爲敬橫於車前而左右曲方前如輿廣而左右各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故須揉也 ○以其廣之半爲
之式崇 註式高三尺三寸 ○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較古學反 較橫輢上高於式者隧半二尺二寸加高於式則五尺五寸較在兩旁當式後居隧之二分 ○六分其廣
以一爲之軫圍 車下四面皆軫此軫據輿後橫者圍尺一寸 ○參分軫圍去
一以爲式圍 註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 ○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
註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按輢植式後而較附焉不言圍舉較輢可知 ○參分較圍去一
以爲軹圍 註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按軹較之下植者衡者也以近軹故與同名疏此軹是較下豎及衡者縱橫相貫也 ○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 轛音對。註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 轛式下植者衡者也以鄉人爲名
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 中知仲反縣音懸。註治材如此乃善也如生如木從地生按如附如小枝之附著甚固也
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 并必政反。居材安置此材也并合兩木爲之車動而任重一木爲之則固即合并亦須兩木力均者若大與小并必有摧絕之患也
棧車欲弇 棧士版反弇於檢反。註爲無革鞔不堅易坼壞也士乘棧車疏無革鞔輿易坼壞當弇向內爲之 飾車欲侈 註飾車革鞔輿也大夫以上革鞔輿疏侈向外侈也 按自輿人爲車至此皆爲輿事

○輈人爲輈 輈張留反。註輈車轅也按總敘無輈人真不可解 ○輈有三度軸有三理 軸以貫轂持輪於輈人言之軸待輈而後運輈待軸而後行勢實相資亦輈人爲之故文具輈人也
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 註國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轐七寸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除馬高餘七寸爲衡頸之間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轅曲中胖士隆曰輈形從軓前稍曲而上至衡下其頸以持衡曲如屋梁 ○田馬之輈深四尺 註田車軹崇三尺一寸半并此輈深七尺一寸半田馬七尺衡頸之間亦七寸則軫轐五寸半衡高七尺七寸 ○
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 駑音奴。註輪軹與軫轐大小之減率寸半也駑馬之車軹崇三尺加軫轐四寸并此輈深則衡高六尺七寸也駑馬六尺除馬高衡頸之間亦七寸

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媺也。媺音美。○理緻二者以爲久也。註堅刃。三者以爲利也。滑易。

軓前十尺。而策半之。軓軓同音犯。軓前軫十尺輈在輿前之度此據國馬之輈言田馬以下當殺。策御所持鞭半之五尺。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于度。謂之無任。任正輿下前軫及左右軫當一車之任者。註軓軓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衡任兩軛之間也。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無任不勝其任。按兩軛之間指衡以其當一車前引之力故曰衡任。五分其長以其一爲圍五分衡長取其一也。任正衡任皆輿人爲之。於輈人言之。爲軸與輈比例也。任正輈與軸之所任。衡任則輈之所鉤以行者也。觀下軸圍與衡任相應。輈當兔之圍與任正相應。可曉然矣。

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註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疏軫間即車廣車廣六尺六寸。與衡長等

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輈當伏兔處最著力小則無任故圍亦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相應也。伏兔即轐輈壓軸處左右夾轐以鉤軸。○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註頸前持衡者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按頸亦輈最著力處而上無所任故減當兔三分之一。然此處不宜過大過大則輈不利。觀詩有五楘之束則其固之也甚矣。○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註踵後承軫者也。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按又減頸圍三分之一。以在後著力又少也

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孫音遜弧音胡。○註孫順理也弧弓也凡弓引之中參中參深之極也揉輈之倨句如二可也如三則深傷其力。疏○揉以火揉使曲也揉之欲使順理無得如弓之深。

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摯竹二反覆芳服反易以豉反。○此及下二節借牛車相形見輈雖不得弧深不可不揉使曲也大車轅出輿一丈八尺其勢前低所謂摯也登登阤又難甚難也轅低壓牛上登重勢下墜故又難克用力艱苦意覆車之易見下二節直不曲無橈頸不鉤曲。○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縊一計反。○註阤阪也王光遠曰軒高而上干摯低而下至節軒摯之任高下適中無上干下至之患按伏壓也登阤轅直無橈轅勢軒然翹起惟壓伏其轅使不直軒

爲可耳不然兩轅軒翹牛喉下之索未有不縊牛者縊牛斯車覆矣。○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邸丁禮反緧音秋。○註倍任用力倍也按能作耐見不易登而登也邸輿下援其邸使起也下阤轅直無橈勢將直墜而下惟扳援輿底使不驟下耳不然則順勢下墜轅直下繫牛後之緧迫於轅而緧絆牛後亦未有不覆車者也

是故輈欲頎典。頎苦狠反典音殄。○註頎典堅刃貌鄭司農云頎讀懇典讀殄按惟孫不弧深乃得懇殄故欲其懇殄也。○輈深則折。淺則負。揉深傷其力馬引之即折也揉之淺馬負之不便行也。○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註勢向前也利車順行準車不傾側順行車不勞不傾側車不易敝故久也利準車之和也人在車中得安矣。○輈欲弧而無

折經而無絕，弧而無折不弧深，經而無絕孫也，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註進退易與人馬之意相應按此言其利也退旋轉易若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楗音倦。此及下十五字言其車平不搖所致註書楗或作券券今倦字輈和則久馳騁載在左者不罷倦尊者在左，行數千里，馬不契需，契苦結反需音須又乃亂反。鄭司農曰契讀爰契我龜之契需讀畏需之需謂不傷蹄不需道里也，終歲御，衣衽不敝，註衽謂裳此唯輈之和也。輈注亦輈之和車和由輈和故毛氏曰終日馳騁一日之事也行數千里一月之事也終歲御一歲之事也一日之閒左可楗而不楗一月之閒馬可病而不病一歲之閒衣可敝而不敝豈非輈之和使然與○勸登馬力，此及下十字言輈之注也輈注向前故能得此註登上也輈勸馬用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註馬止輈尙能一前取道喩易進

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灂子肖反一在學反。註伏兔至軓蓋如式深兵車乘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灂不至軓七寸則半有灂也按用漆厚乃有灂惟筋膠之被多用漆必獨厚也良輈揉善絕無因破損而施筋膠者惟句處曲處乃有筋膠則用漆厚者不過數處環圜輈句曲處四面灂環之故良輈環灂也自伏兔不至軓七寸正載輿銜軸處不得不厚施筋膠以爲固者惟此有灂則近軓前及伏兔後皆不煩以筋膠爲固矣所以爲國輈也蓋軓中有灂七寸外軓內乃有灂　按自輈人爲輈至此皆爲輈事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註輪象日月以其運行日月三十日而合宿按軫輿人所爲輪輻蓋弓輪人所爲

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斿音留。註交龍爲旂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蓋此已下九斿七斿六斿四斿之旗皆天子自建若臣下則依命數按天子以十二爲節所乘建大常此則從車所建左青右白前朱後元○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註鳥隼爲旟按鶉火朱鳥宿之張張七星後世訛作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註熊虎爲旗伐屬白虎宿按三星在參中○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註龜蛇爲旐按營室元武宿除離宮六星伐三星六斿室二星四斿西北陰方取偶數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皇旗之屬皆有弧以張縿之幅弧衣爲韣則畫枉矢枉矢亦星也旌則注於干者象弧象弧矢星也弧矢八星自軫方至此總爲車之事而及車上所建也　周人上輿一器工聚記第及輪輿輈三工舉其大耳按今車輞皆固以鐵葉亦然若無此何以行遠況玉路玉飾金路金飾其中鞹環環鈇髹漆等事皆出三工之外記不全具以類審之可知也

周官心解卷第二十六終

周官心解卷第二十七

諸暨楊莊蔣載康闡訂
同邑樓　峻校刊

考工記之二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㮚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齊才細反，下同。段丁亂反。○註：多錫爲下齊，大刃、削、殺矢、鑒燧也。少錫爲上齊，鍾鼎、斧斤、戈戟也。聲，鍾錞於之屬。量，豆區鬴也。鎛器，田器，錢鎛之屬。刃，大刃、刀劍之屬。疏：下齊上齊，據下文四分已上爲上齊，三分已下爲下齊。若然，鳧氏入上齊，桃氏入下齊，㮚氏、段氏亦入上齊。

金有六齊。註：目和金之品數。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

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註：鑒燧，取水火於日月。鑒，鏡也。金多錫，則忍白且明。忍鍒忍之誤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築猶築城墻之築，取椎鍊堅也。註：今書刀。疏：古以削刻字，至漢有紙筆，仍有書刀，是古之遺法也。削反張爲之，若弓之反張，以合九、合七、合五，成規也。欲新而無窮，註：謂利也。鄭司農云：常如新，無窮已。敝盡而無惡。鄭司農曰：鋒鍔俱盡，不偏索也。註：刃也，脊也，其金如一，雖至敝盡，無瑕惡也。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鋌徒頂反，垸音丸。○註：殺矢，用諸田獵之矢。鋌讀如麥秀鋌之鋌。鄭司農云：鋌，箭足入稾中者也。垸，量名，讀爲丸。李茂夫曰：此四句當屬築氏。削、殺矢皆下齊，正築氏所執，以上文推之可見也。按此因與下冶氏連文而誤，冶氏宜改築氏。

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註：戈，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接柲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按：戈當作刺，刺字上，又當補冶氏爲戈四字。刺，刃直刺者也。胡，刃旁出下垂者。援，刃旁出向上者。刺廣二寸，胡援所準。刺直，胡援皆曲。先胡後援，上下之次也。戈有刺，此無可疑。春秋傳：富父終甥舂僑如喉，以戈殺之。言舂則直舂矣，非刺何以舂乎？經脫刺字，註不之審，疏矣。又先鄭及諸儒皆以援爲刺，但即下刺爲戟，有援有胡，及與刺重三鋝，觀之似誤。

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句古侯反。○倨，直也。句，曲也。援必邪向外，而後可以啄人。已倨太直，則啄人不入矣。已句，胡太曲也。胡亦須邪向外，乃可

啄，可鉤。若太曲向內，創何以決？內倍二寸，四寸也。長內，援折向上，刃饒於四寸也。短內，胡折向下，刃短於四寸也。折前者，援上刃太長而易折也。不疾者，胡下刃太短，不便鉤啄，故不疾也。然則援橫處四寸，胡橫處二寸，方得上刃下刃皆四寸耳。決，絕也。所鉤所啄皆斷絕也。

是故倨句外博，倨句外博，援刃胡刃皆邪向外也。博，開廣也。○重三鋝。鋝，呂劣反。○鄭司農曰：鋝，量名也。註：許氏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環，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一斤四兩。

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中知仲反，刺七賜反。○註：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按倨句中矩，不如註說，言胡六寸，援七寸半，橫直皆折半也。倨句亦外博，不然，胡與援皆無用矣。刺，內上直刃刺人者，與胡援皆廣

一寸半、重三鋝、與戈同、戈短兵、柲長六尺六寸、故金刃廣而稍長、戟長兵、柲長一丈六尺、故金刃狹而稍短、然皆重三鋝者、廣長者稍薄、短狹者稍厚、故也、戈內四寸、而戟內加半寸、亦柲有長短之故、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臘魯頰反。註、臘兩刃、○兩從半之。從子容反。鄭司農曰、劍脊兩面殺趨鍔、趙氏曰、半之、自脊分斷邊廣各一寸四分寸之一、○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莖戶耕反。○莖、劍鐔也、柄謂之夾、莖在夾中、夾手把握處、長倍之、則長五寸、○中其莖、設其後。鄭司農曰、中、穿之也、按後、把下、設其後、使把下稍大、註、後大則把易制、○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註、首圍徑一寸三分寸之二、疏、首廣、劍把接刃處之徑也、圍之、謂圍之、盧人皆以圍爲圍、

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

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註、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此今之匕首也、人各以形貌大小帶之、士國勇力之士、樂記、武王克商、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

○鳧氏爲鍾。鳧氏爲鍾、記序言爲聲、蓋樂器以十二聲爲齊量、而鍾則大者小者皆各主一聲也、○兩欒謂之銑。欒力端反、銑先典反。○註、銑、鍾口兩角、疏、古應律之鍾不圜、故有兩角、○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註、此四名鍾體也、鄭司農云、于、鍾脣上也、鼓、擊處、按鍾大口、于、大也、○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甬音勇。○註、此二名者鍾柄、按衡、橫在甬上、○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

註、旋屬鍾柄、所以縣之、鄭司農云、旋蟲、旋以蟲爲飾、謂之旋、旋轉如環、謂之幹、鍾縣所由固、○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篆直轉反。○註、帶、所以介其名、介在於鼓鉦舞間、凡四、鄭司農云、枚、鍾乳、註、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疏、漢法一帶有九、古法亦當然、鍾有兩面、面皆三十六也。○于上之攠謂之隧。攠音靡、隧音遂。○註、攠擊處、攠、敝也、隧在鼓中、窐而生光、有似夫隧、

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註、此言鉦之徑、居銑徑之八、而銑間與鉦之徑相應、鼓間又居銑徑之六、與舞脩相應、舞脩舞徑也、舞上下促以橫爲脩、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間、則舞間之方、居銑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

此鍾口十者、其長十六也、鍾之大數、以律爲度、廣長與圜徑假設之耳、其鑄之、則各隨鍾之制爲長短大小也、凡言間者、亦從篆介之鉦間、亦當六、今時鍾或無鉦間、按鍾下大上小、銑居下最大、鉦鍾正體也、去銑十分之二以爲鉦、則鍾之正體狹於銑矣、以鉦爲銑間、以鉦之廣爲銑間之長也、去二分以爲鼓間、又八分銑間、以去上二分以爲鼓間也、以鼓間爲舞脩、又八分鉦間於上去二分如鼓間以爲舞縱長也、去二分爲舞廣、鍾體上狹、又八分鉦廣、去二分爲舞廣也、舞居鍾體最上、故宜狹、蓋鍾體大介分二、下爲銑、上爲鉦、卽銑間分上二分爲鼓、卽鉦間分上二分爲舞也、○以其鉦之長、謂之甬長。甬、鍾柄直上者、鉦長除舞上算、如鉦長六寸、甬亦如之、○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以甬長爲圍、如長六寸、圍亦六寸、圍徑二寸也、衡甬上橫者、左右皆縣繩所繫、故橫之、衡圍三分甬圍而去其一、如甬圍六寸、衡圍則四寸、圍徑一寸三分寸之二也、不著衡長、亦當去甬長三分之一、○參

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旋，以蟲飾而如環。三分甬長，上一分、中一分、下一分，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如甬長六寸，於下二寸間設旋也。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說，如字。○說猶云講究。鍾有宜厚宜薄之別，清鍾濁鍾之異，宜侈宜弇之分，其發聲一一不同，當詳悉而論說之，不可苟爲鍾也。十二律，大者濁，小者清，如十二鍾，則由黃鍾之至大至濁，由漸而小而清，而極於應鍾之至小至清也。十六編鍾，十二鍾應十二律，清濁不同，若四高聲，則尤小尤清，又分大小清濁也。○鍾已厚則石。此下五句皆言聲病。註：太厚則聲不發。○已薄則播。註：太薄則聲散。○侈則柞。柞，側百反。○侈，已侈。註：柞讀爲咋咋然之咋，聲太外也。○弇則鬱。弇，已弇。註：聲不舒揚。○長甬則震。註：鍾掉則聲不正。

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鍾下大上小，而分於鼓間，鼓與銑同在下，而大；鉦與舞同在上，而小。大鍾宜厚，故十分在下之廣，以一爲厚也；小鍾宜薄，故十分在上之狹，以一爲厚也。

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註：淺則躁，躁易竭也。○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註：深則安，安難息。

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註：厚，鍾厚。深，鑿之也。其窐圜。

○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量音亮。耗，耗同，呼到反。○此金爲銅，赤金也。古時兵器亦用銅。註：消湅精，不復減也。量當與鍾鼎同齊，工異者，大器。鄭剛中曰：改煎者，煎而又煎也。○不耗然後權之。權，稱之也。○權之然後準之。參鄭剛中說，準，準金錫，六分金、一分錫，多少輕重不令絲髮不平。○準之然後量之。量音良。○疏：既準訖，量金汁入模鑄之。

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註：以其容爲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蔡氏曰：周鬴容六斗四升，實一千二百八十龠，計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爲一千三十六寸八分。考漢斛容十斗，實二千龠，計一百六十二萬分，爲一千六百二十寸。蓋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故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今考周家八寸十寸皆爲尺，范蜀公曰：周鬴方尺者，八寸之尺；深尺者，十寸之尺。方八寸圓其外，庣其旁，則冪一百三寸六分八釐，深十寸，則積一千三十六寸八分，與漢斛同，濂無疑也。鄭氏云：方尺積千寸。又云：圓其外者謂之脣。二說皆非是。○

其臀一寸，其實一豆。臀，徒門反。○註：臀，其底，深一寸也。○其耳三寸，其實一升。註：耳在旁可舉。○重一鈞。註：重三十斤。○其聲中黃鍾之宮。中，知仲反。○註：應律之首。疏：黃鍾有宮商角徵羽五聲，所中者中其宮聲，不中商角等也。○槩而不稅。疏：此官量鎮在市，司以勘當廛之量器，以取平。按此槩，不止量器，深尺方尺、一寸三寸，可以槩度；一鬴一豆一升，可以槩量；重一鈞，可以槩權，而權度量皆起於律，律起於黃鍾，而黃鍾之宮爲之君，則究極於制器之本，而審之至精矣。時文思索，允臻其極，觀四國以垂永則，諒哉。

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索，所白反。○註：銘，刻也。時，是也。允，信。臻，至。極，中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法者，而作此量，信至於道之中。嘉量既成，以觀四國。觀，古玩反。○註：觀，示四方，使倣象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註：永，長。厥，其。茲，此也。又長啓子孫，使法則此器長用之。

凡鑄金之狀，杜子春曰：狀謂鑄金之形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

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註、消湅金錫精麤之侯、疏、鑄冶所侯烟氣以知生孰之節、

○段氏。闕、以金入爐而椎煅以成器者也、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屬音注。註、屬讀如灌注之注、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革堅者札長、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疏、一葉爲一札、上旅續札七節、六節五節、下旅亦有此節、○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註、革堅者支久、

凡爲甲。必先爲容。疏、造衣甲須稱形大小長短爲之、然後制革。註、裁制札之廣袤、

○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鄭司農曰、上旅要以上、下旅要以下、○

以其長爲之圍。疏、此據一札量上下之長、以長圍之一帀、如此則長短廣狹相稱也、

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鍛丁亂反、摯音至。鄭司農曰、鍛鍛革也、疏、摯孰之至也、按甲必鍛之至孰斯堅、不可入、卻至敝不橈曲也、

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也。空音孔、惌於阮反。鄭司農曰、惌小孔貌。○眡其裏。欲其易也。易以豉反。鄭剛中曰、易者治之精而無敗蔵。○眡其朕。欲其直也。朕直忍反。朕線縫處、○櫜之。欲其約也。櫜音羔。鄭司農曰、卷置櫜中、趙蘭江曰、革鍛至軟孰、故卷時甚少、如此革無少生硬處、密緻而能周、故下文曰周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註、豐大、○衣之。欲其無齘也。衣於既反、齘戶界反。鄭司農曰、齘如齒齘、疏、人齒齘前卻不齊、札葉參差與相似、○眡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

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更音庚。註、周密致、鄭司農云、更善也、變隨人身便利、按明光耀足成敵、鄭剛中曰、材不更則裏不易、裏易知其材累更鍛治也、朕之直者、必裁制盡善、

○鮑人之事。鮑普學反、音僕。鮑人、制韗革者也、疏、鮑韋、韋氏用之、爲皮弁韋弁及凡韋物、註、鮑故書或作鞄、鄭司農云、蒼頡篇有鞄莞。○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荼音徒。註、韋革遠視之、當如茅秀之色。○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註、謂親手煩撋之、按下文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二句、當在此二句之下、○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摶直轉反、一音圖。鄭司農曰、卷讀爲可卷而懷之卷、摶讀爲摶一如瑱之縳、卷縳韋革也、無迆革不韏䲚、○眡其著。欲

其淺也。著直略反。註、韋革調善者、鋪著之、雖厚如薄然、○察其線。欲其藏也。線思賤反。註、線杜子春謂縫革之縷、

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澣戶管反。鄭司農曰、韋革不欲久居水中、趙蘭江曰、此革既欲荼白、又欲柔滑、知不爲甲明矣、○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腥音星、需人兗反。註、故書需作劇、鄭司農云、腥讀如沾涹之涹、劇讀爲柔需之需、謂厚脂之韋革柔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信音申、下同、帴音踐。鄭司農曰、帴讀爲翦、謂以廣爲狹也、鄭剛中曰、革體一方先裂、必裁去其裂者而以不

裂者補之是壞廣爲狹也故曰以博爲帔拔引而信之二句當移置欲其柔而滑也之下卷而摶之二句之上

○卷而摶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註序均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註信無宿緩○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甐音吝○鄭司農曰甐讀爲磨而不磷之磷謂縫縷沒藏於韋革中則雖敝縷不傷也

○韗人爲皋陶。韗音運陶徒刀反○鄭司農曰皋陶鼓木註陶字從革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註版中廣頭狹爲穹隆也鄭司農云鼓木兩端廣六寸中央廣尺加此乃得有腹○穹者三之一。穹區邕反○穹穹隆也穹者三之一謂鼓左右端狹者各二尺二寸中穹者亦二尺二寸也若加註說則不合蓋皋鞠二十版左右每版六寸則一丈二尺正合圍三徑一鼓面四尺之數若中穹者二十版各一尺則中圍二丈矣如註說三之一加鼓面當一丈八尺今二丈則加鼓面何止三分之一乎註說或因下鼓鼓中圍加三之一而誤○上三正三疑下字之誤註云三正參直也穹上一直兩端又一直夫上文言穹則中間有弧曲之勢不得云直惟上下直則於上文不違礙耳鼓兩面皆可擊則橫縣上下正則以直覽言此近胥鼓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鼖扶云反○註中圍加三之一者加面之圍三分之一也按面四尺圍十二尺加以三分寸六尺則中圍十八尺徑六尺也亦合二十版兩端各六寸中間穹者各九寸此鼓不言正則中間穹者至兩端各由漸而殺也註大鼓謂之鼖以鼖鼓鼓軍事鄭司農云鼓四尺革所蒙廣四尺

爲皋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註以皋鼓鼓役事磬折中曲之疏磬折者蠱處近上不得參正也　陳用之曰鼓多矣此所記者三而已蓋此鼖或言鼓制或言鼓木制或舉中圍

周官心解　卷二十七　考工記　韗人　九　經館堂

以見上下使後人可觸類長之

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註啓蟄孟春之中也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冒蒙鼓以革良鼓瑕如積環。鄭剛中曰瑕漆文理冒鼓之革調而急則漆之瑕如累積玉環然

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韋氏闕。此爲韋弁及服凡皮弁諸韋物皆此工爲之

○裘氏闕。裘氏爲侯誤入梓人當改正此職非盡闕也

○畫繢之事。雜五色。畫胡卦反繢胡對反○畫畫其形繢黹繡也一用五采色一用五采絲皆合五采故一工合記鄭剛中曰色刖有六獨言五色者自其辨言之則元淺黑深故六自其體言之不甚相遠也故以五色言按止言五色元天色非至尊上服不敢用也

周官心解　卷二十七　考工記　韋氏　裘氏　畫繢　十　經館堂

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相次皆對待之色東西對待故青與白相次南北對待故赤與黑相次元黃相次則上天下地相對待也此不特畫布采黹繡亦然觀天官屨人赤舄黑絇等可見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上列四方正色青赤之文東南也赤白之章西南也白黑之黼西北也青黑之黻東北也五采備以四方之正色入中央之黃也註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爲裳疏此比方爲繡次凡繡須畫乃刺之　易彥祥曰青六章之裳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藻繪以火青與赤之文也火繪以粉米赤與白之章也粉米繪以黼白與黑之黼也黼繪以黻黑與青之黻也惟黃無所見而宗彝彝虎蜼則亦黃色

六七六

兹五色備之證、說迂曲、姑存參、

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土、卽地、上云地謂之黃、畫地者、畫物、因畫之黃、中央正色、外則四方、中央畫色黃、如東方則帶青、南方帶赤、西方帶白、北方帶黑、所謂象方也、日月星辰麗天、畫三辰、亦畫天、然日明於畫、則象畫時天、月星辰明於夜、則象夜時天、而天又有四時不同之色、故云變也、鄭司農云、天時變、畫天隨四時、火以圜、註、形如半環、在裳、按火旺於南、而無質不麗天、不居地、與五方四時不同、故爲圜象也、山以章、山、岱宗也、爲五嶽長、奠東方、章、章之畫草木、以章山也、草木色青、東方色、趙蘭江曰、章、山之草木、星辰、天之章、草木、地之章、畫山雖有形、須畫出草木之文、而成章、水以龍、水旺北方、龍、鱗蟲、稟木德而生於水、故畫北方之水、必畫龍也、不及藻、藻、水物、亦畫於水可知、註、龍、水物、在衣、鳥獸蛇、蛇疑當作陀。鳥、華蟲、鷩雉也、南方物、獸、宗彝中虎蜼也、西方物、蛇、疑陀字之訛、鳥獸皆山居、故畫陂陀、以象其所

處也、舊說似誤、卽此亦因文立解如此、記中錯誤脫爛甚多、不敢以爲必然也、九者在衣、皆繪、若粉米黼黻則繡於裳、卽三章粉米在衣、亦仍繡而不繪、故不及也、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註、章、明也、繢繡皆用五采鮮明之、是爲巧、

凡畫繢之事、後素功。註、素、白采也、後布之、爲易漬汚、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湛、子潛反、秫音述。○鄭司農曰、丹秫、赤粟、註、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熾、炊也、羽以飾旌旗及后車、○淳而漬之、淳、讀依本字、厚也、熾之使色濃厚、而後染羽、註、漬、猶染也、○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纁許云反、緅側留反。註、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云、論語、紺緅、緇衣、詩、緇衣、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竀、三染謂之纁、註、謂此同色耳、染布帛染人掌之、元在緅緇間、其六入與、按朱與丹秫、可染縓竀纁、染緅元緇者、必黑色物、文不著、闕可知、鄭剛中曰、設色之工五、畫繢鍾筐㡛、以天官染人考之、春暴練者㡛氏、夏纁元者鍾氏與、秋染夏、不見於考工、而有五采備之文、其筐人之職乎、按染人所掌染絲及布帛耳、鍾氏染羽、與染人無與也、或染元纁及夏、皆出筐人、則理可信耳、後世有珠紺碧、則紺近碧可知、論語集註、深青揚赤色、似不甚遠、然紺終是纁之上、又入黑汁一度者、鍾氏賈疏可的據也、若以緅爲絳、則更大非矣、此緅云五入、緇云七入、皆以黑者染之、非用朱湛丹秫也、前文脫失可知、齊服元冠元端、並不用四入之紺練、以縓爲飾、見於檀弓、不用五入之緅、集註承孔氏註、齊服飾練服等解、斷不可從、

○筐人闕　此染絲染布帛之工也、

○㡛氏。涷絲。以涗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㡛音芒、涷音練、涗書

銳反、漚烏豆反、暴步卜反。註、涗水、灰泲水也、漚、漸也、○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註、宿諸井、縣井中、

湅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欄音練、淳音漸平聲。以欄爲灰、殑欄木爲灰也、渥、厚也、淳、讀漸平聲、浸也、渥淳其帛、煑欄灰令汁濃厚、以浸帛、使其潔也、汗淨、故另入澤器、亦淨洗其灰以實之、淫之以蜃、復以蜃灰編被其帛、以水淫衍之、鄭司農云、澤器、滑澤之器、蜃、謂灰、士冠禮素積白屨、以魁柎之、說曰、魁、蛤也、周官有白盛之蜃、蜃、蛤也、李茂夫曰、欄如欒、似白權而細、華黃○

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盝音鹿。清其灰、拭淨其蜃灰、盝同漉、於水洗之、揮乾、後又恐餘灰未盡、小擊之、令灰盡也、○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沃之、更以欄灰煮水、渥淳之、又涤之、俟乾、更厚塗蜃灰、於澤器中宿之、○明日。沃而盝之。至旦、又一

一如前也、○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玉人之事。王龜齡曰、玉人職與典瑞同、但典瑞言其名及其用、玉人又及所制尺寸、豈非玉人爲之典瑞掌之乎、然文經秦火、非錯則闕、不若典瑞文有倫理也、

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信音身。此與典瑞文可互證、不及朝覲與諸侯相見、又脫子男二璧、闕畧也、註、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按此下當有子執穀璧五寸、男執蒲璧五寸、及下繅子男執皮帛文、繅子男二語、誤移於下、而子男文全闕、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典瑞所無、此當移繅子男節之下、註、名玉曰冒、德能覆蓋天下

也、四寸者、尊接卑、以小爲貴、趙蘭江曰、冒以冒諸侯圭、齊信瑞、方四寸、邪刻之、蓋冒之制、邪刻其下、形方正、大四寸、天子命諸侯、班瑞玉、與之使守之、以爲寶、及其來朝覲而合之、以爲驗、故侯圭邪銳其首、冒則邪刻其下、以邪銳之圭首、合天子之冒、按上公侯伯子男來朝、王見之、不執鎮圭也、執冒耳、以冒冒五瑞、以合符信、然則二璧文瑑、亦在冒矣、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龍如字。典瑞不具此更詳、此當移祼圭十一字之下、此節承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來、簡錯也、天子用全者、全以玉爲之、蓋祼圭有將、將柄也、卽圭有瓚以盛鬱鬯、瓚下又有承盤、其流又爲龍首、祼時使鬱鬯從龍口流出、此全制也、天子至尊、此四物全以玉爲之、諸侯則差殺矣、上公惟承盤不用玉、用龍則龍首用玉、以下爲瓚爲將槩之矣、侯用瓚、則龍首不用玉、用玉始於瓚、而將亦槩之矣、伯用將、用玉第在將、龍首瓚承盤通不用玉、此尊卑之差殺也、觀此、則子男無圭

瓚可知、子男執璧、璧屖於圭、不得用圭瓚也、○繅子男執皮帛。註、謂公之孤也、見禮、次子男贄、用束帛而以豹皮表之、天子之孤、表帛以虎皮、此說玉、及皮帛者、遂言見天子之用贄、按諸侯世子未誓亦執皮帛、附庸之君以事見、亦然、此上當有子執穀璧五寸、男執蒲璧五寸字、而子執穀璧十二字、與此六字又當移伯守之句下、

天子圭中必。必府結反、音畢。典瑞所無、此當移大圭長三尺十四字之下、註、必讀如鹿車縪之縪、以組約其中央、備失隊、按此下疑有闕文、姑存註說、

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典瑞著有邸、而不及尺寸、此不言有邸、兩圭可推、不具旅上帝文、不具也、此節及下兩圭五寸節、祼圭尺有二寸節、合天子用全節、皆當移瑑圭璋節之下、此與兩圭有邸、圭璧璋邸射四者、皆注鬯之器、非禮神之器也、說詳典瑞及鬯人、茲不贅、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杼直呂反。形制詳於典瑞、此當移執冒文下、天子圭中必、又在此下、註、終葵、椎也、爲椎於杼上、杼、殺也、疏、言服以搢衣帶間、同於衣服、

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典瑞致四時日月、封國以土地、不言尺寸、義尤備、此節當移璋邸射節之下、註、致日、度日影至不、夏日至、景尺有五寸、冬日至、景丈有三尺、土、猶度也、建邦國、以度其地而制其域、按此下當有珍圭以徵守、以卹凶荒九字、

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祼古亂反。尺寸較典瑞更詳、不及祼賓客、文不具也、而圭瓚形制用等、具詳下文、尤爲明析、天子用全十四字當移此下、而此節當移兩圭節之下、註、祼之言灌也、始獻酌奠也、

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琬於阮反、繅音早。典瑞不言九寸、云治德結好、此象德兼之、此及

炎圭十二字當移大璋聘女節之下此王使臣時聘諸侯所執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註琬猶圜也按諸侯有德王嘉之而錫之命使者亦執此琬圭典瑞所謂治德是也結好亦德中事故圭同此有繅炎圭亦當然

炎圭曰判規此圭首不鋭上而圜如規和厚之象

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行下孟反。典瑞亦無九寸餘義同此王使臣殷頫諸侯所執大行人殷頫以除邦國之慝諸侯行不善使者亦執此圭以責讓所謂易行令改易行善也此圭判規圭首兩邊鋭上中間坳處如半規也與琬圭形相反其用可知　長子徐錦曰結諸侯之好使諸侯相好除邦國之慝使諸侯各除去相怨相惡之慝也若誅罰征討必用牙璋註說似誤

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好呼報呼老二反。此詳於典瑞組琮七寸十四字當在此下而此節當移牙璋節以治兵守之下鄭司農曰好璧孔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註羨猶延延袤一尺而廣狹焉薛士隆曰璧員九寸好三寸延其袤為一尺旁各損半寸則廣八寸矣然則璧羨袤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故鬴深十寸內方八寸為嘉量幣長三丈二尺為制幣此璧羨縱橫之尺數也

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典瑞無五寸字此及下璋邸射節當移大璋節宗祝以前馬之下疏圭璧以璧為邸旁有一圭

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琮才宗反。此典瑞所無當移天子圭中必之下註享獻也按此諸侯親朝三享所用故不瑑也璧享王琮享后疏此據上公九命若侯伯當七寸子男璜琥五寸皆無瑑刻

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典瑞并及和難文不具也七當作九下大璋如之可據也蓋大璋必九寸據典瑞此上有組圭璋璧琮琥璜十六字今闕而組圭璋節與此節當移組琮五寸九字之下註納徵加於束帛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射食亦反勺上灼反。長孫如云九寸字當移中璋上下中璋七寸可據也按射四寸以下共二十字皆當在中璋邊璋七寸之上蓋射四寸其柄也加衡四寸鼻寸正合九寸之數若七寸之中璋邊璋亦衡四寸鼻寸射止於二寸矣此亦祼圭之屬當移天子用全十四字之下射其柄以玉為璋制而偏鋭者勺如瓚以受所酌言故曰勺以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殺於宗廟全玉也註鼻勺流流為龍口按衡卽勺平口下梓人試梓飲器衡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亦爵觶平口此與為類註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灌大山川用大璋中山川用中璋

小山川用邊璋祈沈以馬宗祝執勺先之禮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此典瑞所無陳用之曰此錯簡也當繼天子用以聘女之後蓋聘女天子用圭諸侯用璋此尊卑隆殺之等註亦納徵加於束帛也按大璋亦如之如穀圭九寸也此據上公侯伯則七寸之中璋耳子男用琮五寸大璋九寸與天子之度同而王圭公璋差等不紊無可疑也

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頫作覜吐弔反。典瑞不言八寸而有繅皆二采一就之文此當在璧琮十字之下此諸侯使臣殷覜及聘鄰國者亦據上公之臣言侯伯六寸圭覜王璋覜后聘諸侯夫人如之璧享王琮享后享諸侯夫人如之子男降殺聘璧琮而享璜琥也覜王及聘諸侯同

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典瑞無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按牙璋脫九寸字據典瑞此上有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文闕當補入此當移土圭尺有五寸

以致日以土地之下註二璋皆有組牙之飾於剡側趙
蘭江曰言軍旅則有征詠之事以治兵守則用兵守禦
不必有征
詠之事
駔琮五寸宗后以為權駔音組。此當移大琮十九字之
下此下當補典瑞組圭璋璧琮琥
璜之渠眉十六字鄭
司農云以為稱錘
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此節與
組琮五
寸九字典瑞所無皆當移組琮七寸天子以為權之下
而組琮五寸九字又在此下註知王之鎮圭射其外鉏
乐按凡言射者皆璋圭未有言射者以圭鋒中出璋則
半圭鋒旁出射人也牙璋中璋則有射犬璋中璋邊璋
注疏則有射璋邸注疏又有射圭則何有哉大琮言射
必八角皆作璋象矣蓋王灌圭瓚后則璋瓚覜王用圭
於后則璋陽全陰半之理也故大琮八角皆象璋也組
琮亦當如此疏言大琮者對五寸為大言十有二寸者

幷角徑尺二寸言射四寸者據角各出二寸
兩相幷四寸云射其外鉏牙者據八角鋒
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典瑞所無當移璧羨
度尺十字之下駔讀
組以組繫之鄭司農云以為權故
有鼻疏后權不言鼻亦有可知
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典瑞不及五寸餘同
當移四圭九字之下
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上瑑圭璋瑑璧琮以覜聘覜
天子聘諸侯也聘諸侯用瑑
圭聘夫人則瑑璋既聘即享享諸侯用瑑璧享夫人則
瑑琮文已全具上文而又出此十字此劉歆為之邪當
去
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
勞諸侯勞力報反。註純猶皆棗㮚實於器乃加於案
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元被纁裹

有蓋其實棗烝㮚擇兼執之以進按此節可疑案非玉
所成玉人不應有此或雕人剩文誤入玉人耳且十二
全數諸侯不得備或王巡狩居侯太廟夫人以獻王
也此明有闕文諸侯以下或無舛誤總與玉人無涉
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此典瑞加素功二字致
稍餼誤也當以造贈賓
客為正此當移圭璧十字之下二王之後於周為客故
來朝館於臣廟始至王造其館將去又即館贈之及門
則酌醴以禮其門入廟又酌醴以禮其祖故用此璋邸
射若致稍餼皆臣下事王躬不親酌醴之器施於何地
邪斷不
然矣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
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
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子執穀璧五寸
男執蒲璧五寸繼子男執皮

帛。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大圭長三尺杼上
終葵首天子服之。天子圭中必。璧琮九寸諸侯
以享天子。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四圭
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
望。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天子用全上公
用龍侯用瓚伯用將。大璋九寸射四寸厚寸黃金
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中璋邊璋七寸天
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尺有

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九寸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組琮五寸。宗后以爲權。組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穀圭九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

記文殘闕錯亂。謹依春官典瑞文以次之。典瑞所有而記闕者。據經補入。典瑞所無而失次者。審文義附之。非敢竄易古經也。

○楖人。闕

○雕人。闕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倨音據。句音鉤。一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半矩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一矩有半四尺也、此磬折之度、註、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是也、蓋磬不方折、如曲尺正方者股句皆一矩、其弦加不過一矩中四分之一耳、今不正方而兩矩加縱、開弦轉縱、長必加三分之一、得二矩有半、乃盡弦徑也、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此據黃鍾之磬言、然律以九分爲寸、黃鍾律長九寸、以十寸之尺較之、則八寸一分、前長三律、則鼓長二百四十三分、爲十寸之尺二尺四寸三分也、非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則股長一百六十二分、爲十寸之尺、一尺六寸二分也、非一尺八寸矣、磬因律制、而律之長短不同、則大小十二磬及四清磬、其長短廣狹厚薄、逈不侔矣、爲酌一中制、以立灋、使大小清濁、各準此爲差等、而磬乃各當於倫理也、○其博爲一。註、博股博博、廣、按首其博爲一、以鼓博爲全磬差降之本也、如黃鍾則八寸一分、○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股長倍股博、如黃鍾則一尺六寸二分、鼓長三倍股博、如黃鍾則二尺七寸、鼓博殺股博三之一、如黃鍾則鼓五寸四分、以鼓博三分之一爲之厚、爲全磬之厚也、如黃鍾則厚一寸八分、股博而短一頭、鼓狹而長一頭、言鼓、當擊處、已上。則摩其旁。已上、聲大淸也、旁、旁面、摩其旁面以殺其厚、則薄而濁、○已下。則摩其耑。耑音端。已下、聲太濁也、耑、鼓頭也、摩之使短使狹、則厚而淸、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鍭音侯。茀依註作殺、李音拂。○註、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司弓矢、茀爲殺、鄭司農云、一在前、箭稾中鐵莖居三分殺一以前、按矢稾長三尺、三尺、則鐵莖入稾當三之一矣、不得云三分居一以前也、築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鐵莖、即鋌也、云十之、則一尺矣、一尺居三分之一、此確據也、然鋌十亦不足準後二分之重、惟前有長寸圍寸之刃、足準後二分、故也、毛氏萇曰、鍭矢參亭、易彥祥曰、三分稾之三尺、一尺在前、二尺在後、後二尺之重、與前一尺等、則稾前之鐵極重矣、故發遲而近、射用焉、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註、兵矢、枉矢絜矢也、二矢亦可以田、易彥祥曰、五分稾之三尺、尺二寸在前、尺八寸在後也、後尺八寸之重、與前尺二寸等、則稾前之鐵、比殺矢短小矣、故發遠而火射用焉、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殺依註作茀。註司弓矢殺爲茀、疏言茀矢不言殺矢與茀矢同制也易彥祥曰七分藁之三尺在前尺二寸七分寸之六在後尺七寸七分寸之一也後七分之四與前七分之三等則藁前之鏃比兵矢又短小矣故發高而弋射用焉至於恆矢庳矢前後皆四分不言者無輕重故也、

參分其長而殺其一。殺本又作𣪠色界反。○註矢藁長三尺殺前一尺令趣鏃也、○五分其長而羽其一。註羽六寸○以其笴厚爲之羽深。笴古老反。註笴讀藁、謂矢幹○水之以辨其陰陽。辨別之、註陰沈陽浮疏就浮沈刻記之、○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夾古洽反比毗至反。註夾其陰陽者弓矢比在藁兩旁努矢比在上下設羽於四角鄭司農云比謂括也、○參分其羽以設

其刃。註刃二寸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憚徒旦反又音怛。鄭司農曰風不能驚憚箭也按矢之輕重羽刃相稱其發直而穩雖有疾風不能驚憚其矢使邪枉也、○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見前築氏重出且此第殺矢爲然準殺矢者惟鏃矢其他則其重漸殺安得以至重者槩之疑當刪去、

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俛同俯趮音躁。註言幹羽之病使矢行不正按俯頭低也翔矢羽轉紆中間枉橈也揚高起豐大趮如躍而疾鄭剛中曰上言其瀀此言不中瀀之狀

是故夾而搖之以眂其豐殺之節也。此試羽羽以不過豐不過殺爲節夾而搖之并兩矢一上羽一下羽執其中而搖之太豐則重太殺則輕其節不節可知、○橈之以眂其

鴻𣪠之稱也。橈乃孝反稱尺證反○矢三分其長而殺其一鴻二分大者殺一分小者橈矯曲之則鴻殺之稱不稱乃見、○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相息亮反摶徒凡反。註相猶擇摶圜也鄭司農云欲㮚欲包如㮚按同眾笴不異圜則無贏縮而用不偏邪重則氣足節疏氣旺㮚則堅忍堪久註生無瑕蠹愚謂生猶活無朽蠹也、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甗音彥。註六斗四升曰鬴鄭司農云甗無底甑趙蘭江曰甗有物以爲底如甑以竹爲箅之類厚半寸言其身脣寸口邊又厚也、

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毛一淸日盆以盛物亦以爲量荀子謂畝數盆、

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鄭剛中曰制與甗同異者有底其底七孔、

鬲實五㲉厚半寸脣寸庾實二㲉厚半寸脣寸。鬲音歷㲉音斛下同

庾羊主反。註豆實三而成㲉則㲉受斗二升庾讀如與之庾之庾按名同耳彼十六斗之名此庾實二斗四升之器固大不同也　李茂夫曰博古圖甗上若甑可炊下若鬲可飪蓋兼二器盆以盛飯以炊鬲鼎屬、

○旅人爲簋實一㲉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㲉。崇尺。旅方往反。註崇高也豆實四升疏祭宗廟用木簋此用瓦簋據祭天地及外神尚質器用陶匏之類也

凡陶旅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髻先鄭讀刮後鄭作刖音月墾若很反薜音蘗暴音剝。鄭司農云髻讀刮薜讀黃蘗之蘗暴讀剝註爲其其不任用也髻讀朗墾頓傷薜破裂暴墳起不堅致、

器中膊豆中縣。中知伸反膊市專反縣音懸。膊陶旅之瀀或以木爲之器總陶旅諸器。蓋陶旅皆以涇土入模或欹邪不正故對膊以正之註膊讀如車輇之輇既拊泥而轉其均對膊其側以疑度端其器也縣縣繩正豆之柄按豆亦正於膊以中閒柄小而長膊或不能審故縣繩正之審而易便也、○膊崇

四尺方四寸。此言廉之爲灋見其足以正諸器也、竊意以正諸器不然、此四尺與四寸者必一一刻畫分寸、乃可安所施用邪、

周官心解卷第二十七終

周官心解卷第二十八

諸曁楊莊蔣載康闡訂
受業甥何明臺校刊

考工記之三

○梓人爲筍虡。筍息尹反本又作簨、虡音巨。○註、樂器所縣、橫曰筍、植曰虡、鄭司農云、筍讀爲竹筍之筍、

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羸力果反。○註、脂牛羊屬、膏豕屬、羸虎豹貔貗淺毛之屬、羽鳥屬、鱗龍蛇之屬、疏鄭註內則云、凝者曰脂、釋者曰膏、○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註、致美味也、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註、貴野聲也、

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卻羌畧反、仄音側、紆乙俱反、脰音豆。○註、刻畫祭器、博庶物、外骨龜屬、內骨鼈屬、卻行螾衍之屬、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脰鳴鼃黽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蝑動股屬、胷鳴榮原屬、

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虡、是故擊

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弁於檢反，櫂註音哨，所教反，縣音懸，下同。○註，櫂讀哨，頎小也，鄭司農云，宏聲音大也、

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喙況廢反，吻無憤反，數音促，顧古賢反，聞音問。○註，吻口腃也，顧長脰貌，趙蘭江曰，騫虧少也、

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摶徒九反。○註，摶圜也，鴻謂傭也。疏，種磬之虡用鳥獸，不同，二者之筍同用龍蛇鱗物、

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攫俱博反，閷殺同，簭音筮。○虡之獸也，深猶鉤，註，作起之，而頰頷也。疏，攫閷，攫者則殺之，援簭者，援攬則噬之、深其爪。

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撥必末反，匪斐同。○註，匪采貌，王光遠曰，言於眡若撥動其體而怒、

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頹爾如委矣苟頹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頹徒回反，措七故反。○註，措猶頓，疏，此經說脂者膏者止可爲牲，不可爲虡之義、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勺上灼反，觚依註作觶，之豉反，豆作斗。○勺挹酒於尊以實爵者。註，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按此斗實四升，詩酌以大斗，古獻用爵，酬用觶，不用觚也，且觶二升，與一獻三酬之數不合，從註乃確，劉原父曰，一獻三酬者，獻一升，酬三升，并之四升。食一豆肉

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註，一豆酒當爲斗、

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鄉許亮反。○試梓之梓，即梓人，謂試其所作飲器也。註，衡平也，平爵鄉口酒不盡，梓人之長罪於梓人、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鵠古毒反。○梓人，誤，疑當作裘氏，侯設鵠者，大射之皮侯也，以虎熊豹皮，不去毛者爲之。廣與崇方者，侯中，侯中崇廣，取侯道每弓二寸以立濵，虎侯九十弓者，崇廣一丈八尺，熊侯七十弓者，崇廣一丈四尺，豹侯五十弓者，崇廣皆一丈，參分其廣，三分侯崇廣也，虎侯丈八尺者，六尺爲三之一，熊侯丈四尺者，四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爲三之一，豹侯一丈者，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爲三之一也，而麋皮之麋侯，豻皮之豻侯，亦準此數，此三之一，翦其毛爲鵠形，於張時設之，或曰，鵠何以另設，曰，鵠受矢，不堪頻用也，梓人攻木之工也，侯非木所爲，似不應梓人爲之，蓋今古制器，多集數工以成之，而名之所歸，必在重且大者，如周人尚輿，一器工聚，而記之所記，惟主輪輿輈三工，外此革鞔鐵固，被以筋膠漆飾，其事亦繁，而名歸三工，他工若不與然，以重在三工也，爲侯，侯中崇廣若干，侯躬若干，上下兩左右舌又若干，中間又參分居一以設其鵠，則爲之尤繁重矣，其必以爲之之工名之，而不歸之梓人，明矣，況梓人見前，一爲簨虡，一爲飲器，皆雕刻工細之器，侯必非其所作也，後友人有問此當屬何工，予曰，此或裘氏遺文，誤入梓人者，曰，何所據，曰，天官司裘掌裘者也，其職，天子大射共六侯，皆設其鵠，則爲侯者不當在裘氏邪，友人稱善久之、

○上兩箇與其身三下兩箇半之。身四周侯中者，即侯躬，註，僅據夾中上下而遺兩旁，似誤，上兩箇當侯身上者，連左右舌言，析言之，則兩箇也，上兩

箇與身三者。鄉射記。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如大侯中一丈八尺者。身三丈六尺。上七丈二尺。析之各三丈六尺。參侯中一丈四尺者。身二丈八尺。上五丈六尺。析之各二丈八尺。小侯中一丈者。身二丈。上四丈。析之各二丈。言上兩箇與身。其尺度三者如一也。下居侯身下者。如大侯身三丈六尺。下五丈四尺。左右出侯身外各九尺。參侯身二丈八尺。下四丈六尺。左右出侯身外各七尺。小侯身二丈。下三丈。左右出侯身外各五尺。如九尺則半上舌之一丈八尺。七尺則半上舌之一丈四尺。五尺則半上舌之一丈也。下言兩箇。亦析言以見義。半之。亦鄉射記下舌半上舌之謂。至大侯一上舌各一丈八尺。參侯上舌各一丈四尺。小侯上舌各一丈。又適得侯中之數。下之半。又適得半侯中之數也。註。侯制上廣下狹。取象於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按人亦上廣下狹也。

○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縜於貧反○註。綱繫侯於植者。按縜繫網於植之環。寸。徑一寸也。上下皆出舌一尋。三侯皆然。賓射燕射及鄉射各侯亦然。大侯侯中一丈八尺。加身

上下共四尺。又加上下箇共四尺。則總高二丈六尺也。參侯侯中一丈四尺。加身上下共四尺。又加上下箇共四尺。則總高二丈二尺也。小侯侯中一丈。加身上下共四尺。又加上下箇共四尺。則總高一丈八尺也。合下繫植皆一尺二寸。則大侯高二丈七尺二寸。參侯高二丈三尺二寸。小侯高一丈九尺二寸。然則參侯高於小侯四尺。大侯又高於參侯四尺。此大射一道樹三侯。所由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者也。又侯身廣而長殺。侯中則方。大侯中一丈八尺。其身廣三丈六尺矣。長止二丈二尺。不及廣一丈四尺。此一丈四尺。即參侯中長廣之數。侯中一丈八尺之縱數。即參侯身之縱數也。參侯中一丈四尺。身廣二丈八尺。長一丈八尺。不及廣一丈。此一丈。即小侯中長廣之數。侯中一丈四尺之縱數。又小侯身之縱數也。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大射張皮侯。皮侯以皮爲侯也。王大射。大侯虎侯一。參熊侯二。小豹侯二。麋侯一。各以其皮不去毛者爲之。而裁制準布帛之幅。侯大射熊麋豹三侯也。鵠言棲。則中開明有鵠棲矣。春。春官大宗伯也。祀禮掌於春官。此大射禮因祭祀而行。故以春官言之。功。射中也。詩獻而發功。以中多爲賢。堪助祭也。春官之祭。以射功集事。故曰春以功。按射義。鵠有君臣父子之異。意以鴉鵠之俯仰正側別之。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五采之侯。王賓射之大侯也。王賓射準大射。侯亦當六。王五采之侯一。諸侯三采之侯二。王卿大夫二采之侯二。諸侯卿大夫朱綠之侯一。大侯侯中亦丈八尺。中間六尺貌正。正擊征鳥。大而高翔難中。故象之。即鷹也。侯中內三尺朱。外三尺白。侯身內三尺蒼。次三尺黃。外三尺黑。上兩箇橫采五道。朱白蒼黃黑。由下及上。下兩箇亦橫采五道。朱白蒼黃黑。自上及下。侯三采者。四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爲正。次朱。次白。次蒼。極於侯身。上箇朱白蒼。由下而上。下箇朱白蒼。由上而下。二采者。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爲正。次朱。次白。極於侯身。上朱白逆次。下朱白順次。朱綠之侯同。疏遠國對畿內諸侯爲遠也。按屬。合集之

義。言朝會者眾多。長孫如問采侯以何物爲之。曰準之獸侯。當用帛。又問正。曰此與皮侯之鵠。獸侯之獸同。殆通用有毛獸皮翦刻爲之。或如黼黻之異色相間爲之也。蓋所記三侯。皆出裘氏。裘氏爲裘之功細者帛裏。功粗者布裏。是布帛與皮。皆裘氏爲裘材料。故采侯之用帛。允可無疑。正之用獸皮。亦可無疑。曰韋氏亦闕。安知不出於韋氏。以韋氏爲皮弁及韋弁服。亦兼用皮帛也。曰韋。皮之去毛者也。爲正與鵠與獸。可以無毛者爲之乎。且射以行禮。侯取采華。賓射采侯。則侯通體五采三采二采。燕射獸侯。則天子熊侯通白采。諸侯麋侯通赤采。即降而大夫士之鄉侯。不製獸形而畫之。侯又不敢用帛而用布。然而二侯布皆丹色。則亦采華可觀矣。況天子大射禮至殷盛。用虎皮熊皮豹皮麋皮。正取其毛之采色光燿於全侯。炳如煥如耳。疑其以麋去毛無文之韋爲之。不亦誤與。

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燕射之侯也。此獸侯惟據天子燕射。君臣同射五十步之侯。侯準小侯

鄉射記天子熊侯白質以素帛爲侯而侯中中閒以熊皮爲熊象諸侯麋侯赤質以赤帛爲侯而侯中宁閒以麋皮爲麋象此獸侯之制也息休息而從容無事也王及諸侯射皆行燕禮然大射因祭賓射因諸侯來朝皆因事而擧若燕射則從容暇豫時所擧故曰息燕言與上二射殊異也或問註以獸侯熊麋皆畫子不從何據曰據鄉射記熊侯麋侯之下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云凡畫二侯畫虎豹畫鹿豕者不及熊麋二侯也安得以爲二侯亦畫乎且大夫士之侯畫獸而不云侯此不云畫而直云獸必以獸皮爲獸形矣曰大夫士布侯故獸侯亦當以布爲之註非無據也曰大夫士著布侯别於天子諸侯見其不用布也某曰獸侯用帛正以布侯差之耳蓋絲功良枲功沽帛貴布賤乃差降之一定者故獸侯斷土用帛卽采侯之用帛亦以此準之也鄭氏註皮侯采侯獸侯及鄉侯皆誤不可從或問王燕射與諸侯燕射何以用熊麋曰不敢同於大射也王大射大侯虎侯而參侯熊諸侯大侯熊侯而參侯麋燕射降於大射故不用大侯之

獸而用參侯之獸也曰大夫何以畫虎豹士何以畫鹿豕曰此諸侯之大夫士也此大夫於天子無嫌故畫虎豹士畫鹿豕降於大夫也然不畫熊則仍避君之大侯不畫麋仍避君燕射之侯也天子之公卿大夫士何如曰三公於采地準諸侯大射熊麋豻皮侯燕射麋侯無賓射也卿大夫鄉射於諸侯無嫌得畫麋而侯用帛士亦布侯得畫虎豹以位下於王無嫌也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註司馬實爵獻獲者於侯薦脯醢折俎獲者執以祭侯疏三等射皆同

○其辭曰惟若寧侯。註若猶女寧安也按若指所祭者寧侯福及諸侯使安寧也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女音汝下同○此女指所射者不寧侯爲禍使諸侯不安寧也不安寧諸侯不得來朝而會聚矣皆女之罪故射女也註抗擧也張也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強抜養反○曾孫嗣天子祭而所之望其寧侯以及王也

○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廬魯吳反柲音祕酋在由反註柲柄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酋之言遒也酋近夷長疏凡此經所云柄之長短皆通刃而言

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註人長八尺進退之度三尋用兵力之極也按如而通無已欲加三尋以上疏人己身也

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註言罷羸宜短兵壯健宜

長兵疏司馬灋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此言攻國之兵欲短則弓矢是也守國之兵欲長則殳矛是也言戈戟助者攻守皆有戈戟以助弓矢殳矛以戈戟長短處中故也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句音鉤彈徒旦反蜎於全反椑薄今反摶徒丸反○註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鄭司農云蜎謂若井中蟲蜎之蜎齊人爲柯斧柄爲椑則椑隋圜也摶圜也

○毄兵同強擧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擧圍欲重重欲傅人傅人則密是故侵之。毄紀益反校紀巧反傅音附○註改句言毄容殳無刃同強上下同也擧手所操校疾也傅近也密審正也人手操細以毄則疾操重以刺則正按此人亦己身刺兵甚長持之附近己身以刺他人乃審正而又有力也是故侵之四字文勢未完下有闕文不容強解

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
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凡爲酋矛參分
其長二在前二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
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註被把中圍之圍之也凡矜八觚鄭司農云晉矛戟下銅鐏也註謂晉讀如王搢大圭之搢矜所捷也首殳上鐏也爲戈戟之矜所圍如殳夷矛如酋矛
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
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灸音救與炙異。註置猶樹也按灸猶灸背之灸暴諸日也木小而長暴日下則橈曲眡其蜎欲不蜎灸必於牆牆直橈之均否易見直搖執其中橫搖執其一頭眡橈均欲其均也眡其勁欲其勁也與眡其蜎義別橈均則揉直之後無強弱勁則用之有勢力

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前言車六等不及夷矛以四兵人及車軫此六建除車軫加夷矛五兵與人也註反覆猶軒輖
○匠人建國註立王國若邦國水地以縣縣音懸下同。水地以縣造城平地之灋於造城處四周多立柱縣繩以正之然後以桔槔車水令偏至高者水不及柱至下者滙之諸小高小下皆視柱水痕而刻記之據此平高墳下造成處無不平也
置槷以縣眡以景槷魚列反景倚丙反。註槷古文臬假借字於所平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按臬以取日景臬不直則景邪而不可憑故懸繩以正之○爲規識日出之景與
日入之景識音志。爲規於臬四周爲圓規也日出臬景西向日入臬景東向於景盡處皆刻識之而旋之爲規刻記入出之景即東西正爲規則規當臬處南爲南中北爲北中即南北亦正也

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晝臬識景皆晝時事據規南規北中閒雖南北之正猶恐未審故又參之日中之臬景以審之日中之景長短不同冬至極長夏至極短二分得中然在日中時臬景必直於臬北而無傾邪以此準規南規北之中則尤審也極星中星也即昏中旦中之星每月不同者也考亦主臬以考所直之星晝時既詳測日景猶恐毫髮有差故又憑臬以考極星臬植地中極星在天南正中臬與星相直所謂正也以正朝者以旦中之星正之以正夕者以昏中之星正之朝夕皆正斯審之又審而不患其不正矣日中景直臬北以正北爲主夜將旦及昏中星在臬南以正南爲主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主城方十二里九里據內城徑內城徑九里則四周三十六里外城四周則四十八里也內城城也外城即郭註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按城門亦然
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涂音塗。註國中城內也經緯涂也經緯之涂皆容九軌軌轍

廣按註言軌八尺誤也核之約九尺四寸零蓋輿六尺六寸兩輪輻內各九寸半牙輻各占三寸半加兩綆各三分寸之二又加兩金轄閒三分寸之一則九尺四寸有餘○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左右據王宮言祖七廟據及遷廟社大社包稷在雉門內面朝內朝在路門內即路寢庭治朝在應門內外朝在臬門內後市市在北宮後也大市居中東朝市西夕市市朝一夫一夫方百步三朝方皆百步三市亦各方百步也市亦日朝即司市思次胥師賈師介次所治者畧與朝同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夏之世室即明堂殷重屋周明堂累世異名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先古不同者多矣何疑於二代註謂即宗廟蓋據明堂位魯大廟天子明堂一語耳不知魯廟有此以崇周公不得謂帝王皆準此也註脩南北之深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按南北深八丈四尺東西之廣十丈五尺也○五室三四步四

三尺註堂上爲五室象五行按三四步四室方三步中室方四步也四三尺以益廣四室益以四尺中室益以三尺也然則旁四室深皆一丈八尺廣皆二丈二尺中一室深二丈四尺廣二丈七尺也註以三尺益四旁四尺益中室以不廣大故易之五室南北占地六丈東西七丈一尺南北前後各餘一丈二尺東西左右各餘一丈七尺○九階註南面三三面各二按階不言尺數以殷三尺例之夏后卑宮室或一尺也○四旁兩夾窻註每室四戶八窻○白盛註蜃灰也盛成也以蜃灰堊牆飾成宮室○門堂三之二註門堂門側之堂按對正室中爲門門左右爲門堂此堂向內向外皆有合之則四堂三之二據脩二七八丈四尺之地言三之二五丈六尺也析之則向內向外兩面堂各二丈八尺門左右同長子徐錦問門廣狹曰殆三之一乎門在中一間三丈五尺門左門右堂亦各三丈五尺也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殷周二代不著門堂室意高廣深淺稍異大致同於夏也○室三之一室堂後室

三之一亦據脩二七八丈四尺言三之一則二丈八尺也門內兩室各一丈四尺門外兩室亦各一丈四尺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直龍反○註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廣九尋七丈二尺五室各二尋崇高也重屋複笮也按以註約之五室皆二尋正方占地方四丈八尺南北餘地各四尺東西餘地各一丈二尺言堂崇而不言階亦九階可知四旁夾窻白盛當無不同也所著皆變於夏者著四阿知夏但南北霤著重屋知夏不重霤也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度待洛反○筵竹席敷席下者九筵八丈一尺七筵六丈三尺殷堂崇三尺階亦三級此崇一筵則階九級矣夏世室東西廣殷五室皆整周室二筵亦五室整方合計之則東西南北皆六筵也占地方五丈四尺東西餘地各一丈三尺五寸南北餘地各四尺五寸窻戶準夏制九階亦準夏制四阿重屋

則準殷制　據月令明堂十二室據大戴則九室此記云五室似乎參錯而核之其實則一也所謂五室者就中間一室東西南北四正一室言卽盛德篇中五北一南九東三西七是也其東北一室占八者一室二用向北爲元堂右個向東則青陽左個東南一室占四者向東爲青陽右個向南則明堂左個西南一室占二者向南爲明堂右個向西則總章左個西北一室占六者向西爲總章右個向北則元堂左個盛德篇又云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每室各四戶八牖矣必九室間開道如井字始能戶牖各具然則中間通道當不下四尺所謂凡室二筵者兼中間之道而言核其實每室不過二尋與殷制不異又盛德篇所云三十六戶合三百六十日之數七十二牖合七十二候之數中間及四正室東三西七南九北一中五皆奇也室皆一用東正室占三者爲青陽大廟二月居之南正室占九者爲明堂大廟五月居之西正室占七者爲總章大廟八月居之北正室占一者爲元堂太廟十一月居之中正室占五者爲大廟大室土室也季夏居之以一九三七五皆奇數故也若

四隅四室則東北八東南四西南二西北六無非偶數故每二用此九宮數見盛德篇宋人誣指爲洛書西河毛氏辭而闢之豈不貽惠後世哉　大戴禮盛德篇記明堂全是九宮位數核之周易大衍惟六一八三中五無少參錯其四九二七四位則轉相互易大衍二居正南四居正西九宮則二西南而四東南大衍七東南九西南九宮則七正西而九正南若是者何也蓋四九金也不容大盛二七火也可以制金正南東南爲火生成之地移四九之金於此以殺其勢也正西西南爲金生成之地移二七之火於此非卽以火制金乎然亦十數相合而陰從乎陽故得互易四與六合十九與一合十二與八合十七與三合十又四爲兌九爲坤二爲離七爲巽與西北之乾正北之坎東北之艮正東之震之四陽迥然不同故從乎陽逆旋也而四陰旣易又得相生四與六對卽金之生水九與一對亦然二與八對卽木之生火七與三對亦然　以火制金九宮如是兵家六儀三奇之理亦然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註，周文各因物宜爲之數，璇記據周而作，故備於周，下皆據周說，室中坐憑几，堂上行禮用筵，揆宮中院內得自舒，故用張臂之尋也，野百步爲畝，故以步，涂爲車所行，故以軌也，既謹云几長五尺，按或云三尺，軌見前。

廟門容大扃七箇。扃古熒反。○註，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箇，二丈一尺。○闈門容小扃參箇。註，廟中之門曰闈門，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參箇，六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箇。不疑衍文，當去。註，路門，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箇，三丈三尺。○應門二徹參箇。應門治朝外門也，徹，兩輪行地之跡，廣九尺四寸，註云八尺，誤也，一車行左右，皆有轍迹，故曰二轍，參箇，二丈八尺二寸也。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內，北宮，九室爲大寢，王后路寢也，不言后而曰九嬪，居之避敵王也，九嬪外同，九卿居此，佐后治事者，外，南宮也，九室，即大寢，王路寢也，九卿言朝，著王治政，王見羣臣於治朝，見後即居此九室中，有事與九卿議於此也，內外九室，斷主此二大寢，舊云王路寢止五室，而以直廬言之，夫直廬在左在右，有之，拘以九，左五右四，邪左四右五，邪亦不倫甚矣，況天子大數，惟采色取五，不敢備四方上下，屈於天也，外此非十二，即九，以十二差降者，如王冕玉藻十有再就，下此十二，上公九，三公八，侯伯七，孤卿六，子男五，公之孤四，卿三及二，大夫二及一，蓋十二以下，有此差等，以九差降者，其等有四，天子專九數，次之七，爲諸侯，五爲大夫，三爲士，如天子城隅九雉，而諸侯七雉，都爲卿大夫封邑，則五雉，天子經涂九軌，而諸侯七，大夫之都五，天子之階九級，而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此皆負扆於地，故皆差於九數，若堂室則尤負扆之大者，會天子有不合九數者乎，試思國分九區也，諸侯以下，無此數也，門號九重也，諸侯以下，無此數也，曾魏魏路寢正中，外共仰以表一人之尊者，而不從九數，必不然矣，是故宮室之制，王九室，諸侯皆七，卿大夫皆五，士皆三，此一定之差也。○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九分其國，即量人分國爲九州也，九州九卿分治，故孤與卿皆可爲軍帥，此孤卿所由建旟也，然有事，雖三公亦與九卿各守一門，故帥以門名。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通著五門之制也，阿，簷阿，舉阿，見棟，天子諸侯臺門，五雉，廣十五丈，高五丈，棟起臺處，言左右臺，又在外，蓋路門內爲內朝，應門內爲治朝，雉門內則宗廟社稷所居，庫門內則府庫所在，皋門內則外朝，三朝皆方百步，知門墻甚廣，二堂外又有墻也，隅角，宮隅城隅，亦舉隅見棟，此宮隅之制，即內外二大寢，七雉，廣二十一丈，高七丈，高連下堂基崇九尺者，與門阿連臺，城隅連城，數一也，此二十一丈之廣，起建九室，中三間中堂，約九丈，左

堂右堂各三間，約各六丈，門阿外二堂，界與南宮左右堂相直，九雉，廣二十七丈，高九丈，城隅於城上建樓，在外，故最高，大寢，王居所主，故次高，門，則王居所由出入，故其高從殺也。○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杜子春曰，環涂，環城之道，按野涂據王城外遠近郊至甸地而言，此等處孔道，往來極眾也，稍地以外，不必爾，疏不言緯，與經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都，四百里至五百里，大都小都也，其城隅亦五雉，宮隅殺於城隅，門阿又殺。○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註，諸侯，畿以外也，按其城亦七雉，宮隅五雉，門阿又殺。○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諸侯經涂七軌，環涂五軌，野涂三軌，都經涂五軌，環涂或四軌，野涂三軌。

○匠人爲溝洫。洫，虛滴反。○註，主通利田間水道。○耜廣五寸，二耜爲耦，

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甽畎同。鄭剛中曰古者耕種在畎水流畎中則畎爲田間流水道矣又於田首倍其數名之曰遂遂水之所達也言一夫所受之田如是按古者一畝三畎二耜爲耦耜者耜廣五寸必二人合耦各執五寸之耜以起土乃成廣深一尺之畎也田首倍之畎畝縱則遂橫於畎畝之首畎畝橫則遂縱於畎畝之首廣深皆二尺倍於畎深廣也

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匠人之灋與遂人不異井閒固有溝矣一成中十井者十列十井之閒有九溝十列之閒有九洫總而計之一成百井九百夫每井九夫十井九十夫十井九十夫得九溝入洫正合遂人十夫有溝

無異灋也一成十井者十列一列九十夫十列九百夫以九百夫而得九洫正合遂人百夫有洫無異灋也夫一成方十里得百井九百夫一同方百里得百成一萬井九萬夫一同之地計十成者一列一列中間爲九澮一成九百夫十成九千夫非卽遂人之千夫有澮乎十列百成十列中間得九川每列九千夫十列九萬夫以九萬夫而得九川非卽遂人之萬夫有川乎此匠人之灋與遂人合一允無疑也或曰記不言同閒有川子言似無據曰下云各載其名專達於川卽此同閒之川也不及川者以遂溝洫澮成於人力川則自然者居多也說下兩山之閒必有川不可知邪曰井閒成閒同閒義同乎曰不同所謂井閒者在井之外兩井之閒耳若成閒則九洫皆在一成中至同閒則九川各受九澮合計之一同方百里具九十澮也其不同也審矣遂溝洫澮皆以九立灋一井九夫則九遂成則九百遂一列十成則九千遂一同百成則九萬遂九遂入一溝一列十井則九溝十列一成則九十溝一列十成則九百洫十列一同則九千洫九洫入一澮澮亦在兩成中間猶溝在兩井中閒也故一同百成必九十澮遂之所入因乎地勢下此則縱橫有一定之灋如溝縱洫必橫洫橫澮必縱溝橫者反是○專達於川，各載其名。註達猶至澮直至於川復無所注入載其名者識水所從出按此不言九川知周官遂人於川容有變通矣專達於川者溝洫澮無不注川也各載其名庶脩時不遺漏名川及溝洫澮之名

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涂在川上路也在都鄙三軌近王城二百里或當五軌

凡溝逆地阞，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阞音勒屬之欲反孫音遜。註溝造溝屬讀注孫順也不行決溢按此舉溝以例洫澮逆地阞近低遠高也注如溝注洫洫注澮澮注川不理不順水性也不孫入之迫急也溝洫等水相注縱橫異勢直注入必横流徐入之有漸乃不至冲決

違逆而順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梢音蛸。註不墾地之溝也鄭司農云梢讀桑螵蛸之蛸謂水漱齧之溝故三十里而廣倍按記已殘闕此或有闕誤姑存舊註

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奠音亭。鄭司農曰奠讀停按水之停滯不行者也欲使流行必灣曲其勢磬折不方曲如矩而微帶直參伍磬折之度折行三乃直行伍折行以至出口庶水漱之而上者下狹者廣可流行無滯也○欲爲淵，則句於矩。句音鉤。註大曲則流轉流轉則其下成淵按矩方折句於矩比矩更曲也如此則水折旋漱之自成深淵也

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漱色救反。註漱猶齧淫讀淫液之淫鄭司農云淫水淤泥留著助之爲厚

凡爲防，廣與崇方，其綑參分去一。綑色界反下同。註崇高也方等也綑者薄其

上。○大防外綱、大防捽大水、外綱者、內面亦薄其上、而當水處如壁立、非外面又薄其上也、今大防皆如此、

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註、程人功也、溝防爲溝爲防也。○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里音以、傳音附。註、里讀已聲之誤。○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此言築墻也、築墻必兩版夾之、約之以索、大汲其版約之過急也、投土築之索絕而版反開、故日無任、言板不能任築也、

葺屋參分、瓦屋四分。葺七入反。葺屋草屋也、三分屋之高、以二分爲峻、必如是水乃疾去、而屋不漏、瓦屋覆蓋堅密、四分其屋之高、以一分爲之峻也、囷窌倉城、逆牆六分。囷邱貧反、窌古孝反。註、逆猶卻也、築此四者、六分其高、卻一分以爲綱、囷圓倉、穿地曰窌、疏、令高丈二尺、於上去二尺

爲綱、囷倉城地上爲之、須爲此綱、窌入地、亦爲此綱者、雖入地、日宜寬則堅固也、堂涂十有二分。註、階前令甓甋也、按十二分其廣以二分爲之峻也、註、爾雅、堂涂謂之陳、竇其崇三尺。竇音豆。宮中流水竇、牆厚三尺、崇三之。註、高厚以是爲率、足以相勝、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註、矩灋也、人長八尺、大數三、頭也、腹也、脛也、以三通率之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頭髮皓落曰宣、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易、巽爲宣髮、○一宣有半謂之欘。有音又、下同。欘張玉反。註、欘斫斤柄長二尺、爾雅、句欘謂之定、○一欘有半謂之柯。註、伐木之柯、柄長三尺、○一柯有半謂之磬折。註、人帶以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玉藻、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

○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庛音刺、七賜反、句音鉤、下同。○耒耜柄庛、卽耜、長尺一寸、博五寸、以鐵爲之、以其刺地、故曰庛、鐵任刺、木不任刺矣、註、謂前曲接耜、恐非、庛在下、微曲、中直者三尺三寸在耜上、上句者、二尺二寸、又在中直者上、上句者人手所執、此二尺二寸、通曲耜接處曲而已。○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中張仲反、下同。註、緣外六尺有六寸、內弦六尺、應一步之數、耕者以田器爲度也、按步六尺、見前、疏、弦其內者、據庛至句、內上下兩曲之內、中應也、按以弦其內句、當在六尺有六寸之上、

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推湯雷反。此以耜接柄言、直刺專利堅地、句庛專利柔地、惟倨句磬折則推發交利、堅地柔地無不利也、故曰中地、鄭剛中曰、推者推而前、發者舉而起、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註、首六寸、謂金剛關頭斧、柯其柄也、鄭司農云、柯長三尺、謂斧柯、因以爲度、疏、車人造車、造作用斧、因以量物、故論斧柄及刃也、

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轂長一尺五寸、註、徑尺五寸、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註、故書博爲搏、杜子春云、當爲博。註、輻厚一寸、渠二柯者三。註、渠二丈七尺、按渠輪所輾深迹也、大車輪徑九尺、徑一圍三、故渠長二丈七尺也、大車輪徑九中間轂徑一尺五寸、外牙圍各一尺五寸、合兩相之輻乃得九尺之數、此記上云輻長一柯有半、則輻兩相已九尺矣、轂與牙不在輪崇之外也、又安所施、卽大車任重、輻鑿當深、應不鑿穿轂牙以入輻、況轂中容軸處當留餘地邪、然則何以云輻長一柯有半、蓋車人皆以柯起數、卽以此見輪徑耳、非輻長實數也、按下六分其

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十二字當移置於此、

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註澤泥苦其大安山險苦其大動、按行澤卽此大車、行山卽下柏車、欲短轂故轂長半柯、欲長轂故轂長一柯、○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輮人九反易以豉反。反輮使木心向外、取其厚也、仄輮使木皮向外、可削薄也、外皆鋼鐵、不可不知、○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註、輪高輪徑也、牙圍尺五寸、毛氏曰、此宜在渠三柯者三之下、今從之、

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轂長三尺、圍徑二尺、必長大其轂、行山乃安也、輻一柯兩

相則六尺矣、此亦爲輪徑見度、非輻長果三尺也、註、柏車、山車、輪高六尺、牙圍尺二寸、按柏車輪崇六尺、徑一圍三、故渠一丈八尺、五分六尺之輪、以一爲牙圍、故牙圍一尺二寸、前兵車乘車牙圍尺一寸、不任重也、大車牙圍尺五寸、任大重也、此柏車一尺二寸、亦任重、故牙圍減大車三寸、而增於兵車乘車一寸、

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綆彼郢反服音負。崇輪崇也、大車輪徑九尺、綆互抱之牙向外出也、見前兵車乘車、牙鑿受輻處近裏一寸爲之、故曰綆寸也、牝服卽大車箱、載物者多孔鑿、故名牝服、二柯又參分柯之二、八尺也、鄭司農云服讀負、

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羊車與柏車大車皆任載駕牛者、二柯又三分柯之一、牝服七尺也、註羊車若今定張車、按牝服長七尺、註以較言非、

柏車、二柯、柏車牝服長六尺也、註輪崇六尺、綆大半寸、按羊車不言輪崇、亦不及綆、準柏車可知、

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徹轍同鬲於革反。此并三項車言也、駕牛之車皆兩轅直而不曲、所謂轅直且無橈也、當牝服前於中駕牛、當牝服處於中置板以至末、卽爲車任正者也、大車輪崇九尺、三其輪崇則二丈七尺、柏車羊車六尺、則轅長一丈八尺、鑿其鉤於轅、鑿鉤以鉤輪軸也、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鉤者、如羊車牝服七尺、則於後六尺間鑿鉤、使牝服三尺五寸當六尺前、其半居六尺之三尺五寸、而牝服之三後、又餘二尺五寸、柏車牝服六尺、於後六尺間鑿鉤、使牝服三尺當六尺前、其半居六尺之三尺、而牝服之後又餘三尺、大車牝服八尺、於後九尺間鑿鉤、使牝服四尺當九尺前、其半居九尺之四尺、而牝服之後、又餘五尺、準此則羊車轅一丈八尺、牝服七尺者、牝服之前轅長八尺五寸、柏車轅一丈八尺、牝服六尺者、牝服之前轅長九尺、大車轅長二丈七尺、牝服八尺者、牝服之前轅長一丈四尺、徹車轍字通、轍以轂長爲廣、柏車轂三

尺、其轍廣、大車轂二尺五寸、其廣較狹矣、總未有止於六尺者、通云廣六尺、據車廣耳、三車之廣固無異也、鄭司農云、鬲轅端壓牛領者、按牛車六尺、轅端鬲長亦六尺、兩轅相去必五尺餘、乃容牛身也、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註、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未聞、○六材既聚、巧者和之、註聚猶具、按巧者良工、六材因時取之、雖具無缺、非巧者無以和之也、和卽九和六和之和、○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註、六材之力相得而足、王光遠曰、弓以幹爲質、以漆爲文、角附幹、按在幹內、筋施於幹外、膠與絲則角之所置、絲之所被處皆用之、漆則弓既成而髤之、又曰、弓所以及遠者、力在幹、故幹以爲遠、弓所以疾發者、勢在角、故角以爲疾、幹資筋以堅刃、射則中深、故筋以爲深、三者得膠、然後相

合以和故膠以爲和結而固之在絲故絲以爲固挍𢼸非止爲弓飾也用時或受霜露之侵弓易毀敗髹漆之雖受霜露可無患也

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柘音蔗檍於力反檿於簟反。鄭司農曰檍讀億萬之億爾雅杻檍檿桑山桑按柘葉飼柘蠶者橘卽柚之橘木瓜楙木杻卽萬年枝。○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相息亮反下同鄉許亮反遠於愿反。註陽猶淸木近根者奴。○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射食亦反埶同勢。○鄭司農曰埶合木曲則反曲以爲弓註曲埶宜薄薄則力少直則可厚厚則力多。○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菑側其反栗音裂迆羊氏反。○居析幹後藏則其材者菑栗析後細裂紋

迆邪也細裂皆因木理木理邪迆裂亦邪迆以爲弓未有不發傷者惟不邪迆乃無發傷之患而幹可居也木堅而燥析之不能不開裂但不迆卽可居非材之病也

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閷音殺紾章忍反一弟演反昔雖郝反音錯。閷殺同秋物成故角材厚春氣浮散故角材薄穉牛牛幼弱直角不曲也澤少紋理但潤澤耳氣血未強之驗也老牛年久角曲但氣血衰其紋理粗戾而雜也昔讀錯雜也角附幹必反其曲埶用之乃有勢而校直又安用乎王光遠反其取其直非也。○疢疾險中。註牛久病則角裏傷疏險傷也中角裏。○瘠牛之角無澤。瘠在亦反瘠牛少精氣故角紋不潤澤穉牛以下四者皆非良材。○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于𠛮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夫音扶𠛮李作膍乃老反休註讀煦虛羽反。註蹙近也休讀煦色白則埶挍柔軟弱埶強埶欲其埶欲其不柔而強也白爲之徵故欲其白此專主角之本言𠛮本作膍領以上。○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畏烏回反。畏註讀隈杜子春以爲弓淵弓中爲把上下爲弰弰把兩中間張之最曲而深卽隈也爲弓把上下用角二片反其曲以附幹張之用之角中間當隈處必反橈不堅卽無勢又或至於斷絕惟青則堅已有徵故欲其青也此專主角之中言。○夫角之末，遠於𠛮而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脃七歲反。註末大者𠛮氣及煦之挍欲其柔柔者柔則忍而不脃以豐末爲之徵故取於豐末此專主角末言。○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註三色本白中青末豐按二尺五寸

角長也必如此乃中弰把間之度牛戴牛者牛首戴角而有力角今長而三色備則此角亦具全牛之力故曰牛戴牛

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朱讀作殊昔音錯摶徒丸反。膠以獸皮骨角煎成安有朱色朱當作殊卽下鹿馬牛等色各不同也蓋皮骨等旣敗乃煎色必難別故也昔亦讀錯深瑕瑕點通徹澤潤澤此亦色中事紾凝結起紋稜戾也摶圜結不弛散廉廉稜起此言其形。○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此別殊色欲其色如是如鹿膠欲青白馬膠欲赤白餘放此餌粉餌色。凡昵之類不能方。昵女乙反。昵音暱膠黏膩故云昵膠類至多舉六者標之其餘不能比方盡之也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

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剽匹妙反。獸之筋大小皆取小。欲簡熟極而煩細盡去也。又欲長忍而槌擊不絕也。大欲結結則有力。又欲澤。澤卽精氣足。可知剽銳疾也。以剽獸筋爲弓。用弓以射。必銳疾同此獸矣。○筋欲敝之敝。爛之槌之熟而又熟也。漆欲測。註測清也。絲欲沈。註如在水中。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註全無瑕病。良善也。

按自取幹之道至此。論材之美。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液音亦。註三材膠絲漆。按液者。解析後濆之水。又炙諸火。使液出而易和也。於以附幹。力乃易施。寒奠體。註冬膠堅。內之檠中。定往來體。冰析灂。灂子名反。弓除弣把外皆漆。不必有灂也。惟厚被筋膠處。乃漆加厚而有灂。

析冰析灂於大寒時。夜露其弓。觀筋膠析處。再施筋膠而加漆也。或曰說巧矣。恐無據。曰地寒拆膠。非確據邪。王光遠曰。材美工巧。不得天時。不可以爲良。故弓六材治之。各以時也。冬析幹則易。易以豉反。註理致滑。按冬木堅疑。析之理不墾暴而節目順解。其材滑易也。春液角則合。合依註作洽。合註讀治氣和。時液角。角從人工合於幹而不違逆也。夏治筋則不煩。夏暑筋柔。冗癈易去。故不煩。秋合三材則合。註合堅密也。寒奠體則張不流。註流猶移也。疏體既定後。用時不失往來之體也。冰析灂則審環。審辨別。審定也。懸揣弓病。再施筋膠而加漆。容有未當。冰時驗其拆裂而加之。乃無所疑也。環卽環灂。弓病處筋膠四周。漆亦四周。故曰環也。與良輈環灂同。春被弦則一年之事。被弦則用之矣。註期歲乃可用。按自爲弓冬析幹至此。論爲弓之時。

析幹必倫。註順其理也。析角無邪。角曲析必邪。此云無邪。防錯邪傷材。斲目必荼。荼音舒。○鄭司農曰。荼讀舒徐也。目幹節目。按目欲其平。然堅不易去。惟舒徐斲之。乃盡去而平也。○斲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斲不荼。目不盡平。註脩久也。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恆由此作。幨昌廉反。○強堅。目堅不盡平。大脩後材縮弓轉。高弓背之筋。有不幨者乎。摩目突摩筋也。弛張及射時摩之。註幨絕起也。○故角三液而幹再液。角以反勢附幹。三液乃和輭順從。幹再液則燥縮。節目突處削平之。使大脩不再縮而目不突。自無摩筋筋幨之患也。再液亦再削平其目。○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帤女居反。需汝遠反。帤薄削木爲幹襯者。襯厚則幹太強。襯薄則幹太弱。需耎之訛。卽輭也。襯下節其帤。知厚爲過厚。薄卽過薄。○是故厚其液

而節其帤。厚其液。幹再液也。節其帤。令不厚不薄。○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數音促。侔莫侯反。約猶以絲纏帤於幹也。當纏者纏。不當纏者不纏。疏稀數密。侔得其稱也。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摯幹兩隈中。不過厚過薄。膠之施膠帤上以合角。均亦厚薄等。○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恆由此作。挫子臥反。斲摯不均。幹有厚薄。膠之不均。膠有厚薄。懷膠於內。幹帤及角懷厚膠也。膠厚突堅。張弛引釋時。摩動其角也。挫折角不勝摩而折。○凡居角長者以次需。需音須。居角合角於幹也。次猶次第之次。長通角之長。需猶待。幹與角相待而應。處不同。如角近弰處有近弰之應。當兩隈處有當隈之應。挺臂兩頭有挺臂兩頭之應。需當作須。○恆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

校。恆古鄧反校乖巧反。註恆讀揯揯竟也按揯角而短幹盡一角而又有餘也幹引釋皆橈角反合之長齊幹則兩畏勢勢而上下交應短則徙逆中畏之勢而已引之則縱引則近弰處亦橈而角轉縱長引之費力引挽紘使滿釋放紘也校相應勢捷也釋之不校角兩端不及弰中不接柎上下及近柎處不撐拒而無力故不校也。○恆角而達辟如終紲非弓之利也。辟音譬紲音薛。達長角上下過接弰處中過接柎處也紲如羈紲之紲利即校與剝終紲者引之如紲釋之如紲也蓋角達弰處則礙其茭解中之變達接柎處又礙其挺臂中也。○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茭音交解皆上聲一戶實反。茭蒲弱入土中者弰柄入幹似之與輪人竑其輻廣以為弱同解析幹承弰柄解析兩開以受之變異勢也引時弰動於弦而向內力在弰釋時撐拒於角而向外力在角此所以校也。○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柎芳武反。挺臂中把中也柎未襯把中即下高其柎是也操幹時把間曲向弦數寸兩端外接角加以柎則益高得此附高引時挺臂託勢轉遠弦倍急彀愈滿釋即兩角端隨勢撐拒而放弦勢重故矢發銳疾而剽也。恆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引讀如字。引兼釋而勢在引故獨言引非訛字也恆角而達礙弰礙把中令無勢又不能有撐拒之勢也。

撟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亦不動。撟居兆反燂音潛又音尋鬻章呂反。撟即揉註羸過孰也燂炙爛也按筋引盡乃有力傷其力則又絕也鬻膠水火相得不過濡不過乾也居旱過燥角幹或強曲筋易散起膠易折居溼過濡角幹易耎筋或爛膠或融液旱溼皆不動所謂良也。○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為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

善亦弗可以為良矣。柔音揉。賤工劣工苟賤者柔作揉角幹溼時材易合而不固踰時角幹乾耗未有不動者善於外飾以欺人也。

凡為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畏烏回反敝讀為蔽。峻弓稍近接角處峻起者方之令釋時振弦高其柎令把堅厚而彀滿角反合幹使兩隈長則引釋愈有勢敝讀蔽柎左右旁薄之乃把握便易也宛彎也應射時柎及兩隈兩弰皆有應勢也宛之無已頻頻彎之。峻今名負頭。○下柎之弓末應將興。下低薄也柎低虛把中不堅弰末應時振其把中把中或動杌也。○為柎而發必動於閷。發因與而開坼也註閷接中接即接角處柎間既開坼並接角處亦動杌。○弓而羽閷末應將發。羽如字微也薄也羽閷柎接角處微微開坼也由動於閷所致柎接角處坼雖甚微穢此射時全弓振動弰末勢應即此羽閷勢將盡發而及角弰相接處矣。

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張上弦也如流水順也言上弦甚易也。○維體防之引之中參。中知仲反。註體內之槳中定其體按防防邪枉也引之中參者註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定直庚反。角反合幹若定距也註負弦辟戾也按弦直宛之辟戾即負弦鄭司農云定讀掌距之掌按環圓正引如環彀滿不辟戾也釋如環弛弦仍不辟戾也引之反角勢定之故如環釋之弓反而角順角順勢定之合九合七合五合三亦如環也。自析幹必倫至此論工之巧。○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勝如字又音升有音又。材美工巧為之

時見上參均三項善等無優劣也註力參均者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按弓力勝三石者覆弓弛弦令反張以繩繫兩端中閒以重物壓之加一石則張一尺二石張二尺三石張三尺也如此則張及引半彀滿皆同力也美巧時得和也角幹筋不相勝和也力又三均和之至也九和節下大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鋝音劣斞羊主反○註權平也侔猶等角幹既平筋又與角幹等也按三侔筋與角幹三者相侔也註鋝鍰邸斞輕重未聞按此言九和之弓六材之量皆有定數全在巧者和之也

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註材良則句少也疏此據角弓形不張而言按此合九成規幹至良也與王弧強弓別諸侯以下句直不同亦以材別之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各因人身長短服弓上士八尺以上者中士八尺下士八尺以下因此以爲弓服之乃稱也○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君天子諸侯此及下三節咸主君之弓說王光遠曰射之中在巧至在力巧存乎志慮力出乎血氣躬者血氣志慮之所寓者也人之躬有長短志慮有緩急血氣有強弱故爲弓者必因之且射必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而可以觀德不因其志慮志慮不和於心內志能正乎不因其血氣血氣不調於體外體能直乎爲弓者因君之躬志慮血氣凡以此下豐肉而短骨直以立故弓有長短寬緩以荼忿勢以奔則志慮有緩急血氣有強弱也○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勢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荼音舒○註言損贏濟不足按豐肉而短充肥身短也骨直以立瘦強而長也寬緩以荼性情寬緩不迫而行步舒徐者也忿勢以奔性情剛烈行步奮迅有如忿怒者也危弓校捷之弓安弓遲重之弓危矢矢之剽疾者暑放矰矢茀矢爲之安矢稽滯不疾者暑放鍭矢殺矢爲之危弓近夾臾安弓近王弧此所言弓矢皆與大夫以下不同所以優尊此舉體性之至偏者言若得中則不煩斷矣○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中張仲反○豐肉二語人安也安矢亦可中深人與弓壹舒徐已甚故此反言以見必用危弓○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愿音願骨直二語人危也莫能愿中輕剽已甚不能端恪而中也此反言以見必用安弓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臾之屬利射侯與弋夾古洽反臾音庾射食亦

反○往體弛弦反張之體也來體張弦引滿之體也往體多合五合三而成規也來體寡弓弱引之卽滿不必甚用力也利射侯與弋夾臾輕利也射侯用恆矢弋用矰矢茀矢此侯謂小侯五十弓者○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王包弧往體寡王弓弧弓準天子之弓合九成規也來體多弓強直引滿必用重力也革如蹲甲質木椹射革必深或宜恆痺射質其鍭殺與○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唐包大往來體一不強不弱也唐大合七成規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弓力中允無不宜利射深力可及遠能銳入也射深亦用恆痺

大和無濟其次筋角皆有濟而深其次有濟而疏其次角無濟濟子肖反有濟而疏之上石經有角字○大和九和之弓也弓至善夜露冰地而無坼不煩再施筋膠遍漆之已耳故無濟也其次坼裂微薄以筋膠環之而漆亦不重故筋角有濟而深隱不著也其次坼大加

筋膠重故有瀸而疏大顯明也其交弓背施筋處皆坼加筋膠漆皆厚惟角不坼而無瀸也○合瀸若背手文背補內反○合瀸角幹筋合處之瀸也若背手文者弓背及側瀸明而厚角在內瀸微也角環瀸牛筋蕢瀸麋筋斥蠖瀸蕢扶云反斥音尺蠖於郭反○角環瀸角冰不能坼因背及兩側加筋膠故亦漆之但環之巳耳若弓背施筋處則與瀸在角不同矣但筋異卽瀸亦不同牛筋坼必細瀸亦細蕢麻子麋筋坼長而屈曲瀸亦長而屈曲斥蠖卽易尺蠖蟲行一屈一伸者和弓轂摩轂紀益反○和弓大和之弓也爲之至善堅固甚轂之而不壞積漸摩之而不靡也此不須覆者王弧二弓至強當屬此○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孚屋反句音鉤○覆者欲知弓之善否而覆驗以審之也蓋張弓彀滿以驗之猶恐未審而驗之至再也至應也角至幹與筋不應惟角之力應也筋幹皆惡則敝弓矣○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幹至幹與角交應也惟筋不應耳侯弓射豻侯之弓也亦可弋射卽夾與也○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筋至筋之力又應也角在內幹居中筋最在外筋亦至角幹皆至可知矣三材皆應并三材之力也故可以入深而謂之深弓此唐弓大弓也

周官心解卷第二十八　終